血鑒奇謀

中華歷史十大謀略家全傳

中華歷史名人全傳

中華歷史名人全傳

ISBN 7-80145-536-3

9 787801 455369 >

ISBN 7-80145-536-3/Z · 25　定价：3980.00元　（全十卷）

中华历史名人全传

主　编：李凤飞　江培英

第六册

血鉴奇谋——

中华十大谋略家全传

光明日报出版社

05
10

《中华历史名人全传》编委会

主　　编： 李凤飞　江培英

副 主 编： 胡　骑　柴自邦　李　朋　白乐天

执行主编： 张明林

撰 稿 人： （排名不分先后）

刘　红　刘小萌　王　靖　王赞梅

胡　骑　柴自邦　李　朋　白乐天

江伟基　朱启贵　许志勇　苏立文

祝爱国　刘天恕　廖管非　齐一飞

曾万云　韩天宇　宋明星　沈得众

郭大威　丁雪飞　谢　宇　王　然

编委会主任： 江天一

总　　序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惟我中华，泱泱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年兴亡多少事，情也悠悠，思也悠悠，不尽长江万古流。历史的天空群星灿烂，或怒发冲冠，或荡气回肠，如大风悲歌，又如高山流水，即千年以降，其叱咤风云、慷慨磊落之气，尚纵横驰骋于二万里华夏大地，磅薄激荡于亿兆炎黄子孙心中。

本书通过精选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历史人物，纵向排序，分类组合，形成纵横比较，考察历史棋局，反映历史大势，启迪思维，以供评说，以供欣赏，视角独特，读来使人兴味无穷。西汉历史家司马迁有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惟有非常倜傥之人称焉。"有的人生前显赫，死后默默无闻；有的人生前无名，死后流芳百世。100历史人物，贯通上下五千年，可以说本书历史内容是中国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浓缩，思想内容是当代学术精英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一本耐读耐思，使人开卷有益、开窍增知的好书。

李　凤　飞

公元2001年夏

于北京西郊颐和园听鹂馆

目　　录

第一章　谋略始祖——姜尚与周文王、周武王 …… (3)

西周王朝缔造者，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太公望姜子牙作为一代政治家、军事家，不仅著有《周易》、《六韬》等谋略奇书，而且在战争中灵活运用，充分发挥武器效用，在牧野之战中，大破商军。战车的发明与使用，虽自殷代开始，但大规模运用以及高度发挥突击性能，似以此次作战为首。这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对战车的重视，有莫大的启示。太公望辅佐文、武王及成王，功劳卓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三人一起纵横捭阖运用各种谋略艺术，先后创造了"文王逃归"、"武王练兵"、"送美惑主"、"隐忍待发"、"渭水观势"、"削平诸藩"、"盟津观兵"、"一统天下"等谋略案例神话。毛泽东借用《封神榜》里的神话故事说明姜子牙的能耐，其实，姜子牙之所以拥有天下无敌的本领，创下千古伟业，乃是刻苦学习的结果，非神仙所赐。

1. **纣王无道** …… (5)
2. **羑里演易** …… (31)
3. **夜梦飞熊** …… (48)
4. **渭水访贤** …… (64)
5. **姬发继位** …… (88)
6. **内外联合** …… (114)
7. **盟津观兵** …… (135)
8. **牧野之战** …… (158)
9. **封王建侯** …… (185)
10. **谋略集成** …… (205)

第二章　权霸人生——商鞅 …… (217)

商鞅在青年时就深受魏国法家先驱者李悝的影响，立志改革，施展抱负。但商鞅在魏国不受重用，西出函谷关投效于秦国。为商鞅作传的司马迁是肯定商鞅变法的。《太史公自序》云："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史记·商君列传》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过程和成就，为后人正确地评价商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商鞅个人品质刻暴少恩，推行变法采取了残酷手段，轻罪重判，刑弃灰于道，所以司马迁对商君之短又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商鞅受恶名而死，咎由自取。

1. **历史风云** …… (219)
   - 商鞅其人 …… (219)
   - 因势出人，因人成事 …… (219)
   - 弄权图霸的一生 …… (220)

"变"与"不变"交织的一生 …… (221)
2. 法术至尊 …… (222)
从徙木示信说起 …… (222)
一个人们熟悉的故事 …… (222)
"信",是无价的 …… (223)
在秦国,他是"客卿" …… (224)
商鞅并非秦人 …… (224)
秦国"老外"多 …… (224)
早年经历 …… (226)
好学的公孙 …… (226)
公叔痤眼中的公孙鞅 …… (227)
何处是他用武地? …… (227)
魏惠王的大错 …… (228)
西行入秦 …… (229)
西来的消息 …… (229)
初入秦国 …… (230)
说动秦孝公 …… (231)
初见孝公 …… (231)
"帝道"、"王道",换成"霸道" …… (231)
讲实际的秦孝公 …… (232)
在成功与失败的分界线上 …… (233)
值得肯定的制度 …… (233)
一言兴邦 …… (234)
在秦国度过后半生 …… (235)
封官加爵 …… (235)
人生的顶点 …… (235)
车裂之刑的殉难者 …… (236)
孝公驾崩 …… (236)
商鞅之死 …… (237)
商鞅的死因 …… (238)
商鞅后悔了吗? …… (239)
《商君书》 …… (240)
流传久远的《商君书》 …… (240)
《商君书》的版权属于商鞅吗? …… (240)
3. 名垂青史 …… (241)
商鞅变法垂青史 …… (241)
变法——战国时代的头等大事 …… (241)
秦国更需要变法 …… (243)

从秦襄公到秦穆公……(243)
秦穆公的善举……(244)
秦献公时代的秦国……(245)
秦孝公的强国梦……(245)
疑事无功……(246)
人畏人言……(246)
人要有主见……(247)
当变须变……(248)
法不当变吗？……(248)
事事要法古吗？……(249)
“不必法古”……(250)
变法的基本内容和性质……(251)
变法的基本内容……(251)
关于变法性质的探讨……(251)
第一批法令……(253)
“垦草令”……(253)
“令民为什伍”……(253)
奖励耕战……(254)
农业的重要……(255)
轻末限商……(255)
统一政策……(256)
新的制度……(257)
土地制度……(257)
赋税制度……(258)
县制的确立……(258)
统一度量衡……(259)
各社会力量的浮沉……(259)
“贵族”概念的更新……(259)
农民有了积极性……(260)
军功地主阶层出现……(261)
受压抑的人……(261)
移风易俗……(262)
令家庭小型化……(262)
不准私斗……(263)
尚武轻文……(263)
注重实干……(264)
“秦俗”的评价……(264)
坚持改革不动摇……(265)

冲破阻力…… (265)
自信和坚持…… (266)
变法取得成效…… (267)
4. 思想大师 …… (268)
商鞅是位思想家…… (268)
可贵的思想家…… (268)
思想家与立言…… (268)
先秦诸子多是思想家…… (269)
商鞅,战国时期思想家中一颗明星 …… (270)
话说法家…… (271)
先说说“百家”…… (271)
法家源流…… (272)
慎到的势治理论…… (273)
申不害强调“术”…… (274)
法家的优缺点…… (274)
商鞅的法治思想…… (276)
商鞅是真正的法治主义者…… (276)
治国三要素——法、信、权…… (277)
法制体系…… (277)
民众与法…… (278)
有法必依…… (279)
设置“法官”的妙想…… (280)
商鞅的历史观…… (281)
商鞅谈历史…… (281)
历史发展今胜昔…… (281)
农本思想…… (282)
治国之要农为首…… (282)
尽地力…… (283)
“作壹”…… (284)
商鞅的用人思想…… (285)
重用贤人…… (285)
“官无邪人”…… (285)
行政管理思想…… (286)
依法行政…… (286)
“无宿治”…… (287)
分层治理…… (287)
官吏要精简…… (288)
严密的户籍管理…… (289)

思想的矛盾和辨证法…… (289)
说法多矛盾…… (289)
辨证法思想…… (290)
商鞅是实践型、功利型的思想家 …… (290)
商鞅注重实践…… (290)
商鞅思想全在功利…… (291)
5. 战争艺术…… (292)
商鞅也是军事家…… (292)
常动干戈的战国时代…… (292)
军事家灿若群星…… (293)
兵家…… (294)
商鞅和军事…… (294)
商鞅军事理论的基础…… (295)
论政治和战争的关系…… (295)
重视国力、经济实力 …… (296)
全民总动员…… (296)
重视战争过程中个体的作用…… (297)
重视激励机制…… (297)
兵法理论…… (298)
用兵要慎重…… (298)
不打无准备之仗…… (299)
胜不骄,败不怨 …… (300)
不追穷寇…… (300)
军队管理思想…… (301)
分编三军…… (301)
“慎使三军无相过”…… (301)
加强纪律,令行禁止 …… (302)
设置军市,加强管理 …… (302)
战争实践…… …… (303)
商鞅也曾领兵出征…… (303)
大胜魏军…… (304)
商鞅之“诈”…… (305)
公子卬的教训…… (305)
战时政策…… (306)
喜战欲战的空气…… (306)
最高价值标准…… (307)
战争——商鞅制定一切国策的出发点…… (308)
所谓“以战去战”…… (308)

6. 千秋功过 …… (309)
后人的评说 …… (309)
韩非的评价 …… (309)
贾谊是怎么看的 …… (310)
“盐铁会议”上“是鞅”与“非鞅”之争 …… (311)
汉以后商鞅评价的总倾向 …… (312)
本世纪对商鞅的抑扬 …… (312)
强秦之功,首推商君 …… (313)
变法成功,治国有方 …… (313)
商鞅功不可没 …… (314)
六国因为没有商鞅 …… (315)
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改革家 …… (315)
中国古代最称成功的一次改革 …… (315)
改革家中商鞅最有名 …… (316)
商鞅为什么能成功 …… (317)
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位关键人物 …… (318)
两千年间秦制也 …… (318)
中国社会的动态平稳结构 …… (319)
法家提供的历史经验 …… (319)
是是非非 …… (320)
评价要公允、客观、全面 …… (321)
留给后人的启示 …… (321)
作智者,不作愚者 …… (321)
知万物之要 …… (322)
向前看,要创新 …… (323)
人生的“拘”和“制” …… (323)
自得、自胜 …… (324)

第三章　智者远虑——范雎 …… (325)

远在2000多年前,这位深谋远虑的谋略大师,就向当时的秦国统治者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大战略。这一超天才的想像彻底改变了传统战略观念,使秦王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势如摧枯拉朽;并且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为参与全球政治经济争霸战和角逐者奉为神圣经典,不断加以引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范雎能够汲取商鞅功成身败教训,于权势达到顶峰时激流勇退,主动让贤,可谓是一个谋道谋国兼谋身的超级战略大师。

1. 使齐蒙诬 …… (327)
2. 夜访王稽 …… (328)
3. 下车避祸 …… (329)
4. 巧进说词 …… (329)

5. 远交近攻 …… (332)
6. 强干弱枝 …… (334)
7. 恩怨必偿 …… (335)
8. 妒杀白起 …… (342)
9. 让位蔡泽 …… (349)
第四章　正合奇胜——孙膑 …… (355)

孙膑早年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担任将军，他嫉妒孙膑才出己上，于是派人将孙膑召到，设计陷害，唆使魏惠王将孙膑处以膑刑。不久，孙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逃到齐国，当了齐将田忌的门客。他运用运筹学博弈原理，帮助田忌在贵族赛马中获胜。田忌为孙膑的才能所折服，将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通过与孙膑谈论兵法，也很赏识他的军事才能，于是拜孙膑为军师，孙膑遂成为齐国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囊人物。

在战略上，孙膑强调"必攻不守"的积极进攻战略，提出了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造势"思想。他指出，只要作战指挥得当，则寡可胜众，弱可胜强，盈虚之势相形而变。指挥战斗"胜不可一"、"奇正无穷"，必须正确估量形势，灵活机动，出奇制胜。

在战术上，孙膑专门论述了攻城问题，对作阵法也进行了研究，他要求步兵与车骑弩兵紧密联合作战，强调先锋部队与后续部队的结合。孙膑特别重视使"选锋"，即由特别挑选的精锐士卒组成的突击队。

1. 义结金兰 …… (357)
2. 装疯避祸 …… (359)
3. 智胜马赛 …… (363)
4. 围魏救赵 …… (364)
5. 千古扬名 …… (366)
第五章　帝王之师——张良 …… (369)

汉高祖刘邦曾在一次十分从容的气氛中，心悦诚服地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这位相貌漂亮如妇女的书生，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师；以一部《太公兵法》，活学活用，屡出奇计于万马逐鹿之世，辅佐一个乡村流氓无赖仅用六年功夫，扫平群雄，开基创业，亦伟人哉。

1. 下邳受书 …… (371)
2. 西进运筹 …… (372)
3. 谏主安民 …… (373)
4. 鸿门侍宴 …… (374)
5. 助汉灭楚 …… (378)
6. 劝都关中 …… (385)
7. 裂封雍齿 …… (386)
8. 功成身退 …… (387)
第六章　算无遗策——郭嘉 …… (391)

屡出奇计，算无遗策，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主要谋划人：扫平袁绍，乌踏辽东，追刘备逃至江南，擒吕布，收张绣，击溃袁术、刘表……其气吞山河之大势已现端倪，惜乎以三十三岁英年不获天佑。无论是赤壁惨败之后的哭悼，还是《短歌行》中对贤才的咏叹，郭嘉，是曹操这位嗜贤如渴的一代枭雄心中永远的痛。

1. **弃袁投曹** …… (393)
2. **策清中原** …… (395)
3. **胜论袁曹** …… (397)
4. **预断孙亡** …… (400)
5. **智破袁氏** …… (402)
6. **远征乌桓** …… (408)
7. **英年早逝** …… (410)

第七章　一代智圣——诸葛亮 …… (413)

隐居隆中，自比管仲乐毅，人称"卧龙"。刘备三顾始见之，为备画据荆益、联孙权、拒曹操之策，佐备取荆州，定益州，遂与魏吴成鼎之势。民间传有"草船借箭"，"八卦阵困吴兵"、"木牛流马"等传说。著有《诸葛亮将苑》与《便宜十六策》等谋略全书，将在治军、战争、治国、外交等方面获得的大量经验教训尽数融入书中，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教科书中，还是广大人民心目中，诸葛武侯都是无可替代的智谋化身，实乃一代智圣。

1. **乱世童年** …… (415)
   - 官逼民反，农民起义 …… (415)
   - 动荡社会，流浪孤儿 …… (417)
2. **晴耕雨读** …… (419)
   - 乱世英雄争出头 …… (419)
   - 不为人知的年轻策略家 …… (421)
   - 千古翻案《梁父吟》 …… (422)
   - 卧龙、凤雏、水镜 …… (424)
   - 结交名士，不在名望 …… (425)
3. **三顾茅庐** …… (428)
   - 池中潜龙 …… (428)
   - 上尉跃升上将 …… (429)
   - 身在曹营，心在汉室 …… (430)
   - 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 (431)
   - 投奔袁绍，两强之间难为弱 …… (433)
   - 龙困浅滩，髀肉之叹 …… (434)
   - 三顾茅庐，隆中献策 …… (436)
   - 借势经营，战略谋划 …… (437)
4. **鱼水之交** …… (439)
   - 让男人也敬爱的男人 …… (439)

异姓金兰,千古佳话 …… (440)
组织游户,扩充军力 …… (442)
襄阳城内暗潮汹涌 …… (443)
5.临危授命 …… (444)
曹操大军压境,刘表病情恶化 …… (444)
刘备紧急撤军,十万难民相随 …… (446)
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怒声退敌 …… (447)
临危授命,折冲外交 …… (449)
6.孙刘联盟 …… (450)
诸葛亮VS孙权 …… (450)
对抗·投降·和谈 …… (451)
周瑜:超级战争策划天才 …… (452)
孙刘联军,摆开迎战阵线 …… (453)
赤壁战场布下天罗地网 …… (455)
7.火攻曹操 …… (457)
火攻奇袭,以寡敌众 …… (457)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 (458)
黄盖火烧连环船 …… (459)
诸葛亮混水摸鱼争实利 …… (460)
五百里战略大撤退 …… (461)
囊括荆州南半部 …… (462)
8.荆州争霸 …… (465)
表面君子,暗中较劲 …… (465)
对抗·和谈·美人计 …… (466)
共同看上益州这块肥肉 …… (467)
周瑜病逝,鲁肃接棒 …… (469)
鲁肃借江陵,孙刘再度联合 …… (471)
卧龙、凤雏共进益州 …… (471)
9.进军益州 …… (474)
蜀地的神话传说时代 …… (474)
中原文化介入蜀国 …… (476)
沃野千里的李冰都江堰 …… (477)
益州刘氏政权和汉中张鲁军团 …… (478)
张松、法正阴谋让益州 …… (480)
刘璋引狼入室 …… (481)
庞统规划,黄忠出击 …… (482)
假戏不真做,刘备背盟 …… (484)

孙夫人回娘家,赵云截江护幼主 …… (484)
刘备背盟约,益州反目成仇 …… (485)
10.诸葛入蜀 …… (487)
从幕僚到主帅 …… (487)
粗中有细,张飞收服严颜 …… (488)
雒城血战,庞统罹难 …… (490)
刘备发动政治攻势,刘璋放弃抵抗 …… (491)
放弃胜利者姿态,奠定统治者恩威 …… (493)
宽容协调,建立共识 …… (495)
内政初定,外患连连 …… (496)
11.平定汉中 …… (498)
关中和蜀中的缓冲区 …… (498)
猛张飞巧计占先机 …… (499)
双方倾巢而出,汉中战云密布 …… (500)
反败为胜,法正计算夏侯渊 …… (501)
张郃临危授命 …… (503)
曹操虽来,无能为也 …… (503)
曹操感叹,汉中如鸡肋 …… (504)
难跨荆益,王朝新成 …… (505)
12.诸葛治蜀 …… (505)
刘备自立汉中王 …… (505)
提拔魏延,重用黄忠 …… (507)
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 …… (509)
制定法令,严格执行 …… (510)
行法和教化合一 …… (511)
用人惟质,不被资历所限 …… (512)
13.受托辅政 …… (513)
陆逊反击,刘备溃败 …… (513)
大局为重,陆逊撤军 …… (516)
诸葛亮对战败责任之检讨 …… (516)
推诚相见,君臣不互疑 …… (518)
曹孙闹翻,三分鼎立完成 …… (519)
白帝托孤,君臣盛轨 …… (521)
14.七擒孟获 …… (526)
平蛮指掌图 …… (526)
小说中的南征军团是“明星队” …… (526)
一擒一纵:锦屏山之役 …… (527)

二擒二纵:泸水之役 …… (528)
三擒三纵:孟优事件 …… (529)
四擒四纵:西洱河之役 …… (529)
五擒五纵:秃龙洞之役 …… (530)
六擒六纵:火女王之役 …… (531)
七擒七纵:盘蛇谷战役 …… (533)
七擒七纵说的漏洞 …… (534)
15. 出师表 …… (535)
曹丕去世,孟达起义 …… (535)
李严劝加九锡,诸葛亮断然拒绝 …… (538)
蜀、魏军力之比较 …… (539)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 (541)
挥泪斩马谡 …… (543)
东、西战线的规划 …… (543)
孟达惊慌失算,错失大好机会 …… (544)
长打和短打之分 …… (546)
攻陷凉州,收服姜伯约 …… (547)
张郃西征,马谡失街亭 …… (549)
乱世重法治,挥泪斩马谡 …… (553)
16. 暗渡陈仓 …… (556)
检讨错误,重新出发 …… (556)
东战线大战,陆逊破曹休 …… (556)
《后出师表》真伪之谜 …… (558)
郝昭坚守,陈仓难攻 …… (560)
木牛流马 …… (562)
三度出击,近取国本 …… (563)
赵云去世及诸葛亮复丞相职 …… (564)
孙权称帝,蜀吴关系重新调整 …… (565)
瓦解魏军攻势,奠定基础国防 …… (566)
木牛流马,辅助运粮 …… (568)
宿敌对阵 …… (569)
倾巢而出的第四次北伐 …… (569)
曹真病危,司马懿上阵 …… (570)
司马懿以静制动的新战术 …… (572)
退兵策略,引诱速战 …… (574)
追退军,张郃阵亡 …… (576)
李平假传圣旨 …… (577)
秋风五丈原 …… (580)

五度北伐，全力以赴 …… (580)
进军五丈原 …… (581)
孙权虚晃一招 …… (582)
诸葛激将，司马忍辱 …… (583)
殒巨星，汉丞相归天 …… (585)
死诸葛，吓走生仲达 …… (586)
第八章　瑰丽高华——王猛 …… (591)
东晋大将军桓温兵威赫赫，旌旗烈烈，北指洛阳，五胡惶恐。寒门儒子王猛昂然而进，自报家门，扪虱侃侃而谈，片言只语间宛如划定天下一统形势。惜乎桓温一守门犬耳，壮志未及黄河已意兴索然。直至一代雄主苻坚与之相遇，才创出了一段君臣知遇的千古佳话，也造就了长江以北短暂的统一时期；天若假年，"投鞭渡江"之豪气干云之举，岂妄也哉？
1. **出身寒门** …… (593)
2. **整肃吏治** …… (595)
3. **厉行改革** …… (598)
4. **机智果断** …… (600)
第九章　开国谋臣——刘基 …… (605)
一代赌谋，赌战、赌政、赌钱、赌命，次次豪赌，场场皆胜，甚至一盘棋竟然赢下了冷血枭雄朱元璋的江山。机变百出，诡智巧诈，智者千算，终因使统治者如芒刺在背，而用借刀杀人之计，唆使胡惟庸构陷而死。而拍手称快的朱元璋则顺势嫁祸于胡，杀人灭口……
1. **半百出山** …… (607)
2. **重创陈友谅** …… (610)
3. **奇袭江州** …… (613)
4. **鏖兵鄱阳** …… (614)
5. **平张士诚** …… (615)
6. **严遭诽谤** …… (617)
7. **论相被害** …… (619)
第十章　善始善终——范文程 …… (625)
历任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参与制定重大军国秘策，首建入关之议，清朝开国规制亦多由其手定。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保。遗憾的是清史中对其功勋虽多加颂扬，但其高参奇策皆阙而不录，致使研究者难窥其全貌。今为读者勾沉史料，全面解密……
1. **沦身为奴** …… (627)
2. **因祸得福** …… (628)
3. **脱颖而出** …… (629)
4. **言听计从** …… (631)
5. **逢凶化吉** …… (635)
6. **善始善终** …… (637)

卷　首　语

中华历史泱泱五千年，历代王朝政治风云变幻。无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纵横驰骋于政坛沙场，留下了无数叱咤风云的英雄往事，每一个走出领袖人物成功的背后，往往都离不开谋略的运筹帷幄与鬼神莫测的妙算天机。对于这一切，历代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或一群确实可以称之为他的老师的人——谋略家。谋道、谋国、谋身、谋战、谋生、谋一切……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看透世事沧桑的智者，早已将一切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看作天边浮云、过年清风。因而，其传奇事迹，往往是中华历史上最为隐密的一页！

第一章

谋略始祖——吕尚

西周王朝缔造者，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太公望姜子牙作为一代政治家、军事家，不仅著有《周易》、《六韬》等谋略奇书，而且在战争中灵活运用，充分发挥武器效用，在牧野之战中，大破商军。战车的发明与使用，虽自殷代开始，但大规模运用以及高度发挥突击性能，似以此次作战为首。这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对战车的重视，有莫大的启示。太公望辅佐文、武王及成王，功劳卓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三人一起纵横捭阖运用各种谋略艺术，先后创造了“文王逃归”、“武王练兵”、“送美惑主”、“隐忍待发”、“渭水观势”、“削平诸藩”、“盟津观兵”、“一统天下”等谋略案例神话。毛汉东借用《封神榜》里的神话故事说明姜子牙的能耐，其实，姜子牙之所以拥有天下无敌的本领，创下千古伟业，乃是刻苦学习的结果，非神仙所赐。

1. 纣王无道

公元前1100年秋夜。

商都城殷（又称朝歌），今河南安阳。

高大空旷的宫殿内，帝乙眉头蹙起，眼睛眯着，忧郁的目光扫视着周围。

殿外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初来时淅淅沥沥十分凄凉，忽然间，奔腾澎湃非常汹涌，犹如波涛在黑夜里翻滚，狂风暴雨突如其来。“去外面看看是什么发声，是不是又下雨了？”帝乙轻轻地吩咐身旁的内侍。

内侍答应一声，快步走出大殿，旋即又回来。“启禀陛下，外面没有下雨。只是乌云遮月，显得有些漆黑，声音是风刮树叶发出的。”

“恐怕明天又是落叶遍地，满目萧条了。”帝乙叹了口气，挥挥手让内侍退下去。

帝乙在位已经三十五年，生有二位王子。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微子衍，第三个儿子叫子辛，即日后的纣王。

帝乙的眼睛紧盯着座位旁边的那盏灯。火苗忽闪忽闪的，似乎一点风就可以把它吹灭。人生如灯，开始火苗飞腾，映得人红光满面，渐渐便灯油耗尽，奄奄一息。

帝乙从灯火想到自己，从秋风落叶想到人生，不禁悲从中来。几十年稳稳地坐在宝座上，似乎没有一天如此感慨，如此悲切，如此无奈。

商朝江山自成汤先祖传至寡人手中，已然二十七代，历经坎坷。中间盘庚帝迁都到殷，虽遭众人反对，但力排众议，励精图治，中兴商朝。寡人不敢称英明圣主，更不能与先祖相提并论，也非糊涂之主、昏庸之辈。如今这样一把年纪，已到立嗣的时候，不能再耽搁了。

长子子启为人忠厚，有仁爱之心，关心黎民疾苦，但是其生母地位卑微，若立他为帝，恐难说服宗亲及众大臣；小儿子子辛机智有口才，身高力猛，然最缺少先主所传仁德之风，可是其母亲是正后，母仪天下，立他臣心咸服，只是治理国家，安抚万民，缺乏仁爱之心，必将惹出祸乱，危及江山稳固。

为什么两人不能结合一下呢？

“启奏陛下，闻仲闻太师在殿门外候旨。”帝乙正在沉思，一名内侍急忙忙地进来禀报。

帝乙听后，眼睛顿时一亮，急催：“快传。”

闻仲快步走到台阶前，双膝跪倒说：“臣见驾来迟，望陛下恕罪。”路走得急切，有些气喘。不知帝乙夜晚传他进宫，有什么军国大事要商量，因此闻仲颇有些紧张。

“太师，请起。”帝乙伸出双手相搀。

“谢陛下。”闻仲站起来，望着年迈苍苍的帝王，从他的眼神中分明感到一种需要支持

的目光。帝乙看着闻仲：高高大大的身材，一部墨髯也掺入了些许白须，飘摆前胸，两眼炯炯有神，闪烁着一种聪慧，一种忠诚，一种热情。

君臣共事二十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一个是擎天柱，一个是平常帝王；一个是忠心耿耿，一个是信任有加；一个是智谋过人，一个是胸有成竹。

“两旁退下。”帝乙挥挥手，众内侍都退了出去。高大而略显空阔的殿中，只剩下君臣二人。闻仲看到油灯的光亮忽闪忽闪，若明若暗，仿佛一阵风来就要把这微弱的亮点吹灭，而黑暗立刻会袭来。

“太师，寡人夜间传爱卿来，绝非询问祭祖拜神的事，也不是心血来潮，想请太师谈天说地，而是有一件关系江山社稷的大事要与太师相商。”帝乙脸色苍白，眼睛盯着闻仲。

闻仲一听，便知是立嗣之事。这几年，帝乙龙体欠安，一直为立哪位王子为帝而左思右虑。朝中百官也议论纷纷，有倾向长子微子启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子辛抱有希望。

闻仲从心里是希望微子启的，但他知道帝王家事，不容外人置喙。如今帝乙当面提出，闻仲低着头，半晌无言。

“闻太师，孤登基三十五年，已经到见列祖列宗的年纪，不能不考虑这万里江山，天下黎民，托与谁人。

“孤生有三子，比较喜欢的就是长子和三儿子。他们两人各有所长，朝中众大臣的议论孤也听到一些。太师与孤相伴二十多个春秋，朕知你忠正，智谋过人，这样的大事，还请爱卿为孤家献策。”帝乙焦急地盯着闻仲，盼望他的回答符合自己的想法。

“陛下，”闻仲缓缓抬起头，迎着帝乙焦灼的目光，说道，“先王成汤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率天下诸侯驱赶了残暴无道的夏桀，开创商朝数百年的江山社稷。天下乃是您的天下，几位王子皆您亲生。知子莫如父，陛下勿听外人纷乱之谈，江山百姓托与哪位更好，臣以为，万岁心中自有主张，岂是众大臣所能妄言的。”

帝乙手拈须髯，一字一顿地说：“子辛如何?”

“子辛王子之母天下无不敬仰。”闻仲躬身说道，“陛下传位还早，这是百年之后的事。望陛下善保龙体，切勿为国事过于操劳，江山社稷万民百姓实有所赖呀!”

帝乙轻轻摇了摇头，慢慢说道：“退下吧!”

闻仲转身向殿门走去，拉开门，一阵风吹入，殿内的灯火被刮灭了。黑暗弥漫了整个大殿，也笼罩着闻仲的心，他暗想：新帝即使有如夏桀，做大臣的也要竭尽忠诚，全力辅佐，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一个月后，帝乙驾鹤而去，天下换主，子辛继位，世称纣王。

大殿内，满朝文武百官，四方诸侯朝贺新君，山呼万岁，声音在高大而略显空阔的殿中回荡。

纣王高大而健壮的身躯在宝座上倚靠着，如狼似鹰的双眼审视着阶下众臣，嘴角微撇，心中暗暗得意：老主晏驾，这天下就是我子辛的。海内宝物，天下美女，九州珍禽，

皆属我有，为所欲为，何人能阻?

老主在世，还需掩饰，如今不必再遮着面纱了。人生在世，玩乐而已，最有资格的当然属朕!

老主留下的江山，还算平稳，文能安邦，武可定国；有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每一方各领二百镇小诸侯，共八百诸侯朝商。

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寡人可以轻轻松松地坐享太平。想到此，纣王哈哈大笑，喜不自禁。

众大臣见新君忽地大笑，不知何故，皆面面相觑。西伯侯姬昌抬头扫了一眼纣王，低头暗思：新君登基伊始，当着文武百官，无沉稳之态。老主宴驾，心里似无悲伤，也无什么压力。

姬昌想起临来都城前二子姬发的话："父亲，儿听人言，子辛少仁爱之心，多残忍之性；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骄横跋扈；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商朝江山恐毁于他手。父亲此去，千万谨慎小心。"看来姬发所言不虚，在西岐就听说纣王好大喜功，贪图享乐，不知他主天下，是万民之福还是百姓之祸?

苍天保佑，不求贤如三皇五帝，能像帝乙也就罢了。

纣王登基七年，只是在宫中日夜饮酒作乐，欣赏歌舞，少理朝政，众大臣劝谏拒而不见，奏章堆在一旁几乎不看；有时气上心头，重则痛打，轻则斥骂。比干、箕于等无不叹息。

这一天，纣王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帐子出神，一名内侍轻飘飘进来，轻声启禀："大王，比干王叔、商容丞相等大臣在殿内恭候陛下升朝，不知是否驾临?"

纣王听到上早朝，不由火起，大声斥责："大胆奴才，孤王还在休息，你没看见吗?上什么朝，让他们回去。"

"是，是是。"内侍连忙躬身退出。

"等一下。"纣王叫住内侍，"单传费仲见朕。"

内侍出去，宣布了纣王旨意，众大臣甚是失望，早早等在殿中，又是无功而返。

"老丞相，陛下一连几天没有早朝，是否龙体欠安呢?"比干瘦瘦的身体，眉头微皱，轻轻把商容拉到一旁问道。

商容摇摇头，苦笑一声，道："王叔不必过虑，大王身材力量超过常人，想必无事，或许有什么心事，不愿出来。我们还是先回去，随后再奏吧。"

内侍凑到费仲耳边让他进宫见驾。费仲一听，心中有些惴惴不安。这位纣王喜怒无常，不知何时是福，不知哪时有祸。

费仲在内侍通禀之后，进入室内，扑通跪倒，口中说道："微臣费仲叩见大王，愿吾主永掌江山，坐享太平。"

纣王躺在床上，眯着眼看跪在地上的费仲，有不少本章都状告他，说什么谗言献媚，

阿谀奉承，贪图私利，阴损狡诈。可是寡人觉得费仲会说话，能办事，能为朕考虑，不像其他那些老头子，直来直去，不说好听的。

纣王摆了摆手，“费大夫，近前来。”

费仲跪爬到床前，“陛下，不知召为臣有何差遣。”满脸浮笑，目光游离不定。

“费大夫起来讲话。”纣王说着也坐起身来。

费仲肃立在一旁，脸向着纣王，等候问话。

“哎。”纣王没说话先长长地叹了一声。

“大王，您这是为何？”费仲满腹疑问。

停了半晌，纣王盯着费仲道：“朕几日来为一事而郁郁不乐，不知大夫可有妙策，以慰孤心？”

“但不知是什么事？”费仲小心翼翼地问。

这个纣王自诩天纵其才，聪明绝顶，曾言天下万民，朝中各大臣的本领都在自己之下。对这个大王的心事，切不可乱猜，倘若一时卖弄聪明，就有灭顶之灾。原来有一大夫在一次宴会上猜出纣王的心思，口无遮拦，信口讲出，结果死于杖下。今天会有什么事这么踌躇呢？

“费大夫，孤王登基七年来，每天出入三宫六院，所见都是些旧妃故女，人老珠黄，残花败柳，真如剩饭残羹，不堪谛视，就如天天看这些奏章，乏味至极，难以卒读。”纣王说着用手一推床边的奏章，竹简哗啦啦地掉在地下。费仲瞥了一眼，发现上面有自己的名字，心中一跳。

“是呀，陛下，就是让人天天观赏牡丹，也会厌烦的；经常吃一种东西确实少胃口。”费仲一边说一边弯下身去拣那些竹简。他飞快地把写有自己名字的奏章扫了一眼，词句没记清，大概意思是向纣王告他欺君瞒下，仗势欺人，败坏朝纲，应当清除奸佞等等。

费仲拣起竹简折好轻轻放回原处，使劲咬了咬牙。

“陛下，臣以为什么大事让您郁闷呢？原来是这等小事。”费仲笑着，凑到纣王身边，“大王，您乃万乘之尊，富有天下，德配尧舜，智比大禹。天上明月难攀，星辰难摘，若寻绝世少有、艳丽多姿的美女，这有何难？明日陛下升坐早朝，向四方诸侯传旨，每一镇选美女百名，何愁没有绝色？”

“此策甚好。”纣王从床上站起来，“明日早朝，孤就传旨。”

一个王朝的崩溃，皆由君主昏庸腐败所致，但是哪个昏君背后都有一群奸佞小人为非作歹，推波助澜，曲意逢迎，既满足上面要求，也满足一己之私欲。

费仲回到家中，左思右想：明天大王传旨普天下选美，这样兴师动众，一定会被比干、商容这些老臣阻拦。大王思倾国之色几近茶饭不思，肯定不会轻易罢休。

苏护这小子竟敢参我一本，胆子不小。听说他有一女儿，天生丽质，爱如掌上明珠。哼，到时我就相机如此这般。一丝阴笑，浮上了费仲的嘴角。

古语云：得罪十君子，不理一小人。小人睚眦必报，令人防不胜防。自古以来，直接间接死在小人手中的耿耿忠臣、坚贞志士哪在少数！

历史就像长江黄河一样，既奔流向前，波涛翻滚，又沉渣泛起，泥沙俱下。清浊同在，忠奸齐行，问哪朝皆忠，看哪代全奸。相互映衬，明暗交替，几千年的政治史，哪是忠、奸所能说得清。

一宵无话，次日早朝。纣王早早整冠束服，驾临金殿。文武大臣都有些惊讶，今天大王怎有如此兴致？各自猜想。

纣王咳嗽一声，环视两班文武，身子微向前倾，大声说道："众位大臣，朕登基七年以来，有赖众爱卿扶保，天下太平。七年来，后宫侍女或老或病，使用不便。孤家欲传旨意，颁行四镇诸侯，每一地方拣选良家女子百名，不论贫贱富贵，只须容貌秀美，性情和婉，礼度贤淑，举止大方，以充后宫役使。"

文武一听，才恍然大悟。纣王早朝，贪色而已。都不觉有些失望，有些气馁。这样的帝王，唉……

"退朝。"纣王看大臣纷纷议论，生怕有人反对，连忙起身要走。

"且慢，陛下，老臣有本启奏。"王叔比干出班跪倒。

纣王刚想离开，又被拉了回来，心中老大不高兴。看是比干，更添了怒意，沉着脸问："王叔，有什么事，起来讲吧。"说罢，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眼睛半闭，看也不看比干。

费仲知道比干是个敢说话的人，老主在时，就曾直言谏君，甚至在朝中与君主吵起来。平常他蔑视自己，连话也懒得说几句，经常使自己下不来台，当众尴尬不是一次两次，心中恼怒，也无办法，只好唾面自干，暗生闷气。

今天看比干出来，心中盼望纣王斥责他几句，也好顺顺气。

"陛下，老主在位三十余年，也并未调动各方诸侯，遍选美女，充役宫廷。"比干高高瘦瘦，须发花白，两眼炯炯有神。

"三年前，陛下已经在南方选过一百名秀女，如今又要兴师动众，集八方诸侯上供美女，似这般，势必造成百姓怨恨，外族也会伺机侵犯，于我朝实为不利。

"今中宫元配皇后姜氏、西宫妃黄氏、馨庆宫妃杨氏，皆德性贞静，柔和贤淑，秀美大方，母仪天下。这是陛下之福，百姓之福呀！"

"王叔——我知道了。退下吧。孤登基七年来，第一次选些侍女入宫，诸位爱卿不会都反对吧。"纣王的目光落到了费仲身上。

费仲立刻感到纣王在盯着自己，本想马上出班跪倒迎合，用眼角余光一扫，诸大臣双手笼于袖中，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

自己若是过于匆忙附和，必定又给人以口实；可主意不是别人出的，身家性命、仕途前程是靠纣王而不是其他人，只要大王高兴，管他千夫指斥，万民唾弃！此时不出，更待

何时？

“陛下，微臣费仲有本。”

“费大夫，起来禀奏。”纣王向前探着上身，两臂撑住扶手，笑眯眯地看着费仲。

“谢陛下。臣以为，大王自登基以来，继承先王遗志，励精图治，遂使天下太平，年年丰收，岁岁满仓，四海之内，无不齐声赞誉陛下：光辉有如日月，德行如江河行地，四夷拱手，八方咸服。”说到这里，费仲偷眼观看纣王正手拈胡须，不住点头。

“适才，陛下已言道，七年来，并未选美人宫。况且宫内侍女已使唤多年，为她们青春年华考虑，也该放她们出宫了。这是万岁的仁爱之心，臣等皆应效仿。”

“天下黎民有万万，选一些贞淑贤女，以充宫廷，也是她们之幸。只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此等小事，区区数人，怎能算兴师动众，又怎会让众民怨恨呢？”费仲正说得得意。

“费仲！休要再媚词惑君，还不退下。”费仲一激灵，回头一看，见是老丞相商容，有些胆怯，赔着笑脸，讪讪退回。

商容中等身材，须发皆白，性如烈火，刚直不阿。步出朝班站立，稳如泰山，一种忠义之气自然而升。

纣王正听得高兴，一见商容出班，便知情况不妙，脸阴沉下来，问：“老卿家，费大夫也言之有理，况又与你同殿为臣，不要让他如此难堪才是。”

“陛下，先帝成汤能成其王业，驱逐暴君，一统四海，皆因重用贤士能臣，远离小人，贬斥佞臣。望大王效法先帝，万里江河才能清澈。”商容声如洪钟，昂首而立，银须飘洒，凛然一股正气。

费仲嘴角微撇，暗想：老东西，等着瞧，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方解心头之恨。

纣王不耐烦地盯了一眼商容，也不做声。

“大王，老臣以为，君主有道，则万民乐业，不令而从。况陛下后宫美女，不啻千人，嫔御而上，又有妃后，怎么可能都使用不便呢？

“一镇选美百名，若以八百镇计，共八万名之多，这样兴师动众，全国选美，恐失民望，怕会民怨载道吧。

“先贤有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此时北有干旱灾荒，南有水涝之患，而费仲这小子竟胡言丰收满仓，岂不是信口雌黄，诳君欺主。而陛下欲选美，实乃不足道也。

“尧舜与民偕乐，以仁德行天下，不事干戈，不行杀伐，而景星耀天，甘露下降，民丰物阜，行人让路，夜雨昼晴，稻生双穗，这才是有道兴隆的景象。

“老主在位三十多年，未尝如陛下取近时之乐，目眩多色，耳听淫声，沉湎酒色，这是败亡的征兆呀。

“陛下，休怪老臣言语莽撞，一番话，都出自肺腑，不敢有半点虚假，臣蒙主恩，待

罪丞相，位列朝纲，侍君三世，不得不冒死启奏。

“若陛下进贤退不肖，修行仁义，通达道德，和气贯于天下，自然民富财丰，天下太平。还望大王容纳老臣所奏。”商容几近语重心长。

纣王沉思良久，忽然起身拂袖，退朝。

接连一个月，纣王未升早朝。

一天，纣王至便殿，宣费仲、尤浑二人，问道：“前些时候，费大夫奏孤王，令天下四镇大诸侯进献美女，朕欲颁旨，被比干、商容谏止，今有使臣去四镇代朕慰劳，顺便颁旨，拣选进献美女，不知二卿以为如何?”

尤浑听罢，连忙跪倒，滚动着小眼睛道：“王叔、丞相谏止采选美女，陛下当日容纳，即行停旨，这是美德，臣下共知，众庶共知，天下景仰。今一旦复行，是陛下失信于臣民，切不可为。”

“尤大夫所言极是。”费仲在一旁插话，“陛下，臣近访得梁州侯苏护有一女，艳色天姿，幽娴淑静，若选进宫中，随侍左右，堪任役使。况且只选一人之女，又不惊扰天下百姓，自不动人耳目。”

“果然如此吗？若这样，朕就命尤卿家去西伯侯姬昌处，代朕慰劳，同时选苏护之女入宫，速去速归。朕有二位卿家，如左膀右臂。”纣王哈哈大笑回转后宫。

“尤大夫此趟肥差，想必不会空手而归!”费仲笑眯眯地看着尤浑。尤浑知费仲想让他领情，忙说：“自然不会忘记费大夫荐举之劳。”

臭味相投，自然狼狈为奸。

这一日，西伯侯姬昌和大夫散宜生、次子姬发在大厅中闲谈，城门军士来报：“启禀君侯，陛下派尤浑大夫率人代君慰劳，现在城外等候。”

姬昌一听，大吃一惊，和散宜生、姬发对视了一眼，忙命集合文武同僚到城外迎候钦差，同时晓喻城中百姓。姬昌又对儿子说：“姬发，你把众位兄弟召来，在院中列队相迎，你和伯邑考随为父迎接。”

尤浑站在城外，正四面观瞧，一阵锣鼓喧天，姬昌率领众文武急步走出城外。西伯侯双手抱拳，朗声道：“尤大夫，姬昌有失远迎，还望海涵。”

尤浑轻轻一笑，说：“西伯侯，陛下体念四方大臣辛劳，特遣下官代主慰问，望君侯勿过于操累，以保贵体。”

“姬昌何德何能，蒙圣主眷顾，感恩不尽。尤大夫，请进城。”姬昌陪着尤浑，众人如捧月一般紧随其后。

尤浑边走边左顾右盼，一看街面整洁，人人都彬彬有礼，面带笑容，心中暗想：姬昌果然是一能干之人。

进入侯府大厅，落座完毕。姬昌吩咐人献茶，向尤浑介绍散宜生、闳夭诸大夫以及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

尤浑一面品茶，一面笑容可掬地说："君侯，下官在都城就听说您麾下贤才齐聚，高士如云，今日一见，果然不假，尤其两位贤公子，皆英俊不凡，令人心生钦慕。"

"尤大夫谬赞。文武同僚皆感陛下隆恩，愿为主上竭忠尽智，二犬子不成器，蒙大夫错爱。"

尤浑向姬昌等人宣读了纣王圣旨，不外是些安慰之词，众人谢恩，寒暄一阵。

尤浑小眼睛转了转，侧身问姬昌："西伯侯，梁州侯苏护不知为何没到啊？"

"苏护明天才能赶到。尤大夫找他有事？"姬昌不知尤浑突然问苏护干什么，苏护平常为人性格暴躁，易得罪人，难道尤浑认为苏护没去迎接是怠慢他了，挑刺吗？

"啊，无事。陛下在下官临来之前特意叮嘱，要亲自慰劳梁州侯。"尤浑抿了口茶，随口说到。

晚上，宴席散后，尤浑特意把姬昌请到自己下榻的馆驿。

"君侯，下官有一事为难，还求西伯侯从中帮忙。"

"大夫不必过谦。姬昌定当为钦差尽力。"

"说起此事，也非下官一己之私，而是陛下旨意，不敢不遵。"

"既是陛下传旨，大夫请讲就是。"

"大王听说梁州侯苏护有一女，德性幽娴，举止适度。陛下有意选侍后宫。"

"哦……"

"君侯，下官听旁人议论，苏护性如烈马，刚烈正直，在西岐地界，仅敬您一人，别人都不放在眼中。因此，卑职向他直宣旨意，怕他不遵，反有怒言，那时恐局面不易收拾。故借重君侯，烦劳金身，与梁州侯陈说利害，好让下官复命，不知君侯能否成全？"

"时间不早，大夫远道而来，车马劳顿，早些安歇，明日再谈。"姬昌吩咐人仔细照顾，迈步出了馆驿。

纣王曾欲下令全国选美，被王叔比干、丞相商容劝止，以为是一从谏如流的君主，哪知千方百计地还要选美，不知哪个嚼舌小人，蛊惑这一昏王偏偏选苏护之女。苏护闻听，必定暴跳如雷，他视此女如掌上明珠，怎肯献出。尤浑小人借慰劳之名，行选美之实，着实可恶。

姬昌回到侯府，见大厅内散宜生、伯邑考、姬发正在等自己，沉着脸坐到太师椅上一言不发。

"父亲，尤浑找您为什么事？"姬发端起一碗茶水放在姬昌面前。

姬昌半晌无言。

"君侯，您先饮口茶。是不是当今陛下又有什么旨意？"散宜生试探地问。

姬昌轻轻抿了一口茶，撩起眼皮，看了看面前三人，叹了口气，道："散大夫猜得是。孤不是发愁和你们说，而是为怎样和苏护讲为难。"姬昌咕咚咕咚把水一饮而尽。

"关系到苏护，是他得罪主上了，还是朝中哪位大臣？"姬发皱起了眉头，猜测着。

"不是，陛下并非要治罪苏护。"

伯邑考一直在思考，听了父亲和兄弟的对话，又想了想，说："父亲，是不是君王想选苏护之女进宫？"

"你怎么知道？"姬昌有些奇怪。

"尤浑在下午和您闲谈时，屡次询问梁州侯，而且并无要治罪之意，似有什么事情必须找到苏护似的。您现在又从尤浑处回来眉头紧蹙，我想对苏护最难谈的，莫过于让他女儿离开他的身边。前些时候，主上欲全国选美，被比干、商容一班老臣劝止，定是心有不甘，不知从何处听说苏护之女美艳非常，因此特意派尤浑到西岐一面慰问，一面选美。"伯邑考从容道来。

"我儿所言不假。为父明日怎样和苏护讲呢？尤浑惧怕梁州侯，把这杀人的剑让我来拿。"姬昌唉声叹气。

"大哥，我记得你认识苏护之女，她是不是叫妲己？"姬发小伯邑考几岁，并不认识苏护之女。"这个女子如何？"

伯邑考在厅里来回踱了两趟，若有所思地说："苏护之女，名唤妲己，正是二九妙龄，俊美秀丽，自是非常，可算国色天姿。"

"怪不得当今圣上特派尤浑来此呢。"姬发有些愤然。

"这是她的一方面。妲己聪颖，善解人意，能曲意逢迎，并颇有心机。在家中，受苏护宠爱无以复加，遂养成说一不二，刁蛮骄横的性格。"伯邑考说这些话似乎颇沉重。

"伯邑考，你认为苏护会同意把女儿选进宫中吗？"姬昌听长子的一番介绍，心中无底。姬发和散宜生都盯着伯邑考，好像他能决定这件大事似的。

"依儿之见，妲己应该会同意的。她爱荣华，爱地位，有野心，苏护或许不太同意，若大家从中解劝，他女儿同意，他也没办法。"伯邑考分析道。

"妲己一旦进宫，势必会千方百计求宠于君王，朝纲恐怕出现混乱，甚至……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大哥过虑。江山社稷关键在君明臣忠，岂是一弱女子所能撼动。若是商朝气数未尽，即使成百上千美女又能奈之何，若是气数已尽，没有美女同样灭亡。"姬发反驳道。

第二天，苏护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急匆匆迈进西伯侯的大厅，一看姬昌陪着尤浑坐在正中饮茶，散宜生、伯邑考和姬发一旁站立。

"末将参见君侯。"三人跪倒。

"梁州侯，请起。"姬昌欠了欠身，手一摆说："这位是钦差大臣尤浑尤大夫。尤大夫代主巡视，慰劳西方诸镇黎民百姓、将官兵士。"

"见过尤大夫。大夫一路辛劳，谢陛下眷顾。"苏护微微拱了拱手。

尤浑仔细打量着苏护：四十多岁的年纪，身材中上，魁梧勇猛，浓眉阔目，一部短髯，两眼含一种杀气，容一股倔强，身后二子高矮相差不多，一红脸一黑脸，站在左右。

“梁州侯，几年未见，风采依旧，令下官羡慕啊。”尤浑站起身来客套。费仲临来前和他讲，苏护顽劣非常，屡次上奏章状告自己，心中恨得痒痒的，面上不露分毫。

“君侯，请苏将军坐吧。”尤浑浅浅笑着。

苏护落座，二子站立身后。

“梁州侯，下官离都城前，陛下亲口言道：‘此去西岐，定要代朕问候苏将军。苏将军为国赤胆忠诚，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屡上奏章，直言谏君，一片诚心可嘉可许。’”

“忠君报国，理所应当。”苏护听是纣王亲口所讲，心中也是欣喜。

“梁州侯，身后两位青年是令郎吧？”

“正是。”

“下官闻您有一女儿，名唤妲己，能歌善舞，美丽无双。”

“大夫偏听了。小女浦柳陋质，自幼疏于管教，不值一提。”虽这样说，掩饰不住的喜悦跳到脸上。

“梁州侯，下官此次来，一来奉命慰劳，二来还有旨意向将军宣达。”

“不知是何差遣？”

“圣上闻听您女儿妲己教养有方，熟谙礼度，天姿国色，特开龙恩，命下官来此迎小姐进宫，到时贵为后妃。苏将军为皇亲国戚，赫赫显荣，名扬四海，天下无不钦羡。”

“呸！”苏护闻听，有如心尖被剜，勃然大怒，“尤浑小子，一派胡言。吾只道你前来代主慰劳，却原来是选美。圣上在朝都之内，被尔等奸佞小人包围，如何能治国。夏桀荒淫无道，遂使夏亡。君为臣表率，则邦昌民信，永葆天命；君不向道，朋比为奸，天下事还有什么能说的。商家六百余年基业，恐要丧在你等昏君奸臣之手。”苏护须发皆炸，先前心中仅存的一点欣慰，转瞬云散，此时才知道所谓纣王之言，不过是哄骗之词。

“你你你，”尤浑气得浑身抖动，“好大胆，竟目无君上，诽谤圣君，不怕砍头吗？”尤浑用手指点着，没想到苏护这么大胆。

“苏护，你也太大胆了。”姬昌知苏护性如烈火，赶紧站起身，道，“怎么能以亡国之君比圣上呢？你可以好言与钦差讲，请他回奏陛下，当今圣上乃开明天子，纳谏如流，非好色之君，或许能收回成命。”

“西伯侯，君无戏言，陛下金口既出，怎能收回。君命召，不俟驾；君赐死，不敢违。况只选苏将军一女为后妃，这也是梁州侯家门之荣，祖上积德，不谢恩，反而放肆乱语，在下回朝，不能不如实回禀，不知到时于将军何益，于君侯何益。”

“尔不必威胁。刀山火海，又能奈我何？”

姬发看气氛十分紧张，双方各不相让，思忖片刻，走到众人之间，拱手当胸，朗声道：“各位息怒，听在下片言。”

尤浑撇着嘴坐下，拿起茶碗咕咚咚喝干，看着姬发。只见他：身材修长匀称，两道浓眉平行成一字，眉尖斜插入鬓；眼睛玲珑透光，晶莹润泽；眼角眉梢露出凛然英气。苏护

两眼含火，欲奔欲突，两个儿子也眼眉倒立。

“尤大夫，容不才斗胆启口。梁州侯爱妲己如掌上明珠，仅此一女，舐犊心切，盛怒之下，口不择言，还请大人海涵，体谅苏将军一片忠君之心。”姬发命人给尤浑再续上茶水，转身又向苏护。

“苏将军，请坐下，暂息雷霆之怒！”姬发携着苏护的手，按他坐下。

“姬发今年二十五岁，未曾去都城朝见过圣主，但也经常听家父讲当今陛下乃有道明君，绝非昏庸之辈。今日一见，确实如此。朝中诸事繁杂，仍然关心各方诸侯，特遣钦差慰问，此德此行，怎不令臣下感动。

“黄帝当年七十二御妻，并不影响他雄才大略，开疆扩土，如今陛下并未在全国选美，劳民伤财，只是相中令爱，这既是小姐的福分，也是将军之幸呀！怎能仅凭这一点就道君是亡国之君呢？

“况且，吾也听说，妲己小姐久有凌云之志，德色俱佳，一朝选在君王之侧，进忠言，纳良策，也不失陛下的一贤内助，到那时百姓传颂，大臣欣悦，不也是将军为国为社稷的一大功劳吗？若是小姐愿意，而将军反对，吾不知这是爱小姐，还是害小姐？”姬发见苏护从开始的怒气满目，斜愣着眼盯着尤浑，到慢慢低头琢磨。

“姬发孤陋寡闻，但也闻听：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天子欲选艳妃，凡是公卿庶士之家，怎能拒绝呢？

“将军素知大义，今日为何为一爱女，而失君臣大义呢？若进女宫廷，实有三利：其一女宠父贵，宫居国戚；二可永镇梁州，为国效劳；三百姓可以免涂炭之苦，年年无杀戮之惨。若不送，龙颜震怒，派大军压境，小小梁州如何守得，到那时骨肉分离，宗社无存，兵燹之灾，岂不悔之晚矣？

“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愚以为将军不可因小失大。姬发见识浅薄，直言相告，望苏将军深思。”

姬发深深一揖，退到姬昌身边。

众人的眼光齐聚在苏护身上。

散宜生走过来，轻声道：“苏将军，二公子一片金玉良言，全是为足下考虑，还望三思。”

梁州侯扭头看了看两个儿子，二人轻道：“任凭爹爹做主。”

苏护半天才道：“不知前生造了什么孽，生此不肖之女，吾怎能因此女而自取灭亡呢？但是回去之后，容吾与夫人及女儿相商，随后即护送去都城。”

姬昌点点头：“这样才是。”尤浑也嘿嘿地笑了。苏氏父子起身告辞，众人起身相送，伯邑考望着三人的背影，摇了摇头，自语道：“未知是福是祸，天晓得。”

姬发凑到伯邑考耳畔，低声却有力地说：“大哥，福祸由人不由天！”

苏护率儿子飞驰回到家中，顾不得拭去灰尘，奔进房中，见到妻子杨氏和女儿妲己，

把此去西伯侯府迎接尤浑、纣王欲选女儿入宫的事愤怒而又无奈地叙说了一遍，夫人知道无可挽回，放声大哭，含泪言道："此女生来娇柔，性格顽皮，不谙侍君之礼，进入宫中，反又惹事。"

苏护叹道："这也没奈何，只得听之而已。妲己，为父虽然舍不得，可君命难违。莫怪父亲狠心，实是为苏家满门着想。"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哽咽难言。

"父亲、母亲，您二老不必悲伤。君主看中女儿，也是福分，此去京都，并非永世相别，日后定会常见，女儿不怪父亲就是。"妲己初闻，虽有些惊讶，听明白之后，不仅没有悲伤，反有喜色，双颊露出浅浅的酒窝。

地位至尊，说一不二，是妲己的梦想。在一次和母亲谈婚论嫁的时候，她就表示要找就找大英雄，若不然就做皇后，享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荣华富贵。在她十六岁的时候，一次西伯侯长子伯邑考来梁州小住。一段短暂的接触，伯邑考英俊不凡的仪表，文质彬彬的谈吐，坦荡无私的胸怀，重情重义的赤诚，无不吸引着少女的芳心。

妲己不是那种欲说还羞、涩于启齿的姑娘，她大胆地向伯邑考倾诉了自己的爱慕，等了许久，得到的答复是此后的若即若离，躲躲闪闪。没有几天，西伯侯召儿回西岐，伯邑考不辞而别，匆匆离去。妲己大为伤心，更加坚定了想成为天下人都羡慕的女人的决心。

次日，苏护点齐五百人马，准备好车辆，命妲己梳妆起程。

妲己拜别母亲、兄长，杨氏夫人不住叮嘱，妲己也听不进这些老套，只是马上就要离别母亲，山高路远，关山难度，见面也恐非易事，不觉也有些酸楚，悲从中来，真如笼烟芍药，带雨梨花。

苏护带着车队来西岐，姬昌率众文武十里长亭送尤浑和苏氏父女，互道珍重，拱手而别。

妲己在车中透过帘缝，含情脉脉地看着伯邑考，知道他看不到自己，今生今世或许是无有这个缘分了。

一行人饥餐渴饮，日行夜宿，过了些绿杨古道，红杏园林，见了些啼鸦唤春，杜鹃叫月。

这一天，一行人到达都城外，尤浑让苏护和妲己在城外等候，自己去朝圣复旨。

费仲见尤浑回朝，嘻嘻笑道："仁兄此去多有辛劳，替主分忧啊！"

"哪里哪里。大人，下官此去，姬昌还算识相，您那份礼物吾已派人送至贵府，望您查点。"尤浑低声道，"只是苏护依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那妲己可送来？"

"下官正是要上朝回奏陛下，苏护和他的女儿在城外候旨。"

费仲想了想，道："尤大夫，苏护这小子虽然献女，但天子喜怒难测，凡事俱在咱二人点缀，其生死存亡，只在吾等掌握之中，他全然不理，真是可恶，一会儿，看陛下言语，吾等相机而行。"尤浑连连点头。

纣王在朝中正听王叔比干讲北方旱情，甚是觉得不耐烦。侍臣低声道："陛下，尤浑从西岐回朝，现殿外候宣。"

纣王顿时感到来了精神，打断了比干讲话，即宣尤浑入殿。

尤浑急步走到阶前跪到叩头。"妲己可带到?"纣王急不可待地问。

"在城外候宣。"

"立即宣入。"

众大臣不知妲己是何许人，竟使纣王如此兴奋，如此着急。

妲己进午门，过九龙桥，至九间殿滴水檐前，轻移莲步，款款下拜，口称："万岁。"

这声音柔美脆甜，听之如饮甘露，似啖琼浆，纣王只觉得耳朵痒痒的，心里甜甜的，身上软软的，这声音犹如天宫传来，是那样的飘摇而又似一线系之，伸手可捉。

纣王定睛观看，妲己正抬头上望，忽又低下头去：见妲己乌云叠鬓，杏脸桃腮，浅淡春山，含情美目，娇柔柳腰，真似海棠醉月，梨花带雨。纣王只觉得是九天仙女下了瑶池，月里嫦娥离开玉阙。

妲己启朱唇似一点樱桃，舌尖上吐的是美滋滋一团和气，转秋波如双弯凤目，眼角里送的是娇滴滴万种风情，口称："梁州侯苏护之女妲己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只这几句，就把纣王叫得魂游天外，魄散九霄，骨软筋酥，耳热眼跳，嘴巴张开，口涎三尺，不知如何是好。

大家看着妲己，窃窃私语，也惊叹于她的美丽，但看到纣王如此，皆感到不悦，纷纷望着纣王。纣王起立御案之旁，只是盯着妲己。

半晌，随侍附在纣王耳畔低语："妲己还跪着呢。"

"美人平身。"纣王恍然大悟，从御案后转出，几步下来台阶，亲手扶起。妲己吹气如兰，低头不语。"左右侍女，搀苏娘娘进奉寿仙宫，候朕回宫。"

纣王又回到宝座之后，传旨："苏护永镇梁州，子孙袭爵位；国戚新增，每月加俸二千担，显庆殿摆筵三日，众百官庆贺皇亲，夸官三日，文宫二员、武官三员送卿荣归故地。"

众大臣见天子起驾还宫，无可谏谏，知道今后再想见龙颜一面势比登天了。

纣王同妲己在寿仙宫筵宴，当夜成就凤友鸾交，恩爱如同胶漆。

纣王自妲己进宫后，更是朝朝宴乐，夜夜欢娱，朝政隳堕，章奏混淆。群臣便有谏章，纣王视同儿戏，日夜荒淫，不觉光阴如箭，岁月如流，已有三月不曾设朝，只在寿仙宫同妲己宴乐。

天下八百镇诸侯多少本到都城，文书房本积如山，费仲、尤浑皆不转奏纣王。比干、商容欲闯宫见驾，全被拦在外面，而费仲、尤浑进宫轻易，时常陪王说笑，不谈国事。

传到西岐，姬昌闻听，长吁短叹，为民忧愁。伯邑考叹道："果不出吾料，妲己陪王伴驾，只知玩乐享受，而不顾黎民众生，未进一忠言奉劝君王。恐怕祸害从此开始了。"

姬发微微一笑："父亲、大哥，不必过于忧虑。当今君王贪恋酒色、国政日非，非从进妲己开始。

"如今北有干旱，南有水涝之灾，东又有叛乱，闻仲太师率大军去征剿，如此情形，子辛仍然不悟自己之错，全然不理，依旧享乐。

"六百年前，成汤得商因网开一面，仁爱治国，放逐夏桀，天下共奋。传至当今，已达二十八帝，或许气数将尽。

"依愚见，父兄在西岐励精图治，使百姓更加安居乐业，以此影响和带动周围诸侯国，有朝一日解民于倒悬也不是不可的。"

"姬发，休生以小反上之心。"姬昌虽然觉得有理，但仍然不愿放弃对纣王的忠心。

散宜生拱手道："君侯，二公子言之有理。天下非一人一姓之永有，有仁义者居之，有德行者治之。君侯一直希望西岐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两位公子的全力协助，依臣见，为期不远了。"

闳夭、太颠、辛甲等人纷纷点头，赞同散宜生所说。

纣王日迷酒色，旬月不朝，满朝文武议论纷纷。

上大夫梅伯与丞相商容、王叔比干言道："天子沉湎酒色，数月不理朝政，吾等欲见面不能进宫，本积如山，全凭内侍传旨和费仲、尤浑二子传命，这是大乱的兆头。

"丞相乃三世老臣，比干是当今王叔，应勇担大义，下官不才，愿与二位共谏君王。今日不妨鸣钟击鼓，齐集文武，请驾升朝，各陈其事，以力诤之，也不失吾等君臣大义。"

商容正色道："大夫言之有理。传执殿官鸣钟鼓请大王升殿。"

摘星楼，高耸人云；众侍女，穿梭不息。纣王仰靠在龙榻上，脸色通红，两眼直直地盯着起舞的妲己，案几杯盘陈列，瓜果梨桃，干鲜美酒，两旁侍女跪在脚下为他捶打按摩腿脚。

妲己体态适中，高矮合度，肩窄如削，腰细如束，秀美的颈项露出白皙的皮肤。她略施胭脂，淡抹香粉，发髻盘起高耸如云，红唇鲜润牙齿洁白，长眉弯曲细长，明眸顾盼左右，眼角眉梢，风情千种。

只这些就迷得纣王神魂颠倒，难辨昼夜。妲己说自幼习过舞蹈，愿在王前献丑，纣王高兴得合不拢嘴。

妲己略一束衣，轻飘飘移人厅中间。翩然若惊飞鸿雁，婉约若游动蛟龙；时隐时现像轻云笼月，浮动飘忽似回风旋雪；如风中莲荷，像飘荡杨花。纣王猛地坐直身子，血红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嘴里只是说："好，好，好！妙，妙，妙！"

忽听大殿上钟鸣鼓响，左右奏："请圣驾升殿。"

妲己旋转的娇躯停了下来，如蝴蝶般扑向纣王，嗔道："陛下，再玩一会儿嘛，妾妃舞得如何？"

"好，好。"纣王忙站起身来，搂住妲己，"爱妃暂且安顿，待朕出殿就回，有如此美

人，谁愿理那些糟老头子。”

纣王急走坐辇，临殿登座，满脸疲惫，打了一个哈欠，问道：“适才击鼓鸣钟，有何事禀奏？”

梅伯走出朝班，俯伏奏曰：“陛下，天下诸侯本章候命。大王数月不临大殿，月坐深宫，置朝纲于不顾，此必有在王左右迷惑圣聪之人。

“望陛下以国事为重，莫要过度沉湎酒色，废弛国事，大拂臣民之望。

“臣听说天命维艰，况今天心未顺，北有旱灾，南有水涝，降灾万民，陛下开仓赈济，斋戒祈祷，才是正理。

“臣愿陛下留心邦本，去谗远色，勤政恤民，则天心效顺，国富民丰，天下幸甚。”

纣王垂下眼皮扫了一下跪在下面的梅伯，不耐烦地说：“梅大夫言重了。朕听费仲、尤浑二位大夫讲，四海安康，万民乐业，只是北面有暴民叛乱，已令闻太师剿除奸党，不日即可高奏凯歌，这不过是疥癣之疾，何足挂齿？

“孤王也曾听说，白璧尚有微瑕，圣人亦有过失，然纵有一丝瑕疵，依旧是价值连城的白璧，孤王登基八年来，天下一向是安康的。

“卿一片忠心，朕亦知晓，但朝廷百事，万绪千头，朕怎可一一过问，有丞相、王叔与诸大臣代劳，自是可行，何尝有壅滞之理。

“上古圣君尧、舜无为垂拱，天下而治，即使朕升朝，亦不过效法先贤，卿又何必哓哓于口舌呢？

“传朕旨意，今后朝中诸事由丞相、王叔及费仲、尤浑决断，大事再奏，无事惊驾者，严惩不恕。退朝！”纣王在侍女的搀扶下，睡眼朦胧地回到后宫。

商容、比干还要再谏，宝座已然无人。

纣王的伶牙俐齿用在了搪塞大臣的批评建议，还讲出了诸如看事物要看主流的道理，令人惊诧他确实并不糊涂，只是他完全不明白白璧微瑕的前提是白璧，而他根本就不是白璧，而是一块顽石。

居然和先皇尧舜相比，真不知羞耻为何物了？这是自古以来，一切昏庸无道、荒淫无耻的君主的通病：没有自知之明！

妲己到王宫，一门心思只想如何能把纣王拴在自己身边，一人能专宠，至于其他国家大事、黎民众生早就置之脑后，只要有人敢阻挡她这个目标的实现，她就不择手段地去扫除路障。有这样一个艳美却恶毒的搭档，纣王丑恶的心理、凶残的秉性一览无余地表现了出来。

纣王宠幸妲己，终日不理朝政。世人皆曰：妲己乃狐狸精化作人形，专为迷惑君王，败坏朝纲，动摇商朝基业。此话传到纣王耳中，不禁勃然大怒，传旨：再有说此者，杀无赦。直杀了二百余人，百姓及众臣才三缄其口。费仲、尤浑上献本章，歌功颂德，言王圣明，道妃贤慈。纣王大悦。

比干在文书房正批阅奏章，忽见太师杜元铣急匆匆推门而入，比干起身道："太师，匆忙而来，必有要事吧？"

"王叔，"杜元铣一见是比干，停了停，把呼吸调匀，"今日下官回朝路上，又见数人被抓，一问才知因为他们道新人宫的妲己是狐狸精，所以被抓。王叔，这个苏美人怎么进人宫后，迷得陛下日不理朝，夜夜欢宴呢？难道她真如百姓所传吗？"

"老太师，您偌大年纪，三朝元老，见多识广，怎能听信百姓胡言。"比干知道杜元铣为人忠厚耿直，以言宽慰。

"王叔，老夫也知妲己并非什么狐狸精。"杜元铣双眉皱到一起，面带愁容，"主上国政不修，朝纲不理，荒淫酒色，通宵达旦，您看本章堆积如山，宗庙社稷，江山黎民，治乱所系，非同小可，令人坐卧不安，今特具谏章，烦劳王叔转达朝廷。不知王叔意下如何？"

"老太师，各文武大臣上书悉堆在此。天子连日不升殿议事，难于面奏，太师暂把奏章留在此处，容某想法，如何？"

"王叔，下官性子急，难容瞬息，烦劳王叔进内宫面奏如何？内宫重地，外臣难以进人，而您乃当今王叔，是一家人，料也无妨。"杜元铣在一旁催促比干。

比干低头沉思片刻，轻声道："容我一试。"

比干进九间大殿，过龙德殿、显庆殿、嘉善殿，再过分官楼。比干见奉御官。奉御官拦道："王叔，陛下有旨，任何人不得擅闯寿仙宫。"

比干盯了奉御官一眼，厉声道："这本王知道，你去启奏陛下，比干候旨。"

奉御官一溜烟进人宫中，见纣王和妲己正在调笑饮酒。他垂立纣王一旁奏道，"陛下，王叔满脸怒气，说有要事面奏。"

"扫兴，他又来做甚。传他进见。"

比干进官，口称陛下，俯伏阶前。

"王叔，请起，有何急事，特进宫见朕。"

"陛下，太师杜元铣有本章上奏，请龙目御览。"

纣王接过本章，展开观看：

"具疏臣执掌司天台官杜元铣奏，为保国安民，靖魅除妖，以隆宗社事。臣闻国家将兴，祯祥必现；国家将亡，妖孽必生。百姓众口，皆言宫中藏妖，臣夜观天象，以为属实。臣窃思：自苏护进贵人妲己之后，朝纲紊乱，百官失望，臣等难近天颜。陛下贪恋美色，朝欢暮乐。君臣不会，如云蔽日。不知何日天下太平，河清海晏？臣不避斧钺，冒死上言，稍尽臣节。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具疏以闻。"

纣王边看边皱眉，脸沉似水，啪地一声掷在地上。"大胆杜元铣，孤王多次下令不准胡言乱语，为此已杀百人，难道杜元铣不怕死吗？竟敢上书信口雌黄。"

妲己一见纣王发怒，吓得一激灵，慢慢拾起奏章浏览，气得花容变色，粉面含威，娇

叱道："真是岂有此理。陛下，您要替妾妃做主！"

比干低头静静站着，一声不响。

"爱妃，你看如何处置？"纣王搂着妲己，一边安慰，一边询问。

"陛下，您要为妾妃做主。"妲己跪在纣王脚下，伏身哭泣。

"爱妃莫哭，朕替你出气就是。"纣王一见美人流泪，软了，把妲己拉了起来。

"陛下，杜元铣乃是当朝太师，执掌司天台，当替君王观天象，测风雨，辨阴阳，使天下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是其本分。现如今北旱南涝，路有饿死骨，他不自思自查，反而妖言惑众，把臣妾比做妖，称宫中藏妖，那陛下岂不是妖首了。这分明是转移陛下眼光，不咎其责。

"况且，陛下已下令天下，勿要胡言，而他竟公然违背旨意，上书唬君。百姓至愚，本已平稳，若听太师也如此讲，自然不慌者自慌，不乱者自乱，致使陛下威信扫地，臣妾名声事小，陛下乃天地至尊，不可不防呀。因此，妾为王计，凡妖言惑众者，杀无赦。"妲己说得斩钉截铁。

"嗯，"纣王想了想，"美人言之极当，杀一儆百！传朕旨意：把杜元铣枭首示众，以戒妖言。"

比干连忙跪倒，道："陛下，万万不可！元铣乃三世老臣，素秉忠良，忠心为国，披肝沥胆，无非朝怀报主之恩，暮思酬君之德，一片苦心，不得已而言之。

"太师职受司天，验照吉凶，若有凶不报，是为欺君。今以直谏，陛下反赐其死，只恐众文武大臣，都会不平元铣无辜受戮。望陛下顾其忠心，怜而赦之。"

"这个……"纣王沉吟不语。

"陛下，金口玉言，怎能更改。况且不杀无以立君威。"妲己娇声道。

"王叔，不必再多言，若不斩元铣，诬言终无已时，致令百姓惶惶，人心不稳。"比干欲待再谏，纣王摆手，令奉御官送其出宫，同去文书房宣读旨意。

及到文书房，杜元铣见比干进来，迎上前去，焦急地问："王叔，本章陛下可曾看过。"

奉御官高喝一声："杜元铣听旨。"杜连忙跪倒。"杜元铣妖言惑众，拿下枭首，以正国法。"旨意宣读毕，两旁武士不由分说，将杜元铣摘去衣服，绳缠索绑，押出午门。

杜元铣没有想到，一颗忠心，换来的竟是杀头之祸。

方至九龙桥，只见一位大夫，身穿大红袍，身材魁梧，健步如飞，乃是梅伯。

梅伯见杜太师被绑缚而来，乱发披头，向前问道："太师，这是何故？"

"梅先生，老夫奉劝您一句，今后切勿直言相谏，不然与在下同等。"

"到底是何罪如此？"

"天子失政，吾等上本，言妖气累贯于宫中，灾星立变于天下。王叔转达，有犯天颜，得此结果。梅先生，功名二字，化作灰尘；数载丹心，竟成冰冷！"杜元铣花白的头发散

落下来，浑浊的泪光在眼眶中盈动，“难道夏桀的阴魂不散，竟又复生了不成吗?”

梅伯听言，忙让两旁武士住手，正要去见纣王求情，适逢比干正愁色满脸，商容丞相跟在后面，气得胡须抖动。

“王叔，杜太师有何罪犯君，特赐其死?”梅伯二目翻起。

“元铣本章实为朝廷。当今听妲己之言，以妖言惑众，惊慌万民之罪，推出问斩，老夫苦谏，天子不从，如之奈何?”

梅伯只气得脸上的肉抖动着，跺着脚，呼呼喘粗气。

“丞相，辅佐君王，匡扶天下，斩奸除佞，荐贤任能，此相之职。今天子无辜而杀大臣，似丞相这等缄口不言，委之无奈，是重一己之功名，轻朝内之股肱，怕死贪生，这不是老丞相平素所为。”梅伯又转向商容。

商容高喊一声：“两边，且住了！待我与梅伯、王叔面君。”

商容携梅伯过大殿，径进内庭，比干紧随其后。及至寿仙宫门首，便自俯伏。

奉御官启奏：“商容、梅伯候旨。”

“宣他们进来。”纣王和妲己相拥坐在案几后，说着什么。

商容在前，梅伯在后，进宫跪倒口称“万岁”。

“二卿见过苏娘娘!”纣王把妲己扶正。

商容、梅伯不语。纣王甚觉无趣，妲己粉面变白，双眼渐露戾气。在家娇惯，入宫之后纣王专宠，妲己只觉天下没有人敢不尊，今见两个老头子置自己不理，怒火上升。

“二卿有何奏章?”纣王爱答不理地问了句。

“陛下，适才臣经九龙桥，见杜太师被绳捆索绑，押赴午门，不知他身犯何罪，致于赐死?”梅伯迫不及待地问道。

“朕料尔等入宫，必是为了此事。杜元铣假捏妖言，迷惑军民，扰乱朝廷，污蔑朕爱妃，身为大臣，不思报君王恩，而诈言妖魅，律法当诛。”

“陛下，杜太师三世老臣，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上本达于圣听，即使有冒犯天颜之处，臣意也不致死，望陛下开恩赦免!”

“梅大夫，陛下若非看他是三世老臣，略有些苦劳，恐就将他凌迟了。”妲己在旁插话道。

梅伯抬头见妲己慵懒之态，倚在纣王身旁，只觉浪荡无行，鼻子里“哼”了一声：“祸国之水，焉有你话说。”

“大胆!”纣王勃然大怒，“你怎可在朕爱妃面前胡言乱语。”

梅伯听纣王之言，不觉仰声道：“臣闻尧王治天下，应天顺人；言听于文宫，计从于武将，一日一朝，共谈安民治国之道，去谗远色，共乐太平。

“今陛下半载不朝，乐于深宫，朝饮夜娱，不理朝政，不阅奏章。今天灾人祸，百姓疾苦，置之脑后，恐于君王不利，于社稷不利。”

"你们总是提到天灾，说什么北旱南涝。商地东西南北，广有千里，辖八百余镇；东面风调雨顺，或许西面就颗粒无收，这是地广的缘故。你们总提尧舜禹三皇，朕问你们舜可算贤君?"

"自然算。"

"是，按你们所讲，似乎贤君就河清海晏，只有昏君才天道示警，孤王问你们，舜乃少有圣主，为何有洪水泛滥，并且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纣王说完，得意地看了看妲己，等着梅伯回答。

"陛下，舜皇时的洪水泛滥乃是天灾，并非人力可及，况大禹十三年疏浚之功，为民之心，昭示日月，先贤并未因有天灾而置之不理，如今陛下却置天灾人祸于一旁，独自享乐，恐难与先皇相比吧。"梅伯没想到纣王竟然和舜禹相比。

"依臣妾看，陛下就是当今的尧舜禹。"

"陛下，臣闻'君如腹心，臣如手足'。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邪。古人又云：'臣正君邪，国患难治。'杜太师乃治世忠良。陛下若斩元铣，有伤国家栋梁，臣愿大王仿效先帝成汤网开一面，赦杜元铣毫末之生，使文武仰圣君之大德。"梅伯叩头哀求。

妲己拉了拉纣王的袍袖，摇头不允，右手做一斩的姿势，继而做掩面哭泣状。

纣王一见，厉声道："梅伯与杜元铣同党，外臣擅闯内宫，本当与元铣一律典刑，孤念你先前侍朕有劳，姑免死罪，削其上大夫，永不叙用!"

梅伯腾地站起。纣王倒退大喊："梅伯，你要刺王杀驾吗?"

"来人，拿下梅伯。"妲己娇叱，两旁武士一拥而上，扭住梅伯。

"陛下暂息雷霆之怒。梅伯一时兴起，并无恶意，望陛下明察。"比干进宫后一直没有言语，此时梅伯性命不保，便同比干、商容一起劝谏纣王。

"王叔、丞相不必再劝，昏君听妲己之言，失君臣之义，今斩元铣，岂是斩一人，实斩文武百官之心。今罢梅伯之职，轻如灰尘，毫不足惜。只可惜成汤数百年基业丧于昏君之手!

"闻太师北征，朝纲无统，百事混淆。昏君目听谗佞之言，与妲己在深宫，日夜荒淫。妲己这个贱妇，毫无梁州侯之门风，与妹喜相似，毒如蛇蝎，真真的祸国之水。

"眼见天下变乱，吾有何颜目见先帝于地下。"说罢，痛哭。

"反了，简直反了，信口雌黄。"纣王两眼冒火，"把梅伯拿下去，用金瓜击顶!"

"陛下，万万不可!"商容、比干双双跪倒，"望陛下怜其赤诚，口不择言，宽恕一次吧!"

"陛下，先斩杜元铣，暂把梅伯押入死牢，日后再问罪。"妲己眼珠转了两转，也上前扯住纣王的手说道。

"嗯，"纣王吸一口长气，而后吐出，"就依爱妃，传朕旨意，将杜元铣枭首示众，以戒妖言，将梅伯禁于囹圄。"

商容闻听，只觉心肺俱颤，手脚冰凉，脑子里似乎只有一片空白，愣愣地站在一旁，眼睛盯着妲己，觉得她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好像一匹张牙舞爪的狼，一头迷人心魄的狐狸。难道江山就毁在她的手里吗？贤明如大禹者，也有不孝子孙桀王，荒淫残暴，还自比太阳，终于被成汤推翻，他不也无比宠爱一个叫妹喜的女人吗？难道历史要重新来一遍吗？难道商朝到了日落西山的时候吗？难道我们这些老臣就毫无办法吗？

“王叔、丞相，你们还有本奏吗？”纣王冷冰冰地问着，显得极不耐烦。

“臣告——退。”比干转身欲走。

“陛下，臣还有一事请陛下恩准。”商容面无表情地又跪倒奏道。

“丞相起来讲吧。”

“陛下，天下大事已定，国家万事康宁。老臣衰朽，不堪重任，说话无伦次，做事欠思忖，实愧俸禄。陛下虽不即赐罢斥，然老臣老迈无用，恳乞天子念臣侍君三世，数载揆度，赦臣之残身，放归田里，不胜感激！”

“老丞相，您万不可辞官归田。”比干一听，急如火焚，知道商容是朝廷支柱，不可或缺。

商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王叔，老丞相年事已高，为朝廷辛苦一生，也该让老人家颐养天年，享天伦之乐啦。万岁，您说是吗？”妲己一听商容要辞官，很是欣喜。

“妲己，你，你你，你比姜皇后差之千里，你只知迷惑君王，事事专宠，从不进善言，献良策，真真……”比干气得嘴唇发白，语不成句。

“王叔，不必多说了。”纣王摆了摆手，面向商容，“丞相虽然年迈，尚自矍铄，朕原本不想准奏，无奈卿苦苦固辞，但卿朝纲劳苦，数载殷勤，朕甚不忍。”即命随侍官：“传朕旨意，点文官二员，四表礼，送卿荣归故里。”商容谢恩，与比干缓步出宫，相顾无言，各自回府。

三天后，百官俱知丞相商容辞官归隐，各来相送。这日，天愁云淡，秋风萧瑟。黄土大道尘土飞扬，两旁杨柳枝条干枯，偶有几片败叶飘舞而下，无边落木，观之令人心伤情凄。

黄飞虎、比干、微子、箕子等各官，俱在十里长亭饯别。

商容携妻儿孙十余口，乘两辆车来到长亭，见众文武在此等候，都下马下车。

微子跨步上前，凄声道：“老丞相今日固是荣归，你为一国元老，如何下得这般狠心，就把成汤社稷抛弃一旁，扬鞭而去，于心何安！”

“先生，此言差矣。非是商某狠心，只是君王无情。再三规谏，置若罔闻，令人寒心。在下老矣，也该退位让贤了。”说罢苦笑，眼泪盈眶。

“老丞相，您回头看，都城高大，然乌云压下，您乃拨云见日之人，擎天一柱，怎能离开呢？”箕子颤抖地说道。

“都城高大，拒吾于门外呀！”商容侧头一看：远远城郭在阴暗的天空覆盖之下，显得孤零零的。古道无尽头，两边树绿了黄，黄了绿，何时为止！商容此次离都回乡，怕再难以见到两边杨柳披绿装了。可叹天时，竟是枝枯叶落，欲折柳赠别也是不成！

文武百官纷道珍重，叙离别之情，难舍难分，潸然泪下，以袖掩面。

商容银须飘拂，端起一碗酒，泣声道：“各位大人，商容纵粉身碎骨，难报国恩。今天子信任妲己，宠幸奸佞，无端斩杀杜太师，囚禁梅伯，商容力谏不听，难能挽回圣意，在下无能，辞官故乡，虚位待贤，大展经纶，以救祸乱，这是某本心。诸位齐饮此杯，各自分别吧！”说完一饮而尽，老泪横流，用袍袖拭干眼泪，与文武拱手分别，登车扬鞭而行。

比干伫立路中，见车远去，黄尘飞起，双目微闭，心潮久久不能平静。

寿仙宫内。

纣王揽住妲己的腰，妲己半推半就，撒娇调笑。

“爱妃，朕要斩梅伯，你为何要替他求情呢？”

“陛下，非是臣妾为他求情。”妲己轻轻挣脱开纣王，“禹王时期，有一次约时聚会，有一诸侯迟到，大禹怒不可遏，斩杀他以立威严，从此无人再敢晚来。

“今大王乃一国天子，何人敢不遵从，而梅伯胆大妄为，站立殿中，张眉竖目，詈语侮君，实属大逆不道，以小犯上，非一死所能赎。妾的意思是将梅伯权禁囹圄，容臣妾想一法治他。”

纣王闻听，哈哈大笑，道：“想不到美人也懂刑具国法，你想出一个什么办法？”

“大王莫笑。说出来不知是否可行？”

“但说无妨。”

“妾想出一刑具：此刑具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有三火门，用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将那些妖言惑众、利口侮君、不遵法度、无事妄生谏章与诸般违法者，剥去官服，或令其在上面赤足行走，或将其铁索缠身，裹阁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立刻就会骨尽烟消。若无此酷刑，奸猾之臣，沽名之辈，尽玩法纪，不知君威。”妲己说得很轻松，仿佛在说一件新创作的玩具。

“爱妃好厉害，此等刑具，可谓尽善尽美，它叫什么名字？”

“还请大王赐名。”

“既是炮烙四肢，就叫炮烙。来人，传旨去按苏娘娘所说制作，半月之内交工，到时先拿梅伯老儿一试，以解朕心头之恨，也消爱妃怒气。”纣王说完，又搂住妲己……

半月后，纣王升朝，钟鼓齐鸣，聚两班文武朝贺已毕。

纣王斜倚宝座，吩咐侍从：“把炮烙铜柱推来。”内侍忙下去传旨。

不一会儿，众文武侧目观瞧：黄澄澄的高二丈，圆八尺，三层火门，下有两个滚盘，推动易行。众人都不知是何物，抬头望着纣王。

纣王微一撇嘴，吩咐把梅伯带上殿来。又命人把铜柱的三层火门用炭架起，又用巨扇扇那炭火，把一根铜柱烧得通红，偌大的宫殿颇有些烤人，离得稍近的大臣忙向后退。大家不知其故。

“臣梅伯参见陛下。”梅伯蓬头垢面，面似土灰，两眼黯然，摇摇晃晃，显然在狱中倍受折磨，然语音中尚存底气。

“匹夫。”纣王大叫一声，“你向旁边看，认得此物吗?”

梅大夫扭头瞥了一眼，见一根大铜柱被烧得通红，不知纣王要干什么，回答说：“臣不知。”

“哈哈，”纣王大笑道，“你只知在内殿仗你利口侮君谤妃，诬言毁骂。朕躬治此刑，名曰‘炮烙’。你若当庭认罪，朕还可宽免一回，如若不然，今日九间殿前炮烙你，教你筋骨成灰!”

文武大臣一听，有几位吓得面色惨白：看铜柱红彤彤，炭火正旺，就是放上铁也会熔化，何况一个骨肉之人；望望梅伯，六十多岁的年纪，原本胖大的身材经过一场牢狱显得削瘦了，须发粘在头上脸上，一身缟素，柴草污血，都不禁替梅伯捏一把汗。武成王黄飞虎、王叔比干、微子、箕子刚要出班启奏，却见梅伯忽地昂起头颅，仰面大笑。

这笑声响震大殿，直冲云霄，笑得众大臣面面相觑，笑得纣王愕然。这笑声透出无惧，透出蔑视，透出无奈，透出苍凉。

“老儿，死到临头，还敢狂笑?”纣王直起身子瞪着梅伯。

“昏君！梅伯死有何惜？今日你炮烙大臣，逞一时之快，留千载骂名，与夏桀同称，梅伯虽死，却万世留芳!”

梅伯站起身冲左右道：“各位大臣，梅伯身居上大夫，三朝旧臣，忠心耿耿，今得何罪，遭此惨刑？列位要以我为鉴!

“可怜成汤六百年江山社稷，将丧于昏君之手，只恐暴君也难善终。天下换主，为日不久!”

纣王闻听，大怒，命人堵住梅伯之口，把其衣服剥去，赤身将铁索绑缚其手足，抱住铜柱。

可怜梅伯，大叫一声，其气已绝。只见一股青烟腾起，飞出大殿，散入天空，殿内臭不可闻。一些大臣头冒冷汗，抖若筛糠，无不有退缩之心，有不为官之意。

纣王一阵狞笑，“哼”了一声，道：“再有狂妄之徒，侮谤人君，以梅伯为例。”拂袖起驾寿仙宫。

纣王将梅伯炮烙在大殿内，以阻塞忠良谏诤之口。但是他不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炮烙不仅是杀了一个梅伯，更炮烙了众文武的心、天下黎民的心，炮了成汤社稷，烙了纣王自己的江山。

纣王回宫，妲己迎接圣驾。纣王下辇，携妲己手道：“美人妙策，孤王今日殿前炮烙

了梅伯，众臣都不敢出头强谏，瞠目结舌，唯唯而退。此刑具真治国之宝。”

“谢大王替臣妾出了口恶气。”妲己笑盈盈拜道，“不过，此刑还需慎用，以免众大臣心中不服。”

“好。朕听美人之言，来人，设宴，与美人贺功。”

纣王与妲己在寿仙宫，百般作乐，无限欢娱，笙簧杂奏，箫管齐鸣。

西岐，西伯侯姬昌府。

“啊。”姬昌大叫一声，突然惊醒。从床上坐起来。侍从连忙进来，点着灯火。姬昌不住喘息。

第二天早晨。姬昌命人把伯邑考、姬发、散宜生、闳夭、辛甲、太颠诸人召在大厅议事。

散宜生见姬昌面色苍白，眼睛无神，忙问：“君侯，您脸色不正，是否有大事发生呢?”

姬昌强睁双睛，缓缓道：“昨天夜里，本侯突然为一噩梦惊醒。见一高大威猛的汉子正在烤炙一羊。那羊向孤求救，然孤无能为力，那羊怒斥，并带着火星扑向孤，因此惊醒。怕有什么大事吧?”姬昌望着每一个人的脸。

“父亲，不必过于忧虑。您极富仁义之心，见不得凶恶残暴。梦未必是真，万勿介意。”姬发在一旁劝道。众人也如此附和。

姬昌摇了摇头。

“君侯，都城来人，说有事禀告。”一名侍从进厅回禀。

“请进。”随着一阵脚步响，进来一名家臣打扮的青年人，三十岁左右，见西伯侯，纳头便拜：“小人是王叔比干家奴，拜见西伯侯。”

“既是王叔家臣，请起，千里迢迢，为何事而来?”

“回禀君侯，王叔命小人转告侯爷：陛下金殿之上炮烙了梅伯梅大夫，侯父人京千万要谨言慎行。”

“哎呀!”姬昌只听到梅伯被炮烙致死，大叫一声昏死过去。慌得众人围拢过来，姬发掐住父亲的人中，伯邑考抚捶胸部，散宜生、太颠急叫：“君侯，君侯醒来，醒来。”有人把医官召来。又一阵号脉，喂水，呼喊。

姬昌吸了口气，又长长舒出，一阵抖动，泪水不住地往下淌，竭力大喊：“梅兄，你死得冤枉，死得悲惨呀！梅兄!”

“父亲节哀！父亲保重!”伯邑考一边抽泣，一边递过手帕。

姬昌长叹几声，任眼泪啪嗒啪嗒地掉着。

“各位，你们可知孤为何这么悲痛欲绝吗?”众人摇了摇头。

“想当年，梅大夫待本人恩重如山，屡次相助，我们二人意气相投，遂八拜结交，成为异姓兄弟。他为人忠厚耿直，忧国忧民，毫无一己之私念，可钦可敬，今闻噩耗，吾只

觉五雷轰顶，魂飞魄散，师友仙去，难觅佳朋。

“散大夫，烦你通告西岐各地，穿白挂素，悼念贤臣，众位没有什么反感吧?”姬昌两眼哭得泛红，泪水汪汪地望着大家。

“父亲，当今君王昏庸无道，十足可恶。忠臣贤士，人人尊敬。追悼亡灵，自是应该，还望您善保贵体，以西岐万民为念。”姬发一旁劝解。

姬昌默然地点点头，站起身转回卧室，低头垂泪，一直从早晨到中午，日落西山的时候茶凉饭冷，一箸未动。

姬昌穿着素服，慢步走到院子里，凉飕飕的秋风掀起下摆，吹干了脸上一行行的泪水。

一株松树约有百余年，粗杆盘枝，虽是寒冷季节，依然碧绿，何惧风刀雪剑，院周围的高大杨树挺拔粗壮，然枝枯叶落，一派萧条。杨树，四季分明，惧寒喜暖，因时而异，不抗争，顺天时，善变化；松树，天天碧绿，无畏寒风冰霜，勇于抗争，不退缩，与天斗，和地争。树木如此，人又如何呢?

其实人也是如此，有强硬，有柔弱；有无所畏惧的，有胆小如鼠的；有大气磅礴的，有缩手缩脚的；有忠臣，有奸臣；有贤士，有佞人，有智有愚，有实有虚，有真有假。人，真是千变万化，五颜六色，千奇百怪，各种人物，难以琢磨，天上星辰难以数计，地上人心比星辰还难测。莫道海阔天广，皆在人的寸心当中！人！人！让我怎么说!

望天空，无垠无际；问心里，悲痛难言；无比的悲痛掷向无垠的天空，恐怕容不下，化不掉，又落人怀中。苍天，难道忠臣真是无善终吗?

接连三天，姬昌闭门不出，在卧室中默默地沉思。

第四天早晨，姬昌从卧室里走出，看到姬发诸人都在大厅内等候，一见西伯侯，纷纷站起。

伯邑考看父亲更消瘦了，眼窝深陷，头发几天之中似乎变得更白了，迈步缓慢。

姬昌神情庄重，摆手示意大家坐下。“吾决意去都城面见天子!”一字一字地说出，语气坚决，不容反驳。

众人愕然!

这怎么行呢?比干特意派人从都城来告诫姬昌勿去面圣，需谨言慎行，纣王喜怒无常，宠幸妲己，信用费仲、尤浑小人，此时进京，难道要做梅伯第二吗?是不是君侯过于悲痛，情不自禁呢?

“君侯，万万不可!”散宜生俯首道：“当今天子拒谏饰非，您此去朝见，倘若话不投机，恐性命有忧啊。”

“众位，吾此去都城，只为二事。其一，请求天子为梅大夫平反，厚葬之；其二，请求陛下降旨，废除残酷的炮烙之刑。”

“君侯，天子刚刚炮烙了梅大夫，怎能给他平反呢?劝天子这样做，只会激怒于他。

至于废除酷刑，也怕难以实现。”太颠插言道。

“即使不能实现，吾也要进都城面陈己见，力谏天子。”姬昌二目放光，语气斩钉截铁。

闳夭、辛甲道：“君侯，当今昏庸，非言辞所能打动，天下民心不稳，不如联合其他诸侯，武力谏之，促其猛醒。”姬发听了，微微点点头。

姬昌勃然大怒：“二大夫岂可造次。切不可乱言!”

“父亲，您哀悼梅大伯其心众人皆知，西岐上下，无不痛哭。但是，如今朝都有如龙潭虎穴，您怎能明知故闯呢？西岐万民，文武众臣都惟您马首是瞻，如有异变，苍生奈何？望父亲再三思而行。”伯邑考拉住父亲的袖口，激动地说。

姬昌轻轻地拍了拍长子的手，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望着院中的松树、杨树。

姬发悄悄地把众人拉起来，走到父亲身边，深深一揖，朗声道：“父亲，您一片忠君爱民之心，天日可表，众大夫及长兄所谏也称金石之言。

“梅大夫忠贞为君，惨遭炮烙，臣民共愤，您悲痛尤甚。放眼天下，八百镇诸侯，北方已反了一百多，南方也是不稳，臣民饿殍遍野，怨声载道。

“诚如闳夭、辛甲二大夫所讲，昏君无道，非言辞所能动。您此去都城，即使他听从劝告，替梅伯父平反，但过不多久，必定又有其他忠臣志士被炮烙；即使废去炮烙之刑，又会想出其他更残酷的刑罚。

“当然，吾等从心里也盼望您此去马到成功，但是如若不成功呢？又有奸佞小人恶言相加，您岂不是难逃罗网吗？西岐之地，民丰物阜，市井安闲，做买做卖，和颜悦色，来往行人，谦让尊敬，可比唐虞之世。这都是您治理有方。臣民如何能离得开您呢？

“夏桀荒淫，天下共讨之，以有道伐无道，苍天也保佑。天道，人不可违，如今，天子比夏桀有过之而无不及，成汤之贤比您也不过如此。六百年江山，为社稷考虑，为天下苍生着想，也该换主了。

“伏羲氏创出八卦，您深研细究，造诣之深，无出其右，和吾等相比，更懂天道。

“小子胡言，望父亲大人择一二听之。”姬发从容道来，望着姬昌。

姬昌猛地转过身来，紧盯着姬发。半天，抬起手拍着次子的肩膀，厉声道：“小子狂妄，乱言天道。”

姬昌走到桌子边，端起茶水，吸啜了一口，不紧不慢地道：“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姬昌不能眼睁睁看天下黎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看朝纲混乱，不能看忠而被谤被杀被贬，吾虽不才，为民请命，在所不惜。

“姬昌已是一衰朽老人，没有太大的作为了，若力所能及，尽力而为，替百姓谋些福祉，为忠良志士说出心声，也不枉此生，虽明知道路艰险，凶多吉少，亦不敢退却，非为一人，为天下也。

“天道显现，绝非此时。机遇未到，不可轻举。圣贤亦会有错，天子若能从善如流，

是吾等福分；若姬昌有难，诸位好自为之。

“吾意已决，不必再劝。三天后登程！”姬昌言毕，一甩袍袖，快步走入卧室。

为民请命，哪顾生死！姬昌知道，成汤去夏都，曾被囚禁夏台三年，自己此去，恐也吉凶难料，牢狱之灾，怕在劫难逃。无磨难，大丈夫如何兴大事，一把年纪的人，天道循环，自己也不能看到。打下根基，使根深叶茂，后人乘凉，不费吹灰之力，做成大事，岂不美哉！众人哪能理解他的心呢？

为西伯侯几十年，身边谋臣贤人也不少，总感觉缺少一位雄才大略，深谙军事，熟悉治国安邦的大臣，栋梁之材一直未真正寻到。

儿子有十位，除去几个还小，就只有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幼子旦，还可辅佐做些事。伯邑考心善柔弱，犹豫不决，孝父敬母，少雄风大气；姬发深沉稳重，文武兼备，智谋颇多，甚得人缘；幼子旦文韬武略可比其二哥，年龄尚轻，经验不足，此去京都，何时归来，难以卜算，西岐大事，就交于姬发，使散宜生、太颠诸人扶持，料不会出差错。

三天后早晨，姬昌准备停当，大厅内把诸事排定，带二十余人起身出门。

姬昌刚迈出门槛，只见密密麻麻的百姓挤在门口，一双双渴求希冀的眼睛望着他，众人扶老携幼，约有万人，寂静无声。

姬昌愣住了，看了看两边众大臣，轻问散大夫：“是你告诉百姓，本侯要上京城？”

散宜生见姬昌面有愠色，忙道：“君侯上都城为民请命，消息不胫而走，黎民百姓未约而来，专程相送。”

姬昌望着大家，眼睛湿润了。前面一位老者，鹤发童颜，手捧一碗酒，走了过来，高声道：“君侯，西岐万民安居乐业，心悦神怡，全都仰赖您的恩赐，此去京都，山高水长，路途艰险，小老儿代表这里的百姓敬您一杯水酒，愿您马到成功，一路顺风！”说罢，双手捧过头顶，恭恭敬敬地献了上去。

姬昌深深一揖，用双手接过，放在胸前，激动地向众人道：“姬昌感谢各位盛情，此去都城，希望能以言辞劝谏天子。身为西伯侯，不仅应使本地民安乐业，也不能置天下其他地方的百姓不顾。各位盛情，在下愧领！”说毕，一仰脖，咕咚咚饮光。

门前的百姓沸腾了，纷纷窃窃私语，有的高喊：“君侯不要去，凶多吉少。”有的道：“君侯，带我们一起去。”让出了一条路，姬昌率领众人慢慢穿行，不住地和周围打招呼，摇手致意。

从府门一直到城外，两边的百姓拥挤着，有的高喊，有的垂泪，有的睁大眼睛注视着姬昌，一直跟随着前行，逐渐汇成一股巨大的人流。

到城外，姬昌停住，转身，看着涌向自己的百姓，深深感到民心向背的力量，他挥着手，放开喉咙说道：“百姓们，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姬昌此去，定不负众望，请众位静待音讯！”百姓纷纷停住了脚步，不再移动。

姬昌坐上马车，和散宜生、姬发等人继续前行。

走了约莫十里左右，姬昌下了车，众人围在身边。“姬发，为父走以后，你一定要在诸大夫的辅佐下，和伯邑考、姬旦一起勤政爱民，切勿懈怠，民心是做任何事的根本。

“吾昨夜占一卦，此去不顺，恐有羁绊之灾，短则三年五载，长则十年八年，虽明知山有虎，亦难后退，也决不后退，诸位大夫鼎力协助姬发，如同本侯。

“天数如此，不可强求。你们不必过于挂心，更无需再去都城寻吾，时机一到，自会转回西岐。

“伯邑考，不要哭，为父不会有什么大事的。”姬昌花白的胡须在风中飘拂，抿了抿嘴角，登上车，随从分别准备完毕，又再次拱手道：“诸位，望竭力为民，后会有期！”车把式一甩鞭子，几辆马车飞奔而去！

伯邑考泪流满面，姬发拍着他的肩膀，半晌无言。

已是严寒的季节了，大地都被冻裂了缝，道旁的树木干巴巴的，毫无生机。天空被风吹得似乎都有些变薄了，太阳那一丝的暖意早就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是寒冷！

2. 羑里演易

三千年前，从西岐（今陕西中部）到商都城殷（今河南安阳），大山大河阻隔，道路崎岖。天寒地冻的季节，仅两辆车，几匹马，二十余人，一步一步地走，是何等的艰难。

姬昌六十多岁的年纪，贵为西伯侯。为天下百姓谏劝纣王放弃酷刑，开仓赈灾，能否成功，心中无底，但决心已下，万难更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也要到都城，陈述利害，希能解民于倒悬，救人于水火。

约走了两个月，这天到了黄河渡口。

姬昌身披斗篷，从车上跳了下来，侍从上前搀扶，他摆手甩开，向河边走去。

北风呼啸，凛冽的寒风刺人肌肤，姬昌挺胸昂首，极目眺望，昔日汹涌澎湃、桀骜不驯、横冲直撞的大河现在是那样的平静，像一条被冻僵的蛇。姬昌暗想，骄横、残暴的纣王，何时才能听从良言，勤政爱民呢？

“君侯，看，这里有一块石碑。”姬昌从无限遐思中醒过神来，侧头一看，几个侍从正围着一块石碑辨认。

姬昌缓步走来，众人让他近前看，碑上有五个字：大禹经行处。

姬昌轻轻念着：大禹经行处。“君侯，大禹是那个治水的大禹吗？”一侍从问道。

“正是，自古及今，又有几个大禹呢？”姬昌微笑着道，“让本侯给你们讲一讲大禹。

“帝尧的时候，大水成灾，浊浪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山岗，淹没了丘陵。禹的父亲鲧自告奋勇地去治水，他用堵的方法治理，九年时间，洪水丝毫未退，舜帝将其流放到羽山。

“禹并未因父亲被流放而感到不满，他首先想到应使天下摆脱洪水的灾患，因此接受

舜帝让他继承父业治洪的命令。

“大禹为人机敏快捷，坚韧顽强，其德不违，其言可信，说话声音适应钟律，自身的行动成为法度，勤勉不倦，端庄恭敬，成为百官的典范。

“禹攀山越岭，用木作出标记，确定高山大川治理的规划，他劳苦身躯，焦心思虑，居住在外面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己的居室器用简陋，致力将大量费用用来修筑沟渠；陆地行进坐车，水路行进驾船，泥滩行进乘橇，山地里行进乘橇。为了测量地形，时而运用准绳，时而适用规矩，依靠仪器充分利用春夏秋冬的时节，来开发九州土地，疏通九条河道，陂塞九处湖泽，测量九大山系。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洪水治服，天下太平了。大禹可谓圣人也。”姬昌越说越兴奋，周围的侍从也忘记了寒冷。

姬昌面向千里冰封的黄河高声吟道：

“大禹盛德兮，

泽被后世；

泽被后世兮，

千古流芳；

千古流芳兮，

没齿难忘。”

众人和着西伯侯吟道：“千古流芳兮，没齿难忘。”

姬昌一行渡黄河，过孟津，进都城，来到金庭馆驿。一路上，西伯侯叹息不止，潸然泪下。路边冻饿死的尸骨暴于道旁，沿街乞讨的男女老少比比皆是，百姓瘦骨嶙峋，衣不蔽体，让人可怜，令人心酸。

“方弼，你速去王叔比干府通报，就说本侯休息一宿，明日清晨即去拜望。”姬昌吩咐道。

方弼答应一声，转身去了。

西伯侯坐下，沉默不语，眼前不断浮现出穷苦黎民的悲惨境遇，民生维艰，其责在谁？

姬昌虽不才，治理西岐几十年，远未达到尧舜之世，但也民风淳朴，安居乐业，而如今进京，沿路一派萧瑟荒凉，民不聊生，比八年前相差甚远，天灾人祸，百姓遭殃！

不觉又是泪流满面。侍从递过毛巾，姬昌轻轻拭了拭。

“君侯，小人回来了。”姬昌抬头见方弼跪在地下，问道：“可见到王叔？”发现后面还跪着一人。

“君侯，王叔近日心情郁闷，悲伤过度，卧病在床，让小人转告您先休息几天，上殿面君之事须从长计议！”方弼说得很沉重。

“哦，”姬昌闻听，站起身来，“王叔病了，是怎么回事？”

“姚总管，你说与君侯听。”方弼拉了拉后面跪着的人。

“小人姚富，是王叔府总管，拜见西伯侯。”

姬昌看此人四十余岁的年纪，白净面皮，粗眉阔目，一部短须，从眼神可看出精明，却不虚伪。

姬昌点点头，急切地问：“姚富，王叔贵体如何？得的什么病？”

“君侯，说来悲惨，您可知梅大夫被炮烙致死后，商老丞相辞官归田不久，姜后含冤受刑而死，商老丞相劝谏不听，撞死在大殿上，王叔悲哀过度，身染沉疴，卧榻已有月余了。”姚富强忍着悲痛。

“姜后含冤致死，商丞相尽忠。”姬昌念叨着，觉得五雷轰顶，天旋地转，哇地一口鲜血喷出，眼睛睁得老大，呼道，“这，这是怎么回事？快讲，快讲。”

“君侯，君侯，保重贵体。”方弼急忙扶住姬昌，唤人倒来茶水，递到面前，西伯侯把水推到一边，直愣愣地盯着姚富。

从得知梅伯受炮烙酷刑致死仅几个月时间，他万没想到朝廷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梅大夫一死，商老丞相辞官之后，陛下根本不升殿议事，众大臣也乐得清闲，怕担罪名，无人主动出来击鼓鸣钟请驾临朝。

“王叔及箕子、微子诸先生焦急异常，有时闯进寿仙宫劝谏。主上或避而不见，或置之不理，或斥责骂出，说一应事务让王叔和费仲、尤浑协办。费、尤二奸臣大权独揽，欺上瞒下，封官许愿，拉拢、威胁众大臣。可叹商朝四百臣子，文官缄口，武不能言，爱爵贪名，尸位素餐。

“一次王叔进宫劝谏陛下，并正告妲己再勿迷惑君王，应当尊姜后为范，贞静淑德，慈祥仁爱，以良言劝主上勤政爱民。

“那妲己怀恨在心，买通一刺客，刺杀天子不遂，被抓，诈称是受姜后指使。陛下闻听，勃然大怒，便要推姜后出午门斩首。王叔、箕子、黄飞虎将军纷纷上本，要求明察真相，商老丞相闻讯也星夜赶来。

“陛下派妲己、费仲审讯姜后，娘娘怒斥妲己迷惑天子，朝歌暮舞，荒淫作乐，不理朝政，拒谏杀忠，坏成汤大典，误国家大事；斥费仲阿谀奉承，阳奉阴违，瞒上欺下，结党营私。二人恼羞成怒，不惜用酷刑折磨姜后。

“可怜姜后数载宫闱，克勤克俭，从未轻为妄作，今受人诬陷，受此惨刑，她咬紧牙关，就是不说。妲己心狠意毒，竟剜去姜后一只眼睛，后又用烧红的铜斗烙其双手，只烙得筋断皮焦，骨枯肉臭。

“王叔、商丞相诸人数次奏谏，陛下就是不听。可怜姜后贤德之人，不堪酷刑，气绝而亡。临死之前大呼冤枉，数声道：‘不知何人妒我，诬我一个大逆不道罪名，恩爱付与流水，身死不如禽兽，这场冤枉无门可雪，只传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说到此，姚富泪珠翻滚，硬咽不能作声。

姬昌更是放声痛哭：可叹姜后命运悲惨！

“姚富，本侯问你，商丞相因何在大殿撞柱而亡呢?”姬昌收住悲声，继续问道。

“老丞相闻听姜后气绝身亡，怒气满腔，身穿缟素，命执殿官鸣钟鼓。

“陛下升殿后见是丞相，责问既归田园，复往都城，三番五次进谏，有违法度。商丞相道：‘陛下荒淫酒色，道德全无，听谗逐正，自古无道人君，未有过此。愿天子赐妲己自尽，斩费仲、尤浑诸奸佞。’

“天子闻听，气撞顶梁门，不仅不听，反命当驾官将老丞相用金瓜击死。

“丞相用手点指陛下骂道：‘昏君！你心迷酒色，荒乱国政，不思先王克勤克俭，异日必将身弑国亡；你宠幸妖妇妲己，阻忠杀谏，炮烙大臣，君道全无，不久江山社稷易主。只可惜成汤锦绣天下，被你这昏君断送得干干净净。’

“天子拍案大骂，要左右速动手。商老丞相往后一闪，一头撞在旁边的石柱上，脑浆喷出，血染衣襟，可怜七十多岁的老臣，竟这样尽忠了。

“陛下不仅未体谅老丞相一片忠心，反命奉御官将尸骸抛出都城外，不要掩埋，可怜可叹。”

姬昌听到此，仿佛眼前金灯晃动，忽闪忽闪的，嗓子眼发甜，一股腥味向上翻涌，运气压了压，又听哇地一声，一口鲜血喷出，昏死过去。

众人一阵忙乱。过了半晌，姬昌悠悠地睁开眼睛，一把抓住姚富，大喊：“老丞相，老丞相，你真乃忠烈也!”姚富眼角噙泪，硬咽道：“君侯，王叔也是因此悲伤过度，口吐鲜血，极其衰弱，至今卧榻。您千万要保重。”

方弼扶姬昌慢慢躺下，推了推姚富，送他离开了，惟恐西伯侯多问，更添气愤。

姬昌微闭双目，觉得身子轻飘飘、晃悠悠地被人拉着走。忽然见一片森林里，闪出一幢房屋，推门进去，正疑惑是谁的住所，忽见一白发白须老者笑眯眯地问道：“西伯侯，别来无恙?”

“商老丞相，您怎么在这里?”姬昌甚是不解。

“西伯侯，天意安排，你我在此见面。你千里迢迢从西岐来到都城，是为劝谏昏君而来吧?”

“正是。”

“老夫以为，昏君是不会听劝的，相反君侯或有羁绊之灾。不可不防！不如早日回程，以避灾难!”

“老丞相，姬昌此来，心如铁石，纵使有灾，也不退缩，拼一老命也要谏天子废弃炮烙之刑，给梅大夫平反。”

“哈哈哈。西伯侯，一把年纪，心如少年。你没看到老夫直言谏奏的下场吗?”商容突然变得血污满面，满身缟素，姬昌吓得后退一步，碰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回头一看，是梅伯的尸首。

姬昌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方弼众人忙围过来询问。

姬昌用毛巾擦着汗，脉搏突突地跳着，精神紧张。

一夜无眠，次日上午，姬昌收拾停当，选了一些从西岐带来的药材，带着方弼和另外两名随从去往王叔比干府第。

姬昌路上默然无语，低头前行。

“君侯，已到王叔府门，小的去通报。”方弼快步走上台阶，向门口侍者道是西伯侯求见。有人进去禀报，姚富从里面急忙忙出来迎接。

众人陪着姬昌走进王府，姬昌无心观赏周围景物，姚富在旁边轻声道：“王叔勉强坐起，还望君侯解劝安慰。”

王叔比干面色苍白，须发蓬松，皱纹堆垒，消瘦近于干枯，见姬昌迈进门，苍老的声音喊道：“西伯侯，你，你，你怎么来了?”

“王叔，请躺下。”姬昌急步上前，扶住比干伸出的胳膊，“王叔，贵体保重，大厦赖您支撑，江山社稷靠您呀!”

比干执拗地要坐着，眼窝深陷，老泪纵横。“西伯侯，风烛残年，老朽无能，没有任何作用。陛下如此，令一般老臣心寒意冷，虽屡次谏奏，叩头出血，置若罔闻。”说得激动，不住地咳嗽。

“王叔，一片忠心，天下尽知，姬昌不才，一直以您为楷模，无丝毫懈怠，此次进都城，只想劝陛下废除炮烙酷刑，为梅大夫平反，哪知又听到姜后、商老丞相的悲惨结局，如刀剜心，似针刺目。看到王叔憔悴异常，为江山社稷，为商汤天下，为黎民百姓担心。”姬昌看着比干惨白的脸庞，想解劝安慰，却无从开始，绞尽脑汁，找不到合适的词汇。

两位老人，一是当朝王叔，另是一方诸侯，都怀忠君报国之心，怀扭转乾坤之意，面对这样的情况，相顾无言，只是互相望着，望着。

过了好半天，比干才道：“西伯侯，孤派人告诉你无事别来，上谏章要谨言慎行，没想到贤伯依然冒严寒而来。既来上朝面君，万勿心急，容几日，孤与你同上金殿。”

“王叔善保贵体。姜后惨死，东伯侯姜桓楚可知道吗?”

“此消息定会不胫而走。本王也派一大臣去安抚他，劝他不要来都质问，若君王震怒，老命难存。”

“姬昌了解东伯侯，性格虽烈但颇有谋略，他听说女儿惨死，定不会善罢甘休。不担心他来都城，恐怕会兴兵造反吧。”姬昌若有所思地说，姜桓楚早就对纣王不满，苏妲己进宫之后，女儿受冷落，再加上君王倒行逆施，令他十分厌烦，暗练人马非一日两日了。对这些，姬昌虽远隔千里，也有耳闻。姬发向各方撒下了无数眼线，随时提供各方动向。

“但愿不会。西伯侯，上殿奏君，不必写谏章了，言辞恳切，晓之情理，或许能动其一二。”比干说到此，又想了想，长叹一声，“唉，恐怕徒劳无功，空费唇舌。但为臣之义已尽。若有效果，纵然高兴；若不听，贤伯不必强谏，平安返回西岐为重，解救一方也是要紧的。老朽力谏，昏君尚念叔侄情分，料也无妨。”比干说出誓死谏君的态度，又劝姬

昌以性命为重，哪知日后却死在无情寡义的侄子手中。

姬昌点点头，又说了几句安慰之辞，把从西岐带来的药材交给姚富，躬身施礼，带人回到馆驿。

约过了十天，姚富来请姬昌，言王叔要和他同上金殿面君。

姬昌整冠束服，穿带齐整，随姚富来见比干。王叔站在门口等候，依然憔悴，但有一股精神气。

老远见到姬昌，伸手招呼。西伯侯扶比干上车，问道："王叔，贵体如何了？"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调养也就是了。不忍让君侯多等，西岐尚有许多大事，你一日不回，老夫一日不放心，这几日，一直觉得心慌眼跳，怕出差池。早去谏君，也了贤伯一片苦心。"比干语调平缓，态度安详。

"多谢王叔。"姬昌很受感动。

到殿檐下，比干命人击鼓鸣钟，请驾升朝。

纣王已经两个月没上朝了。这天和妲己正在调笑，忽听钟鸣鼓响，恼怒万分，不得不乘辇去金殿。

一连几天昼欢夜笑，纣王上朝时哈欠连天，懒散地向宝座上一靠，鼻孔朝天，也不看诸臣，让奉御官传谕：有何本章，快快奏来。

姬昌到金殿和诸大臣见面，他们奇怪西伯侯何时到的都城，听到是要劝谏纣王，纷纷转换话题或借故离去，少数几人劝姬昌不要冒险，逆龙鳞性命有忧。

西伯侯想起姚富讲的商丞相的话：四百文武，尸位素餐；贪生怕死，明哲保身。不由苦笑，如此君王如此臣，江山不亡待何时。

姬昌出班跪倒，口称："臣姬昌有本奏君。"

纣王听姬昌有本，不觉一惊，直起身子，手扶几案，问道："西伯侯从西岐远道来都城，有何要事？"

"臣姬昌有三事启奏。第一，臣在西岐闻听陛下新治一刑，名叫炮烙，残酷无比，令臣民胆寒。无论何人缚在其上，都要筋断骨折，成烟化灰。

"大臣乃天子股肱，感君恩德，食君俸禄，少有背叛，所奏所谏，都出自真心，即使偶有差错，以陛下圣明宽大，也会量刑处罚。

"而炮烙实乃酷刑，虽震慑臣民之胆，难钳百姓之口；即缄百姓之口，难服众人之心。大禹治水用疏而非堵，治国犹是。臣以为，炮烙所杀的并非乱臣贼子，而是陛下的江山社稷，是商朝的栋梁。陛下不可不考虑呀。"

"西伯侯，你千里迢迢进都见朕，就是啰嗦这些吗？"纣王满脸不悦，气哼哼地问道。

众大臣见天子生气，都不敢出班讲话。

"陛下，臣跋山涉水，进见天颜，盼主上废弃酷刑，效先帝仁慈，则臣民幸甚。"

纣王撇着嘴角问道："另外两件呢？"

“其二，梅伯梅大夫忠君爱国，朝野尽知，在寿仙宫冲撞天子，是其脾气暴躁，性格急烈，非有他意，三世忠良，丝毫不存讪君谤主之想。

“陛下盛怒之下炮烙贤大夫，臣民无不悲痛，哀其不幸。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改则明亮如初，海内无不翘首以盼，望陛下三思，为梅大夫平反，以示天恩浩荡，襟怀博大。”

纣王只是冷笑，并不作声。

“其三，九州之地，皆王所属，北旱二年，南涝三载，天灾人祸，百姓颗粒无收，食不果腹，度日维艰，臣一路之上，见饥民无数，饿殍遍野。民为邦本，陛下久居深宫，恐于实情不晓，如若知情，以主上爱民如子之情，不能不开仓赈济。

“臣奏皆属实情，言出肺腑，若有冒渎，还望陛下宽恕。”姬昌抬起头来，望了望纣王又低下头去，等待纣王开口。

大殿出奇地静，一片枯叶降落都会惊动每个人。姬昌平静地等着，心里已然做好了一切准备。

许久，纣王扫了一遍殿内文武，眼睛眯成一条缝，冷冷地问：“众卿，姬昌六旬开外，冒严寒越岐山，过五关，渡黄河，进都城，金殿之上说出三事，朕欲闻各位高见。”他左臂撑在几案上，盯着殿内众大臣。

四百文武，不知纣王是什么主意，不敢轻率出班回话，低首垂眼，做深呼吸。

比干知道纣王喜怒无常，鲜有一事征询众臣，深恐姬昌言语拂了他意，连忙走出，深施一躬道：“陛下，西伯侯一片诚心，为主分忧，三件事件件经过深思熟虑，准了他所奏有百利而无一害。念其忠心可嘉，陛下三思！”大病初愈，底气尚缺，话不能多讲。

“王叔身体有恙，回家休养吧！三件事都为朕过，哼，是吗？”纣王滚动的眼珠滑向费仲、尤浑。

费仲感到纣王的眼光盯着自己，心中一动，知道天子最烦别人指责他的错误，而西伯侯竟然当众一下就挑出三个问题，又是废刑，又是昭雪，又是开仓，似乎好事都让他干了，给君主只剩下一个恶名。

纣王之所以不急于表态，看来是心中恼怒，寻找借口呢，做臣当为主分忧，想到此，费仲一骨碌爬到殿中央叩头。

“费大夫，平身，有话大胆讲来。”纣王登基八年多深深感到，真正替自己讲话、屡次为自己分忧的并不是比干、商容、姬昌等人，而是费仲、尤浑及其他一些大臣。这些人讲话中听，总是满面笑容，很少驳回朕的旨意，想方设法地去把孤的想法变成现实，不像王叔、丞相诸人，一天到晚总沉着脸，噘着嘴，慷慨陈词，教训本王，把朕看成三岁顽童，这也不该，那也不许，到底江山是谁的，社稷谁掌管。真真令人烦恼。姬昌这个老头子也不怕冷，也不怕远，千里迢迢地从西岐到都城教训朕，且听费仲说些什么，想到此，纣王紧绷的面容松弛下来，探着身听。

费仲敏捷地爬起来，向旁边的姬昌拱手道："西伯侯，你偌大年纪，不顾严寒，一路风尘赶到都城，教训陛下，用心良苦哇。"

姬昌跪在地上，没有纣王旨意，不敢站起身来。半天功夫，感到腰酸腿疼，此时听费仲这样讲，尽是讥嘲语气，抬头盯着他，并不作声。

费仲四十多岁的年纪，一张白净面皮，个头不高，身材滚圆，两道眉毛短而细，睁眼成八字，闭目成秋蛇挂枝，眼睛发黄，油滑少光，口成覆船形，薄薄的嘴唇，下巴有三缕稀疏的胡须。姬昌给他相面：只这一张嘴，便是败坏商朝的祸根。

费仲被姬昌看得有些不自然，干咳一声，嘿嘿笑道："西伯侯，陛下治炮烙，没有他途，只是为严厉惩治那些讪君谤主、信口雌黄的臣民。

"梅伯擅闯内宫，惊吓圣驾，高声喊叫，胡言乱语，其罪当诛。哪有什么冤枉可言呢？

"所谓开仓赈济，其一陛下不知详情底细，其二粮仓贮粮有重要作用。如今闻太师率军北方征剿叛乱，数万大军，粮草至关重要。这点西伯侯疏忽了吧。"纣王听费仲为自己一一辩解，自是欣喜。姬昌刚想开口，反驳两句，旁边又跪下一人——正是尤浑。

"陛下，臣有本奏。"

"卿家平身讲来。"

"陛下，臣以为，西伯侯此来不为别的，只想沽名钓誉，天下播扬；推过与陛下，揽誉与己身。借所谓黎民百姓的疾苦和愿望启奏天子，把自己装扮成为民请命的忠良。"尤浑斜睨一眼跪在地上的姬昌，冷冷地哼了一声。

"天下大事，虽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却无一不在万岁预料掌握当中。做臣子的只忠实执行就行了，有何才智指斥天子呢？

"陛下，臣以为姬昌其罪有三。"说到此，尤浑的声音忽然降下来。即使这样，两旁文武也心中一惊，不知尤浑又要口吐什么污泥浊水了。姬昌面色平静，心里飞速地旋转着，思考着自己从进殿开始的言谈行止，哪些是不循规蹈矩的。

"哦，是吗？"纣王很感兴趣，虽然反感姬昌，却没有想到他还有三条罪。

尤浑舔了舔嘴唇，道："其一，不了解事情的始末原由，金殿之上枉谏君王，致使天子威严受损；其二，替梅伯求情，昭雪冤情，一丘之貉，同为奸小；第三嘛，就是身为镇守西岐的头领，拜西伯侯，没有王旨擅自进都，按律当斩。

"臣请陛下定夺。"尤浑唾沫横溅，小眼睛放出贼光。

比干、姬昌都未考虑到最后一条。

"既然如此，就推出问斩。"纣王厉声道。

"且慢。"比干断喝一声，"陛下，看姬昌一片忠心，镇守西岐功勋卓著，格外开恩吧。"说着颤巍巍跪了下去，箕子、微子、黄飞虎诸人也都跟在比干后面俯首叩头。

"这？"纣王也没有想立刻杀掉姬昌，只是威慑一下而已，见有台阶，忙迈步下。"既如此，暂押天牢。"

姬昌叩头谢恩，后面又有人道："陛下，都城大牢已满，羑里尚有空缺。"众人看，原是专司典狱刑罚的恶来。

"那就先押到羑里（今河南汤阴北），没有朕意，任何人不能探望。退朝。"纣王站起身又回头扫了一眼众大臣，拂袖而去。

费仲、尤浑踱步到姬昌面前，皮笑肉不笑道："西伯侯好命大，陛下开天恩呐。不怪吾等据实直言吧。"

大将军黄飞虎急步过来搀起姬昌，他只觉得膝盖酸麻疼痛，腰背劳累，脸两边淌下汗水，用袖口搌了搌，长舒几口气。双手作揖，转了一圈，道："罪人姬昌谢各位直言。尤其要对费大夫、尤大夫感恩戴德，铭刻肺腑。如蒙天恩开释，吾定当有重礼酬谢二位，并传告子孙，永记不忘。"姬昌微微笑着。

比干众人陪姬昌回馆驿收拾东西。陪姬昌前来的众侍者听说主人要被囚禁羑里，纷纷表示愿意陪伴同生共死。西伯侯派一精明强壮的小伙子回西岐送信。

比干和姬昌对坐饮茶。"西伯侯，本王再三相劝，不听才有此祸。"比干叹声道。

"天意已定，不可强争，陛下不杀已是开恩，王叔不必担心。"姬昌一派坦然自若的神情。

"贤伯也一把年纪，天寒地冻，羑里贫困之地，到时吾自会派人送去应用之物。暂居数日，寻机会，联合众臣向陛下求情，放你回西岐。"

"多谢王叔。您也要保重贵体。时候不早，您回府体息吧。"姬昌并没有把囚禁羑里放在心上，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

比干在姚富的搀扶下慢慢地走，姬昌送到院门口，看他上车，一直到尘埃落地，车子转过一条街，看不到影子，他才扭身回来。

馆驿的院子里松柏青青，枝上还落着一些零星的残雪。物转星移，时间流逝，寒风乍起，一些树的叶子早已凋零，而松柏则笑傲冰霜。

姬昌来都城之前，院子里的松树就使他悟到要一往无前，无所畏惧，因此虽六十多岁依然冒险见纣王面陈己见，如今在馆驿里又见到松树，更惊其磊落殊状，森梢峻节，青叶吟风，苍条振雪，深悟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日出日落，周而复始，没有永远的冬天，自己要坚韧忍耐才对。

姬昌手扶着盘虬的树干，低头沉思，继而坚定有力地吟道：

"众木摇落兮，
独此常青；
栉风沐雨兮，
挺拔苍碧；
霜雪相侵兮，
含笑不语；

君子以松为师，
小人戚戚无声。
万树葱茏兮，
惟彼依然。”
“惟彼依然。”姬昌手拈须髯，向屋里走去。

次日清晨，姬昌收拾停当，把众侍从召集到一起，问大家有愿跟从的就一起去，若怕受苦的则回西岐。诸人都表示愿从西伯侯。姬昌默默地点点头，率众人走出院外，早有差人等在门口。

姬发听报，得知父亲被囚羑里，急忙召集伯邑考、姬旦、散宜生、太颠、闳夭众文武，向大家把事情经过叙说一遍。

伯邑考愤然道：“真是君昏臣昧，看来父亲老迈之年，又要受煎熬了。做儿子的，怎忍心看老人家受羁绊之苦。”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声音哽咽。

“兄长，不要悲伤，诸位在一起，想一想办法。”姬发知道大哥性格柔弱，把目光投向他人。

“二公子，在下认为，君侯被囚羑里，或三月五月，或一年半载，有比干王叔、黄飞虎将军、箕子、微子诸大夫相机行事，劝谏昏君，不日必将安然返回西岐。”散宜生沉思片刻道。

太颠、闳夭也同意散宜生的说法，姬旦一旁解劝伯邑考。

“诸位大人，君侯在离西岐之前，曾讲到他推演天数，或有几年牢狱之灾，此次羑里拘禁，恐与天意相合，适才各位俱陈己见：有说派人去都城求天子开恩，有说派人送些厚礼给朝臣，疏通关节，还有人说派身强力壮的勇士去羑里把侯爷抢回来。爱戴之心，溢于言表。

“在下认为，君侯此难，肯定会受些苦，但不致有性命之忧，因为有比干王叔诸贤臣暗助，另外，再派人送些礼物给费仲、尤浑和恶来之流，只要他们不进谗言，君侯一定会安然而归。

“急于派人去求见天子，于事无补，反而会坏大事。因此宜缓不宜急，须从长计议。”姬发从容而道，“各位，君侯虽不在西岐，还望各司其职，勤勉有加。”

西伯侯夫人知道此事，痛哭不止，姬发兄弟百般解劝，表示竭尽全力，搭救父亲，夫人千叮咛万嘱咐。

从纣王九年到纣王十六年，姬昌在羑里被拘七年。

七年里，西伯侯没有唉声叹气，没有意志消沉，而是春天赏花，夏日观雨，秋季听风，冬时踏雪。有时整日闭门静坐，沉默不语，侍从送饭进去时见他拿一些竹签摆来摆去，看得莫名其妙，却不敢问。

一日，方弼见姬昌正在摆弄竹签，觉得好奇，壮着胆子问道：“君侯，您这是……”

姬昌似乎没听见，依然摆弄，半天才抬起头来，宽厚地笑笑道："你不明白吧，本侯在推演八卦。"

"八卦，莫非是伏羲氏创的八卦。"方弼听说过，并且也知道西伯侯善于占卜。

"对对对，"姬昌手拈胡须，微笑着，轻声道："古代时候，伏羲氏仰观天象，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身边事物，远取其他诸物，于是创下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方弼挠挠头，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姬昌知道他不是很明白，顺手抓过那些竹签，笑道："方弼，正式祭天占筮时用蓍草，这里没有此物，只好用竹签代替了。你去找块石头，本侯演给你看。"

方弼跑到院中，拿了一块石头递给姬昌。

姬昌把竹签一一摆开，道："你看，这是五十根竹签，先除去一根为太极。

"将四十九根竹签，分握于左右手，由右手中抽出一根，夹在左手的小指中。

"用右手数左手中的竹签，八根一数，数尽时不留，余下的加上小指的一根，合计为一时，是乾卦☰，二是兑卦☱，三是离卦☲，四是震卦☳，五是巽卦☴，六是坎卦☵，七是艮卦☶，八是坤卦☷，一次就得到下卦。

"再用四十九根竹签，同样的数，就得到上卦。

"这样不会出现'变爻'。然后，再将四十九根签，分为左右，由右手取出一根，夹在左小指，将左手的签，六根一数，数尽时不留。余下的加小指中的一根，合计为一时，是初爻，二是第二爻，三是第三爻，四是第四爻，五是第五爻，六是上爻为'变爻'，再以'变爻'的'爻辞'占断。"姬昌边说，边摆竹签，还用石块在地上画，讲得兴冲冲的。讲完后，抬头看方弼满脸茫然地盯着地上的横道竖道，不由地哈哈大笑，站起身来道："世人焉知圣人之智。"

方弼也站起来，摇摇头咂咂舌叹气道："君侯所讲，小人虽不明白，但也知道您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必将留传后世，万古传颂。"

姬昌回过头来，招呼方弼道："你来看。本侯推演六十四卦的卦辞尽在此处。孤已将其一一刻在甲骨之上。放在这里怕有人借机捣毁，不如你把它们搬走，妥善收藏，等重返西岐时，带上它。否极泰来的日子就要到了。"

伏羲画八卦，为我国文字的雏形；文王演周易，是我国文化的开端。后人把文王的卦辞集在一起，称为《易经》，这部书，不但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而且自古以来，就被推崇备至，尊为群经之首。

宇宙森罗万象，变化莫测；人生机缘际遇，难以逆料。《易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大原理；通古今之变，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以为人类行为的规范；这一天理即人道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称作"天人之学"，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一切学术思想的根源，也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色。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然后传述《易》，儒家将《易经》冠为六经之首；而且春秋、战国时代的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以及唐、宋以后儒、佛、道各家的学术思想，也无不渊源于《易经》的天人之学。

《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当时的书，写在竹简上，以皮带串订，称作"韦编"。孔子熟读《易》，串订的皮带断了三次。《史记》中的这一记述，是依据《论语》"述尔篇"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西伯侯被囚羑里，满腔怨气，推演六十四卦，发愤著作卦辞，卦辞的涵义隐微、丰富，其中如"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无不洋溢着那个时代人们刚健质朴向上的精神及顽强的生活斗志！

西汉著名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名篇《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西伯侯被纣王囚禁七年，虽丧失了七年的自由，但更加砥砺了他的性情、意志，解民于倒悬之心更切，在各诸侯国中的威望更加提高。

费仲抵暮出朝，归至府第，闲坐品茶，双目微闭，想着纣王今天称赞自己的言语，想到得意处，不禁窃笑。

"大夫，有人自称是西岐散宜生，前来拜见，在门口等候。"守门官躬身禀报费仲。

"哦，"费仲掀起眼皮，眼珠转了转，自语道，"散宜生自西岐到都城见吾做甚？"忽地明白了，姬昌被囚禁已近七年，定是西岐群龙无首，惊慌失措，才派散宜生前来，看他有什么东西奉敬，再行事。

"让他进来。"费仲纹丝没动。

散宜生、太颠、闳夭三人奉姬发之命，携带重礼，扮做经商，星夜奔往都城。

三人根据姬发命令，散宜生去见费仲，太颠去见尤浑，闳夭拜见比干。

散宜生随门人进入室内，见费仲正低头饮茶。

"散宜生参见费大夫。"说着深施一礼。

费仲缓缓放下茶水，将拇指与食指伸进嘴里，夹出塞在牙缝中的残叶，弹出去，懒洋洋地问："散大夫夤夜见我，有什么事？"也不抬头。

散宜生知道，他是小人得志，得罪不起，只好忍气答道："不才奉西伯侯姬昌二公子姬发之命，略具薄礼，蒙大夫保全我主公性命，再造洪恩。"

费仲这才抬起头来看散宜生：身材中等，面如冠玉，两道剑眉，目若朗星，年纪也就四十多岁。"坐吧。"用手一指。

散宜生道了谢，坐在对面，恭敬道："吾家二公子姬发知您乃当朝重臣，社稷栋梁，常恨似如此人才，稀罕少见，令人叹惜。"

费仲嘴角向上翘了翘，用手摸摸胡须。

"姬发言道：西伯侯冒言忤君，罪在不赦。感大夫垂救之恩，得获生全。西岐僻处一隅，鲜有宝物，命在下携微薄之仪，白璧二双，黄金百镒，表里四端，献与大夫，望您勿念轻少，体谅吾等衷心。"

费仲笑笑，轻轻摇摇头道："姬发贤公子言重了。敝官怎能受此重礼呢?"

散宜生见费仲小眼睛渐渐眯成一线，又乘机道："我主公衰末残年，虽有忠君报国之心，然言语不当，触犯天颜。久羁羑里，情实可矜。不瞒大夫，长公子伯邑考思父心切，日盼夜望，年久染疾，不幸辞世，老夫人悲痛异常。下官不才，知大夫心肠慈善，定会法外施仁，一语回天，主公得赦归国，西岐定会建碑造祠，感念恩德。"说罢双手奉上礼单。

费仲抄起礼单，暗自思忖：此礼价值万金，送上门来怎可不收？可事情并不好办，沉思半晌，道："散大夫，天子爱臣民如子。本大夫早晚取便，相机行事，自然令你主公归国，不会有负你家公子盛情。"

"谢大夫。"散宜生起身欲告辞。"且慢，散大夫，你此次来，是一个人吗?"

散宜生不知费仲何意，踌躇未答。"你应当明白，朝中事非本官一人所能奏效，尤大夫甚得王宠，天子生杀予夺，岂是空口所能奏效的?"

散宜生明白了，费仲是怕只自吃而尤浑不合作，在纣王面前奏他一本。若也给尤浑送一份重礼，他俩便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跑不了我也逃不了你，好狡猾。他忙施礼道："多谢大夫点醒，下官马上去办。"

散宜生心道，吾家公子早就派太颠送同等礼物去尤浑家了。回到住处，不一会儿，太颠也回来，二人相谈，俱是一样之言，又过一盏茶的功夫，闳夭回来，说王叔比干让吾等耐心等候，费仲、尤浑进言之后，再带礼物献与陛下，三人知道姬昌回西岐有望，欢喜自不待言。

费仲受了散宜生礼物，也不问尤浑，尤浑也不问费仲，二人见面惟嘻嘻而已。

一日，纣王在摘星楼与二臣下棋，连胜三盘，大喜，传旨排宴。费仲、尤浑侍于左右，换盏传杯。席前轻歌曼舞，三人谈笑不断。

纣王忽道："昨日比干王叔又进宫奏朕，言说姬昌羑里已拘七年。二卿，果有这么长时间了吗?"

费仲佯装掐指算道："陛下所言非虚，七年整了。"

"若非爱卿提醒，朕都忘了。"说罢，一樽酒仰脖面尽。

尤浑滚动着小眼睛道："臣闻姬昌素有叛逆不忠之心，一向防备。臣于数日前着心腹往羑里探听虚实，看守道姬昌每月逢朔望之辰，焚香祈求陛下国祚安康，四夷拱服，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万民乐业，社稷永昌，宫闱安静。陛下囚昌七载，并无一怨言，反而指

院中松柏对侍从说：‘商朝江山必如此树，常青万古。’其忠诚之意，可信不疑。”

纣王夹起一箸菜，正要放进口内，听尤浑这么讲，呵呵一笑，问道：“卿前些日言姬昌外有忠诚，内怀奸诈，包藏祸心，非是好人，今日你怎么又说他是忠臣呢？”

“据人言，姬昌或忠或佞，入耳难分，一时难以分辨，因此臣暗派心腹，多方探听真实，方知西伯侯确是忠耿之人，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纣王吃一口菜，慢慢咀嚼，转向费仲问：“费大夫以为如何？”

费仲把纣王面前金樽斟满酒，满脸堆笑，答道：“陛下圣明，胸襟博大，有容人之量，不要说有小过失之臣，就是罪在不赦，万岁都能饶恕。适才尤大夫所奏不假。臣以为，姬昌数年困苦，终日羁囚，依然怀忠君报国之心，实属不易。陛下问臣，臣不敢不以实对。方才尤大夫不奏，臣也要上言。”

纣王看了看二人，道：“既然二卿所奏相同，毕竟姬昌是个好人。朕原本有杀他之意，今欲赦姬昌，二卿意下如何？”

费仲道：“姬昌可赦不可赦，臣不敢妄言。只是西伯侯忠孝之心，致羁羑里，毫无怨言，若陛下怜悯，赦归西岐，使姬昌死而复生，无国而有国，他感戴陛下再生之恩，岂有尽时？臣量他定以不死之年报德酬恩，忠心于陛下也。”

尤浑在一侧，见费仲力保，不禁心中好笑：想必是得了西岐礼物，所以如此，但不知是否和吾一样。岂可单让他做人情，看陛下心悦，我也顺水推舟，一发使姬昌感激。

纣王沉吟不语。尤浑忙道：“陛下天恩，既赦姬昌，再加一恩典，他自然倾心报天子洪恩。东伯侯造反，北叛未平，烽烟四起。依臣愚见，将姬昌反加一王封，假以白旄、黄钺，得专征伐，代劳天子，威镇西岐。况姬昌素有贤名，天下诸侯畏服，正所谓举一人而不肖者远。”

纣王闻听，哈哈大笑，道：“尤浑才智双全，尤属可爱。费仲善挽贤良，实是可钦。有二卿，商朝江山何愁之有？”二人谢恩。

几天后，纣王在寿仙宫与妲己欢乐，内侍报，比干带西岐一大夫求见。纣王闻比干来，就有些烦，粗声道：“让他进来。”

比干进宫拜见纣王，看其满脸厌情，心中也甚恼怒，只是不便发作，说道：“陛下，西岐大夫闳夭携带宝物，献与天子，现在外面候旨。”

纣王一听有宝物，眼睛一亮，站起身来，问道：“什么宝物，速拿进宫来，朕与美人共赏。”

“陛下，这些宝物有些可进内宫，有些不可，还请圣上移驾大殿，观之。”

纣王听着好奇，忙道：“爱妃稍待片刻，朕与王叔去去就回。”

纣王乘辇来到大殿，宣闳夭带宝物见驾。不一会儿闳夭手托一物，有人牵一马，驾一车，十余名美女进殿。

纣王别的没注意，一见美女，就垂涎三尺。闳夭见驾之后，等纣王问询，半天没声

音，微抬头见纣王直愣愣地盯着跪在他身边的美女，忙道："陛下，这十名美女乃是有莘氏千里挑一，献于圣上，役于宫廷。"请万岁定夺。"

"嗯，好好，内侍带她们到后宫侍候。"纣王满心欢喜。

"闳夭，你手托的是什么?"

"回陛下，是醒酒毡，倘若有人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只须卧此毡上，不消一刻即醒。"

"好好好，收下。那车是干什么用的。"

"此车名叫七香车，是轩辕黄帝破蚩尤于北海，遗下此车。若人坐上面，不用推引，欲东则东，欲西则西，乃传世之宝。甘愿献与陛下。还寻得骊戎文马一匹，此马是其国国宝，吾家二公子姬发用重金购得献与陛下，望陛下笑纳。"

"好好好，一并收下。"纣王满脸笑容，问道，"闳夭，姬发命你带许多宝物献与朕，意欲何为?"

"启奏陛下，二公子命微臣前来一是祝您龙体康泰，万寿无疆；二来望陛下念西伯侯年迈体衰，赦其归乡，颐养天年，也是天子洪恩，西岐臣民没齿难忘。"

"这个，简单，前几日，朕听费仲、尤浑二卿讲西伯侯还是忠心耿耿的，就准备赦他回西岐。何需送这么多礼呢?"纣王招呼传旨官道："传朕旨意，赦姬昌回西岐，命他明日上朝。

姬昌前些日子得到比干派人送来的信，知道纣王可能会赦己回西岐，告诉众随侍人员，都将信将疑。不一时，使臣传旨："赦西伯侯姬昌，即刻见驾。"大家无不欣喜地跳起来，姬昌并未大喜过望，一如平常。

姬昌穿戴整齐，众人收拾停当，方弼把刻满卦词的骨文装在袋里，捆好背在肩上，一行人出了院子，都不禁回首而望。

姬昌目光平静，在这里七年的时光，推演八卦，也耗我大量心血，向大家招招手，道："走吧。"

第二天上午，姬昌一行回到都城。百官在午门候接，只见微子、箕子、比干、黄飞虎诸人都来了，费仲、尤浑、恶来也列在其中。

姬昌见众官慌忙施礼，道："犯官七年未见众位大人，今日蒙天恩特赦，皆托各位大人相助，方能再见天日。"众官见姬昌年迈，须发染霜，然精神尚佳，彼此慰喜。

"西伯侯，下官为您在陛下面前没少美言呀。"费仲笑嘻嘻地凑上来。

"老朽感谢费大夫，已然听说您与尤大夫出力甚大，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姬昌微一点头，虚应道。

纣王宣众官和姬昌朝见。西伯侯缟素俯伏，奏道："犯臣姬昌，罪在不赦，蒙龙恩浩荡，开释归国，虽粉身碎骨，难报万一。衰朽残年，皆王恩赐，愿陛下万岁。

纣王探了探身子，道："卿在羑里，七载羁囚，毫无一句怨言，反而祈朕国祚绵长，

求天天太平，黎民乐业，可见卿有忠诚，朕实有负于卿。

“今朕特召，赦卿无罪。加封贤良忠孝百公之长，特专征伐，赐卿白旄、黄钺，坐镇西岐。”

西伯侯叩头谢恩。回到馆驿，早有散宜生三人等候。四人相见，先是痛哭，继而大笑，恍如隔世梦中。

掌灯时分，武成王黄飞虎来看姬昌。黄飞虎劝道：“西伯侯今日特赦，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金鳌脱钓，羁鸟投林，甚是万幸。

“当今宠信邪佞，不听忠言，陷害大臣，荒于酒色，不整朝纲，不容谏本，今日赦君，望您早早离开，切勿耽搁，若天子出尔反尔，恐性命休矣。”

一席话说得姬昌连连点头，起身谢道：“王爷真乃金石之言，点拨姬昌，此恩何以得报。”

“西伯侯，兴趣相投，何言答报。商朝社稷恐不长久，望君解民于倒悬。”黄飞虎郑重地说。

“武成王羞杀老朽，年迈血衰，力不从心。姬昌想连夜出关，还请大王相助。”姬昌此刻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出这是非之地，返回西岐，夫妻团圆，父子重聚。

武成王点头答应，姬昌与散宜生三人率众侍从收拾完毕，已是二鼓时候，黄飞虎命副将龙环、吴贤，开了西门，送姬昌出城去了。

连跑几天路程，见后面没有追兵，姬昌这才命众人放慢速度，散宜生把此次前来的经过叙说一遍，隐过伯邑考染病去世一节没讲，怕西伯侯心中焦急，反伤身体。

姬昌闻听儿子姬发治理西岐，仁威并用，臣民敬服，百姓丰足，频频点头；闻听三人此行，行贿奸佞，摇头叹息：“民之膏腴，民之血汗啊。”

“君侯，羑里七年，您受苦了。”太颠旁边说道。

“噢，想起来也没什么，只是见不到众卿，心中有些烦闷，并未受什么酷刑，多亏王叔和武成王诸大臣的暗中照顾。”姬昌轻松地回答。

“诸位大夫，君侯在羑里，推演伏羲氏八卦，还写出卦词，真是高深莫测，神鬼皆服。”方弼骑马赶上来插言道。

“君侯真非凡人。”闳夭称赞道，“若是吾被囚禁，早就心烦气躁，头晕脑涨，哪有心智推演高妙的八卦。您一定得给吾等讲一讲。”其它人也附和。

姬昌微微一笑，道：“诸位过誉，本侯只是闹中取静，在先贤基础上加上自己的零星想法，并无真知，更少灼见。蒙各位爱听，便讲一讲。”

西伯侯一路上滔滔不绝地把自己推演八卦的前后经过、卦词的内容、占卜的方法等一一讲来，只把散宜生几人听得如醉如痴，佩服得五体投地，君臣一行轻轻松松地来到黄河边。

姬昌站在岸边极目眺望，朗声道：“诸位，你们看，这条大河浩浩荡荡，自西而东是

何等的气势，是何等的不凡。山为之开，渠为之通，无阻无碍，直奔大海，令人羡慕！”

散宜生见西伯侯迎风而立，虽头染秋霜，然神气十足，声足音亮，微笑道：“君侯，西岐在西，商在东，黄河如此，倚仗地形罢了，西岐有朝一日也定会无阻无碍，一统神州。”

姬昌听罢，盯了散宜生足有三分钟，才缓缓道：“老夫年迈气衰，此次得命归乡，就算福气了，哪还有别的企图，希望在你们。”言毕，有些黯然。

太颠沿江找了几条船来，众人在颠簸中渡过黄河。上了车，继续赶路，姬昌不断回头望，嘴中念叨：自西向东，无阻无碍。直至连水声也听不到。

早有人飞马报与姬发，言道：西伯侯安然无恙地从都城归来。姬发喜得蹦起老高，忙率众文武官员出城五十里迎候。消息不胫而走，西岐众百姓扶老携幼，倾城出动，沿路街道，站满了人群。

姬昌一进入西岐地界，顿感浑身轻松，左顾右盼，正是仲春季节，花红柳绿，百鸟争鸣，人人脸上笑逐颜开，心头欣喜。

散宜生用手向前一指，道：“君侯，二公子率众人迎接您来了。”

姬昌用袍口揉揉眼睛，果见姬发、姬旦率南宫适、辛甲、闳子诸文武急步向前。姬发几乎是一路小跑，到车前扑通跪倒，哭道：“父王安然而归，实西岐万幸，儿之万幸。您羁留羑里，时日累更，儿不能分忧代患，痛苦万分，望父王宽恕。今日复睹慈颜，不胜欣慰！”众人皆施礼道：“君侯平安，西岐万幸。”

姬昌见到众文武，见到骨肉，不觉泪下：“众位免礼。一晃七年，孤家老矣，苟存残生，与诸人相见，天意也！非人力所能为。”姬昌在散宜生、太颠的搀扶下，从车上下来。

姬发、姬旦抱住父亲，三人痛哭，周围人无不落泪。

散宜生一旁劝道：“当年汤王被夏桀囚于夏台（今河南禹县），一日还国，励精图治，率天下归化之民推翻暴君。今主公归国，更修德政，养兵蓄贤，俟时而动，安知今日羑里，不是昔时夏台？”

姬发闻听，先止住了悲声，道：“以有道伐无道，自古皆然。父王归国，万事可议。”姬昌轻轻擦去泪水，向两旁的百姓招手。

众民大呼道：“七年远隔，未睹天颜，今大王归国，万民瞻仰，幸甚幸甚。”

走进城中，姬昌忽然发现，众子中，独缺长子伯邑考，忙问姬发：“你大哥缘何没来迎接。”

“啊，他，他……”姬发吞吞吐吐。

“难道你们兄弟不睦吗？”姬昌面有疑色。

“父王，大哥因思您过度，染病卧床，总做噩梦，疑您遇害，终于不治，三个月前辞世了。”姬旦在旁硬咽道。

“痛杀我也。”西伯侯大叫一声，倒在地上。

3. 夜梦飞熊

众人见西伯侯面如白纸，不觉惊慌，姬发急急扶起父亲，拥在怀中，命人取来茶汤，连灌数口。姬旦捶打后背，连呼："父王，醒醒，醒醒。"

姬昌抬起眼皮，二日无神。姬发握住父亲双手，感觉冰凉，又见他泪水滴滴答答，显是在极力克制。

众人扶起西伯侯，坐上车，进端门，到侯府，搀至床上，汤药调理，夫人在一旁服侍。

约过了十日，姬昌感觉病恙已愈，便召文武齐聚殿内。

西伯侯叹道："孤朝天子，羑里被拘，幸比干王叔诸大人暗中相助，众大夫打通关节迎吾归国。不料吾子伯邑考体弱心急，思父染病，竟先本侯而去。可叹白发人反送了黑发人。"

"君侯，您推演八卦，熟谙天道。长公子伯邑考不幸辞世，众人无不悲哀，二公子姬发隆重发丧，守灵月余。七年拘禁，西岐万民无不义愤填膺，皆曰主公为民请命，置生死于不顾，可钦可敬，当今无道，应另立明主。"辛甲在一旁答道。

姬昌见众文武纷纷点头称是，略微沉思，低沉而有力地道："七年之厄，也是天数。荷蒙圣恩，加位称王，特赦归国，众位暂勿生反叛之心。西岐一隅之地，粮少兵寡，虽民心向顺，力量尚缺。六百年商朝江山，非一时所能撼动，尚待时机，方可解民倒悬，救黎民于水火。"

羑里被拘七年，姬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商亡周兴。纣王刚愎自用，集暴君之大恶于一身，如此发展，覆亡是必然的，但是时间早晚，却有很大不同。自思七十有余，难当重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姬发三十多岁，为人沉稳老练，智勇过人，有拯民之志，匡扶天下之心，是可承大业之才。

虽然，如今天下纷扰，北叛东反，但尚未伤到纣王筋骨，西岐实力尚弱，周人尚缺大贤，商汤有伊尹，舜有傅说，而孤身旁缺少此样人物，需招贤纳才，养精蓄锐。

姬发听父亲一番言语，用力地点点头，出班奏道："父亲所言极是，所虑极深。当今天子肆行不道，制炮烙，杀皇后，诛忠臣，酒色荒淫，任凭百姓哀鸿遍野，天下无不愤恨；父王德贯天下，仁布四方，敬天尊神，民享太平，天下无不瞻仰。

"此次您去都城，本想谏君主废弃炮烙酷刑，反被拘禁羑里，直至您归，也未废弃。儿想，不如献边境两座无关紧要的城池给当朝，昏君必定高兴，以为西岐忠心耿耿，如此再劝天子废除炮烙，陈说厉害，或可成功。"

姬昌一听，沉思片刻，刚要答话，殿西一人大呼道："君侯，二公子所言有谬。寸土寸金，怎可割与他人，何况昏君，祖传基业，兴旺之地，其他奇珍异宝都可献，土地万不

能。”

众人闻声望去，是老大夫伊籍。

姬发回头望着伊籍，笑了笑，道：“老大夫，过虑了。祖传基业，吾自然不会割舍，两座城池，即使献与当今，难道这城能收到国库锁起来，能被奸臣贪污掉吗，是绝对跑不了的；况又在边境，名义上虽是献给昏君，实际上依然是周所有、所辖。

“如果昏君真的把炮烙之刑废弃，两座城池又值什么，怎比得忠正士人的性命，怎比得西伯侯的英名播扬天下，终有一天，城池自会返归西岐。

“孰轻孰重，老大夫思之，也请诸位考虑。”

不少人显然被姬发说服了，啧啧称赞。伊籍也笑了笑，不再言语。

西伯侯见儿子说服了众大臣，只待自己拍板，问道：“哪位爱卿愿去都城跑一趟?”

“王爷，臣散宜生愿去。”

“散大夫为使孤王平安归来曾多方奔波，怎忍心再劳你辛苦。”

“王爷，敬请放宽心，贱体无碍，臣熟悉都城情况，打通费仲之辈，料也无妨。”

“好，既然如此，散大夫准备充足后，再与姬发、姬旦、太颠诸人商量一下，即可出发。”

姬发在散宜生走之前，告诉他一要博得纣王欢心，让他放松对西岐的警惕；二要顺访民情，了解些情况；三要在民众间广布西岐声望；四要访一些贤才。

散宜生带好地图，携藏礼物，单身匹马，直奔都城而来。

进得城来，散宜生见众百姓三两成行，四五一处，手提筐筐，进九间大殿，觉得奇怪，拦住一中年男子，问道：“这位大哥，请问筐里装的是什么?”

那男子把筐向散宜生面前一送没好气地说：“你自己看。”

“啊，”散宜生吓得后退一步，原来筐里装了四条蛇，盘曲扭结，昂头吐信，十分骇人。那男子哼了一声走了。

散宜生不知众百姓把那么多蛇送到宫里做什么，也不知都城四周哪里来的许多蛇，见一老妇人手提筐子步履蹒跚，忙向前扶住，道：“老人家，慢走。”

“谢谢你。”老太太满脸皱纹，汗顺着两鬓下淌，显是走了长路。

“老人家，您哪里捉的蛇？干什么用呢?”

“年轻人，你或许是外乡人，不知情。前几天，天子有榜文，张挂在各门，要每一户交蛇四条。你知道，大道人人走，寸草不生，哪里有许多蛇，因此不少人去百里以外甚至几百里以外的山上去抓蛇，有的为此丧命，不会抓的只好花钱买。如今肚子都吃不饱，却凑钱买来这蛇交纳，也不知圣上有什么用。”老太太说完慢慢地走了。

散宜生满腹疑问，找了家旅馆住下。傍晚时分，收拾整齐，携带重礼来至费仲府门。

看门官见过散宜生，进去通禀。不一会，陪着散大夫进入客厅。

费仲满脸堆笑，站起身来，说道：“散大夫别来无恙。”

“谢费大夫挂念。”散宜生深施一礼，心想：这家伙真是势利之辈，有了上次馈赠，这次相见就截然不同了。

“散大夫，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费仲声音忽然严厉起来，笑容也突然都被风刮干了。散宜生心中一激灵，并不惊慌，只是静静地等待下文。“西伯侯虽说蒙天恩浩荡，从羑里赫出，重返故国，即使思乡心切，也该和本官打个招呼才是，况且，本官费尽口舌，陛下才特赦，悄悄出关，于礼不周吧。”费仲斜睨着散宜生。

散大夫明白，什么告辞不告辞，这都是托辞，又在向自己卖功卖乖，想再捞一把，真是贪得无厌。

“费大夫所言极是，怪下官催促西伯侯，因西岐臣民盼主心切，又长子伯邑考久思成疾，归心似箭，吾主公本要当面致谢，小可言道大夫乃大仁大义之人，不会怪罪。既然大夫如此说，一切罪过都在散宜生身上，还望大夫海涵。”说毕，散宜生又深施一礼，从怀中抽出一对玉斗，晶莹剔透，八面玲珑，送到费仲面前。

“散大夫，本官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这，这又何必呢?”费仲一把抓起玉斗，仔细赏玩，散宜生见他贪婪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温润光滑的玉斗，轻声道：“西伯侯命小可再次拜谢大夫，请笑纳。”又递过一张礼单。

“坐，坐，请坐。”费仲把玉斗小心地放在茶几上，礼单揣入怀中，“散大夫，这么快折回，不是只为了给本官送礼吧?”

“大夫果然智谋过人。不过，下官有一事不明想求教。”

“尽管讲来。”

“进得城来，下官见百姓三五成群地提着筐去交蛇，不知陛下要此毒物有何用处?”

“噢，你问这个。前些天，陛下和苏美人游玩宫中，发现有十几个宫女正在给死去的姜皇后烧纸，娘娘对陛下言道：‘她们主母谋逆赐死，心怀忿怒，才会过这么久还在祭奠，日后必成宫闱之患。’天子闻听震怒，欲用金瓜击顶，娘娘制止，说宣专司刑罚的恶来进宫，让他想一除宫中大弊的妙计。

“恶来果然厉害，奉命之后想出一条毒策：在摘星楼下，开方圆二十四丈阔，深五丈的大坑，命都城万民，每一户纳蛇或蝎四条，都放于此坑中。将作弊宫人，剥个净光，掷下坑中，喂此蛇蝎。此刑名曰‘蚕盆’。”

说得散大夫只觉得脖子后面冒凉气，冷汗直渗。

费仲喝了口茶，重又问道：“散先生，此次来，有什么难办的事吧?”

“费大夫，下官此次奉西伯侯之命，向陛下献纳城池。”

“献城?”费仲听罢愣了一下，“为什么?”

“羑里七年，西伯侯明白，天下臣民并非都是良善之辈，像大夫这样对陛下忠心耿耿的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朝中才置下炮烙之刑。

“但炮烙之刑确实太酷烈，天下臣民无不心颤，私下不认真检讨自己错误，反而责怪

天子不圣明，于陛下声名不利。

“当今圣上受命于天，声名播于四海，岂能因此小事而有污大节呢；因此吾主公想向陛下献两座城池，请求陛下废弃炮烙，堵塞拨弄是非的小人之口，给天子台阶，使海内黎民皆知天子爱民之德。不知可否，请大夫思之。”

费仲端着茶沉思，半晌无言。

“废弃炮烙，不仅是陛下洪恩，百姓自然也会传扬费大夫的盛名，为民请命，千古贤才，举世罕有。”

“嗯，这是件好事，让本官试一试。”费仲浅浅地笑着。

散宜生拿出地图，铺在几案上，把两座城池的位置指给费仲，又向他讲了如何如何的富饶，位置如何如何的重要，城池如何如何的坚固。费仲喜上眉梢，收起地图，让散宜生等信。

散宜生在馆驿的几天里，拜访了比干王叔、武成王黄飞虎、箕子、微子诸人，或感谢，或问候。

这天，散大夫闲步街市，左看右瞧，东逛西逛，侧眼见一老者约七十多岁的年纪，须发皆白，面色红润，靠在墙角歇着，旁边放着一担面。看这样子，不是一个寻常的买卖人。就要上前搭话，有一人叫：“喂，老人家，面怎么卖?”

老者听见喊，忙站起来，问道：“要多少?”

那人曰：“买五文钱的。”

老者解开口袋，把绳子放在一边，低头撮面。忽然，一声巨响惊了一匹马，那马奔走如飞。散宜生忙闪在旁边。

老者弯着腰撮面，不曾提防。后边的人大叫道：“姜子牙，马惊了!”叫做姜子牙的老者忙侧身，马已到了。

担上的绳子铺在地上，马来的急，绳子套在马七寸上，把两箩面拖了五六丈远，面都洒在地上，被一阵风刮个干净。

子牙急抢面时，浑身俱被面裹了。买面的见这等模样，就走开了。散宜生也被刮了一身面。

姜子牙上前道：“请先生原谅。”

“老人家，怪不得您。”散大夫一边拍打身上的面，一边拿出十两银子递给子牙，“面都被风刮走了，您拿这钱再买些面吧。”

“唉，老夫非是做生意的人。时乖命蹇。”姜子牙叹道。

“打仗胜败俱是常事，何况做买卖呢?”散宜生笑道。

“若是老夫带兵，哪有败仗。”姜子牙斩钉截铁地道，拿起担子转身走了，嘴里念叨着：“傅说于瓦舍之间。”

散宜生惊奇地望着姜子牙的背影，隐隐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大贤。

次日清晨，散宜生刚要出去闲游，有店小二报道，有人找。散大夫见来人是费仲的门卫，知道有事，随他到费府。

费仲见散宜生道："昨天，陛下和娘娘饮酒，龙心大悦，本官趁机把此事启奏，君王同意了，要我今日带你去摘星楼见驾，要亲自看图。"

散宜生很高兴，没料到这么顺利。

费仲带着散宜生上了摘星楼见驾。

"散大夫，姬昌一片苦心，朕已知晓，那两座城池在什么位置呢?"

"陛下，有地图在此，请您龙目御览。"侍从接过地图呈到纣王面前。纣王看了看，点点头，道："其实一座两座城池，朕并不在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海内外的一切都为朕所有，更何况是两座城呢。只是朕体谅姬昌一片忠心，实属不易……"正说着，一名侍从匆匆上楼跪倒禀报："陛下，都城众民交蛇已完，奴婢回旨。"

散宜生暗道：炮烙酷刑刚刚答允废弃，如今又出一种叫"蚕盆"的惨刑，真不知这无道暴君到何时为止，要造多少个酷刑!

"来人，去寿仙宫请娘娘来。你去冷宫提那十几个小贱人。"纣王吩咐道。

散宜生知道，惨剧就要发生了。

奉御官得旨，不一时将宫人绑至坑边。十几名宫女蓬头垢面，缚背垂头，纣王喝道："贱婢，意存不轨，罪在不赦，来人，把她们推入坑内。"

宫人一见坑中蛇蝎狰狞，盘缠扭结，扬头吐舌，恶相难看，都吓得哭叫，悲声惨切。

散宜生只觉得脊背发凉，发根竖起。

听楼下有人厉声大叫道："且慢，胶鬲有本启奏!"纣王刚要传令叫人把宫女推入坑内，听有人高喊，命人宣胶鬲上楼。

脚步声后，散宜生见一矮小老者急匆匆地上了楼，俯伏在地。纣王问道："朕并没有宣旨，卿有何奏章?"

"臣不为别事，昨日见万民交蛇，人人俱有怨言，以为您用作药物。今日方知却是制造酷刑。不知宫女所犯何罪，竟遭此酷刑?"胶鬲眼含怒火，盯着纣王。

"宫人作弊，无法可除，屡禁不息，故设此刑，名曰'蚕盆'。"纣王对胶鬲突然到来很是厌烦。

"陛下，人的身体四肢，皮肉而已，虽有贵贱之分，总是一体。今人坑穴之中，毒蛇吞啖，苦痛难熬。陛下看了，又怎么忍心，又怎么能快乐呢?

"况宫人都是女子，朝夕宫中，侍陛下于左右，不过役使，有何大弊，遭此惨刑。望陛下怜赦她们，以显皇恩浩荡，有好生之德。"胶鬲叩头道。

"哼，千里大堤，毁于蚁穴。大夫不知此理吗?"散宜生抬头见妲己在宫女的搀扶下，轻飘飘地移到纣王身边坐下，不屑地撇着樱桃小口。纣王接着妲己的话说："是呀，爱卿所谏，亦似有理。但肘腋之患，也应及时发觉，怎么能草率治之呢?况且妇人阴谋险毒，

不如此，不足以震慑住其他人。所谓杀一儆百，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胶鬲听纣王如此说，知道任何劝谏也于事无补，眼见宫女无辜惨死，怒火涌上，厉声道：“今陛下忍心丧德，不听臣言，妄行暴虐，罔有悛心，使天下人怀怨。”

“住口。”纣王拍案而起。

散宜生立在一旁暗暗钦佩，如此胆量，如此忠心，惜天子不用。昏君无道与夏桀相比不差毫厘。

“你只知欢娱于深宫，信谗听佞，荒淫酗酒，真如重疾在心，不知何时发作；不思省俭，只知纵欲任性，真如斜坡巨石，不知何时滚落；先王克勤克俭，敬天畏民，方保社稷太平，华夷率服。大好河山哪承想就要毁在你的手中！”

“啪。”纣王手重重地拍在几案上，目眦尽裂，大怒道：“来人，先把这老匹夫扔入蛋盆，以正国法。”

散宜生心中一颤，刚想上前跪谏，觉衣袖被费仲扯住，便不再动。

左右拥上来，胶鬲大喝道：“尔等退后。”用手整整衣冠，点指纣王道：“昏君！这等横暴，真不知谁来为你收尸。”大夫言罢，往摘星楼下一跳，撞将下去，跌了个脑浆迸流，死于非命。

散宜生吸口凉气，低头不语。

纣王气哼哼地坐下来：“真是气杀朕了。”手指左右：“把这十几个贱人推下去，连同胶鬲尸首一齐喂蛇蝎。”

宫女齐声喊叫：“昏君。吾等生不能食你肉，死后也绝饶不过你！”

妲己与纣王扶住栏杆向下看，见宫人被饿蛇盘绕，痛苦非常，惨叫声不绝于耳，吓得扑入纣王怀中，娇喘不息。纣王用手拂背笑道：“爱妃不要怕，若不是恶来妙计，怎除宫中大患。”

纣王携妲己转回几案后坐定，见费仲和散宜生还肃立在一旁，道：“散宜生，你刚才也看到了，胶鬲无知，侮谤圣君，罪在不赦。姬昌颇识大体，你回去告诉他，朕对他很满意，只要忠心耿耿，孤不会亏待你们的。下去吧。”

散宜生谢恩和费仲下楼去了。一路上，宫女的惨象、胶鬲的尸首恍若眼前，真残暴至极，商不亡，天不允！

纣王通宵达旦地听乐赏舞，也有些烦腻。一连几日没去寿仙宫。妲己不知所以，认为君王另有新宠，私下派人四处打探，回来人说，纣王一直是自己在宫中，不知冥思苦想些什么。

又过了几天，纣王兴冲冲地来到寿仙宫。妲己忙道：“陛下，何事如此兴奋？”

“哈哈。”纣王放声大笑，道，“爱妃，天天莺歌燕舞，也没什么稀奇。朕有一个新鲜的玩法，说与你听。”

“说呀，说呀。”妲己撒娇，扑入纣王的怀中。纣王高兴道：“朕欲在寿仙宫东侧，左

挖一池，右掘一沼。池中以糟丘为山，山上用树枝插满，把肉切成薄片，挂在树枝之上，名曰：‘肉林’。右边将酒灌满，名曰‘酒海’。朕富有四海，原该享无穷富贵，此肉林、酒海，非天子之尊，不得妄自享用。”

“果真奇妙。”妲己拍掌叫道，“若非陛下才智过人，怎能想出如此异境奇观。”纣王听后哈哈大笑。

散宜生昼夜赶路回到西岐，向姬昌诸人报告此行情况。

姬发道：“散大夫一去一回，半年有余，着实辛苦。暴君应允父亲献地废刑，不显他圣明，反让天下诸侯百姓衷心感激父王，而鄙视子辛贪婪。炮烙既去，又生蛋盆，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姬昌摇头道：“天造孽，犹可违；自造孽，不可活。”

“王爷，依臣观商，犹如大树欲倾，如大堤欲绝，怨声载道，不绝于耳。西岐在天下声名昭著，取而代之，天意如此！”散宜生一旁陈说。

闳夭、辛甲诸人纷纷点头应和。

姬昌手捋胡须，缓缓说道：“众先生的心情孤非常清楚。但是商树大根深，非一时所能撼动，朝中尚有文臣武将不在少数，闻太师东征北剿，比干忠心耿耿，栋梁之材犹撑将倒之舍，几十万大军，不可小觑。西岐势弱，诸位勿要急躁，更不可轻举妄动。”众人不再议论，频频点头。

“诸位大夫，孤想在西岐正南造一土台，名曰‘灵台’，以占风候，看验民灾。又恐土木工繁，劳民伤财。但造这台可以应灾祥之兆。”姬昌望着大家，道出自己的一个想法。

南宫适奏道：“大王造此灵台，既然为应灾祥而设，乃为西岐臣民，非为游观玩乐，谈不上劳民伤财。”

“是呀，主公仁爱，功及昆虫草木，万民无不衔恩，若大王出示，万民自是乐意来于。”太颠说道。

“如果大王不轻用民力，可给工钱，任民自便，随其所欲，不去强求，也无害于事。”闳夭补充道。

姬昌大喜：“诸位所言，甚合孤意。既如此，姬旦，你出告示，晓喻百姓，筹办灵台，切记，不可过于浩大伤民，又须庄重，可祭神拜祖。”姬旦领命。

纣王十七年，即公元前 1084 年。

半年的时间，万余人昼夜不停地挖掘、修建，酒池肉林终于造成。纣王携妲己，带着费仲、尤浑、恶来诸人观看：酒池长约三四十丈，宽有七八丈，深丈有余，清波荡漾，离老远酒香扑鼻；糟丘山果然树上挂满各种肉类，有整有散，有羊有鸡，有狗有鸭，香气沁人心脾。

左看右瞧，纣王大笑，伸手取瓢舀酒，昂起脖咕咚咕咚灌下，酒溅在胡子上滴滴答答，大叫：“好，好。”

“杜康造酒，今日终于遇到明主了。”尤浑在旁弓着身子，谀笑着说道。

“大王海量。”众人附和。

“传旨摆宴，朕与众卿共赏玩酒池肉林。”纣王挥手道。

朝中大臣听说纣王月夜玩乐于酒池肉林，命宫女裸奔追逐，无不摇头叹息，慨叹淫风日起，于国无利。比干诸人上朝谏奏，皆无功而返。

早有姬发派在都城的探马将此事告诉西岐。

姬发闻听，禀报父亲姬昌。父子二人聚文武谈论。大家无不唾骂纣王，不顾人伦，犹如禽兽。

姬昌转向姬旦，问道：“灵台修造得如何了？”

“回父王，再有二月即可完工。”姬旦答道。

“百姓对修此灵台有何议论？”

“西岐众军民闻听大王要修造灵台，见告示写明是以占风候，看验民灾，大家欢悦，都说：‘大王恩德如天，莫可图报。我等日出而嬉游，日落而归宿，坐享承平之福，皆是大王所赐。今修灵台，并非贪图享乐，而是为万民消灾，都心甘情愿。’”

“民心可用，切勿懈怠。一定要体恤民情，工程不必过大，工银要按时发给，不得拖欠，言行一致，百姓才会相信，才会尽心尽力。”

“大王时刻牵挂百姓，真乃尧舜也。”散宜生诸人齐施礼，发自内心地颂道。

姬昌眉峰微蹙，道：“众卿之语，出自肺腑，孤家自然知晓，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若终日甜言蜜语，歌颂功德，恐怕于大事无益吧！众卿日后万勿吹捧孤家。

“姬发，你要记住，多听逆耳忠言，少听顺耳甜语。”言者语重心长，姬发诸人不禁肃立，恭听，重重地点点头。

对纣王来讲，酒池肉林也不可能是玩乐的极致。他玩乐了三个多月，又有些烦腻，叫费仲、恶来几人到摘星楼商议。

费仲等人也不知纣王又有什么主意，不敢擅奏，只是低头听旨。

纣王道：“昨夜做梦，朕骑一鹿游玩，见一宽阔富丽的大台，堂皇至极：高有八丈开外，长宽大与寿仙宫相似，殿阁巍峨，琼楼玉宇，玛瑙砌就栏杆，明珠妆成梁栋，夜观光华，照耀瑞彩，朕与爱妃同乘西岐所献七香车，随意玩乐，甚是欢畅。另外，台旁还有犬马飞鸟等物置在其中，乐趣十分。众卿，你们看，朕欲修此台，怎么样？”

费仲几人面面相觑，未敢回答，他们知道，此台若修，工程浩大，非一年半载所能修完。

“陛下，臣妾不知，此台唤做什么？”妲己在旁边听纣王做梦都是和自己在一起，甜丝丝的，很是欣喜。

“嗯，这个朕还未细想。”纣王用手摸着脑袋想了想，说道：“朕是骑鹿四处游逛，才

见此台，就叫鹿台如何？”

“好，好。”妲己娇笑道，“陛下万圣至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若不造此台，不足以壮观瞻。此台修成，定是瑶池玉阙，阆苑仙境，陛下早晚宴于台上，自有仙人仙露下降。延年益寿，其乐无穷。陛下与妾，长生不老，永享人间富贵。”

“说得好，说得好。”纣王大喜，问道，“众卿，你们哪位愿督造此台。”

费仲想了想，跪奏道：“适才臣暗想，此工程浩大，非三年五载可成，须聪明睿智、才艺精巧、忠于陛下之人才可。臣等虽监造酒池肉林，但小屋难比大殿，臣想非北伯侯崇侯虎不可。摘星楼即是他的杰作。”

尤浑、恶来随声附和，都称极是。

纣王降旨，宣崇侯虎接诏行事，督造鹿台。

纣王下旨，各地军民，三丁抽二，独丁赴役，纳税捐粮，比往年增长一倍。

搬运木材、泥土、砖瓦的民夫，络绎不绝，不可胜数，有钱者买闲在家，无钱者任劳累死。万民惊恐，日夜不安，男女惶惶，军民嗟怨，家家闭户，逃奔四方。

崇侯虎仗势虐民，可怜老少累死不计其数，皆填鹿台之内。都城变乱，逃亡者甚多。

箕子见城里城外搬土运泥，民夫疲劳，监工鞭打怒斥，哭声满城。

箕子知是纣王滥用民力，倾城倾国修造鹿台，本不想谏奏，但又不忍心劳民伤财，使商江山成为丘墟。比干王叔代王巡视四边，黄将军镇守边关，难以回转，自己且去谏奏一回，从谏如流则好，置若罔闻便罢。

“陛下，箕子大夫在下面候旨。”纣王和妲己正在谈论鹿台修好之后如何玩乐，听箕子要见驾，不觉一愣：这个人平日胆小怕事，很少见朕，今日独自前来，不知何事。宣他进来。

箕子上楼见驾，俯伏跪拜。

“箕子，你来见朕，有何事启奏。”纣王探身问道。

“陛下，臣见举朝上下，都在议论鹿台，有人说修此鹿台，需三十年时间尚且艰难，而陛下却下令用三年时间修成，不惜倾全国人力物力，致使民心惶惶，逃亡甚多。臣请陛下延长造台时间。”箕子轻声奏道。

“爱卿，朕想光阴瞬息，岁月如流，年少可以行乐，若是三十年修成，造此台还有何益？”纣王不禁生气道。

“陛下，建造鹿台，歌舞宴赏，只作一已之乐，致万姓之愁，恐怕不能享受此乐，而先有心腹之患吧！”箕子依然慢声细语。

纣王哼了一声。

“主上有三害在外，一害在内，请听臣言。

其外三害：一是东伯侯姜桓楚，为报女儿姜后惨死之仇，游魂关兵无宁息，屡折军威，钱粮尽费，粮草日艰；二是闻太师远征北海大敌，有十余年，今且未能返朝，胜败未

分，凶吉未定；三是南方诸侯早有分离之心，连续几年不再贡奉，况又有夷蛮之族虎视华夏之地。此为三害在外。一害在内是大兴土木，厚加税粮，民怨载道，无人种田，仓库空虚，一旦民心背离，则天下荒乱。

“陛下若速止造台，民心乐业，尚可救其万一；如若听信谗言，杀戮正士，使小人日近于君前，君子日避而远之。臣恐社稷不能平安，宗庙不能磐石。”

纣王听罢，大骂：“匹夫！孤耳边刚清静两日，你竟敢在朕面前胡言乱语，若不是念你昔日有功，定杀不赦。来人，鞭打二十，轰了出去，无诏不得见驾！”

左右侍从拥过来架起往外就走，箕子脸色惨白，心中暗道：好险，忠臣难当！也罢，六百年江山归属他人，与吾何干。平白遭到鞭打，恐怕商不久矣。

姬昌近日因夫人病重，心情十分不悦，几十年恩爱夫妻，虽遍请名医，依然沉疴卧床。

姬发、姬旦及其他几个儿子守在床前，日夜轮换服侍，老夫人太姬面色蜡黄，眼窝深陷，深知自己康复无望，这一天把儿子们全部叫到床前。

姬发兄弟见母亲神形憔悴，无不痛心，热泪盈眶，跪围在床前，望着老夫人。

太姬强睁双眼，用手握住姬发的手，颤声道：“儿呀，为母恐不长久，有几句话要讲，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娘，您，您不必担心，会慢慢好起来的，有话您说，儿一定牢记在心。”姬发忍住悲痛，其他人都静了下来。

“你父已经老迈年高，解救万民，也是有心无力了，你一定要率领众弟兄极力辅佐。兄弟之间，不要斤斤计较，争权夺利，互相猜忌，要谦让，要信任。

“如果有朝一日，学汤王推翻夏桀那样，千万不要忘记在娘的坟上填把土，娘在九泉之下也含笑了。

“人心齐，泰山移。朝中文武，要善于任用，但还不够，还需广揽天下贤才。并且，不要着急，等待时机，天意不可违。”老太太说得缓慢而有力，中间不断地咳嗽，最后说道：“姬氏江山一定会比商朝久远！”说罢，闭目休息了。

过了三天，太姬驾鹤西去，西岐同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姬昌更是悲伤，常常独自站在院子里盯着松树沉思，苍老的目光凝视着天边的夕阳，一抹晚霞映在脸上，久久地伫立着。

又过旬月，姬旦禀报父亲，灵台完工，请移驾观看。

姬昌大喜，随同文武百官出城，行至灵台观看，见空阔的平地上耸起一座巍峨平台，高有三丈六尺，分三层，石砌台阶，依级而上，台周围栏杆护住，四角有四时之形，左右立乾坤之象。

众人上得灵台，四面眺望，郁郁葱葱，心旷神怡。姬昌忽然道：“诸位，灵台气势非常，似乎台下欠少一池沼以应‘水火既济，合配阴阳’之意。”散宜生等点头称是，忙令

手下准备开工。

姬昌摇头，摆手止道："造灵台，已伤民力，再开沼池，恐百姓埋怨。"

太颠笑道："王驾过虑，西岐百姓民心可用，灵台浩大，不过半年，小小池沼，有何难成。"说罢，到闳夭耳畔嘀咕几句，闳夭点首下台而去。片刻工夫，众人带来锹镘，挖掘起来。

过了一会，有人从中挖出一具枯骨，众人四面抛掷。姬昌见了忙问左右："众民抛何物？"左右答道："此地挖出一具人骨，众人故此抛掷。"

姬昌叹道："人生一世，人土为安，岂可因孤造台而将其骸骨暴露呢？散大夫，命人将枯骨取来，放在一处，用匣盛之，埋于高坡。"

散宜生忙命人照办。众人听见此言，无不感戴，纷纷言道："大王恩泽及枯骨，何况吾等百姓，真是广施人意，道合天心，西岐万民幸甚！"

姬昌在灵台上观看挖沼池，不觉天色已晚，便在台上设宴，君臣共乐。席散之后，文武在台下安歇。姬昌在台上设绣榻而寝。

玉兔东升，星辰寥落，想想夫人刚刚去世，少一贤内助；想想羑里拘禁七年，苦心孤诣地推演八卦；想想自己，须发皆白，七十多岁的年龄，有救天下万民出水深火热之境的雄心，然筋骨衰疲；想想朝中，文武不少，然少雄才大略如伊尹之才，少擎天柱；想想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不幸病死，姬发沉稳老练，深得文武拥护，姬旦忠心耿耿，文武全才，鼎力扶助兄长，其他几个兄弟也都令孤放心；想想西岐，虽民丰物阜，毕竟地少而兵乏，偏居一隅；想想商朝，黄河南北，沃野千里，兵强马壮，根基尚稳；想想其他诸侯，东伯侯、南伯侯虽兴兵起事，但只是小股扰边，未成威胁。

姬昌站起身走出帐外，凭栏临风，借月光向东南望，林木茂密，晚风习习，吹着脸面，不一会儿，略有困意，姬昌回到大帐就寝。

仿佛还是坐在灯下沉思卦词，忽然大帐门帘被风吹得啪啪作响，帘子掀起，一只白额猛虎，肋生双翼，向姬昌扑来。吓得姬昌大叫一声，躲闪一旁，灯火被扑倒，大帐起火，直冲云霄。

姬昌忙叫左右。侍卫进帐见姬昌坐在榻上嘘嘘喘气，忙问："大王，您怎么了？"

姬昌揉眼看看侍卫，想了想，原是一梦，不知主凶主吉。

次日早上文武上台，参谒已毕。姬昌说道："昨天夜间，孤得一异梦，见东南有一只白额猛虎，肋生双翼，进帐之后向孤扑来。孤急躲闪一旁，灯火扑倒，燃烧大帐，火光冲天，急呼左右而醒，原是一梦，不知此兆主凶主吉？"

散宜生听罢，躬身贺道："此梦乃大王的吉兆，主大王得栋梁之臣，大贤之客，真不让伊尹之右。"

"哦，何出此言？"

"大王，当年商高宗曾有飞熊入梦，得贤臣傅说于瓦舍之间。今主公梦虎生双翼，乃

是熊。又见台上大帐起火，火光直冲云霄，主西岐将兴。臣为此欣贺。”众人听罢，齐声称贺，姬昌大喜，心欲访贤，以应此兆。

回到府中，姬昌命辛甲起草告示，晓谕百姓，招揽贤才，不拘贵贱，有才者皆可推荐，也可自荐；又命闳夭告示西岐，减赋减租。

纣王等待鹿台建成，心急火燎，每隔三五日便派人去催问崇侯虎。

崇侯虎被逼得直挠头皮，命令民伕加快速度，昼夜不息，轮流上工。谁要偷懒，轻则鞭打，重则杖死，民伕战战兢兢，敢怒不敢言；一个个瘦骨嶙峋，蓬头垢面。

费仲知纣王想鹿台心切，便想为主分忧解愁。他悄悄进宫见纣王道：“陛下，臣最近见九侯有一个美丽的女儿，能歌善舞，尤其弹得一手好琴。”

纣王闻听，忙宣九侯进宫，命他把女儿送进宫中，陪王伴驾。九侯毫无办法，只好把女儿送进宫里，嘱咐女儿：“言语谨慎，千万不要得罪妲己。”

纣王见到九侯女儿，欣喜异常，连续一月不离开她。妲己妒意大生，知道九侯女儿性情端庄，不喜淫乱，善弹琴，于是想好了一个主意。

这一天，妲己来到九侯女儿的宫中，见纣王正和她闲谈，盈盈笑道：“妹妹果真天姿国色，难怪陛下怜爱，便是姐姐也心里痒痒的。”

九侯的女儿羞涩地低下头。纣王哈哈大笑。

“妹妹，姐姐听说你弹琴绝妙，十分了得，一直也没有福分倾听，大王也是雅好音乐的。”说着，眼睛盯着纣王。

纣王道：“是是是，美人，弹奏一曲，让朕也听一听。”

“是。”九侯的女儿站起身，命人把琴摆好，坐在席上，试了试琴弦，娇声问道，“不知陛下和娘娘想听哪一曲。”

“随便一曲就可以。”纣王手一挥道。

“不，大王，不久前您命师涓创造了新的曲谱，名叫风里，听来令人心情怡悦，如果以妹妹妙手弹来，肯定更是非比寻常。”妲己笑着拿出一幅绢绸，走到九侯女儿身边，幽幽地道，“妹妹，你可不要让姐姐失望哟。”

九侯女儿略略看了看，便拨弄琴弦，弹了起来。

纣王听得只觉浑身躁痒，有一种邪思歪想，见妲己抛着媚眼盯着自己，一把拉过搂在怀里。忽听啪地一声，纣王、妲己同时闪目观瞧，见九侯女儿把琴推到地上，粉面通红，低头道：“陛下，臣妾弹不了此曲。”

“弹得不是很好吗。”纣王推起妲己，站起身双手抚住九侯女儿的肩膀安慰道。

“大王，这曲子是颓废淫荡、靡靡之音，怎适于陛下和娘娘听呢?”

“哟，是吗?”妲己呵呵笑道，“师涓作完曲后，弹了一遍，陛下交口称赞，臣妾听着也不错，才敢让妹妹来弹，原来是淫荡之曲，陛下您怎么不知道呢?”

“朕也没听出其中有什么淫荡、靡靡之音，既爱妃说有，就算有吧。”纣王脸色阴沉。

“陛下，酒池肉林很长时间没去了，妹妹进宫还未见识陛下杰作。今天气候宜人，何不去玩一玩，好好乐乐呢?”

“哎呀，若非爱妃提醒，朕倒忘了。小美人，今天晚上，朕带你去酒池肉林玩乐。”

九侯的女儿最不喜淫荡奢靡，早就听说酒池肉林，今天纣王说带自己去那里，心中不快，道：“陛下，臣妾身有不爽，以后再去吧。”

“哎，美人。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现在又不爽了呢?”

“妹妹不要推辞，陛下龙心大悦，你应高兴前往才是嘛。”

纣王大叫道：“正是如此，来人，命尤浑准备好，朕傍晚时分要去酒池肉林。”

妲己冷笑着看了一眼九侯的女儿，笑着对纣王道：“臣妾晚间也想去。”

“一起去，一起去。”纣王叫道。

到了晚上，纣王一如从前地和臣下大吃大喝，命一百男女宫人裸奔，其他人都习以为常。

九侯的女儿羞得埋下头去，用袍袖捂住脸，看也不看，纣王很扫兴，本想让新美人高兴，没想到她连头也不抬。

纣王想了想，命几个人爬行，学狗叫，学狗爬，学驴叫，千方百计想引九侯女儿看，可她一动不动。

九侯女儿脸通红，大声道：“陛下，怎么能这样淫乱呢？这哪里是天子的所作所为呢?”

“妹妹，你怎么能教训陛下呢?”妲己见纣王眼睛瞪了起来，在旁边敲着边鼓。

“妲己，你今天拿淫荡之曲，让吾弹奏，又怂恿陛下来酒池肉林，哪有一点妇德，怪不得天下人都说你媚语惑君!”

纣王恼怒万分，大喝一声：“小贱人，你也敢教训孤王，来人！把她扔到酒池里。”左右人不敢动，怕这是天子一时性起，等片刻之后又后悔。

妲己见没人动手，娇咤一声：“你们敢违抗圣旨，不怕掉头吗?”左右吓得拥过来架起九侯女儿就往酒池走。

“昏君，不听良言相劝，终有一天死无葬身之地。”九侯女儿大声嚷道。

“快扔进去。”纣王歇斯底里地喊道。

扑通一声，侍从把九侯女儿扔进酒池，溅起阵阵涟漪，开始还挣扎几下，不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可怜九侯女儿就这样惨死了。

纣王怒气未息，命令恶来连夜带人去抓九侯，就地处死，剁成肉酱，转过身对妲己道：“还是爱妃和朕性情相投。”

九侯的弟弟鄂侯得知哥哥惨死，侄女被淹死，不顾一切地冲进内宫和纣王辩理，龙颜大怒，命人金瓜击顶，当场死去。纣王不解恨，把九侯鄂侯满门抄斩不算，还命人把鄂侯分尸后熏成了干肉。

朝中大臣从此更加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姬发得知这一消息，慨叹一番，自言自语道："子辛如此自掘坟墓，民心渐离，大势将去。"

对手的每一个错误，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机会。

姬发派了不少探马到都城及其他地方，随时有消息马上就回来报告。如纣王造酒池肉林，造鹿台，杀九侯鄂侯，搜集奇犬异马，堆积粮粟，百姓逃离都城向西岐投奔等等事件，都了如指掌。

姬昌派人把姬发叫到自己屋里，父子俩人对坐。看着姬发，姬昌点点头，道："姬发，你和为父不太一样，你尚武，为父尚文；你严而为父宽。你很能干，为父很放心。今天叫你来，只是想和你谈谈如何察验一个人。"

姬发神情严肃，认真地点了点头，道："愿听父王教诲！"

"古人讲，察验一个人的品德是需要从他所做的事情开始。性格宽宏而能庄重，柔和而能独立行事，忠厚诚实而且恭敬，办事有条理而且认真，性情柔顺而且刚毅，正直而且温和，简约而不草率，坚强果决而作风踏实，做事勇敢而合乎义理，经常修明这九种品德，那就会很好。

"可以一句话讲清楚，就是既重人的道德，又观察他的才学。一般大夫凭借这些就可以察验了。但是一些奇才伟杰就例外。

"商汤时的伊尹，武丁时的傅说都是例外的奇才。而西岐少的就是奇才。"说到这里，姬昌叹了口气，低头沉思半晌。

"父王，不必着急，吉人自有天相，西岐崛起，指日可待，自有伊尹式人物相佐。前不久您不是夜梦飞熊，散大夫也给您解梦，认为是吉兆，儿认为不会有假。"

"但愿如此。"姬昌微笑着，慈祥地看着儿子。"姬发，西岐地界的人叫周人，日后若能成就大业，就定国号为周。"

"谨遵父命。"姬发庄重地点头。

"姬发，对周的一些史事，你有一些了解，一些并不清楚，今天为父就给你好好地讲一讲。"

"周的始祖后稷，名叫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一番不寻常的来历。

"弃的母亲是有邰氏的女儿，叫姜原。姜原是喾帝的元配夫人。喾帝名叫高辛，是黄帝的曾孙。高辛的父亲叫跻极，跻极的父亲叫玄嚣，玄嚣的父亲就是黄帝。玄嚣和跻极都没有在位当政，到了高辛才即帝位。

"高辛生下来就非常神灵，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

"聪明辩析能知悉遥远，明白事理能深察隐微。顺从上天的义理，知晓民众的急难。仁爱又有威严，慈爱又很笃实，修善自身而使天下诚服。收取土地的财物又能依时节加以利用，抚慰教导万民又能以利训诲他们，观察日月修订历法而合理地迎送弦、望、晦、

朔，明识鬼神而恭敬地侍奉他们。

“他的神态郁郁然非常庄重，他的道德蕤蕤然特别高尚。他的举动总是顺应天时，但他的衣着总是如同一般的上人。

“喾帝治理民众，像水灌溉农田一样，平等而公正地遍及天下，日月所能照射到的地方，风雨所能吹淋到的境界，没有不来服从的。

“喾帝娶了陈锋氏的女儿，生了个儿子放勋，就是以后的尧帝。周的始祖是尧帝的哥哥。

“姜原夫人出门到野外，看见一只巨人的足迹，心里欣欣然，特别喜悦，想用脚踏巨人足迹。一踏上巨人足迹，身子震动就怀孕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姜原夫人认为不吉利，就把儿子抛弃在狭小的巷子里，所有路过的马、牛都避开不践踏他；又把他放置在树林中，正好碰上山林里有很多人，都绕开走；再把他弃置在水渠的冰上，飞翔的鸟群用它们的羽翼来为他覆盖和铺垫。

“因为这样，姜原夫人认为他很神异，就抱回来抚养他长大。因最初想抛弃他，因此名字叫做弃。

“始祖弃在儿童时代，志向高远坚定，他喜欢种植苎麻、豆类，经他种的苎麻、豆类长得都很好。等他到了成年，更喜好耕种农作物，观察土地干什么适宜，适于种植五谷的就进行这方面的农业生产，百姓都效仿他。

“尧帝听说了，推举弃做负责农业生产的农师，整个天下都得到了他工作的好处。

“舜帝的时候，舜帝说：‘弃，广大民众开始有了饥荒的时候，你作为农师，带领他们依照时令播种了百谷，功劳很大。’于是把始祖弃封在邰（今陕西武功县境内），称号叫做后稷，和原来的部落有别另姓姬。后稷事业的兴起，在陶唐、虞、夏时期，这一族都有美好的德行。

“后稷去世，儿子不窋即位。不窋在位的最末几年，夏后氏政治衰败，废弃农事官不再致力于耕作，不窋因为失却了他的世代官守就奔逃到西方戎狄部族中去了。不窋去世，儿子鞠即位。鞠去位，儿子公刘即位。

“公刘虽然处在西方戎狄部族中间，重新修治后稷的事业，致力于耕种，根据土地的实际状况行事，从漆水、沮水下流再通过渭水，到终南山采取材木加以利用，出行在外的人有资财，居守在家的人有储蓄积聚，民众都生活得很幸福。

“各族的人都感怀他的恩惠，大都迁徙过来顺服拥护。周家政治德业的兴隆从此开始，所以诗人作歌配上乐曲思念他的德行。公刘去世，儿子庆节即位，在邠邑（今陕西旬邑西南）建立国都。

“庆节去世，儿子皇仆即位。皇仆去位，儿子差弗即位。差弗去世，儿子毁隃即位。毁隃去世，儿子公非即位。公非去世，儿子高圉即位。高圉去世，儿子亚圉即位。亚圉去世，儿子公叔祖类即位。公叔祖类去世，儿子古公亶父即位。

"古公亶父是一位杰出人物。他重新修治后稷、公刘的事业，积聚德政，推行仁义，国内的人民都拥护他。薰育这个北方戎狄部族垂涎于先祖的基业，想得到财产物品，古公亶父为了避免战乱，就给予了他们一些财物。

"可是，过了不久薰育又来进攻，想得土地和民众。民众为他们这种得寸进尺的可耻行径感到愤怒，纷纷要求和他们开战。

"古公亶父经过深思熟虑，说：'民众拥护建立君主，是因为会对他们有利。现在戎狄部族之所以进行攻伐战争，是想得到我们的土地和民众。民众在我这里，和在他们那里，有什么两样？民众若因为我的缘故开战，等于杀死人家的父亲、儿子而我来做君主，我不忍心做这样的事。'

"古公亶父带着私家的徒属离开邠邑，渡过漆水、沮水，越过梁山，在岐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定居下来。

"邠邑的人们全都扶老携幼，跟到岐下来归服古公。以致其他旁近的国家听说古公亶父仁爱，也大多数来归服于他。岐山之南有周原，土地肥沃，适于发展农业。古公亶父就率领众人在这里定居，开辟田野，悉心经营。

"古公亶父废除戎狄部族的习俗，开始营建城廓宫室房屋，并分别组成邑落安排居住。建立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种官府机构并设置了负责官员。民众都作歌制乐，颂扬他的德行。"

姬发见父亲滔滔不绝，丝毫没有疲倦的样子，知道正在兴头上。姬昌忽然停下来，饮了口茶，问道："恐怕你不知古公亶父是哪一位吧。"

"儿曾听母亲讲，是您的爷爷，儿的曾祖。"姬发恭敬地答道。

"对，是为父的爷爷。周为国号，即从这时开始。其实，若按以后习惯，为父是不能做西岐之主的。"

姬发对此一无所知，有些疑惑，探身问道："哦，是怎么回事呢？"

"你听为父慢慢讲来。古公有个长子名叫太伯，有个次子名叫虞仲。古公的妃子太姜生了他的小儿子季历，就是你祖父。季历娶了太任为妻。太姜、太任都是有贤德的妇女。太任生下昌，即是为父，有祥瑞之兆。

"古公说：'周人的家世当会有兴隆它的人出现，难道就是昌吗？'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知道古公想让季历即位以便传给为父，于是二人逃到了荆蛮的地区，在身上刻画花纹剪了头发，用这种方法把王位让给你祖父。

"二人奔逃到荆蛮，自称句吴。荆蛮人认为他们有贤德义行，从而归附的有一千多家，拥立太伯为吴太伯。

"太伯去世，因为他没有儿子，弟弟虞仲继位。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恩德，有朝一日定要报答。

"你祖父就是季历即位，他修治古公遗留的理政办法，笃诚地施行仁义，四方诸侯顺

服他。

“你祖父去世之后，为父即位。四十三四年的时间，为父未敢有丝毫懈怠，遵循后稷、公刘的事业，仿效古公、季历的办法，厚重仁义，尊敬老人，慈爱小辈，礼贤下士，重用贤能。即使如此，心里仍惴惴不安，惟恐哪里做得不周到。

“老了，有如风前灯，年迈气衰，只能尽力而为，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姬发庄重地点点头。“依为父看，西岐还是缺乏伊尹式人物，应当遍寻天下，揽集贤人。”

历史给人以明鉴。姬发听了父亲对周历史的介绍，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灭商目标，已经知道自己是黄帝的后裔，代替商朝名正言顺，也更加清楚地知道了人心向背的重要性。只要你推行仁义，总会有民众打破地理的界限而追随你的；而如果暴虐狂妄，民众是必定要反的。

商以伊尹而起，因傅说而兴。明主更需贤才辅佐，姬昌一再强调西岐缺乏人才，姬发也深有同感。推翻商朝，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应把招揽人才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

4. 渭水访贤

姬昌自从在灵台梦飞熊之后，命姬旦贴榜文招揽贤才，人倒是来了些，不过距他要求相差甚远，因而每日悒悒不乐。

纣王十八年（公元前 1083 年）春天。春和景媚，柳舒花放，桃李争妍，韶光正茂。

散宜生对姬昌说：“主公，昔日造灵台，夜兆飞熊，主西岐得栋梁之才，主君有大贤辅佐。今三春景色繁华，万物发舒，襟怀爽畅，大王何不率众臣往南郊寻青踏翠，共乐山水之欢，以享寻芳之乐，既可访贤于山泽，又可体察民情。”

姬昌点头道：“明日清早，同去踏青。”

春天，是一年四季最好的时光。和风飘动，百蕊争荣，桃花似火，柳嫩成金，萌芽初出土，百草已排新。嫩绿的芳草映入眼帘，如同一潭净水，透着灵气，连连绵绵，铺成锦缎一般。

林内黄鹏、杜鹃叫声清奇，林外氤氲烟笼。只见有几个顽皮的牧童或趴在牛背上，成倒骑在牛背上，口中以一片柳叶为笛吹个不休，悦耳至极，憨态可掬；见田里种田人忙着翻土撒种，桑园里采摘桑叶的女子边唱边摘，其乐融融。一段青，一段红，一园花，一园柳，一山秀，一水美，无不令人留连忘返，春光真醉人。

姬昌率领姬发、姬旦、散宜生、闳夭、辛甲、南宫适诸人各骑一马，向南郊而来。出了城，顺山沿水，迤逦行乐。

南宫适道：“大好春光，只踏青观赏，岂能尽兴，不如找一地方围猎如何？”

姬昌闻听，沉思片刻道：“将军所言正是，孤也有十余年不曾打猎，今日且随便看看，

明日择地行猎，诸位以为如何？”大家见姬昌兴致颇高，无不欢悦。

因第二天要去打猎，姬昌晚间卜了一卦，卦辞上道：“所获得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也不是罴，而是霸王的辅佐。”姬昌看了又看，有些将信将疑，命人把卜祝史编找来，为明天围猎卜一卦。

史编极其严肃认真地卜完后，深施一礼道：“恭喜主公，贺喜主公。”

姬昌静静地盯着史编道：“此话从何而起？”

“大王，臣曾记得您夜梦飞熊，那时就曾暗卜一卦，显示必有大贤出现，而这次占卜，大贤会立刻显身。

“您到渭水北岸打猎，将有巨大的收获，所得的既不是龙螭，也不是虎罴，而是有公侯才干的人，他是天赐给您的导师，辅佐您的事业日益昌盛，并将加惠于您的后代子孙。”

姬昌眼睛放光，问道：“你占卜的预兆和本王相似，真是这样吗？”

史编呵呵一笑，道：“大王尽管放心。臣始祖史畴曾为舜占卜而得到皋陶，那时的预兆和今天的很相似。”

姬昌大喜。

次日清晨，姬昌率原班人等，乘车骑马，烈烈旌旗似火，辉辉造盖遮天，其他人以为真是打猎，披坚执锐，手执铁杵钢叉，浩浩荡荡行来。

姬昌率众人直奔渭水北岸而来。到岸边，姬昌下车，众人下马。

大家见姬昌左顾右盼，一副焦急的神态，都不明所以。散宜生低声问道：“大王，您道带臣等行围打猎。如今到渭水北岸，左顾右盼，不知您要寻什么？”

“散大夫，昨天晚间，孤和史编占一卦，预兆在渭水北岸可得伊尹式大才，故此前来这里，本王寻找贤士，你们也仔细看一看。”姬昌边走边说，水边只有几个闲来垂钓的人，见西伯侯到了，纷纷见礼。

散宜生诸人见姬昌求才心切，既钦佩又觉得好笑，仔细给这些钓鱼者相面，似无大才。

姬昌找了半天，毫无所获，不觉有些气馁，开始怀疑占卜准确与否，但还是不忍立刻离去，便请几个垂钓的闲人问话。

“各位，你们一直在此地垂钓吗？”

“是呀。”

“你们有没有发现周围有与众不同的人呢？”

“大王，每个人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能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呢？”垂钓者都哄然而笑。

姬昌也觉得问的不太确切，微微一笑。

“不过，”其中一个年轻人挠挠头皮，好像要说什么。

“不过什么？”姬昌催问道。

“小民是说，有时候钓鱼，经常碰到一须发皆白但面色红润的老者，大约有八十来岁

的年纪，他伴绿柳而垂丝，闭目盘坐，少见有鱼钓上来。有一次，小民感觉奇怪，仔细一看，见线上只系一针而无钩，并且没鱼饵。”大家听到此，颇感奇怪。姬昌手捋胡须，侧耳倾听。

“我问：‘老先生，别人钓鱼，都是把针用火烧红，打成钩样，上用香饵，线上又用浮子，鱼来吞食，浮子自动，便知道鱼咬饵，向上一拎，钩挂鱼腮，才能得到鱼。而您的针无钩，也没有香饵，像这样钓，一百年也钓不上一条鱼呀。’老者哈哈一笑，道：‘少年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夫在此，名虽垂钓，然意不在鱼，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抱负，小人乐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老夫现在钓鱼也与这个道理相似，并不是真想钓鱼。人应当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老夫钓鱼，是愿者上钩。’今天清晨钓了一会儿，又走了。”

年轻人说完后，姬昌思忖片刻，频频点头，自言自语道：“莫非他就是。”

“小民也不知所讲可否算与众不同的人?”

“算，算，可称奇人。年轻人，你叫什么?”姬昌笑着问道。

“贱姓武名吉。”

“你可知那老者怎么称呼?”

“只知姓姜，听有人叫他姜子牙。”

“天天都在此垂钓吗?”

“有时每天如此，有时三五日来一次。”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还来?”

“他说或一二日，或三五天，不定。”

“散大夫，你看还要在此等候吗?”姬昌侧首问道，散宜生见姬昌问他，忙欠身道：“主公，求贤聘杰，礼当虔诚。今日来意未诚，宜其远避。上古神农拜常桑，轩辕拜老彭，黄帝拜风后，汤拜伊尹，都沐浴斋戒，择吉日迎聘，才是敬贤之礼。主公且暂请驾回。”

姬昌点头，道：“大夫言之有理。”命武吉一同回城。

路上有人道：“姜子牙恐有虚名，大王未知真实，若以隆礼迎请，倘言过其实，岂不空费主公一片真诚。派一人去请即可，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

姬发闻言，眉头微蹙，朗声道：“先生此言差矣。方今天下惶惶，四海鼎沸，贤人君子多隐岩谷。今大王夜梦飞熊，是上天垂象，特赐吾周大贤，是西岐之福。当学古人之风，不可懈怠。”诸人点头称是。

姬昌沐浴更衣，神情肃穆，燃香祷告，极其精诚。至第四日，姬昌率姬发、姬旦、散宜生、太颠、辛甲、南宫适诸臣倾城而出，乘车骑马，扛抬聘礼，直奔渭水北岸。

距渭水还有二三里地，姬昌命所有人都下车下马，不许喧哗，只派几名侍卫牵着马，随在后面。

渭水河畔柳条低垂，阳光照耀在河面上，粼粼泛亮。其他垂钓者早收起鱼竿一旁立候，独有一老者背坐溪边，任鱼竿飘在水面。

“大王，那老者就是姜子牙。”武吉在旁低声道，并指给姬昌看。

姬昌摆手，众人停住脚步，只带姬发、散宜生缓步行到姜子牙身后，站立不语。忽听姜子牙吟道：

“西风起兮白云飞，

岁已暮兮将焉为，

垂竿钓兮鱼不跃，

渭水浊兮何时清。”

“鱼不上钩，无可奈何！”子牙喟然叹道。

“老先生，愿者自然会来的！”姬昌微笑答道。

子牙慢慢站起转过身，注视姬昌三人片刻，略施一礼，道：“您莫非就是西岐之主姬昌吗？”

“正是姬昌。”姬昌躬身还礼。

“老先生，还认得在下吗？”散宜生笑道。

“赠我银钱的人，怎能忘记，只是无功不能受禄。”

“不知大王来渭水何干，莫非也有闲情雅致垂钓吗？”姜子牙张目向三人身后望去，文武群僚约有数百人。

“哪里。”姬昌神情庄重，深施一礼道：“久慕先生，一直无缘相会，今特斋戒，沐浴更衣，专程拜谒，得睹先生尊颜，实昌之幸。”

“老朽之人，文不足安邦，武不足定国，不堪顾问，蒙贤王枉顾，惭愧惭愧。”子牙急忙搀起姬昌。

“先生不必过谦。吾君臣沐浴虔诚，特申微忱，专心聘请。今天下纷纷，定而又乱。天子远贤近佞，荒淫酒色，残虐生民，诸侯变乱，民不聊生。

“吾主昼夜思想，寝食无味，夜梦飞熊，天赐大贤，虔心占卜，渭水北岸。先生大名，早有耳闻，顺天应民，何乐不为。

“况且，老先生还记得都城之时，您曾言道：‘若是老夫带兵，只胜不败。’胸中必有奇谋，既如此，怎忍生灵涂炭。时不我待，先生年迈，难道将匡世之策埋于泥土之中吗？何不一展雄才，则天下黎民幸甚，吾主幸甚。”散宜生滔滔言辞，令姜子牙微微一笑。

子牙道：“既如此，三位请坐，听老夫讲一讲钓鱼。”

“愿闻高论。”三人盘坐石上，侧耳倾听。

“凡是垂钓都是为了得鱼，钓鱼的道理也很深奥。钓丝细微，鱼饵可见，小鱼会来上钩；钓丝适中，鱼饵味香，中鱼会来上钩；钓丝粗长，鱼饵丰富，大鱼会来上钩，鱼要贪吃香饵，就会被钓丝牵着；人要食君俸禄，就会服从君主使用。

“因此说，君主收罗人才就和钓鱼一样，操有三种权术：用厚禄收罗人才，好像用饵钓鱼一样；用重赏收买死士，好像用香饵钓鱼一样；用不同的官位授予不同的人才，好像

用不同的诱饵钓取不同的鱼一样。

“用香饵钓鱼，鱼可供烹食；以爵禄取人，人可竭尽其力；以家为基础而取国，国可为你所有；以国为基础而取天下，天下可全部征服。”

“说得好！”姬昌击掌称叹。子牙微微一笑，继续说道：“泉源深，水流就不息，水流不息，鱼类就能生存，这是自然的道理；树根深枝叶就茂盛，就能结出果实，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君子情意相投，就会亲密合作，亲密合作，事业就能成功，这也是自然的道理。

“言语应付，是把真情掩饰起来了，能说真情实话，才是最好的事情，现今天子昏聩，斩杀忠臣，实在是自毁江山。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接受最直率的规劝，老夫闻听，大王从谏如流，闻过则喜，确实令人钦佩。”

“谬传，谬传，先生还须多指点。今日听先生一番高论，有顿开茅塞之感。”姬昌由衷地称赞。

子牙慨叹道：“幅员广大，历传多代的商朝，它所积聚起来的东西，终归要烟消云散；不声不响，暗中准备的周国，光辉必定会普照四方。

“圣人的德化，就在于独创地、潜移默化地收揽人心。圣人考虑的事情，就在于使人人各得其所，从而建立起收揽人心的方法。”

“制定什么样的收揽人心的方法才能使天下归心呢？”姬发听子牙高论很是赞同，遂提出一个心中早有的问题。

思考片刻，子牙道：“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同享天下之利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之利的，就会失掉天下。

“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民共同享受的，就是仁爱，谁有仁爱，天下就归顺谁。免除人们的死难，解决人们的困难，消除人们的祸患，解救人们危急的，就是恩德，谁施恩德，天下就归顺他。

“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的，就是道义，谁讲道义，天下就归附谁。人们都厌恶死亡而乐于生存，欢迎恩德而追求利益，能使天下人都获得利益的，就是王道，谁实行王道天下就归顺谁。”

姬昌听罢，站起身再次施礼，道：“先生所言，犹如拨云见月。孤主西岐四十多年，未见先生此样人。”

姬发挥手，几名兵士拉着马车过来。姬昌对姜子牙恳切道：“先生大贤，孤得遇先生真是天意，天意呀！预先备下车舆，特迓先生，快请上。”说罢，亲自搀扶子牙起身。

“大王，且慢。”子牙忙摆手，道：“大王所乘车舆，老朽何德何能乘坐，断然不敢。”

“先生如不乘坐，有失孤数日虔敬。”彼此又推让数番。

“先生、父王不必再推让，同乘此车如何？”姬发在旁道。

“罢罢罢，先生只要认为可以，孤无有不可。”姬昌望着子牙。

子牙望着姬昌，二人相视一笑。姬发、散宜生搀扶子牙上车，姬昌随后登舆，众人一见，齐声欢呼，上马轩昂。

进了西岐，众民争看，只见姜子牙：皓发白须，皱纹堆垒，满面红润，两目有神，身宽背厚，稳如泰山般。

当日，姬昌在灵台祷告，封子牙为太师。

姜子牙是我国早期的军事谋略大家，对以后历史发展影响很大，其先祖起源于宝鸡一带的姜姓血统的一个氏族，后迁居于吕（今河南南阳西），后改姓吕。

在商周时代，等级森严，王朝中的辅政大臣，也就是指挥军队的军事统帅，都是由君王的近亲贵族世袭担任，姬昌勇于打破常规，聘用破落贵族出身的姜尚为太师，即最高军政长官，确实难能可贵。

子牙受到姬昌这个明主的赏识和重用之后，得以发挥其聪明才智，施展其宏图远略。

在周的东面有虞（今山西平陆北）、芮（今陕西潼关西北）相邻。两国一直为边界的一片平原争吵以致发生械斗，双方都义愤非常，认为理在自己。

虞君命人到芮国，说这块土地是自己的，劝芮君不要再执迷，赶快退出本国人，并赔偿损失；芮国派使者到虞国，讲此片平原历来就是归虞君管辖，自己的土地一寸不能让与他人，劝芮人休要妄想，对原所作所为道歉，双方争执不下。

虞国有一大夫名叫杨任，面陈虞君道："大王，虞、芮相邻，若为弹丸之地争执不下，不仅有伤两面居民的和气，也有妨两国国君的友谊。若追根寻源，虞、芮两国乃同一祖先。"

"大夫，孤家知道，但是祖宗所传土地，怎能拱手相让，即使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孤虽知两国相近，但决不能后退。"虞君断然答道，其他大臣也颔首称道。

"大王所言极是，然兵械相见，也决非好办法。互相威胁，于事无补，您看这样如何，西岐周国姬昌仁慈平和，断事公道，您派人通知芮君，双方一同朝周，请姬昌裁断，这样彼此心服，既免争斗，又促情谊，您意下如何？"杨任早就知道姬昌德行过人，近又拜姜尚为太师，周地更是民风雍和，有似唐尧盛世。

虞君沉思半晌，道："好，就依杨大夫之见，孤就派你去芮国，去见芮君，约他同去朝周，请姬昌、姜子牙裁断，孤王早就听说西岐民风淳厚，心仪已久，是真是假，此番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大王，虞、芮隶属商王，两国争讼，应奔赴都城朝歌，请天子明断，为何去朝姬昌呢？"有一名唤张凤的大夫出班启奏，质问杨任。

虞君哼嗯半天，无言以对，目视杨任。

杨大夫哈哈一笑，转身向张凤道："张大夫，当今天子，昏庸无道，宠妃信佞，早失天子之德，若两国国君千里迢迢朝见陛下，恐怕他也无心管此事，耽搁时间不说，恐其中又生枝节，难道您忘了姬昌羑里被拘七年吗？

“况且周王姬昌仁行天下，威望共知，相距又近，定会把两国争讼公平裁断，大夫何必拘泥礼法，舍近求远，弃明投暗呢?”

一席话说得张风愣在那里，低头不语。虞君抚掌道：“此事就依杨大夫。”起身拂袖退殿。

杨任出使到芮国，一番舌战群儒，陈述利害，终于让芮君同意一同朝周，请姬昌裁断，商定好一月后在首阳山下见面，各带三五名侍随，轻车简从，路上不可暴露身份，以便采风。

纣王十八年夏末秋初，秋高气爽，满目葱笼。

虞君和杨任带着三名侍随，准时到首阳山下，见芮君和本国大夫韩荣及三名侍随等候。双方见礼毕，一同登程。

路上互不搭腔，寂然无声。约有半月，进入周地界，顿觉天空蔚蓝，空气清新，碧绿如波。

两国君主都不觉眼前一亮。忽然一年轻汉子扛着块牌子向田地跑去，到一块地前左右看了看，又来回丈量一番，把牌子插在苗稀的一面。用手擦着汗，憨憨地笑了。众人不明所以。

不一会儿，又一中年人扛着块牌子也向田地跑去，到先竖立的牌子面前看看，摇摇头，对年轻人说了些什么，把先竖的牌子拔起来，又把自己扛的牌子插在田里。

年轻人连忙制止，两人争着，一个要把牌子拔出来，一个要把牌子摁进去，互不相让，你推我挡。

虞君见道：“杨大夫，都传西岐民风淳朴，怎么乍进周地，就见二人争田，也不过尔尔罢了。”说完一撇嘴。

杨任也大为疑惑，难道所传是虚假的，有夸大其辞的一面？想了想，道：“大王，容臣去问一问?”

杨任急步走过去。问两人始末缘由，明白后招呼其他人到田边来。

芮君、虞君率众人来到田畔，看着笑呵呵的杨任心中奇怪。“杨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芮国大夫韩荣问道。

杨任微微一笑，轻轻拉过青年人，道：“诸位，请这位小伙子给你们讲讲。”

诸人不知杨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将信将疑地瞧着这位年轻人。小伙子羞涩地笑了笑，手搔搔头皮，道：“各位大概是从远道而来，见小的和他争来推去，以为在吵架，其实不是这样。”那位中年人也咧开嘴憨笑。小伙子接着道：“你们看，这块地牌子左边是我家的，右边是他家的，可是左边地好容易产粮，右边的地薄产粮不易，要精耕细作才可，而他家上有老，下有小，只能靠他一个人种田，我家兄弟四人，个个都是种地的行家里手，因此，弟兄们一商量，要用自家的好地换他家的薄田，大叔不答应。

“我说那就从好地里拿出一亩给你，他还是死活不答应，弟兄们一商量，算了，不再

与他合计，自己做块牌子往地上一插，让他不同意也得同意，这不刚到这，大叔就看见追过来了。”

众人一听恍然大悟，不禁暗自佩服年轻人德行高。

“小伙子，把你的好地让给别人，自己岂不是吃亏了吗?”虞君问道。

“先生，自己吃点亏没有什么，只要大叔的日子好过就行了。”小伙子严肃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要小伙子的田地呢?”芮君问中年人。

“虽是邻居，我怎能随便占别人的田地呢？况且他家虽然兄弟四人都是种田的行家里手，毕竟人口众多，而我家只有一人干活，吃的也少，几亩薄田，也将就了。

“毕竟土地该是谁的是谁的，不能争不能抢。”中年人一旁答道。

虞君、芮君对视，相顾默然。

“西岐之主姬昌推行仁义，教化万民，尊老助幼，互相谦让，诸位从远道而来还不太清楚吧?”中年人见众人默然无语。

虞君嗯啊两声，向二人点点头，和芮君带领诸人离开田畔，来到一棵枝繁叶茂、双手抱不拢的大树下歇息。

杨任附在虞君耳旁，低声道：“大王，姬昌仁义德行布于百姓，两家邻居宁可吃亏也让田地，除西岐天下难找。”

虞君点点头，轻声道：“杨大夫，到岐下还有多远?”

“千里左右吧!”

虞君站起身，来回踱步，低头蹙眉，半晌无言。芮君也背着手一会儿走一会站。过了半日，两人不约而同地喊道：“大王。”

众人一愣。虞君嚅嚅嘴唇，芮君也赧然，又都坐回原处。

杨任想了想，招手请韩荣到一旁道：“韩大夫，两国国君是否有讲和之意呢?”

韩荣道：“适才，吾家国君讲，咱们两国所争执的，正是周国人所感到羞耻的，平常百姓比国君都懂仁义，知礼节。”

“吾国国君也说，只是边界的小纷争，哪里值得去找周王，那只会自取耻辱。况且离岐下有千里之遥，不如这样，您我二人分别劝国君返回，双方和解也就罢了。”杨任看看两国君王，轻声道。韩荣点头同意，两人把手合在一起，轻轻击掌，转身回来，向虞君、芮君分别汇报了刚才的谈话，二君转头相视一笑，继而昂首大笑。

虞君、芮君返回本国，下令各后退一里地，双方百姓不得再发生争斗，违令者重惩。从此，两国边界相安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礼尚往来。

虞、芮自断讼案一事天下传闻，也传到了首阳山上的两位隐士耳内，他俩一位叫伯夷，一位叫叔齐。

他们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国君，到父亲去世之后，叔齐把君位让给伯夷，说：“按常理，应该是您继承君位。”伯夷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道：“由你继承君位，

这是父亲的命令，怎能违背父亲的遗训呢?”

叔齐相劝再三，伯夷不肯，在一天夜晚偷偷地逃离孤竹国。

第二天，叔齐遍寻大哥不到，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避了，一路迤逦追寻伯夷而来。国都的人只好让孤竹君的另一个儿子继承王位。

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在首阳山相聚，抱头痛哭，发誓不再回去继承君位，二人搭了间茅屋，暂遮风雨。

这一天，伯夷从山下回来，见叔齐正在挖野菜，道：“叔齐，歇会吧。”

叔齐直起身，活动活动道：“大哥，下山有什么消息吗?”

伯夷一笑道：“兄弟，你我二人都一把年纪了。”叔齐低头看了看自己花白的胡须，慨然道：“是呀，大哥，岁月不饶人呀。”

“我听说虞君、芮君为两国边界田地争端去西岐朝拜姬昌。”

“虞、芮两国不是隶属于商吗？为什么去朝周呢?”叔齐不解地问。

“哈哈，”伯夷大笑，拍拍兄弟的肩膀道，“兄弟，你有所不知，二国之君慕姬昌的威名，不朝殷，却相约朝周。他们进入周境之后，所见所闻，很受感动。”

“哦，那他们都见到了什么?”叔齐并不了解周，急于了解。

“他们看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的景象，内心感到羞愧，回国后自动地将所争地作了闲田处理，各后退几里地。”

“看来姬昌果真是仁义之主。”叔齐放下手中野菜，啧啧称叹。

“是呀，兄弟，西岐敬老尊长，善待老者，你我弟兄不如投奔姬昌，颐养天年。你以为如何?”伯夷盯着叔齐问道。

叔齐沉思片刻，道：“就怕姬昌不收留。”

“不会，姬昌仁义孝慈，最能尊养老人，他不能不收留。兄弟放心，若是难以住下，我们再回首阳山不迟。”

兄弟二人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就下了山，直奔西岐而来。

姬昌把兄弟二人迎进养老馆，命人好好尊养，不得懈怠，有时过来问候，谈天。伯夷、叔齐很是兴奋。

散宜生对姜子牙道：“太师，依吾看，伯夷叔齐只浪得虚名罢了，来西岐并不能有什么大作用。”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散大夫不必过虑，养二老可使周王名声更加大振，有百利而无一害。”

照常理，君主之位是最尊贵无比的，但也并非所有人都用贪婪的目光觊觎着王位。传说唐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认为那是一种耻辱，因而逃避隐居起来。到了夏朝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这样的隐士。商朝有伯夷叔齐，都是天下人敬仰的贤士，姬昌收留他们，并不是想让他们能为自己出谋划策，只是仰望而已。

纣王十九年（公元前1082年），姜子牙向姬昌建议整顿军队，进行新的军队编制。为了便于作战指挥和管理训练，把战车与步兵分编改为车步合同组编。以战车为主体，每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步兵，组成一个建制单位称“乘”，“乘”不仅包括战车、甲士、车属步兵，还包括辎重车和后勤徒役，既是军队最基本的建制单位，也是计算军队实力的基本单位。

每乘战车一辆，挽马四匹，辎重车一辆，官兵共三十人。其中甲士十人：车上三人，车下七人；战斗徒兵十五人；后勤徒役五人：管炊事二人，管饲养二人，管衣甲装具一人。

由于战车增多，一般以宽正面的矩形方阵进行作战，对战车御手的技术要求增高，而御术的精否对胜败影响甚大，所以御手的作用增大，地位提高，在一般战车上成为一车之长，改变商由“车左”任“甲首”的规定，指挥车仍是以居于车左的指挥官为首。

以五乘为一队，十乘为一官，五十乘为一卒，一百为一师。师的统帅为“师氏”，至于战斗编组，则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组成，如九乘一个单位，十五乘一个单位或二十五乘一个单位等。

周国军队原本精锐，经姜子牙严格的训练之后，军纪严明，令行禁止，威风凛凛，豪气冲天。

姬发找到子牙，道：“太师，父王以仁义播扬于天下，那您整军精武有什么用呢?”

姜子牙哈哈一笑，严肃道：“二公子，大王虽以仁义治国，但天下的取得决非能以言辞所得。

“商王有大军无数，虽天下扰攘，依然未能覆到，是有军队之故，大王治理天下必须用仁义，惟此才能巩固根本，诸侯威服；但若解民倒悬，吊民伐罪，必须用军队，惟此才能涤荡乾坤，终成大业。”

姬发以手抚额道：“太师所讲，金石之言。”

姜子牙手拈胡须问道：“二公子，大王派散大夫到京城向天子献出洛水西岸的两座城池，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播名于天下；如今四方诸侯都传说大王是承受天命的君主。“老朽敢问二公子，如今西岐该怎样做，才能一步步地实现大王的理想呢?”说罢，笑眯眯地看着姬发。

姬发摆手道：“老太师考在下，实难回答。”

“哎，贤公子不必太谦，看君臣二人是否不谋而合?”姜子牙拉住姬发的手，请他坐下。

姬发仰首想了想，道：“一孔之见，还请太师指点。在下以为，周在岐下，犬戎在北，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在西，只此两个小国异族居住，不受黄帝子孙教化，一心忠于商殷，是西岐心腹之患，若要东进，先除后顾之忧。”

“小国寡民，弹丸之地，请大王遣派散大夫游说他们，或许能投到周王麾下。”姜子牙

道。

“老太师，此两国顽固之极，非言辞能动，非武力不能除忧。”姬发坚定地说。

“好，就依公子所言，禀报大王，先除后方之忧，稳固根本，才能向东方前进。”姜子牙点点头，心中想：姬发果然了不起，文武全才。

“那向东能直接讨伐子辛吗?”子牙继续问道。

“稳固了后方，还不可能长驱直入，应先把商在东面的两颗钉子耆（今山西长治西南）、于（今河南沁阳西北）拔掉，这两国距殷较近。伐这两国，实际上是开始了对殷的正面进攻，构成了对殷都朝歌的直接威胁。”姬发辅助着有力的手势，一种气魄显示出来。

姜子牙拍掌道：“好，公子高见，与老夫同出一辙，奏于大王，一定会得到准许。”

姬发一直在考虑伐商的步骤，第一步如何，第二步怎样，所以子牙一问，便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有根有据，有先有后。子牙想，姬昌选他做继承王位的人，果然有眼光。

子牙、姬发向姬昌谈了西伐东征的战略意图，姬昌表示赞成。

纣王十九年秋天，姬昌命姬旦为主将，管叔、蔡叔辅佐，太颠、辛甲随军，率二万人，祭天之后，先伐犬戎、密须。

姬发对姬旦说：“父王以仁德治国，武力辅之。虽然犬戎、密须不识时务，骚扰边界，不顾百姓死活，上贡商王，但黎民无罪，不可滥杀无辜，涂炭百姓。

“如果两国君惧怕投降，切莫要其性命，若是顽抗，则不必留情。”

子牙上前道：“姬将军，此番征战，除后顾之忧，很是关键，望你旗开得胜，捷报早传。”

“谢太师吉言，末将想请教，主将用什么来树立威信，用什么来体现明察，用什么来做到所禁必止，所令必行?”姬旦拱手问道，一副虔诚的样子。

姜子牙笑了笑，道：“姬将军，临上阵看兵书，为时不晚吗?”姬发也笑着看兄弟。

姬旦不好意思地道：“一直想请教太师，总也没有机会，既然今天有暇，还望老太师不吝赐教!”

“好，老夫就自己所知，来答这个问题。”子牙用手一指天空，道：“姬将军，你看天空之所以令人敬畏，是因为它变幻莫测，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乌云密布；一会儿霞光万道，一会儿风雨大作；又高远不可及，人所难达呀。

“天命难违，人若不遵，则遭天谴天报，因此人惧怕天。

“主将的威信来自惩罚分明。谁违背命令就杀谁，尤其是地位高的人不能放过。奖赏地位低的人来体现明察秋毫，以严明惩罚来做到所禁必止，所令必行。”

姬旦神情严肃，侧耳倾听，不住点头。

“因此，杀一人能使全军震惊的，就杀他；赏一人能使万人欢喜的，就赏他。”姜子牙继续说道，他知道姬旦是姬发的左膀右臂。“诛杀，重在诛杀地位高的人；奖赏，重在赏赐地位低的人。能诛杀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说明刑罚能及于最上层；能奖赏到牛童、马

夫等饲养人员，说明赏赐能达到最下层。刑罚能及于最上层，赏赐能达到最下层，这就说明主将的威信能够贯彻上下了。”

“太师讲得真是透彻精辟，末将钦佩万分，再想请教进攻的原则是什么?”姬旦双目炯炯放光，听得如饮甘霖一般。

“将军在一点一点地逼老夫卖弄。”子牙喝了口水，来回走了一趟，略一思忖，道：“作战的形势是随着敌人的行动而变化的，临机应变产生于两军对阵的时候，奇正运用来源于将帅的智慧与思虑。所以机要的大事不能泄露，用兵的策略不可外传，重大决策不容纷纷议论，作战行动不可暴露于敌，忽来忽往，独断专行而不受制于人，这是用兵的重要原则。

“一般作战，敌人探听到我军兴兵，就要研究应付的策略；敌人发现了我军行动，就要设法破坏我军行动；敌人了解了我军企图，必致为敌所困扰；敌人摸清了我军规律，必致为敌所危害。

“善于用兵的人，取胜于展开军队之前；善于除害的，消灭祸患于萌芽之前；善于取胜的人，取胜于无形之中；最好的作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用死拼硬斗来取胜的将领，不是最好的将领；在失败之后再来设防的，不是聪明的人。

“用兵最重要的是所攻必克，作战最重要的是保守机密，行动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计谋最重要的是不被识破。

“善于打仗的人，军队处于待机状态时不受干扰，看到有胜利把握就进攻，没有胜利把握就停止。

“不要惧怕，不要犹豫，用兵的害处，犹豫最大；军队的灾祸，莫过于狐疑；善于打仗的人，看到有利的情况决不放过，遇到有利的战机决不迟疑。因为失去有利条件和错过有利时机而动，反而会使自己受害。

“因此，明智的将帅抓住战机就不放过，机智的指挥者，一经决定就不犹豫，所以才能像迅雷一样使人不及掩耳，像闪电一样使人不及闭眼，前进如惊马奔驰，战斗如狂风骤雨，阻挡它的就被击破，靠近他的都被消灭，谁能抵抗得了这种军队呢!”

“说得好，老太师真是上天所赐周国，请受末将一拜!”说罢，姬旦就要跪倒。

子牙忙用手搀起，道：“将军免礼，折杀老朽。望将军此去马到成功，后面还有更大的仗等着你呢!”

姬发看看天色，道：“兄弟，你早些休息，刚才太师所讲，需仔细揣摩。时候不早，明日还要出征。太师，您看呢?”

“好，姬将军莫负大王之意。”子牙、姬发离开姬旦的府宅，各自回府。

次日清晨，姬旦点齐二万大军，拜别父兄及众大臣，离了岐下，望犬戎进发。

二万大军，车步齐备；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刀枪闪亮，有如三冬瑞雪铺就；剑戟森严，犹如九月秋霜盖地。

姬昌送走姬旦，侧首问子牙："太师，依你测算，此次征讨犬戎、密须，何时能归？"

子牙想了想道："臣以为，一二年足矣。大王放心，姬将军文武兼备，二万大军可算精锐，两个区区小国，不在话下。只要闳大夫供好粮草，很快会高奏凯歌！"

姬昌轻轻点点头，率众人回到城里。

西岐征伐犬戎、密须的消息传到商都朝歌。

上大夫祖伊闻听，暗想，此时所谓刀兵四起，百姓思乱，水旱不时，民贫军乏，库藏空虚。西伯侯姬昌命其子率二万大军讨伐忠于商朝的诸侯，其心为何？此事不小，不可不奏。

祖伊急修好本章，往摘星楼见驾。到楼下，祖伊仰天观望：好高的一座楼，直插云霄，看得都有些眼晕，站在顶端，夜晚之间，伸手可触星辰。

纣王宣祖伊进见，问道："老大夫，许久未上朝，今日见朕，有什么要事？"

今天纣王没有和妲己游乐，而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案几后面，想着什么。费仲立在一旁。

"陛下，西岐姬昌礼聘贤士姜尚为太师，训练军士，收买人心，今又派其子姬旦率二万大军伐犬戎、密须，其心不在小，子商不利。"祖伊焦急地奏道。

半晌，纣王未语，皱着眉头，问费仲："鹿台何时能修成，妲己娘娘思之都病了。这个崇侯虎，哼！"

费仲也叹着气道："臣知陛下疼爱娘娘，不过崇侯虎正在加紧催工，想不日即可完成。"

祖伊恍然，原来纣王根本没听自己讲什么，而是一心想着那千人骂万人唾的鹿台，不由高声道："社稷不存，鹿台何用？"

纣王一愣，脸上挂怒，斥道："老大夫此是何意？姬昌伐其他诸侯，是朕赐给他弓箭斧钺，允许他征伐的。聘姜尚为太师，姜尚是何人？"

"贩夫走卒而已。从前做过小买卖，卖面卖笊篱全都赔本，在渭水边上钓鱼几年，连鱼影也没见着。如今都八十了。"费仲在一旁介绍道，满脸的不屑。

纣王大笑道："这不是一个笨蛋吗？姬昌也老糊涂了，礼聘这么一个老家伙有什么用？"

费仲赔着笑，纣王开口，他不笑也张着嘴；纣王声高，他没声愣往外挤。

"陛——下。"祖伊听人讲过姜子牙，急切道："姜子牙老谋深算，善于用兵，是世外高贤。姬昌占卜而得之，渭水河畔请回姜尚，他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陛下不可不防啊。"

"啊，好，朕知道了。"纣王不耐烦。这些天一直为妲己的病着急，她时常心口疼痛。

当驾官奏道："陛下，北伯侯崇侯虎候旨。""宣他上楼。"

"崇侯虎，鹿台修造如何了？"纣王急不可耐地盯着北伯侯。

"回陛下，臣就是启奏此事的。奉旨监造鹿台，赖陛下洪福，整造二年零四个月，今已完工，特来复命。"

"好，好。"纣王大喜，"此台非卿之力，终不能有此神速。"

崇侯虎晒笑道："臣昼夜督工，焉敢怠玩。"

"刚才祖伊大夫奏道，姬昌聘姜尚为太师，又派其子征伐犬戎、密须。卿有何谋可除姬昌大患？"

崇侯虎晒笑道："姬昌何能！姜尚何物！井底之蛙，所见不大；萤火之光，其亮不远。虽称太师，如何比得闻老太师，他们好比寒蝉抱枯杨，不久俱尽，小事一桩，陛下不必与之计较。若陛下不放心，臣可马上返回崇地，以镇边界。"

"难为卿一片忠心。鹿台已完，朕当幸之。费仲、祖伊你们和崇卿先暂往台下，候朕和爱妃同往。"

妲己听说鹿台造成，心中爽快，心疼也好了几分。纣王见爱妃精神振作，喜悦异常，同坐七香车，宫人随驾，侍女纷纷，到达鹿台，果然华丽。

纣王、妲己下车，两边扶侍上台。真是瑶池紫府，玉阙珠楼，团团俱是白石砌就，周围尽是玛瑙妆成。楼阁重重，显雕檐碧瓦；亭台叠叠，皆兽马金环。殿当中嵌几样明珠，夜夜光华，空中照耀，左右铺设俱是美玉良金，辉煌闪烁。

祖伊随行，见费仲、崇侯虎陪伴纣王、妲己两侧，谀声媚笑，点头哈腰，感觉好似吃了馊饭一样恶心。在台上观看，台上不知费几许钱粮，无限宝物，可怜民膏民脂，置之无用之地。想台中间不知有多少冤魂屈鬼，不知有多少人家为此台家破人亡。祖伊暗叹：高耸入云霄的鹿台，真可说是断送成汤天下的根苗。

后人有赋道鹿台：

"台高插汉，榭耸凌云。九曲栏杆，饰玉雕金光彩彩；千层楼阁，朝星映月影溶溶。怪草奇花，香馥四时不卸；殊禽异兽，声扬十里传闻。游宴者恣情欢乐，供力者劳瘁艰辛！涂壁脂泥，俱是万民之膏血；华堂采色，尽收百姓之精神。绮罗锦席，空尽织女机杼；丝竹管弦，变作野夫啼哭。真是以天下奉一人，须信独夫残百姓。"

纣王携妲己入内庭，贪欢取乐，淫乱无休，日夜纵欲，全无忌惮。

祖伊昂头望天，仿佛近在咫尺，见月色圆满，光华皎洁，碧天无翳，摇头叹息，良辰美景恐难再。他一步一步地走下台。

修成了鹿台，纣王更是不理朝政，日夜欢娱。

一天，侍从报纣王："闻太师奏凯回朝。"纣王和妲己正在床上调笑，闻听，沉吟道："老太师替朕远征北海十二年，可谓劳苦功高，传朕旨意，让老太师先回府休养三天，三日后，鹿台大排筵宴，为太师接风贺功。"说罢依旧调笑。

闻仲满脸征尘，满脸疲惫，满身辛劳，一路上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冻死饿死者屡见不鲜，天下惶惶，东、南方又反了两家诸侯。

太师进朝歌城，只见鹿台高耸，光景嵯峨，令人目眩，不觉惊讶。百官在道旁相迎，太师下了车，笑脸问道："列位老大人，闻仲远征北海，离别多年，城中景物尽多变了。那高大之台是干什么用的?"

"那是鹿台。陛下征集天下百姓，倾全国财力物力二年多而成。"比干在旁叹嘘道："老太师鞍马劳顿，为朝廷十几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多辛劳了。"

"王叔过誉。为国远征，理所应当。"太师躬身答道。

"太师在北，可知天下离乱，朝政荒芜，诸侯四叛?"武成王黄飞虎道。

"略知一二，只是北海难平，心悬两地。今托赖天地之恩，主上威福，方灭北海叛逆。不想刚灭北海，又反东、南二诸侯。"闻仲摇头叹息。

有传旨官宣纣王旨意，三日后太师上朝。

闻仲闻听，满脸不悦，道："吾恨不得长双翅飞回都城，不用三日后，诸位随老夫进宫见驾。"

众官随至九间大殿。太师上了台阶用手抹龙书案，仔细一看，满手灰尘；举目观，寂静凄凉，又见殿东边黄澄澄的大圆柱子。

闻太师走近细瞧，不明所以，问道："王叔，这黄澄澄大柱子，为何放在殿上?"

"太师有所不知，这是陛下制造的新刑具，名叫炮烙。凡有谏官阻事，尽忠无私，赤心为国的，言天子之过，说天子不仁，正天子不义，便将此物用炭烧红，用铁索将人两手抱住铜柱，左右裹将过去，四肢烙为灰烬，殿前臭不可闻。为造此刑，忠良隐遁，贤者退位，能者去国，忠者死节。"闻太师听此言，心中大怒。

黄飞虎简要地把妲己入宫，梅伯、杜元铣、商容等老臣进谏而亡，姜后惨死，修酒池肉林，行虿盆酷刑，造鹿台，加赋税，囚禁姬昌诸事叙说一遍。闻太师听后心潮翻滚，脸色忽青忽白，只觉眼前灯光乱摇，仿佛大殿也在晃动，有将倾之感，难道真是天数到了?

闻太师咬着牙道："执殿官，鸣钟鼓请驾!"百官大悦。

纣王听得钟声，感到奇怪，问当驾官："谁在乱鸣钟?"

"启奏陛下，是闻太师请驾。"

"朕不是让他先休养三天吗?"纣王不悦地嘟囔道，还是不由自主地穿好朝服，摆驾上殿。

闻太师见纣王面色倦怠，显然是纵欲过度、饮酒过量所致。

纣王笑道："老太师远征北海，跋涉艰苦，鞍马劳心，运筹无暇，欣然奏捷，功高盖世。有太师在，朕放心矣!"

闻太师施礼道："仰仗天威，感陛下洪福，征伐十二年，斩逆剿贼。臣捐躯报国，不敢有负先王。"说到此，用手一指铜柱问道："敢问陛下，殿东放着黄澄澄的是什么东西?"

纣王道："谏臣恶口忤君，沽忠买直，故设此刑，名曰炮烙。"

太师又问道："臣进都城，见高耸云霄的是什么所在?"

纣王道："朕至暑天，苦于没有休息的地方。造此行乐，也观高望远，不致耳目闭塞，名叫鹿台。"

"陛下，今四海荒荒，诸侯齐叛，不知是他们之过，还是陛下之过？"太师盯着纣王。

纣王恬不知耻地道："自然是他们之过。太师回来就好，扫荡叛贼有望。"

"陛下，臣以为错在天子，而非诸侯。是陛下所作所为有负于诸侯，故有离叛之患。今陛下仁政不施，恩泽不降，忠谏不纳，近奸色而远贤良，不分昼夜恋歌饮，广施土木，民受累而反，军绝粮而散。

"天下无民，陛下给何人当天子？想先王在时，四夷拱手，八方宾服，享天平乐业之丰，受巩固皇基之福。今陛下数年以来，不知朝纲大变，国体全无，臣虽殚精竭虑日劳边疆，也如在朽木上辛勤筑燕巢。望陛下深思。"

纣王半晌无言，挥手道："老太师远途而归，甚是疲乏，先回府第休息，三日后朕亲自为爱卿贺功。"

"不必了。"闻太师躬身施礼道："三日后，臣有本奏，贺功宴待天下太平再说吧。"言毕，转身退出大殿。

纣王无趣，只得退朝。

三日后，纣王早早升朝，以显示尊重闻仲，因为他知道，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实赖太师，无他江山难保。

闻仲见纣王今日摆出副谦恭纳谏的样子，认为他或许有心改正，重整乾坤了，便出班奏道："陛下，臣于三天之内，列出十款兴利除弊之事，请准奏。"

纣王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啧啧两声，心道：老家伙不说是不说，一讲就是十条，看来他一回来又多了一个烦人的老头，且听他讲什么。他面无表情地道："太师尽管奏来。"

"第一件：拆鹿台，安民不乱；

第二件：废炮烙，使谏官尽忠；

第三件：填蛋盆，宫患自安；

第四件：去酒池、肉林，掩诸侯谤议；

第五件：贬妲己，别立正宫，使内廷无蛊惑之虞；

第六件：勘佞臣，速斩费仲、尤浑而快人心，使不肖者自远；

第七件：开仓廪，赈民饥馑；

第八件：遣使命招安于东南；

第九件：访遗贤于山泽，释天下疑似者之心；

第十件：纳忠谏，大开言路，使天下无壅塞之弊。

"如陛下批准施行此十件事，臣以为社稷或可平安，万民钦服，天心效顺，国祚灵长，风和雨顺，天下承平。"闻仲言语凿凿，铿锵有力。百官点头称道，只是恼了两人：费仲、尤浑。两人又恼又怕，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纣王。

纣王听完太师的十件事，闭目拈须，沉吟道："老太师忠贞爱国，其心可彰可表，十件事朕准七件，有三件再商议。"

费仲、尤浑心都提到嗓子眼，周身血液流速加快，支起耳朵谛听。

"哪三件再议？"闻太师眉头蹙起。

"鹿台之功，费无限钱粮，成功不易。今一旦拆去，实在可惜。"纣王探询道。

"鹿台功大，劳民伤财，万民深怨，拆之以消天下百姓之恨。"闻太师毫不退让。

"此事再议。贬妲己一事。苏娘娘德性幽娴，并无失德，如何要加谪贬？"纣王最讨厌的莫过于大臣论及他的爱妃妲己，每每不是贬斥就是斩杀，只是对闻太师还心存忌惮。

"妲己谏陛下造酷刑，惑缠天子，失理朝纲，日夜游乐，应速贬之。"太师回朝后耳朵里灌满了众大臣对妲己的非议之词。

"中大夫费仲、尤浑二人，素有功而无罪，何为谗佞，岂能诛戮！"失去了左膀右臂，纣王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坚决不同意杀此二人。

"陛下，如前两件事还可再议的话，此事不必再议。速斩费仲、尤浑，则朝纲清净，国内无谗，圣心无惑乱之虞，朝政不期清而自清。愿陛下勿迟疑不决，速赐施行！"闻太师的声音不由得提高，纣王面沉似水，默然不语。

费仲、尤浑互相看看，吓得抖若筛糠，惟恐纣王一时不高兴把二人的脑袋摘下，偷眼上瞧，心里惴惴不安。

古往今来，奸佞小人无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所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心怀鬼胎，自然难以坦荡为人。

"太——师，卿奏十事，朕准七件，已是十分开恩，余下三件从长计议，不必着急。"纣王缓缓言道，想把三事拖下去。

"陛下，得天下失天下之根本在于人。老臣所奏十事，关键在此三件，莫谓三事为小节而不足为，这关系到治乱之源，不可草草放过。"闻太师紧紧咬住不松口。

沉默。众文武都屏住呼吸，静观君臣二人。

闻太师见纣王再三委曲，并未立现暴君面色，心想：吾虽然直谏君王，也不要逼人太甚，再议就再议，经常催促，或有好转，毕竟他是天子，想到此，施礼道："陛下，臣所奏十事无有他望，惟愿四方绥服，百姓平安，诸侯宾服，天下太平，成汤江山社稷传至子孙后世而已。"

纣王闻听，脸带笑容道："太师所言，句句为朕，此三件事，总是要施行的，只是待朕细细考虑之后再施行才好。爱卿既反感费、尤二人，那先把他们押入大牢，慢慢审问，情真罪当，再斩不迟，卿以为如何？"

费、尤二人险些尿了裤裆，冷静下来一想：此乃纣王救自己的一条拖延策略。虽心中埋怨，也无计可施，只是暗叹：伴君如伴虎，还不知何时能出牢狱。

纣王二十年（公元前1081年），忽报东海平灵王兴兵造反。闻太师见报，叹道："兵

戈四起，八方不宁，才定北叛，又反东海，何时天下才能安定，莫非老夫后半辈子就要战死在疆场。”

闻仲也听说西岐姬昌羑里被囚七年后归周，励精图治，又礼聘姜尚为太师，一年前又派姬旦率兵征伐对商忠心耿耿的犬戎、密须。说是这两国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久不朝贡，因此奉旨伐征，分明是托辞借口，姬昌之心，不言自明，先固后方，寻机东征，夺取商汤天下。

如今反了东海，若是不伐，久必成大祸；若是率兵出征，恐怕一二年难以回朝，又像征剿北海一般，等平定东海，江山也易主了。真是前有虎后有狼，而天子昏聩，令人难以放心。

无论如何，东海之叛是现实的心腹大患，西岐姬昌也只是推测而已，或许并无异志。

闻仲奏纣王率大军东征平灵王，请旨定夺。纣王闻听大悦，巴不得太师早去，不在面前搅扰，心中甚是清静，当即准奏。

纣王见太师率大军出征，忙传旨：“释放费仲、尤浑。”微子出班奏道：“费、尤二人，乃太师所参，系狱听勘。今太师出兵未远，即时释赦，似乎不可。”

纣王道：“费、尤二人原本无罪，是太师条陈屈陷，朕岂不明？众卿不必再奏。”言罢，起身退朝。

微子不言下殿。不一时，赦出二人，官还原职，随朝保驾，纣王心甚欢悦。又见太师远征，放心恣乐，一无忌惮。

消息传到西岐，姬发对姜子牙、姬昌讲叙了一遍。

子牙冷笑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子辛贪淫好色，顾己不顾天下，商亡是天意所定了。”

姬发点头。姬昌道：“太师，姬旦伐犬戎、密须约有一年，还不见凯旋，不会出师不利吧！”

“大王放心。姬将军文韬武略非同一般，定会高歌凯旋，只是二国路途遥远，征伐不易，不比探囊取物，轻易得之，战场上此攻彼守，争来夺去，是平常事，这就要耽搁时间，臣速派探马去打探详情。”姜子牙前几天刚刚得到探马来报，说周军被阻，一连数天，主将未开战。后又收到管叔、蔡叔的密报，称姬旦按兵不动，贻误战机，请求换将。子牙没有把这些事禀告姬昌，怕他着急。

子牙深知姬旦沉稳老练，忠心耿耿，不会轻举妄动，也听说管叔、蔡叔妒忌他，想取而代之。开始姬昌派管、蔡协助姬旦出征，子牙想另派他人，又恐别人疑心自己挑拨是非，就默然不说。

姬昌连日身体不爽，子牙、姬发闲谈了几句，退出回府了。

路上，姬发低声道：“老太师，管、蔡二人是否有信指责姬旦。”

子牙心中一愣，侧头疑惑道：“公子怎么得知？”

“老太师，他们也派人给在下送来一信，言姬旦贻误战机，按兵不动，请求换将。”

“公子以为如何?”

“姬旦沉稳老练，主将非他莫属，不可更换。”姬发坚定地说。

“对，老夫也以为不日就会凯歌高奏。”

三个月后，姬旦班师回朝，姬发、子牙率文武迎出城外，只见军容齐整，士气高昂。姬旦不怒自威，精神饱满，见兄长和太师相迎，老远下马，趋步前进，躬身施礼，管、蔡众将随后。

姬发伸手搀起，朗声道：“众将辛劳，大王已备下庆功宴与各位贺功，三军将士，俱有赏。”军兵齐声高呼：“大王万岁!”

庆功完毕，修整数日。这一日，姬昌齐聚文武，商议下一步行动。

子牙道：“诸位，姬将军秉承天意，征伐犬戎、密须，马到成功，实是大幸。今后顾之忧既除，当放心无虑地向东方前进。”

众人闻听，无不点头称是，望着姜尚，听他下面讲什么。子牙环视一周道：“二公子，下一步举动，你意如何?”

姬发知道，这是子牙有意让自己在众人面前讲述原先定好的战略，微微一笑，站起身来道：“商汤六百年，今传至子辛，天下纷乱，离心背德，而周国众望所归，如星辰盼北斗，旱苗望甘霖，大王仁义天下，四十多年承继先祖遗业，有如尧舜。

“秉天意，伐犬戎，征密须，吊民伐罪；面真正的鼎沸之处在东方，乃殷商。当今天子荒淫无道，可称暴君。”

大家见姬发慷慨陈词，称子辛为暴君，感觉十分恰当。

姬发继续道：“周的东方，还有两个小国耆（今山西长治西南）、于（今河南沁阳西北）。此二国距商近，乃伐商必经之道，在大王被囚羑里之时，二国不仅不帮忙解救，反而骚扰边界，侵夺田地，实在可恶，似此样诸侯，非言辞所能动。”

“大王，臣愿率兵一举灭之。”大将军南宫适忽地站起身来，请求出征。

“将军暂坐，慢慢商议。”姬昌笑着摆摆手。

“二公子，灭犬戎、密须，想来纣王已然起疑，若再东征督、于，会不会引来商兵商将?”鬻子问道。

“先生但放宽心。纣王纵情酒色之中，哪顾得其他许多，当今天下纷扰，东海又反了平灵王，闻仲从北海归朝，喘息未定，便马不停蹄地又奔向东海，国力空虚，兵源虚无，纵想援助耆、于，也难以如愿。

“况且两个小国弹丸之地，大王率兵亲征，自是手到擒来。”姬发说得信心百倍。

“如果崇侯虎率兵相助呢?”鬻子为人细致，考虑问题很周到。

“崇侯虎天下恶名，督造鹿台，万民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崇国乃是殷商重地，心腹地带，他不敢轻举妄动。

"况且，即使崇侯虎固守城池，吾等也不会停止不前。待伐灭耆、于，定会直伐崇国。"姬发手臂挥动着，坚定有力。

"孤有意把国都从岐下迁到丰（今陕西户县东北）。"姬昌此言一出，除子牙、姬发外，众人议论纷纷。

"各位大臣，"姬昌摆手让大家安静，道，"汤替夏也非一日之功。同样，周伐商，也不可能三日五日，或许三年五载也不一定。然路须一步一步地走，不能过于着急。岐下距商殷遥远，传事不便，若伐崇之后，迁邑于丰，诸事简便，有百利而无一害。"文武点点头不再言语。

"孤要亲征，太师、姬发、南宫适、散宜生、太颠、辛甲随从；姬旦镇守岐下。其余文武听太师调遣，择吉日出兵。"姬昌觉得自己有些底气不足，几句话说完便有些心慌。

纣王二十年秋，姬昌、姬发、姜子牙率三万大军向东而来：幡分五色，杀气迷空，明晃晃剑朝枪刀，光灿灿叉锤斧棒，战车轰鸣，人喧马叫，犹如猛虎下山冈。

祖伊闻听周灭掉犬戎、密须后，姬昌又亲率大军东伐耆、于，并且有意灭崇，惊得团团转，原指望闻太师回朝后有所依靠，共谏君王，谁料喘息未定，旋踵又讨平灵王。

祖伊思前想后，急忙跑去内宫，求见纣王，内侍告诉他，天子在鹿台，并未回宫。

祖伊一路上暗自感叹：天子如此，江山怎保，臣无良策，只能尽职尽责。来到鹿台，叩见纣王。

纣王宣人。祖伊见纣王躺在床上，垂下幔帘，闻声不见面。"爱卿急于见朕，又有何事？"纣王嗡嗡地说着，朦胧之中，仿佛未睡醒，而此时已是日上三竿。

"启奏陛下，姬昌灭掉犬戎、密须之后，又东伐耆、于，直接威胁朝歌，望陛下速派能征惯战之将率军援助。"祖伊焦急地奏道。

帐子里传出吃吃的笑声，听见纣王道："爱妃别揪朕的胡须，痒痒死了。"又是一阵大笑。

祖伊气得面如土色，高声喝道："上天已经要终结我们殷商的国运，难道陛下还不警醒吗？"

纣王笑道："大夫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姬昌老朽，能奈商何？"一阵冷笑。

祖伊知道纣王少听忠言，缓和了口气，道："陛下，臣请善卜的人预测，通过大龟占卦，都不能知道有什么好征兆，不是先王不帮助吾等后人，只是您淫乱暴虐，怠慢鬼神，因此自取灭亡。所以上天要抛弃我们，使得大家不能安心饮食。"

"哼，够了。"一声娇咤飞出帐外，"祖大夫，陛下受命于天，难道这还不够吗？"妲己在旁帮腔。

"既然陛下受命于天，就该敬祭鬼神而不是相反。难道让师涓创作新的淫乱声调、颓废淫荡的靡靡乐歌，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钱财，大量搜收狗马等类的奇兽异物，弃满整个宫廷，这些是敬天敬神吗？"祖伊横下一条心，坦然道。

“朕生为天子，上天是会保护的，你不必再啰嗦。”纣王没好气地道，这个祖伊真讨厌，闻老头刚走几天，耳边还没清静，他又来饶舌。

“陛下，您既不了解上天的用意，又不遵循国家的常法。现在都城内外的百姓没有不想丧国的，说：‘上天为什么还不降下威严，灭亡纣王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到达？’民心不可违呀！”

纣王怒道：“老匹夫，饶舌再三，令人厌烦。来人，把他驾出鹿台，永不允见朕。”武士们拉起祖伊向外拖。

祖伊长叹一声，泪如泉涌，泣声道：“王不可劝，江山难保，江山难保！”

到了鹿台外面，武士把祖伊放在一边回去了。

祖伊垂泪信步走到箕子府第。箕子一见，不由一惊，问道：“祖大夫，缘何悲哭？”祖伊哽咽着把面君之事陈述一遍。

箕子倒背双手，默然不语。半晌，低声问道：“大夫，夏到桀而亡，商到子辛，是否已到头了呢？敬天真有用处吗？”

祖伊擦了擦眼泪，疑惑的目光盯着箕子，道：“先生，你与陛下本是同族，难道也这么想吗？”

“祖大夫，若只是在下一人这么想也就罢了。朝野上下哪一个人做别种想法呢？我只是想问：敬天有起死回生之效吗？”箕子迎着祖伊疑虑的目光，面露无奈地说。

祖伊低下头，想想道：“箕子先生，你可记得太戊帝时，伊陟作辅相，有一棵显示吉凶征兆的桑树和楮树共生在朝廷院子里，一天时间从晨到暮就长成有两手相合那么大。太戊帝恐惧，就问伊陟，伊陟道：‘臣听说妖异不能战胜德性。帝，您的政治或许有过失吧？您应该修明德政，敬天畏神。’太戊听从伊陟的话，那棵预示吉凶的桑树枯死了，怪异也就消失了。殷家重新兴盛，四方诸侯又来归顺，所以称太戊帝叫中宗。”

“太戊帝有一伊陟可用，可听，如今多少忠良，却置于一边不理不睬。”箕子叹道。

箕子默默地站起身，想了想，郑重地说道：“祖大夫，陛下难以自拔，恐不是你我所能谏劝的，听天由命吧。姬昌若能顺天应人，也并非不是件好事。”缓缓地走进内室。

祖伊惊愕地望着箕子，张着嘴半天合不拢，看来纣王是到了失道寡助、众叛亲离的地步了，惟独自己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不，还有比干王叔、太师闻仲。谁知道结果怎么样呢？回去吧，大隐隐于朝，闭门在家，静观待变吧。祖伊回到家，紧闭大门十几年，从此后再也未参与国事，一直到武王伐纣，周朝代商。

瞬息光阴，一如捻指，不觉时近仲冬。姬昌率大军所到之处，军纪严明，鸡犬不惊，男女老幼担浆送饭于路上。

耆国虽小，城池却厚，几阵下来，耆君见势不好，紧闭城门，倾全国兵力和全城百姓护城，一面飞报都城请求支援。

南宫适性如烈火，请求率一支人马猛冲，杀进城去。姬昌摇头道：“伐耆，本是救民

于水火，如今强攻，岂不是置百姓于死地。暂缓一时，围住城池，再图别策。”

“父王，耽误一日，粮草维艰呀！”姬发知父亲生性仁慈，可是围而不打，自己也要遭受损失。

“公子放心，耆国弹丸之地，粮草奇缺，不出月余，粮缺草乏，自会主动投降。”姜子牙在旁劝道。

过了几日，姬昌对子牙、姬发众人道：“众位，久居大帐，出去赏赏雪景如何？”

子牙等人应答愿往，众人穿束齐整，步出大帐，抬头看：彤云密布，凛冽的朔风扑打人面，有如昨夜春风过，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乾坤世界一片银白。

姬昌深吸一口，又长舒一口气，侧首道：“南将军，你习惯征战，少有雅致赏雪吧。”

南宫适憨憨地笑着：“末将粗鲁，哪有这种情趣，若非大王叫来，末将还从未细细赏过呢？”

众人闻听，哈哈大笑。白茫茫大地上，雪花片片如玉屑，团团似滚珠，空气清爽宜人，沁人心脾，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南将军，你看这雪像什么？”姬昌伸手接住雪片，仔细观赏，问南宫适。

南宫适瞪着大眼睛，仔细地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答道：“末将看，很像梨花。”

姬昌看到巡营的士兵袖子一甩，雪花随之乱舞，千树万树的枝丫上压满雪片，微微一笑，道：“南将军说的是，孤看这雪不仅像梨花，也似杨花，似梅花，似琼花；似梨花白，似杨花细，似梅花无香，似琼花珍贵。好雪好雪呀！”

“大王说的是，臣以为此雪有声，有色，有气，有味。有声者如蚕食叶，有色者比美玉无瑕，有气者冷浸心骨，有味者能识来年禾稼。”子牙在旁接道。姬昌点头称赞。众人也仿佛听到声音，闻到气味。

君臣众人缓步行走，雪下得紧。姬发道：“父王、太师、诸位，在下认为这雪还有富贵、贫贱之分。”

众人闻听，不由惊奇，散宜生问道：“二公子，瑞雪飘落天下，无论何人尽得，怎分贵贱呢？”

大家望着姬发。

“哈哈，”姬发笑了，随后正容道，“诸位请想，如此大雪，富贵者红炉添炭烫酒，赏雪作乐，而贫贱者呢，厨中无米，灶下无柴，或冻或饿，认为是老天传旨，降下杀人刀。”

大家闻听悚然，姬昌心想：果然是孤的好儿子，有仁慈心肠。众人走到耆国城池边，见河水封冻，一道青带而已，抬头望，见兵士颤抖，百姓搓手。

姬昌对子牙道：“太师，明天雪停后，派一人去城中劝降，百姓无辜啊。”子牙点头。

众人又走了一会儿，回到帐中。此时四周已难以分辨，千山万壑尽是白云覆盖。

这雪直下到次日中午，一轮红日挂在天中，雪停风住。姬昌和子牙、姬发商量，派谁去劝降。辛甲道：“大王，臣年幼时曾在此地居住，有一叔叔在耆国居中大夫之职，愿前

去城中说服耆君。”

姬昌和子牙对视点点头，道：“辛大夫此去小心，相机行事。”

“大王放心，料也无妨！”辛甲起身骑马而去。

辛甲单人独骑来到城下，高声喝道：“城中兵士听真，周王派遣辛甲面见耆君，请速开城门。”

守城的头目听得，撒脚如飞去报耆君。耆君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子，瘦小枯干，三缕山羊胡，小眼睛贼亮贼亮的，听说姬昌派大夫辛甲来见自己，在室内踱步半天，咬咬牙道：“放他进来。严防后面有周军。”

城门开了一条缝，仅容辛甲独骑进人。

辛甲进得城中，见路上冻饿致死的百姓士兵随处可见，不由嗟讶，引导官引他到帅府见耆君。

耆君端坐中间，两旁文武分坐，个个面露菜色，看起来精神不振，蜷缩一团，但强睁双睛，盯着辛甲。

“辛甲拜见大王。”辛甲躬身施礼，不卑不亢。

“辛人夫到此是否来劝降的呢?”耆君小眼睛一翻，目露杀气。众大臣瞪着辛甲。

“大王，辛甲到此，并不是劝降，而只是向您转告周王姬昌的几句话。”

“说吧，孤洗耳恭听。”耆君没好气地答道。

“大王，吾主公姬昌治西岐近五十年，民丰物阜，市井安闲，仁义爱民，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播扬。

“当今天子昏庸无道，残暴荒淫，渎天怠神，近色宠佞，天下离心离德，辛甲不必细说，大王及众先生也早知晓。

“周王姬昌不忍忠臣谏君冤死，亲往朝歌，请废炮烙，谁料被囚羑里七年，然回来后依旧派散宜生大夫再去见天子以两座城池请求废除酷刑，可谓为天下苍生着想。

“吾主公兵发贵国无非是想和诸位联合起来，解民于倒悬，并未有吞没土地之意，今天下纷扰，诸侯齐起，大王乃识时务之君，纣王如何能服众心。

“吾主公率数万大军，兵强马壮，粮丰草足，有姜太师辅佐，所向披靡，若强攻猛打，几日内城池可破，但周王念及百姓，不忍刀兵相加，故围而不打。

“吾主公也言道：大王对商忠心耿耿，可钦可敬，但不可因一人而误天下黎民，况此人又是一暴君，若大王能大开城门，周王可保您安居此位，无任何差池。”

耆君听罢，低头思忖，半晌无言。两旁众臣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辛甲左看右看，耐心等候。

“大王，臣看辛甲大夫言之有理，有道伐无道，自古皆然，望大王三思。”一位瘦高个的大臣晃晃悠悠地站起来，面色焦黄，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是呀，大王，念在城中众百姓的分上，请周王进城吧。”众大臣七嘴八舌。辛甲微笑

不语，此所谓：三寸舌可抵数万兵，攻心比攻城更有效。

耆君站起来，走到辛甲面前，盯着问道："辛大夫，你所讲确实吗?"

辛甲严肃地回答道："敬请放心，周王言行必信，决无更改。"

"好，大夫请回去告诉周王，明天上午，城门大开，请众位入城。"耆君手一挥，众大臣齐声欢呼。

第二天上午，城门大开，姬昌命南宫适率一支军队在后，子牙、姬发陪伴，骑马乘车向城门方向行进，耆君率众文武出城相迎。耆国投降。

耆君和姬昌、姬发、子牙晤谈几次，感到三人果然是雄才大略，卓尔不群。尤其是姬发，沉稳练达，气概豪伟，深谋远虑，能细微地体会出父亲的意思。

耆君对姬昌道："周王，孤和于君相交甚厚，无所不谈。若是亲自去游说他，或可免除大军远劳之苦。"

姬昌大喜，道："若是如此，有劳仁兄。"

姬发也高兴地说："大王若能亲自出马，则是吾周之幸。"

"不过，各位也要做好准备，此去若不成功，也是无可奈何。"耆君恐怕话说得太大，又往回收了收。

姜子牙听出来，微笑道："大王尽管放心去，吾等静候佳音，自然也不会只让您一人辛苦。"

耆君把国事安排妥当，带了几名随从向姬昌告辞道："多则三月，少则一月。"

耆君走后，子牙、姬发继续操练人马，打探朝歌消息。

这一日，有探马报姬发、子牙，闻仲在东海被困，内少粮草，外乏援兵。

子牙闻听，道："二公子，闻仲是纣王的擎天柱，文武全才，忠心不二，令人钦佩。"

"是，是。依太师看，闻仲被围，能否逢凶化吉，突出重围呢?"姬发关心地问道。

子牙想了想，道："依老夫看，闻仲此次东海平乱，恐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什么?"

"其一，北海刚平，商国库空虚，纣王又滥用民财，粮草难继；其二，闻仲所率军队尚未修整，又直奔东海，疲惫不堪，而平灵王军队以逸待劳，粮草充足。

"况且作战，关键一点在于士气人心，如士气旺盛，人心一致，泰山可移，艰难可克服；若士气低落，心散难聚，一触即溃。纣王失民心于天下，军队迫于命令作战，自然不会卖命，可是又由于闻仲带兵如子，他的军队士气会略强些。

"虽说凶多吉少，毕竟闻仲多年征战，非平灵王所能比，因此不至于很快落败。"

姬发听罢，略一沉思，道："太师，用兵的法则，其大要如何?"

子牙自从归周之后，姬昌把军政大权彻底交付与他，少有过问，诸子之中，只有姬发、姬旦经常询问，探讨用兵之道，治国策略。子牙也很乐意尽其所能解答，每次都能畅其所言，言无不尽，双方喜悦而罢。

子牙听得姬发问，手拈须髯，沉吟道："这个问题倒是很难回答，老夫试着说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并不是能战于天上，也不是能战于地下，其成功与失败，都在于能否造成神妙莫测的态势，得此势的就胜利，不得此势的就失败。

"当两军对峙出兵列阵时，放纵士卒，混乱行列，目的是引诱敌人；占领草木茂盛的地区，是为了便于隐蔽撤退；占领溪谷险阻的地形，是为了阻止敌人战车和骑兵的行动；占领险隘关塞山林地区，是为了便于以少击众；占领低湿幽暗的地区，是为了隐蔽队形；占领平坦开阔的地区，是为了比勇斗力；行动快如飞箭，猛如饿虎，是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乱敌人的计划。

"要歼灭敌军，俘虏敌将，就要巧妙埋伏，设置奇兵，虚张声势，诱骗敌人；要打破敌人圆阵或方阵，要从多方面袭击；要达到以一击十，就须乘敌惊慌失措之际进攻；要达到以十击百，就须趁敌疲劳夜宿袭击。像这种情况不一而足。"

姬发听得入迷，不住说好。

子牙继续说道："作战时先对官兵晓以大义，以激励士气战胜敌人；加封官爵，加重奖赏，以勉励官兵执行命令；实行严刑重罚，以督促疲惫的军队坚持战斗。

"有喜有怒，有赏有罚，有礼有威，有慢有快，以协调全军意志，统一行动；构筑深沟高垒，多储粮秣，是为了持久作战。所以说，不懂攻战的策略，就谈不上对敌作战；不会机动使用兵力，就谈不上出奇制胜，不精通军队治乱的原因，就谈不上应变。

"而所有这些，关键在于将帅如何。将帅不仁爱，军队就不拥护；将帅不勇敢，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将帅不机智，军队就会迟疑；将帅不英明，军队就会大败；将帅考虑问题不精细，军队就会失掉战机；将帅缺乏警惕，军队就会疏于戒备；将帅领导不坚强，军队就会失职败事。

"所以将帅是军队的主宰，将帅精明军队就严整，将帅无能军队就混乱。有了精明能干的将帅，就会兵强国昌；没有精明能干的将帅，就会兵弱国亡。"

"好！"姬发击掌称赞，猛地站起，朗声道，"有老太师，周国大事可成，商纣王必亡。天下黎民幸甚！"

"公子过誉。周国全都仰仗大王和您。大王仁义爱民，这才是根本啊！"子牙也站起来，真诚地说道。

5. 姬发继位

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些说法其实是片面的。拿中国历史来说，从尧、舜、禹开始算起，尧、舜的儿子与其父就有天壤之别。

四千年帝王将相的史册上，父子争辉或同样彪炳史册的，如周文王、周武王，汉文

帝、汉景帝，曹操、曹丕，唐高祖、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清康熙、清雍正，寥寥可数，而周文王、周武王又是其中比较突出的。

姬发和子牙在屋中谈论，方弼急忙跑来，气喘吁吁地道："太师、公子，大王有些不舒服，请二位过去看一看。"

二人一听，忙不迭地蹬上鞋，随方弼到姬昌卧室内。未进屋先听到急剧的咳嗽声，强烈的药味充满庭院。

姬发撩帘几步到床前，见父亲闭目呼吸，轻声道："父王，父王，您怎么样？"

子牙立在床旁，弯着腰，手搭在姬昌脉门，静静地号脉，悄悄扯了扯姬发衣袖，示意他别出声。

姬昌缓缓睁开眼睛，见姬发、子牙在床畔，轻声道："有劳老太师了。"

"大王，请您保重贵体！"子牙俯身道，"适才老臣为您号脉，并无大碍，切莫过于操劳。"

"有老太师相辅，孤并不费心，只是前几天偶感风寒，毕竟年迈。"姬昌笑了笑。

"父王的身体是周国百姓的最大保证，您可要多保重啊。"姬发望着须发皆白、面色发黄的老父亲，知道他自从羑里归来后，身体一直时好时坏，大夫调治多次，也不见效。多说年岁高迈，自然如此，姬昌因此并不太在意，依然操劳国事，和子牙有时商讨到深夜，甚至到黎明。

姬昌深知儿子的情感，顺从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又问道："姬发，耆君去多少时日了，有没有音讯？"

姬发算了算，道："近两个月了，想快有音讯了。"

"大王放心，小小于国，不是大碍，若不动刀兵自是很好，即使攻打，也轻而易举。您不必担心。"子牙在旁劝慰道。

姬昌闻听，道："孤不担心于国，担心的是崇国，崇侯虎狡诈刚勇，决非等闲之辈。"

"父王静养贵体为宜，勿念国事。"姬发把被角掖了掖，把方弼叫到一边又叮嘱了半天。

子牙、姬发轻轻退出，来到院子当中。姬发道："太师，于国若降，崇国也要等父王身体彻底康复再打吧？"

子牙指着院中间新栽的一棵松树问道："这是大王新栽的吧，老夫多次听大王讲，他喜欢松树，是呀，万木萧条时，独它苍劲碧绿，抗风傲雪。"姬发见太师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很是不解。

"大王受天命称王已有四年多了吧，今年八十五岁了，老夫也八十有三。松树纵然傲寒，但风吹雨打，雷劈电击必会给他留下痕迹的。"子牙的音调深沉迟缓，围着小松树转了两圈，接着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成就一番事业是何其难呀！光阴似箭，光阴似箭呀！"子牙倒背双手走出院子，回到自己的府第。

姬发细细琢磨着太师的话，想了又想，不禁豁然：太师和父王都年事已高，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成就大业。

纣王二十一年（公元 1080 年）四月，春风微拂，日光和煦，草长莺飞，乱花迷人眼。姬昌、姬发、姜子牙、散宜生在屋内闲谈。辛甲匆匆进来，道："大王，耆君从于国回来了。"

姬昌闻听，慢慢站起，姬发、散宜生两旁相搀。几人信步走出，耆君正向里走，两相撞见，让进屋中落坐。

"敢问仁兄，此行如何？"姬昌等耆君喘息匀称，方问道。

"托周王洪福，于国答应归降西岐，共同吊民伐罪。"耆君喜滋滋地回答。

子牙察颜观色，见耆君不似有假，便含笑道："有劳大王了。于国国君有其他问题吗？"

耆君端起水匆匆喝了一口，道："老太师，请放心，他没有其他过多的问题，只是，只是想……"

姬发见他吞吞吐吐，欲说又隐，眉毛一挑，道："您有言请讲，不必担心什么。"

耆君目光移向姬昌、子牙，看他们的神态，二人点点头。

"于国国君提出：一、周王不要派大军常驻，允许他依然为一国之主；二、等周王率军伐纣时，于国不派将士参加；三、子子孙孙永守此地，不能剥夺封地。就这些，不知大王以为如何？"耆君的目光在姬昌、子牙、姬发几人身上转来转去，他们的一蹙眉、一眯眼都足以引起他的心跳。

姬昌面色平静，听完耆君讲的三条，没作任何表示，闭目沉思；子牙手持须髯，眉毛忽卷忽舒，嘴角绷紧；姬发手抚着下颌，黑亮双睛从左转到右，从右转到左。

耆君坐在那里等着三人表态。

姬昌咳嗽一声，双目微睁，徐徐地道："仁兄，此去三月有余，一路多有辛劳，先请回府第休息，吾等商议一下如何？"

"好，好。"耆君站起，拱手道，"周王，天下诸侯，三分之二心向西岐，道路不可有阻，望您三思！"言罢，转身向外走去。

"父王，您认为三项条件能否答应？"姬发略有些焦急。

"不要着急；先听听太师的高见。"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子牙。

姜尚略微沉吟片刻，微微笑道："大王，诸位，老夫以为，此三事无足轻重。"子牙见众人迟疑，解释道："于国国君乃是多疑之人，恐大王派军队夺他王位，占他国家，而周军也非数不胜数，本就没有打算派大军进驻。答应此条既可让于君释疑，使他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吾所用，又能避免周军的分散，何乐不为呢？"姬昌、姬发等人点头称是。

"至于后两条嘛，"子牙稍作停顿，继续道，"于国力量弱小，本无多少将士可派，伐纣大业决非一年半载所能成，还需从长计议，今后，诸位不必到处放风，称灭商兴周。

"于国对商忠心，日后对周也会如此。诚如耆君所言，天下诸侯，经过大王数年努力，三分之二心向往昌周。因此于国加入不加入讨纣的行列无关紧要，即使参加也是杯水车薪。

"至于要大王许诺他世世代代永守于国，一方面说明他已认识到商纣必亡，周国必兴；另则可看出他对周俯首听命，绝无反叛，只是想固守祖宗基业而已。

"大王尽可答应，夏商千余年，诸侯各国之间分合，合分难以计数，能否世代永守，就要看他的子孙了。以后的事，变幻莫测，答应他，并无害处。

"大王，臣以为答允三事，先稳定住人心为重，于国虽小，但却是要道。路途设置障碍，于大事不利。请大王三思！诸位深思！"

姬昌想了想，道："太师所言，甚合孤意。众卿以为如何？"

"就依太师。"姬发敬佩地向子牙点点头道，"父王，儿以为，可派辛甲大夫到于国，向他们讲清楚，以消除于君的猜疑。"

辛甲表示愿领命而去，姬昌让散宜生和耆君谈同意于君三事，请他放心。

耆、于两国投降归顺，姬昌十分高兴，欲一鼓作气，直伐崇国。姬发劝阻，请休整一段时日，明年出兵不迟。姬昌同意，周军高奏凯歌，班师回岐下。

崇侯虎督造鹿台有功，深得纣王赞赏，他得知姬昌西伐东征，恐老巢有险，急急忙忙从朝歌赶回崇地（今河南嵩县附近）。

应当说，崇侯虎也是殷人当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当他得知耆归降周后，曾对自己的儿子言道："姬昌实际上开始了对商的进攻，一步一步地对都城进行直接威胁。"

还在姬昌被囚禁羑里的时候，崇侯虎就曾在纣王面前谮道："西伯侯积善累德，诸侯皆心向往之，这将不利于陛下。"

纣王无动于衷，满不在乎，哈哈大笑道："一个老头子，被朕关在羑里，能有什么作为。爱卿不必过虑。来，陪朕喝酒。"

崇侯虎回到国内，立刻着手整顿军队，多招青壮年，训练操演。并且加固城墙，广布探哨，随时向自己报告西岐动静。耆、于投降姬昌，崇侯虎恨得咬牙，拍案大骂，发誓要挡住周军的去路，时刻准备着。没承想，姬昌见好就收，班师回西岐了。

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1079 年），姬昌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秣兵厉马，率姜子牙、姬发、姬旦、南宫适诸臣，五万大军，三百余辆战车，东伐崇国，留下管叔、蔡叔守住岐下。

姬昌不想再等了，八十六岁已是晚上脱的衣服不知道能否再穿上的年龄。

大军一路上浩浩荡荡，士气高昂，来到距崇国五十里地扎寨，耆君、于君前来拜见，姬发请他们多筹备粮草，以备不测。

子牙、姬发阵前观望，城墙高大厚实，护城河宽阔且深，实难攻打。

姬发一语不发，子牙眉头紧皱，姬昌见二人如此形貌，奇怪地问："太师，您观察地

势，如何?”

子牙摇头啧舌道：“此城依山靠水，城高且厚，护城河比其他城宽许多，易守难攻。看来，此仗不易呀!”

“父王、太师，您们看这样可否，先派辛甲大夫进城游说北伯侯崇侯虎，若他听良言相劝，免刀兵相拼；如不听，也让辛大夫观察一下城里动静。”姬发计上心来，说道。

子牙道：“崇侯虎阴险狡诈，刚愎自用，自觉受宠于纣王，不会轻易听从劝说。”

“辛大夫若被崇侯虎扣住，如之奈何?”姬昌担心道。

“父王放心，辛大夫能言善辩，处事灵活，自会安然无恙。”

“太师看法如何?”

“公子所言也可一试，但自不可全寄望于此。大仗是无计能避免的。”子牙道。

姬发请父王、太师先回大帐，自己来找辛甲，见他正在帐中舞剑，一招一式，静动自如，刚劲有力。

姬发在营门站立，等辛甲收式，拍掌叫道：“好，辛大夫老当益壮，雄风犹在！舞得妙，舞得好!”

辛甲接过兵士递过的毛巾轻轻擦了擦汗，宝剑还匣，见是姬发，躬身施礼道：“二公子笑话，献丑献丑，请坐。”

姬发携辛甲坐下，端详一阵，道：“辛大夫，年届六旬了吧?”

“还小，还小，大王八十有七，太师八十五岁，犹在为国操劳，不知疲倦。”言罢，辛甲哈哈大笑，一种豪气回荡在帐内。

姬发也跟着笑起来。“大夫，刚才某随父王、太师观察崇国城池，易守难攻，若是强攻猛打，必然损兵折将。父王忧心忡忡，太师也闷闷不乐，在下特来求教大夫，不知您有何高见?”

辛甲摆摆手，道：“公子差矣，太师有鬼神莫测之机，大王和您文韬武略，令人钦佩，若你们都无良策，吾哪有高招呢?”

“大夫过谦。想您跟随父王三十年，侍从左右，出谋划策，屡有奇计，二年前，您单身独骑进耆国，刀枪之下，谈笑风生，胆略过人，以三寸之舌说降耆君，父王、太师每每提及，无不伸手夸赞：难得难得。”说着，姬发竖起大拇指。

辛甲满脸喜悦，两眼笑成一条缝。“二公子，这么夸奖，您肯定有什么事吧?”辛甲笑眯眯地望着姬发。

“辛大夫果然厉害。”姬发站起来，道“您说降耆国，为西岐立下大功一件。现在崇国不比耆国，但是在下还是想请您再去一趟面见北伯侯，向他陈说利害，晓以大义，但愿崇侯虎有心如此。”说到这里，姬发如电的目光紧盯着辛甲。

辛大夫眉头拧在一起，手捂着嘴，凝思细想。

“北伯侯心狠手辣，狡诈多端，此番进城，犹如闯龙潭虎穴，犹如进深山老林，怪兽

毒蛇，令人防不胜防，您一把年纪，再去冒险，我确实心中打鼓，父王认为不能去，太师对此也迟疑不决。”姬发见辛甲双眉跳了跳，依然不作声，便叹口气道，“唉，确实不能把羊往虎狼群里送。让将士们奋勇杀敌，再大的伤亡也要攻下城池，哎，可叹士兵的血呀！”

“公子，”辛甲忽地站起，胡须抖动，朗声道，“您的意思某明白，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宇宙之内，当叱咤风云，激荡乾坤，怎可贪生怕死，碌碌无为。”

姬发见辛甲激动起来，道：“大夫可愿去？”

“决不迟疑，辛甲去找大王、太师请命！”辛大夫说得斩钉截铁。

“好！”姬发一只手按住辛甲的手，大声道，“吾陪您去！”

二人携手来到姬昌大帐，子牙坐在一边，君臣正讨论如何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攻打崇国。见姬发、辛甲进帐，子牙便知辛甲有意去做说客，心中道：辛大夫虽是文官，但性情刚烈，敢知难而进，不知姬发用何言语说动他。

辛甲向姬昌、子牙拱手施礼道：“大王，太师，不知大军何时攻打崇国？”

“辛大夫，崇国城坚墙厚，崇侯虎又老奸巨猾，能征惯战，兵强马壮，攻打不易呀。孤和太师正为此犯愁。”姬昌愁容满面。

“辛大夫有何良策？”子牙也长吁短叹。

“大王、太师，某虽不才，愿孤身一人进城游说北伯侯，若能成功，满天乌云皆散；如难以遂愿，再发兵攻打不迟，不知可否？”辛甲严肃地说。

姬昌、子牙相视一笑，点点头。

子牙站起身，走到辛甲面前，轻声道：“辛大夫，你若能进城游说，自是大王与老夫求之不得。可是此去，吉凶祸福，难以预测。”说到此，子牙背着手来回踱步，片刻又道：“非是老夫出言不吉，适才大王占卜一卦，大夫此去恐是凶多吉少，这实在令人担忧。”

“哈哈……”辛甲仰首大笑，道，“太师过虑了，想当年黄帝大战蚩尤，尚不斩两军之使，崇侯虎总不会杀掉辛甲吧？”说到此，略停一下，复又冷声道：“即便摘下项上人头，这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又有何惧！”说得掷地有声。

姬发暗挑大指，不住赞叹：好一个铁骨铮铮的辛大夫。

姬昌站起来，道：“辛大夫此去千万要小心。孤，孤王实在不忍心让你去。”声音颤抖。

辛甲呵呵笑，向前走几步，道：“大王不必如此，料也无妨。太师还有何吩咐？”

子牙没多说什么，只是让他言语当心，如不成，速速返回，顺便观察城内形势，辛甲点头，又谈了几句，回自己帐中准备。

姬昌埋怨儿子，不该让辛大夫独闯虎狼之窝，姬发辩解道：“父王勿急，辛大夫此去不能马到成功，也是有惊无险。”

第二天，辛甲骑一匹马，向众人告辞，过了护城河，驱马来到城下。离老远，就听城上士兵高喝：“站住，休再往前，小心性命！”

辛甲勒住马，又徐徐行了几步，抬头高喊："士兵听着，吾乃周王姬昌使节上大夫辛甲，有要事求见北伯侯，敬请传禀！"连嚷几遍。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城上有一个四十多岁黑脸将军探头仔细望了望，辛甲认识他：是崇侯虎长子崇应彪。又过了一会儿，城门慢慢打开一条缝。辛甲策马而至，打马进城，门轰隆一声又合上了。

辛甲刚进城，早有兵士围住，崇应彪骑一匹大青马，睨视着，气哼哼地道："老大夫别来无恙，进城有何贵干？"

辛甲一拱手，道："原是贤公子，在下欲求见北伯侯。请带路！"

崇应彪唬着脸在前面带路，后面有一队士兵紧紧跟随。辛甲抬头见城墙上，一排排兵士严阵以待；左右看，大街上关门闭户，冷冷清清，但是穿胄披甲的兵将一队队走来走去，暗道：这么多兵将。

到北伯侯殿前，崇应彪让辛甲暂等，自己进去禀告。一顿饭工夫，猛听得高喊："辛甲报名而进。"

辛大夫冷笑一声，把嘴一撇，掸掸袍子上的尘土，整整衣冠，昂首挺胸，大步上殿。

来到殿上，辛甲目不斜视，旁若无人，见崇侯虎坐在几案后面，怒目相向。辛甲躬身一礼，道："西岐大夫辛甲参见北伯侯。"

崇侯虎啪地一拍几案，吼道："辛甲，你好大胆，竟敢藐视本侯！"

"杀了他！"

"烹了他！"

两旁文官武将纷纷叫嚣。辛甲面无惧色，微微转头看了看两边的众大臣，一阵冷笑，抬头直视着崇侯虎，心道：小伎俩。

"辛甲，你笑什么？"崇侯虎两只眼睛像狼一样，放出幽幽的绿光。

"北伯侯，辛某作为周王的使臣前来见您，理应受到尊重，怎么能受此侮辱呢？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众大臣却纷纷鼓噪要杀掉本人，辛甲窃认为，这是在天下人面前打您的耳光！"

"你休要狡辩，本侯问你，到此是来投降呢，还是游说本侯？"崇侯虎向后一靠，不屑地说。

"在下到此，一不是投降，正义之师，焉有降理。二不是做说客。只是想和北伯侯讲讲肺腑之言，为您着想。"辛甲从容道来。

两旁文武嘻嘘一片，嘲笑讥讽。崇侯虎哈哈笑道："既如此，就听听辛大夫是如何为本侯着想的。"

"父亲，辛甲善于狡辩，何必听他胡言乱语呢？"崇应彪附在父亲耳旁嘀咕道，"干脆一刀杀掉，把他尸体用竹竿挑起。"

崇侯虎狠狠瞪了儿子一眼，道："休得鲁莽，老夫自有主张。"

“北伯侯，您聪明绝顶，天下诸侯纷纷起事，其原因您不会不知。当今天子集历代无道昏君之大成，惹得天怒人怨。闻太师征北海十几年刚刚安定，继而旋踵东征东海，如今被困孤城，内无粮草，外少援兵，难以为继。

“周王仁义爱民，天下闻名，各诸侯无不敬仰钦慕；百姓望之，如旱天求甘霖，今吊民伐罪，来到崇国，希望北伯侯顺乎人心，同心伐纣，则先前所有过错可一笔勾销。”辛甲说到此，望着崇侯虎。

北伯侯一阵冷笑，道：“本侯若不听从你的劝告呢?”

“周军横扫，可怜偌大崇国会断壁残垣。北伯侯性命也会有忧。”

“本侯看是你的性命先有忧。”崇侯虎怒吼一声，“来人，把辛甲匹夫扔到鼎里烹了。”左右武士闯过来，架起往院中就走。

院当中一口大鼎，下面薪柴火焰烈烈，只听里面的水咕咚咚地响着，热气冲天，离鼎还有三四步远，辛甲就感到一股热浪，几名武士把他高高举过头顶。

辛甲心道：“想不到吾六十多岁的年纪，竟如此结果，也罢，命该如此。”

忽听崇侯虎高喝一声：“带回来。”几名武士又把辛甲架回到大殿上。

北伯侯冷笑道：“辛大夫果然胆大，从死转生依然面不更色，本侯知道你还有很多话要说，比如什么当今天子如何无道，姬昌如何仁德，人心不可违，姜子牙如何精通战法，周军如何所向披靡，一阵慷慨陈词，滔滔不绝，这些陈词滥调，本侯不听。

“崇国世代贡奉商王，崇某不会改变。既然来了，杀你自是不该；放你回去，也太便宜姬昌老儿。

“梅德，带辛大夫到城上走一遭，然后送往偏殿，好生伺候。”

梅德招手让几名武士把辛甲带下大殿，自己按剑跟在身后。

辛甲苦笑，心道：“纵有起死回生的舌辩之功，堵耳不听，不让张口，也无计可施，崇侯虎果然老奸巨猾。

梅德命人把辛甲捆住，押着在城墙上走，早有小卒报与姬昌、姬发、子牙，诸人骑马远望，见辛大夫被倒剪双手，在城上走来走去，不由大吃一惊。

姬昌气得脸色铁青，浑身颤抖。姬发咬紧嘴唇，眼眉倒立。子牙摇摇头，叹口气。其他诸将纷纷要求马上攻打崇城。

诸人回到大帐，姬昌道：“姬发，辛大夫被缚城头，你还要派什么人去游说吗?”

姬发知道父王正在气头，低头不语。

子牙劝道：“大王，公子以仁义为重，恐大军攻城，城破玉石俱焚。辛大夫虽被缚，想北伯侯不至于杀他，或只是羁押罢了。既然游说不成，便只好调兵遣将，攻打崇城。您看如何?”

姬昌想想，点头道：“也只好如此，全仗太师。”

子牙端坐正中，一拍几案，脸沉如水，厉声道：“各位将军，崇侯虎紊乱朝政，横恣

大臣，无所不为，害万民而不敢言，行杀戮而不敢怨，贪得无厌，恶孽多端。助纣为虐，天下人共恨之。

“大王今发仁慈之心，救民于水火，征伐于他，派辛大夫前去劝说，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诸位都看到了，辛大夫被缚城头示众，以此威吓，既如此，惟有大军攻破崇城，活捉崇贼方可。”说到此，子牙严厉的目光扫了一遍帐内诸将。

“姬将军。”

姬旦跨出一步应声答：“在。”

“你率一万人马，攻打正门。”

“吕公望。”

“在。”

“你率五千人马，一百辆战车，攻打左门。”

“南宫适。”

“在。”

“你率五千人马，一百辆战车，攻打右门。”

“辛免。”

“在。”

“你率五千人马，一百辆战车攻打后门。”

子牙又调派一些搭架河桥的人马，最后道：“二公子，您和姬将军同去，老夫陪大王在帐中等候。大王，您意如何？”姬昌点头同意。

子牙又道：“诸将听着，三天之内，准备齐整，饱餐战饭。第四天黎明时分，一声鼓响，杀奔崇城，活捉或斩杀崇侯虎者重赏。”

诸将回营准备。姬发回到自己的大帐，翻来覆去睡不着，感到此次攻打崇城很难一次成功，心中惦念不下，起身来到子牙大帐。

子牙正在闭目养神。姬发轻咳一声，见子牙并未睁眼，便站在一旁耐心等候。

约有半个时辰，子牙道：“二公子到此，是否为攻打崇城而来？”

姬发担忧地问道：“太师，此次攻打崇城，能一举成功吗？”

“你看呢？”

“恐怕困难。”

“公子言之有理，老夫也知一次断难成功，但是一次不行，就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攻下为止。”子牙坚定地说。

“兵源、粮草都是问题。”姬发不安地道。

“公子放心，老夫早有安排，粮草就在耆，于两国筹措，实在缺少，从西岐运来；大王也派人回去命令管叔、蔡叔再派二万人马、二百辆战车。兵强粮足，而崇侯虎四面被围，纵然城高壁厚，也非固若金汤。”子牙满怀信心地道。

"太师这么一说，吾就释然了。况且决定胜败的还有最关键的一条是人心向背。"姬发眉头舒展。

第四日天刚露出一点鱼肚白，各路大军准备完毕，摩拳擦掌，只待一声号令、猛攻猛打。忽然间，一阵惊天动地的鼓响，周军潮水般扑向崇城。

崇侯虎一连几日派人打探西岐的动向，知道姜子牙要派兵进攻，但是具体时间并不知道。崇侯虎睡得正香，儿子崇应彪气喘吁吁地跑进来道："父亲，周军开始攻城了。"

崇侯虎急忙穿好衣服，披上战甲，骑马来到正门，登上城墙。崇国士兵正在拼命抵挡周军的进攻。

周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冲上来，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姬旦亲自带头冲，姬发擂鼓助阵。崇城四门都告吃紧，但没有一个失守。血战了一昼夜，姜子牙收兵。

崇侯虎血红的眼睛扫视着脚下，尸体成堆，伤者无数，探头下望，西岐兵也损失惨重，尸横遍野，护城河血可漂橹。

姬发头破了皮，兄弟姬旦浑身是血，但庆幸的是并未受伤，查点人数，伤有八千左右。

像这样连续攻打了三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最后终于攻进崇城，抓住了崇氏父子。

进城之后，姬旦带人攻占大殿，在配殿救出了辛甲，见他并没有受多少苦，大家很高兴。

姬发和子牙命人张贴告示，晓谕百姓，周王是吊民伐罪，抓住祸首，黎民无须恐慌，周军不得扰乱百姓，违者严惩不贷。

姬昌身体日渐衰弱，进城后卧榻休养，一干事务交与姬发、子牙处理。

姬发、子牙升坐大殿，命人把崇氏父子推上来。崇侯虎虽被捆住双手，但仍然昂首阔步，傲气凌人。

姬发一见，怒上心头，用力一拍几案道："大胆崇侯虎，恶贯满盈，自犯天诛，如今被拿，有何话说?"

崇侯虎呸地啐道："姬发小子，兴兵造反，该千刀万剐。今落你手中，老夫不服。"

姜子牙哼了一声，道："服与不服，并不重要。"凑到姬发耳旁道："不必再和他啰嗦，自作自受，留他不可。"

"来人，"姬发大喝一声，"把此二人推出速斩首回报。"

子牙见斩了崇侯虎，便对姬发道："二公子，此次伐崇，损伤二万人马，回去后，需马上补充。"

姬发点头道："太师，吾父王贵体欠安，过几日，就班师回朝如何?"子牙同意。

十天后，姬发、子牙率大军回西岐而来，姬昌一路上昏昏沉沉。回到岐下，姬昌在病榻上召来姬发、子牙道："孤称王六年多了，伐犬戎、密须、征耆、于，又灭崇，可以讲完成了对商都朝歌的包围。

“目前周国都在岐下，各方面条件都很欠缺，如今打下了崇国，孤认为应把都城迁到丰地（今陕西户县西北）。”

姬发道：“父王，您多休息保养贵体为重，迁都之事等您康复后再讲。”子牙也如是说。

姬昌使劲地摇摇头，道：“不，不要等孤康复以后，免得耽误大事。子牙，你协助姬发赶快准备，千万不要耽搁时日。”

纣七二十三年（公元前 1078 年）春，周国把都城从岐下迁往丰。

经过约半年的时间，迁都完成，姬昌拖着沉重的病体，在姬发、子牙、姬旦等人的陪同下，到城里散步，看一看新都城的面貌。

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笑语和言，喜气洋洋，各种小贩、百姓见到姬昌一行都热情打招呼。

姬昌脸上露出满意的、慈善的笑容，侧首对姬发、姬旦道：“天下黎民是最重要的，有如滋养大树、碧草的沃土，有如生养龙、鱼的江河，有如任飞鸟苍鹰翱翔的天空。最不能得罪的是百姓。

“他们是纯洁质朴的，是善良厚实的。他们能宽容你的过错，但是你一定要改正。只要真心对他们好，为他们着想，他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甚至会世世代代传颂，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记住。”

姬发严肃地答道：“是，儿一定记在心里。”

姬旦端容道：“一定像父亲那样。”

一行人正走着，忽一汉子高声叫道：“大王，您还记得小人吗?”

姬昌扭头一看：一位汉子约四十多岁，长得中等个，身材单薄，在街旁卖一担柴，冲他露出憨厚的笑容。

姬昌仔细辨认半天，摇摇头，那汉子笑道：“大王，三年前，小人失手打死人，众人纷纷要求以命偿命。正巧您和二公子经过，拨开众人，问明情况，得知小民家有高堂老母无人奉养，便想出一主意，让二公子当场画了一圆圈，命小人赔偿死者损失，每天到圈里站上半日，如此半年。另外要尽可能照顾死者家属。大王仁慈之心，令小人及老母激动万分，感激涕零。

“都城从岐下搬到丰，小的也背着老娘来了，为的就是不离开您老人家呀!”

姬昌听完想起来了，道：“你是武吉。”谈了几句闲话，一行人径直来到城外。

虽是春天，但是料峭寒风，还不时袭人脸庞，钻入衣领，城外宽阔的田地刚刚露出绿色，河冰解冻的声音传人耳内，远处树林中的雾霭弥漫。

姬昌眯着眼睛，望着前方，感叹时光飞逝。做西岐之主五十余年了，当初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完全效仿先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眨眼已五十春秋过去了，老矣，老矣，莫非人生正如大地一样，刚才还是处处碧绿，鲜花嫩草，一阵秋风过后，便是残枝败

叶，然后又变春天；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连绵千里，忽然冰封雪冻，一动不动，然后又化开冰块，水流湍急；如林中雾霭，开始还弥漫天空，遮人视野，片刻就烟消云散了。

世上有长久的吗？寿命短暂，功业永存！

渐渐起风了，姬发劝父亲回城去，姬昌凄然道："老矣，多看一眼是一眼，不要着急回去。"目光中透出无奈、悲凉和一位老人的渴望！

天更凉了，在众人的劝说下，姬昌默默地回到府第。晚上在梦中，姬昌仿佛看见朝歌插满周军的旗帜，仿佛看见夫人向自己走来，仿佛看见各镇诸侯朝拜姬发。

姬昌病体一天沉似一天，病情有增无减。

一天，姬发正在演兵场操练人马，闳夭气喘吁吁地跑来，把他拉到一边，焦急地道："公子，公子，大王忽迷忽醒，太师请您赶快回去。"

姬发闻听，把剑一扔，随着闳夭骑马一溜烟回到府第，大踏步进到姬昌床前，扑通跪倒，泣道："父王，您多保重。"

子牙语调沉缓，道："二公子轻声，容大王讲话。"

姬昌努力睁大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儿子，点点头，轻轻张张嘴，话未出口泪先流，姬发见此，悲从中来，泪水流淌，子牙也老泪盈眶。

"太师，"姬昌低声唤道。子牙俯身榻前，哽咽道："大王，您有何吩咐？"

"孤坐镇西岐五十余年，不敢说追踵先贤，也一直努力攀登。满腔热情，满腹经纶，终想为天下黎民。然虽有雄心，但天意难违，总不能如愿。西岐偏居，周人质朴纯厚，易教化，孤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此。今纣王残暴荒淫，有如夏桀，每思至天下苍生，哀嚎遍野，食不果腹，挣扎于水深火热，恨不能马上解救之，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每每思之，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令人痛心。孤遇太师，犹如久旱逢甘霖，犹如河鱼入海洋，多方屡次指点迷津，鼎力相助，使周国焕然一新，力量倍增，太师真乃天降栋梁材，扭转乾坤，周室大幸，孤大幸，天下大幸！咳咳……"姬昌有些激动，喘息着，咳嗽着。

"大王过赞，折煞老臣。您德配尧舜，黎民望您如盼日月，千万保重！"子牙浑浊的泪水滴答在皱纹纵横的脸上。

姬昌略微停了停，调匀呼吸，颤巍巍的手拽住姬发道："太师，孤老迈年衰，难以完成大业，但卿耿耿忠心，洞若明烛。姬发文武兼备，可堪造就，立为太子，孤死之后，继承大业，太师要像保孤一样辅佐为是，若不行，可另立新主，但凭太师！"

"大王，老臣定不负知遇之恩，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公子文仁武勇，立为太子，定能挑起重担，完成大业。臣殚精竭虑，尽心效劳。还请大王宽心。"子牙叩头道。

姬昌听罢，缓缓点头，轻推姬发道："孤死后，听太师早晚训教。听太师，即听孤。过去，拜太师为尚父。"

姬发请子牙转上坐正，自己躬身施礼，恭敬之至。姬昌虚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子牙赶快双手搀起，道："太子，今后老臣一定鼎力相辅。"

姬发复又到榻前，姬昌闭上眼睛，沉想片刻，道："姬发，周军虽然伐犬戎、密须，解除了后顾之忧；征耆、于、崇，荡清道路，但终归力不如商，还须养精蓄锐，不能轻举妄动；还有纣王还未到一触即溃的地步，不少诸侯依然死心塌地忠心追随，等到他肆虐到极点、众叛亲离才可行动。要善于等待，非十年八年不可，这几年间万不可懈怠，逆水行舟，进难退易；要广为联络天下诸侯。今后诸事，多与太师相商。"

姬发点头不止，泪水流淌，攥着父亲的手不放。

"羑里七年，推演八卦，孤没有给你讲多少，恐你过于信天命而弃人为，姬旦读得多些，他会做你的左膀右臂，助你安天下的。"姬昌言罢，忽然眼睛亮起来，高声道："商不亡，天下人共怨！周不兴，神鬼同责！天下苍生奈之何？天下苍生奈之何？在周兴，周兴！"声音越来越微弱。

子牙知道这是回光返照，又见姬昌临终之前，手还捏成一个拳头，便轻轻去掰开，怎么也开不了。

姬发垂泪道："亚父，这是父王不放心，您请稍等。"说罢，整整衣袖，恭恭敬敬地跪好，哭道："父王放心，儿定承您遗志，解万民于倒悬！"连叩三头。姬昌的手渐渐张开。

姬发痛哭，子牙命文武百官、姬昌诸子前来叩拜。全国闻之，无不悲嚎，如丧考妣。

姬昌亡年八十八岁，太子发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寄托哀思。根据子牙提议，谥号为文王，即是历史上的周文王。

周文王仁慈敦厚，不仅当时广传天下，到后来也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历代王朝的志士文人、儒生官吏无不对他充满敬佩之情，纷纷上书当时的天子效法文王，以天下为念。

经过文王五十余年不懈的治理，使地处西部的周国力量增强，民心顺畅；广揽贤才，礼聘姜尚，解除后顾之忧，完成对殷商的包围，为后来武王伐纣时长驱直入扫除了障碍。他的卓越业绩奠定了其在周的历史上特殊的、崇高的地位。

文王的去世，给周国造成不小的损失。子牙命南宫适四处巡查，严防意外事件发生。

姬发满含悲伤，于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1078 年）继承王位，当众宣布，尊子牙为尚父，望上下协心，尽遵先王之政。

姬昌去世的消息传到殷都城朝歌，比干、箕子诸人无不感到悲伤，但也隐隐感到一丝快慰，周也元气大伤；随即又想，姬发继位，决不可小觑，不禁心情又沉重起来。

费仲、尤浑闻之大喜过望，急急忙忙跑到鹿台报告纣王。

只在台下，便听得台上一片歌乐之声，两人对视一眼，知纣王又在观舞赏歌，便蹑手蹑脚地走上台来，只见纣王正在那里鼓掌喝彩，手舞足蹈。

费仲、尤浑忙跪伏地下，道："万岁！娘娘歌舞真乃人间少有，可称天上奇观。"

纣王回头见二宠臣如此说，不由哈哈大笑。妲己盈盈地移到纣王旁，嘻嘻笑道："臣妾若是天上仙女，万岁岂不是天帝了？"

纣王笑哈哈地道："都起来吧。费仲、尤浑，有事启奏吗？"

费仲躬身跪到纣王面前道："陛下，西岐姬昌病死了！"

纣王将他扶起，道："真的？好，死得好！老匹夫竟敢东征北伯侯，让朕失一心腹爱臣。如今，谁在西岐称王？"

尤浑道："是他的二子姬发，此人文韬武略非同小可，不可小瞧。"

纣王不耐烦地摆摆手，不屑地道："料姬发一黄口稚子，有何能为？"站立在鹿台上，仰望天空，又俯首观瞻四方，道："朕有闻太师、黄将军、比干王叔，又有二位爱卿，小泥鳅怎能翻起大浪？"

尤、费唯唯称是。尤浑察颜观色地道："陛下说得是。成汤先王铁打的江山，铜铸的社稷，自会万世留传。只是臣看姬发虽然年幼，但处事老练，心机颇多，又有姜尚老奸巨猾，南宫适、散宜生之辈，谋勇俱全，他的兄弟姬旦可称左膀右臂，这些人不可不防。"

纣王盯着尤浑道："爱卿今日讲话怎么专爱灭朕的锐气，长姬发的威风？"

尤浑连连躬身，赔笑道："臣不敢，臣不敢，只是不想被姬发这条小蛇偷偷地咬一口。"

费仲一旁暗道：活该！让你经常和本官争功邀宠。趁机道："尤大夫，陛下英明神武，又受命于天，别说小小的姬发，就是姬昌领兵前来，也是甘愿送死。"

"姬发虽然自立为王，也不能怎样，你不要紧张，学学陛下镇定自若的神采。

尤浑舔着嘴唇，冷冷地看着费仲，又赔笑道："费大夫说得是，陛下英明，自不用臣等费心。"

纣王坐下，想想道："两位爱卿所言也有道理，你们看怎么合适呢？"

费、尤二人张口结舌，都没有良策，半天没说话。

妲己在一旁道："陛下，臣妾以为，姬发等人不过是乌合之众，未必有什么本领，不如派一使者去安抚，看他们态度如何？若还能谦恭驯服，主动认错，暂时先不理会，毕竟太师未在朝中；若无知狂妄，目无天子，再发大军压境，杀他个片甲不存。不知陛下以为如何？"

费、尤二人不约而同地挑起大拇指，赞道："高，娘娘妙计，胜过须眉。"

妲己笑着，瞟了二人一眼，心道：关键时刻没有像样的主意，就只会溜须拍马。

纣王点头称善，问道："派谁去合适呢？"

"陛下，臣以为上大夫姚中可以，他跟从老主十几年，又继续扶保您，忠心耿耿；且又与周人有些私交，让他去一趟，或有收获。"费仲推荐道。尤浑知道姚中曾经得罪过费仲，这次去姬发那里，无功而返的可能最大，那么天子必然责怪姚中，到那时费仲在旁看哈哈，够阴毒的。虽然知道，却不便拆穿，只是点头。

纣王想了想道："那就让姚中辛苦一趟，传朕旨意，命他速速登程，不必见驾了。"有传旨官飞速传旨。

自文王晏驾后，姬发和子牙商量，推倒商纣王，还必须从长计议，屯粮积草，养兵蓄马，慢慢等待。

姬发有时亲自出现在田间地垄，和农民一起种粮，闲谈，听取百姓呼声；有时深入到军营之中，询问他们的想法；有时自己在大街上视察，和商贩聊天。

姬发继位第二年，一次子牙偶感风寒，躺在床榻上。姬发闻听，连忙去太师府看望。

子牙见大王来了，强挣扎着要坐起来，姬发忙扶住，道："尚父，您别动，快躺下。"

姬发坐在床头，望着太师略显病容的面孔鼻子发酸，道："老太师，您可要多保重贵体呀，身体健康是根本，您的健康是周国的保证。"

子牙洒脱地一笑，道："大王，您言重了。老臣虽然年迈，但深知自己身体还可将就，一时偶然风寒，一点小恙，不必挂在心上。"

"太师，不必过于劳累，慢慢来，父王遗言道：'灭商兴周，不是三日五日的工夫，而是十年八年。'您要从长计议。"姬发接过侍从递来的药，扶着子牙慢慢喝下。

没一会儿，姬旦、散宜生、南宫适诸人前来探望。大家坐着，谈笑风生。散宜生讲了一个笑话，众人无不捧腹。姬旦停住笑道："大王，太师，有从朝歌来的探马回报，说纣王派姚中姚大夫前来探听虚实，怎么应付为好？"

姬发道："姚大夫性格耿直，人很忠厚，又与先王有些私交，不可怠慢。太师以为如何？"

"咳，咳。"子牙轻嗽两声，点头笑道，"大王所言有理，但老臣以为，姚中对纣王还是忠心的，不可向他露底，虚实相兼，以礼待客，也就罢了。假如有不中听的话，可据理驳斥，使他清醒。"

众人点头赞同。姬发道："散大夫，姚中到后，你陪他到处走一走，看看，听他如何讲。"散宜生领命。又略坐片刻，众人起身告辞，子牙请姬发稍待。

"尚父，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姬发坐下，俯身倾听。

"大王，您知道用兵的规律吗？"子牙两眼炯炯放光。

"还请太师点拨。"姬发恭敬道。

"一般用兵的规律，没有比统一意志更为重要的了，军队能统一意志，就能行动自由，所向无敌了。所谓人心齐，泰山移。

"黄帝讲，军队意志统一，就基本符合了战争的规律，就能用兵如神。运用这种统一意志的力量在于不失时机，发挥这种力量在于因势利导，能否具有这种力量，都在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因此古代圣王把战争称为凶器，只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

"当今商王只知道其国家还存在，而不知他已面临危亡；只知纵情享乐，而不知他已面临祸殃。国家能否长存，在于能否居安思危；君主能否长乐，在于能否乐不忘忧。"

姬发不住地点头，道："尚父所讲，金石之言，纣王残忍暴虐，滥杀无辜，孤有心杀贼，只是现在力量还单薄。"

子牙摇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大王要善于观察天道的吉凶，当天道还没有灾害征兆的时候，不可先倡导征讨；人道没有出现祸乱的时候，不可先策划兴师。必须看到既出现了天灾，又发生了人祸时，才可以策划征伐。

"有大智的人，不夸耀他的智慧；有深谋的人，不暴露他的谋略；有大勇的人，不只凭血气之勇；图大利的人，不只顾自己利益。为天下谋利益的，天下人都欢迎他；使天下人受害的，天下人都反对他。

"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想取得天下的人，好像同船渡河一样，渡过了，大家就达到了共同的目的；失败了，大家都受害。

"不掠夺人民利益的，可以取得人民的拥护；不掠夺别国利益的，可以取得别国的拥护；不掠夺天下利益的，可以取得天下的拥护。

"不掠夺人民利益的人，人民归向你，这是人民给你的利益；不掠夺别国利益的，别国归向你，这是别国给你的利益；不掠夺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归向你，这是天下人给你的利益。

"现在的商国黎民，众口相惑，纷纷扰扰，可是纣王仍然荒淫无度，这是亡国的征兆。观察殷商的田地，野草盖过了禾苗；朝廷群臣，荒诞邪僻的压倒了公平正直的，暴虐残酷，违法乱刑，他们上下还执迷不悟。

"虽然如此，商亡现在还没到时候，但日子长不了。"

姬发听得入神，啧啧赞道："没有尚父，孤真不知如何是好！"见子牙有些疲倦，站起身道："老太师，您休息吧。回去之后，孤认真琢磨琢磨，真是高深！"

子牙满意地点点头，轻道："那恕老臣礼不周了。"

姬发转身出了屋子，见院中的松树苍翠欲滴，微笑着走了。

姚中从朝歌带着十余人出发，一路上满目都是乞讨的百姓，不住有人拉住他的马，请赏些钱饭；有卖儿鬻女的，悲苦凄惨。

姚中到了黄河边上，见白浪滔天，波涛怒号，风起水急，看着就令人心寒，命人沿上下岸去找船只渡河，找遍四周，未见船的影子，一行人焦急万分。

忽见一叶小舟在河中忽上忽下，踩着水波飘然而来。姚中忙命手下人喊到跟前。船夫也听见了喊声，用手拢目观瞧，撑着扁舟来到岸边，以桨支住，冷冷地问道："几位要过河？"

姚中仔细打量此人，浓黑油亮的一张脸，两只眼睛青白分明，身材魁梧，上半身赤裸着，一张脸棱角分明，含一种杀气，一股怨气。

"是呀，摆船的，赶快把大爷们送到对岸！"手下人咋呼道。

船夫冷哼一声，掉转船头就要划走。"哎，船家，请回。本官有话问你。"姚中急喊道，责怪手下人言语粗鲁。

船夫又把小船荡回，等着姚中开口。"请问船家，老夫及手下人要过河，需多少钱？"

“你们一共十一人，还有几匹马，本船家要摆四五次，这河风急浪高，又有漩涡，十分危险。钱嘛，一次三两银子，五次共十五两，行不行?”船夫掰着手算道。

“你分明在讹人。别人也就六七两银子，你怎么这么贵?”手下人嚷道。

“多嘴。”姚中叱道，抬头对船夫说，“老夫给你二十两，如何?”姚中知道渡口四周荒无一人，找到一个船家十分不易，况且几两银子又算得了什么。

船夫咧咧嘴道：“那就上来吧，只能上两个人一匹马，或三个人，船小。”把船又向岸边靠了靠。一个随从先跳了上去，站在船头伸出双手接着，姚中纵身一跳，小船晃了两晃，又有随从跃上小船。

船夫船桨一撑，小船向河中滑去。小船随着水流左摇右晃，姚中被二名随从夹在中间扶住，低头看着水：浑浊湍急，深不可测。他不免有些心惊胆战。

“船家，你叫什么名字?”姚中对此人颇有些兴趣。

“小的叫韩荣。”船夫冷冷地答道。

“这河不好摆渡吧?”

“死的人不计其数，很少有人在这里摆渡。”

“哦，怪不得寻遍上下岸也不见人呢。”

“再难混，也比呆在朝歌活活饿死强。”韩荣阴沉着脸，愤愤地道。

姚中不作声了，一路所见所闻，自己无言答对。

“若不是有老母在家，卧床不起，何苦在这鬼门关混。”韩荣怨道。

“那你能去哪里呢?”姚中问道。

“到西岐，投奔周王姬发，那里丰衣足食，岂不快乐。韩荣有些向往地道。

“是吗，西岐有这样好，恐怕也未必吧?”

韩荣把船忽然停住了，水浪一冲，小船打转，姚中侧首见船夫怒目相视，不禁一愣，只听他道：“这位老先生是在纣王手下当官吧?”

“这是上大夫姚中姚大夫。”一个随从介绍道。

“原来如此，谁养的狗就要替谁叫嘛!”船夫撇着嘴，讽刺道。

“你，你，混账，竟敢辱骂朝廷命官，不怕死吗?”两个随侍怒斥道。

“你们不要胡言。船家，您有怒气、怨气，老夫知晓。”姚中制止住侍从，温和地对船夫说。

韩荣看看姚中，须发斑白，面容忠厚，见他首先软下来，自己也消了消火，继续把小船撑起，划向对岸。

到了岸上，姚中施礼道：“谢谢你，麻烦把剩下的几个人和马接过来，真辛苦你了。”

韩荣道：“吃这饭的，没问题。”

几次往返，人、马悉数运毕。姚中拱手道：“韩荣，老夫看你决非长久摆船打鱼之辈，但你脸显杀气，恐子你不利。后会有期。”

韩荣点点头，小船一转，眨眼间出没在风波里。姚中直到见不到小船，才上马继续行进。

姚中想道，得人心者，不在于境界所限，还未到西岐，姬发等人名声已播扬到这里，有了他的声望，此地必为他所有。

进入周国境地，见田野碧绿如油，百花竞开，田间垄头，庄稼茂密丰盛，男谦女让，尊老爱幼，一派仁和景象。

姚中暗中敬佩道：文王姬昌果然了不起，姬发也是非同小可。行进途中，忽见前面尘土飞扬，一行人奔到面前，下马道："姚大夫，别来无恙?"

姚中定睛一看，是散宜生大夫，忙问道："大夫所为何来?"

"姚大夫，奉吾家主公之命，前来相迎。"散宜生施礼道。

"没有告诉西岐本官要到此地，散大夫怎么来接呢?"姚中惊奇地问。

"哈哈。"散宜生拉住姚中的手道，"姚大夫非是一般人，行动起来自有天象可观，周王用文王所传八卦占卜，即知大夫到了，请随散某进城。"

姚中一行人被安排到馆驿休息。

早饭刚过，散宜生满面春风地走进馆驿，道："姚大夫，吾家主公有请。"

姚中随着散宜生乘着车到姬发王府门前，二人下车并肩走入院中，姚中见此院并不宽敞，但清洁雅致，一片残叶都不见，院中央是一株约有二人才能抱住的松树，尤如一遮阳的冠帽。

散宜生没有让姚中在外面等，而是直接进入。姬发在正中站起身来，两旁文武纷纷站起。

姬发笑容可掬，道："姚大夫，远路而来，很辛苦吧?"

"哪里哪里，当今天子闻听姬昌驾鹤西去，很是悲痛，特命老夫前来慰问，请大王节哀。"姚中还礼道。

"先父逝去约有半年了，蒙陛下隆恩，特派姚大夫千里迢迢慰问，不胜感激。"姬发轻轻一笑，略点头致意。

"周王，陛下英明神武，还是体恤天下的。"姚中趁机道。

众人未置可否。子牙道："姚大夫，文王和您熟识是在羑里吧?"

姚中注意到姬发旁坐着一威严不露的老者，看年纪比自己要大许多，心想这就是姜尚吧，道："莫非您就是直钩垂钓的姜太公吗?"

"哈哈，小事一桩，大夫也记得清清楚楚，老夫就是姜子牙。"

"太师自辅佐姬昌后，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练兵强民，东征西伐，扩土开疆，功不可没呀!"姚中语含讥讽。

"征伐之权，是陛下所赐。若不遵岂不是违旨?"姬发道。

"那么说，周王是忠于陛下的贤臣忠良了?"

姬发道："想姚大夫自朝歌到丰地，一路之上所见所闻，心中也总有分别吧。散大夫，你陪姚大夫四周走一走，转一转，听听高见。"

姚中知道这是逐客令，知趣地一躬身退了出来。散宜生陪他回到馆驿。

下午，二人着上便装，顺着大街，城里城外地蹓弯，姚中留神观察到老百姓都红光满面，喜笑颜开。

姚中转了几天后，和散宜生单独拜见周王姬发。

姬发恭敬地道："姚大夫和先父交情甚厚，这几天您随便走走，觉得怎样？"

"丰城比朝歌小得多。"

"是，新建的小城，缺少财力人力，先王对那些劳民伤财的事极其反感。"

"你们能把西岐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是不错的，陛下若到这里，也会点头称许的。"

姬发心中笑道：纣王要能知道这点，怎么会闹成现在这种样子，姚中真是忠诚至愚。接口道："西岐万民从未见过天颜，若陛下有兴趣到此地狩猎，欢迎，欢迎啊！"

姚中道："好，既然周王这么说，老夫回朝歌即可禀告陛下，西岐周王还是忠心耿耿的，只是闻太师奉命东剿平灵王，至今犹被困。姬发也算老夫贤侄了，你能不能想方设法，或去解围，或送些粮草？"

姬发一听，知道这是姚中的意思，纣王只知和妲己游乐，哪有心思关心这些事，便点头道："老人家放心，孤尽量去做。"

姚中率领十余名随从返回朝歌三个月都没有见到纣王，气得跺脚痛骂，后又痛哭。比干见道："姚大夫，姬发胸怀异志，当今天子不知内情，只顾享乐，你实在不行，就击鼓鸣钟求见。"

姚大夫点头，命值日官击鼓鸣钟。纣王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觉得浑身无力，睁着朦胧的双眼问道："是何人击鼓鸣钟？"陛下，是姚中姚大夫。"侍从匆匆进来回禀。

"姚中？朕不是让他去西岐探听虚实了吗？"纣王揉着眼睛。

"他已经回来三个月了，一直想见陛下。"

纣王捶着酸痛的后腰，道："让他到鹿台见驾吧。"

"陛下，大臣击鼓鸣钟，天子一定要升殿议事的，先祖立下的规矩，您看……"

纣王瞪了侍从一眼，道："先祖的规矩，也是可以变的，现在谁是天子啊？快去把姚中叫来！"

文武群臣悉数在大殿中等候，议论纷纷，翘首以望。姚中焦急地转来转去，内侍匆匆走到他身旁，附耳道："姚大夫，陛下有旨，请您上鹿台见驾。"

姚中眉头紧皱，不悦道："击鼓鸣钟，驾临开殿，是先王留下的规矩，况且众文武大臣都在等候，怎么能废先祖之规呢？"

内侍苦笑道："大夫，这是陛下旨意，别的不知，您随小人来吧！"

黄飞虎见二人嘀咕，嚷道："姚大夫，耳语什么，大声些让同僚共听！"姚中叹道：

"能有什么秘密，陛下命下官去鹿台见驾，不升朝了。"

众人闻听，窃窃私语，殿内嗡嗡，见纣王如今连祖先也弃在一旁了，暗叹不迭。

姚中随着内侍去见驾。

姚中叩头道："臣参见陛下。"

纣王噗地吐出漱口水，道："朕命你去西岐，打探出什么？"

"陛下，臣回到朝歌已三月有余，一直想启奏于您，只是难睹天颜。"姚中带些怨气道，"臣观西岐，治理得井井有条，虽然姬昌死了，但是他儿子姬发继承祖业，不逊乃父。"

"得，得。"纣王不耐烦，抓起手巾在脸上抹了两把，"你怎么竟在朕面前褒奖他呢？西岐有没有谦恭之心？"

姚中见纣王不悦，忙道："陛下，依臣看，姬昌东征西伐，是行使您授予他的权力，还没有想反叛商朝。攻下崇城之后，他们就主动西撤，如今姬昌一死，周国元气大伤，即使想兴兵造反，也无这个力量。"

"是吗？"纣王坐回床上。

"臣曾提到，陛下没有驾临过西岐，姬发非常高兴地说请天子去那里狩猎，周地百姓若能一睹天颜，将荣幸之至，死而无憾。"姚中把姬发的话学说一遍。

纣王闻听，心中大喜，道："朕就说嘛，黄口稚子，能有多大的作为，国事烦身，哪有功夫离开都城，巡视西岐。只要姬发谦恭温顺，若又能协助闻太师剿灭东夷，朕要重赏。"

姚中笑道："陛下也太宽厚了。对周王姬发也不可不防，关键在天子修身养德，九州归心。"

"好了，好了。卿代朕巡视西岐，着实辛苦，回去休息吧。"纣王挥挥手，把床帘放下，搂着妲己嬉闹着。

姚中退出来，暗想：当今天子若不改弦更张，或许周国强大以后，江山难保。唉，生死由命，若是该亡，说的话如长江水滔滔不绝也无济于事。

姬发送走姚中后，心中好笑：姚大夫真是有些愚直，要孤抽兵调将，支援粮草，协助闻太师剿灭东灵王，难道孤真是兵多将广，粮草无数吗？置在一旁，不去理他。

姬发继位第三年夏天，骄阳似火。姬发、姬旦和太颠、辛甲带着几名随身侍卫到城外散步，顺便看看庄稼生长的情况。

到了城外，姬发口干舌燥，嘴唇干裂，吩咐侍从就近找些水喝。

姬旦低头看着干裂的田地，道："王兄，干旱少雨，百姓种田很难呀！"

姬发蹲下身子，舔着干唇，两道浓眉拧在一起，拔起一棵麦苗，仔细地看着：麦苗根部干枯，一点水分也没有。自言自语道："靠天吃饭，而天公却不作美，怎么办呢？"

"靠天吃饭，只能祈求上苍！"辛甲在旁劝慰，众人都很着急，眼睛盯着田地，多希望

下一场及时雨，以解燃眉之急。

“诸位，莫非孤王继位二年多，为政有失吗?”姬发向几人投去询问的目光。

“天灾，是很正常的，总是年年风调，岁岁雨顺，也不太可能，您不必过分自责。”太颠劝慰道。

“大王，这没有您的过错。如果说过失，也都是臣等未尽到职责。”姬旦愧疚地道，他知王兄心焦如焚。

姬发站起身，摇摇头，舔着干裂的嘴唇，问道：“怎么去找水的人还没回来?”

众人也都伸着脑袋张望，一个侍从气喘吁吁地跑来道：“启禀大王，小的找遍四周，也没有水。”太颠急得直跺脚，道：“大王，要不然回城吧!”

“再看看，田地这么干裂，没有水浇地，庄稼欠收，叫孤心里不安。”姬发低沉的声音答道。

众人又沿着田间小路行进，姬发不时停下来，看一看，摸一摸。直到傍晚时分，太阳渐渐落下山去，姬发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和沉重的心情回到王府。

月华如水，天河似练。夜风轻轻拂动着柳枝。

姬发披衣在肩，走到院里，仰首望天，广阔无垠，月亮似弯弓一样悬在天中，从皇帝、尧、舜、禹，经夏朝，至商朝几千年来，或许老天并没有什么变化，一样的月亮照耀着不一样的人。

姬发望着天空，想想今日所见，泪水盈眶。他感觉有人给他披了件衣服，扭头看，是王妃。姬发攥住夫人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低声道：“去年就有些干旱，今年到现在滴水未下，不知是老天爷在悼念先父，还是孤的心不诚、德不行所致。”

王妃温柔地道，“大王不必忧虑。臣妾想，天道助吉人，您继承先王遗志，视西岐万民为赤子，一些小灾小患也没有什么。”

姬发盯着王妃端庄的面容，盈盈的泪光在闪动，道：“孤决不是因为一两年干旱而激动，若是灾难降在一人身上，孤决不皱眉；而这痛苦落在了黎民百姓身上，令人心疼。”

“大王，百姓家每年都是要存些粮食的，即使今年大旱，恐怕也不会挨饿吧。”王妃把头靠在姬发肩上，道：“况且库中还有些积粮，也足可以赈济了。”

姬发搂着夫人，静静站立在院中，月光洒下来把二人的身影拉长。

“大王，您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见众文武呢。”王妃牵着姬发的手走回卧室。

次日清早，姬发整束完毕，升殿议事。

“散大夫，您察看西岐各处，旱情如何?”姬发还没坐稳，便急忙让散宜生介绍他视察全国的情况。

“大王，臣走了一些地方，总的看来旱情比较厉害，但主要集中在丰地附近，这里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多。”散宜生介绍道。

“诸位，请各抒己见，旱灾严重，怎么办?”大家把目光集中到坐在姬发旁边的姜子

牙。

姜尚笑呵呵地道："各位，老夫也不是神仙，不能呼风唤雨。靠天吃饭，只能请天公降雨！"

"老太师，天公若是降雨，大家就不用愁了嘛！"南宫适以为子牙能说出什么高招呢。

"可以求天公降雨嘛。"子牙手拈须髯，眼睛转向姬发。

姬发看太师盯着自己，又听他这么一说，顿悟道："对呀，诸位，今天开始，孤就上灵台求雨，何时下雨，孤何时下台。"

姬发率领众人神情庄重地走上灵台，焚香祷告，太阳似乎并没有听到他的祷告，仍旧用毒辣辣的光照着人间。

姬发跪在灵台正中，迎着直晒着的阳光，微闭双眼，俯地低语道："一切罪过都是姬发所犯，敬请以黎民苍生为念，赐场及时雨……"

众大臣站在两旁，子牙坐在竹椅上，低头沉思。

没几分钟，汗珠子顺着鼻梁鬓角滴滴嗒嗒往下掉，后背湿透了，脸通红。姬旦站在旁边不忍，走过来，跪在姬发身旁，道："王兄，由小弟代您受苦吧。"

姬发摇摇头，又摆摆手。姬旦站起身来命人举些树枝子遮在大王的头上，姬发气道："你们都退下去，向天公求雨心一定要诚，不然雨是不会来的。"人们把树枝拿下去了。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过去了。直到晚上，只是凉风微起，丝毫没有要下雨的意思。

第二天，姬发一如昨天，第三天也是如此。

第四天，姬发刚刚跪下，风刮起来了，小雨潇潇地下了起来。姬发直起身子，双臂张开，喊道："感谢苍天，感谢苍天。"雨渐渐大起来，姬旦一见雨下起来，忙跑过去扶大哥起来。

姬发推开拉自己的手，俯地叩了三个头，然后激动万分地吻着灵台的土地，并道："先王有灵，相助姬发！"

雨越下越大，众大臣拉起姬发，到灵台上的屋里休息，众人都非常高兴。

姬发用手抹着脸上的汗水和雨水，道："上天开眼了，这次老百姓无忧矣。"

久旱的土地迎来了第一场大雨，周国上下都十分兴奋，不少人在街上淋着，唱着，喊着，跳着。

又接连下了几场大雨，热气被一扫而光，庄稼喝足了水，开始猛长。

秋天，粮食丰收，周国百姓无不称赞姬发，道是上天派下的使者，是救天下黎民苍生的。

姬发和子牙正在谈论粮食丰收的事，姬旦匆匆进入，道："王兄，太师，刚才探马来报，商闻仲在被困一年多后，被平灵王攻破城池，死于混战之中。"

姬发听罢，哎哟一声，道："可惜，可惜，这么有名的闻太师竟战死沙场。"

子牙也黯然道："闻太师勇猛非常，在纣王手下可算第一统帅，历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朝战死，实是可惜，令人心痛。"

"王兄，太师，闻仲一死，纣王断了左膀右臂，有如大厦倒了支柱，是不是天欲亡殷呢？"姬旦道。

姬发点点头道："闻太师战死，也不知纣王会怎样？"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王放心，他或许要悲伤几天，但很快就会置于脑后，一如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子牙撇嘴道。

当比干听到闻太师战死东海，昏厥过去，本来消瘦的身体又是几日水米不沾牙；黄飞虎放声痛哭，历来是闻仲征伐剿战，自己保卫都城周围，天子安全，如今擎天柱一倒，只剩下自己老迈年高之人，纵使执掌兵权，又怎能率兵出征，有了叛乱，何人能剿？

消息传到鹿台，纣王不觉一愣，推开妲己，穿好衣服，走出内宫，迎面吹来凉飕飕的风。

纣王想到，闻太师战死，谁去领兵带队出征，任由平灵王进攻，不久就会进到朝歌城下；想到闻仲须发皆白的年纪长年征战在外，最后落得个死于乱军之中；想到闻仲辅佐父王忠心耿耿，保自己耿耿忠心，如今则星落平野，不禁黯然神伤。

妲己轻轻地给纣王披上袍子，道："陛下，保重龙体。闻太师为国捐躯，可钦可敬，您可派人向平灵王要回尸首，隆重葬礼安之，如此群臣心服，也对得起老太师了。"

纣王双手拽住袍领，扭头望着爱妃，他徐徐地道："朕是为老太师血染沙场心痛，更主要的是朝中哪还有大将能顶替闻太师呢？"

妲己侧首道："武成王黄飞虎不差于太师吧。"

"毕竟年龄不饶人，难以冲锋陷阵了。"纣王叹道。

"可以在朝野上下挑选强将，让武成王坐镇。"

纣王眼前一亮，道："爱妃的主意果然好。只是朕担心能选出来吗？"

"陛下过虑了，想大商朝纵横千里，数百诸侯，榜文贴出，会有多少人跃跃欲试呀。六百年的基业，有多少龙虎之才，不可计数，他们哪一个不愿为您效力呢？"

第二天清晨，纣王从鹿台起驾回宫，升朝议事，众大臣无不惊讶，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闻太师战死疆场的消息群臣尽知，上朝后都面沉似水，悲悲切切。

纣王不待别人说话，开口道："众卿，太师捐躯，朕心如刀割，夜不能寐。可恨平灵王有负天恩，无故发兵造反，要谋商的江山。朕恨不能御驾亲征，擒获此贼，食其肉，饮其血，寝其皮，斩其头祭奠太师，方解心头之恨。"

众臣从没听纣王这么为一个大臣的死痛心疾首，如今见他确实咬牙切齿，双目圆睁，以为天子改弦更辙，幡然悔悟了，纷纷跪下一大片。

比干颤抖着声音道："陛下，太师之仇，一定要报，但无须您亲征，朝中众将，可派

者甚多。”

“陛下，老臣愿带队出征，剿灭东海叛贼。”苍老刚劲的声音传到纣王的耳朵里。

纣王看是武成王，很是高兴，道：“武成王若是能出征，朕自是放心，只是你也老迈了，如何禁得起战场厮杀。”

武成王昂然道：“陛下放心，老臣身体没问题。”

纣王道：“既这样，爱卿可带兵东征，不过你先在朝廷内外挑选些助手为将，再去不迟。”

黄飞虎满心欢喜地站起来，但他却不知此一去就有可能是永难再回了。

“姚大夫。”纣王叫姚中。

“臣在。”

“你去东海平灵王那里讨回闻太师尸首，朕要隆重安葬。”

“是。”姚中领旨。

纣王命全国披麻戴孝，并亲自在太庙焚香，祈祷闻太师神灵早日升天。

三个月后，武成王带领挑选的一些将官，率领三万大军继续东征。姚中没过多久也从平灵王那里运回了闻太师的尸首，纣王下令以最高规格安葬，并亲自抬棺走了几步，表示一种对大臣的尊敬。

继位二十五年来，头一次这样得众臣的心，以至于文武认为纣王要洗心革面，像开始被伊尹废弃后又悔悟罪过、自我谴责、反归善道的商朝第四位天子太甲帝了，不由心中都十分高兴，甚至有人认为闻太师战死值得，若非如此，天子怎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虽然这段时间纣王只上了四五次朝，但也可以看出大臣对自己劝谏的少了，耳朵边确实清静许多，不久又传来武成王旗开得胜，连收三城的喜讯，更是喜上眉梢，命人把费仲、尤浑叫到鹿台，陪王伴驾。

费、尤二臣到鹿台上，见纣王挽着妲己的腰，迎风站立，向着远处，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妲己娇声笑着。

二人站在一旁，妲己笑着扭头看见他们，拉了拉纣王的衣袖，用手一指，纣王见二人，笑道：“两位爱卿，近来众臣对朕有什么言语吗？”携着妲己走进宫里坐下。

费仲、尤浑跟进宫中，跪倒叩头道：“陛下体恤老臣，情真意挚，朝中文武无不崇敬得五体投地，都说您德比三皇，仁胜尧舜。”

纣王听罢，笑着指道：“你们两个，就会说些甜言蜜语，来迷惑朕。”

费仲知纣王这是玩笑，一本正经道：“臣决不敢欺君罔上。句句是实言，您可以随便叫来其他大臣询问。”

“好了，你们起来吧。”

费仲、尤浑爬起来，躬身立在两旁。

“最近其他诸侯怎么样？”纣王问道，外面的风吹进来，他忙把袍子裹紧。

“姬发一直比较老实，按时上贡，他继姬昌之位后两年，粮食欠收，今年好点，南伯侯和东伯侯一直虎视眈眈，但未敢起事，北方被太师平后，又有些死灰复燃，可毕竟成不了什么气候。陛下但放宽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臣等料理即可，您多保重龙体才是。”尤浑答道。

“为太师事，朕有三个月没与爱妃酒宴欢娱了，你们快排上酒宴。今天怎么这么冷？”纣王搂着妲己道。

“怕是要下雪。”妲己也用袍子裹紧，道，“陛下好好地乐一乐罢。”

彤云密布，朔风渐起，纷纷扬扬飘下一场大雪来。这鹅毛雪密密层层，乱舞梨花。

姬发站在院中呵气如雾，任雪花落在头上、眉上、胡须上，远望山如玉簇，林似银妆。

夫人轻轻走到身旁，问道：“大王，外面寒冷，您已站多时了，还是回屋吧？”

姬发道：“瑞雪兆丰年。但愿一场好雪保周国上下粮足仓满，黎民俱丰收。”回头笑笑，问道：“夫人，你知孤王想到什么吗？”夫人温柔地摇摇头。“几年前，随父王行军打仗，也遇到一场大雪。而如今，雪又下起来，父王却远去了，念及此让孤伤心。”

夫人搀住姬发的胳膊，开导道：“大王，人生死乃是正道，老王寿终正寝，一生功业赫赫，也少憾事。您不必过于伤感。进屋去吧。”

姬发一步一回头地看着雪中的松树，进了屋。暖气扑面，侍从献上茶来。

“来人。”姬发喊道。

上来两个侍从。“你们去老太师那里，看看尚父身体怎样，屋里是否暖和？”“是。”两侍从躬身要走。

“且慢，”姬发站起身来，沉思片刻，道，“夫人，你自己好生休息，孤王亲自去看望太师及其他老臣。”

“大王，”夫人急忙起身道，“这几天您一直咳嗽，天气这么冷，路又滑，顶风冒雪，何必一定要现在亲自去呢？”

姬发披好斗篷，戴上冠帽，郑重地道：“礼贤敬士，才能成大业，固根本。尚父老迈年高，怎能随便一两个小卒去探望呢？你放心，孤会注意的。”

夫人不再说什么。姬发迈步走出，十余人跟随在身边。夫人倚在院门，目送着姬发远去才独自回到屋里。

雪没了脚脖子，凛冽的寒风夹着雪片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街上罕有行者。众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着。一行人走到太师府门前，见大门紧闭，厚雪堆门。姬发示意侍从去敲门。

侍从啪啪地叫着门，半天才有一老者问道：“谁呀？大风雪夜的。”门“吱扭”一声开了，老头探出头来道，“你找谁？”

侍卫向身后一指道：“老人家，周王看太师来了。”

老头揉揉眼睛，仔细辨认，见姬发站在离门口十余步的地方，微笑地看着，忙跑出来迎接，道："大王，小老儿一时瞌睡，让您久候，快请进，快请进。"

姬发一撩斗篷，随着老头往里走，问道："太师现在是否正睡觉呢？孤去不会打搅吧？"

"大王，太师和几个年轻人在后院玩呢。"老头笑呵呵地道，"开始也叫小老儿去，吾怕冷，又觉得没人开门不好，便留下看门了。吾去禀报老太师。"

"不用，"姬发一把拉住老头，"孤去看看。"

众人绕过房屋，来到后院，见院四角堆了几个大雪人，约五六个小伙子正随着子牙练拳。

子牙须发飘动，拳拳带风，掌掌击雪，闪转腾挪，一招一式，用力刚劲，动作连贯娴熟。姬发站在房檐下，不禁惊诧，八十五岁的年龄，身子骨这么硬朗健壮。喜悦之下，击掌喝道："好！好！"

子牙插拳收式，回头看见是周王，健步走过来道："这么大的雪，王驾亲临，有失远迎，请屋里坐。"

子牙披上罩袍，陪姬发落座，问道："大王雪天至此，有事吗？"

"老太师。"姬发敬佩的目光落在子牙红彤彤的脸上，道，"孤想风雪太大怕您屋里屋外冷热不适，放心不下，特来看望，没想到您手脚如此矫健，不要说与您同龄的老者，就是小您几十岁的年轻人也自叹弗如，真令人佩服啊！"

子牙爽朗地笑道："大王过奖。雪天神清气爽，舒筋展骨，吐故纳新，于身体有百益无一害。风雪这么大，大王还惦念老臣，令臣感动不已。"言罢，子牙俯身欲拜。

姬发急用双手相拦，道："尚父，免礼，免札。只要您身体健康结实，孤寝食都安。"

子牙摆摆手道："大王切莫这样说，子牙何德何能，蒙大王不弃，留在左右，想姜某八十多年，足迹遍布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备尝艰辛，见事不可谓不多。时至今日，才算归于明主，应当讲，所凭借的正是这好身体。"

姬发哈哈笑道："尚父，幸亏您到商殷做官未被重用，若是相反，奈周国何？奈天下苍生何？"

"天意，天意！"二人纵声大笑。

"尚父，孤今天踏雪而来，忽有感触，所谓一切皆须努力，万事皆莫强求，若是时机到，有准备，任何事都定会成功。"

"大王所言极是，正如这雪一样，虽罕见却是时机到天寒地冻所致。因此，隐忍待发，正是上策。"

"这雪不会冻伤饿死百姓吧？"姬发问道。

"老夫也下令百官，凡是缺衣少粮之家，一定要赈济，不可冻伤饿死。大王仁义之风，不让先主。你我君臣在寒舍中哀天下百姓，恐怕纣王还在鹿台饮酒作乐呢。"子牙手拈须

髯，若有所思地道。

闻仲北征东伐，军粮所费极大；纣王侈奢无度，又连逢几年涝旱大灾，殷商粮食缺乏。风雪交加，路边冻饿致死的百姓不计其数。纣王哪里知道，也懒得知道，只是和妲己、费仲、尤浑在众宫人的伺候下，饮酒作乐，观舞听歌。

又是春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6. 内外联合

又是春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姬发和大将军姬旦在侍从的陪伴下，随意地散步，看看黄茸茸的树芽和嫩叶，望望湛蓝湛蓝的天空，听听小鸟的鸣叫。暖和温润的细风吹拂在脸上，十分惬意。

姬发步履轻盈，挥挥胳膊，做了一个扩胸的动作，道："兄弟，寒冷的冬天很是憋闷，把万物都压制住了。"

姬旦微笑着，应道："是呀。不过再霸道的天气也不会长久，春天这不已经来了吗。"

姬发点头，停住脚步，眯着眼睛手指道："你看，那儿草都出来了吧，绿油油的。"

姬旦仔细看了看，向前跑了一段距离，弯下腰看，哈哈大笑道："二哥，远处看有，到近处看实际没有啊。"

姬发不信，急步过去，弓着身子辨认半天，果然没有，也朗声大笑起来。

兄弟二人边走边聊，兴趣盎然，谈意甚浓，谈到动情处，仰天长笑。

这时，一名侍从气喘喘地跑到姬发面前，启禀道："大王，太师请您回府，正在等候。"

姬发瞅了瞅兄弟，道："太师有什么要事吗？走，一同回去。"

进了王府，见子牙在院中背着手蹓跶，姬发笑道："尚父，身体如何呀？"

子牙拍拍胸脯道："托大王洪福，身子还算可以。"二人携手进屋，姬旦随后。

落座后，子牙先道："大王和将军踏青去了？"

姬发道："冬天闷在屋里很少出去，现在暖和了，散散步。"

"好，好。春天轻衣简从，随便转转，很有益处。"子牙道，"古人云，一年之计在于春，请问大王，这一年有什么打算吗？"

姬发想，太师是怕自己只顾游玩，而忘了国家大事。如今问一年的打算，略微沉吟，道："孤登位三年了，庄稼一直没有很好的收成，不知是什么原因，今年，孤要亲自督促百姓耕地种粮。"

子牙道："大王和老臣所虑一致。大王以为，粮食欠收是因为什么原因？"

"大公不作美，不是干旱，就是雨涝。"姬发叹息道。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

"什么?"姬旦抢着问。

"周国百姓种粮并不很卖力。"子牙站起身道。

"孤多次出榜文,凡是种粮多、交得多的有赏,去年亲自求雨,为什么还不卖力呢?"姬发有些不解。

"大王,百姓所看的不仅是榜文,还要看为王者是否真正器重此事。大禹历尽艰辛,治水十几年,平息水患,赢得万世不朽之功名;神农氏遍尝百草,天下称赞;周国先祖后稷亲自下地耕种,百姓效法。看得见的比听得见的更能吸引人。"子牙一字一顿地道。

姬发以手抚额,缓缓点头,道:"太师所言极是。粮草乃国之根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语不虚。孤想身披蓑衣参加耕种,手拿鞭子参加放牧。尚父以为怎样?"

子牙满意地点点头,道:"大王英明,老臣愿效仿。"

姬发又补充道:"今后,春播秋收农忙之时,孤都要择时参加。并且朝中各官员无一例外,都要参加,不得有误。"

姬旦道:"大王,末将马上张贴榜文。"

姬发聚文武众臣,当众宣布了这一决定,得到全体的拥护,大家纷纷言道:"如此这般,周国定是年年风调雨顺,岁岁粮草满仓。"

榜文张贴出去后,周国百姓奔走相告,欢欣鼓舞,议论道:"大王都亲自耕田,真是古来少有的明君,比纣王强何止千百倍。大王既然这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多种粮食,多收粮食?"

姬发择一吉日,率文武大臣到城外举行祭祀神农氏的大礼,仪式极其隆重,庄重严肃。众百姓鸦雀无声,随在其后,都屏息静气,睁大眼睛盯着。

姬发率朝臣磕头祷告,命姬旦宣读祭文,太师姜尚手捧一撮土,递到姬发面前。周王几个手指轻轻拈起一点,放在嘴里,品尝一番,朗声道:"感谢苍天赐予周国土地!"

姜尚又从散宜生手里接过一枝麦穗,捧到姬发面前,周王恭敬地捧在手里,用右手掰下几粒含在嘴里嚼了,充满激情地道:"感谢苍天赐予粮食!"

太颠、辛甲分别捧着蓑衣和草帽站在一旁。姬发走到场地中央,抖开蓑衣穿在身上,拿过草帽端端正正地戴好。

大家都严肃地看着周王,静悄悄地。

姬发道:"各位大臣,百姓们,周国先祖后稷在天下百姓出现饥荒的时候,依照时令带领民众播种了百谷,先祖的基业就这样创下了,大家要努力地继承它,延续它。

"商纣王不顾天下苍生死活,但是周国不能如此,没有粮食,人民饥饿,对周国没有好处,对百姓没有好处。

"孤亲自耕地,希望与大家一起劳动,使周国年年丰收,人人饱暖!祈求苍天保佑!祈求神农保佑,祈求先祖先宗保佑!"右手高举,直指天空。

姬发讲完话后,周围的人们都齐声欢呼起来。

祭祀的第二天，姬发就亲自下地耕田了。和周王一起种地的老农民黄滚，满脸皱纹，背有些驼，时常咳嗽，家里只有一小孙女，今年七岁。

姬发选中黄滚家，和他一起劳动，播种浇水，犁地翻土，不怕劳苦，很是认真。

黄滚见大王脸上的汗珠子吧嗒吧嗒地往下落，心中很不忍，搓了搓手中的泥巴，憨憨笑道："大王，您歇会儿吧，别累着！"

姬发直起身来，捶了捶腰，用袍口擦擦汗，望了望周围的各大臣和农民正干得欢。很长时间没干农活，还真感到酸痛，见黄滚看着自己，道："老人家，您觉得累吗？"

"哎，习惯了，自然不会轻松，可还没问题，经常干这个嘛。"黄滚咧开嘴道，"大王日理万机，一直忙于国事，干农活累吧？"

"是呀。"姬发长舒一口气，道，"实话对您说，还真是有些累，和您相比就不行了。"

"您要比老汉强万倍了。老汉种些薄田，有点收成，养活一个小孙女，自己填饱肚子也就行了。您干的事是关系到周围万民的大事呀。比不了，比不了。"黄滚连连摆手。

姬发笑了，道："老人家，再大的事也不可能一两个人能干成呀。"

"这倒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爷爷，您喝水。"黄滚七岁的小孙女灵灵捧着一罐水递到老人面前。

黄滚接过水，送到姬发面前，道："大王，干半天活了，您先喝点吧。"

姬发摇头，以手相推，笑道："老人家，您看您干了多少，再看孤干了多少，论功行赏，也应您先喝呀。"

黄滚不依，动情地道："大王，您乃一国之主，能够与民一起种地，自古少有。当今天子只知荒淫享乐，哪顾天下百姓的死活，不及您的万一。若是您做天子，那受益的何止仅周国百姓，天下黎民无不欢呼呢！"

姬发闻听，浅浅地笑笑道："老人家既多次相让，孤就盛情难却了。"喝后，觉得水纯美甘甜，清凉爽心，夸道："这水很甜呢。"

黄滚拍拍额头道："想是大王真渴了，喝平常之水也如甘泉了。"

姬发哈哈大笑道："农家水比泉水甜百倍，千倍！"

一连干了四五天，播种差不多结束了。姬发对黄滚道："等秋天到了，孤一定还来和您一起收割。"

黄滚道："大王，您种的那些，老汉一定让它长得棒棒的。"

"老人家，不仅那些，最好让所有的庄稼都获得大丰收！"姬发拉住老汉的手道，众人都点头称是。

子牙很是欣慰，姬发胸怀大志，对自己毕恭毕敬，有事请教，共谋大计，确实是继承文王的最佳人选。

比干听到姬发亲自务农的消息，不禁惊道："其志不在小也！"联想到纣王所作所为，惟有连连叹息。

自从闻太师战死之后，王叔比干精神日渐疲倦，自己也感到劳累，有时上朝，刚要启奏，讲上几句，纣王一抖袍袖退朝了。多次强谏，也无济于事，朝中大臣，敢于直言的越来越少了。武成王黄飞虎一再派快马加急送来奏章，请天子调运粮草，可是朝中粮草也很吃紧。十几年来，收成时好时坏，近两年虽然略有丰收，可是黎民百姓都吃了发生涝旱灾害不赈济的苦头，因此交的粮食十分少，纷纷私藏。而纣王贪于酒色，畜养犬马，那一条犬一匹马吃喝相当于一户人家二三月的水平，又大肆酿酒，把很大一部分粮食运进鹿台，还有其他种种，朝中哪有多余的粮草。

看看周王姬发，虽继位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却成绩斐然，当今天子纵然不亲自耕地种田，哪怕少酿些酒也可以省一些粮食运给黄将军。

六月的天气，变幻非常，刚才还晴空万里，一丝云没有，瞬息之间乌云压顶，自东南方向而来。

比干颤颤地走到院中，抬头望望天，仿佛一条黑龙盘旋而下，张开大口呼啸而来，比干一下子打了个激灵。

“王叔，要下雨了，您请进屋吧。”姚富一旁低声道，他见比干出神地望着天。

“下雨好。大一点，让人们也都清醒清醒。”王叔仍然望着远远的天空。

天愈来愈黑，仿佛宇宙跌入了无底的深渊，雷声大作，轰隆隆一声紧似一声，一声大似一声，雨点开始洒落，劈里啪啦。

姚富搀着比干进屋，道：“王叔，您坐一会，小的命入点上灯。”

比干摆摆手道：“算了，天都黑了，屋里亮一点没有什么用。”

“王叔，亮一点儿比没有一点儿亮强。马上就开午饭了。”姚富下去找人掌灯。

雨点砸在屋顶上、地面上，发出阵阵声响，比干觉得振人心魄。忽然，一道闪电撕开了浓黑的夜幕，外面一阵亮，射进屋里，王叔腾地站起，走到窗旁。大雨如玉珠落盘，地面上很快汇成一条小河。

闪电撕开了黑幕，也扯开了王叔心中的愁苦。多少年来，苦谏力劝，软言硬语，古贤今人，讲了无数，嘴皮磨破，舌头说干，纣王依然左耳进，右耳出，有时听一时半会儿，有时充耳不闻，有时拂袖而去，有时瞪眼斥责。

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心灰意冷，不少大臣辞职还乡，有的甚至偷偷投到别的诸侯国里，老夫今年都七十多岁了，也懒得说懒得管了。但一想到先王，一想到百年之后面见列祖列宗，没有尽到责任，哪有颜面呢？

相信人心换人心。闪电能把浓浓的黑夜撕开一个大口子，原因在于积蓄了力量而奋力爆发，老夫要是百折不挠，自然能达到目的。

想到此，比干大喊一声：“姚富，备车。”

姚富刚刚带来三人进屋，让他们点上灯，听到王叔呼唤，忙躬身道：“王叔，现在外面雨很大，您备车要去哪儿呢？”

比干目光灼灼，道："老夫去见天子。"

"这，"姚富犹豫道，"王叔，雨这么大，陛下又没旨意宣您进宫，万一天子生气，恐怕……"

"怕什么？"比干站起身来，整理衣衫，"老夫有要事禀奏天子，一切为国，无任何可怕。"

"是是，那您用罢午饭再去吧。"姚富劝道，伸手拽平了王叔下摆的皱褶。

"不饿。回来再用吧。"比干迈步就向外走。

姚富扶着，王叔用手推开他。来到门口，钻进车里，虽然身上浇了几滴雨水，但只是感到清爽。

马车拉着王叔在雨中奔跑着，姚富倚在院门，望着远去的马车。闪电过处，马一声长嘶，车已无影无踪。

车夫问王叔到内宫还是鹿台，比干想了想，决定去鹿台。

到鹿台问值日官，知纣王近几日在宫中。又赶车到宫中。

车夫浑身湿透，跳下车搀王叔比干利索地跳下来。比干顾不得擦去脸上的雨水，匆匆往里走。

值日官拦住，道："王叔，这么大的雨，您进宫见陛下有什么大事呢？"

比干用袍袖抹了把脸，道："有要事与陛下相商，天子在哪一宫？"

"王叔，陛下和苏娘娘正在用膳，您稍等一会儿好吗？"值日官礼貌地道。

比干痛快地道："那就等一会儿。"步到檐下，看雨如断线的珠子滴滴嗒嗒地往下掉，打在地面上溅都起了一个一个的小水泡。

天渐渐放晴，亮了，雨还没有彻底地停下。

大约有半个时辰，比干道："估计陛下膳用罢了，你去传禀一声。"

值日官平素非常佩服王叔，今日见比干这么着急见天子，知有要事，又知纣王最烦吃饭的时候有事启奏，因此拦住比干，请他稍候。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便进宫启禀。

"王叔，陛下和娘娘在花园中赏荷，请您进去。"值日官跑出来道。

比干心道：哼！好雅兴。随着值日官进入宫苑。

雨过天晴，几簇君子竹、两行松树更加茂郁葱葱，珊瑚树高高低低，山石洞弯弯曲曲，赏月台层层叠叠，惜花径绕绕迢迢。金桥流水，海棠醉风。顺着白石铺成的路径，来到翡翠亭下。

纣王挽着妲己，手指着荷塘，说说笑笑。比干用目观看雨后的荷花：亭亭玉立，花红叶绿，爽目十分。翠绿的荷叶上滚淌着滴滴水珠，晶莹剔透。荷塘不大，但景色分外惹人心醉。一阵风过，幽香扑鼻，沁人肺腑。

值日官奏罢，纣王转身招比干上亭，喜道："王叔不顾倾盆大雨，有什么要事吗？"

比干整整衣冠，道："陛下缘何喜上眉梢？"

“哈哈，”纣王大笑道，“王叔，雨后观荷，美景非常，心旷神怡，天朗气清。难道朕不应高兴吗?”

“当然，陛下言之有理。”比干正色道，“若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岂是您该高兴，更应普天同庆。然而，如今黄将军东剿平灵王几年有余，苦战不下，粮草奇缺，急报屡次，恳请陛下调运支援。”

“王叔，”妲己向前一步了“您忠贞报国，应代王分忧，如这等事还要陛下分心吗?”

比干见纣王面色阴沉，知自己搅了他的兴致，并无惧色道：“陛下，周王姬发虽然年少，但其志不在小，亲自执犁躬耕、放牧、求雨，其心诚意切，感动万民。您乃当今天子，天下至尊，若能亲为表率，必定九州归心。”

“哼。”纣王抖了抖袍袖，恨恨道，“王叔，真是老了，屡次提那黄毛小儿姬发，若他能服众，你去辅佐他罢了。”

“你怎么能让陛下效法一个诸侯呢?”妲己一旁帮腔。

“非是老臣让陛下学姬发。如今国库空虚，战场缺粮，不重视农耕危及社稷大业呀!”比干语调悲昂。

纣王扶着栏杆，探着头盯着荷花，大大的荷叶上滚落几滴水珠，激起涟漪。金鱼游来游去，穿梭在荷茎之间。

“陛下，武成王黄将军缺粮短草，危在旦夕，依臣见，能否少酿美酒，余些粮食给战场的兵士呢?”比干见纣王给自己一个脊背，虽气愤但依然静气禀奏。

“王叔，你怎么总是打朕的主意？一会儿让朕学姬发亲自去耕地，一会儿又要少酿美酒。难道你不知朕嗜酒如命吗？如果朕要你的心，你会给吗？真是笑话!”纣王瞪着眼珠道。

“陛下，息怒。”妲己玉手抚摸着纣王的胸膛，娇声道：“臣妾听说这几年收成不错，想百姓大富之家定有余粮私藏，不如派人去买一些，或许可以缓解战场急需。”

“万万不可。”比干摇头摆手道：“黎民百姓饥馑未除，哪有余粮，不能再刮民膏了。”

“王叔，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可，难道要朕凭空变出粮食来吗？难道等上天降下粮食来吗？你回去休息吧。朕还要赏荷花!”纣王不耐烦地摆摆手。

比干知再说无益，低头叹息而去。风掠荷塘，阵阵清响，王叔觉得是在笑话自己：总说国家大事重要，哪如枝枝荷花引人!

纣王待比干走后，命人把费仲、尤浑召来。

“每次朕高兴时，比干总来捣乱。”纣王无心赏荷。

费仲、尤浑气喘吁吁地跑到亭上，躬身施礼站在一旁。

纣王瞄了二臣一眼，道：“黄将军东剿叛贼，缺粮短草，你们知不知道?”

二人对视一眼，低头道：“刚知道不久。”

“那怎么办呢?”

“从国库中拨调存粮。”

“库里还有吗?”

“好像不多了!”

“那够吗?”

“……”二人不知怎么回事，一场雨使纣王关心起朝中大事了。他们恨不得黄飞虎饿死战死才好呢！哪里想到要调粮支援呢。现在纣王这么一问，叫二人毫无准备。

费仲偷眼看了看纣王，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半天，道：“陛下，请放宽心，这几年粮食收成不错，想来民间定有余粮，派人收买一些就够了。”

尤浑连忙称是。纣王站起，道：“刚才比干王叔不同意这个主意，朕看倒是可行，就差二卿去办吧!”

二人领旨欲去，纣王道：“且慢。比干奏道：西岐姬发志不在小，朕思久而久之即成心患，二卿有何良策除朕心病?”

费仲、尤浑半晌无言。他们也知道姬发养精蓄锐，积粮屯草，内亲万民，外和诸侯，经常和姜子牙研讨兵法，和四方诸侯相互勾结。

“有没有良策呢?”纣王再一次催问。

“陛下，臣以为，姬发羽翼渐丰。发兵征剿不太可能。”尤浑试探地说道：“武成王东伐平灵王几年未果，姬发要比平灵王厉害许多，硬攻不行，看来只能智取了。”

“哦，怎么样智取?”纣王闻听，眼睛发亮，道，“除朕心患，重重有赏!”

“臣去过西岐，见王府保卫并不严密，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很是随意，虽然他们把都城迁到丰，估计为了保持姬昌遗风，不会有太大变化。

“如今一些刁民愚徒不知陛下天恩浩荡，逃往西岐。臣就趁乱派一刺客潜入周地，夜深人静时分，伏在姬发屋下，趁其不备，刺杀他。古人云：‘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杀了姬发，周国必乱。群龙无首，不战自溃。’”

纣王还未听完便叫道：“好好！杀得好，那就烦二位爱卿寻找杀手，事成之后，必有重赏。”

二人谢恩而去。纣王心情重又欢快起来，继续和妲己赏荷。

费仲、尤浑在路上商量筹粮之事。“费大夫，”尤浑小眼睛转了转道，“您说张榜布告，说天子买粮，会有人来卖吗?”

费仲拈着稀疏的胡须道：“天下汹汹，寅吃卯粮，百姓定不会老老实实地交出粮来。本官以为张榜文无用!”

“哦，那依您之见呢?”

“倒要请教尤大夫。”

“费大夫了解民间百姓所思所想，买粮之计又是您为陛下所出，想来定有妙着，下官愚钝，还望赐教!”

"嘿嘿。"费仲笑笑道："尤大夫过谦，买粮，钱从哪出？只有带领兵士去收粮罢了。"

"那不成抢了吗？"

"是吗？哈哈……"

几天后，朝歌城内外一阵锣响，有士兵喊道："讨伐叛贼，前方缺粮，有余粮的人家快些交粮。"

一连几天，并未筹到儿担。费仲下令："挨家挨户搜，搜到粮食全部收缴！"

一时间，人哭狗吠。不少人家仅有的口粮也被搜走，追出来讲理，反被一阵痛打，想方设法藏起来的粮食，被如狼似虎的士兵抢走。刚刚能喝上一碗热粥，又陷于饥饿之中，普通百姓如此，大富人家也好不到哪。

比干诸大臣见此，想拦又拦不住，想到筹此粮是为了给武成王黄飞虎将军也就心下稍安了。

约有两个星期，费仲筹到了一大批粮食。纣王闻听，欣喜非常，连连夸赞"费爱卿能干"，想到自己酿酒粮食也欠缺，便道："留下一半，余下运往黄将军处。"

费仲给纣王留下一大半，自己又囤积了一些，剩下的装车派人运往东海。哪承想，半路之中，被饥饿难忍的流民劫下，全部煮了粥喝。

纣王得信，气得大骂。妲己劝他息怒，又在鹿台游玩了几天。

饥民流民纷纷逃往周国。散宜生向姬发道："从殷商来的流民越来越多，须想些办法才是。"

姬发眉头蹙起，来回踱步道："散大夫所讲，甚合孤意，一段时间来，正为此事犯愁。卿有何妙策呢？"

"大王，从朝歌附近逃来的流民有不少是一些富豪大户家的奴隶。他们一旦逃走，那些大户人家人心不稳，无人劳作。他们只好收容别人家的奴隶，造成互相争夺，互不信任。此情况于国于民不利。

"嗯，讲得好。"姬发道，"散大夫言之有理，孤派人去请尚父，共同商量此事。"

子牙在演兵场训练结束后，在众将的陪伴下，沿大街信步回府。

满目所触皆是衣衫褴褛之辈、蓬头垢面之人，男女老少，面黄肌瘦，沿街乞讨，争夺讨来的一点儿食物，叫叫嚷嚷，还有的耍无赖，在街上打滚，乱哄哄的。

这些人见子牙诸人经过，一拥而上，围住讨钱讨食。

子牙目光忧郁，问左右道："这是最近几天又来的流民吗？"

身旁一将道："是。"

"去问一问，他们因何原因而来？从何而来？"

一将去不多时，回来启道："他们大多言道，纣王逼交粮食。家中无一粒米粟，无有活路，才背井离乡，逃到周国，听说周王仁义，故而来此求口饭吃。"

子牙点点头，自语道："这样下去，也不行。"回到府门口，家人急急跑到面前道：

“老太师，大王派人请您等半天了。”

子牙“哦”了一声，进屋果见姬发府中两人正在喝茶等着，顾不得换衣，便随他们二人去见周王。

姬发见子牙步履矫健、满身戎装，忙站起身来迎接，双手握住太师的胳膊道：“尚父，您为国为民多有辛劳，要保重贵体才是。”

子牙笑笑道：“大王但放宽心，老臣身子骨硬朗得很。为国操劳，理所应当。先王遗志，不敢有片刻忘怀。”

姬发重重地点点头，请子牙落座。

“大王，召老臣来，有何要事吗？”

“尚父，刚才孤和散大夫谈到流民不断增多，须想些办法才是，不然造成混乱，实在不好。”

“老太师，想必您在街上也看到从朝歌来的流民，沿街乞讨，搅乱秩序，久而久之，如大王所讲，造成混乱，实在不好！”散宜生接过姬发的话头讲起来。

姜子牙手捋须髯，沉思片刻，道：“纣王无道，逼得黎民百姓四处逃离，有田不能种，有家不能归，罪在昏君，无辜在民。

“老夫在街上也曾看到那些流民面黄肌瘦，破衣烂衫，难以遮体，着实可怜，他们逃到周国，也说明大王仁德布于天下，万民归心，切不可驱赶。”

“尚父之言，句句在理。”

子牙停了停，又道：“当然，任他们出没于街头，乞讨于家户之中也不是长久之计。并且在其中还有一些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混水摸鱼，好吃懒做。

“老夫以为，可以把他们作一鉴别，原为平民的，愿意种地的，可以允许他们开耕荒地山地；愿意打鱼的，允许任意在湖泊中打鱼；愿意经商的，允许经商，暂不收税钱，必须遵守周国律条，对他们一视同仁。原为奴隶的，可以分给周国各个大户，让他们安心劳动，免受饥饿之苦。”

姬发听罢，道：“好，就依尚父之言。不过还有一点，对那些老年人和孩子要有人养起来，不能让他们流落街头。”

“大王，老夫看其中出逃的奴隶有些应当归还原主人，这样可避免竞相收留别人的逃亡奴隶而引起不睦。”

姬发和散宜生频频点头，同意子牙所说。

姬发又道：“纣王无道，孤不忍见天下百姓受苦，何时能解民于倒悬？”

子牙微微一笑，道：“大王勿急。晴天难下雨，乌云蔽日，才好暴雨连连。”

武成王黄飞虎东征平灵王已有四年了，时胜时败，总不能一荡而平，气得黄飞虎干瞪眼没办法。

一阵下来，兵士们东倒西歪，将领们也盔歪甲懈，黄飞虎气喘吁吁地坐在大帐内，喝

了几口侍卫递过的水，大骂平灵王背叛朝廷，狡诈多端。

忽然，黄飞虎听帐外喧哗吵闹，命人出去察看，回来禀报道："到开饭的时间，伙头军说没粮下锅，只能煮点稀粥。而将士们怒气冲冲地和他们争吵。"

黄飞虎闻听，吼道："没饭吃，怎么能打仗。把伙头军的头领叫进大帐。"

很快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子跪在大帐中，口称拜见黄元帅。

黄飞虎把眼一瞪道："不是刚从朝歌运来一批粮食吗？才三天，怎么就没有了？"

这个伙头军的头领叫秦完，听元帅质问，心中一激灵，哆哆嗦嗦地道："回，回，回元帅，运来的粮食非常少。"

"胡说，本帅见有几百辆车载，怎么也够一两个月了。"

"有几百车不假，但是很多车上面是粮食，下面却是沙砾石子，无法做饭。"秦完哭诉道。

"嗯——"黄飞虎听罢犹如五雷轰顶，急问左右："送粮的人都走了吗？"

"已走两天了。"

"快，派一队骑士，追上他们，格杀勿论！"黄飞虎气得咬牙切齿。一队骑兵飞速追赶，终于在一座山下追上那些送粮的人，全部斩杀了。

黄飞虎蹙眉背着手想了想道："现在的粮食还够几天？"

"若能省着吃，还能坚持七八天。"秦完道。

黄飞虎暗想：征战几年，大军数目越来越少，如今只有几万。平灵王这老贼也是穷途末路，再有一两仗就可剿灭。可是士卒无粮怎能打仗，军心浮动，不战自溃。若出去讲送来的粮食不够，用沙砾充的数，那将士们大都会激愤，那时不易控制，怎么办呢？

黄飞虎在大帐中踱步，左思右想。秦完白胖的脸抬着，惶恐地盯着元帅。

黄飞虎盯着秦完，半晌，牙一咬，立眉道："本帅手下众将士奔杀疆场，效命国家，却吃不上饱饭，你为何这样白白胖胖？"

"这，这。"秦完一听，张口结舌，"小人生来如此。"

"哼，"黄飞虎啪地一拍帅案，怒道，"分明是私自克扣军粮，搅乱军心，还不从实讲来！"

"啊？"秦完完全愣住了，"大帅，小人不敢，不敢克扣一丝一毫，冤枉，冤枉！"如鸡蚀米一般叩头不止。

"还敢狡辩，来人，推出斩了。"黄飞虎一摆手。

左右一拥而上，堵上嘴拉出去，手起刀落秦完人头落地。

黄飞虎吩咐道："告诉众士卒，秦完克扣军粮，罪在不赦，今已斩杀，粮食够吃。"帐外士卒闻此言，都说："该杀，杀得好！"

黄飞虎知道自己杀错人了，但也是毫无办法。在战争中，没有比军心不稳是更大的祸患了，因此为了稳定人心，将帅有时可以无所不用。秦完就成了稳定军心的牺牲品！

黄飞虎盘算，再拖下去，自己粮尽，更难以开仗；平灵王也是疲惫之师，既无后援，又少粮草，必须一举歼之。于是，到了第三天早晨，黄飞虎集合队伍，约七万余人，倾巢出动，大举进攻，激战三昼夜，人喊马嘶，血可漂橹，映红了天空，染红了大地。

平灵王只带着二百余人向南逃去。黄飞虎手下还余一万多人。夕阳西照，黄飞虎马上观瞧，士卒尸体东躺西倒，断臂残腿，无主的战马嘚嘚跑着。大旗在风中摆动，都扯成了条。

平灵王兴兵造反，十余年了，闻仲闻太师亲自东征，结果战死沙场；黄飞虎将军在疆场转眼也四年多了，终于平灭了叛贼，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殷商的精锐损失殆尽，再也经不起任何一个诸侯的起兵造反。

黄飞虎对周王姬发有所耳闻，掐指一算，姬发继文王之位已有快八年了，一直在韬光养晦，养精蓄锐，操练人马，囤积粮草。但愿他不要发难，不然殷商就如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难躲覆灭之灾。

黄飞虎荡平东海，班师回朝的消息早有人飞报姬发、姜子牙等人。

姬发和姜子牙、散宜生、太颠、辛甲、姬旦诸人在演兵场观看演练，士卒们一个个都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喊声振天，步伐整齐。

姬发对子牙道："老太师，武成王四年之功荡灭平灵王，不会调兵攻打周国吧？"

子牙哈哈一笑道："大王放心，想那黄飞虎现在最怕的就是周国兴兵，他虽荡平东海，但平灵王并没抓住，况且十余年战事，殷商精锐损失殆尽，元气大伤，他怎敢征伐西岐呢？"

姬发笑着点点头道："是，殷商现在是空有骨架。"

"百足之虫，僵而不死。"姬旦在旁插言道。

姬发点点头。

纣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1070 年），黄飞虎率领得胜之师回朝。众文武在城外迎接，见士卒松松垮垮，毫无斗志，似溃败之军。

纣王在金殿上召见黄飞虎，也不由得心酸，日战夜伐，黄将军须发皆白，皱纹堆垒，满脸沧桑，尽显老态。

纣王命人搀黄飞虎起来，劝慰道："老将军攻战平剿，劳苦功高，朕赐你御酒十坛。"

"谢陛下。"黄飞虎躬身道："老臣有一言不吐不快。"

"爱卿有话直言。"

黄飞虎咳嗽一声，道："一个小小平灵王，使闻太师征剿六年而陨身；老臣费尽心机，赖天子洪福才荡平贼人，然精锐尽失，如若此时，再有诸侯起兵，恐难以抵挡。

"平灵王之所以能兴风作浪，也是他能收买人心，众百姓支持。臣班师回朝，只见流民流离失所，纷纷逃难，问曰奔往周国姬发处。

"想天子洪恩，而众百姓却去奔一方诸侯，其中缘由，还请陛下明察。"

纣王知道，黄飞虎一说就没有顺耳的，念其征伐之功，不忍责难，只淡淡地道："老爱卿多有辛劳，回府休息吧！"

众人见天子连庆功宴也未排，知道陛下无心于此，皆吁叹而走。

纣王暗想：这几年朕并未如何，怎么总是谏来谏去，还总提什么姬发，上次不是派费、尤二人去做此事，一直没有结果。命人宣来费仲、尤浑。

"姬发还在周国做王吗？"纣王阴着眼睛盯着尤浑。

尤浑知道是自己向纣王提出要派刺客杀掉姬发，忙答道："回陛下，臣正在寻找合适的刺客。"

"你不要等朕死了，才找到刺客去。"纣王气哼哼地道。

"不敢不敢，小人马上就再去找，一两天内就派他去。"尤浑跪下答道。

"越快越好！"纣王拂袖而去。费、尤二人面露难色，找个合适的人选真是太难了。

这一日，姬发和姬旦、子牙闲谈，有人报有庸、濮、卢、彭几家诸侯亲自来拜见周王，已到城门外。

姬发愣住了，问子牙道："尚父，这几家诸侯突然来往是何道理呀？"

子牙道："想是慕名而来，现在不能得罪任何一家。"

"这个孤王明白。姬旦，你带领众文武到城外迎接，孤和太师城中恭候。"姬发和子牙起身到大殿，命人吹打起来。

几家诸侯按年龄都要长姬发数岁，原来文王在世的时候，曾经来过。受过他的帮助，相谈甚欢，如今姬发继位，也早耳闻不差于其父，一直想来亲自看看，终于几家聚齐一起来了。

几家诸侯在姬旦、散宜生等人的簇拥下，兴高采烈地进城来，沿街百姓无不热烈鼓掌欢迎，行至大殿门口，姬发、子牙远远地迎了过来。

姬旦道："周王亲自迎接各位。"

姬发躬身施礼道："各位王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几家诸侯哈哈一笑，忙还礼道："吾等心血来潮，到的突然，还望海涵！"

姬发转身道："这位是太师姜子牙！"几家诸侯道："久仰，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众人一同进殿，分宾主落座。

"大王，您继位几年，吾等早有心拜见，一直无暇，今日到此，还请您多多赐教！"彭国诸侯起身道，其他几位诸侯也都附声道。

"诸位到周国，是小王的荣幸。忝居王位几年，无德无能，列位既到此，还要多指教才是。"姬发谦恭道。

众人在大殿上追叙了文王的功德，互相谦虚一阵，其中卢国诸侯还有意无意地提到原来到周国同文王一起在王府休息，走的时候留有丰厚的礼品。

姬发听罢，心中有数，微笑不语，伐殷商、灭纣王仅凭周国一家不行，要团结联合天

下诸侯，而这几家诸侯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是必要的。

闲谈罢，姬发吩咐大摆宴席，款待几家诸侯，随从是大臣的到大殿上入席，一般侍卫殿下入席。诸侯们主客君臣共饮欢笑，乐声齐奏，笙歌嘹亮，欢乐倍常，将近二鼓时分，众人都喝得酒至半酣。姬发起身道："诸位王兄，今日一见，获益匪浅，谈兴未尽，但天色已晚，列位又都远路而来，定然乏倦。如不嫌弃，小王在府中收拾了几间房屋，吾等日亲夜近，晤谈方便，不知各位何意？"

卢国诸侯醉眼眬曚地道："好，好，就依大王，客随主便嘛！"

姬发陪着几家诸侯到各自的房屋休息，吩咐侍从好生服侍警卫。

姬发也有些累了，回到卧室，只和夫人闲谈了几句，倒床就睡，夫人看着丈夫疲倦的样子，心中既怜爱又骄傲。

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风吹过去，沙沙响动。三更交四更的时候，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分，王府的门卫也哈欠连天，睡意浓浓。

王府正门西墙下有一高大的身影来回巡视半天，见无人注意，整整黑衣，紧紧腰带，两只眼再次扫视一番，一扭身腾地跳上墙头，探头向里观瞧，静悄悄，鸦雀无声，万籁俱寂。

黑影摸了摸背上的刀，轻飘飘跳下院墙，蹲下身又侧耳倾听，听见没动静，便蹑手蹑脚地向姬发房屋走过去。

王府不大，前后两层院落，十几间房屋，显然来人对此地较熟悉。他潜到窗户下，把耳朵贴到墙上，仔细地听了听，里面的人已经睡熟了。

黑影探右手从背后嗖地拔出亮闪闪的刀，躬身而行，高抬脚轻落步，来到房门口，用左手轻轻地碰碰门，呀，门没锁，只是掩上而已。

黑影用刀背缓缓推开房门，身子一倾，马上就要跃进去，就在此时，忽听啪地一声，黑影不由自主地"哎哟"一声。树后面跳出彭国国君大声喊道："抓刺客！有刺客！有人要行刺周王。"寂静的夜空被打破，百余名士卒手持火把兵刃喊杀进来。

姬发扑棱从床上翻起身来，伸手摘下墙上的宝剑，夫人从惊醒中挡到丈夫的身前。

彭国国君追过来一脚踢到刺客的身上，刺客顾不得脑袋巨痛，挥刀向彭国国君砍去，二人打在一起。

赶来的侍卫们把刺客团团围住。一拥而上把他绑住了。姬发和夫人从屋中走了出来，其他几家诸侯也闻讯出来。姬旦、南宫适、姜子牙不一会儿也都飞速赶到。

彭国国君身躯魁梧，走到姬发面前道："大王，您没事吧？"

姬发听士卒们讲有人要行刺，被彭国国君首先发现，并喊来了侍卫，忙深施一礼道："多谢王兄救命之恩！"

"哪里哪里，刚才孤出来要出恭，忽然发现有一黑影伏在你门外，开始以为看错了，借月光仔细一看还背着刀，料其必非善类，四处寻找，才找到一块石头，趁其不备掷了过

去，刚巧打到他的脑袋上。”彭国国君讲道。

“王兄好功夫。”其他几家诸侯附和道。

姬旦走到刺客面前，端详半天，厉声问道：“大胆刺客，你受何人差遣，敢来刺杀周王?”

刺客鼻子一哼，道：“少废话，杀剐存留，你们随便。”

南宫适跳过来啪啪地抽了刺客几个大嘴巴，叫道：“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本将一刀劈了你!”

“且慢。”姬发走过来道，“南将军莫鲁莽，先审明白再说。来人，把刺客押上大殿，孤王要亲自夜审。”

子牙道：“小小刺客，何劳您大驾，老夫和姬将军即可!”

“不，老太师，孤要亲自审问。”姬发拱手道，“各位王兄，打搅休息，实在抱歉，感谢彭王兄搭救之恩，请回去歇息吧!”

“哎，回去也睡不着了。如您允许，吾等愿陪您夜审。”庸国国君道，其他几家诸侯也纷纷要求。

姬发一笑，道：“既如此，就有劳了。”

南宫适率领众护卫把刺客推推搡搡地带到大殿上，早有人把若干刑具摔到了地上，刺客把头一昂，看也不看。

子牙、姬旦陪姬发回屋更衣休息片刻。夫人捧来茶递到丈夫面前，道：“吓死人了，什么人这么大胆!”

姬发接过茶，慢慢啜了一口，拍着夫人的手道：“夫人莫怕，没有什么。小小刺客，孤能害怕吗?”

姬旦道：“看来护卫还是不够严密，太师您以为是否再派些人呢?”

子牙望着姬发，慈祥地问道：“大王，您以为如何?”

“不必了吧。”姬发无所谓地摆摆手。

“不，”子牙想了想道，“您一身而系天下甘苦，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姬将军，以后再派一些人日夜巡逻。这样的事只能出现一次。”

姬发更换罢衣服，又好言安慰了夫人，与太师、姬旦来到大殿，几家诸侯已在此等候了。

姬发落座，姬旦站在身旁，子牙坐在右侧。

“大胆刺客，你为何要行刺孤王?”姬发问道。

刺客不言语，扭头看旁侧。

姬发笑了，道：“你也不必害怕，孤只是想问明白缘由，决不会杀你的。”

刺客惊异地睁大眼睛，半晌道：“你不要哄骗人，等问明白口供一刀砍之，某不上当，要杀便杀，不用啰嗦。”

南宫适气得哇哇大叫，猛地一脚踢去，刺客扑通跪下。“南将军，且慢动手。”姬发起身走过来，道，“好，既然求死，那就成全你。”他伸手从南宫适腰下拽出宝剑，刷地一挥，寒光夺人，刺客紧闭双眼。

过了半天，刺客慢慢睁开眼睛，抬头看：姬发笑眯眯地坐在上面。扭头看绳子散落在地上，他愣住了，跪在地上没起来。

姬发道：“听你口音不似周国人，大概从朝歌来的。你既然什么也不说，孤也就不再问了。这样吧，南将军。”“在。”“你带几个人领着他四处看看，几天后孤再问。”“这，”南宫适不明所以，道：“像这样的刺客，不杀他，还带他四处看看？”

“不错，并且不要有任何亏待。”姬发摆手道，“带他下去吧。”

刺客也暗自吃惊，不知周王要干什么。几家诸侯面面相觑，众大臣也疑惑不解。只有子牙轻轻点头。

卢国国君焦急地问道：“请问周王，您不把刺客关押起来，反而派人带他四处闲转，是何用意呢？”

姬发见众人脸上都印着相似的疑问，便道：“孤听此人似朝歌口音。定是听信某人的惑言或受某人差遣，前来行刺，看他倔犟不服，这样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不如让他看看西岐民风，让他仔细想一想，过几天孤再审问，或能有些收获。孤以仁慈之心对他，想不会空对风舞吧！”

几家诸侯无不伸大拇指赞道：“周王果然是大仁大义，有古圣之德，令吾等敬佩。文王仁义之名、慈爱之心播于天下，您不让先君，难得难得！”

“过誉、过誉了。”姬发起身还礼。

子牙找来南宫适又嘱咐了一番，南将军频频点头。

刺客见周王没杀自己，心下也暗自疑虑：是不是寻机会再杀呢？不管它，爱怎样便怎样吧。

南宫适把刺客带到一间屋子里，让他换了衣服，道：“你就在这睡觉！”说罢转身欲走。

“哎，某饿了，拿些饭菜上来。”刺客叫道。

南宫适险些气歪了鼻子。“你，你以为自己是功臣呀？”“将军，大王说不能亏待。”一名侍卫附在南将军耳旁低语。

“哼，来人去给他弄些饭菜。”南宫适气哼哼地走出房屋。

刺客狼吞虎咽地吃完，躺下蒙头便睡，其间也悄悄起床向外偷看了两眼，见窗下门外各站八名士卒，严密把守，便又回去睡觉了。

姬发在众人散后，问子牙道：“尚父，孤这样做，您看是否妥当？”

“大王英明不让文王啊！”子牙由衷地赞道。

南宫适带着刺客城里城外、乡间田头到处转，他想在哪儿停下来看，和人聊天都随

意。

这一天，南宫适带着刺客在大街上闲转。忽见前面围着一圈人。刺客凑过去要看个究竟，南将军带人跟在身旁。

人群当中一位老妇人边哭边数落一个年轻男子："你这个畜生啊，怎么这样不像话哟，偷人家的东西。呜呜。"原来年轻人趁人不注意偷了--对玉器回到家里，被母亲发现逼他交还给失主，正在当着失主的面批评儿子呢。

刺客想：这要是朝歌，早把双手剁掉了，不知他们怎么办。正在这时，走进一名大夫来，道："老婆婆，您别太难过，孩子还小，偷了东西归还原主就好。"说着他用手中的棍子就地画了一个井口大的圆圈，道："让他自己反省五天，下次不许再犯了。"老太太千恩万谢，年轻人羞红着脸迈进圈里低着头一语不发。

刺客问旁边士卒："处罚这么轻啊？""你不知道吧，大王以仁德治国，这叫画地为牢。哪像商纣王炮烙之刑，动不动就斩、剐、剁手什么的。那么残酷。"

刺客默默地从人群中退出来，低头向城外走去，南将军及众人跟着。

绿油油的庄稼仿佛波浪一样，在风中起伏，一位老汉在田地里拔草，刺客走上前，问道："老人家，这些庄稼是您一个人种的？"

"不是，年轻人，你不知道吧，这边的，"老汉用手一指，道："是大王亲自种的。

"什么，周王亲自种田？"刺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呀，是呀，周王亲自身披蓑衣和老汉一起犁地、播种。你看这边长得多好啊！不愧是大王种的。"老汉笑呵呵地说道。

刺客想到：在朝歌，不要说让纣王，就是一般大臣谁又自己去种地呢？

"年轻人，你说若是周王推翻了纣王，天下的百姓会多高兴，还至于有那么多人逃难吗？听你的口音也像是从朝歌来的吧，你不知道，周国百姓都愿意跟随大王一起讨伐纣王，让天下都得利。"老汉喜滋滋地讲着。

刺客支吾着转身回来了。南宫适掐了一个麦穗放在嘴里嚼了嚼，道："要是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吃到，大王也该满足了。"

刺客在回去的路上，看着街上的买卖人、行人，男女老少无不谦和喜乐，想想朝歌街上的冻饿致死的尸首无人收，想想在来周国的路上，百姓们无不用恶毒的语言诅咒纣王。起初自己还不理解，如今看到周国政通人和，安居乐业，与殷商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余化，你怎么也到这来了？"刺客正低头想着向前走，忽然被一卖鱼的叫住，抬头看，喜道："周纪，你还活着？"

南宫适和众士卒听人叫刺客为余化，忙站住。卖鱼的周纪走上前道："你不是在尤浑家做护院吗？怎么也逃到周国来了，做不下去了吧？"

"啊，啊，"余化含糊答道，"周纪大哥，兄弟听人说你偷了恶来的东西不是给扔到河

里淹死了吗?”

“哼，老母饿得发晕，为兄不得已深夜潜入恶来家取些粮食，他家粮满仓，草满垛。没想到被这恶贼发现，抓住了，本来要乱棒打死，其中有一善良人劝恶来把愚兄扔进河里淹死，幸亏从小会得一身水功夫，愚兄才捡一条命来。老母连急带吓，死了。

“愚兄逃到周国，感周王大恩，允许随意打鱼。想起来，真恨不得立即回到朝歌，杀死恶来这样的恶贼。你服侍的那个主子尤浑也不是好东西，还有费仲。就是纣王也该杀，若是周王当天子，所有的人都会欢欣鼓舞。”周纪先激愤后激动地说。

余化听罢，道：“大哥，小弟还有事在身，到时再来找你。”急忙走开。“哎，兄弟，拿几尾鱼去吃。”周纪转身去篓里挑鱼，余化已经不见踪影。

回到休息的地方，士卒给余化端上饭菜，他一口也吃不下，思前想后：十余天来的所见所闻，周王确实是深得人心，是位仁义之君，自己怎么竟一时糊涂，听信了尤浑的诽谤，受他的差遣前来行刺呢？幸亏没得手，不然，留千载骂名，自己也于心不安一辈子！

余化在屋里喊道：“吾要见周王，要见周王。”

南宫适禀告了姬发、子牙。周王一笑，道：“请几家诸侯、众文武同审，听他说些什么。”

余化一进大殿，急步行到周王面前，扑通跪倒，叩头不止，道：“小人有罪，小人罪该万死!”

姬发道：“适才，孤听南将军讲你叫余化，在尤浑手下当差，当真吗?”

“大王说的不假，不劳您问，小人把事情经过一一道来。”

纣王责问费仲、尤浑何时能取回姬发的人头，二臣答曰很快。出宫之后，费仲道：“尤大夫，上次筹粮，本官尽力，这次奇功，还须贤弟卖力!”

尤浑心想：筹粮，假公济私，哼，揽公于己，本官不也出力了吗，把这等难事推到吾头上。也怪自己，主意是自己出的，自己的酒自己喝。

“是是，下官自当为陛下尽力。只是去哪里找现成的人呢?”尤浑大犯踌躇。

“尤大夫。”费仲想了想，道，“有一次，本官到你家赴宴，见有一护院，名叫余化，看他身材魁梧，性格耿直，对主人忠心不二，你还给在下介绍，说他如何厉害，他不就是现成的吗?”

尤浑一听，忽地想起，道：“是是，下官自家的倒忘记了，多亏费大夫提醒，下官回府就去找他。”

尤浑回到家中，盘算道：这余化性格耿直，必须如此，才能令他心动，去西岐走一遭。

玉兔东升，春风习习，余化正在院中练习刀法，只见刀光霍霍，身影闪动，腾展跃挪、矫健有力。尤浑拍着手道：“好，余化，练得好!”

余化听到有人叫好，忙收势，扭头见是尤浑，擦了擦汗，赧颜道：“大夫过奖。”

“余化，”尤浑背着手走近，拍着余化的肩膀道：“你进府几年来，本官待你如何？”

“恩重如山，使小人从一个沿街乞讨的叫化子成为一个护院，感激涕零。”余化激动地道。

“本官喜欢你是一个汉子，重义气，有忠心。来，到屋里喝些酒，边喝边聊。”

“小的怎敢？”余化退了几步。

“哎，没什么，来来来。”尤浑拉着余化的手向屋里走去。

余化坐下很是拘谨，低着头，等待尤浑说话，尤浑给余化斟满酒，又给自己满上，举起酒道：“来，干！”

余化望了尤浑一眼，一饮而尽，脸面有些红，道：“尤大夫，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小人刀山敢闯，火海敢跳！”

“先喝酒。”尤浑连连劝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余化开始有些头晕脑胀。

尤浑长叹一声：“哎！”

“大人有什么为难事吗？”余化醉眼朦胧地问道。

“你有所不知，陛下为西岐姬发一事痛责本官。”

“姬发？小人听说他仁义爱民，是位不错的国王。”

“你哪里知道。”尤浑摇头摆手道，“他这全都是假象欺骗天下的。”

“哦，是吗？”

“你说，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小人说不上。”余化诺诺地道。

“那为臣下最重要的呢？”

“是，是忠诚，忠心耿耿。”余化思忖半天道。

“说得好，是忠心耿耿。可是你知道吗，姬发继他父位之后，不思报天子之恩，反而东伐西征，灭掉其他诸侯。招兵买马，养精蓄锐，肆意造反兴兵，还广布谣言道周应代商，你说像这样的臣子当不当杀？”

“这，这样说，该杀。”

“陛下曾多次派人劝说姬发不要心存不轨，可是他置若罔闻，现在惑言日盛，竟敢指责天子，全无大臣模样，天子震怒，因本官曾为姬发讲过几句好话，被叫去斥责一番，言道要派兵征剿周国。”

“啊？”余化吃一惊，道：“又要开仗，四处征兵。”

“是呀，本官也这么想，不能再生灵涂炭了，左思右想只有一个主意。”说罢，尤浑盯着余化。

“什么主意呢？”余化忍不住问道。

“派人杀掉姬发，平息陛下怒气！”尤浑恶狠狠地说。

“杀，杀，杀掉姬发。”

"对，杀掉他。你，敢不敢去?"

"啊，啊!"啪地一声，余化手一抖酒杯掉地下了。

"敢不敢?"

"敢！小人甘愿为您效命!"余化自己又斟满酒一饮而尽。

"好！放心，你走后家人本官自会照顾的。"尤浑笑嘻嘻地道。

第二天，余化准备齐整，尤浑从内室里拿出一把刀递给余化道："这是把宝刀，愿你马到成功，刀起头落。本官等你的消息!"

余化快马加鞭地来到周国，一直寻找机会，盘查地形，选择时间，终于选择了几家诸侯来拜见周王的晚上，想趁他们大睡之时下手，没想到被抓。

余化讲述完经过，痛哭道："大王，小人糊涂万分，罪在不赦。几天来所见所闻，才知尤浑胡言乱语，蒙骗小人。致使小的一时糊涂，听信他言，做出此等错事，望大王不要开恩，死而无怨!"说着叩头不止。

姬发听罢，点点头，走过来，用手扶起余化，道："你刺杀孤王，乃受人欺骗，不必再究。纣王如何，尤浑怎样，你心里现在也很清楚。孤赦你无罪。"

众诸侯闻听，无不暗挑大指。彭国国君站起道："大王大仁大义，真圣明之主！代纣为天子，天下幸甚!"诸人连声称是。

姬发拱手道："各位王兄过奖。天意不可违，吾等还需顺天而应人!"侧首问道："尚父，孤想把余化编在士卒当中，您看如何?"

子牙道："谨遵王命!"

余化叩头谢恩。

过了两天，几家诸侯带着丰富的礼品起程回国。姬发率众人一直送出城外，诸侯们表示：姬发讨伐纣王时，只要一声令下，必发倾国兵力相随！姬发道："顺天意，大家尽心齐力!"

送走诸侯，南宫适道："大王，依臣看，周国兵强马壮，又兼太师和姬旦将军日夜操练，熟知阵法；如今纣王无道至极，还敢派人刺杀您，应该树起大旗讨伐纣王!"

其他不少文武大臣也赞道："是呀，大王，现在是讨伐纣王的时候了。"

姬发马上沉稳地说："众爱卿不要心急，须从长计议，时机不到，贸然出兵，于大事不利。须谨记先王遗训：勿要急躁。"

回到府中，歇息片刻，命人速去请太师、姬旦、散宜生、辛甲诸人。

侍人刚出去，人报太师已到，姬发急忙起身迎接，笑道："尚父，孤才派人去请您，您怎么就到了?"

子牙微微一笑，道："老夫知大王归途听众大臣议论必然心动，定会派人去请，因此并未回府便直奔您而来!"

"你真是天神一般。"姬发扶着子牙坐下。二人闲谈片刻，姬旦、散宜生、辛甲也到

了。

“太师，诸位，南将军所提，要即刻举大旗征讨纣王，解救天下苍生，实现先王遗愿，孤请各卿到此，愿倾听高见。”姬发注视着自己的心腹股肱。

“大王，依臣之见，纣王和他手下奸臣派刺客行刺您，说明他们已然看出周国有推翻殷商的大志，故想刺杀头领，使周国大乱。”姬旦首先发言，“现在兴兵，周国百姓定会前赴后继，甘听号令，但不知其他诸侯能有多少响应?”

“姬将军考虑的是，如今商纣王还有黄飞虎等一批战将，比干等一批诤臣，战车士卒几十万，决非摧枯拉朽般容易。大王还要善待时机。”散宜生谨慎言道。

“大王继位以来，囤粮积草，操演兵马；内亲万民，外和诸侯，名播于天下，誉流于九州。今纣王视百姓如草芥，肆杀朝廷忠良，只顾一己之私而置苍生于不顾，哀鸿遍野，冻饿致死无数，人所共诅，虽有一些战车士卒，恐都心背德离，难以效命。故臣觉得，此时征讨，也未必不行。”辛甲滔滔道来。

姬发听了不语，望着子牙，道：“尚父，您以为呢?”

子牙深沉的目光望着姬发道：“大王，几位大臣讲得各有道理，老夫曾想，兴兵起事之前，应深思熟虑，不可妄动。最好攻必克，战必胜，不要此进彼退，持续很长时间，而要武力伐纣之前，就要先进行文伐。

“武力伐纣有如电闪雷鸣，霹雳狂飙，大河决堤，一泄千里；而所谓文伐是阴雨绵绵，滴水穿石，见缝插针，乌云压顶。武力伐纣是从外面进攻，文伐是从里面瓦解。”

“那么文伐都有什么计策呢?”姬发饶有兴趣地问。

子牙挺直身子道：“文伐的方法有十二种。其一：依照敌人的喜好，顺从他的心愿，使他滋长骄傲情绪，如此必会做出邪恶的事情，巧妙地加以利用，就必能将他除掉。

“二是拉拢敌君的近臣，以削弱敌国的力量。敌之近臣既然怀有二心，其忠诚程度必然降低，敌人朝中没有了忠臣，它的国家就必定处于危亡的境地。

“三是贿赂敌国的近臣，和他建立联系，如此则他们身居朝内而心向国外，敌国必将发生祸害。

“四是助长敌国君主过分的享乐行为，扩大他的荒淫意趣。用大量珠玉贿赂他，赠送美女讨好他。言词卑下，曲意听从。顺从其命令，迎合其心意。这样，他就忘记自己应当治理朝纲，面放肆发展其邪恶的行为。

“五是对敌国的忠臣要尊敬，少给他些礼物。他当使者前来交涉时，要故意拖延他，不要听从他的意见，极力促使敌君改派他人来替代，然后给他透露一些真实情况，表示亲近他信赖他以结友好。如能这样地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敌国忠臣与奸佞，就可以谋取他的国家了。

“六是收买敌国君主左右的大臣，离间他边远的大臣，使其有才干的大臣都帮助外国，再加以夷族的入侵，这个国家就很少有不灭亡的了。

“七是赠送敌国君主和亲信大臣大量礼物，使其君臣忽视生产，造成其国库积蓄空虚。

“八是赠送敌国君以重宝，进而与他同谋别国，所图谋的又对他有利。由于对他有利，他必然信任吾，这就密切了敌国君主与吾的关系。关系越密切，敌国君主必为吾所利用。他有国而被外国利用，其国必亡。

“九是用煊赫的名号颂扬他，不让他受到危难，给他势倾天下的感觉，必恭必敬地顺从他；以至高无上的名位尊崇他；先夸耀他的功绩显荣，再恭维他德比圣人，这样他必然狂妄自大而对于国事懈怠废弛了。

“十是对他要表示恭顺诚信，以取得他的友情和信任；顺承他的意图办事，好像兄弟一般地亲密；既已得到他的友情和信任，就进一步微妙地控制他；时机一到，就像上天叫他灭亡一样而把他消灭了。

“十一是闭塞敌国君主视听，凡是臣民，没有不渴望富贵而厌恶危难与灾祸的，用暗中许给尊贵的官位，秘密送给大量财宝的方法，收买敌国的英雄豪杰；国内积蓄很多，外表却装作穷困。暗中收纳智士以制定谋略，收纳勇士以提高士气。要满足他们取得富贵的愿望，而不断发展壮大，结成自己的党徒，聚集起力量。这样就能闭塞敌人的视听而秘密壮大自己了。敌人虽有国家，但耳目已为人所闭塞，哪还能够保住他的国家呢？

“十二是扶植敌国的乱臣，以迷乱其君主的心智；进献美女淫声，以迷惑其君主的意志；送他良犬骏马，使他沉溺在犬马游猎之中而神形疲惫；又常报以有利的形势，使他高枕无忧；然后，观察有利时机与天下人共谋而夺取他的国家。

“以上十二种计谋未必全用，只要使用得当，就可成功，所谓上察天时，下察地利，等到各种有利的征候都已显露时，就可举兵征伐了。”

姬发诸人静静地听着，对子牙由衷地表示敬佩。

“尚父滔滔不绝，请歇息片刻。”姬发站起身来亲自给子牙斟满茶，恭敬地捧到面前。子牙双手接过，慢慢饮了几口。

姬旦手摸下颏想想，问道：“老太师，依您之见，是否要等文伐十二种方法一一使用之后？这得需多长时间呀！”

散宜生也笑笑道：“太师，在诸人当中，惟您最长，有九十岁了。下官和辛甲大夫也有七十余岁了，大王和姬将军四十多岁，也快五十岁了。如果说，依太师文伐之计，不知还需几年？等待时机，固然安稳，但怕有壮志难酬之憾吧？”辛甲赞同地点点头。

子牙手捋长髯，看了看，道：“老夫垂钓渭水河畔，幸逢圣主，知遇之恩，刻骨不忘，八十余岁辅佐文王，并不图能千秋流誉，只想协助大王推翻纣帝，解救天下，做一番大事业。

“没承想文王壮志未酬，驾崩而去，今大王秉承遗志，励精图治，老夫也时时想早些讨伐，但时机不到，难以兴兵。

“既然今天大家在此议论，老夫以为，如今士气旺盛，民心可倚，众文武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老夫提出十二种文伐之法，并非要件件必行，只用其中一些即可，从先王到现在，也确实用了一些。

“明年春天，择吉日出兵，征讨纣王，若能一次成功最好！若实在不行，只得再待时机，这是老夫之见，一切还须大王定夺！”

姬发见大家都有要讨伐纣王的意思和决心，自己也有些激动，从南宫适在路上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周王的心一直就没平静，也有心兴兵起事，又想到父王的遗训和子牙平日的劝告，因此请左右大臣来商议。尚父也同意明年起事，确实不能再耽搁了，时不待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

几人见姬发端正稳坐，二目微闭，静听他们对话，一言一词，一句一段都进入了姬发的大脑。太师一句“一切还须大王定夺”使大家的目光都刷地集中到姬发身上。

姬发把眼一睁，二目炯炯放光，站起身来，走到中间，朗声道：“兴兵起事，还须请文武出谋划策，冲锋陷阵。明年春天，择吉日出兵，孤完全同意。这一段时间要加紧准备，但不要外传，须秘密进行。老太师、姬旦，你们要加紧演练人马；辛甲、散宜生，你们多多注意殷商动静和其他诸侯的反应，派人去朝歌放风，携重礼去行贿费、尤等奸臣。

“齐心协力，周必兴，纣必亡！因为天意难违！民意难违！”

7. 盟津观兵

姬发和子牙诸人商量之后，南宫适众将又一次提出要征伐纣王。言辞恳切，情绪激动。

姬发道：“此事孤与太师已经商议过，明日上朝向众臣宣布。你且回去，定然不会让卿失望。

南宫适兴高采烈地回去了。

次日升朝，文武两班听周王说有大事要宣布，都静静地倾听，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姬发。

姬发端正而严肃地坐在中央，眼睛从每位大臣脸上扫过，一种威严，一种庄重，一种期待。

“诸位爱卿，孤继位八年来，师法修治文王开创的业绩，不敢有丝毫懈怠，时刻把先王遗训温习再三，不敢有只言片语的忘怀。

“诸位爱卿鼎力辅佐，功不可没。现在，孤封姜子牙为太师，兵马大元帅，尊为尚父，姬旦为宰辅。散宜生为司马，辛甲为司空，太颠为司徒，南宫适为先行大将军，召公、毕公为太保，其余诸臣皆有封命，过后由姬旦宣布。

“纣王无道，天下共愤，众卿皆有讨伐之意，今日大家有何高见，尽可叙说。”

“大王。”南宫适急不可待地抢在前头，施礼道，“荒淫无道的纣王早就该千刀万剐，臣愿领大军前往，不劳大王亲征！”

大家闻听哈哈大笑。“南将军，讨伐商纣，哪有那么容易呀，你一人怎能独当呢？”辛甲笑呵呵地道。

“不管怎样，纣王一定要伐，而且最好立刻起兵。”南宫适瞪着两只大眼睛，气冲冲地道。

众将纷纷嚷着要即刻兴兵；众大夫人人道纣王可伐。

姬发听罢，身子前倾，问道：“尚父，您以为如何？”

子牙从怀里掏出一帛卷，展开道：“大王请看，老臣有出师表章奏上。”大家静了下来。

姬发接过奏章，从头到尾仔细阅看，览毕点头道：“散卿，你来宣读，让众人都知晓。”散宜生接过出师表，抑扬顿挫地朗声念道：

“进表太师臣姜尚。臣闻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流毒邦国，剥丧元良，贼虐谏辅，狎侮王常，荒怠不敬，沉湎酒色，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万姓；遗厥先宗庙弗祀；播弃黎老，昵比罪人；惟妇言是用，焚炙忠良；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杀妻戮子，惟淫酗是图，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效社不修，宗庙不享。商罪贯盈，天人共怒。

“今天下诸侯大会于孟津，兴吊民伐罪之师，救生民于水火，乞大王体上天好生之心，孚四海诸侯之念，思天下黎庶之苦，择日出师，恭行天罚，则社稷幸甚，臣民幸甚！乞赐详示施行。谨具表以闻。”

众文武听罢，俯首齐道：“愿大王顺天应人，吊民伐罪，讨伐纣王。”

姬发激动地摆摆手，道：“众卿平身，既有众大臣鼎力辅助，孤焉有所惧，况殷商天命所绝，理应征伐。”顿了顿，姬发又道：“殷纣虽昏，然朝中还有大臣，还有兵马，因此，此次征伐，若顺则直捣朝歌，若挫则调兵而回，以待时机，众卿到时切勿人焦气躁。”

众臣俯首听命，心中欢喜无限。盼了多年，大王终于要讨伐纣王了，吊民伐罪，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推翻殷商，建立周国，天下归心，百姓安乐。

“大王，不知何时起兵？”南宫适性急如火。

姬发道：“明年春天，择吉日兴兵！”众臣无不欢呼周王万岁！

“大王，昔黄帝大战蚩尤，拜风后为将，筑高台，拜告皇天、后土、山川、河渎之神，捧毂推轮，隆重之极，今您封太师为帅，即为大将军，当效黄帝！”散宜生启道。

姬发痛快地道：“依卿所奏，即拜尚父为大元帅。一应事宜，由你负责。”

过了数日，将台造完。姬发定于五月十六亲至金台，拜尚父为帅。

是日，天色湛蓝，万里无云，日光和煦，草木葱郁，花香馥馥，姬发亲扶子牙上辇，徒步在旁，一直走到金台。后人有诗赞子牙叨此荣宠，诗曰：

“周主今朝列将台，风云龙虎四门开。

香生满道衣冠引，紫气当天御仗来。

统领貔貅添异彩，安排士马尽崔嵬。

磻溪今日人龙出，八百开基说异才。”

子牙排仪仗出城，城外两道布满大红旗，身后诸将在左，文官在右，士卒战车迤逦而随。西岐百姓，闻讯之后，早就守在道旁，扶老携幼，俱来观看。将近将台边，周王抬头仔细观瞧，只见将台高耸，甚是巍峨轩昂，只见：

台高三丈，象按三才。阔二十四丈，按二十四气。台分三层：第一层台中立二十五人，各穿黄衣，手持黄旗，按中央戊己土；东边立二十五人，各穿青衣，手持青旗，按东方甲乙木；西边立二十五人，各穿白衣，手持白旗，按西方庚辛金；南边立二十五人，各穿红衣，手持红旗，按南方丙丁火；北方立二十五人，各穿皂衣，手持皂旗，按北方壬癸水。第二层是三百六十五人，手各执大红旗三百六十五面，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第三层立七十二员牙将，各执剑、戟、抓锤，按七十二侯。

三层之中，各有祭器、祝文。自一层之下，两边仪仗，雁翅排列。真是衣冠整肃，剑朝森严，自古少有。

及至台下，散宜生对姬发道：“大王请元帅下辇。”姬发转身到辇前，欠身道：“请元帅下辇。”

两边中军忙扶子牙下辇来，但见子牙一身帅袍，威风凛凛，身材挺拔，二目炯炯有神，面色红润，须发皆白，在风中飘摆。

散宜生引导子牙至台边，赞礼道：“请元帅面南背北。”子牙目视前方，站立稳然，散宜生开读祝文：

“维大周十有三年，孟春丁卯，周王姬发遣上大夫司马散宜生敢昭告于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之神曰：呜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抚绥众庶，克底于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惟妇言是用，昏弃厥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发夙夜祗惧，若不顺天，厥罪惟均。谨择今日，特拜姜尚为大将军，恭行天讨，伐罪吊民，承清四海。所赖神相周众士，以克厥勋。伏惟尚飨！”

散宜生读罢祝文，有宰辅姬旦引子牙上第二层台，赞礼道：“请元帅面东背西。”子牙面色庄重，眼达远方，肃然谛听。宰辅开读祝文：

“维大周十有三年，孟春丁卯，周王姬发遣宰辅姬旦敢昭告日、月、星辰、风伯、雨师，历代圣帝明王之神曰：呜呼！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沉湎酒色，淫酗肆虐；惟宫室台榭是崇，焚炙忠良，以残害于下民，牺

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皇天震怒，命发诛之。发曷敢有越厥志。自思：欲济斯民，匪才不克。今特拜姜尚为大将军，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仰赖神祇虢卫启迪．咄纳风云，嘘咈变化，拯极下民，恭行天罚，克定厥勋，于汤有光。伏惟尚飨！”

姬旦读罢祝文。有召公奭引子牙上第三层台。毛公遂捧周王所赐黄钺、白旄，祝曰：“自今以后，奉天征讨，罚此独夫，为生民除害，为天下造福，元戎往勖之哉！”子牙跪受黄钺、白旄，令左右执捧。

礼官赞礼曰：“请元戎面北，拜受龙章凤篆。”子牙跪拜。左右歌“中和”之曲，奏“八音”之章，乐声嘹亮，动彻上下。召公奭开读祝文：

“维大周十有三年，孟春丁卯，西岐周王姬发敢昭告昊天上帝、后土神祇曰：呜呼！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商王受狎侮王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斲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无辜吁天，上帝弗顺，祝降时丧。臣发曷敢有越厥志，祇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惟周先王，为国求贤，聘请姜尚以助发。今特拜为大将军，大会孟津，以彰天讨，取彼独夫，永清四海。所赖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恳祈照临，永光西出。神其鉴兹。伏惟尚飨！”

召公奭读罢祝文，子牙居中而立。军政司上台，启元帅：“发鼓竖旗。”两边鼓响，拽起宝纛旗来。军政司请元帅戴护顶之宝。军政官用红漆端盘，捧上一顶金盔来。子牙用目一看，不觉暗叫“好盔”，只见：

黄澄澄，耀水镜；玲珑花，巧样称。竖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楞紫金盔，缨络翻，朱砂迸。珊瑚碧玉周围绕，玛瑙珍珠前面钉。

子牙双手捧起金盔缓缓戴上。又传令：“取袍甲上台。”军政官高捧袍铠，献在台上。子牙接过细瞧：

龙吞口，兽吞肩。红似火，赤似烟。神火炉，曾烧炼，千锤打，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迸铜锤，扛铁鞭。锁子文，甲上悬。披一领，按南方丙丁火，茜草茜，胭脂抹。王彩装，花千朵。遍金织就大红袍。系一要四指阔，羊脂玉，玛瑙厢，琥珀砌，紫金雀舌八宝攒就白玉带。

子牙金盔甲胄，立于台上，不怒自威，有如天神，凛凛然。

军政司传：“取印、剑上台。”军政官捧剑、印上台，又捧一架，架上有三般令天子、挟诸侯之物，内有令天子旗、令天子剑、令大子箭。

子牙将印、剑接在手中，高捧过眉。散宜生请周王拜将。姬发在台下大拜。子牙令辛甲把令天子旗将周王请上台来。

少时，辛甲执旗大呼曰：“奉元帅将令，请周王上台！”

周王姬发双手正正冠冕，拽拽袍服，从容而谨肃地随令旗上台。子牙传令："请开印、剑。"请周王面南端坐，拜叩三次，奏曰："老臣闻国不可从外而治，军不可从中而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尊节钺之威，岂敢不效驽骀，以报知遇之恩也。"姬发道："尚父为大将，是孤之幸也！是周国造化！是天下福分！"子牙谢恩。

子牙站起身来、走到二层台边，扫视诸将及士卒，朗声道："老夫蒙大王器重，拜为大将，讨伐纣王，吊民伐罪。重任在肩，不敢有违！

"自轩辕黄帝始，军无条律不严，无命令不行，现在老夫将十七禁律晓谕大小众将知悉。"

子牙转身唤过辛甲道："辛司空，你读给大家听！"辛甲接过帛卷，神情严肃，高声念道：

"第一，闻鼓不进，闻鼓不退，举旗不起，按旗不伏，此为慢军；犯者斩。第二，呼名不应，点视不到，违期不至，动乖纪律，此为欺军；犯者斩。第三，夜传刁斗，怠而不报，更筹违度，声号不明，此为懈军；犯者斩。第四，多出怨言，毁谤主将，不听约束，梗教难治，此为横军；犯者斩。第五，扬声笑语，蔑视禁约，哓詈军门，此为轻军；犯者斩。第六，所用兵器，克削钱粮，致使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不利，旗帜涸敝，此为贪军；犯者斩。第七，谣言诡语，造捏鬼神，假托梦寐，大肆邪说，鼓惑将士，此为妖军；犯者斩。第八，奸舌利齿，妄为是非，调拨是非，互相争斗，致乱行伍，此为刁军；犯者斩。第九，所到之地，凌侮百姓，逼淫妇女，此为奸军；犯者斩。第十，窃人财物，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为盗军；犯者斩。第十一，军中聚众议事，近帐私探信者，此为探军；犯者斩。第十二，或闻所谋，及闻号令，漏泄于外，使敌人知之，此为背军；犯者斩。第十三，调用之际，结舌不应，低眉俯首，面有难色，此为怯军；犯者斩。第十四，出越队伍，搀前乱后，言语喧哗，不遵禁约，此为乱军；犯者斩。第十五，托伤诈病，以避征进，捏故假死，因而逃脱，此为叛军；犯者斩。第十六，主掌钱粮，给赏之时，阿私所亲，使士卒结怨，此为弊军；犯者斩。第十七，观寇不审，探贼不详，到不言到，多则言少，少则言多，此为误军；犯者斩。"

诸将闻听，无不肃然。

拜将仪式完毕之后，周国上下开始为伐纣做准备。

姜子牙被拜为帅的消息传到朝歌，惊坏了王叔比干、武成王黄飞虎、微子、箕子等人。

王叔比干坐上车急急忙忙向武成王黄飞虎府上驰去，在半道，二人相遇，原来黄飞虎也要找比干。

"王叔，西岐姬发拜姜子牙为帅，声称明年春天就要东征朝歌，殷商危险，社稷危险呀！"武成王高大的身躯略微有些驼背，须发皆白，皱纹堆到一起，一激动身子有些抖动。

"黄将军，看来姬发是肯定要兴兵了，如此则四方诸侯都反了。西岐周国力量最大，

影响最大，大有不推翻陛下誓不罢休的气概。八方诸侯聚在一起，必形成狂风巨浪，商家江山仿佛一艘破船，经不起风吹浪打。六百年江山就要毁了！”比干痛心道。

“王叔，不知这消息陛下是否知道。下官和您一起面见圣上，再召集文武大臣商议退敌之策，如何？”武成王最担心姬发兴兵，因为他很清楚周国的力量和姜子牙的厉害；他清楚如今国内兵疲卒少，粮缺草乏，民怨载道，人心不稳。

比干低头沉思，眉毛拧到一起，满含忧愁道：“武成王，你说陛下知道这个消息会怎样呢？”黄飞虎摇摇头，道：“他总不能自缚投降吧？”

“当然不会。”比干道，“他是自视甚高，高于天下所有人，投降是不太可能的。不管怎样，老夫与你同去见他。”

二人驱车来到鹿台。纣王已经有半年多没有上朝了，不知是一天天老起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脾气愈加暴躁，大臣很少有人主动去上奏章，乐得偷闲躲祸，而身边的宫女内侍无不谨小慎微，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又有十几名内侍和宫女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被杀了，其他人连大气都不敢出。

路上，武成王道：“王叔，陛下别的方面都少能持久，怎么宠幸妲己已二十多年也没废掉呢？”

比干看着黄飞虎道：“武成王是不是盼着废掉妲己呀！”

黄飞虎手捋着胡须不作声。“但是，黄将军，老夫总认为，商国兴与不兴，亡与不亡在陛下而不在妲己。虽然她有时很刁钻蛮猾，但毕竟于社稷无力！”比干严肃地说。

武成王点头，道：“王叔所言极是，只是苏娘娘在陛下身边这么多年，不是千方百计地劝谏君王，而是挖空心思地饮酒作乐，只顾自己一私，全不顾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天子之过，她也难脱其咎。”

比干叹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

二人到鹿台下，值日官见两位王爷，忙问何事？武成王道：“你速去启奏陛下，就说王叔和武成王有天大的事要见万岁！”

值日官面露难色，道：“陛下吩咐，任何人见驾一律不让进。”

“陛下在做什么？”武成王怒气冲冲地问。

“小人不知！”

“你且站在一旁，老夫和武成王进去有军国大事，半点耽误不得。”比干拉武成王自行往里就闯，值日官拦又不敢拦，只是叫苦不迭。

二人转过走廊和一重庭院，直奔内宫。一内侍忙过来问道：“王叔、武成王，您二位是要见陛下吗？”

“嗯！”

“陛下现不在宫中。”

“去哪里了？”

"在御花园呢!"

二人又快步向御花园走去，离着还有一段距离，就听有人大叫："哎哟!""疼死了!""陛下开恩，娘娘饶命!"

二人一愣，不知何事，三步两步进了花园，满园百花齐放，蜂来蝶飞，美景无限，但二人无心欣赏。

在亭子上，也是在这个亭子，纣王和妲己曾经一起雨中赏荷，如今吊着一名宫女和一名内侍。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淌。

纣王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把匕首，妲己手中托着一木盘。

"老臣比干、黄飞虎参见陛下!"王叔和武成王不知纣王在干什么，跪拜道。

纣王怒容满面地回过头来，不耐烦地道："你们来干什么?"

"敢问陛下，您这是为什么吊打宫女和内侍呢?"比干站起身来道。

"为什么，这两个奴才想刺王杀驾，暗害陛下。"妲己在旁嚷道。

比干听此，看了看两个被吊起来的宫女和内侍，虽有怀疑，也是勃然大怒，厉声喝道："大胆奴才，竟敢有刺驾之心，死有余辜!"

"王叔，"那内侍嚎着叫道，"小的怎敢有此心，冤枉呀!"那名宫女更是哭声凄厉。

"陛下，他们想怎样行刺呢?"黄飞虎问道。

"这两个勾勾搭搭，眉来眼去，嘀嘀咕咕，朕看他们就像要刺王杀驾，因此朕就一鞭一鞭地抽，一刀一刀地割。"纣王恶狠狠地说，比干只觉后背发凉，原来他是仅凭猜测来说的，这样下去，民心会尽失的。"让所有想背叛朕要谋害朕的人都以此为诫。"说罢，纣王狂笑起来，妲己也跟着冷笑。

"陛下，不如将此二人交与老臣细审，若他们真有谋刺之实，定斩不饶。"比干求道。

纣王冷冷地瞥了一眼吊在亭子上的两个人道："不劳王叔审，他们已如实招供。谁想要朕死，朕先让他死!"他咬牙切齿地说罢，走过去咔咔两刀，捅死了二人。

纣王叫道："来人，把他们两人拉出去，喂狗!"

比干眼睁睁地看纣王捅死两人，妲己连眉头都没皱，目瞪口呆，半晌无言。

"王叔，你们见朕有何要事?"纣王把手在袍子上抹了两抹，阴沉着脸问道。

比干半晌没反应过来。黄飞虎道："启奏陛下，西岐姬发五月十六日拜姜尚为元帅。"

"姬发?哼!他不是早就拜那个老不死的为太师了吗?"纣王不屑地道。

比干忙道："此次与上次姬昌拜太师不同，这次姬发修筑拜将台，祭天祭神，大有伐商之意，不可小觑。"

"伐商?哈哈!"纣王狂笑道，"朕命在天，小儿姬发算什么，敢有胆量伐商，他没有这个胆子。"

"大王，有探马禀报。姬发已命姜尚、姬旦诸将准备于明年春天兴兵来犯，陛下不可不信呀!"黄飞虎急切道。

“好哇，来了好，朕亲自带兵迎敌，还惧小小的姬发和那个老匹夫姜尚！”纣王狂妄道。

“陛下，想大商国战将千员，还用您御驾亲征吗？”妲己在一旁道，心中却有些打鼓，她知道：姬发雄才大略，不让乃父。“王叔，你们见陛下，是想出什么退敌之策了吗？”

“陛下，老臣以为，还是聚集文武大臣，一同商量吧！”比干道。

纣王甩着手走下亭子，略微想了想道：“聚集再多的人也不过是打、怎么打罢了，你们先回去，容朕想一想，明早升朝再议！”

比干和黄飞虎没想到纣王会如此痛快答应升朝议事，他们都有些高兴，施礼告退。

纣王回到内宫，大骂道：“费仲、尤浑这两个笨蛋！来人，把他们给朕宣来！”

费仲、尤浑听说纣王怒气大发，吓得哆哆嗦嗦，心中咚咚打鼓不停。

“臣费仲、尤浑叩见陛下！”二人跪在门口，没敢进来。

纣王“哼”了一声，道：“朕让你们除掉姬发，怎么样了？”

“这，这。”尤浑脑门沁出汗来。

“办妥了没有？”纣王低声道。

“启奏陛下，臣派了一人去，结果行刺未成被姬发捉住了。”尤浑颤颤巍巍地道。

“笨蛋！当时夸海口，如今事情办得这么糟，姬发不但没死，反而要拜姜子牙为帅，要兴兵来犯，你们说，你们说，怎么办！”纣王有些歇斯底里地嚷道，妲己一旁给他扇着扇子。

“陛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朝中尚有大将无数，自可敌挡姬发，武成王年纪虽迈，但惯战沙场，骁勇无敌，足可挂帅。”费仲出计道。

“也只有如此了，明天早朝再议此事！”纣王听费仲举荐黄飞虎，自己心中也这么想，认为足可以挡住姬发，因此就又松弛下来。

次日早朝，文武百官都急急忙忙赶到大殿内，一是纣王很长时间没升朝，不敢迟来；二是姬发拜姜尚为帅，要兴兵伐商，心中异常担心。

纣王懒洋洋地往宝座上一坐，众人叩拜。有人抬眼看去：纣王须发有些花白了，眼睛虽然恶狠狠，但光彩全无，内中空空，嘴角微撇，脸色有些灰白，一看就是淫欲过度、酒宴无数所致。

“众位爱卿，”纣王略挺了挺身子，道，“西岐姬发小儿拜什么姜子牙为帅，还妄言要征商，以小犯上，推翻朕，哼，朕受命于天，哪人有此本领，可笑之至！”说着他舔了舔嘴唇，又道：“既然要以卵击石，那么众爱卿以为应当如何？”

“陛下，西岐姬发，不可小觑。养精蓄锐，已有数年，兵精将猛，训练有素，而朝中大将缺乏，更兼士卒缺少，粮草困乏，须想一万全之策为上！”箕子奏道。

“万全之策，就是把朕缚上，献给姬发！”纣王冷冷地道。

“臣决不敢这么想！”箕子辩解道，“臣以为，当前之计，应广招士卒，遍选良将，多

方筹集粮草。”众文武多点头称是，可是去哪里招士卒，选良将，筹粮草呢？

“陛下，大商国沃野千里，黎民万万。只要竖起招军旗，自然有人来投！”一大臣似豪情万丈地大声道。

“那好，朕就命你去招兵买马！”纣王道。

“啊，谢陛下看重老臣，只是臣老朽年迈，难当重任，恐有误大事！”那位大臣连忙推辞。

“朕就知你是个老迈昏庸的东西。滚回去吧！”纣王气愤地道。

“陛下，现在朝中还有三四万兵卒，再招这么多，足可抵挡姬发。兵在精而不在多！”微子奏道。

“说得倒是有理！”纣王稍稍宽了些心。

“姬发扬言要明年春天进犯，而春天黄河滔滔，狂波巨浪，足顶十万精兵，让他难以渡过大队人马。”又一大臣道出了天险。众人纷纷赞道：“说得是。”纣王也点头。

“陛下，姬发兴兵是大逆不道，但是您应当反观，看是否有违天意人心之地，若能如此，则还可收揽民心，不然，难以回天！”比干痛心地奏道。本来，他只想在私下劝谏，但实在是不说不行了。众人纵然是想出千条计万条策，也只是一时的，如果纣王依然如此下去，商亡是早晚的事情。

纣王把脸转向费仲，问道：“费大夫，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臣以为，陛下受命于天，应天顺人，应享千秋万代。想当年北海叛乱，东海兴兵，无不被天子神威所剿灭，小小姬发，有何可怕。臣愿保荐一人为帅，定可挡住姬发！”费仲知道纣王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

“是哪人呢？”

“武成王黄飞虎。”

众人双目都集中到黄飞虎身上。黄飞虎虽然也想挂帅出征，又恐年老难以担当重任，不想在金殿上，被费仲保荐，暗道：想吾黄飞虎官拜大将军，身为武成王，还用你保荐？有心推辞，遍观朝中，少有惯战之将，不禁默然。

“陛下，武成王年事已高，连年征战，身乏力亏，恐难挂帅。”箕子奏道。

“武成王年纪大不假，但是西岐姜子牙都九十余岁了，不是照样出征吗？”尤浑辩道。

“陛下，”武成王黄飞虎跨步走出朝班，躬身施礼道，“老臣虽然年迈，但愿为国效力。如果陛下信得过老臣，臣愿挂帅出征，即使战死疆场，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老将军说得慷慨激昂。

“武成王，”纣王听罢，很是放心，道，“朕就封你为兵马大元帅，统兵去战姬发。”

“陛下，臣有一请求请恩准！”黄飞虎道。

“你说吧。”

“臣士卒缺乏，粮草缺乏，战车缺乏，兵器缺乏，所有这些都要补充，请陛下派人招

兵屯粮，打制战车兵器。”黄飞虎知道商国的力量。

“好，费仲、尤浑听旨。”纣王道。

二人连忙跪倒。“命你们二人去督办这些事，招兵屯粮，打制战车兵器，不得有误。”纣王宣布旨意。

二人心中暗暗叫苦，这么多事在半年之内怎能完得成，况且这种事是最招人骂、招人恨的事，现在出门，都不敢独自或几个人行走，晚上睡觉都不安稳，总是怕有人用刀用剑砍杀自己。

纣王起身退朝，其他大臣都面带笑容道：“祝贺武成王拜帅。”“祝武成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比干拉住黄飞虎的手道：“黄将军，你要保重！”言辞恳切。

“有什么可贺喜的呢？重任在肩，如履薄冰，能否挡住姬发，就看天意了！”黄飞虎苦笑道。

“天意是顺乎人心的！”半天没说话的太师疵凑过来道。

黄飞虎、比干听罢对视一眼，见太师疵摇头叹息而去。

“黄将军，你若剿灭不了姬发，大商朝六百年江山就会为他所代！”少师强目光沉郁。比干黄飞虎心中一激灵。

姬发经常到校军场观看士卒演练，到农田地头观察庄稼长势，到造战车的场所和工匠们聊天。

姬发带着随从正向校军场走去，见前面围着一群人，不知干什么，便挤过去看。

当中一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拉着一年轻小伙子的手和负责招兵的人辩论。

招兵官和颜悦色地道：“老人家，再跟您说一遍，大王有命，像您这样的，年轻人要留在家里，伺候您，不能入伍。”

“老身这样怎么啦，现在身体棒着呢！用不着谁来伺候，况且那些远道而来的孤寡老头老太太都被收养起来了，还能让吾这个老太太受屈吗？”老太太执意不听，一定要招兵官把自己孙子的名字录上。

姬发在人群中听明白了，笑着挤进去，来到招兵官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招兵官抬头一看是周王，忙施礼道：“大王在此，小人叫宋异。”

老太太听是周王驾到，忙跪下叩头，姬发扶起老太太，道：“老人家，应当孤向您施礼才对。您有几个儿孙？”

“老身只此一孙。”

“家中还有别人吗？”

“没有啦！”

“您今年高寿？”

“七十二岁。”

"如果让您孙子参军，一来是没有人伺候您，二来战场之上相互厮杀，如若有个好歹，怎么对得起您呢?"姬发不忍心让老太太惟一的孙子入伍。

"邻里街坊自会有人照顾老身，周国上下，不是所有的老人活得都很好吗。若说战场上有个好歹，打仗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为国死，为您死，值得！况且讨伐纣王，天下人都高兴，上天一定会助大周的!"老太太不在乎地说道。

姬发心中一阵热乎，暗想：这就是民意人心。他一把拉过小伙子，打量了打量：身高八尺，高人一头，宽人一膀，浓眉大眼，皮肤黝黑，问道："你愿意入伍吗?"

"愿意。咋不愿意呢？早就想来，一听说像小人这样的要留在家中伺候老人，满脸不高兴，被奶奶看出来，便拉着小的到这来了。"小伙子憨憨地说道。

"好。可是打仗是要死人的。"姬发故意吓唬他道。

"死？不怕，小的要杀进朝歌，砍下那昏君的头!"小伙子说得意气飞扬，周围的人都鼓起掌来。姬发也舒心地笑了，让招兵官把他的名字录上，又说了几句，便带随从直奔校军场而去。

四方诸侯闻听姬发要兴兵伐纣，无不欢呼，也暗自操演人马，积草屯粮，随时准备周王一声号召，立即出兵，可迟迟不见周国遣使，便各自猜想。

春去秋来，秋尽冬收。姬发继位九年，春天似乎来得提前了些。

姬发和子牙、姬旦、散宜生商量择日兴兵之事。

子牙道："老臣看，如今周有兵车千乘，士卒七万余人，皆勇武难挡。"

"粮草积足，百姓踊跃交粮，情景极是感人。"姬旦说到。

"臣听说，天下各路诸侯闻听大王要兴兵，都盼您遣使联络，好一齐兴兵。"散宜生道。

姬发沉思道："向天下诸侯遣使之事，不必着急，干戈一动，黎民涂炭，若是天下兵戈四起，恐战乱频仍，况且征讨昏君，解救苍生，愿者自来，不必去请。"

子牙心中道：大王果然大才!

想到不日就要兴兵去征伐纣王，姬发心中颇有些激动，信步走到院中，此时已是玉兔东升，无限的苍穹深不可测，闪烁的繁星点缀其间，微风习习，树梢的叶子哗哗作响，月光透过树叶缝隙碎碎地散在院落间。

姬发抬头远望，长长地呼吸，心胸舒畅，血液流贯。正北方一颗星极其明亮夺目，熠熠闪光，姬发注目观瞧，伸手欲摘，只抓了一把清风而已。"看似切近，实则遥远，难以攀摘，令人神往!"姬发感叹道，自己也笑了。

"大王，您是否在看北斗星?"夫人走到姬发身旁柔柔地道。

"是呀，你看它永在北方，让人一眼望见，指出方向。"姬发揽过夫人，手指向北斗星。

"您再仔细看，那北斗七星像勺子一样。"夫人想了想道，"大王，依臣妾看，您就好

比北斗，满天星辰无不围拱。”

“夫人说笑了，孤怎能如北斗呢?”姬发舒心地笑了。

“如果不是黑夜中的北斗，那就如白日里的太阳，万物都离不开。”夫人又补充道。

“依小弟看，还是北斗更确切!”

姬发回头，原来是兄弟姬旦来了，笑道：“休听你嫂子乱说。”

“王兄志大才高，解民倒悬。当今天下兵戈四起，殷商居中而不正，纣王昏庸无道，有失帝范，百姓在黑夜寻找明星，惟西岐周国民乐乐业，谦恭之礼，天下黎民望您无不如久旱盼甘霖。”姬旦真切地说。

“兄弟，你与哥哥之间还用说这些话吗？哥知道你是真心，以后不要总讲这些话了，易使为兄飘飘然。”姬发严肃地说。

“是，王兄。”

“你有什么事吗？这么晚来。”姬发见姬旦和他一起仰望天空，问道。

“您认为伐纣哪天是吉日呢?”姬旦问道。

“太师去选了，但不能太晚。”

“王兄，父王去世已经快九年了，兴兵出师之前，应当到墓前祭祀吧?”姬旦动情地说。

“为兄也一直在想此事，一定要去墓地给父王进献祭礼，然后就出兵。”姬发拍着兄弟的肩膀，鼻子有些发酸，想起父王，音容宛在，永别难忘。

“那小弟去准备祭礼，择日进献!”姬旦要走。

“好，一切有劳兄弟!”姬发陪着兄弟走出大门，看着他走进夜幕里，心道：姬旦真是一个好帮手!

子牙选定了吉日，这一天，来见周王。

姬发道：“尚父，兴兵伐纣之前，孤要到先王墓前进献祭礼，以求保佑，您看如何?”

子牙动容道：“大王真乃仁孝之主，天下诸侯闻之，必敬佩得五体投地。不忘先王，先王难忘!”

姬发见子牙眼含泪花，不住地用袍袖掩面。

“还有，姬发继先王之位，未能恪尽职守，至今未能完成先王遗训，深感惭愧。日夜思之，寝食难安。祭礼献毕，孤改称太子发，一日不灭亡殷纣，一日不称王。还要命人做一副文王牌位，用车载着，行进时供在中军帐内。”

子牙闻听，道：“大王许下宏誓大愿，伐纣灭商只是迟早之事，一次成功更好，如不行则二次定胜无疑，老臣以为，此次兴兵，可为试探。”

姬发道：“尚父所言极是，不求一时，确保大业完成。”

到了要给文王进献祭礼的日子，姬发扶着白丝帷帐的大车，率领姬旦、姜尚、散宜生、管叔、蔡叔、召公、毕公、尹佚等文武大臣神情整肃，面容哀凄，缓缓从城中走出，

一直行到城外的文王墓地。

文王墓地背靠山丘，坡上长着茂密葱郁的树林，前面碧草黄土地形开阔，姬发悲伤的心情难以言表：九年了，文王去世已经九年，墓上的文字都有些磨损，土上又冒出一丛丛小草，虽然每年都来，但每年心情都一样地悲痛，都一样地思念文王，一样地感到自己有负重托。

散宜生主持进献祭礼仪式，他高声道："进献祭礼！"

献礼毕，姬发率众文武排列整齐，恭恭敬敬地跪下叩头。姬发站起身来，从一名侍卫手中拿过一副牌位，转身向大臣们，朗声道："众位，刚才大家祭拜文王，他老人家显灵，命令吾等明日出兵伐纣。孤继位九年来，一直未能完成先王遗愿，今天在此地发誓，一日不灭殷商，一日不除纣王，一日不称王，今后改称太子发！

"发兴兵伐纣决非自行专断，乃是受命于文王，不敢不从。发本是无知的，因为先代祖宗是有着德行的藩臣，才能够继承先祖的功业。现在普遍建立了赏罚制度，以便确保完成祖先的功业。你们一定要敬庄戒惧，切实努力呀！"

众人齐呼："谨遵文王旨意！谨遵太子号令！"

第二天，大军浩浩荡荡起程出发。

姬发命人把文王的牌位，用车载着，行进时放在中军帐内供着。

南宫适率领二万大军做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子牙、姬旦保着姬发三万大军在后，一路上不惊民不扰民。

姬发起兵的消息传到朝歌。黄飞虎连忙击鼓请驾升朝。纣王升坐大殿问道："什么事非要让朕升朝？"

黄飞虎见他不耐烦的样子，十分气愤，跪下启奏道："姬发已兴兵向朝歌而来！"

"来得这么快？武成王，朕不是封你为帅了，你怎么还不带兵抵抗呀？"纣王不解地问。

"陛下，现在兵马未招齐，战车兵器所缺甚多，粮草更加困乏得很。"黄飞虎怨道。

"费仲、尤浑，朕不是命你们二人去做这些事吗？怎么做的？"纣王点指着费、尤二人责问。

费仲、尤浑连忙跪倒道："微臣一直在尽心尽力、千方百计地筹措粮食，不日即可随大军出发。"二人见黄飞虎参自己一本，恨得牙痒痒的。

费仲又道："陛下圣明，如今姬发已带兵从周国出发进犯而来，黄将军若再不发兵抵挡，过不了几日，渡过孟津，黄河不成为天险，朝歌危急，其罪不轻！"

纣王道："费仲之言也有道理，黄将军，你马上带兵去挡住姬发，朕命他们速去造战车和筹粮食。"

黄飞虎没办法，只好下殿去校军点聚人马，准备出征。费仲、尤浑下殿后，两人恨恨地道："老匹夫黄飞虎，在金殿上参本官，有你的好瞧。"费仲问道："尤大夫，你这粮食

怎么筹得这么少呢?”

“费大夫，您还不知道吗？去年不是筹了一次吗？今年收成也不太好，下官命士卒挨家挨户掘地三尺也要搜到粮食，也没多少收获，实在不行，只好把那些没熟的庄稼收割了，以充急需，管不了明年了，过这一关再说吧!”尤浑啧舌道：“您造兵车兵器似乎容易些呀？怎么也……”

“容易，想着容易，不是那么回事，造那么多战车和兵器，青铜、铁去哪里找，再说即使东西找来了，那工匠也没地去找哇，本官也没办法，什么工匠不工匠的，只要能干活的小伙子全都抓来了，身强力壮的去人伍，弱一些的造战车和兵器，也还是不够，没办法，看来只要是人就得抓来了。”费仲也摇头叹息。

“姬发小儿，痴心妄想要推翻天子，取而代之。那些愚民也信他谎言，纷纷逃奔西岐。”尤浑气哼哼地道。

黄飞虎正在府中料理事务，准备统兵出征，有人禀报：天台官陈梧求见。太师杜元铣被纣王无故斩杀之后，陈梧接替了这一职务。

黄飞虎道：“有请。”陈梧随着家人的引导进来，见黄府上下忙忙乱乱，进进出出，见武成王深施一礼，道：“武成王偌大年纪，仍然统带貔貅，为国厮杀，令人可钦可敬!”

“陈大人过誉，义不容辞的本分。本帅一直想向你请教如何观天象?”黄飞虎请陈梧落座。

陈梧笑道：“黄大人认为两国开仗，天象很重要吗?”

“至少可以得些先兆。望不吝赐教!”

“黄将军，下官虽然司职天台，观天象，但还是认为，两国交战，胜败之分既在疆场又不在疆场。”陈梧清瘦的脸庞上一对皂白分明的眼睛紧紧盯着黄飞虎。

黄飞虎疑惑道：“哦？陈大人此话何解?”

“疆场之上，两军对垒，互相厮杀，拼个鱼死网破，看哪一方善于用计，善于排兵布阵，作战英勇顽强。这固然可以一决胜负。但是您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或几次胜利决不能改变一国的命运，当年黄帝伐蚩尤，也是先败几仗，后来在涿鹿大战三天三夜，最后擒获并斩杀了蚩尤；成汤也是几次受挫，最后终于在旧墟打败夏桀，这是在疆场上看到的。

“那么不在疆场呢？就是指打仗的最后胜利在于人心向背而不是别的。如果一方天下趋之若鹜，齐声称赞，而另一方则是众叛亲离，即使打胜几仗，也终归是要失败的。所以最后的胜利是在战场外，而不全在战场内。”陈梧时而加些有力的手势动作，以表达自己的意思。

黄飞虎若有所思地听着。虽有些话不太中听，但无法反驳，确实讲得有根有据。

“陈大人言之谆谆，深受启发，老夫谢赐教。”黄飞虎真诚地向陈梧深施一礼。

陈梧忙还礼道：“老大人对国一片赤胆忠诚，耿耿忠心，天日可见，此番统兵，非比

前些次，姬发甚得民心，又兼有姜尚、姬旦、散宜生、南宫适等文臣武将，十分了得。您可要一切保重，当心呀！”

黄飞虎拽住陈梧的袍子，沉默片刻，泪水在眼眶中打转，道：“为国效命，哪顾得老迈残生！”

陈梧重重地点点头，道：“下官祈祷苍天，静候佳音！”言罢，转身走了。

黄飞虎站在门口，深深地回味着陈梧刚才的一番话，想殷商与周国的对比，想到朝内种种佞事，不由得仰天长叹，道：“尽心尽力，请求上天保佑吧。”

第二天，黄飞虎提统大军十余万向西而行，去抵挡姬发讨伐纣王的军队。

姬发大军经一个月左右到达滩池。子牙下令，安营扎寨，在此休整，周国队伍虽然斗志昂扬，毕竟连续行军一个月，大家都很疲乏了。

到达盟津是晚上，用罢晚餐后，姬发兴致勃勃地来到元帅大帐。见子牙正在往竹简上写着什么，便笑盈盈地步人，道：“尚父，您在书写什么？”

子牙听得是姬发，抬起头道：“太子，老臣已年愈九旬，可说是风烛残年，想把自己一生所学所想所悟所用尽数写出，供后人参考罢了。”

姬发道：“尚父不必言老，彭祖八百才逝，您身康体健，不要担心。您想到著述兵法，传之后世，非常之好，待您著好后，发一定要先睹为快！”

“您到这里，想必有事吧。”子牙暂时停下书写，站起身来问道。

“元帅，此是盟津吧？”

“是，从此过了黄河，便可直抵朝歌，一举消灭殷商，擒获纣王。”子牙大手一挥，仿佛已经抓到纣王。

“元帅，去河边看一看如何，大禹治河令人神往。”姬发征询子牙意见。

“好，老夫安排一下。”子牙把传令兵叫来，吩咐他传下命令，各营寨要严把寨门，加强巡逻。又让他去请南宫适、辛甲。

不一会儿，南宫适、辛甲飞马来到，进帐见姬发、子牙，施礼道：“不知唤末将有何差遣？”

子牙道：“二位，没有什么大事，太子想乘夜巡视黄河，老夫烦请二位陪驾前往。”

“好，末将也正想去看看呢？”南宫适很是兴奋。

“夜晚风凉，太子和元帅多穿些。”辛甲见姬发只穿着单衣，提醒道。

“没关系。”姬发笑笑道：“凉风吹吹，清醒些。”众人都笑了。

君臣四人，四匹马出了大营向渡口行来，远远就听见涛涌浪翻的声音。这声音似雷鸣，似风吼，似战马嘶，给人一种惊天动地、撼倒山岳的气魄。

天黑黢黢的。姬发四人又向前行了一段路，声音更加响亮，黄河在夜幕下显得面目狰狞，深不可测，风起浪涌，河水拍到旁边的山石上，轰轰作响，珠落玉碎般激起朵朵浪花。

姬发下马，站在岸边，举目远望，东流的黄河仿佛一条巨大而宽阔的带子，一眼望不到边。

“太子，黄河难渡啊。您看这波涛汹涌，小船不易过去吧？”南宫适见黄河如此，心中有些嘀咕。

“怎么，南将军，害怕了？”姬发严肃地看着南宫适。

“哪里的话，末将自幼跟随文王，不能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但也不至于被黄河吓倒，臣只是为几万大军和几百辆战车着想！”南宫适一听姬发怪他害怕，辩解道。

“元帅，营中战船够用吗？”姬发侧身问子牙。

“还在赶造一些，大军悉数渡过大河，没有问题。”子牙答道。

“元帅，殷商派的是何人为帅来抵抗？”姬发问道。

“是武成王黄飞虎！”

“老将军也是勇冠三军，韬略过人呀。”

“带有多少人马？”

“约十万有余！”

“哦？”姬发感到河风有些凉了，“元帅，大军何时渡河？”

“等船舟造好后，择日渡河！”

“此前发要先过去看看。”姬发边说边眺望对岸，什么也看不见。

“太子、元帅，回营休息吧。一路行军，也够疲乏的了。”辛甲劝道。

四人上马，徐徐而行，一路上，姬发沉思默想。

第二天，有人报告姬发，说已有三十家诸侯各自带兵到盟津与太子会合，要共同伐纣，姬发闻听十分欢喜。

十余天后，增加到五百多家，这些诸侯或三五成群，或单人独骑，或十人八人的来见姬发和子牙，表达同一个意思，愿在姬发麾下一同伐纣。

每次姬发都是十分客气，强调自己也是秉承文王遗旨，不敢违背；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不敢有慢，愿与众诸侯共同伐纣，使天下苍生俱欢颜。

过了几日，又有百余家诸侯到达盟津。他们其中一部分来见姬发和子牙，焦急地询何何时出兵渡河直捣朝歌。

姬发笑着领众人来到黄河边上，手指河中心，道：“各位，河水惊涛骇浪，漩涡重重，不可轻渡。须等吉日，再发兵不迟，再等一等，诸位心情可以理解，切勿焦急！”

这一天，姬发到帅帐去见子牙，见他伏案书写，想是兵法，便悄悄站在旁边看，于牙写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

“太师，您所写和发所想，不谋而合！”姬发搓着双手道。

“若如此，是老夫之幸！”子牙笑道：“太子看现在人心可用否？”

“元帅，人心向背，从士气和诸侯会于盟津皆可看出，但据发看，此次出征似不可一

举而灭商。”姬发边沉思边道。

“太子何出此言呢?”子牙饶有兴趣地问道。

“纣王昏愦无道，但还没完全达到众叛亲离的地步；若有外敌，他们合力抵抗，周军及天下诸侯损失将不小，商文有王叔比干、微子、箕子，武有黄飞虎、飞廉等。

“发听说黄飞虎统兵八万已向盟津方向浩浩荡荡而来，观东北云气，杀气腾腾，不可轻视。”姬发一一道来，子牙点头。

“太子，老夫曾与您讲过，若能一举灭之，则直捣朝歌，若不能的话，此次盟津之会，就算观兵，以试军心、民心。如今看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有奋勇争先之志，皆怀惟恐落后之态，可见民心可倚，军心可用。”子牙也曾想过此次出兵未必能一次成功。

“太师讲得有理。但不知殷商百姓是何想法，是否反对纣王，拥护姬发，是否欢迎周军伐纣?”姬发缓缓坐下来，向着子牙问道。

“从朝歌逃出无数百姓，对纣王无不痛恨之至，莫不想早日推翻，大有当年夏国百姓齐声道：‘夏桀这个太阳什么时候丧败，吾等宁愿跟他一起灭亡。’”子牙又道：“纣王此次若是看到天下诸侯会于盟津，开始定是吃惊害怕；但又看到武成王带兵前来，天下诸侯又各自领兵而回，心下必然认为自己受命于天，继续肆无忌惮地妄为，这又必将激怒天下，一二年内待机再起，必克殷商，伐灭纣王，天下归周，万众欢欣!”

姬发听罢，认为有理，问道：“元帅，不知大小战船造得如何了?”

“渡过周军，富富有余，若是八百诸侯都渡过去，船只还不够。”

“过两天，发与元帅先率周军渡河，诸侯能过多少过多少，主要是让周军练一练渡河之技，实地见见殷商百姓，了解他们的态度。”姬发脸色有些苍白，子牙见道：“太子，你身体不适吗?”忙过去俯身问道。

“这两天，总感到心隐隐作痛，…会儿就好，没事儿。”姬发手揉着心脏部位。

“太子有恙，休息一段时间再讲渡河吧。”子牙劝道。

“没关系。”姬发深情地望着子牙，道，“以尚父九旬高迈之年，还跟随发东征西伐，实是让人心不安。看您须发如霜，但身材如松柏，令人佩服，发一点小病，无足挂齿，尚父勿念，两天后渡河，您传下命令吧!”

子牙眼睛闪烁着泪花，知道姬发这些日子食不安，寝不宁，既恨不得一举灭商，但又能非常清醒地判断形势，知道此次惟观兵而已，即使操劳过度，依然精神抖擞。为天下之心，为百姓之意，拳拳殷殷，堪称贤王。

元帅姜子牙传下命令给各营众将：“集合你们的兵众，备好你们的船只桨楫，两天之后，听令渡河，迟到的依律斩首。”

命令传下后，众营将卒兴奋异常，纷纷准备起来。此时聚子盟津的诸侯约有八百，听说周军要渡河，忙一起来见姬发、子牙。

姬发、子牙忙出帐迎接，姬发见众诸侯高矮胖瘦，黑白老少，各不相同，但急切的目

光都盯着自己，知道他们也都想渡河一同伐纣，忙深施一礼道："姬发迎迓各位贤侯来迟，敬请恕罪。营中狭窄，难以坐下，发就在此听各位赐教吧！"

内有豫州侯姚楚亮站在前列，道："纣王无道，焚炙忠良，杀戮大臣，沉湎酒色，弗敬上天，郊庙不祀，播弃黎老，昵比罪人。皇天震怒，绝命于商。

"予等奉大王恭行天之罚，伐罚吊民，拯万姓于水火，正应天顺人之举，泄人神之愤，天下无不欢悦。然大王却只命周国一军渡河，置天下诸侯于一侧，怎不令吾等寒心！"

众诸侯无不随声附和。

姬发和子牙对视一眼。姬发退后一步，再次施礼道："众位贤侯，发有言要说，不知能否听？"

众诸侯听姬发要讲话，纷纷杂杂的声音慢慢静了下来，都看着他，支起耳朵仔细倾听。

姬发昂起头，朗声道："纣王暴虐，天下当共伐之，发不才，奉文王遗旨，为救民于水火，统兵到盟津，不期与列位贤侯相聚．可见天下英雄所见相同，天下人心向背一致。

"周国乃天下诸侯之一，势单力薄，需列位贤侯支持援助。如豫州侯所言，纣王昏暴，天下应共伐之诛之。然殷商尚有大兵十几万，文臣武将，贤士能人。若不能一举而火之，则两败俱伤，于纣有利，而于天下有害。今闻武成王黄飞虎带八万精兵前来，姬发不才，愿与姜元帅率兵做先锋，试探虚实，宁肯周军有损，不能让贤侯之军有伤，况战船数少，所能渡者甚寡。

"发先带周军过河，会会黄飞虎，体察商汤民风民情，若能攻之，则命姬旦前来协助列位贤侯渡河，直捣朝歌。

"发此次先渡河，决无抢功扬名之意，确实地为伐纣大计而虑。若周军有失，烦请列位贤侯迅速驰援！"

诸侯们听罢，议论纷纷，窃窃私语，有同意的，有不赞成的，南伯侯鄂顺站出来道："周王所说，确有道理。然只周军去，列位诸侯实不忍心，怎能让您受损，老夫以为，您无论如何也要率领二百诸侯同去。"

"对对，率二百诸侯同去，吾去，吾去！"一时八百诸侯纷纷叫起来。

子牙把姬发轻轻请到一旁，附在耳畔低低地嘀咕了几句，姬发疑问的神色望着子牙，太师点点头。

姬发来到诸侯们面前，双臂展开，向下压压，道："诸位贤侯，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求胜不顾家。有去进攻的，还要有防守的，因此不可能大家都渡河作战。

"既然南伯侯说要发带二百诸侯同去，发不敢不从，无论哪二百诸侯去，都要号令一致，进退有方。

"发不才，姜元帅年迈，望各位另推贤者，周军上下愿惟马首是瞻！"姬发从容而微笑地看着八百诸侯。

众诸侯听罢，愣住了，继而又鼎沸一般。

“大王，您不为主，哪人能为主？姜元帅不统兵，何人能统兵？吾等愿尊大王为主，姜太师为师，号令一出，三军衔命！”南伯侯躬身施礼道，姬发忙双手相搀。

“愿遵大王为主，听姜元帅号令。”众诸侯纷纷施礼。

“感谢诸位贤侯错爱。既如此，今后军令军律统一，违者依律办事，诸位勿怪！”姬发不怒自威道。

众诸侯无不点头称是。

两天后，姬发率周国大军及二百诸侯兵到河边，其他六百多诸侯相送。

天高山阔，水深浪涌，往远处看，阳光照耀下，波光鳞鳞，泛着白光，闪人眼目。姬发眯着眼，只是白浪涛天，叠浪千层，先渡河的战船在浪里颠簸，或上或下。

“大王，祝您马到成功，捷报早传！”东南扬侯钟志明代表留下的六百诸侯上前向姬发送行。

“姬发此去，定当努力行事，不逆天而行，不拂民意。”姬发谦恭有礼。

子牙请姬发、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应鸾上龙舟，自己和姬旦、散宜生、辛甲相陪，船上岸上众人摆手相别。

姬发、子牙等人驾坐中舱，左右鼓棹，向中流进发。开始水势平缓，龙舟平稳，几人有说有笑。忽然听得黄河内波浪滔天，风声大作，龙舟摇摇晃晃，上下颠簸。

“姜元帅，此舟为何这样颠簸？”南伯侯摇摆着身子问道。

“黄河水急，平时浪发，也是不小的，现在定是起风了，又是龙舟，故此颠簸。”子牙面色镇静，似无风无浪一般。

“各位，风急浪高，龙舟颠簸，同出舱观一观风浪如何？”姬发起身站起，颇有兴趣地问道。

子牙、姬旦说好，南伯侯、北伯侯也说愿往，几人推门出舱。

姬发站在船头，迎风而立，风呼呼地刮得船帆抖动，大旗飘摆，劈里啪啦地响。南伯侯、北伯侯站在姬发两侧，远不如他那么气定神闲，态度安然。

姬发浓眉舒展，一字平行，眉梢微翘，眼睛略眯，扫视着黄河中的波浪。

散宜生道：“太子，不要过于靠前，请稍靠后些。”姬旦过去扶定兄长，姬发回头看着兄弟，二人肩并肩，相视一笑，“姬旦，你看任凭风浪再大，河水涛涛，依然挡不住大周将士。”

“是呀，王兄，一条大河怎能成为屏障。”姬旦深有所悟地说道。

风依然呼啸，龙舟行至中流左右，忽然有一旋涡，水势分开，一声响亮，有一尾白鱼跳到船上来，众人都吃了一惊，那鱼在船上，左蹦右跳，跳有四五尺高。

子牙命人逮住此鱼。姬发弯下腰用手抚摸着鱼，仔细观察，那鱼的双睛眨了又眨，鳃部一开一张，仿佛有什么事似的。

姬发皱起眉头，问子牙道："元帅，这白鱼跳船，主何吉凶？"

子牙掐手指，略一沉吟，道："太子，白鱼入舟，主纣王该灭，天下宜换主，只是此次或难成功。"

南伯侯鄂顺和北伯侯皆道："姜太师，为何此次难以成功？"

"天机难晓，天意难违！"子牙叹然道。

"来人，把此鱼交给庖人烹了，与大王和二位贤侯享用。"辛甲吩咐道。

"不可，还是扔回河中吧。"姬发道。

"太子，既入王舟，岂可舍之，正谓'天赐不取，反受其咎'，理宜食之，不可轻弃。"左右领子牙令，速命庖人去烹。

"既是天赐，那就用它祭奠上天吧。"姬发点头道。

不一时，献上白鱼汤，姬发双手捧之，一点一点往河里倾倒，少顷，风息浪平，龙舟已渡过中流，姬发道："湛湛青天，不可侮欺，不可贪占天功！"

南伯侯和北伯侯见龙舟又恢复了平稳，心中都道："纣王该灭，周室将兴，姬发有天下也。"

龙舟到岸，南宫适、管叔、蔡叔众文武在岸上相迎，姬发率众人弃舟登岸。

"禀太子，黄飞虎率十万商军距此五十里安营扎寨。"

"原来不是八万吗，如今怎变成十万了？"姬发问道。

"纣王命费仲、尤浑征兵，他们便四处拉人入伍，一律充入黄飞虎军中，有的连像样的兵器还没有呢。"说到此，南宫适笑了起来。其他人也笑了。

姬发进入中军大帐，休息片刻，便把南宫适叫来，详细询问了武成王的情况。

黄飞虎开始确实是统带八万军队，刚出朝歌，费仲就命人又带来二万新征人伍的士卒。黄元帅一见，心道：这些人从未打过仗，没经过操练，只是充数而已。

一路上，黄飞虎走走停停，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带粮草不够，便自己在沿途筹措一些，但是一路之上，并未能筹到多少粮草，反而要多方提防流民饥民乘你不备，蜂拥抢粮。

周军到达盟津，继而八百诸侯聚会，黄飞虎也听说了，心中骇然：陛下真是天下群起而攻之了。老夫无论怎样也要尽力而为，苦撑残局。能否全尸回都，也凭借苍天保佑了。黄飞虎暗自祈祷。

等听到姬发已带领大军及二百家诸侯渡过黄河，他忙下令停止前进，选择地势安营扎寨，让众营将士加紧防守，不得有误。

过了二日，黄飞虎闻报，姬发、姜子牙，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应鸾等率领周军及二百诸侯摆阵讨敌。

武成王披挂齐整，打开寨门，推出战车，大军压后，两阵对圆。只见姬发、子牙率军居中，俱是大红旗，左是南伯侯鄂顺，右是北伯侯崇应鸾，尽是五色幡幢，真若盔山甲海，威势如彪，英雄似虎，布成阵势，三军呐喊，冲至军前，凛凛生威。

黄飞虎催马向前，大声道："姬发、姜子牙可否上前答话?"

姬发见商军也是甲明胄亮，战车排列，颇有些气势，十万大军厮杀起来，恐有损大周元气，见一匹红马上，坐着一位银发银须的老者，大红战袍罩住威武的身躯，定睛细看，知是武成王黄飞虎。

子牙道："太子莫向前，本帅去即可。"

姬发一笑道："黄将军让发与您一同去，怎好不去，况他凛然有忠义之气，定不会有暗计伤人。"说罢，催动跨下逍遥马，同子牙同出来到阵前，把马勒住。

"武成王，两军阵前，发不便施大礼，还望恕罪。"说罢，抱拳拱手，躬身一笑。

黄飞虎以前并未见过姬发，今日见姬发马上施礼，谦恭笑语，便仔细端详：一张脸棱角分明，方圆适中，眉浓且成一字，眉梢微翘，自有威严；一双大眼，青白分明，鼻直口阔，额下三缕墨髯，身无盔甲，只罩一白袍，态度安然，气定神闲。风采神仪超出乃父。

"周王姬发，黄某与你先父姬昌曾同殿称臣，相交甚厚，没承想，老夫与你竟然相会在两军阵前，真是不幸。"黄飞虎有些凄然道。

"黄将军忠肝义胆，天下闻名，知者无不敬仰，然纣王荒淫无道，上天难容，姬发也是秉承先父遗旨，为救天下苍生而来。

"您与先父同殿称臣，并多有顾训，特别是羑里七年，蒙您与王叔比干等暗中关照，先父回来，屡次提及。发以为，此恩此德，应当图报，苦无时机。"姬发有些动情。

"姬发、老夫当年相助姬昌，敬重其人而已，并未想日后图报，既然你今日提出要报恩，老夫却之也不恭，这样吧，你若能领兵回归西岐，也算赏老夫一个脸面，又可以算是报恩，如何?"黄飞虎逼视着姬发。

"这——"姬发没想到黄飞虎提出这么一个条件，望了望太师。

子牙答道："武成王，老夫姜子牙这厢有礼了。"

"姜子牙，本帅知你文韬武略出众。偌大年纪，还征战疆场，所为何苦呢?"黄飞虎看姜子牙比自己还要大上十几岁，发如三秋霜，须如九冬雪，惟脸色红润，二目如灯，烁烁放光。

"武成王垂问，子牙不敢不据实答话，文王顾驾渭水，相邀辅佐，欲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子牙虽无才少谋，但感文王大义，竭忠尽力，不敢懈怠，文王大业未竟而崩，太子发继位，秉承遗志，不让先贤，久存大志，涤荡天下，重整乾坤，拨乌云以见天日，降甘霖以解久旱。

"当今商纣无道，天下离心离德，八百诸侯齐聚盟津，共伐昏君暴主，只是旦夕受缚，料你一杯之水，安能救车薪之火哉?

"黄将军在朝歌所知所见所闻，应当比子牙多得很。您若倒戈，天下无不敬服您深明大义；若是不肯，一朝兵败，玉石俱焚，令人可嗟可叹，岂不哀哉。"

黄飞虎听罢子牙一番话，气得浑身哆嗦，以手指点，道："你，你，伶牙俐齿，完全

是一派胡言。”

“武成王息怒，还望多多考虑!”姬发道。

“好好好，老夫也不必考虑，战场上见。”黄飞虎拨马回归本队，只觉气血上涌，身子晃了两晃，又稳住了。

姬发看着黄飞虎的身影，无奈地摇摇头，拨马和子牙回归本阵，对子牙道：“元帅，你看黄飞虎有什么不祥吗?”

“哦?”子牙吃一惊，道，“太子，老臣倒未注意，你看到什么?”

“以发看，黄将军气色晦暗，恐有不祥之兆，命怕不长。”姬发沉思道。

“大王，元帅，怎么样？只要您令旗一挥，定能取黄飞虎首级。”南宫适嚷道。

姬发瞪了他一眼，向对面望了望黄飞虎，对子牙道：“元帅，收兵回营吧。”

子牙明白，传下命令：“后队变前队，收兵回营。南宫适督后。”

周军及二百诸侯秩序井然地收兵后撤，商军副帅飞廉对黄飞虎道：“黄元帅，趁他们后撤之机，杀上前去，定获大胜。”

黄飞虎手中令旗刚要举起，只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黑，栽下马来。众将忙把黄飞虎搀回大营，叫来军医诊治。

飞廉问军医道：“元帅所得何疾?”

“年老气衰。近日又连续行军，操劳过度，郁积成疾。”军医皱着眉头，搓着手道。

“怎么诊治呢?”飞廉急问道。

“两军阵前，纵是服药也难痊愈，惟有派人送元帅回都城，安心静养，少操劳，日日按时服药，或能好起来。”军医边想边说。

“两军对阵，不可无帅呀!”飞廉络腮胡须，粗壮的身材，勇猛非常，并且颇有些谋略。

“可是，黄元帅身体如此，也不能指挥打仗啊!”军医道。

“怎么会突然病倒了呢?”飞廉暗自思忖，“想是年纪确实高迈了，七十五六岁，年老不逞筋骨之能。”

飞廉左思右想，决定趁元帅昏睡派两名将官带百十人护送黄飞虎回都城，向纣王禀明情况，自己暂行元帅之责。

一连几日，双方各自按兵不动。这一天，姬发走出帐外，扩胸伸臂，做深呼吸，抬头仰望天空，正是午后时分。

太阳照射着，暖洋洋的，天空一片湛蓝，远处飘着几朵浮云，悠悠然，姬发眯起眼盯着那几朵浮云，心道：多么闲哉，令人羡慕。

“太子，您在看什么?”散宜生、辛甲走了过来。

“二位先生，你们看那天上的浮云，如仙鹤徜徉于林中，如蝴蝶飞舞于花丛，如鱼畅游于江河，令人羡慕。”姬发用手指着天上，抒情地道，二人同时抬头观看，点点头道：

“是，是，果然如此。”

“太子，有探马报：武成王黄飞虎忽然得病，被飞廉派人送回朝歌了。”辛甲道。

“是吗?”姬发听了，有些愕然，他看出黄飞虎似身体不佳，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并且这么严重。

“几天来，飞廉代行元帅之权，并且不急于出兵，是何道理?”散宜生也道。

“走，去见元帅，看他如何说。”姬发和散宜生、辛甲急步向帅帐走去，刚要进去，只见子牙正在帐中踱步，自言自语

“元帅，您在想什么?”散宜生进来先问道。

子牙见是姬发三人，忙道：“飞廉勇猛有之，谋略亦有之，不可小觑，他一连几天在排兵布阵，大有和老夫一决雌雄之势。”

“元帅，和飞廉此时开仗，一决雌雄，而商军依然有援兵，于周不利呀!”姬发分析道。

“太子言之有理，你看该如何呢?”子牙问道。

“以待天时吧!”姬发说罢，和散宜生向帐外走去。

忽听散宜生向天上一指，道：“太子，你看。”姬发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团红色的云彩，有如火焰一般，赤红赤红的。随着风向，仿佛天边一簇火。子牙、辛甲听到也走了出来，抬头观天。

这团天火越来越大，从上覆盖而下，像一披红绸缎飘落下来，又像一袭红袍缓缓地抖落下来。远远看去忽薄忽厚，忽离忽合，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然风越来越大，把天火刮开，刮散；离而又聚，聚而又散，渐渐向东北方向飘飞，又一阵大风，大家再也看不见天火了，只看见几只乌鸦绕着姬发大帐飞了一圈，向西飞去，越飞越远。

一片肃静，大家都张口结舌，不知所以，不知这奇异的现象预兆着什么。半晌，众人才议论纷纷地回到营帐。

姬发看着身旁众人，道：“天道示警，现在伐纣，时机未到!”

子牙看着姬发，点头道：“您说得对。”散宜生、辛甲有些迷惑。

晚上，姬发把南伯侯、北伯侯及二百诸侯请到帅帐。

“各位贤侯，发想请列位讲一讲，现在能否伐纣?”姬发眼睛巡视每一位诸侯。

“可以，纣王可以讨伐!”不少诸侯嚷道。

“红云罩顶，乃大吉大利之兆，伐纣必定成功!”一些诸侯分析道。

姬发摆手请大家安静，道：“各位贤侯，从渡河行至中流白鱼跃上龙船，至今天红云罩顶又变成乌鸦，这些都是天道示警，伐纣还未到时机，你们不知道上天的旨意，刚才姜元帅以文王所传八卦占卜，方知天意如此，实难违抗，但纣王必亡。”

诸侯闻听，皆默然无语。

子牙安排大军渡过黄河，与对岸六百家诸侯会合，白天夜晚有如寻常一般，看不出撤

退的痕迹。

过了几天，见周军大帐空无一人，飞廉才知姬发率军队已经渡过黄河了。心中又恨又喜、恨的是这么大的动作自己竟然一点不知；喜的是，姬发虽然聚集众多诸侯于盟津，但一仗没打，自行退走，可见吾飞廉是社稷栋梁，连姬发姜子牙都惧怕三分。

姬发率军回到对岸，六百诸侯纷纷询问，才知一仗未打，姬发把天道示警的情况说了，又一次说道："天意不可违，谁有悖上天旨意，不仅难成大事，反而要有祸患，商纣王气数未尽，暂让他多活片刻，时机一到，各位贤侯必勿迟缓！"

大家听姬发这么说，也就作罢，于是纷纷率军队各自回去了。

周国大军浩浩荡荡地往回返，姬旦骑马和兄长并排行走，悄悄问道："王兄，此次天下诸侯会于盟津，机会难得，如何不一举而灭纣呢？真是天道示警吗？"

姬发把马的速度放慢，徐徐说道："兄弟，此次兵伐纣王，并没有打算一举灭之，因为彼此并不了解。若急于行事，难成大业，岂不痛哉，太师曾说：'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此次兴兵，只做观兵，知道军心可用，士气可用，天下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于盟津，知道周国人心所向，如江河东流归海一般。

"和黄飞虎对阵，知纣王手下还有能士，一间房屋，若还有栋梁时拆它，有时会砸伤人的，如今纣有十几万大军，士气至少不低落，决一雌雄则两败俱伤，若是士气低落，人心思变，则就是几十万，也不过尔尔。

"善待时机，一举而灭之，纣必亡，周必兴，这是天意！更是民意！"

8. 牧野之战

飞廉得到探马回报的消息姬发与各家诸侯已各自领兵走了。他略作安排，即率大军回都，向天子奏捷。

纣王和妲己在鹿台闷坐。妲己知道纣王为姬发兴兵一事犯愁，而且黄飞虎在阵前重病而归，商军只以飞廉为帅，不知战果如何？这姬发本身就非同小可，文臣武将皆智谋勇猛，尤其那姜子牙，都九十余岁了，还驰骋疆场，此次兴兵，天下八百诸侯齐聚盟津，确令人心惧。

纣王两眼无神，直直地望着外面的天空，自言自语道："朕受命于天，难道能被小小的姬发打败吗？"

"大王，"妲己俯在纣王的肩头柔声细语地道："您受命于天，是当今天子，普天之下哪一个人不是您的臣民，反对您就是反对天，违背天意是不会成功的。您乃天子，吉人自有天相。朝中文臣武将众多，大军骁勇善战，小小的西岐，小小的姬发，不知天命，不知天高地厚，逆天而行，绝无好下场。"

“启奏陛下，费仲、尤浑二大夫有大事要奏。”值日官急匆匆进来跪禀。

“宣进来。”

费仲、尤浑喜洋洋地进来，跪在地上，连声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纣王一听，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喜从何来？快讲。”

“陛下，姬发败退而回，飞廉将军大胜而归。天子受命于天，自有天助，这不是大喜吗？”费仲眯着小眼睛笑嘻嘻地道。

“哦，果真如此？”纣王腾地站起，瞪大眼睛问道，“果真如此吗？果真如此吗？”纣王高兴地在台上踱步。

“大王受命于天，千秋万岁！”妲己盈盈拜倒，叩头贺喜。费仲、尤浑也齐声喊，宫中内侍宫女也一齐拜倒恭贺。

“哈哈哈。”纣王仰头暴笑，大声嚷道，“朕受命于天，受命于天，谁能反对？哈哈哈……”声音震得人耳朵轰轰作响，传到外面，树上的鸟也唧唧喳喳地飞走了。

纣王手搀起妲己，道：“起来吧，美人，“你们也都起来吧！费仲、尤浑，这次打败姬发，你们也立了功劳，朕定要重赏！”

“谢陛下隆恩！”二人喜笑颜开，再次叩拜。

“起来起来。”纣王把手一摆，问道，“飞廉是如何打败姬发的，讲给朕听听。”

“姬发带领五六万人马、战车到达盟津，同时到此的还有他早就邀来的一些小国诸侯，凑成乌合之众。趁着天子大军还没到河岸，抢先渡河，可是逆天之行，天道示警，姬发的船行到中流，狂风大作，激起波涛，有一条白鱼跃进船舱。”费仲摇头晃脑，绘声绘色地讲道。

“陛下，您看连河里的鱼都要阻挡姬发。您真受命于天！”尤浑插嘴道，费仲斜睨了他一眼。

“姬发等人吓得胆战心惊，上了岸以后，迟迟不敢和黄将军开战。当黄将军因病回归朝歌，他们想趁乱偷袭，又怕中了飞廉的妙计，缩守在大寨内。一天，姬发帐房被红云罩盖，有如天火，马上就要燃烧，有一阵风吹来，把天火吹成乌鸦，姬发他们一看知道上天要惩罚自己，连忙趁夜色溃退而走。”

纣王有如听故事一般，最后道：“原来姬发是不战自溃！”

“是呀，陛下天威所慑，把他吓回去了。料他再也不敢生叛逆之心了！”费仲、尤浑齐道。

“是吗，朕天威所慑？啊，哈哈哈……”纣王狂妄地大笑，“来人，摆宴，朕要与爱妃共饮，二卿伴驾！”

“是！”

姬发撤走、飞廉班师回朝的消息传到王叔比干、武成王黄飞虎、微子、箕子耳中，他们都觉得诧异，怎么一仗未打，姬发就撤退了呢？

王叔、微子、箕子不约而同地到武成王府来探询，黄飞虎自回来后，虽说静养，但一直放心不下战场的事，晚上经常做梦，姬发率大军击败商军，攻破朝歌，杀死纣王，周国代商，每每醒来，满头大汗，喘吁半天。

黄飞虎正在榻上安卧，听王叔几人来访，挣扎着要起身相迎。比干、微子、箕子抢步上前，扶住，关切地道："武成王，不必起来了，躺下吧！"

黄飞虎勉强地坐起来，胡须都有些干枯，脸色苍白。"武成王，你与姬发开过阵吗？"王叔问道。

"老夫曾和他对过阵，只是双方都未交兵，姬发的队伍军容整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一望便知，绝非一般诸侯可比。"黄飞虎赞道。

"姬发一仗未打，便全军撤退，这是何意呢？"微子疑问道。

"这么兴师动众，天下诸侯尽数会于盟津，可见他深孚众望，可为什么一仗不打呢？"箕子也问道。

"真不知姬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黄飞虎叹道："越是这样，姬发越不可小觑越要提防。"

几人在一起议论分析半晌，也不知姬发此次兴兵是何用意。

飞廉班师回朝，纣王大喜，金殿之上封他为元帅，庆功赐宴，赐锦袍、金珠。

费仲奏道："飞将军实有大将之才，永堪重任，实陛下无疆之福耳。"纣王听罢更是大喜，以为有了此臣，天下无所惧了。

自从姬发兵回西岐之后，纣王饮酒作乐，昼夜不停，觉得江山永固，有如金汤。

转眼仲冬天气，寒风凛冽，寒气侵人。

纣王和妲己相拥鹿台宫中，饮酒作乐。正饮之间，不觉彤云四起，乱舞梨花。

妲己喜道："陛下，落雪了。"纣王大喜道："此时正好赏雪。"忙传旨，命人卷起毡帘，要同爱妃看雪。

纣王使左右暖注金樽，重斟金杯，酣饮交欢，抬眼外望，只见：

彤云密布，冷雾缤纷。彤云密布，朔风凛凛号空中；冷雾缤纷，大雪漫漫铺地下。真个是：六花片片飞琼，千树株株倚立。须臾积粉，顷刻成盐。白鹭浑失素，皓鹤竟无形。平添四海三江水，压倒东西几树松。却便似：战败玉龙三百万；果然是：退鳞残甲满空飞。但只见：几家村舍如银砌，万里江山似玉图。

好雪！真个是：柳絮满桥，梨花盖舍。柳絮满桥，桥边渔叟挂蓑衣；梨花盖舍，舍下野翁煨榾柮。客子难沽酒，苍头苦觅梅。潇潇洒洒裁蝶翅，飘飘荡荡剪鹅衣。团团滚滚随风势，飕飕冷气透幽帏。

"陛下，到台上看雪如何？"妲己勾住纣王的脖子，依偎着问道。

"好！"纣王站起，亲手拿起锦被给妲己罩上。

走到台上，踩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声音吱吱的，"陛下，您听这声音多么美妙动

听。”妲己莲足轻踩，纣王侧耳谛听，道：“果然好听。

二人在雪中散步，一时雪花飞舞，俱成白人。

第二天，雪住云散，日色复开。纣王同妲己兴致未消，又一同凭栏远眺，看朝歌积雪。

纣王突然说道：“朕可知妇人怀孕，是男是女。

“是吗，臣妾从未知道陛下有此神异。”妲己半信半疑。

“来人，民间搜取孕妇见朕，朕要验给你看。”纣王命人去朝歌搜取孕妇。

奉御官带人在朝歌满城寻访，有三名孕妇，一齐拿往午门来，只见他们夫妻难舍，呼天抢地，哀声惨痛，大呼道：“吾等百姓不犯天子之法，不拖欠钱粮，为何拿有孕之妇?”

“拿的就是孕妇。”奉御官恶狠狠地道。

夫不舍妻，妻不舍夫，悲悲泣泣，前遮后拥，扯进午门来，王叔比干、箕子、微子在文书房正在议论国事，只听得九龙桥闹闹嚷嚷，呼天喊地，哀声不绝。

众人大惊，齐出文书房来，问其情由。见奉御官拉着三名孕妇而来，比干厉声喝道：“这是何故?”

民妇泣道：“吾等俱是女流，又不犯天子之法，又身怀有孕，拿吾女人做什么？大人是天子重臣，求您为国为民，救民妇蚁命!”言罢哭声不绝。

箕子忙问奉御官。奉御官把箕子轻轻带到一旁，附耳低声道：“昨天，陛下称自己知道孕妇所怀是男是女，命小人搜取孕妇看验。”

箕子听罢，眼眉倒竖，大骂道：“真是昏君！造无端罪孽。你且不要把她们带上面君，待吾等面君谏止。”

比干、微子见箕子怒气冲冲，不知何故，忙问。箕子把经过叙说一遍，二人也是满腔怒火。

三人怒气不息，俱往鹿台来见驾。纣王在鹿台专等孕妇来看验，只见当驾官启道：“有王叔比干、箕子、微子三人候旨。”

“他们来干什么?”纣王不耐烦地道，“宣。”

箕子至台上，俯伏大哭道：“不意成汤相传数十世，一旦丧于今日。西岐姬发、八百诸侯无不虎视眈眈，而陛下尚不知警戒修省，遭天下人唾骂，你将何面目见先王之灵?”

“大胆，上得台来，一语未讲，就当面侮君。”妲己娇咤道，又要继续说。

“呸，吾等面君，焉有你的话讲?”比干厉声道。

“你、你……”妲己气得说不出话来，暗自生气。

纣王怒道：“姬发小儿，兴师动众而来，溃败而回，八百诸侯，不过是乌合之众，有飞廉将军足可御敌。今朕欲剖孕妇以验阴阳，有甚大事？你敢当面侮君，而妄言先王!”

“就是，几个草民，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妲己又插言道。

王叔比干瞪着妲己，她连忙低下头来，不再搭腔。

"陛下，臣闻人秉天下之灵气以生，分别五官，为天地宣猷赞化，作民父母。未闻杀毒生灵，称为民父母者也。且人死不能复生，谁不爱此血躯，而轻弃以死呢?"箕子叩头辩道。纣王把头扭向一边，不予理睬。

"今陛下不敬上天，不修德政，天怒民怨，人心思乱，陛下尚不自省，犹杀此无辜百姓，特别是孕妇，臣恐姬发此次虽撤，将来必又来也。一旦兵临城下，谁又为陛下守此都城，此鹿台。"比干接着箕子的话，越说越动情、慷慨，"只可惜商家宗裔为他人所掳，宗庙被他人所毁，宫殿为他人所居，百姓为他人之民，府库为他人之有，陛下还不自悔，犹听妇人之言，敲民骨，剔孕妇，臣恐姬发人马一到，不用攻城，朝歌之民自然献之矣！军民与陛下为仇，只恨周军不能早至，军民欲箪食壶浆以迎之。虽陛下被掳，理之当然。只可怜二十八代神主，尽被天下之诸侯所毁，陛下此心忍之乎?"

纣王拍案怒道："比干，朕尊你为王叔，而你却倚老卖老，屡次欺侮于朕，今日规面悔君，以亡国视朕，不敬孰大于此!"

"按律当斩。"妲己在旁悄声道。

"来人，拉出去打死!"纣王气急败坏地喊道。

"老夫死不足惜，只可惜你昏君败国，遗讥万世。"左右武士缚住比干方欲下台，只见箕子、微子道："不可!"二人俯伏，鸣咽不能成语，泣声奏道："比干身为王叔，有功社稷。今日之谏，虽则过激，皆是为国之言，古人先贤也不过如此，望陛下察之!"

"听你们之言……"纣王刚要说什么，妲己附在耳畔道："当众藐君，陛下您天威何存?传扬出去，天下耻笑。比干屡次侮君，而这些人又把他比为古圣先贤，臣妾听说，圣贤心有七个孔窍，不知比干是否如此。"

纣王点头道："你们把比干比为古圣先贤，朕听说圣贤心有七个孔窍，不知王叔是否如此?"

"啊!"箕子、微子愣住了。

王叔比干哈哈大笑道："圣人心有七孔，老夫不敢自比圣人，昏君想要命，尽可取去一观，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不在，社稷危亡!"

"没那么严重吧!"纣王把剑掷到比干面前。

众人再劝道："陛下昔日炮烙大臣，今又要剖王叔之心，社稷危在旦夕，面陛下不知悟，臣恐百姓怨愤，灾祸旋踵。幸陛下怜赦王叔，褒忠谏之名，庶几人心可挽，天意可回。"

"你们休要再奏，朕只是想见识圣人之心。"纣王不理睬箕子、微子言语。

比干拿起宝剑，望太庙大拜八拜，泣道："成汤先王，岂知殷受断送成汤二十八世天下!"掉转剑锋，将剑往脐中刺人，一腔热血溅洒台上，仰面倒地，双眼依然圆瞪。

箕子离得最近，衣袍上溅落鲜血，哭喊道："王叔，王叔!"微子悲泣欲绝。

忽然，箕子纵声大笑，撕裂衣袍，拉起微子道："小弟弟，你在这里不怕吗?走，跟

哥哥走。”

微子看箕子显然有些癫狂，怕他再说出或干出什么事来，忙道：“陛下，臣告退。”

“把箕子废为庶民，你从今以后闭门思过再不要来面君！”纣王传旨道。

微子看着比干的尸首，又看看癫狂的箕子，叩头道：“遵旨。”

“且慢，”妲己道，“陛下，箕子装疯扮癫，今若放之在外，必生怨望。倘与姬发勾结，致生祸乱，那时表里受乱，为患不小。”

“那爱妃之意呢？”

“依臣妾愚见，且将箕子剃发，为奴囚禁，以示国法，使民人不敢妄为，臣下亦不敢渎奏。”

“就依爱妃之言！”纣王下令将箕子囚禁为奴。

微子回到府中，见太师疵、少师强怀抱乐器等候，吃了一惊，忙道：“二位，有什么见教吗？”

“老大人，还见教什么？鹿台之事，吾等已然知晓，六百年成汤江山，不日换主，此是天意灭商，奈之何哉！”太师疵道。

“您在朝歌，性命悬于他人之手，朝不保夕，不若隐姓埋名，投奔他处吧！”少师强劝道。

微子沉默不语。“能投到哪里呢？”半晌微子问道。

“周王姬发天命所归，就投奔西岐吧，再迟缓，恐不能逃出了。”二人道。微子平日和此二人谈乐论曲，引为朋友，听到此，不再犹豫，道：“怎敢不从命。”于是三人打点收拾，寻小路出了朝歌，直投西岐而来。

纣王命人把比干心剖出一看，并没有什么七窍，便命人随便掩埋了，又把三妇人拿上鹿台，指其中一人曰：“此人所怀是男，另外二人为女。”用刀剖开，只对一人，只可惜六条性命，就此了结。

武成王黄飞虎闻听比干被剖心，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去国，不由得口吐鲜血，气喘吁吁，连声呼：“天造孽，犹可违；自造孽，不可活！不可活！商必亡矣！必亡矣！”继而又口吐鲜血，气绝身亡！

纣王听说黄飞虎死，微子逃走，不当回事，觉得这样省自己许多烦恼，遂日夜荒淫宴乐，全不以国事为重；肆无忌惮，横行霸道，惨恶异常，万民切齿。

姬发自盟津观兵后，深知军心可用，民心可用，天下诸侯归周，必定无疑，心中甚喜，一直在等待时机。

这一天，距盟津观兵已有两年了。子牙来到王府见姬发，道：“太子，纣王日益昏乱暴虐，比干王叔被剖心，箕子被囚为奴，微子逃走，武成王黄飞虎也病死了。如今他朝中无栋梁，天下人无不离心离德，若此时攻击，有如摧枯拉朽，可一举而灭之。”

“尚父，发也听说纣王断骨剖腹，残忍成性，时机到了，明日召集文武，共同商议。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姬发攥紧拳头，满怀信心地道。

第二天，姜子牙、姬旦、散宜生、辛甲、太颠、召公、毕公、管叔鲜、蔡叔度等文臣武将齐聚王府。

姬发居中而坐，威严的目光扫视着众人，略一清嗓，道：“各位大臣，纣王昏乱暴虐已达极点，断骨剖妇，人神共愤，残害忠良，剖比干心，囚箕子为奴，微子逃走，天意灭商。

“二年前，周与八百诸侯会于盟津，观兵而已。今日请大家来，共议伐纣大业，此次要一举而灭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太子，上次盟津观兵，渡河有险，此次宜在冰冻之季，渡水如走陆地，这样可减少损失。”姬旦建议道。

“还要召集天下诸侯，请散大夫写一檄文，遍告诸侯。”召公道。

“对，告诉他们，商纣王残暴罪恶，不能不去完成对它的讨伐。”辛甲补充道。

众人议论纷纷。最后，姬发宣布，姜子牙依然为元帅，其他人如前次盟津观兵一样，要各营将官回去后鼓励所属士卒奋勇杀敌。

散宜生写完檄文送给姬发看，内中写道：“西岐周太子姬发示谕天下诸侯知悉：天爱下民，笃生圣主，为民父母，所以保毓乾元，统御万国。岂意纣王荒淫无道，苦虐生灵，不修郊社，绝灭纪纲，杀忠拒谏，炮烙虿盆，淫刑惨恶，人神共怒。孰意纣王怙恶不悛，惨毒成性，敲骨剖胎，取童子性命，言之痛心切骨！民命何辜，遭此荼毒！今发奉天讨罪，大会诸侯，伐此独夫，解万民之倒悬，救群生之性命，商纣王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

姬发看罢，点头道：“好，遍告四方诸侯即可。”

纣王三十四年十一月（公元前 1067 年），周军兴兵伐纣。

兵车三百乘，将士五万余人、人人气宇轩昂，个个勇猛顽强。

大军一路行来，三军欢悦，百倍精神，正往首阳山而来。大队人马正行，只见有两位老者站在道路中央：宽衫、博袖、麻履、丝绦，阻住大兵，问道：“你们是哪里的人马，老夫要见你主将问话。”

哨探报入中军：“启元帅，有二位老者欲见太子并元帅问话。”

子牙听说，忙请姬发并辔上前。只见两位须发皆白的老人立于中途，定睛一看，原是伯夷、叔齐。

“二位，因何到此？”子牙催马向前，欠身问道。

“子牙公，吾兄弟二人在城中烦闷，到山中一览，老夫给太子与子牙公见礼了！”伯夷、叔齐向前拱手施礼。

“甲胄在身，不能下骑，二位阻路，有何见谕？”姬发和子牙欠身问道。

“今日元帅和太子起兵往何处去？”

"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正士，焚炙忠良，荒淫不道，无辜吁天，秽德彰闻。太子秉奉文王旨意，顺天应人，讨伐纣王。"子牙讲道。

"父亲死了不安葬，却要去打仗，可以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而去杀害君王，可以说仁义吗？老夫只闻以德而感君，未闻以下而伐上者。"伯夷滔滔论道。

"二位之言虽善，本帅不是不知，此乃一得之见。今天下溺矣，百姓如坐水火，天怒于上，民怨于下，天翻地覆之时，四海鼎沸之际。惟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伐纣除暴，吊民伐罪，应乎天而顺乎人，今予必往。若逆天不顺，非予先王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子牙左右将士欲行，不愿听伯夷、叔齐啰啰嗦嗦，见伯夷、叔齐二人言之不已，心上甚是不快，脸露厌烦之色。

伯夷、叔齐见左右俱有不快之色，众人挟武王、子牙欲行，二人知其必往，乃跪于马前，揽其辔，谏曰："臣受先王养老之恩，终守臣节之义，不得不尽今日之心耳。大军此去，纣王必要派兵抵抗，攻城掠地，互有死伤，无数百姓死于非命，太子吊民伐罪，本是解救黎民，而此去造战兵戈四起，生灵陷于战火、流离，可是仁义之君吗？"

姬发见二人如此，道："二位老先生，有道伐无道，理之所在，情之必然，若等暴君任意妄为，不知多少黎民流离失所，天下不知反抗，那可谓是姑息养奸，先王在天之灵定然不允。

"当年黄帝也曾伐蚩尤，成汤也曾伐夏桀，应乎天而顺乎人，一举而灭之，发此次兴兵起事，以效先人，自然两军相争，伤亡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是否有道。二位老先生请起，让路，等伐灭纣王，再叙如何？"姬发亲切地道。

二人还要说些什么，左右众将见伯夷、叔齐拦马而谏，军士不得前进，心中大怒，欲举兵击之，子牙忙制止道："不可，此天下之义士也！"令左右扶起，站在一旁，令旗一挥，大军浩浩荡荡向前行进。

直到最后一个士卒最后一辆战车最后一匹马转过山坳，再也看不见，兄弟俩才抱头痛哭。

"大哥，怎么办，还回西岐吗？"叔齐抹着眼泪问伯夷。

"兄弟，吾等兄弟还在首阳山采摘野菜度日吧，吃周国的粮食是一种耻辱！"伯夷坚决地道。

二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沿着小路向首阳山爬去。夕阳的余辉透过林间的树叶照在山上，是那么的凄凉！

后来，姬发推翻商纣王，建立周朝，派人到首阳山来请伯夷、叔齐，二人隐而不见，拒食周粟，直到饿得快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兮？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二人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上。

大军迤逦而行，近一个月左右来到盟津，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子牙传令，安营扎寨，等候号令。

约十余天，有六百余家诸侯齐聚盟津。大家此次会盟，无不欢欣鼓舞。

姬发命人请六百诸侯会面，道：“列位贤侯，自上次盟津观兵以来，忽有二载，此次起兵，要一举而灭之！”

“为此，太子写了《太誓》。”子牙在旁边介绍道。

“大王读一读，吾等恭听。”众诸侯喊道。

“列位贤侯，发愿与诸位同心齐力，奋进不懈怠！发为此，写《太誓》，曰：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遏其王父母弟，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故今予发惟恭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众人高喊：“不可再，不可三！”

姬发满意地点点头。“列位贤侯，”子牙道，“十二月戊午这一天，军队尽都渡河！分头准备吧！”

几日之内，八百家诸侯聚齐盟津，准备渡河，这一次，大家全都渡河兵伐纣王，因此都非常兴奋。

戊午这一天，子牙传令：渡河！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似排山倒海般，雄赳赳，气昂昂。

有一诸侯问姬发：“大王，二年前盟津会盟，您为什么不选在冬天冰封之际呢？”

姬发笑道：“冰封之际，大军固然容易渡河，但难训练士卒们渡河的本领，因此选在波涛汹涌之机，以练将士。”

那诸侯佩服地点点头，道：“大王文韬武略非同一般。”

“灭商伐纣，要靠诸位齐心协力，众将士奋勇向前。”姬发道。

一路虽遇抵抗，但很小很微弱。但自进入商地之后，并未见到那种夹道欢迎、箪饭壶浆的情形，一些人面露疑色，惟恐躲之不及。

姬发看到后，深锁眉头。这日到达一地，子牙来见太子，二人谈了一番作战部署和计划后，姬发道：“元帅，您看此次兴兵，是否顺天应人呢？”

“太子为何有此疑问呢？”子牙不解地问道。

“您看，大军所到之处，并未得到商民的热烈欢迎，反有疑色并躲避，虽不是家家关门闭户，总是不像迎仁义之师的样子！”姬发道。

“噢，原来如此，”子牙释然，“久受纣王的暴政，乍见大军，心生疑虑，不知所以，因此害怕，这是正常的。老臣派些能言会道之人去说服，再张贴榜文，使商民放心，也就

是了。”

“好，就有劳元帅，还要告诫将士，此次伐纣，是解救天下百姓，所有苍生无分远近，无分地界，都是臣民，不要骚扰。违者按律处置。”姬发补充道。

姜子牙按照姬发的吩咐去做后，商民果然比先前热情多了。

姬发率领周军及诸侯再次伐纣的消息传到朝歌，城中一片大乱，纣王忙命飞廉为帅率兵抵抗。

“陛下，”飞廉愁眉苦脸，道，“十万大军逃跑的不计其数，现如今只剩下四五万人，而这些人战斗力很弱，恐难以抵挡，急需招兵买马。”

“你，你怎么不早报与朕知?”纣王震怒。

“陛下息怒，想姬发等人不过乌合之众，二年前不战自败，有何可惧。”费仲叩头道。

“费大夫，此次不比上次，姬发诸人有备而来，不可轻敌，陛下应急下旨招兵买马。”上大夫孙荣见费仲仍在慰言，不由怒火满腔，抬眼望朝中大臣三三两两，七零八落，走的走，弃官的弃官，死的死，闭门不出的闭门不出。

“孙大夫讲得好听，去哪里招兵买马?”费仲不屑地问道。

“不管你去哪里，一定要有人，没有人，怎么抵挡姬发?”飞廉两眼暴突。

“大家不要着急，慢慢想办法。”尤浑出来解劝。

众人哼了一声，扭转身躯不理睬他。尤浑尴尬万分，忽然道：“陛下，几年来征东夷，剿北戎，颇有一些降兵俘虏，可把他们集合起来，发给兵器，和姬发打。”

“还可以聚集一些田里的奴隶，七凑八凑也有二三十万，大大多于姬发他们。”费仲也想起来道。

“这些都是乌合之众，怎么能和姬发他们打呢?”孙荣气愤地道。

“总比没人强吧。”费仲辩道。

“何人带队出征?”孙荣问道。

“自然是飞廉元帅。”纣王一指飞廉。

“陛下，臣以为，您宜亲自统兵，大战姬发。”孙荣摇头道。

“怎能让贵为天子的陛下亲自出征呢?”尤浑刺耳的声音在大殿里回响。

“陛下身材力量超过常人，空手能够格杀猛兽；英勇非常，天下少有敌手，谁能伤陛下一根毛发呢?”孙荣替纣王吹嘘。

纣王坐在上面听得有些飘飘然，不禁有些摩拳擦掌，感觉仿佛已经到了战场上。

“朕可以去。”纣王满口应承。

“陛下不可呀，若您有失，奈天下苍生何?”几个大臣跪在地上恳求。

“众卿平生，想当年黄帝不也是亲自讨伐蚩尤，身先士卒吗？成汤先王也是冲锋陷阵，朕经常狩猎，身体尚健。受命于天，何人能伤呢?”纣王得意洋洋地道。

“陛下，此次出征，生死攸关，您能亲自披甲戴胄，定能鼓舞士气。”孙荣道，“朝中

大臣皆应随驾前往，一同杀敌，特别是费大夫和尤大夫。”说罢，孙荣斜睨着费、尤二人。

费仲、尤浑知道纣王亲自去，自己肯定逃不掉，便迅速跪倒道：“臣愿随陛下出征。”

纣王满心欢喜道：“好！众卿不必担忧，朕出马，定能大败姬发，凯旋班师！”众大臣中有人暗道：当年夏桀也这样狂妄，结果只半天便被击溃。

纣王命孙荣、飞廉迅速组织监狱里的俘虏、囚犯，还有田地里的奴隶，集合排成士卒队伍，一同出征，大部分随驾出征，一部分留在朝歌守城。

俘虏、囚犯、奴隶、士卒共约三十多万，纣王很高兴，认为人数上要比姬发他们多，分发兵器，不够就用木棒及农具。

费仲回到府中，命人给自己造一副厚重的盔甲，要能防尖刀利刃，尤浑则派人把一匹宝马良驹好生饲养，准备不妙之时，拔腿就溜。

妲己闻听纣王要亲自带队出征，眼皮跳了几跳，看红色的灯苗似乎燃成熊熊大火，吓得浑身抖动。

飞廉先率领四万军队前去抵挡，结果被南宫适和姬旦没费什么气力战败，退回朝歌。

时近二月，这一日到达怀城，大军驻扎下后，姬发、子牙、姬旦和一些诸侯一同巡城。

蜀国诸侯道：“大王，此次出兵，势如破竹，天助大军，伐纣定能成功！”其他诸侯纷纷道：“说得对，有周王号召，有姜元帅统兵，无往而不胜。”

“诸位过誉。多亏各位贤侯奋勇杀敌，指挥有方，推翻殷商，伐纣成功，实赖众位之力。”姬发谦虚道。

天渐渐暗下来，风一阵一阵地刮着，众人感到有些寒冷。“太子，回去吧，明天还要继续前进。”姬旦道。

“好，诸位，向回返吧。”姬发招乎道。

夜间，风越刮越大。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天空似乎裂了一个大缝。

姬发被震醒了，披上袍子，下床轻轻走到门口，打开一条缝，只见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落在地上劈里啪啦地响。

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姬发命人掌上灯，坐在床上暗自思考，这么大的雨要是下到明天，会把大军困住的，一想起大军，姬发想，还有不少士卒驻扎在坡下，水流进营帐，难以入睡，便命人叫醒姬旦、南宫适，陪自己去巡察。

雨水哗哗地下个不停，士卒给姬发披上蓑衣戴上斗笠，三人带十几名侍卫沿着大营巡视，走到一帐旁，见那些士卒正向外舀水，搬迁物品。

姬发也走过来帮他们搬，一名年轻的百夫人手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低着头搬，问道：“谢谢你，大哥，你是哪一个营的？”

“周营的”，姬发答道，有几个侍卫早过来帮忙，百夫长一见这么多人过来帮忙，抬头一看姬发，似乎眼熟，再仔细端详一番，大叫道：“您是周王！您是周王！”姬发微笑着点

点头。

众士卒听说周王来了，都跑过来跪下行礼，姬发赶忙道："各位请起，下这么大的雨，不能让你们住在这里。南将军，你去通知各国诸侯，不能让士卒住在坡下或洼地，往高处搬。"南宫适急忙去了。

士卒们都很感动，不住地言谢，一会儿，各国诸侯几乎都来巡营，他们无不佩服姬发那么大仁大义，先顾别国士卒，却置本国士卒不顾的风范。

第二天雨依然下个不停。

姬发、子牙和众诸侯、文武大臣商谈何时进攻朝歌。忽然一名哨兵慌慌张张地进来禀报：怀城城墙倒塌。在座之人无不一惊。

"城墙怎么会倒塌?"子牙问道。

"今天早晨，一队士卒在城上巡逻，走着走着，突然就倒塌了。"哨兵回禀道。

"诸位，大家一起去看看。"姬发起身道，他看见不少人脸色变化。行军兴兵就怕犯忌，如今城墙突然塌坏，他们心中有些骇然。

众诸侯随着姬发来到城墙倒塌的地方，见一面城墙完全塌坏，围着不少士卒在那里议论纷纷，有人喊了一声："大王驾到。"众人躬身闪开条路。

姬发看了看城墙，低头沉思半晌，和子牙轻轻说了几句，姜元帅点头。"各位，老夫以为，城墙塌坏，不是别的原因，昨天夜间雷声震耳，暴雨如泼，而这座城池年久失修，巡逻士卒又用力过猛，致使墙坏，这并非什么天意，大家不要有其他想法。"

"上天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这狂风暴雨电闪雷轰协助大军伐纣成功。你们说，是不是呢?"姬发朗声道。

"是，是！大王说得对！"众士卒手挥兵戈，齐声呼喊，众诸侯也都点头同意。

子牙命人把城墙能修补的修补好。

当天午饭后，大军开拔，连夜赶路，第二天晚上，也就是二月癸丑（初四）日来到百泉，周军居中，各诸侯列两侧安营扎寨。

"元帅，前为何地?"姬发问道。

"牧野，乃是朝歌郊外。"子牙道。

"商军现在哪里?"

"出了朝歌，奔牧野面来。"子牙道。

"大军是否可以到牧野再安营呢?"姬发怕纣王夜间偷袭。

"太子放心，纣王聚集一群乌合之众，不战自溃，这些人毫无斗志，根本不是大军的对手。"子牙对纣王不屑一顾。

"听说纣王集合了三十多万人马，在人数上占优势，这似乎也是一大威胁?"姬发有些不放心，问道。

子牙刚要说话，帐外涌进几十位各国诸侯。姬发笑问道："各位贤侯，不休息，到此

何干呀?”

“元帅，吾等想听您讲一讲兵法。”姜国国君急切地道。

“他们听说纣王有三十多万人马，心里都没谱，非要到您这里，请元帅讲一讲。”南伯侯笑道。

子牙非常了解他们的心情，知道明天牧野之战是伐纣灭商的关键一战，成功与否在此一举，大家心中尤底或紧张是正常的，略一沉吟道：“各位，有什么想知道的，大家一起切磋如何？老夫哪敢妄自称师?”

“老元帅，您不必过谦了，这里哪一个人能有您学识渊博，能有您见多识广，能有您排兵布阵如鬼神难测?”北伯侯由衷地道。

“子牙，战车与骑兵、步兵如何指挥呢?”庸国国君率先发问。

元帅道：“战车是加强军队战斗力的，用以攻坚陷阵，截击强敌，切断其退路的。骑兵是军队中窥探敌人、乘敌之隙的，用以跟踪追击，断敌粮道，袭击散乱流窜的敌人。因此车骑使用要恰当，如不恰当，在战斗中一名骑兵还不能抵挡一名步兵。

“全军布列成阵，骑步配合得当，那么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战车可以抵挡步兵八十名，步兵八十名相当于一辆战车；一名骑兵可以抵挡步兵八名，八名步兵相当于一名骑兵；一辆战车可抵挡骑兵十名，十名骑兵相当于一辆战车。

“在险阻地形上作战，一辆战车可抵挡步兵四十名，四十名步兵相当于一辆战车；一名骑兵可抵挡步兵四名，四名步兵相当于一名骑兵；一辆战车可抵挡骑兵六名，六名骑兵相当于一辆战车。战车和骑兵是军队中威烈快速的冲击力量。十辆战车可以击败敌千人，百辆战车可击败敌万人，十名骑兵可以击退敌百人，百名骑兵可以击退敌千人，这些都是大约的数字。”

“作用如此巨大!”南伯侯感叹道：“本侯打仗几十年，若不是听老元帅讲，还真不知道战车和骑兵这么厉害。”

“战车，骑兵不能放任，要加强指挥。五车设一长，十车设一吏，五十车设一率，百车设一将。在平坦地形上作战的战法，五车为一列，前后相距四十步，各车间隔十步，队间距离和间隔各六十步。

“在险阻地形作战的战法，战车必须沿道路行进，十车为一聚，二十车为一屯，车与车前后距离二十步，左右宽约六步，队间距离和间隔各三十六步，活动范围前后左右各二里，各车战斗后仍由原路返回。

“骑兵则五骑设一长，十骑设一吏，百骑设一率，二百骑设一将。在平坦地形作战的战法，五骑为一列，前后相距二十步，左右间隔四步，队间距离和间隔各五十步。在险阻地形上作战时，前后相距十步。左右间隔二步，队间距离和间隔各二十五步，三十骑为一屯，六十骑为一辈。活动范围前后左右各百步，战斗后各返原来位置。”子牙滔滔不绝，听得众人频频点头，惊道：“这么玄妙。”

“并不玄妙，运用之时，在于灵活。”姬发插道。

“太子说得对，讲得很多，在打仗时不必究于细节，而要灵活运用。”子牙也道。

“看来有战车、骑兵，就不惧怕纣王三十万军队了。”一名诸侯恍然道。

“非也！”姬发道，“不惧怕纣王三十万大军不是有战车、骑兵，而是有人心，有天意，只要应天顺人，便百万大军，也如入无人之境！”说得气势慷慨。众人不禁鼓起掌来。

“以有道伐无道，天下人推翻暴君独夫，无论如何，都是会成功，会胜利的。当然，还要倚仗诸位奋勇向前！”子牙赞许地补充道。

“本末同存，方为参天大树，老元帅，您曾给发讲过车兵有十种死地、八种有利的情况，也给众人讲讲吧。”姬发又回到兵法上来。

“所谓十种死地，是可以前进而不能退回，这就是战车的死地；越险阻，长途追逐敌人，这就是战车的竭地；前面平坦，后面险阻，这就是战车的困地；陷入危险而难于出来，这就是战车的绝地；毁塌积水黏泥沉地带，这就是战车的劳地。

“左面险阻右面平坦，还要爬坡，这就是战车的逆地；盛草连垄，还要渡过水泽，这就是战车的拂地；车少地平，而且战车和步兵配合不当，这是战车的败地；后有沟渠，左有深水，右有高坡，这就是战车的坏地；昼夜大雨，连日不停，道路毁坏，前不能进，后不能退，这就是战车的陷地。这十种都是战车的“死地”。所以愚将由于不了解这十种死地面被擒，智将由于了解这十种死地，就能避开它。”子牙说罢，端起水刚要饮。

“八种有利的情况是什么呢?”一名诸侯急不可待地问道。

“总要让姜元帅喝点水吧!”北伯侯笑着道，大家都笑了。

“所谓八种有利的情况是：敌人的前后行阵尚未排列完毕就乘机攻破它。敌人旌旗紊乱，人马不断调动，就乘机攻破它。敌士卒有的向前，有的退后，有的往左，有的往右，混乱不已，就乘机攻破它。敌阵势不稳定，士卒前后相互观望，就乘机攻破它。

“敌前进犹豫，后退害怕，就乘机攻破它。敌三军突然惊乱，轻举妄动，就乘机攻破它。敌与我战于平坦地形上，日暮还未绕车战斗，就用战车攻破它。敌长途行军，宿营很晚，三军惧战，就乘机攻破它。

“这八种情况都是对战车作战有利的情况。将帅明白了十种‘死地’和八种‘胜地’，敌人即便四面包围，用千乘万骑向我正面压迫，两侧突击，也不可怕，无论多少次战斗都必定取得胜利。”子牙说到最后，手臂一挥，坚决而有力。

“好!”众人齐声叫道。

子牙又喝了些茶水，一捋胡须，环视了一下众诸侯，道：“既然已经讲了战车，那么把骑兵的‘十胜’和‘九败’也讲给大家听吧!”

“老元帅，您休息片刻再讲吧!”几名诸侯劝道。

“灭商伐纣，是要一口气完成，讲兵法也要一口气讲完。”子牙精神抖擞，道：“十胜是：敌人初到，行阵未定，前后不相联系，骑兵应立即击破其先头骑兵部队，夹击其两

翼，敌必溃逃；敌人阵势，整齐坚固，士卒战斗情绪很高，骑兵部队应缠住敌人两翼不放，有时奔驰过去，有时奔驰回来，快速如风，猛烈如雷，使尘土飞扬迷漫，白昼如同黄昏，不断更换旗帜，改变服装，使敌人疑虑重重，敌军就可以被打败。

“敌人行阵不稳固，士卒没有斗志，就迫近敌人前方和后方，袭击其左右从两翼夹击它，敌人必会震惊，敌人日暮回营三军震骇，骑兵应夹击其两翼，急速袭击其后尾，迫进其营垒人口，阻止其进入营垒，敌人在慌乱中必会溃败；敌人没有险阻地形可以固守，骑兵应长驱直入，切断其粮道，敌人必会陷于饥饿。

“敌处于平坦地形，四面受到威胁，骑兵协同战车四面围攻它，敌人必会溃乱；敌人败逃，士卒散乱，骑兵或由其两翼夹击，或袭击其前后，敌将帅也就可以被擒；敌人日暮退回营垒，部队很多，队形一定混乱，就会骑兵十人为一队，百人为一屯，战车五辆为一聚，十辆为一群，多插旗帜，配以强弩或者打击其两翼，或者断绝其前后，敌将帅也可以被俘获。这就是骑兵作战的十种取胜的战机。”

这次子牙再喝水，喘息一会儿，没人接着问了，知道元帅一会儿就会讲，都静静地盯着子牙。

“九败指的是：用骑兵攻击敌人，如果不能突破敌阵，敌人假装逃跑，而以战车和骑兵攻其后方，这就使骑兵处于失败的境地了；追击败退之敌，越过险阻，长驱深人而不停止，敌人埋伏在予两旁，断绝我后路，这就使我骑兵处于被围的境地了；前进后，无法退回，进人后，无法出来，这叫陷人‘天井’之内，困于‘地穴’之中，这就使我骑兵处于灭亡的境地了；进路狭窄，出路迂远，敌可以弱击强，以少击众，这就使我骑兵处于覆灭的境地了。

“大涧深谷，林木茂盛，活动困难，这会使我骑兵处于精疲力竭的境地；左右有水，前有大山，后有高岭，我三军在两水之间作战，敌人内守山险，外据水要，这就使我骑兵处于艰难的境地；敌人断我粮道，我只有进路而没有退路，这就使我骑兵处于困难的境地；沼泽地、低湿泥泞地，这是使骑兵疲劳的患地；左有深沟，右有坑凹，一高一低，看起来就像平地，无论进退都会招来敌人进攻，这就是骑兵作战的陷地。

“这九种都是骑兵的‘死地’。这是明智的将帅所竭力避开的地方，也是昏庸的将帅所以陷于失败的原因。”

子牙如释重负地长喘一口气，道：“就这些，讲了约有一个时辰吧！”大家还觉得意犹未尽。

“明天清晨，到达牧野，要与纣王决一雌雄，诸位都回去休息吧。”姬发劝道。

众诸侯听说明天就要和纣王决战了，心中颇有些兴奋，三三两两刚要出帐。只见南宫适风风火火地闯进大帐，“启禀太子，末将和姬将军抓住一商臣，他自称陈梧，司掌天台，善观天象！”

众人一听，抓住一商朝大臣，又都停住脚步，想看个究竟。

姬发传令："带进大帐。"南宫适转身出去。片刻功夫，和姬旦推着一五十多岁的男子进来，他面如冠玉，鼻如悬胆，眉清目朗，额下三缕墨髯，颇有些仙风道骨，见到姬发立而不跪。

"帐下站的是什么人?"姬发声音不大，却含一种威力。

那人把眼睛睁大，向上仔细看了看，又扫视了周围的诸侯，从容答道："陈梧。"

"你在商朝身居何职?"

"司掌天台，观测天象。"

"为何夜晚到此？莫非来刺探军情吗?"姬发加重了声音和语气。

"哈哈，"陈梧大笑，道，"胜败自有天数，刺探情报有什么用呢？况且小人已辞官不做，即使探出军情，又报与何人呢?"

姬发和子牙相互对视一眼，子牙站起身道：

"陈先生，老夫姜子牙，早闻您善观天象，善占卜推断，明日牧野之战，可否泄漏一下天机呢?"

陈梧微一欠身，道："久闻姜元帅大名，如雷贯耳，小人观天象、占卜只是略通一二，很难说准，只是随便讲讲罢了。"

"来人，准备东西，让陈先生占卜吉凶。"子牙命道。

不一时，便有人把占卜的龟壳等摆在姬发桌上，请陈梧占卜。

陈梧也不推让，上前便开始占起卜来。约莫半个时辰，陈梧长出一口气，袖手旁边一站。

"陈先生，凶吉如何?"子牙问道。

"主凶!"陈梧面无表情地道。

一闻此言，营中众诸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陈梧，此是何意?"姬发脸沉下来了。

"明日出征，恐难全命面归，终逃不过一把火。"陈梧答道。

"大王，明天还到牧野吗?"

"元帅，明天若败，大事去矣!"诸人纷纷嚷道。

"老夫看你分明是来此扰乱军心，刺探情报的。"子牙站起来，手指陈梧道。

"哈，哈哈。"陈梧笑个不停，道，"开一个小玩笑，刚才小人所说主凶是主纣王出现凶事，而周军主吉，必能一战成功。"

众人闻听，不禁变忧为喜，姬发也喜上眉梢。子牙道："各位贤侯，明日早晨兵发牧野，这一仗是关键之关键，望人人争先，个个奋勇，灭商伐纣决定于大家，决定于军心民意，不决定于一次两次占卜，明天牧野是去定了!"

大家知道子牙的意思。"列位，敬天畏神是应该的，但切不可完全迷进去，明天一战，决定是有道胜还是无道胜，所以，各位在战场上要服从命令，鸣金收兵，击鼓出兵。"姬

发接着讲了几句。

众家诸侯回营休息去了，南宫适把陈梧带了下去。大帐中只留下姬发、姜子牙、姬旦三人。

“王兄，依臣看，众诸侯士气虽高，还需加强，您明天是否可在大军面前誓师呢?”姬旦沉思道。

“有道理，太子需要如此。”子牙接着道，“誓师之后，老夫向天下昭示纣王罪状，以激起军心。”

姬发看着子牙、姬旦，一名老臣，一名兄弟，一左膀一右臂，都是股肱之臣，赞同地点点头，深情地道：“先王遗愿，能否实现，明天牧野之战，就是关键!”

三人神情严肃，只有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仿佛要看这历史的一幕。

纣王御驾亲征，率飞廉、费仲、尤浑一千文臣武将，带领凑起来的三十多万人马，听说姬发在百泉驻扎，便欲连夜偷袭，哪知被召公、毕公、管叔鲜、蔡叔度等先头部队挡在牧野。

费仲建议先在牧野下寨，明日天亮再大败周军不迟，纣王同意，飞廉命人严加警备，加强巡逻。

纣王大旗插在帐外，夜风吹过，迎风飘摆，忽然，一阵怪风吹过，大旗喀嚓折断，惊得纣王从梦中惊醒，披上战袍，走出帐外，感觉夜风甚凉，正是春寒料峭之际。

看见忽然折断的王旗，纣王大惊道：“刚才刮狂风了吗?”

左右道：“一直无风，只是突然之间有阵怪风刮过。”

“未战而折旗，主不吉之兆。”纣王默然，回到帐中回想刚才的梦：大败姬发之后，和爱妃妲己在鹿台大宴群臣，饮酒作乐，何其美也，难道这仅仅是梦中才能享受得到的吗?

“来人，宣费仲、尤浑、飞廉、陈梧见朕。”纣王有些黯然。

不一会儿，费仲、尤浑、飞廉三人进帐见驾，纣王看只有三人，疑惑地问：“陈梧呢?天台官陈梧呢?”

“回陛下，他乘夜逃往西岐了。”飞廉答道。

“为什么不抓住他?”纣王非常气愤，居然有人临阵投敌。

“他只说到一个地方观天象，没想到他背叛陛下!”飞廉低头道。”

纣王沉默半晌，道：“三位爱卿忠心耿耿，朕是知道，明天决战，一定要同仇敌忾。”

“誓死忠于大商朝，忠于陛下!”三人跪下叩头，纣王满意地点点头。

“平身。”纣王抬手道：“适才忽有一阵怪风把帐前大旗吹折，不知主凶主吉?”

三人一听大旗无缘无故地被吹倒，心中都不由一激灵，心道：战场之上最忌大旗断折，当年蚩尤就是因为帅旗断折，士气低落，最后蚩尤被俘。外面并没有刮什么狂风，怎么会把大旗刮断呢?难道商朝气数真的到头了吗?难道真是该周国兴，姬发王吗?

“为什么不说话呢?”纣王见三人皆低头不语，似有难言之隐。

"陛下，凑巧吹折，您不必乱想，并不主什么凶吉。"尤浑强笑着说。

"是，是，尤大夫说得对！"费仲、飞廉附和着道。

"要是这样，朕就放心了。明天牧野决战，飞元帅，你要命令各营将士奋勇争先，努力杀敌，退后者杀！"

"是，臣一定遵旨而行。"飞廉躬身道。

纣王站起身来，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道："明天，朕亲自上阵，定生擒姬发，活捉姜子牙，开刀问斩。"

"奋勇杀敌，奋勇杀敌。"飞廉默叨着。费仲、尤浑只是相互对视了一眼，并未做声。

二月甲子（初五）日天蒙蒙亮，晨雾弥漫着牧野，姬发传令：埋锅造饭，半个时辰后，兵发牧野。

牧野（今河南汲县西南）距都城朝歌只有七十里，地势阔大，两军相距只有十余里，遥遥可见战旗猎猎，人叫马嘶。

姬发率大军到达牧野后，吩咐各诸侯排兵布阵，依姜元帅指挥，安排准备停当。

姬发率领姜尚、姬旦、散宜生众大臣和各家诸侯祭拜文王灵位，恭请文王在天之灵保佑。姬发慷慨激昂地讲是受文王委托，秉承文王遗旨，为救天下百姓而讨伐无道昏君。各诸侯一齐盟誓，愿在周王姬发率领下，推翻纣王，重造乾坤。

姬发又带领众人来到大军面前，进行誓师。他见众士卒一个个情绪激昂，精神抖擞，从容地登上一辆辆战车。姬旦递给他一把黄钺，子牙递给他一把白色装饰有牦牛尾的大旗。

姬发左手握着黄钺，右手秉执大旗。大旗在晨风中飘摆，众人的眼光齐刷刷地盯着姬发。

姬发朗声道："远矣西土之人！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黎、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千，立尔矛，予其誓。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惟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宗庙不祀，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国。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螭，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

姬发誓师罢，只听见将士们手举戈矛高声喊道："讨伐纣王！努力杀敌！讨伐纣王！努力杀敌！讨伐纣王！努力杀敌！"这声音响彻云霄，震得大地颤抖，震得晨雾渐渐散开。姬发脸上严肃的神情里有一丝满意的微笑。

姜子牙请姬发下了战车，他命令战车排列成队前进，四方诸侯军队会集的战车有四千乘。

纣王得知姬发军队向牧野挺进，连忙命飞廉点队出征，殷商的军队松松垮垮，兵器什

么都有，既有戈、矛、弓箭，也有棍子、锄头，蜂拥向前．每一营队伍前有将领带队，后面有将领督战。

纣王头戴冲天凤翅盔，赭黄锁子甲，手托长矛，甚是凶猛，骑匹大红马，一望便知是宝马良驹。

纣王端坐马上，见对方中间两杆大红旗迎风招展，队伍阵势，甚是森严，兵戈整肃，左右分列，大小诸侯何止千数。见大红旗下一人身披黄袍，气宇轩昂，神态从容，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尤浑指给他看道："这人就是姬发！"纣王点点头，道："看样子，倒是个人物！"

见另一人皓首苍颜，全副甲胄，手执宝剑令旗，十分风采，左右有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应鸾及各家大小诸侯和众将，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太子，老臣去见一下纣王，答几句话！"子牙侧身向姬发道。

"老元帅千万当心！"姬发叮嘱道。子牙提马徐徐而出，姬发又命南宫适、姬旦注意保护子牙的安全。二人派武吉和余化跟随子牙前往，不得有误。

子牙在离纣王还有一段距离时，欠身言道："陛下，西岐元帅姜尚甲胄在身，不能全礼！"

"你就是姜尚？"纣王盯着问。

"是老夫。"

"呸，老匹夫，在朕面前还敢称什么西岐元帅，你曾为商民，却逃避西岐，纵恶反叛。今又会天下诸侯，犯朕关隘，恃凶逞强，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纣王越说越气，"今朕亲临阵前，尔等尚不倒戈悔过，犹自抗拒不理，情殊可恨！朕今日不杀你等贼臣，誓不回兵！"

子牙微微一笑，道："陛下此言差矣，非天下万民背叛你，是你有负于天下苍生。

"陛下居天子之尊，诸侯守据四方，万姓供你力役，锦衣玉食，贡山禄海，什么不是属于你的呢？古人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敢与陛下抗礼哉？

"今陛下不敬上天，肆行不道，残虐百姓，杀戮大臣，惟妇言是用，淫酗沉湎，臣下化之，朋作仇，陛下无君道久矣。众诸侯、臣民，又怎么能以君道待陛下呢？

"陛下之恶，贯盈宇宙，天愁民怨，天下叛之。吾今奉天明命，行天之罚，你不要再以帝君自居了！"

纣王一阵冷笑，撇嘴道："朕有何罪，称为大恶？"

子牙提高声音道："天下诸侯，双方士卒，静听吾道纣王大恶昭著于天下。"众诸侯听得，齐上前，纣王方面的士卒想上前，被各营将领挡住，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向前了一些。

子牙从怀中拿出一帛卷，轻轻展开，高声念道：

"陛下身为天子，继天立极，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陛下沉湎酒色，不

敬上天，谓宗庙不足祀，社稷不足守，动曰：‘我有民，有命。’远君子，亲小人，败伦丧德，极古今未有之恶。罪之一也。

“皇后为万国母仪，未闻有失德。陛下乃听信妲己之谗言，断恩绝爱，剜剔其目，炮烙其手，致皇后死于非命，废元配而妄立妖妃，纵淫败度，大坏彝伦。罪之二也。

“忠诚大臣，乃国之枝干，陛下乃播弃荼毒之，炮烙杀戮之，囚奴幽辱之，如杜元铣、梅伯、商容、胶鬲、微子、箕子、比干是也。诸君子不过击君之非，引君于道，而遭此惨毒，废股肱而昵比罪人，君臣之道绝矣。罪之三也。

“法者非一己之私，刑者乃持平之用，未有过用之者也。今陛下悉听妲己惨恶之言，造炮烙，阻忠谏之口；设蜃盆，吞宫人之肉。冤魂啼号于白昼，毒焰障蔽于青天，天地伤心，人神共愤。罪之四也。

“天地之主财有数，岂得妄用奢靡，穷财之力，拥为己有，竭民之生？今陛下惟污池台榭是崇，酒池肉林是用，残宫人之命，造鹿台广施土木，积天下之财，穷民物之力，又纵崇侯虎剥削贫民，有钱者三丁免抽，无钱者独丁赴役，民生日促，偷赌成风，皆陛下贪婪以倡之。罪之五也。

“举措乃人君之大体，岂得妄自施张。今陛下以玩赏之娱，残虐生命，断朝涉者之胫，验民生之老少，剜剔孕妇之胎，验胎儿之阴阳，民庶何辜，遭此荼毒！罪之六也。

“人君之宴乐有常，未闻流连忘返。今陛下共妲己在鹿台日夜宣淫，酗酒肆乐，裸体追逐，廉耻全无，罪之七也！”

子牙念罢把帛卷收起，继续道：“大罪未必要凑齐十项，其实你不止十项。老夫虽然能说，陛下想来决不肯悔过迁善，肆行荼毒，累军民于万死，暴白骨于青天，独不思臣民全斯世者，竟遭你无辜之杀戮也！今老夫姜尚特奉天之明命，襄周王发恭行天之罚，陛下毋得以臣逆君而少之也。”

纣王听姜子牙暴其罪恶，只气得目瞪口呆。只见八百诸侯、众将士听罢，齐声呐喊：“愿诛此无道昏君！”殷商的军队中也出现一阵阵骚动，站在前列的一名士卒想起自己的妇人怀孕七个月，大家都欢天喜地地盼着儿子或女儿来到这个世上，没承想，祸从天降，在从娘家回来的路上，被纣王抓去剖腹，验男女婴儿以取乐，一尸两命，闻此信，悲痛欲绝，痛不欲生，自己的父母相继活活气死，这纣王害死我的全家，如今又抓我来当兵，周王的大军赶快杀过来吧！

站在队伍当中的一名士卒悲伤地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想起修筑酒池肉林、鹿台时，自己的父亲、几个哥哥被抓去当差，没有工钱不说，反遭毒打，从早干到黑，从黑干到明，父亲活活被累死。几个哥哥也被累得脱了相，回到家没多长时间就死了。这纣王害死我的全家，如今又抓我来当兵。周王的大军赶快杀过来吧！

站在纣王身后的一名士卒忽然“哇哇”地哭了，声音很大，两边的人都是一愣，子牙拭目一看，是一个瘦小枯干的少年人，看样子也就十四五岁，手执一柄长矛，这时蹲在地

上抹眼泪。旁边马上一将官恶狠狠地问道："你哭什么?"

"我妈躺在床上没人管！呜呜……"少年人继续哭，那将官举起手中的长矛刺过去，少年人惨叫一声，当场死去。

商军一片哗闹。纣王回头吼道："稳住阵形。"从马鞍桥上摘下长矛，一抖，道："老儿，你回去把姬发叫来，朕要和他讲话！"

子牙道："好，陛下稍候，本帅这就去请。"武吉、余化保着子牙三匹马又转回来。子牙对姬发轻声道："臣先带五千人马三百辆战车冲过去，您在后面接着掩杀！"姬发道："元帅当心。"

只见子牙把令旗空中一挥，南宫适紧随姜子牙，两匹马飞出，五千士卒风雷怒吼般杀奔殷商队伍，几百辆战车轰隆隆如同江河涨潮。

纣王坐在马上还等着姬发过来答话，忽见姜子牙身先士卒冲过来，一时没反应过来，只见南宫适大戈一舞直取纣王，五千周军犹如恶虎扑食、狮人羊群般闯进殷军阵中。

商军一时还未清醒过来，商将忙指挥抵挡，布置组阵，哪里还来得及，五千周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

姬发见五千先锋冲乱商军阵脚，把宝剑拔出，空中一举，白色大旗舞动，传令天下诸侯道："杀!"

周军及八百诸侯如大坝决堤，洪水出闸，一发不可收，顿时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杀气迷空锁地，烟尘障岭漫山。鼓震山川，喊杀声冲九霄。

武王麾下大将南宫适似猛虎争食，姜子牙在阵中也是东杀西砍，武吉、余化护在左右。正东上青幡下，众诸侯犹如靛染；正西上白幡下，骁勇将恍若冰岩；正南上红旗下，众门徒浑如火块；正北上皂幡下，牙门将恰似乌云漫卷。

这纣王神威天纵，飞廉一点心丹。纣王右遮左架，飞廉左护右拦。顶上砍，这兵器似飕飕冰块；胁下刺，那枪剑如蟒龙齐翻。只听得叮叮当当响亮，乒乒乓乓循环。鞭来打，锏来敲，斧来劈，剑来剁，左左右右吸人魂；勾开鞭，拨去锏，逼去斧，架开剑，上上下下心惊颤。

众将围住纣王，如车马灯般转个不停。力如三春茂草，越战越有精神；怒气满腔，恍似轰雷，喊杀声闻斗柄。

纣王初时精神足备，全然不惧，到后来气力渐渐难撑。为社稷何必贪生，好功名焉能惜命！存亡只在今朝，死生就在目下，纣王用眼角余光一扫，只见漫山遍野一片混战，哭声惊天动地，血水滔滔红满地。心下有些慌了，暗道："先回朝歌，再想主意！"

纣王长矛挥开，众将无法近身，瞧准一空隙，拍马舞矛往回奔去。

姬发见两军厮杀混战在一起，心中着实不忍斩杀无辜商军，两眼紧紧盯着纣王。见他一人抵住众将，不由叹道："果然神勇无敌，只可惜无道逼反天下，又怨何人呢?"忽然见纣王突出重围，逃回朝歌，众将追他不上，便眉头紧蹙，叫来辛甲道："传令下去，大喊

纣王败逃，放下武器者一律不杀！”

辛甲传令下去。商军厮杀正酣，忽听道：“纣王已经败逃了，放下兵器者无罪！”霎时间，几十万商军忽地都停止了厮杀，战场上仿佛安静了片刻，忽地发出惊雷似的欢呼！商军纷纷倒戈投降，愿跟随姬发讨伐纣王，商军一些将官见大势已去，也纷纷投降。

飞廉眼见众将士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陛下也逃回朝歌，自己忠商一片丹心，决不降周，杀肯定也杀不出重围，想了想，冲天嚷道：“天呀天！天亡殷商，臣难以挽回，惟有尽忠而矣。”嗖地拔出宝剑往颈项一抹，自刎身亡。兵器砸在马上，战马受惊，唏溜溜一声咆哮向下跑去，把飞廉的尸体颠了下来！

姜子牙令旗挥动，大军重又集合，死伤虽不甚大，众将士已是气喘吁吁，血染征袍了。子牙问道：“太子，杀向朝歌吧！”

姬发道：“商军在前开道，大军随后，活捉纣王！”众将士举起白色耗牛尾大旗，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朝歌扑去。

纣王逃回朝歌，命城中守军死命抵住，往身边看空无一人，惟自己单枪匹马，孤孤单单地跑了回来。

进入内宫，往宝座上一仰，觉得筋痛骨酸，浑身的盔甲重有千斤，宫中寂静无声，不似平常总有无数内侍前来听唤，纣王觉得奇怪，嚷道：“来人！给朕倒茶！”半晌无人。

纣王提起长矛，四处转看，寻找内侍，刚走到宫门口，只见一人偷偷摸摸地向这个方向而来。纣王躲在柱子后面，只见此人把一些珍宝奇异之品往怀里揣。

纣王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尤浑。不由怒火中烧，提矛出来大喊一声：“呔！尤浑！”这一嗓子吓得尤浑扑通跪倒半天没起来。

原来纣王和众诸侯一动手，尤浑见周军势不可挡，费仲斜刺里跑走，自己便掉转马头奔朝歌，本想携带家眷一同远走，又想携妻带子，不好走，便没回家，直奔宫里，想拿些值钱的东西，日后也好隐居一地生活。

到了宫中，空荡荡，静悄悄，宫中众内侍早就吓得跑光了。尤浑便四处搜寻，也并没有找到多少值钱的宝贝，刚刚找了一些想溜出去，不想碰到纣王，吓得魂飞天外。

“陛，陛，陛下！您得，得胜还朝啦？”尤浑叩头如捣蒜，哆哆嗦嗦地道。

“呸！尤浑，朕问你，你不在战场厮杀，跑回宫中干什么？”纣王睚眦尽裂，以矛撞地。

“臣，臣，臣回朝搬兵！”尤浑狡辩道。

“搬兵，你是来搬朕的宝物！朕的江山都让你搬倒了！”纣王指着尤浑大声嚷道。

“臣对陛下一片忠心，天日可表，都是费仲谗言惑君，毁了您的江山社稷！”尤浑把矛头引向费仲，想开脱罪责。

“那费仲呢？”纣王这才想起那位宠臣费仲。费仲在乱军之中，被箭射身亡，马踏成泥，尸首难寻。

“早不知他跑哪里去了!”

“尤爱卿，朕大势已去，你准备怎么办呢?”纣王手拄长矛，微闭着眼睛问尤浑。

“臣愿随陛下重新整兵，再战姬发!”尤浑抬起头来，两只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不知纣王什么意思。

“好，那你就随朕去吧!”纣王摘盔去甲，里面的袍服早已湿透，寒风一吹，身子一激灵，纣王提起长矛在前面走，尤浑颤颤巍巍地跟在后面。

纣王刚跨出门口，突然一个转身，长矛抖起来一顺直刺尤浑胸膛，尤浑全然无备，还在琢磨怎样趁机溜走呢，忽见长矛刺来，惨叫一声，鲜血喷出，痛苦道：“陛下，你好狠!”

“都是尔等毁朕江山社稷!”纣王挑起尤浑，眼里冒火，恨恨地道。

“毁商江山者，是你自己!”尤浑忍住巨痛，说出这句话，又道“伴君……如伴虎!”言罢头一歪气绝身亡。纣王大吼一声，两膀一用力，把尤浑的尸体甩起来，啪地一声落在地上。

纣王把长矛一扔，转身走出宫，飞身上马，直奔鹿台。

姬发端坐逍遥马，子牙在左，姬旦居右，望着大军齐齐整整地向朝歌进发，一会儿探马来报：“距朝歌还有五十里。”“还有三十里。”

“元帅，您在两军阵前，暴纣王罪恶，使敌军心涣散，所以才能这么快地打败商军。”姬发敬佩地道。

“哪里，分明是太子命人呼喊‘纣王败逃，放下兵器者不杀。’才使商军毫无斗志，倒戈投降，背叛纣王，协助大军杀奔朝歌!”子牙对姬发这一手表示赞赏。

牧野之战，只一个上午便结束了。《诗经·大雅·大明》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

“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骐彭彭。
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
会朝清明!”

纣王到了鹿台，见到妲己，二人拥在一起。“战场景况如何!”妲己见纣王精疲力尽，袍服上滴滴血迹，很是心疼。

“爱妃见朕如此，还用问吗?”纣王携妲己进宫。鹿台还有一些内侍，连忙献上茶水。纣王如牛饮一般咕咚咚一口喝下。

纣王手抵住妲己下额，仔细端详她：二十多年了，朕一直宠爱她，既因为她漂亮美丽

多情，也因为她能解朕意，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总能想方设法地宽解朕心，想当年多么年轻多姿，如今风韵犹存，难道朕宠爱一个女子也错了？

妲己见纣王如此盯着自己，有些难为情，含羞地低下头去。

纣王不觉心头酸楚，语言悲咽，对妲己道："朕每以姬发、姜尚小视，不曾着力料理，岂知尔等一再兴兵，纠令天下诸侯，会兵于此。今日牧野之战，势孤莫敌，朕大势已去！"

"不，陛下，您英明神武，怎会如此呢？"妲己痛心地哭了。

"唉。"纣王也凄然泪下，以手抚其背道："朕静坐自思，料此不能久守，亡在旦夕。想成汤传位二十八世，今一旦有失，朕将何面目见先帝于在天之灵也！朕也追悔莫及，只是爱妃与朕久处，一旦分离，朕心不忍，为之奈何？"

妲己只是呜呜地痛哭。

纣王一狠心，把妲己推倒在一旁，起身抽出宝剑，一道寒光闪过。

"陛下，您要做什么？"妲己惊得花容失色。

"等姬发兵到，朕岂能为他所掳！朕当先期自尽。但朕绝之后，爱妃必归姬发，只朕与你一番恩爱，竟如此结局，言之痛心！因此，朕要，要……"纣王的手哆嗦着。

妲己明白纣王的意思了，泪如雨下，道："臣妾蒙陛下眷爱，铭心刻骨，没齿难忘，虽然陛下大势将去，但臣妾只属您一人！"随即扯住纣王袍服，泪流满面。

纣王垂泪道："天意亡朕，莫可解救！天意难回，非人力可解。朕对爱妃实难下手，自此分别，各自投主吧！"言罢，把袍袖一摆，径往另一宫去了。妲己哭得晕倒过去。

纣王来到自己的寝宫，命人找来一些镶嵌美玉的袍服，放在床上，坐在一边看着愣愣地出神，登基三十四年多，身为商国帝君，可谓吃尽穿绝，玩遍乐遍，如今大势将去，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天下诸侯个个咬牙切齿，都有置朕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思，逃也无处去，坐在此地，只有等死！

死！想到死，纣王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几十年来，死在他手上的人不计其数，杜元铣、梅伯、比干、商容、姜皇后、九侯女儿等等，还有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士卒，在饥饿寒冷中死去的平民百姓，仅图自己一时高兴而害死的婴儿孕妇！太多了，罪恶深重！

到鹿台上，极目远眺，城外还在厮杀，纣王镇静片刻，想到了死！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纣王侧头看见一名内侍，便挥手招来道："如今天下人都反对朕，难得你还一片忠心，朕命你去取些柴薪堆在台上，不知你能否照办？"

内侍跟随纣王十几年，第一次听他讲话这么客气，真有些受宠若惊，不知他做什么用，只是连连点头，跪下叩头道："臣立刻去办。"

一盏茶的功夫，朱升和内侍取来的柴薪像小山似地堆起来，纣王看着这像小山的柴薪，点点头道："点燃它！"

朱升小心翼翼地点燃，并提醒道："陛下请到一旁吧，火助风势会烧到您那里的！"

纣王丝毫未动，两眼只是盯着火堆，摆手道："你留下，其他人退下吧！"

内侍眼睛盯着纣王，只见他面无表情，时而仰天，时而远眺，等其他人都下去了，纣王道："朕悔不听群臣之言，今兵连祸结，莫可救解。朕思身为天子之尊，万一城破，为姬发、姜尚等获，辱莫甚焉，欲寻自尽，此身尚遗人间，犹为他人作念，不如自焚，反为干净。"

内侍听罢，连忙跪倒道："陛下不可！大局未定，乾坤未明，胜败未分，怎可轻举呢！愿陛下三思！"

"天意亡朕，非人力可违！"纣王叹道。用手整理衣冠、面容严肃，花白的头发被风吹起。

"陛下，可另寻别策，以解此围。"内侍再三哭奏。

"不必再劝，往昔许多忠言尚不听信，今日结果咎由自取！"纣王再一次向远处眺望，隐隐约约见几十万大军正在攻打朝歌城，两眼一闭，纵身跳进火堆，大声嚎道："天意亡朕！天意亡朕！"火趁风威，风乘火势，须臾间，四面通红，烟雾障天。

纣王自焚身亡！一代暴君落得个如此下场，最后还认为是天意亡他，而不知自己灭亡的真正原因，不也是非常可悲的吗？

姬发、子牙率军来到朝歌城外，只见城中商军还在抵抗，正商议如何攻城，忽见鹿台着火，姬发、子牙俱是一惊。

"诸位贤侯，城中着火方向是哪里？"姬发问道。

不少去过鹿台的人道："那是鹿台，内宫方向！"

"因何起火呢？"姬发询问子牙，二人都在猜疑，忽然城门大开，商国一队队百官贵族从城内走出，来到姬发及诸侯马前跪倒道："纣王无道，今已自焚绝于天下，周国当兴，大王当行天子之职，臣等愿降！"

姬发这才知道是纣王自焚而起的火，众诸侯也纷纷下马拜贺姬发。南伯侯道："臣等愿听大王指挥！"众人齐声附和。

姬发道："上天降下了恩赐！大家要谨守而不能违抗！"抑制着心中的喜悦：多少年来，父王的遗愿终于实现，自己拯救黎民的大志终于实现，周国终于灭掉了殷商，纣王自焚，真是死有余辜。

"罪臣愿恭迎大王及天下诸侯进城。"殷商百官齐声道。

姬发在马上抱拳拱手道："各位请起，一同进城。"

殷商的降臣站起来低着头在队伍的前面走着，姬发、子牙率大军浩浩荡荡地进了朝歌城。

子牙命人先去救火。姬发、子牙命人带着到鹿台。只见火已经灭了，纣王坐在火堆里，犹活着一般。

姬发奇怪，问殷商降臣。他们道："纣王死前穿着几层镶嵌美玉的袍服，故能如此。"

姬发点点头，伸手从姬旦手中拿过宝弓，搭上箭，拉满弦，嗖、嗖、嗖连发三箭，分别射在纣王头部、胸部和腹部，纣王轰然倒下，激起一股烟尘。

姬发跳下马，众人随之走上鹿台。上了台时，见阁耸云端，楼飞霄汉，亭台叠叠，殿宇巍峨，雕栏玉饰，梁栋金装；又只见明珠异宝，珊瑚玉树，镶嵌成琼宫瑶室，堆堆就绣阁兰房，不时起万道霞光。顷刻有千条瑞彩，真所谓目眩心摇，神飞魄乱。

姬发点头叹道："纣王如此奢靡，竭天下之财尽，安有不亡身丧国的！"

"古今之所以丧身亡国者，没有不是因为骄奢淫侈而失败的，故圣王再三叮咛垂戒者：'宝己以德，毋宝珠玉。'这是千真万确的！"子牙接着道。

姬发抽出宝剑，走到纣王尸体旁边，轻轻地击打着他身上的宝衣，道："死有余辜，后人戒之！"

"纣王昏暴。妲己也罪不容恕！"东伯侯姜文焕奏道。

姬发点头道："贤侯言之有理。"率人到妲己所居寝宫，宫人早已跪拜相迎。"妲己在何处？"东伯侯气哼哼地问道。"就在里边。"宫人用手一指。

姬发众人进宫里一看：妲己已悬梁自尽。姜文焕说道："大王，您要为姜皇后报仇！"

"你想如何呢？"姬发问道。

"像对纣王一样！"东伯候恨不得自己上去乱砍一番。

"好！"姬发答应道，他也知道天下人恨妲己不下于纣王，"姬旦，把弓箭拿来！"

姬旦递过弓箭，姬发弯弓搭箭，连射三箭，然后对姜文焕道："你去用黑铁斧斩下她的头，悬挂在小白旗的旗杆上。"东伯侯手持黑斧，一个箭步跃过去，把妲己的尸体放下来，手起头落，血溅一地。姬发率众人走出宫去。

"元帅，朝歌城中混乱，要出榜安民，大军暂出城外驻扎，发亦出城，择良辰吉日再进城不迟，您看如何？"姬发在朝歌城中只见人心惶惶，各诸侯军队东家西家地乱闯。

"太子所言极是，老臣和姬旦众人先在城中平乱，择吉日进城，祝文昭告天地社稷。"子牙与姬发的看法相同。

姬发率八百诸侯及大军撤出朝歌，驻扎在郊外。

姜子牙连忙出榜安民，命留在城中的将士不得扰民，违令者斩；不得随意抢夺商朝百官贵族的家财。不出几天，朝歌恢复了秩序，百姓都欢天喜地地欢迎周王进城。

子牙又命令清除道路，修缮社庙和商纣的王宫，填平蛊盆，砍平肉林，掏干酒池，开仓赈济平民百姓。姬旦去造社坛。

台高三层，按三才之象，分八卦之形。正中设"皇天后土之位"；旁有"山川社稷之神"；左右有"十二元神"旗号，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立于其地；前后有"十干"旗号，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立于本位；坛上有"四季正神方位"：春日太昊，夏日炎帝，秋日少昊，冬日颛顼；中有皇帝轩辕；坛上罗列笾、豆、簠、簋、金爵、玉帛，陈设祭前，并生刍炙脯，列于几席，鲜、

酱、鱼、肉设于案桌，无不齐备。

到了吉日，子牙、姬旦众人到城外恭请姬发进城。此日天蓝风和，阳光充足，万柳垂绿，百花争放，人人脸上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姬发沐浴更衣，精神抖擞，气宇轩昂，有一百名兵士扛着上有九条飘带的云罕旗作为仪仗队走在前面。姬发的弟弟叔振保护着已经陈列好插有太常旗显示王者威严的仪仗车，姬旦手执 大斧，毕公拿着小斧，在左右护着姬发。散宜生、太颠、闳夭都执着剑后面护卫着。

气势威严的周军浩浩荡荡再次入城，城中百姓，殷商群僚夹道欢迎，跪拜俯地。

进了城，姬发站立在社坛南面大部队的左边，左右护卫的人全都跟从。毛叔郑捧着在月光下取得的当作玄酒用的露水，卫康叔在地下铺上用公明草编成的籍席，召公奭进献彩帛，尚父姜子牙牵着祭祀用的牲畜。

只见香烧宝鼎，花插金瓶，尹佚请姬发上坛，姬发迈着沉着的步伐一步一步登上台。

尹佚宣读策书道："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天皇上帝。"

姬发跪拜叩头，道："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姬旦手捧祝文齐眉高，恭敬地走到台上开读，祝文曰：

"惟大周元年壬辰，越甲子昧爽三日，西伯侯西岐太子姬发敢昭告于皇天后土神祇曰：呜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殷受弗克上天，自绝于命。姬发承祖宗累治之仁，列圣相沿之德，予小子曷敢有越厥志，恭天承命，底商之罪，大正于商。惟尔神祇，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予小子方日夜祇惧，恐坠前烈，敬修未遑。无奈诸侯、军、民、耆老人等，疏请再三，众志诚难固违，俯从群仪，爰考旧典，式谋吉日，祇告于天、地、宗庙、社稷暨予文考，于是日受册、宝，嗣即大位。仰承中外靖恭之颂，天人协应之符，庆日月之照临，膺皇天之永命。尚望福我维新，永终不替，慰兆人胥戴之情，垂累业无疆之绪。神其鉴兹！伏维尚飨。"

姬发再一次叩头，祷告天地。姬旦读罢祝文，焚了，祝告天地毕。姬发站起身来，只见香烟笼罩空中，瑞霭氤氲满地。八百诸侯，几十万大军，朝歌百姓，遍地欢呼！

子牙道："天朗气清，惠风庆云，真是昌期应运，太平景象，自然迥别。"

姬发受了册、宝，即天子位。众诸侯群臣齐齐跪倒，山呼万岁。拜贺毕，周王传旨，大赦天下。

众人簇拥周王下坛，来至殿廷，重新拜贺。周王传旨，杀猪宰羊，大宴八百诸侯及军伍士卒，君臣共乐。众人酒过数巡，俱各欢畅。

后人读史，见武王一戎衣面有天下，君臣和乐，作诗以咏之，诗曰：

"坛上香风绕圣王，军民嵩祝舞霓裳。

江山依旧承柴望，社稷重新乐裸将。

金阙晓临仙掌动，玉阶时听珮环忙。
熙熙皞皞清明世，万姓讴歌庆未央。”

9. 封王建侯

次日，周王设朝，众诸侯朝贺毕。姬发道：“灭商伐纣，多靠众位贤侯。殷纣因广施土木之功，竭天下之财，荒淫失政，故有此败。朕蒙众诸侯立为君，朕欲将鹿台之货财分散于天下诸侯及百姓。”

群臣及诸侯山呼：“万岁英明！”

“南宫适听旨。”

“臣在！”

“你协助散宜生大夫散发鹿台钱财，分发钜桥积粟，按功行赏，不得有偏，先分诸侯，后赈济平民。”

“是。”南宫适遵旨而行。

“启奏陛下，臣擒纣王之子武庚，现押在殿外候旨。”余化进殿禀奏。

周王道：“推上来！”几名武士推搡一名青年上来。

“你就是纣王之子武庚？”

“正是小人。”武庚低声答道。

“殷受不道，恶贯满盈，人神共怒，今日当斩首示众，以泄天地之恨。”众诸侯齐声道。

子牙端详着武庚，见他容貌清秀，但眼角吊起，似有奸意。也道：“众诸侯之言甚是。”

“不可！”周王忙摆手制止道，“纣王肆行不道，皆是群小、妖妇惑乱其心，与武庚何干？况且纣王炮烙大臣，虽贤如比干、微子，也不能匡救其君，又何况武庚一幼稚之子呢？今纣王已灭，与子何仇？且‘罪人不孥’，原是上天好生之德，孤愿与众位大王共体之，切不可枉行杀戮。”

众诸侯听姬发言之有理，也不再多说。

“武庚，朕免你不死，你回去之后，仔细思考，纣王是如何失去天下的，先押下去！”周王吩咐道。众武士把武庚带下殿去。

“殷商之所以灭亡，除了纣王残暴荒淫之外，还因为他有忠臣谋士而不用，以致微子去国，箕子被囚，比干被剖心。朕初建周国，诸位要时刻提醒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周王深有感触地说道。

“陛下，箕子还被囚禁，没有放出来呢！”散宜生奏道。

“哦？如此贤士，还在被囚，是朕之过错！”姬发以手击额，道，“召公奭，你速去找

到囚禁之地，释放箕子，把他带上殿来。”

召公奭领命而去。

“毕公。”

“臣在。”

“你去监牢里察看，把所有的殷商百官贵族全部放出。并到商容居住过的里巷里去传朕旨意，说他是一大忠良之臣！”姬发又想起其他被囚的人。

“陛下，比干王叔之墓杂草横生，无人看管。”闳夭从此地经过时发现比干之墓甚是凄凉，也启奏道。

“比干王叔忠贤过人，天下无不敬仰，朕亦是仰慕，如此大贤却被纣王剖心致死，殷商不亡，天理不存！”姬发提起比干，满脸的恭敬，“闳大夫，朕命你对比干的坟墓增土划界，派人看守，过几日，朕要亲自去凭吊！”

周王在朝歌旬月，万民乐业，人安物阜。有人进宫对姬发道。“有瑞草生，凤凰现，醴泉溢，甘露降，景星庆云，熙熙攘攘，真是太平景象！”姬发听罢，并未露什么喜悦之情，只是淡然一笑，道：“开国之初，万废待兴，争取民心，实干兴邦。”那人尴尬而退。

八百诸侯俱辞朝，各归本国。

一天，姬发升朝，问众臣道：“箕子可曾释放？”子牙回道：“召公去寻找囚禁之地，想不日就会归朝！”

姬发点头，与众臣商议，何时凭吊比干坟墓。内侍启奏：“陛下，召公陪箕子先生归来。”

“请上殿来！”姬发传旨。

召公陪着箕子，从容上殿。众人见箕子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姬发气道：“怎么不给先生更衣沐浴呢？”

“是罪臣不愿！”箕子跪倒回答。

周王走下大殿，亲手相搀，道：“先生一片忠心，落得此下场，受苦了！”

“罪臣之国虽亡，然天下百姓获救，苦亦心甘！”箕子道。

“先生请坐。”姬发搀扶箕子坐下。

“先生屡谏不听，反被囚禁，着实可恨！”姬发面对面地坐下。

“当初纣王用象牙制作筷子时，臣就道，他既然用象牙制作筷子，必定会制作玉杯；制作玉杯，就必然想得到远方的珍奇异物供自己使用。车马宫室的逐渐豪华奢侈从此开了口子，再也没法振作了。臣虽然屡次上谏，但纣王依然修造酒池肉林、鹿台行宫。唉！”箕子长长叹息。

姬发点点头，问道：“先生认为殷商灭亡的原因何在呢？”

箕子严肃地抬起头，看着周王恭敬、认真的面容，低下头，沉吟片刻，道：“殷商乃是臣先祖所创，既是天意灭之，陛下应天顺人而得，臣就不愿再提此事！”

周王脸微微一红，知道自己求教有些心急，忙岔开话题道："来人，给先生上茶。"

箕子见姬发已然成为天子，依然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对自己一亡国之臣如此礼遇，让自己和他同坐，诸大臣侍立两旁，只有姜子牙以尚父身份陪坐，也很是不安，便俯身叩头道："陛下，亡国之臣何德何能，与您同席而坐，臣万死请您回驾宝座。"

姬发宽厚地笑笑，道："先生不必如此，朕还要先生不吝赐教！"

"不敢，不敢，子牙公、散大夫、辛大夫、姬旦将军及各位贤者在此，罪臣哪有话说！"箕子惶恐道。

"先生不必过谦。"周王把茶递给箕子，道，"唉！朕常常想，上天默默地安定百姓，使他们和睦相处，朕不知道上天安定百姓的常法伦理是什么？"

箕子双手接过茶，举过头顶，然后缓缓降到嘴边，一口一口地饮着，道："陛下所问，箕子才疏学浅，不敢妄答！"

"尽管讲，朕很想听先生肺腑之言！"姬发轻轻拽住箕子的袍袖，眼睛盯着他。

"那好，臣就不揣浅陋，冒昧言之。"箕子把须发轻轻捋了捋，苍老的面容显出一种被人尊重而特有的神采，"从前鲧堵塞洪水，把五行的次序打乱了，于是天帝大怒，不给于他治理国家的九种大法，常法伦理由此败坏，鲧因此被处死。禹继承他父亲的治水事业，天就赐给他大法九种，常法伦理从此有了次序。

"九种大法第一叫五行；第二叫五事；第三叫八政；第四叫五纪；第五叫皇极；第六叫三德；第七叫稽疑；第八叫庶征；第九叫劝导用五福，劝诫用六极。

"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水的性能是滋润万物，向下走，火的性能是燃烧，向上升，木的性质可曲可直，金属的性质可以延伸变形，土壤可以种五谷。水向下滋润呈现出咸味，火向上燃烧呈现出苦味，木可曲可直，呈现出酸味，金属可以延伸呈现出辛辣味，土壤可以种五谷呈现出甜味。

"五事：一是容貌仪态，二是言语，三是观察事物，四是倾听意见，五是思考问题。容貌仪态要庄严恭敬，言语要正确可以遵从，观察事物要明白透彻，倾听意见要明辨是非，思考问题要周到全面。

"八政：一是抓农业生产，二是抓货物流通，三是祭祀山川鬼神，四是设司空掌管土木营建，五是设司徒掌管教育，六是设司寇掌管治安，七是设礼宾官掌管诸侯朝见，八是设军师掌管军队。

"五纪：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法。

"最高的法则：君主应该建立准则，集中五种幸福，用来广泛布施给你的百姓，百姓才拥护这些准则，君主也可以要求百姓贯彻准则。

"三德：一是端正是非曲直，二是以刚强立事，三是以柔和取胜。世道平安，使邪曲变为正直，世道倔强不驯，用严法重刑治理，世道和顺，用柔和的方法治理，对于阴谋深伏的家伙，必须用刚强对付他们，对于高明的君子，用和柔安抚他们。

……

“五种幸福的事：一是长寿，二是富有，三是健康安宁，四是德行好，五是长寿善终。

“六种灾祸：一是夭折，二是多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丑陋，六是懦弱。”箕子顿了顿，又道：“臣所知就这些。”

姬发站起身来，深作一揖，道：“先生乃当世大贤，纣王不用，所以亡国也！”

“让陛下见笑。”箕子慌得起身还礼。

“召公，你陪箕子先生沐浴更衣，然后朕有封赏。”姬发传旨道。

召公陪着箕子下殿去了。“陛下。”子牙过来问道，“不知您要如何封赏箕子？”

“箕子才大过人，又是殷商后裔，封在华夏小国，恐他不安，而朕亦不愿把他看做臣子，不如把他封在朝歌，随时可以朝贡，尚父以为如何？”姬发沉思道。

“陛下所虑甚是英明，老臣也如是认为。”子牙频频点头。

半个时辰后，箕子衣装整洁，面容严肃地走上大殿，跪倒见驾。

周王见箕子仿佛换了一人似的，道：“先生平身！”箕子站起身来。

“箕子先生，乃当朝大贤，朕欲封你在朝歌，自愿朝见，而不完全是周的臣民，不知箕子先生可否愿意？”姬发问道。

“谢陛下隆恩。”箕子知道这是周王宽厚待己，不胜感激，遂谢恩。

以后箕子朝见周王，经过殷都的旧墟，见到高大的宫室毁坏塌倒，禾黍丛生，乌鸦啼噪，内心伤感，想放声大哭，又有所顾及子是作了《麦秀之诗》，借歌咏来抒发内心的伤感。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诗中所说的狡诈孩子，是指纣王。殷朝的遗民听到这首诗，无不为之感伤流泪。

周王姬发命南宫适、史佚向朝歌百姓展示几鼎和宝玉，以说明周伐商、灭纣王是合乎天意，顺乎人心，又命令宗祝官员负责在军中举行祭祀奠吊阵亡将士。

周王和太师姜尚商量，几天后将起程回西岐。

“陛下，殷地刚刚平定还没有安集，朝歌重地派谁镇守？”姜尚望着姬发。

“既是殷地，当用殷人为宜，尚父以为何人为好？”姬发考虑了一个人选，想看看和子牙是否不谋而合。

“今武庚，陛下既待以不杀，使守本土，得存商祀，必用人监守方可！”子牙知道周王心意。

“等明日上朝与大臣们共议。”姬发道。

次日早朝，诸臣见驾毕，周王道：“朕今封武庚世守本上，以存商祀，必使人监国，当用何人为好？”

周王问罢，众臣共议：“非亲王不可。”遂议管叔鲜、蔡叔度二王监国。

姬发又询问子牙，见他也点头同意了，命人把武庚领到殿上。武庚以为难躲一刀之苦，忙哆哆嗦嗦地跪下叩头，周王道：“武庚，你不必害怕，朕今把你封在殷地，镇守朝

歌，来继续殷家的祭祀。”

“谢，谢陛下洪恩！”武庚受宠若惊，叩头不止。

“武庚，你父纣王逆天背民，自取灭亡，你如今封在殷地要执行盘庚时代的政令规范，完全废除纣时的苛刑刻罚。”姬发叮嘱道。

“是！臣谨遵帝命！”武庚认真、严肃地点点头。

“朕命管叔鲜、蔡叔度二王监国，他二人自会尊重你，你们三人不要互生龃龉。”

“是，是，臣一定按二亲王所示办事。”武庚站起身来，向二亲王见礼。管叔鲜、蔡叔度爱理不理地点点头。

“三天后，起驾回国，众卿回去准备吧！”姬发起身退朝。

周王圣谕一出，朝歌军民暨老人等，俱谋议遮留圣驾。每天到子牙处的百姓不计其数，子牙总是好言解劝、安慰。

第三天早晨，朝歌城内外众百姓，扶老携幼，遮拜于道，大呼道：“陛下救我等于水火之中，今一旦归国，是使万姓而无父母也。望陛下一视同仁，留居此地，我等百姓不胜庆幸！”有的拽住马缰绳不撒手，或嚎啕大哭。

周王见百姓挽留，就抱拳拱手，在马上安慰道：“朕已命二王监守朝歌，如朕一样。武庚镇守，自不会同他父亲一样，他们不会让你们失所的，你们只要奉公守法，自然安业，又何必朕在此方能安阜呢？”百姓挽留不住，放声大哭，震动天地。姬发也觉凄然。

众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周王把管叔鲜、蔡叔度叫到面前道：“民乃国之根本。你们不可随便地虐待下民，应当视之如子。如果不体朕意，有虐下民，朕自有国法在，不会因为你们是朕的亲兄弟就放纵，两位兄弟要勉力而行。”二人点头应允。

周王发起驾，往西岐前进。百姓哭送一程又一程。

周王同子牙率大军离朝歌，一路行来，不觉来至盟津，想昔日渡盟津时，白鱼跃舟，兵戈扰攘，今日又是一番光景，不胜嗟叹。

周王一路行进，一路巡视。散宜生奏道：“陛下，当年商汤在回途经过泰卷时，仲虺制作了诰命，回到亳，写作了《汤诰》，来告诫子孙。”

“那《汤诰》是怎样讲的呢？”姬发问道。

“老臣只记得大致意思，全文难以背述了。辛甲大夫过目成诵，或许他能告诉您。”散宜生无奈地摇摇头。

“散大夫年纪已高，背不下来是正常的，况且理解运用比背下来更有用！”周王轻声安慰散宜生道。散宜生很是激动，眼里泪花滚动。

“辛大夫。”周王唤道。

辛甲提马赶上道：“陛下，唤臣有何差遣！”

周王见辛甲须发也快全白了，就笑道：“老爱卿依然身强体健，耳聪目明，是朕的幸事，幸事呀！”说罢大笑，众人也都笑了。

“辛大夫，朕听说商汤到亳写过《汤诰》告诫子孙，可否给朕讲一讲呢?”姬发不敢逼他背诵，怕他性急而背不下来，十分尴尬。

“这有何难?”辛甲手执马鞭，轻轻甩了甩，略一沉思，便用情用意地背起来：

“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

周王听罢，道：“好！商汤不愧是古圣先贤，讲得好！朕也要这样告诫子孙和各方诸侯!”

姬发命散宜生一路上记叙政治事件，写了《武成》。

周王在一路上，追思先贤，向往古圣，于是用褒奖的规格封神农的后代在焦地，黄帝的后代在祝地，尧帝的后代在蓟地，舜帝的后代在陈地，大禹的后代在杞地。分封诸侯，颁布赐用于宗庙祭祀的宝器，写作了《分殷之器物》。

姬发行进到镐京，停下来，召集众文武大臣道：“如今朕灭商伐纣，大功告成，天下沃野千里，纵横广阔，而丰地处西郭，难以管理，朕欲把都城迁到镐（今陕西西安西南），不知众卿意下如何?”

子牙想到从朝歌出来，经过洛邑时，周王把姬旦和自己找到一起，商量迁都之事，想营造洛邑，被自己劝住了，说洛邑离西岐过于遥远，根本不在此地，况且营造洛邑，花费巨大，一时难以成工。周王虽不甚愿意，但最后还是同意暂不营建洛邑。

如今到镐，此地确实比较理想。“陛下，容臣等反复观察占卜之后，再奏如何?”姬旦奏道。

姬发知道兄弟办事认真谨慎，少出差错，便点头同意。众大臣对丰地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因此没有太多的人反对。

“陛下，丰地是文王所选地，文王之墓尚在那里，即使迁都到镐，老臣斗胆请圣驾到文王墓一祭。”言者热泪盈眶。

姬发看是尚父姜子牙，忙道：“尚父所言，极是在理，朕定会回丰地祭礼先王，况且营建镐京也需时间。”

周王命姬旦负责营建镐京，自己率少部分大军继续西进，到达丰地，祭祀了文王墓，并对身边的大臣道：“朕死之后，若可能即葬于此地。”

姬发祭祀完毕，回到镐京，见宫殿修造得虽不奢侈但宽大宏阔，气势威严，很是满意。

这一日升朝，周王登殿，真是有道天子，朝仪自是不同，只见香雾横空，瑞烟缥缈，旭日围横，庆云舒彩。只听见玉珮叮当，众宫袍袖舞清风，蛇龙弄影，四周御帐迎晓日，

静鞭三邑响整朝班，文武高呼“万岁”。唐代诗人有诗道早朝：

“降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月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众位爱卿，你们随朕亲冒矢石，东征西讨，俱有血战之功。今天下已定，朕欲分茅裂土，封之以爵禄，使子孙世食其土，以昭崇德报功之义。”姬发说罢，扫视群臣。

“谢陛下隆恩。”群臣喜悦不禁，一起跪倒。

“朕以为，众卿皆是劳苦功高之臣，难分伯仲，不相上下，但五指为掌，有长有短。相比而言，自然有大有小。”言到此，姬发停住看着群臣，只见自恃功劳大的挺胸腆肚，摇头晃脑；自觉功劳一般的，也是侧耳倾听；只有姜子牙和姬旦一如既往，不惊不喜，周王点头。

“今日，朕先封两人，第一者为太师尚父姜子牙！”

“臣在！”姜子牙跪倒听封。

“尚父，朕封你在营丘，国号齐。”

“谢陛下。”

“姬旦。

“臣在！”

“朕封你在曲阜，国号鲁。”

“谢陛下！”

众人见封此二人，都无话可说，因为此二人功劳最为卓著，无人可比。

姬发退朝后，把子牙、姬旦召到内宫，商议余者分封之事。

次日升朝，周王命姬旦于金殿上唱名策封，其分封诸国曰：

燕——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为周太保，食邑于召，谓之召康。留相天子，主自陕以西之诸侯。

魏——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毕公高，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镇魏国。

管——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鲜，以监武庚封于管。

蔡——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度，以监武庚封于蔡。

曹——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振铎。武王克商，封于曹。

卫——姬姓，侯爵。系武王同母少弟，封为大司寇，食采于康，谓之康叔，封于卫。

晋——姬姓，侯爵。系武王少子，曰唐叔虞。封于唐，后改为晋。

吴——姬姓，子爵，系周太王长子泰伯之后。武王克商，遂封之为吴。

虞——姬姓，公爵。系周太王子仲雍之后。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之后，得章已为

吴君，别封其内虞。

其亲王、功臣、商王后裔，共封有七十二国。南宫适、散宜生、闳夭等各分裂茅土有差。即于其日大排筵宴，庆贺功臣、亲王、文武等官。又开库藏，将金银宝物悉分于诸侯平民等。众人俱各痛饮，尽醉而散。次日，各上谢表，辞别天子，各归本国。

子牙回府之后，想到各个大臣都到各自的封地去，自己也要走了，不禁有些黯然，自己风风雨雨九十余年，终于在有生之年实现扭转乾坤、拯救苍生的宏图大志，即使死也可含笑了。然而周王还封这么一个老头诸侯之地，说功高第一，姬发可谓明主。父圣子贤，对老夫有知遇之恩。

子牙吃罢晚饭，思前想后，受封已有月余，至今仍未动身，这也总不是样子。痛下决心，明天或后天就起程到封地去。临行之前还是到周王那里辞行，说几句话吧。

想到此，子牙命人备车，着便装进宫。姬发闻听尚父来了，连忙迎接出来，挽着子牙的胳膊往屋里走，亲自搀扶他坐下，命人献茶。

“尚父，自伐纣灭商之后，您很长时间没有单独到朕这里来了。”姬发笑着道。

“陛下日理万机，老臣哪能打扰?”姜子牙笑着道。

“开朝伊始，问题繁多，很多小事不敢麻烦您，毕竟尚父年纪高迈，连年东征西伐，费尽心机，应当好好休息休息!”姬发关切地道。

“为国分忧，为陛下效劳，理所应当!”子牙谦虚道。

“陛下，宰辅进宫求见!”内侍禀奏。

“让他进来!”姬发继续和子牙谈话。姬旦进来拜见周王和太师后落座。

姬发一指姬旦道：“正好他也来了，朕有些问题还想请尚父解答，你也一起听听。”

“陛下依然如此谦虚。”太公望着姬发，本想说几句离别的话，一时难以出口，为周王如此求学的精神所打动。

“天下纷杂，有时强盛，有时衰弱，有时安定，有时混乱，其所以这样，是什么原因?是君主贤与不贤的关系呢，还是天命变化的结果呢?”姬发一直在考虑这样的问题。

“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人民变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太平而人民安定。所以国家祸福在于君主贤与不贤，而不在于天命的变化。”子牙坚定地说，几十年的沧桑，使他得出这么一个道理。

“可以把古时圣贤君主的事迹讲一讲吗?”

“从前帝尧统治天下时，上古的人都称他是贤君。他治理国家不用金银珠玉装饰，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珍贵稀奇的物品，不珍藏古玩宝器，不听淫佚的音乐，不粉饰宫廷墙垣，不雕饰楣槐椽楹，不修剪庭院茅草，以鹿裘御寒，以布衣遮体，粗茶淡饭，不因劳役而误农时，约束心志而清静无为。

“官吏中忠正守法的就升迁爵位，廉洁爱民的就增加俸禄。人民中有孝敬父母、抚爱幼小的就敬重他；尽力从事农桑的就慰勉他。区别善恶良莠，表彰善良人家，提倡公正节

操，以法制禁止奸邪诈伪。对厌恶的人，他有功必赏；对喜爱的人，他有罪必罚。赡养鳏寡孤独的人，救济祸患伤亡的家。至于帝尧自己则是生活俭朴，征用赋税劳役很少，所以天下万民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的面容。百姓爱戴他像景仰日月一样，亲近他像亲近父母一样。”

“伟大呀！帝尧这位贤君的德行！”姬旦敬佩地感慨道。

“朕想知道治国的根本道理，想要使君主受到尊敬，人民得到安宁，应当怎么办呢？”

“惟有爱民罢了！”

“应当怎样爱民呢？”

“要给人民利益而不要损害他们，要促进人民生产而不要破坏他们，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而不要杀害他们，要给与人民实惠而不要掠夺他们，要使人民安乐而不使他们痛苦，要使人民喜悦面不使他们愤怒。

“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统驭人民要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妹那样，见其饥寒就为他忧虑，见其劳苦就为他悲痛，施行赏罚就像自己受赏罚一样，征收赋税就像夺取自己的财物一样。这些就是爱民的道理。”子牙饮了口水，又要讲明天起程的事。

谁知姬发又问道：“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礼法怎样呢？”

“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能洞察下情，作为臣民，最重要的是能谦恭驯服。君主要洞察下情，就不能疏远臣民；臣民要谦恭驯服，就不能隐瞒意见。君主要普施恩德，臣下要安分守职。普施恩德，要像天空那样覆盖万物；安分守职，要像大地那样稳重厚实。君主效法天，臣下效法地，这就构成了君臣之间的礼法。”

“君主应该怎样临朝执政呢？”周王又进一步问道。

“君主要安详稳健面气质宁静，要柔和有节而胸有成竹，要善于与臣民协商问题而不固执己见，对人要谦虚而无私，处事要公正面不偏。”子牙又饮了一口水，没等周王再问，先说道：“陛下，老臣此来是向您告辞的！”

“哦？”姬发一愣，随即明白了，道，“哎呀，您瞧，朕还问这问那，把此事倒忘了。您起程都准备停当了吗？”

“没有什么东西可准备。”子牙勉强笑了笑，“老臣只是有些舍不得陛下和众同僚！”言罢，热泪盈眶。

“尚父，因您年纪老迈，多有功于天下，有功于周朝，封您去齐，以享安国之福，传子孙后嗣，不能总让您在此朝夕勤劬，朕于心不忍，也难对文王于九泉！”姬发动情地道。

“太师此去，一路多保重，到齐地之后，勿要过于操劳！您身体康泰，是天下之幸！”姬旦也依依不舍地道。

“是呀，尚父要多保重，以后还要随时请教！”姬发拉住子牙的双手，道，“明天，朕率百官在南郊相送！”

“不劳圣驾！”子牙推辞道。

“一定要送!”姬发坚决地说。

又说了一些离别之话，子牙告退，姬发一直送到宫门外，命姬旦亲自送回府。

次日，周王率文武百官候在南郊，等子牙来。太公一到，姬发急步向前，亲自扶子牙下车，并敬上酒。

子牙叩首谢恩道：“老臣蒙先主知遇之恩，又蒙陛下赐令之国，不得朝夕侍奉左右，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睹天颜。”言罢饮酒而涕泣。

周王亦十分伤感，文武百官无不掩面。姬发忍住，朗声道：“尚父辅周，伐商灭纣，功高第一，举世罕匹，朕赐你镇国宝器黄钺、白旄，得专征伐，为诸侯之长。”

“谢陛下隆恩!”子牙接过黄钺、白旄，热泪盈眶，仿佛又回想起牧野决战，“陛下念臣至此，臣何以报陛下哉?”

“尚父，只要您身康体健，朕就心满意足!”姬发安慰道，“还有，朕盼您早日修好兵书战册，留传后世，造福千秋!”

周王亲自斟满酒恭敬地奉到子牙面前，子牙一饮而尽，向各位大臣摆手致意，姬发又亲自扶子牙登车。

子牙留恋地回头张望，山高路远水长，年纪又十分高迈，真不知何时再见!

子牙一路上停停走走，行进迟缓。这一天到一旅舍。晚饭间，旅舍一年青人听说子牙一行人是从镐京出发到营丘就职的，已经走了一个月才到此地，就道：“小人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客人寝居非常安然，实在不像是到封国去就职的人。”太公听到此话，觉得很有道理，连夜穿衣起程，很快到达封国。

刚到营丘，正遇上莱侯带兵来攻打，和太公争夺营丘。营丘位子莱国的边境，趁着商纣的混乱，而周朝刚刚建立，还没有安抚远方各族，所以来和太公争夺国土。

太公久于战场，没费吹灰之力便打败了来犯之敌，但也有些后怕，幸亏在旅舍听了年轻人的一席话，连夜出发，若再晚，恐怕莱侯就占了营丘了。

太公打败莱侯以后，整顿政治，依照当地的习俗，简化礼仪，沟通工商各业，发展鱼盐生产，所以人民多投归于齐，齐成了大国。消息传到周王耳朵里，姬发笑道：“不愧是尚父太师，果然非同凡响!”

周王姬发建立周朝，分封诸侯之后，边境并未完全统一，于是姬发又命将领继续攻伐。

第二年，姬发命人征召负责管理九州的各州君长入京。

九州君长不知周王有什么差遣，都快马加鞭地赶到镐京。姬发和姬旦一起分别找他们谈话，询问当地治理的情况，百姓是否乐业，农业是否丰收，当听到好的消息时，姬发面露喜悦；当听到一些问题时，周王眉头蹙起，来回踱步，叮嘱君长们一定要解决好。

九州君长到齐之后，周王在金殿设宴款待他们，姬发举酒道：“各位爱卿，自朕伐商灭纣以来，天下初定，诸位各管一州，尽心竭力，代朕分忧，其心可嘉，其为可表，朕敬

诸卿一樽酒!”言罢，一饮而尽。

九州君长都很兴奋，纷纷饮干。

“诸位，”姬发接着说道，“明天朕与大家同到邠地，登山远眺，观一观大好山河，如何?”

“好！祝陛下千秋万岁!”九州君长齐声欢呼。

姬发微微一笑，很豪爽地饮干手中酒。

晚上，姬旦到内宫求见周王，姬发站在院中等候，姬旦进来见兄长在仰望苍穹，若有所思，便静悄悄站在一旁。

“姬旦。”姬发知道兄弟就在身旁便叫道。

“臣在。”姬旦在兄长面前一直是谦恭有礼。

“你来看，”姬发手向上指，姬旦抬眼望去，碧海青天，繁星闪烁，北斗七星正北而居。“北斗星永远在北方。不分春夏秋冬，不论古今，永远如此。”

“是，是。”姬旦不知兄长要说些什么。

“兄弟，”姬发抚着姬旦的肩膀道，“你知道兄长为什么要召九州君长入京吗？又为什么要带他们到邠地登山吗?”

姬旦想了想道：“陛下明示，臣不知。”

“天下初定，九州君长皆是有功之人，自然居功自傲，做事随意，有时甚至忘记商灭的原因。朕召他们进京，一是要告诫他们须爱民如子，不可胡作非为，二是要让他们不要忘记前车之鉴，殷商不远！不能因为一州的作为而毁了大周的基业!”姬发严肃地说道。

“兄长明鉴!”姬旦敬佩地道。

“姬旦。”姬发略一沉吟，道，“朕虽有众多兄弟，然最倚重你，知道你文武全才，沉稳雄阔，做事严谨，性格坚强，故留你在朝辅政，你没有怪兄长吧?”

“没有。”姬旦忙躬身施礼道，“时刻听兄长教诲，求之不得；能代兄长分忧，理所当然。”

“话虽这样讲，但朕也看得出来，你是竭忠殚智的，然有些兄弟却不作此想。至于是谁，也不必明说了。总之，你不要怕，朕是相信你的，今后行事，一如从前便可!”姬发淡淡地道。

姬旦也知道有些兄弟嫉恨自己亲近天子，大权在握，于心不服，今听周王如此说，便心下释然了。

“你看北斗星永远在北方，兄弟也可学一学它。”姬发又一次道。“是。”姬旦抬头见兄长这一年来明显有些老了。开朝之初，兄长并未沉浸在欢乐之中，而是为如何巩固江山日夜操劳、思索，不禁动情道：“陛下要善保贵体。”

姬发点点头，道：“你明天带些文武同朕一道去。天已晚，你回去休息吧!”

“是。”姬旦躬身后退。没走几步，“兄弟，”姬发突然又叫住他道：“朕望你今后做事，

要以周国江山社稷为重，必要时得忍辱负重！”周王双手攥住兄弟的手使劲地摇了摇，姬旦感动得泪水盈盈，没有比得到一个人的信任更令人激动的了，尤其这人既是兄长，又是天子！

姬发看着兄弟出了王宫，便又抬头望天，多少年来已养成这么一个习惯：不管心情愉悦还是烦躁都愿意独自一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仰望苍天，和无限的宇宙，和闪烁的繁星，和皎洁的月亮交流畅谈。每当瞩目四望，孑然一身，既感到孤独渺小，又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

次日，周王、姬旦率领九州君长和文武百官或坐马或乘车向邠地进发，沿路上观看风俗民情，每每有衣衫褴褛、沿街乞讨之人，姬发沉痛地道：“朕虽推翻暴纣，却依然没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是朕之过，是朕之过呀！”

“陛下为国事已然殚精竭虑了，毕竟千里江山、九州之地不能一日而成仙境。唐尧之时，亦有贫寒，陛下莫急，不要责怪自己，要怪应是臣下之错！”召公在旁劝慰道。众臣纷纷道是。

姬发轻轻叹了口气。中午时分，到达邠地。周王传旨：不要奢侈浪费，饭后登山。

众人只简单地吃了一些，姬发率九州君长开始登山，山并不算太陡，但是颇高，山路崎岖，纵横连绵。一路上君臣说说笑笑，赏赏山景，偶尔有野兔松鼠受惊吓而逃窜，不时引；来众人的笑声。

“众卿，不知你们爬山有何感想？”姬发饶有风趣地边爬边问，觉得热，还把外罩袍服脱了，让侍卫拿着。

“爬山可够累的，路又崎岖难行。”一州君长气喘吁吁地道。

“爬到头可得好好休息一下，唉，到哪才算头呢？”另一州君长道。

“爬山虽累，但可观赏风景，又能强筋健骨。”还有的州长兴奋地道。

周王听着众人的议论只是微笑，并不答话，约过了一个时辰，终于到达山顶，众人纵目四望，只见山连山岭连岭，树木葱笼，风吹过处，有如波浪层层。

“众卿，你们在此可否望见自己管辖的地方？”姬发问道。

九州君长都感兴趣地向四面八方望去，极力要找到自己的辖区。

“你们看。”众人顺着姬发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是无边无际辽阔的旷野，一片碧绿，极目望不到人影，不知是什么地方。

“那是殷商的城邑所在，朕在伐商灭纣之时，曾经经过那里。那时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河水像一条带子弯曲萦绕，山峰重叠错乱，寒风悲啸，日色昏黄，蓬蒿断落，野草枯萎，鸟儿飞过也不肯落下，离群的野兽奔窜而过，当地人告诉道：那儿在上古年间是战场，曾经覆灭全军。朕当时感觉晦气，但并未在意，因为应天顺人之举不会因为此地而废的。如

今此地已经种上庄稼了，看来吉或不吉常常因心境而造。”

众人听了，都点头称是。

“众卿。”姬发严肃地道，“今日召众卿登山远眺商邑，不为别的，只是要告诉大家殷鉴不远，谨慎行事。自黄帝、颛顼、尧、舜、禹以来，自古圣君贤臣无不爱民如子，兢兢业业，勤勤勉勉，而如夏桀、商纣残暴之君，虽自己再勇猛，再善辩，终不免覆亡的下场，着实可悲可叹。

“周国初建，百废待兴，众卿肩负大任，乃国家栋梁，应学贤臣，憎奸小，为国尽力，替朕分忧。”

“臣等愿为陛下尽心尽力！”九州君长跪倒齐呼。

“朕也知江山千秋万代近乎于梦，但总不能刚刚建立就覆亡。朕不希望后人也如今天一样登山远眺道：‘看，这就是周王姬发建立的江山，如今成了一片废墟。’”姬发激动地道。

九州君长和文武百官俱都认真地听着。

“鉴古知今，古今兴亡，事虽异，理却同。”山风吹起，侍卫忙把袍子给周王披上，姬发哆嗦了一下，咳嗽几声，接着道，“朕治国家，关键在人，亿兆百姓，朕不可能一一过问，就需众卿费心。

“朕观古圣先贤，发现他们无不推崇德才兼备的人，抑制无德无才的人，任用忠诚信实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制止奢侈的风气。

“殷商纣王亡国，关键在于有忠臣不用，有能人被杀，致使小人当权，鸠占凤巢，朝政日非，逆天背民，终不免灭亡。”

姬发停了停，又远眺了一番，接着道：“朕把治国治民的重任交与众卿，你们切不可负朕一片苦心！”

“臣等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决不负陛下重托！”众臣皆叩头齐道。

“陛下，山风凉寒，时间不早，下山吧！”姬旦一旁奏道。

姬发点点头，众人下山。回来的路上大家都默默无言，仔细思考着周王在山上的一席话。

回到镐京，周王命九州君长尽早起程，回去好生治理，众人纷纷告辞。

从邠地归来以后，周王病倒了。姬旦连夜去探望。

“陛下，您感觉怎样？”姬旦到床前问候。

周王睁开双眼，道：“朕正要派人去召你。”

“陛下有何差遣？”姬旦急忙凑近。

“兄弟，周自先王在时，都城几迁，如今到镐京，朕原先想把都城建在洛邑，此地居

于周国正中。但太公当年不同意，他认为营造洛邑时间太长，开国伊始，损耗巨大，于周不利。朕想一想也是，但从洛水河湾一直延长到伊水河湾，居地平易没有险固，那是夏代旧的居住地。朕南边望到三涂，北边望到太行山、恒山的边鄙都邑，回过头瞻望黄河，审视出洛水、伊水两岸，觉得它并不远离天子的居室，是建都的好地方。”周王一口气说完，显然有些乏累。

“陛下，您先静心养病，别的事不要着急，天下系于您一身，万众瞩望！”姬旦见兄长此时还念念不忘建都之事，便劝慰道。

“好！朕先养病，想这小病一桩，何足挂齿！”姬发嘿嘿一笑。

姬旦在周王生病这几天，天天斋戒沐浴，祷告苍天。果然没有多长时间，姬发痊愈，又上朝理政了，文武百官异常欣喜。

这天晚上，姬旦刚要就寝休息，宫里内侍传旨：请他进宫，周王宣召。

姬巳急忙穿好朝服，随内侍进宫，见兄长在院里踱步，便拜道：“陛下，不知宣微臣，有何差遣?”

“兄弟平身。”姬发拉起兄弟的手走进屋里，坐下后，道：“也没什么大事，只是睡不着，想和你谈谈。”

“您为什么睡不着觉?”姬旦又担心兄弟的身体。

“为什么？兄弟，告诉你。”姬发严肃起来，道，“朕在没有灭纣之前，一门心思只是想灭商伐纣，一举夺得天下，好救苍生百姓，兴大周社稷，所谓经过盟津观兵，后牧野决战，一上午即打败了殷纣王，使他自焚于鹿台。但是打下江山之后，朕只欣喜了几天，便忧愁如何能守住江山。”

姬旦知道兄长一直在考虑守江山的事，想了想，道：“陛下，臣记得太师曾跟先王讲过怎样保卫国家，为此还请先王斋戒以示心诚。”

“那么兄弟，还记得老太师是怎样讲的吗?”姬发催促地问道。

“容臣回忆回忆。”姬旦脑筋飞快地转着，道，“臣就斗胆讲一讲。”

“快讲，自家兄弟，何必礼数太多?”

“太师当时神情肃穆，道：‘天有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人民，人民由圣王来治理他们。春天的规律是滋生，万物都欣欣向荣；夏天的规律是生长，万物都繁荣茂盛；秋天的规律是收获，万物都饱满成熟；冬大的规律是收藏，万物都潜藏不动。万物成熟就应收藏起来，收藏起来明年又播种生长，循环往复是没有终点的，也没有起点。圣人可以参照这个规律，作为治理天下的普遍原则。

“所以天下大治，仁人圣主就隐而不露；天下大乱，仁人圣主就拨乱反正，建功立业，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圣人处在天地间，他的地位作用是很大的。他按照常理教育人民，使人民安定；民心不安，就是动乱发生的原因，动乱一旦发生，天下就有权力得失之争了。这时圣人就秘密地发展力量，时机成熟后就公开地进行讨伐。首先倡导除暴安民，天下必然响应。当形势已恢复正常时，既不要进而争功，也不要退而让位。这样守国，他的威望就可与天地同光了。”姬旦认真地复述道。

“太师讲得有道理。”姬发若有所思地道，“朕也记得当年先王对为兄讲：不可疏远宗族，不可怠慢民众，要安抚四邻，控制四方。不要损下益上，不要舍本逐末。太阳到了正午，要抓紧时机暴晒；拿起刀子就要抓紧时机宰割；拿起斧子就要抓紧时机砍伐。

“到了中午不曝晒就会丧失时机；拿起刀子不宰割也会丧失时机；拿起武器不杀敌，反会被敌所害。

“细小的水流不堵塞，将会扩展成江河；微弱的火星不扑灭，将会酿成熊熊大火；刚萌芽的两片嫩叶不撷除，将来就必须用斧头去砍。所以君主必须讲求富国之道，国不富就谈不上行仁政，不行仁政就不能团结宗亲。疏远了宗亲就会受害，失去了人心就会失败。”

“父王所讲，也句句是金玉良言。”姬旦道。

“兄弟，为兄夜不能寐，是因为看到上天不肯享用殷家的祭祀。从朕出生到现在这五十多年，珍贵的麝、鹿放在荒野，贤人被逐、小人在朝，有害的蝗虫漫山遍野，灾害严重民不聊生。

“上天不保佑殷家，于是周家现在才能成就王业。上天扶建殷家的事业虽不甚昭显，但也没有一下子就摈弃灭亡，一直到现在。周家还没有确定能够获得上天的保佑，哪里还有闲工夫睡觉！”言罢摇头叹息。

“陛下日夜为国勤劳，古圣先贤也不过如此！”姬旦由衷地道。

“兄弟宽慰朕心。”姬发摆摆手，道，“确定上天的保佑，让民众依从天子的朝廷，都要搜求出那些不顺从天命的恶人，要跟殷纣王受一样的惩处。日日夜夜辛苦操劳招待贤人，以便安定西部地区。朕别无它法，只有办理好各种事情，直到使德教施于四方并放射出光明。”

“臣愿助陛下一臂之力！”姬旦庄严地道。

“正是需要兄弟出力！”姬发望着兄弟，信任地道。

“陛下还是早些休息吧，过于劳累于身体不利！臣告退。”姬旦站起身来退出去了。

周王姬发一如既往地日夜操劳。一天比一天瘦，然精神尚好，五十余岁的年纪，须发已花白许多。时常废寝忘食，并派人到齐国，询问姜子牙所著的书写完没有，如写毕一定要先睹为快。

这天中午，太阳光毒晒着，大地冒着白烟，姬发热得无法人睡，身着便装沿着走廊轻

轻散步，看院子里的花、树都打了蔫，快到门口的时候，听见站岗的两名士卒正在谈话。

“哎，你看这天这么热，也不知家里的庄稼受没受旱，也不知老娘有没有人管?”一个齐地口音的人说道。

“你急什么呀，这儿热，你们家不一定也这样，或许还下雨呢了?”另一个西岐口音的人道。

“不是着急，俺以为伐完商纣王，就可以回家种地、孝敬老娘了，谁知都一年多了，还在当差。”齐人埋怨道。

“当兵怎么了，多好哇，有吃有住，有人谈话，而且你我在王宫当差，胜似其他百倍，你还不知足!”西岐人很满足。

“不是不知足，只是总当兵，粮食谁种，况且也不打仗了，要这么多兵干什么?”齐人解释道，“俺还是喜欢在家种地，孝敬老娘。”

“你说得也对，那你别于了，回家种地去吧，等打仗的时候再去找你。”西岐人一本正经地道。

“你要是天子就行了，说话可以听，等打仗时，别了，别再打仗了，死那么多人!”齐人憨憨地笑道。

周王听罢，迈步走出，见二人在廊檐下各执戈矛站着，便道：“你们在谈什么呢?”

二人一听有人问，侧头看是周天子，慌忙跪倒叩头道：“小人喧哗吵闹了陛下，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姬发笑了，道，“有这么严重吗？起来吧!”

二人闻听天子没有发怒，反而和和气气，便爬起来，肃立两旁。

“你们哪个想回家种地呀?”周王看着二人问道。

“是，是小人!”执矛的士卒扑通跪倒，叩头道：“小人一时兴起乱说，陛下恕罪!”

“想回家种地，孝敬老娘，有什么罪呢?”周王挥挥手道，“你起来讲话。”

“是。”齐人没想到周王并没有怪罪自己，便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的?”姬发一望便知此人是个厚道的小伙子，身材魁梧，脸盘黝黑。

“小人叫吕方，家在营丘。”小伙子腼腆地答道。

“营丘，那是太师子牙公的封地呀!”姬发道。

“是是，小人听说老太师把齐国治理得风调雨顺，民丰乐业!”吕方兴致又上来了。

“哈哈。”姬发大笑道，“你知道的还很多!”笑罢又问道：“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回家种地呢?”

“不瞒陛下，小人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小人是独苗，当年征兵时，老母一定要小人当

兵跟随陛下讨伐纣王，因为殷王太可恶了，指望伐纣之后，回家踏踏实实种田，乐享太平。”吕方一五一十地道。

“噢。”姬发点点头，沉思一会儿，又问执戈的小伙子，看他上上下下透着一股机灵劲儿，道，“你喜欢当兵吗?”

“嗯，喜欢!”小伙子干脆地答道。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三个哥哥。”“所以老娘有人管，你放心是不是?”姬发问道。

“是，是的。”

“不打仗了，天下太平了，还当兵干什么呢?”姬发又进一步问道。

“万一又打起仗来，不至于措手不及!”小伙子机灵地答道。

“打仗，你就喜欢打仗，已经天下太平，怎么会打仗?”吕方埋怨道。

另一小伙子刚要争辩，周王道：“他说得有道理，应当让天下人相信，已经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言罢转身又回去了。

两名士卒听了这句话，都有些不解地望着天子的背影，没有再说什么。

姬发回到屋里，想着刚才两名士卒的对话，天下初定，百姓都希望安定快乐，不再愿意打仗了，连军队里的士卒都这么想。

第二天上朝，文武百官见驾完毕。姬发道：“众卿，伐商灭纣已经一年多了，天下太平。兵者，天下凶器也，圣人不得以而用之。数万大军驻守镐京，吃穿用度，皆很费力。如今天下初定，荒田甚多，农者，天下根本，朕想让部分军人回家，不知众卿以为如何?”

此话一出，大殿上群臣议论纷纷，有的说好，有的说不行，四方还有叛乱未平。

“陛下，大军切不可轻易解散。”召公出班跪倒，道，“四夷未服，况且各国诸侯都握有军队，若天子无勤王之师，一旦有失，如之奈何?”

“召公差矣，陛下建国众望所归，天下顺从，况且陛下并未讲要把所有军队都解散，而是一部分。兵在精而不在多，如今有七八万大军，确实无用，即使一旦有失，各个诸侯都可做勤王之师。”大司马尹佚道。

二人在殿上展开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姬旦见势，道：“二位，金殿之上勿要吵嚷，本官有话要奏。”二人停止争吵，都盯着姬旦。

“陛下之策，臣很是赞成。”姬旦此言一出，大家都静下来了，细听下文。“自纣王登基以来，屡次出兵，东征西伐，南战北剿，几乎年年开仗，岁岁无宁日，天下黎民苦甚，所以陛下振臂一挥，天下应者云集，牧野之战，半日克敌，而纣军反戈为先导，皆是百姓厌战。

“如今天下已定，一派太平，各国诸侯都有军兵，而天子若再养有七八万大军，天下

百姓以为将兵戈不断，内生恐惧，于周不利，于天下不利。

“又如陛下所讲，数万大军皆青壮年，种田劳作急需要人，如今却做一些站岗放哨无用之事，而让天下百姓辛苦种地献粮，时间一长，人心不服。

“有的士卒也不愿久在军旅之中，愿弃戈御甲，回家务农，若是长久不放，必然会造成军心浮动。

“臣以为陛下要遣散大部分军队，此策顺乎民意。”姬旦一番侃侃之谈，周王频频点头，众臣也多数赞成。

“那陛下以遣散多少为宜呢?”召公问道。

“朕以为，八万军卒，只留三万精兵即可，那些家中只有一子，或不愿为兵者，尽可回家。”姬发显然是胸有成竹。

“三万军卒，足可勤王!”姬旦道。

“朕以为，把战马纵放在华山之南，把牛羊放牧在旧墟一带；让军队放下干戈，兵器入库，经过整顿后遣散，以此向天下显示不再用武了。”

“陛下圣明!”群臣齐声高呼。

周王命姬旦负责整顿军队，然后遣散多余的部分，姬旦把各位将领召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缜密的讨论，开始遣散，包括王宫中的士卒。

当吕方得知自己可以回家种田孝敬老母时，激动得哭了，连呼：“天子圣明！天子圣明!”

天下诸侯得知周王遣散大军，也纷纷上奏，表示赞成。

在这件大事决定之后，姬发松了口气，仿佛从此找到稳定天下的诀窍。

过了月余，又把姬旦找到宫里，神采奕奕地道：“兄弟，军队遣散得如何?”

“一直顺利地进行，臣完全按照陛下旨意行事!”姬旦明显地瘦了。

“朕还有一事，一直耿耿于怀，想和你商量，你知道是什么事吗?”姬发望着兄弟，卖了个关子。

姬旦想了想道：“王兄，不用猜，一定是定都洛邑之事。”

“是呀!”姬发两眼放光，“兄弟，朕想营建洛邑为都，并在那里安放传国大宝九鼎。”

“陛下，臣知您心思，只是营建洛邑，耗工巨大，天下初定，又劳民伤财，恐于周不利，诸侯不服吧?”姬旦谨慎而有尺度地道。

“这。”姬发紧皱着眉头。

“陛下，又有如营建洛邑，距离先王基业甚远，也于周不利吧!”姬旦又补充道。

“朕实在是想定都洛邑，并且绝非要贪图享乐，而是周国之大，此地为中，政令可四通八达。”姬发解释道。

“兄长为天下谋福，肝胆照人，只是臣以为现在尚不是时候。不过，如果陛下已下定决心的话，那么臣在遣散军队之后，去洛邑视察，做一规划，请陛下御览，待时机成熟之后，再营建不迟，您以为如何?”姬旦知道周王建都洛邑是为了更有力地统治整个国家，因此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那就这样。”周王沉吟片刻，又道：‘兄弟不要过于疲劳，朕还指望你这个帮手呢!”

“陛下放心，臣身体很好!”姬旦感激地说。

姬发一天晚上到院子里望天，受了风寒，病倒了，很长时间没能起床，姬旦正在洛邑视察，做规划。召公在镐京，便派人急速请姬旦回都，又派人急速到营丘请姜子牙太公。

周王灭商两年以后，即公元前 1064 年春天。

姜太公把写好的《三韬六略》随身携带，带领十几名随从，安排好齐国之事，便乘车火速赶来。

姬旦听说周王病倒，正在吃午饭，顾不得吃完饭，便命人备马，带着卫队，昼夜兼程，赶回镐京。

姬旦顾不得洗去脸上的尘土，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闯进王宫，到内室外面才放慢脚步，高抬脚，轻落步地进了寝宫，只见召公在床头守候着姬发，便调匀呼吸道：“召公，陛下御体如何?”

召公见姬旦回来，忙起身拽起他到一旁，轻声道，“兄长，陛下已睡觉两日不醒了。”

“哦。”姬旦用袍袖抹着额头的汗，道：“陛下得的什么病?”

“大医说，只是受寒。但他过度操劳，所以加重，因此还须时日调养。”召公焦急地道。

“为兄去看看。”姬旦轻轻走到床前，只见周王两颊深陷，面色焦黄，两眼紧闭，嘴唇咬住，“陛下，臣回来晚了。”姬旦泪水盈眶，召公站在身后，也是泪水盈盈。

只听姬发喉咙咕噜一声，眼睛慢慢睁开，嘴轻轻启开。姬旦道：“快拿水。”侍从递过水，姬旦一点点给周王灌下去。过了半晌，姬发眼睛睁大，看见了姬旦，喊道：“兄弟!”“兄长!”姬旦俯地痛哭，召公也哭了。

“陛下，您觉得怎样?”姬旦焦急地问。

“没什么，只是头晕胸闷，不必着急。”姬发安慰他们。

姬旦又询问了一些病情，便告辞回府。

过了两天，姜太公也赶到了，他把自己写的《三韬六略》献给周王。姬发笑道：“等朕康复之后，一定拜读。”

太公来找姬旦，二人谈到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又遇上周王生病，群臣都很恐惧，要

想尽一切办法治好周王的病。

太公和召公去文王庙虔诚地占卜吉凶，姬旦正好经过，便道："太公、召公，陛下生病，不可以使先王担忧。"

"那怎么办呢?"召公担心地问。

"用为兄的生命做担保。"姬旦坚定地说道。

第二天，姬旦沐浴斋戒之后，步行来到文王庙，命人设立三坛，他面向北站着，胸前挂着璧，手里拿着圭，虔诚地向太王、王季、文王祈祷。

史官替他宣读写在简上的祷告词："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廷，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史官念罢，姬旦满脸庄严，道："你再到三王神前再念一遍，阐明姬旦愿代陛下去死的决心。"

史官又把简册上的祝文告诉给太王、王季、文王，说姬旦要代周王姬发去死。

姬旦听罢，点头道："想三位先王已经听到。"便走到三王神位前占卜。占卜的人仔细认真地占起来。算了半天，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姬旦道："吉利，吉利!"

"是呀!"姬旦将信将疑，打开占卜书一看，果然吉利。又打开藏卜兆书的管子，所见卜辞也都吉利，喜上眉梢，道："果然上天保佑!"

姬旦把策书从史官那里要了回来，把它收藏在金属装束的匣子里，密封好，对史官道："没有本官的命令，不得张扬。"史官称是。

姬旦兴高采烈地进宫，见太公、召公正在床头陪伴着周王谈话，便俯地叩头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姬旦，朕病在床上，喜从何来呢?"周王不明白。

"陛下，您没有灾害。旦刚才领受了三王的命令，让你为国家作长久打算。这是上天让你很好地考虑天子的职责。"姬旦兴奋地讲道。

"是吗?"姬发似乎也受到了鼓舞，以手撑起身体，道，"兄弟平身!"

姬旦过去扶住周王，太公、召公都很高兴。

"你来看，这是太公所写的《三韬六略》，里面尽是治国安邦、行军布阵之高策。待朕康复之后，再仔细拜读。你先拿回去看吧。"姬发指着床头的竹简对姬旦道。

"多谢陛下。"姬旦见姬发精神顿时好起来，很是高兴。

"姬旦，先王推演周易，高深莫测，一般人难以读懂，既是传留千秋的大作，还是要

人读懂才好。朕记得，父王曾给你讲解过其中的意思，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传下去。”姬发又想到文王的《周易》。

“是，谨遵王命。”姬旦恭敬地道，“陛下善保贵体，不日即可康复！”

“这也是臣等心愿。”太公、召公也道。

“但愿如此！”

第二天，周王的病几乎就好了，可以起床散步了，也觉得身轻体健了。

10. 谋略集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周王姬发刚好一个多月，姬旦、子牙、召公等大臣的心才放下，没成想，又病倒了。

子牙到姬旦家告辞，准备过一两天就起程回齐国。二人正在为周王恢复健康而饮酒欢谈，忽然，宫里一名内侍急匆匆地闯进来，大惊失色地道：“太师、宰辅，大事不好，陛下昏迷不醒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姬旦有如挨当头一棒，急命备车、备马，搀扶着子牙顾不上穿鞋直往外奔，马上加鞭，一溜烟到了宫里。

姬旦扑到床头，见周王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忙呼唤：“陛下，陛下，臣姬旦来了！”

子牙不顾老迈年高，跌跌撞撞地扑了进来，声调颤抖道：“陛下，陛下，老臣姜子牙来了。”

不一会儿召公也来了。群臣得此信都是一惊，纷纷聚在宫外等消息。

“陛下怎么会突然得病的？”姬旦焦急地问周围的侍从。

“陛下在走廊散步，突然捂住胸口，说气闷，小的们连忙把他扶上床，给水喝，可陛下躺下之后一直没有反应。”内侍害怕之极。

“宰辅，在牧野之战的前夕，老夫就见陛下捂过胸口，恐是老毛病又犯了吧？”子牙回忆道。

“陛下，陛下。”姬旦一边呼唤，一边用手轻轻地揉着周王的心脏部位。太医在旁边煎药，过了一会儿，把一副药灌进姬发口里，半晌，他缓缓地悠悠地睁开眼睛，一把抓住姬旦道：“兄弟，朕怕是大限将至吧？”言语凄凉，感人肺腑，“把太子召来。”

“陛下保重，无关大碍，很快会没事的。”姬旦坚定地道。

姬发苦笑，道：“朕自己最清楚不过。”太公、召公也过来安慰。不一会儿，内侍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到床前。

姬发缓了缓，调匀了呼吸道：“姬旦听旨！”

“臣在!”姬旦俯地叩头。

“朕封你为周公。太子姬诵年幼，朕去之后，由你主政。”姬发从容地道。

“臣不敢有此心。”姬旦叩头响动。太公、召公俱是一愣，他们知道太子只有六七岁，年幼无知。

“你不要恐惧别人的流言蜚语，你可知汤商之伊尹吗？你要做伊尹!”姬发费尽气力地道。

伊尹是协助汤伐夏灭桀的大臣，在汤死后，嫡孙太甲即位。太甲帝即位三年，政治不修明，暴虐，不遵守汤的成法，背德乱义，于是伊尹把他流放到汤的葬地桐宫，三年时间内，伊尹代理行使政治权力主持国家事务，以便接受诸侯朝见。

太甲帝居住在桐宫经历三年，悔悟罪过，自我谴责，反归到了善道，于是伊尹就迎回太甲帝并重新把政权交给他。太甲帝修治德政，四方诸侯又都归顺于殷，百姓因此获得安宁。伊尹嘉许他，就写作了《太甲训》三篇，褒奖太甲帝，称他叫太宗。

太宗逝世，儿子沃丁即位。沃丁帝的时候，伊尹去世。在已经把伊尹安葬到亳地以后，咎单为了用伊尹的事迹训诲后人，就写作了《沃丁》。

“臣定竭忠尽智，辅佐幼主!”周公旦泪流满面。

“兄弟，朕把太子及周国江山托付与你，做事当以社稷为重，必要时要忍辱负重!”姬发再一次重复了这句话，周公旦泪眼看兄长，看陛下，庄重地道：“谨遵王命!”

姬发喘息半天，又叫道：“姜子牙听旨。”

“老臣在!”子牙双膝扑通跪倒。

“朕刚刚开国，并未有坐享太平之奢望，只是想为天下百姓谋福，兴周大业，然壮志难酬，要去陪伴文王了。朕以戎衣得天下，死后可称武！老太师，尚父要鼎力协助周公，勿使天下再次兵戈四起，生灵涂炭。若能如此，朕死也瞑目了!”姬发两行热泪淌下来。

“老臣决不负陛下重托，必当全力以赴。”子牙老泪纵横，涕泗滂沱。

“召公听旨!”

“臣在!”召公早已眼睛哭肿。

“兄弟，朕视你等兄弟皆为相同，周公主政，你也要殚精竭虑才是。今后当遵周公之命，若其他臣子有叛逆之心，坚决剿灭，父王奠下基业不易呀!”姬发喘息得更加急促。

“臣不敢怀二心，一定尽心尽力辅佐周公，扶保幼主!”召公泣道。

姬发看着三公，眼里充满希冀，充满嘱托，充满信任，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手轻轻摆了摆，指向西方，安详地睡去了!

武王驾崩了！在灭纣二年后，因病去世！周公旦、太公、召公号啕大哭，太子（后为成王）姬诵更是放声大哭。

推翻殷商，讨灭残暴荒淫的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只此开国之功，足可留传不朽！

周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周武王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极受后代尊崇，是古代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哭罢多时，周公擦干眼泪，领着太子姬诵道："太公、召公，请节哀，群臣还在宫外等候。"

子牙、召公站起来，看着周公，见他神情严肃而坚定，就问道："周公之意如何？"

"请群臣到殿上等候！"周公道。"召公、太公，你们随姬旦上殿！"周公旦命人传旨，让群臣上殿。

周公领着太子姬诵，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大殿，上了台阶，向下面环视，见众文武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太公、召公面色阴沉。

"众位大臣！"周公旦沉痛道。众人这才抬头看见姬旦领着太子姬诵站在宝座旁，无不瞠目结舌，不少人马上就知道有大事发生了。"陛下驾崩了！"此语一出，殿内一片悲声，群臣无不跪倒痛哭，如丧考妣。

太子姬诵也痛哭流涕，周公强忍悲伤，高声道："众位节哀！陛下称以一戎衣而取天下，可称为武，所以陛下称号为武王！太子年幼，武王遗旨，由周公主政！"文武大臣从悲哀中抬起头来，疑惑地互问：谁是周公？

周公又道："武王驾崩，实乃天下不幸！开国伊始，天下未定，可大星陨落，周国艰危。姬旦奉武王遗旨行事，望众文武遵照执行！"

"愿遵周公之命！"太公子牙、召公首先跪倒叩头，表示服从，众文武也纷纷跪倒。

"众位平身，武王驾崩，天下同悲，全国吊孝，不闻丝竹，大礼安葬！"周公继续严肃地说道。

后来，给武王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周公亲自抬棺，将武王和文王葬在同一地方。

周公主政的消息传到管叔、蔡叔耳朵里，他们没有被同意到都城亲自吊唁，一直就对周公嫉恨，怀有野心，如今见周公主政，便派人散布流言："周公将对太子不利！"

一时间此言语遍布京城，不少文武百官也都半信半疑，议论纷纷。周公听了，不动声色。

这一天升朝，周公不再站着讲话，而是堂而皇之地坐在宝座上，子牙、召公也是一惊，群臣皆愣住了。

"各位大臣，幼主年少，不能治国，姬旦受武王遗旨，暂替幼主行权，主持国政，名正言顺，本人决无任何野心，一待天子成年，可以主持国政，姬旦决无二话，当即致政归主，执君臣大礼！"周公言之谆谆，庄严肃穆。但仍有人心存狐疑。

这时管叔、蔡叔造的流言越来越多，说："周公想自立为天子，废掉幼主！"还说：

“封姬旦在鲁，为什么他不去，也不让自己的儿子去，分明是觊觎天子之位！”又说：“所谓遗旨是他自己说的。”等等，不一而足。

周公对此并不理会，依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操劳。

太公子牙要回齐国，向周公辞行。周公请来召公，对他们二人心情沉重地道：“旦之所以不避嫌疑而代替成王行使王权，是怕天下的人背叛周朝，没法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待，绝不会贪图自己的私利！”

子牙点头道：“周公，老夫相信，你还记得武王临终时所讲，你做事要以江山社稷为重，有时要忍辱负重。今日老臣归国，定遵周公之命。”

“太公若能如此，姬旦多谢了！”周公激动地道。

“周公主政，弟自会支持！”召公淡淡地道。

周公知道召公对自己有些不满，但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此也并不太在意，接着说道：“三王为天下忧劳已经很久了，至今才算成功。武王去世早，太子年幼，为了完成周朝的大业，所以旦才这样做。”

“周公一片苦心，谅群臣渐能明白。”子牙体谅周公的担忧，又提醒道：“武王既已封鲁于你，若你不去，可叫儿子伯禽代你前往，表明周公并非惦念天子宝座。”

“谢太公提醒！”周公躬身施礼，“望今后您能经常训诫！”

“周公要好自为之！”太公上了车，赶马而行。

周公望着远去的车影，心下感到沉重，太公此去，自己又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

“周公，请回吧！”召公淡淡地道。

自从武王驾崩以后，召公对周公一直是淡淡的，不阴不阳的，周公并不在意，随口道：“好，回去！”二人并马而行，召公想走在后面，故意让马慢行，周公也把马的速度放慢。

“王弟，为兄今天晚上要到贵府拜望，不知可受欢迎吗？”周公笑着道。

“啊”召公愣了一下，忙不迭地道，“欢迎，欢迎！”

到了晚上，召公命府里准备充分，恭候周公。只见周公轻车简从前来，见召公在门口迎候，急忙跳下车，抱拳拱手，笑道：“自家兄弟，何必如此呢？”言罢，手挽召公进府，显得十分亲密。

召公请周公上座，姬旦坚持不肯，便平坐平起，以主客礼节相待。饮罢一圈酒，周公从怀中拿出一帛卷来，递给召公道：“王弟，兄长为你写了几句话，不知合适与否，请你过目。”

召公忙双手接过，打开一看，不由喜上眉梢。原来周公知道召公也有些怀疑自己，只是因为武王有遗旨不便明讲，故而一直不冷不热，所以便写了《君奭》来解开召公奭心中

的猜疑。

《君奭》上道："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又有殷。"

"周公，您过誉了！"召公有些不好意思。

"哪里过誉。本王听说，召公治理西部，深孚众望，经常到乡邑巡视。在一棵茂密的棠梨树下审判官司，处理政事，从侯爵、伯爵到普通百姓都得到了适当安置，没有因为处理错误而失职的地方。了不得呀！王弟比古贤不为过！"周公兴致颇高，把召公最为得意的"棠梨树下问案"说出来，召公很是兴奋，连干几杯。

"召公。"周公饮了几杯酒后，话锋一转，道，"如今武王刚刚驾崩，外面流言蜚语不少，你可不要听信这些，而割断兄弟之情啊！"

"不会，那些话，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管叔、蔡叔散布出来的，他们早就猜忌你，只是武王在时，他们不敢提罢了。"召公喝得有点晕糊，信口说道。

周公也猜想是此二人所为，一直不想因此而召二人进京问罪，便淡然道："都是同宗兄弟，都是为了大周江山，何必互相猜忌呢？"仰起脖饮干手中酒，又坚决地道："只是造些谣言也就罢了，若有非分之心、越轨之举是万万不能的！"

周公见酒足饭饱，时间不早，便起身告辞了。

第二天，周公在大厅里阅看奏章，见儿子伯禽从外面进来，便叫住他道："你出去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只是沿街走走。"伯禽很怕父亲，虽然已经二十余岁了。

"都听到什么了？"周公看着自己的儿子，不能总让他在自己身边。

"也没什么，有些对父亲不利。"伯禽低着头道。

"如果你是为父，听到这些话，会怎么办呢？"周公继续问道。

"若孩儿是您，一定下令谁再乱说，定斩不饶，抓住那造谣的杀掉他，并下令全国，不许乱说不利周国的话。"伯禽嘟着嘴道："您昼夜辛苦，还让人说坏话！"

"真是鲁莽之人。"周公为儿子能理解自己很高兴，但又沉沉地道，"有时候做些事情是要忍辱负重的，你以后会渐渐明白的。"

伯禽望着父亲，见他明显累瘦了，便道："父亲，您多保重身体！"

"伯禽，"周公想了想道，"本来武王若不驾崩，为父是会到封地任职的，如今武王早逝，命为父主政，周国江山社稷为重。因此，为父想叫你去曲阜就封，你愿意吗？"周公看着儿子。

"愿意！"伯禽很是高兴，他一直认为自己有本领，听父亲说让自己去就封，便痛快地答应了。

“哦。”周公见他如此兴奋，便问道，“你到鲁地怎样管理呢?”

“怎样管?”伯禽满不在乎地道，“孩儿是一国诸侯，下命令所有人都应当听。”

周公听罢，不禁眉峰蹙起。伯禽发号施令，任意使性已成习惯。

“伯禽，你作为鲁地诸侯，为父身居周公，哪一个地位高呢?”周公问道。

“当然是您了。”伯禽笑道。

“是，你说得对。”周公站起身来，拍着伯禽的肩膀道：“为父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幼主的叔父，现在主持国政，在天下的地位也算不低了。然而为父洗一次头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起身接待贤士，还怕失掉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仅靠发号施令是不行的。要招揽贤者，千万不要因为是国君就骄傲看不起人，大隐大贤经常就是普通百姓、渔翁!”

周公拉着儿子的手走到院中，谆谆教诲道：“你来看，从这里抬头望天，能看到这么多，若是站在山顶上看，又能看到更广阔的天，你要记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是!”伯禽赧颜，点头称是。

“你收拾收拾，过两天就动身起程，这样，一些谣言也会不攻自破!”周公不屑地道。

过了两天，伯禽带着些随行人员到鲁地就封去了。

管叔、蔡叔见流言并没有动摇周公的地位，便开始合谋别的办法。

管叔对蔡叔道：“武王驾崩，周公登上天子之位主持国政，说等太子成年后还政，谁能相信呢?他肯定是想夺天子之位!”

“可是传出去的风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蔡叔一脸愁容，不知如何是好。

“文的不行，就动武的!”管叔一咬牙，恶狠狠地道。

“武的?什么意思?”蔡叔有些吃惊地问。

“联合天下诸侯，一同讨伐周公，让他还政于太子!”管叔道。

“那能行吗?况且太子确实年幼，也主不了什么事!”蔡叔觉得不妥。

“天下诸侯都反对周公，只是没人首倡，只要大旗一举，一定有如当年武王盟津观兵、牧野之战。”管叔信心十足的样子。

“那怎么联系呢?”蔡叔总认为这不妥当。

“先拉拢武庚，殷商被灭，他们的遗民一定怀恨在心，所以他们一定兴兵。还有东方小诸侯，他们没有从周代商中得到好处，也心中不满，只要找他们，肯定会兴兵的。”管叔筹划着。

经过密谋，管叔找到武庚，道：“如今武王已死，太子年幼，周公被人怀疑，这是百年不遇的好时机，本侯也知道你对周不服，现在兴兵是有把握的。”

武庚思前想后，同意举兵。

管叔、蔡叔、武庚联合起兵，反对周公。

周公闻听，十分震怒，和召公商议之后，召集文武百官，以太子姬诵的名义发布命令，兴师东征，自任统帅。

周公以幼主的名义派遣召康公到齐地传令给太公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五等诸侯，九州长官，你都可以征讨他们。"齐国因此能够举行征伐，成为大国，建都在营丘。姜子牙太公去世时大约有一百多岁。

周公派人向各诸侯道："此次叛乱决不是周国内部的小事，而是涉及天下安危的大事，若不能平叛，必然又会兵戈四起，生灵涂炭，有决心有勇气有能力彻底地平灭叛乱。"不少诸侯参加了周公的平叛大军。

周公派人给鲁地的伯禽下命令，让他平灭帮助管叔、蔡叔反叛的徐戎。伯禽接到命令以后，立刻率军到肸邑讨伐他们，并作了《肸誓》，说："陈尔甲胄，无敢不善。无敢伤牿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复之。无敢寇攘，逾墙垣。鲁人三郊三隧，峙尔刍茭、糗粮、桢幹，无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

伯禽率军作战很勇敢，一举讨平了徐戎。周公在看到《肸誓》后，笑着道："这小子有长进。"

周公亲自率军东征，第一年即打败了管、蔡叛乱，诛灭了武庚，杀死了管叔，流放了蔡叔，在流放他时，给了十辆车，徒奴七十人随从。

蔡叔度在流放中死去。他的儿子叫胡，一改他父亲的行为，遵循德训，顺从善行。周公听说这些情况，便推荐胡担任鲁国的卿士，鲁国治理得很好。于是周公向成王进言，又把胡封在蔡，来供奉祭祀蔡叔。

周公在平叛之后，把殷朝的遗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封给微子启，建立宋国，来接续殷朝的香火。

另一部分分封给康叔作为卫国君，这就是卫康叔，居住在黄河、淇水一带旧商朝的废墟上。

周公旦担心康叔年纪小不能肩负大任，于是告诫康叔道："你年纪还小，很多事不是很清楚，不要随便地发号施令，一定要寻访殷地的贤人君子和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向他们了解殷代兴起的原因，灭亡的缘由。"

"周公，小弟听说纣王亡于暴虐百姓，沉溺酒色，宠信妇人，不听忠言。"卫康叔人小智大。

周公闻听，非常高兴，道："你说得非常对。你到卫地一定要致力于爱护百姓。好酒贪杯容易误事，纣王宠信妇人，亲近奸小都是因喝酒过度造成的。因此可以说纣的乱亡是从饮酒开始的。"

康叔牢牢记住了周公的教导，到封地后，勤勉政事，安抚百姓，滴酒不沾，深得百姓喜欢。成王长大后，亲自处理政务，周公推举康叔为周朝的司寇，成王赐给卫国很多宝器、祭器，以表彰康叔的功德。

平叛管蔡之乱后，周公又经过两年使东方安定下来。诸侯都朝拜周室，尊周王为宗主。

周初在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能够胜利地平息一次大乱，既表明周公作为一个政治家，具有卓越的才干和魄力，也表明周政权具有在政治上保持稳定的力量。可见，取得巩固一个政权，光有军事上的胜利远远不够，还必须有能力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上天降下福祐，唐叔（武王的另一个儿子）得到了奇异的禾苗，异株同穗，拿着到宫里去玩。

成王看见了，道："咦，这禾苗怎么这么奇怪，异株同穗！"

史佚在旁道："这是上天降下的恩赐。"

唐叔名虞，见成王这么喜欢，便乖巧地道："弟弟把这个献给哥哥吧！"

成王接过来很高兴，便把一枚桐树叶削成珪的形状把它送给叔虞，道："朕用这个封你吧！"

史佚就请求选择吉日封叔虞。

"朕是跟他开玩笑的。"成王道。

"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武王当年决没有开过这种玩笑，天子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

"那封他在哪里呢？"成王听史佚这么一说，倒犯了踌躇。

"唐地发生叛乱，周公正率兵攻伐平定，那里如何？"史佚提醒道。

"唐地在黄河、汾河的东边，纵横一百里，朕就把唐地封给你吧！"成王手一叉腰，显出气魄很大的样子。

叔虞急忙谢恩。

"既是上天降下福祐，周公又在东征，派人给他送去吧。"成王想到此，派人快马送给周公。

周公作了《馈禾》表示感谢。既已接受天子赏赐的特异禾稻，赞扬天子的恩宠，又作了《嘉禾》。

经过三年东征，周公使东方安定下来，班师凯旋，受到成王及文武百官的热烈欢迎。

周公回来以后，并没有休息，而是仍然升朝议事，回府阅奏章。

这一天，伯禽回来向周公汇报治理鲁国的情况。周公问道："为什么这样迟缓呢？"

伯禽认真地回答道："变更那里的习俗，改革那里的礼仪，服丧三年才能够免除，所

以迟了。”站在那里指望得到父亲的赞许。

周公听罢，不禁想起当初太公受封齐国，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了治理齐国的情况。当时，武王很是不解，问道：“尚父怎么会这样快呢?”“没别的，老臣只是简化了君臣间的礼仪，顺从当地的习俗办事。”子牙轻轻道。

周公想到此，摇头叹息道：“唉，鲁国后世的继承人将要面向北来侍奉齐国了!”

伯禽大惑不解，问道：“父亲此话何意?”

“齐国太公五月即回来报告情况，简化了君臣间的礼仪，顺从当地的习俗办事，而你却繁杂了礼仪。”周公道。

“父亲，难道使百姓知礼不好吗?”伯禽仍是不解。

“为政不简化不平易，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易，亲近百姓，百姓必然归顺他。这岂是你所能明白的呢?”周公叹息着回屋去了。

伯禽摸着脑袋，站在大厅还在琢磨这句话的意思。

成王四年的时候，突然病了。周公剪掉指甲丢到河里，跪在地上对神祈祷道：“成王年幼不懂事，违反神命的人是姬旦。”没过两天，成王病愈了。周公把这份祈祷原文藏在内府。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日，成王在丰京步行朝见武王庙后，起驾到达镐京，派太保召公到洛邑考察地理环境。

“周公，朕听说武王在世时一直想把都城迁到洛邑?”成王已经十四岁了。

“是这样。”周公答道。

“朕想继承先王遗志，营建洛邑，以便迁都于此，不知是否可行?”成王俨然当朝帝王。

周公沉思片刻道：“陛下想继承先王遗志，臣非常欣慰，只是迁都事大，不可轻举，容臣前往洛邑考察，占卜以知天命。做事应顺天应人为上!”周公看到成王有自己的主见了，便很恭敬地答道，而不再把他看做小孩子。

“好，那就辛苦周公!”

这年三月，周公前往洛邑规划建筑成周，占卜选择建都地点，卜辞说吉利，于是便把洛邑定为国都，在那里安放下九鼎的传国大宝。周公道：“这里处在天下的正中，从四面八方输送贡品来的道路里数都是一样长。”

周公又把殷商遗留的旧民迁徙到洛邑，以充实力量。周公营建的成周为东都，后来并未迁都成周，直到幽王时，整个西周二百五十七年，周的国都仍然是镐。不过，成周经过周公营造，已成为东方重镇，其功效是使周人对东部地区的统治有了强大的据点。

周公看到成王已经渐渐长大，便考虑把政权交还给他。经和召公商议，决定选一吉日

请成王亲自临朝执政，把大权归还给成王，历史上称“致政成王”。

这一天，少年成王坐在宝座上，英俊的面庞挂着威严，周公肃立一旁，文武百官朝贺毕。周公道：“周公旦奉武王遗旨，代幼主主政。今陛下已长，英明神武，可以亲自临朝执政，周公旦不必再行摄政之名。望文武大臣忠心耿耿，以不负先王重托！”

“万岁，万岁，万万岁！”文武齐呼。有的人认为成王还年幼，周公应继续主政；有的人暗自佩服周公胸怀宽广，智深谋远。

周公言罢，下了台阶，面向北回到臣子的位置上，恭敬谨慎。

“致政成王”使一些谣言不攻自破，天下诸侯闻此，无不钦佩周公的伟大和深谋远虑。子牙道：“周江山从此固矣！”

成王亲自主持国政时，心高气傲。周公时有劝谏也总是哼哈而已，有时听，有时则当耳旁风。

召公认为成王比武王差得甚远，因此借病就职封国，养老去了。临行前还劝周公道：“周公，成王已能亲自主持国政，你不必过于操劳，言多恐失！”

“陛下还年轻，还需要辅佐，姬旦恐惧流言已经七年多，没什么，真相总归是真相，世人自会明白，天子定会清楚，只要俯仰无愧天地良心，就知足了！”周公手捋须髯，感慨道。

“那周公多多保重！”召公知道周公忠心耿耿，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多说无益，一切尽在不言中。周公面容严肃地点点头。

“陛下，当年你龙体欠安时，周公不闻不问，其心不知为何？”成王身边的一名内侍趁周公劝谏后天子独坐生气，便察颜观色地进言道。

“哼，朕也看他居功自傲，倚老卖老，若非是武王有遗旨，朕真难忍！”成王气哼哼地道。

“您现在是君，是天子，他是臣。您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内侍又道。

“朕不能刚刚主政，就过河拆桥，贬斥大臣吧！”成王想想不该。

“是是是。陛下英明，抚恤众臣。”内侍谀笑道，转身就散布成王要整治周公、容不下周公的闲话。

周公起初不信，但经过几次劝谏，感到成王态度烦躁，爱理不理，也有些将信将疑。

家人劝周公出去到鲁地就封，周公思忖半天，道：“本王对大周忠心不二，陛下生疑，应当解释，恐涂抹不清。若去鲁地，反而易牵连子孙。不若暂到楚国，以避风声。这样，成王真治罪，楚王可以派人协助。”言罢，周公苦笑。连夜带家人逃到楚地，望着滔滔江水，迷茫苍山，夕阳残照，渔翁独筏，感慨万千：忠心换来的竟是猜忌。令人伤心！

成王听说周公逃到楚地，不知何故，问左右：“周公为何逃出都城？”

"怕您治罪!"那名内侍阴笑着。

"他也怕朕?"成王撇撇嘴。

成王升殿,群臣跪倒,求天子开恩,赦免周公。

"众爱卿,朕患病时,周公不闻不问,其心为何?"成王见群臣都为周公求情,有些生气。

"陛下,此言差矣!"一名大臣激动地道,"陛下幼时贵体染恙,周公寝食不安,天天向上天祈祷保佑您早日康复,他祈祷之文现还藏在内府!"

"是,周公赤胆忠心,天日可表!望陛下明察!"群臣齐呼。

成王毕竟还年轻,听群臣如此讲,便率众臣驾到内府,使人查找当年周公祈祷的原文:"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手捧竹简,成王才知错怪了周公,百感交集,联想到周公忠谏之语,肺腑之言,感动得热泪直流,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朕无知,竟怨怪周公,朕之过错也!"

"陛下定是听信小人之言而错怪了周公。"一大臣替成王开脱道。

成王擦干眼泪道:"是,把内侍恶力抓来,他向朕进此言!"后来经过审问,恶力是管、蔡的亲信,他见管、蔡叛乱被平,心怀怨恨,便千方百计诋毁周公,以报旧仇。成王得知后,降旨斩立决。

成王派十名德高望重的大臣隆重去楚国迎回周公,自己在城郊相迎,以泪洗面。周公也十分受感动。

周公回来以后,看到成王锐气很盛,有时独断专行,不听劝谏,担心他会荒淫放荡,独裁专制,于是作了《多士》、《毋逸》。

《多士》篇说:"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

《毋逸》篇说:"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暗,三年不言,言乃欢,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故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

成王居住在镐京,天下已经安定。周朝的官制和政治组织还没有制度化,于是周公作了《周官》,指明各种官吏的职责范围。又作了《立政》,以便利百姓。

周公在镐京,患了重病,在弥留之际,攥住成王的手道:"陛下,一定要把老臣葬在成周,表明臣不敢离开您。"

成王热泪流淌,点头同意,周公撒手而去,周国举行国丧,天下无不悲哀。

成王最后把周公随从文王埋葬。

周公对周朝大业忠心耿耿，殚精竭虑，忍辱负重；他足智多谋，沉稳持重，善于从前人的得失利弊中寻出自己的道路，对于有周一代，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章

权霸人生——商鞅

商鞅在青年时就深受魏国法家先驱者李悝的影响，立志改革，施展抱负。但商鞅在魏国不受重用，西出函谷关投效于秦国。为商鞅作传的司马迁是肯定商鞅变法的。《太史公自序》云："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史记·商君列传》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过程和成就，为后人正确地评价商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商鞅个人品质刻暴少恩，推行变法采取了残酷手段，轻罪重判，刑弃灰于道，所以司马迁对商君之短又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商鞅受恶名而死，咎由自取。

1. 历史风云

商鞅其人

商鞅，称得上中国一位历史名人。在中国，对他很有了解的人并不太多，但知道他的人还是不少。

提起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人们自然会想起他。

说到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人们就会把他和那漫长的历史联系起来

许多历史学家把商鞅的变法看作中国古代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性事件。

商鞅，无论如何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诚然，他未必像诸葛亮或曹操那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他的名字载在史册，话说一部中国历史，没法不说到他。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了改革的热潮，当人们希望鉴古知今，努力从历史上的改革中去吸取经验教训时，无不会想起商鞅，谈到商鞅。

商鞅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有作为的杰出人物，他生活于动荡不安的战国时期，适应历史的需要，在当时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秦国，进行了深刻的变法——改革，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他的改革为秦的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也为此后2000多年中国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提供了基本模式。虽然对于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商鞅变法的确对秦国的强大和随后的统一中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对此后2000多年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之一。

因势出人，因人成事

商鞅是一个为历史所需要，被历史呼唤而至的人物。

西方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中国人很喜欢谈说时势和英雄。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总是因势出人，因人成事。没有一定的气候，杰出人物也难有作为；在一定的形势下，因为涌现了有能力担当特殊角色的人物，历史才有声有色，波澜壮阔，奔腾向前。

且不管商鞅是否称得上是一位“伟大人物”，无论如何，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确实需

要他这样的人物。

那是一个社会需要从变革中获得巨大的前进动能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国尚处于分裂状态而要求走向统一的时代。那时各国有志的国君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那时各国人民无不希望早日结束战乱纷争，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

当时天下七雄并峙，激烈竞争，谁强大，谁就有可能统一中国。因此，各国无不争取人才，无不积极探寻富国强兵之路。魏得李悝，楚得吴起，都搞了变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秦国，从国外引进了一个人才商鞅，由商秧担负起了在秦国变法的重任。

商鞅没有辜负历史给予他的宝贵机遇，他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显手，干出了令当世震惊，教后世长忆的事业。

在中国古代，这通常被称为霸业。

弄权图霸的一生

不知道“权”起源于何时，反正从很古老的时候开始，有权的人和无权的人就远远地分开了。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民主思想，大家共同接受的观念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为了人民。

可是在那专制主义的时代，权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神秘莫测，也可以说是威力巨大。秦始皇可以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他手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刘邦和项羽，原来是反秦斗争中的战友，后来打得不可开交，也是为了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权。

商鞅大半辈子都在跟权打交道。他有权，因而能在秦国变法，他有权，就能对秦国上下行赏罚，他有权，可以割掉太子的师傅的鼻子，他有权，可以让秦国每一个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发抖。

不过，商鞅用权，也就是干了这些事情。他倒没有用权去霸人妻女，去强索贿赂，去走私，去挥霍公款。

可以概括地说，商鞅用他掌握的权力，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为秦国谋霸业。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元末明初的一位书生型谋士说过的话，数百年后，演变成这样的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广为流传。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有霸道行径，总是要惹人愤怒的，要想称霸，更是不得人心。

但是古今不同，时势不同，观念不同，以今观古，一定要了解彼时的世况和人情。

不说远的春秋战国时期，就说是稍近的两汉，人们在谈到“霸”的时候，不仅没有一种憎恶的情感，甚至相反，还有钦羡、赞美之意。你看，西汉人严安说：“霸者，常佐天子兴利降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这在那时的人看来，不是很高尚的吗？东汉人编的《白虎通义》一书中，也说“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

狄，故谓之霸也。”

所以，读古书，切忌望文生义，也不能以今人之意去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否则，就可能会出偏差，甚至正好相反。就拿“霸”来说吧，古人称诸侯中的强者兼仗义而有威望者，后来才渐有恶意兼贬意的。

春秋时期称霸的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习惯上有“五霸”之称。齐桓公在大政治家管仲的辅助下改革内政，增强国力，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扶持了一些被戎狄压迫甚至陷于绝境的小国，赢得了威望，多次作诸侯的盟主。晋文公因内乱被迫逃亡国外十九年，历尽艰险，终于回到祖国，当了国君后，并未沉溺于享乐生活，而是励精图治，在内增强国力，在诸侯中积极发挥作用，也取得了霸主的地位。

商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更是战国时期乃至于中国历史上卓越的改革家。他所擅长、精通的是“强国之术”，他在秦国行其道，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虽然没有人再用“称霸”来说明那时秦国所取得的地位（因为这时“称霸”的提法已显得有些过时了），但十分清楚，在商鞅治理下的秦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东方六国谁也不敢再轻视它了。那时中国的太阳正从西方升起，统一的希望已经在西部的秦国初露曙光。

霸业是通过运用政治权力和谋求国富兵强实现的，商鞅以主持秦国改革的形式，实际上掌握和指导着国家的政权，他用权谋霸，成其所想。他的一生，称得上是权霸人生。

“变”与“不变”交织的一生

商鞅的一生，是与“变”结下不解之缘的。

他一生倡导变法，一生从事变法，他的精力和功业，就溶化在秦国的变法事业之中。

但他也有不变的一面：他执着于变法的热情与目的，至死不变，也因此而为变法惨死，为变法流尽最后一滴血。

虽然商鞅不是一个完人，尽管我们可以对商鞅进行各种各样的批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精神在历史上闪耀过光芒，他的事业对后世从事改革的人们是一种鼓舞。

今天我们也在从事改革，在改革中探索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文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的成功，无疑将对人类的明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我们既要开拓创新，也要尊重历史和传统，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是在中国这块特定的土地上，在中国特有的条件下搞改革，搞现代化的。我们时时要温习历史，要从前人留下的思想文化宝库中去吸取有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时常翻阅《商君书》的，可以说，《商君书》是商鞅等人给我们民族留下的精神财富，

“信”，是无价的

徙木示信，商鞅搞了一次试验，也为自己做了一个很有效的广告。

他懂得，强国要用民力，靠民众，而要让民众效力，就要对他们讲信用。他之所以要来这一手，就是要对百姓宣示他的政治诚信——“以明不欺”，他要秦国举国上下都相信：他说到的一定要做到，也一定能做到。

《商君书·错法》说：“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这里就说到，君要对民有信，与民讲信，这就是商鞅徙木示信的理论依据。

信，就是信用、信义。春秋时称过霸的晋文公曾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就说出了“信”的重要性：信，是国家的宝贝，人民的依靠。

人类社会，本来就是或明或暗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要是没有彼此之间的信任，那哪里还会有什么正常的秩序和任何形式的合作？

或许，越是往古，人们越是从内心真正懂得信的重要。当人们开始滋长彼此间的猜疑时，信，也就开始动摇了，当人们需要用某些形式作为信的凭证时，信已经不是原汁原味了。不过，有信义总是比没信义要好。

信义，曾经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传说古代有一个男子，名叫尾生，与他的女友订下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到时那女子没有来，他坚持等待。约会的地方在一处河水干涸的桥下，突然，上游来了大水，他本来是完全可以避逃求生的，但因有约在先，他坚守不动，终于被洪水卷走。

商鞅死后大约一百年在秦国写成的《吕氏春秋》中有《贵信篇》，篇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信的重要性：如果君臣之间无信，百姓就会发出怨言，国家不会安宁；当官无信，就不会有威信；赏罚之事无信，则百姓容易犯法，也无法让他们服从命令；朋友之间交往无信，则会离心离德，难以亲密；从事手工业的工匠无信呢？——那就会制造出伪劣产品来。

当年，在商鞅之前，吴起在魏国担任西河守的官职时，就已经有过类似的做法，他声言对按令搬动一根车辕的人给予重赏。有人照此做了，立即就给予上好的田宅，以此树立起政治威信。商鞅只不过是如法泡制而已。

但商鞅的故事更有名，后人对此颇有赞词，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就称赞他“徙木之行必信”，北宋时的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则在《咏商鞅》诗中写道：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秦国，他是“客卿”

商鞅并非秦人

说到商鞅，总把他和秦国联系在一起。很多人甚至以为他是秦国人，但是，商鞅并非秦国人。

说来有趣，在秦国，他是一个“客卿”，这样一个在秦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外国人”。

商鞅既不是秦国人，他也不姓商。

商鞅来到这个世上时，中国还是四分五裂的。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时代被称为“战国”。那时，东是齐，南是楚，西是秦，东北方是燕。中原广大地区是赵、魏、韩——它们是由春秋时期的北方大国晋国分割而来，故习称为“三晋”。因为除秦国以外的六国都在崤山、函谷关以西，所以将它们称为“山东六国”或“关东六国”。

除了“七雄”外，还有一些弱小的国家，如宋，如鲁，如卫。卫在西周初年分封时是头等大国，到春秋时，被狄人打败，险些亡国，亏得齐国的帮助，才幸存下来，但已沦为弱小，再无起色。到了战国时期，它又得到秦国的扶持，成为秦的附庸，一直存在到公元前209年，竟成为从西周初年至于春秋战国寿数最长的封国。

商鞅就是卫国人。

关于商鞅的出身，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卫国的“诸庶孽子”，也就是国君的旁系支脉。这种人，那时多称为“公孙”。商鞅恰巧又姓公孙。公孙，相传是黄帝之姓。黄帝居于姬水之畔，故又姓姬，周人也姓姬，卫国的始封者康叔，是周武王的亲弟，因此商鞅的祖先本是姬姓。总而言之，商鞅并不姓商，在史书中，或称之为卫鞅，或称之为公孙鞅，商鞅则是他后来在秦国得到的封号。

史书对于商鞅的出生年代，亦未见记载，我们只能作粗略的推算，得知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

秦国“老外”多

春秋至战国间，很多关东各国的人跑到秦国，官居显位，对秦国的强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春秋时期，秦穆公就重用了由余（原为晋人，后逃亡入戎）、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后成为晋国的战俘，又沦为陪嫁奴隶）、蹇叔（原是关东布衣）等人，他们辅助穆公，图强谋霸，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战国时期，有更多的智能人士从关东西入秦国。

他们当中，著名者有张仪，他本是魏国贵族的后代，秦惠文君的时候跑到秦国，任秦相，侧重于外交，纵横捭阖，为秦国夺得了大片土地，并拆散了楚国与齐国的联盟，使这两个关东大国严重削弱。

有范雎（一作范且，或误作范睢，曾化名张禄），原是魏国人、入秦游说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他在秦国也官至相国。就在他执政时，秦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国，奠定了秦取得兼并战争胜利的基础。

有蔡泽，他是燕国人，秦昭王时来到秦国，范雎失意后他任相国，是和范雎齐名的人物。

还有吕不韦，卫国人，原是阳翟（当时属韩国）的大商人，后在赵国邯郸遇见在那里为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为子楚），认为奇货可居，便下决心进行政治投机，他入秦活动，得到华阳夫人（秦孝文王的夫人）的支持，使子楚被立为太子，子楚即位（即秦庄襄王）后，任不韦为相，封文信侯，食邑十万户。庄襄王死，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即位时年仅十三岁，吕不韦掌实权，被称为“仲父”。待秦王政亲政后，他才失权。

由此看来，秦国重用外国来的“客卿”是有历史传统的，其中的原因，一是由于秦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领兵打仗的将才还可以自产，但从政理国的智能之士则比较缺乏，需要从国外引进；二是秦穆公十分重视人才和引进人才，甚至以五张黑羊皮的代价换取已沦为奴隶的百里奚，重用他为大夫，让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秦国政治史上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成为后来历代秦统治者的先式。

当然，这不是说秦国就不存在排外思想和排外势力。有一个故事就足以说明问题：秦昭王派王稽为使者，出使魏国，偷偷地把在魏国受尽迫害几乎丢了性命的范雎藏在车中，载回秦国，半途遇到秦国的相爷、大权在握的穰侯魏冉（他是秦昭王母宣太后的异父弟）。这时，多智且十分机灵的范雎警觉起来，因为他早就听说秦国的穰侯是最不喜欢接纳从东方各诸侯国到秦国去的客卿的。由于不及躲避，范雎只好藏身车中。过了一会，穰侯过来，和王稽寒暄，末了，果然问了一句：“你该没有把诸侯国的人带过来吧，这些人没什么好处，只是给我们国家带来麻烦而已。”说着就走了。但范雎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他判断说，穰侯是个智者，只不过反应略慢一点，他走不多远，一定还会回来搜索的，于是他就下车步行。果然不出范雎所料，穰侯很快就派人马转回来了，搜查王稽的坐车，在确认车中无人后，才放过去。

由此可见，秦国的贵族集团对于东方六国人秦的智能之士是相当反感的，像穰侯这样，已到了极为敌视的程度。

到战国末年，秦国已到了统一天下的前夕，排外倾向又开始在统治集团内抬头。这时，活跃在秦国政界的也有一个著名的客卿，他就是李斯。李斯是楚人，人秦后正待大干一番事业，恰好遇到秦国的宗室贵族势力要求驱逐客卿，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但李斯勇敢

地上书秦始皇，进行谏阻，受到秦始皇的采纳，撤销了逐客令。作为客卿，李斯对秦的统一的秦朝政治，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看来，秦国重用“客卿”即秦籍以外的人，确是有传统的，商鞅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当然他也算是战国时期比较早的一个。在东方六国入秦的要员中，要论对秦国历史起的作用，那还是首推商鞅，别人都是无法和他相比的。

早年经历

好学的公孙

早年的商鞅，就是一个好学之人。

战国时代，文化已相当发达，学问也分类渐细，各种各样。有人学儒，奉孔子为宗师，有人习道，向老、庄求学问。墨子也是那时极有影响的大师，门徒众多。儒、墨两家，其时称为“显学”。别的学问，还有纵横之学，阴阳之学，等等。甚至农也成一学，也为一家，那时也颇被看重的。

这商鞅，特别喜好的是所谓“刑名之学”。何为刑名之学？这是战国时代法家的一派，要点是授官用人，循名责实，量刑施法，生杀予夺，说穿了，这就是关于统治术的学问，是当国君的如何驾驭臣下的手段和技巧。

商鞅的老师是谁？翻遍史书，只有简单的记载，那就是尸佼。

尸佼，战国时三晋（魏、赵、韩）人，一说是鲁国人。据说他是商鞅的老师。又有一种说法，即他曾积极参与商鞅变法的策划，商鞅被杀后，他逃亡入蜀，不知所终。他的著作是《尸子》，已亡佚，今有多种辑本。关于商鞅曾师从尸佼，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的自注，虽不见得很可靠，但也并非毫无可能。尸佼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是列入杂家类的，如果尸佼确是所谓杂家，那商鞅还是“杂家”出身呢。

其实，商鞅的老师是谁，这并不重要，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一句诗，叫做“转益多师是汝师”，这大概可以对我们理解他的师承状况和思想来源提供一些启发。从商鞅的学问和为人等作综合考察，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专学刑名之学而不知它顾的。他懂得吸纳百家，而且也确实在主学刑名的基础上，把法家学说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商鞅是一位博学而有丰富知识的人，他不仅是名气很大的法家，还因为兵书之作而被列为兵家，可能他还有属于农家思想的著作。从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成就而言，他确是当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这些都是与他长期的勤奋学习分不开。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学问的扎实底子，是在青年时期就打下了的。

公叔痤眼中的公孙鞅

公孙鞅先前在魏国，在魏相公叔座手下做事，他的官职是中庶子（或谓御庶子）。古时贵族妻妾成群，众妾所生之子均曰庶子，中庶子的职责就是掌管对庶子的教养训诫之事。公孙鞅是公叔痤手下的家臣。

公叔痤十分器重公孙鞅，曾多次和他探讨治国方略，深知他是当世不可多得的人才。正当他准备举荐这个年轻人担任更加重要的官职的时候，他突然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其时魏国的国君是魏惠王，魏惠王亲自去看望公叔痤。看到自己的老臣重病在身，凶吉难测，惠王很难过。

“公叔，如果您的病万一有个不好说的话，国家大事该怎么办呢?”惠王忧伤地问道。

公叔知道他会有此一问，好像早就深思熟虑过似地说：“我手下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但却有奇才。愿大王决定整个国家的大政时，按照他的意见办。”

惠王听他这么说，没有吭声。

惠王又和公叔痤谈了些别的，说着说着，就起身准备告辞了。

这时，公叔痤让其他人都出去，这表明，他有极其机密的话要对惠王讲。

室中只剩下他俩了。惠王神色急切地望着他的老臣。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身体虚弱的公叔痤说出了一句充满杀机的话：“大王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杀掉他，决不能让他跑出魏国国境。”

惠王答应了他，随后就走了。

惠王走后，公叔痤把公孙鞅召来，对他说：“今天大王问起以后谁可以担任国相重任。我推荐了你。但是大王的神色表明他并不同意。我对大王说，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杀了他。大王答应了我。你可以赶快逃走，要不的话，就没命了。”

公孙鞅听了这话，一点也不惊慌，他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用我，又怎能按您说的杀我呢?”

他没有走。

惠王从公叔痤那里离开后，就对左右说：“公叔病势沉重，说话也不清醒了，真叫人伤心啊！他竟然让我把整个国事都听那个公孙鞅的，岂不是太没道理了吗?”

何处是他用武地?

公叔痤死了。公孙鞅身在魏国，失去了靠山，究竟是留，还是去?

任何人要建功立业，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尤其是机遇。商鞅知道，惠王是不会重用他的。没有惠王的重视，魏国也就没有他施展才华的条件。

战国初年，魏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有过一段辉煌。那时，国君魏文侯英明有

为，重用李悝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使国家实力大增，又有吴起善于治军用兵，魏军强大，一时天下无敌。那时，称雄于诸侯的，是魏国。魏国是战国时期第一个霸主。

如果惠王能重用他，那有多好。他公孙鞅在文侯、李悝、吴起等先辈开创的基业上，一定能让魏国更加强大。

但是，惠王不了解他，看他年轻，没有资历，不把信任给予他。

看来，留在魏国，他是不会有多大作为了。

“合则留，不合则去”，他想起了这句当时在士人中十分流行的话。在那时，对于士人们来说，真可谓海阔天空，在这一国不行，就去别的国家。哪里有机会，就可以到哪里去。人才流动，在那时倒不是一件难事，一句空话。不留在魏国，他可以走。

然而，走，又到哪儿去呢？

一段时间，他在等待消息，等待机会。

魏惠王的大错

魏惠王没有听公叔痤的话，既没有重用公孙鞅，又把他给放走了，这可真叫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于自己犯的这个大错误，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直到20多年后，已成为秦国要人的公孙鞅带领秦军重创魏军，魏国遭受严重损失时，他才重重地发出一声感叹：“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然而，此时已经晚了！

魏惠王不听公叔痤的话，失去了世上一切珍宝中最贵重的无价之宝——人才。谁能否认商鞅是那个时代的旷世奇才呢？

世间万事，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人才，是人中之杰，其价值不是以一般的算术所能计算的。中国早就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言，事实证明，确有道理。商鞅在魏国时，地位并不高，也还没有什么突出的作为，但公叔痤了解他，赏识他，知道他的才能，相信他前途不可量。正因为这样，他才向魏王推荐这个年轻人。然而，魏惠王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

古语说：“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相士”可以“失之贫”，也可以失之于其他，魏惠王之所以失公孙鞅，主要是失之于认为他资历浅，地位低，又年轻。当然，更可以说是失之于没有认真听公叔痤的意见。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人才同样不可失，失亦往往不再来。

魏惠王之后，世世代代，犯同样错误的人，不知道又有多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才难察，不容易看准，察人，很容易凭感觉，从好恶出发，也极易被一些表面的、非本质的因素迷惑。当然，对于君主或权贵来说，面对人才，也很容易有阴暗心理，这也

是人才多被遗漏的重要原因。

想当初，魏惠王听了公叔痤的话，不动脑筋，不加考察，就简单地下了结论，说公叔是因老因病昏了头，称他为“悖”。然而，事实证明，真正“悖”的不是公孙，而是惠王。惠王之悖，不仅在于他没有认真对待公叔痤的意见，更在于他把公叔的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当作谬论看待，这正是《吕氏春秋》所说的“以不悖为悖”。

西行入秦

西来的消息

从西边不断有消息传来，秦国的国君求贤招能，力图强国。

消息逐渐明朗，原来是秦国新继位的国君孝公通告全国，让外来的宾客和臣下献计献策，有人能提供奇计，就给以重奖，授予高官重任，予以封地封邑。

这孝公也确是求强国之心过于迫切，甚至做出了这样的许诺，谁要是有能让秦国迅速强大的良策妙法，给什么都行。

在魏国没有用武之地，无聊度日的公孙鞅，听了这消息，确实感到振奋，一个人要干一番事业，没有一定的外部条件是不行的。像他这样有安邦定国之才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明君的赏识和信任，要是有了这一条，他就会如鱼得水，不愁不能实现平生的抱负。

不过，要立即就下决心离开生活了数年的魏国，也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要到秦国去，更是难以拿定主意。秦国，在那时的关东地区的人们看来，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到那里去后会怎么样．一切都还是一个谜，是凶多吉少，还是吉多凶少，这是叫谁也算不出来的。

思想斗争了几天，公孙鞅终于下定决心，到秦国去。他要冒这个险，他要去闯人生的一道道难关，这才符合他的性格，这才是他公孙鞅的本性。

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决定。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可能会遇到重要的转折关头，何去何从，给人以极大的困扰。脚下是否迈出一步，这一步向哪个方向迈，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常有的事。商鞅入秦，应当说是一个正确的、成功的决策。能够做出这一决策，是与他善于审时度势有关。

人生决策，也有点像股市上的投资决策，在众多的股票中，选股极为重要，而选股的重要原则之一是选择成长股，也就是前景可观，大有希望的股票。

在当时的“七雄”中，秦国是落后者、弱者，而东方各国都比秦国强大。但商鞅却选择了秦国，这就像是股市上的投资者选择了成长股一样，暂时看来尚无起色，但它蕴含着希望。

每一个人都长着眼睛。我们的眼睛，是让我们向前看的。很早就听到这样一种教导：要善于发现新生事物，给予支持与扶植，未来属于新生事物。这话确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如何看待新生事物也好，二千多年前一个叫商鞅的人如何选择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好，现代证券市场上选择成长股也好，道理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向前看，看未来。即使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好像是在向后看，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

初入秦国

西汉武帝时，有一个齐人名叫主父偃（主父是复姓）博学多才，但却受人排挤。他离开齐地北游，也没人肯帮助他，后来他到当时首都长安，见了大将军卫青，卫青几次向武帝提起他，武帝都没在意。他身上的钱用完了，人们都和他疏远，他陷入了困境中。

唐朝初年，也有一个山东的穷书生，名叫马周，穷困潦倒，后来到京城长安，一时无法，只好到中郎将常何家当门客。空怀大志，一筹莫展。

这两个人都被唐代名诗人李贺写进了诗中："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看来，文人谋士，要想找到赏识自己的明主，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实在不容易。

相对于商鞅来说，主父和马周都是"后事"，商鞅的困顿，远在他们之前。

大约在公元前 361 年，公孙鞅西行，到了秦国的都城栎阳。稍稍安顿下来后，他急于要见秦孝公。

然而，要见秦国的国君孝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宫禁森严，宫廷似海，普通人是难以得到机会的。虽说孝公求贤，可他怎么知道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到了秦国。看来还得要想点办法。办法不是别的，就是走后门。

他打听了一下，知道孝公有个宠臣，名叫景监，于是就去找他。景监也不是秦国人，而是楚国人，但他很受秦孝公信任。景监和这位魏国来的年轻人一接谈，发觉他很有思想，于是答应把他引荐给孝公。

古时缔结婚姻，要靠媒人，媒人是不可或缺的中介。看来，商鞅能见到秦孝公，也一样要靠景监这个媒人呢。景监何等人，史书上对他没有什么勾画，纵然接近孝公，因其特殊的身份而有些权力，但他无论如何还是一个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然而，小人物也有可能在历史进程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尽管在多数状况下是无意的。不知当时景监将商鞅引荐给孝公是出于何种意图与目的，是为了钱物？是因为有希望秦国强大的爱国心？仅仅是忠于自己的职责？还是一个意图不十分明确的不很经意的行动？这些都有可能。正因为历史学家没有记载下来，于是就留给我们以广阔的猜想空间了。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带去见他的国君的这个刚从魏国来的年轻人，会在未来的年月中对秦国的变化起那么大的作用。

说动秦孝公

初见孝公

终于，公孙鞅见到了秦孝公。

机会来了，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对于公孙鞅来说，就看他怎么把握了。

他开始了和孝公的交谈。开始，孝公还有兴趣听他说，过不一会，就越来越不对头了，孝公眯上了眼睛，竟然打起瞌睡来了。公孙鞅也不敢声音太大，只好轻声轻气地说，而孝公呢，显然根本没有在听他的。

事情不妙，公孙鞅只好起身告辞。

这一夜，公孙鞅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好。为什么秦君对他的话不感兴趣，自己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第二天，公孙鞅去见景监，景监一见面就责怪他："你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你一走，国君就把我骂了一顿，说，你引荐的那人是个妄人，哪能顶什么用？哎，白白给你这么一个好机会了，真可惜！"

公孙鞅心里也很乱，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好，只好吱唔着说："我向国君进说帝道，可是他却听不进去。"

毫无疑问，孝公对公孙鞅的一套不感兴趣。"话不投机半句多"，眼看着公孙鞅要没指望了，他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帝道"、"王道"，换成"霸道"

接下去，一连好几天，公孙鞅寝食不安，度日如年。难道他在秦国的希望就此葬送了吗？

好不容易熬到第五天，景监派人来告诉公孙鞅，国君要再次接见他。

这一次，公孙鞅豁出去了，胆子也放开了，但是，还是没能让孝公满意。他走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转告公孙，公孙说："我对国君进说王道，他还没听出名堂来，请您再让给我一个机会。"

公孙鞅第三次见孝公，孝公对他的话感兴趣了，不过，还没有说是否用他。等他走后，孝公对景监说："你引进的这个客人不错，我还想和他谈。"

景监把这话告诉了公孙鞅，公孙说："我对国君说的是霸道，我看得出来，他有意要起用我了，只要他再见我，我就知道往下该说些什么了。"

孝公既已被公孙鞅所吸引，当然还要见他的。公孙鞅和他谈，越谈越有劲，谈着谈着，孝公不知不觉地向前挪动着，离公孙鞅越来越近——原来，古人是跪坐在席子上的，

那种姿势叫做“跽”，两人相向而跽，本来是保持一段距离的。要是谈得投机，听者就会主动向说者靠近，两者之间的距离自然就会缩短。

就这样，一连谈了几天，孝公也不觉得厌烦。

景监却觉得奇怪，他禁不住问公孙鞅：“你凭什么把我们的国君迷住了，国君怎么这么乐意听你说啊?”

公孙鞅神秘而得意地笑了，沉吟了一会，他回答说：“我开始时向国君陈说帝王之道，想以三代为例，而国君却说：‘那要太长的岁月，我没有耐心等待。再说，有作为的君主，都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就成就事业，显名于天下，怎能久久期盼几十上百年，再来成帝成王呢?’明白了他的意图，我就以强国之术来向他进陈，国君听得满心欢喜。不过，他这么急切，也就难以与殷、周比较功德了。”

一番迷茫，几度困扰，公孙鞅终于在秦孝公的心目之中，站住了。

讲实际的秦孝公

商鞅讲帝王之道，尽力描绘古人所喜欢追忆的“三代（夏、商、周）”的状况，秦孝公不愿意听，原因是他想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他感兴趣的是“强国之术”，而那“帝王之道”——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的事，太遥远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他要从切实可行的事做起。

秦孝公的目标很切合实际。当然，一个人也不可只知眼皮底下一点点事，没有远大的理想，但也不可不脚踏实地，从实际可行的事情做起。按说，秦孝公不会不知道更远一些的图景，但他相信贤明的君主“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各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建功立业，而不是以描绘海市蜃楼为满足。

这对我们倒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每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不虚度此生，都要脚踏实地定一个可以企及的目标。一个目标实现了，还可以定更高的目标，但不要一下子就想去做自己的力量和条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人的一生，目标是有阶段性的，近期的目标实现了，就会为远期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但如果一下子就想得过于虚缈，那就可能踏空跌跤。

不过，作为一个国君，孝公对于公孙鞅的“帝道”“王道”，也应该听一下，多听听不同的理论、意见和方案，不仅没有坏处，而且有助于开阔视野，只要善于选择就行。孝公听着那些玄远一些的道理就打起瞌睡来了，如果不是因为公孙鞅讲得不够生动，那就是他的不是了。

但也不应过于责怪他，他才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啊。

在成功与失败的分界线上

投奔秦国，寻找出路，公孙鞅差点失败。这里也有偶然性。

凡事都有偶然性，凡事都可能差之毫厘。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如果”。

西方有一名言：“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短了一点……”这也许是一个最著名的“如果”。克娄巴特拉是生活于公元前69一前30年的著名埃及女王，她美貌绝伦，从现存的钱币铸像上约略可见她的风采：目如秋水，前额宽阔，鼻梁高挺，嘴唇动情。凭着绝世无双的美貌，她先后征服罗马的凯撒和安东尼，予罗马历史以重大影响。

把克娄马特拉的容貌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说得那么大，也许太过分了，然而，偶然性并非在历史进程中没有重要性。

如果，从魏国来的公孙鞅和秦孝公谈不到一块去，那秦国的历史会怎样发展呢?

然而，他们终于找到共同语言了，只不过，经历了曲折。

如果——又是“如果”——他们双方有任何一方缺乏耐心，那又会怎么样呢?

秦孝公曾讨厌过公孙鞅，但他阻止了自己的感觉、看法转变为一种成见。

公孙鞅遇到过挫折，但他没有因而失去信心。

他们都能战胜自己，而战胜自己很不容易。

他们之间有过很大的距离，但他们共同向着缩小这种距离的方向努力，这一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千载良机，可能会失之交臂，秦孝公和商鞅，差一点没有谈成，但他们又终于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或许可以说是秦国历史的幸运吧。

在商鞅之后，又有另一个成功例子，那就是范雎见秦昭王。范雎进到宫中，昭王让左右都回避，宫中旁无他人。秦昭王长跪（这是古人很庄重、恭敬的礼节）着，向范雎请教：“先生何以教寡人?”范雎回答道：“唯唯（是是)。”如此这般，重复了三遍。这把秦昭王给弄懵了，说：“先生难道不给寡人一点指教吗?”这时范雎才说出他的顾虑：“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

于此可见，范雎见昭王时的心情，与商鞅见孝公时是相仿的。商鞅二易其术，两变其道，而范雎则是先装聋作哑，然后直接说出自己的顾虑，求得对方的理解，再谋求沟通。

想来范雎是知道商鞅见孝公的故事的。他对秦昭王的情态把握得很准，因此，初次见面，他就获得了成功。

值得肯定的制度

秦孝公初步听取了公孙鞅的意见后，又把秦国的贵族甘龙、杜挚找来，一起讨论有关

变法的重大国是。在讨论中甘龙、杜挚不同意变法，因而和公孙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公孙鞅据理力争，终于在舌战中击败了甘、杜，坚定了孝公的决心，定下了变法的大计。

对于秦孝公和商鞅、甘龙、杜挚等讨论变法，一般人都完全着眼于商鞅与甘、杜二人的分歧，肯定商鞅，批判甘、杜二人，但忽视了对秦国一项优良制度的评价。

秦孝公和大臣在一起议事的做法，古时称为“廷议”，这在秦国是有久远传统的，早已形成所谓“祖制”。史书的记载中有这么一个例子：秦穆公时，秦国战胜了晋国，俘虏了晋惠公，应当如何处置这位敌国国君，秦穆公拿不定主意，大臣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于是群臣就在朝廷上，当着穆公的面，讨论，甚至争辩得十分激烈。公子挚主张把他杀掉，以绝后患，而大臣公孙枝则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会使晋人对秦国的仇恨大增，于秦国不利。他们二人争辩得面红耳赤，尔后，秦穆公经过一番斟酌，才决定采纳公孙枝的意见，先放晋惠公回国，又让他儿子到秦国为人质，这样既给了晋国君臣面子，又把主动权操在手中，可谓两全之计。

由此看出，所谓廷议，正是古代一种民主决策的方式，比君主独断专行要好。起码来说，这样做，可以把各种不同的意见摆出来，集思广益，又可以把若干不同的方案拿出来比较，择优而选。

商鞅变法后来是成功了，人们就很容易觉得商鞅一开始就是正确的，似乎变法的问题根本无需讨论，即使讨论，也不应与甘龙、杜挚之流讨论。这是后人作历史结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作法，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远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国家大事，关系重大，不能轻举妄动，需要慎重对待。所以，秦孝公的作法是对的，秦国的传统是应当肯定的。

甘龙、杜挚后来对变法的态度有何变化，不见于史，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意见，确实保守得可以，按照他们的理论，最好一切都按祖宗成制办，什么创新都不能尝试。这种思想无疑是错误的，后来的事实，也完全证实他们是错误的。但如果史书上没有留下他们的错误主张，我们又何从判断商鞅的正确，而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的方式使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我们又怎能知道他们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商鞅和甘、杜两方，何是何非，并不是在当初的廷议中见分晓的，而是在后来的实践中证实的。所以，还是用得着今天常说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一言兴邦

古人说“一言可以兴邦”，这或许多少夸张了些。说得实在些，应当说，是好的主意，好的方案可以兴邦。商鞅的改革方案，使秦孝公坚定了变法的信心，也明确了变法的具体方案，这就为秦国的强大和振兴开辟了道路。

商鞅对于秦国的实际情况，还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因此，他想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

办法。实践也证明，商鞅的方案对头。

商鞅喜欢用的词语是“抟”，即把秦国上下的力量调动起来，集中起来，去加强国力，去振兴国家，去和六国争夺，以建立秦国的霸业。他自始至终，坚持这个基本点，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终于取得了成功。

历史上著名的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隆中对”，奠定了他们二人合作的基础，也确定了后来蜀汉生存的政治基础。诸葛亮对刘备所说的一席话，也是一言兴邦的典型例子。

自古迄今，政治家都希望找到好的治国方案，所谓“好”，就是切实可行，而且能产生明显的成效。好的治国方案的产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能识治国之要的人才，深刻而透彻地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好的治国方案，似乎是产生于政治家的头脑之中，但它却是现实的国情民情的产物。

在秦国度过后半生

封官加爵

秦孝公信任公孙鞅，委以重任，此后，公孙鞅终其一生，是在秦国度过的。他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由于他有大功于秦，秦孝公以於、商之地封他。这两个地区，大致在今河南西部内乡县和今陕西东南部的商县一带。正因为商是他的封地，所以，人们就习惯于称他为商鞅，而他本来的姓名公孙鞅反倒鲜为人知了。

就在这二十余年中，商鞅的一生逐渐达到了顶点。

他先后被秦孝公授予左庶长和大良造的爵位。这是秦国的爵位，对于商鞅的任命来说，也应理解为授予官职。左庶长，相当于左将军，大良造，相当于大将军，都是地位很高，掌握实权的官职，既是军职，更体现了权位之隆。其时秦国军功爵位重于官爵，因此，连《史记·商君列传》都只记了他所膺的爵位，而没有提及他担任过的职务。当然，也很笼统地有一句“商君相秦十年”，无疑，商鞅就是孝公时期秦国的相国。

人生的顶点

商君在秦国，国君之下，位极人臣，在秦国独一无二。

就在他从接近权位顶峰的次高点上掉下来之前五个月，秦国的要人赵良去看他，目的是警告和威胁他，也对他提出了激流勇退，图保富贵的劝说。赵良在言谈中说到商鞅的日常生活，是这样描述的：他外出时，后面跟着数十辆车子，带着武装卫队，由彪形大汉赶车，还要让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他的车旁开道，所有这些，只要缺一样，他就不出门。

对于赵良的话，不见商鞅反驳，可见基本是事实，因为赵良不大可能当面乱说。面

且，商鞅权位已隆，戒心亦重，外出讲究仪仗规格，重视警卫安全，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从这可以看出商鞅在秦国是如何志高气盛，炙手可热。

赵良又说商鞅“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寡人”，当时一般只有国君方得自称，商鞅受封为商君，称“寡人”显然是破了规矩，这是很容易遭人攻击的僭越行径。“日绳秦之贵公子”，说明商鞅把秦国的贵族管得很紧，监视很严，稍有不规，就加之以法。你看，在他的威慑下，公子虔八年间不敢出门，仅由此一例，就可以看出他可以称得上是秦国的无冕之君了。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秦孝公曾试图把国君的位置让给商鞅，但商鞅没有接受。对于这样的事，相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相信吧，史书中只在一处提及，难以使人确信，不信吧，也并非没有可能，所以大概只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中国历史上是有把君位让给别人的例子的，很早时有让于异姓的，如尧对舜，舜对禹。后来也有让位于子孙的，如唐玄宗李隆基之让位于其子肃宗李亨，南宋高宗赵构之让位于其嗣子孝宗赵昚。战国时期，也有燕王让位给大臣子之的例子，此事发生于公元前 318 年。

所以，秦孝公欲让位于商鞅，也并非全无可能。其实，在《商君书》中，也曾说到“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修权篇》）这更说明孝公让位之事或许真的发生过。

车裂之刑的殉难者

孝公驾崩

公元前 338 年，秦国的第二十八位国君孝公逝世了。他只活了四十三岁。

秦孝公是秦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不说别的，单说他慧眼识人，信任和重用商鞅，就称得上卓荦不凡。人们都熟悉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合作关系，而孝公和商君，也是堪称模范的，只不过《三国演义》写得很精彩，而更古老的秦国故事却不太为人所知就是了。

秦孝公身为国君，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感，发愤图强，意气感人，实可和春秋末年的越王勾践相媲美。细细论来，勾践由于自己的严重失误而使越国几乎灭亡，他卧薪尝胆固然可贵，但所做的一切实际是在挽回自己造成的后果。而秦孝公时，秦国虽然不够强大，但日子也还可以混得过去，孝公能居安思危，严格地督责自己，殚心竭虑地思考富国强兵的大事，其精神较勾践似更胜一筹。

实际上，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国的改革已经在孝公的发动下开始了。《史记·秦本记》明明有“孝公于是布惠，招战士，明功赏”的记载，但人们一般都忽略了。“布惠”就是改革政治，给人民一些可以看得见的利益。“招战士”，就是军事上壮大国力的一项具体举

措。“明功赏”，是商鞅后来奖励耕战的先声。因此，秦孝公并不是在商鞅入秦后才开始有振兴秦国的具体行动的。

商鞅初到秦国时，即使他已得到孝公的信任，但要他在一个人、地两生，各方面情况都还不熟悉的国家担当重任，困难是很多的。因此，开始的时候，变法是在孝公主持下开展的，过了一段时间，商鞅才直接执政和主持变法。

孝公对商鞅的全心全力的支持，在战国时期的国君中是少有的，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君主中，也是不多见的。你看他听任商鞅去搞，始终没有表现出猜疑和不满来，甚至当商鞅不顾“影响”（我们今天有时处理事情起来还常要考虑所谓“影响”），严厉处罚了太子的师傅，他也没有干涉他的做法。

很多历史事件的命名是有缺陷的，早就有人指出，战国初的魏国的变法应该称为魏文侯——李悝变法，而不是像一般历史书上所写着的“李悝变法”。照此，我们也有理由说商鞅变法应该叫做“秦孝公——商鞅变法”，因为孝公对变法成功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秦孝公，也就没有商鞅变法及其成功。

商鞅之死

孝公去世，秦国政局发生了剧变。太子驷即位，他就是秦惠文王。以前受过商鞅惩处的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企图谋反，秦惠文王决定逮捕他。商鞅得到消息，就逃出咸阳，在逃亡途中，他天黑后到一处客舍投宿，旅店老板不认得他就是商君，不敢收留他，并对他说：不是我不想让你住下，这是商君定下的法令，旅店不准收留没有证件的人，否则就要治罪。商君规定的法律太严厉，谁也不敢违犯哪！

由于秦国法网严密，他在秦国无法立足，只好逃到魏国，但是魏国人因为在此前的战争中被商鞅所率秦军打败，所以对他恨之入骨，根本不能原谅他，并迫使他再回到秦国。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逃到他自己的封地商邑，发兵抵抗，并率领亲兵出击郑（在今陕西华县北），终于寡不敌众，被秦兵杀死于彤（在今华县西南），并被处以车裂的酷刑。

商鞅起兵反抗，带有被迫自卫的性质，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否则，他一开始就可以跑到商邑起兵，用不着兜一个圈子。要说他反叛，也仅是对秦惠文王而言，并不能说商鞅居心反秦，因为他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和思想上行动上的逻辑。然而，按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来看，商鞅这样做又是大逆不道的，因为商鞅是臣，臣对君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而绝无违命反抗的权利。

魏国人痛恨商鞅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代，统一已渐成不可抗拒的趋势，统一也是人心所向，但在商鞅的那个时候，能够担当统一任务的国家还没有显露头角，各国人民都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强大。楚有伟大的爱国者屈原，

各国也都有自己的屈原或者屈原精神。

商鞅的死因

商鞅对秦有大功，但却功成身亡，正当秦国蒸蒸日上的时候。使他丧命的原因是什么呢？

后人的分析或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商鞅所行新法过苛，民怨太大。《淮南子·齐俗训》就说："商鞅立法而肢解，"东汉学者高诱的注说："商鞅为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肢解。"

二是因为秦国的旧贵族早就恨他，早就寻找机会进行报复，而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

三是商鞅位高权重，开始威胁到秦国国君的地位。如果孝公在位时，就曾打算把位子让给商鞅，倘真有此事，应该如何解释？从好的方面来猜测，是孝公为古道热肠所使，为了秦国的发展，不管社稷姓甚；从另一方面去想，说明在秦国商鞅的政治影响已超过孝公。秦惠文王继位，作为一个年轻的君主，在这样一位富于治国才能的老臣面前，恐怕一开始就感到拘谨，对他的猜忌，必然产生。

这三者都与商鞅之死有关。当然，起主导作用的是秦惠文王的态度，如果他不下决心对商鞅动手，商鞅的地位和生命至少还可以维持一段时日。就在这时，那个曾受到商鞅严惩，尔后一度八年杜门不出的公子虔终于到惠文王那里摇唇鼓舌了，他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王也，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个公子虔是很善于挑拨的，他确实窥透了惠文王的内心世界，最后一句尤为关键。惠文王本来就不无这些个念头，经他这么一撺掇，也就下了决心。

类似这样的情节与语言，在中国政治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一句话，这是君主专制统治不可克服的毛病。在这一制度下，君臣之间，不可能不猜疑。君比臣强吧，还好说；臣比君强，早晚要引起君的疑忌。孝公与商鞅，总算善始善终，确是难得，新登位的惠文王就难以和商鞅继续这种合作了。

商鞅是深通法家理论的，照理他应该对君臣关系有足够的警惕。但是，也许是他太成功了，也许是孝公对他太信任了，他没有或者不愿意多往坏的地方想，甚至当赵良威胁他、劝告他时，他也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和真正的重视。也许他没想到孝公会去世得这么快，但孝公却很快就撒手人寰，毕竟他是以孝公为靠山的，孝公一死，他立即就笼罩在极度危险甚至是死亡的阴云下了。

商鞅后悔了吗?

历史上有很多人做了事又后悔的例子。

秦国有一个著名的将军就在临死前发出了深深的追悔。这个人就是白起。说起白起，真是直到今天怕听到他所做的事情还是让人毛骨悚然。就是这个白起，率领秦军在长平之战（公元前 260 年）中大败赵国军队，在赵军投降后，把四十多万降卒几乎全部活埋。这可以说是世界战争史上一次罕见的屠杀战俘的残暴行动。类似这样的暴行，在白起的军事生涯中，一定还不少，仅在秦昭王三十四年，他在对魏战争中就斩首十三万，又与赵将贾偃战，把他的部下两万多人沉于河中淹死。

古语曰："祸莫大于杀已降，"白起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实在是残忍之极。

后来白起也遇到了麻烦，他战功越多，越引起当时为秦国相的范雎的不安，范雎便以主和的姿态出现，使白起一举灭掉赵国的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白起闹起了情绪，又发了点牢骚，秦昭王强让他再度带兵攻赵，他也不干。结果，他的职务给一免到底，从大将降为士兵，秦昭王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不让他留在咸阳城里。

白起只得离开咸阳，秦昭王对范雎等人说："看样子白起离开咸阳是极不高兴的，还有话没说出来呐。"于是就派了使者赐给他宝剑，让他自尽。临死前，白起说："我对天犯了什么罪，而落到这般地步啊?"想了好一会，他似有醒悟地说："我是应该死啊。长平之战，赵国的降卒数十万人，我骗他们投降，又把他们都杀死了，就这，我已足够死的了。"

这是白起临死前的忏悔。可惜太晚了。对于敌国将士来说，白起确是一个刽子手，不过秦国人可不这样看，他死后，认为他"死而非其罪"，以至于还到处祭祀他。

再看商鞅，他于逃亡途中投宿，遭旅店老板拒绝，听了老板的话后，喟然长叹，说："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一句感叹，商鞅到底要想表达什么，并不是那么清楚。是追悔呢，还是自我谴责？追悔，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悔？反对商鞅的人就说：看，这不是他的报应吗，自定的法律又正好反治其身，作法自毙，或者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处在穷途的商鞅是怎么想的，他真的有后悔之意了吗？这，我们已无从知道。商君应该知道，法，一旦制定出来，就是那样一种东西，它可能适合于任何人，包括热衷于制定它的人。蚕蛾作茧自缚，这是它的一种本能；人，这种社会动物，是惯于作法自缚的，虽然这多半是理智的需要与表现，但有时也难免成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种嘲弄。

纵然商鞅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旅店老板那里尝到了他所制定的法律的滋味，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商鞅看成一个失败的可怜虫，一个被命运严惩的小丑。商鞅的法律确实太苛刻，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商鞅实行法治的方向错了，他关于法治的思路还是很有价值的，他的以法治国的尝试，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商鞅活着是为了秦国的法治而努

力，商鞅之死，也是对秦国法律的一个验证。虽然他死得很惨，但他却有权利为他推行法制的成功而欣慰。

《商君书》

流传久远的《商君书》

我们了解商鞅的事迹，主要的依据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商君列传》，在《战国策》等古籍中，也有有关商鞅的记载。有一本书，也是与商鞅密切相关的，那就是《商君书》。

《商君书》是中国一部古典名著。流传至今的《商君书》共含26篇，其中2篇有题无文，所以实存24篇。24篇长短不一，最短的《立本篇》仅两百多字，长者如《算地篇》等在篇幅上几乎十倍于《立本篇》。

战国时期的韩非似已提到商鞅有著作流传于世。西汉时问世的《淮南子》一书即提及商鞅的《启塞》，《启塞》也就是《开塞篇》，今《商君书》中有此篇。同时的司马迁则说他读到过商鞅的《开塞》《耕战》，《耕战》也就是今见《商鞅书》中的《农战篇》。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期，商鞅的著作就有流传，并且甚受重视。

《商君书》一向为人所重视。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著名历史人物——三国时期蜀汉先主刘备就爱读这部书。刘备在给他儿子刘禅的遗诏中，就对阿斗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说明刘备对此书评价甚高。至于阿斗当了蜀汉皇帝后，是否按照他父亲的遗嘱办事，就不得而知了。

《商君书》的版权属于商鞅吗？

捧读《商君书》，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是商鞅亲自动笔写就的吗？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不好回答，难以确定。不好说是，也不好说不是，不能说全是，但又并非全都不是。

韩非在他的著作里，曾几次引用商鞅的言论，他又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但这里只说民家有"藏商、管之法者"，"商"是指商鞅，"管"是指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商、管"之法，并不一定就是商、管本人的著作，至于商鞅是否有著作，著作是否就是《商君书》，韩非实际上并未言及。当然，"商、管之法"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为有关商鞅、管仲思想的书，但关于商鞅的书，有可能是《商君书》，也可能不是。

今传《商君书》肯定不是直接出于商鞅之手，它是一本文件、文稿的汇编。有人说，它是由商鞅的门徒编纂而成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秦国主管国家档案的官员编成，两种说

法都有些道理，或许两种情况都有，也是可能的。当然，今天我们在《商君书》中所看到的大多数篇章，还是有商鞅所著的原始风貌的。关于《商君书》的作者问题，两千多年来一直有不同的意见，至今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近现代一些学术大家都在研究《商君书》上下过大功夫，基本意见是两类，一类是认为该书各篇均非商鞅所作，一类则认为书中有的是商鞅所作，有的不是。当然，究竟哪些是哪些不是，各家的意见又不相同。总之，《商君书》的作者问题，是一个迄今仍未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问题。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总希望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得到准确的答复，但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事实上是有困难的。

现在比较肯定的意见，是著名现代学者高亨先生的区分，他把《商君书》现存篇章分为六类，其中可以确定为是商鞅所作的是《垦令》、《靳令》两篇，有可能是商鞅所作的是《外内》、《开塞》、《农战》三篇。他的结论是今天我们所见的《商君书》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同一时期的著作，而是不同时期，不同人所作，是商鞅本人遗著与其他法家著作的合编，各篇的作者，需具体分析。

不论如何，可以肯定，《商君书》这本书基本上是商鞅思想的记录。即使不是商鞅所作的文篇，也基本上反映了商鞅本人的思想。在缺乏更多更可靠的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了解商鞅的一生和他的思想，主要还是要依据这部书。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商鞅的风采，想见他的为人，并获得十分有用的思想资料。

在本书中，笔者引用《商君书》的内容采取谨慎的做法，对于现存《商君书》中一般认为不是商鞅所作的篇章，在引用时尽量加以说明。但由于《商君书》从总体而言反映的是商鞅的思想，所以，在把此书当作商鞅学派的思想来加以考察的情况下，不对某些言论是否肯定出于商鞅本人，进行过细的考索。

3. 名垂青史

商鞅变法垂青史

变法——战国时代的头等大事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作为政治家，商鞅最大的作为就是在秦国进行了改革，因此，商鞅生前身后，名气最响的，是改革家。商鞅的一生，是和改革紧紧相伴的。

战国时期，各国发生的改革被统称为变法。商鞅变法，便是那时最有名、也最成功的

改革。

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变法高潮在各国迭相出现。

首先是在魏国，有在魏文侯（公元前 445—前 396 年在位）支持下李悝和吴起的变法。

李悝（约前 455 一前 395 年）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根据人的能力和功劳来选拔官吏，决定他们的待遇。他在魏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尽地力之教”，让农民勤勉治田，使土地充分利用。他还推行“平籴法”，年成好，粮食丰足时，政府出钱大量购入，市场上粮食紧缺时，政府又拨出粮食，平价出售。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抑制粮价的过分波动，减轻由于“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带来的严重后果，兼顾了生产粮食的农民和依靠市场的谷物消费者的利益，政府也收到稳定政局等好处。李悝还制定了《法经》六篇，加强统治，强化对民众的控制，从而使魏国能集中国力参与争霸战争，成为战国初年首屈一指的强国。

吴起（？一公元前 381 年）和商鞅一样，也是卫国人。他先在鲁国为将，后来到了魏国，受到魏文侯的重用。他在魏国实行了军事方面的改革，严格挑选士兵，强化军事训练，并把具有相同特长的士兵编在一起，产生了类似兵种的组织系统。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加强。

魏文侯死后，吴起受到排挤，只好离开魏国，到了楚国。他受到楚悼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最高的官职——令尹，主持了楚国的变法。

吴起认为，当时楚国的国贫兵弱，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削弱大臣、封君们的权势，限制他们的利益。他采取果断措施，精简“无能”、“无用”的官员，裁汰那些“不急之官”。他还把旧贵族迁移到边远荒凉的地区去。

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间不长，楚悼王去世，吴起被害，变法也就中断了，虽然楚国的变法也有所成效，但变法的成果没有得到巩固，这对以后楚国的发展有着长远的消极影响。

除了上述变法以外，还有赵国公仲连的改革、韩国申不害的改革和齐国邹忌的改革等。这些改革，都对所在国的社会进步、国力增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为什么那时变法竟成为一时的潮流呢？要明乎此，必须了解战国时期的历史特点。

战国时期，我国历史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时期，当时生产力由于铁器的使用，而出现了飞跃，但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却与此极不适应。七国并立的局面，使每个国家都处于严峻的竞争状态和强大的外部压力下。不管哪个国家，都要面临生存的考验，而生存之道，只有富国强兵一途。

要富国强兵，就要充分发掘内部潜力，要由新兴的政治力量掌握政权，调动国内各种积极因素，使国家的能量充分聚集起来，发挥出来。要实现这一切，只有进行变法。

因此，变法便成了一时的热潮。变法的目的，正在于改革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制度，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各国壮大国力的需要，谋求富国强兵，在竞争特别是兼并战争中争取生存，争取优势。

秦国更需要变法

对于战国时期的各国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改革，秦国当然也不例外。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当上了秦国国君。孝公名渠梁，那年只有二十岁。他把“不忘社稷”看作君主的道义，他是一个年轻的爱国者。

任何一个爱国者，都热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国昌盛强大，特别不能忍受祖国落后、弱小而被人欺侮，受人轻蔑。

孝公继位后，日夜想着如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他曾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诸侯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使人无法忍受的了。

“诸侯”，指的是当时关东齐、燕、赵、韩、魏等国。诸侯为什么轻视秦国呢？主要原因，一是因为秦国僻处中原文化区之外的西部，被认为是文化落后的国家，而更重要的是秦国那时国力不强，在和东方六国的斗争中处于劣势。落后，不仅要挨打，而且要被人瞧不起，这是自古至今的通则。

后人追思秦孝公，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他最可贵之处，就是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他牢记着国丑国耻，铭心刻骨。秦国的变法和成功，与他这股爱国热情是分不开的。

从秦襄公到秦穆公

秦是东周初年平王东迁时才诞生的诸侯国家。

西周末年，周幽王被杀，平王被迫将都城从镐京（在今西安附近）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位于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便成了秦的封地。

秦立国之初，非常艰苦，因为它处在戎、狄的包围之中。所谓戎、狄，古人是指西方和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居无定处，生活在马背之上，成年人个个都会骑马、射箭、打仗，因此很有战斗力，经常深入农耕区进行劫掠，以农耕为生的居民往往不是他们的对手。秦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

但是，秦人有着异常坚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国家，终于在西部崛起。

春秋时期，秦穆公在位时，秦国曾经强盛过，在诸侯国中称过雄霸。秦穆公名任好，他知人善任，百里奚、蹇叔都受到他的厚遇。

百里奚原是虞国的大夫，晋国灭了虞国，他随虞国的国君一起作了俘虏，晋国把他作为陪嫁的奴隶，他又随秦穆公夫人到秦国，但他从秦国逃到宛（在今河南西南部，当时属

楚国），落到楚人手中。秦穆公知道百里奚是个人才，本想以重金赎他，但又怕楚人因此反而不给，因为楚人会想，秦国用这么高的代价来赎人，此人肯定不一般。所以就用五张羊皮去赎他，楚人也就把他交出了。当时百里奚年已七十，穆公和他谈论国事，谈了三日，穆公感觉很投机，就委以国政，把他称为“五羖大夫”。羖，意为公羊。

这时，百里奚又向穆公推荐了他的好友蹇叔。百里奚是在游历齐国遇到困厄时和蹇叔认识的。百里奚想为齐君效力，但被蹇叔劝止，结果没有陷于齐国的内乱。后来，百里奚到了周，周王子想用他，百里奚征求蹇叔的意见，蹇叔又劝阻他，结果使他免于杀身之祸。后来他当虞国的大夫，蹇叔也是极不同意的，但百里奚却终于没有听，结果成了亡国大夫。百里奚从亲身经历中看出蹇叔确有见识，心悦诚服，因此他向穆公举荐蹇叔。穆公听了，深信不疑，派人送去很重的礼物聘蹇叔为上大夫。

秦穆公的善举

穆公还有两件事，历来是为人们所称道的。

其一，穆公十二年，晋国发生了大旱灾，向秦国请求援助。穆公与臣下商议，丕豹的意见是不给，不但不给，而且应该趁机出兵，攻打晋国。而公孙枝、百里奚的意见则是应该施援。百里奚说：“夷吾（晋惠公）得罪了您，但晋国的百姓没有责任。”秦穆公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派了大批船只，运送了大批粮食，帮助晋国克服灾荒。

其二，有一次，穆公的一匹好马跑丢了，被居住在岐下的“野人”抓获，他们把马杀了，共有三百多人分吃了马肉。后来官吏追查到了，就要严办他们。这时穆公却说：“君子不应该因为牲口而害人。我听说吃了马肉，如果不喝酒的话，那是对身体有害的。”于是他不仅赦免了那些吃了马肉的人，而且还赐给他们酒喝。这就使那几百个“野人”很感动，一直想要报答穆公的不杀之恩。

他们所希望的机会终于来了。穆公十三年，秦国遭受饥荒，向晋国求援，晋君听从臣下意见，以怨报德，不但不给秦国援助，还准备兴兵伐秦。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发兵，亲自出征晋国。两军交战于韩原，穆公在追击晋君时，被晋军包围，穆公受了伤，请况危急。这时，突然杀出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冲向晋军，迫使晋军解围，救出了秦穆公，逮住了晋君。穆公一问，才知这三百多人就是自己以前赦免的那些“野人”。

公元前 628 年，也就是秦穆公三十二年，春秋时期第二个霸主——晋文公死去，这就使秦国东边的压力有所减轻。这一年，有个名叫杞子的从郑国派人向穆公报信说，郑人让我掌管着都城北门的钥匙，如果趁机前来偷袭，就可以一举占领郑国。穆公向蹇叔咨询，蹇叔认为劳师远袭，本非良策，更兼郑国必定会知道秦国出兵的消息，有备子先，这样，秦军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穆公一心要出兵，听不进蹇叔的意见，召百里奚之子孟明视和蹇叔之子西乞术、白乙丙，使其领兵出征。结果，正如蹇叔所预见的那样，秦军到达郑国

时，因郑国已早有准备，只得退兵，在经过崤山时，遭晋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春秋时期秦国东进所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秦穆公没有把责任归于将领，而是主动承认自己决策的失误。他公开作了检讨（见《尚书·秦誓》），牢牢记取这次教训。

虽然这次失败的远征给秦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穆公东进图霸的战略意图严重受挫，但穆公并未气馁。他明审形势，把秦国发展的战略重心放在西线，向西部的戎王之国进攻，结果是“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在辽阔的西戎地区建立了秦的霸业。

此后，秦虽然始终是西方大国，但一直没有很大起色，特别是进入战国时期后，由晋分割而来的魏国十分强大，一时成为霸国，秦国更相形见绌。

秦献公时代的秦国

秦献公是公元前385年即位的，他曾流亡国外三十余年，长期的磨难，培育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振兴秦国的决心。他在位的二十四年间，对内整顿秩序，实行改革，使秦国的实力有了增长。

国君死去后要以活人殉葬，这是秦国一项野蛮制度。秦穆公是一位有为的国君，但他死后殉葬者多达一百七十七人。秦献公一即位，即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已久的野蛮制度。这对秦国社会的发展，是有显著的积极意义的。

秦穆公又把都城从雍（在今陕西凤翔南）迁到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但秦的宗庙仍在雍，一部分贵族、老臣仍住在雍，这对秦献公进行改革，避免干扰，反倒是有利的。迁都，是秦东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秦与东方六国的争夺，增加了优势。

秦献公时期最主要的改革是“为户籍相伍”，也就是编定户籍，这样做，一是使国家加强了对社会基层和民众的控制，二是便于征收赋税，这都是有利于增强国力的。

到了献公晚年，秦对外的战斗力明显加强了，秦献公开始对外用兵，收复失地，扩张领土，公元前364年，秦和当时的诸侯强国魏国进行了石门之战，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这对秦扩大它在东方的军事影响，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秦在西线的统治地域也进一步拓展了。

总的说来，秦献公时期的秦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秦国历史正在迎来一个辉煌时代。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序幕是在秦献公时拉开的。

秦孝公的强国梦

公元前361年，当秦孝公登上了统治秦国的宝座的时候，与秦接壤的东方大国是魏国和楚国。它们把秦国和东方分割开来，使秦国僻在西部，无法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中原各国也把秦国当成所谓的“夷狄”，这在那时是明显带有轻蔑色彩的。

孝公即位后，即发布命令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僧爱分明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是一篇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国君政令。秦孝公曾说一代代的国君都不应当忘记社稷（国家），他正是这样做的。

这里追述了秦国穆公时期的历史，这足以令子孙引以自豪。

这里又满怀忧患地提到从厉公、躁公、简公直到出子（他是秦惠公子，立二年被献公所杀）由于内乱所造成的国力衰弱，以至为诸侯所鄙的国耻。

这里也提到孝公的父亲——献公时秦国出现的转机。献公在位二十四年，把首都从雍迁到栎阳，作出把秦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姿态。

更重要、也更可贵的是，秦孝公在这篇政令中发出了"强秦"的誓言，并以优厚的条件向"宾客群臣"征求实现强秦目标的奇计。

孝公的这篇"强秦"宣言，表明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也正是这篇宣言所公布的政策，把公孙鞅等杰出人物从千里之外召唤到秦国来。

强秦这一目标确定了，但如何才能使秦国强大起来，必须找到办法，找到一条道路。

但是，这并不那么容易，需要适合秦国国情的办法，需要善于从思想、理论进行总结，需要巨大的智慧。

总方针似乎比较容易确定，那就是"变法以治"。

但如何变法，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也必须回答。

探索首先在激烈的争论中开始。

这一天，在秦国的宫殿中，孝公主持国家大政的讨论，参加者有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人。他们讨论的中心题目是三个："世事之变""正法之本""使民之道"。

秦孝公首先发言，他说："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秦孝公出语不凡，由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确有变法的愿望，但也还有顾虑尚未消除，这一顾虑就是："恐天下之议我也。"

疑事无功

人畏人言

说来也怪，人做什么事，最怕的往往不是做事之难，而是别人会怎样议论自己。

怪不得，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言可畏"。

《诗经·郑风·将仲子》里那个女子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说："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两千多年前的诗是不太好懂，要是翻译成今天的白话，那就是说："请那老二啊，不要翻进我的园子，不要弄坏我的檀树；不是我爱惜东西，是怕人们的七言八语。老二叫人想念，可人们的七言八语也叫我害怕啊。"

两个人相爱，本来只是两人之间的事，可别人要七言八语，而当事人别的不怕，偏偏最怕别人的闲言碎语。身为一国之君的秦孝公，在考虑他的变法时，竟也是首先想到怕天下人的议论。

秦孝公、商鞅之后一千多年的王安石，在历史上也是以搞改革著名，他也遇到类似的难处，他的果断回答是："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说，不去管他，人言没什么可怕的。但王安石是否真的不怕了呢？反正他的改革没有成。

不过，"人言"干扰的事情外国人也一样遇到，但他们的态度似大不相同，可见于意大利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但丁那句名言来："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人要有主见

针对孝公的疑虑，公孙鞅以"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来劝导他，并让孝公赶快定下变法的大计，不要去管他天下人的议论。他的理由是：

有异乎寻常的行为的人，往往不能被普通人理解，有先见之明的人，常常还要遭众人嘲笑。有这么一句俗语："愚笨的人对于已成定局的事也看不出来，而智者却能在事情发展的萌芽状态就看出苗头来。"郭偃的书中有句话说："追求至高道行的人，不去随波逐流，而要成大功的人，用不着一一去和人们商量。"

他又说："遵循成法是为了爱民，按礼办事是为便于成事。因此，圣人只要能强国，不拘泥于成法，只要有利于百姓，不死守礼制。"

孝公闻此，说了一声"好"！

我们不能要求商鞅有后来才出现的某些进步观点，譬如说，群众观点。二千多年之后的人，只要不比商鞅还糊涂、还落后就行了。商鞅是说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话，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为什么想成大事业的人就不能与更多的人商量，以便集思广益呢？当然，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过于绝对化，即使商鞅所说的"众"就是"群众"（我们相信商鞅所说的"众"和我们所说的"群众"在意义上还是有所差别），但是，群众，对任何一个问题，难道就不会有不同的看法吗？

其实，无论何时何地，人们的认识水平总有差异，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就不会完全相同。愚者总是和智者相比较而存在的，存在有预见性的智者是完全可能的。人们对于任何问题，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人们的认识能力有差异．对事情的观点会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很多事情还有切身利益的关系，由此决定人们对某些问题会有不同的态度。特别是涉及到对旧事物、旧制度的改革时，往往有人倾向于维持原状，有人主张改动，即使是同为主张改动的人，如何改法，改动的幅度与节奏，也会有不尽相同的意见。正因为这样，进行改革，要想完全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之后再来进行，是不大可能的。

有一句成语叫做“筑室道谋”，源出《诗经·小雅·小旻》：“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意思是说，自己要造房子，却去跟过路人商量，这样，房子是盖不成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事情的主持者，必须要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一定主见，如果东问西问，道听途说，那是办不好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鞅确有对的一面。

商鞅与孝公讨论变法大事，他把“爱民”、“利民”挂在嘴上，并和强国相提并论，这对孝公是很有吸引力的。他那种只要能强国、利民，就不要过多顾忌成法定制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当然，也不是商鞅的言论就没有缺点，搞改革，有先见之明的智者，不是不可以对认识滞后一些的人们作一些宣传和说服工作，变法这样的“大功”也并非完全不能“谋于众”即和较多一些人商量，这样，是可以争取到一些改革的支持者，有利于减小改革的阻力的。商鞅的这些缺点，是由他所属的学派的根本特点所决定的，也与他所受的种种限制——包括我们常说的阶级的、时代的种种限制——有关。

当变须变

法不当变吗？

正当公孙鞅说得“入港”，孝公听得兴起的时候，在坐的甘龙明确地表示了他的反对意见。他说：“不对。我听说，圣人是不改变人民的礼俗来施行教化的，智者是不搞变法来治理国家的。按照人民的习惯来进行教化，不费功夫而功效明显。依据成法来进行统治，官吏熟习而人民安定。如今要变法，不按秦国的老规矩办，换一套办法约束人民，我恐怕天下都要议论甚至笑话国君，请您多加考虑才是。”

甘龙的话，中心意思还是两个，一是法不能变，变法没有好处，还要添麻烦；二是变法变法，弄得不好，要惹天下人笑话的。

一个受信任的老臣这样说，免不了让孝公心生狐疑，他回过头去看公孙鞅，看他有何说法。

这时，形势对商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个外来人，刚来秦国，跟国君一起讨论国是，又碰上持有不同意见的重要人物，这局面实在不好对付。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而虎的旁边还有两只豹子。

但这时，他已经只有进路，没有退路了。如果他不能战胜甘龙他们，他就会失去在孝

公心目中的地位，他所设想的改革方案，也就会完全成为泡影。

他毫不怯懦。反而理直气壮地对甘龙说："您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安于守旧，学者为有限的知识所束缚，凭这两条，都只能当官守法，而难于超越于成法外，有较高明的见解。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可以为王；春秋五霸，做法不同，但都称了霸。所以智者制定了法度，而愚者为法所制，贤者懂得改变礼制，而不贤的人们却拘泥于礼制。跟拘泥于礼制的人是不好谈大事的，和为法所束缚的人是讲不通变革的，请您不要再持疑虑了。"

公孙鞅言辞凿凿，说得甘龙无话可说。

自古到今，没有一成不变之法，也不能绝对地划分什么"古法""今法"，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政策和办法，切实可行之法，即是好法。当老政策、老办法已经不顶用了时，就应该坚决而又稳妥地变革了。当变就得变，如果不能及时地变，就会造成损失，所以世无定法，即无不变之法，世间一切都在变，法为什么不能变呢?

事事要法古吗?

这时，在一旁憋了半天的杜挚发话了："我听说过，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器具。我又听说过，取法于古，是没有过错的，按照通行的礼制办事，不会有问题。请我君好好考虑啊。"

杜挚说的"利不百，不变法"，流行了数千年，一直是保守派的最基本的口头禅。当然，变法要有利，是对的，谁都不想干无利之事，但是要新法十全十美，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往往就是抓住新法的一些难以完全克服的缺点，对新法全盘否定，并进而得出结论：新法搞糟了，还是不变的好。

公孙鞅振作精神，又来对付杜挚的挑战。他说："前世的教化并不一样，我们效法何者呢？古时帝王的做法也不是一再因袭的，我们又以谁的礼法为准呢？伏羲、神农是重教化而不行杀戮的，黄帝、尧、舜只惩处犯法者而不罪及他的家属。到后来的文、武，又都是按当时实际情况立法，按需要而制礼，礼法是因时而定的，制度政令都是适合实际的，连兵甲器备，也都是适于使用的。所以我要说，治世各不相同，并非只有一种道理，有利于国家的事，不必要效法古典。像商汤、周武王他们没有遵行古式，但却兴盛起来，殷、夏到了末代灭亡了，倒是不改变礼法的。因此，不按古法办事的，未必就是没有道理的，严守礼法而不稍变更的，也不值得肯定，请君王不要再为是否变法的事疑惑了。"

公孙鞅的理由这么充分，杜挚、甘龙还能说什么呢？孝公听他的辩驳，十分满意，又说了一声"好!"充分肯定了公孙鞅的意见。

他不再犯疑，决心已下，变法之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不必法古”

作为改革家，商鞅的基本指导原则是“不必法古”。

所谓的“古”，就是历史，就是前人的做法、经验。不法古，并不是说不应当重视历史经验，而是不要让历史把自己束缚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又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经验的国度。我们的事好也好在这里，坏也坏在这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教训，历史是老师。但是，什么都要到历史中去找根据，过于迷信历史，历史也会成为对人对事的束缚。

迷信历史，也许是因为好古。古时是老祖宗的时候，老祖宗是值得尊敬的，人总不能“数典忘祖”，于是，崇古心理也就自然形成了。古人古事离得远，无从详考，充满神秘性，既能让自己信而不疑，又能糊弄得了别人。这大约就是“古”的好处。

所以在中国有个传统，叫做贵古而贱今。《庄子》说“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淮南子》又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说明这个传统已很悠久了，在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都有很大影响，你要论证什么是对的，只需要能从古人古事那里找到证据，你要想否决什么，只需问一声：这事古时候有过吗？

先秦时期的“显学”——儒家与墨家，都是主张法古的，他们“俱道尧舜”，只是取舍不同而已。后来墨家衰微了，儒家独尊，儒家动不动就“先王”如何，“三代”如何的基本态度，对后世的消极影响很大。

明白了这个道理，再来看看中国历史上一些大人物的行事，也就可以明白他们的苦衷了。王莽改制，用的办法就是“托古”。“中国的作文与作人，都要古已有之”，鲁迅就曾这样说过。

商鞅的了不起，在于他认准了一条，做事不必法古。

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总的趋势是后胜先，今胜古，如果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此语最经典的出处是鲁迅的小说《风波》，是那个九斤老太所言），人类岂不是不能前进，只能后退，早就蜕化得如虫豸都不如了吗？

商鞅和杜挚、甘龙的基本分歧，就在于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古（或：前）人已有的模式出发？

商鞅的可贵或者聪明之处，是他已经懂得设计他的改革，从古人那里找不到榜样，只有从实际出发，只有自己来走出一条路。

这和今天的先进思想，在认识方法上，也不是没有相通之处。

甘龙、杜挚的不识时务是很明显的，他们被孝公称为“愚者”，实在是太对了。

公孙鞅在辩论中战胜了甘龙、杜挚，取得了孝公的充分信任，他被任命为左庶长——

这个职务，大致相当于左将军，开始成为秦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变法的基本内容和性质

变法的基本内容

在孝公的信任、支持下，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开始了。这一年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一说六年，那就是公元前356年）。

据记载，新法出台主要是在这一年和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

变法的主要内容有这样一些：

1. 进行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改革，使之适合发展生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需要。

2. 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到增强国力的目标上去。

3. 取消或限制宗室贵族的世袭特权，通过军功爵制的推行，建立有利于鼓励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等级制度，从而使等级制度动态化，成为调节各社会集团利益关系、确立有效的社会激励机制的键盘。

4. 实施商鞅的法治理论，努力在秦国建立法治型的君主专制统治。

5. 普遍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提高行政效率。

6. 通过建立什伍连坐制，加强在社会基层的统治，严法重刑，迫使人民服从专制统治的意志。

7. 统一度量衡，给政府管理和经济生活带来便利。

8. 移风易俗，增加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有利于富国强兵的积极因素。

在变法过程中，还把秦国的都城从栎阳迁至咸阳，使秦国的政治中心也更适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关于这些内容的详细述评，将在以下的相关题材中涉及。

关于变法性质的探讨

对于商鞅变法的性质应该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旧史学上并没有很好地讨论过，也没有人去深入探讨商鞅变法的性质问题。西汉的大学者、大思想家董仲舒对此有所论及，他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同"无"）立锥之地，又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

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同“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这一段话，是不大好懂的，其基本倾向，是对商鞅变法所带来的后果持批判态度的。董仲舒认为，商鞅变法，改变了古制，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特别是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造成土地占有极不平均的状态。这段话虽然重在揭示现象，但也多少涉及对变法性质问题的认识，董仲舒抓住了变法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这一实质性问题。但是，董仲舒仍未从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转变这一高度去认识商鞅变法。

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以及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史问题进行大规模的讨论中，才把商鞅变法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联系起来。从那以来，多数论者把商鞅变法看作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并因而把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定为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期标界，也就是说，商鞅变法，是中国奴隶社会结束、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标志。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定论，有关的讨论还在继续着。也有人并不同意这种分期理论，有的则不同意把商鞅变法定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

对于这个问题，十分关键的是变法前和变法后秦国社会究竟有何本质上的区别，是不是变法前秦国就是奴隶社会，而变法后秦国就转化成为封建社会了。

学术研究和讨论贵在探索，贵在创新，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在一个方向上长年坚持，锲而不舍，也可以多找一些视角和突破口，进行各种各样的试探。这就像钻井一样，固然可以在一个点上不停地钻下去，或许终于会有结果，但也不妨换几个地方试试，或许也能达到目的。

商鞅当年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也不是自觉地要推动历史的进步，他在秦国的变法，或者用我们今天的用的词语——改革，主观的终极目的，充其量就是为了使秦国富强。所谓“革命”，所谓社会的新陈代谢，无不是今人对历史的诠释。

你说商鞅在秦国废止了奴隶制度，有何证据？何以见得变法前秦国就盛行奴隶制度，更有多少证据可以说变法前秦国是一个奴隶社会？我们能在《商君书》上找到证据的倒是：商鞅新法中有严厉的法令，规定把民众成家成户地变作奴隶。所以也可以说，商鞅不仅保存了奴隶制，而且还在政权的力量下强化了奴隶制。

当然，也不必因此就得出结论，商鞅对于社会变革和进步毫无贡献可言。的确，商鞅的政策推动了土地的私有制的发展，又通过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一个强大的军功地主阶级，这无疑对于社会的变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商鞅在秦国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也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后世影响极大。可以说，商鞅变法对历史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中国形成了官僚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对于经济基础有着极强的反作用，它甚至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特征。机械地、简单化地把中国的社会制度和西方的发展模式去套、去比较，是行不通的。所谓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如果因为它沿用已久，而仍

然要使用下去的话，只能理解为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为基本构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治经常性地强制地支配着经济、文化和一切社会关系，直接地看，政治或者政权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

第一批法令

“垦草令”

变法的第一道政令是“垦草令”。从字面上解释，“垦草令”就是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其实，命令所包括的内容要广泛得多。

当初商鞅向孝公所上的“垦草令”是什么模样，因为它没有流传下来，已无法确知，但今传《商君书》中的第二篇《垦令》很可能就是商鞅向孝公进献的“垦草令”的草案，它使我们能大致推测当年“垦草令”的内容。

《垦令》的主要内容是：

一、实行统一的租税制，国家根据占有土地者从土地上收获的粮谷数量来征收地税，这样，国家的征收有制度保证，征收办法是统一的，有土地者的负担也是公平的。

二、统一各地的行政制度，不允许官吏任意妄为，也不允许他们拖延政务，在行政理事中发生了错误，也不允许他们隐瞒不报。

三、对商人严加限制，不准他们从事粮食买卖，又通过加重关市之赋的征收，使商人的经营变得十分困难，以此来严格限制非农业人口的数量。

四、提出愚民政策，不让农民受教育和掌握文化知识，使他只知种地，安心务农，不起迁移之心。

《垦令》共分二十节，每一节列一条法令，有很强的针对性，其内容也涉及很广，虽然并不是商鞅变法的全部内容，但从中已可以看到商鞅变法的基本取向和基本精神。

“令民为什伍”

商鞅变法推出的第一批政令中，即有“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

这一条政令是非常严酷的。

什、伍，原来是军队的基层编制，五人为伍，二伍即十人为什，后来推及于民间。也有说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这就是说，把人们严密地组织起来，使之互相监视，如果十家中有一家有罪，其他九家必须向官府举报，如果知情不报，那就要受到“连坐”的严处。对是否“告奸”，分别赏罚，告的和斩敌的同样待遇，即可以得爵位一级，而不告者

与投降敌人的一样惩罚，不但当事人要丢命，而且全家要被株连。

早在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国就开始实行“为户籍相伍”的制度，商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制度，并将它与严厉的刑罚相结合。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严密控制人民，最有效地打击一切与政府相对抗的行为。

关于这项制度实行的情况，在史籍上是缺乏明确记载的。但是，若干年前的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却使我们对此有所了解。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这个地方，一下子变得举世闻名。

原来，在这里，发掘了十二座两千多年前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古墓，其中的十二号墓出土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多种秦代法律文献。

从这些文献可知，秦的法律规定，伍，设伍老，是居民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人民都编入什伍组织，称为“伍人”。至于什伍之上，则有“里”这一级组织形式，里设有里典，恐怕就是后世的保甲长一类的人物。

云梦秦简所见的秦律，就是以商鞅变法时确定的法律条文为基础的。见到云梦秦简的内容，也就使我们大致知道了商鞅什伍连坐制的厉害。

奖励耕战

商鞅变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使秦国国富兵强。这个目标如何实现？商鞅的回答是：农战兴国。

秦国要强大，一要靠发展经济，二要靠壮大军队，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会为战争提供物质保证，军队才会有持续的强大战斗力。

发展经济，在古代的条件下，在商鞅的目标中，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特别是多多生产粮食，所以商鞅要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粮食多的农民给予奖励。在他的新法中，就明确规定：“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就是说，对于那些努力从事耕织，生产粮食与织物多的农民，给予免除徭役的奖励，而那些不好好耕织，去从事工商末业，以至于落得贫穷的，那就要给予严惩：把他的全家都罚作奴隶。

军队的基础是士兵，战争的胜利，要靠战士们去拼杀，只有士兵勇敢善战，才能使秦军在争霸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使士兵勇敢善战，最重要的是，要使士兵有强劲的利益驱动，而且身负巨大压力，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商鞅把赏罚的原则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广大士兵，让他们懂得，只有拼死作战，奋勇杀敌，别无其他选择。

商鞅设立了比较完备的军功爵制，作为基本的军功奖励制度。军功爵有二十等爵位，它们由低至高、依次是：一级为公士，二级为上造，三级为簪袅，四级为不更，五级为大夫，六级为官大夫，七级为公大夫，八级为公乘，九级为五大夫，第十级为左庶长，十一

级为右庶长，十二级为左更，十三级为中更，十四级为右更，十五级为少上造，十六级为大上造，十七级驷左庶长，十八级为大庶长，十九级为关内侯，最高者第二十级为彻侯，意思是其爵位已经上通于天子，几乎到顶了。

商鞅在秦国奖励耕织，这也是他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商鞅为秦国人指出的惟一道路，就是耕或者战，人农出战——或尽力务农，“作壹而得官爵”；或奋勇作战，“富之门必出于兵。”

农业的重要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是国家的生存之本。人要吃饭，军队也要吃饭。人不吃饭无法活，军队没有军粮，根本谈不上战斗力，这都是极为浅显的道理。

正因为这样，中国人自古以来谈得最多、操心最多的是农业，是粮食。当然，除了粮食，还有布帛，因为人不仅要吃饭，而且要穿衣。军队要军粮，也要军衣。

在商鞅的意图中，秦国首先是一个大农场，而他本人，俨然是这个大农场的大管家。在他眼里，秦国的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提供谷物、布帛的来源，军队的取给要靠他们，国家的富强靠的也是他们。农民和土地，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结合，一旦实现这种结合，就可以取得丰富的物质，用以支持富国强兵的事业。秦国不愁没有土地，单就它的本土——关中平原，今天犹称之为八百里秦川——而言，就有“陆梁”、“天府”之称，膏腴之地，富饶无比，加上农民的辛勤劳动，秦国的沃土，必能变成粮仓。

发展农业，劳力和土地是越多越好。秦国土地广大，而缺乏的是劳动力。于是商鞅又动起脑筋，想出了办法。他来自三晋——魏就是三晋之一，非常了解三晋“地狭人贫”的情况，那里是人多地少，而秦国又正好是地多人少，来个调剂互补不是正好吗？这在那时并不难办到，于是他就设法招诱三晋的人民，让他们到秦国来，给他们最实惠的东西正是他们在三晋所最缺乏的土地，让他们根据需要与能力，尽量占有，还给他们房舍居住。不仅这样，还作出保证，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不让他们当兵打仗，专心务农。这样一来，秦国就不费任何实质性代价而得到了大批劳动力，这些外来移民成为秦国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他们补充了农业劳动者的大军，就可以使更多的秦国青壮年男子入伍，进一步壮大了秦国的军事实力。

轻末限商

以农为本，就把工商看成“末业”，在重农的同时，又要限商。

要强国，就要尽一切可能发展农业，发展农业，必须让农民安心务农。要农民安心务农，除了必要的奖励外，还必须使农民除了一心一业，别无选择。如果离开农业生产也有生路，甚至能生活得更好，那就不啻为对农民的一种巨大诱惑，那会使农民不安心于农业

生产。因此，商鞅认为，必须尽量设法限制商业和商人的活动，使商人难以赢利，日子不好过，到实在不好捱时，他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走入农田。

为了让商人经营和赢利增加困难，他下令不准各地私人开设旅店（那时称为“逆旅”，逆是迎的意思），还加重对商品过关税的征收。

商鞅还搞了一条：贵酒肉之价，重其租。这一方面是限制商人在饮食行业的经营和赢利，另一个目的，也是为了抑制人们的消费需求，既不让农民饮酒开怀，也不让大臣沉湎而荒废政事，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也就可以刹住了。

吃吃喝喝，是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问题，时时听到不满于此的批评，也从未看到这个历史悠久的病症的根绝。或许，商鞅的办法能给后世一些启发。

总之，商鞅要把商人搞得既无法赢利，无法安生，又担心害怕战战兢兢，从而不得不改行从事农业。这种用行政手段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方式，商鞅已经高度重视了，以后也就成为中国的政治传统。

统一政策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商鞅提出“审壹”，并且将之作为施政的重要原则来实行。所谓“审壹”，就是必须明确什么是应该坚持的基本方针，而“壹”的意思，就是必须统一政策。

商鞅明确提出的三个“壹”是“壹赏”“壹刑”“壹教”。

壹赏，主要是指对立有军功人员的奖赏。在商鞅看来，奖励的原则应该统一，“无有异施也”，也就是说，该奖就奖，对谁都一样，这样就能使将士“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

壹刑，这是对全体臣民而言，连宗室贵族也不能例外。不管是谁，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惩罚。商鞅把“刑不上大夫”转变为“刑无等级”，实属我国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的一个革命。商鞅主张“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是加强王权专制的严厉措施，这就使那些居于官位的人也在法网的笼罩之下，他们当官，对老百姓来说，是行政、执法者，但并没有置身于法律之外的豁免权。

商鞅的所谓“壹教”，就是对全国进行经常性的战争教育，全国的臣民，充满战斗精神，随时准备杀敌搏斗。你看商鞅的描绘：“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在商鞅看来，百姓思战的目的，并非爱国主义（商鞅没有直接提到过），而是为了富贵，这一冲动和激情，不躺进棺材是不会停止的。他所说的壹教，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全国都长久沉浸在战争的气氛和激动之中。

商鞅所鼓吹的“壹”就是全国统一政策，统一行动，当然，这对秦国的强盛是起了重

要作用的，但其负面效应也很明显，秦国后来积累的问题，也多从这里出发而不断深化。应当明白，商鞅是一位战时宰相，这时需要的是铁血宰相，他正是一位铁血宰相。

新的制度

土地制度

与大力发展农业的基本国策相适应，商鞅还对秦国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

在变法之前，秦国是否实行“井田制”，这个问题，至今还是没有定答案的历史之谜。什么是井田制？据说，这是很古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一种土地制度，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后世的人们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过。现在人们关于井田制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孟子的话，《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话讲到这，大意是这样的：一里见方之地，称之为“井”，每井含九百亩，八家赖以生活，每家各占百亩，而九百亩中剩下的一百亩，则由八家共耕。八家首先要共同努力，把这百亩公田收拾好。

看来，孟子在这里所描绘的井田制的蓝图，也太富于纸面的或理想的色彩，到底古代即或是真有井田制，是否就是这般模样，也是很成问题的。

想来，即使秦国确实存在过井田制，那也就是在古老的村社中家族共耕和小家庭拥有小块土地的状况，土地的私有尚不发达，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对于开垦土地缺乏热情，农业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秦国要发展，农业要上去，靠这种规模十分狭小的经营方式是不行的，必须打破原来的框框，鼓励农民多垦地，允许农民多占地，农民只要种得了，就尽管占好了，多多益善。因此，商鞅便颁布政令，“坏井田，开阡陌”。坏井田，就是打破原来私有化尚不彻底的土地制度。阡陌，是指田间的小路，也指田界。开阡陌，就是打通原来限制土地开垦和扩大耕作规模的田界。

这一改，原来村社共有的土地全都成为小家庭的私有土地，原来村社的成员也出现了较大的分化，有的占有较少的土地，成为自耕农民，也有的占有很多土地，自己无力耕种，或者自己根本就不再直接从事农业劳动，这部分人就成为地主。因此，商鞅对秦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秦国培植起一个人数较多的地主阶级。

土地私有，分化还会不断继续下去，势必会有人因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土地，同时也有人财力有余而要求增加土地，这就出现土地买卖的需要。商鞅适应这种要求，允许土地买卖的进行。这也是他对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商鞅还进一步把改革的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家庭中去。这不仅是政治上的举措，而且还是移风易俗的大事。

赋税制度

赋税，是国家的经济支柱。中国古代，用“赋税”这一词语表达的概念各不相同，有时，“赋税”连用，也可指赋，也可指税，在分开时，赋一般是指田税，但汉代是以赋指人头税的，所以，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赋，又用以指人头税，而税，又是指田地税了。总之，当“赋税”连用时，含义常常是含混不清的，而赋指什么，税又指什么，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辨，不应轻下定论。

据记载，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这是商鞅变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里所谓“赋”，应该是指什么呢？应该指田地税，而不是指人头税。这是因为，商鞅有“訾粟而税”的思想和政策，訾粟而税，就是按照生产和收获的粮食征税，这只能是田地税。当然，有人根据商鞅作出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而判定商鞅所征之赋是人头税，理由是计征之法算了人头，百姓每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要分家，如果不分，那就要加倍征收赋税。但如果就征收人头税而言，民是否分家，关系似乎并不大；再说，“倍其赋”，不指人头税，而指田地税，也并非说不通。强迫“民分异”目的就在于迫使民户家庭分小，一般是一夫一妻，再加上几个子女，大致上就是一般所说的五口之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家庭生产积极性和效率较高，也最便于政府管理和榨取。

县制的确立

在国家的行政体制上，商鞅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原先，已经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居民点，依其规模，分别称作乡、邑、聚。在此基础上，商鞅把秦国划分为三十一个（一说为四十一个）县，一个县包括若干个乡、邑、聚。县设令、丞，令是县的长官，丞是令的副手，他们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当然，中央政府也有权将其免职、调动等。

县，还有郡，都是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在春秋初期，县和郡，都是设置在边境地区的，比较而言，郡更是设置在荒僻广阔而人口极少的广大偏远地区，因而，县的地位曾在郡之上。从春秋末到战国初年，县的行政意义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商鞅把县的划分规范化了，加强中央对县的控制和领导，具有极深远的意义。

在第二次变法高潮的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推动下，秦国把首都从栎阳迁到咸阳（在今陕西咸阳市窑店东）。

战国时期，秦的都城原在雍（今陕西凤翔南）。孝公的父亲献公时，将首都迁到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将都城从西边的雍迁到东边的栎阳，又从栎阳西返至咸阳一栎阳连线上的咸阳，其理由，主要是咸阳具有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和战略意义。咸阳北依

高原，南临渭河，浮渭而下，可直达黄河，而它又在通往函谷关的大道上，交通十分方便，是东进中原的总指挥部和大本营的理想所在地。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书中称叹咸阳是“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

商鞅又监修了咸阳宫，它就成为秦国的政治中心。

统一度量衡

在秦国境内，商鞅还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统一工作。

孝公十八年（公元前 344 年），秦国政府下令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办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统一全国度量衡的量度单位和进位制度，二是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颁发至全国各地，作为法定的国家标准。

度，是指长度单位，量，是指容积单位，衡，是指重量单位。秦国法定的长度单位是丈、尺，容量单位是升、斗，衡制单位是权、衡。除此之外，还有地积单位——一亩，据说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有一件“商鞅方升”，一直流传至今，是那时作为法定的标准衡器而用的。

秦国政府还十分重视对度量衡标准化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并且要求经常用标准器检验和校正使用中的度量衡器，在云梦秦简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律令：各县及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工室的权、斗桶和升这些标准器，至少每年须校正一次。

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的工作，这无疑是以商鞅为先例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职能的多样性。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许多方面的统一或者规范化，最起码的如度量衡，如语言文字等等，这类统一工作，一般都需要经由国家来组织进行，甚至需要发布法令，用强制手段来推行。今天我们到市场上去买菜，还担心被不法商贩缺斤少两所蒙骗，谁来监督管理？还不是靠国家有关部门。

各社会力量的浮沉

“贵族”概念的更新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实行等级制度的，人分贵贱，甚至还有许多等。一般的自由民是平民，而有特殊身份、地位，可以享有许多特权的阶层是贵族。

你大概听说过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这些贵族等级的名号吧，在中国古代，就曾经使用过这样的五等爵位制度。当然，公爵之上还有更高的王，还有至高无上的帝。

在西周到春秋前期，等级制度的贵族制度是很严格的，一级压一级，必须按照礼制的

规定行事。例如，祭祀时的用鼎数量，天子可以用九只，诸侯七只，大夫五只，该用多少用多少，如果多用了，就被称为僭越，要受到惩处。再如贵族所用的舞阵，也必须按等级制的规定设限，天子可用八佾六十四人。一佾八人，依次为诸侯用六佾，而大夫只能用四佾。这也是不能破坏的。

贵族享有许多特权，如：可以不纳赋税，不服徭役，可以世袭官职和封土，可以在法律上特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就是说，大夫这样的中级贵族，如果犯了法，也是可以享受优待的。

贵族，是特殊的一族，而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富未必贵，贵，当然也不一定总是富的，但他们享有特权的结果，往往是使他们既贵又富。

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贵族势力虽然没有东方六国那么强大，但既然是贵族，却也是很有一些特权的。他们有名册在宫廷中，一代又一代登记在册，从小到大，就可以享受特权了。他们享有很多优待，在社会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韩非子·奸劫弑臣》中说秦在商鞅变法前的“故俗”即习气是“无功可以得尊显”，也就是指这种情况。

商鞅变法，把这些都打破了，把贵族的铁名册、铁坐位、铁饭碗都给打破了。他的新法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就是说，秦国国君的宗室，这最高级的贵族，如果本人没有军功，就要从宗室的名册上开缺。商鞅不是要打破等级制度，而是要强化等级制度，所不同的是，这不再是以往以血统世袭关系维系的等级制度，而是以对国家的贡献来重新确定人们等级的制度。

贵族还是特殊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贵族。依照新法，贵族可以按等级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奴婢，甚至连所穿的衣服都要把等级区别显示出来。但是，新法与旧法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贵族”这个概念更新了。以往的贵族，如果没有对国家的贡献，就不再能理所当然地享有尊荣，而原来不是贵族的普通人，也可以因立有大功而上升到贵族行列中去，甚至超过那些昔日显赫的世贵。昔日是因家世而贵，如今是论功而定尊卑，对国家有功的人才会享受特权，显赫荣耀。否则，即使有些钱财，也没有值得骄傲的社会地位。

农民有了积极性

当然，商鞅的酷法猛政，对秦国农民来说，确是高悬于头顶的利剑，令人胆寒生畏。但从另一方面看，商鞅的“使民以力得富”，耕战可以得富贵的政策，也给秦国农民带来希望，经过农民的努力，这种希望可能变为现实的利益。

大部分农民是自耕农，他们在国家、官府的控制之下，国家要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搞生产，生孩子，提供粮食、布帛和后备兵员。

负担是沉重的，但只要多产粟帛，就可以受到表彰和奖励，可以免除徭役。这就意味

着可以在家孝养父母，和老婆孩子厮守，享天伦之乐。

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可以从军，虽然是冒矢石之险，但只要奋勇杀敌，国家不会亏待。一个敌人的脑袋换一级爵位，爵位可以一级一级升上去。从一个普通士兵当到将军，也不再是绝不可能的神话。

商鞅说过，农民是最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心怀对农民的深切同情，而是表明，他懂得，要让人安心务农，一定要有办法、有政策叫农民安心，否则，他们就会起迁移之心，务农的人就会流失，搞农业的人少了，农业肯定上不去，农业上不去，国家的富强从何谈起？

说句公道话，像商鞅这样，不是靠完全的强制，而是以强制和政策激励相结合，甚至更侧重于政策激励的办法来对待农民，对农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无庸讳言，秦国的农民也是有痛苦的，但他们同时也有希望。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秦国的多数人还是对商鞅变法持拥护态度，故有“秦民大说（同悦）”的反映。这多数人中的绝大多数，毫无疑问，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军功地主阶层出现

变法的结果，在秦国形成了一个军功地主阶层。

要问这些人的来源，来源复杂，但他们的多数还是从自耕农民或者小地主上升而来，其途径就是杀敌立功，积功升爵，得到较多的土地，而且可望进入仕途。他们在秦国社会中，是令人尊敬的一族，在贵族已经不再风光的情况下，他们成为秦国令人敬羡的英雄。

从经济上来看，这些人占有土地，成为受到国家承认、保护的地主，他们向国家承担赋税、徭役，成为国家财政上的支柱之一。

从政治上来看，这些人成为县和县以下政府机构的主要组成人员。某些人还进入中央政府，进入到上层统治集团。秦国政权的基本力量已经是这样一批人数较多，在社会各阶级中特别活跃的人。

从军杀敌，立功受赏，都可以转化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财富——土地，这是农业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财富，它不仅可以现世享用，还可以传及子孙。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秦国上下获得了持久的动力。

受压抑的人

在变法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严重的压制，他们中主要是商人和知识分子。

商人没有社会地位，正当的营业也受到诸多限制。按照商鞅的意图，简直是要让商人在秦国不再存在，虽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商人还可以在缝隙中顽强地生存着，但他们在秦国处在类似贱民的地位。

还有就是知识分子。秦国当时有多少知识分子，这是难以准确估计的，但可以说是很少很少的。他们虽然人数极少，但就其能量而言，显然不是和他们的人数成正比的。

商鞅把知识分子看成无所事事，只会搬弄口舌，舞文弄墨，不仅仅是社会上“多余的人”，而且还是有害的蠹虫——他把知识分子比做“虱子”。按照商鞅的意图，对一个国家来说，知识分子是越少越好，要有的话，也不能让他们有什么可以自豪的社会地位，绝不能具有独立的思想，更不能传播这些思想，否则，那将是很麻烦的事情。要想求官吗？路也给堵住了。

一般来说，在执掌军国大政的宰相周围，总要有一些高级谋士，但在商鞅身边，这样的人物似乎一个也没有。可见，商鞅是只当“红花”，不要“绿叶”的，他手下所用之人，也就是一些一般行政事务人员，没有高级智能人士充当高参军师。这使秦国的智能型人才得不到培养和锻炼，所以，在尔后的百余年间，秦国的高级谋略型人才，还是要靠从关东输入。那些跟在商靴后面一个一个“走西口”的客卿，能在秦国找到大显身手的机会，着实要感谢商鞅的恩赐呢。

移风易俗

令家庭小型化

原来秦国普遍存在着大家庭，兄弟多人也不分家。表现在习俗上，则是父子兄弟同居于一室之中，乱攘攘的，热闹是热闹，但确也不成体统，东方六国的人也喜欢以此取笑秦国人。当然，对于商鞅来说，更引起他思考的是，这种大家庭，人多事繁，关系复杂，多得是热闹，缺的是生产积极性。对于政府来说，也不便于掌握其人口和经济状况。相比之下，还是规模较小的家庭容易控制，也便于榨取。

商鞅对此进行了改革。后来，他在和赵良的谈话中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商鞅变法的内容很多，但商鞅却把这项内容挂在口上，不无得意地自我夸耀，可见，在商鞅的心目中，此一改革意义非同一般。

商鞅所说的“戎、翟之教”和“更制其教”这两个“教”字，显然是同一个意思，指的是教化、习俗，推广一点，即类似于我们所的“文化”了。戎、翟（或作“狄”）都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农耕居民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商鞅是以一个客卿的身份，和一个秦国人说这番话的，他不能一点也不考虑面前这位秦人的特有感情，所言不会离事实相去太远。看来，秦人在商鞅变法前，在生活习俗上，在文化上，与戎、翟的相同性甚大。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游牧民族原始的氏族制度尚未分化，个体家庭尚未建立，因此，商鞅才会有这一段言论。当然，他也未免说过头了一点，秦国毕竟与戎、翟不同，氏族早已解体，只是家庭的分化还

嫌不够，商鞅对此的改革，就是促使家庭进一步分小，父子别居，各有各的家，兄弟分异，各立各的灶。这样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五口之家”，是适合政治上实行集权统治需要的小型化的标准家庭。

不准私斗

商鞅在新法严厉规定，禁止私斗，可见，私斗之风，在变法前的秦国曾经十分盛行。

上面已经提到，秦国长期保留着比较落后的社会结构，古老的氏族制度的遗存起着很大的作用。所谓“私斗”，主要是大家族之间的群斗，这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争斗双方，不讲理智，只讲斗狠，刀来剑往，直杀得眼睛发红，疯狂无忌。厮杀的双方，往往是两败俱伤，或者有个胜负，胜者更骄，败者寻机复仇。这样世世代代斗下去，积仇累恨，后患无穷。在见血杀人的私斗中，许多生命被无情地吞噬，这就意味着国家人力资源的无谓浪费。

商鞅变法，把目标瞄准了富国强兵，这就需要人，需要劳动力和战斗力，不允许宝贵的人在私斗中白白消耗掉。同时，私斗，必有组织者，这些在大家族中享有威望的人物，正是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的绊脚石，不除去他们，谈何变法？谈何强国？

虽然商鞅变法在秦国是比较彻底的，虽然中国历史上早就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是社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历史的进程又是充满曲折的。甚至到了近代，私斗之事在中国的某些地区还时有发生，这种落后、野蛮的习俗，受到封建宗法势力的支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改造之艰难，社会进步之不易。

尚武轻文

商鞅禁止私斗，但同时又鼓励为国家立杀敌，因此，武道并未堵塞。相反，在经常性的战争教育和战争动员的空气中，尚武轻文，成为时风。

秦国是在戎、翟的包围中坚持生存和发展壮大起来的，严酷的环境，锻炼了秦人的性格和品质，也使他们有好武的习尚。一般说来，秦人的体质较强，体魄健壮，更增强了他们练武和备战的信心。直至汉代，犹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成语，可见，秦国境内的人民好武尚力，是久成风气的。

对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商鞅采取鄙夷的态度，把礼乐、《诗》、《书》之类，称为“六虱”。他又说：“国用《诗》、《书》、礼、乐、孝、弟（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他断言：“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意为卷），犹无益于治也。”这一类言论，商鞅发了不少，总而言之，在他看来，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是削弱国力，导致衰亡的祸种。他要做的“要务”之一，就是堵住人们走向儒家文化的路子，而让人们走在他心目中惟一的正道：耕战之路。

注重实干

商鞅似乎意识到，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只有一条，就是靠实干，只有实干，才能干出一个强盛的秦国来。“言不可以强兵辟土也”，空谈是没有用的。因此，在他的政策中，也就有意提倡与鼓励实干精神，反对并尽力克服虚浮作风。

商鞅鄙视虚浮，强调实干精神的言论很多。一般而言，商鞅的语言是很精练的，但讲到对空言的反感与厌恶，他显得不厌其烦，不嫌重复。你看他说的：“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这段话恐怕是商鞅言论中最富形象性的。在他看来，那种“说者成伍”以至于“辈辈成群”，而国君又热衷于他们的“烦言饰词”的话，国家是不可能搞好的。

他反对“国好言”，反对“巧言虚道”，尖锐地批评“以言事君，废法度好私议”的状况，反对“言谈游士事君可以尊身”。他还说“言多，兵弱”，“言息，兵强”，可见，他对“多言”实即他所说的“高言伪义”是深恶痛绝的。

秦文化原本就有朴实的特点，其基本精神是尚实，商鞅进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改，使秦文化原有的色彩更为浓重，并且导向于功利主义的人生与国家追求。秦人的社会组织性大大加强，他们变得更为勤劳、勇敢，为了实现功利目的不顾一切。他们成为中国土地上最富于进取性的一族，终于成为席卷宇内的黑色（秦朝尚黑，故如此说）旋风。

“秦俗”的评价

历代有不少人评说过“秦俗”，这主要指的是商鞅变法后秦国社会风气、道德水准发生的变化。

较早谈这个问题的是西汉初年的贾谊，他在《新书·时变》中说：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他进一步举例说：秦人有儿子，家庭富裕的，儿子大了就要分家；家庭穷的，儿子给人家去做上门女婿。儿子离家后，高兴时，借给父亲一点农具用品，就好像很得意似的；不高兴时，母亲拿了瓢碗扫把这些不值钱的东西用，也会骂出难听的话来。儿子抱着自己的儿子，对着老子傲气十足，媳妇和婆婆有点不对劲，就会争吵起来。

贾谊对这些现象是痛心疾首的，在他看来，这都是“非有伦理也”，商鞅之政带来这样的后果，是“功成而败义”。

贾谊是一位儒家思想家，他是从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治思想出发，去观察和思考当时的社会现象的。但贾谊确实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已经看出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现象，

秦国国是富了，兵是强了，统一任务也完成了，可是道德水准却下降了。

今天我们在集中精力把社会经济搞上去的同时，似乎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不发展经济不行，那只能贫穷，发展经济，就要搞商品，搞市场，而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有人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廉耻丧尽的情况，拜金主义思潮在涌动，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腐败行为也呈蔓延之势。

怎么办？倒退是没有路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滑坡。从长远来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充分提高的条件下，才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提高。当然，我们也不能等到经济搞上去了再来重视。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同时抓，两手都不能软，还要特别注重法制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坚持改革不动摇

冲破阻力

商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是遇到一定的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于秦国统治阶级中的反对派，但是广大民众对新法也有不理解和抵触情绪。

变法还在酝酿阶段，就遭到甘龙、杜挚这些贵族的激烈反对。新的法令的公布，又引起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其中的为首分子不是别人，而正是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二人，他们根本不把商鞅和新法放在眼里，满不在乎，甚至故意触法，发泄其不满和仇恨。

商鞅的新法之所以会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主要是因为新法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新法的基本原则是奖励军功和耕织，军人杀敌立功，农民多产粟帛，都可以得到奖励，甚至带来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但对于旧贵族，不但没有任何利益可得，而且他们昔日的优渥还受到很大的削弱。总的一句话，凡是有功于国家的人，就有社会地位，就占尽风光，而无功的人，虽有财产，也不被看重。

有些人反对变法，则主要是由于利益关系。

商鞅并不讳言他的改革将会造成的一个后果，那就是使“贫者富之，富者贫之”，这种经济地位的颠倒，财产关系的变动，或者就是“革命”——至少有些人是把财产的剥夺和被剥夺看成是革命的。

锦衣玉食，佩金戴银，广有田宅，坐则呼奴唤婢，出则连驷结骑，贵族的生活就是这样。当然，他们还享有种种特权，高高在上，威势赫然。不仅当世显贵，而且荫及子孙，世代受益。现在，要限制甚至取消旧贵族的特权，原来风光的旧贵族就不再风光，他们昔

日的尊荣威风，大为煞减，这怎么能不让他们痛心疾首，恨之入骨？由此看来，他们反对改革也是毫不奇怪的。

周代实行分封制，大小诸侯，公侯伯子男，等级森严，而各级贵族又世代相袭，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比较而言，秦的旧贵族势力还算是比较弱的，但旧贵族不会对于触及他们利益，危及他们地位的变革不进行反抗。

在实行变法的过程中，商鞅充满了自信，并且把变法坚持下去，这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在这一点上，商鞅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

当然，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不少人是由于受到各种限制，难以明了改革的意义。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调整原有的社会关系，清除制度上的弊端，去除社会发展中的阻碍。无论何种改革，都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其一是新，要破旧立新，要有不同于旧制度、旧办法的新制度、新办法；其二是动，要打破原有的僵死的平衡，使人们的社会地位有升有降。

于是，在改革中，社会成员就会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表现，有大声鼓吹和积极推动改革的，有基本上持赞成态度的，有观望的，也有不同程度地反对的。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态度，究其根源，最基本的在于两个，其一是由于认识有差异，其二是由于各自的利益关系。

撇开各自的利益关系不谈，人们对于任何事物、任何变动，在认识上总是存在差异的，特别是对于变法这样大规模、大幅度的变化，更是如此。有人对此在心理上缺少适应和承受的能力，有人对于变革是否必要、是否有益，持怀疑态度。更有人担心变革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以至于带来灾难，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甚至同为基本赞成变法的人们，也会在进度的快慢、力度的深浅等等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从而导致有的激进，有的持重，有的急躁，有的稳健，真可以说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

自信和坚持

像甘龙、杜挚在孝公面前和公孙鞅讨论变法所说的那些话，就这些话本身而言，还都是属于不同认识的问题。他们两人是反对变法的，但所持理由，还是变法是否必要，是否有利，这种认识，不管在变法的什么阶段，总是会有人有的。

至于广大的民众，存在认识上的差异，更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例如，由于宣传不够（这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犹或难免，就不用说是在信息极不畅通的古代了），人们难以明了变法主持者、设计者的意图。商鞅把一根木头立在那里，谁把它搬走就可以得到重赏，商鞅心中明白，可别人一时难以猜透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有的新法出台了，意图何在，普通民众是不一定都能深明其意的。

有些做法，可能在历史的宏观看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当时却未必能看得出来。人们常说，让历史做结论吧，这也就是等于承认，有的事情，一年二年，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几百年都不一定看得很清楚，都不容易做出最后的定论。通常，一些改革家是站在历史的前沿或高处的，他们较常人看得远些，但他们身处局中，也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自己的认识，甚至随时调整自己的构想、计划、方案、政策，在这里，是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先知的。

人们对变法、对改革的态度，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可能是因为变法总的说来给自己带来了好处，也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的认识有了变化，对变法的必要性和益处由不理解或不很理解变得较为理解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多有的。

春秋时期，有一个诸侯国家叫郑国，它的大致位置在今河南省的北部，它的首都的位置在今新郑。郑国有位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他就是子产（亦称公孙侨、公孙成子）。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他在郑国执政，开始实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创立新的征赋制度，并把刑书即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予以公布等。

子产从政一年时，国内所听到的是咒骂之声，有人还编出了这样的歌谣："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大意为：迫使我把华美的衣服藏起来，把我的田地也改了制度，谁杀子产，我就跟着他干。可是等到他执政三年时，这样的咒骂声再也听不到了，而又响起了这样的歌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意为：我的孩子，子产予他教诲；我的田地，子产使它增辟。如果子产死了，谁来继续像他这样做啊？由对子产充满仇视，到颂扬他的政绩，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类似的变化，在商鞅治理下的秦国也出现了，从几乎人人反对变法到一些人开始感觉新法也有好处，又到"秦民大悦"，这说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至少一部分人体会到了变法的益处，改变了原来对变法的态度。

变法取得成效

商鞅在秦国变法，搞了十多年，使秦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法本身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成效主要表现在秦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了，秦国在当时七雄并峙的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重农，使秦国的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古代没有留下可资参考的数字，所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秦国农业生产曾达到的水平，但从史料不难看出，秦国的农业生产足以支持其财政、军事的需要，成为它强大的物质基础。

行政方面的改革，使秦国的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中央能有效地控制地方，也能有效地

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调动起来，集中起来，用于内固邦本，外争霸权的事业。

奖励耕战，有效地调动了秦国国民对国家事业的积极性。

在多次对外战争中，秦国一再取胜，“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由此，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声威，孝公十八年（公元前 344 年）秦会诸侯于周。次年，周天子封秦国为伯（霸）。又次年，各诸侯国都到秦国致贺，秦国也派公子少官率军队会诸侯于逢泽（在今河南开封北），并朝拜天子。这是秦国开国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盛况。秦孝公心中大快，他曾梦想过的在各诸侯国中扬眉吐气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4. 思想大师

商鞅是位思想家

可贵的思想家

人和其他动物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人有思想，而别的动物没有。所以，哲学家斯宾诺莎说：“人，即能思想者。”

除了大脑受了严重创伤的人以外，人人都会思想，人人都有思想。

但是，很显然，能称得上是思想家的，却又是极少数的人。思想家必须具备超常思考的能力，而且以其卓越的思想成果而给人们以深厚的教益。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中，孔子是思想家，老子是思想家，朱熹是思想家。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西方的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都是思想家。

既然人人都会思想，那么，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才成了思想家呢？原因很简单，他们给人类提供了深刻的、有价值的思想，他们在思想上的贡献，是超越前人的，他们的思想，相对于某一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又是超前的。他们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又为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商鞅曾提到“有独知之虑者”，思想家，就是“有独知之虑者”。具有独到、先进、深刻的思想，就是人们所崇敬的思想家。

思想家与立言

当然，思想家的成就，不能只是贮留在头脑中的“思想”，必须用语言表达出来，由

自己或别人记录下来，让当时和后世的人们了解。否则，一个人心里想的，哪怕是再好的思想，别人也是无法知道的，更谈不上估量其价值了。

思维，要借助语言来实现，思想，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语言，是运载思想的列车。

因此，没有不立言的思想家，人只有立言才能成为思想家。

说到立言，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哲人就已指出了它对人生的重要性。公元前549年，鲁国执政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里说的是功利性的人生目的，一个人要想不朽，都要立言。当然，最好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其次是立言。三者相比，立言似乎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立德、立功。这在中国古代，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但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位思想家来说，最重要的，却是立言，任何一位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主要是通过立言来体现的。

因此，差不多每一位思想家，又都是文学家、语言大师。

要想了解一位思想家的思想，那就去读他的语录或者著作吧。从那儿你可以知道他曾经思考过什么，思考的结果又是什么。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都在生前就被人们理解，甚至有些思想家，在他们在世的时候或者去世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其思想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发现。这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们并不总是把他们中间的伟大的思想家认真当做一回事，甚至在他们极诚恳地声称十二分地崇仰这些思想家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有价值的思想，有贡献的思想家，或早或晚，终将会被人们认识并且承认，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

先秦诸子多是思想家

先秦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经常听到"先秦诸子"的说法。

"子"是古代对人的尊称，后来与姓氏或其他称号相连，便成为对大学者的敬称。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孔子，就是人们对他的敬称，犹如我们之称孔先生，当然，这一声"孔先生"，可比今天对任何一位孔姓男士的称呼要尊敬得多。

孔子是位大思想家。他本身没有写什么书，据他自己讲是"述而不作"，但他的学生对他很敬爱，学习也很用功，把他讲的很多话都记载下来，这样，就成了《论语》这部书。孔子的话都说得很简略，意思却很深刻。孔子的话，几乎句句都成了中国人的格言，甚至是金科玉律。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老子是个神秘人物，其人其事，乃至他的名闻全球的《老子》这部书，都有着无数的谜。《老子》这部书极其精要，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是反映和影响中国人世界观的一部杰作。老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在《论语》之下。

孔子是春秋末年的人，老子的年代，当不晚于孔子。到了战国时期，又有庄子、孟子、荀子……

庄子有《庄子》这部书，老、庄，既以人，又以书，世代并称，以他们为思想领袖，又形成了老庄学派。《庄子》一书，思想内容也是十分丰富深刻的，对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影响甚大。

孟子被称为儒家的“亚圣”，有《孟子》一书传世。孟子被视为亚圣，并非侥幸所得的荣誉和地位，他的许多思想的价值，实际上并不在孔子之下。

荀子名况，战国末年赵国人，他的著作名为《荀子》。荀子本是儒家学人，但在战国时期各学派互相融合的历史背景下，他从儒家出发，走向兼容儒、法等家的广阔道路，成为一位具有显明的综合色彩的思想家。

还有--位大思想家墨子，他的学派，在战国时期是和儒家旗鼓相当，一起被称为显学的。但是后来却“退居二线”了。不过，幸好墨子留有《墨子》这部确够水平的著作，因此，墨子的思想不会被历史尘埃埋没，更不会被人遗忘。

先秦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时代，还有好多的思想家，真是难以一一道尽。

商鞅，战国时期思想家中一颗明星

商鞅，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也完全够资格称得上一位思想家。在先秦的思想家中，多数都被尊称为“子”，而商鞅却被习称为“商君”。其实，历史上也曾有人把他称为商子的，但远不如“商君”之称来得通行。

理由似乎不难解释。一是因为他的书就叫做《商君书》，二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列传，也是以商君称之（《商君列传》）。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受封为商君，在先秦众多的思想家中，只有他享受了这种待遇。孔子也好，老子也好，生前都是平民（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但到他这一代只好当为人办丧事的吹鼓手了，后来才当过一些不大的官），并没有获得充分实施他们的思想的条件，思想家大都不幸，由此可见。商鞅虽然死于大难，但生前毕竟还是地位显赫、出过风头的。

商鞅也有一本书：《商君书》。《商君书》记录了商鞅的许多言论，是我们了解他的思想主要依据，如果没有这部书，仅仅根据《史记》的《商君列传》，我们至多只能了解商鞅做了些什么，而对他的丰富而深刻思想，就几乎无法领略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商靶还能否被我们称之为思想家，很可能会成为疑问。

从商鞅的言论可以看出，商鞅对当时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充分的独立思考，得出了针对性的真知灼见。他的思想没有漂浮的成份，不加华丽的包装，朴实而精练，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地位，他的思想大多转化成为秦国的政策，切合实际，可操作性较强。从历史广角度作远距离的考察，虽然他的思想有严重的缺陷，但与先秦诸子的思想比较起

来，却又最适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最为解决当时的问题所需。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虽然有其长远的历史的价值，可是在那时却没有派上用场，连这两位“圣人”也受人冷落，甚至吃了很多苦头，这恐怕并不是偶然的。

话说法家

先说说“百家”

商鞅在学派上，在政治见解和施政特点上，无疑是属于法家，这也是历代一致无二的划分。

翻开《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看到：“诸子。法家。商君二十九篇。”这里所说的，就是有幸传至今天的《商君书》，只不过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已经不是二十九篇，而是二十六篇了。

在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整个中国还处于分裂状态之下，全国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还没有建立起来，还不具备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严格控制的条件，因而，就出现了一个极为难得，又极为可贵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各个学派纷纷登台亮相，各自传授，各自著述，互相之间则辩驳攻守，既相反，又相成。

“家”，有时称学派，如儒家、法家等等，有时则是指学科，如农家、兵家即是。“百家”是概言其多，并非确指。又有“十家”之说，这倒是确有其数的，十家见于《汉书·艺文志》。它们分别是：

1. 儒家，这是孔子所创建的学派，出现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儒分为八”，已不是一个整体，甚至同是“儒家”，也有分歧乃至对立。战国中期的孟子，是儒家的一支——思孟学派（思是指孔子的再传弟子思子）的代表人物，而被多数人看作儒家但对此尚无定论的荀子，实质上是以儒家立场为出发点，走向对儒、法两家的综合。

2. 道家，老、庄是其代表人物。老，指老子，本身具有很强的传奇、神秘色彩，到底是何时何地人，甚至都难以确定。但以他的名义的著的《老子》或称《道德经》一书，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大手笔。庄，指庄周，他是战国时期人，著有《庄子》一书，价值和地位可与《老子》相比。

3. 阴阳家，是以观星象、考历数等为学业内容的，甚至热衷于“舍人事而任鬼神”。

4. 法家，是由研究政治学说而发端的，其实也有不同的偏重。因为商鞅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下面还要说及。

5. 名家，是研究名、实关系的学派，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一些形式逻辑问题，整天争辩不休，要在今天，倒是一些参加辩论大赛的高手。

6. 墨家，代表人物是战国初年的墨子，他的兴趣和研究很广泛，著有《墨子》一书，

其基本思想有兼爱、非战、非命、贵俭、尚同等。他的学派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形成类似于宗教的团体，头头称钜（巨）子，很有权威。

7. 纵横家，是善长于言辞和机变，在政治，特别是外交活动中极为活跃和得心应手的一派。

8. 杂家，这一派最难辨明其性质，也最不易鉴定其归属，所谓“杂”，无非是两个含义，一是庞杂，兼收并蓄，并无主旨，如此，就没有自身的学说，只是拼凑而已，若真是如此，列为一家，只是虚名，并无实际意义；二是杂糅，吸收各家学说，善于综合，进而成为具有特色的一家。前一杂是“物理变化”，后一杂是“化学变化”，性质根本不同，故说到“杂家”，须细加辨析，不可简单地看。

9. 农家，研究的是农业之学，食既是最大的问题，农学也就有人关注。

10. 小说家，这一“小说家”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小说家，但要说联系，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那时把街谈巷议称作“小说”，其中有类似我们所说的“新闻”和“小道消息”，也有一些传说一类的故事，总之是很吸引人的，也有好事者注意搜集，记载整理，留下的东西，虽不见得有今天的小说好看，但对那时的精神消费来说，也还够味。

法家源流

对于法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有一个简要的说明：“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这就是说，法家这一流派，大致是出于理狱定案之官员，既有信于赏，也不苟于罚，用以辅助礼制，这是其长处。如果是刻薄而不知变通的人列于这一学派，那就不重视教化，也不讲仁爱，只用刑法这一手，甚至什么关系都不顾，忍心加害于最亲的人，什么人情，一概不讲。

实际上，法家的主流就是社会上从事国务活动的政治家，他们行政治国，争权夺位，总结了一套经验和理论，逐渐成为一个系统。法家学者，多数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有志于涉足官场的人。把法家的思想和理论仅仅归结于施罚行刑，显然是不全面的，法家涉及的是当时的治国理民的理论，就其基本体系和主要内容而言，正是那时的政治学。

法家的源起很早。春秋时期的管子、子产，都有法家的倾向和特征，因此，他们也被视为早期的法家。公元前 536 年，子产在郑国作刑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后来，邓析又在郑国修订法律，刻在竹简之上，史称“竹刑”。公元前 513 年，晋国把刑书铸于鼎上。李悝通常被看作是战国法家之祖。他著有《法经》一书，强调以法治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在某些重要内容上与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有些相似，而商鞅所定的法律，也显然受到《法经》的影响。据说，商鞅到秦国去谋出路，就是带着《法经》而行的。

李悝撰《法经》六篇，这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法典，其内容分为六篇：一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囚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原文已经失传，“商鞅传授，改法为律”，作为法家，商鞅是李悝最直接的继承者。

不过，必须注意，战国时期的法家又有不同的侧重。

慎到的势治理论

慎到也讲法治，但他又更侧重于势治；他所说的势治，也包括对法的运用，但其实质是在统治中注重权势。

慎到（约公元前 395 —约前 315 年）是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很有名气。他认为，君主持国的奥秘不在别的，而在于“势”，而势，是由法和权构成，一有权，二有法，君主就拥有了势，这样，即使一个平凡的君主，也可以“抱法处势”，统治天下，其原因，他的解释是君主“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这就是说，君主的德才不见得比众人强，但他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有权有势，足以使众多的贤才畏服。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谈到“势”。势是什么？简而言之。居高临下，居强凌弱，都可以说是具有势利。正如我们在中学的物理课中所学过的，一块石头，高高举起，即使并不砸下来，也对下面的物体具有势能。君主高高在上，对于臣下来说，同样具有势，他的这一地位，他所拥有的权力和法律（对专制君主来说，其实两者是一回事），使他具有“势”，只要他利用得好，并不需要在各方面样样都胜过臣下，也就可以轻松自如地驾驭臣下。

法家所说的势，就是一国之内独一无二的地位和权势，高高在上，唯其独尊，使君主以下的臣民感到折服，战战兢兢，畏慎知重，这样，统治地位就巩固了，最高统治者也可以“无为而治”了。

历代统治者都是知道“势”的重要性的。巍峨的宫殿，高置的龙座，威严的仪仗，动辄让三公九卿下跪的圣旨，无不是“势”的具体化。西汉初年，大乱之后，一派萧条，甚至有天子都找不到纯一色的马来拉车，将相只能乘牛车的夸大之说，但就在这种情况下，相国萧何还修建了很有气派的宫殿未央宫，刚当上皇帝的刘邦对此很生气，质问萧何，为何急急忙忙这样做，萧何的回答是：天子以四海为家，不把宫殿造得壮丽一些，就不能显示出威风来。原来，这也是为了“势”。

所以历代专制统治者要确定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允许僭越，独一无二，君临天下之势，只能属于一人一家。随着专制统治的发展，属于皇帝的君权不断提高，因此，专制政治之势，也就愈益加强。这在明清两代，十分清楚。

申不害强调“术”

申不害强调“术”。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87年）是郑国人，曾在韩昭侯时任相十五年，在韩国实行过改革。他认为法治，从根本上说是“术”，所谓术，无非就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也就是说，君主要善于操纵臣下，用各种手段监督他们，把他们的升降甚至生死都牢牢地掌握着，这样，君主就好当了，统治就得心应手、毫无困难了。

申不害完全从技术观点来看君主对统治权的运用，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技术，说得再得意一点，甚至是一种艺术。庄子讲过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讲一个厨师宰牛后分解牛的躯体是如何的熟练，但他以此打比方，讲的是“养生术”。申不害所说的“术”，却是统治术的熟练和老到。正因为申不害真正讲的是术，所以，与其称他为“法家”，不如称他为“术家”。

老到的统治者，无不懂得“术”的重要，又无不能把术运用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术真是一种特殊之术，说它是艺术也好，说它是技术也可，但似乎艺术、技术都没它那么妙。它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因为它玩的是人。

历史上精明的统治者，无不善用权术。用得适当，并不引起人们反感，甚至流传后世，成为佳话。弄得不好，就会被视为奸雄，遭到唾骂。曹操就是一个把权术用得淋漓尽致的人。像什么割发代首啦，借仓官的头平息众怒啦，都是例子，但他未免做得太过分，令人憎恶。当然这也和《三国演义》的艺术表现有关。

如果说，“势”是以权力为基础，可以看作权力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术”几乎就是阴谋的同义语。对于申不害所重点强调的术，韩非指出其缺陷是“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阴谋玩多了，还是不行的，术，给予智者以更多机会和便利，也使政治领域的偶然性更容易胜过必然性而起作用，到了一定的时候，往往国君也会智穷术乏，陷于困境。

商鞅也涉及到势和术，他所理解的“势”是“名利之本”，他说“术”时则喜用“数”：“术者，臣（应为‘人’）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所以，他也持“人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的观点。但和慎到、申不害比起来，商鞅无疑更侧重于法，也就是形诸文字而公开宣布的法律。他相信法律具有最有力的规范和督导作用。势也好，术也好，都要在法的范围内、在法的前提下操作，这才合适。

法家的优缺点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详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老庄）六家的主旨与优缺点。谈到法家，他是这样说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其尊王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法家是不区别亲疏，不分什么贵贱的，只是根据法来断事，对亲者亲，尊者尊这些都根本不管。这样，可以用于一时，但不能长久，所以说法家是“严而少恩”的。但是法家的尊王卑臣，明确他们各自的身份和职责，使之不能相逾越，这对百家都是不能改易的原则。

由此可知，法家在思想和处事原则上，把“人情”降到了最低的程度，所根据的就是法，对违犯了法的事情，就要处罚，不讲情面，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法家的精神就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但是，法家也就有两个不可克服的弱点了。

其一，世界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法不能包罗万象，也不可能规定一切。法，虽然被人们比作准绳、尺度，但无法把大大小小的事情应该怎样都规定好，所以社会生活除了法的管制机能外，还需要其它方式、规矩。单纯靠法是不行的。

其二，人终究是有情感的社会动物，人的思想、情绪，也总在变化之中。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不能没有法，但一切都由法管得死死的，也确实使人感到窒息。社会生活机制需要一定的弹性，像法家这样把弦绷得过于紧的思想和学说，也不能不使人难以持久地忍受。

实际上，真正铁面无私的法家，不能说没有，但也是少有，特别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家人物，实际上也很难做到执法无偏。就是像商鞅，也毕竟不能对太子驷动刑嘛，结果拿公子虔和公孙贾开刀，在这两人看来，商鞅也没有做到“刑无等级”呀。更不要说，有的法家完全是搞权势那一套的，与司马谈所论的法家也大不相同。

法家错误地认为，用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用刑就可以使人民畏惧，实际上，法既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严刑酷法也不足以使人民屈服。最严酷的刑罚无非是把人杀死，然而，老子早就认识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深则积怨，弄得不好，极少数自认为高明的法家政治家就有可能站到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那边去。“秦任法律”，秦始皇之所以从雄才大略、一匡天下之主而终为独夫民贼，原因正在于此。

正是在如何对待人民的问题上，儒家就比法家高明，是视民为赤子，还是视民为草芥，儒家表态是选择前者的。孟子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儒家向来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既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也懂得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至于像法家那样一味用高压手段对付人民，强迫人民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更是为正统儒家所反对的。

儒家又重视用思想教育、道德感化这样一些软处理的措施来进行统治，对社会矛盾进行一些疏导。孔子说得很明白：“道（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的意思是：对于民众，用政治法律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

整治他们，都只能是让他们不犯罪过，但他们并无自觉的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齐他们，人民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真正诚服，心无二意。显然，孔子非常重视心教与心化，懂得教化能收到法律无法达到的效果。

商鞅也并非对于民心丝毫也没有顾及，你看他不也说“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之”。但如何能得民心，商鞅只考虑满足他们的求富求贵的愿望，并且用严刑把他们管着（“求过不求善”，竟是那么严酷、冷漠），而忽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情感影响，因而，绝大多数人的欲望是不可能满足的，倒是严法酷刑使人民难以忍受，所以，这种方法单一的统治难以持久。

总之，法家学说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难以单独发挥优势，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化的有机体，因此对社会进行统治管理的方式方法也应是多种多样的。

商鞅的法治思想

商鞅是真正的法治主义者

慎到、申不害、商鞅都被认为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似乎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侧重点的不同。其实，他们当中，只有商鞅注重于立法、行法，改革的举措都用成文的法令宣示全国。因此，作为法家，商鞅才可以说是真正名实相副。

商鞅主张“缘法而治”，也就是依法治国。他认为，依法治国，整个国家就有了判断是非的准绳，建立起正常的秩序，国家才能保持稳定，才能得到发展的基本条件。

商鞅认为：“有主无法，与无主同，”君主进行统治，是离不开法的，君主的统治，就是按照法律行事。英明的君主必须立法分明。“明主慎法制”，商鞅要求君主治国理政要以法律为准绳。他要求“君好法”，但又说“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法应当是君臣共同遵守的原则。

以法治国，国家政治有法律指导，也多少受到法律的制约，这无论对谁而言，总要比无法无天要好。尽管商鞅也主张专制的君主权力，但按照他所设计的体制，君主毕竟不可能一个人代替整部国家机器，因此，总还是要受法的制约的。

而慎到所主张的“势治”，申不害所主张的“术”，都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东西，它们都使君主处于主动地位，使君主拥有极大的自由。什么势，那就是强权压人，什么术，那就是一套想要怎么卑劣就怎么卑劣的玩人的手段。要是遇到无道邪恶的君主，那就会给国家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所以，比较而言，商鞅的法治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商鞅所倡导的是“主贵多变，国贵少变”，所谓“国贵少变”，是指法律法令应相对稳定；所谓“主贵多变”，则是指君主要善于权变，由此可见，商鞅强调法，也没有忘掉君主的统治术，

但他把法放在首要的位置。

商鞅肯定地说："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不贵义而贵法"，商鞅以此与儒家划出了界线。

治国三要素——法、信、权

商鞅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商鞅心目中的治国三要素。而要中之要，则是法，这是一个国家政治上最主要的。

商鞅认为，法，是君臣共同遵守的；信，是君臣共同确立的，只有权，才属于君主，由他单独掌握。君与臣，无论是谁，都不能"释法而任私"，不能"以私害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必乱。商鞅为国君树立了一个理想的模范形象，这就是"明主"，明主一要任法，二要重信，三要爱权——珍惜自己的权力。

分开来看，法、信、权三者都为人们所熟悉，对它们各自的意义，也没有什么争议，而把三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并且从中看出依凭和制约机制，这是商鞅的卓绝不凡之处。权属于国君，但要依法用权，法与信，为君臣共有，谁都不应违背，这样，国家就会有良好的政治秩序。这一理想模式的设计，表现了商鞅政治思想的深刻。

商鞅一再提及法律、法令都要切合实际，他说"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这些言论都蕴含着这样一个深意：即立法、治国，都要符合国情。商鞅变法的内容，明显地具有秦国的特点，这说明，商鞅制定政策是有的放矢的，是考虑了秦国的国情民情的。我们今天常说的"从实际出发"，虽然商鞅没有把这条真理表述出来，但他多少还是意识到了的。

法制体系

商鞅是主张君主有绝对权威的。他认为，国家治不住老百姓，这就暴露了君道的卑弱，君道卑弱不振，国家是不能富强的。他要求"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国家的最高权威要集中到君主手上。

他又认为，"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民众是希望有君主的权威的，天下希望有君主的权威，是因为这样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与安定。

虽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对君权的制约问题，但他是主张以法来限制君权的。在他看来，君主只能依法行事，与民众一样，无权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这样就能给民众做出榜样，才能依法制民，以法治国。

所以商鞅以法治国思想在实施上的思路是："治莫康（康意为大）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这就要求建立与法治相配合的君主集权统治，把法的权威树立起来，使之成为一国之内人人都要遵循的准绳，再以严

厉的刑法遏制“犯罪”，除去“奸人”。

在商鞅看来，国主有明暗，其区别在于是否“任法”，也就是是否按法办事，依法治国。如果按法办事，依法治国，就可以称得上明主，而且明主治国，任法而治，国家也必然得到治理。

这样，商鞅要让君主在权力、权势之外，再获得一个质的规定，那就是要有法、依法。当然，商鞅心目中的最高君主，必须牢牢掌握权力，并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他说“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这就是说，君主的权力是不容许旁落的，国家的大计必须由他一人说了算。“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处于君位，不能行令，还算什么君主，那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君主不能法外行事，不能胡来。“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违也”，这就要求君主一切都要以法为制约。

在商鞅看来，国君固然重要，固然不可或缺，但没有法与没有君同样是不行的。他说：“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君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所以，商鞅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法治，没有法断然不可。

商鞅认为，法的作用，在于制君、制民、调节君臣、君民等各种关系，并且使国家政治生活有指导性的依据，使行赏施罚均有标准。

商鞅把他看来毫无价值的巧言虚道与他看来无疑是正道的法对立起来，要求君臣共同守法，他说：“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正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总之，在他看来，好法，还是好言，政治效果是相去甚远的。

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说：“尤为重要的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以法治国。”东方的思想家商鞅与他所见略同。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统治者最需要关心的事情，甚至他最不可缺的职责就是监督人们遵守法律。统治者是法律的臣仆，他的全部权力都建立于法律之上。同时，由于他享受着法律的一切好处，他若强制他人遵守法律，他自己就得更加严格地遵守法律。”比他早二千余年的商鞅，思想的翅膀也曾掠过这里。

民众与法

广大民众是被统治者，商鞅之法，对于民众来说，原则是“求过不求善，借刑以去刑”，强调刑罚，主张严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商鞅倒也并不讳言此，他承认法的目的是胜民、制民，而决不能让民胜法，“民胜法，国乱”，这在他看来，无疑是极其严重的事情，所以，能制天下，先制其民，“故胜民之本在制民”。

但是商鞅居然还能提出一个论点，即“法者所以爱民也”。

商鞅可能是这样来看的：有法显然比没法好，法治显然比随心所欲的人治好，法给了

国家以稳定和秩序，从而也使人民的生存得到了某种保障。法限制了乱君，打击了奸吏，于民是否有利，也是一望即知的。

商鞅在法的问题上不主张搞神秘主义，而提倡公开性，他提出要把法告诉人民，要让人民知法懂法守法。所以他主张法律法令要明白易懂，甚至还主张进行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故圣人之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同‘智’）遍能知之；为置法官吏为师，以道（同‘导’）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

法律当然也是对各级官吏的制约，也是督察的依据。“法平，则吏无奸”，法可以使官吏廉直清正，并能保证政令的畅通无阻。商君此言在相当程度上是中肯的，只是也未免有失之理想化的一面。不管怎样，“吏无奸”，对于最容易受吏欺压的普通百姓来说，总还是一个福音吧。

有法必依

商鞅真不愧为法律、法制、法治的热烈倡导者，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知法懂法，整个国家都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一切井然有序，谁也无权、无法破坏法制秩序。

“法，国之权衡也。”他把法看成是国的最有权威的准绳，只有依靠法，才能别是非，定赏罚，如果没有法，是非怎么定？赏罚又根据什么？

但是商鞅也看到法律制定出来后，并不一定能真正得到切实执行。他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倒的确是一个自有法以来古今中外普遍性的问题。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哲学家洛克也曾说过“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还没有与这个问题挥手告别。

有法必依，就不能有法津不适用的例外。商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把贵族和平民放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上，郑重而明确地提出了“壹刑”的思想。

商鞅以“刑无等级”“行法无偏”来解释“壹刑”，这并不难理解，就是不管是谁，同罪同罚，不分亲疏贵贱，无论何人（当然不包括国君），只要触犯国禁，干乱法制，就要同罪同刑，决不宽赦。依据“刑无等级”和“行法无偏”的原则，商鞅对敢于与新法作对的地位很高的人物也动了刑具。公子虔两度受刑，后一次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被在脸上刺字，以后有八年不敢出门。在商鞅惩处的人中，肯定还有这样的案例和案犯。这说明，他的“行法无偏”并不是只是说说的。

在以往贵族特权隆盛的等级社会中，盛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到了大夫那一级，就可以享有犯法免于处罚的优待，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刑无等级”，就等于宣告取消旧贵族的这一特权。

一直据于优越地位的世袭贵族，当然是仍然希望继续保持他们的特权的，但如果不对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就无法削弱旧贵族的势力，更何况，如果对于旧贵族反对变法的举动

不能严厉打击，那么改革就根本无法进行。

因此，商鞅“刑无等级”的方针，主要是针对那些旧贵族的，因为普通民众本来是无特殊地位，对他们用法并不存在困难，无需强调克服等级障碍。

商鞅主政时期以及此后的秦国，都是强调严刑峻法的。因此，不分等级之刑，对广大民众来说，还是意味着专制暴政，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庆幸的事，但如果对比以往法因人异的情况，那么，显而易见，这一政策在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确有着重大的意义。虽然还不能简单地说这一思想已经等同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近现代法制思想，但它通过否定以往赋予贵族特权的法律制度，弘扬了法不异人的观念，这终究还是一种进步的观念。

设置“法官”的妙想

二千多年前的商君，实在会动脑筋，有些设想，甚至令我们这些后人吃惊。例如，他提出的设置法官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主张，在中央即天子周围，设置三法官，一设于宫廷中，即最接近天子的一个，另外，在御史和丞相那里，也各设法官。诸侯、郡、县也都仿照而设。

这一设想倒还没有什么，奇的是他所予这些法官的职责，职责有二：“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此其一；如果有宫吏为非作歹，“遇民不修（当为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此其二。

在这些言论中，提到天子、御史、丞相，故它们是否直接出自商鞅本人，似有可疑，但从思想体系来综合考察，商鞅提出这样的思想还是完全可能的。

所谓“法官”，兼有法律的解释和监督双重职责。商鞅主张“愚民”，所以民众没有文化，也难以懂得很深的道理，虽然法令尽可能地“明白易知”，但还是需要一些专职人员为师，向他们宣传，教民知法守法。因而，这些法官又被称为“天下师”，他们是那时的法律万事通。

不仅如此，法官还要身负监督法律的实行，如果各级宫吏“以非法遇民”即不按照法律对待民众，民可以去向法官了解有关的法律规定，法官把官吏有哪些地方违犯了法律告诉他们，他们再把法官的意见正告给官吏，迫使其改正错误，依法办事。这样一来，民众不敢犯法，官吏也不敢枉法了。

这里，商鞅提出了法律咨询的思想，老百姓不懂法律也不要紧，他们可以找得到人请教，有法官为他们提供咨询，解释法律，声张正义（从法律意义上讲的）。按照商鞅的设想，在官吏有对待老百姓的犯法行为时，法官是要，也是会为百姓撑腰的。

这在我们听起来确有点像神话，但商鞅可是在认真地谈法治啊。中国古代思想家或多或少有理想色彩，儒家如此，法家也如此。商鞅关于法官的想法，不知在秦国境内是否实行过，更不知如果真的实行起来，商鞅又有何办法对法官加以监督？虽说如此，商鞅关于

建置法宫的思想，的确有其很高的价值，这可以看作他寻求“使法必行之法”的一个大胆设想，（如果真的实行过，那更是卓绝的尝试），即使在今天，也还值得我们在法制建设中参考。

商鞅的历史观

商鞅谈历史

作为思想家，商鞅有他的历史观。

商鞅不是历史学家，但从他留下的言论来看，他对历史还是颇有心得的。在《商君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他给我们讲述历史的声音。

他向我们追溯到很远很远以前，讲述着那遥远的传说故事。他说，在那远古的昊英（一作“皞英”）时代，昊英号召人们“伐木杀兽”生活，那时到处是森林，野兽很多，而人却很少。到了黄帝的时候，就不准人们捕杀幼兽，不准取食鸟蛋，死了人的也不准用多层的棺材作为葬具了……

他从昊英讲到黄帝，又讲到神农，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由昊英到黄帝再到神农，时代变了又变，所以他们各有各的政令、都能适合时代的变化。

他又宣扬“三世”之说。三世，即上世、中世、下世，“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通“尚”）贤而说（通“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意思是说，最早的上古时代，人们活动范围极为狭小，人际关系也极简单，人们只看重血亲关系，到了后来的中世，人们尊重贤人，看重仁德，再后来，到了下世，人们就服从有权势的人，对居于官位的尊贵者恭敬服从。

商鞅的这些话多少还是说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些阶段性的特点。他所说的人们特别重视血亲关系的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的氏族公社时期，实际上，那时人们只知道人们自己所在的氏族和关系密切的胞族。而后尚贤而悦仁的时期，是原始公社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再往后，历史进入了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有了统治和被统治、强制和被强制的关系，当然，人们只好“贵贵而尊官”了。由此看来，商鞅对历史进程的述说，还是比较接近于实际的。

商鞅的历史观，实际上成为他政治思想的基础，虽然他未必自觉到这一点。他的历史观，引导出他的加强专制集权统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理论。

历史发展今胜昔

既然历史是发展的，一代不同于一代，因此，每一代人都会面临不同的情况，没有必

要照老黄历办事。商鞅谈了历史观后，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然而，有人却不是这么看的，他们总觉得老经验可靠，老办法保险，既然老祖宗一直是那么做的，为什么要改变呢？

不用说，在中国，这样考虑问题的人真还不少。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代，出了一本书叫做《淮南子》，是其时淮南王刘安筹划并组织门客编写的。书中就指出当时一种“流行病”——“好古”：“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宣扬道学的人一定要假托神农或者黄帝才能立论成说，假如是当时人所写的书，要是说成说是孔、墨所著，就会有人毕恭毕敬地学。书中还举了一些令人发笑的例子，有人新创作了乐曲，说是古时的善作曲者李奇所作，就吸引了众多的人来学，一时非常流行，但当他们得知并非李奇所作时，就不再喜欢它了。一把剑，有很多缺损，但有人把它说成是楚国的顷襄王的宝剑，连那些很有社会地位的人也争着佩带。一架琴，简直是不成样子，但要是说成是楚庄王用过的，连很有身份的人物也会争着去鼓。

这正是说出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病；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喜欢到经典、史籍或者圣贤的语录中去找根据，如果没有可靠的依据，那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没准会搞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

你就看那王莽、王安石、张居正，这些历史上的改革家，有哪一个不是用尽心思，到古书、古人、古事中去为自己的作法找根据作证明？虽然这更多的是一种策略。

偏偏商鞅没有，他连策略地虚晃一枪也省略了。你看他说得多直接又有道理：“三代不同理而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情况，只要因时制宜，都可以办好事情，为什么偏要死脑筋呢？自然，这一思想乃至作法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他自己死于变法。

农本思想

治国之要农为首

商鞅尖锐地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无要”，就是不知重点或抓不住重点。治国而不举要，当然也就搞不好。

要抓住重点，必须首先知道何为“治国之要”。商鞅说得很明确：“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这与他所言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这一基本认识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几乎都持“以农为本”的思想，这时候，他们谈“本”，说的是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产业，这就是农业。商鞅也不例外，而且是最坚决的重农派。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农业是关系到有没有饭吃、能不能生存的大问题；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即由之引出是否安定的问题，乃至关系到它的国力大小，是强是弱。

中国从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农业国，国家的立身之本是农业。农业搞好了，百姓才能安心，国家才能稳定，统治者也才能放手搞些事情。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宰辅，都是把这个问题当作头等大事的。

据说古时候的神农氏就说过，哪怕你有多么高多么坚固的城墙，有多么宽的护城河，有多么厉害的军队，只要缺了一样东西，你的城就守不住。这样东西就是粮食。

商鞅深知，要使秦国强大，首先必须要使秦国有发达的农业，要使秦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足够的粮食，才能保证秦国军事扩张的胜利。而要发展农业，必须有极大的人力投入，投入得越多越好。他作过这样的比喻："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中强，半农半居者危。"

既然商鞅知道"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这一重中之重，由此可知，商鞅所说的"知要"是指懂得农业的重要性，并因而能让人民都乐意务农。

农业是财富的惟一来源，这是商鞅的一个基本观点。他把工商业者都看成是多余的甚至消费性的人口。农业也是国富兵强的一根支柱，商鞅之重农，与其说是从经济观点出发，不如说是从政治目标的考虑出发。

尽地力

在战国时代，人口还很少，有人做过大略的估计，全中国可能只有两千万人口，只大约相当于今日人口比较少的一个省份。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开垦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还不显得那么突出。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劳动力缺乏，农业生产水平低，迫切需要提高土地开垦率和农业的产量。

战国法家的鼻祖、变法的先驱人物李悝就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政策，商鞅步其后尘，把这一政策推行得更加有力，更加彻底。

商鞅说得很有道理："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谁都知道，就农业生产而言，土地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它的价值，要通过劳动力等的投入，才能实现。只有和劳动结合，土地才能产出，才能提供价值。

比起李悝来，商鞅"尽地力"的思想还是有些不同，也可以说是有了进步。商鞅除了要求充分开发土地，尽量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外，他还注意到要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他要求农民勤力耕作，也指出"地少粟多"较之"地多粟多"更佳。这说明，比起李悝来，商鞅已把"尽地力"与"尽人力"结合起来，既鼓励多开垦土地，又谋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看来，我们今天所经常说的经济效益，也并非完全是一个"新概念"，商鞅的"地少粟多"，已经多少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我国，可耕地面积有限，与庞大的人口比较，更显得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在取得以不到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成

就的情况下，还要追求更佳的“地少粟多”的效益。

在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好形势下，商鞅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有着“仓廪虽满，不偷于农”的可贵认识。这说明商鞅志向的远大和考虑的周到，志向远大，他的目标是建立霸业，因此“仓廪”虽满亦未满，不仅未满，还差得远。考虑周到，是他懂得农业受天气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仓廪满时要想到空时，粮食还是努力多积为好。

“作壹”

商鞅是个凡事喜欢讲一律、讲纯粹的人。他多次用“壹”来表达他的思想。他讲的“作壹”，就是让农民一心务农，祖祖辈辈把一身的汗水洒在庄稼地里。“作壹”就是农民只干农事，不搞别的，全国绝大多数人不搞别的，只干农事。

他把“壹”提到很高的意义上去看待：只有圣人能使整个国家“作壹”，把全国的力量都集中到务农上去。

看来，商鞅不是一个不了解民情的官僚主义者，恰恰相反，他知道农民的生活状况。他说过，“民之内事，莫苦于农”，当然，这并不能得出商鞅同情农民疾苦的结论，实际上，正是因为商鞅知道农民很苦，所以他也更懂得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不易。

为了在社会分工和社会劳动力的配置上能做到“作壹”，商鞅就用政策来进行引导，这就是他所谓的“令民必农之法”。

政策之一，就是“贵粟”“贵食”，提高粮食、食品价格，可以体现重农的政策，也可以使非农业人口生活变得不易，这样，就有利于农民的稳定。

政策之二，是加重对非农业人口的赋税征收，所谓“非农之征必多”，就是这样制定出来的。

政策之三，是严格控制粮食交易，他的设想是“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籴，是买入粮食，粜，是卖出粮食。使商人无处买粮，这岂不是绝了他们的生路，目的很明显，是迫使商人返回农业生产，不让农民弃农经商。不让农民出售多余的粮食，是为了便于政府的搜刮。

总之，在中国古代，重农和抑商，似乎是连体难分的政策，要重农，就必须抑商，如果不实行抑商政策，重农最终会成为一句空话。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农民生活太苦，而“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现象一直存在。

商鞅懂得，单纯把民固着在土地上，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他们真正安心务农，所以他提出的口号是要让民“归心于农”即真正把心思放到农业生产上去，不起迁业之心，再无其他打算。

商鞅的用人思想

重用贤人

对于用人问题，商鞅是非常重视的。他所期盼的贤人，是明法和守法之人，用人要用贤人，但要使出色的人选产生出来，关键仍在于“明主”，只有明主才能识别和重用贤人，“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商鞅此语，就明确了主、贤、法三者之间的关系：英明的君主举拔贤才为官，如此贤才掌握法律，使法律得以贯彻执行。

战国时期是一个需要大量治国人才的时期，因此，几乎所有学派，所有的思想家都提到了重视贤才、选拔和重用贤才的问题。像墨子，就是一个典型，他就是使劲提倡重贤的。墨子提出尚贤的思想：“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他还根据“量功分禄”的原则，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可上可下、能上能下的原则。商鞅的用人思想，在这样一个原则上，与墨子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商勒的用人思想，强调了这么三条原则：

一是从有爵位的人员中提拔官员。他明确地提出“不官无爵”，秦人取得爵位的途径是二条：一是建立军功，二是通过向国家交纳相当数量的粮食。有爵之人主要是军功人员，让他们当官，既是秦国“国以功授官予爵”的原则的确认，这也可以看作是秦对建立军功人员实行重奖政策的一个延伸。这有利于秦国迅速崛起的军功地主阶层参与各级政权。

二是不用游说之士。他把满足以“巧言虚道”求官的人称做“劳民”，意即博取那些对国家无用之士的欢欣。商鞅痛恨这类人，他绝不允许“垂衣裳而谈说者”得到好处。然而，从《商君书》也看得出，当时又确实存在力图以言取官的现象，这当然是与商鞅鼓励农战和加强统治的政策相违背的。他明确宣布：都根据功绩来取官爵，否则，即使嘴巴再会说，也没有用。

三是不用那些走门路，搞贿赂的人。从《商君书》可以看出，当时存在着“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的丑恶现象。“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这是一部分官员的心态。商勒是坚决主张堵住这条邪路的。

虽然商鞅表述过用贤人的思想，但他对于何为“贤人”，思想既混乱，又狭隘，他所需要的贤人，实际上是有干练的行政才能，又能忠实地执法的人，而思想新颖、活跃，善于思考和论辩的人才，反而是为他所忌的。

“官无邪人”

他要求严厉查处“邪官”。

什么是“邪官”，商鞅没有给予具体的解释，但这似乎又无需解释，古往今来，只要

有了官，只要还有官，谁不知道“邪官”。

贪污腐化是邪官，徇私舞弊是邪官，草菅人命是邪官，不问民谟是邪官。

在人们所听到过的名字中，随便可以举出一串来：高俅是邪官，梁中书是邪官，和珅是邪官，王宝森是邪官。

自古以来，老百姓吃邪官的苦头可吃够了，可以说，没人不恨邪官。

但是，哪朝哪代没有邪官？有的朝代还管得严些（大多也只是在立国之初），有的就让邪官成了气候，无法无天，百姓更是吃尽苦头。

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商鞅对邪官的态度，要是知道商鞅是那样痛恨邪官，恐怕真还会觉得商鞅可爱呢。

当然，商鞅对邪官那样也并不是爱百姓，为了保护百姓，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正常的政治秩序，他不能容忍那些目无法纪而又占着官位的蠹虫肆意践踏法制，这样，国家毫无秩序可言，一片混乱，哪里还谈得上富强壮大。他说。“官无邪，民不敖，”官不坏，百姓就不会游荡在外，而会安心在家务农，正因为这，他才那么重视不让“民中苦官”的情况出现。

看来，商鞅为压制邪官还是尽了一定努力的。也许，秦国的老百姓后来拥护商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商鞅为他们减轻了邪官的祸害吧。

行政管理思想

依法行政

在他看来，官员最重要的是必须懂法，一切行动、政措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他说：“吏不敢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这样来确立官与民的共同准则。

由此可见，商鞅不仅严格地约束民众，而且对官吏也是极其严格的。

正因为这样，秦国的吏治澄清，无人敢于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或者是办事拖沓，玩忽职守。战国末年，到过列国的赵国人荀况（荀子）也到了秦国，他概括了他在秦国的观感，谈到对其官吏的印象，他说：“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敬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比周，指结伙营私；朋党，指狼狈为奸。虽然，荀况所见是商鞅变法以后的情况，但这显然是与商鞅变法时期所形成的传统分不开的，也是秦国长期保持的清正严肃的官场风气。

商鞅坚决而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官员营私的憎恶。“大臣争干私而不顾其民”，这必然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他还把官吏暗中侵渔百姓的恶行，称之为危害人民的“蠹”（也就是蛀虫）。他把“使官不敢为邪”，使与国君相隔的普通民众“中不苦官”作为依法行政

的目标。

“国无怨民曰强国”，商鞅治国，是想达到“国无怨民”的效果，他的意思，无非是在依法而治的形势下，无论是奖是罚，百姓都说不出什么不当来。如果能这样，当然好，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无宿治”

“无宿治”，换一个说法是“治不留”，这样的话，今天的人听起来不好懂，但要是用一两句话解释一下，却是人人要叫好的。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批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最坏事、最令人厌恶的表现之一，就是办事拖拉，能快办的事也要拖，慢慢来，你急他不急。官僚主义者有句口头禅，这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就是“研究，研究”，这一“研究”，就可能拖上个十天半月，一年半载，甚至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因此，老百姓是多么希望当官的尽量少唱“明日歌”，能办的事尽快地办，痛痛快快。如果哪个官哪个单位能做到当日的事当日办，绝不拖到明天，那真太叫人高兴了，说不定会有人“三呼万岁”呢！

商鞅可是个铁嘴铁手腕，他向秦国的官员提出了“无宿治”的要求，不准办事拖沓，提高行政效率。

当然，商效提出“无宿治”，并非为平民百姓着想，其直接目的主要是三个：一是为了节约农民在诉讼等事务上的时间，使农民有“余日”即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二是为了提高秦国地主政权的行政效率，加强秦国的专制集权统治；三是让邪官来不及利用百姓有事要办的机会牟取私利。如果把秦国的政府和官员看成是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那可是误解了。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思想，“无宿治”是值得借鉴的。

分层治理

虽然商鞅主张加强绝对君权，但他却又有富于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不能事事都由国君来亲断，还得要发挥政权和社会各个层次的作用。

他的一个思想是：“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听官。”在治理得好的国家里，处理政事不是都要听国君的，老百姓也不是什么都要直接受命于官的。

他还说：“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一个国家治得好不好，有各种情况，事情能够在家庭中就得到解决的，这样的国家可以称王，什么事都要靠官府来处理的，这样的国家只能算强，什么事都要由国君亲加过问的，这样的国家就弱。

这些话不太好懂吧。他是说，一个治理有序的国家，不能由国君事事亲理，民众也不是什么都听官们的。国家的治理，凡事断定于家中才是好，靠官断定的事多了，就逊一筹

了，而什么都由国君作主，那不是好事，是国家弱的表现。

恐怕你要说，还是不明白。

不真正把握商鞅的政治思想体系，是难以吃透他的这些话的意思的。在商鞅看来，加强君主的权威，并非意味着什么事都要由国君亲断，国家真正要强大，必须层层有人管，而且是有法可依，依法行事，实行法治。所以一个治理得好的国家，政事并不都要听国君的，百姓也不是什么都要听当官的，而“听法的”，是有法可依，依法行事的。事情能在家庭中就得到解决的，这样的国家就可以称王，事情要由官员来处理才能解决的，这样的国家只能称得上强，比称王还差一截子，如果什么事都由国君独断，这样的国家是弱的。

懂得了商鞅的这样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他的政治设计上的意图。他为什么要那样重视家庭的改造，他为什么要实行什伍连坐，通过这些言论都可以得到答案。我们可以想象，他已经意识到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事事要靠国君来管，根本是不可能的，就是有那么多的官员，也不行。必须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让家庭不仅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的单位，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的治理单位，把那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首先在家庭这一层过滤掉。一家一家都按照商鞅的设计建设合格后，整个国家就不愁不安定了。

官吏要精简

自从有了国家以来，没法不要官，而且，总的趋势是官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官多，就必定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不仅如此，官多，还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所以，对官的人数要加以限制。

中国古时历朝历代，差不多都搞过一些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人数的改革，像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时，就曾精简了四百多个县一级的单位，也裁掉了许多官员，可以说是历史上“精兵简政”比较成功的一例。但两千多年间更多地存在机构臃肿、官员太多的严重问题，有的时期有“九羊十牧”之说，有的朝代形成难以解决的“冗官”“冗政”痼疾。

商鞅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把它提了出来，他说“乱国，恃多官众吏”，把靠“多官众吏”来维持统治看成是乱国之象，确是很高明的见解。其实，国家、政府的行政效率，一般都是与官吏人数成反比的，官越多，事越不好办，问题解决起来也越复杂，越慢。这已为历史与现实所充分证明。

商鞅也提出了使“官属少”这样一个要求，官吏人数要少，要精。一般来说，少也就易精，官多了，就是个个都能干，整体效应也不会好。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政权，在其初建时期，一般都是比较精简的，机构和官员人数都比较少，但往往是越到后来，机构越膨胀，官员队伍越庞大，以至于无法可想，只好众多的人挤在一条破船上，直到船沉没为止。所以任何一个政权要使自己具有生命力，必须解决好简政精员问题。

严密的户籍管理

商鞅要求实行严密的人口管理，并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其中一条，是“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也就是说，加强对民众人口数量变动情况的掌握，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要登记在籍，而死去的人则要及时注销。

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十分重要的数据，在古代，它是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兵役、徭役（实际上，古时兵役曾是包括在徭役之中的，这里是从后来的习惯把两者分开）的重要依据，又是国家和豪强势力争夺控制、剥削、奴役对象的重要内容。只有国家政权把绝大部分人口控制在自己手中，它才能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丰厚的人力资源，才能从事征伐，才有国力可言。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朝代，都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掌握了大量人口，又依靠这大量人口，获致丰富的财税和兵员。

商鞅是历史上很早就认识到对人口进行登记、统计的重要性的思想家。他曾说要让“民不逃粟”，即使民众无法逃避赋税，可以说是商鞅重视人口管理的主要动机。

还有一条，就是“使民无得擅徙”，用各种措施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这样做的目的，既有从政治上考虑的，也有“令民必农”的经济动因。这项政策在中国一直沿用不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想的矛盾和辩证法

说法多矛盾

人的思想是矛盾的，就是思想家也不能例外。思想上的矛盾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是自身的言论不能自圆，互相抵触，二是思想中存在着辩证法。辩证法也是矛盾论，辩证法揭示矛盾，充分肯定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抹煞矛盾。

《商君书》的言论和思想是有不少矛盾的，这和该书的成书过程和特点有关，这里就不详说了。而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是属于商鞅的思想，也有许多矛盾，这有的好解释，有的还不那么好解释。

例如，关于所谓“奸民”，就有不同的说法。在一些地方极端仇视“奸民”，“欲令奸民无朴”（即使奸民没有依靠），而在别一场合，又把“善民”与“奸民”相提并论，并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到底“奸民”何指，治国是靠他们还是必去他们，显然存在着混乱与矛盾。

一边说“法者所以爱民也”，一边又说以法制民、以法胜民，这也不能说没有矛盾。

对于贤能之士，到底是何种态度，何种政策？一边是说，“遗贤去智，治之数也”，主

张不要贤能，但一边又说“任贤举能”。如果说治国不用贤能，显然并不符合商鞅的政治思想和用人思想，他明明是说过“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但是“遗贤去智”，却也并非完全不像商鞅的口吻。《老子》说“不尚贤”，《墨子》说“尚贤”，而《商君书》却是如此矛盾。

所以，读《商君书》要小心，由于多数篇章是由言论片断编缀而成，所以显得凌乱而体系不严整，此处一说与彼处一说，或有龃龉。

辩证法思想

但也不可否认，商勒也提出和表述了不少辩证法思想。

“治世不一道”，是重发展，重变化，与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相比，优劣自明。

“以刑去刑”，“以战去战”，都是发人深省的辩证法命题。

还有许多谈矛盾双方转化的话，也是富于辩证法精神的。

就说贫与富吧。商鞅说“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这就是说治理有方的国家能运用政策调节等方法来改变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从社会发展史来看，这种变动是始终不停地进行着的，而像中国这样结构的社会，尤为明显。当然，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蕴含的历史辩证法，却是永远在起着作用的。

再看国家强弱的转化，商鞅也曾多次谈到。这有两类情况，一是同一个国家，会从强转弱，也会从弱转强；二是不同的国家，强弱对比也在变化着，强者并非永远是强者，弱者也可能转变成强者。在战国时期，最早的强国是魏国，后来衰弱下去了，原来不是顶强大的秦国，却变成了最强大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多的是这样的例子。

还有一些表述，如“治大，国小；治小，国大”等等，与《老子》一书中的辩证法思想一样，深刻隽永，值得反复体会。

商鞅是实践型、功利型的思想家

商鞅注重实践

从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商鞅的言论而言，他的思想是紧紧结合他的政治实践的，特别是在秦国的改革实践的。作为思想家，他是一位特别注重实践的思想家。

商鞅讲过的，多数也是他干过的，他不是那种崇尚空谈的人，他做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做什么。

东汉王充说：“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书，”这也就是说，商鞅的思想和著

作，是围绕着谋霸业这一基本主题进行的，是他政治实践的总结和记录。

他的思想是深刻的，但又很简略，他的一些见解是十分精辟的，但没有纯务虚的理论色彩。要说他有理论，那就是结合实际的理论。

实际上，要不是他的改革事业的实践，他的思想也许早已为人们忘却了，他的思想的价值，也是和他的改革事业一起为人们所重视的。

往往从事实践的人，不很重视对思想的概括，因而随着人去事息，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经验也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是十分可惜的。如果当年商鞅只管干，不动笔，或者他的弟子们也是这样，那我们或许根本无从了解商鞅其人和他的思想、事业了。所以不论从事何种工作，都有必要常动脑，动笔，把应当写的写下来，留下一份记录给自己，留下一份财富给后人。

商鞅思想全在功利

中国古代有不少思想家，但很少像商鞅那样热衷功利，商鞅的思想，焦点就在如何实现他的功利目的上。

当然，功利有各种各样的。有个人的也有为国家的。商鞅为个人，也为国家，他的一生是有明确功利目的的一生。

为个人，他要实现他人生的价值，他要在秦国干一番事业，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为国家，他要使秦国富强起来，和东方六强相比，毫不逊色，而且要压倒它们，称霸于世，独一无二。

功利思想，也好也不好。

老庄是否定个人功利的，最好不要仕进，不要当官，不要发奋，安贫乐道，听天由命，顺势而为，无可无不可。所以当楚威王派人带着厚礼去请庄子出来做官，并答应给他以最高职务的待遇时，他笑着说："唔，千金，算得上重利，卿相，也确是高位。但是您难道就没看见那用来祭祀的牛吗？厚养了数年，五彩披挂，送进宗庙。到了这时候想逃也逃不了啦。"

话是这样说的，但要是人人都这样，都没有功名心、进取心，都隐居山野，宁肯过贫穷的生活，与世无争，人类社会又会是什么景象？从古至今，大概只有思想家中如老庄一族是鄙夷功利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大概都不会是没有功利目的的。

但为个人的功利心太重，也是有害的。且不要说是贪图利益，常常会为利而亡，就是为功为名，热中于出人头地，也会付出太多的代价。

人类社会需要个人的积极性、进取心和奋斗精神，但又要克服其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个人如何，这可又是人生的一个大问题，有人成功，是因为功利主义，有人失败，也

是因为功利主义。有人主张提倡为社会、为大众的功利主义，这是对的，但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能否对社会有贡献，与他人相和谐，主要还靠自己的善处。

5. 战争艺术

商鞅也是军事家

常动干戈的战国时代

商鞅生活于战国时期。战国，就是当时中国境内各强大诸侯国常动干戈、经常打仗的时代。东汉人王充曾对这一时代描绘道："诸侯相伐，兵革满道。国有相攻之怒，将有相胜之志，夫有相杀之气。"

一般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75 年）为战国之始，而战国时代的结束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 221 年。

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了"战国"的说法，但其时"战国"只是用于指当时卷人连年战争的各强国而言。如"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山东战国有六"等语中的"战国"，都是指这个意思。西汉时人，还常从这个意义上来用"战国"一词，如汉武帝时的严安说"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即说广大民众，从各强国争战不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到了西汉刘向（约公元前 77 一前 6 年）编定《战国策》一书时，才最终把"战国"的意义确定为一个时代。

战国时期，到底打了多少场仗，实在是难以作精确的统计，有人粗略算了一下，规模比较大的战争，至少也有几百次之多。

战国时期的战争，比起春秋时期来，具有显著的特点

首先，战争规模扩大，一些大的战争更是规模空前，作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者可达百余万人，一次战争的时间，也可延长到数月甚至数年。春秋末战国初，提到用兵数量时，还是"带甲十万"、"兴师十万"这么一个级别，可到战国中后期就不同了，公元前 260 年的长平之战，秦军俘虏赵军四十多万，可见这次战争规模之大。公元前 251 年，当时燕国不算是最强大的国家，可它攻赵所动用的军队，也达六十万之众。从战争中作战人员的大增，也可推知各国常备军人数的增加和临战全国性动员的有效。

其次，战争的物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武器的变化，在青铜兵器仍未完全退出战场的情况下，铁兵器的使用日益广泛。除了手持兵器外，还出现了远射程的弩、各种攻城

器具和适用于舟战的特长兵器。在出现这些变化的情况下，战争也就变得更加残酷，杀伤力更强，决定胜负的因素也变得更多。

再次，作战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从原来的比较单一的车阵战式发展为步骑兵配合的野战方式，骑兵有了很大发展，在战争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与此同时，各国也都十分注重防御，大都修筑了长城和关塞。

还有，战争的内涵和外延有了重大发展，战场上的正面交锋已不是战争的全部内容，政治攻势，外交活动，间谍的使用，都成为战争中的不同战场，而交战各国在经济、政治、技术、人心相背、用兵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进行着较量。

军事家灿若群星

战争是培养军事家的学校。在一个战争不断的时代，军事家也就少不了。

吴起是位军事家。他早年弃儒学兵，后在鲁国小试锋芒，大破齐军。到了魏国后，他积极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了魏军的战斗力，他在任魏国西河郡守期间，就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其中全胜六十四次，为魏拓地辟土，使之一时成为不可战胜的国家。他著有《吴子兵法》（或称《吴子》），在战国时期，这是和《孙子兵法》齐名的书。《吴子兵法》原有四十八篇，面现存仅六篇。

孙膑是位军事家。他是春秋时期大军事家孙武（亦称孙子）的后人，他与庞涓一起学习军事，后又同在魏国任职，但却受到庞涓的陷害，被搞成重残，逃到齐国。他指挥了齐国围魏救赵的战役，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大败魏军。后来又在马陵（今河北大名东南）之战中再胜魏军，俘获庞涓。孙膑也著有兵法，曾失传两千多年，直到 1976 年，在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时，因有写有《孙膑兵法》的竹简出土，才使这部宝贵的军事著作重见天日。

乐毅也是一位军事家。他是赵国人，但在燕昭王求贤精神的感召下，到燕国效力。他为燕国筹谋了攻齐的战略，并亲自领兵伐齐。在他所率燕军的凌厉攻势下，齐国连战连败，最后只剩下两座孤城。若不是燕昭王听信谗言，解除乐毅的职务，燕军灭齐，指日可待。

还有那位“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他力排众议，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长处，穿便于作战的短衣，大力发展骑兵以之代替过时的车战，使赵国的军事力量大增，五战而灭中山国，为赵国后来成为军事强国奠定了基础。此后赵国又有廉颇、赵奢、李牧，名将辈出，战果辉煌。

越战越强的秦国有白起、蒙恬、王翦等名将。白起攻楚面破郢都（在今湖北荆沙），使楚国一蹶不振；攻赵大胜于长平，几乎令赵军全军覆没，秦昭王称赞他用兵“取胜若神”。蒙恬出身将门，在秦军伐楚伐齐的战争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翦少而好兵，秦王

嬴政亲政后，他成为秦国的主要将领。司马迁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大。"

兵家

军事家既多，又在当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就有兵家，自成一个独立学派。春秋时的大军事家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地研究的。）兵家，就是研究军事学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又把兵家细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等门，共著录了五十三家，这个数目已很可观了，而西汉初年张良、韩信整理兵书时，所得是一百八十二家，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兵家之盛。可惜的是，其中大多数已经亡佚，不复见其原貌。

战争，不能不讲兵法，其实，战争的学问大得很，绝不只是战时用兵问题，还包括许多方面。所以，兵家，既是一个学派，也是那时的综合性学科，基本上相当于军事学。军事学中又充满了辩证法，故又是那时的哲学思想宝库。军事思想，特别是军事辩证法，是先秦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就说兵家中的"权谋"吧，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看来，所谓"权谋"，主要是战略、战术的掌握和应用，目的在于用谋克敌，以奇制胜，这中间的学问，可是大得很的。要指挥打仗，对这套学问不研究透彻，就不可能稳操胜券。

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很少没有谈及战争和军事的，特别是《墨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这几部名著中，尤多涉及用兵之道，虽然一般不把他们列入"兵家"，但他们决不是这一方面的外行。

商鞅和军事

商鞅是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军事家，这是一般人不甚了解的。他晋升到大良造的要职，不仅是秦国的最高文官，而且实际上是秦军的最高总司令。

《汉书·艺文志》明明写着"兵家，权谋，公孙鞅二十七篇"，这说明，商鞅不仅有政治方面的著作，而且还有军事著作。二十七篇，篇幅也相当可观了，只是，十分可惜，他的谈论兵法、权谋的这些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以至我们今天连一个字都无法见到了。

或许有一天，也会在一处古墓中找到久已绝版的商鞅的兵法著作，那时我们谈论起商鞅的军事思想来，就会有更多的内容了。也许，他的谈战争，谈用兵的真知灼见，足以使我们这些生活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人叹为观止的呢。

幸而我们还有《商君书》。《商君书》中，《战法》、《立本》、《兵守》等篇有着丰富的

军事思想，使我们还可以大体上了解商鞅军事思想的概貌。

商鞅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军事实践，在战国时期军事家中，本来是应该占据重要地位的，但是由于他的军事著作大多失传，更由于他作为政治家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他在军事方面的业绩，所以他的军事家的光采显得过于暗淡了。

《汉书·刑法志》中说："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将立胜，垂著篇籍。"这就等于说，商鞅是一位有资格与孙武等相提并论的军事家。对此，后人并无疑议。

全面地了解商鞅，我们应当知道，他除了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以外，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不要忽视了这后一点。

商鞅军事理论的基础

论政治和战争的关系

商鞅在他的言论中，已经接触到政治和战争的关系问题。他提出，"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意思是说，把国家搞好，在政治上长久地具备胜利条件的，必然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有称王的资格。

他又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这就是说，打仗的取胜之法，在于政治上要具备胜利的条件，如果要和敌人较量，那就首先要估计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在政治方面不如敌人，那就不要和敌人交战。如果一方在政治上有远见，大局上占优势，那么，不论将领是否得力，都能取得胜利。他还谈到"若兵未起则错（同"措"）法"，也就是说在战争开始之前，先要把依法治国的事安排好。当然，他所说的"政"其实是"法"的同意语。在商鞅看来。政治，就是"缘法而治"之谓也。

在谈到战争的准备和取胜条件时，商鞅提出了"错法，俗成，用具"的三项要点："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面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面后兵可出也。"在商鞅看来，只有做好这几项工作，才具备出战和取胜的条件。所谓"错法"，就是在国内建立起法制政治，在政治上理顺关系，所谓"俗成"，则是指统一思想和行动，激励士气，而"用具"则是指物质、技术方面的准备。

这里，商鞅所谈的"错法"、"俗成"都是指政治方面的事情；也是进行战争的基本政治条件。由此可见，他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是十分重视的，认识也是比较正确的。

商鞅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但他又指出，将领固然重要，政治比将领更为重要。当然，这里也包括国家在政治方面的各项举措。

两千多年前，商鞅就不是一个持"单纯军事观点"的军事家了，这是他的高明。

重视国力、经济实力

商鞅提出，用兵要量力。量力，就是要注意敌我力量对比，量力，就会得出一个认识，提出一个任务：平时要努力积蓄力量，战时才能以强大的实力投入战争。

商鞅并没有孤立地看军事和战争，他深知国力和经济实力是战争的基础，富国是强兵的根本，一个国家，不把经济搞上去，没有经济上的强大，是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

他几乎时时处处把“农”和“战”并提，他总是强调，要使秦国达到“兵革大强”的目的，最主要的事是增强经济实力——在当时首先就是把农业搞好。“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这就是他处理经济发展和战争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兵出，粮给而财有余”，是他憧憬的临战状态。

实际上，商鞅在秦国重农，就是从增强秦国军事实力的角度考虑的。他之所以那样强调农业的重要性，目的就在于以农养军，以农强军。

任何时候，军事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虽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很多，但要在战争中取胜，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商鞅看到了这一点，也从这一点入手，重农富国，以提高秦国的经济实力，终于使秦国具备了强大的国力，可以和东方六国决一雌雄。因此，他确实是一位站得高，看得远的军事家。

全民总动员

商鞅非常强调战争的全民总动员，因为商鞅也非常清楚，战争要依靠人民，战争胜利的根源在于人民。

商鞅说：“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敌举国而责之于兵，”因为圣明的帝王注意到称王于天下的大业只能通过战争来建立，所以要求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他的思想和期望，就是秦国人人都是战士，个个都能打仗，全民皆兵，随时能战。

在《商君书·兵守》中，他谈到战时的全民动员方案，主张把全体民众编为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老弱者为一军。这就是说战争打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都是作战力量，都要承相战斗任冬。商鞅是主张藏兵于民的，平时是民，战时是兵，不管男女老少，可以都是民，也可以都是兵。这样，既可以减少常备军的数量，减少政府、人民养兵的经费，又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

商鞅的基本思想是“民能人农出战”，这实质上是全民皆兵的思想。同一个农民，平时耕作，有军情时出征，出则能战，战罢归田，照样务农。虽然秦国也是有常备军的，但有大的战事，所征集的几十上百万军队，主要还是靠这种亦兵亦农的农民。

这种做法为后世中国多数朝代所遵循，最典型的就是在隋、唐两代所实行的府兵制，

府兵制兴起于北朝的西魏、北周，但在隋、唐有很大的变革，府兵平时基本上不脱离生产劳动，只是在农闲时进行训练，按计划轮流戍边，或到京师值勤，如有战事，才有大规模的征发。

重视战争过程中个体的作用

商鞅说："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可见，他非常强调个体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我们所见的商鞅谈战争兵法的言论中，屡见他触及这个问题。如何使民在战争中奋不顾身，勇不可挡？商鞅的办法运用赏、罚手段，是"壹民于战"的政策，即让人民都被战争所吸引，而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商鞅也对也不全对。对的是战争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任何战争，包括在现代化武器装备条件下进行的战争，还是要靠人的优势取胜。人的思想水平，人的总体素质，最终决定着战争的结局。商鞅更加重视人的勇敢，这也是不奇怪的，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作战基本上是直接靠人的搏斗，再一方面也与商鞅只希望普通战士只具备体力和勇气有关。但是，也应该看到，商鞅强调单个战士的作用，也显得过分了些，因为任何战争的胜负，都有很多因素，光靠战士的勇敢还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商鞅要求士兵在战斗中顽强拼搏，奋勇杀敌，要求军人"出死而为上用也"。"怯民勇，勇民死"，在军队中，根本不允许懦夫、逃兵的存在。

相比之下，商鞅对于战争中将领的作用，看得比较正确一些，他认为，如果军事力量和敌人相仿，那么，"将领就至关重要了，"将贤则胜，将不如则败"，如果一方在政治上胜过敌方，那么，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将领的作用相对缩小了。他的这种观点，较之孙武等过分强调将领对战争胜负的作用，又显得进步一些。

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对秦有一个可怕的"说法"，那就是"虎狼之国"，这既可以指秦国秦军的整体，强盛壮大，所向无敌，也可以作另一理解，那就是秦军将士个个都是虎狼之姿，凶猛无比，他们打起仗来根本不怕死，如同不要命一般。

重视激励机制

人是肉与灵的结合，人，既要有物质输人，以维持生命，增强体质和体力，也要通过内在的和外加的各种方式，竖立精神支柱，增强心质和心力。投人战争的人，特别是直接参战的人员，精神状态如何，对战争胜负起着很大的作用。

商鞅还不可能谈到军队的政治工作，他更加注重和强调的是对将士的激励机制。他把军队看作一个竞争的场所，使民尽力竞功的场所。

商鞅谈激励方式的言论较多。他说"赏由于兵"，他在秦国实行奖赏，主要是以将士为对象的。他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通过奖赏，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奖

赏的目的，而他所设计的一整套军功爵制度，就是以“功立赏随”为原则的。

他说：“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这就是说，国君和政府在实行奖赏上面要舍得财物，该赏多少就赏多少，所赏要与将士的战功相称，千万不要吝啬，造成功大赏轻。

在他看来，“勇民使于赏，则死”，“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多奖财物，甚至可以使将士舍生忘死，不惜生命。

当然，奖励的标准要尽量统一，否则会引起不满，反而使厚赏带来副作用，只有“壹赏”即标准统一，才能使之充分发挥激励作用，“壹赏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

通过厚赏鼓励军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论是谁，立了军功就可以得赏，功越大越多，所得奖赏也就越可观。

厚赏的内容是什么呢？

古时把头颅叫“首级”。能得敌人的首级一颗，就赏给爵位一级，田地一顷，宅地九亩，除庶子一人（赏赐家内依附人口一名）。立功人员还获得在军队或政府任职的资格。此外，如果遇到打官司，还可以得到优待。有功人员有了爵位，甚至死后，墓前所植树木的数量也依等级而区别。

通过激励机制，使民众的欲火燃烧起来，又通过一系列政策让他们无法“避农战”，“欲战”而又不得不战，由此而达到“举国乐战”与每一个人都能“出死而为上用”的目的。

善于用天下之财物，来赏有功之士，“明赏不费”，这样做是绝对划得来的。商鞅好会算账。

兵法理论

用兵要慎重

兴兵作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涉及到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孙子兵法》是特别强调这一点的。商鞅也说到“兵大律在谨”，也是充分意识到用兵必须慎重。

慎重，其实就是正确估计形势，进行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作出是否有条件进行战争的判断。商鞅所说的“兵起程敌”即这个意思。纵观历史，由于不慎而进行的战争何其多也。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在子对形势、对敌我力量对比，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因而采取了错误的行动，以至于失败甚至惨败。

赤壁之战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是曹操发动的，当时他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便认为南下进一步统一全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结果曹操失败了，败得很惨。

原因主要是因为曹操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当时曹方虽有兵力上的优势（号称八十三万，实际并没有那么多），但集结到长江沿线后，没有进行休整和适应，仓促投入，曹军绝大部分是北方人，水土不服，易患疾病，又不习水战，这种种重要因素，要使曹军的数量优势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另一个例子，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淝水之战，这场战争是当时占据北方的氐族统治者苻坚发动的。苻坚所建立的前秦政权一度统一了中国北方，南方则在汉族政权东晋的统治之下。苻坚认为消灭东晋的条件已经成熟，于公元 383 年挥师南下。他所调集的军队号称有百万之众，凭借这样一支武装力量，他对战胜的信心十足，甚至有断鞭足以截江的狂言。战争的结果呢？苻坚失败了，失败得比曹操还惨。原因何在？还是他只看到自己方面的优点和优势，并且作了过高的估计，头脑发热地加以夸大了。拿兵力对比来说，东晋是远不如前秦，但仔细分析一下，前秦方面，它投入前线决战的军队是临时拼凑而成的，刚刚从四方集结，根本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当然，前秦方面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内部不统一，人心不齐。

用兵打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做好准备，在准确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下，选择适当时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多思而行，慎之又慎，这样，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时机尚不成熟，宁肯再等待，并努力创造条件，且莫要急于求成，一失铸成万古恨。

不打无准备之仗

商鞅强调要打有准备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

战争就像进行一项大的工程，没有充分的准备，仗就没法打。就处于防御的、后发制人的这一方而言，更要有准备在先，否则就会在战争被强加在自己身上时，措手不及，遭受重大的损失。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说“有备无患”。谈到训练，就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谈到后勤供给，就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都是说的要重视战备，不仅要备，而且要常备不懈，只要世上还有敌人，还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军事威胁，任何国家都不能放松警惕。

关于战争的准备，商鞅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兵起程敌”，就是说，进行战争要很好地了解敌人，注意研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这和孙子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意思是相同的。

兵起程敌，就是多多了解敌人的情况，对敌方的力量和态势进行分析和估计。也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因为所谓的“准备”，是要在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商鞅指出，如果我方的政治状况不如敌方，就不要与之作战，我方的粮食储备不如敌方，也不要接战，敌方若在人数上占优势，我方就不要主动进攻，只有当敌人确实

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才应当出击。这就是说，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打，就要在力量对比有利于我方的情况下开战。

当然，作战准备是多方面的，就不同的战争，不同的军事集团而言，各不相同，但战争能否取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准备是否充分，这是没有问题的。

胜不骄，败不怨

人都希望胜利，不希望失败。胜利可喜可贺，失败令人沮丧。但胜利和失败，并不是不能转化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在世界军事史上，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商鞅说了一句很具深意的话："败而不怨者，知所识也。"

"败而不怨"，就是说遭到了暂时的失败，不要光是怨天尤人，这样就能从失败中找到原因。这句话，和列宁说过的"失败的军队善于学习"的意思是很相似的。

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所谓"常胜将军"（中文"常胜将军"的意思实为"不败的将军"），世界上也没有从没有遭受过挫折的军队。关键在于怎样对待失败和挫折。如果能从失败中正确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的军队就有可能反败为胜。

胜兵可能会由于骄傲而成为败兵，因为胜利使人陶醉，骄傲使人麻痹轻敌。败兵则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找出为何失败的原因，才能转败为胜。兵家无常胜，亦无常败，胜可败，败亦可胜，全在于如何正确对待胜负。历史上因胜而败的军队有之，因败而胜的军队也有之，这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今天的"兵家"，不可不知。

不追穷寇

商鞅在战术方面谈得不多。他曾说到过"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这就是说，不要去追击已经溃逃的敌寇。见敌人溃逃，一退面不可止，那就不要再去追击，这时要提防敌人有伏兵，或有其他诡诈，或者是铤而走险，所以要特别小心。他还引用兵法原则："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总的说来，从商鞅谈战术的十分有限的言论来看，他在用兵方面是比较倾向于持重的、稳健的。他还说过"无敌深人"（指轻敌而深人敌后）"是用兵的过失，因为这是冒险行动，不应提倡。这也表现了他的稳重。"不追穷寇"，就是他的一个战术思想。

在《孙子兵法》中就有"不追穷寇"思想，《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提到"穷寇勿迫"。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怕把敌人逼急了，促使敌人铤而走险，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狗急跳墙"。这话也不能说不无道理，但毕竟在用兵之道中显得消极了点。

当然也有相反的见解，《淮南子·兵略训》认为"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这就主张对穷寇紧追不放。

战有法而无定法，任何兵法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决不可死搬硬套，也不可死

记条条而不知变通，从这个意义上说，追穷寇也对，不追穷寇也对，全看具体情况如何而定。一般说来，只要条件许可，还是要记住除草务尽，勿使复生的道理，力求把敌人消灭干净。

军队管理思想

商鞅十分重视军队的管理，特别是有关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他说："凡兵，制必先定。"虽然他的军队管理思想已难以尽知，但从《商君书》中略还可以看出一些来。

分编三军

商鞅主张在守城之战中进行充分的动员，把一切可以行动的人都组织起来，编制为三军：壮年男子为一军，壮年女子为一军，而男女当中的老弱者编成一军。担当主战任务的自然是壮年男子那一军，他们备足粮食，收拾好兵器，始终保持高度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和敌人决战。壮女呢，也是备足粮食，带好守城用的土笼，随时准备待令行动。而年老体弱的那一军，主要是放牧牲口，供应壮年男女的伙食。

女子作为战斗人员，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罕见，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口较少，而战争频繁，为了增强战斗力，就有必要这样做，更何况，古时的女子也不是像后来的粉娃那样娇嫩。按某些古人看来，把女子都加以动员或征发，是暴政的表现，像儒家，对此是予以谴责的。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正是战争组织者的一个高明办法，因为这样可以克服人力和兵员不足的矛盾，把妇女参战的积极性也发挥出来。

中国古代女子参战的事例不少，隋末李渊起兵时，他的女儿平阳公主就组织了一支娘子军，后来发展到七万人，在历史上一直传为佳话。再早一些，东晋时期，北方的前秦军队南下，襄阳城（在今湖北襄樊）告急，守将朱序的母亲韩氏率城中妇女加固城墙，严密防守，终于击退敌兵，此城也就有了"夫人城"的美称。不过，说来这还不是中国最早的夫人城，《汉书》上记载有"范夫人城"，此城是防御匈奴的汉将所筑，将亡后，其夫人率众坚守而使城得以保住，因此获名。

"慎使三军无相过"

提出分编三军的想法后，商鞅又出一计："慎使三军无相过"。三军各管各的，互相不能来往。

为什么呢？商鞅认为，如果三军互相来往，就会出乱子，影响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他说：要是让壮男到壮女那边去，男子就会喜欢上女子，就会发生淫乱之事，男男女女，都不再想打仗，连勇敢的人也会怕死了。而如果让壮男壮女到老弱那支队伍中去，老年人

会引起壮人的悲伤，体弱者会使强壮的人心生怜悯，这种种情绪都会使战士们失去勇敢精神。

商鞅思考问题常是这样单向思维，这是他思想方法上的严重缺陷。他的理由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实际上也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试想一下，壮男壮女在一起，不一定只能出商鞅所担心的糟糕问题，也可以互相激励斗志，起提高士气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壮男，受到异性的鼓励，会大大增强荣誉感，在战斗中会更加勇敢，这难道就不可能吗？壮男壮女和老弱相处，老弱因战争而受苦受难的处境会加深他们对敌寇的仇恨，从而增强他们杀敌的决心。

商鞅只想到坏的可能性，而想不到好的可能性，这或许可以从司马迁所说的他“天资刻薄”这上去找原因。无论如何，法家的思想是最缺人情味的，他们的思维也是铁是钢所铸，他们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总是把人想象得最坏，而又想把人的潜力发挥得最为充分。他们只会想到对人的利用，对人的防范，他们是人，但他们总是在算计着人。

不知道商鞅的“慎使三军无相过”的方案实行得如何，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世界上最单调的军队，最单调的战争。这样的军队，能否有持久的战斗力，也是很可怀疑的。

加强纪律，令行禁止

商鞅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他提出法必明，令欠行的原则。

赏罚分明，也是商鞅治军思想中非常强调的。

在赏的一面，前面已经谈到了，当然，他不光是赏，也用罚的手段来加强军纪，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用兵之道，务在壹赏，所谓“壹赏”就是统一奖赏的标准，不搞特殊化，这对军人来说，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在商鞅的思想、著作中，赏和罚，经常是联在一起谈的，赏和罚，是他不可分的两手，交替使用，各尽其妙。

商鞅的设想，是通过严明的纪律，显著的赏罚，使“三军之士，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这可见，他对军队的纪律和行动一致要求非常之高。他又说，“从而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这就是说，严明的军纪，万众如一人的统一行动，是军事上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和基本保证。

军队要取胜，靠的就是纪律，就是行动一致。自古以来，治军者如不以铁的纪律来约束军队，使之绝对服从命令，那是无法战胜敌人的。

设置军市，加强管理

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市场，军市，也是其中的

一种。顾名思义，“军市”，就是设置于军队驻地内外的市场，主要是为了方便军人购物而设。有时，军人也可到军市上去交换一些自己多余的物品，或在急需现钱时出售自己的物品。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商鞅并没有因为执行抑商政策而取消军市，但他对于军市加强管理，如规定不得在军市上私下进行粮食交易，这是为了不让一些人钻有时军中可能缺粮的空子到军中谋利，不让他所谓的“轻惰之民”即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在军事单位中混迹。这又是与他重农政策的总体精神是一致的。

他又给经常在军市中经营的商人规定了一些责任，如：他们要自己准备好铠甲和兵器，以便随时准备参战，他们要时刻关注这支部队的情况，以便对军事行动有积极的配合，而不能有所妨碍。这实际上是把在军中的商人变为准军事人员。

商鞅还明确规定：“令军市无有女子，”可见，当时有的女子也到了军市当中，有的可能是经营商业或在商业中作辅助人手，有的则有可能从事色情活动以谋利。

军市中有女子，对于军人来说，很具有诱惑力，这会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这当然是严厉治军的商鞅所不能容忍的。再者，女子进入军中混钱混吃，这也违背商鞅要求全国妇女都专心从事生产的宗旨。自然，这种思想与做法与“慎使三军无相过”如出一辙。

战争实践

商鞅也曾领兵出征

商鞅在秦国为相多年。一提起“相”，就会使人联想起最高的文官，执掌朝政。战国时代，文官、武官确也已有了相对的分工，但将和相、文官和武官的区别还不是那样严密。例如赵国的蔺相如是以不辱出使之命，维护国家尊严而立了大功，任为上卿，廉颇是武将，也一样“拜为上卿”，而且他还真的担任过相国。但商鞅是既为将，又为相，将相兼于一身的。

商鞅不只是纸上谈兵，他还亲自领兵打过仗。秦孝公八年（公元前 354 年），秦军与魏战于元里（在今陕西澄城南），斩首七千，取少梁（故城在今陕西韩城南）。这次战役是否商鞅所指挥，于史无载，但即使不是由商鞅坐阵，也该是有他参与决策的。秦孝公十年（公元前 352 年）商鞅为秦大良造，亲率秦军围攻魏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打败魏军，取得一次较大的胜利。安邑，是魏国的旧都，它的岌岌可危，对于魏国朝野，震动很大。

公元前 351 年，商鞅率兵围攻固阳（在今陕西米脂），迫使魏国进一步退缩，以便为在国内改革赢得时间。后来，魏国组织了反攻，在商鞅的主谋下，秦孝公与魏惠王会晤，两国暂时讲和。

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340 年），商鞅又一次出兵攻魏。

出征前，商鞅对孝公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意义。他认为，秦对于魏来说，就像是人的心腹之患，不是魏攻灭秦，就是秦并吞魏，原因是魏国都于安邑，与秦对峙，如果对秦据于优势，就会向西扩张，威胁秦国，否则就会向东发展。他认为当时形势对秦国有利，魏国因为才被齐国打败，在诸侯中的威信与影响大为降低，秦正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攻魏，迫使魏国东徙。这一仗打赢了，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两国的力量对比，而且，使秦国可以控制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这样，就可以为秦国的帝王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商鞅这一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当时，秦国在崤（崤山）函（函谷关）以西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基业，它的东进，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晋（魏、赵、韩）中最强大的魏国。秦要东向，无法绕过魏国，必须击败它。此时的魏国，极盛时期已经过去，衰败之兆已经明显，这是秦东向的极好时机。

抓住机会，人们常常这样说，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一是要有眼光，能看出不容易看出的机会；二是要有魄力，能及时动作，不让来之不易的机会失去。可以说，商鞅于秦孝公二十二年进行的对魏战争是一次非常及时又非常适时的战争，时机抓得太好了。

大胜魏军

秦孝公听了商鞅的分析后，觉得很有道理，当机立断，决定派兵出征，并委任商鞅为领兵主将。根据《史记·魏世家》的说，这一年是秦、赵、齐三国共同伐魏，如果是这样的话，商鞅就是三国联军的总指挥了。

魏国所派的主将是公子卬。当时魏国的国君是惠王，惠王虽说不上英明，但也还是有些见识的，看来，他不会对这场战事的意义全无所知吧，只要是这样，他在将领的选择上总是有所考虑的，公子卬应当是魏国充任出征统帅较为合适的人选。

两军对阵，旗鼓相当，一场恶战似乎难以避免。魏军摩拳擦掌，正欲比武，然而秦军却不见动静。公子卬正在纳闷之际，忽报卫鞅有书（古时称信为“书”，而把送信的使者称为“信”）报来，公子卬接读，只见他的老交情卫鞅亲笔写道：

想我当初与公子交情深厚，如今却分别为两国的将领，我们都不忍心攻打对方，我想是否可以和公子相见，结为同盟，欢饮一场，然后罢兵，使秦、魏两国都得以安宁。

公子卬看罢此信，不仅勾起了他对老友卫鞅的怀念之情，这么多年没见了，不知他是怎么一副模样了。回想当初在一起畅谈的情景，还真想再好好叙叙旧呢。于是他派使者回复卫鞅，答应与他会盟。

卫公子卬按预定的时间到了卫鞅大营，卫鞅亲自出帐迎接，两人相见，颇多感慨，携手共语，一点也不像是交战双方的主将。

待到会盟仪式结束，举杯庆贺时，卫鞅使个暗号，伏兵涌出，把公子卬擒获，随即出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魏军发起攻击，大败之，凯旋而归。

这时，魏惠王因为先前多次为齐军所败，国内空虚，所以无力再度起兵与秦军较量，而且因为秦军这一仗胜得漂亮，心中恐惧，只好派使者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以求和。

这一仗的胜利，正如商鞅所预测的那样，对魏、对秦都有重大的影响。魏国受到重创，只好退缩，把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国的势力则向东大大推进了一步。魏、秦从基本上势均力敌的对峙发展到秦强魏弱。秦对东方六国已经开始构成威胁。

卫鞅因这一仗的胜利而获是於、商十五邑的封地，号为商君，“商鞅”的称号，也是从此时才正式有的。

商鞅之“诈”

商鞅战胜了魏国，可他用的是欺友背信的诈术。对商鞅来说，这是一件给自己抹黑的事。这件事，拿到道德法庭上来衡量，当然是要受谴责的。所以，司马迁把这看作是商鞅“少恩”的一个重要事例。

商鞅做出这样的事并不偶然。其内在逻辑至少有这样几端：

其一，商鞅是一个忠实的国家主义者。他要做到，也能够做到国家利益至上，为了他所效忠的国家的利益，他才顾不得什么朋友不朋友呢。不要说是朋友，必要时就是亲人也是可以牺牲的。不信，你看吴起，做得比商鞅还要绝，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还要没有人性，他为了消除鲁国对他的不信任，就把自己齐国籍的妻子杀了。说起来，法家都有这么一种特点，为“公”不顾“私”，求功利不顾人情。

其二，商鞅是个领兵打仗的将领，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他是完全可以不计手段的，所谓“兵不厌诈”，“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为什么他不能这样做？

其实，说到“兵不厌诈”，本身就不存在什么信义可言。无论是古今中外，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历史上领兵打仗的人很多，为了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许多人都使用过诈术，为什么单单要指责商鞅呢？

其实，历史上不公道的事情本来就很多，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的确存在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的问题。商鞅，因为在后世总体评价中贬多于褒，所以对他的事责备的多，而诸葛亮、李世民，哪个没搞过诈术啊，可人们却不去多计较。

商鞅一生中所指挥的最重要的一次战争，竟是以阴谋取胜，商鞅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虽然商鞅是个智者，但他恐怕没有想到他计赚旧友，取胜虽然太容易了些，可是从长远来看，未免太不划算吧。

公子卬的教训

不过，无论是谁，都是要警惕像商鞅这样的“朋友”的。不管怎样，谁都不会愿意被甜言蜜语所欺骗，以至中了圈套，成了俘虏或丢掉脑袋吧。

公子卬就上了这样的当。如果说他太天真，那他就是他太轻信，太麻痹了；如果说他不聪明，那他就是太不了解商鞅了。

公子卬应该了解商鞅，像他这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出来的。老交情，老交情并不总是靠得住的。更何况，他和商鞅已经分手多年，早已分属相互为敌的两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高度的警惕性，岂不是等于自杀！

反过来，大概商鞅是真正了解他的这位老朋友的，所以才那么容易得手。我们可以想象公子卬的为人，一定比较重感情，甚至还很讲义气，所以商鞅才想出那条计策来引他上钩，而且深信他一定会上钩。果然，公子卬是像商鞅所想的那样——这说明商鞅善于知人，又能因人施计，因此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要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在孙子看来是应该打最高分数的啊。

战时政策

商鞅使秦国处于“兴兵而伐，按兵而农”的战时状态下。他的指导思想是“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弱”，也就是说，国家要常备不懈，不是打仗，就是备战，否则，国家就会衰弱。可以说，商鞅领导着一个战时政府，他本人亦是一位战时宰相，他的一切政策，都建立在随时准备打仗的考虑之上，秦国全境，也时时处于一级战备之中。

喜战欲战的空气

全国的国民，喜欢对外战争，战争是他们的兴奋剂。没有战争时他们不是无精打采，就是摩拳擦掌，打起仗来，他们精神振奋，劲头十足。战争是他们日常的话题，离了战争他们简直没有法子活。

这就是商鞅的想法。他希望秦国成为这样的国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秦国变成了这样的国家。

本来，人应该是害怕战争的，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年迈的父母、新婚的妻子、刚刚看了一眼的初生儿子。战争是残酷的，不是死，就是伤，要一点皮也不碰破，实在不容易。战争也给平民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战争影响农业生产，引起饥荒，引起瘟疫流行，夺去更多的人的生命。

别以为商鞅不知道这些，他知道，他说“凡战者，民之所恶也”，“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原来，战争是百姓所厌恶而不是喜欢的。因此，他也认识到，要使民获得奋勇投入战争的动力很不容易，“能使民乐战者王”。

然而，商鞅却像使用魔法一样，使秦人喜欢上了战争。

说来奇怪，也不奇怪，如果战争能给某人带来好处，他就有可能赞成战争；如果战争能给一个国家的相当一部分人带来好处，他们也会变得好战。

比较原始、野蛮的战争，胜利者通过对战败者的杀戮，通过掠夺财物和妇女，来满足兽性，获得利益。秦国的对外战争，已经高于那样一个阶段了，商鞅使秦国的将士得到的是更多的东西，更加久远的利益。

杀敌立功吧，杀敌立功可以得到田地、住宅，这些都是切实的物质利益啊。

不仅如此，还有看来是虚，说到底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就是爵位，爵位是什么？它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有它没它大不一样，有了它，管你是什么人，就有荣耀，受人尊敬，还享有种种特权。在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就是那些昔日的王孙公子，也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风光了，他们要是没有军功，没有爵位，顶多是有几个臭钱，算得上是个富人，但在社会上却不显得特别。

假如你是一个农民，既穷又无地位，那就到战争中去寻找机会吧。杀一个敌人，得一级爵位，再杀一个，再得一级，就算你原来什么都不是，可几次战斗下来，幸许你已经是个不更（第四等爵）或者大夫（第五等爵）了。你想想，要不是战争，这好处到哪儿去找啊？

这样，就不难明白，商鞅在秦国造就了一个特殊的阶层，那就是军功地主阶层。他们因战争而崛起，因战争而存在，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切实的利益，他们是战争最热烈的拥护者。

当然，还有更多有的人，希冀着战争给他们带来好运。战争是这样地鼓舞人，以至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强国之民，父亲送儿子出征，哥哥送弟弟参战，妻子送丈夫上战场，并且都在分别地反复叮咛："不打胜仗，就别回来。"——请不要吃惊，这是《商君书·画策》中的精彩描绘。

按照商鞅的设想，一个国家应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这样，民就可用了，战争的胜利就有了保障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民众再狂热于战争，也不会不知道战争的危险，商鞅对他们的心态有一个十分逼真的写照："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原来，民众既有思战的一面，因为战争给他们带来利益；同时，他们又不是完全心甘情愿地去打仗的，他们自有不得已之处，他们身后有商鞅们所设计并造就的一种奇妙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才是民众冲向战场的根本原因。

最高价值标准

任何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都有其占支配地位的价值标准，决定着人们的崇尚，指引着全社会的行为取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并非完全由个人的好恶所选择，而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

在阶级和等级社会中，富贵是社会上普遍追求的目标，尊富贱贫、尊贵贱贱，也是普

遍的价值观念。富和贵，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并不相同。所谓富，就是拥有较多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土地、房屋等，是最重要的不动产，货币，是最重要的动产。古时说到富人，总会以范、白为例（范是春秋时期的范蠡，他原是辅助越王勾践的政治家，后来经商，取得成功，成为巨富；白是战国时期大商人白圭，极善经营，家累万金）。所谓贵，就是在等级制度下，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在专制统治确立后，皇帝就是全国最大的贵族，以下则有亲王、公、侯等，都是社会上的贵者。再有官僚系统，也有品级等第之分，高者相对低者为贵。书生应试及第，中进士者较举人为贵，而众进士中，又以状元为最贵。总之，贵是相对而言的，是一个越往上越小的宝塔尖。

取富贵可以多端，而商鞅使之简化和一元化了。他所确定的原则是“富贵之门必出于兵”，这就等于说，要富贵，须从军作战，也只有从军作战，才能获取富贵。

只有参军参战，在战争中奋勇杀敌，才是无尚光荣的，不战而荣的人，被他列入奸民，应当受到全社会的鄙夷。商鞅就这样，主要靠政策导向，确立了秦国的最高价值标准，并且使之得到了秦国上下的公认。这一点，对于秦国军事上的强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战争——商鞅制定一切国策的出发点

商鞅把战争看成是一切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的言论，很少离开过“农”“战”二字，而农也是为了战，是为战服务的。

自从商鞅到了秦国，成了秦国的灵魂后，他就把秦国置于战时状态之下，他也做起了秦国的战时宰相。在他治理下的秦国境内，一切都服从战争这一最高目的，谁也不能反对和违抗。

变法是为了强国，国力的强大要靠战争来显示。强国是为了争霸，霸权又要靠战争来谋取，因此，商鞅谈什么都离不开战。

一个国家，要旷日持久地进行战争，并非易事。但在当时的时势下，这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甚至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推动和支持。

商鞅对秦国进行了充分的改造，他使秦国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战争成了秦国的头等大事，也成了秦国上下的热门话题。就是商鞅本人思想、理论的焦点，也完全是在这个话题上。

所谓“以战去战”

商鞅的言行和他所推行的政策，显得如此迷恋于战争，但商鞅好像也不愿意担一个“战争狂人”的恶名，他用一个著名的提法来解释自己以战争为中心的政策，即“以战去战”。

在他看来，他所进行的战争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并不是他天生就喜欢战争，而是战争本来就不可避免。他要用战争去结束战争，因此为了结束战争就必须要进行战争。

其实，商鞅的战争目的并不清楚，在现存商鞅的言论中，并没有提到统一中国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也为时过早，商鞅对战争的目的考虑，恐怕也就在使秦国获得霸主地位这样一个目标之下。

“以战去战”，从字面上说当然是不错的，就是当代的大军事家毛泽东也说过一句非常相似的话：“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切战争都是为了战胜敌人，敌人消灭了，战争就结束了，所以，非战无以止战，止战必须先战，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当然，中国古代军事家也有另外的见解，那就是“不战而胜”，孙子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能够不战而胜、不战去战固然好，那就不是商鞅所说的“以战去战”的模式了，但总的说来，战争终究还是靠战争去结束的居多。

“以战去战”，这个说法本身并不错，面且堪称一个深刻的见解，但商鞅是根本不谈战争性质的，他要进行的战争，自然必须全力进行，容不得就什么性质问题作什么讨论。就在孟子认真地考虑战争的性质问题并已提出“春秋无义战”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商鞅根本想不到这上头去。商鞅认为他和他为之效力的国家所进行的战争，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千秋功过

后人的评说

韩非的评价

韩非，战国末年韩国人，后来到了秦国，极受秦始皇的赏识，但同时又遭到李斯等人的嫉妒，以至被杀害。韩非著有《韩非子》一书，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但他的思想离商鞅的法治思想较远，而更侧重于论势论术。

战国时期人物中，留下对商鞅评论较多的是韩非。在《韩非子》一书中，有多处论及商鞅及其变法，韩非对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持肯定、欣赏的态度。《韩非子》说：“秦行商君法而富强。”秦通过变法，“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总之，《韩非子》对商鞅变法作了比较多的记述和客观的评价。

韩非还记述了商鞅推行法治的情况。他说，商鞅推行新法之初，秦民还很不习惯，并

且抱着侥幸心理，对于犯法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看得严重，结果，凡是有犯法的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而告发者也一定会得到重赏。韩非子认为，这是商鞅在秦国成功的重要原因。

韩非认为，商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使秦国之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辛苦劳动而不顾休息，追逐敌寇而不怕危险），这是秦国强大的重要原因。

韩非还特别意味深长地说：“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所谓“秦法”，就是指的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新法，“秦法未败”，正是说商鞅变法并未因商鞅身死而废。作为改革家、政治家，纵然遭受车裂之刑，有这么一个结果，商鞅也可以含笑于地下了。

不过，韩非对商鞅变法的不足之处也有所批评。

批评之一，是说商鞅“无术以知奸”，结果是以富强的秦国给了其大臣专权的方便和条件。但这实际上是商鞅死后秦国出现的新问题，是不能算商鞅的过失的。

批评之二，是说商鞅新法的一些偏失，即依斩首立军功来作为授爵加官的条件，这就好像下一道命令说：“如今以斩首立功者为医生为工匠。”结果怎样呢？房子也盖不成，病也治不好，这是因为工匠要靠手巧，医生要靠懂得调药，而这些都不是杀敌立了战功的人所能胜任的。当然，这是韩非打的一个比方，他从而得出结论说：“当官是要依靠智能的，而斩首是凭勇力，让杀敌的勇士去做需要智能的官吏，就好比让他们去做医生、工匠一样。”

韩非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

贾谊是怎么看的

贾谊，西汉初年人，是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他的《过秦论》，对秦始皇父子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对秦孝公和商鞅则是持比较平和的首肯态度。他说：“秦孝公据有崤山和函谷关的地形之险，有秦国所在的雍州的广大的土地，群臣固守着基地，窥视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而这时商君辅佐他，在秦国确立法度，努力从事于耕织，积极备战，并且在外通过连衡而与诸侯较量。这样，秦人就攻取了西河之外的地区。

贾谊的“过秦”，是批评秦政之失，但并非全盘否定秦国到秦朝的全部政策和做法，因此，态度和立论可谓公允。他说秦始皇成就帝业是“续六世之余烈”，此“六世”，就是从秦孝公时算起的。从贾谊开始，秦的帝业奠基于孝公时期，已成为定论，而真正的奠基人，实际上是商鞅。

因此，贾谊“过秦”，总结了秦政之失和秦朝速亡的教训，但对商鞅，还是以肯定为主的。

“盐铁会议”上“是鞅”与“非鞅”之争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指的是西汉昭帝时召开的一次研讨政策的会议，它是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西汉政府的高级官员——丞相田千秋（亦称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和从各地请来的贤良、文学共六十余人。贤良，文学，是西汉时举擢人才的两个科目，他们都是儒生。

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桑弘羊为一方，贤良、文学为另一方，论争的问题很广泛，有是否坚持汉武帝时盐铁官营政策的问题，有如何对待当时北方匈奴政权的问题，还有在政治上是崇德还是崇力，崇文还是崇武等问题。正是因为讨论到政策的基本取向问题，所以也就论及了商鞅。

贤良、文学是持否定商鞅的态度的，《盐铁论》的整理编辑者桓宽是倾向于他们的立场、观点的，他把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一篇定名为《非鞅》。桑弘羊是肯定并赞赏商鞅的，他是“是鞅”派。

请看桑弘羊对商鞅的评价，他说：

从前商鞅相秦，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使想作奸犯科的人无法得逞。

秦国任用商君，国家因而富强，后来终于并六国而完成帝业。

商鞅起自于布衣，自魏入秦，过了一年就当了秦相，革法明教，而秦国大治。

而贤良、文学激烈地批评商鞅，他们说：

商鞅实行严峻的法律，贪图利益，秦人无法生活，相与哭喊着呼唤孝公。

商鞅以重刑峻法为秦国的基本国策，所以二世而失国，刑罚很严峻，又行连坐之法，使百姓战栗，手足无措。他重利轻义，高力尚功，虽然使国土拓广，但如同一个人怕水，却又使水不断加深一样。不能光看商鞅为秦开帝业，而不知他也是为秦铺设通向死亡之道啊。

对于商鞅之惨死，贤良、文学是庆幸的，视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他们说：“秦人怨毒商鞅之法，对他恨之入骨，所以孝公死后，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他连个藏身之地都找不到，终于遭车裂之刑，族灭之灾，为天下所笑。这个人完全是自杀，是自取死亡，而不是别人害他呀。”

桑弘羊对于贤良、文学对商鞅的攻击是作了有力反击的。贤良、文学意气用事，有的话是过激之言，有的则并无根据。例如，他们说秦国百姓“相与哭孝公”，就于史无据，难以凭信。他们说商鞅为亡秦铺了道路，也是乱扯因果，正如桑弘羊所说，亡秦的是赵高，而不是商鞅，把亡秦的责任推给商鞅，是不合实际的。

汉以后商鞅评价的总倾向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余年间，基本上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法家退隐二线，历代统治者都是“霸、王道杂用”，亦儒亦法，刑德并重，但由于秦失太重，秦政过臭，法家也就不那么光彩了，法家的治国理论，讳言者多而敢于提倡者少。对于商鞅这样一个与秦朝统治有密切联系的人物来说，也自然笼罩着阴影。历代儒生谈起商鞅，大都是心怀仇视的，北宋文人苏轼（苏东坡）可以说是一个代表。

苏轼对司马迁为商鞅所立的传、所给予的评价极不满意，认为他论商鞅和桑弘羊（两人的特点有相似之处）之功是一大罪。苏轼认为，自汉以来，学者们都耻于谈商鞅、桑弘羊，可是有的君主还是以他们很感兴趣，这都是司马迁的罪过。

苏轼还认为，秦国的富强，主要是秦孝公的作用。孝公是一位“有志之君”，即使没有商鞅，秦国也不会不富强起来。秦国的强大，是孝公的“务本立穑之效”，而不是商鞅“流血刻骨（即实行残暴统治）之功”。他得出的结论是：“用商鞅、桑弘羊那一套的，都是要破国亡宗的，有的君王之所以不能省悟，是由于觉得他们那一套说法动听，而忘记了会造成的深重祸难。”

苏轼之论，把商鞅完全否定了，这样太片面了。秦国的富强，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杰出的历史人物，商鞅和孝公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秦国没有商鞅也会走上强国之路，但商鞅的主持变法怎能抹杀？孝公是一位“有志之君”，这是事实，但他在变法过程中是依靠商鞅的，他没有那样丰富的知识和足够的魄力；况且，他是国君，无法事事亲躬，总得有人辅助他，为他操持国政。把孝公和商鞅分割开来，特别是故意夸大孝公与商鞅之间的差异，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孝公在位时期，并无孝公与商鞅存在分歧的情况，孝公对商鞅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

苏轼的这些话的另一要点，就是过于强调商鞅对后来秦朝灭亡的作用和责任。这一联系太远了一些。诚然，商鞅在秦国确立的制度与政策，基本上被保持下来，其负面作用确也不容忽视，但商鞅变法距秦朝灭亡尚有一个半世纪，其间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好事坏事，要商鞅来负责是不公道的。商鞅变法在前，主要起的是使秦国强大的作用。秦朝灭亡在后，主要原因在于秦始皇、秦二世父子实行残暴统治，逼得人民无法忍受，只好用暴力手段推翻它。

本世纪对商鞅的抑扬

进入二十世纪，史学有了全新的面貌，史学观点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富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对于两千多年的帝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当然，商鞅也在冲击之列。他是秦朝开始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始作俑者，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就是由他最初设计和推

行的，因此，在对历史进行清算时，自然要联系到他。

但是在对历史进行清算中也有另一方面。批判专制主义的利锋也指向了儒家，而儒家又是反对商鞅的，所以，人们在批儒、冲击“孔家店”的同时，又引起了重新看待商鞅及其思想的动机。起码，人们不再像历史上的某些腐儒那样，不加分析、不看历史条件，甚至单纯凭感情就把商鞅骂得万恶不赦了。这又使商鞅的评价也现了新的亮面。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所编《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即把商鞅包括在内（麦孟华作《商君评传》）把商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六大政治家之一，这是一个全新的评价。麦孟华把商鞅视为“法学之钜子而政治家之雄”，评价不谓不高。

从二十年代开始，一部分中国史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分期的理论，依照西方历史的分期模式，把中国在公元 1840 年以前的历史也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几个阶段。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部分史学家，把商鞅变法确定为中国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时限，这样，商鞅变法就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事件，它促使中国社会由已经腐朽、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转变为比较先进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

这样一来，商鞅又被推崇成为卓越的革命者了。于是，有一个时期，科学的历史评价，转变成迷狂的政治着色，商鞅被一些现代人光荣地引为革命精神的同志，演出了一场滑稽的闹剧。

经过几度反复，人们终于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商鞅，确实是历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但他也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了顺应历史发展的事情，他的变法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有责任对他的一生，对他的事业和思想，给予科学的总结，也给予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强秦之功，首推商君

变法成功，治国有方

商鞅变法，成效显著。这一点韩非已经予以肯定，后人多数也是无异议的。

就在商鞅去世后几十年，还有两个人也议论过商鞅。这两个人都是从外国到秦国来的客卿，一个是魏国人范雎，另一个是燕国人蔡泽。两人对商鞅是交口称赞，充分肯定他的成功和对秦国的贡献。

蔡泽说：“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二虑，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信赏罚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商鞅之受重用于孝公，献出一切，没有别的考虑，全心为公，不顾私利，设置刀锯，以严厉的刑罚禁止为奸，讲求信用，达到国家的治理；忠心赤诚，情

真意切，宁肯受人指责，欺骗自己的老朋友，让魏公子印当了俘虏，安定了秦国社稷，也有利于秦国的百姓，终于为秦国俘敌将，破敌军，扩大了国土。）

又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稀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畜积，习战阵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商君为秦孝公申明法令，禁绝为奸的根本，该得尊爵的，一定奖赏，有罪之人，必罚无遗，又设立标准的度量衡，还打开田间旧有的界线，以让民生的基本得以稳定，让人民的所务得以一致，劝他们努力耕作，充分利用土地，一室之人，都专心务农，积蓄粮谷，并练兵备战，因此，军队一动，秦国的土地就扩大，不打仗时国力在天天增长，所以秦国无敌于天下，在诸侯中建立了威势，霸业得以确立起来。）其实，商鞅变法是否成功，从历史事实来看，本无疑义。只要看一看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前怎样，变法开始后又是怎样，就胜于任何雄辩了。

变法前，秦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如果再那样下去的话，只要东方六国有所振作，秦国将面临生存危机。可是在商鞅变法时期，秦国就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七国中的地位一跃而居于前列。商鞅虽死，但其新法并未因而废止，而是继续得以贯彻，所以秦国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国力继续增长，在六国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终于成为七国中的首强。

李斯对此有一段结论性的言论，他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李斯说这话时已到了秦统一中国的前夕，秦的强盛得益于商鞅变法，已经成为秦国上下的共识。他的这段话，是在《谏逐客书》中说的，当时，他是一个正受到被驱逐出境威胁的客卿，他正在为留在秦国而作最大的努力，显然，他说的任何话，都要充分考虑秦国君臣的感情，但也不能过分，以免适得其反。所以，李斯这段话是很可信的，也是很值得重视的。

商鞅功不可没

东汉的大思想家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秦国强大和地位上升到战国七雄之首，商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历史只承认已然，历史也尊重结果。事实胜过一切，事实的对比最能说明问题。看看秦国变法前后的对比，不抱偏见，不怀感情色彩，无疑是可以肯定地说：秦国不能没有商鞅。甚至也可以说，离了商鞅，秦国的历史可能会改写。

商鞅是秦国的功臣，甚至可以说是一等功臣、特等功臣。

使秦国得以强大的基本政策是商鞅定下并坚决贯彻执行的，使秦国打破在当时七国国际格局中的被动局面的战争是在商鞅直接指挥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

商鞅确定的制度，适应秦国的国情，并没有因为商鞅的被杀而废止，它们继续在秦国发挥着富国强兵的作用，一直到秦始皇帝统一中国。

这也是秦国政治的卓越之处，后人未必都有器量做到这一点。王安石罢相后，他变法时推行的新政随之停止了。张居正死后，他所推行的一套办法几乎全被改掉。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佩服秦人，佩服秦惠王（虽然商鞅是在他的命令下被害的）。不以人废政，这也是一种政治气魄啊！

六国因为没有商鞅

与商鞅先后，关东六国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六国没有出现像商鞅这样的改革家，或者说，即使有，也没能发挥作用，因此，还是可以说，关东六国没有商鞅。

正因为没有“商鞅”，所以就没有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政治上存在很多腐败因素，人民的积极性远没有调动起来，国力衰弱，以至逐渐难以自立于当时。

例如，韩非的祖国——韩国，就是如此，到韩非的时候，韩国已经与秦国的郡县无异，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内政不修，政治不修，又是由于以前进行过的改革不彻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往改革的成果没有巩固下来。

再如楚国。楚是春秋至战国的大国，论国势，最有实力与秦争夺统一中国的资格。但楚国虽用政治家、军事家吴起，但为时过短，变法流产，改革很不彻底，因此，对它日后的发展十分不利。因此，韩非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正是把两个典型例子相提并论的。东汉思想家王充谈到此时也说：“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历史进程中，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某些关键人物的作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时代的面貌，可以使某种必须出现的趋势提前或者延缓。在战国历史上，商鞅对秦国的发展就曾起了这样的作用，而其他六国，由于没有商鞅（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没有为类似商鞅的人物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条件），就纷纷被秦国比下来了，它们终于在无情的历史大竞争中失败，被滚滚的历史洪流所淘汰。

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改革家

中国古代最称成功的一次改革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过许多次各种形式的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小有成

效而终归于失败，有的热热闹闹开始而无声无息收场，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战国时期的变法，成功的还是比较多的，像李悝变法成效便很突出。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小有成效，但归于失败，吴起的结局也很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一改革，还比较成功。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也搞了一次颇有规模的改革，历史上或称之为“王莽改制”。与商鞅的改革是法家式的迥然不同，王莽的改革是儒家式的，王莽本人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儒生。他搞的“王田制”和“私属制”都有法古和理想主义的色彩。王莽的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相反，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绿林、赤眉、铜马等一系列的起义，王莽取代西汉所建立的政权——新朝，也很快崩溃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鲜卑族的元宏，即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期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历史上称之为“孝文帝改革”。实际上，改革的前期，是在他的祖母冯太后主持下进行的，主要内容有实行均田制、三长制，新的租调征收制度和官员的俸禄制度等。孝文帝亲政后，又对官制进行改革，并且在鲜卑人中推行生活习惯和礼仪等方面的汉化。孝文帝改制的结果，推动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加速了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对后来隋唐时期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

北宋中期，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等社会问题突出、政府财政危机日益加剧的严重局面，宋神宗的宰相王安石进行了改革，其时新法很多，推行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王安石的新法多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一些新的弊病，总的说来，变法曾取得过一定成效，但后来还是失败了。

明朝后期，又有过张居正改革。当时是明朝万历年间，社会矛盾已相当尖锐，张居正是明神宗的老师，这给了他推行改革的有利条件。他整肃吏治，注重对官员的考课（考核），努力提高行政效率。又大规模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重点是清丈土地，整顿赋役。他还从多方面安定边疆，促进边疆各族的和睦，并整饬边备，加强边防。张居正改革曾取得显著的效果，但张居正死后，神宗阴暗心理大发作，大搞倒行逆施，使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化为乌有。

统观以上历次改革，可以说，没有哪一次像商鞅变法那样成功。无论是变法在当时所取得的效果，还是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商鞅变法在中国古代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改革家中商鞅最有名

在历代改革家中，或许可以说，商鞅是最有名的。如果今天有人要编一部《中国历代改革家大辞典》，商鞅不但肯定名列其中，而且肯定是最受关注的。

历代都有名人热，今日更兴名人热，人是否有名，名气是大还是小，原因很多。商鞅

作为改革家之所以出名，大概一是因为他的改革卓有成效，二是他因改革而死，而且死得最惨不过。

有名也好，也不好。商鞅有名，有人扬他，也有人抑他。

赞成改革的，总要用肯定和赞扬的口气说到商鞅，反对改革的，则对商鞅持敌视态度，有时候，商鞅甚至成了“变法”“改革”的代名词。

这倒是商鞅的光荣。改革是历史的重要内容，积极因素，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历史上的改革只有成败之分，没有有无必要之别。历史前进过程中的向上突破也好，遇到困难时的寻找出路也好，改革总是一种可贵的探索。

商鞅为什么能成功

商鞅成功了没有？成功了。不能因为他死得很惨，就说他失败了。在历史的天平上不是这样衡量的。

他为什么会成功？对此，人们也曾作过许多分析，提到过一些看法，例如，下面的看法是很多人所提到过的：那就是当时秦国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人也较为质朴，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搞变法，难度要小得多。老百姓比较质朴，就容易趋于服从。旧贵族势力相对较弱，也就缺乏对抗变法的力量。

这可以说是变法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客观原因是应该估计到的，但也不应该低估了主观上的原因——我们是指商鞅和孝公这君臣二人的因素。

商鞅的坚决、果断充满信心，则是他取得变法成功的主观原因。他在最初与秦孝公等人讨论变法时就已显露了坚强的决心。他推出新法，打击反对新法的头面人物，都很有魄力，毫不手软。直到他和赵良谈话，仍然对变法满怀信心。这些都体现了商鞅作为卓越的改革家的优良素质，使他能顶住压力，坚定不移。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充分信任和全力支持，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事改革的杰出人物中，极少有的一组配对，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没有这样的幸运。商鞅在秦国，正可谓是如鱼得水，如鸢翔空，想要怎么搞就怎么搞，没有来自君主的牵制和阻力。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君臣二人的“蜜月”延续的时间还特别长，长达二十多年，几乎与孝公在位的年数相近，这也是商鞅能够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此因素而言，历史上也没有哪个改革家有他这么幸运。

一个人在五十或六十岁达到的成就，如果他在三十岁上就不幸早逝了，那就不可能达到。需要二十年才能成功的事情，如果只有十年光阴，就无法实现。时间，是一切条件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一项。不是说有了时间，什么都能成功，但没有必要的时间，却是万事都无法进行的。

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位关键人物

两千年间秦制也

可别小看了商鞅，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有好多著名的历史人物，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其作用只在于一时，影响不超过百年，而商鞅，他的所作所为，影响长达两千多年，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称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位关键人物。

商鞅在秦国确立的一套制度、办法，并未因为商鞅被杀害而终止，相反，还在秦国长期坚持下来，后来，秦国统一了中国，又推行到全中国，这就是商鞅变法在空间上的推广。

秦朝的制度，又基本上为以后中国历朝历代所沿袭，从汉唐到明清，虽然中国的社会是在缓慢前进的，各项制度也有变化，但基本的格局没有变，这正如章太炎所说："垂两千年之制，秦制也。"这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效力在时间上的延长。

两千多年间，很多事情变了，什么没有变呢？

专制主义帝制没有变。虽然朝代改了又改，京城迁了又迁，从秦始皇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皇权专制统治这外黄内黑的传统，延续二十二个世纪，一直到1911年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

以农为本，过于单一的畸形经济的模式没有变。两千多年过去了，基本上还是地主经济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还是男耕女织的小家庭劳作，全国绝大多数人口都在搞饭吃，工商业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自然经济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愚民政策没有变，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看作危险分子和专政对象的政策没有变。尽管中国早就有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官制度，相当一部分官吏是从知识分子中选拔的，但最高统治者却从来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猜忌和防范心理一直在作祟。

经常性地调整着社会关系的动态等级制度没有变。自从商鞅变法以后，中国社会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贵族阶层，少数贵族虽有特殊的地位，也能享有某些特权，但他们同样在皇权的严格限制之下，稍有不慎，就可能完蛋。而商鞅建立起来的军功爵制度，后来逐渐完善的科举制度，又给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们提供各种机会，从奴隶到将军，从农家子弟到公卿大夫，也并不是幻想和神话。

对社会成员极其严格的控制性的管理没有变。商鞅所发明的"什伍连坐"发展为后来的保甲制度，一人出事全家甚至更多的人受株连的办法愈行愈烈。人民不仅没有权力，没有自由，连喜怒哀乐都要看统治者的脸色行事，一切都被限制得死死的，几乎没有任何个性发展的余地。

秦始皇幻想他的家天下的统治能万世相传，但秦朝的统治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五年。秦

朝历史虽然短促，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对此，历代很多著名人物都谈到过，如清代学者恽敬就说："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也指出："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的变法志士谭嗣同说得更直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虽然秦始皇帝想把家天下统治延续至万世的狂妄野心没能实现，但他似乎也不必为此过于脸红，因为他定下的制度并没有只实行了十五年就作罢了。

而秦朝政治基本上沿袭自秦国，秦国之政又是在孝公时期确定下来的，其设计者，不是别人，正是商鞅。因此，说商鞅是一个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重要人物，实在并不过分。

中国社会的动态平稳结构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鞅确实给历史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探讨一下，在这些东西中，什么是影响最深远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当代的历史学家也会有不同看法的。例如有人就肯定会说，商鞅对历史贡献最大的就是以他的变法促进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笔者却不这样看。笔者认为，商鞅所设计和主持的改革，留给后世社会影响最大的，是那绝妙的动态的等级制度。

请看商鞅在秦国的搞法。他有意声称要让"富者贫之，贫者富之"，他全然不怕因改革而利益受到损害的那些人的反对，因为他心中十分清楚，虽然有因变法而境况变坏了的，但也有相反的，只要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就不用怕。

他专门搞他国家的上层分子，不让贵族世袭特权，没有军功的就要从宗室的名册上开缺。与此同时，他又让普通的百姓通过耕战得到爵位，一步一步地攀升，昔日的小民可"翻身"，原来的等级制不顶用了，新的等级制是以对国家的贡献为准绳的。

要真正了解自商鞅变法以后的中国社会，这就是关键所在。中国不是没阶级、等级，但隶属于各个阶级、等级的人们经常在变动之中，土地所有权在变动，政治地位在变动，社会尊卑在变动，甚至连政权都不是长久地被一家一姓所恒久地把持的。这变那变，只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像磐石一般坚固，多少世代都不会变。

法家提供的历史经验

商鞅变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商鞅的思想和实践不是没有缺陷的。商鞅依靠秦孝公对他的支持，依靠他手中掌握的实权，同时也因为秦国反对变法的势力的软弱无力，坚持了下来。当这些基本条件中的一条发生变化时，商鞅的地位和命运就面临严峻的考验了。果然，孝公一死，反对派力量有所凭借，商鞅的厄运也就降临了。

事物往往有两面甚至更多的面。过分强调一面，忽视另外一些基本面，就有可能走向严重的偏颇。所以，辩证法很重要，也很有道理。有一句话叫做“蔑视辩证法是要受惩罚的”，确是如此，不信，就请试试看，早晚要兑现的。

法家讲法，讲势，讲术，都是着眼于把人作为控制对象的。人，作为有思想，有感情，有抱负，有追求的主体，必须从心态上得到适度的调整，才能真正地成为主体。从这一点上讲，儒家强调教化，强调对人的思想感情即整个心态的影响，是确有道理的。

商鞅想得太简单了，他认为人民可以愚化，人民只会逆来顺受，不会反抗，刑杀足以令人民恐惧，人民只有战战兢兢地求生。这怎么可能呢？

还是荀子说得好，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人民不发怒便罢，真的要是发起怒来，任何统治者是对抗不了的。在对人民力量的认识上，商鞅就远没有荀子那样清醒。

孟子则说过，用“佚道”来使用人民，虽然劳苦，但没有怨言；以“生道”杀民，虽然去死，也不会怨恨杀者。这里所谓“佚道”，就是尽量避免使人民过子痛苦，也就是要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这里所说的“生道”，是指办事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人民。毫无疑问，孟子的人情味要比商鞅足得多。商鞅也不是不讲人情，但他那一套太刚太狠，譬如说什么“以刑去刑”，“以杀去杀”，说起来也是为民着想，但把刑杀放在前面，人民感到恐惧，也就不会乐意。

是是非非

我们评论人物，总喜欢说他是对是错，是是非非，即肯定对的，否定错的，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当然、评论历史人物是一件很不容易做的事，要做好就更难了。这是因为，对历史的认识，有很多的障碍，而每一个人要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而深刻地认识历史的本质，要有很高的水平。正因为这样，有些人物，像曹操、武则天等，直到现在，距离他们去世已经一千多年甚至快两千年了，还没有定评。

历史人物又像是一个多面体，从这面看过去可能是圆的，而从某一个侧面看过去，又可能是方的。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差异，可能就是功业和德行的差异，对有的人来说，这是统一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又是不统一的。当然，如果一定要谈到道德，那又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因为几乎谁都知道，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永恒不变的道德标准。

对于不少历史人物，人们可能有不同甚至很不相同的评价，“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无论是“誉者”或者“毁者”占了上风，都会使评价产生偏离。

评论商鞅，对于他的功业，争执可能会少一些，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否定他对秦国富强，对战国时期态势发展，对尔后中国历史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但是商鞅的德行常常使一些人摇头。人们不能赞同他那暴虐的统治政策，人们无法肯定他那双手滴着鲜血的刽子手形象，人们也不愿让一个刻薄少恩的人厕身于杰出历史人物的行列。也许正因为这样，商鞅尽管对秦国有大功，但民众并不怀念他，后世的人提起他来，还是怀着恐惧感和厌恶感。

评价要公允、客观、全面

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应当力求公允、力求客观和全面。对于商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也是这样。评价商鞅，应该把他的历史作用放在首位，应当看到他对历史所起的作用，看他是否为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东西。

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最主要的需求是什么？凡是能够满足这个需求的，应当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顺应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无疑，当时最需要的是两个，其一是社会要进步，最主要的，是社会生产力要有大的发展，其二，是中国要统一，要结束分裂和混战不休的局面。

商鞅的所做所为，商鞅在秦国搞的变法即改革，是和这样的方向一致的。他搞变法，促进了秦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秦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成为秦国强大的主要因素，秦国的强大，为中国的统一事业，提供了一支物质力量，正是依靠这支力量，才最终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这一切，若没有商鞅，也许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毕竟需要商鞅式的人物，没有商鞅，也需要类似商鞅这样的人物，如果没有，那是不行的。就历史的已然而言，我们可以说，没有商鞅，就没有强大的秦国，也没后来秦国对全中国的统一，战国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商鞅是有严重缺陷的人物，但他又是生活于两千多年以前的人物，我们不能离开时代背景来空谈他的高尚或者卑劣。那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商鞅所做的许多事情，在历史上没有人做过，或者没有人像他做得那样深刻，那样彻底。他对秦国的事业，是竭尽了全力的。他是不顾一切地在秦国推动变法事业的。从来的政治理想和事业，都是需要这种人，这种精神的。

留给后人的启示

作智者，不作愚者

商鞅对“智”是那样矛盾，他仇恨人民有智慧，最好人民都是笨伯蠢蛋，但很显然，他自己是不愿做这样的愚民的。你看，他不是说了这样的话吗：“愚者暗于成事，知（智）

者见于未萌。”

谁愿意做愚者呢？谁都想成为智者。人，这个令人自豪的称号，他的基本含义，就是能思考，有智慧，这是任何一种动物所不及于人，也是无法与人比较的。

不要向商鞅学习，想让别人都成为“愚者”，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本身也是十分愚蠢的。要向商鞅学习，自己要努力成为智者，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予人自尊、自信，使人自强、自立。

做智者，不做愚者，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如何才能做到呢？

除了某种先天性的因素外，人的智慧主要还是来自于后天的学习、磨练。有人宣扬人的知识、才能是天生的，不要相信这种瞎说。孔子是说过所谓“生而知之”之类的话的，但他并没有肯定地说事实上存在这样的“圣人”，而他自己，就不是生而知之的（他明确地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要是他是生而知之者，他怎么会谈出那么多学习的体会呢？为什么会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之类的感想呢？

要想成为智者，就要多读书，书是知识的宝库，也是通向智者的阶梯。一个人的知识，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切身的经验，大多数要靠读书取得。一般来说，读书越多，知识也越多。当然也有个读什么书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读书的问题，这都是要在读书中去解决的。

读书多了，还要善于联系实际，多思考，多锻炼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否则的话，光靠读书多，有很多知识，但也未必就是智者。古时候的赵括，善于纸上谈兵，他有知识，但称不上智者，原因是他经常脱离实际，干出蠢事，总干蠢事的人，怎么能配得上称智者呢？商鞅说过“易知难行”，确实不假。

知万物之要

知，要能得要领，善知者，以知万物之要为目的，以知万物之要为能事。

世界很大很大，人生活于其中，有了解不完的事，有学不完全的知识，这正用得着庄子的一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知，但应该知道哪些应该知道，必须知道。

商鞅谈治国，就谈出了他对治国之要的看法。商鞅搞改革，重在抓农战，这也是抓住了要点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不管对什么事，都应该有能力抓住要点。这真如俗话所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知万物之要”的学问是哲学。以前曾有过这么一个话题：“学点哲学”，即或不是天天向我们号召，我们还是有必要学哲学，不为别的，就因为哲学是一门能使人“知万物之要”的学问。

向前看，要创新

商鞅的一个十分可贵的地方，是他的眼睛是向前看的。

说这话可能会使人发笑，难道有谁是眼睛向后看的吗？有。多的是。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向后看的人，就是凡事总要想以前这种事是怎么办的，以前的人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他们没有想想，现在有的事，从前未必就有过。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有好多好多事情，在古代在从前是找不到先例的，前人没有经历过，也就根本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可供借鉴的经验。当然，这样说，决没有任何轻视历史经验的意思，但重视历史经验也决不是凡事都要“法古”，都要找个葫芦来画瓢。

《吕氏春秋》也是一本有十分丰富内容的古书，值得认真一读。其中讲了一个“刻舟求剑”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它的寓意，是要人们不要拘泥，情况随时都在变化，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人的思想认识也要随之而变化，这就好比船已走了好远一段路了，而思想还停留在先前那个把剑掉下水去的地方一样可笑。

商鞅的思想、行动，值得称赞的另外一点是他具有创新精神。

尽管商鞅前面也有人搞过变法，也取得过成功，但他在秦国搞变法，确是一件新鲜事。他的改革，无论在内容上，方法上，更有不少创新之处，所以说，商鞅是一位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人。

人生的“拘”和“制”

商鞅说过：“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这里说到了“制”和“拘”的问题。

商鞅把人分为知（智）者、贤者和愚者、不肖者两大类。智者作法，贤者更礼，都是聪明的做法，而愚者却不知变通，为法所制，不肖者为礼所拘，是愚蠢的表现。

人活在世上，不能一点也不受拘制，法律的拘束，道德规范的限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有的。但也不能受束缚太甚，如果手脚被捆绑得牢牢的，还能做得成什么事？

特别是思想，更要自由一些，解放一些，行动则更需要谨慎一些，如果思想一点也放不开，也就不会有任何创造性的作为。

可见，人的一生，就是生活在拘与不拘，制与不制之间，关键就看自己如何把握了。

看看周围的人，过于不受“拘”“制”的人也有，太受“拘”受“制”的人也有。就我们自己来说，也是有时过分，有时又相反。这大概也是人生难题之一，能够做得好的人，就令人佩服了。这就像“解放思想”“敢说敢干”之类，全要看人自己的把握的。

自得、自胜

在商鞅的言论中，也许，最有哲理性的警句是："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这是商鞅作为政治家的一个很深刻的认识，这句话是很值得咀嚼的。

自得，就是把握自己；自胜，就是战胜自己。商鞅所谈都是高论，着眼点是"得天下"之类的"大话"，我们呢，只谈普通的人生之事，即使就此而言，一个人，不管成就什么事业，都必须做到这两条。

譬如说，你有志在某一领域搞出一些成就，填补一项空白，创造一番业迹，这都需要先把握自己，先战胜自己。你要树立自己的信心，摒弃自己的疑虑，发现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扬长避短，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这都是需要先把握自己的。你还必须在前进路上随时战胜自己的畏难、骄傲、急躁等情绪，不断地支持着自己，推动自己向前、向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就是把握自己、战胜自己的一生，人生的成败，全看一个人是否善于此道。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的人格、本性、美好的心灵，那么，拥有更多的身外之物，也没有意义，甚至非常有害。总是成功或总是失败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大部分人是既遭受过挫折，也得到过成功，当然，也有连连失败而终于成功的，也有一路顺利而功亏一篑的，还有一着不慎而满盘皆输的，人生，就是这样林林总总，无所不有。但是，只要在每一个重要关头，都能把握好自己，都能战胜自己的弱点，成功，就会陪伴着一个人的一生。

第三章

智者远虑——范睢

远在2000多年前，这位深谋远虑的谋略大师，就向当时的秦国统治者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大战略。这一超天才的想像彻底改变了传统战略观念，使秦王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势如摧枯拉朽；并且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为参与全球政治经济争霸战和角逐者奉为神圣经典，不断加以引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范睢能够汲取商鞅功成身败教训，于权势达到顶峰时激流勇退，主动让贤，可谓是一个谋道谋国兼谋身的超级战略大师。

1. 使齐蒙诬

范雎早年家贫，虽欲周行天下，游说诸侯，一展满腹经纶，苦于家徒四壁，囊空如洗，难以成行，无奈空怀壮志，在家蹉跎岁月，其后，他本想辅佐魏王，为魏国的富国强兵贡献力量，无奈无人引见，又无钱打通关节，只好作罢。但他又不甘心虚度时光，思虑再三，最后投到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等待时机，再谋出路。

没过多久，魏王派遣须贾出使齐国，范雎以随从舍人的身份一同前往。当年，齐湣王无道，燕国大将乐毅纠合四国，一同伐齐，魏国亦在其中，配合燕国发兵伐齐。乐毅指挥联军，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齐国，连拔齐国 70 余城并很快占领齐国都城临淄，只有莒与即墨两城未能攻下。后来，齐将田单用火牛阵大破五国联军，齐国得以复兴。齐襄王即位后，励精图治，国势日强，魏王生怕齐国报复，便命须贾至齐修好。

须贾来到齐国以后，齐王对其很不礼貌，当面斥责魏国反复无常，并言先王湣王之死，与魏有关，令人切齿痛心。面对齐王的指责，须贾一时情急，无言以对。范雎见状，从容代为辩驳，严正地指出："齐湣王骄暴无厌，败楚、击晋、灭宋之后，甚至企图取周天子而代之，不自量力，招来五国同仇，岂独魏国？今大王英武盖世，应思重振齐桓公齐威王之余烈，若斤斤计较齐湣王时的恩恩怨怨，但知责人而不知自省，恐怕又要重蹈齐湣王的覆辙了。"齐襄王素闻范雎素有谈天说地之能，安邦定国之志，今日听了他这一番不卑不亢、入情入理的雄辩，内心更为敬重。是夜派人说于范雎，欲留他在齐，并以客卿相待。范雎听后，义正词严地推辞说："我与使者一同出使齐国，而不与他们一同回国，是为无信无义的表现，让我以后怎么为人？"说客把话传给齐王，齐王更加敬重范雎，特赐予他黄金 10 斤并牛、酒诸物。范雎初使，肩负通使重任，岂敢擅自受用私馈之物，一再坚辞不纳。须贾身为正使，遭遇冷落，面随从却受此优惠，心中很不快。范雎具实相告后，须贾令他封还黄金而留下牛酒。范雎没有二话，遵命从事。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出使齐国不为利禄所诱，高风亮节，一身正气，却要遭到小人的冷枪暗箭，以致险些丧命。

回到魏国后，须贾向相国魏齐告发范雎私受贿赂，向齐国出卖魏国情报，有辱使命。魏齐很生气，不问青红皂白，命人将范雎抓来，严刑拷打。范雎无故受刑，自然不服，最后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伤，肋伤齿落，惨不忍睹。

范雎胸怀大志，一心想有所作为，如今雄才未展一二，岂能如此白白冤死。想到这，他便佯装气绝，待机脱身。听说范雎已经气绝，魏齐亲自下视，见其血流满面，体无完肤，直挺挺躺在地上不动，便命仆人用苇席裹尸，扔到茅厕之中，并让家中宾客在尸身上撒尿，不容他做干净之鬼，用以警戒他人。

暮气降临，范雎从苇席中张目偷看，见有一名仆人在旁看守，他便悄悄地对看守说：

“我伤重至此，心中虽然清醒，尚有知觉，但不可能再生。您如能让我死于家中，以便殡殓，那么我定让家属重谢于您。”仆人见他可怜，又贪他利，便向魏齐谎报说：“范雎已经气绝身亡。”魏齐其时正在大宴宾客，酒酣耳热之中无暇顾及这些，便命仆人将范雎尸体弃于效野。

等候仆人一走，范雎强忍剧烈伤痛，连夜返回家中，让家人将苇席置于野外，以掩人耳目；并找到好友郑安平，请其帮助他藏匿在民间，并化名张禄，同时吩咐家人明日发丧。果不出范雎所料，第二天魏齐酒醒后，即疑心范雎未死，让人到野外巡视，见仅存苇席，又派人到其家中侦察，恰逢举家发哀带孝，方信范雎尸身为野狗衔去，从此不再怀疑。

2. 夜访王稽

半年后，亦即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年），秦昭王派出使臣王稽出访魏国。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有个传统政策：“荐贤者与之同赏；举不肖者与之同罪连坐。”具体讲，凡进献了有才能的人（不管此人为何方人士，亦不论其出身贵贱），只要此人为秦立了大功，做出了贡献，受到秦王的奖赏，则原先的引荐者亦会受到同样的奖赏；同样，被引荐者若无能，甚至不肖，做出了有害于秦国之事，犯下了大罪，则引荐者就要连坐，受到同样的处罚。自这一政策颁布实施以后，秦国的有识之士，全部随时留意访求人才。一时间，六国的许多贤士，都纷纷西向，涌来秦国。秦国亦因之贤者如云，人才济济，在富国强兵的大道上阔步前进，由一个被轻视的西戎小国逐渐跻身于强国之林。先为春秋五霸之一；再为战国七雄之首，并最终一统天下，建立空前的大秦帝国，这是后话，且不多提。

且说郑安平听说秦使臣来魏，认为时机已到，便假充仆人，在公馆里服侍王稽。他应对敏捷，颇得王稽欢心。不久，两人关系便融洽起来，遂无话不谈。一次，王稽悄悄问郑安平：“贵国是否有怀才不遇尚未出仕的贤人，能否愿与我一同归秦？”郑安平正是为此而来，见秦使者问话，抑制住心中暗喜，应对说：“今臣家中有一位张禄先生，智谋过人，只是有仇人在国中，难有出头之日，否则早已脱颖仕魏，怎会等到今天呢？”王稽连忙表示，白日不便接见，可于夜间前来。

郑安平让张禄也假扮仆人模样，夜深之后偷偷来到公馆，拜见王稽。王稽和他促膝畅谈天下大势，范雎侃侃而谈，妙语连珠，指点江山，如在眼前。未待范雎把话谈完，王稽已深信范雎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与他相约，待他把公事办完，请范雎在魏国边境的三亭冈处等候，随后将他带回秦国。

王稽办完公事后辞别魏王和群臣，驱车回国。当行至三亭冈时，张禄和郑安平从林中疾趋而出。王稽大喜，与之寒暄数语，遂以车载之，西行而去。

3. 下车避祸

行至秦国湖关时，远远望见对面尘头起处，一群车骑蜂拥而来。范雎有心计，见状连问："来者何人?"王稽认得前驱，若有所思地回答说："这是秦国当朝丞相穰侯魏冉，看样子是东行巡察县情。"穰侯魏冉是宣太后之弟，秦昭王之舅，控制朝政，专用国事，权倾朝野。秦昭王虽然不满，但心畏太后，也不得不听之任之。穰侯魏冉与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并称"秦国四贵"，而穰侯魏冉久居相位，又有太后作后台，为"四贵"之首，权势显赫，炙手可热。他每年都要带着大队车马，代秦王周行全国，巡察官吏，省视城池，校阅车马，抚循百姓，扬威作福。范雎虽身处下位，但对各国形势多年来始终很关心，像穰侯魏冉这样一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他当然早有所闻，深知其人品，遂对王稽说："素闻穰侯专权弄国，妒贤嫉能，厌恶招纳诸侯宾客。我如与他会面，恐其见辱。不如我暂且藏于车箱之中，免生意外。"王稽依其所言。

不多时，穰侯车马即到，王稽赶忙下车迎拜，穰侯也下车相见，寒暄慰勉之后，穰侯问道："关东情况怎样？诸侯之中有什么事吗？王稽鞠躬回答："没有。"穰侯看看车中，又察看了一下随行人员，接着说："你这次出使魏国，没有带来诸侯的宾客吧？这些人依靠说词扰乱人国，为的是寻求一己的富贵，全是一些夸夸其谈无益于国之人!"王稽赶忙附和说："丞相所言极是。"穰侯未见什么疑点，就领着众人东去。

一场虚惊过后，王稽正要扬鞭策马，范雎从车箱里出来说："穰侯这个人虽有智谋，但办事迟疑，刚才目视车中，已经起疑。当时虽未搜索，不久必悔，悔必复来，来必搜查，因此我不如下车避一下为好。"王稽方才被范雎的妙算所折服，听他对穰侯简短而切中要害的分析，也认为穰侯极有可能杀个回马枪。因此他让范雎和郑安平下车，从小路步行前去。

不久，王稽忽听背后马铃声响，果有 20 余骑从东如飞而来，声称奉丞相之命前来查看。这帮人遍索车中，见并无关东之人，方才转身离去。王稽心下庆幸，叹曰："张先生真智士，吾不及也!"于是催车前进，不久遇着了张禄、郑安平二人，邀其登车，一同向秦都咸阳进发。

4. 巧进说词

至咸阳后，范雎没有马上得到进见秦昭王的机会，尽管王稽疏通了许多关节，做了很多努力，仍毫无进展。眼看大好时光一日日逝去，范雎虽不甘心，但也没有办法，每日居于下等客舍，用读书和访察民情来打发时间。

是时，秦昭王已在位36年，国势强盛。秦军在大将白起统帅下横扫千军，所向无敌。南伐楚国，力拔楚国重地鄢、郢（国都），楚国从此一蹶不振，不再成为秦的强敌；接着向东，联合韩、赵、魏、燕四国军队，大败齐军，又消除了一个足以与秦抗衡的东方大国——齐国；与此同时，秦军还屡次打败韩、赵、魏三晋之师，使魏、韩二国俯首听命。捷报频传，秦国朝野奔走相贺。秦廷上下亦人才济济，“四贵”掌权，剪除异己。秦昭王深居内宫，又被权臣贵戚所包围。当此风云变幻的战国时期，在政治舞台上驰骋的谋士说客如过江之鲫，难保鱼龙混杂，良莠不分。一时间，在秦国上层统治集团中，对来自诸侯各国的宾客辩士印象不好，以为不学无术，夸夸其谈者居多。因而尽管范雎想方设法，绞尽脑汁，还是难以跻身秦廷，一展平生所学。

无可奈何之中，范雎假人向秦昭王自报家门，言称：“现有魏国人张禄先生，智谋过人、天下奇才。他要拜见大王，声称秦国危如累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其中原故，非面陈大王不可。”当然，这只可过口夸大其辞，以期引起秦昭王的重视。然而秦昭王却非孤陋寡闻之君，类似之事已非一次。昭王认为，天下策士辩客，常常如此，所以并不理睬。就这样，范雎又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家里，每日粗茶淡饭，在焦虑烦躁中，不知不觉又捱过了一年时光。

天有不测之云，人有旦夕祸福，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事情往往如此。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年），丞相穰侯魏冉打算率兵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占取刚、寿二地，以扩大封地定陶的范围。范雎认为，可以借此良机，打动秦昭王，从而跻身秦廷。

魏冉和华阳君是宣太后之弟，昭王年幼未冠时，宣太后临朝处理政事，便委任魏冉为丞相，封穰侯，使其次弟为华阳君，并专国用事。后昭王年长，乃封自己同母弟为泾阳君和高陵君，意欲分宣太后之权。如此，宗亲贵戚专权专利，其私家富有甚至超过了王室，使昭王如芒刺在身，有苦难言。这次穰侯欲攻齐国占领刚、寿二地，亦由于二地紧邻穰侯的封地陶，扩充以为己有，其结果势必进一步增强魏冉的实力，助长枝繁干弱，尾大不掉的缺陷。鉴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和一年来对昭王内心世界的了解、分析和判断，范雎果敢地再次上书昭王，阐明大义，直刺时弊而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

范雎在信中说道：“我素闻贤主执政，对于有功于国者给予赏赐，有能力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故无能者不敢滥职，有能者亦不得遗弃。昏庸的君王却并非如此，赏其所爱罚其所恶，赏罚无据，全凭一时冲动。我听说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王，那么诸侯便不能专权专利，这是为何呢？因为明君善于分割诸侯的权柄。良医可以预知病人之死生，明主可以预知国事的成败。有利则实行之，有害则舍弃之，疑则少尝之，自古以来，舜、禹这样的圣君明主全部是这样做的。有些话，在这封信里我是不便深说的，说浅了又不足以引起大王的注意。我希望大王能牺牲一点空余时间容我直言，如果我所讲的对于治国兴邦大业无效，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请勿因为轻视了我，而轻视了举荐我的人。”

范雎的这篇说词，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直指用人制度。在用人上，他力主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任人唯亲。这在血缘关系纽带又粗又长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具有闪光的思想。其次，范雎指责了权臣专国用事的现象，指出了枝繁干弱的危害，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是很有见解的说词。秦昭王是个有雄心有作为的帝王，然而王室中显亲贵戚盘根错节，对他厉行富国强兵之计多有掣肘，这也是他多年来无法说出的一块心病。范雎信中之言，正好击中了秦昭王的心病。再者，范雎在信中所传达的含蓄的隐密之语，使昭王思绪起伏，吊起了他的胃口；紧接着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有治国的奇谋良策，能解昭王困境，如此一来，秦昭王就不得不召见他。由此可见，范雎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还工于心计。

秦昭王见信，果然心动，非常高兴，传人立赏王稽荐贤之功，并速派人将范雎接来王宫一见。

杰出人物未逢机遇之时，可以忍受难熬的寂寞；而机会一旦出现，就会煞费苦心地充分加以利用，因为他懂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范雎正是这样的人。

范雎进人秦宫之前，早已成竹在胸，他把与秦王相见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详。只见他下车之后，径直向禁地闯去。秦昭王在众人的簇拥下从对面走来，他也不趋不避，旁若无人。宦官见状，大声怒斥道："还不闪开?"

范雎不慌不忙，反唇相讥道："秦国哪里有王，只有太后和穰侯!"

这话无疑是刺激昭王。由于语中有较强的针对性，切中时弊，击中了昭王的要害，果然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昭王听罢，不仅不怒，反而把他引人密室，待之以上宾之礼，只身与之倾谈。

凡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均能把虚与实、张与弛安排得恰到好处。他紧紧地抓住对方的心理，越是探胜寻奇，就越是迂回曲折，拐弯抹角。秦昭王施以重礼，恭恭敬敬地问道："先生以何教寡人?"范雎却一再"唯唯诺诺"，避而不答。如此者三次。范雎此举，一是让昭王记住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二者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

范雎见昭王求教心切，态度恳切，便不再故弄玄虚，婉转地说道：

"臣非敢如此，昔者吕尚垂钓于渭水之滨，待到遇见周文王，一言而拜为尚父，终用吕尚之谋，灭商而有天下。而商朝的大臣箕子、比干，身为贵戚，也极尽其忠，屡次进谏殷纣王，但纣王不听其言，把他们或贬为奴隶，或处以极刑，最终众叛亲离，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两种态度，两种结局，没有其他原因，主要是信任与不信任的区别。假如周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那么周便无天子之德，而文王武王便不可能成其王业。如今臣羁旅之人，离乡背井，居于异国他乡陌生之地，而所要说的话，皆国家兴亡大计，或关系到大人骨肉之亲疏。言之不深、不尽，就无救于秦；言之太深太尽，则箕子、比干之祸有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大王三问而不敢答者，不知大王信与不信之故耳。"

范雎这番说词的开场白，是经过再三考虑的。范雎将昭王比作周文王、周武王，极大

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使谈话得以顺利进行，增强了两人之间的感情。范雎自比吕尚，间处蓬蒿之虽暂，然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辅佐明主而成就轰轰烈烈的王业，关键是君王"信与不信"，用与不用。若有贤才而不用，甚至诛杀，那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商纣这样的暴君了。杀贤误国历来为明君大忌，不但给昭王提了个醒，也为自己的人身，争取了安全系数。

继而，范雎依旧围绕"信与不信"这个话题侃侃而谈：

"大王信臣之言，死不足以为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癞，披发为狂不足以为耻。臣只恐天下人见臣尽忠身死，从此杜口不语，裹足不前，莫肯心向秦国。"

这番慷慨悲壮之词更进了一层，不但披肝沥胆，以情感染了对方，而且将自己置之度外，好像一切都是从秦的根本利益出发，晓之以大义利害，使对方愈加信赖自己。

经过充分的铺垫，范雎最后才接触到实质问题，指明了秦国的政治弊端：

"大王上惧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谄，深居简出，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难以明断善恶。长此以往，大者宗庙倾覆，小者自身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臣死而秦治，是死胜于生耶。"

实际上，治秦当务之急并非上述之弊。范雎所以要大论此事，意在用"强干弱枝"来迎合昭王。与此同时，也借以推翻自己将来立足秦廷的政敌，确立自己在秦廷的地位。只要地位确定了，其他一切便可自然而然得到解决。谋略家们的良苦用心，往往表现在一言一行之中。他们为着自我的政治意图，思维不止，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因为范雎的一番说词正中秦王下怀，秦王才将范雎看作知音，对他施以大礼，并推心置腹地说道：

"秦国僻远，寡人愚下，上天恩赐先生于秦。自此以后，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愿先生悉教寡人，切勿见疑。"

这样，范雎得到了秦昭王的充分信任，具备了从政的根本前提，向错综复杂的政治舞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5. 远交近攻

随后，范雎对秦昭王分析了秦国的形势：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秦地之险，天下莫及，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雄兵百万，战车千乘，其甲兵之利，天下亦莫能敌。以秦卒之能，车骑之众，用以治诸侯，如同良犬搏兔。然而兼并之谋不就，霸王之业不成，莫非是秦之大臣计有所失吗？

范雎是深谙谈话艺术的，他掌握居高位者一般都喜听恭维之词的心理。他首先从秦之优势分析入手，果然一下子抓住了秦昭王之心。昭王闻此言，便侧身问道："请言失计何

在?”

范雎考虑到自己初涉秦廷，根基不牢，不敢言内，便先谈外事，投石问路，以考察秦王之态度。他说：“臣闻穰侯将越韩、魏而攻齐，其计谬矣。齐离秦国甚远，中间隔着韩、魏两国。秦出兵较少，则不能够打败齐；如出兵甚众，则有后顾之忧，会受到韩、魏、赵，甚至楚国的侵扰，这对秦是十分危险十分有害的。伐齐而不胜，为秦之大辱；即使伐齐取胜，那时秦齐两败俱伤，韩、魏、赵等国便可从中渔利，得到好处，于秦何益？与其劳师远征，有百害而无一利，徒劳无益，莫若远交而近攻。远交以离人之欢，近攻以广我之地，自近而远，如蚕食叶，天下可得矣。”

秦王又问：“远交近攻之道何如?”

范雎答道：“远交莫如齐、楚，近攻莫如韩、魏。既得韩、魏、齐、楚岂能存乎?”

秦王鼓掌称善，心下大喜，当即拜范雎为客卿，号为张卿。用其计东伐韩、魏，传令白起停止攻打齐。

范雎在这段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远交近攻”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此计贡献巨大，为秦逐个兼并六国并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对后世影响也相当深远，为中国政治、外交思想史写下了灿烂一笔。魏冉自秦昭王二十一年（前 294 年）任相以来，应该说对秦国大业也是卓有建树的，然而在国家总体战略决策上也犯有严重的失误，给秦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例如在对待“三晋”问题上，魏冉采取了先强后弱的战略方针，小看魏、韩两个邻国的肘腋之患，置眼皮底下于不顾，却劳民伤财地跨越魏、韩去远征赵国。当时赵国又处于鼎盛时期，赵军在名将赵奢统帅下，以逸待劳，重创秦师，使秦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再如对待齐国，接连数次讨伐，虽然双方互有胜负，却并未取得战略性的胜利，秦国在人力财力上都有较大消耗，魏、韩坐山观虎斗，火中取栗，其结果是得不偿失。

范雎在“远交近攻”这一方针指导下，进一步阐述了秦统一天下的具体构想：

一、就近重创韩、魏，解除心腹之患，壮大秦国实力；

二、韩、魏解决以后，北边谋赵，南边谋楚，扶弱国，抑强敌，争夺中原地带，抑制各国的发展；

三、韩、魏、赵、楚依附秦国之后，携五国之众。进而威逼最远且是当时最强劲的对手齐国，让其不敢与秦对抗；

四、在上述基础上，再一个个消灭韩、魏、赵诸国，最终达到统一天下之目的。

秦国“远交近攻”的原则确立后，范雎及时地替秦昭王谋划“收韩”之策。韩在其时实力最弱，范雎选中了这个突破口。

他首先向昭王解析了“收韩”的战略意义：“秦、韩二国互相交错，秦之有韩，如木之有蠹，人之心腹有病。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莫大于韩。王不如收韩。”

秦昭王说：“吾固欲收韩，韩不听，其奈何?”

范雎早已成竹在胸，他回答说："韩国如何不听命归附于大王呢？若大王派兵首先攻打并占领韩国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中心荥阳，便可使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上党之韩军不得而下，一举可将韩国拦腰斩为三截。若是，韩军必亡，如何不听命归附于大王呢？"昭王点头称是，同意范雎的方案。

嗣后，秦军按照范雎的策略，对韩国实行了一连串致命的打击：

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秦军攻占韩国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济源南）；

秦昭王四十三年（前264年），秦大将白起夺取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

秦昭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掠韩太行山以南的南阳，次年又取野王（今河南沁阳）。

至此，韩国被一斩为二，使整个上党地区完全孤立起来。

秦军攻势凌厉，韩国摇摇欲坠。

与之相反，秦国却从对魏、韩的战争中得到了人力、物力补充，实力大增，令诸侯各国侧目，并为之颤栗。自此，秦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扩大了对赵、楚两国的战争规模。

6. 强干弱枝

范雎在秦数年，锋芒初露，成绩斐然，日益受到秦昭王的宠信。到了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1年），范雎开始在内政方面实施变革，推行"强干弱枝"的策略，加强中央集权。

一日，范雎对秦昭王说："臣蒙大王信任，言听计从，臣虽粉身碎骨，无以为报。现在，臣有安秦之计，尚未敢尽献于大王也。"

秦昭王急问道："寡人以国托于先生，先生有安秦之计，此时不赐教，还待何时？"

范雎道："臣昔时居山东时，闻齐但有孟尝君，不闻有齐王．闻秦但有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不闻有秦王。夫制国之谓王，生杀予夺，不可委以他人。今太后恃国母之尊，擅行不顾者四十余年。穰侯独相秦国，华阳君辅佐之，泾阳君、高陵君皆自立门户，自成一体，生杀自由，无所畏惧。他们几人私家财产，十倍于国家。大王您虽名为国君，实则徒有其空名而已，这岂不危险吗？昔崔杼专权齐国，最后杀掉齐庄公；李兑独揽赵国大权，终弑主父。如今穰侯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威，用兵则诸侯震恐，解甲则列国感恩。何况在大王您的左右，广置耳目，大王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臣观大王长期孤立于朝堂，臣恐千秋万岁之后，掌握秦国大权者，非大王之子孙也！"

司马迁曾说："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平心而论，魏冉在秦国的历史上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范雎将其一笔抹倒未免失之公允，反映了他排除异己的私心。但对于宗亲贵戚的专权和势力的膨胀，昭王早就忌恨在心，范雎的一番义正词严的宏论，正

中其怀，一拍即合，昭王在兴奋的同时亦感到忐忑不安，甚而毛骨悚然，遂再三拜谢："先生所教，乃肺腑之言，寡人恨闻之不早。"

过不多时，秦昭王便罢免了穰侯魏冉，拜范雎为相，封之于应（在今河南鲁山之东），号为应侯。次年，宣太后死，便将穰侯、泾阳君皆遣赴封邑。穰侯迁居时竟动用了上千辆车乘，所载之奇珍异宝，皆秦国库所未有。

在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日益巩固，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当时的重大社会变革。其意义在于，削弱了以往分封制度所造成的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促进封建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秦国所以能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与这一整套成熟的政治制度有关，而范雎对于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则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国末叶，秦国客卿李斯曾向秦王政上《谏逐客书》，历数宾客对秦国历史发展起到的重大作用，使秦得"富饶之资"和"强大之名"。其中也恰如其份地评价了范雎的杰出贡献："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事实表明，范雎同保守的贵族相比，更具进取精神，敏锐思想及开阔眼界。随后的秦国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比前更加生机盎然。

7. 恩怨必偿

魏王听到秦王新用张禄为丞相，欲伐魏国，急召群臣相议。

信陵君无忌说道："秦兵已经有数年未侵犯魏国边境了，今无故兴师，是明欺我不能与之相抗衡也。若是，我们就深沟高垒，严阵以待。"

相国魏齐道："不然，秦强魏弱，战必失败。臣闻秦国丞相张禄原为魏国人，难道他就不念一点故土之情吗？倘使人带上金钱财宝，先通张禄丞相，再谒拜秦王，许以纳人质，贡财帛，然后请和，说不定可保魏国万全。"

时魏昭王已薨，子安厘王初即位，未经战伐，亦畏惧征战，乃用魏齐之策，使中大夫须贾出使秦国。

须贾奉命，满载金银财宝，向咸阳进发。范雎闻之，喜道："须贾至此，正是我报仇的大好机会。"遂换去相服，装做寒酸落魄之状，潜出府门，来到须贾下榻的馆驿。慢慢进去，谒见须贾。

须贾一见范雎，大惊道："范先生固无恙乎？我以为先生被魏相打死，为什么亡命在此？"

范雎回答说："昔日我被打得昏死过去，尸体被弃之荒郊，次日方才苏醒。适遇一商人过此，闻见呻吟声，才把我救了过来。我不敢回家，几经周折，坎坷来到秦国，不想在此竟见到大夫您。"

须贾道："范先生欲游说于秦吗？"

范雎道："昔日得罪了魏国，亡命来此，侥幸不死，哪敢言称国事？"

须贾道："范先生在秦，何以为生？"

范雎道："为仆佣以度日。"

须贾不觉动了怜悯之心，留之同坐。时值隆冬，范雎衣破且薄，有战栗之状。须贾叹道："范先生落魄竟至于此。"于是命取一绨袍与范雎穿，同时赐酒食于范雎。

范雎道："大夫之衣，我不配穿。"

须贾道："都是旧相识，何必过谦。"

范雎乃穿上绨袍，连声道谢。

因问："大夫来此何事？"

须贾道："今秦相张君方掌权，我欲通之，恨无熟人引见。你在秦日久，有无与张君相识之熟人。如有，可否将我引见给张君？"

范雎道："我的主人与丞相关系甚密，我曾同主人一起到相府。丞相好谈论，经常问我主人一些问题，我的主人有时回答不上来，我就帮助他予以回答。丞相认为我善辩，常赐酒食给我。时间一长，我和丞相的关系也亲近起来。您若想见丞相，我能够给您引见，与您一同前往。"

须贾一听，大喜，对范雎说道："既然如此，就劳你到丞相那里预约一个时间。"

范雎道："丞相平日很忙，正好今日有空，我们何不马上就去？"

须贾道："我等乘大车驾驷马而来，现在车轴已断，一马足亦损，不能立即成行，怎么办？"

范雎道："别担心，我的主人有车，可以借之一用，请大夫稍等片刻，我将车速速赶来。"

不等须贾再言，范雎即告辞回府，将大车驷马赶至馆驿前，向须贾报道："车马已备，请君上车，我为君驾车开路。"

须贾二话不说，欣然登车，范雎驾车，向相府奔去。沿途街市之人望见丞相御车而来，都恭立两旁，或迅速回避。须贾以为敬己，殊不知是敬范雎也。

至府，范雎对须贾道："大夫在车上少待一会，让我先进去，为您通报一声。若丞相许可，便可谒见。"说罢，便直接进府门去了。

须贾下车，在门外等了很久，只闻府中鸣鼓之声，门上传话："丞相升堂！"属吏舍人奔走不绝，并不见范雎消息。

须贾因问守门者道："我的故人范叔（范雎字叔）方才进相府通报，已有很长时间还未出来，您能为我把他叫出来吗？"

守门人问道："先生所说的范叔，何时进府？"

须贾言为方才驾车之人。

守门人道："驾车者乃我国丞相张君，他私到驿中访友，所以微服而出。怎么又冒出

个范叔呢?”

须贾闻言，如梦中忽闻霹雳，惊惧至极。满头冷汗叹道：“我为范雎所骗，死期到矣!”

常言道：“丑媳妇少不得见公婆。”须贾心想，事已至此，只有负荆请罪，也许能求得范雎宽恕，捞得一命。于是脱袍解带，免冠赤脚，跪于相府门外，托人入报，只说：“魏国罪人须贾在外领死!”良久，门内传丞相召人。须贾愈加惶悚，俯首膝行，从耳门而进，直至阶前，不住叩头，口称：“死罪！死罪!”

范雎威风凛凛，坐于堂上，问道：“须贾，你知罪么?”

须贾伏在地上应道：“知罪，知罪。”

范雎道：“你知道你有几条罪?”

须贾回答：“贾之罪擢发难数!”

范雎道：“你之罪有三：我先人之墓在魏，因此我不愿在齐为官。而你在魏齐面前颠倒黑白，胡言乱语，说什么我向齐国提供魏国的情报，为齐国的间谍，致使魏齐大怒，此为你的第一条罪状；当魏齐发怒，对我施用酷刑，以至皮开肉绽、齿折肋断，你在那里竟然无动于衷．毫不谏止，此为你的第二条罪状；及至我昏死过去，被弃置厕中，你竟敢带领宾客在我身上撒尿，此为你的第三条罪状。今日至此，我本该让你断头沥血，以雪前恨。我之所以没这么做，主要看在你尚有故人之情，上午还赠我一件绨袍，故才饶你一命。你清楚吗?”须贾叩头称谢不已。范雎挥袖使去，须贾赶忙匍匐而出。从此秦国朝野，才明白丞相张禄，乃魏人范雎也。

次日，范雎拜见秦王。言称：“魏国恐惧，遣使须贾乞和，无须大动干戈，此皆大王威福所致。”秦王十分高兴。

范雎又奏曰：“臣有欺君之罪，恳请大王怜恕，方才敢言。”

秦王道：“卿有何欺？但说不妨，寡人不怪罪。”

范雎奏道：“臣实非张禄，乃魏人范雎也。臣自少孤贫．厕身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为舍人。有次与须贾一起出使齐国，齐王私下馈赠臣金，臣坚决拒绝。不想须贾将此事说于相国魏齐，说臣为齐国间谍，把魏国情报送给齐国。魏齐不问青红皂白，便将臣捶击至死。幸而臣命大，已而复苏。遂改名张禄，逃奔秦国，蒙大王厚爱，拔之相位。今须贾奉命出使秦国，臣真名已露。臣请依旧恢复原名，伏望大王怜恕!”

秦王道：“寡人不知卿受冤如此，今须贾既到，便可斩首，以为你报仇。”

范雎奏道：“须贾为公事而来，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况对方是来求和的。臣岂敢以私怨而伤公议！何况忍心杀臣者魏齐，不全关须贾之事。”

秦王道：“卿先公后私，可谓大忠矣。魏齐之仇，寡人应该为卿报之。来使由卿发落。”

范雎谢恩而退。秦王准了魏国之和。

数日后，须贾来向范雎辞谢，范雎道："故人至此，不可不盛宴款待。"一面让门下挽留须贾，一面吩咐摆设酒席。须贾暗暗谢天道："惭愧！惭愧！难得丞相宽洪大量，不计前仇，如此相待，忒过礼了。"范雎退堂，须贾一人坐门房中，有军牢守着，不敢转动。

自辰至午，须贾渐感腹中饥饿，心想："我前日在馆驿中，用酒食相待范叔，今番对方答席，故人之情，何必过于隆重？"

少顷，堂上摆设已完，只见府中发出一单，遍邀各国使臣及本府有名宾客，却未见有自己。须贾心想："此大概是请来陪我的了，但不知何国何人？待会坐次也要斟酌，勿要坐错了位置。"

须贾正在踌躇间，只见各国使臣及宾客纷纷而到，径直登上堂阶。管席者传板报道："客齐！"范雎出堂相见，叙礼已毕，送盏定位，两庑下鼓乐交作，竟不邀请须贾，须贾那时又饥又渴，又苦又愁，又羞又恼，脑中烦懑，不可言状。酒过三巡，范雎开言："还有一个老相识在此，适才倒忘了。"

众客齐起身道："丞相既有贵相知，我等礼应伺候。"

范雎道："虽则是故人，岂敢与诸公同席。"

范雎命设一小坐于堂下，唤魏使者须贾到，使两黥徒（脸上刺字的犯人）夹之以坐。席上不设酒食，反摆上炒熟的料豆，两黥徒用手捧面喂之，如喂马一般。众客甚感蹊跷，问道："丞相何故如此？"范雎于是说了原委。众客道："如此，亦难怪丞相发怒。"

须贾虽然受辱，却不敢违抗，不得不强忍着将料豆吃完，聊以充饥。食毕，还要叩谢。

范雎怒目责之道："须贾，你给我听好，秦王虽然许和，然而魏齐之仇，不可不报。留你一条蚁命，回去告诉魏王，速斩魏齐人头送来，将我家眷送入秦国，两国通好。若不如此，我亲自引兵来屠大梁，到那时悔之晚矣。"一席话，吓得须贾灵魂出窍，喏喏连声面出。

须贾得到秦王允诺，连夜奔回大梁，将范雎所嘱，告诉魏王。送家眷是小事，要斩相国之头，送于秦国，有碍体面，难于启齿。魏王听后，犹豫不决。魏齐闻知此信，赶紧弃了相印，连夜逃往赵国。投平原君赵胜去了。

魏王随后好好修饰车马，将黄金百两，彩帛千匹，连同范雎家眷，一起送至咸阳。又告明魏齐闻风面逃，如今在平原君府中，不干魏国之事。

范雎将此事奏闻秦王。秦王道："赵与秦素来码头，渑池会上结为兄弟，又将王孙异人为质于赵，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上次秦兵伐韩，围韩之阏与，赵竟派出李牧救韩，大败秦兵，寡人尚未问罪。今又擅纳丞相之仇人，丞相之仇即寡人之仇，寡人决意伐赵，一则报阏与之恨，二者索取魏齐。"于是亲率师20万，命王龁为大将，讨伐赵国，连拔三城。

赵王闻秦兵深入，非常惊惧，时蔺相如病重告老，虞卿代为相国。派大将廉颇率师御

敌，相持不下。

虞卿对惠文太后说："事情很急，臣请将长安君送到齐国作人质，求齐国出兵救赵。"惠文太后许之。于是将惠文太后之少子长安君质于齐，齐亦命田单为大将，发兵10万，前来救赵。

听说齐发兵救赵，秦将王龁对秦王说："赵国有很多能征善战的将军，又有平原君之贤，不易打败也。况齐救兵就要来了，不如班师回国，他日再图。"

秦王道："不得魏齐，寡人何面见应侯乎？"秦王乃遣使对平原君说："秦国此次伐赵，非他，只为索取魏齐耳。若能献出魏齐，立即退兵。"

平原君对使者说："魏齐根本不在我家，请转告秦王，勿相信道听途说。"

使者来往三次，平原君始终不肯承认。秦王没办法，心中闷闷不悦。欲想进兵，又恐齐、赵合兵，胜负难料；欲待班师，魏齐又不可得，没有面子。再四踌躇，竟情急智生，想出一个计策来。乃为书谢赵王，略称："寡人与君，兄弟也。寡人误听道路之言，魏齐在平原君府，是以兴兵索之。非此，岂敢轻涉赵境？所取三城，谨还归于赵。寡人愿复前好，往来无间。"

赵王亦遣使答书，谢其退兵还城之意。田单听到秦师已退，亦率师归齐。

秦王回到函谷关，复遣人带书给平原君赵胜。平原君拆书一看，略曰："寡人闻君之高风亮节，愿与君为布衣之交。君若信得过寡人，寡人愿与君痛饮十日，一醉方休。"平原君带着信来见赵王。赵王亦不知如何是好，乃召群臣计议。相国虞卿说道："秦虎狼之国也，昔孟尝君人秦，几乎不返。并且秦王疑魏齐在赵，平原君此去必凶多吉少，故不可往。"

廉颇道："昔蔺相如怀和氏璧独自人秦，尚能完璧归赵，秦不欺赵。若不往，反起其疑。"。

赵王道："寡人亦以为秦王盛情，不可违也。"遂命赵胜同秦使西人咸阳。

秦王一见赵胜，大喜，日日设宴款待。数日之后，秦王饮至酒酣，举杯向赵胜道："寡人有一事想请君帮忙，君若答应，就请满饮此杯。"

平原君道："大王命胜，胜敢不从！"于是举杯一饮面尽。

秦王接着说："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仲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太公、仲父也！范君之仇人魏齐，如今在君家，君可使人归取其头，以了范君之恨，则寡人欢喜备至，定以财宝厚赐于君。"

平原君道："臣听说：'富贵之后仍为挚友，是由于他们为患难之交。'魏齐乃臣之友，即使真在臣所，臣亦不忍出卖他，况不在乎？"

秦王脸色一变道："君若不交出魏齐，寡人不放君出关！"

平原君道："出关与否听凭大王。大王以饮相召，而以威扣劫，岂不畏贻笑子天下乎？"

秦王知平原君不肯负魏齐，遂与之一同至咸阳，留住馆舍。同时使人遗赵王书，略称："王之弟平原君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处，魏齐头旦至，平原君夕返。不然，寡人且举兵临赵，亲讨魏齐，又不许平原君出关，请王衡量轻重，速速回答。"

赵王收信后，大恐，谓群臣道："寡人岂能用他国之亡臣，换寡人之镇公子？"（镇国之公子。）乃发兵围平原君家，索取魏齐。

平原君宾客多与魏齐有交，闻此，乘夜让魏齐逃出，往投相国虞卿家。虞卿对魏齐道："赵王畏秦，甚于豺虎，是不可以言语动之。不如仍走大梁，投信陵君处。信陵君招贤纳士，天下亡命者皆归之。又与平原君交厚，必然庇护。当然，君是亡命之人，不可独行，吾当与君同行。"说即解相印，为书以谢赵王，与魏齐一同到郊外，慰之道："信陵君慷慨丈夫，我往投之，必当即相迎，绝不会令我们久待的。"

虞卿徒步来到信陵君府前，让人通报信陵君。信陵君见是赵国丞相，非常惊异，速请其进府。为其洗尘接风。因问其来魏之意，虞卿情急，只得将魏齐得罪于秦的来龙去脉，及自家捐弃相印相随投奔之意，略告之。信陵君听罢，因心中惧怕秦国，面有难色，不想让魏齐进府，又念虞卿千里相投，难以直拒，事在两难，犹豫不决。

虞卿见信陵君为难，不想出见，遂大怒而去。信陵君问门下舍人道："虞卿之为人如何？"

舍人侯生在旁，大笑道："公子岂能不知乎？虞卿以三寸不烂之舌取赵国相印，封万户侯。魏齐穷困而投虞卿，虞卿不爱爵禄，解缓相随，天下若是者几何？公子难道还看不出他贤与不贤吗？"信陵君听罢非常惭愧，急忙挽发加冠，使人驾车向郊外急追。

再说魏齐翘首而望，等了好一会儿，不见消息，心想："虞卿言信陵君慷慨丈夫，一闻必立刻相迎，今久而不至，事不成矣！"不多时，只见虞卿含泪而至，说道："信陵君非丈夫也，害怕秦国报复而有意却我。我当与君间道入楚。"

魏齐道："我因为一时不注意，得罪于范叔，一累平原君，再累于先生。先生与我不辞辛苦，跋山涉水，来到大梁，没想到被拒之门外。如今又要去不可知之楚国寻求保护，苟延残喘，与其如此，不如一死了之！"说罢即引佩剑自刎。虞卿连忙上前夺之，不料喉管已断。虞卿正在悲伤，信陵君车骑随到。虞卿望见，就趋避他所，不与相见。信陵君见魏齐尸首，抚尸大哭道："无忌（信陵君字无忌）之过也！"

时赵王未捕得魏齐，又走了相国虞卿，明白两人相随而去，非韩即魏。遂遣飞骑四出追捕。使者至魏郊，方知魏齐自刎，随即奏知魏王，欲将其头换取平原君归赵。信陵君刚刚命殡殓魏齐尸首，心中不忍。赵使者说："平原君与君，是一样的。平原君对魏齐之情意，与君相差无几。魏齐若在，臣不敢如此说，公可惜已死，无知之骨，而使平原君为秦虏，君难道忍心吗？"信陵君不得已，无可奈何地把他的头装在匣中交给了赵使，而葬其尸于郊外。

虞卿告别魏齐尸体，感慨人世险恶，遂看破红尘，绝意宦游。终隐于白云山中，著书

立说，讥刺时事，书曰《虞氏春秋》。有人写诗赞之曰：

不是穷愁肯著书，千秋高尚说虞兮。

可怜有用文章手，相印轻抛徇魏齐！

赵王将魏齐首级，星夜送至咸阳，秦王将其赐给范雎，范雎非常感激。回到府中，范雎命将魏齐之头漆成溺器（夜壶），说道："昔日你令舍人朝我身上撒尿，今日我令你九泉之下，常含我尿！"秦王兑现诺言，以礼送平原君还赵。一场风波，就这样平定了。

范雎报仇雪恨之后，想起自己的恩人王稽和郑安平。便晋见昭王，奏曰："臣本魏一亡命之人，若不是王稽忠于大王而纳臣于秦，非大王英明圣贤，臣安能富贵如此。然王稽至今仅为谒者，当年救臣于水火中之郑安平亦未重用，恳求大王恩赐，加此二臣，以成全臣报德之心，臣死无所恨！"

秦王道："丞相不言，寡人差点忘了。"即用王稽为河东太守，郑安平为偏将军。自此后，秦王完全听从范雎出谋划策。先攻韩、魏、遣使与齐、楚约好。

有一天，范雎对秦王说："吾闻齐国王后贤而有智，吾有一计，可派人前往试之，如彼能解，则不可犯齐。"秦王允诺，范雎乃命使者以连环玉献于齐国王后，道："若有能解此环的齐人，寡人愿拜下风。"齐国王后马上令人取铁锤在手，即时击断其环，对秦国使者说："回报秦王，说老妇已解此环！"使者回报，范雎说："齐国王后果女中豪杰，不可犯之也！"遂与齐结盟，各无侵害，齐国得以平安。

再说楚国太子熊完在秦为质，秦国留他16年不遣。适逢秦使者到楚约好，事完之后，楚使者朱英与秦使者一块来到咸阳。朱英说起楚王现在身染重病，恐难痊愈，太傅黄歇对太子熊完说："楚王病重而太子远在秦国，万一楚王驾崩，太子不在榻前，诸公子必有图谋代立者，楚国社稷恐非太子所有。臣愚求为太子拜谒秦国丞相范雎，请其允诺归楚。"太子同意。

黄歇于是到相府，对范雎说："相君知楚王之病乎？"

范雎道："楚使者曾言过。"

黄歇道："楚太子久居秦国，与秦国将相关系甚密。如果楚王驾崩而太子继位，其对秦必然毕恭毕敬，成为秦的友好邻邦。相国如能此时让太子归楚，将来承继大位，太子一定对相国感激不尽。若留太子不放，让其他公子得到楚国王位，则太子在秦，不过咸阳一普通布衣耳。况且楚人鉴于太子不返，他时必不再派太子质于秦。与其使太子成一布衣，而绝楚国之好，不如让太子归楚，不知相国意下如何？"

范雎首肯道："君言极是。"即以黄歇之言告于秦王。秦王道："可令太子傅黄歇先归探病，病果重，然后来迎太子。"

黄歇听到不能与太子一同归楚，私下与太子计议道："秦王留太子不放，又想故伎重演，如怀王今年之事，乘楚之急以求割地也。楚国假如来迎太子，即中秦国之计；若不迎，则太子终为秦虏矣。"

太子跪请道："依太傅之计，我们该如何处置。"

黄歇道："以臣愚见，不如微服出逃。今楚使者将归，此机不可失也。臣请独留秦国，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太子说道："此事若成，楚国当与太傅共有之。"

黄歇遂暗中见朱英，把逃跑计划告诉朱英，朱英完全赞同，太子熊完乃微服为御车之人，与楚使者朱英一同混出了函谷关，秦守关者竟然没有能识破。

黄歇一人守在旅舍中，秦王让他归楚视楚王之病。黄歇对来者说："太子正在患病，无人看护，待病稍愈，臣即归楚问疾。"

半月后，黄歇估计太子一行已出了函谷关，乃求见秦王，立刻叩头谢罪道："臣黄歇深恐楚王一旦驾崩，太子不得继位，无以事秦，已擅自让太子归楚，今已出函谷关，臣有欺君之罪，请大王处置，臣死而无怨。"

秦王大怒道："楚人诡计多端，竟敢如此！"立命手下拿下，要杀黄歇。

丞相范雎劝言道："杀了黄歇，不能使楚太子回来，反会断绝与楚国的友好关系。不如嘉其忠诚，放其归楚。楚王一死，太子必继承王位，黄歇必然为相。楚国君臣感谢秦德，也必然与秦一心，听命于秦。"

秦王感到有理，乃厚赐黄歇，让其归楚。黄歇回国三月，楚顷襄王即薨，太子熊完继位，是为楚考烈王。任命太傅黄歇为相国，将他封在江东，号为春申君。

8. 妒杀白起

且说秦昭王与齐、楚两国交好，完成"远交"之部署，接下来，即实行"近攻"战略。韩国因毗邻强秦，国力衰弱，不幸成为这一战略的第一个牺牲品。

周赧王五十三年（前 262 年），秦昭王命大将王龁带领大军伐韩，拔野王城（今河南沁阳），上党与韩国都城之间的道路被阻绝。上党守臣见大势已去，急中生智竟想出一条"转祸"之计。他对部属说道："秦据野王，则上党韩难保矣！与其降秦，不如降赵。秦怒赵得上党，必移兵于赵。赵受秦兵，一定与韩结盟。韩、赵同患，共御强秦，或可获胜。"于是派使者持书并上党地图献于赵孝成王。

赵王打开书信，略称："秦攻韩急，上党将入秦手。其吏民不愿附秦，而愿附赵。臣不敢违吏民之愿，谨将所辖 17 城，再拜献于大王，望大王辱收之。"赵王阅后大喜，欣然接收了上党地图。

平阳君赵豹谏道："臣闻无故受利，谓之祸殃，愿求大王三思而行，勿要轻易接受。"

赵王道："上党之人畏秦而向赵，是以来归，怎么能说无故？"

赵豹对道："秦蚕食韩地，力拔野王，绝上党之道，不使相通。秦自视上党为掌中之物，轻易可取。一旦为赵所有，秦干戈经营数年，岂容他人坐收渔利。此臣所谓'无故之利'也。且冯亭所以不纳地于秦，而人于赵者，妄想嫁祸于赵，以解韩之困也。大王难道看不出来吗?"

赵王不以为然，再宣来平原君赵胜决之。赵胜说道："发百万之众，而攻人国，逾年历岁，未得一城。如今不费一兵一卒，得 17 城，如此大利，千载难逢，此时不得，更待何时?"

赵王道："君此言，正合寡人之意。"

于是使平原君率兵 5 万，往上党受地。封冯亭以三万户，号华陵君，仍为上党之守。冯亭关门泣涕，不想同平原君见面。平原君固请之，冯亭道："吾有三不义，不可以见使者。为主守地未死即降，一不义也；未得主命，擅自决定，将地献给赵国；二不义也；卖主之地而得富贵，三不义也。"平原君叹道："冯亭真忠臣也!"遂在其门外等候三日，不想走开。冯亭被平原君的行为感动，乃出来见之，犹垂泪不止。冯亭提出愿交割地面，自己不愿再为上党之守，请另外选良守。

平原君抚慰道："君之心事，胜已知之，君不为守，无人能孚上党吏民之望。"

冯亭乃领守同从前一样，而不受封。

平原君将要辞别，冯亭说道："上党所以归赵，力不能抗秦也。望公子奏闻赵王，大发士卒，急遣名将，方为上策。"平原君回报赵王，赵王大摆筵席，一为平原君接风洗尘，二为赵未费兵卒而得人之地庆贺。他怎么也想不到，大祸即将降临。

秦王得知冯亭投奔赵国，命王龁速进兵上党，一定要拿下上党。冯亭坚守两月，赵援兵犹未至，终于不支，遂率残部弃赵，上党遂失。时赵王拜廉颇为上将，率兵 20 万来援上党。走到长平关（今山西高平县），遇见冯亭，方知上党已失，秦兵已尾追而来。廉颇乃命在山下安营扎寨，东西各数十个，如列星之状。又分兵 1 万，使冯亭守光狼城（在高平县南 25 里）。又分兵 2 万，使都尉盖负、盖同分别统帅，守东西二鄣城，又使裨将赵茄刺探秦兵。

赵茄领军 5000，出长平关 20 里，正好碰上秦将司马梗，赵茄心慌手慢，被司马梗一刀斩于马下。司马梗挥军东向，掩杀赵兵。廉颇闻讯，知秦兵士气正旺，锐不可挡，乃传令各营："仔细把守，勿与秦战!"同时命军士掘地深数丈以注水，深沟高垒，坚守不出。王龁挑战几次，赵兵一直不出。秦赵两军相持，四月有余，王龁无可奈何，只得派人人告秦王。

秦王问计于范雎，范雎劝道："廉颇老谋深算，知秦军士气眼下正旺，不敢与之争锋，故回避之。他以为秦军跨国远征，深入异乡，不得地利，又失人和，粮饷、武器、兵源补

充均十分困难，最利速战速快，最忌旷日持久。只有深沟高垒，待秦师力穷气竭，方可徐图之。我看只有除掉廉颇方能破赵!”

秦王道：“卿有何计，可以去廉颇?”

范雎屏退左右，对秦王说：“要去廉颇，一定用反间计，如此恁般，非费千金不可。”

秦王非常高兴，即从国库中提取千金交付范雎。范雎乃派其心腹门客，从间道入邯郸，用千金贿赂赵王左右，让其四处散布流言，曰：“赵将惟马服君（赵奢）最善统兵打仗，闻其子赵括勇过其父，若使赵括为将，定能打败秦军。廉颇年老胆怯，屡战屡败，失亡赵卒三四万，现在为秦兵所逼，不久将要投降秦国”。

赵王先闻赵茄等被秦兵斩杀。连失三城。使人往长平督促廉颇出战。廉颇坚决主张深沟高垒，不肯出战。赵王已疑心廉颇胆怯。相信了那些反间的流言，遂召赵括问道：“卿能为我分忧，击败秦军乎?”

赵括对道：“秦若使武安君为将，尚费臣筹画，如王龁乳臭未干，不足道矣。”

赵王道：“为什么?”

赵括道：“武安君白起统帅秦军数载，先败韩，魏于伊阙，斩首 24 万。再攻魏，掠取大小 61 城。又南攻楚，拔鄢、郢，定巫黔。又复攻魏，走芒卯，斩首 13 万。又攻韩，拔 5 城，斩首 5 万。又斩赵将贾偃，沉其兵士 2 万人于河。战必胜，攻必克，其威名远播，军士望风而栗。臣若与对垒，胜负居半，故尚费筹画。如王龁刚刚为秦将，乘廉颇胆怯，故敢于深入。若是臣，如秋叶之遇狂风，吾当迅扫秦兵也!”

赵王大悦，当即拜赵括为上将，赐黄金彩帛，使持节往代廉颇，同时再拨 25 万兵卒给赵括，命其率军前往长平。

赵括阅兵完毕，连同财物一起回家。其母说道：“你父亲临终留下遗命，告诫你切勿为将，你难道忘了？还不快去向赵王辞之?”

赵括说道：“我倒想辞，无奈朝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我!”

赵母见说服不了儿子，于是上书谏曰：“我儿赵括徒能读其父之书，而不知随机应变，绝非将才，请求大王不要重用他。”

赵王召见其母，问其根由。其母对道：“括父奢为将，所得赏赐，尽赐与军吏。受命之日，即宿于军中，从不问及家事，同士卒同甘苦。每事必博采大家意见，不敢独断专行。今赵括为将，所赐金帛悉归私家，为将岂能如此？其父临终曾告诫我曰：‘括若为将，必败赵兵!’我谨记其言，愿大王别选良将，千万不可用括!”

赵王道：“寡人意决，请别再说了。”

赵括母道：“大王既不听我言，倘将来兵败，请免我一家连坐之罪。”

赵王应允赵母的要求。赵括遂引大军出邯郸，望长平进发。

范雎所派门客，在邯郸仔细打听，得知赵括向赵王所说之语，赵王已拜其为大将，择日起程，遂连夜奔回咸阳报信。秦王与范雎计议道："秦赵僵持长平，只有武安君才能完成战事！"于是秦王委任白起为上将，王龁为副将，传令军中秘密其事，严令："有敢泄漏武安君为将者，立斩不饶！"

再说赵括率军来至长平，廉颇验过符节，即将军籍交予赵括，自引亲兵百余人，回邯郸去了。赵括接掌帅印，将廉颇的所有约束尽行更改，军垒合并成大营。时冯亭在军中，不听他的劝谏。与此同时，赵括又以自己所带将士，易去旧将，严令秦兵若来，务要奋勇争先，若得胜，便行追逐，务使秦军一骑不返！

白起来到军中，听说赵括更改廉颇之令，先派3000秦兵出营挑战。赵括就出万人来迎战，秦军大败而回。白起登高远望赵军，对王龁说："我知道如何胜赵军了！"

赵括胜了一阵，不禁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使人至秦营下战书。白起使王龁批："来日决战！"于是命退军10里，把大营扎在王龁旧屯之处。赵括见秦兵退后，笑道："秦兵畏我矣！乃命杀牛置酒，犒赏军中将士。同时传令："来日决战，定要生擒王龁，贻笑于诸侯。"

为了最大限度地迷惑敌人，滋长赵括的轻敌思想，白起向诸将发令：命将军王贲、王陵率万人列阵，与赵括交替交战，只许输，不许赢，只要引得赵兵来攻秦营，便算一功；命大将司马错、司马梗二人，各引兵1．5万，抄近路绕到赵军之后，绝其粮道；命大将胡伤引兵2万，屯于附近，只等赵军开营追击秦军，便立即杀出，务将赵军截为二段；命大将蒙骜、王翦，各带领轻骑5000，随时准备接应。白起与王龁坚守老营。一切安排就绪，白起脸上露出一丝常人难以觉察的微笑，正是：安排地网天罗计，待捉龙争虎斗人。

再说赵括吩咐军中，四鼓造饭，五鼓收拾行装，天亮列阵前进。不出5里，就与秦兵对阵。赵括派先锋傅豹出马。秦将王贲接战。大战约30余合。王贲故意败走，傅豹不知是诈，纵马追之。赵括再命王容率军帮助，又遇秦将王陵。王陵略战数合，即败走。赵括见赵军屡胜，乃亲率大军来追，企图一举击败秦军。上党守冯亭谏阻道："秦人多诈，其败不可信也。请元帅勿急于驱驰！"赵括不听，急追10余里，直至秦军大营。

王贲、王陵绕营而走，秦营不开。赵括传令，一齐攻打，一定要摧毁秦营。连打数日，无奈秦营坚固，秦军亦顽强坚守，赵军死伤累累，秦营却丝毫无损。

赵括使人催取后军，移营齐进。正在此时，只见赵将苏射飞骑来报："后营被秦将胡伤引兵杀出截断，不得前来！"

赵括大怒道："胡伤如此无礼，吾当亲往讨之！"

赵括派人再探听秦军行动，禀告道："秦军西路军马源源不断，东路无人。"赵括遂命令大军从东路而转。

不出二三里，大将蒙骜率军从刺斜里杀出，大叫："赵括小儿，你中了我武安君之计，还不下马受降！"

赵括很生气，挺戟欲战蒙骜，偏将王容说道："无须劳驾元帅，让我前往建功！"王容便接住蒙骜厮杀。

正在不可开交之际，王翦大军又至，与蒙骜合兵一处，共杀赵兵，赵兵死伤甚众。

赵括见一时难以攻克英勇的秦军，乃鸣金收军，就近择水草处安营。冯亭又谏道："我军目前虽然失利，但尚未丧失战斗力。如果与秦军力战，或许还能冲出重围，回到大营。若在此扎营，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请元帅三思！"赵括不听，命士兵筑起高垒，坚壁自守，一面派人火速报告赵王求援，一面催取后队粮饷。谁知运粮之路，又被司马梗引兵截断。白起大军遮其前，胡伤、蒙骜等大军截其后，武安君每日传令招降赵括。赵括此时方知白起真在军中，吓得心胆俱裂。

再说秦王得到武安君胜利消息，知赵军数十万人马被围在长平，乃亲自来到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命令当地凡年满15以上的男丁，皆须从军，以补充秦军之不足。同时传令各路人马，配合主力行动，沿途拦劫赵军粮草，阻挡赵军的增援部队。

赵军被秦军围困了46日，军中早已没有给养，士兵自相残杀以食，赵括屡禁不止。赵括见援军迟迟不至，再这样下去，无需秦军动手，自己辄消耗殆尽。与其坐以待毙，何如拼死突围，或许能杀出一条血路。赵括乃把军队分为四队：傅豹一队向东，苏射一队向西，冯亭一队向南，王容一队向北。命令四队一齐鸣鼓，夺路杀出。如一路打通，赵括便招引其他三路随后跟走。哪知武安君白起早有防范，吩咐四面八方预埋弓箭手，凡见赵营中冲出来者不管兵将俱射。故面四队兵马冲突三四次，俱被秦军如蝗之箭射回。无计可施，赵括只得停止突围。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一月之内，赵军士卒残杀相食者不计其数。赵括气极，乃精选身强力壮者5000人，皆穿重型铠甲，乘坐骏马。赵括握戟一马当先，傅豹、王容紧随其后，企图孤注一掷，冒死突围。王翦、蒙骜二将见状，一齐迎上，迎着赵括便行厮杀。大战30余合，赵括渐渐力怯，忙虚晃一戟，掉转马头，向赵营奔去。不提防马失前蹄，自己亦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秦兵见状，一齐射箭，赵括霎时身如刺猬，一代"纸上名将"，就如此凋谢在太行山下。

赵军群龙无首，傅豹、王容亦相继战死，顿时局面大乱。苏射引冯亭共走，冯亭道："我数谏赵括而不从，今至于此，天意亡我，又何逃乎？"乃自刎而死。唯苏射，乘混乱之时，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向北逃到胡地去了。

白起观赵军再无抵抗之力，于是竖起招降旗，赵军见旗，皆弃兵解甲，跪拜三呼"万岁！"白起招降了赵兵，乃使人割下赵括之首，往赵营招抚。是时赵营中士卒尚有20余万，见主帅被杀，也无心恋战，亦愿投降。一时间，甲胄器械堆积如山，营中辎重悉为秦

有。白起与王龁计议道："前不久我军拔野王，上党在我掌握中，此地军民不愿降秦，而愿归赵。今赵卒先后投降者，共有将近40余万，倘一旦哗变，我等如何防之？"白起乃下令将降卒分为10营，使10将分别看管，配以秦军20万。同时向赵降卒赐以牛酒，声言："明日武安君将挑选赵军，只要上等精锐能战者，给以器械，带回秦国，随征听用；其老弱不堪或力怯者，俱遣回赵国。"赵军大喜。是夜，武安君密传一令于10将："起更时分，秦军一律用白布裹首。凡首无白布者，即系赵卒，当尽杀之。"

秦兵奉令，一齐发作，降卒不曾准备，又无器械，无奈只有束手受戮。其逃出营门者，又有蒙骜、王龁等引军巡逻，见了就砍。40万赵军，一夜俱尽。血流淙淙有声，杨谷（当地的一条河）之水皆变为丹色，至今号为丹水。武安君命收取赵卒头颅，集中到秦营之前，谓之头颅山。通过长平之战，连同王湣先时投降士卒，前后斩赵卒约45万人，仅留下年少者240人未杀，放归邯郸，使宣扬秦国之威。

却说赵王初时接得赵括喜讯，心中大喜，再后闻赵军困于长平，正要商量派兵救援，急报赵括已战死，40万赵军全部降秦，被白起一夜坑杀，只放240人还赵。赵王震恐，群臣无不悚惧。一时间，邯郸城里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妻哭其夫，沿街满市，号哭之声不绝。只有赵括之母不哭，自言："自括为将时，我已知道他必败无疑，难以生还了。"赵王因括母有言在先，并未连坐加诛，反赐粮食绸缎以安抚她。又派人到老将廉颇家致谦感谢，表示当初不该换将。

举国震惊之时，边吏又报："秦王攻下上党，17城尽皆降秦。今武安君亲率大军前来，声言欲拿下邯郸。"赵王急召集群臣，问道："谁能为寡人退秦兵？"群臣面面相觑，无人敢说话。

平原君回家，遍问门客，门客也无人能应，恰好苏代此时亦在平原君门下为舍人，听到此事，乃对平原君说道："代若至咸阳，必能止秦兵不攻赵。"平原君问其办法，苏代乃将自己的详细计划告诉他，平原君认为可行，便将苏代的计划告知赵王，赵王也赞同，于是厚赐金币于苏代，作为其在秦国的活动经费。

苏代晓行夜宿，很快即到咸阳。往见范雎，范雎揖之上坐，问道："先生为何而来？"

"为君而来。"苏代回道。

范雎一怔。暗忖，我有何难？对方何出此言。既然对方不远千里而来，定有其根由，我不妨问他个究竟，乃问道：

"苏先生有何见教？"

"武安君已杀马服子乎？"苏代问道。

"是的，"范雎道。

"今日欲围邯郸乎？"苏代又问。

“是的。”范雎回答。

“武安君用兵如神，身为秦将，克70余城，斩首近百万，虽伊尹、吕望之功，亦不过如是。今又乘大胜之余威，举兵围攻邯郸，邯郸必破，赵必亡矣！赵亡，则秦成帝业，秦成帝业。则武安君为头等功臣，如伊尹之于汤，吕望之于周。君虽然权势很高，也只有居其下矣。”苏代详细分析道。

范雎一听，觉得对方说得甚在理，乃倾身向前问道：“以先生之意，我该如何是好?”

苏代从从容容，沉着回答道：“君不如允许韩，赵割地以求和于秦。韩、赵割地，则为君之功劳，又解除武安君之兵权，如此一来，君在秦国，地位就无人能比，稳如泰山了。”

范雎听后大喜，盛宴款待苏代。次日，即对秦王说道：“我军征战已久，日益疲敝，应予休整。现在不如使人通告韩、赵，命其割地以求和。”

秦王于是依范雎之计行事。

范雎于是大出金帛，以赠苏代之行，使往说韩、赵。韩、赵二王惧秦，巴不得割地求和，故都愿听从苏代之计。韩允诺割垣雍一城（在今河南原阳境内），赵许割六城，并各遣使求和于秦。秦王初嫌韩只一城太少，韩使者说：“上党17县，全为韩国的土地，现在都归秦有。”秦王乃笑而受之。同时下令召武安君班师。

白起几战皆胜，欲乘胜克邯郸，忽闻班师之诏，知道出自范雎之谋，乃大怒。从此白起与范雎结怨。

白起自班师回国，心中怨愤难解，遂常对众人说：“赵自长平大败，邯郸城中一夜十惊，若乘胜往攻，不过一月可攻取矣。可惜应侯（范雎）不知时势，主张班师，失此大好机会!”秦王闻之，大悔道：“白起既知邯郸可拔，何不早奏?”乃重新任命白起为将，欲使其伐赵。白起适逢有病，不能承命，秦王乃改命大将王陵，王陵率10万秦军伐赵，围攻邯郸城。

赵王吸取前面的教训，又使廉颇为将，抵御秦军。廉颇防守甚严，又以家财招募敢死队，常常乘夜下城偷袭秦营，秦兵几次被挫败。

这时白起病已痊愈，秦王欲使他往代王陵。白起奏道：“邯郸此时难以攻下，前次赵军长平大败之后，百姓震恐不宁，如乘胜往攻，彼守则不固，攻则无力，用不了多久，即可拿下邯郸。今经二年余，准备充足，又兼老将廉颇，老谋深算，非赵括可比。再者，诸侯见秦刚刚许赵割地求和，今又复攻之，会以为秦无信，必将‘合纵’而来救赵，我看秦取胜的希望不大。”

秦王不听，强令其行，白起固不听。秦王复使范雎往请，武安君因恨范雎前阻其功，遂装病不见。

秦王问范雎："武安君真的病了吗?"

范雎道："是否病了不知道，然而他一定不愿为将。"

秦王怒道："白起以为秦国别无良将，非他莫属。昔长平之胜，初用兵者王龁也，王龁难道比不上他吗?"

于是秦王又增兵 10 万，命王龁往代王陵。

王龁率军围困邯郸，五个月不能攻克。白起闻之，对来访者说："我早就预言邯郸不易攻下，秦王不听我言，现在怎么样呢?"来访者中有与范雎关系亲密的，将其言泄漏出来。范雎再将其言告知秦王，必欲使白起为大将。秦王赞同。不料白起伪称病重，坚决拒绝。秦王大怒，遂下令削去武安君爵土，贬为士伍，迁去阴密（今宁夏固原），即刻出咸阳城，不许暂停。

白起接到王命，叹道："范蠡有言：'狡兔死，走狗烹。'我为秦克诸侯 70 余城，故当烹矣!"于是出咸阳城西门，至于杜邮，暂歇以待行李。范雎又对秦王说道："白起此行，心中怏怏不服，心存怨恨。其托病非真，恐到他国为将成为秦的祸患。"秦王一惊，乃赐利剑一把，令白起自裁。

使者到了杜邮，传秦王之命。武安君持剑在手，叹道："我何罪于天而得此下场?!"良久，又叹道："我固当死！长平之役，赵率 40 余万来降，我挟诈一夜尽杀之，彼何罪之有？我是罪该万死啊!"言罢，乃自刎而死。一代名将，如此结束了生命，饮血黄沙，成为统治阶级尔虞我诈的牺牲品。白起的死，使秦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将领，这对正在进行伟大的统一事业的秦国，实在是莫大的损失。范雎智算长平，用反间计，使赵军易将，为秦军获胜奠定了基础，可谓知己知彼，智虑深远；其后却又听信苏代之言，妒杀白起，暗算良将，成了秦国历史上的罪人，也成了他一生的污点。

9. 让位蔡泽

周赧王五十八年（前 257）白起既死，范雎推荐亲信郑安平为将攻赵，为赵平原君所败，郑安平率 2 万士卒降赵。按照秦国法律，范雎当株连降敌大罪，受三族连坐之治。昭王念其功大，赦免法外，不但不加罪，反而加赐食物，以抚慰其心。可是第三年（前 255），范雎的另一亲信王稽，身为河东守，却与诸侯私通，事发被斩。范雎接连涉嫌，昭王虽未深究，然而临朝慨叹："武安君白起诛死，郑安平背叛，王稽私通敌国，外多强敌而内无良将，寡人甚感忧也。"范雎听得出弦外之言，心里明白失宠，地位岌岌可危，且惭且惧，只好思谋退身之计。然而他又不愿撒手富贵权势，因而只是借病退避，时常不上朝，聊以延捱时日。

是时秦国来了个燕人蔡泽。此人相貌特别，身无分文，然而才华出众，在战乱不休的战国时代，学会了一套纵横家的辩术，企图得到诸侯的重用，以便出人头地，享受荣华富贵。然而游遍了天下各国，大大小小的诸侯都拜到了，却没有一个国君任用他。在赵国，被撵了出来，在魏国，连饭锅都给人抢去了。蔡泽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正处于穷愁潦倒之际，忽然听说秦相应侯范雎以前重用的两个人都出事了。蔡泽暗想，这可是我时来运转，出人头地的良机。他赶紧收拾行装，日夜兼程，向秦国进发。

他来到秦都咸阳，在拜见秦昭王之前先让人们替他大造舆论，宣称："燕国来的蔡泽是当今最能言善辩的谋士，他若见了秦王，秦王肯定会重用他而辞掉范雎。"此言很快传到了范雎耳中，范雎听了甚怒，心想："三皇五帝时代的事。诸子百家的学说，我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众多的雄辩家也都被我驳个落花流水，小小的蔡泽岂能难住我，夺了我的相位？此子不自量力，口出狂言，我倒要看他有何能耐。"计定，范雎便派人把蔡泽叫来，企图跟他当面较量一番。"

范雎召见蔡泽，本就心怀怒火，而蔡泽来后光作揖，不下拜，那副傲慢的样子更使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子是开口便质问对方："你扬言要取代我的相位，真有此事吗？"蔡泽不动声色地回答："有这事。"范雎说："那你就谈谈有什么根据？"蔡泽见对方出言不逊，也毫不客气地讥诮道："吁！您看问题怎么如此迟钝？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四个季节完成了使命，便都自然离去。人这一生，身体康健，手足灵活，头脑清醒，耳不聋，眼不花，岂非人所愿乎？"范雎摸不清对方要说什么，只好顺口回答："是的。"蔡泽又说："秉性仁义，遵道行德，理想得到实现，天下人受其恩惠而心里高兴，都爱戴他，愿尊奉他为国君，这难道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所希望的吗？"范雎又回答："是的。"蔡泽说："在尊贵的地位上，治理万物，各循其理，井然有序，各得其所。在寿命上，能享尽天年而不横死，天下永继其道，恪守他的事业，传之无穷。既有道德的美名，又有治国的实绩，恩泽广布，世世称赞，永不中断，天长地久，岂非上天对有道之人降下的符瑞和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吗？"范雎沉思了一会儿，回答："是的。"

然后蔡泽把话题一转说："至子像秦国的公孙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他们的结局亦为人们所愿意的吗？"范雎洞察蔡泽是想用这三个人物的遭遇影射他，使他的辩论陷入困境，便故意不按蔡泽设的圈套回答，他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呢？公孙鞅效力秦孝公，竭尽忠诚，公而忘私，镇压奸邪，赏罚分明，披肝沥胆，不怕危险。他夺取了魏公子卬的军队，安定了秦国的江山，施大德于百姓，终于打败了周围的强敌，拓展了秦国的国土。吴起服事楚悼王，严禁以私害公，以谗蔽忠，听建议不取苟合者，决策时不取面谀者，行动不怕艰险，行义不避危险，为了使楚国称霸，任何灾难都不怕。大夫文种服事越王勾践，国君即使陷入险境，仍竭尽忠诚而不懈怠；国君即使濒临灭亡，仍竭尽其才而

不离开。在成功面前不炫耀，在富贵面前不骄纵。像这三个人，实在是把义和忠都体现到极点了。所以君子为大义而死，视死如归，宁可光荣地死去，也不苟活。读书从政的人本来就有杀身以成名的志气，只要义在其中，死无所恨，哪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蔡泽见范雎不中计，便继续向他进攻说：“国君圣哲，大臣贤明，这是天下的福气；国君明智，大臣刚直，这是国家的福气；父亲仁慈，子女孝顺，丈夫诚实，妻子忠贞，此为家庭的福气。比干竭尽忠诚而不能挽救殷商的灭亡，伍子胥智勇过人而不能保住吴国的国运，申生恪守孝道，而晋国内乱犹生，这几个人都是忠臣孝子，而国家仍免不了混乱衰亡，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没有英明的国君和贤良的父亲听从臣子的建议，所以天下人以其君行为辱，非常怜悯他们的臣子。公孙鞅、吴起、大夫文种做为臣子是对的，而他们的国君是错的，因此天下人讥其虽效力而无利于国，难道他们也希望有这种不遇世而死的结局吗？若大家都在被害以后博得忠孝的名声，那么微子也就谈不到仁人了，孔子也就够不上圣人了，管仲亦非伟大了。人们要建功立业，难道不想彻底实现吗？既保住了自己，又留下了美名，这是最好的；有了令人效法的美名，却身遭不幸，这是次一等的；名声被人们诟骂，但却保全了生命，这是最下等的。”

范雎见蔡泽说得人情人理，自然为之所服，室内出现了友好、融洽的气氛。

蔡泽略微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公孙鞅、吴起、大夫文种，他们作为人臣，竭尽忠诚，建功立业，那自然是您所钦敬的了，而闳天效命周文王，周公辅佐成王，难道不也是尽忠到家了吗？用君臣关系来评论，公孙鞅、吴起、大夫文种和闳天、周公来比，孰人更令人仰慕呢?”范雎回答：“公孙鞅、吴起、大夫文种不及他们。”蔡泽说：“那么，您的国君在仁爱忠良，宽待老臣，对贤智与有道之人亲密无间，与功臣永不背信弃义此等方面，跟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比较，谁更好一些呢?”范雎回答：“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蔡泽说：“如今秦国的国君在亲近忠臣方面不比秦孝公、楚悼王、赵王勾践，而先生您在献智谋、除危难、修国政、平祸乱、开荒种地、富国强兵以及提高国家和君主的地位，使国君名扬海内、功显万里，世世代代永留芳名等方面，能不能比得上公孙鞅、吴起和大夫文种呢?”范雎回答：“比不上。”

蔡泽说：“现在国君在亲近忠臣、不忘老臣方面不比秦孝公、楚悼王和勾践，而先生您在为秦国建功立业以及取得国君亲近和信任方面也不比公孙鞅、吴起和大夫文种，可是您却处于极尊贵的地位，享有很高的俸禄，个人的财富也超过了这三个人，至今仍不急流勇退，恐怕您遇到的灾难比他们三个人还要厉害，我暗中为您担忧啊！俗话说‘太阳移到天中央就要往西坠，月亮到十五满盈时就要转亏’，事物发展到极点，便趋于衰落，这是天地的规律。进退损益，都得根据形势的发展相应地进行变化，这是圣人遵守的原则。所以说：‘国家治理有方则出仕，治理无方便退隐’。子曰：‘龙飞天际，利于辅佐在上位的

大人'，又说：'如果是不合道义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在您以往的仇怨已经了结，有恩于您的已经报答，欲望都达到了，却不及时他图，我私下认为这是不可取的。翠鸟、鸿鹄、犀牛、大象，就其处境来说不是轻易就会死的，而他们之所以死了，就是因为容易受到诱饵的迷惑；凭着苏秦、智伯的智慧，非不能避开屈辱和死亡的威胁，而他们之所以遭杀身之祸，就是因为利欲熏心，贪婪而不能节制。所以，圣人制定礼仪，节制欲望，取民之财有一定限度，用民之力不违背时节，并且适可而止。圣人的欲望不过分，行事不骄纵，有背于事理，这样统治地位也就代代相传，从不中断。从前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至会于蔡丘之时，有点志骄气满，于是九个国家都背离了他。吴王夫差的军队可以说天下无敌，他凭此优势，蔑视诸侯，侵凌齐、晋，因此被杀身灭国，夏育（周时卫国的勇士，能力举千钧）和太史噭（战国时齐人，其女为齐襄王后）叱咤一生，震骇三军，却为无名庸夫所杀，这都因为他们处于高位时不能奉行道义，不能屈威谦下，生活不节俭造成的悲剧啊！

公孙鞅替秦孝公制定法令，杜绝了产生奸邪的祸根，有功者必赏以爵位，有罪者必加以惩罚。统一度量衡，调节货币使用，废阡陌，开井田，使百姓统一习俗，休养生息，鼓励务农，开发土地，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必须分室而居。除了耕田积谷，便是练习作战。因此只要兵戈一动，就能扩大领土，兵戈休止，国家便能富强。在公孙鞅的治理下，秦国天下无敌，称雄诸侯。但他在大功告成后，竟遭到车裂的酷刑。

"白起率领数万军队与楚作战，一战而取鄢、火烧了夷陵；二战又吞并了南边的蜀郡和汉中。同时又越过了韩、魏，攻打强大的赵国，大败马服子赵括，使赵国 40 万军队，统统坑杀于长平之役。战场上杀声如雷，血流成河。接着秦军又包围了邯郸，使赵国受到灭国的威胁。白起为秦国建立帝业，发挥了奠基的作用。楚国和赵国本来都是天下的强国，秦的死对头，自此，楚国和赵国都被秦国所慑服，再也不敢与秦争锋了，这个有利形势都是白起造成的。他征服了 70 多座城市，立下功勋之后，秦王却赐给他宝剑，逼着他在杜邮自杀了。

"吴起为楚悼王制定法令，削弱大臣的权势，罢黜无能无用的官员，废冗员，杜私门，统一楚国的习俗，禁止游手好闲之辈，精选既能耕地又能作战的士兵。南征扬、越，北并陈、蔡，破坏了连横，拆散了合纵，使纵横之士缄其口。禁止结党营私，安定楚国的政事，声震天下，威慑诸侯。大功告成之后吴起竟遭到肢解的刑罚。"

"大夫文种替越王勾践出谋划策，消除了会稽被吴军包围的危险，在亡国中求生存，在屈辱中图再生，吸收流民，充实城邑，开荒种谷，率领四方的百姓，集中朝野的人力，辅弼勾践，报仇雪耻，终于打败了吴国，使越称霸。在大夫文种的功劳彰明天下之后，勾践却抛弃了他，杀掉了他。

“以上四人都是因为功成而不离去，才遭受这样的惨祸。这就是所说的能伸而不能屈，能进而不能退的惨痛下场。范蠡深知这个道理，功成之后，超脱宦海，经商致富，博得个陶朱公的美称，逍遥自在，颐养天年。

“您没有看到掷骰子的吗？有的人想押大注，取得全胜，有的人想小注分押，分胜者的果实，这都是您明了的事。现在您做秦国的相，为国君出谋划策，连屋都不出，连坐席都不用离开，就能治服诸侯，占有三川之地来扩充宜阳，攻下羊肠险要之地，堵住太行来往的通道，斩断范氏、中行氏的归路，使六国无法合纵，修千里栈道，直通蜀郡和汉中，使天下人都害怕秦国。秦国的目的完全实现了，您的功劳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正是秦国分胜者果实的时候了，若是您还不及时退下来，那么等待您的只有公孙鞅、白起、吴起、大夫文种的下场了。我闻‘用水来对照，能看见自己的面容；用人来对照，能知道自己的吉凶。’《书经》上说‘在成功的下面，不能处得太久’。若于临前四子之祸，君又当何处？

“您为什么不现在就交还相印，让位给贤者，退出宦海，到山川之地过隐居生活，这样必然会博得伯夷清廉的美名，长做应侯，世代相传，受人尊崇。同时还会赢得许由、延陵季子谦让的赞誉，获得传说中仙人王乔、赤松子的长寿，‘这同遭受灾祸相比，哪个更合适？您准备走哪条路呢？您抑制自己不想离开，犹豫不决，必将遭到上述四个人的祸患啊！《易经》上说‘飞龙居于高处，必将有后悔的事发生，’这说的就是能上不能下，能伸不能屈，能去不能回的危害，您可要三思啊！”

听了蔡泽这一番长篇大论，范雎如梦初醒，连声称赞说：“你说得太好了！我听说‘光追求实现欲望，而不知道满足，就会失掉欲望；有东西的时候，不知道满足，就会失掉这些东西。’先生的教诲，我唯命是听。”于是便引蔡泽人坐，按上宾的礼节接待。

几日后，上朝时，范雎对秦昭王说：“有一个新从山东来的客人叫蔡泽，这个人能言善辩，通晓三王之事、五霸之业及世俗的变化，秦国的国政足可以托付给他。我阅人无数，谁也赶不上蔡泽，我更不如他，所以大胆地把他推荐给大王。”

秦昭王召见蔡泽，和他谈论国事，非常中意，便拜他为客卿。范雎也顺水推舟，请求交还相印，秦昭王不同意，坚持让他继续任职，范雎声称自己已经病重，实在无法听命，昭王只好免去了他的相位。由于蔡泽的计划深受昭王赏识，于是就让蔡泽接任相国。范雎辞掉相位之后，即回到封地应，不多时即死在那里。

后来，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曾高度地评价范雎对秦国的功业：“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的确，范雎相秦 10 余年，对内实行“强干削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外积极倡导“远交近攻”的外交谋略，上承商鞅，下开李斯，对秦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为秦统一天下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他在政治品格上存在着瑕疵，但瑕不掩玉，他仍不失为秦国历史上的名相，我国古代罕见的政治家。

第四章

正合奇胜——孙膑

孙膑早年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担任将军，他嫉妒孙膑才出己上，于是派人将孙膑召到，设计陷害，唆使魏惠王将孙膑处以膑刑。不久，孙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逃到齐国，当了齐将田忌的门客。他运用运筹学博弈原理，帮助田忌在贵族赛马中获胜。田忌为孙膑的才能所折服，将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通过与孙膑谈论兵法，也很赏识他的军事才能，于是拜孙膑为军师，孙膑遂成为齐国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囊人物。

在战略上，孙膑强调“必攻不守”的积极进攻战略，提出了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造势”思想。他指出，只要作战指挥得当，则寡可胜众，弱可胜强，盈虚之势相形而变。指挥战斗“胜不可一”、“奇正无穷”，必须正确估量形势，灵活机动，出奇制胜。

在战术上，孙膑专门论述了攻城问题，对作阵法也进行了研究，他要求步兵与车骑弩兵紧密联配合作战，强调先锋部队与后续部队的结合。孙膑特别重视使“选锋”，即由特别挑选的精锐士卒组成的突击队。

1. 义结金兰

东周的阳城地面，有一个山谷。由于它山大谷深，林密水多，整天都有云雾缭绕，鸟兽啼叫，又因它远离市井，很少有人来往，弥漫了神秘气氛，故名鬼谷。谷中住有一位鹤发童颜、学问高深的老先生，人称他为鬼谷子。

鬼谷子四处云游，无意出仕，来到此处被其幽深秀丽的风光吸引，便伐木造屋住了下来，专心致志地讲学授徒，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都历史上赫赫有名之人均出自其门下。

夏日午日，西斜的阳光把山谷照得一片光明。山上山下草木繁茂，百花争艳。陡峭的山路上走来了两位 30 左右的男人。他们的肩头上各挑有一担水桶，径直向着山腰的泉水走去。微风吹拂着他们热汗淋淋的脸庞。走在前面的为一个中等个于白面微瘦的人。他对后面的黑脸络腮胡，高个子的伙伴说："庞涓，走快点吧，想什么呢?"高胖子庞涓回答说："来了来了！你这个孙膑呀，腿比我短，走路却比我快!"孙膑笑了笑说："你比我腿长，却赶不上我，这是为什么呀?"庞涓叹了口气说："唉，我们到此求学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想下山去求取功名哩。"孙膑说："好事不在忙嘛！师父的好多学问，咱们还没有学到手哩。""学如烟海，永无止境。哪能学得完呢?"庞涓洋洋自得地把头一昂："我学的克敌致胜，攻城掠地之兵法，已够我当个将军元帅，指挥几十万人马了。"

二人走到清泉边上，装满了两担泉水就开始返回。由于是上坡和重担、走不多时，就汗湿长衫，气喘吁吁了。孙膑说："我们歇一会儿吧！庞涓听后放下水桶扁担，就一屁股坐在了一棵大松树下说："肚子饿了，我们去摘野果子吃。"孙膑也放下担子说："你休息吧！我会上树，我去摘。"

鬼谷里到处都是野生的果树，这时大都已经成熟。孙膑麻利地爬上树去拣好的摘了起来。他用长衫的大襟当口袋，盛满了胀鼓鼓的红桃和红杏，兴奋地回到庞涓面前"哗"地在石板上一兜开，桃子杏子就滴溜溜地四处翻滚。庞涓馋涎欲滴地拣最大最红的一个桃子就要往嘴里送。"慢着!"孙膑阻止他道。"怎么，你还舍不得叫我吃?""不是舍不得，最大的应该拿回去敬献给师父。"庞涓把嘴一撇，不以为然地说："这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不用吧?"孙膑说："用得着！师父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做弟子的不管做什么，心中都要有师父。""那——"庞涓无奈，只好把大桃放下。

孙膑选了 5 个大桃 5 个大杏之后，二人就张嘴大吃了起来，吃得肚不饥了就又同时担水上路。孙膑走在前面，很快就把庞涓拉了很远，回头说："庞涓，走快点呀!"庞涓体胖，平时只知死啃书本，缺少锻炼，所以就体力不支地说："唉呀，担子实在太沉了。我把水倒去一些吧?""别！别!"孙膑放下担子说："你体息，我来接你!"说毕就返回去担起了庞涓的水担，让他空手走了一段路，然后再把担子交给他。庞涓感动地说："老同学，谢谢你帮我!"

就用这种办法、孙膑又返回去二次替庞涓担了很长一段上坡路。他们来到了谷顶的平台。眼看离住处已近，庞涓忽然说："孙膑，你真好！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看，我们结成异性兄弟抱成个团，你看好不好？""好呀！"孙膑满口答应。二人就在附近折树枝为香，采水果作供果，遥对上苍对天拜了八拜，一起发出了铮铮誓言："苍天在上，我孙膑——庞涓二人志愿结成异姓兄弟。孙膑年长一岁为兄，庞涓年幼一岁为弟。我们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互相帮助、携手共进，如有违背，雷打火烧，不得好死！"

"哟！你们俩在干什么呀？"一声宏亮的声音传来。二人回头一看，是手持龙头拐杖的白发苍苍的鬼谷子师父来了。孙膑连忙躬身施礼如实相告："敬禀师尊，弟子孙膑与庞涓下坡担水回来，歇息时在此结拜为异姓兄弟。"鬼谷子用右手把胸前的白须一理，笑着说："好嘛，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嘛。"

"师父，你请吃果子！"庞涓把大桃大杏献上。鬼谷子坐在大石凳上吃了一口大桃，感到又甜又脆，不住称赞："好桃！好桃！"

庞涓见师父兴致很高，就连声夸奖孙膑的品德如何高尚，平日对自己的学业和生活如何如何地照顾，说得孙膑很不好意思起来。鬼谷子说："庞涓呀，你们二人是同学又是兄弟。今后，你是要多向孙膑学着点！"庞涓连连点头："弟子谨遵师命。"

此后，二人的关系胜似兄弟，互助合作。过了一段时间，鬼谷子的老朋友黑子带着门徒禽滑上鬼谷来了。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把酒纵论天下大事，谈得十分投机。他透露出了魏惠王正在四处张榜求贤，意欲富国强兵的消息。庞涓得知后就急了。当夜，他叩开了师父的房门，提出了下山的请求："弟子我承蒙你老人家的教诲，学习兵书战策已经三年多了。听墨子先生说，魏惠王正在招贤纳士，这是个机遇。我想回到乡梓之邦。一展所学。"鬼谷子白眉一皱，深吟了起来。庞涓又进一步恳请道："师父，你老人家就高抬贵手，放我走吧？"鬼谷子点了点头说："行呀！我这里向来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庞涓眉开眼笑地说："多谢师父！弟子此去一有荣华富贵，一定要反哺报答。"鬼谷子淡淡一笑："我是个闲云野鹤样的人，早就看破了红尘。以你所学，下山去以后，容易取得高官厚禄。到那时，我不图你报答什么，只要将你的义兄孙膑提携提携，为师我就很满足了。"庞涓满口答应："一定一定！我和孙兄是对天盟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呀！"

次日天晴，正好上路。孙膑陪着庞涓去告别了师父，然后背着庞涓的行李送他下山。二人下了一坡又一坡，绕了一湾又一湾，真是难舍难分。庞涓非常感动地说："孙兄，请留步吧！为弟此去站稳了脚跟，就一定捎信来请你。我们弟兄同心协力，建功立业，岂不痛快吗？"孙膑对此深信不疑地说："好吧！祝你万事如意，鹏程万里。愚兄我就静候贤弟你的喜讯了！"

二人说不尽的千言万语。眼看红日当中，只好紧紧地拥抱，洒泪告别。庞涓走了好远好远，回头一望，只见孙膑还站在一个高坡上向他遥遥招手目送。

孙膑回到山上。鬼谷子见他脸有泪痕就问道："你这是为送庞涓而流的惜别泪吧？"孙膑如实相告："我与他既是同学又是兄弟，实在不忍分别。"鬼谷子说："你说说，以庞涓之才，能为大将吗？"孙膑回答："庞涓人很聪明能干，又蒙师父三年多的亲切教诲，我看

他定能出将入相，名扬四海。”鬼谷子先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又摇头说：“我看他未必事事如意!”孙膑急问：“这是为什么?”鬼谷子笑而不答，取出壁上宝剑练了起来。

一日下午天阴风凉。鬼谷子在一株亭亭如伞盖的大青松下讲学完毕后说：“我房中老鼠猖狂，吵得我整夜睡不好觉。众弟子可轮流值班，为我驱鼠。”“是!”大家齐答。

从当天夜里起，众弟子就轮流在鬼谷子房中值夜。开始，大家还十分认真，时间一长，有的人就马虎起来：有迟到早走的，有干脆睡大觉的。只有孙膑非常忠于职守，不但按时驱鼠，还自制铁笼捕鼠几十只。所以，每当孙膑轮班，老鼠们都害怕得不敢出洞了。因此，鬼谷子便能睡好觉，第二天讲学时精神特好。

又是一夜。孙膑在师父睡房中，照例安好捕鼠铁笼，手持木棒，睁大眼睛，认真值夜。半夜时分，鬼谷子睡醒了，在蚊帐中探出头来说：“孙膑，你过来一下。”孙膑赶紧走近床前，在微弱的灯光下，只见师父在床上闭目打坐。孙膑当即躬身行礼：“师父，莫非弟子打扰你了?”鬼谷子说：“不是不是。每逢你值夜，我都睡得很好。现在夜半无人，为师我要送你一样东西，给!”孙膑接过一捆竹简，还不知是什么内容时，鬼谷子说话了：“此乃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你祖父孙武所著。我与他生前相交很深。他临终时将此书赠送与我。我用10多年时间亲为注疏，行兵秘诀，尽在其中。我没有传过别人。今见你为人忠厚，勤于学业，故传于你!”孙膑说：“弟子从小死了父母，也听说祖爷有此兵书。师父既然获得，为什么不传授与庞涓，而独传于我一人呢?”鬼谷子说：“此书是无价之宝。当年你祖爷用它大败楚军，使吴国称霸中原。得此书者，善于利用就能为天下兴利，不善于利用就要为天下之害。庞涓与你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孙膑接过兵书，拜谢了师父，回到陋室，独自悄悄地挑灯夜读，越读越有兴致，连东方发白，天已大亮了也不知道。三天之内，他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全书与全部注疏。夜里，他主动要求提前值夜驱鼠，趁夜深无人时，就把原书归还师父。鬼谷子向他提问，他对答如流。不但一字不差地全部背诵，而且还有个人的发挥创造。鬼谷子兴奋得一拍床沿说：“好，好!你如此用心攻读，你祖父又复生了!”

2. 装疯辟祸

庞涓是魏国人。他回到魏国都城大梁，经人引荐，见到了魏惠王。魏王一心要国富民强，正在招贤纳士。他见庞涓生得高大壮实，谈吐不凡，又听说是鬼谷子的门徒，名师出高徒，就更加信任他。见了几次，庞涓都滔滔不绝地纵论天下大事，说得魏惠王心悦口服，遂破格拜庞涓为元帅兼军师。庞涓儿子庞英，侄子庞葱、庞茅全被封为将军。人们称之为魏家将。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庞涓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扩军练兵计划，并报请魏惠王批准实施。不久，他就练出了一支实力很强的部队。然后，他就挂帅出征，魏家将打头人侵卫国和宋国，攻城掠地，大获全胜。继而又击退了齐国的进攻。一时间，庞涓就名扬诸

侯。他不免自鸣得意。此时，他完全忘掉了还在鬼谷苦读的义兄孙膑了。

孙膑在鬼谷继续埋头攻读。由于地方偏野，人迹难到，所以消息十分闭塞。有一天，墨子又二次云游到了鬼谷，见到了孙膑。孙膑很恭敬地与这个师叔谈起了用兵之道的战略战术，无不叫墨子心下称奇。他说："你的学业已成，何不下山去学以致用，求取功名，报效社会？"孙膑说："我的同学庞涓出仕于魏，临别时说定，他站稳了脚跟，就会引荐于我。"墨子说："庞涓已成了魏国的元帅兼军师了。他怎么还不引荐你呢？"孙膑好心地说："大概他忙于事务，还暂时顾不上吧！"墨子说："我正要到魏国去云游，见了庞涓，看他怎么说吧！"

墨子不久就到了魏国，见到了庞涓、谈起了孙膑在鬼谷等他引荐之事。庞涓用言语支吾，毫无诚意。墨子生气地就直接向魏惠王作了推荐，魏惠王听说鬼谷子还有一个高徒在待人引荐，就起了兴致。他问墨子："孙膑与庞涓二人的才学谁高谁低？"墨子说："他们虽是同学，但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孙膑是孙武的孙子，得到了其祖的秘传。我看其才能还在庞涓之上。"

墨子走后，魏惠王便召见庞涓说："寡人听说你有一个同学叫孙膑，很有才学，你何不为寡人写信招来？"庞涓听后，心中很不高兴。他讨厌墨子多管闲事，但魏惠王既然提出来了，不回答也不行。他装作一份非常爱国的样子说。"孙膑是有一定的才华，但他是齐国人。如果招来魏国做官，他一定忘不了他的父母之邦。臣是魏国人，一心忠于魏国，因此才没有推荐。"魏惠王说："你的顾虑是多余的吧？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寡人若得孙膑，必然重用之，礼遇之。他也会感恩图报，专心为魏国出力的。"

庞涓的为人，心胸狭窄，口是心非。他在鬼谷学习时，装出一副老实相迷惑了孙膑。现在一朝富贵了，就怕孙膑来后，才学超过了他，对他不利，因而不想引荐。现在听了魏惠王的话，不敢不从。他两个眼珠一转，心想："等孙膑来了，我再伺机行事吧！"

孙膑接到了庞涓的来信和魏惠王使臣的邀请，心中非常高兴。他想，庞涓果然没有忘掉弟兄之请，便很快辞别了鬼谷子师父去了大梁。他先见庞涓，谢其引荐之情。庞涓大言不惭地说："谁叫我们是同学又是兄弟呢？你来得太好了！我高兴得睡着又笑醒哩。"

次日，魏惠王接见了孙膑。二人谈起了军国大事来非常投机，大有如鱼得水、相见恨晚之意。魏惠王喜形于色对在座的庞涓说："寡人欲封孙膑为副军师，让你二人同掌兵权，你看如何？"庞涓心里很不高兴，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笑脸说："当然可以。不过，臣与孙膑是结义兄弟，他为兄，我为弟，哪能让兄长屈居副职呢？依臣之见，莫若暂时拜为客卿。等他立下大功，我就让位于他吧！"魏惠王觉得此言有理，于是孙膑为客卿——以客礼相待，并专门赐给了府第。

几日后，魏惠王要考察孙膑的才能，便传令调集国都军队于教场，叫孙、庞二人各执令旗演习阵法。庞涓布的阵，孙膑一见便知其阵法及对策。孙膑排成一阵，庞涓看后，瞪着一双眼睛茫然不识了。于是，他便悄悄求助于孙膑。孙膑说："此为颠倒八门阵。"庞涓问："有变化没有？"孙膑如实回答："有，遭到攻击，就变为一字长蛇阵了。"庞涓就将此话变成自己的话去奏明魏惠王。魏惠王以为孙、庞二人才能不相上下，心中大喜，对二人

各有赏赐。

演阵完毕，庞涓回到府中，心里像打翻了醋坛子一样，酸溜溜的。他想："孙膑才学超过了我。一山难存二虎。如果不除掉他，我的地位就难以保全。"于是，一面与孙膑热情往来，送这送那，一面却指使人在魏惠王面前挑拨说："孙膑是齐国人，虽然身在魏国，总是忘不了他的家乡。若掌了兵权，恐怕对魏国就危险了。"魏惠王对此不理。

又过了几日，庞涓带上厚重的礼物到孙府问安。酒宴席上，庞涓道："兄长已在魏国出仕，何不将齐国亲属招来共享富贵？"孙膑听罢，不禁思乡，便含泪说道："贤弟，你我虽是同学，还不知道我是个孤儿。我4岁丧父，9岁丧母，全靠叔父养大。叔父死后，堂兄孙平、孙卓带我外出逃荒，又在洛阳失散，至今音信渺茫。我，我是个无家可归、无亲可探的人了。"庞涓暗地里用唾沫湿了眼睛，装着流泪说："兄长的不幸就是为弟的不幸。然而，兄长总还想念父母的墓地吧？"孙膑说："饮水思源，为人怎能不思念父母呢？不过我既作魏臣，还无寸功于大王，此事就不要提起吧？"

过了三月，一个自称叫丁乙的齐国商人到孙府求见孙膑，说他受乡邻之托，到鬼谷寻孙膑不见；听说孙膑已出仕魏国，便专门到大梁投递家书。说毕就于怀中取出一封帛书。孙膑接过一看，认出是堂兄孙平、孙卓亲笔。信中说他们自从在洛阳失散之后，四外寻找皆无着落，心中非常不安。现在他们早已回到故里辛勤耕作，外加经商有方，现已丰衣足食。以后打听到小兄弟在鬼谷求学，才请好友丁乙、由于经商之便，求其捎信。小兄弟见信后速归乡里，弟兄团聚，同扫祖先坟墓，以尽人子之孝道。孙膑看后，惊喜交集，庆幸二位堂兄有了消息，自己他日已有叶落归根之处了。丁乙问孙膑何时归乡？孙膑说自己已做魏臣，此事待后再说。于是盛情招待丁乙，又托他带回信，信中先叙兄弟之情，次说自己仕魏尚无寸功，待他日功成名就之后，就回故乡。

丁乙收藏了回信和孙膑赠送的黄金一锭后，出了城门就绕道去到庞府告密。原来丁乙不叫丁乙，是庞涓的手下徐甲假冒。庞涓那天套出了孙膑的家史，就叫徐甲伪造了孙平、孙卓的家书，套到了孙膑的回信。庞涓看后，如获至宝，又叫徐甲模仿孙膑笔迹，将其回信加以改动，说他身在魏国，心怀齐土，伺机在战场弃魏报齐。

伪造的回信。很快就出现在魏惠王眼前，他看后信以为真，大惊。庞涓又进一步挑拨说："孙膑的祖爷孙武为吴王大将，后来仍归于齐。父母之邦，谁能忘掉？孙膑心已恋齐，大王如重用他，有了兵权，那就太危险了。况且，孙膑之才，不亚于臣。若被齐国重用，必与我国争霸中原。大王不如杀掉他，以除国家后患。"惠王思虑后说："孙膑应召而来，罪证不足，我若杀他，恐怕要遭人议论的。"庞涓当即见风转舵说："大王言之有理。臣有一计，可进一步考验于他。"惠王说："你就说说吧。"庞涓说："我这就去劝说孙膑，如肯留魏，大王就予认封赏，如果不留，就证明他确有投齐之罪。大王可将他交到军师府，由臣处置好了。"

庞涓出了王宫就去孙膑处，询问他是不是家乡来了人？孙膑如实回答。庞涓伪善地向他道贺，并鼓励他告假归齐探亲，自己定在惠王处为其帮腔，促成其事。孙膑被庞涓花言巧语迷惑，又动了思亲扫墓之心，再加眼前没什么大事可做，遂决定请假探亲。

是夜，庞涓又去王宫，在惠王处挑拨说："孙膑心已归齐，坚不可留，也等不到战场上倒戈了。而且，他对大王迟迟不封他高官，存有怨恨之心。如若他有表章请假，那即他的叛逆罪证了。"

次日早朝，孙膑果然上表请假回齐国探亲扫墓。惠王见表大发脾气，以通敌罪将孙膑逮捕，交军师府问罪。

孙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由座上客，转眼变成了阶下囚。惠王不听他的申辩。军士们将他绳捆索绑地押往军师府。庞涓见了，假装吃惊，并说要到惠王那儿为义兄辩冤。孙膑说："那就全靠贤弟你打救为兄了。"

庞涓当即进宫见惠王说道："孙膑虽有通敌叛国之嫌，然而是罪不至死，以臣愚见，不如处以刖刑，使其终身残废。这样就免除了魏国后患，又不至大王招杀贤之名，岂不两全其美?"惠王准奏后，庞涓又回府对孙膑卖好说："大王本要杀你，是我一再保奏，才将死刑改为刖刑。这是魏国的王法，非我不努力保本呀?"说毕就做出了一副哭相。孙膑虽觉冤枉，但还是感激庞涓的救命之恩。庞涓便命行刑，自己言说不忍相看而回避了。

执刑人将孙膑的两个膝盖骨去掉，疼痛难忍，一时昏了过去。继之，执刑人又在他脸上用针刺了"私通外国"四字，并以墨涂染。然后，庞涓就出来了。他如丧考妣地大声痛哭，亲自为孙膑敷药治伤，送饭送水多方照顾。

两个月后，孙膑的伤口痊愈，然而已不能直立行走，成了个残废人。他终日受庞涓好饭好菜供养，甚觉庞涓是个仁义之人。庞涓就请他传授鬼谷子先生注疏的孙子兵法。孙膑满口答应。于是，便诚心地靠回忆逐家逐句地书写起来。

庞涓安排了一个叫诚儿的人服侍孙膑。他名为服侍，实为住探。诚儿每天都要把孙膑的言行向主人作详细回报。这诚儿是一个善良的人。时间一久，他就听庞涓的心腹人徐甲说出了主人的阴谋：等孙膑把《孙子兵法》写完，就要断他饮食，活活将他饿死。诚儿内心非常同情孙膑之遭遇，就告诉了他。孙膑听后，方恍然大悟：原来庞涓是一个人面兽心，笑里藏刀的小人。他想：庞涓这等无义，我岂可传之兵书?"后又想："在人矮檐下，岂敢不低头？如果不写，撕破了脸皮，我的命也难保！到底怎么办呢?"孙膑一夜未睡，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

次日早饭时，诚儿照例又送来了丰盛的酒菜。孙膑把眼一瞪、牙一咬，大叫一声，把酒壶菜碗通通砸碎于地，用手指着诚儿吼道："你，你为何要用毒药来毒害我?"接着就将书写了一小半的竹简投放于火炉烧掉。

孙膑大哭大笑的反常行动，被诚儿报告了庞涓。庞涓连忙前来客房查看。只见孙膑披头散发，两眼发直地拉着其手大叫："鬼谷子师父，你快来救救我！庞涓慌忙挣脱说："我是庞涓，不是师父。"孙膑说："不不不，你就是师父，不要骗我。我有十万天兵天将，个个能征惯战。魏王想冤杀我，真是痴心枉想，哈哈哈!"说毕就倒地打滚，胡言乱语。

庞涓怕孙膑是装疯，就命诚儿把他拖进猪圈。孙膑见满地猪粪，臭气难闻，便倒身而卧不肯回房，言此为洞天福地，比哪儿都好。"庞涓又派一绝色美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地送酒菜于孙膑，悄悄地说："我是军师府中的舞女，我同情先生的遭遇。我决心救你出去，

终身服侍于你。先生快吃了，我背你去逃命吧！”孙膑怒目圆睁地吐了美女一口唾沫说：“你非舞女，你是妖精！你那不是酒菜，是毒药！我不吃！我这儿有的是山珍海味！说毕就抓起猪粪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美女与诚儿去禀告庞涓。庞涓这才认定孙膑是真的疯了，从此放心地不管孙膑，任其胡乱喊叫，爬进爬出，消磨生命。

过了一月疯子生活的孙膑，瘦得脱了形，睡着不动时，真像个死尸一般。就这，庞涓还叫街道里甲，每日回报孙膑的行踪。

夏去秋来，菊花盛开。一日下午，孙膑又在街头躺卧，说着疯话，招来一群小孩子的围观。突然，一阵马蹄声，行人纷纷拥向了两旁。有人说这是墨子之徒齐国使臣禽滑来了。

晚上，孙膑爬到禽滑下榻的宾馆前大喊大叫，大哭大笑。门卫明白他是疯子，赶也赶不走。这就惊动了宾馆里的禽滑。他出门来认出了孙膑。他已出仕齐国，做了大夫，此行是受了老师墨子的嘱托和齐威王的密诏来大梁打救孙膑的。这时，孙膑已认出了禽滑。他环视左右无人时，就悄悄地说：“我是孙膑，受了庞涓陷害。我并没有疯！”

两天后，禽滑离魏归齐。他的马车座垫木箱内装的即为孙膑。另一个假孙膑是禽滑的仆人王义假扮的，这时，还在街头疯叫疯笑，继续引得一群孩子围观。因此，庞涓送别禽滑时并不怀疑。又两天后，里甲回报庞涓：大街上一口深井旁留有孙膑的破衣烂鞋，说孙膑已经投井淹死了。

3. 智胜马赛

禽滑用冒名顶替与金蝉脱壳计，救出了孙膑日夜兼程地回到了齐国都城临淄。孙膑洗了澡，换了衣，饱食多日之后，又恢复了他英武的面容。由于早有墨子的推荐，再加他本人装疯脱身之计，齐威王对孙膑就另眼相看，要封他的高官。孙膑辞谢说：“臣一来无功不受禄，二来庞涓若知道我回了齐国，必定又起是非。莫若叫臣暂时隐姓埋名，待大王有机会用臣之时，我再立功报效吧！”

大将军田忌素知孙膑之才，就出面说：“请孙先生暂住我家，我好日夜求教。”于是，田忌厚待孙膑。田忌为人礼贤下士，谦虚谨慎。不管国事家事，他都求教于孙膑。二人如鱼得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日，田忌回府，眉头紧皱，有些不高兴。他请来孙膑，告知其不快乐的原因——原来齐国都城流行赛马的游戏。威王想用赛马促进国人练武强国。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每次都下了很大的赌注，吸引得文武百官纷纷参加。威王的御厩里养有一批高头快马，田忌参赛连连失败。今日又输了百金。孙膑听后安慰说：“将军不要犯愁。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赛马打仗其理相同。下次再赛，将军带我去看看，了解了情况，我再与将军出谋划策。”

又一次赛马会在教场中举行。田忌乘车带上孙膑来到赛场。赛场之上声音嘈杂，旗帜飘扬。比赛开始了。孙膑了解到，参赛者将马分为三等。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

马，下等马对下等马，三比二胜。三等马跑的速度相差不大，因此互有输赢。但是，威王宫中的马，全是好马快马，所以每赛必胜。这次比赛，田忌仍依照常规进行，最后又失败了。

田忌回到府中，孙膑就对他说："我已想出了赛马的新方法。下次我定能让您反败为胜。"田忌说："先生如能保我获胜，我就去请求大王以千金为赌注。"孙膑满有把握地说："你只管去挑战好了，输了我负全责！"

田忌很快就去找威王挑战。威王说："你乃败军之将，怎敢言战？"田忌说："臣此次下定决心，一定要赢，并以千金作奖。"威王说："好嘛，寡人明日定要赢你千金！"

赛马会又一次在教场举行。大家听说这次赌注比哪次都高，整个临淄城万人空巷前去围观助兴。

临开赛前，田忌对孙膑说："兄长的妙计快献上吧！这次再输了，我可就惨了！"孙膑说："齐国的好马都集中于王宫。将军是不易与之力敌的。今日当以计取之。"接着，孙膑就与田忌耳语了起来，听得田忌连连点头微笑。

三声鼓响。上等马的比赛又开始。威王的马起先就冲在最前面，把田忌的马拉下了好长的距离。结果，田忌输了。

第二场是中等马比赛。田忌的马一反常态，一马当先地冲在了前面，观众齐声高叫，"快！加油！加油！"结果，田忌赢了。

第三场下等马的比赛开始了。田忌的马又一次赢了。结果是三比二的战果。田忌赢了一千金。全场观众欢声雷动，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威王感到奇怪地问田忌："田卿，以往赛马，你是常败将军。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莫非你的马都吃了神丹仙药，成了神马了？"田忌说："臣的马仍是凡马，太阳也没有从西边出来。这都是孙膑先生的妙计呀！"威王听后，眼睛一亮："赛马，又不是打仗，还有何妙计？"田忌说："此中奥秘，还是请孙先生来说吧！"

威王叫来孙膑相问。孙膑说："臣知大王爱好赛马，意欲训练出好马，用于他日的战争。赛马场就是战场。不但要斗勇还要斗智。军队中有上中下三军。马也有上中下三等。臣请田将军以下等马对大王的上等马，以上等马对大王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大王的下等马。如此，力量的对比就起了变化：输一场却赢得了二场。这在兵法上就叫："知己知彼，避实就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妙哉！妙哉！"威王树起了大拇指连连称赞孙膑："窥一斑可知全豹。从此寡人可以看出先生身残志不残，足智多谋，高人一等！"

4. 围魏救赵

公元前354年秋，庞涓自以为孙膑已死，再无敌手。为了展示其才能，替魏国开疆拓土，他说服了惠王，率领10万精兵，北上入侵齐国的盟国赵国。魏家将作先锋，长驱直入。赵国首都邯郸被围。赵王派人求救于齐国。

齐威王决定拜孙膑为帅，出兵救赵。孙膑辞谢说："不行不行，臣是个残废人，拜我为帅显得齐国别无人才，惹敌人讥笑，再说，庞涓知我未死，一定会更为小心，这对我国也是不利的。臣请拜田忌将军为帅吧！"威王点头应允，就拜田忌为帅，孙膑为军师，当即出兵。

出兵是日，田忌下令齐军直奔邯郸。孙膑说："不行不行！"田忌感到意外地问："我们不是去救援赵国吗？救兵如救火，去晚了，邯郸恐怕就完了。"孙膑说："赵军非为庞涓的对手。不等我军赶到，邯郸城早就破了，那就成了雨后送伞了。"田忌说："军师，依你如何为计？"孙膑说："我们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大军直捣魏国首都大梁。庞涓知道后，定然撤军回救。我们从半路截击，以逸待劳，定获胜利！"田忌闻此连连点头说："妙计！妙计！就依军师高见。"

庞涓果然一鼓作气地夺取了邯郸，正要追击残余赵军，一举扫平赵国全境时，突然接到魏惠王紧急谕旨，令其火速回军，以解大梁之围。庞涓不敢怠慢，立刻下令，以急行军速度火速回师！

齐军进入魏国，没有遇到大抵抗而长驱直入地兵临大梁城下之后，闹而不打地撤到桂陵。孙膑请楚，桂陵乃魏军回师必经之地，就选择了有利地形，埋伏下精兵强将，等待鱼儿上钩。庞涓率兵回援，一天行军100余里，走了近10天，将士已十分疲劳，到了离桂陵20里地时，突然战鼓咚咚，一军杀出，拦路腰击。领兵人乃齐国牙将袁达。庞涓见齐军人不多，就命侄儿庞葱领兵接战。两人杀了20多个回合，袁达诈败而走。庞涓挥军追赶，将到桂陵，迎来又一支齐军摆开阵势。庞涓登高一望，正是孙膑刚到魏国时于教场内摆的颠倒八门阵。庞涓心中纳闷："那田忌为何也知道此阵？莫非他已求教过鬼谷于？"正在此时，一阵鼓响，齐军中闪出一员主将，全身披挂，手执长戟，认军旗上绣着一个田字。田忌在先锋田婴的护卫下高呼："庞涓小儿，速来送死！"庞涓怒瞪双眼："凭你的本事，敢与我庞大元帅对阵？"田忌冷笑一声说："庞涓，你别逞能，你认识我这阵法吗？"庞涓说："此乃颠倒八门阵！"田忌说："你敢来攻阵吗？"庞涓犹豫了一下：要说敢打，又无把握；要说不敢，岂不丢脸？于是，就硬着头皮说："打！"田忌心中暗喜地说："好！我们走着瞧！"

田忌引田婴回马入阵。庞涓对一旁的庞葱、庞茅、庞英说："你三人各领一军待命出击。我领头打阵。你们观阵势一变，就三队并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是！"三个庞家将奉命分兵走后，庞涓就带领500精兵上前打阵。他刚入阵中，只见八方旗色，纷纷转换，东冲西杀，找不到出路。正在此时，一阵金鼓齐鸣。齐军推出一辆戎车，车上高坐着一位浓眉大眼威武英俊，手持令旗的主将，背后的认军旗上绣着一个大大的"孙"字。庞涓大惊，以为遇鬼。孙膑高声叫道："庞涓，你这人面兽心的势利小人。我不是鬼，是你害不死的义兄孙膑。老天有眼，冤家路窄。你今天敢攻打我的颠倒八门阵，我立刻叫你变成鬼！"庞涓闻言胆战心惊，连忙下令退军！孙膑把令旗一挥，几队齐军一同冲杀过来，杀得魏军弃甲丢盔，横尸遍地。庞涓自认将死之时，三位庞家将赶来解围。双方一场恶战，庞茅被田婴一枪刺死。庞英、庞葱拼死一战，损兵大半才救出庞涓逃出阵去。

侥幸脱逃之后，庞涓吓的胆战心惊，急忙率领残兵败将，像条丧家犬一样，夹起尾巴逃回大梁，紧闭城门死守不出。

5. 撤兵减灶

孙膑见庞涓损兵折将夺路而逃，此次救赵的任务已经完成，与田忌商议就下令班师凯旋了。

庞涓此次虽然打了个大败仗，但有攻破邯郸的大功。惠王也不加追究，仍叫庞涓掌管兵权。庞涓心中不服，决心要找机会报桂陵之仇。他派人带重金去齐国行反间计，诽谤田忌有反心，要夺齐王王位。威王中计，猜忌田忌。田忌明哲保身，托病不出，并交出了兵权，以释威王疑心。孙膑也跟着辞去了军师职位，在家苦读诗书。

庞涓闻知齐王中计，兴高采烈道："哈哈，今天我庞涓可以横行天下无敌手了！"于是，他又说服了惠王，率兵入侵韩国。

公元前 343 年，魏惠王封太子申为监军，庞涓为大将，起倾国之兵攻入韩国，图谋一举而亡韩。

韩哀侯见魏兵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就忧心如焚地派人到齐国求救。是时威王已死，其子宣王继位。他得到盟国的求救信后，马上让田忌、孙膑官复原职，并大集文武大臣商讨救韩之事。

相国邹忌说："韩魏两国互相争斗，这是他们的事。我国可以坐山观虎斗，不予理睬。"田忌摇了摇头说："不可，魏国强，韩国弱。魏国灭了韩国，就如虎添翼，回头来必然要报桂陵大败之仇。那时，我们就孤立无援了。"群臣中，有支持邹忌意见的，有支持田忌意见的。双方各执一端，吵得不可开交。宣王见孙膑一直咬紧嘴唇，不动声色，便说道："军师，你为何不说话呀？难道他们都不对吗？"孙膑点了点头说："是的，是的。"宣王迷惑道："难道你还有第三种意见吗？"孙膑又点了点头："是的，是的。我们不救韩国是舍弃韩国而强盛了魏国。此刻救韩，是替韩作仗，韩国坐享其成，我国承担重大损失。所以，臣以为两种意见，都不可取。"

宣王急了，忙问："大敌当前，军师快说你的第三种意见吧！"孙膑胸有成竹地回答："臣以为应当后发制人，先应允韩王同意出兵，让其安心抗魏。等韩魏双方二虎相争，互伤元气之时，我们然后相机出兵，用力少，而得利多！"

"妙计！妙计！"宣王喜笑颜开地大声称赞起来。于是，他便马上接见韩国使臣道："请转告你家国君努力抗魏，不可泄气。我国将派大军与贵国全力破魏！"

韩国使臣一走，孙膑就派人进入韩国观察战局，不时回报。等到韩军节节抵抗五战五败，退到都城时，孙膑认为时机已到，便请求宣王传旨出兵。宣王当即任命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率兵 10 万，出师救韩。

田忌一切准备停当，就要下令直奔韩国。孙膑连忙阻止道："不可不可！上次救赵，

我军未入赵而救了赵。这次救韩仍可不入韩而救韩!”田忌如梦方醒道:“军师之意,我们这次又来个围魏救韩?”孙膑笑而不答。于是,10万齐军又沿着前次救赵的大路,像只离弦的利箭一样,直向魏国的心脏,都城大梁射去。

庞涓率兵入侵韩国之后,虽遭韩军顽强抵挡,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但终归五战五捷,已兵围韩国都城,眼看大功就要告成。庞涓心中已在盘算着入城受降时的胜利场面,很是洋洋得意。忽然,又听说齐军侵入魏国,而且孙膑、田忌复出,不禁大吃了一惊。他本想置后方于不顾,全力攻城,但经不住惠王连续三次派专人催归的旨意,只好传令弃韩归魏。

孙膑闻报庞涓回军,就对田忌说:“魏军一向强悍好战,而轻视齐军。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心理,装作怯战,使其更加骄横。然后再出其不意,反戈一击,魏军必败。”田忌进一步请教于孙膑。孙膑在田忌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说得田忌高兴了起来,下令照计而行。

得胜回国的庞涓,挟余威欲与孙膑决一死战。几天后,魏军回到了国内。齐军已经避战退了回去。庞涓得意地笑了起来:“哈哈!孙瘸子,这次可不比上次了。你这是心虚害怕了吧?”儿子庞英说:“父帅不可轻敌呀!”“嗯!”庞涓点了点头。这回我可不会贸然前进了。他当即命庞英带人去齐军遗弃的营地查看士兵们做饭的灶头,从中推算出足够10万人用。庞涓心想:“10万人并非小数目,我得格外小心才是。”他便下令:“小心勿中埋伏。”

第二天宿营时,庞涓又命庞英带人去数齐军二次宿营的灶,推算出来,仅能供5万人用。庞涓不禁大喜过望:“哈哈,齐军果然胆小怕战,一天之内,竟然有5万人开小差!追!一定要追上去。”魏军又追了齐军一天。庞英当夜数了齐军第三天宿营的灶可供3万人用。庞涓高兴得用手一拍额头说:“哈哈,齐军10万之众已逃亡大半。孙瘸子呀孙瘸子,你的死期将至了。”太子申见庞涓的高兴劲,就提醒说:“孙膑诡计多端,庞将军还是不可大意呀!”庞涓得意地说:“孙瘸子再诡计多端,士兵胆小,不给他卖命,他又有什么办法?太子既然胆小,咱们就兵分两队。我领前军,火速追赶,务擒孙膑。以报桂陵之仇。”太子申想了想说:“这样也好。若你前军有失,我后军就可大力支援!”

孙膑屈指推算魏军的行军速度,断定今日日落之前,必至马陵道地界。那马陵道地形险峻,山高林密,中间只有一人一骑能够通过,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孙膑下令:“全军停止前进,休息饱餐,埋伏两厢,以逸待劳。”

庞涓立功心切,率领前军5万多人马日行百多里地急行军,来到马陵道时,夕阳已西下。正是10月底,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两旁松树参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后人看不见前人。先锋庞英回报:“前有林木挡道,难以行军!”庞涓说:“这是齐军怕我追上,是其胆小的表现。搬掉它!继续追!”“是!”庞英回去令士兵点起火把,搬运断木,消除路障。庞英见近处有一大松树,被剥掉一截树皮,露出了白光,隐隐还有字迹,赶忙报告庞涓。庞涓命一小兵持火把照看,只见上面有七个醒目的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下!”庞涓一见,恍然大悟,脱口惊呼:“坏了,坏了,我又中了孙瘸子的诡计了!退兵!退兵!”话音

未落，两边山头上战鼓齐鸣，万箭齐发，似暴雨一般，魏军纷纷中箭，你踩我碰，争相逃命。庞涓身中数箭，血流不止，疼痛难当，自知绝路已至，就对天长叹道："天啊，我恨不得当初杀了那个瘸子，今天倒叫他功成名就了！"说毕，又身中数箭，他就拔出宝剑自杀身亡。庞英身上被射得如同刺猬一样，倒毙在其父身旁。齐军乘胜追击，杀得魏军全军覆没，不是死伤就是投降，无一人逃得出包围圈。

这时，太子申的后军，已知道前军遭了埋伏，急忙传令安营扎寨停止前进。哪知，时候已迟，田婴大军已杀到。太子申连忙指挥抵抗。紧接着田忌的得胜之师又来合围。魏军更为惊慌，溃不成军。太子申被田婴活捉，庞葱也同时缴械投降。魏军 10 多万人遭到了灭顶之灾。

齐军凯旋回国。齐国威名大震，称霸东方。齐宣王提拔田忌为相国。孙膑不受封赏，用了一段时间写成了《孙膑兵法》一书，献给了国家，然后，他就功成身退地隐居到无名的深山老林去，与白云清泉做朋友去了。

第五章

帝王之师——张良

汉高祖刘邦曾在一次十分从容的气氛中，心悦诚服地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这位相貌漂亮如妇女的书生，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师；以一部《太公兵法》，活学活用，屡出奇计于万马逐鹿之世，辅佐一个乡村流氓无赖仅用六年功夫，扫平群雄，开基创业，亦伟人哉。

[redacted]

1. 下邳受书

张良（？一前189），字子房，生于战国末期韩国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贵族之后，祖父张开地曾相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王；父张平继之又相韩僖王、韩桓惠王。

秦王政（始皇）十七年（前230），秦灭韩。其时，张平已死，张良年少未仕，其家仍有童仆300百余人，不失为高门大族。旧天堂的毁灭，使他像通常的贵族遗少一样，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火。他试图行刺秦始皇，来为韩国报仇。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然而，为泄一己私愤而横冲直闯，只落得事败身危，却丝毫无改于天下大势。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无论天道、人事，必然中又伴随着许许多多的偶然。张良于走投无路之时，在下邳巧遇黄石公，便是一种“偶然”给他的命运带来转机，使之学业大进，为日后辅佐帝王打下基础。我们不妨录下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一日，张良闲步下邳桥头，见一老人失履桥下，回头呼叫张良：“孺子，下取履（鞋）。”张良强忍心中不满，替他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对待这个带有侮辱意味的事件，具有不同涵养的人会做出不同反应。起初，张良也曾受潜在的贵族意识驱使，凭着青年人的血气之勇，欲挥拳殴击老者。但是，终因他已久历人间沧桑，饱经漂泊生活的种种磨难，胸怀广远之志。他居然屈下身来，为老人穿上鞋。老人长笑而去，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赞曰：“孺子可教矣。”老人约他五日后的凌晨再在桥头相会。五天后，老者故意提前来到桥上，反而不高兴地责备张良：“与老人约，为何误期？五天后再来！”五日后，张良索性于午夜前去等候。他通过考察。其至诚和隐忍精神感动了老者，于是慨然赠他一件无价之宝——《太公兵法》。这位老者就是传说中的奇人：隐身洞穴的高士黄石公，也称“圮上老人”。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为造就栋梁之材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机遇固然重要，天资也是不可轻视的，而“至诚”、“刻苦”则是必备因素。

10年读书和任侠，使张良广泛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他汲取智慧的源泉，而其所看到的变幻难测的世态人情，又帮助他深深领悟了《太公兵法》的精妙。在这颠沛流离的10年中，旧的贵族偏见有时还限制着他的视野。但是，统治阶级中的明智人物，一旦脱胎换骨，从旧的营垒中冲杀出来，却往往对世界看得特别清楚，其思想也锤炼得更为犀利。

公元前210年，秦朝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一代杰出帝王秦始皇暴病而亡。二世胡亥窃位登基。从此，秦王朝的政局急转直下，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仅历一年，即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政治风波骤起，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在革命风暴的裹挟下，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出现，张良也凭借着这一广阔的社会舞台，得以大展奇才。

秦二世二年（前 208）正月，景驹在留县自立为楚王，张良率众前往投靠。哪知，途中偶遇沛公刘邦统率千人略地下邳。两人一见倾心，遂称张良为厩将。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刘邦每每心领神会，并能虚心采用其策。张良忍不住喟然兴叹："沛公似是天授英主，天成其聪颖！"

这次不期而遇，又是张良成就一生功业的转折点！在中国古代，虽然有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名言，但是，由于人们活动范围的狭小和眼光的短浅，选择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在相当程度上，一个人的成败要取决于际遇，或者说是"命运"（如果不把"命运"说作神秘主义的注解，便不应直斥为纯粹的唯心论，它可作为"际遇"的代名词）。正由于这种特殊的机遇，使他有幸投靠超凡的政治家刘邦，而不是刚愎自用的项羽，或者是徒有虚名的其他人物。从此，君臣相得，如鱼得水；一个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另一个则是智谋过人、屡画良谋。

2. 西进运筹

秦二世二年（前 208）六月，项梁拥立原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怀王。张良心存故国，忙对项梁提议说："君既已立楚王后人，而韩王诸公子中以横阳君成最贤，可立为王，借以多树党与。"项梁依议，寻得韩成，立为韩王并任命张良为司徒。张良同韩王率兵千余人，西略韩地（指战国时的韩国地盘），在颍川（今河南中部）一带流动作战，时而攻取数城，时而又被秦兵夺回，迟迟未能开创大局面。

秦二世二年末，楚怀王命项羽、刘邦分兵西伐秦。刘邦取道颍川、南阳，准备从武关攻入关中。

秦二世三年（前 207）四月，刘邦行至颍川，又同张良合兵一处，接连攻取 10 余城。刘邦命韩王成留守此地，另与张良率师南下。

同年六月，刘邦大破秦南阳军，逼使南阳太守退守宛城。此时，刘邦灭秦心切，企图绕道而过，直扑武关。张良仔细一想，刘邦当时实力弱小，不可进取京城临大敌！再说，眼前的南阳郡治宛城，本是秦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沛公军脚下的一根钉子，欲拔除它，轻易可取；越而攻之，则贻害非浅，正犯了兵家的大忌。正确的用兵之道，只能是稳扎稳打，一方面与各地盟军合作，一方面在西进中逐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据此，张良向刘邦献策说："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据）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心有灵犀，一点即通，立刻偃旗息鼓而还，于破晓前赶至宛城，重重包围。沛公又采纳陈恢建议，以攻心为上，下令招抚南阳太守，赦免宛城吏民。在大军压境的局面下，南阳太守有了活路，当然甘愿献城投降。刘邦如约封他个"殷侯"的爵衔，只是空头称号，无需封地付银，十分上算。因这一着棋得力，满盘随之皆活，全郡数十城群起效尤，迎风而降。南阳本是大郡，人口众多，财富丰饶。刘邦在此招兵买马，储

草备粮，兵力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

与此同时，北路正进行巨鹿大战，章邯所率秦军主力投降项羽。秦朝的军事支柱倾倒之后，兵力越发枯竭，四方救援不灵。这又造成南北照应之势，为刘邦顺利进军扫除了障碍。兼之，刘邦所过严禁掳掠，秦民皆喜，自然是得道多助，师行迅速。是年八月，刘邦便攻破通往关中的重要门户武关，开进秦朝腹地。

秦朝南北两线的军事失利，迫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狗撕猫咬日重一日。秦相赵高自知罪责难逃，干脆杀死了二世胡亥，擅立子婴为秦王。赵高又遣使与刘邦通谋，妄想里勾外连，分王关中。刘邦既已胜利在望，岂肯信此诈谋，再分给秦朝权臣一杯羹。他仍旧遵照张良部署，乘胜西进。

同年九月，刘邦麾军趋至峣关。峣关倚偎峣山天险，是通往秦都咸阳的咽喉要塞，也是拱卫咸阳的最后一道关隘，秦派遣重兵扼守此地。刘邦赶到关前，便要驱动2万士卒强行仰攻。张良却连连摇头说："秦兵尚强，不可轻举妄动。"刘邦着急地询问应敌之策，张良想了一个逢强智取的方案："臣闻其将屠者子（守将是屠夫的儿子），贾竖易动以利（商贾小人唯利是图，可用财宝打动）。愿沛公且留壁中（暂且在壁垒中按兵不动），使人先行，为5万人俱食（增修5万人的炉灶和用具），益为张旗帜诸山上（在各山上多树军旗，虚张声势），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啗（收买）秦将。"刘邦闻计非常高兴，立即调拨将士分头部署，并派能言善辩的谋臣郦食其、陆贾前往秦营，行施贿赂，伺机劝降。秦将见敌兵遍布山野，一时不明虚实，先已畏惧起来，且又贪恋金钱财帛，情愿倒戈，许与刘邦合兵掩袭咸阳。

刘邦得知秦将中计，以其政治家的果决，当即投袂而起，欲与秦兵联合西进。张良却以谋略家的深沉，又向前进谏说："此独其将欲叛，犹恐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懈怠而击之。"刘邦欣然采纳，引兵绕过峣关，穿越黄山，大破秦军于蓝田。因出其不意，遂能首战告捷，一直推进到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威逼秦都咸阳。

汉元年（前206）十月，秦王子婴战守无方，不得不乘着白马、秦车，携带皇帝印玺符书，开城出降。偌大秦王朝，一旦走上下坡路，竟崩溃得如此迅速，这不能不为执政者引作前车之鉴。

刘邦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竟然长驱直入，轻取关中，推翻暴秦。这固然因为秦朝的腐朽和项羽等盟军转战河北诸地，牵制了秦军主力，打击了各郡县的地方武装，使刘邦在西进途中未遇强敌。但是，若无文臣武将的强攻智取，特别是张良的正确战略战术的指导。要想顺利地夺关斩将，取得如此神速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3. 谏主安民

推翻暴秦，刘邦逐鹿中原初步告捷。尽管如此，胜利也极易冲昏庸夫俗子的头脑，连

刘邦那样杰出的政治家也难免为之倾倒。他初入秦宫，就目迷五色，贪恋宫室，狗马、财宝和美女，有心追享富贵尊荣。对此，部下许多人很担心。武臣樊哙犯颜强谏，直斥他“要做富家翁”。可惜，这种简单的劝谏，竟使刘邦无动于衷。

张良深知，就很多人来说，渡过安乐关甚至比渡过生死关更难。生、死的含义是绝对的，而安乐意味着死亡，这却是不清楚的、容易被人忽略的。对于通常所说的“儿女情长，英雄志短”，人们虽然予以嘲讽，但又往往谅解多于反感。因此，要使刘邦放弃狗马声色，必须设法使之“心动”。所以，他巧妙地劝道：“往日秦为无道，沛公才得以至此。倘欲为天下除残去暴，理应布衣素食。现今始入秦地，就要坐享安乐，岂不是‘助桀为虐’。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从樊哙等人的话。”张良表面看心平气和，但话中对古今成败的揭示以及“无道秦”、“助桀为虐”等苛刻字眼，却适足刺痛刘邦差点沉醉的心。这比气愤地斥辱，要更加深刻、更易为人接受。这种紧打慢唱的手法，正是谋臣进谏的艺术。

然而，也切不可夸大辩士们的口舌之劳。须知，此时此刻，文武同道，相辅相成，才是谏诤成功的关键；而刘邦的明智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他终于封存秦朝宫室、府库、财物，还军灞上，以待项羽等路起义军。

其间，刘邦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深远政治影响的政策。他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扬言：“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诸如故。凡吾所以来，非有所侵暴，勿恐。”另外，又派人与秦吏一起巡行县、乡、邑，晓谕此意。结果，“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这些安民措施，为沛公刘邦获取了民心，对于他日后经营关中，并以此做根据地与项羽争雄天下，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4. 鸿门侍宴

秦亡之后，天下权利如何在几股反秦势力之中分配？围绕这一问题，引起了新的争夺。其实，最有实力者当首推项羽，其次是刘邦。所以，正确处理同项羽的关系，就成为刘邦的当务之急。

当初，刘、项的“共主”楚怀王曾经定下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刘邦虽然抢先入关灭秦，但他在摧毁秦王朝的军事力量方面，根本不可与项羽的战功相比。早在两路分兵时，怀王及其左右将校偏袒刘邦，故意使刘邦为其易，取道南路；而使项羽为其难，取道北路，遇秦主力。巨鹿大战缠住了项羽。影响了其前进的步伐，但却大大减轻了刘邦的军事压力。因此，刘邦想要称王关中，号令群雄，在政治上独居霸主地位，决不会为不可一势的项羽所接受。更为主要的，是双方实力的对比相当很大。巨鹿战后，项羽收降，改编了秦朝的军队（后来项羽恐秦朝降卒军心不稳，入关后发生变故，于是把秦朝降卒 20

万人统统坑杀在新安（在今河南渑池城南），吸收了沿途的兵民，一时军威大振，兵力迅速发展到40余万（号称百万），而刘邦直至灭秦之后，所有兵力仅有10万（号称20万）。论将才，项羽本人力可拔山，威风凛凛，其麾下又聚集着许多第一流人才：骁勇善战者有黥布、龙且、钟离昧等等；智虑超群者有范增、陈平诸人，实在是猛将如云，谋士如卿。刘邦虽然机警有余，可惜其勇武不足，他的手下周勃、灌婴、樊哙之辈，当时的声威也不及黥布、龙且、钟离昧等人。刘邦最大长处是知人善任和恢宏大度，这尽管是最重要的政治素质，但并不能靠它无条件地扭转乾坤，而只能慢慢地积蓄力量，逐渐改变力量对比。

在强弱不敌的形势下，刘邦一度误用下策。有人向他建议："关西之富，胜过天下十倍，而且地形险要。现在章邯投降项羽，项羽封之为雍王，令他称王于关中。章邯来，沛公恐不得占有此地。现应抓紧时机，派兵驻守函谷关，不要放诸侯军进来。然后征集关中士卒壮大自己力量，以与项羽抗衡。"刘邦从其计，背着张良，擅自派兵扼守函谷关要塞。如此一来，就使楚汉原已存在的矛盾迅速表面化。

项羽率兵来到函谷关时，见关门紧闭。又见关上刘邦守军，不由得大为生气，遂命英布督军强攻。十二月，项羽军击破函谷关，进驻新丰、鸿门（两地均在今陕西临潼东北）。紧接着秣马厉兵，欲与刘邦决一死战。

项羽的谋士范增对项羽说："昔日刘邦是个贪财好色之徒。这次入关以后，他却不贪财宝，不近女色，可见他志见不小。务必速取之，勿使良机坐失。"

谁知项羽剑拔弩张要消灭刘邦之事，却惊动了项羽的叔父、张良的好朋友项伯。项伯欲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坐卧不安，便决定给张良通风报信。

是夜，项伯骑马偷入汉营。他找到了张良，把项羽的计划和范增的主张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良，并劝张良赶快逃离刘邦，不要呆在此处等死。

张良头脑冷静，足智多谋。他听了项伯的话，不动声色，平心静气地说："我奉韩王之命，送沛公（刘邦）入关，现在沛公有急，我偷走不合义理，理应告知。"项伯听了张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更钦佩其为人，遂答应张良的要求。于是张良马上来到刘邦那里，把项伯的话告诉了他。刘邦听了大吃一惊。

张良问刘邦："您估计，您的士卒可以抵挡住项羽的大军吗？"

刘邦沉默了一会，说："实在不能。但是有何计？"

张良说："为今之计，只有靠项伯挽回。请您去告诉项伯，说您不敢背叛项羽。"

刘邦不愧是一代人杰，既善于随机应变，又能伸能屈。他问张良："你跟项伯有交情吗？"张良告知旧事。

刘邦又问："你跟项伯孰长？"

张良说："项伯比我大。"

刘邦说："那就把他请来，我以兄长待之。"

于是张良出来，去请项伯，劝他无论如何去见一见刘邦。项伯本来无此议程，只想把

张良带走，难却情面，只好随张良一起去见刘邦。

刘邦见项伯到来，像见到老相识一样，设宴款待。他先尊项伯为兄长，与他结为婚姻之好，然后委婉陈辞说："我入关以后，清查了户口，封存了府库，一点不敢私取，只等项将军的到来。我之所以派兵守函谷关，主要是为了不让盗贼乱兵出入，以防不测。我拿下咸阳以后，日日夜夜盼望项将军到来，以便移交，哪能谋反呢？还是请您把这些情况如实告诉项羽。"刘邦的一番巧舌争辩，项伯竟信以为真，满口答应刘邦的要求，并对刘邦说："明日一早，您务必亲自去向项羽说明，表示歉意。"刘邦只好同意了。

项伯回营将刘邦之言尽禀项羽，并说："如果不是刘邦先攻入关中，您怎么能这么快就入关呢？人家现在立了大功，您不但不赏，反而要进攻人家，这是多么不义呀！您应该乘机好好招待他才对。"项羽本来就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人，项伯的一番说辞，他听了觉得甚对。为进一步验证，他决定明日刘邦来营之后，当面责问，再做决定。

次日清晨，刘邦带领张良、樊哙和百余骑兵来到鸿门，见面之后，刘邦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向项羽赔罪说："我和将军戮力攻秦，您横扫黄河以北，我转战黄河以南。未料我竟然能首先攻入关中，推翻暴虐的秦朝，在这里跟您重逢。我们兄弟相会，这本来是一件大好喜事。不料如今竟有小人从中挑拨离间，使我们之间发生误会。"刘邦这话说得有理有节，依据先前怀王所定，刘邦进关也是名正言顺，并无非份之处，相反项羽倒有违约之嫌。这"小人"二字，自然转骂到项羽头上。项羽却并不具备一般政治家强词夺理的气质，又无随机应变的才干，一旦窘迫，竟露出底蕴，脱口说道："这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对我讲的，说你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不然，我怎能如此。"

于是项羽请刘邦赴宴。席间，范增多次向项羽使眼色，并屡次举起佩带的玉玦向项羽示意，要他下决心杀掉刘邦。可是项羽毫无反应，依旧饮酒。张良对席间局面了然于胸，暗思对策。

范增见项羽无意杀掉刘邦，又不愿失去大好时机，就离开宴席，叫来大将项庄，授意他去舞剑助兴，伺机击杀沛公。于是项庄按范增的吩咐在宴席上舞起剑来。然而这个用意又被项伯看穿了，他也拔剑起舞，并用身体时时掩护刘邦，使项庄无法下手。

张良见形势紧迫，便急忙辞席去找樊哙，对樊哙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命他速去救驾。樊哙一听事情如此紧急，便一手握剑，一手拿着盾牌，撞倒军门卫士，闯进帐内。但见他怒发冲冠，圆睁双眼，瞪着项羽。项羽见状大惊，慌忙问道："这是什么人？"

张良说："此为沛公的参乘樊哙"

项羽不住口地称赞说："壮士！快赏酒！""

樊哙接过酒，站着一饮而尽。

项羽见樊哙如此豪爽，欣然说道："赏他一只猪腿！"

樊哙把盾牌放在地上，放上猪腿，用宝剑边切边吞。不一刻功夫，一只猪腿便到了樊哙的肚里。项羽愣住了，又问樊哙："壮士，还能喝酒吗？"

樊哙镇定自若，大声回答："我死都不怕，何谓喝酒？"

项羽大惊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樊哙接着说道："昔日，楚怀王和诸侯有约在先：谁先攻入咸阳，谁就称王。现在沛公首先打败秦兵攻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取，封闭所有的宫室，驻军灞上，等着大王前来主持。沛公这样劳苦功高，你不但不封赏，反而听信谗言，要杀害有功之人，这不是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吗？我认为这太不对了！"

听了樊哙一番理直气壮的回答，项羽瞠目结舌，自觉理亏，没话回对，只是连声向樊哙让座。樊哙这才坐在张良身边。

刘邦见气氛有所缓和，知道此地不可久留，正好可借机脱身。便向项羽说道："大王，我去茅厕方便一下。"

项羽已有几分醉意，也不多想，便摆了摆手。刘邦即离开宴席。张良、樊哙跟着出来。樊哙对刘邦轻声说："马已备好，请沛公快点离开此地。"

刘邦说："不辞而别，如此合适吗？"

张良说："大行不顾细节，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菜刀和砧板），我为鱼肉，随时有被宰的危险，怎么还顾得上告辞。"

刘邦又说："我这一走，你怎么向项羽交待。"

张良说："您只管与樊哙脱身，我自有良策。"

于是，刘邦由樊哙等人护驾，抄小道，轻骑简从，向灞上狂奔而去，留下张良与项羽等人虚与委蛇。

张良推算刘邦一行已到了军营，乃从容返回大帐。项羽问道："沛公去哪儿了？"

张良从怀中取出白璧一双，玉斗一对呈上道："沛公已醉，怕失礼仪，不能辞行。他让我把白璧一双恭献大王，玉斗一对敬献亚父。他见您和您手下的人有意作对，所以一个人走了。如今已经回到军中。"

项羽接过白璧，边赏玩边说道："嗨！沛公也是，为何不辞而别？"

张良道："大王与沛公情同手足，只是大王部下有人与沛公有矛盾，想将沛公杀害，嫁祸大王。大王初定天下。正应宽厚待人，仁义天下，不应疑忌沛公。沛公若死，天下必讥笑大王，大王何必坐受恶名？譬如卞庄刺虎，一计两份，沛公不好明言，只好脱身避祸，静待大王自悟。大王圣明，一旦醒悟自然理解，就不会怪罪沛公不辞而别。"

项羽本来多疑。听了张良言语，反疑范增，双眸凝视范增多时。范增因计未成本已心中十分懊恼，再见项羽凝视自己，不禁怒气冲天，突然站起抓起张良敬献的那双玉斗，摔在地上，拔出宝剑，一剑击得粉碎。随后气忿地走出大帐。帐外，他仰天长叹："唉！竖子无知，不足与谋，日后取得江山者必是刘邦！我们就等着做他的俘虏吧！"

刘邦一回到灞上，马上命人将曹无伤押来。刘邦脸色铁青，大声说道："曹无伤，你知罪吗？"

曹无伤见事情已经败露，非常恐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求饶：“沛公饶命，沛公饶命！”

刘邦道：“你怎敢出卖于我，我待你不薄，”没想到你竟然吃里爬外陷害于我，你还有何话可说？”

曹无伤泣涕连声打自己脸求饶道：“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对不起沛公，对不起众位弟兄！”

刘邦说道：“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编造谎言，险些置我于死地，若不杀你，天理难容！来人，将曹无伤推出帐外，枭首示众！”

曹无伤立刻被处死了。

几天以后，项羽带领人马向西进发，屠了咸阳城，杀了子婴，放火烧毁了秦朝的宫室，包括绵延 300 公里的阿房宫在内，大火三月不灭。并把秦宫的财物美女劫掠一空，富丽堂皇的咸阳城一下子变得满目苍凉，成为一片废墟。关中百姓目睹项羽的所作所为，愈加仇视项羽，拥护刘邦。

是时，韩生向项羽建议说，关中地区乃天府之国，左有淆山函谷之天险，右有陇蜀山脉之屏障，上有千里草原可以放牧，下有肥沃土地可以取粟。海内无事，可经黄河、渭水将关东物资源源输入；天下有变，可乘舟而下，兵击四方。如果在此建都，霸业可成。

但项羽见咸阳宫室被大火烧得破败不堪，又思念家乡，不同意在关中建都。他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能知道呢？”弄得韩生哭笑不得。后来韩生对人说：“人们都说楚人是沐猴而冠，果真如此。”意思是说项羽徒具人形而没有人的思想。有人将韩生的话报告了项羽，项羽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韩生烹死了。

项羽又派人去见楚怀王，要求更改以前的盟约。但是楚怀王不同意。项羽非常生气，下令把他迁往江南，建都郴县（今湖南郴县）。表面上仍尊称他为“义帝”，实际上却削除了他的权力。为了报复楚怀王，项羽还把怀王的土地分封给了诸侯。

5. 助汉灭楚

公元前 206 年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项羽和范增意欲限制刘邦的发展，借口巴蜀也是汉中之地，封刘邦为汉王，统领遥远的巴、蜀地区，建都南郑（今陕西汉中）。为了牵制刘邦，阻碍他东进的道路，又把关中一分为三：把秦朝降将章邯封为雍王，统领咸阳以西，建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封司马欣为塞王，统帅咸阳以东，黄河以西，建都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封董翳为翟王，统领上郡（今陕西北部地区），建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另封关东 14 诸侯，项羽自为西楚霸王。

刘邦见项羽违背盟约，愤愤不平，要出兵攻打项羽。萧何认为时机尚早，乃谏阻道：“巴蜀之地虽然险恶，但总比白白送死好！”

刘邦不以为然，反问道："怎么会死？"

萧何分析说："现在敌众我寡，项羽士气正旺，在此情况下作战，必败无疑，岂不自取灭亡？与其如此，大王为什么不暂屈于一人之下，而取信于万人之上，像昔日商汤、周武王那样。臣请大王暂居巴、蜀之地，养精蓄锐，招贤纳士，待时机成熟，再还师平定三秦，与项羽一争高下。"

武将周勃、灌婴、樊哙也纷纷前来劝解，张良也支持萧何的意见，刘邦才罢休，不再提进攻项羽之事。

为了表彰张良，汉王刘邦特赐给他黄金百镒（20 两或 24 两为一镒），珍珠二斗。张良一心为刘邦着想，把赏赐全部转赠给了项伯。刘邦闻之，又给张良许多财宝，让他去送给项伯，让项伯在项羽面前为刘邦请求汉中之地。项伯见利忘义，立即前去为刘邦说情，项羽果然答应。这样，汉王就将秦岭以南三郡联成一片，据为己有，定都南郑（今陕西南郑东北）。

巴、蜀、汉中，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士民众多。然而，由于地理隔阻，交通闭塞，进出十分艰难，欲从此东进，有诸多不便。所以，历史上的有为之主，在实力雄厚时，一般不拘泥于此地。项羽封刘邦为汉王，正是想借此遏制他向东扩展。可是，巴、蜀、汉中也有地理的优势——易守难攻。如果军力不足以争霸天下，退居此地自保，渐渐积聚力量，倒是一方宝地。汉王刘邦当时正需保存实力，所以刘邦、萧何、张良等人才决意西就封国。

是年四月，诸侯各回封地，刘邦分及 3 万人马，而投奔者无数。张良一心惦念着韩王成，不能跟随刘邦到南郑，但又很是牵挂。于是他决定先送刘邦，然后再去阳翟。他们经过杜县（今陕西西安东南），南人蚀中（今西安南，即子午谷）。张良一直送至褒谷（在今陕西褒城）。

褒谷又叫褒斜道，处崇山峻岭之中，山高谷深，山势陡峭，绵延数百里，中间有褒水流过，历来是自陕入川的南北通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因悬崖绝壁，无路可行，人们就在半山腰的石壁上凌空搭建栈道，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刘邦见山高路险，劝张良不要再送。张良只好同意了。临分手时，张良指着山腰的栈道对刘邦说："您走后应烧之。这样既可以防备诸侯攻打巴蜀，又向项羽表了忠心，使其麻痹。"这就是一向传为美谈的"明烧栈道"的妙计。刘邦依照张良的嘱咐，果然放火烧掉了栈道。

张良回到韩国后才知道，因为张良辅佐了刘邦，引起项羽的忌恨，所以项羽不让韩王成到封国去，而是把他带到彭城。项羽到达彭城后，又把韩王成降为穰侯，没不时就把他杀死了。

这时，由于项羽分封不公，加剧了诸侯之间的矛盾。田荣首先在齐国起兵反抗项羽。陈余没有被封为王，也对项羽不满，便跟田荣联合起来对付项羽。这年八月，汉王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议，乘机"暗渡陈仓"，出兵关中，打败了雍王章邯，塞王欣、翟王翳也先

后投降了刘邦。刘邦还出兵武关。项羽闻讯后甚恐，一方面出兵阳夏（在今河南太康），一方面封郑昌为韩王，以便对付刘邦。

张良生怕项羽去攻打刘邦，就给项羽写信说："汉王名不副实，所以他想得到关中；只要按当初的约定得到了关中，他决不敢再往东扩张。"张良还把田荣与陈余联合起来企图反抗的事告诉了项羽，转移了项羽对刘邦的注意力，使项羽放松了对刘邦的警惕，集中兵力去攻打田荣。

公元前205年十月，张良回到汉中，被刘邦封为成信侯。是时，刘邦已经恢复关中，建都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北）；田荣已经战败被杀，田荣的儿子田广立为齐王，继续对抗项羽。

项羽知道汉王刘邦已经向东推进，然而也无法脱身，便想先击败田广，平定齐地，然后再去打击刘邦。这就给刘邦造成了可乘之机。

这年四月，刘邦统帅56万大军经过洛阳到达外黄（在今河南兰考东南）。原来跟田荣联合、反对项羽的彭越，此时也率领3万人归属刘邦，刘邦封他为魏相国，转战梁地，自己亲率大军径直攻取彭城。

项羽听说以后，急忙率领3万精兵回师彭城。在军师范增的精心谋划下，项羽凭借3万精兵大败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汉军死伤20余万人，刘邦只率领数十名骑兵逃到下邑（今江苏砀山）。

这一仗不仅使刘邦的主力受到意料之外的重大损失，而且连先前投降刘邦的诸侯王也纷纷倒戈，又投靠了项羽。刘邦无法，便说："关东地区我不要了。谁能为我立功破楚，我就送给他。"张良说："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的猛将，他和项羽隔阂很深；彭越也跟齐国联合，在梁地跟楚军作战。此二人都可以利用。在汉王的将领中，只有韩信可以委以重任，独当一面。若赐此三子以关东，定败楚无疑。"刘邦听了，转忧为喜，一面派人去游说九江王黥布，一面又去联合彭越。后来，刘邦终子借助这三个人的力量最后打败了项羽。

公元前205年五月，刘邦移军荥阳，招集余部，萧何也从关中送来了补充的兵员和物资，汉军军威复振，把项羽拦阻在荥阳以东。刘邦还下令在荥阳和敖仓之间修建甬道，以便安全取用敖仓的粮食。

为了削弱项羽，刘邦派韩信渡过黄河，攻打安邑（在今山西夏县）。九月韩信生俘了魏王豹，接着又向燕、代进军，从侧翼声援刘邦，孤立项羽。公元前204年十月，韩信在井陉之战中击败赵军，俘虏了赵王歇。不久，九江王黥布归汉，刘邦命令他驻守成皋。

这时，项羽也加紧进攻刘邦，把荥阳重重围住，并断绝了汉军粮道。刘邦忧虑不安，便把谋士郦食其找来商议对策。郦食其认为，昔日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曾把亡国国君的后代分封为王。秦始皇对六国诸侯，斩尽杀绝，使他们的后代无立锥之地，所以才招致失败。他建议刘邦重新分封六国的后裔，认为只要这样做，就可以获得百姓、诸侯的拥

戴，最终称霸天下。刘邦听了，连声说好，并下令立即赶制印信，让郦食其去执行这个使命。

适逢张良来朝。刘邦正在吃饭，见张良来到，便向他谈起此事，并征求他的意见。

张良听后，非常惊讶，问刘邦："这是谁给您出的馊主意？如果这样做，您的事业就完了！"

刘邦连忙追问："为何？"

张良走上前去，拿起筷子，比比划划，胸有成竹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前商汤伐夏并封夏桀的子孙为王，周武王伐商并封殷纣的子孙为王，那是因为能够牢牢把他们控制住，现在刘邦能置项羽于死地吗？周武王伐纣以后，曾经表彰贤良，为圣人修建坟墓，发放矩桥的粮食和鹿台的钱财，以接济穷苦的百姓，如今汉军连粮草都无法保证，哪有条件那样做呢？再说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了表示不复征战，让人们安居乐业，便马放南山，收起兵器。如今刘邦却面临着项羽的重重包围，胜败未卜，况且刘邦的部下离乡背井，征战天下，只不过是想得到尺土之封，如果把土地都分封给六国的后代，这些人没有了指望，就会丢开刘邦，各归其主，返回故里。这样，谁还跟刘邦去打天下呢？再说现在最强大的还是楚国。即使封六国之后为王，由于他们势单力薄，也会先后纷纷投奔项羽，谁还会归顺于刘邦呢？

张良的分析实在精辟。首先，他认识到古今时移势异，反对照搬"古圣先贤"的旧章法。

第二，他看到汤、武分封夏、商后人，是在政局安定之后，已能左右天下形势，现今是楚汉方争，胜负未决。

第三，昔日武王散钱、发粟，是用敌国积储治疗自身疮痍；现今汉王自己军事无着，何暇救济他人。

第四，昔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牛息桃林，是由于时势已转入昇平年代；现今却正是狼烟四起，烽火连绵之际，决不可偃武修文。

至关重要的，是张良把封土赐爵用作奖赏军功，以激励天下士民追随汉王征战，作为维系将士之心的一条重要索链。此外，张良意识到六国贵族腐化堕落，分封六国只能分散抗击项羽的力量，最终将被楚军各个击破；即使有强者复出，亦必拥兵独立，怎么能臣属于刘邦。张良此论，较之他当初请立韩王，无疑是思想上的飞跃，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刘邦听了，恍然大悟，急忙放下碗筷，把含在嘴里的东西吐在几上，连声骂道："这小子差点败坏了老子的大事！"说罢，急忙命令把印信销毁。

起初陈胜起兵时，六国贵族也都想推翻秦朝，反秦的目标是一致的。陈胜分封六国的后代，暂时还能够起到联络党羽，孤立秦朝的作用。况且当时天下的土地并不归陈胜所有，所以陈胜把秦朝的土地分封给六国的后代，既有美名又有实惠。但是，刘邦却不一

样。楚汉相争，楚强汉弱，胜负未卜，六国诸侯并非全都反对项羽，如果刘邦把自己攻占的土地分封给六国的后代，就等于削弱了自己，帮助了敌人。一样是分封六国之后，形势不同，效果也完全不同。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分封诸侯，结果是众叛亲离，纷争迭起，这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张良虽然是韩国贵族，但他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对当时的形势有清楚的了解和客观的分析，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公元前 205 年五月，项羽围困荥阳，楚、汉在荥阳、成皋、广武一带相持一年多。

为了麻痹项羽，诱使项羽退军，刘邦用张良之计，提出议和。条件是以荥阳为界，西归汉，东归楚。项羽准备议和。范增对项羽说："目前优势不在汉，大王要一鼓作气突破成皋防线就难以对付刘邦了。彭城大捷是天赐良机，如不乘胜灭刘，将来后悔莫及。"项羽采纳了这一建议，猛攻汉军，一度攻下成皋，刘邦差点被活捉。刘邦一时失败，非常恐慌。他问计于张良、陈平，张良说："项王的骨鲠之臣不过范增、钟离昧几个人。项王外宽仁而内猜忌，信谗言，用亲信而不用人才。只要我们愿意花本钱，设谋反间计，使楚国君臣相疑，范增、钟离昧几个智能人物失势，破楚擒项，在此一举。"

刘邦说道："此计极好，依你之见，谁去施行合适？"

张良道："陈平熟悉楚营，此计施计非陈平莫属"

刘邦非常高兴，乃命从府库中取出数万两黄金、无数珍珠交给陈平去打点施行离间计。陈平原在项羽麾下行事，因长期不为重用，又见项羽刚愎自用，任人唯亲，才投奔刘邦。他对项羽相当了解，深知其为人。当天夜里，他用重金贿通楚军，让他们四处造谣说："钟离昧、范增等将军替项王卖命，功劳卓著，然而始终不能割地封王，他们准备与汉联为一气，共灭项氏，分其地为王。"由于流言纷纷，不久即传到项羽耳中，项羽果然对钟离昧、范增等人不太信任了。

就在项王初生疑心之时，项王有事遣使者来汉营。张良见此，灵机一动，又心生一计。他把计策告诉刘邦，刘邦大加称赞。待楚使将至，刘邦老远就叫人捧出盛满牛、羊、猪三牲的食具，举过头顶，毕恭毕敬地打算款待使者，等使者走近，看仔细了，又假装吃惊的样子说："哎呀，忙活大半天，你们原来是项王派来的使者，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说着，即命人把盛宴抬了回去，换成非常粗劣的饮食招待使者。

使者办完公事，回到楚营，将受辱之事回报项王，项王更增加了对范增的猜忌和怀疑，渐渐猜疑范增不忠。范增提议抓紧时间攻下荥阳城，项王因疑范增心怀鬼胎，偏不肯听。当范增得知项王疑心自己与汉勾结时，知道良己已失去项王的宠信，既气愤又伤心，乃对项王说："天下事大局已定了，君王您好自为之吧。我已经老了，请君王让我告假回到故里。"项羽竟薄情地答应了他。范增年事已高，走到半路，气结瘀积，背生毒疮而死。时年 74 岁。不久，钟离昧也被削弱了兵权。自此，项羽身边既无谋臣，又无良将，以匹夫之勇，刚愎自用，连连中计，形势随之急转自下，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垓下被围，兵败自杀。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汉军这里，虽张良、陈平计谋连连得逞，但依然处境困难，未能摆脱困厄的局面，荥阳城依旧被楚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如铁桶一般。城中粮食日渐不济，将士也疲惫不堪。见此，张良又献一计，他让刘邦诈降，趁夜派遣2000女子出城东门诱敌，自己则与刘邦等从西门突围而去。

公元前203年十月，刘邦胸部中楚军伏弩。刘邦“伤胸扪足”（伤了胸膛却去捂脚），并大声嚷道：“敌人射中我的脚趾！”他边喊边退入后帐。

张良心下赞叹刘邦的机警，竟一举哄过楚军，也蒙住了汉军的眼睛。可是，刘邦伤势很重，久久卧床不起，一旦被士卒察觉，定会扰乱军心。倘若被楚军侦悉，也会助长敌兵威风。想至此，张良便去面见刘邦，晓以利害，强让他起床，检阅军队，安定人心。项羽见刘邦照旧劳师，未敢乘机大举进攻。

楚、汉在荥阳、成皋一带相持日久，项羽因一时难取荥阳，便依范增之计，把在彭城大捷中俘获的刘邦之父、吕雉，及其一双儿女带到荥阳城下，对城楼喊道：“刘邦小儿听着，你再不投降，朕就烹了你父，煮了你妻！”

说罢，只见几名楚军将士马上架起油锅，生火架柴，又有两名士卒将太公、吕雉推到阵前。

刘邦闻讯与众臣登上城楼，举目一看，禁不住潸然泪下。张良一见，急忙劝慰道：“大王勿伤悲。这乃是范增之计，太公不会被烹。”

刘邦急问其故，张良说道：“项羽出于无奈，只是想以此来挟迫我军投降。此计若不成，他们果真要烹太公，楚军中有项伯，届时定会出面阻拦。再者，对于项羽这样的人，若主公胆怯，就正中其怀，他会得寸进尺。我们只能以狠对狠，不能让他抓住我们的把柄。如此或许能救太公于虎口。”说罢，张良对刘邦耳语一番。刘邦乃强打精神，对项羽大声喊道：“项羽小儿听着，我与你同事义帝，结盟约为兄弟，我父即你父，你要烹你父，请看在兄弟的情份上，分我一杯羹！”说罢，扬长而去。

项羽听罢，气急败坏地说道：“呸！你这个薄情寡义的无耻小人，来人！给我将太公、吕雉抛下油锅！”

四名士卒架起太公、吕雉，就要向油锅中抛。果正如张良所料，正在危急之时，但见项伯挺身而出，大声喊道：“且慢！”然后来到项羽跟前施礼道：“大王，这使不得！”

“嗯！”项羽不喜道：“为何使不得？”

项伯：“大王，楚汉相争，与他们没有关系，今烹刘邦父、妻，楚汉会积怨更深，天下人也会唾骂大王，说咱们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而且臣闻刘邦从不顾亲眷家属，刚才大王也听见了，他还要分杯羹汤。对这样的人，即便杀了其父、妻，也无补无事，空留骂名而已。臣以为与其如此，不如暂且不杀他们，日后尚能挟持刘邦。”

项羽听后，觉得很有道理。本来烹刘邦父、妻，自己就不大赞同，因为即使此计成功，刘邦归降了自己，让诸侯知道，堂堂西楚霸王，不凭武力，而是靠烹人家父、妻而获

胜，这于自己脸上也不大光彩。乃下令："将刘邦父、妻押回营中，待日后处置！"

再说此时韩信却是连连得胜，先后平定了赵、燕、代诸地。之后，他又尽取三齐土地。这时刘邦正驻军广武。韩信派人送信给刘邦，信中略说："齐国狡猾多诈，反复无常，又紧靠楚国，请封我为齐假（代理）王，以便镇服齐国。"

刘邦一听韩信所请，不禁勃然大怒，当着使者的面，破口大骂道："我久困于此，日夜指望你前来助我，你却要自立为王！"

当时，张良正坐在刘邦身边。他清醒地预测，韩信的向背对楚汉战争的胜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他归顺刘邦，刘邦就会胜利；如果他投靠项羽，项羽就会消灭刘邦。要战胜项羽，就必须利用韩信。况且，韩信远在齐地自立为王，刘邦鞭长莫及，不可能阻止。作为一个政治谋略家，必须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因时制宜，迅速应变。张良听到刘邦骂出前面的话，连忙在案下轻轻踢他一脚，然后附耳说道："汉正失利，岂能阻止韩信称王吗？莫如顺便立他为王，使其自守。否则，恐生不测。"机变的刘邦顿悟方才失言，于是改口骂道："大丈夫既定诸侯，就要做个真正，何必要做假王！"刘邦一向非常喜欢骂人，有此一骂本不足为奇；况且前后两语接得天衣无缝，竟然蒙混过去。

是年二月，刘邦遣张良操印出使齐，封韩信为齐王。一个顺水人情，居然笼住了韩信，为日后十面合围击败项羽，作了组织准备。

对于此权宜之计，东汉荀悦论得好："取非其有（指齐地本非刘邦所有）以予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意思是说，刘邦用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赏赐韩信，行施于己毫无损伤的恩惠与他人，而得到实在的好处。

这时，持久战之后，楚汉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实力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刘邦，而不利于项羽，所以项羽也在拉拢韩信。他派武涉去离间韩信与刘邦的关系，劝韩信三分天下，独霸一方。韩信没有同意。接着，谋士蒯彻见武涉没能说服韩信，也劝说韩信鼎足而立，韩信又婉言拒绝。这说明，张良的远见卓识确实高人一筹。在当时的形势下，若不能稳住韩信，汉军的优势就很难保持，楚汉之争的后果便很难设想了。

因为韩信在黄河中下游稳住了阵脚，从东北方威胁项羽，彭越等人又不断从南方骚扰并削弱楚军，使项羽四面受敌，加上项羽孤立寡援，军粮缺乏，出于无奈，只得跟刘邦议和。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归汉，鸿汉以东属楚。

九月，为表示诚意和和解，项羽把以前俘虏的刘太公和吕后等人放回后，便撤军东归。

刘邦自反秦以来，转战数年，出生入死，鞍马劳顿，屡次幸免于难。现在楚汉已经议和，他也打算向西撤兵。张良却认为，这正是消灭项羽，夺取天下的良机，如果中途休战，就会半途而废。他指出：现在刘邦占据了大半个江山，各路诸侯皆已归附。如果不乘胜追击而纵敌，就会养虎遗患。刘邦接受了他的意见，改变主张，撕毁和约，掉转马头，继续向东进攻。

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追击项羽，至于固陵（今河南太康南）。在此之前，刘邦已经和韩信、彭越约定，要在固陵会师，共同围攻项羽。可是韩信、彭越尚未如期到达。楚军趁汉军孤军深入，又把汉军杀得大败。刘邦只得坚壁自守，十分着急。

他问计于张良，张良分析说："现在楚兵将破，韩信、彭越却没有划定封地，他们自然不会前来助战；如果您能跟他们共分天下，他们就会立刻赶到。韩信虽说被封为齐王，但不是大王的本意，所以他至今将信将疑；彭越本来平定了梁地，应该受封，由于魏王豹当时还在，您只封他为相国。如今魏王豹已经死了，彭越也想封王，然而您又不曾封他。请您把陈（今河南淮阳）以东直至东海封给韩信；把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南）封给彭越。韩信为楚人，他早就想得到家乡的土地。假如大王能把这些地方许给他们，让他们如愿以偿，他们必然会全力助战，这样楚国就不难打败了。"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韩信、彭越果然很快前来会师。

是年十二月，汉军在韩信指挥下把项羽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南）。项羽为了突破包围，在垓下发起了一次突围战。项羽亲率精兵向汉军猛冲。韩信假装败退，拉长战线，然后用骑兵从两翼截夹楚军，分段围歼，打败了项羽的突围战。夜间，汉军四面大唱楚歌，迷惑项羽。项羽惊恐不解地说："莫非汉军把楚国都占领了吗？为何汉军中有这么多人唱楚歌？"其实这是韩信采用张良的攻心战，用思乡曲来瓦解楚军军心。"四面楚歌"果然奏效，楚军士兵无心再战，连项羽也心烦意乱，不停地喝闷酒。最终，楚军全军覆没，项羽虽带少数人冲出重围，然因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乌江边自刎身亡。一场持续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随后，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定都下邳；封彭越为梁王，定都定陶。公元前202年，刘邦即皇帝位，建立了汉朝。。

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设宴招待群臣。席间，刘邦对大臣们说："我之所以夺取天下，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是什么原因呢？"王陵等人说："陛下派人去攻城略地，胜了就把这些地方赐给他，与天下同利。项羽却不然，他杀害功臣，忌贤妒能，使部下离心离德，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刘邦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国抚家，安抚百姓，筹办粮饷，供应充裕，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子都是人中豪杰，对他们，我都能量才使用，这才是我能取得天下的真正原因。而项羽连一个范增都容不下，因此他才败在我的手下。"

6. 劝都关中

汉朝初创，建都问题至关重要。起初，汉高祖刘邦想长期定都洛阳，群臣也多持此见。

公元前202年五月，齐人娄敬到陇西戍边，途经洛阳。他叩见高祖，力劝建都关中。

刘邦不能决断，便向群臣问计。当时刘邦的大臣大部分是山东六国之人，他们也都主张建都洛阳。理由是：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洛，周围山河拱卫，地形险要。娄敬则从政治、经济、军事、历史诸方面分析了建都关中的优势。他分析道：其一，关中占形胜。四面阻险，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其二，关中有地利。土地膏腴，河流、渠道纵横交错，利于农业生产。

其三，关中无后顾之忧。西、西南、西北三方没有形成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势力；

其四，关中得人和。在秦末诸侯中，刘邦最先进关，三章之法初施于此，早已赢得秦民之心。加上长年君临巴、蜀、汉中，已在关西一带形成势力，根深蒂固；

其五，关中经周、秦数百年经营，始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及至楚汉之争，战场较长时间局限在荥阳一带，曾波及洛阳，但关中地区影响较小，损失不大。

依靠上述优势，再恃郁关、函谷关等天险，即扼住了东西交通的咽喉；以此定都，诚如娄敬所说："夫与人斗，不扼其亢（咽喉），拊（击）其背，未能战胜对方也。今陛下人关而都，居于秦朝之故地，便可扼天下之咽喉从而牢牢地控制之。"

群臣之中，唯张良支持娄敬的建议。张良首先反驳了建都洛阳的主张，他认为："洛阳虽有成皋、崤山、渑池、黄河、洛水之险，但洛阳地域狭小，面积不大，而且土地瘠薄，容易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左有郁山、函谷关，右有陇山、岷山，中间地域宽阔，沃野千里。再兼南有巴蜀之饶，北有畜牧之利，西、北、南三面有险可守，东面又便于控制诸侯。在天下平安无事时，可以从黄河和渭水运输全国的物资，供应京师。如果诸侯反叛，天下大乱，则可顺流而下，兵击四方，粮饷和物资也可源源不断地运达。实在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张良的建都思想，表现了一个谋略家的宽阔胸怀和高瞻远瞩，他不考虑个人感情和私利，而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这在古代，是极其可贵的。

刘邦听了张良的一番分析，很以为对，遂"既日起驾，西都关中。"

7. 奏封雍齿

公元前 201 年，刘邦论功行赏。因为张良主要是谋臣，没有战功，刘邦让他从齐国选 3 万户作为封邑。张良赶快辞谢说："当初我在下邳起事时，跟陛下在留城相遇，此为天意成全我，把我交给陛下。以后陛下信任我，我的计策有时还很管用，所以把留地封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怎么敢要 3 万户？"刘邦再三劝封，张良坚辞不受，最后，刘邦只好接受了他的请求，封他为留侯。

当时，刘邦分封了 20 余名大臣，其他人日夜争名夺利，使刘邦左右为难，无法再封。张良则适得其反，不但不争功，而且封了他还不要，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和超然物外。

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里，从复道望见将领们三三两两地坐在沙地上交头接耳，窃窃

私议，就问张良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故作惊讶地说："难道陛下还不知道吗？他们在谋反呢！"

刘邦大吃一惊，问道："天下方定，他们为什么又要反叛呢？"

张良回答说："陛下出身平民，这些人跟随陛下夺取天下，就是为了封官晋爵。今天陛下贵为天子，被封赏的人都是您的老朋友，仇人获罪。现在即使拿出整个天下也不够他们每人分一份。他们既担心得不到封赏，又害怕因为有什么过失被您杀掉，所以他们就纠合在一起预谋反叛。"

刘邦非常担忧地问："以卿之见，该怎么办？"

张良问："您平生最恨而又为大家所知道的人是谁呢？"

刘邦回答："雍齿和我以前有仇，曾经背叛过我，使我很难堪。我本想杀他，念他功劳不小，所以又不忍心这样做。"

张良说道："那您就赶快先封雍齿，大家见雍齿这样的人都被封了，也就都安心了。"

于是，刘邦召集群臣，大摆酒宴，当即将雍齿封为什方侯。果不出张良所料，宴毕，群臣议论说："像雍齿这样的人都能被封为侯，我们还用愁了！"

一场政治风波，被张良小施计谋，就轻而易举地平定了，而且结局皆大欢喜。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张良这样做，使刘邦避免了一场因用人唯亲、徇私行赏而导致的政治危机，使群臣消除了"猜忌之心"。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写诗说：

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

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

诗中肯定了张良在打败项羽、巩固汉朝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8. 切成身退

汉朝建立后，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尖锐和激化，貌似妇人的张良又体弱多病，人关后身体越来越不好，所以他干脆"等功名子物外，置荣利于不顾。"杜门谢客，深居简出，采取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超然态度，成天在家颐养身体，修仙学道。他追随刘邦多年，明了其为人：只可与之共患难，而不可与之共荣华。他经常对人说："我家世代相韩，韩国被灭掉后，我不惜花费万金家财，为韩国报仇。刺杀秦始皇一事使天下震动。现在我以三寸不烂之舌辅佐皇帝，被封为万户侯，作为一个普通人，这已经是登峰造极了，我张良心满意足。我情愿屏弃人间之事，跟着仙人赤松子去游历天下。"

张良假托神道，实在用心良苦。对此，宋此大史学家司马光评论说："夫人生之有死，犹如天有昼夜一样，是自然而然，不可抗拒的。自古及今，尚无一人能够超然这一规律而独存于世的。以子房之明辨达理，当然知道神仙之虚妄不实，然其明知如此却要从赤松子游历天下，足见其聪明机智。人臣最难处理之事即为对功名态度。汉高祖所称道的三杰之

中，淮阴侯韩信被诛，丞相萧何入狱，他们难道不是因为功高而不知停步吗!?”因此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超脱世外，把功名看作身外之物，置荣华富贵于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正是张子房焉!”

公元前197年，皇室内部发生了戚夫人争宠夺嫡的事件。刘邦原先立了吕后的儿子刘盈为太子。后来吕后常常留守长安，而戚夫人则与刘邦形影不离，深受宠爱。时间一长，戚夫人经常向刘邦哭诉，请求废掉刘盈，改立自己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另一方面，刘邦对太子刘盈也不怎么喜欢，经常说：“如意类我”，太子刘盈“仁弱”，“不类我”。于是刘邦便想废掉刘盈，改立如意为太子。尽管许多大臣竭力谏争，刘邦一直不肯改变主意。

在吕后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人对她说，张良足智多谋，又很受信任，何不向他请教，问他有什么办法。吕后一听，顿悟，遂让她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找张良。

张良虽然超脱世外，不想多管闲事，但又奈不过吕释之的苦苦哀求，无奈接见了他。

吕释之对张良说：“您是陛下的谋臣，现在陛下要废掉太子，您怎么可以放手不管呢?”

张良说：“以前陛下打天下的时候，经常处在困厄之中，所以才肯听我的话；现在天下平定，陛下从恩爱出发，想另立太子，这是他们骨肉之间的事情，纵有一百个张良也没有用处。”

吕释之执意要张良出谋划策。张良见实在推脱不过，就说：“此事非言语所能动。现在有四个老人，很受皇上尊重，但因皇上对人傲慢无礼，所以他们宁愿躲在深山，也不愿意为朝廷出力。皇上很器重这四个人，若太子刘盈能设法把他们请来做自己的门客，常常带领他们出入朝廷，有意让皇上看见，让他知道“商山四皓”在辅佐太子。这样对巩固太子的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吕后遵照张良的吩咐，派人带着太子的亲笔信和丰厚的礼物，把这四个老人接了过来。

公元前196年，黥布谋反，当时刘邦正在生病，就准备让太子刘盈率领军队前去平叛。这四个老人一眼就看穿了刘邦的真实意图，于是向吕释之说：“让太子去率军平叛，即使有了战功，地位也不会再高过太子。如果无功而返，就会因此遭祸，失去太子的地位。并且随同太子出征的这些将领，都是曾经和皇帝一起平定天下的猛将。现在让太子去统帅他们，就比如让一只驯服的绵羊去统帅一群恶狼，他们不会为太子效命的。因此也很难建立战功。”他们建议吕后赶快向刘邦哭诉求情，就说如果让太子去率领军队平叛，黥布知道后，定会无惧而西攻；皇上虽然有病，但是如果御驾亲征，将领们就不敢不尽力。

吕后果然去找刘邦，刘邦听了，非常不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这小子不堪重任，还是老子亲自出马吧!”

刘邦率军出发时，群臣都到灞上送行。张良也强支病体，勉强起来去送行。他对刘邦说：“我本该跟随陛下前往，无奈病得太厉害了。楚人剽悍勇猛，请皇上勿与之争锋。”张

良还建议，让太子刘盈为将军，监护关中的军队。刘邦同意了，就让张良辅佐太子。其时叔孙通是太子太傅，张良就做了太子少傅。

刘邦亲征前曾召集诸将商议。滕公夏侯婴推荐原楚国令尹薛公为刘邦出谋划策。薛公对刘邦说："黥布造反，有上、中、下三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威胁燕赵，使山东诸侯都反对汉朝，这是上计。东取吴，西取楚，一路向西夺取以前韩、魏之地，据有敖仓之粟，堵塞成皋的关口，这是中计。东取吴，西取下蔡，与南越结盟，向南靠近长沙，这是下策。"薛公又对刘邦分析说："若黥布取上计，天下就大乱；取中计，胜负难分；取下计则迅速失败。黥布有勇无谋，必取下计。陛下立刻亲征，阻止黥布施行上、中两计。"刘邦依照薛公之计率兵亲征，在气势上占了上风。

刘邦和黥布在甄地会战。两军对垒，主帅披挂上马，刘邦和黥布在阵前对话。刘邦高声责骂："我封你为淮南王，你为什么造反？"黥布直率地答道："我也想做皇帝啊！"黥布以臣造反，此言并不能鼓舞士气，倒是激怒了汉兵。刘邦一面斥骂，一面指挥进攻。虽然黥布奋力作战，仍然大败而归。果不出薛公所料，黥布率领100多残兵败将逃向长沙。长沙王吴臣是黥布的内兄，黥布意欲投奔，结果被长沙王暗中派人杀害了。一代骁将黥布就这样陨落了。

刘邦平定黥布回来，病情更加沉重，更想废立太子。张良劝谏，刘邦不听，张良就称病不问。太傅叔孙通用晋国改立太子，导致晋国数十年的内乱，为天下所取笑，以及秦始皇没有早立太子，结果赵高篡权，诈立胡亥，导致秦国灭亡的经验教训来劝阻刘邦。刘邦见群臣屡次力争，知他们都不愿改立赵王如意，只好对叔孙通说："算了！我不过是开开玩笑，哪能改立太子呢？"但他内心并未消除此念。

在一次宴会上，太子刘盈侍立一旁，那四个老人跟随在太子左右，年龄都在80以上，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刘邦见了，感到惊异，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刘邦大吃一凉，说："我叫你们，你们不来，总是躲着我。现在你们为什么愿意跟我儿子来往呢？"四人异口同声地说："皇上一向看不起儒生，经常骂不绝口，我们不愿受人污辱，所以才远远地躲起来。今闻太子仁孝，尊敬贤者，善待儒生，天下谁都想为太子效力，所以我们自愿前来！"刘邦见太子羽翼已成，即使改立赵王如意，恐怕自己死后，帝位未必巩固，这才被迫改变了废嫡立庶的主张。

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尽管轰动朝野，几反几复，但是因为张良的运筹帷幄，终于使吕后和太子刘盈获得了胜利，从面化解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政治动乱，巩固了汉朝统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时局的安定。

公元前195年（汉十二年）四月，刘邦崩于长乐宫中，太子刘盈继位。公元前189年（惠帝六年），张良去世，谥文成侯，埋葬在谷城山下的黄石岗。

史载张良曾同韩信一同整理过汉时所有各类兵书；唐开元年间设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祭；唐肃宗时又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并挑选历代良将十人，称为"十哲"，张

良也是其中之一。

纵观张良的一生，他之所以能成为千古良辅，被后世谋臣推崇备至，不仅在于他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辅助刘邦创立西汉王朝，还在于他能因时制宜，适可进止，最后，既完成了预期的事业，又在那充满悲剧的封建专制时代里自保，一言以蔽之：功成名就。在秦汉之际的谋臣中，他比陈平深谋远虑，比蒯彻积极务实，比范增气度广阔。他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却未像萧何那样蒙受锒铛入狱的羞辱，也未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他确有大家的风度，可谓智慧的化身。

第六章

算无遗策——郭嘉

屡出奇计，算无遗策，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主要谋划人：扫平袁绍，马踏辽东，迫刘备逃至江南，擒吕布，收张绣，击溃袁术、刘表……其气吞山河之大势已现倪端，惜乎以三十三岁英年不获天佑。无论是赤壁惨败之后的哭悼，还是《短歌行》中对贤才的咏叹，郭嘉，是曹操这位嗜贤如渴的一代枭雄心中永远的痛。

1. 弃袁投曹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郭嘉生活的东汉末年，天下动荡不宁，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黑暗腐败。公元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此后，东汉王朝虽竭尽全力镇压了农民起义，它自身却也名存实亡了。很快，地方豪强、州牧郡守竞相起兵，军阀混战和割据的闹剧便上演了。

郭嘉自幼身怀大志，见识深远。汉末天下乱象已萌，他便长期闭门苦读，终于掌握了广博的政治、军事和历史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20岁左右时，正是东汉末天下大乱开始之时，他仍隐匿名迹，尚未显露锋芒。但暗中，他平时不与俗人应酬往来，却很注意结交英雄豪杰，以待风云变幻。所以，当时一般人都还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有那些和他相识而又志趣相投的英俊之士，对他的才华十分看重。

公元189年，首都洛阳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大将军何进，以辅政的身份，准备杀尽乱政的宦官。不料，密谋泄露。宦官抢先动手，何进反而被杀。随之，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专制朝政，胁迫大臣。又毒杀太后，擅自废立。第二年，关东州牧、郡守纷纷起兵，公推袁绍为盟主，以讨伐董卓。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杰出才能，实现胸中的伟大抱负，郭嘉决定走出家门，投向纷纷攘攘的大千世界，寻觅明主，建功立业。时逢董卓作乱，郭嘉更是跃跃欲试，准备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大显身手。

当关东军兴起的时候，盟主袁绍的声势颇为浩大。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绍本人也怀有逐鹿问鼎的野心，故起兵后曾问部下：“助袁氏乎？助董氏乎？”在关东军的攻击下，董卓决意迁都长安。洛阳一带的几百万人口，被强令迁徙，结果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宫庙官府和居家，悉遭火焚，200里内无复孑遗。

关东豪强兴兵，打着为国除奸的旗号。董卓西迁后，关东军却不见西进勤王的举动，反而互相攻击、杀掠。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和吕布合谋除掉。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攻入长安，大战三辅，杀王允及长安百姓万余人。吕布败退出关，郭、李二人后来也为下属所杀。凉州军阀势力基本灭亡。

不几年，群雄割据的局面很快形成。就中以袁绍、曹操、公孙瓒、刘表、刘璋、袁术、孙策等人的势力为大。这样，要一展才智，郭嘉便只能在这些人中择主而事。

《三国演义》描写郭嘉的出场亮相，是在第十回。话说曹操正在大力求贤，荀彧向曹操推荐了程昱。“程昱谓荀彧曰：‘某孤陋寡闻，不足当公之荐。公之乡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乃当今贤士，何不罗而致之？’彧猛省曰：‘吾几忘却！’遂启操征聘郭嘉到衮州，共论天下之事。”实际上，这一段描写并不尽符合史实。

在关东军离散之后，袁绍首先夺取了冀州，并在各地网罗贤才。郭嘉听说袁绍能够礼

贤下士，再则袁氏当时声势煊赫，盛名一时；他便前往投效，期望能一展鸿图。然而，袁绍本人外宽而内忌，好贤而不能用。因此，郭嘉并未受到袁绍的重用。外表的强大和喧嚣的声势，没能掩盖得了袁绍内在致命的弱点。当时，郭嘉的两位同乡辛评、郭图也在袁绍处效力。郭嘉对他们说："智谋之士首要在于审择明主，只有那样，才能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如今，袁公只想学周公的礼贤下士，却根本就不懂得用人的道理。他只是招揽人才，却不予以重视；临事又好谋而不能决断。若想和他一道拯救天下的危难，建立霸王之业，实在是难啊！"于是，他毅然离开了袁绍，去另寻明主。

处于其时，像郭嘉这样的一介书生、文人谋士，虽有超人的才能，却没有尺土寸兵，只能投靠有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的人物，才能使其才华得以施展出来。这正如藤蔓不能直立，只有攀援大树才能升高一样。也有人把知识分子比作为毛，而毛只有附着于一张皮上。封建割据时代的皮，虽然有仁义道德等辨别好坏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弹性太大，又往往经过了一番粉饰装扮。有识之士，追随哪个集团？跟定什么人物？选择哪一张皮？很多情况下往往由不得自己，而要靠命运的安排。

但"往往"却不等同绝对！

除了命运之外，就要看个人的努力了。因此，聪明的谋士要善于选择辅佐对象，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这是他成功的首要条件。郭嘉曾说过："夫智者审于量主。"若主人是愚钝懦弱之辈、不堪造就之才，如后主刘禅之类人物，那么，即使辅佐他的人才智过人也无济于事，甚至还会因主人的失败而招致杀身之祸。如陈宫之佐吕布、田丰之随袁绍，俱是如此。只有辅佐的对象英武有为，谋士的才干得以发挥，才能建功立业。如后来周瑜之佐孙权，诸葛亮之辅刘备，都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和郭嘉同郡的郭图，就因一味追随袁绍、袁谭父子，后因兵败被杀。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可谓不可胜举，这既是士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不幸。而作为谋略家的郭嘉，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准确地判定，袁绍不过是徒有虚名，难当国家兴亡之重任，其失败的命运难以避免，因而就绝不能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事业之"主"。

当郭嘉离开袁绍的时候，正在发展势力的曹操却有人才不足之感。此前，颍川著名谋士戏志才在曹操帐下效力，非常受器重。不幸，戏志才早卒。曹操给高参荀彧写信说："自从戏志才去世后，几无可与之谋大事之人。汝、颍一带向来多出奇士，请问谁可继任戏志才之职？"荀彧便介绍推荐了郭嘉。曹操立刻召见，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言谈中，曹操觉察这个青年人具有卓越的见识和才能，不禁高兴地赞叹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会见完毕后，郭嘉也庆幸得遇雄才大略的明主，出来便喜不自胜地说："曹公才真是我想投奔的明主啊！"二人志投意合，相见恨晚。曹操当即任命29岁的郭嘉为司空军祭酒。曹操于建安元年（196）十月任司空，于三年（198）正月，"初置军师祭酒"。郭嘉担任的司空军祭酒，即司空府下的军师祭酒，是参谋军事的官职。从此，郭嘉就做了曹操麾

下的军事高参，为曹操呕心沥血地谋划军机。

当时的曹操，既取兖州，又迎汉献帝至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建安元年，又采纳毛玠、枣祇等人建议，屯田许下，收获粮食百万斛，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当然，如果与袁绍相比，曹操占有的地盘狭小，兵马不足，势力尚弱。郭嘉能果断地弃“强大”的袁绍于不顾，而选择势弱的曹操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主，这充分表现了他深邃的眼光和决断才干。

2. 策清中原

曹操自在兖豫二州建立根据地以来，屡次征伐，各个击破群雄，解除后顾之忧，以便将来与袁绍放手一搏。

首先，193 年，曹操父亲由华县回乡，被徐州牧陶谦所部军兵杀害。操闻讯怒不可遏，率军报仇，连拔 10 余城，陶谦败退至郯城。次年夏，他又二征徐州，在泗水活埋男女数万人。不久，陶谦忧病而死。进行这两次军事行动时，郭嘉尚未投奔曹操。但《三国演义》却描写郭嘉曾参与谋划其事，这是小说家言，自然不值一辩。

其次，攻灭吕布。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他原来是并州刺史丁原的部将，却卖主求荣，杀丁原投靠董卓；后来又杀董卓，依附王允。此人“刚而无礼，匹夫之勇”，是一个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典型人物。他被李傕、郭汜驱逐出长安后，如同丧家之犬，四处奔走。他先依袁术，再投张扬，复奔袁绍。

当曹操讨伐徐州时，不料后院起火，兖州后方发生了叛乱。陈留太守张邈在陈宫劝说下，迎接吕布，企图趁机夺占衮州。幸亏荀彧、程昱等坚守鄄城、范县、东阿三城，使曹操尚可以进退有据。曹操闻讯后，引兵回救，在定陶、钜野两役，大败吕布，才安定局面。

吕布战败后，逃到徐州依附刘备，以后又袭取了刘备的下邳（今江苏邳县），自称徐州牧。刘备丧失根据地之后，便率众来投曹操。《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写道：“操待以上宾之礼。玄德备诉吕布之事，操曰：‘布乃无义之辈，吾与贤弟并力诛之。’玄德称谢。操设宴相待，至晚送出。荀彧入见曰：‘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不答。彧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劝我杀玄德，当如何?’嘉曰：‘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荐刘备领豫州牧。程昱谏曰：‘刘备终不为人之下，不如早图之。’操曰：‘方今正用英雄之时，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遂不听昱言……”此事《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所记大略相同，在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了权谋者的战

略眼光，曹操与郭嘉同列，连荀彧与程昱这样出名的智囊人物都赶不上。

虽然暂时笼络住了刘备，但曹操的处境却不无困难。其时，北有袁绍、公孙瓒，南有袁术、刘表、孙策、刘璋、张鲁，西有马腾、韩遂、张扬，东有吕布；兖豫二州又处在四战之地，曹操集团实在是四面受敌。曹操与他的谋士们，日夜分析形势，研究如何才能击破中原群雄。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内线作战，又面临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袁绍自然是最主要的敌人，而吕布却是最凶恶的敌人。如此，最终确定了“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建安三年（198）秋，曹操决定东征吕布。对此，曹军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一些将领认为刘表、张绣在后，远征吕布，只怕有危险。之前，曹操询问荀彧和郭嘉的意见：“今欲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荀彧主张先打吕布，认为“不先取吕布，河北（指袁绍）亦未易图”。郭嘉也说：“袁绍正于北方围攻公孙瓒，可以乘此机会，东取吕布。如不先消灭吕布，一旦袁绍来犯，吕布再出兵援助他，那就为患大矣。”另一位谋士荀攸也认为：“吕布骁勇无比，又依仗袁术帮助，如果任他纵横于淮水、泗水之间，一些豪杰一定会响应。现在乘他刚刚反叛之机，内部还众心不一，立刻前去攻打，必然能够成功。”

在众谋士的筹画下，这年秋，曹军亲率大军东讨。十月，攻下彭城，吕布退保下邳。曹军把下邳重重包围起来，曹操再写信劝吕布投降。吕布本有降意，但谋士陈宫劝说他死守下邳，又派人冲出包围去袁术那儿求救。

由于吕布率将士拼死守城，曹军猛攻了将近两个月，小小的下邳城竟坚不可摧。久攻不克之下，曹操心内焦急，加之军队连战不休，将士疲惫不堪，粮草给养又供应困难，便准备班师回许都，休整部队，再作考虑。

疲师远征本为兵家所忌，大军屯坚城之下，若久攻不克，尤为不利。现在，曹、吕两家都已疲惫不堪，谁能再坚持下去，谁就有获胜的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听说曹操准备退兵，众谋士都非常焦急，荀攸力劝曹操万不可撤军。郭嘉紧接着说：“过去项羽一生大小七十余战，未曾败北，一朝失势于垓下，却身死国亡。其原因，就在于他依仗自己的骁能善战，却少谋略。如今，吕布同样有勇无谋，而且连吃败仗，锐气早已衰竭，勇力已尽。吕布的威力远不及项羽，而困败的窘状却有过之，若乘胜猛攻，则下邳一定可拔，吕布必将受擒。”曹操一听，二人言之有理，遂率军继续围城猛攻。

向曹操进言勿退兵很容易成功。可无奈下邳城内将士、百姓惧怕城破被屠，都拼命死守，如何破城便成为问题的焦点。一味死攻显然不是上策，此刻，谋士们便有了用武之地。经过实地勘察，荀攸、郭嘉又生一计：水攻。也就是挖决泗水、沂水，淹灌下邳城，以水代兵。曹操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得此妙计，自然大喜。立即令士卒引沂、泗河水，滚滚冲向下邳城。固若金汤的下邳城，却经不住水浪的冲击，顿时被泡在几尺深的大水中。城中军民见无生路，遂无心守城，纷纷逃散——各自逃命去了。

吕布的大将侯成、宋宪、魏续等人为了寻求生路，便发动兵变，绑了陈宫等投降曹

操。吕布率残卒退守下邳城的白门楼，最后仍束手就擒。曹操在白门楼上召集文武官员，惩办吕布。吕布这时还嫌把他绑得太紧，曹操笑着说："缚虎不得不紧啊！"吕布又表示愿降，向他救饶。曹操深恶吕布之反常无常，立斩之。又挥泪杀了恩人陈宫，以礼收葬。至此，曹操便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

最后，扫除黄河以南割据势力。建安元年（196），原董卓部将张绣随同叔父张济，由关中流窜到南阳一带。张济死后，张绣率部投靠刘表。南阳靠近许昌，对曹操好像芒刺在背。建安二年春，曹操先拿张绣开刀。张绣战败，举兵投降。不久又反悔，夜间偷袭曹营，曹军毫无防备，损兵折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均战死。由是曹操只好退兵。

次年，曹操再次率军讨张绣，张绣求救于刘表。五月，曹军腹背受敌，不得不退兵。199年，张绣在谋士贾诩的劝说下，率上卒到许都向曹操投降，被封为扬武将军。

此前，建安二年，袁术在寿春称帝，这是公开反汉。曹操既然"奉天子以令不臣"，攻打袁术就师出有名了。九月，曹操讨伐袁术，迫使其向淮南逃走，不多时袁术病死。

曹军猛攻吕布时，河内的张扬曾出兵野王（今河南沁阳），帮助吕布。但不久，张扬被部将杨丑所杀。接着，眭固又杀了杨丑，投靠了袁绍。建安四年（199）四月，曹操派大将曹仁夺取射犬（今河南沁阳东北），杀了眭固，控制了河内郡。

二年余，曹操各个击败了袁术、张绣，消灭了吕布、眭固，改善了战略态势，逐步由弱转强，为全力对付袁绍创造了有利条件。郭嘉其间追随曹操，屡出妙计，充分发挥了他高级参谋的辅佐作用。

3. 胜论袁曹

袁绍是曹操在北方最大的威胁。官渡之战前，曹操一心想伐袁绍，但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心理上非常矛盾。因此，就想听听他手下谋士们的主张。

早先，曹操曾对荀彧说："袁绍不义，我想出兵讨伐，但实力又恐不敌，怎么是好？"荀彧以谋略家的眼光，从度胜、谋胜、武胜、德胜四个方面，论述了曹胜袁败的必然性。一席话，使曹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下定了战胜袁绍的决心。

后来，曹操又以同样的问题征询郭嘉的意见。郭嘉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说："刘邦与项羽之间，力量相差甚大，明公你是知道的。然而刘邦的智谋却胜过项羽，所以项羽终为刘邦所败。"他劝曹操借鉴刘邦用智，以弱胜强的历史教训，树立以智取胜的信心。

接着，郭嘉分析了袁曹双方实力的对比情况，认为"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也就是说，袁绍有10个方面不如曹操，所以袁绍的兵力虽强，终究要失败的。对袁绍而言，就是十败，对曹操来说，便是十胜。这十败十胜是：

其一为"道胜"。"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这就是说曹操安定社会的措施，顺应

自然规律；袁绍则扰乱天下，民不聊生，这就首先在“道”上取得了胜利。这是从总体上着眼，对曹、袁优劣的评价和估量。郭嘉以人性为第一要义，列为十胜之首，可以看出当时一些士人对人的天性的重视。在中国，天道自然的思想源于道家。到了东汉，作为王充的哲学命题，已指出自然界的运动，它的发生发展，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在的支配力。人的天性，是自然的天性，理应顺乎自然。人本身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由的自然存在物，各有其秉赋、能力、情欲等等，人的本质是自然的、自由的。所以，不应该用“繁礼”强加约束。性格束缚住了，天性的自然发展受到抑制，人的本质力量发挥不正常，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摆脱不了这种禁锢。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儒家独尊局面受到冲击。在此情势下，顺应人的本性，反对繁文缛节，为一些士人所重，以期施展才能，曹操和郭嘉便属于此类知识分子。所谓“体任自然”，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人的内在秉赋，不要被人为的礼仪所束缚。

其二为“义胜”。“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袁绍师出无名，曹操可以奉汉献帝之名以令天下，名正而言顺，这就在“义”上胜过了袁绍。东汉末年，皇权衰败，王纲不振，汉献帝不过是军阀手中的招牌和旗号而已。不过，话说回来，皇帝毕竟是封建政权的最高象征，是名义上的天下最高统治者。自春秋战国以来，意欲称霸天下的权臣枭雄，都懂得打着天子的旗号，对扩充势力的重要意义。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立都许昌。从此，曹操常以朝廷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征讨异己，取得政治主动权。后来，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讨论天下形势时，也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争锋。”可见，汉献帝这块招牌，在政治道义上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其三为“治胜”。“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东汉自桓、灵以来，治国的弊端是政令太松，为政过宽，纵容豪强大族兼并土地。袁绍本人出身高门士族，其高祖袁安官至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他在自己的辖区内，非但没有纠正汉末弊政，反而对豪强大族更加放纵，任令他们凌压百姓。豪强们为所欲为，广营田地，下民贫弱，却要代出租赋，以至卖妻鬻子，也不足应命。如袁绍谋士审配的宗族强大，竟招纳亡命，窝藏罪犯。因此，其统治区内阶级矛盾激化。正如曹操后来说的那样：“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耶！”

相反，曹操却纠之以猛，着重打击抑制豪强势力，“重豪强兼并之法”。所以，袁绍以宽济宽，曹操以猛纠宽，高下之别，昭然可见，这就是郭嘉所说的治胜。

其四为“度胜”。“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历史上的袁绍确是个不善用人的军事集团首领，也是个不识贤愚、刚愎自用的代表。他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却心胸狭窄，气度太小，任人多疑，猜忌心强，而且所重用的多为亲戚子弟。而曹操则通达贤明，有才必重用，这就在器度上胜过了袁绍。

其五为“谋胜”。“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袁绍遇事多谋

不能断，常常错失良机；而曹操处理大事非常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就在谋略和决策方面超过了袁绍。

其六为“德胜”。“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袁绍依仗出身大族，沽名钓誉，跟从他的都有一些只务虚名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人。而曹操以仁义和诚心待人，自己严谨俭朴，赏赐有功的人却慷慨大方，所以天下有才能而讲求实效的人都愿辅佐曹操，这就在德上胜过了袁绍。

其七为“仁胜”。“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恩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曹操很重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惠在下民。而袁绍放纵豪强，贪暴无比，民不堪命，却好在些许小事上假仁假义。曹操的大施实惠于民，与袁绍的妇人之仁相比，大得民心。

其八为“明胜”。“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袁绍出身官宦世家，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偏爱身边谄媚之徒，言听计从，而不喜欢直言进谏之人，不愿采纳他们的意见。袁绍本人又浮躁而无大度，必然导致手下智者窝里互斗，大臣争权夺利，智谋反成了自身的瓦解剂。袁绍又听信谗言，为谗言所蒙蔽，结果正直的智者反遭陷害，卑鄙小人却横行无忌。曹操用人有方，谗言不行，内部团结，这就在“明”上超过了袁绍。

其九为“文胜”。“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袁绍不辩是非，而曹操善于以礼和法治国，是是而非非，此即文胜。

其十为“武胜”。“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袁绍不懂军机，却非常喜欢虚张声势；而曹操善于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令敌人惊恐，这就在军事上胜过了袁绍。

郭嘉真是曹操智囊人物中之佼佼者，这一篇十胜的大道理可谓真知灼见。我们可以不管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褒一个贬一个的成份，看他从高处俯察这两个政治人物的比较论述，是切中要害。这里面的政治领导术、军事才干术、经营管理术、做人处世术等等，都是作为一种标准提出来的。首先郭嘉置人性于首位，反映出当时智谋之士对人的天性的重视。以下九条，首先要打出顺从民意的旗帜，提出宽严相济的政策，强调用人者信人，切忌胡乱猜疑，而且要唯才是用，不搞裙带关系。在策略上，要打有准备之仗，决不轻举盲动。要善于把握时机，决策果敢，不失时机，创造时机。要待人以诚，不讲排场，不作表面文章。从整体着眼，通盘考虑人事，避免顾此失彼，脱离群众。能顶住各种巧言令色之徒，去揭穿那些挑拨离间者的丑恶嘴脸。自己则正大光明，对风言风语能明辨来源，分清虚实。处理问题是非清楚，赏罚严明。不论干什么，能具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胆识与本领。这位封建时代智谋人物的这一理论概括，其中精义，非常有继承或借鉴的价值。

同时，郭嘉从袁、曹双方的政治、经济、政策、军事实力、人心向背，以及个人的气质和才能，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从而得出了曹操“十胜”的结论，这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判定。曹操的其他谋士，如荀彧和贾诩，也曾对官渡之战前的袁、曹对峙形势作过分析和预测，也都预见到了曹操必会击败袁绍的结局，这些都被后来的实践证明。荀彧曾预言曹操有“四胜”，即度胜、谋胜、武胜、德胜；贾诩预见曹操“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作了同样正确的判断，都对坚定曹操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只是郭嘉的分析最为详尽、细致、深入和准确。不是无端臆测，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详尽地了解了双方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演绎、推理、概括、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郭嘉能够精确地、科学地预见曹操“十胜”，证明他的确是一位高明的谋士。

4. 预断孙亡

三国时期，吴国雄踞江东，立国时间最长。吴国的基业，就是由少年才俊孙策开创的。

孙策，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东汉熹平四年（175）出生在当地一豪门大族。孙策的父亲孙坚，字文台，早年做过县令。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孙坚率“乡里少年”和招募的丁壮1000多人，跟着右中郎将朱儁镇压起义军。由于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别部司马。后来，他又随车骑将军张温到凉州，进攻割据势力边章、韩遂，回京后，拜为议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孙坚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他先后镇压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起义，被封为乌程侯。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北上，沿途征伐不断，实力渐增。他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会见袁术，袁术表奏他为破虏将军、豫州刺史。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袁术与刘表争夺荆州时，孙坚为先锋，连败刘表的大将黄祖。在进围襄阳时，被黄祖的手下暗箭射死。

孙坚死时，孙策正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年龄只有十七八岁。他年少才俊，喜交结各方豪杰，胸怀复仇之志。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十二月，他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求教于江淮名士张纮，询问当时世务。他问张纮：

“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

张纮向他讲述对时局的意见：

“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阳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

孙策接受张纮的意见，定下图取江东之计。兴平二年（195），孙坚旧部朱治见袁术政德不立，亦劝孙策取江东，创立基业。那时候，孙策的舅舅吴景进击樊能、张英，一年多也未攻克。孙策乘机向袁术献策：

“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招募，可得3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

袁术对此非常感兴趣，便任命他为折冲校尉，率兵渡江。孙策统率其父旧部程普、黄盖、韩当、朱治、吕范等及士兵千人、马数十匹东进。在寿春的宾客蒋钦、周泰、陈武等带领几百人也随策渡江，后周瑜也率兵迎接并助以资粮。到历阳（今江苏和县）时，已包罗部众五六千人。

孙策渡江后，在仅四年的时间里，驰骋疆场，东征西讨，次第削平江东割据势力，占有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庐江、庐陵六郡，独霸江东，创建基业。其开国时间之迅速，大大超过曹操和刘备。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孙策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其战略决策英明，“乱世务边”的决策充分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勇决果断的过人之处。其次，孙策善于笼络人心，“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再次是军纪严明，所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故民心向之。当然，孙策用兵，“猛锐神速，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亦即他所具有的大将素质、卓越的指挥才能，也是个很大原因。他自渡江以来，攻必克，战必胜，人闻孙郎来，莫不望风而靡。袁术曾欣羡地感慨说：“我如果有孙郎这样的儿子，纵然死去，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了。”

孙策渡江开拓江东的次年，拓地日广，实力强盛，羽毛丰满，遂想脱离袁术而独立。他听到袁术在寿春欲称帝，遂与之绝交。建安二年（197）正月，袁术称帝后，孙策遂采取北结曹操以抗袁术的政策，与曹操结好，曹操表封他为骑都尉，袭乌桓侯，领会稽太守。后曹操闻知孙策平定江南，深感忧虑，但因无力分兵与之争锋，便只好眼看着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而没有办法。曹操虽一再设法拉拢孙策，但孙策却不肯受他节制。

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后方空虚。孙策选择这个时机，确定了一个“阴袭许昌，迎汉帝”的计划。他部署好军队，临江待发。闻讯后，曹操集团的谋士将领“众闻皆惧”。因为孙策骁勇善战，又有著名谋士周瑜辅佐，这对曹操是个极大的威胁。然而郭嘉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孙策不会构成很大威胁，料定孙策此举，难以成行。众人对此大惑不解。郭嘉解释并进而推测说：“孙策刚刚吞并江东，所诛者尽为才俊。这些人手下都有一些敢死忠诚之士，他们一定会替他们的主人报仇。孙策为人浮躁而不警惕，纵使兵士众多，也如同独行旷野。如果遇到埋伏的刺客起而偷袭，孙策就只能一个人抵抗。在我看来，这个人必死于匹夫之手。”

众人听了郭嘉的预言，仍然心有疑虑。信的是他的分析很有道理，疑的是孙策是否真的“必死于匹夫之手”。但不久，这个似乎难以置信的预测，却为事实所证明。史载“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大家都对郭嘉的料事如神赞叹不已，深深为之折服。

原来，许贡担任吴郡太守时，曾上表汉帝，建议将孙策“召还京邑”，“若放于外必作世患”。孙策闻知大怒。遂率军南取钱塘（今浙江杭州附近），先使许贡无法与会稽王朗构成联盟，以相抗拒；然后再移兵北上，一举攻占吴郡，并绞杀了许贡。许贡死后，有三个门客，常想寻找机会，为他们的主人报仇，但一直没有找着机会。孙策平时极爱打猎，常轻装简从，外出射猎。手下多次向他进谏勿随意外出。孙策虽然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但却又总是改不掉自己的习惯。《三国演义》描写道：

“一日，孙策引军会猎于丹徒之西山，赶起一大鹿，策纵马上山逐之。正赶之间，只见树林之内有三个人持枪带弓而立。策勒马问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韩当军士也。在此射鹿。’策方举辔欲行，一人拈枪望策左腿便刺。策大惊，急取佩剑从马上砍去，剑刃忽坠，止存剑把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来，正中孙策面颊。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应弦而倒。那二人举枪向孙策乱搠，大叫曰：‘我等是许贡家客，特来为主人报仇!”策别无器械，只以弓拒之，且拒且走。二人死战不退。策身被数枪，马亦带伤。正危急之时，程普引数人至。孙策大叫：‘杀贼!’程普引众齐上，将许贡家客砍为肉泥。看孙策时，血流满面，被伤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伤处，救回吴会养病。”

是夜，孙策因伤重而卒，年仅 26 岁，由其弟孙权袭领部众。

孙策为郭嘉所言中，死在将袭许都之时，也许出于偶然。所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说：“嘉料孙策轻佻，必死于匹夫之手，诚为明于见事。然自非上智，无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袭许年死，此盖事之偶合。”但是，他可以预测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则表明他对于各个政治军事集团有着深刻了解，对其意图能洞察秋毫，对其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也了如指掌。作为一个杰出的谋略家，郭嘉虽然身在曹营忙于军务，但对孙策统治下的江东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和多种矛盾的发展趋势却是成竹在胸。尤为难得的是，他能够对极为准确地分析、判断能掌握的材料，从而得出异于寻常的精确预见。

5. 智破袁氏

当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崛起之后，他们均有图王之志，因此，双方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已是势所难免。

早在初平元年（190），袁绍就曾说过：“我要南面据守黄河，北面控制燕代，再率河北将士，南向以争天下。”到建安四年（199）六月，袁绍消灭了公孙瓒后，占有青、冀、并、幽四州之地，军队增至数十万人，势力更加强盛。他召集将领和谋士们研究作战方案，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接受郭图、审配的意见，确定了“立即进攻，集中兵力，直捣许昌”的作战方针。遂选精兵 10 万，精骑万匹，胡骑 8000，南下谋攻许昌。

曹操手下众人对袁绍出兵仍存畏惧，经过曹操和荀彧等人的解释、鼓动后，方才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去迎击敌人。当时，曹操调精兵 2 万，于 199 年八月进军黎阳，主动迎

敌。

哪知，正当曹操部署对袁绍作战的时候，199 年十二月，原来依附曹操的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自据徐、邳等，起兵反曹，与袁绍遥相呼应。是时，东海郡及附近的郡、县大多归附刘备，军队增至好几万人，声势颇为浩大。遇此意外，曹操意欲亲征迅速打败刘备，以防两面受敌。

另外，曹操很早就看出，将来与他争雄天下者必是刘备，所以他曾对刘备说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以前刘备失败来投，他予以笼络。后来，刘备要领兵去击袁术，曹操也准其离去。当时，郭嘉就曾牵马劝谏："放备，变作矣！"并说："纵不杀备，亦不当使之去。"又引古语："一日纵敌，万世之患"为证。曹操听后，大为懊悔，遂令许褚率兵追赶。结果，刘备如鱼人大海，鸟上青霄，一去再不复返，曹操"恨不用（郭）嘉之言"。如今，面临刘备的公然反叛，曹操必然非常重视。

但是，曹操帐下的将领对此却不理解。他们对曹操说："与您争天下的主要是袁绍。如今袁绍正率兵打过来，您却要放弃袁绍不打，面去东征刘备。万一袁绍从背后乘虚而人，那可怎么办?"

曹操解释说："刘备乃人中之杰，今不除之，必为后患。"

在这关键时刻，郭嘉赞同曹操意见，他说："袁绍生性迟疑，即便来攻，也不会迅速。刘备起兵不久，民心未附，力量又不大，迅速攻击，一定可以把他击败。这关系到生死存亡，千万可不能失去啊!"于是，曹操下定决心，亲率精兵兼程东进，迅速攻破彭城、下邳，迫降了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妻子被俘，他只身逃往河北，投靠袁绍。

东征刘备，应该说是官渡大战的一个前奏曲。对曹操来说，与袁绍决战在即，如果不迅速扑灭刘备的反叛势力，任其在心腹地区星火燎原，势必就要陷人腹背受敌的困境。大战之前，先肃清次敌，以巩固后方，实属高明之举。曹操在这个问题上，决策无疑很对。问题在于，诸将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因为对袁绍而言，刘备起兵之时，也正是他乘机猛攻曹军的绝好时机。因此，曹操帐下将领的担心，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诸将表示反对时，连曹操也有些迟疑不决，便"疑"面问郭嘉。郭嘉的一席话，使人茅塞顿开。他就袁绍、刘备两方作了分析，如果曹操东征，袁绍很可能先坐壁上观，不会立刻进兵（后来事实果是如此），这当然最好。如果万一袁绍出兵，也"来必不速"，这是由其"性迟而多疑"所决定的，如此就给了曹操短暂的可资利用的宝贵的时间。而关键在于，曹军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能迅速平叛取得胜利。如果东征长期下去，难以击败刘备，那么东征也就不可取了。而这一点又取决于曹、刘双方的实力对比。郭嘉对比了双方的兵力、战斗力、士气、民心之后，断言"急击之必败"，也完全符合军事学的基本规律。曹操听了他的分析，下定决心，终于获胜。反观袁绍一方，在曹操东征之时，谋士田丰建议袁绍："曹操与刘备正在交战，战事恐不能很快解决。公举兵袭击他的后方，可以一战而取得胜利。"田丰虽然错认曹操无法迅速击败刘备，然而曹操集团极为畏惧的却是乘虚

出击。不料，袁绍竟借口他儿子有病，未采纳田丰的建议，按兵不动。田丰闻此，“以杖击地曰：‘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长叹而出。”

在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郭嘉抓住良机恰到好处。时刻把握事物在错综复杂中的运行情况与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根据条件，不放过有利时机，这是谋士们不可缺少的智慧。时机往往只有一次，稍纵即逝，一去不返。人们常说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劝诫人们要善于抓住事物变化的枢纽，把握重要关系的环节，善于随机应变。这需要有慧眼！在时机出现时发现它，捕捉住它，决不放过。在这一点上，郭嘉与田丰无疑都具有这种慧眼。郭嘉称东征刘备是“存亡之机，不可失也”；田丰说是“难遇之时……失此机会。大事去矣……”由不同的方面阐述了同一思想：时机千载难逢，极为可贵；能否抓住它，关系巨大，影响深远。

发现时机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要看能否把握住它。就这一点而言，郭嘉成功而田丰却失败了。此中深层根源在于，他们都是谋士。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他们都发现了时机，指明了抓住时机的方法，但最终的决策人——曹操和袁绍，却一个采纳一个弃而不顾，因此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事物异趋，变异多多，这就为人们提供了多向选择的可能。要抓住时机，就必须预见到事物最终的惟一趋势，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这样自然会有冒险性，这也就更需要胆识和准确的预测判断能力。因此，预见性可说是谋略家们必备的才能。在这一方面，田丰与郭嘉相比，也不免稍逊一筹。郭嘉预见到东征刘备，必能速胜，其间袁绍极可能不会出兵；即使出兵，因行动迟缓，也无关大局，后来事实都一一验证了其准确性。田丰一误为断言曹操不能速胜刘备，二误为择主不明，虽有良谋，岂不知其主公的性格怎样？竟幻想袁绍会听纳自己的建议，这就难免要失败了。准确的预见性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之上，郭嘉对袁绍的了解与认识，似乎比田丰要深刻得多，这正是他成功的根源所在。

击败刘备后，曹操迅速调兵官渡。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围攻白马，以保障主力渡河。曹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将袁军引诱至延津，接着他率军急赴白马解围。未行 10 余里，便与颜良相遇。颜良一见，大惊失色，只好仓促迎战。曹操令张辽、关羽先攻颜良。关羽一眼望见了颜良的麾盖，策马如飞，直逼麾下，刺杀颜良于万军之中。袁军群龙无首，溃不成军，白马之围很快被解。

盛怒之下，袁绍下令全军渡河追击，命大将文丑率 5000 轻骑为先锋。

这时，曹操已率兵马向官渡撤退。到了延津南坡，他下令让一部分骑兵解鞍放马，不多时，战马乱奔，器械满地。很快，文丑追了上来，见状以为曹军已经逃遁，便命令士兵收拾“战利品”。岂料，曹操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 600 精卒，飞身上马，冲向袁军，势如破竹。袁军始料不及，一触即溃，大将文丑也成了刀下之鬼。

遭此惨败，袁绍不肯善罢干休，令将士继续进军，一直追到官渡，才安营扎寨。这

时，曹军早已布好阵势，坚守营垒。袁绍令士兵在曹营外面堆起土山，垒起高台，叫弓箭手在高台上居高临下向曹营放箭。曹军官兵只好用盾牌遮住身子，才能在营中行走。

曹操深虑此被动状态，急召众谋臣商议，最后设计出一种霹雳车。这种车上装有机钮，扳动机钮，十几斤重的石头就可飞出300多步。这样一来，袁军的高台被击垮，弓箭手被打得头破血流，死伤无数。袁绍又叫士兵在夜里偷偷挖地道，准备偷袭曹营。曹军发觉后，在兵营前挖了一道深深的长堑，切断了地道的出口。袁军的偷袭计划又失败了。

如此，两军对峙，均难有进展。

相持数日，曹军兵少粮缺，士卒疲乏。曹操曾想放弃官渡，退守许昌。谋士荀彧写信劝说："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于是，曹操决心加强防守，苦撑危局，静观其变，寻求战机。

果然，袁军内部不久出现矛盾。谋士许攸给袁绍献计，让他趁许都空虚，派一支人马绕过官渡，偷袭许都。袁绍不听，固执地说："我要当先取操！"偏巧，许攸家人犯法，已被收监。许攸闻讯，登时大怒，连夜投奔了曹操。曹操刚脱了靴子想睡，听说许攸来见，喜不自胜，跳足出迎。一见面，曹操抚掌笑说："君至，我大事有望。"

许攸向曹操提供了袁军屯粮乌巢，防备不严的情报，建议曹操出奇兵偷袭，烧其粮草。若是，"不出三日，绍必大败。"曹操闻之甚喜，并马上行动。他留曹洪、荀攸守大营，自己亲率精锐步骑5000人，打着袁军的旗帜，利用夜晚悄悄从小路赶到乌巢。半夜抵达后，曹军围住粮囤，四面放火，把1万车粮草烧为乌有。

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前线，袁军尽皆慌乱不堪，军心大乱。大将张郃、高览临阵倒戈，率部投降了曹操。曹军乘势猛攻，全线出击，袁军四处逃散。袁绍和他的儿子袁谭连盔甲都来不及穿戴，便率领800骑兵仓皇逃到河北。

官渡战败后，袁绍势力尚存，不料他本人却对胜败耿耿于心，终于积郁成疾，于建安七年（202）呕血而死。其时，袁氏集团仍有很强的实力。袁绍的小儿子袁尚据邺城，统领袁绍旧部；袁谭、袁熙等仍然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袁绍的几个儿子不能同心协力，各自扩充实力。袁绍在世时，为了争夺嗣位，他们就已经各自扩充实力，培植党羽，明争暗斗。谋士审配、逢纪拥戴袁绍喜欢的幼子袁尚；辛评、郭图却支持长子袁谭。袁绍死后，审配假传袁绍遗命，奉袁尚嗣位。袁谭自然心有怨言。袁尚也很疑忌他大哥，拨给的兵力也就很少了。他又让逢纪跟从袁谭，名为辅佐，实则监视。袁谭屡次要求增兵，袁尚与审配都不予理睬；愤怒之下，便杀了逢纪，如此一来，袁氏兄弟之间的矛盾，便迅速激化起来。

官渡之战后，曹操让军队先休整了一段时日，然后利用袁尚、袁谭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的机会，渡过黄河，北上征讨。建安七年九月，曹军攻打屯兵黎阳的袁谭，谭无力抵

抗，情急无奈，只好向袁尚告急求援。袁尚欲分兵助兄，又怕袁谭借兵不还；如果坐视不救，又怕黎阳有失与己不利，只好让审配守邺城，自己亲率大军救援黎阳。次年二月，两军大战于黎阳城下，结果，袁谭、袁尚、袁熙、高幹（袁绍外甥）全部大败，放弃黎阳，退保邺城。曹操占据了冀州的重要门户黎阳，为进一步消灭袁氏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屡战屡捷之下，曹军诸将皆欲继续追击，一举取下邺城。郭嘉在大家的兴头上，却出人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停止攻击、撤军，南征刘表的方案。众人迷惑，想当年下邳打吕布时，就是采用了郭嘉的急攻战术，在敌方人马疲惫的情况下，围攻两月，终于擒杀吕布；现在二袁已露败相，只要围住邺城，奋力强攻，破城指日可待，为什么要撤军呢？而今调头南下，远征刘表，岂不是给了二袁以喘息的机会？

对此，郭嘉自有他的独到见解，他很有把握地解释说："袁绍生前最喜爱这两个儿子，究竟立谁为嗣，一直没有定下来。有郭图、逢纪这些人作谋臣，肯定会兄弟内争不断，最终会相互分离，背目成仇。如果我们进攻太急，他们一定会团结一致对付我们；如果我们暂缓进攻，他们就会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所以，我们不如掉头向南，假装去荆州讨伐刘表，以观他们的变化。等到他们内部发生变乱后，我们再出兵击之，便能够一举平定河北了。"

郭嘉此计，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这是一个消灭二袁最有效也是事半而功倍的方案。因为，在当时形势下，乘胜进攻并消灭二袁，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也大概会取得成功。但是，"困兽犹斗"，"一人拼命，万夫莫当"。二袁占据的邺城，经过了袁绍的多年经营，自然不可能被轻易攻破，何况袁军还有相当的实力，如果被逼急了，自然会拼命顽抗。强攻硬拼，必然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不是高明的战法。在当时，由于曹操大兵压境，对袁氏集团而言，内争已退居次要地位，怎样外抗强敌，便是头等大事和主要矛盾。也就是说，袁、曹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冲淡或暂时压抑住了袁氏内部的矛盾。高明的智谋之士，常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取得胜利。如果敌方内部没有矛盾，也总是要想方设法给他制造矛盾。现在，袁氏内部矛盾重重，但却被压制住没有爆发。如果使之爆发？当然让其上升为主要矛盾即可。如何使之才能上升激化？那就要改变主要矛盾，也就是说，暂时使曹、袁矛盾淡化。淡化的方法，便是曹操一方主动退出，停止进攻，从而改变形势，激化袁氏内部矛盾，巧妙地使之相互火并。郭嘉这一方案的归宿，就是要完成主要矛盾的转移，给二袁创造一个自相残杀的时机和环境。这样，曹军便能够以敌制敌，借敌人之手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坐收渔人之利。这实在是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谋妙计。

听了郭嘉的解析，众人连声称是，曹操欣然采纳。建安八年（203）八月，曹操下令南征刘表。这时，荆州的刘表刚稳定了长江以南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正密切注视着中原局势的变化。曹军回师南下，对刘表造成了强大的威慑，使他不敢轻易北上攻掠曹军辎地。

这就足够了！因为曹操所要的，便是一个给袁氏兄弟看的实质是佯攻的效果。曹操退军后，留下贾信守黎阳，曹洪守官渡，自己回许昌；接着再南下，装出进攻刘表的姿态。他虽然挥师南下，却是一步三回首，时刻注意着二袁的动静。当曹军开到西平（今河南西平县西）时，便接到袁谭派辛毗前来请求投降求救的消息。

事态正如郭嘉所料。曹军南撤后，胆战心惊的袁谭、袁尚真是大喜过望，紧接着，兄弟二人便开始了对冀州的争夺。袁谭以要追击曹军为借口，要袁尚给他的军队换些好的铠甲。袁尚不给。袁谭很生气，在郭图、辛评的挑唆下，领兵攻打袁尚，结果大败而归。袁谭带领败军逃到平原（今山东平原南），袁尚又领兵追踪而至，将平原团团围住，四面攻打。袁谭眼看城难守住，又一筹莫展，只好听从郭图的建议，派辛评的弟弟辛毗向曹操请求投降和火速增援。

曹操见二袁果然火并，心中非常高兴。但诸将对袁谭求降，尚存疑虑。谋士荀攸则认为："现在天下正是多事之秋，群雄逐鹿，较智量力。而刘表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其无雄心大志，显而易见。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袁绍又经营多年，其势力盘根错节。若其二子团结一心，共守父业，便一时难以平定。如果二袁并而为一，专力对外，则更难对付。如今兄弟谮恶，势不两立，正是天赐良机，正应乘其内乱，迅速平定二袁，统一天下。机遇难得，不可失也。"曹操又问辛毗，袁谭请降是否有诈？已决定投效曹操的辛毗回答说："明公勿问真与诈也，只论其势可耳。袁氏连年丧败，兵革疲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隙，国分为二；加之饥馑并臻，天灾人困，无问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灭袁氏之时也。现在明公提兵攻邺，袁尚不还救，则失巢穴；若还救，则谭踵袭其后。以明公之威，击疲惫之众，如秋风之扫落叶也。不此之图，而伐荆州；荆州丰乐之地，国和民顺，未可摇动。况四方之患，莫大于河北。河北既平，则霸业成矣。愿明公详之。"曹操听后，很有同感地说："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纵谭挟诈，不终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于是应允袁谭的求降，立即出兵救援。为了进一步拉拢袁谭，当年十月，曹操赶到黎阳，还与袁谭结成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渡黄河，急忙放弃围攻平原，退回邺城。

建安九年（204）二月，袁尚又出兵攻袁谭，留下苏由、审配守邺城。曹操乘机出兵，进军至洹水，苏由率所部降操。曹军乃直捣邺城，审配坚守而不出。曹军在邺城奋力攻打，起土山、挖地道，用尽方法，却不易攻克。到了四月，曹操让曹洪率军继续围攻邺城，而自己统军扫清外围，先后击破尹楷、沮鹄，迫降韩范、梁岐。五月，曹军在邺城周围挖了一条长 40 里，深宽各 2 丈的壕沟，引漳水灌入沟中，将城围住。邺城被围困了 4 个月，城内给养不足，饿死大半。到了七月，袁尚率主力 1 万多人回撤，救援邺城。曹操手下将领都认为："这是归师，人自为战，最好避开他们。"曹操却说："袁尚如果从大道而来，自当避其锐气；如果沿西山而来，那就能擒获他们。"结果，袁尚军果然沿着西山

而来，在滏水边扎营，遭到曹军的伏击，袁尚率溃兵逃至祁山，再逃至中山。袁尚一路大败，最后率残部逃往幽州，依附次兄袁熙去了。八月，审配的侄子审荣防守城东门，一夜，他大开城门，迎接曹军入城，邺城遂破，审配亦被处死。

其间河北很多地方为袁谭所攻掠。攻占邺城后，曹操挥戈北进，进攻袁谭。袁谭初战不利，便退保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东北）。建安十年（205）正月，曹军冒着严寒进击，一举攻克南皮，处死了袁谭、郭图。至此，冀、青二州皆为曹操占据。然后，曹操北上进击幽州的袁熙、袁尚。袁熙、袁尚已成惊弓之鸟，闻风逃奔辽西乌桓，幽州也就落入曹操之手。郭嘉精心谋画的巧平二袁之计，至此已经全部实现。

曹操攻占冀州后，郭嘉提出建议，要曹操召见当地的知名人士，任以为官，“以为省事掾属”。这一措施，极大地笼络了青、冀、幽、并等地名士的人心，有利于巩固曹操在北方的统治。这可以说是一个极有见地的深谋远虑。

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在邺城大封功臣 20 余人，皆封为列侯。其中郭嘉由于在征讨袁氏兄弟的战斗中，出奇谋立大功，被封为洧阳亭侯。

6. 远征乌桓

曹操平定河北后，首要问题便是征讨乌桓了。

乌桓亦作乌丸，是我国北方一个以游牧射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东汉初年，他们居于今辽宁西部和河北东北部。东汉末年，乌桓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尤以辽西单于蹋顿最为强悍。汉末，乌桓骑兵天下闻名，北方许多军事集团首领都曾依赖过他们。袁绍生前同三郡乌桓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击败公孙瓒后，他曾伪托汉献帝的名义，封蹋顿为乌桓单于。袁绍死后，三郡乌桓继续与袁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建安十年（205），袁尚、袁熙逃入乌桓，妄想借助乌桓的力量与曹操抗衡。为此，蹋顿多次派兵袭扰汉郡，并同曹军直接冲突，企图帮助袁尚重整旗鼓，恢复旧土。为了清除袁氏残余势力，统一北方，曹操准备远征乌桓。

远征乌桓却并非轻而易取。当时，刘备正依附荆州的刘表，一直在劝说刘表讨伐曹操。如果刘表在曹军远征乌桓时，趁机起兵进攻后防空虚的许昌，那后果将非常严重。曹操对此也相当慎重，召集手下文臣武将广泛讨论。诸将均不赞同，他们认为：“袁氏兄弟，只不过是亡命之人，根本不足为虑。夷狄贪而无亲，乌桓又岂能为袁尚所用？如果大军远征，深入乌桓地区，刘备必然劝说荆州的刘表趁机袭击许都。一旦发生变故，到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众人反对之下，郭嘉却非常赞同此事。他对曹操说：“主公虽然威震天下，但乌桓依仗地处僻远，必然不作防备。乘他无备，突然出兵袭击，定可成功。况且袁绍生前有恩于河北官民和乌桓，现在袁尚、袁熙兄弟还在那里，他们的影响力不可小看。如今青、冀、

幽、并四州的老百姓，虽然已经归附了我们，可那只是迫于威力，而我们却并没有给他们什么恩惠。若我们放弃北伐而进行南征，袁尚就会依靠乌桓的支持和帮助，召集袁氏在各地的死党，伺机反攻。乌桓一动，河北的汉人继之而起，就会使蹋顿产生入侵的野心，难保其不会有非分之想。到那时，只恐怕青州、冀州就不是我们的了。至于荆州的刘表，那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空谈家，他自知自己的才能不如刘备，也难以控御住刘备。如重用刘备，他恐怕控制不住；如不重用刘备，刘备也绝对不肯真心实意为他出力。他们之间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因此，纵使我们虚国远征，刘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举动，曹公对此大可不必担忧！”

郭嘉以远征乌桓的必要性、可能性、把握性的精妙分析，坚定了曹操的信心。特别是荆州刘表不会构成威胁的预断，更使曹操集团文武大员们放下心来。建安十二年二月，曹军开始北征。

五月，大军到达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郭嘉又提出了战胜乌桓的具体策略和战术。他觉察曹军行动迟缓，便马上对曹操说：“兵贵神速！如今我们跋涉千里袭击敌人，而部队辎重过多，行动缓慢，恐难以获利。再说敌人一旦得知消息，必然会作准备。不如留下辎重，轻骑兼程前进，乘其不备，突然袭击。”曹操听后，立即采纳。曹军轻装前进，选择乌桓放松戒备的小道，悄然越过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跨过白檀（今河北宽城），经平冈（今湖北平泉），穿鲜卑庭，直逼柳城（今辽宁朝阳南）。

当曹军到达白狼堆时，因为已经离蹋顿的大本营柳城仅仅有 200 多里路了，乌桓就发现了。蹋顿和袁尚兄弟，以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乌延等，带领数万骑兵猛扑上来。

曹操登上了白狼山，双方兵马奋力拼杀。曹军虽装备轻简，人数不多，但准备很足。乌桓骑兵看似来势凶猛，士气旺盛，却终归是仓猝应战，军心难免不稳。曹操令张辽为先锋，纵兵大击。敌军各部协调混乱，溃不成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蹋顿单于被斩，乌桓及汉卒降者 20 多万人。

袁尚、袁熙兄弟和辽东单于速仆丸战败后，率数千骑兵投奔辽东公孙康去了。曹操的部将都要求当即发兵攻击。曹操却说：“何须劳动兵马？我要让公孙康将袁氏兄弟的首级送来。”果然，不久，公孙康送来了袁尚、袁熙的首级。

原来，袁尚他们到辽东后，打算夺取公孙康的兵马。袁尚为人有勇力，对袁熙说：“今天到后，公孙康定来相见，我们兄弟当场杀掉他，占据辽东，还可以东山再起。”哪知，公孙康也在算计他们：“现在不杀袁熙、袁尚，如何向国家交代？”于是，他事先在马房埋伏下精勇士卒，然后派人去请二袁。袁尚兄弟一到，伏兵一齐出动，当场将二人擒获绑缚，放在寒冷的地上。到了这个时候，袁尚还耐不住冻，向公孙康要席子。袁熙长叹说：“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有？”二袁被斩首，函送给曹操。这时，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郭嘉在远征乌桓的战争中，始则力排众议，纵论天下大势，见解深刻而独到，分析透彻，令人折服，促使曹操作出了远征的决定。出征之后，他又及时提出“兵贵神速”，“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的战术方案，使这次远征很快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末尾二袁被杀，《三国演义》归功于郭嘉，第三十三回写道：“时操在易州，按兵不动。夏侯惇、张辽入禀曰：‘如不下辽东，可回许都。——恐刘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级至，即便回兵。’众皆暗笑。忽报辽东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众官问曰：‘何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书以示之。书略曰：

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

众皆踊跃称善。”小说并称其时郭嘉已亡，故留遗书给曹操，是为“郭嘉遗计定辽东”。当然，这是小说作者的设计，正史并未明言这是郭嘉的计策。不过，一则此遗书的计策与前述郭嘉定计让袁尚、袁谭互相攻杀如出一辙；二则后来曹操向汉献帝上表称：“……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凶逆克殄，勋实由嘉。”因此，说这是郭嘉的遗计，也许也有可能。

总之，在此战中，郭嘉自始至终出奇谋立大功，为曹操在北方的统一起着巨大作用。

7. 英年早逝

在远征乌桓的进军途中，郭嘉已不服水土，卧病车上。等到他跟随曹操出征归来后，又因操劳过度，病情加重。曹操一再派从人询问病情，关怀备至。不料，如此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谋士，竟在建安十二年（207）底，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

郭嘉死时，年仅38岁，恰逢英年有为之时，实在令人痛惜！他去世后，曹操亲自前往吊丧，内心深为惋惜，悲痛不已，“上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忍不住发出“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的悲叹。这也难怪，此时恰逢曹操北征乌桓胜利返回，踌躇满志，正欲挥兵南下，一举统一中国之时，他正非常需要像郭嘉这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谋臣。而郭嘉在此时竟离他而去，这对曹操的雄心伟业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恰在郭嘉去世不久，曹操失去有力辅佐，遭遇了平生最大的政治失败和军事失败——赤壁之战。无怪曹操哀叹说：“若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郭嘉死后，曹操沉痛地对荀攸等人说：“诸君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唯独郭奉孝最小。战乱平定之后，我准备把身后的事业托付给他，不料他却在中年夭折，岂非命中注定的吗？”在写给荀彧的书信中，曹操又追念郭嘉说：“郭奉孝年不满40，相与周旋11年，艰难险阻，大家都同甘共苦。因他智虑变远，通达事理，欲托之以后事，岂料先我而去，情何以堪？奉孝是最了解我的人，天下真正相知的人本不多，因此更加痛惜。可是，这又有

什么办法呢!”曹操不止一次地表示，欲将自己身后大事托交给郭嘉，可见他对郭嘉的重视和信赖。曹操又向汉献帝上书，请求给郭嘉追增封赏。表文说：“已故军祭酒洧阳亭侯郭嘉，忠贞善良智高德美，体通性达。每逢讨论大事，众说纷纭，他能一针见血，一语定音，处理恰当，动无遗策。自在军旅之间，随我一起东征西讨十有一年，擒吕布，取眭固，斩袁谭，平定河北，踰越险塞，扫荡乌丸，震威辽东，铲平袁尚，其功高盖世。正当要彰显其勋之时，他却不幸早亡。追念郭嘉之功勋，实在令人不可忘怀。应该增加其封邑，加上过去所封共1000户，以表彰死者，鼓励后人。”对郭嘉的忠诚与才干进行了热情的赞扬，对郭嘉的英年早逝表示深切的悼念。汉献帝阅过表文后，追谥郭嘉为贞侯。

在曹操的智囊团中，郭嘉是一位年轻而又活跃的人物。曹操说他“体通性达”。可谓知人。郭嘉的确性格开朗，豪放，甚至不拘小节。陈群就曾多次向曹操诉说郭嘉“不治行检”，但郭嘉却不为所动，“意自若”，曹操因此而更加看重他。郭嘉才华横溢，锋芒外露，又不拘小节，按理来说，应该会招人忌怨。但事实却相反！这主要是因为他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同僚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尤其是同主帅曹操的关系，相当融洽，达到了“行同骑乘，坐共幄席”的程度，被曹操视为最能交心的知己。与曹操这样广有权谋的人物共事，时刻存在着危险，“伴君如伴虎”并非虚言，很多名臣谋士被曹操处死。而郭嘉同曹操的关系之所以能几乎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一方面大概是郭嘉对于曹氏大业的重要性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他通达圆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结果，这也是他作为杰出的谋略家所具有的另外一个侧面。曹操最念念不忘的是郭嘉的忠诚和才干。自从弃袁投曹以来，郭嘉一直对曹氏集团忠心耿耿，有目共睹。因此，曹操一直对他的忠贤、忠良铭记在心，说他为人“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而郭嘉的智谋、才能，也令曹操非常欣赏。曹操称郭嘉“动无遗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又说郭嘉“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能令曹操这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赞叹不绝，便可见郭嘉智谋实在卓绝不凡。郭嘉的忠与能，不但令曹操钦服，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嘉为曹操运筹帷幄11载，为曹氏集团发展壮大及统一北方的大业建立了杰出的功业，相应地也就为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郭嘉年轻有为，不但具有择去就之明智，而且可以纵览天下形势，知己知彼，有预见事态发展之神机。他不仅善于利用矛盾，“指挥”敌人，胸有奇谋妙策，而且高屋建瓴，目光深远，具有高超的战略意识。他不仅仅是东汉末年曹操麾下的“奇佐”高参，而且也以他在斗争中显露的高超艺术，在历史智慧宝库留下光辉的一笔。

最后，让我们以《三国演义》中对郭嘉的赞诗来结束本文吧！诗曰：

天生郭奉孝，豪杰冠群英；

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

运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

可惜身先丧，中原梁栋倾。

第七章

一代智圣——诸葛亮

隐居隆中，自比管仲乐毅，人称“卧龙”。刘备三顾始见之，为备画据荆益、联孙权、拒曹操之策，佐备取荆州，定益州，遂与魏吴成鼎之势。民间传有“草船借箭”，“八卦阵困吴兵”、“木牛流马”等传说。著有《诸葛亮将苑》与《便宜十六策》等谋略全书，将在治军、战争、治国、外交等方面获得的大量经验教训尽数融入书中，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教科书中，还是广大人民心目中，诸葛武侯都是无可替代的智谋化身，实乃一代智圣。

1. 乱世童年

官逼民反，农民起义

东汉王朝后半段的百年间，朝廷里外戚和宦官急着夺权，地方豪族则忙着兼并土地及累积财富。贫富悬殊严重，破产的农民流浪四方，被饥馑及穷困追着四处跑，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农民失去田地，成为浪人，势必导致社会重大的动乱。

顺帝以后的二十年间，无法生存而流亡各地的贫民集团，不得不揭竿起义，争取最起码的生存空间。但传统的史书，例如《后汉书》及《资治通鉴》等，大多以“妖贼”或“盗贼”称之，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诸葛亮日后大老板刘备的长期宿敌曹操，在平定兖州后，曾将三十余万黄巾党人收编为“青州军”，可以说是第一个以同情立场，面对农民起义的政治领袖。

这些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大多带有浓厚宗教色彩，他们分别被称为“无上将军”、“黄帝”或“黑帝”，组织庞大而松懈，全靠宗教力量结合。在这一系列的民变事件中，以灵帝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的黄巾党人事变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

黄巾党人的领袖是巨鹿人（河北省南部）张角，是位非常有名的民间密医，以神秘的宗教医术，医疗患病的农民。张角的治疗法，是让患者先作自我罪行告解，再以符咒浸人饮之。先不问其效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出张角的治病是宗教性大于医疗性的。这样子的治病法，即使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仍到处流行着，在医学不发达的当时，影响力自然更大了。张角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都擅长这种神水医疗术，由于碰到苦难当头的年代，信仰者急速膨胀，总称为“太平道”。

据张角自己的说法，曾在深山中，得到仙人传授的《太平清领书》，嘱咐他推展太平道以救世。在数十年间，以青州（现山东省）为中心，遍布冀、徐、荆、扬、兖、豫等州。拥有数十万信徒，盘踞在十三州中的三分之二江山。

到了光和年间，太平道的影响力，已不止于下阶层的农民，不少地主、富豪，甚至于官僚也趋之若鹜。依《后汉书》记载，执宦官主流派集团牛耳的大常侍张让，便与张角有相当密切的来往。

眼见太平道急速膨胀，朝廷有志之士自然产生了危机意识。清流派的杨赐，首先上书主张一方面招抚流民，给予土地耕种，以安定其生活；一方面搜捕太平道在各地的领袖，以削弱其组织力量。刘陶、乐松、袁贵等也联名上书灵帝，主张逮捕张角，以免事件继续扩大。

由于亲太平道的宦官一再阻止，灵帝在软硬政策间举棋不定，终于消息外泄，反而使

张角加速强化其组织。不久，张角便将全国信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编组万余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方均由直属子弟统领指挥。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并封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共同统率着三十六万人马。

灵帝中平元年，张角向信徒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当年正好是甲子年，是六十年干支岁月的重新开始。张角决定在是年三月五日，散布各地的三十六万信徒同时起义。依照中国传说的五行思想，金、木、水、火、土的循环理论，汉王朝属火德，克火者土，因此代替汉王朝者应属土德。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的土都是黄色的，所以太平道信徒，均以黄色头巾为标帜，这也是黄巾党人的由来。

负责攻打洛阳的大方马元义，行动不够谨慎，三月三日未到便阴谋败露被捕，同行的党人有数千人遇害。灵帝到此才恍然大悟，发出逮捕张角的通缉令。

迫不得已，张角会同两位弟弟，提早一个月起义。虽然准备不周，仍有七州二十八郡响应，头绑黄色头巾的党人，攻击官府，占领田园，不少郡县官吏闻风而逃，《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党人的主要战场，在洛阳附近的颍川地区，北起冀州西南区，南至南阳一带。朝廷以何皇后之兄何进为河南尹，负责攻防总指挥，实际负责作战的是司隶军区中最精锐的师团，分别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北中郎将卢植率领。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一章回便是刘备在琢郡募集义兵，响应政府号召，共同对抗黄巾党人民变的情节。刘备在此认识关羽和张飞，留下了“桃园三结义”的千古美谈。

战争初期，黄巾党人声势浩大，张角和卢植大战于冀州，卢植军团寡不敌众，被迫向南撤退。防守在颍川附近的朱俊军团亦遭击退，南阳太守甚至在会战中阵亡。

为了保护京城洛阳的安全，皇甫嵩将主力部队布防在颍川附近。张角以数万兵马层层包围，皇甫嵩亲往前线视察，他看到黄巾党人均以茅草结营，乃趁夜色掩护，以火攻战术突击，张角军团大乱，布防在颍川南岸的朱俊军团也趁机反攻，洛阳方面前来救援的典军校尉曹操，率领骑兵部队及时赶到，三方面夹击下，黄巾党人大败，死伤高达数万人，这也是朝廷部队第一次成功阻挡黄巾党人攻击的正式记录。

灵帝中平元年八月，张角病死；十月，人公将军张梁的军团在颍川附近中了皇甫嵩埋伏，死伤三万余人，张梁本人也在溃败中遭到击杀；十一月，地公将军张宝也战死在南阳会战中，黄巾党人的主力部队，到此完全歼灭。

但散居各地的黄巾党人仍遥相呼应。并州的白波军、冀州的黑山军、益州和青州的黄巾军，声势浩大，均让各地方政府头痛不已。皇甫嵩等虽在洛阳附近获得绝对胜利，但在数度大规模会战后，主力部队也遭到了重创，根本无力再协助各地方政府剿乱。朝廷为了巩固地方秩序，平定党人的作乱，也不得不强化北方首长的行政权及军事权。

中平五年（公元一八八年）三月，朝廷接受江夏太守刘焉建议，扩大部分严重动乱地区刺史的权限，并改称“牧”。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资治通

鉴》记载："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这些地方州牧，权限逐步扩大，渐渐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朝廷也慢慢失去了指挥权和控制力，终于酿成了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东汉王朝也步入名存实亡的境地了。

动荡社会，流浪孤儿

黄巾党人起义的那个甲子年二月，诸葛亮正好满四岁。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时出任泰山郡郡丞，泰山郡中的泰山是中国自古以来有名的灵山，诸葛亮便在这附近度过他最早期的童年。

诸葛亮本籍在琅琊郡，当时称为阳都县，约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和沂南县之间，同属于山东省的西北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

泰山之南有鲁国，北方则有齐国，濒山临海间有块相当肥沃的平原，或产桑树和麻类植物，麻、绸等织制品便成了这里的名产。主要的大城市临淄位于渤海及泰山间，这里的人一向思虑较深，并且好作议论，行事从不轻举妄动，这些人个别能力都很强，但集体作战力则偏弱，是典型的工商社会，国家的经济力旺盛而活跃，住民大约可分成士、农、工商、工、坐商等五种职业。

思虑周密，好作议论，绝不轻举妄动的性格，的确相当明显地可以在诸葛亮身上发现。从姜太公在齐地建国以来，这里一向便是南北货贸易重心，经济力量旺盛，因此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地方为高，东汉到六朝时代，有不少名人皆出身于此，例如协助苻坚建立前秦帝国的王导，不朽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及唐代书圣颜真卿等，都是当地的名家豪族。

另一个特色是齐国的兵学思想。齐军一向以怯战出名，因此更用心于研究战争的技巧和方法。姜太公的兵法学是战争的原则，也是生意者的策略。一代兵学宗师孙武，也是齐国人，《孙子兵法》中的准备和应变工夫，相信和齐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有关。《鬼谷子兵法》，也是以齐国为其发源地，孙膑、庞涓，甚至于苏秦、张仪都是在这里学成的。除了在襄阳地区居住时，和当地的名士学者切磋研习外，诸葛亮的思想、言行及人生观，显然也是和齐国传统的文化有关。

韦昭写的《吴书》中记载：诸葛亮的先祖原姓葛氏，居住在琅琊郡诸县，当时他们整族人不知在什么原因下，迁往阳都县。由于阳都县里也住有很多葛氏人家，为了有所区别，乃将诸县迁移过来的葛氏，称之为诸葛氏。

诸葛亮的祖父诸葛丰曾任东汉王朝的司隶校尉（京城警备总监），他是位负责尽职的官员，个性刚强正直，执起法来，任何权势都毫不在意。

官位高居侍中的外戚许章，平常假借皇威为非作歹，诸葛丰下令逮捕，许章逃往禁宫，要求皇帝保护。诸葛丰也曾正式上文弹劾许章，并要求严厉处分，以免伤害皇权。虽

然皇帝有意调节两人的争执，但诸葛丰义正词严，皇帝不得已，只得处分许章。然不久，诸葛丰便被免除司隶校尉之职务，并且废为庶人，不过诸葛丰这种高风亮节、执法严正的个性，显然也遗传在诸葛亮的身上。

诸葛亮之父诸葛珪，曾任泰山郡郡丞（主任秘书），其妻章氏。两人共育有四位子女，诸葛亮排行老三，长兄诸葛瑾，弟弟诸葛均，另有姊姊一人。九岁时母亲章氏去世，为了照顾年幼的子女，父亲另娶了后母，但三年后父亲也去世了。丧失双亲的诸葛兄弟，由于后母无力抚养他们，全靠叔父诸葛玄接济。长兄诸葛瑾大诸葛亮七岁，母亲去世前，曾在洛阳太学府游学，专攻《毛诗》、《尚书》、《左传春秋》，成绩优异。母亲去世时，他为了服丧及照顾弟妹，毅然放弃学业，返回家乡。

琅琊郡属徐州，黄巾党人起义初期，这里也备受干扰，但当朝廷派来武夫出身的陶谦为徐州刺史后，动乱总算平息了下来。其后的董卓之乱，关东诸侯勤王起义的战争，徐州在陶谦力保中立的政策下，总算未受波及。所以当洛阳一带陷入战乱时，不少人“流移东出，多依徐土”。但就在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一九三年）起，雄踞兖州的曹操，其父曹嵩在徐州意外被害，曹操乃兴兵攻打徐州，陶谦虽奋勇抵抗，但整个徐州立刻陷入兵荒马乱中，位于徐州北部的琅琊郡也遭到波及。有些地方甚至“鸡犬亦尽，墟色无复行人”。负责一家安危的诸葛玄，不得不设法离开家乡，暂避战乱。

隔年，诸葛亮十四岁的时候，诸葛玄被反董卓集团的南区领袖——扬州军阀头子袁术任命为豫章郡太守（今江西南昌附近）。诸葛玄带着年幼的诸葛亮姊弟们前往赴任。并借以暂避祸乱。但年纪已二十一岁的诸葛瑾，必须担负重建家声的责任，因此他决定另找生路，以免寄人篱下，几经思索后，和继母远赴江东。一家人从此离散，各奔东西。

从徐州北部经由豫州，南下到豫章的路途上，这几年的兵荒马乱最为严重，曹操及陶谦间数度恶战。不少民变都发生在这地方。青少年期的诸葛亮亲眼目睹战争对社会所带来的恶果，土地荒废，人民妻离子散，农村经济严重破产，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剑铤而走险，从事盗匪生涯。这种悲惨情境，对诸葛亮的人生观想必有着深远的影响。

更不幸的是，诸葛玄到任后不久，东汉朝廷又派朱皓为豫章太守，使豫章太守的位置闹了双胞。不过朱皓上任的时候，由扬州刺史刘繇处借得大批军队，直接向“非正牌”的诸葛玄施压。诸葛玄方面，袁术虽然声势浩大，但正和曹操准备交战中，自顾不暇，根本无法给诸葛玄任何实质的帮助。何况自己非朝廷命官，名不正言不顺，势单力薄，自然无力抵挡，为了顾全面子及家人安全，只得匆匆撤离。

家乡是不愿也不可能回去，诸葛玄只好将诸葛亮一家带到荆州的襄阳城，去依靠老朋友荆州刺史刘表了。荆州刺史刘表早年也名列“八俊”之一，声望崇高，是清流派在官场中的主要领袖之一。他不赞成卷人不必要的争执中，所以一向闭关自守，既未参加董卓和反董卓联盟间的战争，对袁绍、袁术兄弟间的明争暗斗，也保持中立，所以荆州内部还算安稳，不太受汉末战乱的影响，而且文风鼎盛，是个相当不错的“避难港”。

不过，由山东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湖北，辗转千里之远，光是逆着长江到荆州，就要有十几天的舟楫颠簸之苦，对年轻的诸葛亮而言，倒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流离之间，也更体念了家园及和平的重要性。

虽然刘表很高兴、也颇热诚地接待了诸葛玄。但丢掉了官职的他，只得委屈在刘表府里当幕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一个高傲又有原则的知识分子，这种打击几乎比生活上的困苦还要大，因此一年后，诸葛玄便忧郁成疾，一病不起了。幸好刘表仍顾念旧情，承担起诸葛亮一家的物质生活，诸葛玄在这一年内，结交的一些文人名士，给了这个丧失大家长的家庭，不少精神上的鼓励及支持。

由于刘表的关系，诸葛亮的姊姊嫁给了荆襄名门庞德公的侄儿庞山民，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十六岁的诸葛亮决定带领弟弟独立生活，不再接受荆州襄阳府的“人道援助”。他将叔父仅有的些微财产变卖，直接去晋见刘表，表明自立更生的意愿，刘表非常高兴，便帮助他们以极少的代价，在襄阳城西二十多里一个叫做隆中的地方，将这两个年轻的兄弟安顿下来，两个男的自行耕种，这年正是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流浪两兄弟”找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展开半耕半读的隐居生涯。

2. 晴耕雨读

乱世英雄争出头

第二次党锢之祸和黄巾党人叛变事件，把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政权逼迫到破灭边缘。但五年以后的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正值壮年的东汉灵帝突发急病，在永安宫去世。十四岁的少帝继位，清流派党人结合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何太后之兄），企图杀害宦官，却在一连串的错误下，引发了两派人马在洛阳宫城内的火拼事件，整个皇宫陷入一片火海及屠杀的惨剧中。由于司隶区最高军事首长的皇甫嵩元帅，有效地压制了外围军团的涉入，使洛阳城内以司隶校尉袁绍及典军校尉曹操为首的清流派军人占有绝对优势，宦官几乎被一网打尽。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外藩中势力最大的西凉军团领袖董卓趁机领军攻入洛阳，迅速霸占了东汉王朝的政权，废除少帝，拥立傀儡政权献帝，使四百多年的大汉皇朝到达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有关这段史实，拙作《曹操争霸经营史·天之卷》中有详细的描述，在此不赘。

早在汉武帝执政期间，为了有效统治日益庞大的大汉帝国，便将全国分成十三个州，州置刺史，由皇帝直接交付监察郡县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务，无兵权也无治民之权，也就是说原先州并不属于地方级的机构。但随着时间演变，州刺史的力量愈来愈大，不但掌握了民政权，也逐渐掌握了地方兵权。特别是黄巾党人事件以后，地方民变不断。为了加强招

抚及讨剿的方便，中平五年，东汉政府首先将重要州的刺史改称为牧，正式付予军权及行政权。没多久，未改称牧的刺史，也有样学样的自己掌握军政及民政，使“州”正式成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且在中央逐渐无力控制地方的情势下，州牧及刺史便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了。

雍州刺史董卓是州牧中最强悍凶猛的军头，他所率领的西凉军团（包括雍州、凉州的军队），由于需防御西北异族，所以作战力强大，军容之庞大仅次于司隶区的军团。但司隶区军团派系多，不若西凉军团的容易整合，因此，董卓早就天不怕地不怕，大有僭越的态势。虽然有人将董卓之野心密告他的上司皇甫嵩元帅，但连声望崇高、可以喊得动司隶区军团的皇甫嵩，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禁宫之变，董卓以强大军力，趁乱人主政权，并且废少帝，拥立献帝，自然引起各地方拥有军权州牧的眼红，在袁绍、袁术及曹操的鼓舞及煽动下，函谷关以西的州刺史及郡县太守，共同组成了反董卓联盟，虽然他们打出了勤王旗帜，其实已和洛阳的中央政府正式决裂。这些军团包括现任勃海太守袁绍、袁绍的异母弟后将军袁术。河北太守王匡、陈留太守张熊、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道、济北相鲍信、豫州刺史孔柚、兖州刺史刘岱等。前骁骑校尉曹操弃职逃脱后，也组成私人军队，自称奋武将军，参与了此一军事联盟。

反董卓联盟声势虽然庞大，可是各地方军头各怀鬼胎，彼此又无从属关系，作战力有待考验，因此他们虽已在北、东、南三方向将司隶军区团团围住，然而除了曹操的私人军团及袁术部属长沙太守孙坚的部队，曾和亲董卓的军团有接触战外，关东联军几乎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摆摆姿势而已。

不过董卓一见各州牧公开反叛，加上司隶军区内的老军头皇甫嵩、朱俊等对董卓的行为也表示相当的不满，内外压力下的心虚，使他作了一个严重错误的决定——弃守洛阳，将京城迁往长安。换句话说，他已主动放弃半壁江山了。

但反董卓联盟的关东军团并没有趁胜追击，反而为了争夺领地，引发了一系列的内斗，在对抗董卓时功劳最大的孙坚，甚至因而死在和荆州刺史刘表的争战下，也种下了日后东吴和荆襄间的世仇宿敌关系。

避居长安，享受“土皇帝”生活的董卓，却祸起萧墙，被最信任的司徒王允和义子吕布联合谋刺。但西凉军团余党则趁势攻入长安，杀害王允，逼走吕布，使东汉王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也陷入了颠沛流离中。

合法性的公权力正式消失，割据一方的军头们早忘了当年“勤王”的口号，反而公然大欺小、强凌弱地征伐起来，特别是两大势力的袁绍以及袁术兄弟，争得特别凶。

在汉献帝改元建安（公元一九六年）以前，各州郡军头相互兼并的结果，中国由北到南，分裂成十数个大小军区，其中较为重要的军事领袖如下：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西部）。

刘虞，公孙瓒先后占据幽州（今河北省北部）。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省）。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部）。

袁术，占据扬州一部分（今淮河下游，长江下游以北地区）。

张绣，占据南阳（河南省西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东南部）。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省）。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地区）。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董卓、李傕郭汜先后占据司隶军区（今陕西省中东部、河南省西部）。

马腾、韩遂占据凉州（今甘肃、青海的北部地区）。

为了争夺土地、人民及财物，相互间的争战几乎是永无宁日。这些战争，逼得重土为农的人民，大量的死亡和流散，田园荒废，生产力更因而受到严重破坏。诚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所描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人间地狱悲惨境界。

不为人知的年轻策略家

从十七岁开始的十年间，诸葛亮一直居住在荆州襄阳城外的隆中，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

隆中在沔水（汉水）南岸，由一个不很大的谷口进入，约在三四里的山路里，便是隆中村———一个山明水秀的山中小村。《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此结草庐而居，并且亲自下田耕种（躬耕），一个没有家产、又缺乏关系的年轻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绝不像一般白面书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或许因这样的经历，诸葛亮擅于动手制造工具，从小养成自力更生、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个性。

正史的《三国志》，对年轻时候的诸葛亮，作了如下的描述：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古尺八尺，约现在的一百七十八到一百八十厘米左右，换句话说，诸葛亮绝非坊间传言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知识分子，相反地，早年的劳动生活，使诸葛亮长成身体健康、雄壮威武的山东大汉。常自比管仲、乐毅这两位春秋战国名将，更可看出诸葛亮早年的志愿，是想做个立功于疆场上、富于谋略的武将。或许由于幼年历经战乱，使他对战争颇为关心，也因为这样，年轻时便熟读兵书，对军事学有相当深人的研究。只是环境的限制，使他从小没有“习武”的机会，从现有史料看来，诸葛亮似乎是位只能动脑、却无法

亲手执武器作战的大将。在所有保存的记录中，也从未看到诸葛亮手执刀剑的画像。

早年的苦难生活，养成诸葛亮早熟的个性，他严肃、谨慎而尊重礼节，思虑周密，对自己颇具自信。因而结交的人大都比自己年岁大很多。有资料的徐元直，就比诸葛亮大上十五六岁左右，几乎已是上一辈的了，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据说比徐元直还年长。即使和当地名族庞德公家族的来往，诸葛亮也似乎比较常接触年龄至少大三十岁左右的庞德公，而对和他年龄相近、只多他三岁的庞统，交往上就少得多了。因此，同辈对诸葛亮了解不多，更少于来往，对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的说法，更是不服气的“莫之许也”。

不过，诸葛亮对这些年长颇多的友人，却一点“自卑”感也没有，反而很自然又大方地和他们相处，经常共同讨论着时事及未来的志向。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这么一段记载：徐元直、崔州平、孟公威常和诸葛亮讨论学问，徐元直等三人作学问倾向“精熟”，亦即重在某些经典的专精研究，让自己有相当彻底地了解，再将其心得用于日常为人处世上。但年轻的诸葛亮却不同，他独观“大略”，也就是说他涉及较广，并着重在实务应用上，务求多方面的融会贯通，属于“通才”式的学习。当然，这多少和诸葛亮过人的学习能力有关，他精通儒、法、道、杂等诸子经典，对天象、地理、土木工程、易经、兵法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位相当“杂”的“杂家”。

不过，诸葛亮倒是相当具有“企图心”的，他绝非如《前出师表》上所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名士派’，相反地，他对自己未来的仕途，期许颇高。

裴松之在注解中记载道：有一天，诸葛亮对徐元直等表示：“你们将来仕官，凭才干一定可以当上刺史或郡守的。”徐元直等反问道：“那你呢?”诸葛亮则“笑而不言”。徐元直日后官至曹魏王朝的中郎将及御史中丞。孟公威则任梁州刺史，石广元也历任郡守，并累官至典农校尉。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乐毅，从其中也可看出诸葛亮对自己的期许，的确胸怀大志，欲求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臣极尊。裴松之称赞他是少有的“逸群之才，真霸之器”，年纪轻轻已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一面。

千古翻案《梁父吟》

最让后代感兴趣的是陈寿在《诸葛亮传》中，特别记载的“好为梁父吟”。这首《梁父吟》到底是在描写些什么？为什么年轻的诸葛亮会特别地喜欢它呢?

依照现有史料记载，《梁父吟》是一首流传在齐国——诸葛亮家乡的古歌谣，它的内容如下：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这首歌谣的意思是：步过齐国都城临淄，往南望过去，有个叫作荡阴里的地方，里中有三个坟墓，建造的形式几乎是相同的。

试问这是谁家的坟墓，乡里的人一定会告诉你，这是春秋时代齐国勇士田疆（田开疆）和古冶子的坟墓（另外一个坟墓，是和此两人齐名的齐国勇士公孙接的）。这三个人的勇力可排南山，剑术之精妙足可斩断地基。

不幸三个人同时遭到谗言陷害，两个桃子却杀害了这三位勇士，是哪位高手设计了这套阴谋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齐国宰相晏子！

这个二桃杀三上的悲惨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晚期。《晏子春秋》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其大致情形如下：

春秋晚期，齐景公在位的时候，齐国出现了三位有名的勇士，他们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及古冶子，武勇过人，个个以一当千，只是他们的个性骄傲而狂妄，如果联合起来，足以威胁齐王室政权的安全。

齐国宰相晏子深知这三个人虽狂妄、高傲，却有非常好面子的习性，因此抓住这个弱点，和齐景公共谋设法除掉这三位勇士。

有一天，鲁昭公来访，送来几个金桃，齐景公将它们分配给几个在朝大臣后，只剩下两个桃子。晏子便趁机向齐景公建议，不如把这两个金桃送给最有功劳的勇士，以表彰他们的贤能。

齐景公当场下令，所有臣属都可以自表功劳，以争取这项荣誉。公孙接首先挺身而出表示："几年前，我陪主公在桐山打猎时，碰到了猛虎袭击，我单独一个人力搏猛虎，保护了主公的安全，这个功劳如何呢？"说完便上前来，拿了一个桃子，大吃起来！

古冶子见状，奋然而起，大声道："诛虎不足为奇，我有一次陪主公渡黄河时，妖龙作怪，情况非常危险，我奋力斩妖，平息风浪，救了全船的人，这个功劳如何？"

齐景公也作证道："对的，当时波涛汹涌，非将军斩杀妖龙，不能解危，此盖世奇功也，值得食此金桃！"

古冶子听罢，也立刻向前，拿了一个桃子吃了起来。

只见田开疆愤怒地冲上来，巨声表示道："我曾奉命征伐徐国，斩其名将，俘虏五百余人，徐君恐惧，主动投降，乞求作为保护国。这次的战功，使郑国和莒国的国君因而畏惧，便共商尊崇我主公为盟主，这样的功劳也有资格吃金桃吧！"

晏子也趁机表示："开疆的功劳最大，更十倍于前两位勇士，可惜金桃都吃完了，请赐酒一杯，以后有机会再另作赏赐吧！"

齐景公也无奈地表示道："将军的功劳最大，可惜讲得太慢，已没有桃子来赏赐你的功劳了。"

田开疆按剑激昂表示："斩龙打虎，小事耳，我跋涉千里，血战功成，却反而不得食金桃，在齐鲁两国国君的廷宴上受此委屈，乃奇耻大辱，将为万代所耻笑，何以再有面目立于朝廷上。"讲完，挥剑自刎而死。

公孙接看了大惊，亦拔剑而言："我这种微小的功劳却抢着吃金桃，田将军功劳最大，反而吃不到。大取桃而不让，非廉洁之士，视人死而不能从，更非勇者的行为！"说完，也自杀而死。

古冶子奋力大叫道："我三人情同骨肉，誓同生死，两人已死，我怎能苟活，于心何安！"也自刎而死。

景公以三人皆能表露豪杰之气，便以古礼厚葬之。这便是有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齐国的父老们，对这三位豪杰，坚守气节而遇难的境遇颇为同情，便作《梁父吟》的歌谣以哀叹之，一方面也讽刺有贤相之誉的晏子，以奸智害无罪之人的不仁。

有些历史学者认为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只是怀念故乡，故经常吟颂家乡歌谣而已，与此内容无关。甚至有人认为《梁父吟》是齐地的通俗歌谣，诸葛亮所吟颂的，或许并非"二桃杀三士"这首。虽然目前已无任何史料可以证实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是否便是讽刺晏子的这首歌谣，但以年轻诸葛亮特异独行的个性，以及陈寿如此慎重的做此记录，应该不只是象征着怀念家乡而已。

晏子，原名晏婴，是历史中有名的贤相，曾多次以其智慧，拯救国家于危难中。他为人正直，以敢于谏言而闻名，因此深为齐君信任，权倾朝野。但晏子为官清廉，家中餐肴常无肉可食，妻妾也从不穿绢布衣裳，连很少称赞政客的孔子，都对他颇有赞言。司马迁在《史记》中，则将他和旷世名相管仲，同列为《管晏列传》，可见晏子在历史学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表示他对这件事的深刻感受，三勇士为国家安定不得不被悲惨地牺牲，名宰相晏子几近残忍的智慧，突显出政治在崇高美丽口号下的残酷面，对这种身为政治人物，不得不然的宿命论，年轻又有意投人政坛的诸葛亮，相信早有彻底的领会和觉悟。

卧龙、凤雏、水镜

东汉末年，颍川及汝南郡（均位于河南省）人才辈出，特别是清流派的大本营便在这一带，范滂、许汝出身汝南，李膺则是颍川的名流。曹操写给荀彧的书信中，便提及"汝颍固多奇士"，请荀彧多加留意，以提拔人才。曹操重要的左右手荀彧及郭嘉便出身于颍川。

汉末，司隶区严重动乱，颍川人士纷纷在往东或往南避难，特别是刘表统辖的荆州，

由于一直采闭关自守策略，避免卷入争战，更成了清流派党人的“最爱”。诸葛亮的忘年之交徐元直及石广元便都出身颍川，而孟公威则出身汝南。但影响诸葛亮一生最大的则是“水镜先生”司马徽。

司马徽字德操，是颍川地区非常有名的学者，战乱时，他本不愿远离家乡，但荆襄名士庞统，特别不远千里，亲赴颍川拜访司马徽，力劝他避居荆州，最后在同乡后辈徐庶（元直）百折不挠的游说，特别是荆襄名士派领袖庞德公的正式邀请，司马徽离开颍川，来到荆襄，并在庞德公家附近开设私塾，正式教授门徒。

或许是同为异乡人，司马徽特别喜欢诸葛亮，除了以相互切磋的方法，尽传其所学外，还特别安排诸葛亮去拜见汝南宿老酆玖。据说酆玖深通韬略、诸子百家，尤其对兵法学有深入研究，颍汝名士皆以酆公尊称之。司马徽曾前往拜见深谈后，便以“如蠡测海”来形容酆玖丰富无比的才学。由于酆玖一直隐居汝南灵山，司马徽亲自带着诸葛亮，并通过其倾力推荐，才让年轻的诸葛亮能向酆玖学习。据说诸葛亮在酆玖处前后一年半，特别在“兵法学”和“道学”上，得到不少酆玖的真传。

司马徽一向以擅于观人而闻名，因此有“水镜先生”之称，只要得到他欣赏的，必定可立刻成为荆襄地区知识分子的领袖。在年轻的后辈中，他最欣赏的便是诸葛亮和庞统。诸葛亮隐居隆中，受到荆襄宿老庞德公知遇，号曰“卧龙”，庞统是荆襄名族的后代，故号曰“凤雏”。日后，司马徽向刘备推荐这两位青年才俊时，便以他们是富于谋略，有前瞻性，能“识时务”（时局变化动向）“俊杰”，不同于一般清流派的知识分子。

结交名士，不在名望

荆襄地区一向也是清流派根据地，一共有六大豪族，分别为庞、黄、蒯、蔡、马、习。荆州刺史刘表在清流派中身份极高，名列“八俊”之一。因此当荆州陷入动乱，刘表以中央官员单身赴任时，便得到蒯、蔡两大家的支持，尤其是蒯越兄弟的谋略，使荆襄地区很快地安定下来。蒯越及蔡家的蔡瑁，都成了刘表“政权”的重要支柱，刘表还娶蔡瑁之妹为续弦，双方有密切的亲戚关系。

但蒯、蔡两家的过度支持刘表，加上刘表一向注重虚名，如同徐庶（元直）对他的批评——“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意即尊重善人却不能重用之，厌恶恶人却又不能去除之）。因此，其他以“名士”自居的四家，一向对刘表‘“敬而远之”，常明显地不予以合作，但刘表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六大名族中，以庞家力量最大，庞家的领袖便是替诸葛亮取“卧龙”外号的庞德公。庞德公慷慨重义气，交游甚广，学问又好。刘表几次请他出仕，都遭到婉拒。《后汉书·逸民庞公传》中便有这么一段记载：

有一天，刘表亲自去拜访庞德公，劝说道：“先生不肯出来为官，日后遗留些什么给

子孙呢?”庞德公笑着表示:“我和别人不同,别人留给子孙危险(伴君如伴虎),我却留给他们安全(独善其身)。”

刚在隆中定居下来的年轻诸葛亮,对庞德公非常的敬重。据说十七八岁时,诸葛亮便主动拜入庞德公门下为“小徒弟”,经常“独拜床下”、“跪履益恭”,颇为虔诚。庞德公原本只认为他是位早熟又懂礼貌的年轻人而已,只允许他借看府内藏书,并未给任何指导。但不久,善于观人的庞德公便看出年轻的诸葛亮有他不凡的一面,进而加以特别照顾,他对诸葛亮的才气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以诸葛亮住在隆中,便称之“卧龙”,一位尚未为人所认识的俊杰,如同一条蛰伏在大泽内的卧龙,只要气势造成,必可直上云霄,施展非凡的本事。这个雅号,又经由庞德公所赐,年轻的诸葛亮一夕之间,成为荆襄地区的名人。

在庞德公的安排下,诸葛亮的姊姊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荆襄首席豪主,却和外地的孤儿家联婚,势必震撼了荆襄地区的士人,这也是庞德公器重诸葛亮的一种表示。

庞德公的侄儿庞统(字士元),多诸葛亮三岁,外表长得朴质,但才华奇高,除了荆襄士人因他为庞家人,而给予尊重外,很少人真正了解庞统的能力。只有司马徽,由于经常有机会和他交谈,深知庞统非凡的才华,称赞他为荆襄之冠冕,号为“凤雏”。

诸葛亮和庞统虽也常相处,但诸葛亮的谨慎有礼,和庞统的潇洒粗鲁,个性上正好相反,加上诸葛亮喜欢和“老人家”交往,同辈又大而化之的庞统,只得站在一边“纯观赏”了。

庞统的弟弟庞林,则娶襄阳城南习家的主要分子习祯的妹妹,习家被称为“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当地人对习祯颇为尊崇,裴松之注《三国志·杨戏传》中,记载习祯“有风流,善谈论,名齐庞统,而在马良之右”。可见习祯在荆襄地区是相当受重视的,诸葛亮通过庞家的关系,和习祯也有相当密切的来往。

马家住在襄阳不远的宜城,马良是年轻一代的领袖人物,后来颇受诸葛亮器重的马谡,便是马良的亲兄弟,不过,马谡是么弟,所以和马良在年龄上相差颇大。马良在写给诸葛亮信中,称之为“尊兄”,显示两人间的密切关系,日后马家更是刘备在荆州建立政权时,最为重要的地方支持力量。庞统、庞林、马谡、习祯也分别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干部,对蜀汉的政治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势力上仅次于庞家的,是位于沔南的黄家。黄家的领袖,是荆襄地区的宿老黄承彦,他也是蔡瑁的姊夫,因此与同属蔡瑁姊夫的刘表有亲戚关系,他和庞德公一样,婉拒刘表任何仕官的邀请,而一直保留在野豪族的地位。

不过,黄承彦却非常喜欢年轻的诸葛亮。有一天,他直接到诸葛亮的草庐中,向他提议道:“我有一个女儿,她长得不漂亮,而且有点怪异,黄头发,黑皮肤,外貌虽不好,才华却相当高,而且品德也不错,我想将她许配于你,不知你愿不愿意接受她。”

想不到,诸葛亮欣然接受了,连提议的黄承彦都感到意外。由于诸葛亮长得高壮俊挺,才华又高,虽然个性高傲,交友不多,却得到不少前辈、宿老的器重,知名度也不

差，不少荆襄名媛的父母，都认为他是位理想的女婿。只是诸葛亮对于成婚一点也不急，使大家都认为他一定眼光很高，更不敢随便与他做媒。但谁也想不到“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的诸葛亮，居然会看上黄承彦家的丑女孩。

由于史料对诸葛亮择偶的心态，未作任何交代，我们也不便任意猜测。不过，在日本战国末期，也有位长得高大英俊，才华优异的著名军师——真田幸村，同样婉拒了不少丰臣政权下的家族名媛，而娶了患有麻风病的著名军师大谷继吉的女儿为妻。

大谷继吉曾忧心地问道：“如果我的女儿，有天跟我一样，麻风病发作，眼睛或鼻子腐烂掉了，你还会要她吗?”

真田幸村郑重地回答：“身为武将，如果我因为作战，断了手脚，或脸部遭到严重创伤，你的女儿会不会不承认我是她丈夫了!”

的确，对一位高度智慧的人，冷彻的理性，可以使他完全透视事物的本质，感性的美貌因素，对他们来讲不再重要。才华、个性及实质的生活，才是他们思考的重点。诸葛亮和真田幸村在择偶的着眼点，应该是相同的。

不过，当时人对诸葛亮和黄承彦之女结婚这件事，也是无法理解的，裴松之注解《三国志·诸葛亮传》时，曾记载当时有一则俚谚：“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指黄承彦）丑女。”意思是以诸葛亮这样好的条件，却只挑了一个丑媳妇，实在很不值得学习。

也有不少好事者，甚至认为诸葛亮是为讨好黄承彦，为了结交名士，对自己事业有帮助，才出此下策的。其实这批评很不公平。因为诸葛亮已获得庞德公和司马徽的器重，在名士派中建立了良好关系，根本不必刻意去讨好黄承彦。并且从诸葛亮日后对刘备政权“鞠躬尽瘁”的作风看来，诸葛亮绝不是位现实派的功利主义者。

其实，结婚后的诸葛亮对他的妻子始终相敬如宾，即使日后贵为宰相，他也未曾再纳妾。而黄氏对诸葛亮更是体贴入微，家务事处理得有条有理，让诸葛亮可以完全无后顾之忧，专注在学问和事业上的扩展，的确是位让先生“放得下心”的贤妻良母。

《诸葛亮集·故事》卷四《利作篇》引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有这么一段轶事：由于诸葛亮在荆襄地区的知名度大为提升，家中常有大量客人，为了款待这些来宾，黄氏创造了一部木制磨面机器，省时又省力，效率极高，连诸葛亮都大感惊异，特别拜其妻为师，学习本制机器的制造原理，据说诸葛亮日后发明的木牛、流马，便是得自黄氏的真传。黄氏过人的才气，或许才是诸葛亮看上她最主要的原因了。

襄阳是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水陆交通都很发达，而且名流汇集，各种资讯取得非常方便。诸葛亮在隆中期间，虽和弟弟诸葛均亲自下田耕种，但农闲期间，他经常四处拜访此间的宿老名流。吸取学识外，也对天下大势发展的情报有完整的搜集和分析，尤其对《孙子兵法》上的先知工夫，他也必有深刻的感受，日后《隆中策》上详细又富前瞻性的分析，想必是这段期间努力的成果。这位年轻的策略家，经过十年的磨练，对时事的观察力、分析力及透视力上，的确已有相当了不起的心得了。

不过，在隆中期间的交往，使诸葛亮拥有相当深刻“清流派”的意识形态。《后出师表》中“汉贼不两立”的词句，虽有可能是其侄诸葛恪（诸葛瑾之子）的伪作，但想必也是诸葛亮日常的言行，对其侄所产生的影响。综观诸葛亮一生的大政方针，离不开联吴制曹的战略。尽管诸葛亮是个相当重视客观情势的务实派政治家，但他终生对曹魏政权的确有着强烈的敌意。最后更不惜鞠躬尽瘁地演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下场，那种独力挽狂澜，想复兴汉室政权不合时宜的“宿愿”，明显地受到清流派“政治理念”的影响。

献帝建安十二年，二十七岁的诸葛亮，碰到了值得他奉献终生的“大老板”——刘备，一个和当今皇上血统关系已相当疏远的落魄皇族，进而展开了他波涛汹涌的事业生涯。

3. 三顾茅庐

池中潜龙

二十七岁的那年，充满企图心，又被荆襄宿老们看好的诸葛亮，在仔细的观察和思考下，选择了当时既无权也无钱、正落魄寄居在刘表政权下、出任佣兵军团总指挥的刘备，作为他奉献心智的终生“老板”。

刘备字玄德，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据说他是汉皇室的远房宗亲（三百五十年前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日后他也不断利用这块招牌，建立自己在群雄争霸中的独特形象。

刘备的祖父刘雄曾举孝廉，官至东范郡郡令。父亲刘弘由于早死，只作到郡县小吏，此后家道中衰，变得十分贫穷。少年的刘备只好和寡母共织草席贩卖为生，几乎沦为贫民阶级了。

不过这位落魄少年贵族，性情上倒颇为豁达。据说在刘备住家东南角的篱围上有棵桑树，高五丈余，其树枝树叶样子像个小车盖。有些擅于看风水的，都认为这棵树长相非凡，附近必有贵人。也许这些传言被刘备听到了，少有大志的他便常和童年玩伴，在树下扮家家酒表示：“我有天一定会乘上像这样的羽葆盖车（皇帝御用车）。”其叔父听了大惊，立刻斥责道：“不可讲这种妄语，会灭族的啊！”但叔父暗中却对刘备的表现颇为讶异，经常给予接济。

由于他们是贵族后代，因此仍有机会结交贵族级的朋友公孙瓒和刘德然等，并共同拜同郡名儒九江太守卢植为师。卢植文武全才，刘备等几乎尽得其所学。不过刘备的学费，几乎全由刘德然的父亲资助。刘德然的母亲颇不赞同，但其父亲却表示：“吾宗中能有此儿，非常人也。”

不过，在平常人的眼中，刘备的表现一点也不突出。和少年曹操的好学不倦、见识广博正好相反，年轻时代的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一点也不以家贫为意，仍是一副浪荡子模样。

和袁绍、刘表、吕布等汉末豪杰比较，刘备的外表也不起眼。《三国志》记载他身长古尺七尺五寸（大约一百六十五厘米），只比曹操稍强些而已。不过，他的长相却颇怪异，耳朵特别大，双手特别长。据说他垂手站立时，手掌会超过膝盖，眼睛则可以斜看到自己的耳垂。这样的“异相”，对他长大以后的公众生活势必有很大的影响，或许使他变得比别人更有韧性些，也比较能接受打击。《三国演义》中记载，时人常称呼刘备为“大耳儿”。

打从年轻时代开始，刘备个性上最大的特色，便是很能够压抑自己的情绪。他为人慷慨又没什么脾气，因此很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和好感，也善于结交各阶层的朋友。特别是和河东解县人（山西临猗县西南）关羽，以及同郡人张飞间的异姓金兰，更是名传千古，脍炙人口。《三国志》便描述说：

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

汉末党锢之祸及黄巾党民变，各地方治安急速恶化，刘备便结合乡邑中的青年，干起古代的保全工作来。中山郡大商人张世平和苏双深奇之，给予工作和大量的资助，使刘备俨然拥有一支私人保镖部队。

黄巾党事件扩大以后，汉皇室向各州郡招募义军，刘备也在涿郡响应，他将这支私人部队扩大组编，加入了校尉邹靖的自卫民军部队，刘备的终身战友——关羽和张飞，便是在此时加入刘备阵营。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第一章回“桃园三结义”也是在这里展开的，当时刘备正好二十四岁。

上尉跃升上将

刘备的私人部队在对抗黄巾党人事件上屡建奇功，因此在事件结束后，被授任为安喜县尉，这是刘备第一个正式官职。但没多久，朝廷派出的巡回监察官来到了这里，想向他收取贿赂，刘备不给，监察官便故意刁难。刘备一怒之下，将监察官绑了起来，怒抽两百鞭，然后弃官逃亡而去。从这个事件上，也显出刘备是个相当放得下的率性汉子。

不久，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毋丘毅到丹阳募兵，刘备带罪立功，在下邳城大破贼兵，不但撤销通缉令，还被任命为下密县县丞，但刘备仍认为自己不适合官场，弃职离去。朝廷以其功，再任之为高唐县县尉，旋升为县令，却又因民变无法有力阻挡，被迫弃官，只好投奔儿时友伴中郎将公孙瓒，公孙瓒任之为别部司马，并派刘备偕同青州刺史田楷，共同对抗冀州牧袁绍，颇有战功，在公孙瓒和田楷的推荐下，令他为平原郡临时防卫司令，不久便正式领平原相。任中，刘备和郡中大户豪族刘平不合，经常发生冲突。刘平派刺客前

往暗杀刘备，刘备不知，对刺客非常礼遇，刺客深为感动，不忍暗杀，乃全盘告知刘备后离去，由此事件可以看出刘备之个人魅力。《魏书》上记载：

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刘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袁绍攻打公孙瓒，刘备和田楷前往驰援，屯兵齐郡。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备碰到影响他一生事业最重要的贵人——陶谦。

陶谦是当时的徐州刺史，徐州包括现在山东南部和江苏省北部，在东汉末年，这里是属于财税较丰富的精华区，因此也成了群雄割据中的兵家必争之地。陶谦出身行伍，做事一板一眼，少心机，思路和作为上，有点老粗的味道。不过，陶谦的叛逆性颇强，他曾公然支持自称天子的下邳人阙宣的叛变行动，他的部属更抢掠并杀害曹操的父亲曹嵩，引来曹操复仇军两度对徐州进行残酷的屠杀。陶谦虽奋力抵抗，但显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丧失了大半的领地，不得不请好友北平太守公孙瓒及青州刺史田楷帮忙。

公孙瓒和田楷正忙着和袁绍争取幽州南部的地盘，因此便派部将赵云，陪着刘备的私人部队，凑了数千人前往助陶谦。徐州战役中，虽有陶谦本部部队、袁术派的援军和刘备的数千名杂牌军参与，仍被曹操打得溃败，其中刘备军团表现最佳，人数虽少但韧性最够，连曹操都对刘备印象深刻。这时适逢曹操兖州大本营遭到吕布攻击，匆忙中只好撤离徐州。陶谦感谢刘备仗义相助，乃上书朝廷，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屯军在靠近豫州附近的徐州军事要地沛县。

不久，陶谦病重，临终前对所有徐州豪族、军团领袖及重要幕僚嘱咐："非刘备不能安此州。"刘备自以为声望和实力都太过薄弱，极力辞让，但徐州重要豪族长老糜竺、陈登、孔融等人，一方面遵从故主遗命，一方面也颇喜欢刘备的率性及侠义心，共同支持刘备领徐州刺史之职。一夕之间，刘备便由"上尉连长"跃升为全国最重要军区之一的"上将军长"。

然而刘备毕竟实力不足，而且也没有统领大州郡的经验，更不擅于处理和大军区领袖间的关系，使徐州数度落人吕布和陈宫集团手中，并长期受到淮南袁术军团的威胁，几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中，最后不得不投奔兖州的宿敌曹操。

尽管挫败连连，但刘备屡败屡战，深得部属及臣民的爱戴，其勇于打硬仗的英雄之名也不胫而走。更重要的是，刘备终于学会了跟超级军区领袖周旋的经验、胆识和技巧，对他一生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身在曹营，心在汉室

曹操不但热诚地接纳了刘备，并特地引他晋见汉献帝，以确定刘备的官职——豫州刺史。但谁也没想到，委身曹营，随时受监视的刘备，居然大胆地参加了车骑将军董承刺杀

曹操的阴谋。这时候，刘备正值四十岁的盛年。

建安三年年底，接受曹操奉戴于许都的汉献帝，突然召见国舅车骑将军董承，随后将一幅锦袍赠与他。据说，其中有汉献帝亲笔的血书密诏，要求董承连结朝中大臣，共除曹操。正史对这件事记载非常简单。《资治通鉴》上记有："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这件事是否真由汉献帝主谋，历史上未找到确实证据，但有密诏应属事实，否则单凭董承的身份，是很难说服刘备参与这项谋刺曹操的阴谋。许都城内，曹营兵马拥有绝对优势，以董承的实力根本无从对抗，董承为此一定也伤透脑筋。

虽然董承是当时惟一拥有完整军团的公卿，但自己部队里的将领能否完全听从指挥，董承也没有把握。因此，董承首先拉拢自己军团中最具实力、人际关系也最好的将军王服。经由王服从中拉线，长水校尉种辑，和议郎吴硕也参加了这个极为秘密的谋刺集团。但只凭自家人的力量，别说对抗，就算想接近曹操都不太容易，因此董承想到要拉拢身处曹营、却不属于曹操嫡系军团将领的豫州刺史刘备。

董承如何说服刘备，我们不得而知，汉献帝的血书密诏，相信是刘备决定参加的最重要关键。据说曹操曾带着刘备去晋见汉献帝，献帝在知道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时非常高兴，当场表示若以辈分计算，刘备尚属献帝叔伯辈。对于出身贫穷，从未接近过权力中心的刘备，这位年轻皇帝热情又亲切的表现，也一定让他感动万分了。

不过，要拉拢刘备是相当冒险的，朝中大臣跟刘备大多认识不深，更不要谈有什么交情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会找到这位几近陌生的人参加，刘备本人容易令人接近又信任的独特魅力，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董承私下一定也经过多次的接触及试探，深知刘备对汉献帝的感情，和与曹操的关系后，才毅然拉拢这位外藩将领参加这次血书密诏的阴谋。

这个事件确定了刘备日后致力于"恢复汉室"的宏愿。也就是这个心存汉室的精神，使自认"清流派"后裔的诸葛亮，欣然地选择了这个光有"大志"的落魄"老板"。

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据说刘备在接受密诏后，为掩饰自己的阴谋，便在许都城宿舍的后院辟地种菜，亲自垦地灌溉，以韬光养晦。有一天，刘备在后园工作，突报曹操派人邀请，惊疑之余，也只好前往相府拜访了。

想不到曹操很热情地在后花园招待他，显然也有意拉拢刘备。这是曹操特有的个性，对于愈不容易收服的人才，常显得更为热心，并且特别有耐性。

明知刘备非池中之物，但曹操仍想尽办法要拉拢刘备成为同阵线的伙伴，经常以带点人情味的私人宴会相邀，以表示对刘备特别的亲切感，这一天的小宴，便是为此设计的。

《三国演义》中非常有名的"煮酒论英雄"，便发生在这一天。据说曹操和刘备在两杯

下肚后，豪情大兴，相互论数天下英雄。刘备一一举出当代拥兵据地的群雄——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张鲁等人，但却被曹操一一否决。正史《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

是时曹公（曹操）从容谓先主（刘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刘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

《华阳国志》中有补充记载：

刘备听了，心头一震，手中汤匙不觉松落地上。这时正值雷声大作，刘备在瞬间已恢复正常，乃从容低下身拾起汤匙，自我解嘲地笑道："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曹操将刘备的失态看在眼里，笑着表示道："丈夫也怕雷声吗？"

刘备答道："圣人云：'迅雷烈风必变'怎能不怕呢？"

尴尬的场面就这样轻轻带过，曹操眼见刘备反应过度，想到刘备因投奔自己，心中难免较有压力，也就不再予以追究。

以当时的情势来观察，这段"煮酒论英雄"，可称得上"关上门穷吹牛"。曹操正面临十倍兵力的袁绍集团威胁，随时有被击溃的可能。刘备更是破产了，走投无路，借居他人篱下，苟安图存而已。但如果以日后三分鼎立的局面看来，曹操倒真的颇有识人之明呢！

由于刘备在许都的知名度日高，危险性也随着加深，就算密谋未泄露、曹操惜才想拉拢他，但谁能保证曹操属下不想暗中除之而后快呢？因此，刘备必日夜思索着脱困的机会和借口。

正在此时，淮南袁术由于得不到江东孙策军团的支持，深感势单力薄，而有意投靠河北袁绍。双袁在董卓之乱后虽因争夺地盘，演成南北大对抗，但到底他们是异母兄弟，如今情势已有改变，双袁重归和好亦非完全不可能。因此，夹在中间的曹操对这个讯息的发展，也非常的关心。

刘备便趁机建议道："袁术如果要投奔袁绍，势必要经过徐州，今徐州初定，防务体系较弱，应立刻加强。我对徐州了解较多，面且关系良好，不如我领一军，机动地拦截袁术，以防止两袁南北串联可能产生的威胁。"

曹操为了拉拢刘备，便满口答应，分派五万兵马给刘备，并派遣朱灵、路昭两员大将随行，即日准备出兵。刘备在接令后，星夜编组军队和粮秣，立刻起军。董承赶到十里长亭相送，双方表明心意并略作商议后，刘备便急速奔往徐州部署。

当时曹操的重要谋臣程昱和郭嘉，正往豫州考征钱粮回来，听说刘备远征徐州，立刻前来阻止，曹操也派出近卫军队长许褚持军令追截。但刘备日夜急行军，根本不可能追上。曹操虽有点后悔，但徐州总算在自己辖内，因此并不放在心上。

袁术军团数度企图北上，都被刘备及时阻截，不得已只得往南走，不久便忧郁成疾，在建安四年六月间吐血去世，所属军团溃散，有的投奔江东孙策，部分直接向曹操投诚。

任务完成后，刘备便派遣朱灵、路昭回许都报功，自己率领主力部队镇守徐州，招募

抚恤长年遭受战乱的徐州人民。

曹操看到刘备有意拥兵自立，乃暗中派人指使徐州刺史车胄，伺机杀害刘备。事为徐州宿老陈珪。陈登父子知悉，将消息传给刘备。刘备先下手为强，派遣关羽攻打下邳城，反杀了车胄。并由关羽在下邳城保护家眷粮秣，自己则和张飞驻屯在徐豫边界的沛县，以防患曹军入侵。至此，刘备和曹操的关系再告决裂。没多久，许都便发生了董承谋刺阴谋曝光、参与大臣全体遇害的事件。

投奔袁绍，两强之间难为弱

建安五年春天，董承谋刺曹操阴谋败露，为了不把自己和汉献帝间的罅隙扩大，曹操以高度的政治智慧，根本不追究董承密谋的幕后策动者，只把责任完全推给董承、种辑、王服、吴子兰等公卿大臣，夷其三族，并伺机夺取了董承军团的指挥权，纳入自己的嫡系中，外藩方面的责任则完全推给刘备，宣布立即加以声讨。

其实，外藩参与董承事件，或同情董承者应不在少数，传说西凉刺史马腾便有关连，但曹操一律不加追究，只对逃亡徐州的刘备，宣布声讨。显然曹操不想在这个事件上树敌太多，以免落入当年被关东军团围剿的困境，使得“奉戴天子”的政策，不见其利反得其弊了。

刘备由于发迹太快，有点像暴发户，在外藩军团中没有地位，何况他是在接受曹操保护时参与谋刺计划，于情于理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即使加以公开声讨，其他州郡的军团也不敢有太多意见，因此把刘备当作结束谋刺事件的最后一只待罪羔羊，再恰当不过了。

当时袁绍大军已有南下迹象，决定天下大势的战争即将登场，因此不少谋士大臣反对征讨刘备。但曹操却表示：“刘备乃人中豪杰，今不击之，日后必成大患，况且他如果北连袁绍，从东方夹击我们，那就更加危险了。”

虽然刘备的兵力非常微薄，但曹操仍不敢大意，编组了十万兵马，动用了夏侯惇、夏侯渊、张达、于禁、徐晃等大将，分五路攻向徐州。

为了避免徐州陷入战乱，刘备要求陈登等徐州长老宣布中立，勿卷入战争，自己带着主力部队，连同张飞共同驻防于沛县，并令关羽在下邳城保护家属和粮秣。

这场侏儒对巨人的战争，自然很快便结束了，刘备主力军被击溃，张飞在乱阵中失踪，刘备只身逃亡青州，在袁绍长子袁谭引见下，投奔袁绍。董承事件，使刘备声望大增，袁绍听说刘备到来，亲自引众出邺城三十里迎接，并将他暂时安顿在冀州。

刘备被击溃后，徐州立刻失陷，镇守下邳城的关羽，为保护刘备妻女，在和曹操谈判后全军投降，曹操爱惜关羽的人格和才华，勉强答应关羽日后若找到刘备，可回奔故主，总算完全结束董承谋叛事件。

建安四年夏天到隔年冬天，便是长达一年半的官渡大战。袁绍在刘备投奔后，获得了

不少曹营的情报，信心大增，虽然总参谋部全力反对，袁绍仍编组大军，打算南下一举兼并曹操。

身处袁绍阵营内一年余，刘备眼见袁绍优柔寡断，参谋部、元老和将领们勾心斗角，虽拥有十倍于曹操的军力，却无法有效地整合。加上和曹操相处这段期间，刘备也深知曹操的谋略和实力，因此判断在长期对抗下，袁绍恐非曹操对手，乃借口到豫州西南以牵制曹操，由袁绍派给少数军马，联合亲袁绍的黄巾党团头子刘辟的兵众，往豫州部署于曹营西南方打游击，以牵制曹操的部分军力。

这段期间，徐州失散的张飞及其余重要幕僚，在知道刘备下落后，纷纷归队。身陷曹营的关羽，也在曹操默许下，护送刘备的家人，离开许都，回归刘备。经过一年余的挫败和分离，旧属却能再度归附，可见刘备惊人的领袖魅力。

唐宋八大家中，备受后人推崇，人缘也最好的苏武（苏东坡），曾公开表示："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灭袁氏，最具巧思。"

官渡大战，是中国历史上，运用谋略以少击多的经典战役。袁绍的军力超乎曹操十倍以上，因此曹操决定掌握地利，以自己属地的官渡作为决战区，再运用坚守战术、突击战术，终于非常巧妙又侥幸地击溃袁绍的庞大远征军团，有关这段精彩的战斗过程，在拙作《曹操争霸经营史·地之卷》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赘。

官渡大战以后，到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为止，连续八年间，曹操全力以赴地经营华北地区，以铲除袁绍庞大的势力，其间虽数度在豫州汝南一带用兵，但大多仍是策略性的小接触而已，算不上真正两军对峙。

建安六年间发生的仓亭之役，袁绍再度遭到曹操击败，不久便忧愤而死，为举办丧礼，北方袁军暂时动弹不得，所以曹操便趁机计划彻底清除刘备游击军在豫州后方所作的骚扰。他派大军进入汝南地区，刘备不敌，只好退入荆州，接受荆州刺史刘表的保护，刘表以刘备素有英雄之名，厚待之，并令其驻守新野，组训军队，作为防备曹军南侵的第一线。刘备数度要求刘表趁官渡大战期间，出兵袭击曹操的后方许都，但刘表不愿卷入袁曹之争，一再的婉拒。

龙困浅滩，髀肉之叹

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消灭袁氏余党的北征大军，由易水回到邺城，在兼并袁绍冀、幽、青、并四州后，加上自己原有的兖、豫、徐三州，曹操在全国十四个行政单位中，占领七州，俨然成为中国首席军事强人。在总参谋长荀攸的策划下，于邺城边建筑一个人工湖，名叫玄武湖，并在其中进行水战的演练，显示曹操已有意南下征服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了。

孙权的父亲孙坚，是汉末群雄中非常出色的战争英雄，一度被袁术推荐为豫州刺史，

却在和刘表的争战中，遇伏战死，部属大多为袁术所兼并。其长子孙策也承袭父亲的战争天才，长大后率领原部众，脱离袁术集团，渡过长江，南下开拓新天地。他先后平灭了割据江东的小军阀——刘繇、许贡、王朗等，控制了丹阳郡、吴郡、会稽、庐江、豫章等郡，统有扬州的绝大部分地盘。正待稳定内部，准备向外发展之际，却死于刺客的暗算中。其弟孙权，年仅十八岁，临危授命，承担统治工作。

孙权在军事才华上虽不如其父兄，但行政干练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张昭、张绣的协助下，很快地稳定了内部。“拓延俊秀，聘求名士”，经过短短的五六年，便出现“猛士如林”的新情势了。不久，江东首席军团将领周瑜推荐当代有名的政治分析家鲁肃。鲁肃向孙权提出巩固江东、夺取荆州、图取天下的三段式称霸计划，颇为孙权赏识；聘他为随身的主要参谋大臣。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也在这期间，经由鲁肃推介给孙权，成为参谋部的青年才俊。

江东西方是荆州的南半部，再往西走，则是有天府之国美称的益州。益州地区广大，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刘焉、刘璋父子的接续统治下，政治、社会、经济都呈现一片混乱。刘焉是汉室宗亲，原为江夏竟陵人，灵帝晚年的乱局中，受任为益州牧，拥有政治和军事大权。但刘焉并未认真安抚益州百姓，反而勾结当地豪族，建立特权，剥削百姓。为了防患叛乱，他特别编组外乡进入益州的流民为东州军，进行恐怖镇压。等到他儿子刘璋继位后，情况更为恶化。《三国志·刘璋传》裴松之注解中记载：“刘璋性宽柔，无威略。”纵容豪强及官员欺凌百姓，使益州地区呈现严重的不稳定。

益州北方为汉中盆地，由道教军团领袖张鲁实施军事统治。不过，张鲁为人讲道义，富责任心，使汉中地区军民的团结力还算相当稳固。

汉中东北属司隶军区，汉献帝逃出洛阳后，司隶区便陷入小军团割据局面。汉中西北属凉州及雍州，由马腾和汉化胡人韩遂共同进行军事占领，但这些地区大多属异族部落，因此一向不受汉末群雄们的重视。

这时候的刘备倒成了惟一没有地盘的“英雄”，虽然得到刘表的礼遇，但也受到荆州权臣及将领们的猜忌，成了荆州政权下，只有责任没有权力的佣兵队长而已。

《三国志·先主传》中，裴松之注解引《九州春秋》上记载：刘备有一次参加刘表的宴会，中途到厕所时，发现自己髀肉（内股肌肉）松弛，身体肥胖了起来，不禁一阵心酸，落下眼泪。回座后，刘表见他有哀凄之情，惊问其故。刘备回答道：“我过去长年南征北讨，身常不离鞍，是以髀肉皆消，如今很长一段时间不坐在马上了，髀肉增加了不少。想到时间过很真快，不觉已经快迈入老年了，但是功业却一直未能建立，所以不禁悲伤起来了。”

刘备的确一直在反省自己坎坷的官宦生涯。个人方面，拥有全国性知名度，形象和声望俱佳；武装军团方面，拥有天下知名的勇将关羽、张飞和赵云；文职幕僚人员方面，也有孙乾、简雍、糜竺等忠诚又负责的书生型策士；一度还曾拥有徐州和部分的豫州统治

权，但最后仍无法守成，反而流离失所，寄人篱下。

经由朋友介绍，刘备认识了“水镜先生”司马徽，他以几乎“死赖”的态度，缠着司马徽，请他对自己的事业生涯，作彻底的诊断。司马徽为其诚意感动，直接对他说明，孙乾等人固然努力尽责，但到底只是儒生俗士，如何能识时务。识时务者必须是真正了解天下大势、而且有真才实学的俊杰，也就是说刘备最缺乏的是能作全盘发展规划的企划人才。司马徽便进而向刘备推荐荆州地区两位最有名的年轻策士——卧龙先生诸葛亮及凤雏先生庞统。

三顾茅庐，隆中献策

但让刘备下定决心，寻求“治国”良才的却是诸葛亮好友徐庶（徐元直）。

徐庶原名单福，少年时好击剑，一心想做个侠客。成年后，仗义为乡人报仇，杀了里中恶霸，逃亡在外，乃改名徐庶。从此弃武从文，“听闻经业，义理精熟”。中年以后，避居荆襄地区，和诸葛亮结为忘年之交。

徐庶不喜欢刘表，常批评他优柔寡断，好慕虚名，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因此宁可忍受贫穷，也不愿在刘表官府里任职。刘备到新野后，徐庶很想看看这位敢参与谋刺曹操的英雄，便主动前往晋见。刘备和他谈论后甚喜，便留他为幕宾，从事规划和顾问工作。

在了解到刘备阵营的情况后，徐庶便向刘备表示：“我有一位朋友，叫做诸葛亮，人称卧龙，才能之高远在我之上，将军是否愿意见见他。”

这是刘备第二次听到诸葛亮的大名，自然非常高兴道：“那就麻烦先生帮我请来吧！”

徐庶却道：“这个人生性淡泊，除非将军去邀请他，他是不会主动来求仕的，将军可愿意枉屈身份，前往拜访？”

求才若渴的刘备，在详细询问徐庶后，深知诸葛亮就是他所需要的人才，因此特别降尊纡贵，亲率两员大将关羽和张飞，冒着寒冬风雪，前往隆中诸葛亮的草庐拜访。

为了试探刘备的诚意，诸葛亮故意一再回避，连续两次不在家中。据传刘备第二次拜访时，曾碰到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想必黄老先生也想亲自来鉴定这位爱婿的未来“老板”，再作诸葛亮是否应允之意见参考。不过，刘备确实有耐心，他三度再冒风雪，微服上隆中。诸葛亮感动之余，乃亲自在家中等待，这便是稗官野史中非常有名的千古佳话“三顾茅庐请孔明”。日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便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语句，相信这“三请孔明”的故事，应属史实。

面对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后生小辈，刘备乃非常坦然而诚挚地提出了自己所面临的难题：

汉室宗倾危不振，奸臣窃据皇权，皇上蒙尘，情势非常危急。因此我不自量力，也不

避讳自己不足的声望，拼着命努力，为的是想彰显天下大义。只是不幸自己智术短浅，到今天仍一事无成。虽然挫折连连，我还是想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初愿，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点建议……。

依照《三国志》上记载，诸葛亮胸有成竹地回答刘备的口试：

自董卓之乱以来，天下豪杰并起，割据州郡自立者不计其数。曹操和袁绍相比，声望不如，兵力更是少得可怜，但最后曹操仍能击溃袁绍，以弱胜强者，不只要抓对时机，更重要的是需要长期的规划。

如今曹操已拥有百万雄师，而且又挟持天子以令诸侯。因此，绝不可以硬碰硬。东南方的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代，政权相当稳固，地势上更有长江天险可守，人民生活富足，军队粮秣充裕，属下贤明能干的人才颇多。像这样的势力，只可以结交为盟友，不要去惹起宿怨。

荆州北据汉江和沔水的地险，南方又拥有南海的财利。东连吴国，西通巴蜀，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目前的情势看来，荆州现有的主人可能无力保住这块地盘，这不正是上天有意安排给将军您的吗？但主要还是看将军自己的意愿了。

西方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当年汉高祖便是在这里建立基业，进而统一天下。现任的益州牧刘璋为人糊涂懦弱，经常受到北方张鲁的威协。虽然人民勤劳殷实，物产富足，但领导者却不知爱惜这些有利条件。因此国内充满不安气氛，智能之士极希望能有明主前来统治。

将军即是汉室宗亲、帝王后裔，信义著于四海，深得各方英雄归心。如今又有虚心接受他人的雅量，求才若渴，充分表示您有着旺盛的企图心。因此，依我的建议，应先取得荆、益两州，守住其天险，西和戎人，南抚夷越。外交上要和孙权建立同盟关系，内政上更要励精图治，培养国力，忍耐以等待最佳时机。

一旦天下大势有变，便可以派遣一名上将率领荆州兵马北上，直接攻打洛阳，将军再亲领益州军团，由秦川进攻，还怕百姓不箪食壶浆以迎接将军吗？如果真能依照此计划而行，那么将军之霸业可成，汉室也一定可以中兴的。

小公司变大企业的精确规划

这段对话当然是后人整理出来的，相信在当天，这对初见面的君臣，一定进行过相当冗长而细腻的逐项讨论，彻底交换彼此的意见。这次面谈显然是在极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当然也不可能现场做任何记录，否则尚且寄居荆州的刘备，居然敢企图夺取主人的基业，不但于情于理说不过去，而且相当危险。

《隆中策》可以说是这对君臣，近乎白日梦般地讨论公司中长程的发展规划。从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日后在《出师表》中，表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

诸侯”的诸葛亮，其实具有旺盛的企图心，他对情报的搜集和天下大势的分析相当完整而高明，并且最后能再以周详合理的企划头脑，提出了一套将“小公司”提升为“大企业”的具体计划实施步骤，难怪刘备要高兴得“如鱼得水”了。

虽然诸葛亮是死忠于汉皇室的“清流派”传人，但在规划上倒相当务实，他主张不要和曹操硬碰硬，并且要懂得连盟江东孙权的力量，这便是日后“联吴制曹”大战略的基本精神。

说到建立基业，诸葛亮可是完全理性了，他甚至采取了“马基维利”式的弱肉强食策略，长年居于荆襄，又认识这么多宿老名士，诸葛亮对刘表政权的“家内事”，了解得倒是相当彻底。诚如庞德公、司马徽等不愿出仕，刘表的政权基础太弱，府中亲曹派和反曹派倾轧，刘表犹豫不决，又犯了领导者的大忌，这样的政府迟早不保，刘表身体健康不佳，亲曹派蒯越、韩嵩等当权，掌握了政治及外交决策，并获得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支持。不过陆上军团方面多是反曹，镇守夏口的军头黄祖，是刘表最信任的战友，却也是反曹派的大将。以刘备一向有英雄之名，又是曹操的宿敌，万一刘表有了意外，刘备获得反曹派的支持，以压抑亲曹力量，并非不可能之事，诸葛亮便是要刘备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对于相隔数千里的益州政权，诸葛亮能了若指掌，相当令人惊讶。年纪轻轻，便能如此熟悉天下大势，诸葛亮倒真是有备而来。司马徽所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指的便是诸葛亮这一方面的才能。

最后这一段，诸葛亮的“清流派”立场坚定而明白。这或许是他对刘备深感兴趣的最主要原因。不过，刘备反抗曹操的立场，多少带点感性，几乎是受到汉献帝召见及当年董承事件的影响。但诸葛亮的观点则属纯理性，兴复汉室是清流派的意识形态，若以当时情势及汉献帝的地位而论，《隆中策》最后一段是相当不切实际的。诸葛亮最后陷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下场，便是被这层意识形态给绑死了。

不过，日后刘备事业的进展，几乎是依照这个规划作蓝本。《隆中策》确定了三分天下、联吴制曹的大战略，也证实诸葛亮虽然年纪轻轻，但的确是位旷古绝今的中长程规划天才。

《隆中策》的主张，其实也不是诸葛亮的独创，刘备长年奔驰于北方，对荆襄、益州情势较陌生，听到这样的分析，或较为惊服。但对身处荆襄、江东一带的策略家，对这个客观情势大都有相当的了解。鲁肃在初见孙权时，便曾提出“鼎足江东，占据荆州，进而争霸天下”的主张（《三国志·鲁肃传》）。黄祖阵营的大将甘宁，投奔孙权时，也公开表示，刘表父子将保不住基业，因此应先于曹操夺取荆州，进而“渐规巴蜀”。曹操方面，最富远见及谋略的军团将领程昱，在赤壁大战前夕，便分析孙权将联合刘备以对抗曹操力量之扩展，这一切皆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只是诸葛亮在《隆中策》里，分析较为透彻，提的策略也较具体而完整，显示诸葛亮头脑清楚，智高人一等，而绝不是他有未卜先知的神机妙算超能力。

4. 鱼水之交

让男人也敬爱的男人

《隆中策》让刘备对自己周围的环境，首次用全盘性的抽象思考，有较完整的了解，并扩大了他的视野，也增强了他争霸天下的信心。因此，他非常诚恳地邀请诸葛亮为其军师，负责规划的工作。经过“三顾茅庐”的波折，诸葛亮对刘备也有了相当的信心，因此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结束隆中的隐居生活，选择刘备当他终生不贰的大老板。

最让外人感到惊讶的，是诸葛亮这位颇思有一番作为、常自比管仲和乐毅的年轻策士，却选上了一位自己温饱都还有问题的落魄老板。其实，主要在刘备这个人，拥有令人难以拒绝的魅力。

《三国志·先主传》中，陈寿作了如下评语：“先主（刘备）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刘备在当代素有英雄之名，最主要便在他的待人诚恳、宽厚，他能完全信任别人，所以也很容易受到别人的信任。强烈的亲和力，不摆架子，知人善任，便是刘备最大的个人魅力了。

例如公孙瓒手下的猛将赵云，为人忠诚正直，好谏言，因此不得公孙瓒欢心，但他和刘备一见如故，诚心相交，使赵云成了刘备阵营当中，仅次于关羽和张飞的得力助手。像徐庶这种敢公开批评刘表的策士，和刘备却能一见如故，还帮他拉来了“择主严谨”的至交好友诸葛亮，刘备对徐庶也是坦诚相待，言听计从。对关羽和张飞这两位创业伙伴，更是经常的“同席而坐”、“同床而眠”、“同篮而食”，可以说是长期的同甘苦、共患难，是位相当有侠义精神的老板。

当平原相时，曾有人派刺客欲暗杀刘备，但由于他在接待刺客时，一副“待人甚厚”的模样，使该刺客不忍心，反而公开告之自己来意，立刻离去。在徐州时，陶谦会坚持以他为继承人，便是以刘备必能为“治饥之主”、“使百姓永有依归”。裴松之注释中指出，时人都认为“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曹操当面赞赏“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下首席霸主袁绍，在刘备最落魄的时候，热情地接待他，因为刘备“弘雅有信义”。连曹操最器重的年轻谋士，颍川才子郭嘉都称赞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如此让敌人、友人、毫无关系之人倾心的人物，相信诸葛亮早有相当的了解，或许他认为，只有像刘备这样的老板，才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和信任，也才能放手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吧！

诚如诸葛亮日后在《前出师表》中所写的：“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士为知己者死，相信这也是

诸葛亮日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了。

再者，裴松之注解《三国志·诸葛亮传》时，引用《魏略》中记载：诸葛亮至友孟公威，想回中原故乡（孟公威汝南人，属豫州），诸葛亮便劝止他道："中国饶士大夫，道游何必故乡邪！"其所持的理由是中原之汉室，曹操当权，"权御已移，汉祚将倾"。而"兴微继绝"正是以"清流派"传人自居的诸葛亮，相当执著的理念。放眼天下群雄，只有刘备最忠心于汉献帝，他不但是汉室宗亲的后裔，也是曾为汉献帝牺牲奉献，并敢于参加谋刺曹操行动的军团将领。共同理念，相互提携，这也是必然的道理吧！

异姓金兰，千古佳话

不只是诸葛亮受到刘备魅力的吸引，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有不少的策士、猛将，仍紧随其身旁，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对刘备似乎有着永无止境的期待。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坊间传说和刘备有异姓金兰之情、"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关羽和张飞。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今山西临猗县东南方），年轻时仗义杀死乡里恶人，只身逃亡在外，改名云长。刘备在涿郡起义征讨黄巾党人时，关羽和张飞同时前往应征，关羽身高九尺余（今一九〇厘米以上），相貌堂堂，和张飞同得刘备信任。《三国志》上记载："先主为平原相时，以关羽、张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建安四年，刘备为脱离曹操控制，令关羽袭杀徐州刺史车胄，更为了防卫曹军袭击，将家人和粮秣全储存于下邳城，令关羽防守，并任命之为太守。自己和张飞驻于沛县，以抵抗曹军入侵。

建安五年，曹操亲率大军东征，刘备在沛县附近遭曹军击溃，只身投奔袁绍处。下邳城也被曹军团团围住，关羽本有心以身殉职，但一方面为护卫刘备家人，一方面又由于曹操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劝降，关羽乃以若有刘备消息，他必先为曹操建立功劳后，立刻投奔故主刘备为条件，举军投降曹操。

虽然关羽知名度不高，但其将才资质甚佳，加上高风亮节，深为曹操所敬重。不但答应他投降的条件，并拜之为偏将军。

不谈《三国演义》上的渲染，光从正史上的记载看曹操和关羽间的独特关系，仍可称得上空前绝后，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案例。投降后又能自由离去，并且可以投奔到自己的敌方（袁绍），还有可能会回来和自己对抗。这样的宽容条件，大概也只有曹操能付出了。

偏偏关羽也顽固得可爱，尽管曹操对他仁至义尽，他仍坚守原先承诺，积极寻找刘备下落，的确称得上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由于关羽和曹营猛将张辽意气相投，交往颇深，曹操乃派张辽去试探关羽是否有弃刘备留曹营的意愿。张辽便依曹操指示询问关羽，关羽知道曹操美意，感叹道："我非常知道曹公对我的礼遇，但刘将军和我相交甚久，誓以共生死，绝不可以因富贵而背约，我是不可能久留的，但我一定会为曹公建立功劳，然后离去。"

张辽也只好将关羽的回答报告曹操，曹操不但不生气，反而非常感动，公然称赞关羽忠义可嘉。不久，袁绍的先锋猛将率队攻打曹操黄河南岸的军事要津白马，守将刘延告急，曹操派张辽和关羽前往对抗。由于颜良恃自己军力强盛，疏于防卫，张辽和关羽的急行骑兵队，居然在距离白马城数十里地方，碰到颜良自己率领的巡视部队。双方忽然相遇，毫无心理准备，加上一向喜欢摆气派的颜良，坐着有军旗的麾盖兵车，应付紧急行动非常不方便。猛勇的关羽很快看出颜良的弱点，他一马当先，挥着大刀杀入颜良部队中，直冲到麾盖兵车边，颜良的卫兵都吓呆了，连颜良本人也措手不及，竟然被关羽当场刺死车下。在卫兵呆若木鸡的瞬间，关羽还下马取下颜良的首级，然后从容上马离去。

张辽也趁势率军挥杀，颜良的巡视部队在惊慌中溃散，关羽和张辽马不停蹄地攻向颜良部队，由于指挥官突然丧命，袁军在群龙无首中，只好快速退回黄河以北，白马城之围也迅速地解除了。官渡大战的序幕刚揭开，袁绍阵营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由于这次的战胜，关羽功劳最大，曹操恐其离去，乃重加赏赐，封之为汉寿亭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有意强留之。但关羽在获知刘备在袁绍处，乃向曹操辞行，曹操避不见面，关羽百辞不得其门，乃尽封曹操赏物及印授，拜书告辞，带领刘备家小，直奔河北的袁绍阵营。

曹营诸将以曹袁双方正交战中，关羽穿越前线投奔袁军于理于法不容，欲追擒之，但曹操阻止道："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单骑保护刘备家小，渡过曹操和袁绍两军对峙的前线，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其间也有可能被认为是间谍而加以追杀，何况关羽私自离开，无通行证，在作战期间，这无疑是最忌讳的事了。因此《三国演义》里有"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的精彩传奇故事，其中便有张辽奉曹操指令，赠关羽通行证，并免其过关斩将之罪的情节，戏剧渲染成分在所难免，但如果没有曹操特别关照，关羽要平安通过曹军防线，进入对抗中的袁军阵营，想必也没有那么容易。

由于关羽的特殊魅力，袁绍原谅他暂杀颜良之仇，并感其忠义，仍编之于刘备军营中。虽然这个事件在当时决定天下大势的官渡大战前夕，只是段小插曲，但关羽义无反顾的忠心和胆量，曹操超乎常人的宽容和爱才的雅量，都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

张飞字翼德，和刘备同属涿郡人，年轻时便和关羽同时追随刘备，个性鲁直、粗中有细。身长古制八尺余（约一百八十厘米），额头高而凸，眼睛圆而大，满脸络腮胡，声音大如巨雷，行动快速而勇猛，貌似凶暴，心地却忠诚而善良。对有善行有学问的君子，极为尊重，但嫉恶如仇，对犯错或有恶意之小人，绝不原谅，也因此容易得罪于人。加上个

性急躁，又好喝酒，经常造成严重失误，刘备屡次告诫，但本性难移。不过张飞骁勇善战，视死如归，在战场上的杀伤力，连关羽也自叹弗如。不过，他对刘备非常忠诚，对关羽也相当尊重，是个非常难得的创业好伙伴。

组织游户，扩充军力

《三国演义》中记载诸葛亮下山后的第一件任务是策划火烧博望坡，击败曹营大将夏侯惇及于禁的联军。其实博望坡之役发生时，刘备根本未曾和诸葛亮或徐庶碰面过，更谈不上诸葛亮及徐庶曾参与谋策。

博望坡位于汝南地区，当时刘备和刘辟在汝南地区打游击牵制曹军后方，负责豫州防守的曹营老军头夏侯惇非常头痛，因此在曹操打赢官渡战役后，夏侯惇便主张一举消灭刘备游击军团。虽然曹操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但夏侯惇相当心急，曹操只好调回在黄河南岸打游击的智将于禁，前往协助。曹军兵力较优，因此开始时，刘辟、刘备军都受到很大压力，刘辟更因而战死。夏侯惇趁势追击，于禁苦劝无效，只好跟随行动，但追兵至博望坡时，便陷入刘备预先埋伏的火攻奇袭，曹军大败，夏侯惇、于禁仅以身免。但刘备也看出靠自己微薄兵力，根本无法对抗曹军，于是在孙乾的安排下，退入荆州，接受刘表保护，刘表便令之镇守新野，负责东北方的前线防务。

诸葛亮虽有战略经营上的敏锐思考力，但从未上过前线，根本没有作战经验，想要靠他策划战术，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诸葛亮下山后，主要工作仍在战略和行政的规划上。

当时曹操北征乌桓的艰苦战役已获得胜利，并在冀州邺城旁的玄武池，加紧演练水军，以为南进的准备，荆州东北方势必首当其冲，驻守新野的刘备军团将是第一波遭到攻击的对象。但是刘备的军力，只有数千人而已，连曹操的先锋军团可能都抵挡不了。因此刘备深感不安，但又想不出有什么突破的方法，为此心中烦苦不堪。

有一天，诸葛亮到刘备的行帐中，见到刘备在结髦牛尾消遣，不禁正色地表示："我以为将军素有远志，想不到却自己在结髦牛尾。"刘备立刻起身道："我心里烦闷，所以拿这种玩意儿来忘忧罢了！"

诸葛亮笑着说："将军想必在烦恼我们兵力这么少，如何能挡得住曹军的攻击吧！"

听到这句话，刘备显得轻松多了："想必先生有好方法教我吧！"

诸葛亮胸有成竹地表示："其实荆州地区的人口不少，只是有户籍登记的人不多，如果只依户籍征兵，势必在籍者不满，反而促成游户增加，不好管理。不如建议刘荆州（刘表）下令，所有游户都需登记，再依此征选军士，便可彻底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

刘备觉得有道理，立刻向刘表提出"征兵计划"。刘表这时已卧病在床，并且对刘备多有猜忌。但他看到曹操平定北方后，返军邺城，积极展开水兵组训，确定曹操有攻打荆

州的野心，便答应刘备的要求，远离亲曹派的蒯氏兄弟、蔡瑁、张允等，积极增加战备。

清查游户的政策实施不久，刘备的军团便增加到数万人，刘备派关羽、张飞、赵云等严加训练，战斗力获得迅速的提升。

诸葛亮更建议刘备，在获得刘表的同意下，把指挥总部移入襄阳城（荆州府治）旁边的樊城（今湖北襄樊市）以能有效抵挡曹军的第一波攻势，让刘表的主力军团有更多准备的时间。

这段期间，诸葛亮和刘备食同桌，寝同床，紧密地在研究一切防备规划。由于他俩几乎成天在一起，使刘备也逐渐疏远了关羽和张飞，造成两人心理的不平衡。有一天，较直鲁的张飞便当面向刘备抗议："诸葛亮这么年轻，又缺乏经验，真的对您会有这么大帮助吗?"刘备听了，立刻正色表示："诸葛军师有卓越的见识，我有了他，犹如鱼之得水，请你们不要再说长道短了。"

关羽、张飞两人看到刘备那么认真又诚挚，也只好拭目以待，不再多说什么了。

襄阳城内暗潮汹涌

"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句流传已久的中国俚语，一方面在表示曹操耳目无所不在的可怕，一方面也点出曹操在情报搜集和间谍运用上的高明。

《孙子兵法》第十三篇，以整篇的内容来探讨"情报人员"运用的重要性："故三军之事，交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其间!"公认注解《孙子兵法》最高明的曹操，相信对"用间"也必有独到的心得。

经过八年的努力，曹操终于彻底毁灭袁氏政权，成为黄河两岸最具实力的统治者。接下来的目标，只剩下南方的荆州，东南的扬州、交州，以及西南方的汉中和益州了。

荆州和曹操大本营的豫州和司隶区接壤，所以即使在和袁氏集团对抗期间，曹操已在荆州努力经营好几年了。除了荆州刺史刘表以他个人声望，勉强维持住整个荆州的统治权外，在荆州北方靠近司隶区及豫州的各郡县，心理上都早已投向曹操阵营了。

就连刘表治府的襄阳城中，亲曹派的力量也相当庞大，荆州区大老蒯越、蒯良兄弟，刘表的大舅子蔡瑁，以及名士张允、韩嵩等都是主张和曹操联盟的，可见曹操在荆州境内早已拥有相当大的力量了。除了江夏太守，也就是刘表长期战友黄祖坚决反曹外，几乎襄阳府城中所有的少壮当权派，都主张向曹操投诚。由于刘表和袁绍间的长期交情，亲曹派尚不敢过分明目张胆地宣扬他们的主张。

建安十三年春天，孙权为报复当年父亲孙坚被杀的仇恨，派出猛将甘宁、凌统、吕蒙等袭击黄祖。黄祖命令水军都督陈就前往对阵。吕蒙和偏将军董袭等各率敢死队百人，偷袭陈就的主舰，吕蒙更只身跳上敌舰，格杀了陈就。黄祖军团在无充分准备下，陷入大

乱，荆州军退入夏口，东吴军在城外围攻甚急，黄祖率队打算突围，在混战中为东吴军所杀。孙权见复仇目的达成，以夏口深入对方境内，防守不易，乃下令全军撤退。这场战役虽很快平息，但荆州境内最庞大的反曹力量却意外遭到消灭了。

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为元配所生，次子刘琮为续弦蔡氏所生。少壮派权臣蔡瑁、张允等都明显支持刘琮，加上蔡氏的怂恿，刘表也“爱少子琮，不悦于琦”，使刘琦深感自危，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刘琦个性温和，身体健康不佳，但在荆州长老军团及各郡守眼中人缘不错，特别是和刘备相交颇深，因此对年轻又富于谋略的诸葛亮更为尊敬。

刘琦多次请诸葛亮教他“自救之策”，但诸葛亮以客居身份不宜卷入荆州府城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害怕因而危及刘备在荆州本来就不很稳固的地位，因此总一再回避，甚至不愿和刘琦独处。刘琦深知诸葛亮之能，仍不断寻求机会向诸葛亮求计。

有一天，刘琦趁诸葛亮陪同刘备到襄阳城讨论军情之便，引他入藏书的阁楼中，刘琦事前令人撤去楼梯，让任何人均不得上下。接着刘琦便对诸葛亮表示：“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诸葛亮不得已乃轻声告诉刘琦：“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

这是发生在春秋时代晋国的一个事件，晋献公受骊姬影响，有意废长立幼，但嫡长子申生，声望崇高，才能出众，骊姬便想尽办法陷害他，申生被迫自杀身死。但申生的庶兄，原为第二顺位的继承人重耳，由于镇守在晋国北方，因而逃过一劫。申生受害后，重耳仍有时间逃离晋国，一直到四十二年后，晋国发生大乱，重耳再回国掌握政权，是为晋文公。

这个故事无疑在暗示刘琦，请调为外藩，以免在府治城内，反而容易遇害。适逢黄祖阵亡，刘琦便趁机申请防守江夏。刘表也深怕继承事件，造成荆州政局的混乱，在与刘备商量后，便以刘琦为江夏太守，驻防夏口。

5. 临危授命

曹操大军压境，刘表病情恶化

平定北方以后，曹操便想乘胜追击，南下并吞荆州，尤其刘备正屯驻于荆州前线防务重镇的新野。这位曾被曹操称赞为“英雄”的对手，如果不尽快设法铲除，将来势必坐大，成为最难惹的敌人。

但让曹操一直不敢动兵的最大原因，是直属军团的严重不足。一则刚平定的幽、冀、青、并四州，尚需驻屯大量直属部队监视。二则关中地区诸侯仍随时威胁着曹操大本营的兖州。平定袁绍以后，曹操虽号称百万雄师，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由新投降的袁军编组而

成，心态上仍极不稳定，无法完全信任。

董承事件过后，曹操便有意无意规避朝见汉献帝，因此长期驻屯于鄄城，将许都交给和汉室公卿较合得来的荀彧来负责治理。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危及大本营，兖州及许都均由直属的子弟兵部队驻守。因此，曹操真正能自由调动的军队少之又少。尽管南征的意愿很强，但实际行动却得小心审慎不可。他只能不断地派出能干的眼线和高级间谍，收买及分化荆州境内的各股势力，并严密注意襄阳城内，由于继承权所引发政治斗争的情势发展。

建安十三年春末，刘表的健康因季节变化，更形恶化。驻屯夏口的刘琦听到消息，赶回襄阳探病，但为蔡氏及蔡瑁、张允等阻挡。由于刘琦一向孝顺，深怕刘表看到了“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蔡瑁更当面斥责刘琦：“主公命公子镇守江夏，防备孙权，任务至为重要，为何未得主公指示，听信谣言，擅离职守。若是主公看到公子，可能会因生气而使病情更加恶化，你还是赶快回江夏去吧！”刘琦无可奈何，只是向刘表病房跪拜，一路痛哭地回到江夏。

这时在樊城增强防务工程的刘备，突然接到刘表的秘书伊籍通知，刘表病情严重，请刘备前往商议大事。《魏书》上记载：

表病笃，托国于刘备道：“我儿不才，诸将意见纷歧，不知合作，我死之后，卿可摄理荆州事。”刘备深为感动，只得安慰他说：“诸子均颇有贤才，我兄还是好好的养病吧！”伊籍劝刘备趁机宣布摄理州事，但刘备以时机未成熟，勉强从事，将引发州内权力斗争，反而不利。因而婉拒道：“刘荆州待我甚厚，若依其言夺其州政，世人必笑我贪婪，我不忍也。”

斐松之注解《三国志》时，认为《魏书》之记载可疑，刘表夫妻素爱刘琮，屡有废长之意，为何会在刘琮将成为继承人之际，反托国于一向颇为猜忌的刘备？

不过，当时曹操即将南侵的风声甚紧、病中的刘表或许已判断，刘琮在亲曹派权臣的包围下，根本不可能有抵抗曹操的力量，不如委托刘备，或许较能保护刘琮母子的安全吧！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接到襄阳城内间谍密报，刘表病情迅速恶化，随时有生命危险。襄阳城内的少壮派官僚决定拥护刘琮，因此完全封锁住刘表病危的消息，连镇守江夏的刘琦和驻屯樊城的刘备都不知情。

曹操一方面在鄄城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听取荀攸对北方四州防务和管理上的简报，一方面派遣密使到许都向荀彧征询意见。荀彧表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应急速编组军队南征，他更进一步建议曹操，可由宛城和叶城抄小路急行军，杀他个措手不及。

在荀攸和荀彧的鼓励下，曹操决定采取极大胆的军事行动。他派遣于禁、李典配合荀攸监守新征服的北方四州。夏侯惇军团配合荀彧镇守许都和兖州。徐州仍由友军的泰山豪杰臧霸管理，司隶军区则由司隶校尉钟繇负责。并封关中军团首席军领的凉州刺史马腾为卫尉，其子马超为偏将军，给予足够的安抚，以防关中军团趁机偷袭。

南征军团的编组如下：

总帅：曹操。

总参谋长：贾诩。

参谋：田畴、娄圭。

曹仁军团：率领两万曹营直属子弟兵，为主力部队。

曹纯军团：指挥曹操直属的轻骑兵部队——“虎豹骑”。

张辽军团：徐晃军团为先锋部队，各编组直属子弟兵五千名。

袁氏降军中编组约十三万左右部队，组成厉锋将军曹洪军团、奋武将军程昱军团、折冲将军乐进军团。

汝南太守满宠负责粮管及补给事宜。

夏侯渊总管后勤行政工作。

七月底，曹操的军队由宛城和叶城分两路迅速前进，八月初便接到刘表病逝的密报。尽管不少荆襄大老及军团将领（如文聘、魏延）极力反对，但在蔡瑁和蒯越兄弟的支持下，刘琮仍勉强夺得政权，而曹操军队已出其不意地攻入荆州，并逼进到离北方军事重镇樊城不到二百里的位置。

刘琮本有意联合刘备力量，在襄阳城部署防御工事。但蔡瑁等极力反对，蒯越更表示曹操是以朝廷名义出师，抗拒者将成为叛徒，因此宜投诚不宜反抗。刘琮于是不与刘备及刘琦等商量，派遣使者直接和曹操谈判，并下令所有郡县首长和军团将领，准备向曹操作无条件投降。

曹操除命令娄圭处理受降事宜，并任命刘琮为青外刺史，远离荆州原有势力。其余各郡县首长和军团领袖，仍各自镇守原地，只有蔡瑁和张允率领的八万余荆州水军加入曹操的南征军团，随军行动。

荆州的迅速和平征服，以及日后曹操抵达江陵，占有荆州北半部后，便将蒯越等十五名重臣全数封侯；韩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邓义为侍中。从这两件事看来，曹操近两年间，以“用间”战术在荆州大事收买人心的努力，确实已发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大功效。

刘备紧急撤军，十万难民相随

原先驻守在新野的刘备，在风闻曹军南下后，便下令全军进入樊城备战，并紧急向襄阳城的刘表报告军情。但一直未得到明确指示，使刘备大惑不解。诸葛亮判断刘表一定已出事，凭己方实力不可能守住樊城，便建议刘备派特使直接晋见刘表，一方面安排向南撤军的工作。刘琮眼看瞒不住，才命令部属宋忠通知刘表死讯，以及准备全军投降的决定。

由于曹操大军这时已逼近樊城，诸葛亮建议刘备紧急向南撤军，目标是七百里外长江

北方的军事重镇江陵，以江陵拥有的军粮和防御工事，再联合江夏太守刘琦的主力军，或可有效地守住南半部的荆州。

八月中旬，雄踞江东的孙权，也获知刘表去世及曹操大军南征的紧急军情，立刻派鲁肃前往江陵，探询刘琦和刘备的态度。

刘备在仓促中，率领直属部队渡过汉水，有不少北荆州地区的军民，自动跟随刘备军南下逃难。到达襄阳城时，刘备停马向城内呼叫刘琮答话。刘琮不敢出面，但襄阳城内不少官吏和军民主动投靠刘备，诸葛亮建议刘备趁机攻打襄阳，取得荆州主导权，再联合驻守各地的荆州军团，共同抵抗曹军，或许可以反败为胜。但刘备不忍心在大敌当前之际，内部自相残杀，乃决定依原计划南下江陵。

军团经过城外刘表的坟墓时，刘备特率众祭拜，涕泣不已，全军为之感动，更坚定抗拒曹军之决心。

这时候，曹操的先锋部队张辽和徐晃的军团已进入新野营区，距离襄阳大约只有四天的行程。

九月初，刘备军团继续往南撤退四百余里，到达当阳县，一路上荆州地区跟随面来的难民愈来愈多，至此已高达十万多人，大小行李车多达数千辆，道路壅塞，每天行军不到十里路，距离目的地江陵还有三百多里，估计以这种速度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到达，根本不可能躲过曹操的追军。

刘备不得已召开紧急会议，重新部署撤军计划，他下令关羽率领万余水军由汉水顺流而下，先到江陵布守防务，并派遣特使到夏口紧急会商刘琦，会师于江陵。张飞率领两千人马为断后部队，预防曹军袭击，赵云率预备队数百人保护家小。自己和诸葛亮、徐庶等，率领主力军护卫难民，慢慢上路。

不少幕僚人员及部队将领劝刘备说："为今之计，应迅速确保江陵，现在我们虽拥有数十万人，可是真正能拿武器作战者少，加上辎重又多，妨碍行动，万一被曹操追及，如何得了？"

刘备坚决表示："我不是不知道危险，但有心创大事业的人，最重要在得人心，现在大家都要跟着我走，我如何忍心弃他们于不顾呢？"

日后，东晋的习凿齿在论及这件事时表示：

刘玄德（刘备字玄德）虽身罹颠沛险难，却更遵守信义，形势已十分危迫，而仍能言不失其道；谨守和刘表生前的友谊，不背先人之约，情义感动三军。因此有不少性情中人，愿和他共赴战败的灾难，这种人日后能创立大事业，说来也是必然的道理呀！"

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怒声退敌

九月中旬，曹操抵达新野，立刻在营区召开军事会议。据探马（军前情报人员）的情

报显示，刘备正全力撤向荆州中部的军事重镇江陵。江陵为粮秣储藏地，对远征的曹军甚有价值，为了不让刘备抢到这批辎重，而加强其防务力量，曹操决定选出精锐轻骑兵五千，亲自率领，并由曹纯配合虎豹骑统一指挥，日夜兼行，追赶刘备。

曹操的轻骑兵一天三百里，终于在当阳长阪坡附近追及刘备撤退中的部队。张飞率领断后部队极力抵抗，但仍无法阻挡曹军攻势，很快便被冲散了。刘备的部队虽比曹操军多出许多，但事出突然，加上又要保护跟随的难民，根本无法作战。

在曹操的轻骑兵一阵冲杀下，刘备全军大溃，张飞只好命令断后部队保护刘备及诸葛亮、徐庶等先行撤向南方。

乱军中，赵云发现刘备家小的车队被冲散，乃下令剩余残军保护刘备等南下，自己单骑再冲杀入北方，寻找刘备家小。不久便和糜竺护送的甘夫人碰面，赵云指示糜竺刘备军行踪后，再往北寻找刘备的长子阿斗。这时刘备的另外两个女儿已被俘，简雍保护糜夫人带着阿斗四处逃避，但为曹操追及，简雍及糜夫人均受重伤，幸而赵云及时赶到，杀退曹军。由于糜夫人伤重，不愿离开，赵云只得要求一军士送简雍先行，自己留在那里苦劝糜夫人。但夫人以幼主要紧，赵云无力一人保护两者，乃趁赵云不注意，投井自杀而死。

无奈下，赵云身护幼主在铠甲内，单枪匹马往南奔驰，试图和刘备会合，其间遭到不少曹军攻击，赵云奋勇抵抗，杀出重重包围，整件白色战袍都染成红色。

刘备及诸葛亮一行人且战且走，他们选择漳水及沮水会合处的长阪桥后，进行重新整编工作。因此，刘备令张飞带二十骑断后，抵挡敌人，并接应败退下来的己方兵马。不久，便看到赵云单骑保护幼主奔来，张飞立刻前往接他过桥。赵云告诉张飞，追兵已近，宜速作准备。

张飞命令二十骑在桥后平原奔驰，制造沙尘，以为疑兵。自己则横矛骑马立于断桥前头，准备迎战曹操阵营的追兵。

这个地方水势湍急，非常不易渡过，加上长阪桥又已被张飞破坏，除了冒险渡河没有其他通路，因此后面追来的曹兵，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曹纯亲自赶到现场，只见张飞在对岸横矛直立，大声怒吼："我乃张翼德也，有胆的不妨放马过来决一生死！"

曹纯看他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弄不清楚张飞有何诡计，因而不敢贸然渡河。

双方在断桥的两岸僵持良久，使刘备得以撤退到安全的地方。

为了避免曹军追赶，刘备决定放弃占据江陵的计划，向东南直接退守夏口，他们在汉津口碰到关羽的一万水军，声势复振，总算稳住了情势。不久，江夏太守刘琦北上支援的一万名水兵也会合了，双方便暂时退往夏回驻屯，重新部署防御工程。

当阳长阪坡之役，曹操不仅"大获其人众及辎重"，连刘备的两位女儿也为曹纯所俘。徐庶的母亲随军行动，也被俘虏，曹操风闻徐庶贤能，乃令徐母写信招降徐庶。

徐庶接信后，前来向刘备和诸葛亮辞行，他以手指心对刘备说："本欲和将军共图霸

主之业，以此方寸之地也，今老母失陷，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准许我离开吧！”

刘备诸葛亮虽都有些不舍，但也提不出什么好建议，只好让徐庶前往曹营解救他的母亲。

当阳战役虽呈一面倒的结果，其实曹操动用的军队并不多，而且除虎豹骑外，大多是新编组的袁氏及荆州降军（文聘军团据传便在其中）。但由于他采用闪电战术，刘备根本无法估算其军力。因此，两个月不到使占据了江陵，统有一半以上的荆州领域，曹操的军事指挥天才，实在令人惊异。相信这一仗，实际参与的年轻诸葛亮一定印象深刻，对他日后的临场经验必有很大帮助。

临危授命，折冲外交

曹操攻陷江陵后，也不禁矜然自得，他踌躇满志地派遣特使送给孙权一封信：

近者奉辞（圣旨）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投降），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这是封恐吓加招降的书信，孙权此时也到达长江前线的军事重镇柴桑，一方面观察荆州战役的情势，一方面积极准备防御工事。接到曹操信件后，孙权立刻召开临时军事会议，并且“以书信示群臣，莫不响震而失色”。

年轻的孙权倒显得相当从容而镇静，其实他早就关心曹操南征荆襄的行动，八月中旬便曾派遣鲁肃前往江陵，探听刘备及刘琦之态度。

鲁肃到达南郡时，听说襄阳已失陷，刘备大军正在南撤，立刻兼程赶往当阳，在长阪坡碰到败退下来的刘备，偕同到夏口和刘琦会面。

鲁肃代表孙权向刘备致慰问之意后，并问刘备有何打算，刘备表示江陵虽失陷，但长江南岸的荆州尚未被曹军占领，因此他打算在夏口整编后，率众南下，准备卷土重来。鲁肃问他有何助力，刘备表示：“苍梧太守吴巨，和我有旧交，打算去请他帮忙。”

鲁肃则不表赞同，“苍梧地属偏远，吴巨更是庸才，绝不可靠。讨虏将军（指孙权）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东英豪无不归附。如今已拥有江东六郡兵马，粮秣充裕，足以立事。为今之计，应遣心腹，结交江东势力，共济大事。”

这个计划和诸葛亮在《隆中策》所建议的联吴制曹战略，不谋而合，刘备自然是非常高兴，何况又有鲁肃作引介，事情要容易多了。

鲁肃更进一步向刘备建议，夏日在长江北岸，容易受到曹操陆上部队攻击，不如将驻防移往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县西北）。这段期间，鲁肃才和诸葛亮谈起他和诸葛瑾之交情，两人因而备感亲切。日后，在孙刘联盟这件艰苦的任务中，诸葛亮和鲁肃的友情，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进驻樊口的工作完成后，诸葛亮便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刘备

也感到情势紧迫，曹操或许会很快地从江陵顺流而下，凭樊口的军力是不可能挡得住的，因此同意诸葛亮随同鲁肃去江东，商谈联合作战之事宜。二十年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指的便是这件事。

6. 孙刘联盟

诸葛亮 VS 孙权

这件事过后不久，孙权接到襄阳城密探紧急报告刘表急病去世的消息，立刻派遣鲁肃前往襄阳祭吊，并观察荆州政局的可能变化。

鲁肃才抵达南郡，曹操南下大军便已攻破樊城，襄阳城内新任荆州牧刘琮举城投降，刘备军被迫紧急往江陵南撤，试图会合夏口北上的刘琦军，重行巩固防线。鲁肃立刻抄近路北上，在当阳碰上为曹操特遣队击溃的刘备残军，鲁肃力劝刘备转向东南，联合江东孙权以共同对抗曹军。刘备在和诸葛亮商议后，也断然决定，派遣诸葛亮陪同鲁肃到柴桑晋见孙权，探求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这时候，孙权才二十七岁不到，执政未满五年。虽然年轻，资历又不深，但这位"超级战神"的后代，却相当稳重而有主见。

当阳之役后，曹操曾发出一份充满恐吓口气的招降书给孙权。孙权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丝毫不隐瞒地向江东文武官员透露这个坏消息。在大伙一片慌乱中，这位年轻老板，颇有自信地冷眼旁观着。

不久，鲁肃带着诸葛亮来到了柴桑，并得到允许，单独先行拜见孙权。

在临时搭建的简单营帐内，孙权以微服接见诸葛亮。一向善于观人的诸葛亮，刚进门已看出孙权的个性。以自己的立场作单方面的诉求是打动不了这位年轻的老板，因此诸葛亮决定让孙权自己去思考、选择及规划。他相信只要初步决策定了，孙权这种人一定会克服万难，坚持到底的。

初会面的寒暄结束后，诸葛亮很坦白又客观地分析曹军的实力和策略："自从海内大乱以来，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指刘备）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如今曹操已解决了北方敌人，因此乘胜南下，攻陷荆州，威震天下，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刘豫州被迫遁逃至此，情况相当危急。"

孙权冷静地倾听着。

诸葛亮直接地强调曹操闪电军事行动的威力，如今来势汹汹，时间非常紧迫，以江东的立场，是和是战必须立刻决定，以免延误军机。

"将军不妨量力而为，如果认为以吴越（江东）力量，可与中原相抗衡，不如早和他

们断绝交往，以下定己方的决心，集中力量。如果觉得无力抵挡，则应迅速弃甲掘兵，臣服于中原。如今将军表面上和曹操关系友好，实际上却为是战是和犹疑不决，很可能会为国家带来大灾难的?”

孙权听了，仍冷静询问道：“曹军既有如此惊人的实力，刘豫州为何不在荆州投降，却仍不自量力地抵抗到底呢?”

诸葛亮叹口气表示：“当年田横不过是齐国一壮士耳，却能坚持义不受辱，反抗到底。何况刘豫州是堂堂汉皇室帝胄，声望崇高，早已成为全国反曹集团的精神领袖，义理上是绝不可以随便让人摆布的，即使失败，也只是天命罢了!”

孙权两眼直盯住诸葛亮，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表示，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足以对抗者，惟刘表、刘备和孙权自己而已，现在刘表已去世，刘备又遭逢失败，只剩东吴了。因此他也绝不容许东吴数十万军民，任意遭人欺凌，他希望诸葛亮能够提出孙刘联合抵抗曹操大军的策略。

诸葛亮见孙权心动，便提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表示以他在荆州战役现场搜集到的情报，曹操的大军虽多，却有四大弱点：

第一，曹军号称百万，其实真正南下的部队绝不会超过二十万，而且大部分并非曹营直属军团，而是由袁氏和荆州的降军编组而成的。这支杂牌部队向心力本来就不够，目前又要部署在襄阳到江陵的广大新占领区，真正能集结在主战场的军队势必有限。因此，最佳的战术是由孙刘联军主动选择主战场，并争取到重点胜利，虚张声势却编组脆弱的庞大曹军，必将不战而溃。

第二，曹操为了追击刘备，一日夜急行军三百余里，使士气消耗殆尽，所谓“强弩之末，不穿鲁缟”，曹操军的士气及战斗力早已大不如前了。

第三，北方军队，特别是直属曹军及袁军，在长江流域一带长期作战，势必会发生水土不服的现象。

第四，北军不擅水战，攻击江东，势必以水战为主，而被曹营倚为水战主力的荆州水军，根本就不可靠。

反观刘备的主力部队虽遭击溃，但关羽所率领的万余水军和船舰均丝毫无损，刘琦在江夏也有数万名荆州精锐军团；如果能加上东吴的数万虎师，协力作战，一定可以击败曹操大而无当的杂牌军队。

孙权听完分析后，猛力点头，并表示明天一大早，立刻召开军事会议，以作最后决定。此时诸葛亮已看出，年轻孙权的内心深处，早已激起强烈斗志了。

对抗·投降·和谈

不过，隔日的军事会议上，孙权却遭到了意外的挫折。

首先是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认为曹军势力庞大，根本无法对抗，不如早日向曹操输诚，也可促成中国的再统一。程普和黄盖等老军头，则主张消极的防守，避免过度激怒曹操，再谋求对等的和谈。只有鲁肃和少数的年轻将领甘宁、凌统、周泰、吕蒙等主张积极作战。由于意见分歧，彼此争吵不休，孙权当场被激怒，借口换衣服，退入后营，并单独召见鲁肃秘密会谈。

鲁肃很坦然地表示："方才大家的议论，对将军您是没有好处的，以实际的利害言之，像鲁肃我这种角色，是可以迎接曹操并投降朝廷的；但以将军您的地位万万使不得。鲁肃投降曹操，混得一官半职一点也不困难，或许还会有更大的权势也说不定，但将军您呢？迎接曹操后，您会被调到哪里去呢？请速决定大策吧！不必顾虑大家的意见了。"

孙权叹息道："这些人真令我失望，只有鲁卿和我的看法相同，真感谢上天把你赐给了我！"

鲁肃随即建议孙权，立刻召回在鄱阳湖集训水军的水军都督周瑜。周瑜是孙策的长期战友，孙策娶江东美女大乔为妻，周瑜则娶大乔之妹小乔为妻，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孙策临终前表示："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如今既然是准备对抗外敌的入侵，周瑜自然是最好的咨询对象了。

周瑜：超级战争策划天才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其祖父周景，伯父周忠都累官到汉朝太尉，父亲周异曾任洛阳令。

《三国志》上记载："周瑜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个性爽朗豁达，相当得到友人的尊重……。年轻时，便精通音乐，即使酒后微醺，旁边的奏乐者只要音律不对，周瑜立刻会回头一望，是以时人常称'曲有误，周郎顾'。"

在接获曹操进军荆州的消息后，身在后方的周瑜，立刻派遣大量情报人员渗透到荆州各地区，以迅速搜集曹军各地区部署的情报，和主力部队进攻的路线。因此在接到孙权的征召指令后，周瑜立刻下令结束集训，全军进入备战状态，只带少数参谋人员，火速赶往柴桑。

当晚周瑜、鲁肃秘密会商，并前往晋见孙权，交换意见。

隔天早上，孙权再度召开军事会议。

主和派的领导人张昭，首先表示："曹公狡诈如狼，如今又以朝廷宰相名义，挟天子而征西方，如果公开和他对抗，在名义上已成国家叛贼，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东吴最重要的天险是长江，现在荆州已失陷了，刘表一手经营的强大水军，全部纳入曹操的南征军团。曹军只要循着长江而下，水陆并进，便可与我们共有长江天险，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因此，我们认为最好的计策，是迎接曹军，并和他们进行和谈。"

周瑜听了，立刻反驳道："你们都错了，曹操虽名为汉相，其实是个欺凌天子的汉贼，义理上是站不住的。而孙将军以神武雄才，又承父兄余荫，占据江东，拥有数千里的疆土，军队精良，粮秣充裕，英雄豪杰无不乐于在此创造一番事业，目前正应一显身手，为朝廷除去奸党才对，为何表现出如此软弱的姿态？何况如今曹操前来送死，为何还要去迎接他呢？"

孙权听得猛力点头肯定之。

接着周瑜胸有成竹地公布他所搜集到的军事情报，并作初步的战略分析。他表示，虽然面对曹操强大的军事压力，但东吴方面仍有绝对的胜算，理由如下：

第一，曹军号称百万，其实大多是新投降的袁氏军加荆州军。北方袁氏政权刚灭不久，仍不稳定，因而曹操势必驻守大量军队。西北方的凉州刺史马腾和韩遂等军团，也随时威胁着曹营后方。许都朝廷中，自董承事件后，汉室公卿不断进行着台面下的反抗，使曹操不得不在兖、豫两州留守大量直属军团，以维护大本营的安全。也就是说曹操真正能带下来的南征军团，不会超过十五万人。而且根据情报，其中有不少是原属袁绍的军队，对曹操的向心力，仍有待考验。

第二，曹操这次征讨荆州的行动虽意外的顺利，但突然间占领区扩大得太快，军队势必不能作妥善的调配，主力军团分散，使作战力大幅滑落。加上刘琮新政权不战面降，荆州各地区军团来不及准备，虽听命行事，但中级军官及士兵心中必不平衡。这些新加入军团军心上的不稳，只会徒增曹军直属主力部队的心理压力而已。

第三，北方军队长途跋涉高山深川，水土不服，军士生病的情况非常严重。而目前进入秋季，寒冬马上到了，天气愈来愈冷，曹军粮食的供应线过长，问题必益形艰困。曹操为求速战，已摆出要在长江决战的姿态。曹军一向擅长的是陆上野战，如今舍长用短，选择他们并不熟悉的作战方式，正表示他们心急了，这种心态参与大规模作战是相当不利的。

相反地，东吴在江东的经营已过三代，军精粮丰，水战一向又是我们的专长。因此，只要有五万左右的精锐部队，一定可以打赢这场战争。

从以上的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周瑜对情报掌握的丰富和正确。别说东吴在柴桑的前线官员及将领比不上他，连身处战场，一向注重情报工作的诸葛亮也不及他的完整。周瑜在作战策划上面的超人天才，由此可见。

孙刘联军，摆开迎战阵线

孙权听了非常高兴，立刻大声宣布："老贼早就打算废除皇帝自立，怕的只是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的反对罢了。如今几位英雄都死了，只剩下孤一人，孤与老贼势不两立。"

说完便拔出佩剑，一剑将身前桌案劈成两半，厉声说道："有再言投降曹操者，有如此桌！"

在孙权"我说了就算"的决议下，所有官员、幕僚及将领共同宣誓遵守主将决策，上下同心，积极准备抗曹的战事。

接着，孙权指示张昭、鲁肃、周瑜共同和诸葛亮会商孙刘联军合作事宜。

会后，孙权单独召见周瑜，表示立刻调回周瑜的主力军，加上柴桑目前准备好的人马，约有三万余，战船、兵器、粮食也都已备妥，可以即刻出发。至于不足的人马，会在最短期限内编组完成，并由孙权自己率领，开往前线接应。

临别前，孙权意气风发地用手搭在周瑜肩上，表示："都督可以办得到的，请尽力去做吧！万一有所不顺，还有我在。我绝不会后悔，一定会和曹孟德拼个你死我活。"

第二天早晨，孙权便发表这一次抗曹作战部队的编组、名单如下：

总指挥：右都督周瑜。

副总指挥：左都督程普。

水军前锋：武锋校尉黄盖、中郎将韩当。

水军主力部队：校尉甘宁、校尉周泰。中郎将吕范、中郎将董袭。

陆上主力部队：中郎将太史慈、中郎将吕蒙、中郎将凌统。

后勤支援：赞军校尉鲁肃，并负责联系刘备及刘琦的军团。

东吴方面军队三万余，加上刘备和刘琦的两万余兵马，动员的兵力，大概只有曹操南征军团及将参与作战的荆州水军总和的四分之一而已。

张昭的计划虽遭否决，但他眼见年轻的诸葛亮老成持重，能说善道，有意为国家留住人才，便建议孙权令诸葛瑾前往说服诸葛亮。孙权问周瑜的意见，周瑜笑而不答。孙权便召见诸葛瑾表示："诸葛孔明是先生的亲兄弟，弟弟跟随兄长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他肯留下共成大事，我会亲自写信向刘豫州说明的。"

诸葛瑾前去见诸葛亮，想不到诸葛亮居然先开口，劝诸葛瑾投奔刘备，更有发展的可能性。

诸葛瑾无奈，只好回报孙权："吾弟辅佐刘豫州，义无二心，亮之不留东吴，犹如瑾之不离江东。"

周瑜也劝孙权不要想太多，应以更坦然的诚心，和刘备与诸葛亮商议合作细节。

在《三国演义》及平剧舞台上，周瑜心胸狭窄，处处想害诸葛亮。其实历史上的周瑜，不但器量宏大，而且"谦虚服人"。对诸葛亮更以地主身份极尽照顾之谊。特别是鲁肃，更非小说中处处受欺骗的老实人，他不但是江东地区最杰出的战略家，而且眼光远大、意志坚毅，他和周瑜、诸葛亮同心合力，"肋到方略，多负劳绩"，在孙刘联军对抗曹操这场战役上，扮演着吃重的角色。

这年，周瑜三十四岁，鲁肃三十七岁，在国际舞台及实际战场上的经验，都比二十八

岁的诸葛亮要多些。相信在这场战役中，诸葛亮也一定向这两位优秀的前辈学习了不少。

赤壁战场布下天罗地网

建安十三年九月底，刘备接受鲁肃建议，将部队由夏口顺流而下两百多里，改屯在长江南岸的樊口，以和东吴军就近会合，准备决战事宜。

根据情报，曹操的大军已在江陵作好出战准备，随时会顺流而下，但诸葛亮和鲁肃却全无消息。刘备忧心如焚，每天派前哨往长江下游，探查东吴军队的调动情形。不久，哨兵传报东吴前锋船队正逆流而上，即将到达樊口。刘备立刻派孙乾前往劳军，想不到周瑜居然也在船队之中。

周瑜以国务在身，不能随便离开指挥部，便邀请刘备到船上相见。刘备将陆上指挥权交代关羽和张飞，单身坐小船前往。两人见面寒暄后，刘备便关心地询问东吴方面军队的数量。

周瑜坦然地告诉刘备，只有三万多人马。

刘备大失所望，不禁担忧地表示，人数会不会太少了些。

周瑜却信心十足地回答道："刘豫州，但看我来打败曹阿瞒吧！"

刘备接着询问诸葛亮及鲁肃的消息，周瑜表示他俩就在后面的船队上，约三天后可以到达。刘备回营后，愈想愈担心，便暗中拨出部分人马，交由关羽带领，北上渡过汉水预作部署，以防万一周瑜战败，可以留出一条撤退的后路。

曹操这时候正在江陵忙着进行编组工作，准备顺流而下攻击江东地区。他将张辽、徐晃、程昱的军团组成船队，加上蔡瑁和张允带领的七万水军，整个舰队首尾相连数百里，平行的船队每个横面有二十四艘，看起来如同一座水上长城，气势非常雄伟，并由数百艘小船在周围巡逻，以避免敌人偷袭。由于规模空前庞大，先是整编人马便耗费了一个多月，一直到十月底才放船东下，准备从事他生平第一次大规模水战。

十月底，周瑜将他的船队总指挥部设在三江口（汉口下游的五十公里处）。一方面派出大批间谍随时掌握曹军动态，一方面则在曹操船队必经的通道上，选择赤壁附近的江面，作为预设的决战点。

这个地方的长江水位落差极大，河流宽度约有十里，水流时速则为八里，经常会出现旋涡状的大浪潮，在此处行驶船只会摇晃得很厉害，对不擅水战的北军是非常不利的。

赤壁附近的江岸几乎全由红色岩石构成，水面波涛汹涌，不易临时登岸，北方对岸的二十里处有座叫做乌林的大森林。周瑜亲自在水面及岸边详细观察，然后胸有成竹地在此布下天罗地网，只等待曹军的到来。

其实，周瑜手上能动用的兵力确实不多，为了提高士气，他亲自打头阵。两名经验丰富、对长江流域的天候、地形非常熟悉的老将黄盖及韩当任先锋部队指挥，驻守在赤壁下

游约半日行程的东南岸上，一方面监视着曹营船队的行动，一方面也准备在此设立攻击发起线，以对曹军进行直接的攻击。

紧接在两位老将军后面的，便是水军主力舰队的先锋部队——甘宁、周泰、董袭等船队。周瑜和程普两人坐镇中军指挥，吕范的船队担任预备部队，随时准备增援。

陆上方面，以吕蒙、凌统和太史慈的部队打头阵，部署在长江北岸的汉阳附近。友军刘备的军团则在后方约百里的汉口附近，以双层的阵式，准备攻击或抵挡由陆上进攻的曹军。刘琦的夏口军团则移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附近布防。万一江东军团在水战中失利，曹军渡河南下时，至少可以作缓冲式的抵抗，让坐镇柴桑的孙权，有足够的时间集结江东军力，作最后的生死决战。

面对生平最大规模的水战，曹操在布局上相当谨慎，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完成编组，准备誓师后全军顺流而下。这时候，曹操的前线参谋本部，却截获荆州水军总指挥蔡瑁和张允准备举军叛变的消息。

曹操南征军团的总参谋长贾诩，由于在南征战略上和曹操看法不同，被改派镇守江陵，处理后勤补给工作。前线的参谋作业由田畴和娄圭担任。田、娄两人是很好的行政人才，却非企划高手，工作效率虽高，但对情报的搜集、求证、判断并不十分在行，所以这个情报其实大有问题。

蔡瑁及张允在荆襄地区声望极高，两人都是长期的亲曹派。刘琮无条件投降，此二人策动的功劳最大，因此很得曹操礼遇。说这两人会在关键时刻，临阵倒戈，投向和他们一向有宿怨的刘备和孙权阵营，可能性实在不大。

不过，这次的大编组行动中，曹操的直属北方军团，由于不熟悉水战，在整编军队时错误百出，造成参谋作业人员和荆州水军间冲突屡起。加上曹操在作战计划中，有意以荆州水军打先锋，去和江东军团拼命，曹军则在第二线作监督。这个消息自然很快传遍荆州水军间，甚而引起严重的骚动，使蔡瑁、张允两人备受压力。

虽然如此，但部署期间，蔡瑁、张允不向曹操力争，而直接付出行动进行反抗，其实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综合判断，荆州水军集体叛变，有可能出自周瑜所派出间谍的煽动及兴波助澜，甚至是故意制造谣言，迫使双方产生猜忌。《三国志》及《魏书》中，对此事件均无详细的记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描写曹操先派出蒋干到周瑜营中刺探军情，反为周瑜制造的假情报所骗，致使曹操怀疑蔡瑁和张允有心叛变。

不过，蒋干卷入三江口的间谍案，显然是罗贯中把时间搞混了。蒋干的确到过江东，但那是赤壁之战数年后的事情，蒋干的使命并非刺探军情，而是和谈，他并且是位相当优秀的外交家，任务也非常圆满地达成了。

以曹操一向的善用兵，更不会如此轻易中计。蔡瑁和张允的叛变行动，相信一定有相当的迹象，为了使情况不致恶化，曹操才不得不当机立断，派遣徐晃及程昱的部队，突击荆州水军，蔡瑁和张允死于乱军中，也使这个事件成了死无对证的无头公案。无论如何，

曹操在赤壁之战还没有开始，便损失了两位最优秀、也最重要的水战指挥官了。

由于情况紧急，重行编组已不可能了，何况指挥将领的培养不是一两天的事。曹操只好解散大部分的荆州水军，将他们分散安排在程昱、徐晃及张辽的船舰中，并改以这三舰团为主战部队，直接安排在第一线上。此外，曹纯和乐进的步骑混合组，布防在夷陵附近，随时准备渡过长江，攻击东吴的本土。原先负责后勤的满宠，则配合贾诩布守江陵。由于前线军团中，曹操的直属部队在比例上占太少，为了防止意外，曹操紧急下令，要驻屯在襄阳城的曹仁，亲率其部队改驻江陵，以为增援。

从整个布局看来，周瑜维持守势，但显得相当有自信，随时准备作积极的反攻。相反地，曹操军虽然声势浩大，却显得相当缺乏信心，由于直属部队太少，部署和调动上都已出现进退失据的危机了。

7. 火攻曹操

火攻奇袭，以寡敌众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代间，雄踞各方的军事强人，无不想尽办法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冷战热拼，勾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长期的战乱，实用军事学的兵法非常受到重视。特别是兵学始祖《孙子兵法》，更成为大家争相研究的典范。曹操本人所著的《集解注孙子》（又称《魏武注孙子》），便被公认是历代注解《孙子》中，最优秀的经典名著。

孙子在其兵法的第十二篇，以专题讨论诠释“火攻”的技巧，认为这是最具毁灭性的奇袭战术，也是短期战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以寡击众时，采用火攻，正是上上之策。

详细观察三国时代的战例，我们可以发现不少重要战争都是以火攻反败为胜的。例如黄巾党人事变时，镇守司隶军区的皇甫嵩，便是以火攻击溃兵力十倍于他的“天公将军”张角军团。官渡大战时，曹操以火攻烧毁袁军储存在乌巢的军粮，瓦解袁军士气，扭转了初期对峙中曹军在兵力上的弱势。前不久，刘备退入荆州投靠刘表前，在博望坡放火大败夏侯惇的征讨军。日后，东吴陆逊在秭归之役，大败刘备为关羽复仇的东征蜀汉大军，也都是采用火攻奇袭战术奏效。

孙子在《火攻篇》中写道：“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风起之日也。”

换句话说，火攻和天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日本的天才兵法学家山鹿素行，在诠释《孙子·火攻篇》时，表示：“此篇因天时而论用兵之法。其所述虽为火战，其实是以天时为要。火专靠天时，是故事虽为火，其实在于知天时。”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面对曹军乘胜追击的气势，以及兵力和战船上的绝对优势，深藏在周瑜肚子里的决胜王牌，便是火攻。

但火攻最重要的是天时，特别是风向和风力。长江水面上经常风起云涌，风力倒不是问题。但是赤壁之战前夕，已接近农历十一月上旬，华中地区早进入寒冬，冷气团由西北南下，所以吹的都是强劲的西北风，曹操的巨大船队是由长江顺流而下，属上风方位，东吴的船舰则属下风位置，如果运用火攻，周瑜不是反烧到自己的部队了吗？这便是野史上最有名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以“奇门遁甲”的法术，借东南风的神话，好像这场火攻战完全是他超能力的功劳，以较现实的观点，这应属无稽之谈。但有不少史学家认为，由于诸葛亮深通天文学和气象学，所以能预知东南风的到来，硬把“功劳”往他头上记，其实这种可能性亦极低。古代的参谋人员，懂得天文以及气象学的应不在少数，曹操的远征军团中，也必然有这方面的专家。凭这种气象学上的常态因素，要欺骗军事天才曹操，绝对是不可能的。

何况，依史料记载，诸葛亮生在琅玡郡（山东省），长在南阳（河南省），距离长江数千里之遥，以当时不发达的交通和资讯，诸葛亮绝无可能熟悉长江流域的地形和气象资料。

正史《三国志·周瑜传》及《黄盖传》中，均记载有“东风”发生。《资治通鉴》更直接记载：“时东南风急，盖（黄盖）以十舰最著前……。”

对东南风的出现，都未作原因的分析或解释，好像只是突生的“变数”而已。但如果这只是偶然因素，周瑜为何会大胆地采用火攻战术，而且又如此有自信地调动军马，选择此特定的时空，与庞大的曹操南征军团决一生死，其中必有其道理。

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到二十三日破晓时刻前。在这以前的数十日间，史籍记载双方的斥候部队在雾夜中发生接触战。曹军由于不习水战，遭到严重挫折，这是曹操下令用铁链组成连环船的主要原因。

在那几天前的凌晨时刻，赤壁附近长江水面上显然有浓厚的雾气发生。这种凌晨的浓雾，常会带来大晴天。随后曹操又于大战前夕（大约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前后），在船上举办宴会以鼓舞士气，在酒会中，曹操即兴创作《短歌行》助兴，其中便有“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的诗句，表示当时必是万里无云的晴天。

从这些片段的天时资料中，我们可以判断，在赤壁大战的前数天，可能出现过连续的大晴天，气温也势必升高了不少。加上这一带正是长江的急转弯处，其位置又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正西北方，这些因素凑在一起，的确最容易发生临时性的地形风。

原本由中国大陆西北高压带来的西北季风，因气温突然提升，使赤壁东南方鄱阳湖附近地带的温度提高不少。鄱阳湖湖面相当宽广，水有调温功能，所以湖面上的气温必远低于西北的陆地。依气象学原理，气温到某种差距时，湖面上的冷空气会向气温较高的陆地移动，这或许便是东南风形成的真正原因吧！

赤壁战争后，长江北岸开始下大雨，想必也是来自湖面多湿的空气，碰到乌林的森林时，冷却而形成的地形雨了。

周瑜一向有“顾曲周郎”的雅号，表示他的直觉记忆力极好，观察力敏锐，联想力又特别丰富。加上素有搜集情报的习惯，相信他早就知道，赤壁一带在十一月中旬，每年都会出现数日温度较高的大晴天，并且必会产生临时性的东南风。尤其以长江水面，发生的几率最大，风力也最强。周瑜所有的布局策略，似乎是以此而设计的。这种临时性的地形风，每次出现时，或许都只有短暂的一两天，甚至数小时而已，所以一般人不会去注意，气象资料上也不会有记载，想要欺骗军事天才曹操，这可是惟一的秘术了。

日后，黄盖向曹操献诈降书时，并未指定倒戈起义的日期。而且周瑜的军队，在曹操于赤壁附近完成连环船的部署时，反而立即改采坚守战术，不再有积极作战的行动，似乎便是在等待东南风的出现。

黄盖火烧连环船

由于长江风浪很大，不习水战的北军容易晕船，几次初步的小型接触下来，吃了东吴水军不少暗亏，因此在幕僚人员的建议下，乃将所有的主力战舰用铁索连在一起，再由小型船在旁边组成护卫队，这便是所谓的“连环船”。

果然，在连环船上的北军，稳固得有如在陆地上，士气因而大振。当时程昱、张辽等先锋将领，也表示应严防对方火攻。但曹操表示西北风正强，周瑜若发动火攻，不但无损于西北方的曹营战舰团，反而可能烧到东吴在东南方的船舰。

连环船组成后，水上的强弱形势瞬间逆转，曹军作战力量大增，东吴的小型船队根本靠近不得。周瑜立刻下令改采坚守策略，双方暂时又形成对峙状态。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重大变数。

当周瑜由后方训练总指挥，调任为东吴军前线统帅时，原东吴水军最资深的老统帅程普强烈不满，进而引发少壮派将领甘宁、周泰，和元老级将领黄盖、韩当等意见和情绪上的严重冲突。聪明的周瑜对这种事总是故意装作不知道，一切秉公行事，绝无偏颇，使尚识大局的程普感到不好意思，亲自到周瑜营中表示歉意，周瑜自然好言相慰，不作计较。

这件事情本来已告结束，但东吴军中老壮不和的情报，却已传入曹操耳中。

为了应付即将发生的生死大对决，周瑜调动最熟悉长江——特别是赤壁一带天候、地形、水势——的元老级将军黄盖和韩当镇守第一线，并在赤壁东南岸边布营。以黄盖一向

细心及丰富经验，可能也看出周瑜有意利用临时性的东南风，发动火攻为主要作战计划，因此当他看到曹操采用连环船战术时，立刻秘密晋见周瑜，提出一个超级大胆的攻击方案。

黄盖建议由他自己率领几十艘小型快艇，携带干柴、硝黄、膏油，冲入曹操的连环舰队中，发动火攻。为了能顺利接近曹军舰队，他打算先行假装投降曹操。周瑜非常欣赏黄盖的计划，当场批准。接下来是如何让曹操相信黄盖的投降，也就是说，要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在东吴营中活动的曹军间谍，把这项情报传入曹操的耳中。

正史对此活动的进行无任何记载，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描写“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的确脍炙人口。接下来，黄盖派遣善辩又有胆识的食客阚泽，秘密送投降书给曹操。信中表示江东文武官员均主张和曹操和谈，只有周瑜、鲁肃和少数少壮派将领积极主战，双方芥蒂已深，因此他准备在东吴水师出阵之日，以先锋舰队及时倒戈，引导曹营兵马，直接攻入周瑜大本营，控制住少壮派军团，以减少不必要的死伤。

曹操对黄盖的投降虽深表疑虑，但对自己所制造出的声势和震撼人心的效果，倒是信心十足。另一方面，情报人员又提供不少东吴元老重臣张昭强烈主和的消息。东吴军中元老及少壮派严重不和的现象，早成半公开的秘密。更何况只要不发生火攻，就是让黄盖的战船接近，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

在权衡各种情况后，曹操只询问黄盖信中为何没有起义的日期？阚泽表示，黄盖并非统帅，而且素与周瑜不和，如何能确知东吴水军出师的日期？提供错误情报，不如没有情报，比较不会导错方向。因此双方约定，以画有“龙”的战旗作信号，当黄盖亲率插有此战旗的快速船队开向曹营时，便是东吴水军发动攻击，和黄盖倒戈行动的开始。

诸葛亮混水摸鱼争实利

尽管《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在赤壁之战的表现，描写得活龙活现，好像他主导了所有的战局，曹操和周瑜都在他的摆布中。但历史中实际的诸葛亮，在这段期间，除了稍早孙刘联盟外交工作的协商及谈判外，其实没有什么是他可以主动去负责推动的。在这场存亡关键的生死战中，对作战缺乏经验的诸葛亮，大多时候只能冷眼旁观而已。还好这场“战争舞台”的主角，不论周瑜、鲁肃、曹操或刘备都是当代第一流人才，他们倾尽所能的演出，使诸葛亮上了一堂相当不错的“在职训练课”。

自从由柴桑返回樊口，诸葛亮全力协助刘备做好陆上作战的准备工作。依周瑜全盘战略所作的任务分配，水上作战完全由东吴军负责，陆上的第一阵线攻击也是由东吴陆上部队负责，刘备军只作第二阶段攻击任务，截断退却的曹军而已。因此，一旦赤壁大战的水战序幕开锣，刘备军便立刻向西北方向移动，渡过汉水后，由赵云、关羽、张飞分三路人马，设法由夷陵及华容道截断退却中的曹操主力部队。

刘备自然只得听从周瑜的任务分派，全心全力作好配合事宜。但诸葛亮在冷静观察全盘情势后，却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认为只分配到二流任务，即使打胜了，只能获得二流的战功和战利品，这样下来一定会白忙一场的。何况凭刘备和东吴在北岸的少数陆上部队，想击溃退却中的曹军根本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刘备应趁乱混水摸鱼，去争取一些战利品。至于周瑜的指令，只要虚幌一招即可，不可太损耗自己的兵士，以保持后续工作上所需要的实力。

诸葛亮认为江陵是最重要的目标，但也是曹操和周瑜关心的焦点，因此不妨鼓励周瑜全力夺回江陵，至于刘备的真正目标，则应趁机平抚长江以南的荆州郡县，先让自己有一个立足的地盘，荆州的光复或许指日可待。

五百里战略大撤退

建安十三年，农历接近十一月二十二日黄昏，风向逆转，晚上戌时时刻（九时左右）东南风渐强，黄盖的数十艘快艇出发，展开了决定三国鼎立局势的“赤壁之战”。

有关这段火烧赤壁的过程，在拙作《曹操争霸经营史·人之卷》，有详细记录，在此不赘。

曹操的连环船着火后，立刻退入北岸营区，但风势太大，不久连陆上营区也着火了。陆上的部队，又遭到东吴陆上部队及刘备军夹击，逐渐有抵挡不住的现象。严重的是，若陆上的乐进军团被迫后撤，曹操在乌林的军队和江陵的通路，随时有被切断的可能。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曹操决定不入江陵，而改由华容道直接退向襄阳。他下令程昱军重新组编，作为撤退的先锋部队，张辽和徐晃军损失不大，重行编组后，在乌林一带布防断后，以争取曹操和大批幕僚人员，有足够时间安全地撤回北方。

曹纯的虎豹骑则迅速支援乐进，以巩固华容道上的安全。接着他以书信指示布守在江陵城的贾诩和满宠，直接撤回豫州，军队交由曹仁指挥，尽量坚守江陵城，但若孙刘联军压力过大，仍随时准备撤回襄阳。

赤壁大战中，曹操方面真正遭到击溃的是荆州水军和程昱的先锋军团。张辽及徐晃的主力军，由于曹操见大势已去，便下令提早撤离，所以损伤还算不大。陆上方面，曹纯的虎豹骑为了固守大本营后方，损伤惨重。护卫乌林和夷陵的乐进军团，在吕蒙、凌统及刘备的轮番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但骁勇的乐进毫无惧色，即使只剩下少数亲卫，他仍勇敢地坚守岗位，奋战到底。至于江陵的守卫部队曹仁军团，及镇守襄阳的曹洪部队，几乎毫无损伤。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曹操进行这种几乎是落荒而逃的五百里长程大撤退呢?

《三国志》记载，由于水土不服，各军团中“‘病号”太多，使曹军丧失战斗力，加上部署在荆州占领区的袁氏陆军和荆州降军，忠诚度大有问题，造成曹操不得不放弃新占领

的荆州北半部。

其实，更令曹操担心的是北方防务，如果战败消息传出，北方原属袁氏的州郡和西凉军团，势必趁机蠢动，甚至可能会联合许都的汉室公卿朝臣反叛曹操。到时候，十年来的辛苦经营会化为泡影。因此，曹操必须在情况尚未恶化前，赶回北方坐镇。

不过，由华容道转荆州襄阳的撤退行动并不轻松。十一月二十三日午时，下了一场大雨，华中地区气温骤降，空气潮湿而冻冷，道路更是泥泞不堪，车马难行。

曹操下令由生病无法作战的军士每人抱一堆草，走在前面铺路，才使程昱临时组成的骑兵队，得以护送曹操勉强通过，据说跟随曹操第一批抵达襄阳的先锋部队，三百骑都不到。张辽和徐晃两个军团；在撤退中损失不少兵士，乐进和曹纯两个人更几乎是拼着命才勉强逃回来的。

撤退的耻辱，比战场上的惨败更令人觉得丧气，虽然撤退途中并未被敌军追及，但风声鹤唳的心情，使将士流失大半，损失几乎比战场上还要严重。对曹操本人而言，这是创业以来空前未有的打击。

《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曾派赵云、张飞、关羽，在预伏的地点，袭击曹操的退兵，让曹操落荒而逃，其中尤以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一段，更为无稽和荒唐。其实刘备的军团，自知实力有限，抱着“归师勿遏”的心，根本未曾认真想过追击曹军。特别是诸葛亮以“旁观者清”的立场，在进行一场比《三国演义》杜撰故事更为精彩的“阴谋巧计”——夺取荆南四郡。

囊括荆州南半部

也许是第六感，诸葛亮从江东回来后，便相当确信周瑜必可以击败曹操。因此，当刘备和关羽在安排万一赤壁水战失败、能安全脱身的退路时，诸葛亮倒相当积极地思考战胜的善后工作。

由于所承担的战争任务太少，诸葛亮相信即使打赢了，刘备阵容也分不到什么战利品，甚至有可能沦为寄人篱下的可怜虫。因此他认为与其等待别人的恩赏，不如靠自己去夺取的好。

赤壁之战结束后，首先光复的荆州郡县，便是长江北岸的南郡。诸葛亮建议刘备，向孙权争取让刘琦继任荆州牧。由于刘琦乃刘表长子，基于义理，孙权只好答应。当然，刘琦既是州牧，南郡顺其自然，便暂时纳入刘备军团的管辖了。

紧接着，诸葛亮希望周瑜能将注意力，放在江陵以北的荆州区，特别是由曹仁据守的军事重镇——江陵。

在赤壁战后的第一次孙刘联合军事会议中，刘备建议道：“曹仁镇守的江陵，粮食及武器贮存甚多，必须利用曹军未稳定前尽快攻陷之，否则曹仁一旦在江陵安定下来，整个

荆州便不易光复了。"

周瑜："刘豫州，您对荆州较熟悉，依您的看法呢？"

刘备："曹操在荆州地区的信誉已失，不如立刻加大压力，逼他们撤退。我派张飞的一千名部队前往协助您，也希望您分我两千人马，表现我们双方仍联手作战，来制造声势。您由正面进击江陵，我沿着夏水进入其背后，相信在内外压力下，曹仁一定很快会撤退的。"

周瑜很干脆地答应刘备的计划，并且立刻付诸行动。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寒冬，周瑜率领赤壁之战的原班人马，向江陵发动攻势。

不过，曹仁不但没有很快撤退，反而顽强抵抗了好几个月。东吴军这一次打得非常辛苦，周瑜亲自指挥正面攻城战，丝毫占不到一点便宜，反而在曹仁发动的几次突击战中，损失不少将士。

猛将甘宁建议另辟夷陵战场，用以牵制曹仁军队，瓦解其抵抗意志。但这一支军，却又遭到曹仁声东击西战术打击，几乎全军覆没，甘宁仅以身免。双方对峙一年余，让周瑜头痛不已。

有关江陵及夷陵会战，拙作《曹操争霸经营史》中，亦有详细描述，可供参考。

在最后激烈的攻城战中，周瑜右肋中箭，伤势严重。但为鼓舞士气，乃令人以木棒支撑其身体，使能坐镇大本营指挥作战，曹仁慑于周瑜之气势，又担心刘备的游击军切断其后路，乃依照曹操事先指示，弃守江陵，撤退到襄阳，以重新整顿防线。

周瑜的箭伤一直未能治愈，加上公事繁重，无法静养，一年余后，伤势恶化，病逝行营中。

江陵会战期间，刘备和张飞在北方协助东吴军作战。诸葛亮则带领关羽和赵云的部队，配合刘琦的江夏军团，以南郡为根据地，向南征讨荆南四部——武陵郡、长沙郡、桂阳郡及零陵郡。

荆襄陷落时，荆南四郡虽未遭到曹军占领，但原则上，他们都接受刘琮当时的指令，向曹操表示投降。

武陵郡由于郡守弃职逃亡，曹操命令该郡重臣金旋接任太守职。

在诸葛亮的规划下，关羽军袭击武陵及长沙，赵云军攻打桂阳和零陵。

在赵云软硬兼施下，零陵太守刘度首先投降。

关羽则在长沙郡陷入苦战，长沙太守韩玄，据险坚守。幸赖原荆襄城投奔将领魏延，说服长沙军头黄忠反正，才逼得韩玄不得不投降。

黄忠字汉升，南阳人，擅长骑射，深为刘表器重，任为中郎将，辅助刘表侄子刘磐驻守长沙攸县，监军荆南诸郡。曹操接掌荆襄时，留其任，驻屯于长沙，协助太守韩玄。关羽军到时，黄忠亲自抗御，关羽不能胜。后在魏延劝告下，了解刘表本有意让刘备接掌荆州，乃全军向关羽投降。

魏廷字文长，义阳人，善养士卒，勇猛过人，深得部属敬重，同僚人缘却不佳。荆襄城破前，曾追随刘备，但失散，乃南下长沙，投降黄忠。

这两人日后都成了刘备阵营的大将。

长沙郡归并刘备军统辖后，武陵太守金旋陷入孤立，只得向关羽投降。

赵云的军队到达桂阳郡时，桂阳太守赵范见赵云姿颜雄伟，作事应对严谨有分寸，乃有意结好之。他除了自动迎接赵云人城，并有意将他“素有国色”的寡嫂樊氏许配给赵云。

但赵云却正色表示：“你我同为赵姓，你的兄长便是我的兄长，你嫂子也是我的嫂子，此事万难从命。”

不少幕僚人员，以为这是件美事，何况樊氏美艳又贤淑，都劝赵云纳之，甚至诸葛亮也有此意。赵云只好坦然告之：‘樊氏之美固然难得，但赵范是被迫投降的，桂阳并未真正安定下来，赵云怎可因一美人而耽误正事。”果然赵范不久后就逃亡了，赵云只好对此事一笑置之。

后代治史者，以当年关羽随刘备攻陷吕布之下邳城时，一再向曹操要求，城破之日，请将吕布吏秦宜禄之妻杜氏，送他为妻一事，和桂阳郡事件比较起来，赵云要贤于关羽甚多。

荆南四郡被刘备阵营并吞的消息，相信必传入孙权和周瑜的耳中，但江陵战事正炽热，何况刘备本人也正在夷陵附近协助东吴军，孙权和周瑜只好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不过，从日后江陵战事一结束，孙权立刻任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公开表明要刘备归还南郡，显示孙权和周瑜，对刘备囊括荆南四郡一事，心里相当的不平衡。

严格来讲，赤壁之战中，曹操和孙权军团双方的胜负并不大，曹操的南征军团虽被彻底击败，但真正的损失却不多，只是丧失不少新占领的荆州领地而已。

反观东吴方面虽在赤壁获得大胜，但随后发生的江陵战役中损失不少，特别是天才军事家周瑜身受重伤，导致日后的遽逝，而却只在战后获得荆州东部三个郡县，其实是得不偿失。

收获最大的应算是刘备，虽然在后来被逼归还了一部分南郡，但在诸葛亮规划下，趁机囊括荆南四郡，不但使自己的事业起死回生，而且也得到日后打天下的最重要根基。

8. 荆州争霸战

表面君子，暗中较劲

赤壁之战，曹操的势力被逐出长江流域，中国的统一短期内是无望了。但打了胜仗的刘、孙两国，却也开始因彼此立场的矛盾而产生争执。

江陵之役结束后，孙权的江东政权更为巩固。对刘备趁机袭占荆南四郡非常不满，但为了不让曹操趁孙刘双方的矛盾，再度南侵，孙权并未作任何具体干涉，只立刻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统兵镇守江陵，程普为江夏太守，表示对荆州的积极企图心。

刘备方面也不示弱，由于刘琦是荆州太守，刘备乃理直气壮地坚持统辖南郡大部分地区，并在诸葛亮建议下，刘备上书朝廷，推荐孙权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明白表示希望孙权往东北方发展。

不过，孙权更不示弱，在周瑜和鲁肃的建议下，转而向岭南发展，并很快占领交州和广州的一部分，对刘备的荆南四郡，由东与南两方向，展开包围。

彼此你一来，我一往，表面上虽然还维持君子风度，礼尚往来，但暗中较劲却愈演愈甚。

这时候，在庐江郡叛变的曹营大将雷绪，为夏侯渊所破，只好带领其数万军团，南下投奔刘备，使刘备的军容更为强盛，孙权即使想动武，也没有那么简单了。

最辛苦的应算是鲁肃。周瑜在赤壁战役，看到刘备急速扩张，心存戒心，反成了抗拒刘备势力扩张鹰派的领袖。因此维持孙刘关系，只剩下鲁肃一个人孤军奋战。但鲁肃个性强悍，坚持原则，他不为情势的逆转而泄气，反而更努力沟通彼此间的意见。这时候，惟一能协助他，给他一点安慰的，便是诸葛亮了。

诸葛亮虽然关心刘备阵营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的扩张，但“联吴制曹”是他心中最重要的“基本国策”，所以他也不愿见到孙刘双方反目成仇，只得尽量地协调、说服、寻求两方都可接受的共识。

就在这紧要关头，一向体弱多病的刘琦去世。在诸葛亮的策动下，荆州南半部郡县首长和将领，共同宣誓支持刘备继任荆州牧。刘备也趁势立营于油江口（今湖北省公安县东方），改名公安；暂时作为荆州之府治。这下子，孙权更不安了，在江陵的周瑜也摆出一副军事干涉的姿态。鲁肃紧张了，只好找诸葛亮沟通，希望双方进行协商，给孙权和周瑜一点面子，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诸葛亮自然不愿双方撕破脸，因此他说服了刘备，采行低姿态实利益，承认南郡属孙权管辖，但先将江陵以南租借给刘备。换句话说，周瑜成了法定上的南郡太守，但孙权也承认了刘备在公安的法律地位。

对抗·和谈·美人计

这段期间，北荆州刘表旧部，在黄忠和魏廷的号召下，纷纷叛离襄阳城的曹仁，越过江陵的周瑜，南下投奔刘备，使刘备的军势增强不少。

为了强化孙刘间的关系，鲁肃主张双方共结婚姻之好。由于刘备元配甘夫人在这年去世，孙权在得到其母吴太夫人的允许下，将不到二十岁的妹妹，嫁给了四十九岁的刘备，以稳定双方的政治关系，这便是《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权稍畏之，进妹固好"。

孙权的妹妹，《三国演义》中称其名为孙仁，戏曲上则称为孙尚香。据说这位女孩也遗传了父兄的尚武精神。虽然长得相当美丽，但个性倔强，年近二十，仍有点嫁不出去（在中国古代社会已算晚婚），碰到这位"半老英雄"刘备，倒算得上是绝配。

不过，这场政治婚姻并不幸福。日后，刘备入蜀期间，孙权引孙夫人归吴，并准备带回刘备长子阿斗，幸赵云、张飞拦江截夺，救回阿斗。但孙、刘的联盟关系至此几尽决裂。

为了稳住南荆州的经营，刘备任诸葛亮为中郎将，督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诸葛亮将其指挥中心，设于临烝（今湖南省衡阳市），临烝在三郡中心点，便于往来交通。诸葛亮这时候的角色，如同在汉中及关中期间的萧何一样，主要在作物资上的经营，以提供刘备军政上的需要。

荆南四郡的南部，居住了一些少数民族，一般官府记录皆以蛮族称之。秦汉以来，朝廷在此设置郡县进行统治，只是这些地方长官"天高皇帝远"，经常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剥削，甚至常因对方的反抗而集体屠杀。恐惧加上仇恨，这些少数民族经常会站起来进行武装斗争，造成地方动荡。

过去的行政长官总以强调"法治"，严厉处理这些动乱，但总是乱乱平平，平平乱乱，镇压于一时，却无法有效根治。诸葛亮接掌荆南三郡后，一反过去作风，《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他以宽容态度，对"蛮人"采用"抚绥"政策，混乱的局势反而很快平稳下来，这也是他《隆中策》里，"南抚夷越"政策第一步的具体实施。

建安十五年，刘备虽已在公安稳住政局，但周瑜在北方紧邻的江陵驻屯，对刘备无疑是庞大的压力，往北发展是不可能了，往南、往西则要受到周瑜严密监督，根本动弹不得，因此决定亲自到江东会商孙权，希望连江陵一并划入刘备管辖，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借荆州"事件。

诸葛亮对刘备心里的不安，自然很清楚，何况《隆中策》的规划，接下来便是西进益州。但只要周瑜镇守江陵，一切计划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行。刘备亲赴东吴谈判，似乎又太危险了些。不过，他也提不出具体解决方法，刘备和孙权至少已是姻亲，交涉上的成功比率，绝对比诸葛亮自己去要大很多，所以他只能以"劝告"方式，希望刘备审慎评估。

刘备的态度倒是相当坚决，他认为孙权真正头痛的仍在北方，为了对抗曹操威胁，孙权仍需要自己的援助，所以不认为东吴会作出“不利”于他的行为。诸葛亮心里虽不安，也无法阻挠他，只得向随从人员交代，有事找鲁肃帮忙，对周瑜方面的反应，要随时保持警戒状态。

刘备一行人在京口（江苏省镇江县）会见了孙权，虽然已成亲戚，但这两位当代豪杰倒是初次见面，不免互道仰慕之意。孙权亦以州郡首长之礼，款待刘备。

不出诸葛亮所料，当刘备提出“借荆州”一事，孙权立刻僵住，他不好当面拒绝，只好往周瑜身上推。到底江陵是周瑜拼命打下来的，要他交出江陵，至少要让他心甘情愿地同意。因此，孙权只答应会将这件事，尽速和周瑜商量。

周瑜在接到孙权告知此事时，自然坚决反对，他还立刻向孙权建议道：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等熊虎之将，必非能够长久处在比别人低弱的位置。因此，我认为最好把刘备扣留在东吴，替他盖最好的宫室，多给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将刘备和关羽、张飞长期分开，使他们发生离间，周瑜我或可趁此机会收回荆南四郡。如果把江陵也给刘备，让这三个人聚合在疆场上，恐将有如蛟龙之得云雨，终非池中之物也

《三国演义》记载周瑜拟用孙权的妹妹以软禁刘备，其实大概是由这封信引申而捏造的。孙夫人嫁往公安时，周瑜根本未表明任何意见，《三国志》上记载孙权“进妹固好”，和周瑜这个“美人计”的建议，其实是两回事，更何况这个建议，仅是鹰派人物说气话而已，周瑜心里也深知，颇识大局的孙权是不会采用这可能会破坏“团结”的策略。

不过孙权做的比周瑜所料想的更高明，他召来了鹰派大将彭泽太守吕范及鸽派主将鲁肃，共同商议。吕范主软禁刘备，如同周瑜的建议。鲁肃则以“共拒曹公”的大局为出发点，认为可将江陵借给刘备，以共同力量，强化北方防务。

鲁肃更向孙权表示：“将军虽英武盖世，但我们东吴的实力根本无法和曹操相比，何况荆州才刚刚新附，我们对荆州百姓也还未有什么恩德，不如让刘备去安抚他们，稳定荆州情势，共同抵抗曹操，这不是更有利吗?”

不久，刘备便急着表示要回公安，孙权不便强留，便准备重礼欢送，“借荆州”之事，只好不了了之地暂时搁置下来。《山阳公载记》上有：

刘备和孙权会面后，回来对跟从亲信说：“孙车骑将军（孙权）身躯长而脚短，这种人是很难单独说服他的，我们还是赶快离去吧!”

共同看上益州这块肥肉

周瑜见刘备势力迅速膨胀，孙权又缺乏有效牵制的策略，心中相当不安，荆州南半部想要回来，已不太可能了；因此他向孙权建议，由江陵攻略西方的益州，再由东西两方，

夹击荆南，刘备势力便可在瓮囊中。

他向孙权表示："曹操自赤壁战败，威信扫地，只好在北方致力于内部的安定，短期内不可能用兵于南境，因此这是我们整合长江以南地区最好的机会。西方益州领主刘璋懦弱，不能自守，请由我和奋威将军孙瑜共同进军取蜀，得蜀后再北上取汉中，并吞张鲁，若能结好关中马超，必可反过来，向北和曹操共争天下。"

孙权自然很清楚，周瑜此种策略的目标，是为牵制刘备，但他深为周瑜远大的志向和气魄所折服，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并请周瑜积极进行准备工作。由于周瑜箭伤未复，便令孙瑜先率水军进驻夏口。

但鲁肃仍坚决认为不妥，进攻益州，若得不到刘备支持，万一造成冲突，东吴远征军势必腹背受敌，是很危险的。何况一旦和刘备闹翻，最高兴的自然是北方的曹操。如果曹仁趁机由襄阳南下，江陵可能会保不住。

孙权一想也对，便写封信，约同刘备，共同征伐益州，信上表示：

米贼张鲁（张天师道教军团后裔，又称五斗米教）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现图益州。益州领主刘璋，缺乏武备，恐怕难以自守。万一益州落入曹操手中，荆州必危矣。因此，我想先下手为强，攻讨刘璋，再取张鲁，如果能将江东、荆州、蜀汉相连，虽有十个曹操，也不用忧心了。

夺取益州，是《隆中策》里最重要的第二阶段目标，自然不可以让给东吴。刘备和诸葛亮接到此信，的确相当头痛。何况孙权虽客气地邀请，其实口气上明显有强夺的意愿。

诸葛亮建议刘备，这种情况下，态度更需要强硬，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阻止孙权和周瑜的野心。

因此，刘备立刻回了孙权一封信。

益州人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虚伪，未必会真正对曹操尽忠。如今仓促以强力攻击蜀汉，光是粮秣的运输，万里遥远，必然困难重重。欲想顺利地打赢这场战争，而不牺牲太多代价，可能连孙武和吴起这种军事天才都做不到。

目前，曹操虽然心存野望，欺凌皇室，但至少他仍奉戴天子，拥有政府的名义。虽有不少人以为曹操在赤壁失利后，已经力屈，不再有统一天下的远志。其实这种判断是错的，曹操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相信不久，他一定会将势力扩张到沧海，并再对吴地用兵，怎么可能坐在北方等老呢？如今若我们这些同盟自相攻杀，势必会被曹操利用，使敌人反而找到我们的弱点，因此我认为攻蜀的计划万万使不得。

孙权自然不会这么容易被说服，他派遣驻军夏口的孙瑜开始编组人马，打算来个硬闯。

刘备不示弱，他派遣关羽屯军在江陵附近，张飞驻守秭归，诸葛亮进驻南郡，刘备自己也到达孱陵，并且派人带口信给孙权表示：

备和刘璋同属汉皇宗室，理应共同匡正朝廷，今刘璋得罪于左右，刘备我也有责任，

因此希望能看我面子，暂时原谅他。否则，将军若坚持攻打益州，刘备我只好被发入山，从此退休，以示不失信于天下人。

这显然是封软硬兼施的“最后通碟”，一方面向孙权求情，放过刘璋，一方面则充分表示，如果孙权要硬来，便不惜扯破脸，跟他硬拼到底。

刘备这种强硬态度，的确让孙权吓了一跳，在未了解真正情况下，只好先命令孙瑜停止行动。

周瑜病逝，鲁肃接棒

当东吴和刘备军团紧张情势升高时，关羽逼近江陵，为了立刻加强江陵防务，养病中的周瑜只好强行起身，由京城赶往江陵。想不到半路上，金疮并发，死于巴陵（今湖南省岳阳县），一代军事天才，饮恨以终。

《三国演义》渲染周瑜和诸葛亮间的斗争，并以“三气周公瑾’来描述周瑜的死因，衬托周瑜心胸狭窄，以及诸葛亮莫测高深的智慧，其实这是毫无史实依据的。

不管是斗智或斗力，周瑜都未曾和诸葛亮正面交手过，严格来讲，诸葛亮在这段期间，仍属“配角”，是没有资格和周瑜这种“超级明星”过招。甚至可以说，不是鲁肃及周瑜的特殊礼遇，诸葛亮在进行孙刘联合阵线的外交工作，可能也不会那么顺利。

原先周瑜是相当支持刘备的，但在江陵会战后，他的态度大幅度改变。或许在江陵战役中，东吴损失惨重，刘备却渔翁得利，趁机占据了荆南四郡和南郡的大部分领区，让他心理相当不平衡。何况自己又身受重伤，一直无法好转，使他身心都蒙受太大压力，思考方面倾向僵化。加上身负国防重任的他，对刘备势力由零迅速膨胀，也不能不有所警戒，因此，赤壁之战后，周瑜态度转变为积极抵制刘备力量的发展。

不过，临死之际，周瑜仍理智地压抑自己的情绪，他深知东吴最大的威胁仍是曹操，没有刘备的帮助，东吴想独力对抗曹操是不可能的，并且势必造成严重代价。因此，他写了一封遗书给孙权，推荐他的至友，也是他在对付刘备立场上最大政敌的鲁肃，来接任他的工作。

当今天下大势，充满了冲突和紧张，也是我周瑜日夜最为忧心的事，原本应尽心力，为国家的安全作最好的事先规划。今我方正与曹操为敌，刘备又近在公安，江陵地区新近占领，百姓未附，情势未定，宜以良将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以胜任此项工作，乞求能以他代理臣之职务。周瑜生命已有限，无法奉侍，只有尽此心意了。

这封信充分显示周瑜忧国忘身的情怀，他志气远大，不受自己意识形态限制，努力为国家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人选。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周瑜的确是位气度恢宏的英雄人物。

孙权接到周瑜的死讯，放声大哭，他向大臣们表示，“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以后有谁可以依赖呢?”他依照周瑜推荐，任命鲁肃为都督，镇守江陵。

周瑜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

孙权刚继领江东军团时，由于年纪轻，又是文职出身，一些大老级的将领，难免露出轻浮之意，晋见的态度常显得简约，只有已高居都督之位的周瑜，以最隆重的军礼，向这位年轻领袖表示忠诚之节，使孙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短期内获得大幅提升。

《江表传》记载，初时，东吴资历最老的军头程普，对年纪轻轻，地位却不断蹿升的周瑜，相当不满，经常故意表露骄慢的态度，但周瑜从不计较，反而在程普面前，表现得更谦虚，使顽固的程普，最后也不得不折服，并且公然对人表示："和周公瑾交往，如同在饮上等美酒，初饮时不觉得，但却愈醉愈甜美。"

曹操在冀州时，便常听到周瑜才华过人，为人又谦虚有礼，乃派能言善辩的九江才子蒋干，以私人身份前往游说周瑜，归服朝廷。

周瑜和蒋干是青梅竹马的好友，听说蒋干到，立刻亲自出迎，并微笑表示："子翼（蒋干字）您何苦跑这么远，来当曹氏的说客呢?"

蒋干："长大后，我们各奔前程，相离甚远，虽常闻公瑾盛名，却不得一见，难得机会，特来相叙，怎么一定就是要来当说客的呢?"

周瑜笑道："我虽不懂弦外之音，但对欣赏雅曲倒还算内行呢!"

于是请蒋干入营帐，款待以酒食。餐后，周瑜却对蒋干说："我正好有重要事要开秘密会议，不能再陪您，事情办完，再回来招待，您可以自己随便走走看看。"

说完，便留下蒋干，做自己的事去了!

三天后，周瑜又派人来邀请蒋干，带他参观营中布局，甚至储存的军器粮食。回营后，再以盛宴款待，宴罢，周瑜向蒋干展现他所珍藏的服饰宝物，并坦然表示，"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又有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就算苏秦、张仪复生，郦叟又现，我也要抚其背而折其辞，让他们知难而退，何况你我这种幼年时期的同伴，相知颇深，又有什么好辩论的?"

蒋干只得微笑，无从谈起。回去向曹操表示："周瑜雅量甚高，不是言辞说服得了的。"

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周瑜也颇有赞美之辞。

刘备自京口返回荆州时，孙权和张昭、鲁肃等前往送之，欢宴后，鲁肃等先出，孙权和刘备两位大舅、妹婿闲话家常，孙权便对刘备叹气道："周瑜文武韬略，万人之中难得一见的精英，我看他器量颇大，绝非普通之人臣，如今重伤久而不愈，吾恐天忌英才呀!"

日后，曹操忆及赤壁之战时，常对人言："被周瑜所败，是没有什么可耻的。"

数十年后，孙权称帝，在即位大典上，这位吴大帝对公卿们叹道："孤如果不是有周公瑾，绝不可能当上皇帝!"

鲁肃借江陵，孙刘再度联合

周瑜的去世，对刘备和诸葛亮而言，倒是松了一口气。不但来自江陵的压力减小，孙权也闭口不再说益州之事了。

继任的鲁肃，丝毫不买周瑜推荐自己的账，一本他坚持“孙刘联合”的抗曹原则，更积极主张将江陵借给刘备，由刘备来负责西线防卫任务。

用人便得信任人，孙权也很干脆批准此一提议，鲁肃便将原周瑜统辖的江陵军团，东移至陆口。刘备则将荆州的治所由公安移至江陵。并任关羽为荡寇将军，以襄阳太守之职，驻屯江北。张飞为征虏将军，兼领南郡太守。《隆中策》的第一阶段任务，领有荆州，到此完全达成。

东汉末年的荆州一共有七个郡，南阳、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曹操由荆州撤退时，其实仍拥有包括治所襄阳城在内——荆州最大也最重要的南阳郡，以及南郡的北部地区。孙权则占有整个江夏郡，和南郡的东区。另外刘备早已借赤壁之战的乱局，趁机占有南郡南区和荆南四郡。因此，鲁肃所主导的“借荆州”，其实只是把南郡中部的军事重镇江陵，转交由刘备镇守而已。

原东吴南郡太守程普，调任江夏太守。鲁肃本人则以西线防卫都督，在陆口负责指挥。

将江陵交由刘备管辖，的确有“养虎为恶”之嫌，但面对曹操强大威胁，东方的合肥防线，经常告急。如果江陵防务也由东吴主导，压力实在太大了。何况镇守襄阳的曹仁、曹洪军团的确相当不好惹！不如让刘备直接和他们对抗，对东吴反而是有利得多。

据史籍记载，“借荆州”之事传到北方时，曹操正在写字，禁不住地将毛笔掉在地上。孙刘的再度联合，也让曹操不得不死了在他有生之年统一中国的雄心。

以国际均势的眼光来讲，鲁肃的确比周瑜要高明了些。在刘备阵营方面，对鲁肃的这番苦心安排，了解最深也最有同感的便是年轻的诸葛亮了。

卧龙、凤雏共进益州

对诸葛亮而言，占有荆州，只是他替刘备所作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隆中策》的第二阶段目标，占领益州及汉中，奠定三分鼎立的局势，掌握住出入关中的门户，作为北伐中原、争霸天下的最佳基地。

统治益州的刘璋，鲁钝昏庸，似乎已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国内政治黑暗，特权横行，有心之士，早对这位无能的统治者极端不满。例如《资治通鉴》上记载，军议校尉法正，才干非凡，深具名望，却不为刘璋所用，抑郁不得志。别驾张松，能言善道，机智反应，可数当代一流，亦以为刘璋不足与之有所作为，常暗中叹息不满。正如诸葛亮在《隆中

策》所说，整个益州早已处于“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的不稳局势，刘璋政权的合法性，面临严重的挑战。

这么好的一块肥肉，自然不只是诸葛亮在觊觎而已，孙权早已兴趣多多，而曹操又何尝无心。赤壁大战失败后，曹操仍以最精锐的曹仁、曹洪军团镇守襄阳及樊城，并且亲自进军关中，驱逐了马超及韩遂，目的便在能打开进入汉中和益州的关口。诚如孙权信中所说：“曹操得蜀，则荆州危矣！”

情势的确令人不放心，因此不少荆州大老，劝刘备接受孙权请托，共同入蜀，以断曹操之念。荆州主簿殷观强烈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若为吴之先驱，进未能克蜀，退必为吴所乘，则大事去矣！”

对诸葛亮而言，心中必也矛盾不已，联合孙权抗拒曹操，称得上是最重要的“基本国策”；但益州这块可能的“创业基地”是不可以和人分享的。因此当孙权建议合取益州时，诸葛亮曾劝刘备，以严厉的态度婉拒之，但什么时候才能独力取蜀，又不得罪孙权，相信诸葛亮必是相当头痛。

这时候，刘备眼前，出现了一位人物，让诸葛亮和刘备得以放心地积极准备入蜀的规划，他便是在南阳时代，和“卧龙”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庞统。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他是荆州在野派首席大老庞德公的侄儿。在“水镜先生”司马徽的眼中，庞统的才华直追诸葛亮。只是在长相和个性上，却属完全不同风格的两个极端。

诸葛亮高大英俊，为人谨慎，个性虽高傲，但外表仍谦恭有礼，颇知分寸。庞统却生得短小粗俗，个性又豪迈，接近放浪不羁，经常不按牌理出牌，让人无从捉摸。

年轻时，庞统便有些大智若愚，从外表行为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只有颍川名士司马徽深知其才，行止几乎狂妄的庞统，对司马徽也特别敬重。当汉末战乱伸延至颍川时，以庞德公为主的荆襄名士，纷纷邀请司马徽避居南阳，但司马徽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仍在犹疑中。年轻的庞统却不远千里，数度前往颍川，拜见司马徽。司马徽也不见外，常自顾自地在桑树上采桑，庞统则坐在树下与他谈天说地，常由白昼谈到深夜，似乎永有说不完的题材。对这位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学问之渊博及健谈，司马徽甚感惊奇，称赞庞统为南州名士之冠冕，也借由此，庞统的声望大幅提高，被称为“凤雏”。

庞统个性懒散，长于思考，对世俗很少计较，长大后，在南郡做个负责法令文书的小官，每天混着过日子。不过，他相当好讲大话，每有论述，常超乎其职位上所应思虑者甚多，因此常受到别人的讥讽。

不过，庞统一点也不在意，自我辩解道：“当今天下大乱，好的道理都受疏略了，善人少，恶人多。我想倡导风俗，让大家重视道业，自然要讲得特别动听，否则能重视的人一定比较少，我把事情常说满到十，其中有五却常被疏忽，但总算还能有一半，足以崇高社会教化，使自志者励，不是也很好吗？”

周瑜为南郡太守任内，对庞统相当器重，任为机要秘书。因此，周瑜去世时，由庞统护送其灵柩回江东。

江东名士陆勋、顾邵、全琮早闻庞统盛名，特别到庞统住宿的会昌公馆，和其聚谈。

庞统在和他们交谈后表示："陆先生可谓骎马也，个性飘逸，志在千里。顾先生可谓骎牛，可负重而致远也。"对全琮说："先生个性好施，尊重有声望的人，有如汝南樊子昭，惟智力不多，但也算一时之选矣！"

话虽讲得稍嫌直了些，但庞统却表现得很真诚，因此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生气。陆勋和顾劭更进而表示："先生的论点真有趣，若使天下太平，吾等将和先生共同论述四海名士。"

也有人私下对庞统说："依先生看来，陆勋要稍强些了。"庞统却笑着说："骎马虽精，但他的志向，仅能一人享有，骎牛一日行三百里，能得到他帮助，将不只是他自己而已了！"

顾劭在当晚更到庞统住宿之处，请教庞统道："先生相当懂得观人，请问我们两人谁将较有成就呢？"庞统很坦然地回答道："陶冶世俗，甄选人才，考核绩效，我不如先生，但论帝王之秘策，为整体政治作长期规划，我将比先生强些呢！"

顾劭听了，相当服气，从此更亲近庞统。

鲁肃虽有意重用庞统，推荐他给孙权，但年轻的孙权却不很欣赏庞统的粗俗和好大言。庞统也表示。希望回到家乡，正好诸葛亮前来吊祭周瑜之丧，鲁肃便将庞统之事和他商量，诸葛亮见到昔年友伴，当然非常高兴，但以尚有公务在身，需和鲁肃再讨论孙刘合作事宜，乃写了封推荐信，请庞统先往江陵晋见刘备。

庞统见到刘备，并未出示诸葛亮之介绍信，只言及鲁肃的推荐。刘备看庞统举止粗鲁，心中不甚喜欢，但碍于鲁肃面子，便任之为从事，掌来阳县令。但庞统到县府却好吃懒做，终日不办公，很快又被刘备免除其官职。

鲁肃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派遣信使，紧急向刘备报告道："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应该派遣在您的身边，出任治中或别驾之职，才能发挥其长才。"

这时候，诸葛亮回到江陵，听到庞统的事，立刻郑重地向刘备重新推荐。刘备早先有司马徽的卧龙、凤雏之说，现在又有鲁肃和诸葛亮的推崇备至，刘备只好相信了。他和庞统作了相当详细的意见交换，才知道庞统的确拥有千里之才，也感到非常的歉疚，便聘任庞统为治中从事，在企划参谋作业上，地位仅次于诸葛亮，不久更在诸葛亮的安排下，和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庞统对刘备建议道："荆州经过了这几年的战事，民生荒残，人才流散各地，东有孙权，北有曹操，想要靠这块土地，和孙曹鼎足而立是不太可能的。如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有百万之众，兵精粮足，可速争夺之，以定大计。"

刘备仍疑虑地表示："对我们的立场而言，水火不容的敌人应该是曹操。曹操重功利，

讲急效，因此我特别表现得宽和；曹操重视强权，我则偏重仁爱；曹操讲诡变，我则讲忠实；我刻意塑造和曹操不同的形象，来建立自己的功业。若在征伐益州这件事上，违背了我当时对孙权和刘璋的承诺，将失信于天下，这是我不愿意的事啊?”

庞统却笑着说：“军国大事讲求权变，不可限制于自己的意念，兼并弱小，侵占不道之国，此春秋五霸之功业也。只要夺得其国后，对人民施以仁政，并给刘璋一个他可以胜任的封国，这就不算是失信天下了，今日不趁此最佳时机夺取之，若曹操和孙权也共同来争夺，就悔之晚矣!”

刘备一方面也担心，自己前往益州时，荆州北有曹操，东有孙权，难以作有效地防备，如今既然多出了一个优秀的参谋，或许便可以双头并进，去作兼并荆、益双州的规划了。

9. 进军益州

蜀地的神话传说时代

益州，别名蜀国，是现代的四川省。

殷商王朝时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便曾出现“蜀国”的记载。依其历史而言，应该在三千年以上。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之长子昌意，曾到过蜀国，并娶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妻，生了一个孩子，便是五帝中排名第二的颛顼。

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所发表的《牧誓篇》中，八百诸侯会师盟津；其中便记载有蛮国的蜀部落参加。春秋战国时代，蜀国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尤其以秦国名将司马错之征蜀事件，最为重要。

虽然曾出现在中原的历史上，但蜀地和中原仍相当隔阂，经常自成体系，保有相当的独立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中原进人蜀地的交通非常艰难，易守难攻，中原的影响力不易侵入。

唐朝诗仙李白（公元七〇一至七六二年）之乐府诗歌《蜀道难》，对其地形有非常深刻的描写：

噫吁嚱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烟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自古以来自成一体系，和中原文化少有来往。秦惠王期间，司马错大举入侵，才使蜀地正式并入了中国的领地。

汉朝文人扬雄的《蜀王本纪》中，首度揭开蜀王先祖的传说神话，也显示他们的开国甚至比中原文化还早，传说中的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五代之间相传便有三万四千余年，并有自己的礼仪、文字、音乐。

成都附近的岷江上游，古代是氐人和羌人的活跃区，也有不少是土耳其人的先祖。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便认为这些族人，擅长植桑养蚕，织制绢布，故被称为"蚕丛"之族人。

晋朝人常璩著的《华阳国志》，对《蜀王本纪》中的断语有更清楚的诠译，传说蜀地在上古时代，曾为洪水所困，故在日后出现了"柏濩"、"鱼凫、"蒲泽"的族人，相信都和水灾有关。蒲泽王朝的末代君王望帝，在治理大水失败后，将帝位让给宰相开明。开明一族奉养龟神，相传是夏族后代的水利工程专家，受蜀人委托治理洪水，日后接受蜀王让与政权，成为蜀地统治者。这个故事有点像中原帝尧、帝舜和大禹的禅让神话，或许便是翻版重编的故事也说不定。总之，其统治阶层，似乎皆来自外地，其社会现象在历史上一直动荡不安，或许与此有关。

开明为蜀帝期间，曾命令同族的五位大力士，从某地山中运来巨大石头，作为蜀帝之墓碑，这些石头，长三丈，重千钧，后人皆以石笋称呼之。

有的人认为这些石头便是目前成都西门外耸立的两根石笋，北侧的高一丈六尺，周围九尺五寸，南侧的高一丈三尺，周围一丈二尺。据说这些石笋在汉代时折损了，所以变得较短。唐朝诗圣杜甫作《石笋行》，便是在歌咏这些石头：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
陌上石笋双高蹲
恐是昔时卿相墓
立石为表今仍存

另一个传说却认为杜甫错了。相传五力士运来的大石头并非成都的石笋，而是位于成都旧城西北方武担山上的石镜。这个石镜，直径一丈，高五尺，不过现在已失去踪迹了。只是附近的居民，仍称武担山为石镜山，也有叫做石镜的小村落，便是这个有名的石镜山故事残留下来的遗迹。宋朝的爱国诗人陆游，在其《剑南诗稿》的《春残篇》里，留下这样的描述：

石镜山前送落晖
春残回首信依依

总之，蜀地的文化发展得很早，并且自成系统，和中原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中原文化介入蜀国

蜀地文化正式登上中国历史，是战国秦惠王的时代。

经过商鞅变法大力整顿，秦国国势大振，客卿张仪力主以连横策略向东发展，但本土派名将司马错却力主“征蜀”。当时蜀国陷入内乱，蜀王和其弟弟直侯争权，苴侯据有秦境附近的葭明关，乃向秦国请求援助。秦惠王也有意趁机介入，占领蜀国。

张仪却力持反对意见，他表示：

“蜀地乃属西方边鄙之国，击溃此野蛮之邦，对我们的声势没什么帮助。加以蜀道艰难，徒增军队之疲惫及困难，就算打赢了，也未能有所得，如今是秦国扬名中原最重要时刻，却加军事力量于野蛮之国，只有折损秦国的国际声望而已。”

司马错则表示完全不同的意见：

“秦国要能富国强兵，首先必须有广阔的领地，和富足的国民生计。蜀国位于我国的西侧，今又正值内乱，以秦国武力攻之，有如狼入羊群，轻而易举便可打赢这场战争。蜀地物资丰富，潜力无穷，对秦国军备的强壮有很大的帮助。

“况且蜀乃野蛮之邦，攻灭之，中原诸侯绝不会讲话，更不会给予秦国非难。获得实利又不影响国际名声，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秦惠王依照司马错的意见，进军蜀地，公元前三一六年十月，攻灭蜀国，击杀了蜀王，并将蜀国分成蜀郡和巴郡两个行政区。蜀郡的治所为成都，巴郡的治所为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

并吞蜀国后，秦惠王命令当初反对攻蜀的张仪负责蜀境的规划。张仪为了让中原文化尽速介入蜀地，乃建议将秦民一万户移居于此，并委托有名的工程师张若设计成都城的建筑工程。

《华阳国志》记载：成都城周围二十里，城墙高七丈，城内宫室及市场的配置完全依照当年的秦国首都咸阳城。主要的宫城分为太城和少城，太城在东、少城在西，当年的城墙完全采用土版建筑，由于蜀地土质甚佳，据说这些城墙一直保留到宋朝期间才完全毁坏。

不过，大约在唐王朝时代，曾经大规模改造成都城，形成现代成都的基础规划。因此早年张仪完成的建筑物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其中以少城西南的宣明门最为有名，不少文人曾在此吟诗作赋，怀古思今。唐代有名的边疆诗人岑参，便作有《张仪楼》诗词如下：

传是秦时楼
巍巍至今在
楼南两江水

千古长不改
曾闻昔时人
岁月不相待

宣明门西向雪山，门前有岷江支流，山水宜人，是酒宴赏景的绝佳场所。

沃野千里的李冰都江堰

秦国刚占领的时候，蜀国尚属未开发区，土地虽然肥沃，但水灾频繁，农地常遭破坏，物产并不丰富。

四川盆地，由北向南，有三条长江的巨大支流贯穿着。东边的嘉陵江在重庆注入长江，中央的沱江在泸州附近汇入主流，西边的岷江则在宜宾会合。成都市位于盆地西北方，属沱江上游流域和岷江中游流域，因此水患频繁，成为这地方令人最头痛的事。不过岷江是有名的浊水江，每年挟带大量的黑土壤，堆积成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

岷江上游是现在的甘肃省，由海拔四千公尺的岷山南麓顺流而下，地势险峻，进入四川灌县时，落差多达二千多公尺，其流速之急，想象可知。每到夏季，山上雪水溶化，急流奔腾而下，成都平原经常遭到洪水无情的摧毁。因此土地固然肥沃，生产却常遭破坏。

秦国统有蜀郡六十年后，李冰受任为蜀郡太守，他本身是位水利工程专家，运用其专长，展开了中国史上相当出色的水利建设——都江堰的巨大工程。

都江堰从灌县东南方延伸到成都，长约六十公里，不但可以灌溉，并且可以调节水流，以利水上运输。主要运用的水流为岷江支流郫江和湔江，郫江主要在灌溉成都平原一带农田，因此别名成都江，都江堰的名称由此而来。

都江堰的完成，对成都平原农事的开发有非常大的贡献，不但解决了长年的水患，而且使成都附近成为有名的天府之国。诸葛亮在《隆中策》中，称之“沃野千里”，便是由此而来。

日后，都江堰更经过了不少扩建和整修，其中以唐代增建的侍郎堰最为有名。据说当年，李冰都江堰灌溉面积大约仅及成都平原附近，但根据目前四川省水利电力厅都江堰管理局的记载，灌溉面积已达一千一百余万公亩。

由于李冰父子对这个工程贡献重大，如今岷江支流的内江东侧山上，建有二王庙一座，便是用以纪念李冰父子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九七四年三月，在都江堰的外江工程改修时，于河床底下四点五米的泥沙中，挖出一座身高二点九米，肩宽零点九米，重四点五吨的李冰石像，据考古学者的研究，是汉灵帝时代制作，用来镇压水患的神石，由此可看出当地人民对李冰的尊敬。

都江堰的完成，使蜀郡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相传便是名将司马错的后代，因而对蜀地的开发情形，也相当关心和了解。《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卮、姜、丹砂、铜、铁、竹木器等，经济力量雄厚。"

只是蜀地到关中的地势险恶，必须利用狭窄的栈道作运输，使蜀国成了易守难攻之地，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上，一直拥有相当独立的特色。

汉高祖刘邦，在秦末被项羽分封为汉王，据有巴蜀一带，日后便以此奠基，击败项羽，统一全中国，建立大汉王朝，使蜀地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益州刘氏政权和汉中张鲁军团

西汉末年，中央政府权威中衰，蜀地军阀公孙述在白帝城宣布独立，并利用地势险要，封闭栈道，使蜀中不卷入西汉末年的战乱。日后虽为东汉光武帝名将吴汉所灭，但中原政治力量在蜀中的影响力锐减，名义上蜀地虽属中国的一部分，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却是独立的。

东汉末年连续战乱，大批难民移居荆州，甚至避入蜀中，使益州人口多达七百二十四万人，户数高达一百五十二万户，是西汉时代的二倍半，成了乱世中别有天地的桃花源。

这时候的益州领袖，便是向汉灵帝建议成立州牧制的刘焉。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是汉鲁恭王之后裔。刘焉年轻时，在州郡任官，不久便以宗室拜中郎。

后来，因为其师祝恬去世，刘焉辞官，隐居阳城山，承续其师工作，研究学问，教授门徒。其后，又以贤良方正，被推举出任中央官职，历任司徒府官员、雒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累官至宗正、太常。

刘焉为人深沉，有大志，头脑清楚，长于思虑又博学多闻。因见灵帝末年，中央政府宦道沉沦，民变四起，地方官员无力平乱，推卸责任，致使民生疲弊，痛苦不堪，乃建议道："刺史、太守等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叛乱不断。治本之计，在选择拥有清望声名的重臣，以为牧伯，方可有效维持华夏各地方的治安。"

汉灵帝对各地方的激烈叛乱，已束手无策，乃同意其建议，积极甄选人才任为州牧，并加重其军权，史家评论此乃汉末群雄割据的开始。

刘焉本有意争取为交趾的州牧，以远离逐渐陷入纷乱的中原，到边疆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度。一向长于智略的好友——侍中董扶私下对他表示："京师将陷入混乱，观象者预测益州有天子气，可成大事。

刘焉乃向汉灵帝积极争取益州的职位。

正好益州刺史郤俭，强行向人民征税，造成不满，黄巾党残余党徒趁机渗入，煽动大规模叛变，影响及于邻州。并州刺史张壹、凉州刺史耿鄙，先后死于战乱中，郤俭的地位

亦岌岌可危。

灵帝无可奈何下，乃令刘焉为益州牧，前往平乱。同时被任命为州牧者，尚有幽州牧刘虞，荆州牧刘表，及冀州牧贾琮。

刘焉到益州后，立刻以宽容的策略安抚乱民，努力争取益州地方豪族的支持。董扶和太仓令赵韪也辞官，随刘焉入蜀，共同开创新天地。刘焉任命董扶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赵韪则为刘焉之首席参谋幕僚。

益州黄巾党领袖马相、赵只以绵竹为据点，得到不少民众响应，绵竹令李升被杀，党人声势大振，集结超过万余人，雒县被攻破，郤俭亲自督战，也死于乱兵中。蜀郡、犍为告急，刘焉令州从事贾龙督军奋战，勉强挡住了马相等攻势。

不久，刘焉率主力光复绵竹，安抚叛民，力图宽容政策，有意据地为王。五斗米教传人张鲁，其母亲以鬼道传世，刘焉乃暗中以张鲁为督义司马，据守汉中盆地，阻止朝廷专使的通路。刘焉更上书朝廷，表示五斗米教集团叛乱，挡住通道，暂时停止和朝廷交往。州中豪强李权、王咸等怀疑刘焉有异心，暗中和犍为太守任岐和从事贾龙商议。刘焉得知情报后，立刻派人击杀李权等人，任岐及贾龙率军抵抗，亦为刘焉派军队击败，双双殉职。

击败州内政敌后，刘焉在益州加紧建军，准备据地自立。荆州牧刘表查知其情，立刻上书朝廷检举。当时，刘焉的儿子刘范、刘诞、刘璋均在长安为官，主持朝政的董卓乃下令软禁刘范等人，令刘璋到益州，说服刘焉复归朝廷，但刘焉反而留住刘璋，不肯回报朝廷。

征西将军马腾不满董卓暴政，准备策动部分西凉军团叛变，刘焉暗中派人指示刘范居中策应，但阴谋泄露，董卓下令捕杀刘范、刘诞，并出兵击败马腾和刘焉之联军。马腾退回凉州，刘焉的军队遭到惨败，退入益州。不幸祸不单行，成都大火，使刘焉数年来的努力化为灰烬。刘焉退守成都，一方面痛惜儿子遇难，一方面又遭天灾打击，意志沦丧，不久便因背上生痈疽不治而死。

首席长官赵韪拥立刘璋为益州牧，赵韪自任征东中郎将，向东征讨刘表，以报告密之仇。但战事不利，猛将甘宁、娄发、沈弥等反而投奔了刘表，刘表将他们编置于黄祖军团中。日后，甘宁更反叛黄祖，投靠到孙权的旗下。

刘璋为刘焉第三个儿子，和其父亲的个性正好相反，温和又缺乏决断力，耳根软，决策几乎受制于重臣，因此益州的刘氏政权，力量迅速地衰退。

首先准备造反的，便是刘焉刻意培植的张鲁道教军团。刘焉死后，张鲁立刻在汉中宣布独立。刘璋听信臣下建议，捕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使两者关系更恶化。张鲁痛恨之下，准备随时南下复仇，使益州陷入严重的军事危机。

其次，刘焉时代以来，益州豪族组成的地方军团，和刘焉带来的东州军团（长安和南阳的军队），时常冲突，刘焉较倾向于自己原本的子弟兵，使彼此长期积累了颇深的宿怨。

刘焉死后，益州豪族拥立赵韪，试图和刘璋争取益州的主导权。但在东州军团的支持下，刘璋反而击败了赵韪，暂时以武力控制了益州地区的统辖权。

这一连串战乱，使巴蜀地区陷入严重不安。诸葛亮的三分天下之计，周瑜、鲁肃、甘宁给孙权的建议，想趁乱并吞益州，所指的危机，便在于此。

张松、法正阴谋让益州

不过，由于益州地势险要，外力入侵不易，即使近在咫尺的汉中张鲁军团，也很难有效地攻入蜀中。因此使刘璋政权在东州军团的支持下，得以苟延残喘地撑上十几年。

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刘焉病逝、刘璋继统后的第十四年，发生赤壁之战。曹操丧失了新占领的荆州，刘备和孙权显然已有效地控制长江流域的军事统辖权，南北抗衡的情势已成。

曹操为了弥补在南方的失利，积极将触角移向西边的关中和西南的汉中。不但关中军团领袖马超、韩遂备受威胁，汉中张鲁军团也早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时备战。

对益州而言，危机虽然还远得很，但刘璋眼看宿敌张鲁受到威胁，便准备落井下石，解决张鲁的问题。他接受本土派大老法正和张松的建议，不顾原本支持他的东州军团张任等人反对卷入中原政争的主张，主动派特使向曹操联系，意图南北夹击张鲁。

使者阴溥向曹操报告益州情势，曹操自然非常高兴，立刻封刘璋为振威将军，其兄刘瑁为平寇将军。不久益州特使张肃带来大量的贡物，曹操一高兴下，更任命张肃为广汉太守。但等到第三位使者张松到来时，却出了问题。

张松乃张肃之弟，身高不及五尺，外貌丑陋，但学问广博，辩才无碍，因此一向颇为恃才傲物。偏偏这一年，曹操正好丧失了天才型的幼子曹冲，因此招待上不免略嫌冷落。

一向对自己外表相当敏感的张松，对曹操的行为非常不谅解，认为有意侮辱，回程时，刻意暗中往江陵晋见了刘备。

听说张松到来，诸葛亮非常高兴，立刻建议刘备大事招待，让张松够足了面子。因此张松回成都后，大事向刘璋宣称刘备的好处。

张松对刘璋说："曹操虽为朝廷宰相，其实是欺凌皇上的汉贼，刘豫州（刘备）为汉室宗亲，和主公本是同宗，素有英雄之名，连曹操都畏惧他三分，和他联合不但可以抵挡张鲁的威胁，就算曹操也对我们无可奈何了。"

刘璋耳根软，意志不定，也有意脚踏两条船，乃决定另组一批人，和刘备进行联盟事宜。

张松推荐关中扶风人法正及孟达为特使。法正的祖父法真，号玄德，为当代儒学大师，素有清节高名。法正的父亲法衍，曾任司徒掾和廷尉左监。

建安初年，中原严重饥荒，年轻的法正和同郡友人孟达，进入蜀地，依靠刘璋，但刘

璋正忙于处理内部斗争，根本无暇照顾法正等人。很久以后，才在不少人的建议下，任命他为新郡令，后召为军议校尉，但终不能重用，依法正家传之地位，对这样的待遇，自然深为不满。

孟达为法正同乡，文武全才，颇富谋略，由于善于交际，成为法正、张松集团资讯的主要来源。

张松私底下对法正及孟达表示："刘璋懦弱，缺乏统治者才干，不足与有为，刘备英明果干，曹操尚畏惧之，若结交之，大事可成。"

刘备见到法正，与之相言，甚为欣赏，结为知交，法正也为刘备风度所折，乃坦白地向刘备说出张松的建议，希望日后能有缘共创大事业。诸葛亮建议刘备在这件事情上，尽量不表示积极主动之意，以免让人有"野心"之疑。刘备便以刘璋同宗之情，只表示愿协助而无意夺取，法正、孟达因而更尊敬刘备。

回成都后，法正对张松表示，刘备有雄略，愿共戴之，可惜尚无此缘，故宜密谋规划，以等待机会。

刘璋引狼入室

建安十六年，曹操击败了关中集团的领袖马超及韩遂军团，并下令司隶校尉钟繇，积极进行攻取汉中的计划。曹操自己在洛阳编组军马，指挥镇守关中的夏侯渊军团会师长安，显然有大举南下之势。

这下子，不但张鲁紧张，连刘璋也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胁了。

张松趁机对刘璋说："曹公军队之强，天下无敌，一旦平服汉中，必南下征讨蜀地，到时候将军可有什么对策？"

刘璋说："这件事，我也想了好久，但一直找不到比较好的策略。"

张松表示："目前镇守荆州的刘豫州将军，是您的同宗，和曹公更是天生宿敌。他身经百战，韬略之高，曹操都得退避三舍。这几年，我们和他素有交往，何不联合他先下手为强，征讨张鲁。只要张鲁一破，巴、蜀、汉中可结为'防御共同体'，曹操军队再强，想要攻破此联合防线，也是不太容易的，这样子，益州便可保万年的太平了。"

刘璋对引外军入境，颇有疑虑，迟疑不决。

张松便又进一步表示："这几年，国内东州军团和本土派军团对峙现象日益严重。本土派集团庞羲、李异等恃功而骄，根本不听指挥。目前他们又固守北方防线，一旦倒戈，巴、蜀防线必立刻陷入危机，因此借用刘豫州之力，可阻挡曹操心野，也可防止庞羲等对成都有不轨的行动。"

事情讲得严重些，刘璋便却步了，再度任法正为特使，前往江陵，邀请刘备入蜀，共商军事联盟事宜。

法正到荆州后，立刻秘密晋见刘备，表示道："以将军之英才，趁刘璋之懦弱，加上益州智士张松等有意为内应，必可顺利取得益州，愿将军掌握机会，全力以赴。"

刘备仍以刘璋同宗之谊，婉拒之。

法正乃义正词严表示道："曹操征伐关中凯旋后，如今赞拜不名（晋见天子不用事先登记），入朝不趋（进入宫殿不用低头小步走以示礼貌），剑履上殿（可以带着剑上朝），显然有僭越之势。将军为延续汉室香火，更需尽快夺取巴蜀，以巴蜀地势之险，物产之丰，退可以守，进可以争霸天下，否则曹操一旦平灭汉中，再据巴蜀，天下必归于他了。"

刘备表示兹事体大，必须和诸葛亮、庞统等商量，乃请法正到宾馆，等待消息。

在军事会议上，诸葛亮、关羽等均赞同入蜀的策略。庞统更积极表示："历经这几年战乱，荆州人才荒废、民生疲弊。光靠荆州，已不足和曹操及孙权鼎足而立了，益州土地广大，物产丰富，户口有百万之多，只要有效地加以整顿，根本不需靠外来资源，是复兴汉室大业最好的根据地，这个机会绝不可以放弃。"

刘备："我们的敌人是曹操并非刘璋，何况我一向以仁义自许，和曹操有明显不同的形象，这样占取益州，长期而言，对我们不见得有利啊！"

庞统："如今天下大乱，道义标准也应有所不同，昔日春秋五霸合并弱者，以战止战，免生民于水火中，不但建立功业，并且合乎'大义'之原则。所谓'逆而取之，顺而守之。'将军如能完成复兴汉室之大义，夺取刘璋的益州又算得什么呢？为了天下万民，即使背信也是不得已的啊！愿将军深思之，今日不取巴蜀，而为他人所得，势将后悔莫及。"

在和诸葛亮等深入检讨后，刘备决定接受刘璋邀请，率领军队入蜀，并伺机夺取益州。

庞统规划，黄忠出击

为了表示无心逗留益州，以松懈刘璋的防备和猜疑。诸葛亮建议刘备，这次入蜀的军团，全以新加入的将领为主。老干部一律留守，一方面固然为严防东吴和曹操趁机袭击，一方面也向刘璋表示此次军事行动是"有限目的"的。

入蜀军团编组如下：

主帅：刘备

总参谋长：庞统

前军：黄忠军团

中军：刘备自己指挥，以刘封、关平为领队

后军：魏延军团

荆州地区的防备阵容编组如下：

江陵总指挥：诸葛亮

北军前哨：由关羽布局在青泥隘口，以防襄阳曹仁军团突击

长江巡守：张飞军团

公安总指挥：赵云军团，协助诸葛亮统辖荆州及荆南三郡的安全

由此可见，刘备这次军事行动相当大胆，为了不让刘璋起疑，入蜀的军队非常少，万一刘璋反悔，刘备的安全是岌岌可危的。

庞统胆大心细，富于想象力，在这个行动上，比诸葛亮适合。而镇守江陵更是生死相关的重要任务，谨慎而多谋的诸葛亮的确是不二人选。

入蜀军团的编组，显示刘备胆识过人，黄忠、魏延均是荆州旧将，却能获得刘备完全信任，甚至将生命安危都委之于他们。这两人在日后的入蜀战争中，几乎拼上全力，以达成功，刘备对他们的坦然相待，应是最主要的原因。

益州内部，对这次刘备入蜀的事件，也大感疑虑。

主任秘书黄权强烈反对，他向刘璋表示："刘备以勇武闻名，安能长久居于将军之下，仅为客卿。若以客礼待之，又是一国不容两主。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不听臣言，主公必有累卵之危矣！"

帐前从事王累，更将自己倒吊于城门前，苦谏刘璋："张鲁犯境，乃癣疥之疾，虽麻烦但不至于危险。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恐危及益州存亡！"

但刘璋是个没有主见的老实人，既已派遣使节邀请刘备，自然不便反悔，何况他也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撤回自己原先的命令。又由早先情报中，见到刘备入蜀的军队不多，便放心地拒绝黄权等建议，反而下令刘备所过之处，"迎奉供养"，让刘备有"入境如归"的亲切感。

刘备的军队抵达巴郡时，巴郡太守严颜，是益州最老牌的军头。有谋略、重义气，对这次刘璋迎刘备入川，非常不解，他对属下将领表示："这个战略就有如独坐在深山里，却放虎来求自卫也。"

益州将领和重臣，对这件事议论纷纷，使张松和法正备感压力，幸孟达从中调解，说服了不少人，逐渐站在支持张松和法正的立场。

为避免发生意外，刘备的中军从江州北面的垫江取水路而西，孟达亲自在涪城迎接，代替刘璋向刘备致欢迎之意，孟达请刘备暂驻于涪城，等待刘璋亲自到来。

不久，便见到刘璋亲率步骑混合军团三万多人，"车乘帐幔，精光曜日"前来迎接刘备。涪城距离成都三百六十多里，刘璋的诚意由此可见。两人自然相见甚欢，互道仰慕之情。

但负责接待的孟达，却私下拜会庞统，传达张松之意，希望刘备趁机击杀刘璋，以免夜长梦多。庞统暗中将此意转告刘备，刘备以"此大事也，不可仓猝"拒绝之。

庞统又向刘备献策，不如趁此机会，逮捕刘璋，不正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刘备正色表示："我们刚入益州，对百姓尚无恩德，匆忙做此不德之事，必得不到支

持，此事宜从长计议。”

其实，以刘备少数兵马，向刘璋的三万部队发动袭击，虽说有孟达作内应，但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因此，庞统便不再多言了。

假戏不真做，刘备背盟

刘璋和刘备在涪城每日宴乐，一住三个多月。刘璋向朝廷推举刘备为大司马，兼领司隶校尉，刘备也向汉献帝推举刘璋为镇西将军，兼领益州牧。当然这仅是名义上的文字游戏而已，朝廷大权正由曹操独掌，花费不少金钱和人力完成的推举文，自然很快进入曹操的垃圾筒了。

不过，刘璋并不请刘备进入成都，相反地，他在涪城增补刘备的军力，邀请刘备由涪关出发，直接北上征讨张鲁。从这件事看来，刘璋背后仍有高手指导，使刘备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计划，只有假戏真做地前往和张鲁征战去了。

但刘璋倒还算真诚，甚至把白水关驻军，也交给刘备指挥，又将二十万斛米、一千余匹马、一千余乘兵车及大量衣物、武器，送给刘备。等一切安排完善后，刘璋才带着原来的部队回成都去。

但刘备也是只老狐狸，将军队缓缓北上，驻屯在葭明关（今四川广元西南），先行合并白水关原首将杨怀和高沛军团的指挥权。接着，便是《三国志·先主传》上所讲的“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就在这时候，荆州发生了一件意外，使刘备有借口，暂缓对张鲁的征讨。

孙夫人回娘家，赵云截江护幼主

原先孙权曾约同刘备共夺益州，刘备以大义之名坚决拒绝，并立刻布军防卫东线，让孙权不得西向，孙权不得不知难而退。如今刘备自己却率军入蜀，表面上和刘璋联盟，其实是想伺机夺取之。

孙权认为受到刘备欺骗，因此派遣使者接回嫁给刘备的妹妹，并以母亲名义，带回刘备年幼的长子阿斗，以为人质，再向刘备作强硬交涉。

由于诸葛亮到前线和关羽商议北方防务，留守江陵的幕僚地位太低，无法和孙夫人抗争，只好干瞪着眼让孙夫人带着阿斗乘船返回江东。

孙乾眼见事急，立刻派人紧急通知镇守公安的赵云和在巡视长江的张飞。由于张飞行踪不定，比较不容易联络上。

赵云接到报告后，以情况紧急，来不及和任何人商量，便带着少数近从，乘小船快速追赶。

防备江边的将领，见是孙夫人，自然不敢阻挡，何况又有东吴派来的特使周善以数百

人护卫着。赵云在后面急赶，总算在边境沙头镇，追上了孙夫人的舟船。

不顾周善等威胁，赵云只身强行上船，力图说服孙夫人等刘备消息，再行离开荆州。但刚强的孙夫人拒绝其建议，赵云便退而求其次，要求留下阿斗。孙夫人不准，赵云便持剑强夺之，周善意图杀害赵云，赵云只身奋战，东吴军不得近。危急中，突见上游大批船舰抵达，原来张飞也接获急报，知道赵云已赶往抢救，恐东吴出动战舰，因此率领主力船队，前来接应。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孙夫人只好留下阿斗，和周善先行返回东吴，这是赵云第二度救护少主出险。

为顾及东战线防务，刘备向刘璋报告，必须等待诸葛亮处理好和东吴的谈判，确定自己的根据地没问题后，才能放心北上。

只是这么一来，又耽搁了好几个月。

刘备背盟约，益州反目成仇

到了第二年，白水关守将，也是益州有名的将领杨怀及高沛，眼见刘备无意北上进讨张鲁，便暗地派人向刘璋报告，表示情况不对，刘备可能心怀不轨，建议立刻设法将刘备遣回荆州。刘璋对这件事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派遣特使以密书指示杨怀等仔细监督刘备行动。

这份密书却被正在刘备军中的法正截获，他立刻前往和庞统商量，庞统亦感到事情紧急，在和法正研究全盘情势后，向刘备提出了三点计划：

第一条策略，是不管杨怀及高沛，直接暗中精选敢死队，袭击成都，夺取益州主导权，是为上计。

第二条策略，是先行逮捕杨怀及高沛，取得白水关控制权，再汇集更多兵力，向成都进击，是为中计。

第三条策略，则是先退还白帝城，巩固防线后，再联合荆州军队，逐步攻入益州，是为下计。

庞统表示，切勿犹疑，否则征蜀军团将陷入危境，后悔莫及。

刘备也深知自己兵力有限，任何撕破脸的行动，都必须承担重大风险。他认为上计太冒险，下计又缓不济急，决定采用中计。

幸好杨怀未获得刘璋回信之指示，尚不敢采取激烈行动。首先刘备邀请杨怀、高沛过来讨论军情，杨怀不疑有他，到达刘备的主帅营帐，立刻遭到逮捕，并加以软禁，并以刘璋原先的指令，控制住白水关的军事指挥权。

这时，刘备又接到孙权紧急传书，曹操为报赤壁战败之仇，正准备大军南下，希望刘备速回荆州，共商联合防守之大计。

为了孙夫人强行返回娘家的事件，刘孙联盟已呈现阴影。何况这次曹军南下规模不大，而且西线关羽的布防，已成功阻止了曹仁的蠢动，所以孙权这次的紧急军情用意何在不得而知，但却给了刘备一个有力的借口。刘备立刻派急使，向刘璋报告，以唇亡齿寒，不得背弃同盟之谊，反过来要求刘璋增派援兵，让刘备有足够实力，对抗曹操。不过张鲁的问题又怎么交代呢？刘备在书函中表示，白水关防务已加强，张鲁不过是“自守”之贼，短期内不用担心，等曹操问题解决后，再回来征讨还来得及。

对刘璋而言，这样的说法是很难接受的，几乎有偷鸡不着蚀把米的感觉，如何能心甘情愿给刘备援助呢？但又怕刘备反目，只好给刘备四千余军队，粮食车辆都依要求减半。

从这件事情显示刘璋的优柔寡断，怕得罪人又放不开，反而给了本来就想背弃盟约的刘备一个“义正词严”的反叛理由。

刘备自然懂得利用机会，立刻勃然大怒表示：“我为益州对抗强敌，不远千里而来援助，如今我碰到困难，要点人马和军资都不肯，怎能叫我们心甘情愿去卖命呢？”

军援事件，显然使刘备和刘璋间的关系，降到了最低潮。

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张松被刘璋逮捕斩杀的悲剧。

张松原是刘备入川计划的主要策动人，眼见刘备已掌握北方军权，成功在望，却传出他要回去荆州。张松不明究理，急忙派人带信给刘备和法正，询问内应夺权的事如何进行。这封信落在其兄张肃手中，张肃见信大惊，害怕连累自己家属，乃径向刘璋告发张松和刘备阴谋。刘璋大惊，立刻逮捕张松，满门抄斩，并下令各处关口严加防范，也宣布和刘备断绝往来。

刘备听到张松被杀，也以眼还眼，斩杀杨怀和高沛，和刘璋正式摊牌，拉开了争夺益州战争的序幕。

刘备军队虽不多，但准备周全，加上法正和孟达的协助，刘璋的益州军团显然毫无斗志。收编白水关的守军后，刘备以黄忠军团为先锋，挥师南下，直取涪城。从这个军事行动看来，刘备急着回荆州的军情，根本就是假的。

刘璋派出本土军团的领袖张任作总指挥，配合宗亲派刘璝的军队，东州派吴懿、邓贤、冷苞的军团北上布置防守线。依刘璋的想法，这显示了益州两大派团结对抗刘备的决心。其实在孟达的暗中整合下，益州军团各怀鬼胎。

黄忠在绵竹布阵，展开会战，吴懿军团首先倒戈，张任缺乏准备，被打得大败，涪城陷落。张任只好在涪城南端重新布防，并向刘璋要求援军。

想不到刘璋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这次他派出东州军团大老级将领李严，带军驰援。李严是南阳人，和法正、孟达一向友好，其所率属军队，大多来自荆州，因此对刘备有特别的亲切感。在法正和庞统等旧友和老乡的策动下，李严到达涪城后，不战而降，使益州军团的士气遭到致命的打击。

幸好，张任经验老到，又善于智略，他立刻整编忠诚度较没问题的刘璝及自己的直属

军，退守刘璋儿子刘循固守的军队重镇雒城。

合并吴懿及李严军团，刘备军声势大振。但张任据险而守，相当有效地阻止了刘备兵力的南下，因此刘备立刻依照原先计划，紧急调动荆州的诸葛亮，率领张飞及赵云的军团，由益州东边攻向成都，诸葛亮进而卷入了入川的战争。

不过在孙权遭到曹操攻击，荆州有唇亡齿寒之危机时，却反而抽调大军入蜀，刘备原先的告急情报，的确相当令人怀疑。

10. 诸葛亮入蜀

从幕僚到主帅

从新野治军到当阳长阪坡之役，诸葛亮所扮演的是企划师的角色，虽有盖世才华，但实务经验有限，只能当刘备的辅佐而已。

赤壁之战前夕，在危急中，这位年轻的策士，在短期内，自我修练成为相当成功的外交家，这段期间，诸葛亮的潜能在强烈的挑战下，有了相当完整的激发。

赤壁大战，诸葛亮是个旁观者，但他也是位不放弃任何机会的智者。除了大量吸取周瑜、鲁肃、曹操的智慧外，更以“旁观者清”的优势，趁乱局策划夺取了荆南三郡和南郡的大部分领地，也替刘备掌握了创业最重要的根基。在半年不到的期间，这位年轻智者在实务经验上有了惊人的成长，诸葛亮独当一面的能力，获得刘备的肯定。

“借荆州”的策略，显示了诸葛亮成熟的外交手腕，刘备在这方面一向较弱，是以这些精彩的“演出”，应属诸葛亮的手段。这段期间，诸葛亮在刘备阵营中的文事方面，似乎已完全掌有主导地位了。

进军益州虽是《隆中策》中拟定的“基本国策”，但在入川的策划上，诸葛亮却让给了新来的“凤雏”庞统，这多少表示诸葛亮对庞统才干的信任及本身治理内政工作上的繁忙，也充分显示诸葛亮“不争功”的气度。史料上，这段期间记载的大多是刘备和庞统间的讨论，诸葛亮好像不发一言。但我们相信如此重大的国策，刘备势必也经常向诸葛亮作详细咨询，只是既然不负责主要规划工作，诸葛亮似乎刻意避免表示太强的意见，以抢庞统的光彩。由这件事看来，诸葛亮的确是位心思周密、善体人意的大策略家，对权责分明的制度相当身体力行。

不过以刘备入川时，所带去的少数兵力，显然在荆州还有第二波的预备部队正伺机而动。入川前，刘备把诸葛亮安排在江陵指挥大局，可看出在刘备的心目中，年轻的诸葛亮，地位已超过老干部关羽和张飞而跃升为第一位了。

刘备和刘璋闹翻后，又连续策动吴懿和李严军团归降，声势大增，眼见益州军团已近

乎崩溃。这虽然大多是法正、孟达等在幕后操纵的功劳，但对于西征军团总参谋长庞统而言，这段其间是最得意、光彩非凡的了。

但益州本土派首席军头——成都名将张任，却技巧地将崩溃中的军队，退守在益州北方第一军事重镇雒城。雒城地势险要，防御工事坚固，刘备的闪电攻势因而受挫，庞统虽绞尽脑汁，仍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久，便接到葭明关守将霍峻紧急军情报告，刘璋已由阆中（四川省阆中县），派兵围攻葭明，显然想截断刘备的后援，前后夹击属于“客军”的刘备征西军团。更让刘备担心的是，刘璋如果再由益州东边切断刘备和荆州的联系，便可能使征西军团完全陷于孤立，基于此，刘备不得不当机立断，也顾不得孙权和曹操可能对荆州的威胁，派人由水路送密函到江陵，下令诸葛亮发动第二波攻击，由益州东部攻入蜀境，以会师成都。

诸葛亮在接获紧急军情后，立刻依照刘备指示，命在北方前线的关羽，返回江陵坐镇，并由刘备阵营的文职长老糜竺、马良等协助，糜芳、廖化、士仁和回报军情的关平等军团，在荆州东部及北部前线布防。自己和张飞、赵云等重要军团领袖共同入川，以尽速解决益州的军事行动。

第二波攻势动用的兵力，显然不少于第一波刘备自己所带的军团，而且动员之快，令人吃惊。充分显示出这些军事规划，在刘备入川以前，早就准备好了。

第二波征蜀军团及荆州留守军团的编组如下：

征蜀军总指挥：诸葛亮

总参谋长：诸葛亮兼任

参谋：蒋琬、简雍

前锋军团：张飞，由巴东取陆路入蜀，约一万五千名军队

后军军团：赵云，由水路直取江州，约五千名军队

荆州留守总指挥：关羽

总参谋长：马良

文事总管：糜竺

驻守军团：糜芳、士仁、廖化、关平

粗中有细，张飞收服严颜

张飞的前锋军团由巴东入川，便碰到益州军团强烈的抵抗，指挥这个防御战的是蜀中老将巴郡太守严颜。

严颜是益州年纪最老的军团将领，经验丰富，他虽强烈反对让刘备入川，但在心态上对刘璋政权并不服气。因此除了冷嘲热讽外，倒也未曾向刘璋提出具体的谏言。不过，在听说张飞率领大军东向，严颜立刻集结五千多名士兵据险而守。张飞在军力上虽拥有绝对

优势，但一时也占不到任何便宜。

由于张飞一向性急暴躁，因此严颜判断他一定缺乏耐心，只要坚守一阵子，张飞的指挥体系，必会出现漏洞，到时候以少数守军反击，必可击败张飞。

但想不到张飞粗中有细，他看到严颜据险而守，也猜得其七八分心理，乃将计就计，在数度攻城不利后，于营中大发脾气，怒打兵士，并严刑附近农民，探询越关的小路。

不久，附近居民不得不告诉张飞越山而过的捷径。张飞下令即日放弃围城，全军趁黑夜掩护，越过山路入川。

由于张飞军队阵容庞大，这种军事行动根本无法瞒过严颜的情报人员。严颜判断张飞已无耐心，故打算寻小路越关而过，因此也下令趁夜出关，袭击张飞移动中的军队。

想不到张飞这个军事行动根本就是假的，在黑夜中带着部队穿越山路的大将，只是一个“影武者”而已，真正的张飞正率领着最精锐的部队，准备袭击严颜打算出城袭击张飞的部队。

果然，严颜很快地率领突击队，去追击张飞正在越山的主力部队。真的张飞仍忍耐着不动声色，暗中追随严颜的突击队，直到有相当距离后，才鸣鼓从后面发动攻击。前面越山的主力部队听到鼓声，也立刻回头夹击严颜军，严颜知道中计，仍拼命死战，意图突围返回巴郡城，但张飞亲自率军阻挡，一时之间也杀不出条血路来。

另外，张飞更令一队人马，乔装成严颜部队，以回师的名义向守城的益州军叫关。黑夜间，城上的守军不察，打开城门，张飞的兵马趁机侵入巴郡城，完全控制住留守的益州军。

苦战到天亮，严颜好不容易才率数百名残军突出重围，往巴郡城奔逃回来，张飞亲自率队在后面追击。

严颜奔回城门口，大喊开门，但守城军队早已变成荆州军了，严颜再往回路奔走，正逢张飞追来的大军，敌众我寡，悬殊太大，严颜年纪又大，彻夜苦战，力气早已耗尽，终于所有的残军全遭擒拿。

入城后，张飞立刻升堂要求严颜投降，严颜反而怒声斥责张飞无故犯境，大声表示：“益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张飞听了大怒，破口大骂，并令左右推出去斩首。

严颜看到张飞生气，反面冷冷地笑道：“要杀就杀，何必发那么大的脾气！”

张飞打从心里敬佩严颜的勇气，不禁走下堂来，亲自解开严颜的捆索，坦然地表示：“将军真是老英雄，张飞得罪了，还望见谅！”

这下子，反而把严颜怔住了，张飞礼貌地请严颜入座，并说明刘备入川，主要是为了建立复兴汉室的基地，因此深获益州名士张松、法正、孟达等的认同，特意给予协助，还望严颜也能共襄盛举。

严颜本来就不是刘璋的死忠派，又见到享有国际威望的张飞，如此诚恳地相劝，便诚

心归服了。

由于巴郡附近守军，均是严颜的旧属，因此在严颜的“政治喊话”下，几乎未曾再发生任何争战，张飞便顺利地比诸葛亮早一步到达江州。

进入江州后，诸葛亮的第二波西征军，已占领巴东地区。由于刘备正在雒城陷入苦战，诸葛亮不敢怠慢，除了派急使向刘备报告军情外，更和张飞、赵云等分兵三路，向成都进逼。

第一路：张飞军团，由垫江向北，收服巴西（阆中），防止益州军队截断刘备军后路的威胁，并直逼成都北方。

第二路：赵云由长江逆水西进，攻取江阳，绕道南下平定犍为，反包围成都之西。

第三路：诸葛亮继续由西向攻击德阳，直攻成都东面境界。

雒城血战，庞统罹难

张飞军团在严颜的帮助下，几乎兵不血刃，很快地平定了巴西，再度和诸葛亮会师德阳。刘璋派出本土派耆老张裔率兵前来堵截，却又被张飞打得大败，张裔残军退守成都，重新部署防线。

赵云的军队，也顺利攻下江阳，占领了资中（犍为郡治），由西边向成都进逼。

刘备和庞统的首批远征军，声势虽大，但大多属益州降军，因此在张任有效地阻挡下，整整一年间，攻打雒城不下。但听说诸葛亮等已克巴东，而且占有益州大部领域，特别是赵云已有效截断了刘璋军队对刘备后方的反包围，也就放心多了。

不久，又听说关中军团领袖马超，被曹操击败后，投靠汉中张鲁军团，不甚得志，因此派出益州相当具有名望的名士李恢，暗中到汉中去结交马超。

一直到建安十九年夏天，刘备获得通知，诸葛亮和张飞已到达成都的东面和东北面，赵云军则已攻破资中，成功地由西北方夹击成都。只等待刘备进一步指示，便可向成都发动总攻击。

刘备和庞统再度向雒城发动猛攻，庞统亲自作饵引张任出城，果然张任恃勇轻敌，带兵出城，屯兵于雒城南方的雁桥，刘备趁机截断张任和雒城间的通路，庞统也率军回头猛攻张任驻守雁桥的阵营。张任以箭雨反击，庞统亲自在前督战，竟然不幸中箭，当场阵亡，享年三十六岁。

《三国演义》中描述刘备和庞统分兵进击雒城，庞统在落凤坡中张任埋伏殉职，诸葛亮在荆州闻讯，痛哭庞统，遂率军入川，在雒城设计擒捉张任，这显然和史实有很大的距离。诸葛亮入川在庞统阵亡前约半年左右，而且张飞及赵云军从未进攻到雒城，雒城之役完全是由刘备和庞统单独对付的。

庞统不但未中计，反而是用计擒获张任的主要策划者，只是在这场激战中，这位不懂

武艺的军师，责任心所致，亲赴前线，终于中箭身亡。但在荆州军两面夹攻下，张任的主力军也在雁桥被击溃，张任为庞统部属擒获。

刘备久闻张任忠勇，有意令其归降，但张任年事已大，不想再换侍奉的主人，拒绝投降。加上庞统殉难，荆州军气愤难忍，对张任非常不谅解，刘备也只得处死张任，以平息众怒。

雒城战役顺利取胜，殉职的庞统功劳最大。

刘备发动政治攻势，刘璋放弃抵抗

刘备虽然痛惜庞统战死，但他仍非常冷静地想用政治手段，劝服刘璋投降，以免造成双方更深的仇恨，对未来统辖益州，也是相当不利的。

因此在法正的建议下，首先由法正自己写了一封长信给刘璋，除了向刘璋陈明情势之外，并且诚恳地劝导刘璋自动投降。他表示：

法正虽然缺乏能力，但既已受任和刘荆州交往结盟，当力求设法不辱使命，达成任务。但恐将军左右不明本末，把这件事情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法正，使我蒙受不白的耻辱，并且损及任务的达成。如今事情已陷入混乱，只得暂留于刘荆州营中，继续交涉，未能返回成都向您报告事情的经过。

也因为这样，必有不少的谗言，攻击于臣的身上，造成将军对法正的极端不谅解，让为臣深觉遗憾。……今国事已危，祸害更迫在眼前，是以虽身在外，不足以获得将军信任，但仍愿意言无不尽，以尽余志……

将军引入刘荆州之本意，是法正所深知的，也是法正继续留在刘荆州身旁，努力想达成任务的主因。但如今却演变成如此尴尬的场面，主要是将军左右有太多不理会英雄从事之道的臣属，意气相争，造成双方的误会，以致兵戎相见，终致不可收拾……

今益州的主力部队已遭击溃，雒下虽尚有万余部队，其实战斗意志均已丧失。相反地，刘荆州主力部队攻下雒城，获得大部分粮食辎重，已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将军土地日削，百姓日困……谓必先竭，即使想再坚守，将不复持久也。

张翼德将军（张飞）拥兵数万，已定巴东，赵云更由犍为攻入，分平资中、德阳，三道并进，将军将何以察之……

益州有三分之二领域已遭占领，虽仍守住蜀郡和成都，其实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即使没有敌人进逼，这些百姓也早已不堪役使，只要刘豫州军队稍加进逼，则必一日俱归附之……是以存亡之势，昭然可见。

以法正之下愚者，犹知此事不复成，况且将军左右尚有众多明智之士，竟而不见于此？

想必将军身旁重臣，平常只会争取幸宠，求容取媚，而不知替将军作长远规划，更未

曾尽心献策。若事穷势迫，这些幸臣将各自索生，保护自家安全，相信也不会为将军效死。

法正虽获不忠之毁谤，然扪心自问，绝不辜负将军圣德之义。造成如此结果，其实法正也相当痛心。左将军刘荆州目前已获绝对优势，但其对将军之本意仍和旧日一样，绝不会对将军有任何不利。

因此愚以为将军应懂得应变之道，以保住一族之性命和尊严。

法正这封政治喊话的信函，写得相当有力量，显示他虽一直未得刘璋重用，但对刘璋的个性却了解得相当透彻，以其才干应不是不能够去讨好刘璋，想必是坚持自己的原则，而有所不为也。

刘备从涪关南下攻打雒城时，益州参谋邓度曾向刘璋建议："左将军（刘备）率军袭击我们，但其兵尚不满万名，士卒之心未定，军无辎重。因此防守之道，不如将我方巴西、梓潼一带居民，全部遣入洛水以西，并将这地带的仓库野谷，一律烧除，再高筑城墙，挖深防御城沟，以静制动。敌军到，勿与之战，日子一久，他们缺乏粮食，不到百日必得撤退，到时候再追击之，定可获得大胜。"

这种坚壁清野的战术，对于刘备这种"客军"，的确是相当严重的伤害，因此截获此情报时，刘备和庞统都非常忧心。法正却轻松表示："不用担心，刘璋是不可能采用此计策的。"

果然没多久，刘璋便否决了郑度的计划。他表示："吾只听说过拒敌以安民，从未听说有劳动人民以避敌的战术。"

从这点可看出法正对刘璋的个性及政风，有相当的认识，由他来写这封招降信件，想必能对刘璋产生相当大的心理效果。况且，成都城内的臣属，的确有不少人早已抱持"投机主义"的心理，绝不肯为刘璋尽忠效死。

当刘备军突破雒城防线由北方进逼成都时，蜀郡太守许靖便打算开城投降，幸好被刘璋的防城卫队发现，阻止此一叛变行动。刘璋眼见大势已去，正处危亡关头，加以许靖的声望颇高，便未曾对许靖有任何的处分。

刘璋接到法正劝降信后，犹疑不决，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军事叛变。

虽然刘璋和张鲁一向交恶，当荆州军团围困成都时，刘璋仍以其父刘焉对张鲁素有旧恩，而向张鲁请求协助。张鲁便派出投奔其不久的关中军团领袖马超，带一支援军前来帮忙。

料不到，刘备仍然快了一步，在雒城战陷入胶着状态时，曾先派出李恢到汉中和马超联系，希望马超和刘备采取联盟。由于刘备和马超之父马腾颇具交情，加上马超进入汉中后，张鲁对他一直很冷淡，使马超心里相当不满。因此当李恢前来说服他时，陷于低潮的马超很快便同意刘备的邀请，送密函表示将投靠刘备。

想不到张鲁又派他前来支援刘璋，诸葛亮便建议刘备暂时隐瞒这个消息，反而暗中派

出一支军队给马超指挥，并请他出其不意地用新军反控制住汉中派来的援军，再和刘备会师于成都。

果然，当马超威风凛凛地引着大军到达成都西北时，刘璋还以为是援军到了，非常高兴，立刻派特使冒险突围，到马超军中联系。想不到马超非但不是救兵，还是刘备的同盟军，这果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撼效果，对刘璋有不小的打击。城中军民听说西凉第一猛将马超，投归了刘备，心中大力恐慌，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斗志。

刘备在这时候，再派出能言善辩的老干部简雍前往拜见刘璋，刘璋见大势已去，打算开城投降。

大臣董和劝止道："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万，粮食、布匹可供应一年，何必急着投降。"长老黄权、刘巴也认为民心士气仍可用，应尽力而为。

刘璋却感叹地表示："我们父子两人在益州二十年来，一直并无恩德加于百姓，现在又让益州军民连续打了三年战争，相信对他们已经是够苦的了，要再这样坚持下去，我于心何忍呢?"

益州众大臣听了，也不禁落泪。刘璋便和简雍一起开城门，同坐一辆车子，前往会见刘备。

刘备在见到刘璋后，反而自觉不好意思，想起庞统生前的劝告："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便也只好亲切地趋前表示："并不是我不顾及道义，事出无奈，实在是不得已的啊!"

诸葛亮劝刘备，将刘璋迁离益州，以彻底断绝死硬派大臣反抗之意图，刘备虽有些不忍，但理性的考虑仍是经营者最重要的责任。因此刘备便封赐刘璋为振威将军，并带着他自己全部的财产和新官衔的印绶，前往荆州的公安定居。

《隆中策》里刘备争霸天下的第二步——并有益州的策略到此完全成功。这年是建安十九年五月，公元二一四年，刘备五十四岁，诸葛亮三十四岁，也是刘备三访诸葛亮，邀请他出任自己事业"企划部经理"的七年后。

放弃胜利者姿态，奠定统治者恩威

刘备进入成都后，立刻大摆庆功宴，犒赏荆州的西蜀远征军，摆出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刘备以荆州牧兼领益州牧，又以左将军、大司马的名义开府治事。拜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并以原任益州郡太守的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和诸葛亮并署于左将军、大司马府事。

打开益州府库，大行论功行赏，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每人赐黄金五百斤、白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赵云，黄忠、魏延、孟达也依功劳大小，各有丰富的赏赐。

接着刘备更打算将成都城内的官邸屋舍，以及城外的桑园、农地分赐给荆州来的将领

及文官。所有的胜利者，都乐不可支地交头接耳，想要好好分享这份得之不易的战利品。

老将赵云独排众议，劝谏刘备说："昔年霍去病（汉武帝时抗匈奴的名将）曾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今曹操对汉皇室的伤害力之大，绝非昔日匈奴可比，虽然我们已赢得益州，但还不可求安居宁。须待天下都定，才能解甲归田各返故乡，这才是享受太平的时候啊！更何况益州居民刚遭到战争灾害，再夺其田产，必影响其生计，造成社会的不安，是很不公平的。不如归还他们的田宅，使之安居乐业，建立其欢心，然后才来筹集兵粮劳役，始能得到他们真正的支持和拥护啊！"

赵云这番话的确讲得义正词严，他完全站在新政权的稳定性及合法性立场，充分显示其关心民间疾苦、先公后私的高贵人格情操。因此刘备非常感动，立刻宣布停止原先的分赃政策，一切以安抚益州百姓为主。而那些原本急着分一杯羹的有功人员，因为赵云这种大公无私不怕得罪"朋友"的气魄，心里再多的不高兴，也不便表明去争取了。

在新建立的统治阶级方面，刘备为平衡荆州派和原益州派的势力，除了在表面上抬出董和，与诸葛亮共掌军团行政大权外，在实质的权力分配上，是以诸葛亮和法正共同执掌幕僚长的重责。

在两人的建议下，刘备大量起用原来刘璋政权下的智能之士，不论亲疏，量才适用。

董和原为荆州南郡人，年轻时代便随刘焉入益州，是个非常有能力的行政官员，凡由他治理过的地方，皆能作到"移风变善，民而不犯"。刘璋时代，董和出任益州最南端的益州郡太守，他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相处得非常好，的确收到了"南土爱而信之"的治绩。在刘璋昏庸的政权体制下，像董和有这种治绩的地方大员少之又少。诸葛亮深知董和是位难得的人才，因此要求刘备刻意地破格拔擢，成为诸葛亮治理益州的主要副手。

蜀郡太守许靖，是汝南名士许邵之兄，在江南地区拥有盛名，刘璋特别派人敦请他出任蜀郡太守，也是成都治守的最高行政长官，应该说是刘璋相当信任和尊重的大臣。但当成都危急时刻，许靖认为百姓的生命财产最重要，因此主张和平解决成都问题。由于刘璋迟疑不决，许靖甚至打算暗中开城门迎接荆州军队，幸刘璋警觉，阴谋未能得逞。但以许靖声望高，深得民心，刘璋对这个"叛变"事件也未继续加以追究。

刘备掌权后，对许靖临危"卖主"的行为，相当不认同，因此打算不再给予重用。

法正却不以为然，他表示："天下间的确有不少只有虚名而无其实的人，许靖便是其中一个。但是主公现在于此开创新事业，尚无法使益州百姓认识许靖的真面目，许靖在海内又名声远扬，若不重用他，天下人恐怕还以为主公您是故意轻慢贤士呢！依我的建议，还是应继续重用他，才能够延揽远近的人才，这便是燕昭王当时重用郭槐的真意吧！"

郭槐是战国初期燕昭王的大臣，燕昭王承燕王哙末年政治乱局，上台后，便积极寻找人才，发愤图强。由于燕国偏属北方，不易引来中原优秀人才，燕昭王便向郭槐询问"求才策略"。

郭槐笑着对他说："请先重用我郭槐吧！如果连我这种庸才都受到君王的重用，真正

有才能的智士，自然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燕昭王便拜郭槐为太傅，给予破格尊重，果然不少才智之士，纷纷由中原进入燕国寻找机会。一代名将乐毅也是在这时候，投奔燕昭王，受到重用，进而协助燕昭王称霸天下。

法正的意思，是继续利用许靖在海内的声望，对刘备新政权在益州吸取人才，将有很大的帮助。

刘备也接受法正建议，以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刘备自任汉中王后，更拔擢许靖为太傅，日后建立蜀汉帝制，又拜之为司徒。诸葛亮掌权后，对许靖仍保持相当高度的尊重。

零陵刘巴，在早年便是曹操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刘备联合孙权对抗曹操时，刘巴带领荆州亲曹人士，力主“中国统一”的重要性，并接受曹操要求，招安荆州南部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赤壁之战，曹操势力被迫从荆州退出，荆南三郡落入了刘备的势力范围。诸葛亮鉴于刘巴的才华及人格，特写信招抚之。但刘巴竟然弃官而走，并留书表示不想辅佐非正统政权的刘备，使刘备对刘巴“深以为恨”。

后来刘巴辗转由交趾郡投奔了刘璋，刘璋以之为高级幕僚。当张松、法正计划迎请刘备入川共同对抗张鲁时，刘巴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认为刘备野心很大，入川必为其所害。等到刘备入川，并准备北上征讨张鲁时，刘巴再度进谏表示：“若要刘备去讨伐张鲁，那无疑是放虎归山去了。”

两次的谏言，都不被刘璋接受，刘巴只好闭门称疾，不再参预益州政事。

刘备围攻成都时，大家都认为这次刘巴死定了，但刘备却接受诸葛亮建言，下了一道军令：“谁要是害了刘巴，就要诛灭三族。”刘巴听到了，深为感动，刘备进入成都后，刘巴便前来谢罪，刘备自然不好责备他，更在诸葛亮的推荐下，以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

宽容协调，建立共识

其余如黄权等当年反对刘备入川的益州大臣，或像李严、吴懿等在战场上归附刘备的益州长老，彭羕等有才华、但一直未受到刘璋青睐的客卿，诸葛亮皆衡量其才干及意愿，给予相当的职位，让他们在新政府的管辖下，发挥其才能。

在五六年间，一下子跨有荆益两大州，刘备集团的阵容迅速扩大，各方面的立场、意见、利害也严重地分歧。因此诸葛亮必须特别注意调和新旧文武官员间的矛盾，让他们能够和衷共济，为新政府的稳定及发展，尽最大的努力。

例如关中名将马超，原为雄据一方的领袖，如今落难前来投靠，应给予特别的礼遇，因此在进入成都后，刘备特别晋封马超为平西将军。这个地位超越了老干部赵云，甚至于和张飞平起平坐。

赵云一向不重视权位，张飞对有才华的名士，也懂得特别尊重。但远镇荆州的关羽，

反而有意见了。关羽一向自视极高，他看到马超一下子便作了平西将军，心中愤愤不平，特别写信给诸葛亮表示，马超到底有何才能，军略上可与谁相比？

诸葛亮深知关羽为人，只好作书回答他道：

“孟起（马超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有一副美髯，时人常以美髯公称之）之绝伦逸群也。”

诸葛亮特别在书信中，将马超比作西汉初期的名将彭越及英布等有勇略但较缺智谋的猛将，在当代也只能像是张飞般而已，绝不如关羽之文武全才、超群绝伦。

关羽看到书函，非常高兴，特别将书信拿给左右宾客共赏之，可见关羽当时傲慢自得的神态，这也是造成日后荆州失守的最主要原因。不过诸葛亮总算让关羽不平衡的心理，稍微获得平服。

当然，诸葛亮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和新附的荆益人士建立良好关系，他和董和“献可替否，共为欢交”，互相取长补短，同心共事，成为最好的朋友。

像刘巴便是个相当不好惹的人物，他才华过人，的确相当有见识。当初，刘备围攻成都时，曾和围城的军团将领有约，打下成都后，府库财物全可充为战利品，由大家分享。因此，城破后，将士们将府库财宝，抢掠一空，反而造成刘备入城后，军用不足，常为财政问题束手无策，相当“伤脑筋”。

刘巴对刘备建议道：“其实这并不困难，只要多铸一些直百钱（值一百文），平诸物价，由官府制定价格，把市场管理好就可以了。”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计划经济，加上配合货币制度的政策，以主动地调整和控制市场，只是在当时有这种头脑的人尚不多。刘备依照刘巴的方法去做，果然数月以后，府库便很快地充实了起来。

但刘巴非常高傲，他看不起武将，居然连张飞都不加以理睬。很多场合，张飞客气地请教他时，他连话都懒得讲，使张飞心中愤恨不平。

诸葛亮便劝刘巴说：“张翼德将军虽然是武人，但他很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禀性高雅，理应懂得一点随和才是啊！”

想不到刘巴骄傲地反驳道：“大丈夫处世，当广交四海之英雄，和粗鲁的武夫有什么好谈的。”

诸葛亮见此，也不便再表示意见。但刘备一听，倒是火冒三丈地表示：“我欲统合大家的才智和武略，以共定天下，刘子初（刘巴字）却专门和我作对，他大概仍想到曹操那儿去为官啊！只想把我们当作跳板，好像并无诚意帮助我们吧！”

刘巴见刘备生气，才收敛了不少。

内政初定，外患连连

益州初定，诸葛亮急于稳定中央的人事和法制，刘备则常到州中各郡巡视，以彻底对

益州作有效的控制。但最让刘备和诸葛亮担心的，是东方的孙权和北方的曹操，对刘备一下子拥有荆、益两州，颇为眼红，经常出现“挑战”性的动作，让尚未稳定下来的刘备及诸葛亮不禁胆战心惊，小心谨慎地应付着。

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刘备平定益州的第二年，曹操对汉中的张鲁发动军事行动，刘备立刻派出大量的情报人员严密地注意北方军事情势，并将张飞及马超两位经验丰富的大将，调往益州北区，加强防备工事。

不久，孙权的特使诸葛瑾，到益州晋见刘备，要求归还荆州。

刘备对孙权在他陷入益州军事僵局时，召回其妹孙夫人，而且差点带走阿斗，愤恨不已。但由于使者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一向属于较同情刘备的东吴人士，只好敷衍一下表示：“等我们攻下凉州以后，自然会把荆州还给你们。”

诸葛谨虽深知这是推托之辞，但也不好再强迫之，只好将刘备的意思回报孙权。

想不到，孙权听了大怒，立刻下令大将吕蒙率军袭击荆南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刘备获知军情，立刻将益州交给诸葛亮及法正，亲自率五万主力部队返回荆州，进驻公安指挥大局，并命令关羽率荆州军团由江陵南下，直人长沙郡军事重镇益阳，表示强硬态度。

孙权的态度也不退缩，他下令鲁肃由夏口亲自南下益阳，准备和关羽硬碰硬，自己则进驻陆口，掌握军情变化，眼见双方联盟即将破裂，大战有一触即发的态势。

就在这紧急关口，传来北方陷于胶着状态的汉中战局，曹操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刘备大惊，害怕曹操趁势南下，益州可能有变，乃主动派使者和孙权谈判，双方议定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于孙权；湘水以西，南郡、零陵、武陵归属刘备，使这场争战暂时缓和了下来，孙刘联盟也得以再苟延残喘一阵子。

其实，以当时的情势而言，不仅刘备受到威胁，如果汉中由曹操完全控制，紧接着东方的合肥战线，也势必告急，孙权同样受到严重压力。所以孙刘联盟战线，对他们两人同样是相当重要的。

刘备的主力军不敢回荆州，而直接到达益州北方的江州巡视。这时张鲁已逃亡巴中，原益州参谋黄权向刘备表示，汉中已失，巴东、巴西、巴中三郡便难以有效防守，三巴陷落，有如去掉益州的胳臂，情况将更转严重，因此不如和张鲁联合，紧守巴中，以对抗曹操势力之南下。刘备立刻令黄权为护军，率军队北上迎接张鲁。

想不到黄权刚到巴中（今嘉陵江上游），张鲁已回到南郑，并正式向曹操投降了。

黄权立刻向三巴发动攻势，逼走曹操所任命的巴东太守朴胡、巴西太守杜沪及巴郡太守任约，将巴中完全置于刘备阵营的控制下。

这时候曹操也派大将张郃，出兵经营三巴，并进驻岩渠。刘备令巴西太守张飞率军迎战，双方对峙五十余日，张飞用计击溃了张郃，张郃兵还南郑。表面上三巴暂时稳定下来，其实更大的一场战争，正在紧急地酝酿中。刚获得休息的刘备和他的军团，又不可避

免地卷入一场和北方之雄曹操展开的汉中争霸战。

11. 平定汉中

关中和蜀中的缓冲区

汉中是关中司隶军区及蜀中益州间的缓冲地带，在刘焉有计划地策动和安排下，成了道教军团领袖张鲁盘踞之地。当曹操平定关中，刘备统有益州之后，汉中地区的重要性暴增。

对刘备来讲，汉中是必争之地。《隆中策》里，诸葛亮便曾作过“刘璋暗弱，张鲁在北”的分析，也就是说，汉中对益州的安全，具有决定性的威胁。何况日后，若欲北征统一中原，汉中更是必经之地。

不幸的是，当刘备和诸葛亮还忙着整顿益州的时候，曹操已在建安二十年，击败张鲁，取得全部的汉中地区。

曹操的汉中战役，赢得相当辛苦，从建安十九年冬天，编组远征军，一直打到二十年冬天，整整一年才获得关键性胜利。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汉中地区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对外来的军队而言，无法掌握地利优势，故要陷于相当程度的苦战了。

建安二十年十二月，曹操在恢复汉中地区的政治秩序后，打算凯旋班师返回邺城。西征军总参谋长刘晔和主要参谋司马懿向曹操建议，应乘胜追击，攻入益州，消灭刘备的势力。

司马懿表示：“刘备以阴谋夺取刘璋基业，不少蜀中大族颇不服气。而且目前刘备的防线远及江陵，军力分散，是攻打的最好机会。我方大军已克汉中，益州必大为震动，大军压境下，民心士气很容易瓦解，自古圣人成大事在于不悖时机，请丞相立刻下令采取行动吧！”

曹操见到这些第二代精英，都有积极争雄的意图，相当高兴。不过他深知汉中之役，已是赢得侥幸，攻打拥有天险的益州可能要艰苦十百倍以上，何况刘备更非等闲之辈。

因此，曹操笑着表示：“人生的痛苦，皆来于不知足，何必既得陇，又望蜀呢？”

刘晔也向曹操建议道：“刘备人中豪杰，有理想，有毅力，只是早年的运气较差，如今已渐成气候，不得不防。他目前刚获得蜀中，人民未附，北方的屏障汉中又被我们夺得，相信蜀地现必受到极大的震撼，其势必衰。以明公之英武，趁其衰而征之，无不克也。若较迟缓之，以诸葛亮之善于治国，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蜀中民心不久便可趋于稳定，加上蜀地险要难攻，想要再进犯他们就难上加难了。今日不除，必为后患。”

曹操笑而不语，只要求刘晔详查蜀中之请报。

七天后，蜀中降者向曹操报告："蜀中传来消息，全益州军民已因汉中有变而颇受震撼，一日之中，甚至有数十回事变，虽然当局一再对叛乱者采取严厉镇压手段，但似乎仍无法安定下来。"

曹操对刘晔说："你对这个情报的看法如何？"

刘晔沉思了一会儿后，表示："蜀中已定，不可击也。"

战场上的情报虚实难测，必须凭经验作直觉的判断。对方有弱点，不见得我方便完全占优势。特别乐观的情报，常有其背后隐藏的因素。曹操能在短期间内，对彼此实力的消长有完整的评估，不被蒙骗，诚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

猛张飞巧计占先机

以地理条件而言，汉中属于益州东北的一个边郡，周围环山，中间是汉中盆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不论在军事、经济、政治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郡国县道记》中，南宋名将张浚曾说：

汉沔为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兵家必争沔久矣！

因此，在攻防上，汉中对曹操和刘备都相当的重要。

为了强化汉中的防务，曹操派出他刻意培养的同宗主帅夏侯渊为都护将军（曹操原姓夏侯氏），率领作战经验丰富的张郃和徐晃军团镇守，并以丞相府长史袭绥为汉中军团行政官，留督汉中事。

袭绥主持汉中居民的民事平抚工作，他以半自愿半强迫的方式，将有影响力的汉中世族八万余人，迁往洛阳和邺城一带，使汉中很快地纳入稳定的管辖权之下。

刘备和诸葛亮心里都非常清楚，要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比从张鲁手中要困难上千百倍，因此一点也放松不得，只要稍有机会便全力掌握。

因此当黄权前往巴中迎接张鲁失败时，刘备便指示他趁机攻下朴胡等部落，夺下整个巴山地区。

夏侯渊自然不甘示弱，他下令张郃紧急率军进驻巴山地区。张郃积极鼓励其居民移入汉中，显示此区将成为大战的场所。张郃的行动意外地顺利，连益州的窄渠。荡石等军事重地均纳入其统辖中。

刘备也立刻出牌，他派出巴西太守张飞前来和张郃抗衡。张飞外表粗犷，脾气暴躁，其实心思相当细密，当阳长阪坡之役，如果不是他大胆地采用疑兵断后，刘备能否有今天，恐仍在未定之天。

面对张郃较为优势的兵力，张飞恃险而守，再运用熟悉巴中地形的部队，采用游击战术骚扰对方。

张郃也是小心翼翼地应付，彼此缠斗五十余日，不分胜负。由于张郃军团的补给线较长，粮食很快地消耗殆尽，心急之下，自然希望能速战速决。他派出不少细作，严密地监视着张飞的军事行动。

在得知张郃心情后，张飞再度采用当年对付严颜的策略，故意率领万余人马，假装由狭路前往偷袭张郃。

在探马告知此一机密情报后，张郃判断张飞是想趁自己粮少军心不稳之际发动袭击，立刻率主力部队追随，由小路反追踪在张飞军之后，准备趁机发动反击。

想不到追击的军队，在进入瓦隘口小路时，便失去了张飞军队的踪影。张郃知道中计，但山路狭小，前后军不得相救。张飞的埋伏军，由两旁悬崖以巨石和箭雨攻击敌军，瞬间不到，张郃的精锐部队几乎死伤殆尽。

经验老到的张郃，弃马攀登险崖，甩脱了张飞军的追击，数万兵马只余数十人逃离战场，死伤非常惨重，也是曹操汉中军团第一次严重的受挫记录。

双方倾巢而出，汉中战云密布

建安二十二年，东吴西战线都督鲁肃病逝，消息传来，益州新政府立刻蒙上一层阴影。诸葛亮一方面为这位昔日志同道合的战友，深为哀悼，一方面也因这位有远见、顾全大局的政治家之死，为孙刘联盟的前途感到担忧。

荆州守将关羽，空有武略，欠缺政治眼光，如果不是鲁肃刻意安排，孙刘关系早已闹翻。接任的吕蒙虽以智略见长，但政治头脑却又是另一回事，荆州情势会有如何发展，诸葛亮相当的忧虑。

因此鲁肃去世后，惟恐日后东区战线有变，诸葛亮和刘备断定，必须尽快夺取汉中，巩固巴蜀的防务，才能拨出时间，重行处理孙刘之间的关系。

法正也向刘备建议："前年曹操打败张鲁，平定汉中，却不乘势进取巴蜀，只留下夏侯渊及张郃等屯守，自己立刻领兵北还，并非其智略，实为力有所不及啊！当然也由于最近许都（汉献帝）和邺城（曹操）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才会匆匆忙忙地赶回去。夏侯渊和张郃在将略上不如主公，若举师西征讨之，必能成功。拥有汉中之后，才能广种粮食，积极储蓄军需，时机一到，上可以荡灭敌寇，复兴汉室；中可兼并雍、凉二州，开拓疆土；下可以固守险要，与敌人持久相抗衡。这是上天赐与我们的良机，万万不可失去啊！"

到了建安二十三年春天，刘备接受法正建议，经过一年多的积极部署，已完全作好进攻汉中的准备。

另一方面，夏侯渊军团也全力在阳平关一带加强防御工事。一时之间，汉中盆地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刘备留诸葛亮看守成都，自己亲率益州大军倾巢而出，颇有势在必得的决心。

刘备汉中北征军团的编组如下：

统帅：刘备

总参谋长：法正

第一军：黄忠军团

第二军：张飞军团

第三军：马超军团

第四军：吴兰军团

预备师：赵云军团

刘备派遣张飞、马超、吴兰向北攻打武都郡，驻屯在下辩，有意截断曹操汉中军团和关中地区的联系。自己则率着黄忠军团先行，直接攻击汉中关键军事重镇。赵云则暂时留在益州，随时待命。

曹操在接获情报后，立刻下令在长安驻守的都护将军曹洪，率同曹休军团一同前往阻挡张飞等的攻势。

三月中旬，曹洪军已进驻于武都郡，打算攻打在下辩驻守的吴兰军团，但张飞军和马超军在固山一带和吴兰军互成犄角，显然曹洪如果往前移动，他们随时有切断曹洪军补给线的意图，曹洪对此威胁非常头痛，因此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参与会议的将领都表示应停止前进，以免陷入张飞及吴兰军的夹击，尤其是马超西凉军，一向以勇猛闻名，与曹军更有宿怨，绝对轻敌不得。

曹休独排众议，他表示："敌军若真有意切断我们的后方粮路，理应秘密行动才能奏效。如今先张声势，正表示他们兵力不足，无此能力。因此我认为应在他们未集结以前，直接突击吴兰军，只要吴兰军溃败，张飞和马超势必无法守住固山。"

曹洪采纳曹休意见，亲率主力袭击吴兰军，吴兰军不敌，副统帅任夔当场殉职，吴兰逃到阴平附近，也为氐族人所杀。张飞及马超本想前往驰援，但曹休亲自指挥大军固守武都郡，令张飞等无机可乘，刘备的第四军团在未进入汉中之前，便被击溃了。

三月底，张飞马超军团，果然无法承受曹洪优势军力的压迫，加上粮食补给困难重重，便往南退入汉中地区。

反败为胜，法正计算夏侯渊

四月间，刘备主力军团已扎营于阳平关附近。夏侯渊、张郃、徐晃等军团也不示弱，纷纷出关对抗。刘备派遣大将陈式抢攻马鸣阁道，以居高临下掌握优势。徐晃率军突击陈式，陈式由于缺乏准备，立刻遭到击溃，使刘备军在一开始的战争中，地利和声势都落于下风。

张郃更趁机进屯广石，和刘备主力军正面对抗，刘备屡次下令黄忠发动攻势，都被击

退，第一军反而蒙受不少损失，刘备只得向益州征调赵云军团，前来助阵。

七月，曹操审视汉中战局情势，认为刘备有势在必得的决心，除非自己亲自出马，否则不易阻挡其攻势。乃重新考虑全盘规划，首先调回徐晃军团，令其协助张辽守卫对付孙权的东战线。自己则征调镇守豫兖本营的夏侯惇军团、第二代精英主力曹真军团，以及刚由武都战场上回来的曹休军团，即刻西征。

九月，曹操的大军抵达长安，立刻派遣使者召回在武都的曹洪，以进一步了解汉中军情。

汉中军团总指挥夏侯渊，一向以勇猛、负责、精干而闻名，因此获得曹操刻意提拔，在曹营军团中，威名更甚于其兄大将军夏惇。尤其在出任汉中军团统帅后，和有人间豪杰之誉的刘备，面对面独立对抗，并曾数度击败刘备军而声名大振、经常流露出不可一世的骄傲神气。

夏侯渊的口气愈大，曹操愈是替他担心。阳平关对峙期间，曹操特别写信告诫夏侯渊："为大将者要懂得临事而惧，了解自我的怯弱，不可过分恃勇。不错，将领最重要的本质是'勇敢'，但行动上则要有'智慧'，完全凭勇猛者，只能敌一匹夫。"

夏侯渊接信后，却认为曹操高估了刘备，如今汉中军团气候已成，刘备再多的增援军，也奈何不了他。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在阳平关缠斗夏侯渊已近一年。诸葛亮由成都赶赴前线，和法正等共商对策，在两人的建议下，刘备准备采取诱敌战术。

刘备也看出夏侯渊轻敌而骄，不把益州军团放在眼里，因此决定助长他的气势。

首先刘备把前线指挥交给第一军统帅、经验丰富又勇敢负责的老将黄忠，自己带着主力部队和法正等幕僚人员往南略作撤退，表示有放弃汉中战场之意图，使夏侯渊更加的轻忽。

接着，刘备下令黄忠军攻击张郃所驻守的东城，并采取猛烈的火攻。夏侯渊闻讯，立刻令夏侯尚和韩浩率军驰援，黄忠军撤退，夏侯尚等乘胜追击，张郃苦劝不听，只好随后驰援。

黄忠军每日撤退一营，很快到达天荡山下。韩浩及夏侯尚追来，黄忠猛回头反击，左右伏军尽出。韩浩、夏侯尚遭此突击，全军大乱，两位主将当场战死。张郃见黄忠勇冠三军，不敢恋战，退回东城，采取守势。

黄忠乘胜攻击夏侯渊大本营的南城，夏侯渊大怒，倾巢而出，想歼灭黄忠军团，以替夏侯尚等人复仇。

刘备派急使通知黄忠不可硬战，火速向沔水方向撤退，并和刘备主力军会师驻扎于定军山上，居高临下，恃险而守。

由于连续快速调动，黄忠军团显得次序大乱，夏侯渊见状，以为敌军即将崩溃，乃带领少数亲卫部队猛追，想一举击杀黄忠。张郃闻讯，深怕有诈，立刻出兵前往支援。

但夏侯渊为了抢功，行动火急，孤军到达定军山下。法正在山上督阵，见夏侯军旗帜紊乱，军队调动忙成一团，部署上漏洞百出，认为时机成熟，便向刘备表示："可击也。"

刘备下令黄忠率军由上往下攻击上山的夏侯军团，夏侯军毫无准备，想不到敌军会突然反击。在益州军的全力冲杀下，陷入混乱，呼天抢地各自逃奔，主帅夏侯渊及副将赵颙当场被杀，五千亲卫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张郃临危授命

张郃的支援军赶到现场，闻此巨变，立刻火速退回阳平关坚守。由于统帅突然战死，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

夏侯军团参谋长郭淮出面协调，他力荐张郃代理元帅，并获得诸将领之同意。张郃临危受命，先行稳定阳平关防务，并派急使向驻屯在长安的曹操报告。

夏侯渊战死当晚，刘备的主力军团，再度来到阳平关前，隔汉水和张郃的本营对峙。

黑夜中，阳平关的守军，只见对岸敌军灯火通明，显然准备明晨渡河前来攻击。在哀凄又紧张的气氛中，张郃召开军事会议，不少将领主张暂时恃险而守，以阻止刘备的抢攻。

但郭淮却极力反对，他认为这是示弱的战术，如今曹军士气低落，如刘备倾力攻击，阳平关守军不见得便能坚守。不如隔汉水在距离较远地方布阵，显示我军不惧会战之心态，并表明敌军若渡河前来，必将在半渡时出击之。以刘备一向审慎的作战性格，反而会有所顾忌，不敢直接攻击。张郃大胆地采取其意见，亲率主力军在汉水旁布阵。

天明时，刘备亲赴前线，观察张郃的布阵，判断对方有决战之勇气，怕有伏兵，不敢强行渡河，因此撤军离去。

张郃此时才松了一口气，并在郭淮的规划下，强化防御工事，显示死守到底的决心。

曹操虽来，无能为也

曹操在接获郭淮报告后，非常嘉许他的应变措施，并立刻正式任命张郃出任汉中军团的统帅。

三月，曹操亲自率军，自长安出斜谷，率大军抵达阳平关，守军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隔岸观察的刘备，却自信地表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能拥有汉川两地。"

下令居高恃险而守，不与曹操进行大规模会战。

由于原天荡山的储粮重地已失，曹军在粮食补给上倍加困难，即使如曹操之军事天才，也深为伤脑筋。

曹操不得不重行建立粮食输运渠道，但缺乏天险掩护，常需要动用大批军队护送。

偏偏刘备抓到了曹军这一缺陷，专门动劫粮的脑筋，让曹操头痛不已，努力思考应付的对策。

有一次，曹操的军粮由北山下经过，黄忠立刻亲率第一军团主力前往夺取，却陷入曹操近卫部队的埋伏，苦战不得脱身。预备师团的翊军将军赵云，见黄忠逾时未归，又恐轻易出阵会造成防务上漏洞，乃下令副帅张裔镇守营区，亲率数十骑前往查看。

正好碰到曹操近卫军追击黄忠而至，将兵们见状无不心慌意乱，纷纷欲往后逃逸。赵云却下令一阵排开，自己一马当先，冲向前去迎击曹军，并接应黄忠溃散中的部队。由于曹军拥有压倒性优势，赵云且战且走，奔向自己设置于汉水北岸的营寨。

曹兵大军压境，张裔原本想紧闭营寨拒敌，想不到奔逃而回的赵云，却下令大开营门，然后全营偃旗息鼓，保持完全的安静，自己率领数十骑立于营门前，准备硬接曹军的冲击。

眼见赵云背水而立，冲到营门外的曹军，皆以为必有伏兵，不敢轻易向前。赵云见曹军气势已失，下令雷鼓齐鸣，亲自率军冲杀，并令张裔率弓弩队，以箭雨攻击撤退中的曹军。一时之间，曹军反而失了主意，惊骇中自相残踏，跌入汉水淹死者不计其数。

隔日，刘备亲临赵云营寨，视察战果，在得知当时情形后，不禁感叹道："子龙（赵云字）真浑身是胆也。"

曹操感叹，汉中如鸡肋

曹军丧失了这一次击溃益州军的绝好良机，反而遭到惨败，全军士气为之低落，加上粮秣不足的情况日益严重，虽想尽办法，仍很难彻底解决运粮问题，甚至不少军团都开始出现逃兵的现象，曹操深感进退两难。

五月夏，汉中雨季来临，庞大的曹军粮食补给更为困难，连负责向导的王平都离队投奔刘备。曹操不得已，在军事会议上，将汉中比喻为"鸡肋"："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情感上虽有些不甘心，但在理性思考下，曹操仍下令拔营撤军，将汉中地区拱手让给了刘备。

曹操在撤离汉中地区时，仍留下张郃及曹洪两个军团，分屯于陈仓和武都郡，以防止刘备由武都进逼关中；另外又下令雍州刺史张既，加强部署雍州边界之防务，并由曹氏子弟第二代精英曹真军团，掩护曹洪军团逐渐撤离武都，结束了长达年余的汉中之役。

不过和《三国演义》中的描述不同，这次汉中战役自始至终都只有刘备和法正在指挥作战，诸葛亮后来虽也到过前线，商量军情，但大部分的时间仍在成都，绝对没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智激黄忠、斩杀夏侯渊、再遣赵云战汉水、最后又用疑兵退曹操之事。

史实记载，曹操后来得知取汉中之谋略皆出于法正之手，还自我解嘲地表示："我就

知道，刘备不可能有此能力的。”其实，身为大将者，谋略何必都出于己手，吴起便曾有“群臣莫及则忧”的感叹！刘备能用诸葛亮之策取荆州，用庞统之计收西川，再用法正之谋夺汉中，正表示他是一个懂得选拔人才、运用人才的俊杰呢！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再度败于刘备，这是两位宿敌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直接面对面作战。从这次战争中，我们可看出，刘备在长年奔波后，气候已成，“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预言，果然灵验。

从不久前和孙权的合肥之战，到汉中之役，曹操似乎丧失早年作战硬拼到底的锐气，或许他的心中已看出“统一无望”，天下三分鼎立已是不可避免之势了。

难跨荆益，王朝新成

取得汉中的同时，刘备命令宜都太守孟达，由秭归北攻房陵。孟达在房陵陷落后，斩杀太守蒯祺，并且再北上，进兵上庸。

刘备担心孟达有失，派出义子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船从沔水顺流而下，会同孟达进攻上庸。曹操任命的上庸太守申耽弃郡投降，并遣送妻子及宗族至成都为人质。刘备加封申耽为征北将军，仍领上庸太守，并以申耽之弟申仪为建信将军，领西城太守。刘封则以副军将军留守上庸，以为汉中东南之屏障。

秋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正式统辖荆州的绝大部分和益州之全部（包括汉中）。从建安十三年的当阳之役，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公司，十年间在年轻的“专业总经理”诸葛亮精心规划下，脱离困境，成为全国第三大企业了。

12. 诸葛亮治蜀

刘备自立汉中王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属下的文臣武将一百二十名联名上表汉献帝，尊刘备为汉中王。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封魏王，汉献帝虽勉强保住帝位，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刘备并有荆、益两州后，为表明复兴汉室的强烈企图心，在诸葛亮的策划下，也自立汉中王，承继汉王朝之体制，以和曹操的魏王相抗衡。

不过从这篇表文，可以看出刘备政权的“暴发户”形态。

表文是由益州才子、号称“李氏三龙”之一的广汉人李朝执笔，由于是正式公文，列表的臣属必须以公认地位的尊卑作排列。刘备政权的核心分子，虽是真正的“赢家”，但

排名上显然仍无法列在前面。

排名次序，可以看出本人正式地位上的尊卑，表文上名列的排行为：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镇军将军许靖、营司马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射援（太尉皇甫嵩女婿）、军师将军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征西将军黄忠、镇远将军赖恭、扬武将军法正、兴业将军李严等一百二十名。

除马超原为关中军团领袖，承续其父马腾官爵，地位特殊外，刘备集团的核心分子中，诸葛亮已正式超越老将关羽和张飞之上，成为臣属中的真正领导者。

表文中谈及唐尧到汉昭帝间，天下安危变化，刻意把曹操和董卓平列并论，以他们“剥乱天下，残毁民物”，然后追述刘备早年和董承“同谋诛操”，却未能成功之憾。更扣心如赵高使阎乐杀害秦二世皇帝胡亥，以及王莽废孺子婴为定安公的政变发生。继而说明刘备以汉室宗亲“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自从大破曹操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披靡，但如今爵号不显，九锡未加，不足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曹操对外吞占天下，对内欺压大臣，致使朝廷有内部崩溃的危机，却没有一股牵制曹操势力扩大的力量，真令人寒心。

是以，不得不名列群臣，辄依旧典，封刘备为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以扫灭曹操等凶逆，故合并汉中、巴、蜀、犍为、广汉为一个国家，承续汉之典章制度，以为光复汉室之基地也。

当然这只是官样文章，根本不用汉献帝批准。表文一上，便在汉中地区的沔阳（今陕西省勉县东南）设坛场，文武众官并列，举行隆重的典礼。因此念完以上表文，执礼官向刘备奉上王冠、王玺，刘备就成了汉中王。

为什么不在益州成都举行，而跑到接近前线的汉中沔阳呢？相信这多少是为了承续汉王朝香火之象征吧！当年，汉高祖刘邦的基业便起于此，因此在对抗曹操的政治意义上，汉中比成都重要多了。

当然，刘备自己也上了一个表文给汉献帝，表明自己是“群僚见逼，迫臣以义”。他首先重复和董承共谋诛曹操时的心态，“虽纠合同盟，念在旧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因此想到“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自己只好“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并且即将“尽力输诚，奖励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也就是正式向汉献帝表示，将尽最大的力量，以寻求恢复汉室为其职志。

虽然曹操的阵营有不少清流派党人后裔，如荀彧、崔琰、毛玠、荀攸等，但由于曹操和汉献帝间政治斗争日益严重，这些清流派的立场非常尴尬，最后甚至和曹操闹翻。倒不如刘备，因远在天边，和汉献帝扯不上任何纠纷，因此可以公开举起复兴汉室之大旗，使阵营里的清流派党人，在元老派许靖及少壮派诸葛亮的率领之下，在意识形态上反成了清流派的主流。

既然当了汉中王，刘备便向汉献帝缴还原先官职左将军、宜城亭侯的印绶，并立长子

刘禅（即阿斗）为太子，返回益州，以成都为治城。

提拔魏延，重用黄忠

蜀汉的政权正式成立了！

重要的敌人仍在北方，因此从成都到白水关间，起馆舍，建驿亭，共四百余处，使汉中和成都间的联系工作完美无缺。

汉中称王后，刘备仍率领文武官员，回到成都，开府治事。但汉中地区属重要战略国防前线，必须派出重量级大将镇守汉川。群臣大多认为刘备必会派张飞当此重任，张飞私下亦“以心自许”，当仁不让，非他莫属。

但刘备和法正、诸葛亮等详细商讨之后，却选中了不被大家看好的牙门将军魏延，并提升之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这项人事命令让众人大吃一惊。

魏延是在荆南攻略战时，主动投奔的荆州将领，他对刘备相当倾心，当年说服老将黄忠，放弃长沙防御战，阵前倒戈的便是魏延，因此相当得到刘备重用。

魏延个性强悍，作事积极，企图心强，因此人际关系一向不佳。但他待步卒颇为体贴，同甘共苦，很得军心，作战力甚强。汉中战役中，虽附属于黄忠军团，但魏延军团建功甚多，即使不满他为人的同僚，也对他不得不服气。

刘备大会群臣，郑重宣布这项人事命令。他当着众大臣的面，问魏延说：“今天委予你重任，你打算如何承担这个任务？”

魏延豪气焕发地表示：“曹公若举天下之兵而来，我将为大王拒之，曹公如果令偏将领十万之众到来，我将为大王吞之。”

刘备点头赞许，众大臣也为魏延敢口出大言，以示其决心，感动不已。

其实，刘备这个人事选拔是相当审慎的。鲁肃去世后，荆州地区的情势绷紧，益州也才平定不久，内部备地区的稳定仍有待努力。张飞军团是刘备的主战力，不可被置于汉中这个守势的战场。马超社会地位太高，让他独立汉中，非常不安全。黄忠虽经验丰富，忠诚度可靠，但年纪太大，对新领域的治理并不适合。赵云应是最合适人才，但他和张飞一样，属核心的嫡传派系，放在汉中有点可惜。因此提拔较没有地位，但忠诚度可靠，独当一面能力也够的魏延，应属一项合理的安排。

刘备登基汉中王，拜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以军师将军诸葛亮总领军国大事。

新建立的四大军团统帅，关羽为前将军，在军团中地位最高，其次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

诸葛亮对这些任命，有点担忧，便对刘备说：“黄忠将军虽然在荆州地区属有名的老将，但以往国际知名度不高，和张飞、马超、关羽等无法相比。如今黄忠和他们平起平

坐，马超、张飞在近，都看到黄忠在益州及汉中战役上的表现，可能比较没有异议，但关羽远在荆州，可能会很不服气。”

刘备笑着说：“这我有办法！”

于是刘备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到荆州，给关羽送去前将军的印绶，临行前，特别作了一些交代。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费诗到荆州，关羽一听黄忠为后将军，不禁大怒表示：“大丈夫誓不与老兵同列！”坚决不接受印绶。

费诗笑着表示：“自古以来，开创王业的，要善于使用各方面的人才。当年萧何、曹参等和汉高祖从小便是好朋友，而韩信、陈平都是后来才归附的。但汉高祖称帝后，论名位，韩信最高，但从未听说萧何、曹参有何异议。

“今汉中王，依战功，将黄汉升（黄忠字）与君侯同列，然而汉中王的心中，真的将黄将军和君侯同等轻重吗？汉中王和君侯好比一体，同休戚、共生死。照我看来，君侯不宜计较官位之高低，爵禄之多少。

“我只是个使者，奉命而来，君侯不受命，我也就这样回去复命而已。但我却深为君侯的行为感到惋惜，恐怕君侯会后悔的。”

关羽听了，当场大为感悟，立刻拜受了印绶。

其实在这一连串人事令中，最不公平的，应属汉中战役功劳最大的赵云。赵云个性正直、谨慎，也算得上刘备早年的创业伙伴之一，尤其两次抢救继承人阿斗，居功厥伟，相信在刘备心目中，赵云的地位，绝不亚于关羽、张飞。

尤其是赵云为人深富正义感，能识大体，在刘备阵营诸将领中，人格和气节最为崇高，只是好为直言，常会“挡人财路”，让同僚们心里不太舒服。

不过赵云除了义正词严外，颇为以身作则，责任感极重，从不害怕任何危险，因此能博得大家尊敬。

由于诸葛亮较年轻，在这些老辈将领中运作策划及指挥，的确相当不容易，而赵云和诸葛亮配合最好，对参谋本部交代的工作，几乎是百分之百不打折扣地完全执行，有人甚至以“葛派”称呼他。

但赵云在这次人事调升中，仍维持翊军将军的职衔，不仅低于关羽、张飞，而且也落后于马超和黄忠。

这主要是顾虑到新附旧属间力量的平衡。赤壁之战前的战友，属刘备嫡系；荆南战役后的属新附，特别是益州的大老们，必须有较重的安排；这都是基于政治考量层面不得不作的牺牲。

像诸葛亮这位首席核心幕僚，在官位上远落于刘备最讨厌的许靖之下，甚至在法正之后。

益州派重臣中，功劳最大的法正，自然最受刘备尊重。刘备在世时，去世的文武重

臣，包括关羽、张飞在内，只有法正死后有谥号，其余都是在后主刘禅时代才追谥的，可见刘备对益州人士，总是较为礼遇。

赵云一向有政治头脑，而且能公而忘私，对刘备为平衡政治力量的苦心，较容易谅解，所以在这次新的人事安排中，他吃亏最大，却毫无怨言，仍为刘备政权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诸葛亮的职衔虽未获提升，仍为军师将军，其实从史料记载中，他仍是最主要的行政策划和执行者。

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

虽然挂名仍是军师将军，在刘备自立汉中王后，诸葛亮实际上已负起了辅宰的责任。

一板一眼的诸葛亮，面对法令废弛、特权横行的益州，新官上任，便厉行法治，以彻底整顿。

他特别强调治实不治名，由实际情况的应对出发，讲求实效。

益州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僚及地方豪强勾结，鱼肉百姓，农民和官府间矛盾愈演愈烈，虽然号称天府之国，其实创造的财富，都让官僚及豪强剥削，农民生活非常艰困。

刘焉所以会被任为益州牧，导火线便是益州刺史郤俭的专横自恣，造成马相及赵只发动农民起义，起事者自称黄巾党人后裔，曾攻破雒县，杀死县令李升及益州刺史郤俭，并占领了蜀郡和犍为郡。

刘焉靠外籍军团及地方豪强的力量，平息这次叛乱，但根本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而为了获得豪强支持，剥削的现象变本加厉。《三国志》中批评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法正传》更清楚指出，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为彻底扭转此乱局，诸葛亮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方面是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由于诸葛亮不顾颜面地打击特权，使益州地区的官僚大感吃不消，他们开始指责诸葛亮“刑法峻急”而不“广德量力”，纷纷要求他“缓刑弛禁”。被派作代表和诸葛亮交涉的，便是深为刘备敬重的益州大老法正。

法正当时已是蜀郡太守，也是成都地方豪强之首，他对诸葛亮说：“以前高祖进入关中时，除秦国之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之老百姓，无不感念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便先滥用权威，强加压制，这是否得当呢？希望日后的执政，能够刑少禁缓，以争取地方人士对我们的支持和信心。”

诸葛亮却笑着回答道：

“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暴政虐民，逼得人民不得不造反，汉高祖针对此一

弊病，采取宽刑弛禁的策略，这是对的。

“但益州的情况则不大相同，刘璋暗弱，没有能力控制官僚及豪强，以致从刘焉以来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从地方豪强到政府官僚，均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君臣之道，也逐渐被破坏。

“对这些强悍的特权，过去刘璋总是宠爱他们，给予他们高位。官位高了，他们反而不觉得可贵；顺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到顶了，他们反而轻慢无礼。这才是益州目前最大的弊病。

“现在我们威之以法，让法令行于此后，人们才能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位，爵加之后，人们才能感受到爵位的尊荣；刑法和恩赐相辅而行，上下程序正常，政治才能清明。”

秦国是以军事恐怖主义完成统一的，却也和各诸侯国产生不少仇恨，为压制反抗，故以严刑峻法控制之。诸葛亮认为秦国在于公权力不被认同，却又强加压制，以致于大乱。治理这种国家，最重要是在争取共识，让公权力得到更多的承认，所以汉高祖会以宽厚的态度作更多的包容。

但益州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刘璋政权荒废政事，蜀国法令不彰，因而公权力不被尊重，执法的官僚怠惰成习，造成特权横行，公权力不张，老百姓反而遭到剥削，因此必须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官僚的行为，以重建公权力的威信。

严格来讲，汉高祖入关时的天下局势，才能称之为乱世，诸葛亮入蜀时的益州的政局，应称为弛世。“弛世”是公权力不被尊重，官僚荒怠，民众玩法，必须以重典来整顿之。“乱世”是公权力不被认同，彼此各持不同立场，争执不休，这时最重要的是以宽容的策略来争取共识。

制定法令，严格执行

但严格执法时，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否则会激起人怨。因此，诸葛亮迅速地为新政权制定并颁布不少的法令及条例，以为严格执行时的客观标准。

《三国志》作者陈寿所编的《诸葛亮集》目录中，有“法检”、“科令”各两卷，“军令”三卷，都属于此类。

最为完善的是蜀科，它是诸葛亮偕同伊籍、法正、刘巴、李严等五人共同制定。可惜这些条例均已失传，无法得知它们详细的内容。

诸葛亮非常讨厌用赦免的制度，他认为法令宽严有准，不应随便赦免，所以当时很多人批评他缺乏人情。诸葛亮则回答道：“治世应以大德，不以小惠，像刘景升（刘表）、刘季玉（刘璋）那样，常常赦宥，对国家的治理绝对没有好处的。前汉宰相名儒匡衡，后汉大功臣吴汉，也都反对实施大赦，便在于培养大家对法令有完整的尊重。”

诸葛亮依法行事，从不避权贵、不维私情。像刘备的养子刘封，日后因轻忽军令被处死；李严在刘备死后，担任辅佐地位，地位仅次于诸葛亮，但仍以贻误军机，免官为民，并流放至梓潼郡。

廖立深得刘备敬重，恃才傲物，自命不凡，认为是诸葛亮当然的继承人，他指责诸葛亮任用的官吏都是俗吏，将领们也都只是小子，经常挑拨群臣的不和，诸葛亮察明其情后，罢其官职，流徙汶山郡。

马谡是诸葛亮的爱将，为刻意培养的继承人，但日后在街亭战役中，疏忽职守，造成第一次北伐的严重受挫，也被诸葛亮判处死刑。

不过严刑后面，诸葛亮却相当的公平，李严被罢免官职，但其子李丰仍获得重任。他特别反对滥刑，治狱工作的主管，一向是他最小心选任的官职，非有忠直廉平的个性不可。他反对凭个人喜怒，以专生杀之威，“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要求官员在决狱行刑时，一定要特别审慎，固然不可以放过坏人，但也绝不能冤枉好人。对诸葛亮执刑严明的要求，晋朝人习凿齿曾评论道：

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可谓真能用刑者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行法和教化合一

诸葛亮的法治哲学主要来自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韩非，以及前汉的新儒家董仲舒。主张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他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

诸葛亮虽用商鞅之法，却不迷于其权威主义。他批评商鞅长于理法，却不能从教化，是严重的不足。因此应该取长补短，把行法和教化结合。

由于仍属于“战争状态”中，因此军国的法律条令，他总不厌其烦的三申五戒，要大家彻底明白，加以警惕，以免违犯禁令。

为劝戒及训励蜀国官员将士，他制定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执行条章，具体地指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如同现在的管理手册，随时提醒大家能知才能行。

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晋人李兴对诸葛亮的评论，认为他“刑中于郑”、“教美于鲁”，也就是说诸葛亮的法治政风，兼有春秋时郑国名相子产治理郑国严明而公平的作风，也有孔子教于鲁国“悔人不倦”的精神。由于能做到这点，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论中指出：

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本心存仁，用法公平，是以订法明确，劝善不累，执法严格，绝不徇私苟且，诸葛亮

的法治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成功的大试验。

诸葛亮以身作则地厉行法治，的确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第二代的蜀国文武官员，大都能严明于执法。《三国志》中记载，扬武将军邓芝“赏罚明断，善恤卒伍”，庲降都督张翼“执法严谨”，督军从事杨戏“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涪太守马忠“甚有威惠”等等。

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特权消除了，人民的生活获得了不少改善。益州大老派的张裔，日后公然称赞道：

诸葛丞相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得赏，贵势者也不能免罚，这便是人人奋勉的最主要原因。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诸葛亮这方面的成就最为肯定：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用人惟贤，不被资历所限

后世不少史学家，受到《三国演义》影响，肯定诸葛亮个人的神奇能力，却认为他用人不当，才会造成日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千古憾事。实际上，蜀汉日后的成败，自有其主客观的条件使然，容在后面逐步探讨，但以此批评诸葛亮不懂得用人及养才，则是相当不公平的。

史料记载，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之选拔，《诸葛亮文集》中还特别强调“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也就是说举用贤能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也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

诸葛亮举贤的标准，有二：

一是要有才识，能为军国大事贡献心力的人。

二是要能忠于刘氏政权，又认真工作的人。

或许由于自己在工作上相当认真，诸葛亮十分要求人才善尽职守，他对恃才轻事，吊儿郎当的人非常不欣赏，常致以严重指责。李严和廖立这些“党国大老”，都是因犯有这些毛病而被免官为民的。

但诸葛亮用人，也惟贤是举，从不计较资历的高低。巴郡人张嶷，出身低微，却作事认真，敢于谏言，因此常被益州大老们批评为“放荡少礼”，在刘璋政权下，被刻意的排挤。诸葛亮却认为他“识断果明”，并有“忠诚之节”，因而提拔他为越嶲太守，去处理那儿复杂的少数民族关系。张嶷到达该地后，“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在贯彻诸葛亮的和夷政策方面，贡献不小。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所识之字不超过十个，却是个非常杰出的向导，而且个性谨慎，忠于执行命令。原为汉中地区小官，但诸葛亮以其颇知地势，而重用

他，后来更在街亭战役立了功劳，进而被升为讨寇将军，在北征的战役中，有不少的贡献。

蒋琬为荆州襄阳刘表政府的一名文书小吏，当阳战役前夕，追随刘备逃亡南下、入蜀后被任为广都县长。刘备到广都视察时，发现他不理政事，饮酒沉醉，想加以治罪。诸葛亮听到消息，立刻阻止道："蒋琬是社稷之器，不是百里之才，他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

刘备因此只免除蒋琬官职，未加以处罚。

诸葛亮当丞相后，提拔蒋琬为参军，北伐时更以之为长史，兼抚军将军，负责留守成都。蒋琬在支援前线工作上，的确做到了"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在日后也称赞他："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诸葛亮重病时，密表上后主刘禅，推荐蒋琬为自己的继任人，诸葛亮死后，蒋琬继续掌握蜀政，贯彻诸葛亮的政策，颇为处理得当，使蜀国政权有一段相当长的安定期。

由此可见，诸葛亮是知人善任的。

此外，诸葛亮非常重视学有专长的人，也许自己是位发明家，因而对工艺技术人才，常给予特别的尊重。如蒲元"性多巧思"，诸葛亮以他任西曹掾，在制作及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上贡献不小。李濮"博好技艺"，诸葛亮以他为州书佐，后又提拔为尚书令史。

张裔有政治才能，又懂得生产技术，诸葛亮任他为司金中郎将，负责典作农战之器。日后更提拔他为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史，留守成都，代理丞相之职，地位相当崇高。

经过诸葛亮刻意的经营，新的蜀汉政权很快地稳定下来。

刘备任汉中王的第二年，后将军黄忠因年老病故。前些时候，未以黄忠为汉中太守是正确的，否则马上又要新人新政，重新适应，必会增添不少麻烦。黄忠在后主刘禅继位后，谥号刚侯。

同年，四十五岁的尚书令法正也因病去世，谥为翼侯。对这两位平定汉中地区的大功臣，刘备深表哀悼，"为之流涕者累日"。法正死后，由刘巴接任尚书令。

但不久，又发生了让刘备更为伤心、撼动蜀汉新政权的"大意失荆州"事件。

13. 受托辅政

陆逊反击，刘备溃败

一个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但很少真正大胜的沙场老将。

一个是初出茅庐、长于规划，但却少年老成、尚未失败过的书生型统帅。

一个是心存愤怨、情绪不稳的复仇者。

一个是头脑冷静、理性思考的谋略家。

两股力量从黄初二年七月，一直到黄初三年六月，从准备、调度到对峙，前后整整一年，光是阵前相抗衡，也有六七个月之久。

闰六月，一直采取坚壁清野的陆逊，判定时机成熟，决定主动反击。

徐盛等将领反而傻住了，表示："要攻打刘备应在他们刚到达猇亭，阵脚未稳的时候才对啊，如今他们已在六七百里间建立坚固阵营，并已运作了七八个月，其各个要害兵力部署早已完善，攻之必无利也。"

陆逊笑着表示："刘备作战经验丰富，而且这次是有备而来。其军队刚结集完成时，思考必相当周到，去攻击他们反而是非常不利的。如今驻屯已久，却占不到任何便宜，师老无功，兵疲意沮，已经谈不上有任何规划了，想击败他们正是时候。"

于是由朱然军团分出一支队，前往攻击刘备最前面的营阵，但仍立刻遭到击退。

徐盛讽刺地说："这不是又白白损失不少兵士了吗?"

陆逊却充满自信地表示："我已经知道怎么击败刘备的大军了。"

时闰六月，华中地区东南季风大盛，陆逊下令第一军朱然军团由水路逆流而上，直接攻击驻屯猇亭的刘备大本营，船上载有大量茅草及火器，打算发动火攻。韩当及潘璋军团由右翼绕道，进入两百里后的涿乡，打算切断刘备先锋部队的退路。徐盛及宋谦，先攻向夷道，解除孙桓之围，并会同孙桓军，由南岸直袭夷陵之驻军。若一切顺利，便可渡江在涿乡会合韩当军队，联合西向，直接追击刘备军至秭归。

所有军队都带火器及茅草，攻入蜀营，便顺风起火，蜀军从猇亭到猇归约有四十个营，只烧其二十营区，间隔着烧，节省人力物力，只要造成蜀汉大军之混乱却可。各军团预带干粮，不准休息或暂退，昼夜追击，必须将蜀军赶至三峡口，当然如果能生擒刘备，更是大功一件。

对于东吴军的迅速出动，刘备的前哨警戒部队自然有所觉。但由于前些日子，曾在最前面的驻营发生接触战，蜀军认为东吴军战力不强，因此除了很快向刘备大本营报告、听候指示外，并未作任何紧急应变。

果然被陆逊料中，刘备的确在猇亭营区，接获报告后，立刻下令冯习、张南的前线部队迎击，并通知吴班第一军准备北渡，由南方打击陆逊主力部队。

刘备实在想不到陆逊居然无视前线的冯习及张南，而由水路绕道直接袭击猇亭的大本营。因此当一切派遣就位，刘备仍留在指挥部，想继续等待更多的情报，以安排自己的行动。

大约午夜接近凌晨时刻，岸边哨兵发现大量东吴水船逆流而上，直攻猇亭大本营。刘备大惊，立刻下令全营备战。时东南风急，朱然在船上发动火攻，刘备营帐立刻起火。尤其因值夏季，刘备营帐大多结扎在树林旁，以求凉爽。火克木，猇亭所有营帐立刻陷入火海。蜀军荒乱中自相残踏，死者不计其数。

祭酒程畿见大势已去，立刻保护刘备向西撤退，并通知各营区前来护驾。

前哨的冯习及张南，听说大本营有变，立刻舍弃陆逊的主力部队，往西撤退，前往救援刘备。

刚渡过长江的吴班，准备袭击陆逊北岸营区，却扑个空，深知大事不妙，立刻下令向西撤退。不久，便见到岸边蜀军营区火起，吴班顾不得仍包围着夷道的蜀军，只得紧急向猇亭驰援。

夷道包围战的蜀汉第一军部队，在毫无准备下，受到徐盛、宋谦由背后袭击，孙桓又趁机夹攻，几乎全军覆没，投降者不计其数。

朱然军并未登岸，直接由水路攻向涿乡，准备配合韩当、潘璋切断刘备退路。

由于凌晨，风势甚大，助长火势，猇亭到夷陵间，所有驻营全部着火，刘备军只好越过夷陵，准备退往防御工事较强的秭归城。

但这时韩当、潘璋军已由北绕道攻占了涿乡，完全切断蜀军退路。由夷道折回的徐盛、宋谦、孙桓军，配合陆逊主力部队由东攻击。朱然军由水路夹击，前面韩当军团又摆出铜墙铁壁般的阻挡阵势。冯习、张南、吴班军团虽已会合，但在慌乱中，大部分军力丧失。吴班自愿率敢死队直冲韩当军，企图杀出一条血路。冯习军断后，张南则保护刘备，退往涿乡东北的马鞍山区。

吴班奋勇一马当先，突破了韩当的防御阵线，但潘璋军立刻补足空隙，让其他蜀军仍无法通过。吴班想再回头杀入，保护刘备，但军力已明显不足，根本无力再战，只率领残军，越过秭归城，直奔江州，向赵云军团求援。

冯习的断后军团往复冲杀，为刘备争取撤退时间。没多久，身边只剩数十骑，又逢徐盛军团，冯习大喊一声，单骑冲入，立刻被斩为肉酱。

张南及副将傅彤，保护刘备及程畿等文职人员退向马鞍山区，徐盛、宋谦、朱然大军在后紧追，傅彤、程畿等被冲散。张南见大势已去，嘱咐御林军保护刘备先退，自己率残余第三军，回头迎击吴军。徐盛等虽全力攻击，但张南力挡不退，一直支持到刘备已安然撤入山区，张南的残军也全军覆没，张南本身亦死于乱军中。

傅彤保护程畿等退至江边，听说刘备退往马鞍山，程畿便敦促傅彤立刻杀出重围，前往驰援。自己和参谋人员率残兵在江岸牵制东吴军，没多久便死伤殆尽，程畿不愿被擒自杀而死。

胡王沙摩珂原率领预备师驻守在秭归附近，闻知前线败阵，立刻率军驰援，正逢韩当、潘璋军攻来，沙摩珂不敌，死于乱军中。

江北督军黄权闻变，也率军南下，奋力反击陆逊之主力部队，但军力太少，被打得溃败，黄权只好再向后撤退，眼见南向已被吴军完全阻断，无法退回蜀中，黄权只得遥望刘备营区跪拜后，引军北向投奔曹魏去了。

刘备的残军退入马鞍山后，立刻环山部署防御工事，不久便见到傅彤军向前会合，才

稍安心。

陆逊率众军团围攻马鞍山，蜀军拼死抵抗，熬战一日余，蜀军死伤惨重，傅彤劝刘备杀出重围。刘备也担心蜀军全军覆没，乃趁黑夜突围，由于秭归城已失陷，刘备只好继续往西，越过巫县，直奔白帝城。

傅彤殿后，沿路将辎重车辆烧毁塞道，阻挡追兵，且战且走，在秭归附近被徐盛、朱然军追及，傅彤被团团包围不得脱。徐盛惜其忠勇，喊话劝降，傅彤咬紧牙关，上马再战，终因力竭，死于乱军中。

大局为重，陆逊撤军

刘备退入白帝城后，不禁慨然叹道："想不到我竟败在年轻的陆逊手中，岂非天意！"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慨。

这一次刘备军死伤万余，所带出的舟船、器械、水陆军资，几乎完全损失殆尽。只有牙门将向宠的部队，在慌乱中仍能维持军纪，无人逃散，全军撤至白帝城，成为刘备的临时侍卫军团，强化了白帝城的防御工事，让刘备得以稍事休憩。这便是日后诸葛亮前《出师表》上所称"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的故事。

赵云在江州得到吴班紧急军情，立刻下令全军备战，并派遣急使通知成都的诸葛亮。自己率领少数军团，到前线视察军情。听到刘备撤入白帝城后，赵云立刻下令部队在巫县附近恃险部署，以抵挡东吴的追军。

有了赵云军团护卫，刘备可以完全放心了，于是他改鱼腹为永安，并进驻静养，暂时不回成都，将东战线的防护重任，交由赵云负责。

在整个战役中，赵云军队从未超过巫县，陆逊的军队也没有越过这条防线。《三国演义》描写赵云马鞍山救驾，单骑杀退陆逊军团，以及陆逊追军困于"八阵图"的故事，显然均属小说家的虚构夸张情节。

刘备退白帝城后，以徐盛、潘璋为主的少壮派军团将领，纷纷上表孙权，主张趁机攻入白帝城，必可生擒刘备、击溃赵云军团。

孙权以此询问陆逊意见，陆逊乃联合未然等上言道："依照北方情报显示，曹丕正在大量编组军队，表面上是要帮助我们征讨刘备，其实是想找机会攻击我们的东战线，因此我认为以大局为重，应立刻结束西战线战事，重行部署国防事宜。"

孙权看到陆逊的态度坚决，而且情报搜集完整，考虑又周全，乃下令全面撤军。

诸葛亮对战败责任之检讨

《三国演义》引用杜甫在看到诸葛亮"八阵图"遗迹后的感慨诗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描写陆逊追击刘备入巫县，结果被诸葛亮预先埋

伏的石阵“八阵图”神秘地困住，幸赖诸葛亮岳文黄承彦救助，才能脱险。黄承彦更形容入阵图“变化无穷、不能学也”，将之渲染得神奇如仙，让后人惊叹不已。

其实“八阵图”只是诸葛亮驻军时的沙盘推演而已，并无特别神秘，后面将有专章讨论。

但是生在唐朝的诗圣杜甫为何会有如此感叹的诗句呢？或许在唐朝时，民间便有如此传闻。罗贯中日后写小说，也是根据传闻而杜撰的吧。

不过，宋朝苏东坡论及此诗时，却指出杜甫此诗是在感慨诸葛亮未能阻止刘备东下吞吴的战争，造成日后大败，为其生平遗恨（见《东坡志林》）。

虽然苏东坡以史学家的观点，为杜甫的诗句作诠释，但从这事件上可以看出，在唐宋时代，对“八阵图”的遗迹，已有各种神秘的传说了。

其实，陆逊根本未追击刘备过巫县，更不可能被“八阵图”所困。陆逊回去后，被封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并改封江陵侯。

《资治通鉴》记载了诸葛亮对这一事的自我反省：

起初，诸葛亮和尚书令法正，在政治上的意见常有不同，但法正的奇谋智术，却颇为诸葛亮所景仰。法正在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便病逝了，但当刘备兵败消息传入成都后，诸葛亮仍感叹道：“孝直（法正字）若在，必能阻止主上东征，就算主上坚持东征，有他陪伴策划，也不会导致今天的惨败。”

法正曾策划刘备入蜀，并亲自作内应，刘备据有四川，他和死去的张松，功劳最大。日后法正更身任总参谋长，协助刘备攻取汉中，在刘备阵营中，一向有“谋主”之称，其奇划策算，深得刘备信任。因此如果他尚健在，或许能想出好办法，阻止刘备出兵。

严格来讲，刘备东征事宜，身为丞相的诸葛亮，虽不赞成，但也未极力反对。赵云和秦宓皆曾强列反对，群臣之首的诸葛亮反而未曾开腔。除了表示他对刘备有充分了解，知道再劝也没有用外，从他对法正的感慨看来，显然在这件事上，有其判断上的偏差。

在《隆中策》里，诸葛亮早已确定了“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但其更重要的规划，却是掌握有荆益两个大州，以作为日后北征中原的基础。

赤壁之战，诸葛亮以巧妙的策略，夺取了荆南三郡，再以杰出外交手段，借得大部分荆州，为刘备取得“争天下”的本钱。

接着他便由刘备阵营的“企划部经理”，调任为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掌幕后所有的经营工作。

表面上看来，在刘备“业务”的推展上，诸葛亮不再成为主角，而由庞统及法正接掌“企划部”工作。幕前的表演减少，事实上，诸葛亮的任务更为艰巨重要。在刘备这种创业型总经理的习性下，经常自己兼任“业务经理”在外奔波，因此“企划经理”也常带在身边，大本营的稳定及支援工作的推动，需要一个可以完全信任、而且能独当大局的伙伴来担任。诸葛亮经营荆州后，又受任经营益州，他的责任比在“阵前”当军师要重得多，

也显示刘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绝对超出庞统及法正之上。

当然，庞统和法正的表现也相当杰出。益州和汉中在他们的规划下，完全顺利夺得。可惜两人不假天年，在最重要的时刻先后去世，这对刘备阵营的发展应是最大的打击了。

诸葛亮的“管理部”任务太重要了，因此不可能也不能够再兼任“企划部”主管，而刘备一向欠缺这种部属。续任的黄权、马良等，虽是相当不错人才，但比起法正、庞统及诸葛亮则差了一大截。少掉优秀的企划主管，刘备终于在征吴的重要战役中，遭到了致命的失败。

诸葛亮对刘备的弱点，应有相当的了解，但他为何未尽力阻止刘备发动此不智的战争呢？从他日后的行为看来，倒不是像他叹惜法正不在般的缺乏奇谋或刘备对他信任不足，而应该是他太忙了。占有益州和汉中后，一定有不少的内政、经济及财政重建工作，要立刻处理、规划和推动。荆州丧失后，整个国际均势剧变，更增加不少国防和外交的困难。刘备在关羽和张飞先后去世后，方寸已乱，经营的重责完全落在诸葛亮肩上，相信他一定忙得没有时间去思考刘备东征的事情。因此这段时间，他实在提不出较完整或较有建设性的意见，心中干着急，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对诸葛亮而言，应是相当痛苦又无奈的。

不过，诸葛亮对刘备东征没有拼命劝阻，相信他对刘备征伐东吴也有相当信心。他认为蜀国力量已成，刘备有数度大胜利的经验，尤其和曹操对阵汉中，而能逼退曹操，显示他在指挥大战役上，已完全成熟了。加上东吴方面，周瑜、鲁肃、程普、吕蒙等超级大将，又先后病逝，对刘备而言，应无太大危机才对。想不到东吴却出现像陆逊这种军事天才，是诸葛亮始料未及的。

这次东征的参谋总部，几乎全军覆没，主任参谋的荆州大老马良，战死于五溪的阵营。程畿在江边自杀而死。诸葛亮原先最倚重的黄权，在和刘备意见不同后，调任江北督军，败战后，归路被断绝，不得已投降了曹魏。

推诚相见，君臣不互疑

刘备在永安养病期间，诸葛亮先后派尚书令刘巴及军议中郎将射援前去请安，但刘备似乎已将军国大事，完全委托诸葛亮，未作任何指示。有几次诸葛亮想亲赴永安，和刘备当面商议国事，但终因成都军政事务繁重，根本离不开，而且刘备也书信指示，国家大事为重，勿以他为念，而婉拒了诸葛亮亲往慰问之意。

不久，传来黄权降魏的消息。在永安服侍的大臣，均主张立刻逮捕黄权的家属治罪。刘备却叹息表示：“是我辜负了黄权，而不是黄权辜负我啊！”

反而下令特别照顾黄权在成都的家属。

另一方面，曹丕也在洛阳召见了率众来降的黄权。

曹丕对黄权说：“将军弃刘备，投降于朕，是舍逆效顺，欲追循陈平、韩信弃楚降汉

的历史故事吧!”

黄权却坦然地表示：“臣过去受刘主的特殊礼遇，因此绝对不可以降吴，归蜀又无路，为免部属无谓的牺牲，才前来投降。而且，败军之将，免于一死就已是很幸运的事了，哪里还敢模仿古人之行志呢?”

曹丕非常欣赏黄权的人格和才华，拜他为南将军，封育阳侯，又加侍中职务，随时陪侍左右，以为政治作战的“样版”。

这时候，传来黄权家属被害的消息，曹丕还特地准备为他们发丧。但黄权却反对，他认为：“臣和刘备、诸葛亮等推诚相见，他们一定了解我的苦衷，绝不可能杀害我的家属，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可靠，请再详加追查吧!”

后来再加查证，果然只是错误的谣言。

曹丕对刘备和诸葛亮能受部属如此信任，为之感叹不已。

不只和刘备，黄权对诸葛亮也一直维持高度的相互谅解。《三国志·黄权传》中特别记载，日后司马懿曾在写给诸葛亮的信中表示：“黄公衡（黄权字）为人爽直，常毫不忌讳地表现出他对你的景仰。”

黄权的儿子黄崇，在蜀国灭亡的前夕，追随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战死于绵竹。

刘备在静养中，前线有赵云守护，后方又有诸葛亮经营，自然放心多了。但损失关羽和张飞两位创业伙伴，东征又败给了陆逊，对他打击甚大，身心衰竭，健康情形日益衰退。恰好巴西太守阆芝派汉昌人马忠，率领五千人马前来护驾，刘备和马忠交谈后，非常高兴，对来访的尚书令刘巴表示：“虽失黄权，复得马忠，可见世上仍不乏贤能的人才啊!”

马忠日后也深得诸葛亮重用。

曹孙闹翻，三分鼎立完成

当刘备率军东征，和陆逊对峙于夷道、猇亭期间，曹丕为正式使孙权臣服，曾要求孙权将其长子孙登送往洛阳为人质。由于前线军情甚紧，孙权不敢明言拒绝，只好以孙登尚年幼拖延之。

等到陆逊击败了刘备，曹丕怕孙权乘胜扩充势力，不再屈从，乃加紧其人质的要求。但孙权仍故意忽视之，拒绝将人质送到洛阳。虽然，曹丕派出侍中辛毗及尚书桓阶前往交涉，但孙权仍置之不理。

曹丕大怒，便想以武力迫使孙权就范，参谋大臣刘晔不表赞同，他认为孙权刚获得大胜，君臣信心正值高潮，又有江河之险可守，仓促间绝不可能打败他们。

曹丕不听，反而发动了空前大军，准备分三路讨伐孙权：

东路：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由洞口攻击孙权右翼。

中路：大将军曹仁，亲领直属大军，攻击濡须口。

西路：上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由南那攻击军事重镇江陵。

一时之间，东吴承受的压力，丝毫不亚于赤壁之战前夕。

幸好陆逊有先见之明，主动结束了西战线之冲突，使孙权有足够的兵力，驰援北线国防。

陆逊向孙权表示，曹营精锐军团虽倾巢而出，但缺乏整合性，势必雷大雨小，张声恫吓而已。因此主张分军团以抗之，只要形成对峙局面，没多久，曹丕一定会下令撤军的。

于是以建威将军吕范，督领五支船舰军团，在陆口据长江之险抗拒曹休军团。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率军防卫南郡。

中路的濡须口，是吕蒙时期建立的军事重镇，加上曹仁声势浩大，孙权乃亲自督军，由裨将军朱桓在濡须口镇守，对抗曹仁。

曹休到了洞口，急于渡江，张辽、臧霸等老将，由于在水战中，屡次吃了暗亏，因此不赞成。曹休决定亲自单独渡江，正好碰到暴风袭击吕范舟船，损失不少部队，东吴军团陷入危急状态。

镇守濡须口的朱桓，以猛勇忠诚闻名。曹仁以步骑数万攻之，朱桓据险抗拒。曹仁年老，真正指挥作战者由其子曹泰负责，曹泰经验不足，在袭击战中，为朱桓所乘，损失了大将王双及常雕，中战线也陷入胶着状态。不久，曹仁病逝，中路的威胁不战而解。

反而西战线的争斗较为激烈。当年吕蒙病重时，孙权曾亲自询问，谁能胜任镇守江陵。吕蒙表示："朱然胆子大，临危不惧，可以胜任。"

吕蒙死后，孙权便以朱然镇守江陵。朱然是九真太守朱治之养子，时为昭武将军。

西战区的最前线，由东吴猛将孙盛据守。曹真派张郃军团为前锋，孙盛欺张郃军少，竟在城外进行野战，反为经验丰富的张郃所败，前线失陷，曹军包围江陵。诸葛瑾由南郡驰援，又为夏侯尚所阻，江陵城内外断绝，危机重重。江陵令姚泰欲举兵投降，为朱然所觉，怒而杀之。

朱然下令全城军民死守，曹真围攻六个月，想尽办法攻城，均为朱然拼命阻挡住，适逢大疫，魏军乃无功而返。

诚如陆逊的猜测，曹丕并无并吞的决心，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只要抵挡得住最初的一击，再恃险而守，曹魏军团缺乏绝对的斗志，作战力势必无法贯彻。

刘备在永安听说曹丕大军南下，进攻东吴，就写信给陆逊表示："今曹贼又进攻江汉，我若复带兵东来，将军你看我能不能这么做。"

陆逊仔细思考刘备信中含意，回了一封信表示："你的军队刚受重创，应该静养，不宜再兴师。如果我们进行和谈，当可弥补彼此过错，切勿再谈用兵，以免创伤更形严重，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陆逊态度虽仍强硬，其实他也立刻向孙权报告，刘备长期居住永安，未回成都，显然心有未甘，若逼紧了趁机联合曹魏行动，可能会对东吴形成严重威胁。他建议孙权主动向刘备谋求和平，孙权认为有道理，乃派太中大夫郑泉向刘备请和。

经过这次严重的挫折，刘备反而把命运看开了。他冷静下来思考，万一东吴真的灭亡了，对蜀汉也将造成严重危险，因而接受郑泉要求，派了太宗大夫宗玮前往东吴向孙权复命。这是猇亭战役后，孙、刘双方首次觅寻和好的尝试。可惜不久，刘备病情恶化，这项外交努力又告中断。

白帝托孤，君臣盛轨

猇亭战败，对这位有“英雄”盛名的刘备，几乎是致命的打击，新建立的蜀汉元气大损，北征曹魏、光复汉室的宏愿大志，已不可能在自己手中完成了，悲痛之余，健康情形急速恶化。

成都方面又传来了几则噩耗，首先是司徒许靖年老病逝，接着年方四十七岁的西凉名族、骠骑将军马超也病逝了。汉中王时代新建的四大军团将领先后去世，蜀汉王朝能独当一面，又具有足够声望的大将，大概只剩下赵云和魏延了。

到永安来探病的尚书令刘巴，回到成都不久也病殁，刘备万分伤心，便任命犍为太守李严接替刘巴职务。

或许他也感到生命已到尽头，夺回荆州已不可能，就下令将甘夫人坟墓迁至蜀地。就在第二年春天（黄初四年），病势急速转坏，便派人到成都请诸葛亮急速赶到永安。

猇亭战败消息传来，蜀中的确引起不少震撼。越嶲郡少数民族领袖高定进犯新道县，为李严所击退，汉嘉太守黄元一向和诸葛亮不善，有伺机作乱的不轨意图，这也是诸葛亮一直不敢离开成都的最主要原因。

但既然刘备有事急召，是不得不去了，他以一向有胆识的益州从事杨洪辅佐太子刘禅守成都，自己带着两个皇子鲁王刘永、梁王刘理赶往永安。

从黄初四年二月到四月，诸葛亮待在永安，和刘备共同规划蜀汉未来大计，新任尚书令李严，在受命后，便因刘备病重，也一直在永安随侍。由于他是蜀中老臣，因此成为刘备和诸葛亮最好的咨询对象。

猇亭战役后，整个国际情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魏吴联而又分，刘孙之间反而有和好的迹象，天下三分鼎立之势，似乎已完全成形了。

不过蜀汉的情形，却颇为不妙。国防上，威镇华夏的四大将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先后去世，加上猇亭丧失的军团，蜀汉王朝的作战力已几近崩溃，今后和曹魏、孙吴间的对抗，将日渐困难。

益州和汉中的统治未完全稳定，又先后发生荆州失守和东征军团溃败的两大悲剧，对

蜀国财政、经济上必造成严重负担，若是刘备在这关键时刻，有个三长两短，内政的稳定上可能会立刻产生危机。

诚如诸葛亮日后在《前出师表》所言："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刘备当然也深知危机重重，他紧急召见诸葛亮，便是想利用生命的最后时日，和这位实质上的继承人，彻底交换意见，共同拟定自己身后的应对计划。

果然，诸葛亮一离开成都，黄元便在汉嘉郡发动军事政变，他烧毁临邛城，毫无忌惮地据地抢掠。杨洪立刻派遣将军陈智、郑绰前往征讨。

在军事会议上，不少将领和参谋认为，黄元如果军力不足以进攻成都，必会由越嶲退往南中，据地称王，进行长期战。

但杨洪却有不同看法，他表示："黄元一向凶暴，对人民无恩信，不可能有如此的力量。他一定想乘江流东下，至永安向皇上请命，或面缚请死。如果做不到，便会趁机投靠东吴，以求活命。"

因此他命令陈智及郑绰，在南安峡口埋伏，等待黄元自投罗网。

果然黄元不敢逗留越嶲，欲顺江东下，终被陈智等生擒，送到成都斩首。

杨洪很快派人向成都报告黄元事件，对诸葛亮而言，总算放下了一件心事。

由于蜀汉人才的迅速凋零，诸葛亮也刻意去发掘青年才俊。他对马良的幼弟马谡非常欣赏，以之为参谋，经常带在身边，这次永安行，由于可能需要探讨的事情很多，因此特别将马谡由成都带来，帮忙作意见的整理和讨论。

马谡字幼常，是荆州大老马良之幼弟，头脑机灵，能言善辩远在其兄之上，尤其博学多才，好于议论兵书和谋略，常能观察细微之事，分析精辟，头头是道，颇得诸葛亮欣赏。

刘备在荆州时代，便和马良关系良好，对马谡自然知之颇深，但他却不喜欢马谡的光说不练，话虽讲得漂亮，但总嫌不实在。对历经风霜的刘备，马良、黄权、马忠等重经验的谋士，绝对比好说理论、缺乏经验的马谡可靠得多。

因此，刘备对诸葛亮刻意提拔马谡颇不以为然，他明白地向诸葛亮提醒："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应由多方面详细观察他才是啊！"

但诸葛亮总认为这或许是年龄上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代沟"，所以不以为意。

四月中旬，刘备病情恶化，立刻下遗诏给成都的太子刘禅，并将之先给诸葛亮和李严过目。其全文如下：

朕初疾但下痢，后转染他病，看情形是不会痊愈了。人生五十岁便不称夭折，今吾已六十有余，当无复恨，因此倒不为自己担心，只以你们兄弟（指刘禅）的将来为念。

听诸葛丞相说，你等器量甚大，进步很快，超过他的期望，如果真能如此，我又有何忧，希望你能更为努力些，切勿以恶小而为之，也勿以善小而不为。

一切以求贤求德为目标，使臣民能对你完全心服。

你的父亲一向德薄，不值得仿效。

希望你能多读书，特别是《汉书》及《礼记》一定要详读，闲暇时也要多研究《六韬》和《商君书》（商鞅），可以增强智慧和意志力。

听说诸葛丞相整理有《申子》（申不害）、《韩子》（韩非）、《管子》（管仲）、《六韬》等书籍，宜多他向请益。

诸葛亮看完，红着眼睛表示："请陛下放心，辅佐太子本是臣等职责，愿陛下静心养病，早日康复，以符天下人之期望。"

刘备注视诸葛亮良久，叹了一口气，坚定地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一听，脸色剧变，惊慌和感动交集，泪水滚滚而下，立刻跪在床边，说道："臣怎敢不竭心尽力，效忠贞之节，至死为止呢！"

刘备令内侍扶起诸葛亮，叫李严到前面，嘱咐他协助丞相共辅太子，并叫来刘永、刘理两位皇子，嘱咐他们并转告太子刘禅："你们兄弟今后要把丞相当作父亲一样，同心共事，不可违背。"言罢，泪下如雨。

当日，刘备向永安宫服侍群臣下令，宣布托孤于诸葛亮，并以尚书令李严为副，共同辅政。

魏文帝黄初四年，蜀汉先主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病逝永安宫，享年六十三岁，谥为昭烈皇帝。

虽然早是意料中事，但刘备的去世还是引发了新建立的蜀汉王朝相当大的震撼，诸葛亮不敢回去成都，暂时留在永安，就近安排东方和北方国防的事宜。由赵云镇守的白帝城，短期内暂时不会有问题。北方防线由于张飞和马超的先后去世，新任的将领国际声望不足，关中方面的曹魏军团蠢蠢欲动，单靠魏延守在汉中盆地，的确承受着不少的压力。

刘备新逝，蜀中各郡难免有不稳现象。曹魏和东吴都可能趁机骚扰，因此稳定边防成了最紧要的工作。

直到第二个月，诸葛亮才发丧，返回成都，并令李严为中都护，镇守永安。

五月，太子刘禅即位，尊皇后吴氏为皇太后，大赦，改元建兴。

历史上称刘备为蜀汉先主，而以刘禅为后主。

刘禅母亲甘夫人的灵柩，也由南郡转至成都，八月，与刘备合葬于成都之南的惠陵。

当时，刘禅才十七岁，个性温和，又有点害羞，实在不是一名合适的政治领袖，惟一的长处是和他父亲一样，颇富于人缘，一般臣属还算蛮喜欢他的。

由于缺乏经验，只得依照父亲遗命，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军国政事，不问巨细，全委之于诸葛亮。

既然受到刘备托孤，诸葛亮也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完全的责任。蜀汉建国以来，不断发

生战争，所以无法妥善整顿制度，虽然刘备去世，但总算这段时间，还可维持和平。诸葛亮便全力整顿冗员，修订法制，重作行政编制及政治规范的建立。

诸葛亮首先向蜀汉众大臣，公布他今后治国的政治理念："作政治决策时，应该努力集合众人智慧，广为接受忠诚的建言。若处处害怕得罪他人，或因小意见而疏远别人，便无法获得各种不同的意见，久而久之，会有很多的损失。能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事情，这样的决策才是最为恰当。

"只是一般人都很难尽心提供不同的看法，只有过去的徐元直（徐庶，新野时代的军师），再多的纷扰，他都能由各方面详加研究。董幼宰（董和，荆州时参谋），任参谋工作七年，在事情找不到结论时，即使十种不同的看法，也会不厌其烦地提出。如果大家都能有他们两人的精神，忠于国家，不断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这样便可以帮助我在决策时，能作到最少的错误。"

接着，他又说到隐居隆中时，和朋友相交的一些故事："早年我和崔州平交往，由于他年纪较大，见识又广，因此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后来和徐元直认识，提供我不少具有启发性的智慧。前参事董幼宰，每次建议，都说得清清楚楚，言无不尽。后来又得到胡伟度（诸葛亮的秘书，义阳人胡济）的协助，经常给我不少直接的谏言。

"虽然我天性鄙暗，无法完全了解这四位先生的意思，有时候也不尽采纳。但我和这四个人却永远友好，绝不因他们对我有所批评而心里不痛快，对他们的诚意也绝不怀疑。请大家今后不用客气，尽量表达你们的看法吧！"

《资治通鉴》上记载：

诸葛亮初任丞相时，经常自己校对所有的文书及备忘录。丞相秘书杨颙看到后，直接谏言道："政事的推动，最重要的是要靠制度，上下各有权责，不宜相侵。我现在以一般农家工作，来为丞相作比喻吧！

"如今有位大农户，他派遣农奴为他耕种，婢女为他处理炊事，公鸡负责司晨，狗负责吠盗，牛负责载重物，马负责跑远路。

"这样子，他的产业一定处理得很好，所有的工作都有人负责，他大可轻轻松松、高枕无忧地作他的主人。

"如果，有一天他突然想不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作，不肯交付他人，那么一定会累得半死，为了这些杂事，形疲神困，到最后仍将一事无成。

"这倒不是说主人的智慧不如奴婢鸡狗，而是因为他丧失了身为主人应有指挥大局的职责啊！

"古人记载有'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的箴言。汉宣帝时，宰相丙吉不过问道路相斗而死的人，反而担忧耕牛在初春尚未有农事时，却气喘不止的现象。汉文帝的宰相陈平，不肯探知国库的钱财，而表示'自有主事者'，便在于他们深懂体制上应'分层负责'的道理。

“今明公亲自检视文书及备忘录，为此行政上小事，流汗终日，是不是太劳苦了些?”

诸葛亮立刻起而向他致谢，接受他的建议。后来杨颙去世，诸葛亮还为他哭泣哀吊三天之久。

由这段记录，可以看出诸葛亮政风上的真诚及工作上的负责努力，并且也是位能接纳不同意见、言行一致的政治家。

像刘备这种“君可取而代之”的托孤态度，的确在历史上空前绝后。大多数的托孤先王，都会想尽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后代，设计各种牵制方法，来防止辅政夺权的可能。即使像周公旦、霍光这种政风高节的辅政者，最后也差点步上悲剧之路。像刘备对待诸葛亮的这种信任程度，几乎是绝无仅有。

不少读史者认为，刘备在永安托孤时讲的那段话，多少是政治上的“激将法”。三国时代，政治道德沦丧，一切以谲诈相向，因此刘备先把事情讲白了，反而使诸葛亮不敢公然夺权，而承诺忠心地辅佐刘禅。

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似乎颇有道理，但只要深入了解蜀国当时情势，并对刘备和诸葛亮的为人个性作详细分析，便可以看出上面的猜测，多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偏见。

刘备临终前，和诸葛亮已有十六年交情，诸葛亮是怎样的一个人，刘备心里一定颇为清楚。何况，在刘备集团中，诸葛亮虽为首席辅佐，但各方所信服的仍是刘备。如果没有刘备明白地授权，诸葛亮想趁继承危机时期夺权，不一定能争取到足够的支持，刘备对此并不必太担心。反而这种“君可代之”的遗言，更容易帮助诸葛亮拥有夺权的合法性基础。刘备在这方面应该是相当的清楚才对。

同样地，刘备对自己的儿子刘禅一定也知之甚深，刘禅是怎么样一块料，刘备心里有数。他给诸葛亮的那段“夺权”指示，多少是在为自己所创的“基业”前途着想，让诸葛亮有足够的“法理”根据，在必要时，使出非常的手段以应变。陈寿在《三国志·先主篇》总评中表示：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以离当代最近的陈寿，依据传闻所作的判断，刘备真正担心的，倒不是诸葛亮是否夺权，而是刘禅治理这个充满危机的国家，能否胜任的问题。

日后，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亦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勤，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诚然是肺腑之言。

这对相差将近二十岁的君臣，的确是中国史上难得一见的最佳拍档。刘备当年“如鱼得水”的感慨，相信绝对不是表面上的客套话，陈寿“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的称赞也绝非虚言。NO1 和 NO2 能如此坦诚相待，中外古今仅此一例。

不过，诸葛亮真正独当一面，承负整个“蜀公司”内外军政经营事宜，拥有“总经

理”实权，却是在刘备这位强势“董事长”去世以后的事了。

14. 七擒孟获

平蛮指掌图

南中叛乱事件由危急转向和缓的关键，在于永昌郡太守王伉及功曹吕凯，矢志坚守永昌，使叛军无法席卷整个南中地区，也使蜀汉军日后的反扑军事行动，得以顺利展开。

特别是吕凯，他将雍闿指挥下的南蛮军北进的情形，写成《平蛮指掌图》，呈献给诸葛亮，以为参考。其中将南中地区的地形、气象、风俗习惯，以及南蛮兵器及作战方法，都有详细的分析及说明。

诸葛亮看完后，非常感动，将此《平蛮指掌图》作为南征军团的演习指导。也许就是有此“知己知彼”的蓝图，诸葛亮才能够轻松的七擒孟获，达到完美的“全胜”。

诚如前章所述，“七擒孟获”的事件，主要来自于南中地区（特别是云南西部）的野史传闻，历史上虽有擒放之记载，对次数则语焉不详。《华阳国志》虽有七擒七纵之字眼，但时间和地点则全无记载。

倒是小说《三国演义》根据部分地方野史，附会正史少数的记载，加上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以四万多字，淋漓尽致地描写七擒七纵孟获的全部始末。其中大部分地区都是吕凯和王伉经营的滇西，正史上并无诸葛亮率军到此的记录。而其中和正史最大的不同，在于整个南征军团的编组，特别是主要作战人物有很大的差异。

五月渡泸，平服南中，在诸葛亮的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加上《三国演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说，里面的情节虽有明显的不合理，但在中国民间，却常被认为是事实相信着。因此在本章特别根据野史，重新较有系统地整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南征的情节，或许让我们对诸葛亮的个性和军事才能，以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功业的真伪，能有较真实的了解和判断。

小说中的南征军团是“明星队”

虽然由于政治层面的理由，诸葛亮不得不亲率军团南征，但动员的人数不算多，主力军团仅是原本负责经营南方地区的马忠和李恢而已。为了保留实力应付北方强敌曹魏，以及东方一直似友似敌的东吴，即使诸葛亮自己带领的主力军团，兵力也都称不上庞大。

但不必有如此顾虑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替诸葛亮编组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明星阵容。

历史上，参谋本部只动用了诸葛亮颇看好的新手杨仪，但小说中，却将诸葛亮重要的亲信，全部编入参谋本部，包括参军蒋琬、长史费祎、董厥和樊建等。如果真的如此，丞相府里的人可能都要“放长假”了。

武装部队的编组更荒谬，硕果仅存的首席大军头赵云，这个时候应是在负责东面防务，少壮派首席猛将魏延，历史上明明记载他正密切注意北方曹魏军的蠢动，但都被小说家编入主力军团中，成为两个总大将。

蜀汉第二代最出色的将领王平、张翼、张嶷都被编入作战部队，并由关羽之子关索出任先锋部队指挥。正史上的南征军团领袖李恢和马忠，反而成了副将。

为显示诸葛亮的才智，南征的首次战役，造成高定和雍闿反目，其原因前章已有叙述。但小说却指出这是诸葛亮伪造朱褒的书信，煽动高定及雍闿，其中还特别强调高定和雍闿本为刎颈之之交，但诸葛亮却策动了高定杀朱褒和雍闿的情节，和正史的记载，显然有很大的出入。

正史上七擒孟获的战役中，蜀军拥有压倒性的强势兵力，在军事上，南方少数民族绝非敌手，诸葛亮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而非军事。

小说家为了使情节更精彩，替孟获找到了三个重要战友，也就是南蛮三洞的洞主——金环三结、董荼那和阿会喃。正面和这些身怀妖术蛮将对抗的，便是蜀汉的总大将赵云和魏延。

据说尚未提到孟获时，赵云和魏延已大败南蛮三洞洞主的联军，加上张翼、张翼、马忠、王平等的埋伏战，金环三结被杀，董荼那和阿会喃被生擒。

但诸葛亮却公然表示，罪魁是孟获，被抓的两个仅是受命而已，下令立刻释放，这场战争成了小说中七擒孟获的“预告片”。

一擒一纵：锦屏山之役

依野史记载，诸葛亮判断在首战中失败的孟获，一定会设法对蜀汉军进行反击，因此他下令王平军团由正面迎击孟获军。

王平故意单身上前向孟获挑战，孟获军的主将忙牙长向前应战，王平假装不敌撤退，忙牙长立刻猛进，孟获趁机领军追击。但只过了一个山头，侧面飞出关索军团挡住孟获军的后路，同时张翼、张嶷两个军团，由双侧猛攻，孟获大败，向锦屏山附近逃逸。

王平率军在后猛追，不让孟获有思考生路的机会，孟获只好带残众逃入锦屏山，想不到赵云早在那里埋伏，孟获不敌，当场被抓。

虽然左右众臣属都建议诸葛亮斩杀孟获，便可以平乱。但诸葛亮为了让南人心服，仍无条件释放孟获。

这个战役记载，令人最不解的是，深为熟悉锦屏山地形、地利的南蛮军，为何反而中

了“人生地不熟”的蜀军埋伏，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可看出其中的虚构。

二擒二纵：泸水之役

依照正史记载，诸葛亮是在五月渡泸之后，才和孟获进行接触战。

但在野史传说中，二擒孟获的战役，发生在渡过泸水的时候。

被释放的孟获，再度集结各“洞”酋长，退到泸水南岸建立新防线。他的作战计划是蜀军若勉强渡过泸水，必使战争成为长期对抗，远征军师老则疲，更何况水土不服，战斗力必急速下降，孟获将趁机发动猛攻，便可彻底击溃诸葛亮军团。

诸葛亮早料到孟获的作战心理，因此下令全军撤离泸水，到较阴暗凉爽的地方驻营避暑，对孟获的积极挑战，表面上来个相应不理。

但诸葛亮仍暗地里命令吕凯详细调查周边地形。吕凯在泸水下游，找到一个叫作流沙口的地方，流水较缓，河底也较浅，而且对岸的夹山地区，正是敌人运粮的主要通道。

（深知此地地利的孟获，为何会愚笨到把重要的粮道，设置在此不利的地形上，显然是小说家的虚设。）

这个时候，正好负责后勤支援的马岱军团（马超之弟），运送补给品到前线，诸葛亮便下令这个精锐的生力军，渡河击袭孟获军团。（战场上各军团职责分明，诸葛亮调动没有心理准备的勤务军团成为先锋部队，其实是兵家大忌，这也可能是小说家想象之言。）

野史记载，马岱军团乘夜渡过流沙口，向夹山袭击，使孟获军的粮道遭到阻断。

孟获下令忙牙长向夹山反攻，却又为马岱击溃，忙牙长当场被杀。

孟获又下令第二军的董荼那部众，迎击马岱军团。由于诸葛亮的主力部队已乘胜渡过泸水，董荼那曾遭诸葛亮释放之恩情，无心对抗，便自行收兵向南撤退。

孟获以董荼那违反军令，欲斩杀之，幸其他酋长求情，改为处罚一百大杖，令其闭门思过。

受到屈辱后的董荼那，对孟获更为不满，特别是其族人，几乎全部主张向诸葛亮投降，以报受辱之恨。董荼那乃率领自己部落之亲信，袭击孟获的大本营，再度生擒了孟获。

诸葛亮似乎早预期孟获自家阵营中，会有窝里反的事件，所以轻松地等待董荼那生擒孟获求降。

赏赐并遣返董荼那部队后，诸葛亮问孟获的感想，孟获表示被自己人所害，因此相当不服气，诸葛亮便下令无条件释放，让他卷土重来。

这段记载，不但和史实有很大出入，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也很多。马岱的介入违反军事学上的常识；孟获对董荼那的处置，显然属于汉式的军法，和南蛮军的部落式组织规则显然有出入；孟获在处分董荼那后，却又如此疏于防卫，更令人不解。

三擒三纵：孟优事件

孟获逃回大本营后，立刻派人擒杀董荼那和阿会喃。

（这又是小说中诸葛亮的失算，相信历史中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不应犯此错误。）

杀了叛逆的酋长后，再度领军攻打夹山，却发现诸葛亮早已撤军，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孟获只好返回本阵，正好其弟孟优，由蛮都银坑山，带了两万部队前来增援，兄弟两人彻夜研究击败诸葛亮大军的方法。

隔日，孟优带着百余名蛮军，以极乐鸟和白孔雀的羽毛装饰头上，穿着彩色的上衣，手足均戴有金银玉珠的装饰。依蛮军的习俗，这是放弃武装的和平使者装扮，因此一直到蜀军大本营前，均未受到阻扰。

孟优在大门前大声表示："我是南蛮王孟获之弟孟优，特代替兄长来向丞相投降。"

诸葛亮虽不信孟优有投降的诚意，仍姑且问其来意。孟优道："由于兄长蒙丞相两度释放，心中非常感激，只是族人反对，不敢随意投降，因此令我前来致意，相信兄长孟获一定会设法说服大家，前来投降的。"

诸葛亮也当面表示嘉勉，并置酒宴款待孟优及其部众，特别还拿出了成都带来的美酒请客，蜀军和投降蛮军彻夜举行庆功宴，通宵饮酒作乐。

其实，孟获早在附近部署大量蛮军，企图等酒宴中的蜀汉军队醉倒后，再发动火攻。但等到酒宴结束后，孟获率军攻人，却发现里面醉倒的只有孟优的蛮军而已，蜀汉士兵一个也没有，才发现又中计了。

孟获带着醉倒的孟优放火烧营，但反被埋伏的蜀汉大军团团围住，孟获带着亲信杀出重围，逃到泸水附近，看到岸边有南中蛮族的船队，立刻登船准备逃逸。

但一登船，才发现原来是马岱部队化妆的，孟获在仓皇中，失去抵抗力，终于再被生擒。

诸葛亮对孟获表示："这一次使奸计的可是你啊！如今心服了吧！"

孟获说："是我弟弟孟优贪酒误事，否则我的计策一定会成功。"

诸葛亮听了大笑，下令第三度释放孟获。

四擒四纵：西洱河之役

诸葛亮在释放孟获后，便率大军越过泸水，直到西洱河边，在南、北两岸扎营布阵，并有浮桥联系两岸的蜀军阵地。

孟获的探马人员，发现南岸的蜀汉阵营，似乎没有军队。孟获乃组成突击队袭击南岸的蜀汉军营，但意外地发现阵营里，一个士兵也没有，只有数百辆堆满粮食的车子，武具

和马具被杂乱地舍弃着。

不过，由南岸望向北岸阵营，仍布满了无数蜀汉军旗，到处可看到枪剑在阳光下反射出的光线。

“这一定又是诸葛亮的谋略了！”

孟获对参谋人员表示道：

“丢弃这些粮食和车辆，显示蜀汉内部发生事变，诸葛亮一定是在仓皇中撤军离去了，为了防备我们的追击，故意在北岸布置整齐的阵营，以为疑军吧！”

不过，孟获的确被吓怕了，仍不敢轻易攻击蜀汉北岸营区。

三天以后，北岸蜀军的旗帜显得混乱，摆置的刀枪也不见了。

“看吧！还是退回去了！追吧，一个也别让他们逃掉。”

孟获决心渡过西洱河，向北追击。但当夜天气不佳，风沙颇大，渡过北岸的孟获军，只好暂时退至蜀汉北岸营区中避风。

深夜时，突然阵地起火，加上风大，很快成了火海，孟获军队立刻乱成一团，四处逃窜。但阵营外已完全为蜀军所包围，孟获率领残余十数余亲信，落荒而逃。

一直到天亮，孟获发现前方森林前，有一个车队，认真一看，竟是诸葛亮本队。

只见诸葛亮在车上，大声笑道：“不要再逃了，为什么还没有决战，就逃开了呢？”

孟获回过头来，主动攻击诸葛亮之车队，不料，还未攻击到车前，便轰然一声地踏入诸葛亮预设的沙坑中，而为魏延的军队所擒获。

诸葛亮问孟获道：“这次你可愿心悦诚服地投降了吗？”

孟获大声表示：“绝不投降！我是被你用诈术欺骗的，怎么可以投降？你可以杀了我！如果不杀我，我绝对会领军再来和你堂堂正正的决战，再也不会被你的奇计欺骗了。”

“好吧！就这样吧！”

诸葛亮下令第四度无条件释放孟获。

这段野史记载中的孟获，不认输的反应，如同恶作剧被抓到的顽童，一副要赖的模样，一点也不像南蛮集团的领导人物。

孟获日后升任蜀汉朝廷的大官，并且有非常杰出的表现，应不致于如此缺乏器量才对。

五擒五纵：秃龙洞之役

西洱河之役以后，孟获率残余部众往南撤退，诸葛亮也被迫深人地追向更南方的南中地区。

孟获这次投奔了秃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

吕凯的《平蛮指掌图》中，指出南中地区，有所谓的“洞”，那是个天然要塞。不但

山势险要，而且山区充满了瘴烟之气，岩石中经常喷出硫磺，时人称之为“毒泉”。

蜀汉军以王平军团为先锋，向南中进攻，由于受到瘴气的袭击，损伤非常严重。加上天气炎热，兵士看到泉水便四处争取饮用，却因为饮泉中含大量硫磺，纷纷中毒，王平无法指挥，只好向诸葛亮求救。

诸葛亮立刻下令重赏寻找向导人才，总算幸运地得到居住当地隐士之引导，不但找到可以饮用的泉水，更找到了避开瘴气的小路，使蜀军顺利越过毒泉区，进入西洱河南部接近秃龙洞的地方。

这下把朵思大王吓坏了，他认为凭地利上的优势，蜀军绝对过不来的，想不到蜀军已轻易到达秃龙洞的东北方。

蜀汉军声势浩大，不少部落酋长不战而降，朵思大王大惊，只好据险而守，并向附近酋长争取援助。

不久，西方银治洞二十一洞洞长杨锋，率领他的五个儿子和三万蛮兵前来助战。孟获和朵思大王非常高兴，双方立刻详细研拟对付蜀军的计划。

杨锋的儿子表示：“我们的兵士，都是以一当千的勇将，由我们来应付蜀军便足够了。”

孟获和朵思大王立刻举办酒宴招待，杨锋更由军中挑选出十数位美女献舞庆祝，双方都非常高兴，朵思大王也下令暂时解除警戒中的侍卫，让大家可以一起同乐。

就在大伙儿酒酣耳热之际，跳舞的十数个舞娘突然拔出尖刀，直冲向朵思大王和孟获的座位，一下便制住了两位蛮王。杨锋的五个儿子动作更快，迅速制伏了宴会上的蛮军将领。

原来杨锋和他的儿子，早就接受了诸葛亮的招抚，三万蛮军中，也藏有大量蜀汉军队。因此秃龙洞势险的地利条件完全无法发挥，孟获和朵思大王在无法抗拒下，成为蜀军的阶下囚。

诸葛亮在安抚和赏赐杨锋父子后，并在营前审问孟获、孟优和朵思大王。

“这一次，你们可服气了吧！”

“是我们自己人叛变，根本不是你们的力量，我们怎么会心服！”

于是诸葛亮第五度释放了孟获。

六擒六纵：火女王之役

孟获在秃龙洞弃守后，决心在其根据地蛮都银坑山布防，并集结南中地区各部族军力，以和诸葛亮一决生死。

银坑山以产银而有名，是南中地区的政经中心，约在现今贵州省及广西自治区附近，也是这次诸葛亮南征的主要目标。由孟获之妻——祝融氏及其娘家部族驻守。

当诸葛亮下令南征时，祝融一族公开宣称，将运用他们的力量，彻底击溃蜀汉大军。

祝融一族擅长飞刀术，杀伤力极强，在蛮族中作战力应属佼佼者。相传祝融氏属火神后代，拥有各式各样的火攻密术，他们经常穿着朱红色战袍，凶狠又勇猛，是让其他族人闻之色变的“大杀手”。

孟获在退人银坑山后，立刻召集附近属祝融族的四个洞主，共商对蜀汉南征军的作战计划。

孟获的妻子祝融氏，强悍地表示：“要击溃蜀汉大军，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先行击杀诸葛亮。诸葛亮一死，所有南征军团便会自然而然崩溃掉的。”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击杀诸葛亮呢?”

“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引入决战的地点，要利用地利。银坑山北面有个三方河平原，是三条大河的冲积地，这里是个袋形的平地，可以将蜀军诱人这个地方，再从三河口上截断之，诸葛亮便成为囊中物了。”

这时候，又传报西南八纳洞的洞主木鹿大王也率其部众前来助阵，木鹿大王是位有名的驯兽师，他的军团最大特色，便是拥有大量的虎、豹、狮、象等凶猛动物，在平地作战，破坏力非常可怕。

孟获得到此援助，信心大增，决定和诸葛亮在此作硬碰硬决战。

他在银坑山山麓，泸水、甘南水、西城水的汇流处，搭建防御性城堡，由朵思大王负责防守，木鹿大王则驻守在附近平原区，随时准备袭击进攻到这里的蜀汉大军。

朵思大王在城寨上埋伏大量弓弩手，每张弓弩可同时连续发射十枚弓箭，箭头上均涂有剧毒，只要伤及皮肤，立刻会侵入五脏六腑，非死不可。

从前线上的情报，诸葛亮判断这将是场硬战，因此他派出赵云和魏延军团为主战部队。

但在朵思大王的毒箭攻势下，蜀汉军在首度和第二度的攻城战中，损失惨重，赵云只好宣布暂时退守，请示诸葛亮再作定夺。

诸葛亮下令建造防箭工事，但朵思大王却以火箭攻击之，蜀军只好撤退至十里之地。

诸葛亮便下令暂时休战，重新搜集地形环境情报，并似定新的攻击策略。

休战期间，三河口附近突然狂风大作，两三天内飞沙走石，十尺以外的距离，完全视线不清。

诸葛亮突生一计，他下令二十万蜀汉大军，小心地将土用衣服包着，再穿在身上，好像是一个个移动的小土囊。利用黄昏时刻，在猛风中，逼近三江平原的防御城。

朵思大王虽下令以毒箭攻击，但强风中，弓弩根本射不准，蜀汉大军攻到城寨下，把土囊堆高，很快堆成一个和城墙同样高的小山。蜀军便很快地由小山翻墙攻人城寨内。

由于兵力相差悬殊，朵思大王的防御军队，很快就遭到歼灭，朵思大王也死在乱军中。

在银坑山本寨的孟获，获知三方河兵败消息，大为吃惊，下令祝融氏和木鹿大王，进入三江平原，准备进行会战。

张嶷和马忠的部队首先进入平原区，立刻遭到祝融夫人的袭击，虽然吕凯在《平蛮指掌图》中，对祝融氏的作战方法有详细解释。但第一次面对飞刀和火箭的攻击，张嶷和马忠被打得大败，张嶷更因而被擒。

听到蜀军大败，接应的赵云和魏延大为吃惊，这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便研拟对付祝融夫人的作战秘策。隔日，由赵云先行前来挑战，当祝融夫人发动攻势时，赵云即下令撤退，祝融夫人乘胜追击。但魏延又接着由另一路向祝融氏挑战，双方初一接触，魏延又往后撤军，祝融氏杀得兴起，狠追猛打。一直进入山麓边，魏延突回身迎战，祝融氏亲自取飞刀袭击魏延，但被魏延挥刀挡落，祝融氏正要再度发动攻势，不防赵云突由侧面率军攻来，蛮军立刻陷入大乱，祝融夫人慌乱中，竟为赵云所擒。

孟获在接获祝融氏大败的消息后，大惊失色，立刻下令木鹿大王催动野兽军团出战反击。由于赵云和魏延从未见过如此军团，不敢应战，立刻退回大本营向诸葛亮请罪。

诸葛亮陷入深思，经过数天的准备，他想通了对付野兽军团的方法。

诸葛亮下令全军各带草束一把，当木鹿大王的野兽军团发动攻击时，蜀军点燃草束，以烟火反击野兽。野兽看见烟火立刻陷入混乱，赵云和魏延乘势追杀，木鹿大王亦死于乱军中。

在大本营中的诸葛亮，突然接获传报，有蛮族领袖，押解孟获兄弟前来投降。诸葛亮下令开营寨大门，迎入投降队伍。

但当领头的酋长押着全身绑着大绳的孟获、孟优兄弟一踏进营门，负责防卫的关索突下令关门，并命侍卫队突击并逮捕了投降行列及孟获兄弟。

诸葛亮下令搜身，果然投降行列及孟获兄弟身上均暗藏短刃，打算假装投降，进入营寨直接袭杀诸葛亮，没想到仍被识破，全部成为俘虏。

诸葛亮问道："这回总该服气了吧！"

孟获答道："是我自己主动来让你俘虏的，不是你的本领，当然仍不服气。"

从这段记载看来，孟获简直成了耍赖大王，哪里像是日后成为蜀汉朝廷大员应有的器量。

诸葛亮又无条件释放了孟获。

七擒七纵：盘蛇谷战役

孟获、孟优及祝融夫人，带着残军，向银坑山东南的乌戈国撤退，并向乌戈国酋长兀突骨请求支援。

兀突骨下令乌戈国部队，在东北桃花水的渡头河谷建筑防御工事，作最后抵抗的阵

地。

依吕凯的《平蛮指掌图》记载："乌戈国的军队，穿着藤甲制成的战盔及战甲，这些藤甲是用油料浸泡后制成，重量很轻，但却刀枪不入，作战的威力相当可怕。"

诸葛亮命令魏延由正面攻击蛮军的营寨。

兀突骨立刻展开反击，蜀军大败，魏延下令全军撤向桃花水渡口的正北、一个叫作盘蛇谷的地方。

兀突骨率着藤甲军在后猛追，当他们刚进入谷口时，后方的出口处上面忽然投下大量巨木、大石堵住了退路，接着山谷的上方，投入了大量燃火的木枝，浸油的藤甲见火立刻燃烧起来，很快形成一片火海，兀突骨和他的无敌藤甲军团全部烧死在盘蛇谷中。

孟获听说兀突骨追击魏延军入谷，心中生疑，也立刻打开营寨门，率军前往接应，不料却碰上诸葛亮的本队。由于有马岱和关索护卫，孟获的军队显非敌手，便再度退向桃花水的营寨，想不到营寨早被王平和张翼的军团占据了，孟获和祝融夫人大惊，想突围而出，却为横冲进来的马岱所生擒。

诸葛亮下令释放孟获，孟获却感动地下跪表示：

"南人心服了，从此以后，绝无反叛之心。"

七擒七纵，使孟获完全心悦诚服的时候，已经是建兴三年九月的初秋季节。

七擒七纵说的漏洞

以上这段野史和小说上的情节，虽然相当详细，却也相当不合理。前面几次战役，双方的损失较小，诸葛亮不见好就收，反而发动第五到第七次的战役，造成双方人马的严重伤亡。以政治层面而言，制造更多的仇恨，应该是更不利才对。后面几场战役，从任何一个角度观之，都是没有必要的。

尤其是朵思大王、木鹿大王、祝融夫人、兀突骨等人物的塑造，显然过分小说化了些，不但有渲染之嫌，人名、地名上都极其怪异，记录上也缺乏史实的严谨性及合理性。

吕凯的《平蛮指掌图》虽见于史实记载，但其真实内容早已付之阙如。小说中有关《指掌图》内容的记载，显然有牵强附会之处。

人物的出现，更与史实矛盾，赵云、魏延等蜀汉主力军团，应布防于北方和东方以应付曹魏、东吴等强敌才对，安排他们在平南战役中扮演主要角色，显然是小说家的虚构。

真正的平南英雄马忠、李恢以及日后的张嶷，反而成为表现不佳的小角色。

由史实记载和小说情节的对照，七擒七纵之说法，的确很难采信。

15. 出师表

曹丕去世，孟达起义

建兴三年冬，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取道云南东北班师回朝。丞相府重臣蒋琬及费诗，也由成都前来会面，同行并带有新进由魏国投奔蜀汉的李鸿。诸葛亮在朱提郡汉阳县接见他们。

《三国志·费诗传》作了如下记载：

李鸿对诸葛亮说："我来这里以前，曾在新城孟达（蜀国将领，和法正共同引刘备入蜀有功，后因刘封事件，投降曹魏，被任为新城守将）那儿，见到李严的部属王冲。王冲因和李严闹翻，投奔了魏国，他告诉孟达，当年孟达降魏时，诸葛丞相大发脾气，想处斩孟达全家，好在先帝（刘备）念旧情，原谅了孟达家族。孟达听了以后，却不以为然，当面对王冲表示，诸葛丞相一向重道义，对人有始有终，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后来，孟达将军知道我将南奔，便暗中嘱咐，来时要对诸葛丞相特别致意……。"

诸葛亮听了，对蒋琬和费诗交代说："回成都后，设法和孟子度（孟达字）通个讯息吧！"

费诗听了，立刻表示："孟达这家伙，一向三心两意，早年侍奉刘璋时，便不够忠诚，后来又背叛先帝，这种人还是少来往为妙。"

诸葛亮摇摇头，默然不语，心中自有主张。

十二月回到成都后，诸葛亮立刻召见侍郎费祎。

南征结束，接下来的工作自然是承续刘备建立蜀汉王朝的任务，击败曹魏，兴复汉室。但北伐绝不是件简单的事，用什么策略，从何处着手，的确是个长期的"头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下决策。不过，从现实的立场，倒有件事非先做不可，就是彻底探究东吴孙权的态度和想法。

费祎曾有出使东吴经验，人际关系不错，而且年纪较轻，没有刘备时代官员的包袱，或许正是这敏感复杂的交涉谈判最好的人选。

诚如诸葛亮所料，孙权对诸葛亮南征这件事，态度上是相当矛盾的。他曾在交州和益州边境布置大量兵马，并且任命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驻扎于这个地方，表示孙权对南中地区相当有野心。

不过，这方面诸葛亮的确棋高一着，他对孙权的布局假装不在意，而在刘备死后，派出多位使节，积极主动地建立关系，使孙权根本无法公然派兵支援雍闿等的叛乱。加上诸葛亮出兵南中的时间，抓得太巧妙，正好是曹丕亲征江南、对孙权和蜀汉的交往给予威吓的时候。孙权虽深知曹丕目的只是在吓他而已，并无大战决心。但面对曹魏大军，孙权不敢大意，只有眼睁睁看着诸葛亮再度将南中地区纳入掌握。

虽然孙权的确没有力量干涉，但诸葛亮也深深体会孙权心中的不平衡，必会影响日后

两国的外交来往，进而成为诸葛亮无法放心北伐中原的重大因素。

费祎的任务，便在平抚孙权因诸葛亮平定南中之乱，所产生的心理不平衡。

既然诸葛亮方面已主动表示尊重，孙权到底是位有器量的务实政治家，知道蜀汉和东吴联盟的重要性，不但主动召回刘阐及交益边界驻军，还送给刘禅（后主）两头驯象，表示亲善之意。

隔年，即建兴四年、魏文帝黄初七年的五月间，发生了一件对国际均势剧变有重大影响的事故，那便是魏文帝曹丕的突然去世。

在曹操刻意地训练下，曹丕算是位文武全才，并且相当有器识的政治领袖。但这都是"装"出来的，其实曹丕本性上比曹操更感性。他酷爱文学，情绪起伏颇大，因此在人际关系上无法像曹操般放得开。他爱皇后甄氏，但彼此间的争执却从未停止过，最后甄氏更因而被赐死。和胞弟曹植间的相处，更是问题重重，虽然他占有优势，但精神上却是非常苦恼，也严重地影响健康。

为报当年曹操败于赤壁的仇，曹丕经常利用冬天校阅水军。在前一年的十月，他集合十万士卒，在广陵故城临江阅兵。由于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江水结冰，舟船不能行，阅兵最后被迫取消，曹丕心里自然很不是味道。或许因而受了风寒，使一向不太好的健康，更形恶化。

隔年春天，曹丕返回曹魏建国的重镇许昌，却碰到许昌南城门崩坏。生病的曹丕见此，心情更加恶劣，便不入城，直接返回京城洛阳，在九华台上养病。

到了五月，病情加重，立刻召见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遗命众大臣辅佐嗣于曹叡。五天后，去世于嘉福殿上，享年四十岁。

曹丕笃好文学，喜好著作，陈寿在《三国志》上，称赞他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即使贵为皇帝，每天繁忙于政务，仍写有百余篇的论文。此外他又令儒学国士择集经传，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曹叡是曹丕长子，也是废后甄氏的遗子，小时候深得祖父曹操喜爱。曹操死后，甄氏和曹丕冲突日大，因此不立之为嗣子，尤其是甄后被赐死后，曹叡基于孝心，对父亲深表不服，曹丕便有意以其妃于所生的京兆王为嗣于。

但继甄氏为皇后的郭氏，却非常怜爱曹叡，加以郭后无子，便以曹叡为养子。曹叡外表俊秀，天性善良，事郭后极为孝顺，因此深得郭后支持，加上曹丕仍属壮年，也就不急着指定继承人了。

有次，曹丕带着曹叡去打猎，见到一对母子鹿，曹丕立刻射杀母鹿，并要曹叡射杀于鹿，曹叡当场拒绝，曹丕惊问其故，曹叡答道："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曹丕深奇之，乃下令停止狩猎，并以曹叡善良而坚毅，决心立为嗣子。

曹丕重病，便在众大臣前，立曹叡为皇太子，并遗命辅佐之，是为魏明帝。

曹丕遽逝，曹魏政权必定陷入短期的紧张及混乱中，对诸葛亮来说正是发动北伐的最好机会。

不过，诸葛亮倒不会真的认为，可以一举而击破曹魏政权，他的目标其实只是西北边疆的凉州，运气好的话或许可攻占关中地区的长安。凉州一直是蜀汉政权夺得汉中后的下一个目标。当年孙权向刘备要回荆州时，刘备便以取得凉州，再还荆州作为答复。刘备在伐蜀时，刻意拉拢关中名将马超，也是希望在日后征伐凉州时，有所助益。

如果能顺利夺得凉州，由西北和西南方向夹击，可攻取关中地区，只要长安城在握，即可直接威胁曹魏的新京城洛阳。若能同时夺得司隶军区的两大名城——长安和洛阳，即使曹魏政权能据守在曹操以来的军政重镇——许都和邺城，但蜀汉仍能反败为胜地掌握中原枢纽，恢复汉室的目标也就更进一步了。

审慎又务实的诸葛亮自然不会做白日梦，他将北伐的目标只锁定在曹魏政权一向防卫较弱的凉州而已。如果要有效地攻陷凉州，孟达所镇守的新城，乃是必争之地。

虽然费祎出使东吴后，东边战线的紧张关系消除了，但防务仍不得不强化，以免意外事件发生。其实诸葛亮早在这年年初，便奏明后主，加升同为辅佐大臣的李严为前将军，并将其军团移屯于江州，防务东吴并兼管后方军事。此外，他特别将护军陈到的军团，移防白帝城，加封他为永安都督，附属于李严的防卫体系，并协助强化东方的防务。

准备妥当后，诸葛亮便想对孟达下功夫。虽然年前费诗曾进谏言，认为孟达不可靠，但如果孟达能在新城起义，蜀军的确可以轻而易举攻陷关中，甚至有机会直接取得洛阳，因此诸葛亮仍执意地试试看。

首先他请和孟达交情不错的李严，先以密函试试孟达心态。李严在信中直接表示，自己和诸葛亮同时受到刘备托孤重任，忧深责重，希望得到孟达这种有能力的老友相助，以全其功。

不过，孟达最关心的，倒不是李严是否还记得他这位老友，而是诸葛亮对他的态度，是不是真能原谅他当年投奔曹魏的罪过。就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孟达意外地接到诸葛亮的亲笔密函。信中表示：

去年岁末，我南征班师回朝途中，在汉阳巧遇李鸿，得知足下之现况，甚为感慨。以足下平素之志向，相信绝非贪图富贵，而背离正道的啊！

当年之事，我和先帝早知足下是受到刘封欺凌，义愤之下，才弃职离去。刘封的行为，本来便违反先帝爱才重士的义理！希望足下对以往之事不需特别在意。

据李鸿之言，当时王冲故意造谣，伤害我和足下情义，幸足下能体谅我的心意，不为所惑，使我感到非常的安慰。为表明我内心感受，让能了解我心志的好友知道，特写此书，以致依依怀念之情！

信中不但没有责备孟达之意，更表现出知己般的体谅，这封信自然让孟达感激万分，也开始和诸葛亮有书信的往来，特别是在曹丕去世后，孟达更坚定了叛魏归蜀的决心。

当年孟达投奔魏国的时候，不少大臣对他深为疑虑，但由于孟达博闻强记，文学基础又好，深得曹丕喜爱，不仅完整地保留了他四千多名原属军团的编制，更将房陵、上庸、西城三县合并为新城郡，任他为新城太守，直接委以西南（对蜀国）防务之大任。

虽然魏国朝中大臣对孟达相当不信任，但尚书令桓阶及西南军区总司令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对孟达倒相当友善，使孟达的任务获得足够的支撑力。

如今曹丕死了，辅佐大臣——特别是司马懿——对孟达相当不信任。加上桓阶和夏侯尚又已在曹丕之前去世，孟达顿感形单影只，非常没有安全感

诸葛亮立刻加紧对孟达进行“政治喊话”，孟达也很快有反应了，彼此约定在适当时刻，献出新城郡，起义来归。

孟达暗中遣亲信赠送诸葛亮“绘帽”一顶、“玉玦”一副，以表心意，审慎的诸葛亮却警告孟达，要沉住气，耐心等待时机，特别要严守秘密，不可大意。

李严劝加九锡，诸葛亮断然拒绝

居中拉拢孟达和诸葛亮关系的，是蜀汉的辅佐大臣前将军李严。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年轻时出任郡职吏，以才干著称，深得刘表信任。曹操攻占荆州时，李严由秭归逃入蜀中，投奔刘璋。刘璋非常欣赏他，以之为成都令。

刘备攻打益州时，刘璋派李严为护军，在绵竹和刘备的主力部队相抗衡。想不到李严认为刘璋大势已去，竟不战而全军投降刘备，使刘璋的防务遭到致命的打击，最后不得不向刘备投降。由此可见，李严虽然干练，却也是个标准的投机分子。

不过刘备仍非常欣赏李严的才干，拜李严为裨将军，不久更任之为犍为太守，加封兴业将军。

刘备临终前，特加封李严为尚书令，和诸葛亮共同辅佐后主，以之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诸葛亮平服南中后，加紧北伐工作，升任李严为前将军，负责东方防务。由于李严在益州为官时，和孟达相交颇深，诸葛亮便派他和孟达进行初步的接触。

由子拉拢孟达有功，诸葛亮和李严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给孟达的书信中，诸葛亮称赞李严：“处理事情有如流水的自然、快速，任何困难的工作，在他手中，也绝不迟滞。”由此可见，李严的确是位相当能干的官员。

这样又激起了李严喜欢讨好别人的毛病，他给诸葛亮上了一份建议书，希望诸葛亮能称王而加九锡之封赐。

从春秋以来体制，皇族外的臣属封王时，可享有九锡之尊，这九锡分别为车马、衣服、乐器、朱户（大门可涂皇宫的朱红色）、纳陛（朝仪时可直上中陛）、虎贲（特种仪队）、弓矢、斧钺、矩鬯（可享用特酿高级酒）等九种代表特别身分的赏赐，可和皇帝分享政权。当年曹操便以魏王加九锡之尊，在邺城和许都的汉献帝分庭抗礼。

或许李严认为，诸葛亮所将编组的北征军团空前庞大，其实已拥有绝对的统治优势，蜀汉国内任何一股力量都不足以与之相抗衡，因此干脆让他公然拥有相对的地位，对蜀汉政权的稳定较有帮助些。

也有史家认为，李严在蜀汉政权中，实力仅次于诸葛亮，因此他对诸葛亮在短期间势力不断膨胀，深为疑虑，是以故意试试诸葛亮的心态也说不定。

不过，诸葛亮倒一点也不马虎，立刻给李严一篇义正词严的回信，原文如下：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钱赐百亿。公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天魏斩敫，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诸葛亮在信中坦然表示，他和李严已是长久交往的旧友，难道李严真的未能了解其心志？他相信李严的建议是善意的，只是为了加强北征军团的威势，而不在乎正常的规章，所以才会打破沉默，表现出这种意见。

接着诸葛亮更谦虚地表示，他只是一位东方的低层士族（诸葛亮是山东人），由于刘备破格提拔，已位居人臣之极（丞相），享有百亿的赏禄。但是目前尚未讨伐窃国的贼臣（指曹魏），也未能回报刘备重用的恩惠，却自以为功劳同于齐桓公和晋文公，想要享有九锡之尊。这种自抬身价的作法，是非常不合于正道的，所以他绝对不会接受。

除非北伐能顺利成功，讨灭曹魏，使皇帝得已还于故都，那也应该和大家共同升官才对啊！到时候不要说是九锡，十命（最高爵禄）他也可以接受的。

由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毫不矫饰的坦诚，他明白表示，倒不是“九锡”有什么高不可攀，而是因为自己尚未建立大功，未完成应有的责任，实在没有资格接受此爵禄。

外表谨慎的诸葛亮，其实内心相当有器量。

蜀、魏军力之比较

蜀汉后主建兴五年三月，诸葛亮下令中书令陈震、丞相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等留守成都，代替他处理国政。将军向宠为成都留守部队的总指挥，负责京城的安全警卫任务。

北伐军团的编组如下：

总司令：诸葛亮自任

参谋本部：杨仪、董厥、纂习、杜义、樊建

主力参军总部：马谡、李盛、高翔、吴班、黄袭、胡济

前军总指挥：镇北将军、凉州刺史魏延

先锋军团：张翼军团、王平军团

后军总指挥：奋威将军马忠

附属军团：张嶷军团、刘琰军团

预备师总指挥：镇东将军赵云

附属军团：邓芝军团、向朗军团

后勤师：马岱军团、廖化军团

从这个编制上，几乎动用了蜀汉所有的将领，但依史料记载，军团编组之军力，大约在五万人左右。显然诸葛亮并未倾巢而出，他似乎不打算一举击灭曹魏，以前军总指挥魏延的官衔凉州刺史来看，北征的第一目标锁定在凉州而已。

除了本部主力军，各军团的编制较小，前、后及预备师团中的兵员大约是在五千左右。诸葛亮的指挥，采用相当的分权制，各路军团指挥都拥有相当的独立作战能力。

蜀汉建国不久，加上刘备在政权未稳定前便去世了，因此北伐虽然重要，内部稳定的维持更是生死关键，虽经诸葛亮数年苦心经营，蜀汉政权已拥有相当实力，但诸葛亮不在成都期间，是否会有野心分子趁机作乱，仍是大意不得的。北征军团未能集结足够兵力，诸葛亮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三国时代，北方曹魏势力最大，统辖地区有九州（包括冀、兖、青、并、徐、豫、雍、凉及司隶区），总户数大约有六十六万户，人口约四百四十三万左右。

吴国统辖有扬、荆、广三州，总户数约五十二万户，人口两百三十万左右。

蜀汉只统有益州，总户数约三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左右。以每户抽一壮丁计算，蜀汉总军力，不超过三十八万，要防卫东战线、京城、南中以及全国各地区的安全，能动用在北伐的军力自然不多。

日后魏明帝曹叡派遣来迎击诸葛亮的军队，先发的曹真、张郃军团便多达二十万，而由司马懿编组、曹叡自己率领的后备军团，更高达三十余万。虽然后备军团并未投入战场，但光是先发部队，面对诸葛亮的北征军，已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了。

不但兵员不足，蜀汉军团中，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其实也不多。关羽失荆州，刘备败于秭归，使当年在第一线的军团几乎全溃灭了，惟一幸存的身经百战老将赵云，年岁已高，不适合太辛苦的战斗，因此只能编入预备师，负责第二战线的指挥。

魏延、马忠等大将，虽有防卫本土、征伐国内叛乱的丰富经验，但远征进行国际性的战争，是否能十足发挥其能力犹未可知。

作战最需要的是财政，经过诸葛亮有计划的经营，蜀汉的经济力量在三国中，属最优异者。平定南中以后，又获得不少金银、盐铁、耕牛、犀革、战马等贡品，对蜀汉军费的筹措，的确有很大帮助。但伐吴失败，加上南征的军事行动，势必花上不少经费，对只有一州管辖权的蜀汉，要连续准备这么多经费，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

不论兵力、财政上都明显居于劣势的诸葛亮，为什么反而要主动采取攻击的行动呢？一向务实的诸葛亮，这种决心实在令人费解。

有些史学家认为，诸葛亮是大义所在，不得不然，由此更可看出诸葛亮的忠心和伟

大，“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不顾一切以恢复汉室为职志，显现诸葛亮浩然的精神。

这种说法，具买是相当“八股”。打仗是要耗费大量人力及钱财的，明知没有胜算，知其不可为又勉强为之，在个人工作上或许可称为英雄，但统率数万人马于一身，这种心态，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相信绝非审慎又有智慧的诸葛亮所愿为。

也有部分史学者认为，诸葛亮的北伐行动，是以攻击代替防御，其实并无求胜之心，只希望让蜀国军民有所警惕，不要耽于享乐。这种说法，显然缺乏军事学常识。

除了游击队，必须不断采用不定点的主动攻击干扰战术外，一般有效的攻击者，都要比防御者多出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孙子兵法》上便有“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说法。兵力、财力比别人少，却以攻击代替防御，尤其是一而再地发动长途远征，这无疑是自掘坟墓了，相信诸葛亮再笨，也不会采取这样的战略和战术。

比较合理又可能的判断，应该是不论是想有效防御蜀汉的安全，或是想找机会击败曹魏，恢复汉室，诸葛亮都必须尽快地占领北伐的第一个目标——凉州。

刘备东征失败后，荆州确定已夺不回来了。只凭一个州，蜀汉政权随时都像处在风雨飘摇中，因此诸葛亮必须尽快再找一块足以真正维持三分鼎立局面的管辖州。

最可能攻占的便是曹魏所统辖的凉州及司隶区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了。这些地区都是在曹操晚年才并入管辖的，加以关中及凉州军团的名誉领袖马超，在被曹操击败后投奔刘备，受到重用。马超和仍留在该地区的地方领袖间颇有来往，因此地方军民对蜀汉的印象相当不错，反而曹魏政权的统治者，对这地区的管理一向颇为头痛。

如前所述，若能顺利攻占凉州及关中，便可联合东吴分别由西北、西南、东南夹击曹魏，尤其是曹魏的京城洛阳，将会受到直接威胁，对曹魏政权的民心士气打击很大。这不但可以扳回蜀汉的劣势，并且对光复汉室的大业也会有实质的帮助。

相信诸葛亮必是在这样的体认下，来发动北伐的。

至于诸葛亮为什么有把握以较少的兵力主动去攻击凉州？他的信心在哪里？运用的又是哪种策略？其成败如何？我们将在后面的数章中，分别说明。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北征军团编组完成后，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上那本千古传颂的《出师表》。

南宋的末代丞相文天祥，在其弃世遗作《正气歌》中，对《出师表》有相当高的评价，“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后世的儒者也常谓：“读《出师表》不哭着，不可谓忠。”《出师表》的确充分显现诸葛亮对蜀汉王朝忠心耿耿的情怀。

特别将其原文，收录于后，由其文旨及词气中，我们可清楚看出诸葛亮之人格及其器识。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

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从这篇《出师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对北伐之事拥有相当高的信心，绝对不是一件无奈的“苦行”。相反地，他担心的并不是前线，而是国内。

刘禅的确是位“扶不起的阿斗”，暗弱无能，头脑不清，喜欢接近身旁的服侍者，对喜欢讲道理、作谏言的大臣一向敬而远之。诸葛亮在朝期间，刘禅管不管事倒不重要，但诸葛亮不在朝中时，如果刘禅仍亲近小人，则可能会影响政务的推动。这篇《出师表》有如一位即将远离的父亲，谆谆告诫儿子要“亲贤臣，远小人”，辞意恳切，真情流露，实在令人感动。

为了让刘禅能居安思危，诸葛亮提醒他如今虽天下三分，但仅有益州的蜀汉在三强中仍最弱，加上刘备建国后不久便去世，的确是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益州疲弊，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呀！

指出了危机点，当然也要明示其机会点，蜀汉的文武众臣在资质和忠诚上，的确高于曹魏，所以最重要的是身为“老板”的刘禅，切不可妄自菲薄，反使这些忠义的部属无法发挥才能。

接下来，诸葛亮更具体地告诉刘禅如何作“老板”，辅佐和实际工作的人才，则由诸葛亮事先安排，文事方面，有郭攸之、费祎、董允，武事方面有向宠。“老板”刘禅只要不论“宫中、府中”之事，均谦虚坦然地向他们咨询便可以了。

怕刘禅年轻气盛，诸葛亮特举实例，阐释前汉及后汉兴衰的主要原因，并将刘备抬出来，严厉警告刘禅，切勿如同汉桓帝、灵帝般的腐化、愚昧。

第三部分则明述自己必须发动北伐的主要原因，是在完成刘备的遗志，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更不是在趁机扩张权势。所以要求刘禅一定要尽量配合，亲贤臣，远小人，作好国内政治，以免他身在前线，还要担心后方。

最后，诸葛亮具体地将自己和刘禅的工作，作明确的界定。北伐的工作委由自己负责，若失败则应责成其过失。内政则由刘禅和辅佐人员负责，以求能彻底扮好彼此的角色。

这不但是篇远行前对君王的正式谏言，且是一篇精辟的经营领导建议书。没有八股式的忠义空言，句句都是具体可行的策略。《出师表》真正感人之处，或许便在这里吧！

此外，《出师表》更是相当具有文学价值的优秀论文。名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文豪苏轼，认为诸葛亮称得上优秀的文学家：

他的文字可以清楚而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毫无赘言。《出师表》文体简洁，内容相当完整，词意率直，情感丰富却又颇为内敛，实在是千古难得的好文章。

苏轼更进一步指出，诸葛亮最伟大而令人倾心的地方，在于他的名实一致，只有思虑忠纯、诚恳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精辟感人的文字来。

呈上《出师表》后，诸葛亮又以后主刘禅的名义，下了一道讨伐曹魏的诏书。诏书中提及将和孙权合谋，互为犄角，且凉州诸国、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异族也将派军相助，所以北伐军将高达二十余万人。这和实际的五万北征军团差异颇大，只是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

之后，诸葛亮率领北征军团，驻屯于汉中，大本营则设于沔北的阳平关上。

挥泪斩马谡

东、西战线的规划

建兴五年三月，诸葛亮带着北征军团，越过剑阁进入汉中盆地，并在曹魏国境边阳平关的白马，立下大本营，摆出一副要由秦岭进攻长安的姿态。

秦岭地势险恶，必须靠栈道才能进入，想发动突击是不可能的。因此诸葛亮停顿了下来，在大本营里一方面派人修筑进入秦岭的栈道，另一方面则让各军团进行山中作战训练，有意误导曹魏的防守策略。

魏明帝曹叡听说诸葛亮率大军进入阳平关，便召开御前军事会议，研判诸葛亮显然将出斜谷，进攻南郑，直接威胁长安。

散骑常侍孙资表示："关中地势险恶，易守难攻，若派大军迎击，可能遭遇当年太祖武帝（曹操）出师不利的困境，何况如今东吴和蜀国有再联合迹象，如果由东西战线同时北上，必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绝对不能忽视……。"

孙资更进一步建议曹叡，应派遣拥有独力作战能力的大将，据守各地方险要，采取"威慑强寇，镇静疆场"的策略，长久下来，吴、蜀两国必自疲，到时可收不战而屈人兵之功。

的确，如果诸葛亮采取的策略，真如曹魏大臣们所作的研判，那么就和孙资的建议一样，只要曹魏派遣大将，据险而守，那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长期下来，势必弄得自己师老兵疲，反而容易为曹魏所击破。

但诸葛亮到底不是一般的俗将，脑子里深藏的策略是不容易被预料的。他所规划的正兵战术，是由祁山进入陇西，以攻占凉州。对诸葛亮而言，北伐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曹魏政权最没有威胁、防守力也较弱的凉州。只要稳住凉州，再配合汉中部队，由西南和西北同时夹击关中，获胜的机会便大得多。

不过，诸葛亮还有一个奇兵，那就是据守在新城郡的孟达。孟达的大本营设在汉水北岸的上庸城。如果他能及时起义，引诸葛亮军队直入新城，便可以一举切断洛阳和长安的联系。整个司隶区的西半部或可纳入蜀汉的掌握中，到时魏国的京城——洛阳会受到莫大威胁，甚至被迫迁移都城，那么蜀汉即可在政治声势上，取得绝对优势。而且只要攻占长安，就能进一步取得凉州和雍州，在长期的对峙战上，对蜀汉是相当有利的。

因此孟达这着棋非常重要，绝对大意不得。诸葛亮到达汉中后，停止练兵长达半年之久，主要是在等待孟达，让他掌握最佳机会，叛魏归蜀。

孟达惊慌失算，错失大好机会

不过孟达到底是空有才学、缺乏器识的儒将。虽然诸葛亮一再要求他切勿轻举妄动，一定要抓住最好的时机，才发动兵变。但孟达似乎沉不住气，急着想把这件困难又危险的任务，赶忙完成。

偏偏在这年六月间，曹叡接受孙资的建议，派遣骠骑大将军司马懿，都督荆、豫两州，并在宛城附近设置指挥部。宛城离上庸不远，因此孟达有点着慌，不断派遣使者向诸葛亮告知情况的变化，一方面也加紧调度人马，准备起义。

也许动作太频繁了，终于引发附近魏兴太守申仪的疑虑。申仪和孟达一向不和，因此以半猜测的方式，暗中上表密告孟达有与蜀潜通的嫌疑。

曹叡颇欣赏孟达的儒将风度，对申仪的密告不很相信，但由于新城和上庸均在通往蜀

国的重要渠道上，实在大意不得，于是他命令司马懿暗中观察孟达的行动。

司马懿故意先派人，通过耳语传播，让孟达知道申仪暗中对他提出了密告，让孟达心存警惕。如果没有这回事，孟达一定会公然为自己辩护。如果真有其事，孟达必会恐慌，而在行动上露出破绽。

孟达得到消息，果然深为惶惧，司马懿又派参军梁畿，带了一份司马懿亲笔写的慰问信，故意对这种传言表达关心之意，并劝告孟达亲自回朝廷，晋见曹叡，以表明心迹。

这一手，使缺乏器量的孟达大为惊慌，他根本无心思虑应变之道，只想尽快完成叛魏附蜀这件事。当司马懿的使者一离开上庸城，孟达立刻派人送信给诸葛亮，请求发兵接应。这些动作自然都在司马懿的窥伺中，因此，他判断孟达造反之事应属真实。

孟达也知道司马懿必对他展开监视，但他实在不知该怎么办，所以只好狠下心来着手起义行动。在写给诸葛亮的信中表示：

司马懿驻军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新城有一千两百里。要是司马懿得知自己起义，必会向洛阳的曹叡报告，再由曹叡发出正式命令，派司马懿由宛城带兵攻打新城，这样一来，至少要一个月以上。到时，孟达早已将新城地区的守备作好重新的部署。就算司马懿大军到来，也不用担心了。

况且，司马懿防御的对象，主要是东吴，加上新城地势险要，不是短期内攻打得下来的。因此，司马懿为了不影响正式工作，一定只会派出其部将前来。只要司马懿不亲自到来，前来围剿的曹魏军，便不会太多。

其实，这只是一般“官僚”的想法，对于一个有担当的将领，岂会如此的怕事而不负责任。

因此，当诸葛亮看到这封信，不禁大惊失色，顿足叹息道：“太大意了，太粗心了，孟达既熟读兵书，岂不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自己的管辖区内，有人叛乱，哪有还要向皇帝报告，才加以征讨的道理，孟达必会败于司马懿之手了。”

诸葛亮知道孟达这着“伏棋”失败了，因此不再寄望。他必须保持实力，以进行西战线的安排，所以只派一支偏军前去接应，设法救出孟达即可。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半个月，再度接到孟达的急报，表示：“出兵才第八天，想不到司马懿亲自率兵，将上庸团团围住了，请速派遣救兵前来援助。”

其实，即使诸葛亮有心再前往援助，也不可能了。原先派去的接应部队，被挡于木阑道上，根本无法进入新城郡境界。孟达起义时，曾联系孙权，希望获得支援，孙权亦派出接应部队，同样被挡在西城安桥附近。孟达的叛军在准备不周情况下，完全被孤立。

蜀汉建兴六年春天，司马懿完成对新城郡的包围，下令攻击。孟达见援军不到，心慌意乱，原先答应他共同叛变的部队，也纷纷背离。因此只花了十六天，新城郡治城便陷落了，孟达被斩杀，原先较亲蜀汉的孟达直属军团七千余人，全部被调往北方。诸葛亮东战线突击计划，到此完全失败。

长打和短打之分

看到诸葛亮驻屯大军于汉中，最为担心的是曹魏的长安守将夏侯楙。

夏侯楙是曹操时代故征西将军夏侯渊幼子，曹操欣赏夏侯渊之才干。当夏侯渊在汉中天荡山战死后，曹操非常怜惜其遗孤夏侯楙，特将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他。夏侯楙头脑清楚，长于文学及辩论，因此相当得曹丕欣赏，又属同族（曹操原姓夏侯），感情不错。曹丕即帝位后，以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镇守长安，以承续夏侯渊临终前的最后官职。（夏侯渊之位由长子夏侯衡继承）。

在孟达起义失败后，诸葛亮只好撤销西战线的规划。但在大本营举办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上，丞相司马——也是北征军第一军团主将魏延——却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如果策略运用正确，便可以直接突击长安，占领司隶军区，何必从凉州绕一大圈。

魏延大声地表示："听说，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年轻而不懂兵略。只要给我五千精兵加上五千后援部队，我会由褒中出发，循秦岭向东方进攻，由子午道再转往北，不到十天即可到达长安。由于此路大多在山区，所以夏侯楙不可能知道，当他发现我兵临城下时，必会惊慌地弃城逃走。只要主将逃走，长安城内大多是文官，根本不可能作有效防守。

"更重要的是长安城内有大批存粮和武器，如能据为我方所有，就能很快地加强防务。估计由洛阳方面派来援兵，至少要二十天，这时候丞相也会有足够的时间，率大军出斜谷和我军会合，那么关中地区必可以完全属于我们了。"

魏延这一段豪论，虽说得理直气壮，其实中间有很多破绽。蜀军未和夏侯楙真正对阵过，便如此地低估对方主将，未免太冒险了些。

况且由秦岭北进，必须经由栈道，率领一万大军在危道上行军，行动相当艰难危险。如果没有其他部队引开敌方注意，而一味地认为处于山中，敌军便无从知悉，这种想法也太肤浅了些。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则是这一策略的反运用，而能顺利成功。

最反对魏延计划的是参谋部杨仪，他的个性和魏延正好相反。魏延好说大话，作事认真而勇猛，就是缺乏考虑。杨仪思虑细密，行政能力甚强，很得诸葛亮的信任，但权力欲极重，喜欢指使别人。其他将领一方面基于对诸葛亮的尊重，一方面也对杨仪能力颇为钦佩，因此大多还能配合。只有一向傲慢的魏延偏不买账，两人之间常有冲突，使诸葛亮相当头痛。

当天，杨仪把魏延的计划批判得体无完肤，让魏延几乎当场暴怒。

诸葛亮想起当年魏延受刘备封为汉中太守时，即口出大言，深知此人虽勇猛好表现，但值用人之际，自然不宜打击他的士气。于是他向杨仪使眼色，明言加以斥责，再对魏延好言相慰，之后直接裁决，还是采取西向突击凉州的计划。

诸葛亮的计划，是不走山路，反而由祁山攻向陇右，占领凉州的主要精华区，再倒过来威胁长安。为了不让曹魏判断出他北征的第一个目标，居然是离汉中大本营遥远的凉州，诸葛亮兵分两路，派遣审慎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预备师主帅——镇东将军赵云，在东战线制造疑兵，部署在箕谷，表明蜀汉大军是打算出斜谷，攻占郿县，而直入关中地区。他自己则率主力军团反方向出祁山，攻击凉州的南方军事重镇南安、天水和安定。

后世的史学家，由沙盘推演，以子午线离长安最近，而判断魏延的战术较优秀，甚至借此批评诸葛亮缺乏应变的军事能力，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

以蜀汉和曹魏的实力相比，即使能突击长安成功，但如果要真正有效地统有关中和凉州地区，便没有足够力量长期守住长安。如果曹魏坚壁清野地在司隶区和蜀汉北征军对抗，必使战局陷入胶着，远征军补给困难，战线又长，万一曹魏军在后方进行偷袭，势必危及远征军的生存。

当年关羽连破曹军，包围住襄樊，眼看成功在即，但后方本营遭到吕蒙突袭，远征军士气立刻崩溃，造成全军覆没，这个前车之鉴，是不可不仔细评估的。

魏延这个策略，好比棒球赛里的长打，虽然能马上取得分数，甚至出现全垒打，但是被接杀的机率很高，严格来讲，对于弱势球队，长打是相当不智的战术。

诸葛亮参谋本部的规划，可以说是短打强迫上垒的战术，利用对方的不注意，攻击其最疏忽的地方，不求大功，只求进垒。占有一垒后，再一步步往前推进，一垒又一垒，也许艰苦些，花的时间较多，但却是最扎实、最没有风险的。诸葛亮便是如此，想以最大的耐心、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孙子兵法》精神的最高发挥。慎战和局部"速战"法的短打战术，对弱势球队而言，的确是比较适合的。

攻陷凉州，收服姜伯约

建兴六年春天，诸葛亮的北伐军团在汉中驻扎了将近一年，在孟达事件失败后，立刻由阳平关出发。但诸葛亮大军并不往北进攻，反而向西行军，绕一大圈到祁山南端。如前所述，诸葛亮不会单纯地认为绕道便可骗过曹魏的参谋本部，向祁山发动突击。对此，他作了相当完整的准备。

首先他制造疑兵阵，让曹魏参谋本部，认为诸葛亮的确想由秦岭攻击关中，占领长安。负责此一任务的是审慎负责、顾全大局的老将镇东将军赵云，这时候的赵云已近七十岁，仍头脑清楚，冷静而有毅力。诸葛亮更派出足智多谋、擅于应变的扬武将军邓芝协助赵云，以应付曹魏主力部队可能产生的攻击。

为了达成吸引敌人注意的目的，赵云大胆地采用分散扎营策略，将一万多部队，组成数百个可以独立作战的小组，分派比入数更多的旗帜，在箕谷一带作纵式鱼鳞阵的部署，看起来如同诸葛亮的主力仍在于此，并且作出准备从斜谷道去攻打关中西南区军事重镇的

态势。赵云坐镇于伪装的诸葛亮大本营中，以静制动地准备迎击曹魏大军。

诸葛亮则亲率主力部队四万多人，暗中往西急行。第一军魏延率领先行，诸葛亮的主力军紧随其后，马忠的后军殿后。每一个军团均分成数小组，分开于夜间急速行军，相约在祁山之南的武都郡作集结点，在此重行部署，以向祁山发动攻击。

诸葛亮自己也放弃常用的坐车，改穿武装铠甲，并乘坐骑随军行动。表面看来这是支小型特遣支队，以有效欺骗曹魏的情报人员。

这个战术果然空前成功，曹叡的作战参谋本部完全受骗。曹魏的辅国大臣——大将军曹真亲率十万大军，布阵于郿县，准备和蜀汉北征军决一雌雄。显然曹魏关中军团的主力，已被赵云指挥的偏师，牵制在东战线上了。

诸葛亮的主力军团在不到十天的期间，便在武都完成集结，神不知鬼不觉地作好了攻击发起线的部署。祁山以北的曹魏郡县仍以为这只是特遣部队，将配合东战线发动局部攻击行动而已。因此并未集结足够的防御军力。

从武都越过祁山的诸葛亮北征军团，如疾风迅雨般地攻向曹魏管辖的凉州，魏延军团更深入凉州和关中直辖司隶区的边界安定郡。陇西的南安、天水两个军事重镇在诸葛亮主力的攻击下，相继叛离曹魏，归顺蜀军，这和诸葛亮及刘备时期，不断向凉州进行政治号召有关。不久，安定郡陷没，陇西郡的攻占看来是迟早之事，诸葛亮的突击战，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但对诸葛亮而言，最兴奋的倒还不是辉煌的战果，而是获得一位空前优秀的将才——姜维。这位日后成为诸葛亮军事继承人的年轻将领，和诸葛亮的相遇却是相当偶然的。《三国演义》及平剧上，描述诸葛亮如何运用奇计击败姜维、使其心服口服的情节，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只是小说家的渲染而已。

姜维字伯约，凉州天水冀县人（今甘肃甘谷县南方），少年时父亲去世，和寡母相依为命。但姜维一点也不丧志，他努力研究郑玄之学，希望在仕途上顺利发展。由于其父亲姜冏，以前做过天水郡功曹，正值羌人和戎人叛乱，姜冏亲自率军征讨，兵败被杀。因此在姜维成人之后，太守特请朝廷赐姜维为官中郎，得以参与天水郡军事，不久便出任郡计掾，更由凉州刺史聘任为从事。

诸葛亮大军由祁山攻人天水郡时，太守马遵认为在祁山集结的蜀军，只是特遣支队而已。根本未真正作准备，反而轻敌地率领姜维和郡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到郡内各县视察。等到确定诸葛亮本人在军中，面这支即将攻来的军队，就是蜀汉北征军团的主力部队时，马遵不禁大惊失色。加上南方诸县一一向蜀军响应，马遵也怀疑姜维等可能会反叛，乃深夜独自脱离队伍，向东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并且下令封城，任何军队都不准进人。

姜维实在无法理解，马遵为何在面临危机时独自脱队东逃。因此他立刻率领随从，紧跟而至，想不到马遵闭门不纳，全军哗然，不知如何是好。

姜维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解散部队，独自返回故乡冀县，但冀县已为蜀军攻陷。依照《魏略》中记载，姜维还冀后，冀县父老大喜，共推他与诸葛亮进行谈判。姜维硬是被赶鸭子上架，只好代表故乡父老，向诸葛亮投降。

看来，姜维的投降倒不是诸葛亮使了什么计策，让他心服口服。最主要原因，是被马遵的不信任所逼，故不得不如此。

不过，确如《魏略》上的记载，诸葛亮见到姜维时，大为高兴。姜维当年二十七岁，和诸葛亮出隆中时同龄，个性上颇为相似。好学不倦，深通兵法，企图心甚强，而且头脑清楚，长于议论，又颇有胆识，可以挑起临危重任的担于。这一切和诸葛亮本人太像了，难怪后人常把姜维视为诸葛亮的继承人。

诸葛亮在给留府长史张裔及参军蒋琬信中表示："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其人，凉州上士也。并且对姜维的能力颇为肯定："'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

但诸葛亮并未马上重用姜维，除了在个性和心态上需详加观察外，二十七岁的姜维思考力到底尚未成熟，而且经验不足，只能算是犹待琢磨的璞玉，仍需诸葛亮加以有计划的教导和训练，才能发挥其才。

不急于把姜维捧上台面，正是诸葛亮爱才之心所致。但在同时，诸葛亮却严重地错用人才，不但使对方酿成悲剧的命运，并且也使第一次北征计划遭到致命的打击。

张郃西征，马谡失街亭

凉州三郡失陷，关中大为震动。

曹叡终于发现箕谷的蜀汉大军只是疑兵而已，深感自己判断错误责任重大，因此立刻御驾亲征，又长安坐镇。他一方面下令曹真倾全力攻打箕谷的赵云军，一方而动员五万生力军，由左将军张郃率领，急速赴前线，阻止蜀军的攻势。为了彻底击退蜀军，曹叡更下令留置洛阳的官员，动员编组三十万的后援部队，随时准备驰援前线。

张郃字俊乂，河间蓨郑人。张角黄巾党人起义，张郃响应朝廷征募，投人讨贼军，屡立奇功，升为军司马，后编组属冀州牧韩馥属下。袁绍代替韩馥为冀州牧时，张郃归属袁绍，在和公孙瓒对抗中，功劳甚大，升宁国中郎将，年纪轻轻便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

官渡之战时，张郃和军团指挥郭图意见不合，遭到郭图谗言相害，不得已投奔曹操。曹操非常欣赏张郃才华，称之为"韩信归汉"，拜张郃为偏将军，封都亭侯。

汉中大战，夏侯渊殉职，曹军陷人严重危机，在郭淮建议下，张郃临危受命，代理统帅职。在他冷静的安排下，终于有效地挡住刘备大军的攻势。由此可见，张郃是位颇富智慧和经验的大将。

经过多年的磨炼，张郃的作战经验更丰富、更为老到了。为应付凉州失陷的危机，张

部以左将军的高级职衔，奉命领军，对付诸葛亮的北征军团。

张郃率领五万生力军，由洛阳出发，在长安拜见曹叡后，立刻西进。他先到达郿县，和曹真会商，彼此交换东西战线作战策略的意见后，便即刻攻向凉州。

张郃的作战计划相当大胆，他无视于蜀军已同时占有安定、南安及天水三郡，采用中央突破战术，由郿县直攻陇山北麓，通过陇山和六盘山之峡道，直接进入凉州北境。换句话说，他由中央直接切断了在安定的魏延军团和天水的诸葛亮主力军的联系。

张郃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他判断，凉州诸郡的反叛是慑于诸葛亮突击的声势，魏延虽已占领安定郡，其实未获当地军民的诚心支持。只要曹魏军能有效攻入凉州，安定郡诸县必会很快反正，到时候，魏延军团反而成为孤军。收回安定郡，天水和南安必有光复的希望。

张郃这一战术，的确又狠又准，使一下子攻占太多地方、而尚未稳定战局的蜀汉北征军团大为惊慌，尤其是安定郡的魏延军团更有被切断后路的危机。

诸葛亮立刻在天水召开军事会议，参谋本部建议派大军在祁山东北的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迎击越山而来的张郃军团。由于这场会战，将是两军胜败的关键，故须派遣富于智慧又能独当一面的大将负责此一重任。

大多数将领都认为最好调回目前在安定郡指挥的宿将魏延，或者较富作战经验的张嶷来担任。但诸葛亮认为据守在安定郡的蜀军，正陷入极端不安中，调回大将，可能会因而崩溃，何况魏延绕道赶回，也是缓不济急。张嶷过于审慎，应变能力不足，不见得是张郃的对手。左思右想下，诸葛亮决才派任他一向器重的参军长马谡。

马谡是马良的幼弟，自幼熟读兵书，组织力甚强，又好为议论，是一流的军事参谋，可惜一直被编组在参谋本部中，缺乏临场作战经验。

马良死后，诸葛亮基于和马良的深厚友情，更为怜惜马谡，经常将他带在身边，随时教诲磨练。对备在永安宫托孤时，见到诸葛亮过分重视马谡，遗言警告诸葛亮，马谡为人言过其实，自视甚高，思虑常不切实际，不可付予重任。

有一段期间，诸葛亮将马谡置于参谋本部，严加磨练，不敢付予实际作战责任。直到诸葛亮南征前夕，马谡告以“攻心为上”的建言。诸葛亮大为高兴，更以之为南征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

或许由于这件事，使诸葛亮判断马谡已经完全成熟，因此这次的北征行动中，不再将他编置在参谋本部，而以参军长身份成为诸葛亮本部军团的首席将领。

当年马谡已三十九岁，正值壮年，如果不借机建立战功，日后可能不会再有独当一面的机会。因此，诸葛亮有心刻意重用。

不过、街亭会战实在太重要了，大部分将领都怀疑马谡能否胜任，纷纷不表赞同。诸葛亮独排众议，认为张郃经验老到又富于作战智慧，一般的战术不见得敌得过他，派任没有传统包袱的马谡，发挥创新的作战方法，正好可以难倒张郃，得胜的机会较大。

为弥补马谡临场经验的不足，特别派遣行伍出身、经验丰富的裨将军王平为副将，除了保留少数近卫军外，诸葛亮的主力军，几乎完全交付给马谡，即刻在街亭附近布阵。

临行前，诸葛亮特别嘱咐马谡，要沿河边布阵，只要挡住张郃的攻势，挫其锐气，等待魏延由安定郡而下，南北夹击，即可彻底击溃张郃军。若街亭战役获胜，凉州便能稳稳地掌握住了。

但马谡和王平到达街亭，观察地形后，却对诸葛亮交代的布阵方式不表同意。马谡发现街亭在渭水南方、祁山的西北方，街亭和渭水间是一片盆地。诸葛亮交代沿祁山山麓，一直到渭水旁的盆地沿线布防，阻挡张郃军渡水而来，只要张郃攻击受阻，安定郡的魏延军便可由后面夹击之。

马谡却认为张郃越过陇山而来，若在河边布阵，张郃军等于由上而下，不但可清楚地看出马谡军的全盘部署，而且上攻下的气势比较锐利，虽说有渭水阻挡，但张郃军团在人数上占绝大优势，如此布局是非常不利的。

就算能勉强阻挡张郃过河，仍需靠魏延由后面攻击，才能击败张郃，到时候战功一定反为魏延所夺，这对一个战场的指挥官而言是很没有面子的。因此，他决定要引诱张郃渡河，进入街亭再进行决战。如果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在街亭正南方的祁山山上布阵，在这里不但可以由高望下，清楚地看到张郃的部署，决战时，蜀军更可由高往下冲，《孙子兵法》有言："高山勿仰。"这样一来，对张郃相当不利。

审慎的王平自然不赞成马谡的看法，他担心万一战事拖长，不能马上进入决战，则在祁山半山上布阵的蜀军，在饮水上会陷入困难，数万大军集结，如果没有水源是非常危险的。

但马谡不接受劝谏，他认为派遣少部分军力，部署街亭西北角上邽附近，便可维持水源的供应。王平以街亭战役关系重大，不可违背丞相（诸葛亮）事先嘱咐，马谡则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战场上的指挥官，身在第一线，怎能完全接受后方参谋人员的指挥，所以坚持依照自己的方法。

马谡军团的部将黄袭和李盛也赞同马谡看法，王平不得已之下，只好率本队千余人，在街亭的西北角盆地布阵，以和山上的马谡主力军，互为犄角。

张郃的主力军日夜兼程越过陇山北方，由东北接近街亭附近。半路上，张郃得知街亭的指挥官是诸葛亮一向器重的少壮派将领马谡，因而一点也不敢大意，他一面派遣斥候部队，探察安定郡魏延军动静，计算魏延军可能赶到战场的时间，一方面详细观察马谡在街亭布阵的情形，以及街亭北方渭水的宽窄深浅，以作渡河的准备。

在搜集完详细情报后，张郃先下令大军在渭水北岸驻扎，自己亲临前线，观察马谡军团的动静。

他仔细地对照画下来的地图和实际的情景后，不禁哈哈大笑道："马谡空有其名，必被我所擒矣！"

张郃先派出部分兵力，在陇山口据险而守，以阻挡魏延军可能的从后夹击。再派出副将率领突击队夜间渡河袭击街亭东北角负责水源保护的蜀汉特遣队。只要突击成功，便立刻在渭河南岸建立桥头堡，掩护魏军渡河进入街亭盆地。

张郃将部队分成数波，第一波选择最容易渡河的地方，分成数队个别行动，渡河成功者，立刻在南岸建立桥头堡，互相掩护。第一波军队完成渡河后，其余第二、三、四波大军，可旌旗整齐地摆出正兵姿态，堂堂渡过，以声势战慑伏布阵于半山上的马谡军团。

经验丰富的张郃，在到达战场的当晚，便派突击队渡河发动奇袭，蜀汉负责水源供应的部队措手不及，全部被抓。渡河成功的曹魏军，彻夜在渭河南岸完成桥头堡以掩护前锋部队的渡河行动。

接到突击成功及桥头堡工事完成的报告后，张郃天未亮便下令第一波部队各就各位展开渡河行动，只要到南岸者立刻着手建立防御工事，以协助后续部队到来。期间若遭到敌人攻击，一律由原先建立桥头堡的突击队抵抗，不得延缓工事的进度。

马谡在凌晨接到曹魏军突击水源部队的消息，立刻派特遣队前往调查，不久又接获曹魏大军开始渡河的消息，马谡下令全营备战，并派黄袭率领先锋军，下山攻击渡河中的部队。

黄袭的先锋部队，遭到曹魏临时桥头堡军队顽强抵抗，由于曹魏军的防御工事陆续完成中，黄袭部队无法作有效的突破，眼看曹魏渡过河的部队愈来愈多，惊慌之中，竟下令部队退回半山上营区。

等马谡到达前线时，张郃军团第一波渡河行动完全成功，南岸边已建立整片的防御工事。马谡虽下令攻击，但曹魏兵在掩护下以箭雨对抗，蜀军根本接近不得，只好暂时退回本阵中。

这时张郃已亲临渭水南岸，在建立好的大本营中，指挥第二、三波大军渡河。蜀军在半山上往下望，只见满山遍野的曹魏军，渐渐进人作战位置。水源已被切断，山下曹军兵力更在数倍以上，蜀军将领和军士无不吓得面色惨白，士气逐渐崩溃。

不到一天，张郃的五万大军，已完全渡河完毕，并在街亭平原上，将马谡军团团围住了。

相反地，山上的马谡军团，一天没有水喝，也煮不成饭，靠着干粮勉强喂饱肚子，早已心慌意乱了。加上一眼望去满山遍野、军容严整的曹魏军团，蜀军哪有心情作战。马谡虽亲身率队往下冲，但很快便被击败。张郃又下令不得上山，马谡所设计的木石战具也发挥不了杀敌的功效，愈僵持下去对蜀军愈是不利。

天黑前，已有不少蜀军违背军令，下山向曹魏军投降，眼看士气已完全崩溃，李盛和黄袭建议放弃本寨突围而出，马谡迟疑不能决。

夜间，张郃下令沿山放火，火势虽不大，但火光更助长蜀军崩溃的心理，慌乱中，马谡率领本营军下山突围。剩余的蜀军由山上舍命往下冲，曹魏军不能挡，张郃不愿造成不

必要的损伤，乃下令放过马谡，重新布置防线，并安排招降山上蜀汉大军的事宜。

蜀汉大军群龙无首，只好全军向敌人投降，张郃在街亭获得全胜，俘虏了近万名的蜀汉部队，所获得的辎重更不计其数。

王平在西北角，见张郃渡河攻击，知大势已去。他下令千余名部队，分成数组，尽量在隐蔽处部署，如有魏军攻来，便锣鼓大作，以为疑兵。

果然不久后，见到马谡带领残余部队前来投靠，后面又有不知其数的曹魏追兵。王平下令掩护马谡撤退，亲自在前线督阵，锣鼓喧天，制造疑兵。由于天黑。视线不良，张郃怕有埋伏，不敢过分冒险，乃鸣锣收兵，重新部署街亭的防务，以防止蜀军卷土重来争夺街亭要道。

王平见张郃军队收兵，仍自己断后，以接应从街亭山上下来的蜀汉败军，重行编组，有秩序地向天水郡撤退，使蜀汉的军队损失到最少。

魏延的支援军，在六盘山附近，便得知街亭战败的消息。经验丰富的魏延知道，街亭一失，北征军团的补给线将被切断，诸葛亮势必退兵，自己的军团远在北边的安定郡，很可能成为孤军，而遭到全军覆没的悲剧，因此，不赶快行动是不行了。他派遣急使通知留守安定郡的部队，立即绕道六盘山北麓，向陇西撤军，自己带着支援部队，在六盘山西边接应，再共同前往与诸葛亮会合。

乱世重法治，挥泪斩马谡

果然，在祁山本阵的诸葛亮，接到街亭战败报告，为顾及全军的安全，立刻下了撤军的指令。

他先将总部撤退至西城，重行布防，准备接应由前线陆续返回的北征部队。马谡只身和少数残兵，首先返回本阵，向诸葛亮请罪，其余败军在王平指挥下，安全退回，损失高达三分之二以上。魏延的前军军团历经千辛万险，勉强逃了回来，失散将近殆半。

诸葛亮下令尚属完整的马忠军团殿后，部署于祁山南麓的建成，以阻挡曹魏追兵。为避免蜀汉军情泄漏，诸葛亮下令将西城千余户民家，强制移往汉中，第一次的北征行动到此宣告失败。

《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自西城退军时，由于仓促中准备不及，在西城为司马懿的大军追上。不得已下，诸葛亮只好弄险，以“空城计”欺骗司马懿，勉强保住了生命。平剧中有名的“失空斩”，便在描述“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的故事。但依历史记载，“空城计”这段情形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首先，一向审慎的诸葛亮，不可能对退路完全没有准备，何况他的大本营在祁山东南，离街亭尚有一段距离，就算街亭败得突然，诸葛亮也不可能如此仓皇失措。再者，这次的北征行动，从头到尾，诸葛亮都未曾和司马懿交过手。自从在新城收斩孟达后，司马

懿一直负责曹魏东战线防务，根本未到过西战线。镇守在长安的是魏明帝曹叡本人，指挥街亭战役的是老将张郃，甚至后来收复凉州三郡，也是由大司马曹真指挥张郃和郭淮进行，司马懿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西城附近呢？这显然是小说家纯属杜撰的故事了。

得知诸葛亮主力在祁山后，防守郿县的曹真立刻向箕谷的赵云军团发动攻势，但由于箕谷地势险要，曹真空有数十倍兵力，一时之间也拿赵云没法子。

街亭败讯一传出，赵云判断诸葛亮必会撤军，曹真也必乘势发动猛攻，乃下令原先布置各险要地段、虚张声势的蜀军，立刻迅速集结，选择几个要害关口，以防卫曹真发动猛攻。

果然不久，曹真军便全面发动雷霆万钧的攻势，赵云料不能守，乃下令由邓芝集结辎重和部队，有秩序地先行撤退。他自己率领少数直属部队殿后，烧毁栈道，让曹真军无法越过箕谷，以确保汉中和褒城的安全。在这次北征的败退行动中，只有赵云军团全军而退，兵员、装备和辎重损失非常的少。

回到汉中后，检讨战败责任，总指挥官诸葛亮难辞其咎，他上书后主刘禅表示：

为臣才能疏弱，却窃据在军政要职上，如今亲自率领三军北伐，不能训章明法，碰到危难又判断错误，以致有街亭之役，马谡违背军令遭致惨败的缺失，箕谷方面也无力作有效防守，此乃为臣的过错，用人不当所致。臣有不知人之罪，领导上亦显无能。春秋大义，任何失败，责任都在总帅，为臣自必须承担此过，请自贬官职三等，以处罚监督失败的责任。

后主刘禅依照诸葛亮的要求，贬诸葛亮为右将军，但仍行丞相事，照常总揽军政大权。赵云虽是预备师，却是偏师之主帅，自然也应负起战败责任，把他由镇东将军，贬为镇军将军。

魏延本身是受害者，自然不用负责。马忠军负责殿后，也无过错，所以不作任何奖惩。

其实，在这次撤退行动中，表现最佳的应算是赵云，面对曹真的主力部队，老将军自己殿后，使军队损失到最少，实在是了不起的行为。诸葛亮从邓芝口中，了解赵云在指挥行动中，所显示的智慧、责任和勇气，深为感动。他把赵云带回的军资余绢，分赐给将士们，但却为赵云郑重其事地拒绝，他表示："军事上失利了，怎么能够接受赏赐呢？"他请求将这些赏赐，全部存入国家府库中，留作十月时的冬天赏赐用。

打从年轻开始，赵云一直就是位勇敢、负责又能顾全大局的将领，也最能替国家、部属和人民着想，他人格高尚，尽忠职守，一直深为诸葛亮所钦佩。

责任最重的自然是马谡、李盛、黄袭和王平了。但王平曾经对马谡进谏，且在最后的撤退行动中，主动以少数兵力掩护战败的主军，功大于罪，不但不被处罚，而且加拜参军，统五部兼掌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是这次战役惟一得到重赏的将领。

王平这位蜀汉后期的著名将领，正是在这次大败仗中，以优异表现而崭露头角的。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他在洛阳投入曹军，由基层干起，后在汉中之役投奔刘备，拜牙门将和裨将军。他行伍出身，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但头脑清楚，组织力甚强，口授而成的作战计划，颇有条理。和马谡的言过其实、好论军计，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街亭战役的主要干部李盛判处死刑，黄袭被废为庶人，罪责最重的自然是现场指挥官马谡了。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遂戮谡以谢众。"军士损失惨重，马谡自然是非杀不可。但《马良传》中则记载："诸葛亮判马谡下狱监禁，不久死于狱中，诸葛亮为之感伤流泪。"这里没有讲明马谡被斩杀，但下狱不久后死去，应属实，而且诸葛亮还颇为感伤。

《资治通鉴》根据两者说法，再加上《襄阳记》中有马谡死后诸葛亮亲自临祭的记载，表示："诸葛亮将马谡下狱而后杀之，亲自吊祭，为之落泪，并且抚恤扶养马谡的遗孤，恩赐如同马谡生前。"

依史料判断，马谡应是被斩杀的，因为宰相府首席参军蒋琬，曾替马谡求情道："古时候，楚成王因战败之责，杀害大将成得臣，楚国的敌人晋文公闻之，非常高兴，像晋文公这样的心理是可以了解的，在天下未定之时，杀害有智慧又善于谋略的将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诸葛亮回答道："孙武所以能制胜天下者，在其用法严明也。如今四海分裂，正必须依赖战争以解决问题，若是军中法令不行，又如何有效地讨贼？"

由此可见，马谡是被处以军法的。

马谡在狱中，曾上书诸葛亮表示："明公视我马谡犹如儿子，马谡也视明公如父亲，希望明公以发挥大舜诛杀鲧而提拔大禹的精神，让我们平生的交往，不要因为这件事而中断受损，我虽死于黄泉之下，无遗恨也。"

马谡知道自己罪行深重，非死不可，希望的只是诸葛亮不要移怒于其家族，仍能重用马家之人。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解中，引《襄阳记》中故事，马谡被杀，蜀汉军民感其才华，无不悲叹流泪。对这件事不得不用重刑，相信诸葛亮的确是非常伤心的。

诚如《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描述，诸葛亮痛哭马谡，一方面固然是念及马谡的才华及彼此间的交情，但一方面也是严厉的自责行为。刘备临终前，特别交代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委以重任，诸葛亮却为了破格提拔马谡，一时欠缺深思，以致酿成大错，的确"有伤先帝之明"，因而悔恨不已。

后世小说和戏剧中"挥泪斩马谡"的情节，描述的便是诸葛亮这种深为自责的心理挣扎过程。

16. 暗渡陈仓

检讨错误，重新出发

建兴五年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四十七岁，当年他的长子诸葛瞻诞生。诸葛亮结婚甚早，老年得子，自然值得珍惜。这件事也显示，此时诸葛亮的健康情形仍相当良好。

隔年春天，街亭战役惨败，结束了第一次北伐的军事行动。

这一年，长老派的丞相府长史张裔去世，由诸葛亮亲信、少壮派的首席参军蒋琬继任长史，并加封为抚军将军。换言之，诸葛亮逐渐能掌握朝政的动向了。

蒋琬果然能彻底实施诸葛亮的大政方针，处理朝政以“安民为本”，谦让节约，摒除浪费，以求“足食足兵”。诸葛亮每与左右亲信说及蒋琬，都不禁要称赞道：“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不少人表示，街亭失败，主要罪过在马谡，但箕谷对峙及陇西诸郡一度降服，显示蜀军已有足够力量对抗曹魏军了。因此建议，应编组更多的兵力，再度北伐攻占凉州。

诸葛亮却不表赞同：

我军在祁山和箕谷时，声势及实力丝毫不亚于曹魏军，但却在紧要关头遭到大败，问题不在作战的将士，而是我做总帅的用人不当、指挥错误所致啊！因此，应彻底检讨的是我自己。从今以后，我决定精简兵力，严明赏罚，彻底改善决策的弱点，重新拟定策略，否则兵再多也没有用。今后，凡忠虑于国家的人，更应努力发现我的弱点，不用客气地提出建议，大家同心同力，敌人会很快地被消灭，胜利不久就属于我们了。

这段话便是有名的《劝将士勤攻己缺教》，正是诸葛亮为人谦虚、广纳众言的最佳证据。

由此可看出，第一次北伐失败，并没有动摇诸葛亮复兴汉室的决心，反而再接再厉地准备着。对诸葛亮而言，最重要的是下一次的策略。从祁山进攻凉州是不可能了，接下来必须再想出一个敌人无法料到的通路，这对诸葛亮应该是最困难的。

于是，他一方面奖励有功人员，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一方面厉兵讲武，重整军容，准备再一次的出发。

东战线大战，陆逊破曹休

诸葛亮退回汉中后不久，曹魏和东吴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故。

蜀汉建兴六年五月，吴主孙权为解除东战线的紧迫威胁，决定袭击曹魏扬州太守曹休

的武装部队。

曹休字文烈，是曹操的侄儿，十余岁时，集合乡勇数十人，到谯县响应曹操举兵对抗董卓的行动。曹操见了大为高兴，常表示："此吾家之千里驹也。"待之如己子，并曾让他指挥曹操亲卫部队——虎豹骑，表现非常出色。

汉中之役，曹休便有击败蜀汉名将张飞的记录，一时之间声名大噪。曹丕即帝位后，升任领军将军，封东阳亭侯。夏侯楙去世后，曹休以镇南将军，成为京城防卫区最高行政长官。

孙权遣将屯兵历阳，打算威胁曹魏东战线防务，曹休亲自领军击破之。不久更在洞浦会战中，大败东吴名将吕范的军团，拜为扬州牧，负责东战场第一线防务。

曹叡即位后，曹休又击败东吴大将审德驻屯于皖（安徽省）附近的军团，吴将韩综、翟丹纷纷请降。曹休以军功迁升大司马，仍领扬州牧。

由于曹休声势迅速膨胀，吴国东战线防务遭到空前压力，吕蒙和周泰所建立的防线几乎完全崩溃，使孙权为之头痛不已。

顺应曹休日正当中的气势，孙权暗中指示鄱阳太守周鲂向曹休假投降，引诱曹休军深入吴境，再一举击破。

为执行这计划，孙权亲自至皖郡监督军事，并将东吴西战线总司令陆逊，调往东战线为大都督，指挥这次的军事行动，并以朱桓、全琮为左右都督，各指挥三万人随时准备袭击曹休进入皖地的军团。

因为一切顺利，而有点趾高气昂的曹休，自然完全相信周鲂的投降，他立刻亲率十万步骑混合军团，南下皖地接应周鲂，打算一举渡江，袭击东吴的大本营——京城建业。

曹叡接获报告，恐曹休深入敌境，有所闪失，特派指挥荆、豫军事的司马懿，进军江陵，以为接应，并派遣贾逵攻向东关的濡须口阵地，三路俱进，以减轻曹休面对的压力。

曹休到达皖地后，不见周鲂接应，反而不断受到朱桓及全琮的袭击，便知道中计。但他认为自己拥有较优势的兵力，若因而退兵，徒见胆怯，乃决心与吴军进行决战。

朱桓向孙权建议，在夹石、挂车埋伏，袭击曹休，并乘胜长驱北方，进取寿春，直接威胁曹魏许都和洛阳。孙权以之询问陆逊，陆逊认为太冒险了，孙权便婉拒朱桓的建议。

也有史学家认为陆逊是害怕朱桓建立大功，抢其锋头，才故意反对，否则朱桓的计划应属相当不错而且可行的。

但依陆逊为人的器量，当不致如此，这和诸葛亮及魏延北上通路之争是一样的：一个欲以全垒打建功，频频想击出长打，一个则力求安全，主张短打上垒便可以了。

由于曹魏军政中心洛阳、许都、邺城都在东战线北方，所以东战线防守的战将，曹休以下，司马懿、贾逵、满宠等都是一时之选、当代俊杰。在智谋和勇略上，优于西战线的曹真、张郃、郭淮及郝昭。朱桓的大胆战术，其实是很难行得通的，陆逊的反对，应在于此。

尚书蒋济上书曹叡表示："曹休深入敌境，和孙权、陆逊的精兵相对抗，而朱然的大军又紧蹑其后，看来形势相当不利，宜速作准备。"

前将军满宠也上疏表示："曹休虽然善于用兵，但他一向擅长平野的骑兵战术，今身处江河湖泊多的皖地，易进难退，愈是深入，将愈难以作有效防备。"

不久，曹休和陆逊会战于石亭附近，陆逊自己在中路指挥正面交战，令朱桓、全琮由左右翼，袭击曹休军团。曹休的步骑混合军团，实在不擅长湖泊地作战，因而被击得大败，退至夹石地区，死伤高达万余人，牛马骡驴车队数万辆被俘，军资器械几乎全部丧失。

贾逵军队进攻濡须口时，发现守军不多，且据险而不出战，便判断东吴一定将军队集结在皖地，曹休如此深入，必遭击败。因此兼程前往驰援，未到即接获曹休在石亭会战遭到惨败、目前正退回夹口的情报。

贾逵军团将领，认为大势已去，宜速退军，以免受到袭击，但贾逵厉言道："曹休兵败于敌境，退路可能受到阻断，是所谓进不能战、退不能还之苦境。东吴军必全力相歼灭他们，不会注意周围的动静。这时候，我们更应兼程前往驰援，出其不意，便是'先人以夺其心'的战术。如果怕事，曹将军可能会全军覆没的。"

贾逵立刻驰往夹石，并多设旗鼓以为疑兵，东吴军果然不敢逼进，曹休的败军才得以脱险退回北方。

曹休和贾逵一向不睦，两人很少说话，但这次大危机中，贾逵却及时救了曹休和其军团。

曹叡对这次的严重大败，并未指责，但曹休自己颇为惭愧内疚，不久即背疽发作，不治去世。曹叡以满宠代之为扬州牧，都督曹休军团。

为弥补东战线溃散的兵力，重行编组曹休遗留下的军队，曹叡由关中地区调回不少部队，因此使西战线出现防务上的漏洞。

接获此情报后，诸葛亮认为机会又来了。

《后出师表》真伪之谜

诸葛亮在八月派出大量情报人员，密切注意曹休和陆逊间的抗争。不久，曹休战败，忧愤而死，诸葛亮知道机会到来，下令积极准备北伐工作。果然立刻传来满宠接替曹休职务、从关中调动大量兵力重行部署东战线的情报。

十一月，诸葛亮调集大量军力于散关，并指向包围现今陕西省宝鸡县的军事重镇陈仓。

据说这次出兵之前，诸葛亮又再次向后主上了《出师表》，即后世留传的《后出师表》。

不过这篇《后出师表》，不见于正史《三国志》。斐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中表示，这个书表最早出现在东吴人张俨的《默记》中，因而很多人认为这篇《后出师表》绝非诸葛亮所作，应属他人托名的伪作。但问题是到底什么人会做这样的事呢？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认为，后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说法，最能象征诸葛亮忠贞不贰、至死不渝的精神，因而全文照录，连注解《资治通鉴》的胡三省（宋元之际史学家——编注），在考据时，也未加怀疑，而肯定其为诸葛亮的作品。不过这样的看法，多少是宋元以后，以“忠诚”为主的知识分子偏见而已。

为了从文体、内容、语气和《前出师表》作具体的比较，以辨识其真伪，特将全文录于后：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

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权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

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这篇《后出师表》在文体和遣词用句的风格上，的确和《前出师表》有很大的差异，两篇看来似乎不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或许有人认为这两篇《出师表》，可能是诸葛亮口述，而由不同秘书写成。但这篇《后出师表》在内容方面，也有令人质疑的地方。

首先，陈寿的《三国志》和萧统的《昭明文选》，都收录《前出师表》，既然同是诸葛亮作品，他们却都未曾收录《后出师表》，或许根本不知道有这篇东西。

《前出师表》文体简洁，内容充满自信，但《后出师表》语气显得犹疑，语辞中充斥失败的气氛，一点也不像正式上给皇帝书表应有的口气。前后《出师表》只差一年，诸葛亮心态不应有如此巨大转变。或许有人认为街亭战败，对诸葛亮打击很大，但从他刚撤兵不久，便发表的《劝将士勤攻已缺教》中看来，仍充满卷土重来的心志，为何不到一年就一蹶不振？何况休养一年后，应更意气风发才对，根本不该反而消沉。仔细揣摹《后出师表》，的确不像诸葛亮的文笔。

更令人怀疑的是其内容上也有不少错误，最严重的是把赵云去世的时间弄错了。赵云是蜀汉的首席长老将领，他有没有死，诸葛亮应很清楚才是。依史料记载，赵云死于建兴七年，而《后出师表》完成于建兴六年冬天，却提及赵云去世之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身为丞相把一个还活着的将领，说成死了，岂不是天大笑话。

相反地，十一月间，曹魏的兰陵侯王朗去世，《后出师表》中，却把他当成活人般的提及，像这种内容上的严重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

大陆作家柳春藩，依考据判断，认为这篇《后出师表》可能出自诸葛亮侄儿、诸葛瑾之子——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之手。诸葛恪个性激烈，言过其实，有其叔父和父亲的才华，却无其叔父和父亲之豁达，而且功名心甚强，好大喜功。在他掌握吴国军权后，曾连年北征伐魏，受到东吴大臣及将领们强烈反对，因此特别写了《征魏论》来反驳不赞成北征的将领。这篇《征魏论》在文体和内容上，与《后出师表》极为相似，确有可能是诸葛恪假借扬名国际的叔父诸葛亮之名，写下此《后出师表》，以和其《征魏论》并列，给他的北伐主张作最有力的支持。

诸葛恪性格强烈，好作悲壮言论，《后出师表》中一再申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辞语，的确相当有可能出自其手笔。

加上这篇文章，首见于东吴人张俨的收藏，柳春藩这样的说法就更有可能了。

总之，大部分的史学家相信，《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之手，应属后人的伪作。

郝昭坚守，陈仓难攻

陈仓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当年韩信成功地攻入关中，便是从这个地方“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秦岭山脉中，惟一可容纳较大军团经过的，惟有这条通道。加上地势

隐蔽性高，“暗渡”的时候较不容易被发现。

另一个特色是，陈仓城腹地很小，容不下太多军队，城外山路崎岖，无法驻扎，故此城虽然重要，守军却不能太多，只能在紧急情况时，再派兵队前来驰援，这一点对进攻的一方较为有利。

但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即使少数军力，也可以挡得住数倍以上的进攻部队。

陈仓属关中军区管辖，属于曹魏大将军曹真指挥范围。

曹真字子丹，是曹氏第二代最优异的将领。曹真之父曹邵，曾追随曹操起义对抗董卓，因公殉职，因此曹操对其遗孤深为怜爱，视同己出，曹真在曹操刻意的调教下长大。

长大后的曹真，非常喜欢狩猎，有一次随曹操出猎，正好碰上猛虎袭击，大家都各自奔走，只有曹真停了下来，以弓箭瞄准而射之，老虎应声而倒，全队哗然。曹操十分欣赏其猛勇，乃让他代替曹纯，和曹休共同指挥虎豹骑。

此后曹真屡建军功，夏侯渊在汉中殉职时，曹魏军士气低落，曹操甚忧。曹真志愿为征蜀护军，和徐晃共同数败刘备军，稳定了曹魏阵营的士气。曹丕即帝位后，更以曹真为镇西将军，督雍、凉两州军事，进封东乡侯。黄初三年，升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曾数度击败东吴的北征军，转拜中军大将军，加给事中。

曹丕去世时，特召见曹真，与陈群、司马懿共负辅佐重任，并以曹真为首席辅佐大臣。

曹真不但勇猛，而且富谋略，器量大，相当体恤别人。每次征行，都能和将士共劳苦，军赏不足时，常以家财分赐之，因此甚得军心，士卒皆愿为其所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曹真倾大军围堵箕谷，和蜀汉首席大将赵云对峙。曹真作战经验不若赵云，但赵云也占不了任何便宜，最后反而被迫退军。

陇西三郡原都反叛曹魏，曹叡派曹真前往招抚，凉州将士见曹真到，不发一兵一卒，立刻反正，可见曹真在军中的声望发挥了最高的效用。

曹真在审视地形后，判断诸葛亮既在祁山失利，下次北上，一定会选择陈仓为攻击目标，因此特别安排智勇双全、忠诚负责的豪将郝昭，负责固守陈仓城。

诸葛亮仍以魏延为前军司令，用数万兵力包围陈仓。陈仓城是利用山形为城墙而建立的，一般的攻城武器对之产生不了任何效力，魏延数度攻城，皆无功而返。

诸葛亮眼见硬的不行，只好用软的。由于陈仓守军只有二三千人，而魏延的攻城部队将近二三万人。曹真由长安来的援军，至少要二十天才能到达。诸葛亮便派郝昭的同乡好友靳祥前往劝降，郝昭却答以：“吾受国恩和曹将军重用，只有死而后已。”严词拒绝之。

诸葛亮无奈下，只好以云梯车，企图强硬登城而上。云梯是长形的登城梯子，前面张有牛皮，这种牛皮浸过火油，坚固异常，普通刀箭无法穿过。

云梯一般是放在冲锋车上，故称为云梯车，冲锋车是由马匹拉动的巨形战车，车前有大铁柱，是击破城门的工具。

当魏延以云梯车展开猛攻时，郝昭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早探知这种附有牛车的云梯，刀箭不入，但由于浸过火油，所以特别怕火，于是命令部下由城墙上射下大量火箭及滚火球，云梯车瞬间便被烧毁。

郝昭更准备绳连石磨，由城门上砸下来，不久，冲锋车完全破损。

由于陈仓城离城外平地甚高，一般弓箭射不上去，诸葛亮乃设计百尺高的井阑，让士兵在上面用弓箭攻击城墙上的防卫士兵。郝昭令士兵躲在掩体内，只要蜀军不攻近城墙，一律不与之对抗，诸葛亮白白浪费数万羽箭，却无可奈何。

诸葛亮下令边放箭，边以土填壕沟，准备强硬攻破城墙，郝昭则下令在城内建筑重墙，使蜀汉大军一点办法也没有。

诸葛亮又下令由城外挖地道，郝昭也下令在城内挖横沟，阻断地道进入城中心，使动员数万兵力的地道工程，同样无法发挥攻城实效。

这样的攻防战，连续进行了二十多天，由于郝昭早就接获曹真命令，有相当周全的准备。因此不论诸葛亮智慧再高，魏延勇气再够，都丝毫奈何不了他。

相反地，这次诸葛亮是由汉中的行营直接出散关，攻击陈仓，军队未曾重新编组及补给，因此，准备的粮秣根本不够。依照诸葛亮的估算，陈仓防守兵力不过数千，如果采用突击战，应该三五天内便可攻破。只要占有陈仓，强化北方防务后，再补足粮食也不算晚。否则在前线的编组和补给工作上耽搁太久，必会泄露军机，到时就难以发挥突击的实效了。

想不到曹真早有准备，加上郝昭英勇无比，诸葛亮的数万大军，一时之间束手无策，反而因为兵员过多，每日粮食消耗庞大，才二十天左右，临时补充的粮秣、器械已严重不足了。

加上敌后情报显示，曹真派遣的费曜军团及由曹叡指挥的张郃军团，即将到达陈仓。审视敌我力量之消长，诸葛亮决定暂时撤军返回成都。

这时候，由王双率领的费曜先锋部队已到陈仓城外，听说诸葛亮退兵，王双恃其猛勇，拒绝郝昭的苦劝率军追赶。诸葛亮早已派遣殿后的魏延在散关附近埋伏，王双不察，全军陷入埋伏圈内，魏延一声令下，埋伏四起，当场斩杀了王双。

王双为胡族的猛将，身长九尺，力敌万人，一直是曹真最倚赖的先锋大将，想不到却死在这场已方几乎是全胜的战役中。

斩杀王双，成为诸葛亮二次北伐的惟一重大收获。

不过，这次北征行动，规模不大，除了诸葛亮参谋本部也到达前线外，真正动用的只是魏延原先率领的前军团，且整个军团并未作重新编组，严格来讲，只能算是第一次北伐的延续行动。因此，不少史学家不认为这是第二次的北伐军事行动。

木牛流马

三度出击，近取固本

连续两次无功而返，诸葛亮痛下决心，全盘检讨自己在战略和战术上运用的得失。

明显地，前两次采取的都是突击战，直攻敌人军事要害。第一次虽获得相当的成功，但由于深入敌境，补给线不够稳固，在街亭战败后，有被切断后路之虞，不得不仓促撤军。

第二次因一开始情报判断便有错误，而无法发挥奇兵战术的应有功能。

这两次的失败，均在于急于求功。彻底检讨之后，诸葛亮决定采行更务实的方法，先建立进攻的桥头堡，以作搜集情报的中心，缩短战线，使补给不致发生困难，彻底了解敌情后，再作进一步计划，换句话说，诸葛亮有意采取长期战的策略。

前面两次都在于敌方发生剧变，一次是曹丕新逝，另一次是曹休新败，但继承人魏主曹叡表现极佳，在政治上对方已无可乘之隙，现在只有靠己方逐步努力累积的力量了。

建兴七年春天，诸葛亮发动第三次的北伐，这次完全采行近取固本的策略，只要赢取小成绩即可。

进军的目标是祁山之南的武都及阴平，这两个地方都在魏蜀的边界上，虽是军事重镇，却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离凉州尚有一段距离，即使被攻占了，对曹魏政权来说只是“小皮肤病”而已，应不致有太大的反应。这次的北伐行动，严格来讲，只能算是大赌博中的一场小游戏。

但为了重建两次失败的蜀军士气，诸葛亮仍决定全力以赴。《三国演义》作者夸张这次的战功，描述诸葛亮不但亲自攻陷陈仓，吓死了郝昭，而且在阴平大战司马懿及张郃，取得重大胜利。

这显然是小说家的虚构情节。陈仓和阴平、武都相距数百里，除非坐飞机，否则诸葛亮无法同时处理两边的战局。何况，依史料记载，诸葛亮从未攻陷过陈仓，而且建兴七年的战事中，不要说远在东方的司马懿，连常在西战线的张郃，都未曾到过前线来。诸葛亮所动用的北征军团少之又少，即使经常出任前锋的猛将魏延，这段期间也是留在汉中，重行组训及补足他的军团，并未投入战争。

这次动用的北征军和第二次北伐相同，大约只有两万余兵力。第一波，由将军陈式率领（《资治通鉴》上作陈成），由武兴出发，直接攻打武都郡及阴平郡。

第二波，诸葛亮亲率万余主力部队，暗中西向，随时准备接应陈式。

武都（今甘肃成县）及阴平（今甘肃文县）两郡，当时都属于雍州管辖，因此曹魏的雍州太守郭淮，亲自率军南下，准备狙击陈式的前锋军团。

郭淮字伯济，太原阳曲人。汉中战役时，任夏侯渊军团参谋长，天荡山之战前夕，郭淮重病，未曾参与规划。夏侯渊战死，曹军陷入危急中，郭淮抱病复出，说服军团将领，

共同拥立张郃为临时总司令，稳住曹军的士气，也有效地阻断刘备的攻势。因此深得曹操欣赏，赐爵关内侯，迁升为镇西长史。

街亭战役时，郭淮攻占了高详所据守的列柳城，阻断诸葛亮退路，逼得蜀军不得不紧急大撤退，郭淮亦以军功迁升为雍州刺史。

由此可见，郭淮是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并不容易对付。因此，诸葛亮的二波部署，隐藏主力军团实力；暗中行动，也有他用心之处。

果然郭淮并未发现诸葛亮的主力部队，只全力迎击陈式军团的攻势，双方在武都郡展开数度接触战。

正当郭淮的部队逐渐掌握优势时，诸葛亮的主力军却突然出现在武都西北的建威郡，有可能再出祁山，攻向西县及街亭。郭淮闻讯大惊，没时间详作思考，便下令放弃武都、阴平，即刻退回街亭，重行部署防线。

诸葛亮这次突击行动，不战而吓走郭淮军团。诸葛亮留下陈式军团驻守此地，并对当地少数民族氐、羌做了完善的安抚后，便又收军退回汉中，进行组训军队的工作。从此，武都和阴平正式归入蜀汉政权的版图，并纳入管辖之下。

赵云去世及诸葛亮复丞相职

基于这次成功的战术，后主刘禅立刻下诏，恢复诸葛亮之丞相职位。其诏书内容如下：

街亭战役失败，其实错在马谡，相父却引咎辞职，自请贬为右将军，为了不违背相父自责以明法大义，朕已勉强同意。

但前年，相父再度光耀我汉军荣誉，斩杀魏国名将王双。今年的远征，更逼退郭淮的大军，降服氐、羌族人，光复阴平、武都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

如今天下骚扰未定，罪魁祸首的曹魏政权尚未枭首，相父承受复国大任，是我朝廷最重要的支柱，却长久居于自我委屈的地位，实在不是光扬我军民忠诚爱国精神的好现象。因此，现在便恢复您丞相之职，请勿推辞。

这篇诏书自然事先征求过诸葛亮的同意，因为接获诏书不久，也就是同年的十二月，诸葛亮在南山建立丞相府（今四川省南部县），并在汉城（陕西省沔县）和乐城（今陕西省城固县）建立城寨，完全做好长期在前线作战的准备。

不幸地在同时，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以来仅存的长期战友、蜀汉首席老将赵云病逝。

对诸葛亮和后主刘禅而言，这是相当令人伤心的噩耗。赵云在战场上一向勇猛，能以七十二岁高龄寿终正寝，也算是值得安慰的了。

但在刘备的元老级重臣中，赵云最支持诸葛亮，尤其是他能顾全大局、爱护部属、照顾人民、生活俭朴、从不浪费军资，为武将中的楷模。这位高风亮节、相处二十三年的同

事兼老友病逝，自然让诸葛亮深为感伤。

对后主刘禅而言，赵云更是大恩人，前后两次单身救主的功劳，忠诚之心令人怀念。三十二年后，刘禅在追谥刘备时代的元老将领——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之时，也特别对赵云作了追谥。

在姜维等人的建议下，对赵云的一生作了以下的评断：

以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按谥法，柔质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侯。

谥书中强调赵云有贤者之风，能体恤民情，慈爱百姓。现今成都武侯祠中，特别把赵云塑造为古朴慈祥、满头白发的元老文臣模样，想必是以他一向的儒将风范所作的具体表征吧！

孙权称帝，蜀吴关系重新调整

在同年夏天，东方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击败曹休的大军后，东吴和曹魏关系已完全恶化，孙权一不作二不休，干脆也称起皇帝来了。他改元黄龙，追尊父孙坚为武烈皇帝，兄长孙策为长桓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并以诸葛瑾之子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以建业（今南京市）为京都，国号仍为吴，史称孙权为吴大帝。

孙权派使节到成都晋见刘禅，要求今后两国以平等的皇帝名义相来往。蜀汉朝廷文武大臣议论纷纷，大多认为孙权称帝，无疑否认了蜀汉政权承续汉王朝的正统地位，绝对不可予以承认，并主张立刻和东吴断绝关系，有的甚至要求出兵讨伐。务实派的大臣蒋琬等当然拒绝这种激烈手段，因为这样不但会削减北伐曹魏的力量，而且双面树敌，可能危及蜀汉王朝的稳定。因此，认为应由正在汉中组训军队的诸葛丞相来作裁断。

孙权称帝，对诸葛亮一向以“清流派”传人自居的“正统”观，也是严重的挑战，经过深思长考后，乃派使者对刘禅上书表示：

孙权很早便有僭逆的野心，我们一直不过于计较，在于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援，而互为犄角。

如果现在我们公然拒绝承认，并断绝其盟好，必会引来他们的仇视，也将迫使我们移师伐吴，和他们拼一长短，只有并吞了东吴领地后，才能再有力量进兵中原。

但孙权手下贤才众多，文武大臣也能和睦相处，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讨平的。长期在此地相持不下，必得利于曹贼，此非为上策。

孝文帝以卑辞谦让应付匈奴，先皇帝也主张和吴国通好，这都是应权通变之道，弘思远益，考虑国家长远大计，而非为匹夫逞一时之忿。

也有人认为孙权以三分鼎立为其目标，不会和我们共同努力讨平曹魏，况且他已志得意满，并无渡江攻打曹魏之打算。这样的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为什么呢？

孙权其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才会退江自保。孙权不能渡长江，犹如曹魏之未能渡汉水，并非力量有余而见利不取。

如果我们大军北征，并告诉他们成功后可以共分曹魏土地，并统辖其军民，我想孙权绝不会静坐不动的。

就算他不动，只要双方保持友好态度，让我们在北伐时，能够没有东顾之忧，使黄河以南的曹魏大军，不致全集结在西方，这样对我们已有很大的好处了。

因此，孙权僭越称帝的罪行，不宜公开揭露。

诸葛亮不但承认这个既定的事实，并且以目前国家的实际利益为考虑重点，他坚持自己的战略目标，必须集中攻击曹魏这个首要敌人，对“不是敌人便是同志”的吴国，采取变通原则，才是明智的。因此发表以上公开说明，以说服蜀汉朝廷意见不同的臣属。

诸葛亮更派遣卫尉陈震为使者，到建业祝贺孙权称帝。

双方在经过协商，约定将来平分曹魏疆土时，西部的州归蜀汉，东部的州归吴国，并发表共同声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俨然是古代版的友好安全同盟。使蜀汉和东吴的关系，得以维持稳定的发展。

瓦解魏军攻势，奠定基础国防

诸葛亮在孙权称帝事件的公开谈话中所提到的“孙权无力渡长江，犹如曹魏无力渡汉水”说法，在隔年春天，便遭到挑战了。

蜀汉建兴六年六月，继曹休出任大司马的曹真，建议曹叡主动出击蜀汉，以解决西南军区的防务。

这次南征军的编组相当庞大，对蜀汉国防的确是空前未有的挑战：

中路军团总司令：曹真

原计划由斜谷越过箕谷进入汉中，后改由长安经子午道直入汉中。

东路军团总司令：司马懿

溯汉水而上，由西城进入蜀境，以和曹真会师。

西路军团总司令：郭淮

由祁山南下，攻击武都郡和建威郡。

曹真向曹叡表示：“汉人数入寇，请由斜谷伐之，诸将数道并进，可以大克。”

曹真有意采用人海战术，倾全力攻击蜀汉，一次将之彻底击溃，因此动员的人力非常庞大。曹真军团人数超过五万人以上，司马懿有三四万，郭淮军由各将领的小军团组成，

人数也在一两万以上。

这也是司马懿第一次参与对蜀汉的战争，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位日后北伐战场上的宿敌，首次正式交手。

不过，汉中及益州都以地势险要闻名，诸葛亮在防守上面，要比攻击轻松得多，何况诸葛亮一直在汉中前线，蜀汉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所以敌军来得虽多，诸葛亮心理压力倒不是很大。

诸葛亮的作战计划相当简单，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蜀汉的兵力较薄，却不乏独立作战的大将，加上据险而守，又在自己境内，拥有地利及人和的优势。

他自己率领主力部队，驻屯东方成固地区的乐城，抵挡曹真由子午线进入汉中的主力，又可阻止曹真和司马懿会师。

同时他下令李严由江州率两万人马，前来汉中支援，表封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接替其父亲镇守江州，谨防东吴的动静。

严阵以待地防备了一个多月，却没有看到“一只老鼠或蚂蚁”，到底曹魏的大军哪里去了？诸葛亮每天派遣大量细作，搜集敌人动向情报，并未发现曹魏军越山而来的动静。

曹真于六月中到达长安，首先等待张郃军团的到来，他命令张郃由斜谷道进攻汉中，自己则由子午谷道推进，约定在南郑会军。

曹真的大军于八月初出发，刚进入子午谷山区，便碰到连续三十多天的大雨，在谷中绕了一个多月，面对庞大山雾区，全军迷路了。加上刚建好的栈道被大水冲坏，建了又坏，坏了又建，光是工程就浪费一个多月时间，曹真的数万大军在大雨中奋斗，真正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

张郃的军团也不比曹真好多少，斜谷道地形险恶，下雨天根本动弹不得，又和曹真失去了联系。老经验的张郃判断天险难斗，干脆退回郿县驻扎，伺机而动。

由东路溯汉水而上的司马懿，碰到雨季的大洪流，根本上不了路，只好一直停留在豫州，等“天公作美”了。

曹魏的朝廷大臣反对这次的军事行动，同属辅佐大臣的陈群，首先进谏：“当年太祖由阳平攻鲁，是趁丰年收割完成之时，但张鲁未攻下，我们就已发生粮食短缺情形。如今未到收割期便出兵，粮食问题必更严重，而且斜谷险阻，难以进退，补给运输费时费力……不可不熟虑也。”

太尉华歆也以大雨为患，不宜发动战争，劳民又伤兵，绝非治国之道。少府杨阜亦上疏表示：“徒使大军团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

散骑常侍王肃建议，天气短期内无法转晴，是“贼得以逸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

曹叡左思右想后，下诏令曹真班师回长安。

曹真退兵后，张郃和司马懿各自返回其驻扎本阵。

倒是西战线的郭淮军团行动较顺利，他和魏曜分别攻打武都和阴平，使蜀汉防务一度

告紧。

诸葛亮确定曹真等退兵后，便立刻命令魏延和吴懿率军人西羌，由后方干扰郭淮等补给线。郭淮和魏曜不得已回军迎击之，双方会战于阳谿（陇西南安祁）。魏延大败郭淮军，也算向曹魏证明了蜀汉国防上的实力。

魏延和吴懿击败郭淮，但以大军深人陇西，防卫和补给方面困难太多，清理完战场后，不敢久留，便再度退回武都郡以南。郭淮虽被击败，仍很快守住了祁山的防线。

诸葛亮以战功上表升魏延为前军师、镇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吴懿为左将军，进封高阳乡侯。

木牛流马，辅助运粮

由于曹真来势汹汹，诸葛亮不敢大意，一开始便摆出长期抗战的姿态，因此粮秣的准备相当重要。

将近两个月的雨季，诸葛亮大军均在山中度过，运输成了严重的问题。为克服此困难，诸葛亮首度采用了一种叫做“木牛”的运输工具。

这是专为秦岭山区、寸步难行的栈道，方便运输而设计的，在第四次北伐行动时，更是全面采用。第五度北征，和司马懿对阵于五丈原时，还依据木牛的几个缺点，加以改良，成为运输得更多也更快的“流马”。

《三国演义》中，渲染“木牛”及“流马”的神奇性，好像成了“机器牛”和“机器马”，外形和真的“牛”、“‘马”都一样了。连现代也不可能有这种技术，何况是科学尚不发达的三国时代呢?

《三国志·诸葛亮传》上称赞他“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换句话说，诸葛亮相当懂得工艺，长于发明和创造各种工具，也就是具有科学头脑，当然三国时代科技是不可能和现代科学相提并论的。

中国自古便有不少人擅长发明各种科技工具。战国时代的墨翟（墨子）和公孙般，以发明攻城及防卫工具而闻名，据说还作过能够飞起来的木鸢（可称得上飞机的雏形）。汉王朝时代的张衡，更以发明观测天象的浑天仪和预测地震的地动仪而流传后世。

相传诸葛亮妻子黄夫人，也是这方面的高手，夫妻两人兴趣相投，相信家里的器具必有不少精彩的设计。

损益连弩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据说是诸葛亮依照当代的连弩改良设计的，又称之为元戎。弩是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由弩弓、弩臂和弩机组成。装置在弓臂后面的金属发射器（大多由铜制）叫做弩机，一次能够发射数枝以上箭镞的叫做连弩。弩在战国时代已有人使用，汉王朝时为对抗行动火速的匈奴骑兵队，于是发明了连弩。

曹魏军由于曹操擅用骑兵的传统，以快速的骑兵战而闻名，或许诸葛亮便是为了应付

曹魏骑兵的冲击，强化己方的杀伤力，才发明这种损益连弩。

根据裴松之记载，诸葛亮的损益连弩，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号称为摧山弩，威力非常强大，在当时被列为第一流的兵器。

第四次北伐战中，魏国名将张郃，便是死在这种“损益连弩”乱箭齐发之中。

一九六四年，大陆考古学家在成都附近郫县太平公社，挖掘出后主刘禅景耀四年二月三十日制造的铜弩机，为诸葛亮死后二十七年所制造，应属诸葛亮改良后的一种损益连弩。

这种弩机，弦弩用臂力是拉不开的，发射时必须用脚踏，扣动扳机后，钩抬会往下缩，钩住的弦随即弹出，箭镞就会发射出去，由于附有瞄准器，命中率甚高。

“八阵图”牵涉范围较广，篇后将辟专章讨论，在此不赘。

其实，最值得一提的仍应属“木牛”、“流马”。这是针对蜀国畜力不足，秦岭山区多栈道，运输粮秣非常不方便，由诸葛亮指导工匠蒲元等设计出来的。史料记载：木牛是一脚四足，流马是前后两脚；脚是车轮，足是支撑用的木柱。也就是说，木牛及流马并非是“牛”型或“马”型的机器，而是单轮和四轮的小木车。

清朝人张澍在其所编纂的《诸葛武侯故事》中，引用《后山杂谭》记载：“蜀中有一种小车子，一个人推动，可载运八石重的东西，前如牛头；又有一种大车子，可以四个人一起推，载重量超过十石，这大概就是诸葛亮所发明的木牛流马吧！”

不过根据史料记载，诸葛亮时，木牛只能载一岁粮（即一人一年的口粮），流马只能载四斛六斗（约四石多）。由此看来，杂谭所记载的，已是经过改良后运输量更大的木牛流马了。

木制独轮小车，其实在汉代以前，已为民间所使用，称为辗车。诸葛亮的“木牛”，应是针对山路崎岖、平衡感的特殊需要，重行设计的。

成都羊子山二号汉墓出土的骈车画像砖，右下角有人在推独轮小车，大概就是“木牛”的大体轮廓。

“木牛”每次可载一岁粮，约有六百公斤重，每人每天可以运送二十里路，虽不会太辛苦，但速度的确稍慢了些。后来设计的“流马”，不但载重量增大许多，相信最主要应是速度的改良，所以才会以流马称之。

木牛、流马可以运粮，本身又不需要喂食，对长期的远征作战，的确有很大的帮助。

宿敌对阵

倾巢而出的第四次北伐

建兴九年三月，经过将近两年休养生息，诸葛亮在汉中集结了大量人马，准备发动第

四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规划上最完整，掌握的时机也最好，不幸错用了马谡，造成凄惨的败局。

第二次北伐，只能算是第一次的延续行动，由于敌军统帅曹真早有准备，加上陈仓守将郝昭表现优异，迫使诸葛亮无功而还，虽谈不上失败，却相当的没面子。

第三次北伐，规模小，目标也不大，只是用来重建自己的信心，及加强西战线的基础实力。

建兴八年的那场被大雨阻止的蜀魏对抗战之后，诸葛亮认为时机已成熟。风闻魏军总司令曹真病重，一旦去世，曹魏的军政结构将因连续丧失曹氏第二代精英曹休和曹真，而产生重大变局，也将削弱魏军的作战力量，因此诸葛亮准备趁机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北伐行动。

这次，他仍选择祁山的西战线，可见在战略规划上，诸葛亮的目标不变——仍是曹魏最西方的凉州。

三月初，诸葛亮完成编组。

去年调到汉中的蜀汉江州防卫司令李平（即李严），一直在汉中帮忙，东方的防务由其子李丰接任。诸葛亮上表拜李平为中都护，在汉中开署治事，督办这次北伐军团粮秣的运输、调配工作。

这次动员兵力将近十万，所需的辎重粮秣相当多，因此，动用了一批新制的“木牛”负责运输。掌管后勤补给的李平，工作压力庞大而繁重。

第四次北伐军团的编制如下：

北伐军团总司令：诸葛亮

参谋本部：杨仪、姜维、杜义

第一军团司令：魏延

第二军团司令：高翔

第三军团司令：吴班

第四军团司令：王平

汉中后勤行政总指挥：李平

北征军团依编制，于三月底从汉中出发，预计在武都、阴平集结，准备向祁山发动总攻击。

曹真病危，司马懿上阵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曹魏的西战线总司令——大司马曹真，却进入病危中。

去年，曹真主导南征蜀汉的军事行动，动用的军力空前庞大，连东战线荆、豫两州的

督军司马懿都被借调了。不幸碰到连续三十多天的倾盆大雨，秦岭山区整日浓雾笼罩，对此区地形不熟的曹魏关中军团主力部队居然迷路了，将近一个月进退不得。

曹真又急又气，亲自冒雨指挥行军，因而得了严重风寒。回到长安后，心情一直抑郁不安，病情更为恶化，到了建兴九年人春，已经是一病不起。

魏主曹叡亲赴长安探望，曹真知道自己将死，乃推荐司马懿接任。

由于司马懿和曹真一向不和，曹真遂亲自写了一封急函，派人送给司马懿，信中表示："非仲达（司马懿字）不足以救国家。"要求司马懿承续自己未完成的工作——消灭蜀汉及东吴，统一中国。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比诸葛亮大两岁，温县大约在洛阳东北七十公里的地方。

司马家为当地望族，祖父曾任河内郡太守。司马懿在家中八个男孩排行老二，由于这八个男孩子，表现都很优异，当地有"司马家八达"的美誉。

司马家兄弟受过完善教育，学问渊博，尤其在佛学方面造诣颇深。长兄司马朗年轻时便颇有声望，当时的军事强人董卓有意重用他，但司马朗以董卓乱政，拒绝受聘，反而弃家投奔举义旗反抗董卓的曹操。

司马朗个性善良、豁达，工作相当干练，曹操曾封之为成皋县令。"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曹操非常欣赏，认为是千古难得的治世能臣。可惜他在随军南征东吴时，罹患疫病，以四十七岁的英年，死于军旅。

曹操怜惜司马朗英年早逝，因此特别将他年仅二十九岁的大弟司马懿，聘为私人秘书，刻意提拔。

年轻时代的司马懿和兄长有很大不同，虽然个性上都显得温和，但司马朗较诚恳，司马懿则城府深，友人们常批评司马懿"内忌外宽，善于权变"。也就是说，他虽热情有气度，却机警善变，又有点狡诈，很像年轻时代的曹操。

官渡大战前，曹操广征人才，司马懿自然是其中之一。但司马懿怀疑曹操是否有力量敌得过袁绍，因而不愿出仕，便假装中风，无法应征，居然连兄长司马朗都以为他是真的病了。

曹操的首席内政辅佐崔琰，曾对司马朗说："你那位大弟弟，智慧和胆识都在你之上呢！日后一定是名了不起的将才。"

不过，司马懿不久还是被聘任为文学掾，陪曹操的儿子曹丕研究学问，两人有相当亲密的交情，由于曹丕比司马懿年轻八岁，故对待他有如兄长一般。

汉中大战前夕，司马懿由书记升任军事参谋，在曹操最后的十二年间，司马懿一直跟随在曹操身边，学会不少曹操思考、应变及待人处世的技巧。

编年史的《资治通鉴》中，司马懿是在曹操征伐汉中道教军团领袖张鲁时登场的，当时已出任军事参谋。他在征服汉中后，建议曹操要乘胜进攻益州，曹操却笑着对他说：

“人的欲望真是无穷呀！又何必得陇而望蜀乎！”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北伐，以水淹法击溃于禁大军，威震华夏，曹操有意迁许都以避之。司马懿全力劝阻，并建议联合东吴袭击关羽后方，一举解决襄樊所受的压力。

曹丕即帝位，司马懿立刻成了曹魏政权的大红人，深获曹丕信任。曹丕病重时，更将司马懿与曹氏第二代精英曹真、曹休等，加上陈群组成托孤的辅佐大臣，还特别交代曹叡，任何事情都可以和司马懿商量。

不久，孙权在江陵方面军力不断强化，使樊城和襄阳备受压力。曹叡乃任命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兼任豫州和荆州督军，并进驻宛城，负责抵挡东吴势力的扩张。

正在这段期间，孟达打算在新城起义，响应诸葛亮的北伐，被司马懿火速的行动加以敉平。

建兴八年，曹真发动征讨蜀汉的军事行动时，曾约司马懿由汉水西上，由西城攻打汉中盆地的东方，这也是司马懿第一次参与和蜀汉的作战。却因为连续一个多月的大雨，汉水洪流暴涨，司马懿连船都还没有登上，曹叡已经下令撤军了。

曹真和司马懿之间，虽明争暗斗，常有冲突发生，但彼此仍相当尊重对方。因此，曹真在临终前，乃基于公义，推荐司马懿代理自己和诸葛亮对阵。他的理由是孙权力量虽大，但重点在自己为皇帝，原则上是以自保为王。蜀汉自认为汉王朝正统继承人，因此诸葛亮北伐的企图心旺盛，不得不严密防御之。或许曹真早已看出，由于曹氏第二代精英皆英年早逝，曹叡固然贤明，但年纪太小，曹氏政权的实力已大幅削弱，必须靠在洛阳地区属于世家的司马家声望，来维持曹氏政权的掌握力，所以希望司马懿能够和曹叡密切配合。

司马懿以静制动的新战术

平心而论，司马懿的作战经验远不如诸葛亮，这个弱点，在司马懿的心里自然是非常清楚的。

既然临危受命，司马懿不敢怠慢，立刻由荆州返回京城洛阳和曹叡会商。曹叡将曹真的推荐函当面交给司马懿，并嘱咐之：“西方事重，非君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

当场，曹叡令司马懿即刻进驻长安，总督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共同对付诸葛亮的北征大军。

隔月，曹真病殁，从此以后，亲司马懿的军团逐渐成为曹魏军权的主流派。原曹真、曹休的主力反而退为附属地位。

司马懿到达长安后，立刻着手编组对付诸葛亮北征的军团。

总司令：司马懿

参谋：司马师、司马昭

前军军团司令：张郃

中军军团司令：郭淮

后军军团司令：司马懿自兼

军团将领：魏平、贾栩（非曹操时代参谋长贾诩）

上都防卫司令：费曜

副司令：戴陵

司马懿编组的防御军团，人数约二十万人左右，由长安出发后，魏主曹叡也在洛阳编组后援军团，目标三十万人，以应随时需要，分批驰赴前线支援，看来，曹叡打算全力以赴。

司马懿令费曜和戴陵率四千精英，防守凉州军事重镇上邽，一方面可以阻止诸葛亮再度趁机攻占陇西三郡，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曹魏在祁山前线的守卫军和雍州后方之间的补给线。

张郃向司马懿建议，由他带领前军军团，由鄜县和雍县附近，循褒斜道南下，攻击诸葛亮在汉中的补给阵地，以摧毁诸葛亮的作战力。

但司马懿担心自己在这地区的作战经验不如诸葛亮，张郃正可弥补自己这方面的弱点，因而加以婉拒。他坦白地对张郃表示："目前军团中，能够独当一面对抗诸葛亮的，大概只有将军一人了，若再分散兵力，对我方的战斗力可能会不利。况且，秦岭山区多险路，想必诸葛亮会以少数兵力，据险而守，去了也不见得能建功，相信他的主力一定会放在祁山，我们应集中最大的兵力来对付他才对啊！"

另一方面，诸葛亮的主力军，由武都直接攻击祁山山下的曹魏军防卫要塞，他预测司马懿将由陇山南麓，渡过渭水，经由街亭，南下木门，来拯救祁山的曹魏守军。

因此，他留下王平指挥由南中少数民族组成的无当飞军，继续围攻祁山，自己亲率魏延、高翔、吴班等军团北上迎击司马懿的主力部队。

不过，在到达木门附近时，诸葛亮突然变更行军路线，他表示不愿和司马懿硬碰硬，而转向西方，先攻打由费曜镇守的凉州军事重镇上邽。或许诸葛亮早有此打算，因为他北伐的第一个目标仍是凉州，只是为了欺骗司马懿，才故意摆出要在渭水河畔进行决战的姿态，却避实击虚地攻打凉州第一道防线上邽。

司马懿原本认为上邽的天险，又没有多少兵务驻守，诸葛亮应不会在那里浪费时间才对。想不到诸葛亮竟动用庞大军力，围攻上邽。

这下司马懿慌了，立刻派郭淮军团，火速驰援上邽，自己则随后赶到。

费曜在得到郭淮的支援后，胆量变大了，为确保上邽的安全，他和郭淮商议，想趁诸葛亮大军到来之前，先夜袭刚到城外驻营的蜀汉前锋魏延军团的大本营。

但魏延经验老到，又勇猛善战，他判断郭淮军一到，魏军必会主动求战，因此日夜严守。

夜袭的魏军，反而陷入苦战，在将近半天的肉搏血拼后，费曜和郭淮好不容易才脱险而出，幸留守的戴陵军还算审慎，他除了据险坚守本关外，还派出接应部队，打开一条回关的道路，使郭淮和费曜的败军，得以顺利入关。

就在这段时间内，高翔和吴班的军团也赶到了，他们趁机攻占上邽周围的外线防守阵地，使费曜等只好退回本关死守，上邽外围的麦子，被蜀汉大军收割一空。

等到司马懿大军渡过渭水时，发现上邽外围的防守已完全落入诸葛亮手中，想要驰据上邽，暂时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即刻向诸葛亮挑衅，以进行较大规模的会战，碍于眼前情势尚未明朗，也不太有把握打胜仗。在此进退两难之际，只好来个以静制动的策略。

司马懿下令在渭水河畔，构筑防卫营寨，据险而守，以消耗诸葛亮远征军的粮秣。不管蜀汉军如何挑衅，司马懿一律相应不理，让诸葛亮一筹莫展。

率领数倍于敌人的大军，却能够在得到十足把握之前，强忍着不进行决战。司马懿坚毅不拔的耐力，的确称得上日后雄霸一方的豪杰。

退兵策略，引诱速战

面对司马懿的坚守战术，诸葛亮决定暂时把军队退到邽山东北约五十里的卤城，在这里可以同时监视司马懿的大军和上邽守军的动静。如果司马懿想趁机解救上邽之围，诸葛亮便可配合魏延军团内外夹击之，或许还可以在街亭安排另一次会战，以报当年马谡溃败之仇。

但司马懿似乎没有中计，他虽然移动了军队，却没有攻向邽城。相反地，是尾随在诸葛亮军团后面跟踪，不过，也不是趁机从背后袭击，面是像监视般地远远盯着，并且若即若离地和诸葛亮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诸葛亮实在无法了解司马懿到底要的是什么战术。只要诸葛亮一动，他立刻跟着动，诸葛亮一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下来，并且立刻构筑防御工事，搭建营寨，以等待蜀军来攻，但诸葛亮真的下令攻击时，他又闭营坚守，相应不理。

不过，比诸葛亮更受不了的，却是司马懿本身军团的将领们，他们觉得这样太没有面子了。曾在这里立下彪炳战功的老将张郃，实在看不懂司马懿到底在干什么，便坦然地建议道："蜀汉大军远来攻击我们，我们避其锐锋不愿和他们会战，主要是想消耗他们的粮秣和士气，这种战术我也颇为同意。我方的祁山守军，知道我们大军南下，相信必能信心十足，固守住他们的本营，因此我建议分出一支奇兵，绕到他们的后方，一方面可以强化祁山的防御力量，一方面也给蜀军压力。像这样尾随他们前进，又不敢逼近，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是会让众人大失所望的。"

司马懿认为时机未成熟，还是不同意，决定仍然跟着诸葛亮跑，每到一个地方，立刻建立营寨，但就是不肯出战。

后军指挥官贾栩和魏平，实在看不下去了，便纷纷议论道："司马公畏惧蜀军有如老虎，实在是我们的耻辱，这会使我们成为天下的笑柄呀！"

这种传言多少会进入司马懿的耳朵，司马懿心里自然很不好受。加上军中又不断有耳语表示，蜀军最怕的是张郃，像司马懿这种胆小鬼，根本不必放在心上。这些传言的确使一向冷静的司马懿，开始有点沉不住气了。

到了五月，诸将求战的压力更大，司马懿不得已，只好依照张郃的建议，让张郃分出一支奇兵，到祁山之南攻打王平的部队，他自己带着魏平和贾栩，由正面向诸葛亮挑战。

张郃的步骑混合组，大约有六千名左右，由探马搜集消息得知，王平的无当飞军不到三千名。

因此张郃暗自计划着，王平军看到曹魏援军到来，一定会立刻撤退，祁山之围自然而解。到时候，他便可会合祁山守军，由南向北夹击木门附近的诸葛亮大本营。和街亭之役相同，将很快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

王平的无当飞军人数虽不多，却个个猛勇善战、视死如归。王平一听到张郃援军到，不但没有逃走，反面天天在第一线督战，并在祁山外围，根据地形，构筑了一道相当坚固的防御工事。张郃的军队攻势虽猛，却一步也踏不进去，更不要说和内围的曹魏守军取得联系了。

王平早年曾任曹操关中军团的中坚干部，本身又是行伍出身，实战经验丰富，对张郃关中军团的作战方式知之甚详，两军对峙达数十天之久，张郃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反而使自己的军队，开始有了粮秣供应上的问题。

司马懿的主力部队，进行得也不顺利。

原先司马懿的策略是，先由魏平和贾栩带领万余人马埋伏在卤城东北角山区，然后他亲率主力部队，和诸葛亮军作正面的对抗，当两军陷于胶着时，魏平等可绕道山路由侧面袭击蜀军。由于曹魏军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或许能有效地将诸葛亮北伐的主力军，围困在卤城附近，这样曹魏军便胜券在握了。

为达此目的，司马懿还下令自己的两位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由正面发动试探性攻击，吸引蜀军注意，让魏平和贾栩得以顺利行动。

不幸地，进人山区绕到侧面的魏平和贾栩，迫不及待地想袭击蜀汉军队，让审慎的诸葛亮有所警觉，进而展开巧妙的反制行动。

诸葛亮令魏延迎击并搜索魏平在山区的军队，双方刚一接触，魏延便发动猛烈攻击。曹魏军兵力虽较多，但因为在山区调动不易，反而被魏延军一一击败。这场仗打下来，魏军损失了甲士三千多人、玄铠五千多套、角弩三千一百多张。司马懿看到魏平军团已溃散，便放弃和诸葛亮对峙，再度退回营寨坚守。

在祁山外围胶着的张郃军团，听说司马懿战败，急忙引军退回，双方再度合为一军，守住阵地，任凭蜀军再怎样挑战也不出来了。

据野史记载，诸葛亮不但火速击溃了魏平军队，还让高翔、吴班等引诱司马懿父子进入山谷中，安排火攻欲消灭之，不巧当天下大雨，火药完全失效，司马懿父子才得以侥幸脱险。

但是依司马懿小心翼翼的个性，这种情况的真实性似乎不高。总之，这场宿敌对阵、高手相逢，从头到尾如同在捉迷藏，双方仍无缘当面交锋。

追退军，张郃阵亡

双方相持到六月间，诸葛亮的粮秣陷入了严重的供应困难。

新设计的木牛固然功能不错，到底还是速度太慢，诸葛亮由武都到祁山，由祁山到卤城及邽城的战线，又拉得太长，使负责运送粮秣工作的李平，感到非常困扰。

不久，参军马忠和督军成藩紧急来到卤城前线，要求晋见诸葛亮，代李平传递后主刘禅的口谕，表示后方的行政工作出了严重问题，粮秣和装备供应上有困难，希望诸葛亮先行退军，从长计议。

诸葛亮正为粮秣供应不足而烦恼着，听说后方出了问题，也认为勉强不得，便紧急下令撤军。

看到诸葛亮突然撤退，司马懿判断蜀军已经粮尽，军心必不稳，如能趁机追击，或许能报魏平遭击溃的耻辱。因此他命张郃率领前军军团，组成骑兵组，火速追击。

《三国演义》描述，听到诸葛亮退兵，张郃便欲主动追击之，司马懿大力劝阻，但张郃坚持己见，以致遇伏身亡。历史上的记载正好相反，司马懿下令追击蜀汉退军，张郃以《孙子兵法》上“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的道理反对，但司马懿执意不肯放弃，张郃只好勉为其难从之。

依诸葛亮的个性，即使在危急关头，他也是井然有序的。街亭之役后，除了魏延军团距离太远损失较大外，其余的部队大多能安返，由此看来，诸葛亮相当懂得败而不乱。初次交手的司马懿，低估了诸葛亮这方面的能力，想趁机讨回点“利息”，却造成曹魏军团的空前悲剧。

由于王平在祁山仍拥有绝对优势，诸葛亮根本不必担心归路遭到切断，因此他先指示包围邽城的高翔军团先行撤军。郭淮和费曜虽暂获解围，但和主力部队的联系已断绝多时，谨慎的郭淮不敢擅自行动，让卤城的蜀汉主力在压力不大下，迅速而颇有秩序地撤退了。

但诸葛亮担心司马懿或郭淮，在确定蜀军撤退后，会趁机追击，便亲自断后，在木门的山上，安排大量弓弩队，并配置部分刚改良成功的损益连弩，想试试其杀伤威力。依诸葛亮原先的构想，只是杀杀曹魏的威风，打击其士气，让他们不敢追来而已，不料却钓到了一尾大鱼。

在这次的攻防战中，一向在这个地方相当威风的张郃，却吃了不少暗亏，心里颇为不平。加上第一次和司马懿配合，处处受限制，一股怨气正没处发泄，又被强制命令追击撤退中的敌军，因此几乎是不顾性命地往前直冲，即使到达山谷地区，也未作特别警戒，以致遭到诸葛亮断后部队的袭击。

若是一般的传统武器，依张郃的作战经验，要逃过这个劫难不是不可能，只是损益连弩威力太大，一发十数枝飞箭，挡也挡不住。在首次的攻击行动中，张郃的右膝中箭，落下马来，使他气愤难消，大吼一声，愤怒地杀向山上，不一会儿，便死于乱箭之中。

这位让诸葛亮颇为头痛的魏国一代名将，就这样意外地送了命。张郃军团中分出追击的骑兵组，也几乎全军覆没了。

李平假传圣旨

当诸葛亮大军回到攻击发起线的武都和阴平时，驻守汉中负责粮运的李平，突又宣布："粮秣充足，补给上全无困难。"然后派人向诸葛亮表示："为什么突然退军呢?"

这下子把诸葛亮搞糊涂了，不是李平派马忠传令，后主因粮运困难，而下令先行退兵的吗？为什么李平会不知道这件事呢？难道是马忠误传，或另有内幕？

李平以尚书令身份，成为刘备托孤大臣之一。换句话说，依刘备临终的意思，李平所承担的责任，仅次于诸葛亮而已。

刘备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李平？这大概是因为李平在蜀中官僚集团最久，人脉及人际关系要比空降部队的诸葛亮好得多，为了蜀汉新政权的稳定，刘备特别要求李平给予诸葛亮有力的协助。

但刘备死后，李平由于要应付东吴方面可能的攻击，一直驻扎在江州，根本没有时间返回成都发挥他的影响力。相反地，诸葛亮回到成都后，在很短的期间内，以高度的政治技巧，独力组合了蜀中各股力量，使不稳的蜀汉政权，在刘备去世后不久便稳定了下来。尤其是南中凯旋班师回朝以后，诸葛亮的声望达到最高峰，很快便掌握蜀汉政府的主要大权，似乎一点也不需李平帮忙。即使他北伐中原进驻汉中之后，成都的政治也由诸葛亮提拔的第二代精英郭攸之、费祎、蒋琬等负责。特别是张裔去世后，诸葛亮似乎已把主要的政治运作，交由少壮派承担，像李平这种元老级大臣，都不再负责实际运作的职责了。

即使原本驻守江州负责东吴防务的工作，也因东吴及蜀汉关系缓和，不再是那么重要。诸葛亮下令李平将江州防务交给儿子李丰继续负责，李平自己则到汉中来协助诸葛亮北伐工作有关粮秣的供应及运输事宜。

对诸葛亮而言，这正是他大公无私和高度政治智慧的表现。诸葛亮个性上虽审慎小心，但却自信十足，对本身的能力有充分把握，而且不会患得患失，总是尽全力工作着。

他比刘备更了解蜀中政治和社会结构，为了避免刘备死后可能产生的争权，他决心尽

快建立接班的班底，将蜀汉政权的重心，很快转移给第二代精英的少壮派。他自己则承担最困难的“业务开拓”工作，将剩余的生命贡献在为国家未来前途所作的“南征北讨”上。

因此，他希望元老级的大臣和他一样，不再掌握实际政治权力，只求做事不再做官。

但对李平而言，这种崇高的思虑和情操，是无法理解的。好不容易受到刘备之托为辅佐大臣，便应该好好发挥其权力。诸葛亮不在国内，照理讲，他应留在成都指挥大局才对呀！怎么被调到汉中管理这吃力不讨好的后勤补给工作呢？

相信李平心里一定非常不平衡，他认为诸葛亮剥削了他的权力，并且在内心严厉地指责诸葛亮的“独裁”。

和李平有同样想法的元老重臣，便是在前面提到过的廖立。廖立自认自己的才华，足以作诸葛亮的副手和接班人，因而不满诸葛亮把政权直接交给少壮派的第二代精英。廖立的个性不像李平般的温和、容忍，他常情绪化地公开恶言批评郭攸之、蒋琬等人，甚至挑拨元老派和少壮派间的关系，因此被诸葛亮弹劾，废为庶人。

李平忍受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甚至把自己的名字由“严”改为“平”，多少在心理上有“自我疗伤”的作用。但心中的不平并没有消失，所以只要机会到来，他总想报复和发泄一下。

这次的运粮工作，进入五月后，便碰到和去年魏国曹真南下时同样的难题，大雨接连数十日不停，运粮工作阻碍重重，前线的诸葛亮又不断急迫催促着，使李平在情绪上再也无法平稳下去了。

他先派马忠假传圣旨，表明后方的困难，再派自己的部下岑述催促诸葛亮立刻撤军。但他似乎没有仔细思考诸葛亮真的回来后，这个假传圣旨事件，应该怎么交代。或许他认为诸葛亮绝不可能说退军便退军，一定会派使者来交涉，到时候他或许可以向诸葛亮建议，这批少壮派执政经验不足，才会造成后勤行政上的困难，不如由自己回成都，彻底从政治及经济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便可名副其实地掌握辅佐大臣的权力了。

诸葛亮远在数千里的前线，就算郭攸之等想和他联系，也没有自己来的方便与快速，只要处理得当，诸葛亮是不可能发现事情真相的。

他实在没有想到，诸葛亮对战场条件的要求，非常审慎，因此在接到粮秣困难的消息后，即立刻宣布撤军。

这下子李平着慌了，他害怕诸葛亮回汉中发现真相后，会追究他假传圣旨、贻误军机的重罪，但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为自己辩护及解脱罪行。有一阵子，他甚至想谋杀马忠和岑述，以推卸责任。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这样做未必骗得过诸葛亮，使他一直迟疑不定。

在成都的后主刘禅，接到诸葛亮突然撤军的消息。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这些掌政的第二代，不了解诸葛亮退军的原因，或许认为蜀军又打了败仗，而心焦不已。因此，刘禅

派人向后勤留守的李平，询问诸葛亮为何突然撤离前线。

面对这个问题，李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起初他表奏后主刘禅，称说这次的退军是假的，是诱敌之计吧！但从诸葛亮直接和后方的通信中，刘禅很快发现，这似乎不是假退军，因而再度要求李平澄清。李平实在是乱了方寸，干脆向后主表奏，诸葛亮或许临阵畏敌，有无故撤军的嫌疑。

留在成都的诸葛亮心腹重臣，接到这种奏呈，不免大惊失色，立刻紧急向前线的诸葛亮密报。诸葛亮不动声色，迅速回到成都。他把李平给自己的书信，以及上给后主的奏呈详加对照，并召见马忠、岑述等有关人员，了解事实真相。由于人证、物证俱全，李平的野心及不负责任的态度，完全暴露。诸葛亮下令暂停李平所有职务，在家闭门思过。

即使没有李平的欺骗，诸葛亮也可能因粮运困难而被迫撤军，因此李平贻误军机的罪行其实并不严重。但他以个人野心，欺上瞒下及逃避责任的作风，让诸葛亮深为气愤，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份弹劾表章：

自先帝去世以来，李平便一再以自身利益为主，求取虚名，而无忧国之心。当臣准备北征之际，曾要求李平在汉中镇守后勤，但李平以该职务对其利益不大，而要求出任统辖五郡的巴州刺史。

去年，臣欲由祁山西征，征召李平主督汉中后勤事宜，李平却说司马懿已开府招抚，影响东方边境的稳定，臣因知李平之野心，想用这件事，取得更多的个人利益。是以臣特别表李平之子李丰为江州军团总督，特别隆重优遇之，希望李平对朝廷能有更多的认同。

李平到达汉中时，臣亦将所有后勤工作完全交由他全权处理，许多臣属都责怪臣过分迁就李平，对他太好了些。但臣认为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与其过分指责其短处，不如褒扬其长处，强化其忠诚，团结一致为国事而努力。

想不到李平心里所想的只有虚名及个人利益，因此颠倒黑白，欺下瞒上，造成严重的军事贻误。当然这一切过错，臣也无法逃避责任，因这也是臣用人不实的缺失呀！

由于李平乃托国重臣，地位崇高，这件事情应该予以怎样的处分？蜀汉朝廷重臣们为之议论纷纷。

诸葛亮清楚地表达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人的忠诚心，就如水中之鱼一样。鱼如果没有水，一定会死，人如果失去忠诚心，也必会发生凶事，是以良将更应谨守自己的忠诚，才能够扬名立万啊！"

八月底，后主刘禅下诏，免除李平所有职权，废黜为平民。

李平所统辖的蜀汉最大非主流派军团，也以"国家安全"为由，解散后并入各军团中。在江州督军的李平儿子李丰，调回成都，但诸葛亮仍升之为中郎将，成为不直接带兵的参谋官职务。

当时很多人判断李平家族可能会全遭到罢黜，想不到诸葛亮虽严惩李平，对其家族却意外宽容，嫡子李丰除继承其爵位外，仍可参与蜀汉朝廷军政大事，诸葛亮还特别写了一

封慰问信，要求李丰谨守职责，和长史蒋琬“推心从事”，尽心为国建功。

李平虽遭严厉处分，到底他也能自我反省，对诸葛亮并无怨恨，使李平军团的解散及分并得以顺利完成。尤其对李丰继续受到重用，深为感激。日后，李平在梓潼郡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深为伤心，不久便以突发的急病去世了！

秋风五丈原

五度北伐，全力以赴

第四次北伐失败，主要在粮食供应的困难。但诸葛亮在连续和曹真、张郃及司马懿等曹魏一流名将对阵后，信心大增，特别是袭杀张郃之后，诸葛亮对击败曹魏、占领关中已是愈来愈有把握了。

为改善粮运问题，他对“木牛”和“流马”又作了进一步的改善。建兴十年和十一年，诸葛亮加紧粮源及兵源方面的规划。他在黄沙（陕西省沔县）大规模垦植，并在景谷（四川省昭化县）的白马山，操练木牛和流马的运输作业。十一年冬天，在斜谷道筑成空前巨大的仓库，做好再度北伐的完整准备。

这两年，诸葛亮大部分的时间仍在汉中“休士劝农”、“教兵讲武”，有时候则返回成都探望家人，他的两个女儿诸葛怀和诸葛果也在这段期间出生，这时候的诸葛亮已五十二岁了，却能连续生育子女，可见他的身体健康情形仍然相当不错。

不过，诸葛亮之所以经常往来于前线和京城，并非为了和家人团聚，主要是蜀汉的军政系统中，产生了严重的纠纷。

前锋军团首席猛将魏延领导的“战士”派，和车骑将军刘琰、绥军将军杨仪所领导的“参谋”派之间，由早期的意见不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彼此相互排斥，使军队的运作产生问题，诸葛亮为此头痛不已。

魏延一向深得军心，加上勇猛善战，是前线不可或缺的将才。杨仪则擅长行政作业，对诸葛亮最为困扰的粮运问题，常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深得诸葛亮器重。这两人都是诸葛亮少不了的左右手。

为协调彼此间的歧见，诸葛亮只好将官职最高的车骑将军刘琰，以酗酒的理由，下令遣返成都，减轻魏延的心理压力和对“杨仪班”的敌视。

因此，诸葛亮的忧心和工作量，同时增加了不少。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隆中时代的老友、曹魏御史中丞徐庶和典农校尉石韬相继退休，诸葛亮不禁感叹道：“魏国人才何其多啊！连他两人都有机会退休呢！”

就在这段期间，诸葛亮的食量和睡眠明显的减少，无因的焦虑愈来愈严重，大小事如果小自己经手，都会有强烈的不安，健康情形也开始衰退。

进军五丈原

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率领第四次北伐原班人马，再度出征。

这次他的路线有很大的改变，两次远绕西战线攻打凉州的策略，均遭失败。尤其是粮秣运输问题，由于战线拉长，更形严重。而且，连续数度对峙，曹魏阵营在这里的防卫能力也大大加强了。由子午道进攻长安，虽最快速，但路途最难行，也有可能造成运输上的困难。

因此，他选择由褒斜道、出斜谷，攻击关中西南军事重镇郿县的计划。去年，在斜谷道建构大仓库时，便已决定了此一战术。

这个战术效果虽较直接，但反弹也一定较大。为分散曹魏的力量，诸葛亮特别派使节到东吴，约同孙权一起出兵，得到了孙权的首肯。

二月间，诸葛亮仍以魏延为前锋，出斜谷口直接攻击郿县，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共约十万，随后到达五丈原附近，并在此扎下营寨。

曹叡再度以司马懿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兵马，沿着渭水南岸布阵，背水建构防御工事，准备长期抵挡蜀军的攻击。

五丈原在今日陕西省岐山县南端，是一片低矮丘陵地，土质肥沃，适合种植粮食，诸葛亮选择这个地方，显然是为了粮秣供应问题，他有作长期战的打算，有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准备。可见这个时候，诸葛亮对自己的健康，仍有相当的把握。

其实，司马懿最怕的是诸葛亮发动决战。当时，参谋本部原建议他将大军部署渭水北岸，但司马懿认为这会引诱蜀军越过郿县以东，为了保护长安，便不得不进行决战。虽然曹魏军团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张郃去世后，曹魏阵营实在缺乏和魏延在战场上相抗衡的指挥官，因此进行大会战，并不见得有利。

他下令移师渭水南岸建立防御营寨，主要目的在全力阻挡诸葛亮向东或向北的攻击。

由于双方仍如第一次对阵般的谨慎，五丈原上外驰内张，战局暂时呈现胶着。

二月底，诸葛亮下令自己统率的主力部队，在五丈原散开布阵，并沿着太白山下的丘陵地，进行屯田，准备长期性粮食的自给自足。

表面上，诸葛亮显得好整以暇、从容不迫，其实他的焦虑行为日渐明显。据说，他自己兼任“品质管理”人员，每天审察木牛及流马的运作成效，并亲自改良损益连弩，审察二十杖以上的罪刑。显然，诸葛亮是利用这种不用花太多脑筋的工作，来消耗时间、平缓心理的压力。

三月，和诸葛亮同年的汉王朝末代皇帝——汉献帝，在被罢黜十二年后，病死于许昌。享年五十四岁，结束他坎坷的政治生涯。

魏明帝曹叡，下令司马懿坚守阵地，避开敌军锐锋，让蜀汉大军进退两难，只要他们

陷入粮食不足的情况，便可轻易地击败之。

坚守战略，已成了曹魏决策中心的共识。

不管诸葛亮如何地挑衅、示弱、引诱，司马懿一律不理睬，对蜀军的攻击，一律以箭雨对付，兵士们一步也不离开营寨，倒让诸葛亮真正束手无策了。

这段期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兄长诸葛瑾表示：

瞻儿今年已八岁（虚岁），聪明又可爱，只是稍嫌早熟了些，恐日后不成大器。

《诸葛亮集》中，收录两篇《诫子书》，一篇探讨求学之道，一篇说明宴请宾客时饮酒的节制。想必是为养子诸葛乔（诸葛瑾次子，为诸葛亮养子，街亭之役殉职）所写的，否则为刚满六岁的儿子作此训诫，有何意义？

不过，诸葛亮的屯田政策，作得相当成功。由于他治军严明，屯田的士兵和当地百姓相处颇为融洽，《三国志》上记载："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加上原本的准备充裕，一时之间，蜀汉大军的粮秣供应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守在营寨后面的司马懿，也想不出什么方法对付，只好向后方要求更多的支援，继续坚守下去。

西线无战事，东战线倒热闹了起来。

孙权虚晃一招

五月间，孙权亲率十万大军，攻击曹魏最东边的军事重镇合肥。

同时，诸葛瑾和陆逊也领军进入江夏，出沔口，准备向襄阳进攻。

另外，孙诩、张承等也以少数人马，布阵于广陵、淮阴一带。

蜀、吴同时北伐，曹魏政权面临空前未有的庞大压力。

代替司马懿指挥曹魏东战线防务的是作战经验丰富、而且文武双全的老军头满宠。

满宠在曹操时代便常膺重任，尤其富于独立作战能力，只是魏国大军这几年大多调往关中，去对抗诸葛亮的连年北伐，致使满宠能够动用的军力不多，加以防御地区广大，一时也感到非常头痛。

经过审慎的评估，满宠决定采取坚守策略，他下令各地守将封城，自己则率主力部队，准备亲自迎击孙权的北上大军，一方面则向曹叡申请援助。

审视战局，曹叡决定御驾亲征对抗孙权。

七月，满宠募集敢死队，突击孙权的大本营，孙权侄儿孙泰殉职，吴军遭到严重挫折，加上天气炎热，吴军多数染病，又听说曹叡亲率三十万大军，已逼近约数百里，孙权担心硬战对自己的军队不利，乃紧急下令撤军。

孙诩在淮阴的部署，也因孙权的撤退，失去屏障，跟着退回长江以南。

荆州战线的陆逊闻讯，立刻派遣亲信韩扁，向孙权请示作战计划，不幸韩扁在途中，

为魏军斥候部队俘虏。

诸葛瑾在前线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恐慌，立刻派人向陆逊通报："主上（指孙权）的大军，已退回江南，贼人又抓到了韩扁，对我们目前的困境应了解颇多，看来还是赶快撤退吧！"

陆逊见到使者也不答话或回复，反而当着使者面前，催人去做葜豆，还和部将们下棋、射箭，一点也不紧张。

使者回报诸葛瑾，诸葛瑾不禁感叹道："伯言（陆逊字）一向器量大、多智略，想必早已有应对之策了。"乃亲自前往陆逊处请教。

陆逊表示："贼人既知主上退兵，没有后顾之忧，自然会全力对付我们。目前他们已完全控制住险要据点，将断我军退路，这对我们是相当不利的。前进已不可能，退路又有截断之危，处理不当，可能会全盘崩溃。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出奇兵以应变，才能够脱困。如果现在急着退军，贼人更会认定我们已心慌意乱，必前来相迎，这样我们是非败不可了。"

两人商议反守为攻。

诸葛瑾负责指挥水军，布阵于汉水险要之地。陆逊自己率领所有主力部队，北上襄阳城进攻。荆北地区曹魏守将一向害怕陆逊，全部快速退回守城，不敢出击。诸葛瑾指挥船队，进入汉水主流，陆逊也将其部队，慢慢接近船队。由于军容整齐，曹魏军不敢逼近，陆逊军顺利会合诸葛瑾后，快速撤离。行至白河口时，陆逊还假装上岸狩猎，却暗中派遣部将，袭击曹魏江夏郡北方的新市、安隆及石阳，俘虏斩杀了千余曹魏守军，使东吴大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不致完全失败，振奋了不少士气。

诸葛激将，司马忍辱

东吴大军撤退后，不少臣属劝曹叡趁机御驾亲征，到长安为司马懿军团打打气，或许可一并解决诸葛亮的威胁。

曹叡笑着表示："孙权逃走，相信诸葛亮早已吓破胆了，司马懿的大军足可应付他们，根本不用我去担心。"

当然，这只是在替自己军队打气罢了，曹叡担心的是自己一撤军，孙权可能再度北上，因此不如在东方镇压住东吴，让司马懿全力去阻止诸葛亮，他相信只要司马懿不进行会战，诸葛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

当然，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一向不倚赖东吴帮忙，孙权撤军，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

最让诸葛亮头痛的是司马懿一直相应不理的策略。从四月进入五丈原以来，已将近一百多天，诸葛亮不断下战书进行挑战，司马懿总高挂"免战牌"。诸葛亮迫不得已只好进

行大规模屯田，准备和司马懿周旋到底。

七月，诸葛亮以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将自己打扮得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坐着白色木头制的车子，改用侍童作护卫，穿戴白色葛巾，手持白羽毛扇，在前线指挥，完全解除武装，视曹魏数十万大军如无物，故意想激怒曹魏的将士们。

这便是京戏和图画中诸葛亮的固定形象。平常诸葛亮自然不会这样的完全没有武备，只是为了引诱司马懿开战，故意将平时服装用在前线而已。

虽然曹魏将士有很大反弹，但张郃死后，司马懿已能完全控制住曹魏军的动向，因此，他严禁曹魏大军有任何行动。

这段期间，诸葛亮的健康情形，可能发生严重的变化，因为他已失去往常的冷静，而显得急躁。

司马懿很快地发现这个迹象，不过从诸葛亮外表的装束和潇洒的行动，他仍不得不感叹道："诸葛孔明的确是世上无双的名士啊！"

这一招行不通，诸葛亮更着急了，他干脆派人送一套妇女的服装给司马懿，讥讽他如妇人般没有胆量，司马懿虽然没有生气，但的确已经不易抵挡得住部将求战的压力了。

为平抚将士们的情绪，司马懿召开阵前会议表示："皇上在返回洛阳前，曾下旨意要求我们坚守，既然大家都认为开战比较好，我们还是立即向皇上请求批准吧！"

于是，他将诸葛亮侮辱挑衅的情形，向曹叡呈上奏文，并表示将士们义愤填膺，是否可以出战，以符众望。

急于求战的曹魏将士们，只有暂时等待曹叡的指示了。

曹叡自然深知司马懿的意思，他立刻派遣卫尉辛毗为军事参谋，持节到前线慰劳将士。

辛毗将至前线指示是否开战决策的情报，也被蜀汉的探马截获了。

参谋姜维向诸葛亮表示："辛毗持节而来，看来司马懿是不会出战了吧！

诸葛亮也感叹表示："的确如此，司马懿原本便无战心，他所以上奏表请示，不过是为了应付求战心切的部属罢了，兵法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如有意和我们一决雌雄，哪需要千里向皇帝请示呢？这不是反会贻误军机吗？"

诸葛亮派使节去见司马懿，探询接受巾帼衣饰的感想。这时候的司马懿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他判断诸葛亮的健康一定出了问题，因此坦然地正式接见前来讥讽的蜀汉特使。他避开尴尬的军事不谈，很亲切地和特使们闲话家常。

司马懿："诸葛丞相最近可好，他实在是个很认真、很了不起的人啊！"

由于闲聊的气氛相当融洽，使节们在不知不觉中，透露出诸葛亮的健康情况："是啊！诸葛丞相工作非常辛苦，早起晚睡，责罚在二十板以上的案子，他都亲自审问，而且胃口愈来愈差，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使者回去以后，司马懿立刻召集军事会议，慎重地表示："对峙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诸葛孔明食少事繁，不可能再撑太久的。”

他下令各军团指挥官，坚守自己的阵营，绝不可出战，以等待诸葛亮不得不退军时，再加以追击。

殒巨星，汉丞相归天

建兴十二年春天起，诸葛亮的健康情形已有显著变化。前几年，从他连续有子女出生的情况看来，健康应该不会太差才对。而这两年，没有战争，诸葛亮应该也不至于太紧张焦虑。

但到了七月底，即诸葛亮经常以葛巾羽扇出现在前线的时候，他的健康情况已明显恶化了。送出巾帼服饰讥讽的策略，的确是在焦虑下，缺乏审慎考虑的做法。

从诸葛亮的病势来看，他焦虑、忧心而咯血、食量减少，但却无咳嗽的记载，毛病应在胃部。诸葛亮高大雄伟，个性审慎冷静，一向颇注重养身之道，即使胃有毛病也不致如此快速恶化才是，因此他有可能罹患了胃癌。

七月初，他写了一封信给后主，表示自己健康情况不佳，希望后主刘禅多留心国事，心里要有所准备，显然诸葛亮已判断自己病情严重，有生命之虞了。

诸葛亮颇具科学头脑，对生理学也有相当研究，加上一向健康情形良好，如果是一般胃病，应不至于让他如此担心，而健康也应不致急速恶化。显然诸葛亮和他的军医们，对他的病情是完全束手无策的。

八月初，他写了一封密函，呈奏后主刘禅表示：“臣若有不幸，后事可交付给蒋琬。”

他表示蒋琬有能力继续他的安定蜀汉、光复汉室工作。并希望刘禅早作安排，以免临时造成政治混乱。

刘禅接到这封密函，自然是吓坏了。

他立刻派尚书仆射李福，披星戴月赶赴五丈原前线探询诸葛亮的病况。

诸葛亮这时已完全不能起床了，他在病榻上和李福密商良久，向李福交代，自己受先帝刘备付托，眼见北伐大业未成，却因天命不得不离去，希望朝中大臣仍一本初衷，尽心辅佐王室，继续完成自己未竟之志业。并且要求李福转告后主，他去世以后，不必迁葬成都，直接安葬在前线的定军山即可，以象征自己马革裹尸、战死疆场的志向。

李福一一记下诸葛亮遗言，更迅速赶回成都复命。

接着诸葛亮召开本阵参谋会议，参加者为长史杨仪、司马费祎和护军姜维。没有军团将领参与，显然诸葛亮仍不愿让部署在五丈原的蜀汉大军，知道自己命在旦夕。从日后杨仪、姜维等的行动看来，这次会议商讨的应属退军事宜。

几天后，李福再度匆匆赶来，他进入诸葛亮本营时，见到诸葛亮已经昏迷不醒，不禁痛哭表示：“来迟了一步，是我误了国家大事。”

奇迹似的，或许弥留中的诸葛亮听到李福的哭声，回光返照地清醒了过来。

他看到李福，便表示："我知道你要问的事情，可以立刻承续我工作的人，是公琰（指蒋琬）。"

李福："公琰百年之后，又有谁承续呢？"

诸葛亮："文伟可也（指费祎）。"

李福："费文伟以后呢？"

诸葛亮默声不答，众人急视之，已气绝了。

建兴十二年八月底，蜀汉一代俊杰——诸葛亮病殁于五丈原前线的军营中，享年五十四岁，从他出隆中茅庐以来，已历经了二十七年的岁月。就蜀汉承相之职，也长达十四年之久。

据东晋人孙盛的《晋阳秋》记载："传说诸葛亮孔明去世当天，在北方芒角的位置，有颗巨大赤色星，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闪逝而过……。"

诸葛亮突然急逝，天地也为其未竟之志向含悲吧！

唐朝诗圣杜甫，日后拜访武侯祠时，写下了《蜀相》这首传诵千古的名诗：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堂在哪里呢？成都府外锦官城边那有着茂盛柏树的地方。祠堂前的阶梯上长满碧绿的小草，显现着蓬勃的生命力。在柏树的叶荫中，轻轻传出黄鹂鸟的美妙歌声。

想起当年先主刘备三度拜访隆中草庐，探询争取天下的大规划，感其恩义，诸葛亮鞠躬尽瘁，连续效忠刘备父子两代，克尽老臣之心。征讨曹魏、光复汉室的军事行动尚未完成，身为主将的诸葛亮却病死军中，听到这样的事迹，长使后世英雄们为之感伤而落泪啊！

死诸葛，吓走生仲达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见木像魏都督丧胆"以及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中，记载诸葛亮遗命刻木像扮自己吓走司马懿追兵，以及嘱咐西凉名将马岱刺杀魏延

的故事，神秘、生动却颇不合逻辑，虽然常让后人津津乐道，其实都是夸大、渲染和虚构的。

历史上记载：负责撤军指挥行动的是参谋本部最高主管长史杨仪。当蜀汉大军离开五丈原进入褒斜道后，当地百姓立刻奔告司马懿。司马懿亲率少数部队前来探视，姜维建议杨仪反旗鸣鼓，攻打司马懿追兵，所谓“摆开阵势，若将向懿者”。司马懿见状，立刻收军退回本阵，不敢逼近，杨仪收阵退入斜谷后，才举兵发丧。

当地百姓便据此编出“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谚语。听说司马懿听到此传言并没有生气，只是自我解嘲地表示：“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这个传闻，显示司马懿的确率军队前来追击，而蜀汉退兵也在姜维的建议下，重整军队反击之，但司马懿未和其战斗，便撤兵了。

姜维一向有胆识富智谋，但由他率军反击，是绝对吓不了司马懿的，所以从常识来看，司马懿会急速退军，的确是看到了诸葛亮。

《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大加渲染，说是看到诸葛亮预制的木像，司马懿便丧魂落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以司马懿的冷静，不可能分不出真人和木像，而诸葛亮的审慎，也不致做出如此儿戏，那么司马懿为何会仓促退军呢？

让我们想起，五丈原对峙的晚期，诸葛亮故意以白色木车和葛巾、羽扇的打扮，出现在前线司马懿将士们的面前，显然除了激怒敌人外，还有其他的意义。

在战场上大将经常作特殊装扮，像法国英雄拿破仑，日本一代战神武田信玄，其实这可能更会引起敌人的突击，是很危险的动作，那为什么会有如此策略呢？我们都知道武田信玄常用“影武者”，拿破仑也常用“替身”。敌人看到这种特殊服饰，加上由长得很像的“替身”穿着，出现在战场上，便不容易分出“真假”了。

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健康恶化后，故意改变服饰装扮，或许有意要制造这种形象。

本来以坚守策略、不愿和诸葛亮正面对抗的司马懿，看到坐着木车、葛中羽扇的替身，短期内不及认真观察，或许便因此判断，是受到诸葛亮引诱出战的计谋骗了，因而仓促退军。

他自嘲表示，能料生，不能料死，倒不是被吓到了，面是针对诸葛亮这个“影武者”策略的巧妙，感慨而发的吧！

司马懿日后亲自到五丈原蜀汉的空营中，详看其布局，不禁称赞道：“诸葛亮真天下奇才也。”这个让司马懿如此敬佩的行营布局，相信便是名传千古的“八阵图”，我们将辟专章阐释，在此不赘。

另一件让人难解的是锦囊计刺杀魏延之事。历史记载，魏延的确死于五丈原的撤军行动中，并且真是为西凉名将马岱所杀。

马岱是马超的胞弟，继承其兄统领蜀汉西凉军团，也是诸葛亮的主要武力之一，附属于后军的王平军团下。

《三国演义》刻意描写诸葛亮和魏延间的对立，并以魏延“身有反骨”，是天生的反将”，也使这位蜀汉后期最勇猛的前锋大将，蒙受了千古不白的冤屈。

史传上记载，魏延义阳人，字文长，自荆州时便以部曲随刘备和诸葛亮入蜀，数有战功，深得刘备及诸葛亮重用，曾被破格提拔为汉中太守。

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领，被认为是刘备集团继承关羽之后的首席猛将，独立作战能力甚强，因此长期被任命为前锋军团的统帅。

但他秉性矜高，时人皆避之，不愿与他争锋，似乎只有诸葛亮才管得动他。

偏偏诸葛亮的总参谋部，出现了一位怪杰——杨仪，这位财经及军输上的高手，对一向缺乏粮秣的蜀汉远征军，真是军中“至宝”，深得诸葛亮的倚重，成为最重要的左右手——首席参谋。

史传记载杨仪心胸“狷狭”，恃才傲物，蜀军中只有他敢公开瞧不起魏延，认为不过“老粗”一个而已，以致两人形如水火，只要在一起开会，必会争得面红耳赤，据传还有一次闹到魏延“举刀相向”而杨仪“泣涕横流”的地步。

诸葛亮对他们两人的争执，自然非常生气，但也不知如何是好。逢此用人之际，为了让两人彻底发挥才能，也不便作太多干涉，史称诸葛亮“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由于诸葛亮病势急速恶化，事出突然，只好安排紧急撤军。依军中伦理，魏延应是必然的继任人。但诸葛亮担心魏延自恃勇猛，可能会和司马懿正面对抗，加上蜀军撤退，士气已失，势必造成严重不利，因此不敢将指挥大权委任于“鹰派”的魏延。

论才气和经验而言，姜维最为合适，但他原属曹魏阵营将领，半道而来，不易取得诸将信任。费祎又太年轻，军中资历不足。杨仪长期跟随他南往北讨，又是军输行政的专才，规划和处理撤退工作，自然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不过，最让诸葛亮不安的是他和魏延之间的意气之争。为了把可能产生的意外伤害降低到最小，诸葛亮并未让魏延参与撤军规划，以免影响杨仪的指挥权。在临终前的秘密会议中，诸葛亮要求姜维、费祎协助杨仪，全力协助撤军行动之执行。他以书面指示魏延负责断后，再令和魏延交情较好的姜维助之，并告诉杨仪等三人：“若魏延不服从撤军指令，不用等他，你们可指挥其他军团，先行撤离。”

可见，诸葛亮的确预知，魏延在他死后可能会闹事，但他相信魏延不会反叛，最多只是“放牛吃草”，让他自己去和司马懿对抗。

以诸葛亮一向对魏延的重用，相信不可能如小说般，故意设什么“锦囊妙计”去斩杀他。魏延的悲剧可以说是偶发事件所造成。

诸葛亮死后，杨仪立刻派急使，向各军团领袖报告，并指示诸葛亮之遗命。其他的车团自然不会有太多问题，但魏延可能会有敌视反应，为此杨仪还派出费祎为使节，想给魏延较大的面子，减轻他的反弹。

果然，一听到要紧急撤军，魏延已经非常不高兴了，听说撤军的总指挥是杨仪，他更是暴怒得跳了起来。

“丞相虽亡，还有我在啊！何况我军目前尚属优势中，你们这些参谋本部的人，大可以去准备发丧的工作，由我负责指挥大军，继续和敌人对抗吧！怎么可以因一人去世而荒废国家大事呢?”

魏延立刻下令派人，通知各军团的领导将领，但王平、高翔、吴班、马岱等均表示，丞相有退军遗命，不得造次。

这下子魏延更生气了，他大声疾呼：“我魏延何许人也，怎能接受杨仪小子指挥、为他做断后的工作?”

这时魏延完全乱了方寸，下令自己的军团，先行进入斜谷口南归，不愿做全军的断后工作。因此以“替身”回军对抗司马懿追军，便成了姜维的责任。

前锋军团的将领们，对魏延在敌前不听指挥调度的行为，大为不满，但由于事起仓促，只好跟着南回。

如果魏延直接退入汉中，或许还不会有事，偏偏他愈想愈气，竟下令全军布阵于斜谷线的南谷口，准备迎击杨仪的退军。

杨仪在获知司马懿追兵撤退后，便下令诸军团昼夜兼行，火速退回汉中。在南谷口前，接获开路的探马，报告魏延军团挡住的消息。

杨仪立刻下令后军军团统帅王平，亲自迎击魏延。王平为人正直，在蜀军中，声望崇高。他先礼后兵，派人约同魏延在南谷口对阵，先行谈判。

当天，王平全身披挂，冒险亲临阵前喊话，他对魏延及其军团表示：“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竟不顾恩义，想要造反吗?”

魏延军团的将领们，原已不满魏延自行撤军，听到王平的心战喊话，士气立即崩溃，大多数部队便不战而径行撤离南谷口。

王平因而轻而易举地击溃魏延少数的直属部队。

魏延在溃败后，带着妻儿及少数亲信，逃亡入汉中的山区避难。杨仪下令马岱率军搜捕，不久，便捕获魏延及其家人，杨仪下令就地处斩。魏延一生勇猛又富胆识，却因和杨仪的争执，以致晚节不保，其悲剧下场，的确令人惋惜。

不过，魏延的这场悲剧，和《三国演义》的舞台式渲染，是完全不同的。

魏延溃败后，蜀汉大军安然退回汉中，诸葛亮最后一次的北伐行动，因为他急逝军中而结束了。

后主刘禅在惊闻诸葛亮病逝后，痛哭流涕，并依照蒋琬建议，派遣特使到下原丞相府，赠予丞相武乡侯印绶，并依诸葛亮生前的品德及功绩，封谥为忠武侯。下令大赦天下，并依诸葛亮遗命，下葬于汉中定军山上。

从坟冢的规模和陪葬物来看，作为一国宰相的葬仪，实在是非常的简单朴素。诸葛亮

在遗命中指示："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的确是一代名相的风范和器量啊！

他在生前曾上书后主刘禅，公布他的财产状况：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于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出征在外），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日后刘禅派人清点其遗产，果如所言。

第八章

瑰丽高华——王猛

东晋大将军桓温兵威赫赫，旌旗烈烈，北指洛阳，五胡惶恐。寒门儒子王猛昂然而进，自报家门，扪虱侃侃而谈，片言只语间宛如划定天下一统形势。惜乎桓温一守门犬耳，壮志未及黄河已意兴索然。直至一代雄主苻坚与之相遇，才创出了一段君臣知遇的千古佳话，也造就了长江以北短暂的统一时期；天若假年，“投鞭渡江”之豪气干云之举，岂妄也哉？

1. 出身寒门

王猛，字景略，是前秦北海剧人（北海，郡名，西汉景帝时设置北海郡，治所在剧，剧即今山东寿光县）。但王猛家于魏郡（今河北魏县）。

王猛年少的时候，家境贫寒，稍稍长大一些，就贩卖畚箕谋生，南北往来，尝尽了生活的艰辛。洛阳，东汉时为京师，西晋时亦为京城，十六国时期，洛阳亦是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四方商贾多至洛阳交易，因此王猛经常到洛阳做畚箕生意。有一次，王猛贩了畚箕到洛阳，有一个人主动上前说要买他的畚箕，出的价钱远远高出一般畚箕的价格。王猛一见，感到非常惊愕，他卖畚箕多年，还没见过出如此价钱的呢。于是就同意卖给他。但那人却说身边没钱，并说家离此不远，请王猛跟他回去取钱。王猛很奇怪，买畚箕而不拿钱，这实在稀奇，但贪图他给的价格高，可以多得利钱，还是决定跟他去。王猛背上一大摞畚箕，跟在来人的后面，两人离开市场，奔上一条大路。

说也奇怪，王猛背上背那么多畚箕，并不觉得沉重吃力，而且行走起来，脚步觉得相当轻松。走了一会儿，并不觉得走了多远，忽然就到了一个深山中。山中一条小路，两旁是成排的松柏，沿着小路走，不一会儿就到了一个宽敞的大山洞中了。

王猛抬头一看，山洞大约有 5 丈见方，洞中明亮。洞的正中，摆着一张胡床，胡床踞坐着一位老人，老人的胡须头发都雪白雪白的，老人两旁，侍立着 10 多个人，这些人个个宽袍大袖，都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概。侍立的人中有一个人，见王猛进来，就上前将王猛背上的畚箕取下，引他到老人而前。王猛到了老人面前，倒身下拜，口称："晚辈王猛拜见老人家。"老人微微抬一抬手，笑着说："王公为什么要拜我呢?"并请王猛坐，一侍立者拿一个木墩，放在胡床前，王猛谢过坐下。老人待王猛坐下以后，以 10 倍的价钱将畚箕全部买下，并嘱王猛好自为之，不久将有际遇。说完便命人拿着钱送王猛离开。王猛心中不明就里，很是纳闷，又不便细问，只好拜谢老人，然后便随一个侍立者走出洞外。那人送王猛到了山外，回转身形，将钱袋交与王猛，告辞回山，王猛接过钱袋，向前走了几步，回过头一看，送行的那人已经不见，而眼前的山原来是中岳嵩山。嵩山在洛阳东 200 余里，自己一日之中就到山中而且拜见了老人，现在出山，日头尚未中天，王猛心中又惊又喜，他知道，这是遇上神仙了，神仙称自己为王公，自己的前途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了。王猛此后非常珍惜自己，等待着可以奋羽翼搏击的那一天。

王猛姿容瑰丽，风度高华，富有才智，他自少年就很喜欢读书，他读的书，经、史、子无所不包，尤其对兵书更是特别喜爱，孙子十三篇他曾仔细地研读，反复揣摩，颇有所会。

王猛为人谨密慎重，从不胡乱讲话，态度严肃坚毅，气象宏壮，志向远大，细微小事从不能干扰他的思虑，那些与他的精神气质不相契合的人，他都从不与之有任何关涉，所以那些市并浮华无根的士人都觉得他不合群而讥笑轻视他，觉得他是一个呆子。但王猛对这些浮薄庸俗之人的态度从不放在心上，他有自己的志向和目标，所以他悠然自得，我行我素，他在冷静地观察，缜密地思考，不断增益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王猛年轻时为寻找实现抱负的机会，曾经到当时燕国的国都邺城游历，很可惜，邺城虽为国都，但那些贪利躁进之徒，追声逐色之辈都不能认识这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奇人。道不同不相与谋。但邺城中有一个人，名叫徐统，有知人之鉴，他见了王猛之后，认为王猛是个奇人，另眼看待他，为了笼络，徐统召王猛为功曹，他以为在穷困中的王猛会应召而来呢。但王猛却另有想法，他知道，在邺城是没有机会可以实现自己远大的经世济民的抱负的，徐统虽说对自己有所认识，但也有限的很，于是王猛不应徐统之召，从邺城跑出来，到了关中的华阴山隐居起来。他在磨砺自己，他要寻找一个可以辅佐的君主，找一个真正的龙颜之主，施展自己的才智。他在华阴山中潜心读书，揣摩世事，他暂时收敛羽翼积蓄力量，等候那风云激荡可以展翅舒翼的时机。

这时的王猛，虽说时人未识，但在一个不小的士人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那时南北对峙，江南的东晋有个桓温，此人官为大司马，手握重兵。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和实力，晋永和十年（354 年），桓温搞了一次北伐，这次北伐较为顺利，很快就打入了关中。桓温大军进入关中以后，不几天就推进到长安附近。长安当时是前秦的都城，如果打入长安，那么东晋恢复北方的事业就有了基础，可是桓温却另有打算，他把军队屯扎在灞水以东，逗留不进。王猛在华阴山中听到这个消息，就决定前去见一见桓温，他早听说桓温在东晋名气很大，现在又领兵到了灞东，他想亲自与桓温谈谈，看他是不是一个可以成就大事业的人。

于是王猛披着一件粗毛织成的短衣前去谒见桓温。把守营门的军士看王猛的打扮，根本就没瞧起他，不放他入内，倒是有个士兵，一听王猛要见主帅桓大司马，再看看王猛风神高迈，气宇轩昂，他想起了桓温说的要等待关中豪杰的话，心想，也许此人就是一个地方的小豪杰，于是让王猛稍候。自己赶紧入大帐禀报。桓温一听王猛之名，虽说不上他到底如何，然而总算听过这个名字，就传令请见，于是士兵又回到营门，将王猛请了进来。

王猛进入桓温的大帐，看桓温据案而坐，并没下座迎接，他便长揖不拜，报了自己的姓名。桓温请他坐下，王猛便在一张胡床上坐下。待王猛坐下以后，桓温便问他道："现今我奉天子的命令（桓温称东晋的偏安皇帝为天子），率领精锐的大军 10 万，凭恃仁义讨伐逆贼，为百姓除去残暴阴贼，现在我已到了长安附近，然而三秦的豪杰竟然没有前来见我的，这是什么缘故呢？"王猛听桓温如此发问，不慌不忙，拱了拱手，然后回答："将军不远千里而来，深入到了敌寇的腹地，长安近在咫尺，但您却不渡过灞水，百姓不知道将军怀有怎样的心思，所以他们都不来。"王猛一边说，一边坦然地看着桓温。桓温北伐，实际上并不想收复中原，匡复什么晋朝，他只想立功劳而收名誉，树立自己在东晋的权威，以便将来有机会，自己做一个偏安的皇帝，所以他并不想灭前秦。在他看来，如果灭了前秦，自己军队的实力无疑要受重大损失，收复了关中，别人就可以轻易地取代他了。如果不和前秦硬拼，可以保持实力，打到了长安附近，东晋朝廷不能不说这是大功，这样实力保存了，威权和官位也上去了，回到东晋以后，自己的欲望不就更有实现的可能吗？所以他逗留不进，要挟东晋给更大的官，更多的封赏。

王猛的话虽然不多，却一下子就点到了桓温的腰眼儿上了，桓温愣了半天，没想出以什么话来回答他，只好打着哈哈，说些无关痛痒的闲话。王猛一看，就知桓温志不在前秦，而是另有所图，所以他也不再往下说，而与桓温泛泛地谈些世务。王猛在整个过程中

神情自若，旁若无人，他一边与桓温谈论，一边在粗毛短衣里捉虱子，风度潇洒。王猛的神情举止，使桓温很感惊奇，他的话让桓温觉得，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是个人物，虽不能深切认识王猛的真实才能智慧，但也觉得是非同一般，就决定请他回江南。于是他让王猛留在他军中一些日子。

过了几天，桓温决定领兵回到江南，临行之前，他送给王猛一套华丽的车子和马匹，并且拜他做督护，请他与自己一同回南方去。王猛明知桓温有异志，又未能更多地了解桓温的为人。并且他生在北方，出身贫苦，而江南又是几家大族把持，去南方前途如何很难估计，因而王猛一时拿不定主意，犹豫不决。王猛决定回华阴山去一趟，征询老师的意见，请老师指示。到了山里，老师问了问王猛见桓温的情况，王猛如实做了回答，并说桓温请自己去南方，请老师指教，去还是不去。王猛的老师看了看王猛，然后慢慢地说："一山不容二虎，你与桓温难道可以在世上并存吗？在这里也自可以富贵，为何非要到遥远的江南呢？"老师的话一下子就使王猛清醒了。是啊，两个杰出人物，都想出人头地，在一起岂不是要出矛盾，到了南方，如果不依附桓温，前途定然不妙，依附桓温，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这不是太危险也太令人不愉快的事吗？于是，王猛决定留在关中等待并寻找时机，不随桓温到江南去了。第二天，王猛又去见桓温，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桓温虽然对王猛有些奇异的感觉，毕竟未能深入了解他，只把他看得比一般人稍好一些就是了，所以桓温也未勉强王猛，自己领兵退出函谷关，奔荆襄大路返回东晋去了。王猛依然留在关中。

2. 整肃吏治

人真是需要机遇。机遇来了，想挡都挡不住。王猛不久就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盘踞关中的前秦，是苻洪、苻健父子经营建立的，苻洪未称皇帝，而苻健称了帝。苻健称帝4年而病死，其子苻生继为皇帝。这个苻生，性格凶暴，沉湎于酒，临朝辄怒，惟行杀罚。自即位以后，先后杀大臣戚属数十家，近臣左右数百人。又不恤国政，以致猛兽食人，农桑俱废，而苻生安然自乐。苻生倒行逆施，天怒人怨，他不但不稍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这情况激起了苻坚的愤怒。

苻坚是苻洪小儿子苻雄的儿子，少有经世济民的大志，博学多才艺，倾心要结交英雄豪杰，以图经纬天下。苻生即位，滥行杀戮，太原薛赞和洛阳权翼劝苻坚行汤武之事。所谓汤武之事就是指商汤放夏桀、周武王伐殷纣的事，就是要苻坚废苻生而自立。苻坚见苻生滥杀无辜，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要杀自己弟兄们，深以薛赞、权翼的话为然。要有图谋，必加准备，符坚网罗了吕婆楼、强汪、梁平老、薛赞、权翼等一帮人，他听说王猛有名，就派吕婆楼带厚礼专程召请，王猛施殿才能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而历史也留下了一段君臣相知相得的佳话。

吕婆楼带领王猛来到了苻坚府上，苻坚已经在厅外迎候，王猛一见苻坚，便快步上前，深施一礼；苻坚一见王猛，也赶忙抢上一步，双手扶起。二人执手进入内室，寒喧过

后，屏退众人，开始了谈话。

这次谈话是君臣二人以后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二人披肝沥胆，各谈心腹之事，他们惊奇地发现，对方是自己寻找已久的对象，他们谈及天下大事，好像上天安排的一样，异符同契，对相当多的问题都有惊人一致的看法。王猛知道，自己等待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要等的人，一个可以辅佐的君王，一个又有大志又礼贤下士的君王，他很兴奋。苻坚也一样，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有远见卓识、深通谋略、志向远大的杰出人物，这个人物将帮助自己成就大业。两颗心那么贴近，那么融洽，这情形一点也不亚于刘玄德与诸葛亮。二人今日如鱼得水，相与为欢，只恨相识不早。从上午直到快日落，他们忘记了吃饭，谈啊谈啊，话语就像不尽的流水，互相滋润着心田。

自古君臣相得难，因此像周文王遇吕尚、齐桓公待管仲、刘备信任诸葛亮，便都成为千古佳话，传诵不绝。君臣相知相得，是封建时代人们希望出现的情景，可惜太少了，漫漫数千年，有几个这种情况呢？屈指可数！王猛与苻坚一见如故，信任不移，有始有终，真真可感可叹。从此王猛竭忠尽智，为符坚谋划，苻坚推心置腹，信任异常，视王猛为自己的臂膀，国家的柱石栋梁。

王猛人苻坚府不久，苻生又想对苻坚兄弟杀戮，苻坚和他的庶兄苻法、弟弟苻融，当然不甘心被苻生无故杀死，又想到祖父、父亲创业艰难，一个苻生胡作非为，将断送社稷江山，于是苻坚在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薛赞、权翼等人的鼓动和参谋下，在苻法、苻融，以及儿子苻宏的帮助下，断然采取行动，将苻生杀掉，自己做了前秦皇帝。

苻坚做了皇帝，以王猛为中书侍郎。当时始平大多是从枋头随苻洪西归的人，因此豪家大族横行不法，劫匪盗贼充斥地方，社会极不安定。苻坚要求一个安定的环境，以巩固政权，并使社会有所发展，始平密迩京师，诸豪强居功自傲，如不整肃，社会的安定不可能，激起民变，政权的巩固也谈不上，于是苻坚转任王猛为始平令，希望他能整顿法纪。

王猛受命，深知肩上的责任，因此他下车伊始，就首先申明法度，明示众人将以重法峻刑治理始平，敢有犯法者决不轻恕。同时，他仔细地廉察善恶，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之上，采取措施禁抑豪强。豪强多恃军功，纵横不法，残害黎民，他们虽久闻王猛大名，但他们并不相信王猛敢对他们怎么样，他们认为，自己对苻氏有大功，且多为戚属，王猛又能如何？所以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想把王猛吓回去。

始平有一小吏，想试试王猛到底有什么能耐，故意犯法，王猛当庭将其鞭杀，一下子把始平那些旧日不法之吏震住了。豪强们一看，动真格的了，得把这股劲压下去，于是上书苻坚，讼吏之冤，劾奏王猛擅杀之罪。

苻坚本来就要王猛到始平整肃法纪，看王猛不畏豪强，很为赞赏，但众人上书又不能不做个样子，于是下令槛车征王猛到廷尉诏狱。所谓诏狱，是旧时代根据皇帝的命令特殊处理的案件。苻坚带了一班臣下，亲自讯问王猛。苻坚说："施行政治的体制，以德行化育为先，你到任未有几天，却杀了无数的人，为什么这么严酷呢？"王猛明白苻坚的意思，于是理直气壮地回答："臣听说，治理安宁的国家用礼义，治理动乱的国家用刑法。陛下不认为我没有才能，把一个政务繁杂的县邑交给我治理，我这样做，谨是为圣明君主翦除凶猾之辈。只不过才杀了一个人，余下的凶猾尚以万数。陛下若是认为我不能穷治残暴，尽诛奸邪，从而肃清规矩法度，我怎么敢不甘心领受鼎镬之刑罚呢？怎么敢不以此来谢对

陛下的辜负之罪呢？但说我实行酷法，这个罪名臣实在不敢领受。”苻坚待王猛说完，立即回过头去对跟来的群臣说：“王景略本来就是管夷吾、子产一流人物啊！”然后，苻坚就把王猛放了出来。

王猛以他的智谋和忠诚，愈来愈得到苻坚的亲宠，苻坚要依靠他成就升平大业。不久，苻坚就迁王猛为尚书左丞、咸阳内史、京兆尹。未过几天，又任命王猛为吏部尚书、太子詹事；又迁为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加骑都尉，居禁中负责宿卫。时王猛年仅 36 岁，一年之中 5 次迁官，权势倾动朝野内外，宗室戚属和前秦的故旧大臣都因王猛被宠信非常嫉恨，总想将他弄倒。

特进樊世是氐族大豪，在苻健时对前秦王朝立有大功，平时就负气倨傲，见王猛如此被苻坚信任．非常不满。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樊世公开侮辱王猛，他说：“我们这些人与先帝一起兴起了事业，现在却不能参与事权，你没有汗马功劳，凭什么敢专管大任？这不是我们耕种庄稼而你吃粮食吗？”王猛对这种行为非常气愤，他知道如不能将樊世制服，以后就别想有什么作为，于是他不客气地说：“正想要你做宰杀牲畜的屠夫，哪里仅止让你耕种庄稼呢？”樊世听后，暴跳如雷，恨恨地说：“一定要把你的脑袋挂在长安城门上，不能这样，我终究不能活在世上！”王猛知道，樊世这样的人说出话来就能做出事来，有这种想法决不止樊世一个，他决定杀鸡给猴看，将豪强的气焰打下去。王猛没有理睬樊世的喊叫，他进入宫中．把樊世的话禀告给苻坚，苻坚一听，很生气，说：“必须杀掉这个老氐，然而百僚才可以整肃，否则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了。”苻坚和王猛商量了一个办法，要将樊世除去。

也是事有凑巧，不大工夫，樊世进来向苻坚陈说事情，樊世说完事情，符坚根本没予理会，反而故意问王猛：“我打算让杨璧娶公主，杨璧是个什么样的人？”王猛尚未答话，樊世就勃然大怒，厉声说：“杨璧，他是我的女婿，婚姻早就定下来了，陛下怎么能让他娶公主呢？”这时王猛发话了，他一本正经，严肃地对樊世说：“陛下占有四海，而你竟敢与陛下争婚，这不是有两个天子了吗？哪里还有君臣上下之分？”樊世明知他们这是拿自己开心，心中气忿已极，对苻坚他不敢怎样，现在王猛这么一说，他就想出出气，于是把所有的怨气怒气一齐发作到王猛身上。王猛话音一落，樊世腾地一下子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伸手就要打王猛，左右侍卫上前死死把他拉住。樊世没打到王猛，未得泄气，就用污秽的言辞大骂。俗话说，相打无好手，相骂无好口。樊世这一骂，不但骂了王猛，还辞及苻坚。苻坚当即大怒，喝令左右侍卫立刻将樊世拉到西马厩杀掉。

这一下子可麻烦了。俗话说，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樊世被杀的消息传出，那些氐人哗然骚动，都来说王猛的坏话．要求把王猛赶出朝廷．苻坚气极了，顺口骂人，并且把一部分氐人拉到殿庭中鞭挞。权翼一看，这样闹下去不行，就向苻坚进言：“陛下宏毅通达，宽仁大度，善于驾驭英豪，神明英武，卓荦不偶，记录人功，捐弃人过，很有汉高祖刘邦的风范。但是，陛下贵为天子，那些简慢率易的话，应该注意加以清除。”苻坚听了，觉得权翼的话也甚得道理，于是转怒为喜，笑道说：“这是朕的过错啊！”让侍卫把诸氐放出。这场风波平息了下去。

但诸宗戚旧臣不甘心，还有人要攻击王猛。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屡次诋毁王猛，苻坚非常生气，就把仇腾贬黜为甘松护军，逐出朝廷；让席宝以白衣领丞相长史的事务，

夺去了官爵，自此以后，朝中公卿百僚没有再敢说王猛坏话的了。

但公卿百僚不敢说坏话，并不等于他们不敢在外边为非作歹，很多权贵豪强还照样横行不法。

苻健的妻弟强德，位居特进，依仗是先皇帝的小舅子，纵酒豪横，成为京师百姓的大患。王猛为京兆尹，职责所在，将强德捕住，然后杀掉了，并将其尸在市上陈列。当时的御史中丞邓羌，性格鲠直，不屈服于豪强的势力，他极力帮助王猛整肃法纪，与王猛同心协力。在数十天之间，两人诛杀贵戚豪强 20 多人。这种雷厉风行的打击，给朝廷以莫大的震动，于是在朝廷百僚震肃，讲究礼法；在朝外，豪强屏气，不敢为非，一时之间，风俗一变，路不拾遗，治化大行。治乱世用重典，奸邪不除，国无威信，民不聊生，放纵坏人，就是残害好人，哪有坏人当道，肆意横行的社会能够发展，能够长久的？王猛的严刑峻法，见了功效，苻坚大为高兴，他赞叹道："我从今才知道天下是有法的，也才知道天子是尊贵的！"因此他愈加信任王猛，相信他会把国家治理得好。于是，符坚拜王猛为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王猛上表表示不接受，苻坚坚决不允许，无奈，只好接受。不久，又迁转他为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王猛这次拜表上辞，坚卧在家，宁肯不干也不受命，苻坚只好听他这一次，没有强迫他。

此后，王猛辅佐苻坚，内立法度，讲礼义，兴学校，课农桑，敦风俗，使境内治化大行；在外，王猛掠汉阳、克羌寇、降李俨、斩叛将苻柳，立下了很多战功，无论在内政或是在军事上，王猛都显示了杰出的才能，对于前秦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发展，他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3. 厉行改革

东晋太和四年，是前秦苻坚建元六年（369 年），东晋大司马桓温率兵讨伐前燕慕容暐（wěi）晋军次于枋头。在晋军的攻击下，慕容暐的燕军屡屡败阵，形势非常危险。慕容暐无奈，只好派使者向当时势力较为强盛的前秦借兵，为了让苻坚派兵，他表示将武牢（即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以西之地割给苻坚。苻坚当然不愿意桓温将慕容暐打败，那对他是不利的，他本就打算与慕容暐连横以抵抗东晋，现在慕容暐求救正是机会，何况还可以得大片土地呢？于是苻坚派荀池率领步骑 2 万，去救慕容暐。前秦和前燕的联军，将桓温的军队打败了，桓温无奈，只好撤回江汉一带，荀池也率兵回返关中。

此时，在前燕朝廷，宗室慕容垂受到太后可足浑氏和慕容评的嫉恨，太后与慕容评阴谋杀害慕容垂，为了避害，慕容垂投奔了苻坚。慕容垂在前燕建有大功，威德素振，避害来奔，焉是久居人下的人？王猛对此有所顾虑，他对苻坚说："慕容垂，燕国的宗室戚属，世世代代雄踞东夏。他宽和仁爱，对下甚有恩惠，以恩义要结士庶，很得人心，燕赵之间的人都有拥戴尊奉他为国主的想法。我观察他的才能谋略，权术智计变化无方，随机应制，无有穷尽；更兼他的几个儿子都明达勇毅，有干练的才艺，他是一个人杰啊！蛟龙猛兽，不是可以驯服的东西，不如乘机把他除掉，以绝后患。"苻坚沉吟了半晌，对王猛说："我现在正以恩义招致天下的英雄，以建立传世的大功业，怎么能杀人呢？况且他刚刚前来，我已把至诚之意告诉了他，现在把他杀掉了，人们会怎么说我呢？"于是竟不杀慕容

垂。王猛也没办法，只好暗中加以防范而已。人在建立功业时，要招揽英豪，但要招志同道合者，别有所图的枭雄是万万招不得的。苻坚只知一而不知二，想以小恩小惠笼络慕容垂，哪里能奏效呢？王猛见微知著，苻坚竟然不听，这就种下了祸根。王猛死后，慕容垂迅速扩张势力，终于反对苻坚，这是苻坚始料不及的。

且说桓温大军撤走以后，慕容皝就后悔了，他觉得不该把武牢以西的土地割给苻坚。慕容皝认为，即使不给苻坚土地，苻坚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人往往是这样的，危急时求助于人，危急过后就忘了当初的窘困，俗话说，好了疮疤忘了痛。于是慕容皝派来一个人，对苻坚说："不久以前答应的割地，是外交人员说了错话，不是国主的意思。有国有家的人，互相分灾救患，应该是事理之常有，哪有帮助别人就要好处的。武牢以西的土地不能割给您了。"苻坚一听，登时大怒。他觉得慕容皝耍了自己，况且苻坚早想攻打前燕，一直没有机会和借口，于是决定攻打慕容皝。苻坚派王猛率领梁成、邓羌领步骑3万，以慕容垂为向导，首先攻打慕容筑防守的洛阳。慕容皝闻报，即派慕容臧领兵10万，从邺城来解洛阳之围。王猛派梁成率领万人，卷起旗甲，轻装袭敌，在荥阳把慕容臧打得大败，退回邺城。洛阳城中的慕容筑闻知援兵不能前来，惧怕至极，就向王猛请求投降，于是王猛将队伍排开，接受了慕容筑的投降，进入洛阳城中做了安排。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王猛几乎没费什么事，轻易就取了洛阳，谋而后动，动则有功，确实是一个能谋善断的将才。王猛留下邓羌镇守洛阳，他自己则振师凯旋。

第二年，苻坚和王猛商议之后，决定大举讨伐慕容皝，把前燕吞并，以完成在中原的统一。于是，苻坚派王猛统率杨安、张蚝、邓羌等人，领精兵6万征慕容皝。苻坚亲自给王猛送行，直至灞东。符坚拉着王猛的手说："现在我给你6万精兵，委你以平定鲜卑的重任，你便可从壶关、上党直出潞川，这是迅速取得胜利的关键，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敌人是料不到的。我当亲自率领大队人马继你之后进发，让我们在邺城相见吧！我已敕令漕运相继启动，你只管考虑如何灭贼，不要考虑后方的事情好了。"王猛对苻坚的信任非常感动，他对苻坚说："臣庸凡劣下愚顽，又出身孤贫，在操持上也没有一毫介特之处，蒙受陛下的恩宠荣信，在朝内侍奉帷幄，出朝外总持戎旅，凭借宗庙的威灵，禀受陛下的神机妙算，残败之胡不足平也。我希望不必烦劳陛下的车驾，使陛下蒙受霜露。我虽然不勇武，但愿战胜敌人不淹滞时序，虚耗时间。只请陛下赶快敕令有关部门，部署安置鲜卑人的处所就是了。"王猛的话表示了他消灭前燕慕容皝的决心和信心，苻坚听后非常高兴，他相信王猛一定可以完成平定前燕的大功。君臣二人依依难舍，执手而别。

王猛率队进发，先后拔上党、晋阳。此二城为前燕西部重镇，二城不存，邺城就失去了西部屏障，慕容皝十分着急，立即派太傅慕容评率众40万来救。慕容评人马虽众，但畏惧王猛，不敢前进，大军在潞川屯扎下来。王猛留毛当戍守晋阳，率师与慕容评相持。敌军人众，王猛军人少，为了扰乱敌军人心，增强自己的士气，王猛派游击郭庆率锐卒5000，夜晚从隐密小路潜出慕容评大营之后，傍山放火，烧毁了慕容评的辎重，火光冲天，连数百里外的邺城都见到了。这把大火使慕容皝十分不安，派使者催促慕容评出战。慕容评其人。性格贪鄙，毫无远略，只因是慕容皝的宗族戚属，又曾助慕容幌（huàng）（皝祖父）、慕容俊（皝父），进位太傅，他领兵与王猛对垒之际，不思抚恤士卒，反而借机敛财，在军营中卖薪柴、鬻（yù）饮水，军中十分不满。王猛知慕容评有这等苟且之

行，心中大喜，知道有可乘之机。慕容评被慕容皝责备，只好领兵求战，王猛在潞原上集师誓众，激昂慷慨。他说："我王景略受国家深恩厚德，担负重任，兼领内外，现在与诸君深入敌人内地，大家应该各自勉力向前，不可后退。愿大家在行列部伍中同心协力，以此报答皇帝的恩德和眷顾，争取立功受爵位在圣明君主的朝廷上，回家喝庆功酒在父母之室，这不是很荣耀的事情吗？"军中将士受王猛的鼓动，都各思立功，勇气倍增，于是打碎锅碗，弃掉粮袋，奋不顾身，大声呼喊着争先恐后扑向敌军。

但打仗仅凭勇气并不能取胜；王猛见慕容评人多，心里感到不安。他想，如果把敌人的一部分先行击溃，那么敌方军中就自相混乱，取胜就容易了。于是他请邓羌领先取捷，邓羌向王猛要司隶校尉这个官位，王猛起初说，司隶校尉这个官我说了不算，但我一定安排你作安定太守，封你为万户侯。但邓羌不高兴，回到自己的营帐中躺下了。往往这种人，在需要他的时候，他便先提出种种条件，置国家与大众的利益于不顾，邓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两军交战，战斗十分激烈，一方要取胜以求爵赏，一方要取胜以保性命，战斗的惨烈可想而知。王猛骑马站在高处，眼见敌兵层层涌来，心中十分焦急，无奈，他只好骑马跑到邓羌帐中，许下司隶校尉这个职位。于是邓羌在帐中猛喝一顿酒，然后带领张蚝、徐成驰入慕容评军中，数次冲进冲出，旁若无人。邓羌等人在敌人军中冲突杀伐，使敌人军中大乱，鼓舞了前秦军士的斗志。双方战至日中，慕容评军大败，被斩杀俘获5万余人，慕容评引兵退走。王猛领兵在后猛追，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乘胜追击溃逃的敌人，士气大振，而敌方则心惊胆战，兵无斗志。王猛在追击途中，又降敌和斩杀10余万人。慕容评狼狈不堪，逃回邺城，王猛则领兵将邺城团团围住。

苻坚得到王猛打败慕容评40万大军，已经兵围邺城的消息，十分兴奋，亲率10万大军星夜向邺城进发。到了邺城以后，见了王猛，少不得有一番慰问。苻坚、王猛兵会一处，声势浩大，终于把邺城攻克，慕容皝逃向高阳，半路被俘获，前燕灭亡。

苻坚、王猛攻下邺城，俘获慕容皝，统一了关中和中原一带，这是前秦国势最盛的时期。自此以后，在数年之间，苻坚和王猛君臣，致力于内政，薄赋敛，兴学校，齐风俗，崇礼义，关陇河洛一带，清平晏安，百姓丰乐，几乎达到了所谓的升平之世，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有的好时候。

4. 机智果断

王猛率军征伐慕容皝，军禁严明，所经之处，师无私犯，俨然有王者之师的味道。邺中河、漳一带，在慕容皝治理时，社会状况极差，劫匪强盗公然横行，黎民百姓备受其害。王猛一到，盗贼劫匪都闻风而遁、少数胁从者改恶向善，不再为非作歹，远近郡县都很快安顺平静了，因此燕人安于王猛的治理，社会迅速安定，生活很快正常。鉴于王猛的功劳，特别是河北新平，亟需一个具有大才能的人好好治理，苻坚于是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进封为清河郡侯，让王猛镇守邺城。同时，苻坚念王猛久在军旅，赐给他美妾5人，上等妓女12人，中等妓女38人，马百匹，车十乘。对于官位，因为当时冀州新平，位不重则无以镇守，王猛接受了；

其他的女人车马，王猛固辞不受。王猛不是一个追求感官享乐的庸人俗夫，他追求的是建功立业，经世济民。

王猛既领冀州牧，留镇邺城，苻坚许其在关东六州便宜行事。所谓便宜行事，是封建时代君主给那些位高势大的权臣或者是亲信宠臣的一种特许权力，这种权力，允许受命者在一个特定的范围或一个地区内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独自的处理，不必先征求皇帝或君主的同意，特别是在用人行政和应付突发事件上，受命者拥有先行处置之权。王猛在业城，膺受此命，便根据冀州新定亟需加以整治以建立正常秩序的需要，简选当地的一批英杰之士，把他们补做六州所属郡县的长吏，让他们根据当地的情况，安辑黎民，维护治安，尽快地把社会生活引上正轨。然后，王猛再把他们的姓名、履历申报朝廷的有关部门，给以正式的委任，发给委任状，这种委任状，旧时代称为官凭。王猛在冀州，尽心尽力，善自经营，经过数月的努力，官吏基本上补齐，局面基本稳定，一切都粗具规模。我们看，王猛的计划是何等的周密，行动是多么快捷，他真是一个尽心国事，夙夜操劳的人。王猛不像有些人，尸位素餐，混混度日，无所事事亦无所用心，终年不知他在干些什么；王猛也不像另一些人，碌碌无为，才具庸下，终日里东一头西一头，忙忙乎乎，结果却什么也干不出来；王猛更不像有些人，居功自傲，贪图享乐，迷恋声色，只知保住官位以图享受，全不思居位尽职。王猛居位则尽职，谋事则有成，凡事先考虑于心，动则致效，才智深美，为国干城。

冀州的事情有了眉目以后，王猛给苻坚上疏，要求允许辞去都督六州诸军事的重任，以便专任一州。奏疏中言辞恳切，确是衷心之语，不是说出来做样子的。王猛是个知进知退的人，他不像有些人不知己亦不知世，贪利冒进，钻营万方，官越大位越高越好．全不思自己的才具是不是称其职、称其位。王猛不是这种角色，他是一个深知进退之理的智者。苻坚当然不会同意王猛的请求。任何一个君主，都想依靠那些既值得信任又具有才能的臣下。苻坚方倚王猛为栋梁，视王猛为长城，关东大事靠王猛料理，哪里会允许王猛辞位。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苻坚派侍中梁谠到邺城向王猛当面说明自己的意旨，喻令他继续居职治事。无可奈何，王猛只好像以前一样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务。

这一年，有大风从西南来，吹人长安城。不大一会儿，天地阴晦暝暗，就像夜晚似的，天上的星星都现出来了，一颗硕大的红色星星出现在西南方天空中，诸军民人等都甚感惊奇。前秦太史公魏延向苻坚进言道："在占书上，说这种情况预示着西南方的国家当亡，明年一定会平定蜀汉。"苻坚一听，非常高兴，于是命令秦州、梁州两地暗中加以准备，一面先行进行人事安排。

苻坚首先想到的就是王猛，他让苻融为冀州牧，代替王猛，命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持节、常侍、将军、侯如故，再加上一个名号：都督中外诸军事。王猛上表坚决推辞，符坚执意不允，在朝堂上，待大臣退朝以后，苻坚对王猛说，从前你是布衣，我才弱冠，当时正是世事扰乱、纷纭不定的时候，我一见你，就知你为奇伟瑰异之士，把你比做卧龙；你也对我另眼相看，终于捐弃了《考盘》古诗要人隐遁的素志，这难道不证明了我们俩精神相契合如同符契吗？我们两人，真是君臣遇合，千载才有的一会啊！虽然古时有傅岩人殷高宗之梦、姜太公警周文王的梦兆，但我们今天与古时相比，也不见有什么不同。自从你辅政以来，几乎将近二纪（一纪即一星纪，12 年），

在内总理各种事务，在外领兵荡平群凶，天下正在走向安定，天、地、人的常道开始有了秩序。我现在正想在上逍遥从容，让你劳心尽智于下，弘道济世的大事，除了你还有谁能担当起来呢？苻坚的话十分恳切，使王猛非常感动。符坚不允许王猛辞事，王猛感于苻坚的信任，只好继续处理事务，经略四方。

就这样，又过了数年。苻坚眼见在王猛的尽心治理下，国家兴盛，百姓安乐，心里十分高兴，于是又授王猛为司徒、王猛上疏，力辞司徒之拜，言辞恳切，符坚竟无论如何不许，王猛无奈，只得受命。当是时，军国内外万机之务，无论事情大小，全归王猛掌握，苻坚真是垂拱而治，逍遥于上。

王猛手握大权，却从不为私，而是尽心国事，夙夜操劳。王猛管理政务力求公正平允，他流放那些尸位素餐者，简拔幽滞，显扬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百姓致力于农桑，派官员督促检查，教黎民以礼义廉耻，使他们知道进退，无罪不滥加刑罚，无才不加以委任，各种庶事都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在王猛的精心竭力的治理下，当时的前秦可说是兵强国富，以至将要及于升平之世。这成就，在十六国时期是绝无仅有的。王猛真是一个谋略盖世，才能卓绝的人物啊！苻坚曾经从容地对王猛说："卿夙夜不解，忧心劳力。致力于天下万机，我就好像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样，将优游以卒岁！"唯苻坚能识王猛，唯王猛能尽心于苻坚，君臣相得如此，在历史上也是极突出的。对于苻坚的信任恩宠，王猛心中是有数的，他对苻坚说："没想陛下这样清楚地知道臣的过错，臣怎么能够赶得上古人呢？"这是王猛的谦逊，说实在的，古人未必如此。傅岩、太公远矣，汉高祖虽以萧何、张良为功劳第一，但信任恩宠不及苻坚对王猛远甚。萧何在关中，刘邦故赐良田甲第，而萧何不得不遣子弟随刘邦征讨，比之苻坚让王猛总理万机，谮言不入，相去何可以道理计。所以苻坚说："以我看，太公怎么能超过您呢？"君臣如此，何愁大事不济！苻坚对王猛，不是做表面文章，他经常对太子苻宏、长乐公苻丕说："你们事王公，就好像事我一样。"可见苻坚对王猛的敬重纯是出自内心。

王猛行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广平人麻思因丧乱流落，寄居在关中，母亲亡故，麻思要归乡收葬，请求允许返还冀州。王猛对麻思说："便可急速打点行装上路，今晚已经发出符令，发遣你回冀州。"当时冀州为前燕之地，前秦与前燕分属敌国，没有符令，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出函谷关。所以王猛要给麻思发个符令，以便他不受阻挠。麻思听从了王猛的话，立即打点上路，他刚出函谷关，沿途郡县已经被符令管摄住了，这命令传达如此迅捷快速。王猛行事，大抵如此，令行禁止，任何事情都没有淹留迟滞的，不像有些人，只管发号施令，干与不干再也不问，下边的人竟然敢于留中不发，拖延不办，可王猛政令畅达，无怪乎他能把国家治理好。王猛性格刚正严明，清廉整肃，对于善恶的区分尤其严格，所行务趋善道，所诛逐必为邪恶，因此朝中正人多而小人寡，政务才能平允，天下才能安定。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王猛亦小有过失。因他严于善恶之分，所以对于过去一饭之恩惠，不能去心，对于过去有人对自己的一点小怨恨，亦铭记不忘，他握重权以后，没有一样不加以报答和报复的，有恩惠者倍加报德，有仇怨的则报以仇怨，时人对他的议论在这点上颇有微辞。似乎王猛太计较了，气度不够宽宏，然而细想一想，这也确乎是善恶所由分之处。君子恤人于贫困，小人下石于危难，君子理当被报德，小人亦应得警戒，无原则的所谓大度，从另一面说，正是见恶而不除，养恶而至于患，崇风俗者不当

如此。恶人不受报，天下谁人尚为善？善人不见德，天下谁人不为恶？善恶关乎人心，报德报怨，都有来由，此亦劝善之一法，治世之一端，不可轻加訾议的。

王猛被拜为司徒不久，就身罹疾患，苻坚对此非常着急。他自己亲自到南北郊天地之所，到祖宗的庙里，到社稷神坛，向上天后土、神宗、神灵祈求，让王猛的病快些好起来。同时，分别派遣内侍之臣代表他到河、岳诸祭祠神灵的地方进行祭祷，请河岳诸神对王猛加以佑护。但王猛因长期劳累，病势不见减轻，药石既已无力，神灵也不能有为。苻坚见祈祷无效，又对境内的犯人进行大赦，凡是死罪以下的犯人，都得到赦免，但王猛的病仍不见起色。王猛在疾病中，仍不忘国事，他给苻坚上表，感谢符坚为他祈求神灵的恩典，同时言及时政，对内外大事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使苻坚非常感动。苻坚览表时泪流满面，涕泗交进，左右臣下没有不悲恸的。他们都被王猛尽忠国事的精神和行为感动了，他们也被苻坚王猛之间那种至诚的关系感动了。

王猛积劳成疾，久治不愈，不久就病得十分厉害。苻坚此时亲自前去探病，并询问他对以后国家的事情有什么想法，王猛伏枕，勉力说道："晋朝虽然处于僻远陋小的吴越，但是正朔相承，不可轻视。亲近仁人，善结邻邦，这是国家之宝啊。臣没于地以后，希望不要图谋晋国。鲜卑、羌虏，是我们国家的仇敌，终究要成为祸患，应该逐渐地加以清除，以便利社稷国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因为这时的话往往是将长时间思索的问题提出来了。苻坚握住王猛的手，流着泪点头答应了王猛的请求。王猛说完话，看着苻坚，鼓起最后一点力量，紧紧地握住了符坚的手，他看苻坚点头了，放下了心上的石头，撒手而去，终年仅 51 岁。

一看王猛合上了双眼，只有出气没有人气，苻坚立刻痛哭失声。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朝夕相处，几十年相知相得，一旦撒手而去，再也不能披肝沥胆，激昂慷慨地纵论天下大事，再也不能得到如此知心的朋友，苻坚能不痛心吗？符坚与王猛，分为君臣，义兼师友，这种情谊不是一般的情谊。左右群臣一看苻坚痛哭失声，想起王猛公而忘私的作为，想起他对国家的贡献，想起他夙夜操劳，使国家如此富强昌盛，都痛感失去这么一个人对国家是极重大的损失，犹如大厦折梁一般，因此群臣也都痛哭失声，一时间，王猛的府第一片哀声。人活着时，人们可能不觉得什么，一旦失去，就觉得去了主心骨似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人活着，大家觉得不错，死去却并不觉得少了什么，这样的人其实只是一个俗人，顶多是个老好人。王猛是个有价值的人，他赢得了人们衷心的眼泪，也就是赢得了人们衷心的景仰与爱戴。

王猛入殓的时候，苻坚亲自去看了 3 次，他对太子苻宏感叹说："这是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吧？为什么这么快就把我的景略夺走了？"赠王猛为侍中、丞相，其他的官爵都照生前一样保留。赠给东园温明秘器，帛 3000 匹，谷万石，派谒者仆射监护丧事，葬礼完全遵照西汉宣帝时大将军霍光的规矩办。谥王猛曰武侯。朝野官民巷哭三日。

苻坚对王猛的情感是真诚的，丧葬之礼也是非常隆重的。王猛可算不虚此生。生前位居万人之上，手握大权，得君主无比宠信，死后备极哀荣，流芳百世。

感情的真挚不能表示对问题认识的透彻，王猛生前，苻坚有依靠，王猛死后，苻坚失去了谋臣，就开始犯错误了。王猛死后不久，苻坚就开始了南征北讨，他忘记了王猛临终的忠告，信任鲜卑人慕容垂和羌人姚苌，使他们得以扩大势力；同时他妄自尊大，发动了

对东晋的战争，只有骄傲之心而无谋敌之策，在淝水被打得大败。以后前秦内部动乱，慕容垂重占冀州，建立后燕；姚苌逼死苻坚，建立后秦，前秦国灭。

苻坚得王猛，国家以兴；苻坚失王猛，国家以灭，王猛一身系国家兴亡，王猛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王猛与苻坚，其相知相得，诚为佳话，能保持始终，更为难得，这在封建时代实在是值得赞扬的。可惜，苻坚后来忘记了王猛的忠言，终使身亡国灭，这不免令人愈加思念王猛。

第九章

开国谋臣——刘基

一代赌谋，赌战、赌政、赌钱、赌命，次次豪赌，场场皆胜，甚至一盘棋竟然赢下了冷血枭雄朱元璋的江山。机变百出，诡智巧诈，智者千算，终因使统治者如芒刺在背，而用借刀杀人之计，唆使胡惟庸构陷而死。而拍手称快的朱元璋则顺势嫁祸于胡，杀人灭

□……

1. 半百出山

刘基的祖先，是青田县的豪门大族。曾祖父刘濠，学识渊博，也非常有谋略。他曾在宋朝做过翰林掌书。宋朝灭亡后，当地人曾组织反元起义，遭到失败，失败后幸存人员四散隐藏。刘濠非常同情反元起义。后来，元朝廷派遣使者携带名册前去查抄起义人员。使者半路宿于刘家。刘濠把情况弄清楚后，故意殷勤接待，待其酩酊大醉，便反锁房门，放火烧了房子，名册尽毁。起义幸存者得到了保护。

刘基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受到很好影响。他从小就好学敏求，博览群书，而且对古人论及天文。地理、用兵打仗的书籍总是爱不释手。刻苦的研读使刘基受益匪浅，广泛的涉猎不仅开阔了他的胸襟，更促使他立志大展鸿图，建功立业。

刘基 14 岁时，即已才华出众。他父亲为他请了几位老师，都因为学问不深无法满足刘基的求知欲而辞职。最后江南饱学名儒郑复初应聘，也深感刘基不比寻常。

一次，郑复初与学生们讨论孔子如何周游列国，宣传道化，刘基突然站起来说："孔子虽然道德高尚，但身为鲁国人，国败而难保，饱学而无为，岂不是一介无用的书生？大丈夫不应如此！"郑复初大惊失色，事后对刘基的父亲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日后定为国家的栋梁！"

果然，元至顺四年（1333）。年仅 23 岁的刘基进士及第，衣锦还乡，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

少年得志的刘伯温，颇想为元朝效力尽忠，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时值元朝末期，官场腐败，吏治贪乱，整个社会统治已是独木难支，摇摇欲坠。但刘基并没有感到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他一方面以身作则，为政清廉，一方面与那些贪官污吏作斗争。然而，上任不久，即因受人嫉恨被排挤到别处，碰了个鼻青脸肿。又不久，因上文弹劾监察御史失职开罪于上司，被排挤回家。

官场初挫并未能使刘基丧失信心。他反而认为自己之所以出仕碰壁，一因自己学识未够，社会经验更是不足，涉世未深，不了解官场中之险恶；二者更因元朝政府积重难返，过于腐败，正直之人很难立足，更不用想有所作为了。因此，在回乡隐居的日子里 他如饥似渴地钻研《周易》八卦，兵书战策，并广交宾朋，扩大自己的影响，随时打算东山再起。他知道，有了梧桐树，不愁没凤凰。果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刘基的名声日盛，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才干足可以与诸葛亮相比，很多江南名士于是纷纷登门求教。刘基觉得。自己出头的日子已经快了。

适值元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栾城（今河北栾城）韩山童与颍州（今安徽阜阳）刘福通起兵汝颍，罗田（今湖北罗田）徐寿辉起兵蕲黄，定远（今安徽定远）郭于兴起兵濠州，泰州（今江苏东台）张士诚举事高邮……起义队伍如火如

荼，一浪高过一浪。而在江浙一带，黄岩人方国珍因被诬告通寇，一气之下，便杀死仇家，率兄弟三人聚集海盗数千人骚挠江浙，元朝廷几次派兵都未能剿灭，连江浙行省左丞孛帖木儿都被其活捉。朝廷无计可施，只得决定官厚禄诱降方国珍。但方国珍本性难移，几降几叛，弄得人心惶惶。江浙行省见方国珍如此，终于想到了刘基，举荐他为元帅府都事。

隐居多年的刘基觉得又有了机会。他一到任就力主用武力严剿方国珍，认为方氏兄弟首先倡乱，不顾朝廷恩恤，“不诛无以惩后”，并且定下了剿除方案。方国珍早已听说刘基的才干，甚恐，急忙派人以大量金银财宝向他行贿，刘基拒绝不受。方国珍又使人从海上至北京，贿赂京中权贵，以致元朝廷决定对方国珍进行招抚，并授以官职。刘基蒙在鼓里，正布置出兵呢，朝廷竟然令下，说他擅作威福，夺去兵权不算，还把他羁留在绍兴。刘基一怒之下，遂辞官回青田老家。

至正十六年（1356），元朝行省重新复议以都事之职起用刘基，让他招抚安山起义军吴成七等。刘基自己招兵买马，组成部队，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投降政府的，予以宽大处理，甚至委以官职，抗命不服者当即擒捕诛杀，从而瓦解了这支义军。

至正十七年（1357），浙东山区暴发农民起义，行省又招来刘基剿捕，与江浙行枢密院判官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上疏称赞刘基的才干，请求予以重用。用执政权贵因怕得罪方国珍，只让他做总管府判，不让他指挥军队。刘基施展不开才能，只得再次弃官回乡。青田富户深怕方国珍扰害，纷纷投靠刘基，组织起地主武装，修筑堡寨，保卫自家产业。方国珍的军队，不敢进犯。

刘基的才能在元朝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发挥，在隐居青田的日子里，刘基遵奉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古训，日日以读书为事，静待明主。凡天文兵法，四书五经，诗词文章，无不涉猎。并爱作诗撰文，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胸怀。他在《感怀》诗中写道：

“昊天厌秦德，瑞气生艺砀，

修身俟天命，万石全其名。”

诗中以“秦”喻“元”，既有对时及的正确分析，又表达了自己的情怀。

在和张德平的诗中写道：

“贾谊奏书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谁论？”

在《感兴三首》中写道：

”乾坤处处旌旗满，肉食何人问采薇？”

刘基哀叹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虽已搅乱地主阶级的安宁生活，但那些麻木不仁、贪生怕死的高级官僚，却仍然醉生梦死，无所作为。而像贾谊、屈原一类忧国忧民的志士，朝廷却不理解他们的心情。埋怨朝廷不问采薇，不能任用像他这样满腹经纶，身怀绝技隐居民间的“草茅”之人。

刘基污蔑农民军为贼寇，又不满政府军纪律败坏。无所作为。在《忧怀》诗中写道：

群盗纵横半九洲，干戈满目几时休？

官曹各有营生计，将帅何曾为国谋？

猛虎封狼安荐食，农夫田父苦诛求。

抑强扶弱须天讨，可怪无人借箸筹！

在《次韵和石抹公春晴》诗中写道：

赤眉青犊终何在，白马黄巾莫漫狂。将帅如林须发踪．太平功业望萧张。

在《次韵和孟伯真感兴》中，他对跟随朱元璋起义的红巾军，直斥为盗贼，诗云：

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

已闻盗贼多于蚁，无奈官军暴似狼。

……

在《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中写道：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谁甸未全归。

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

……

诗内所说江淮、淮甸，都是指朱元璋的，圣朝则是指元朝。刘基埋怨那些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暴似狼”，那些领兵的将军只管“虏掠”，不问“虏掠”引起的恶果。从这些诗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刘基依附朱元璋期间，他的立场，思想和感情都是站在元朝一边的。然而从中亦可看出刘基对元政府的腐败和官员的无能已有所认识。他在《卖柑者言》中，就寓意深刻地指责元朝官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弊而不知理，坐靡廪粟而不知耻。”

大规模反元农民起义的广泛影响，二十多年仕途的屡遭贬抑，使胸怀正义并深谙军事的壮年刘基，对元朝的异族统治渐渐有所觉悟，开始发生动摇。他钦羡古代的杰出军事家诸葛亮、祖逖、岳飞等的为人，在苦闷中撰写了《吊诸葛武侯赋》、《吊祖豫州赋》、《吊岳将军赋》、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这些民族英雄的景仰，以及对蒙古贵族统治的反感，这为他之后投靠朱元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郁离子》一书，是用寓言的形式表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寓意深刻。《郁离子》既是书名，又是作者自称，内容涉及面很广，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国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外交；从思想、伦理到神仙鬼怪，几乎包罗万象，既是前一段从政经验的总结，又为日后立国治乱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百战奇略》这部军事著作，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可惜此书后来被朱元璋密封朝中，未能面世，现在所看到的，只是民间流传的抄本。

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将古代重要兵书集成《武经》、以《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作为用兵不可不读之书。《百战奇略》便是刘基读《武经》的笔记，同时还收集了从先秦到五代 1600 多年间散见于史籍

中的重要军事资料。尤为难得的是，在书中刘基根据自己的军事实践和体会，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

《百战奇略》一书继承了我国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并有新发展。一方面，反对穷兵黩武，从治国的角度谈治军，以政治家的头脑谈军事，认为好战必亡。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强调战略战术，主张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居安思危，“内修文德，外严武备”。刘基在战略上还主张“善战者省敌”，认为“省敌者昌，益敌者亡”，反对到处树敌，主张分化瓦解敌军，以敌制敌。

书中还有众多此类辩证军事思想，即使从标题上就可看出来：信战与教战，攻战与守战，进战与退战，缓战与速战，分战与合战，饥战与饱战……处处从相反或对立的方面来阐明用兵原则，提出了有信有教、恩威并施、严明赏罚的治兵之道及一系列辩明形势、灵活机动的作战方略。

史学家笔下的刘伯温，还是一位奇人、神人。他深通《易》学，能以天象预测人事，非常能料事均合，呼风唤雨，当时就有青田诸葛孔明之称。

元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统帅的一支红巾军，先后占领了诸暨、衢州和处州，随后又次第拔除了东南一带元军的一些孤立据点，元朝在浙东的军事力量已被清扫，浙东地区大部获得平定。雄心勃勃的朱元璋，极力搜求各地知识分子，知名人士，希望他们出来辅助自己的事业，帮自己扩充地盘，稳定社会秩序。刘基在浙东很有名望，自然被列入邀请之列。但因为刘基思想上反对红巾起义军，视起义军为“盗寇”，而自己又势力衰弱，无力与朱元璋相抗衡，所以当朱元璋几次派人礼请他出山，他都是好言推托。当胡大海攻下处州，再次厚币礼聘时，刘基仍是婉言谢绝，不肯依附。后来，处州总制孙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申明利害，讲明对他们不算旧账，只要他肯出山，不但可以保全身家性命，还可做官办事，一齐治理天下。与此同时，刘基的亲朋好友也写信催促，劝他应聘。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元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刘基终于决定去应天府——今日南京，观察朱元璋对自己的真实态度。此时，他已经年近 50 了。离开青田时，他还不十分相信，拒绝了带军前去的建议。他把部队交给自己的弟弟刘陞和得力家人统率，要他们好生保卫家乡，提防方国珍的进攻。

2. 重创陈友谅

刘基到应天不久，就受到朱元璋的接见。朱元璋用上宾之礼接待了他，又命有司修礼贤馆让他住进去。刘基见朱元璋诚心诚意，自认为遇到了明主，马上呈上时务 18 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扫除僭乱的大计方针。朱元璋听后大喜过望，当即把他留在身边参与机密谋划，尊称他为“老先生”、“汉之张良。”

刘基长期以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他的政治军事才干也得以一展。于是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帮助朱元璋征东平西，走南闯北，逐鹿中原，干出了一番震天动地的事业，成了朱元璋智囊中的中心人物和忠心耿耿的谋士。甚至在他晚年将要告老还乡之前，还不忘朱元璋帝业的巩固。公元1371年，朱元璋雄心勃勃，既定中都，又锐意要灭扩廓军。刘基临归青田前，还上了最后一道奏章说："凤阳虽帝乡，但不是建都地。王保保不可轻视。"但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他的奏文，仓促发兵西征，结果大败而归。扩廓最终逃入西北沙漠，成为边疆祸患。事后朱元璋大悔。

刘基初到应天，在军事战略上为朱元璋做了两件大事。这个时期正是朱元璋的政治、军事势力发展壮大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朱元璋起兵后，利用刘福通在北方抗击元军之际，挥兵南进，一路下滁州，取太平，占建康，攻江浙，军事力量大增。但在政治上，他依然尊奉小明王韩林儿，称为宋后，受他的封爵，用龙凤年号。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旦，朱元璋在南京中书省设御座，遥拜小明王，行正旦庆贺礼，文武百官齐拜，只有刘基不拜。朱元璋问其缘故，刘基说："他只不过是个牧童而已，奉之何为？"刘基认为，在群雄四起之际，要成大业就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完成独立。朱元璋听后很是感动，后来终于废掉了小明王韩林儿。

其时，另外有两股劲敌。一是陈友谅，据湖广，扼长江上游；一是张士诚，称霸苏杭，占富庶之地。二者对朱元璋形成夹击之势，威胁很大。朱元璋决定主动出击，打破腹背受敌的局面。有人主张先打张士诚，他们认为张士诚力量薄弱，距离很近，容易取胜，且江南地区物产丰富，攻占后有利军需。朱元璋问刘基的意见，刘基却主张首先攻灭陈友谅。他说："主公据有金陵，形势险要，地理条件很好，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两人屡次为害于您。必须扫除二寇，无后顾之忧，才能北定中原。张士诚志向狭小，只图保其地盘，不会有什么作为，暂时可以不必管他；陈友谅则不同，他野心大，欲望高，是个最危险的敌人，拥有精兵巨舰，据我上游，无时无刻不想灭掉我们。而对这种形势，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两面作战，应当集中力量首先歼灭陈友谅。陈友谅消灭之后，张士诚势孤力单，一举可定。接着再北取中原，霸业可成。"

朱元璋听后，觉得还是刘基想得全面，于是摒弃众议，采纳他的计策。抓住劲敌，各个击破。防止腹背受敌，成为朱元璋开创帝业的战略方针。

刘基不但为朱元璋制定了总的战略目标，而且在平定陈友谅的几次大的军事行动上，为朱元璋统一中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攻下朱元璋的太平城后，杀死朱元璋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在采石五通庙行殿称帝。建国号汉，改元大义，并自命不凡，凯旋江州。随后又约张士诚同攻应天，张士诚未允，陈友谅便自集舟师，自江州顺长江引兵东下，直指应天。一路浩浩荡荡，声势浩大。消息传来，应天震动。朱元璋慌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有的说陈友谅骁勇善战，锐不可挡，今占有江、楚、控扼长江上游，地险面兵强，才剽势

盛，与之争锋，如同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不如就此将应天城献给他，归附在他的旗下；有的认为陈友谅新得太平城，气焰正盛，莫若先退出建康，钟山有王气，可以据守在那里，待其气衰，再与之决战；有的说陈友谅不过一沔阳渔家，刀笔小吏，要与他在建康决一死战，万一战不胜，即使逃走也不迟。

朱元璋觉得都不甚妙，但一时又不得要领。他环视了一下全场，见刘基双目炯炯，沉默不言。朱元璋见状，知道这位军师一定又有妙计在胸了。他连忙召刘基进入内室，问他为何一言不发。刘基愤愤地说："先立斩主张投降及逃钟山的人，才可以树立正气，消灭陈贼。"朱元璋说："先生有何具体计策？"刘基答道："陈友谅这次是以骄兵来战，劳师远袭。而我们则有了上次失守太平城的教训，并且是以逸待劳。天道以后举者胜，我们哪里害怕打不赢他吗？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敞开府库，心怀至诚，以稳固士民之心。古代兵法说，日行 300 里，奔袭敌人，即使不交战也会溃败。为什么？劳士疲劳！我们可先放弃几个地方，移走兵饷，装成逃跑的模样，再派人假装投降，引诱陈友谅全速奔袭，我们却中途设下埋伏，派兵截断他的后路，叫他首尾难顾。后援不至，夺敌之心；设伏围攻，乱其部署；以逸待劳，挫其锐气，怎么会有战而不胜的道理！然后我们乘胜追击，陈友谅必然拼力逃命，我们不仅能收复失地，还可以占领他的属地。陈友谅遭此惨败，进一步制服他就容易了。帝王之业，在此一举。天赐良机，岂可错过？"

此言正合朱元璋心意。然后他们密谋，先命胡大海出捣信州，牵制陈友谅后路；命常遇春、冯国胜、华高、徐达等将领各处埋伏，打算截击。一切部署停当，朱元璋先请陈友谅的老朋友康茂才给其写一封密信，假称与陈友谅里应外合，请他赶快来攻城。

陈友谅收到信后，不禁一阵暗喜："这下胜券在握了。"他急于取胜，占领建康这块风水宝地，于是马上发兵进攻。。

朱元璋这边也在积极准备：先在石灰山侧埋伏奇兵 3 万人，并拆掉江东木桥，易以铁石，设置水障，只等他中计。时日既到，陈友谅果然如约，引着战船径直驶入一条狭窄河道。到达江东桥时，看见桥下都是大石块。没有了原来的木桥。他甚为惊异，连忙用暗语联络，并无一人答应。这时，陈友谅方知中计，但想撤退已迟。

朱元璋的军队见陈友谅已到达江东桥，黄旗一举，伏兵见此信号，跳跃四起，水陆夹攻。不一会，陈友谅全军就被杀得大败，他自己独自跳上另一小船逃走了。朱元璋指挥大军乘胜追击，太平城失而复得，取得了保卫建康的大捷。

胜利后论攻行赏，朱元璋欲将最高级别的"克胜奖"奖给刘基。刘基认为自己只图怀才有遇、学有所用，不图眼前的名利。故坚辞不受。从此之后，刘基声名大振，人们都说他是诸葛孔明再世。

3. 奇袭江州

陈友谅退居江州之后，不甘失败，便派部将以优势兵力攻占了朱元璋属地重镇安庆。安庆是朱元璋西部边境的门户，朱元璋想乘胜一鼓作气，再次讨伐陈友谅，但心中犹豫不决，只好去征求军师刘基的意见。刘基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认为此时军队士气正旺，加之这次出征为收复失地，出师有名，如果可以做好战前发动，完全可以战胜陈友谅，歼灭其有生力量。有了这位“诸葛孔明”的支持，朱元璋决计再次伐陈。

依照刘基的计策，朱元璋在临发兵前宣谕众将士：“陈友谅杀主僭号，侵犯我疆土，戮杀我将士。观其所为，不灭不足以平民愤，不灭不足以慰我国魂。”朱元璋的一席话，众将士听了，情绪昂扬，誓死要与陈友谅决战。然后，整装西进。朱元璋与刘基共乘龙骧巨船，率师乘风溯长江而上。沿途，将士们斗志旺盛，精神抖擞，长江上万舟竞发，旌旗蔽天，蔚为壮观。

但胜利并非唾手可得。陈友谅属将张定边骁勇善战，而且广于谋略，加上安庆城池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朱元璋手下将士奋勇攻打，激战一天，未取得任何进展。；

晚上，朱元璋很是烦闷，将刘基召来商量对策。刘基对朱元璋说：”我们大军远道而来，本拟一举攻克安庆，然而激战一天，却未得寸土，将士将生倦意；而且张定边骁勇，安庆城固，再打必然更费时日。陈友谅知我在此鏖兵，一定会派人前来决战，以报上次失利之仇，如此，内外夹攻，我军必败。”

朱元璋听罢，长叹一声说；“难道别无他法，只好放弃安庆吗？假如门户一开，猛虎入室，今后哪还有一日可以安宁？”

刘基摆摆手，对朱元璋说：“主公勿忧，暂时放弃安庆，并非就不要了。《武经》云：我欲战，敌却深沟高垒，不得与我战，则攻其所必救。安庆弹丸之地，城池固若金汤，足以久劳我师。陈友谅不敢出兵迎战，正由于心存恐惧。我们如果放弃安庆，讯速西上，直逼江州，捣其老巢，陈友谅必定撤离安庆而救江州。那么，安庆还能跑到哪里去？不是顺手可以攻克吗？如此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朱元璋听罢，抚掌称妙，完全听从了刘基的计策，连夜出兵而去，却在营地乱设篝火旗帜，缚活羊于战鼓上，敲击有声，迷惑敌人。

暗夜沉沉，迷雾深重。朱元璋除留少量兵力在安庆迷惑敌人外，其余均偃旗息鼓，沿江西进，长驱直入，逼近江州。当陈友谅的江州守军还在梦中时，他们已发起攻城战。江州守军认为神兵自天而降，忙于应战。陈友谅匆忙发兵，却不能挽救败局。江州全线崩溃，陈友谅最后只得携妻子逃出，乘夜幕奔往武昌。江州守军投降，很快为朱元璋所攻取。陈友谅在逃跑的过程中，抓到了几个朱元璋的兵士，得知此举皆刘基所谋，他仰天长叹道：“我部众就缺像刘伯温这样的谋士，将来亡我者，必伯温也。难道天意在朱元璋，

故遣伯温助之?”

刘基不但在军事上表现出卓越的谋略，而且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很灵活，做到战取与招抚并重，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机动灵活的办法。

陈友谅的江西省丞相胡廷瑞守卫南昌，素闻朱元璋部队的声威，更惧怕刘基的神机妙算，遂派遣部将郑仁杰到朱元璋的军门前通报，请求和谈。朱元璋把他请到密室商议，大部分条件已谈妥，只是在“不解散其部下所属部队”这一条上，朱元璋还很迟疑，面有难色，怕他们日后养兵滋事。而刘基认为这正是分化瓦解敌军、恩威并重的良机。看到朱元璋不想答应的样子，刘基很着急，忙从后踢朱元璋坐的太师椅，听到“咚咚”的踢椅声，朱元璋清楚了刘的意思，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附信慰问胡廷瑞军，称赞他们的明智之举。不久，胡廷瑞公开宣布投降，在他附近的余干、建昌、吉安和南康等路府州县，也都相继望风投诚，全都授朱元璋的号令。

十月，那起初久攻不克的孤城安庆，也很快被朱元璋部队攻下。

4. 鏖兵鄱阳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朱元璋决定亲征，解救为张士诚的部将吕珍包围的安丰（今安徽寿县南）。从整局出发，刘基意识到此举与原定先取陈又破张的方针相违，所以力劝朱元璋勿出兵。他说：“万一陈友谅乘虚来攻，便会进退无路。再者，如救得小明王韩林儿出来，怎样安置他呢？是继续让他当明王，还是把他禁闭起来？或是把他杀掉？要是关起来或者杀掉，那如今救他干什么？还不如借张士诚之手杀了他。要是让他继续当明王，岂不是自讨没趣，平白找个顶头上司来管制自己？朱元璋则认为若安丰失守，应天也会失去屏障，救安丰即是保应天。所以还是亲自统兵去了。

不出刘基所料，当朱元璋出兵支援安丰时，陈友谅果然乘虚进犯，调动了数百艘战舰，五六十万军队，倾巢出动围困洪都（今江西南昌市），很快攻下吉安、临江、无为州等地。南昌被围80余日，激战数十昼夜，情势非常危急。朱元璋闻之，方知刘基的话是正确的，自责说：“不听先生之言，才有今日之失。”刘基宽慰他说：“现在醒悟还来得及。”朱元璋立即亲率20万大军救援，命刘基留守应天。

陈友谅听说朱元璋来援，怕腹背受敌，随即撤围；在鄱阳湖摆下阵势准备迎战。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之上，初时，朱元璋屡战屡败，几处险境。无奈，只好又命徐达去应天掉换刘基。

刘基星夜赶来，便与朱元璋研究破敌战术。两人都主张用火攻，但朱元璋生怕风向不定，船多难烧净尽，弄不好还有可能烧及自身。据刘基观察天象，黄昏时分将有东北风起。他们随即准备了七艘小船，上载草人迷惑敌方，并把蘸满油渍的芦苇。硫磺火药等物放置船上，迅速开进湖中，待接近敌船，即抛出铁钩搭住敌船，乘势放起火来。刹那间烈

焰腾空，大船多被燃着。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一天几十次接火，喊杀声、涛声、燃烧声混在一起，煞是雄壮。激战中双方都有很多损伤，只是陈友谅始料不及，损失更大。

一次，朱元璋正在指挥船上发号施令，忽然，侍坐在身旁的刘基，一跃而起，大呼道："难星过，请主公急速换乘别船！"平时十分镇定的朱元璋也惊起回顾，只见刘基双手挥舞，坚持说："火速换船！"朱元璋不及多想，就被刘基和几个贴身卫士拉着换乘另一只船。坐都没有坐稳，只听"轰隆"一声，指挥船被陈友谅的大炮击中，顿时粉碎，沉入湖中。此时朱元璋才缓过神来，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由得称赞刘基的神机妙算。

原来，刘基见朱元璋一心求胜，顾不得指挥船的隐蔽，穿行兵阵之中，然而这一切都被陈友谅的军队发现。他想陈友谅必定会集中所有的炮火首先把朱元璋的指挥船击沉，恰好这时天象异常，出现所谓的"难星"，刘基便趁机催着朱元璋换船，躲过了这场事关胜负成败的祸事。

这边的陈友谅见朱元璋的坐船已被击沉，以为朱元璋必死无疑。全军欢声一片，举杯庆功。正在狂喜中，又看到朱元璋指挥战船进攻，不免大惊失色，以为有神仙庇佑，顿时，陈友谅阵势大乱。朱元璋军队的战船乘机旋绕汉军巨船，时出时没，势如游龙，弄得陈友谅手足不措。朱元璋的将士见状，一时勇气百倍，呼声惊天动地。同时，湖面上波涛大起，阴云密布，给朱军进攻创造了良好条件。朱元璋军虽是小船，但移动自如，正好采用火攻，陈友谅的巨船却处处挨打，有的被击沉，有的燃起了熊熊大火。

双方在鄱阳湖中激烈地战斗了三天，仍未决出胜负。后来，刘基又建议朱元璋将主力军队移往湖口，扼住敌军通路，用关门打狗的办法，以致陈军补充给养的后路全被切断。给养断绝，将士疲乏，内争不已，陈军败局已定，大部被俘和投降。陈友谅也在露面瞭望时被流矢射中身亡。朱元璋的军队，在付出了很大伤亡代价，几经险境，终于彻底打败了这一强敌。

回到应天，朱元璋对自己的这次决策曾表示反悔，向刘基说："我实在不当有安丰之行！如果陈友谅乘虚直捣应天，那我便进无所成，退无所守，大事去矣！幸而他不攻应天而围南昌，南昌又坚守了三个月，致使我有足够时间集中兵力。陈友谅出此下策，不亡何待。"

在平定陈友谅的几个主要战役中，刘基胸有成竹，运筹帷幄，每奏奇效，特别是鄱阳湖一战，奠定了平汉兴明的霸业。刘基在鄱阳湖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很值得人们研究借鉴。

5. 平张士诚

刘基在战略上为朱元璋制订了先灭陈友谅，后平张士诚的方针，为朱元璋获取了夺取天下的主动权。当西边平汉战火渐渐平息之后，朱元璋立即集中兵力，掉转矛头，挥戈东

进，进攻张士诚所建的吴国。

当时张士诚据有浙西，北连两淮，凭恃武力，屡屡侵占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刘基认为这是一股不义之师，他们起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而是争名夺利，劫民掠商，而我们的军队就要与之不同，不要掳掠，不妄杀戮，不毁庐舍，为仁义之师，如此就能赢得民心。作为一名著名的政治家，刘基首先提出了以上的建议，使朱元璋军队在军事纪律上就高于张士诚一筹。在平定张士诚的过程中，刘基的军事思想也得以实现。

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围攻建德城，守军统师李文忠闻讯非常生气，要同他拼死决战。恰好刘基在建德，他详细向李文忠解释了他在《百战奇略》中提到的“以饱待饥”的战术：“大凡远道而来的敌人，给养不济。敌饥我饱，我们可坚壁不战，断其粮源，断其粮道，与敌持久对峙：敌方必定要发生粮食危机，将士不饱则军易生乱。因此，敌军一定会主动撤退，我方即密派骑兵半路伏击，后面再纵兵追杀。这样大获全胜是必然的了。”据此，他推断：“三日后张士诚必定会因粮源不济而撤走，他逃我追，就可以一举擒获。”

李文忠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但见他说得在理，就按他的去做了，坚壁清野，依城固守，并乘夜色派出小股伏兵。

三日后，刘基从容率众将士。登城观望。观察了一会，刘基自信地说：“张贼已经逃走了。”众将领着到张士诚的军营里，战阵中旗帜猎猎，一如往日，而且传来了一阵阵威严洪亮的战鼓声，都大为生疑，不敢随便发兵。

刘基再次催促，李文忠才下令出击。直到张士诚的军营一看，果然如刘基所料，军营里空空荡荡，张士诚的主力尽皆撤走，留下摇旗擂鼓的，只是一些老弱士兵。李文忠急忙传令追赶，即时快马奔腾，一齐飞驰，一直到东阳才赶上张士诚的部队。一番鏖战，疲乏饥饿的张士诚军被击溃，被俘者无数。

浙东台州人方国珍，元至正八年起兵抗元，占有沿海庆元、温、台各州县，元兵屡讨不克。刘基与他打交道，可说由来已久。元至正十三年，刘基为浙东行省都事，因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本性，他建议：“方氏首乱，数降数叛，乖戾多变，不可赦免，应该捕获归案，依法斩之。”但因为方国珍贿赂了一批元朝官僚，朝议不听刘基的话，接受方国珍的投降，而刘基则被扣上“越权言事”、“擅权”的罪名，弃置不予重用。方国珍被授予元官后，仍然拥兵自重，不受元朝调遣，却利用官军的名义，大肆搜刮民财，掠夺国库，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地盘。

方国珍虽然与刘基有这一层“姻缘”，但他本是一位见风使舵，倾慕贤能的人，他对刘基仍然很看重，不记前仇。刘基的母亲死后举行葬礼，方国珍还派人送来吊唁信。这时，刘基认为陈友谅、张士诚的消灭乃当务之急，暂时可利用方国珍，不可“捕而斩之”。

因此，刘基写了一封长信，向方国珍说明朱元璋的威德和当前的军事形势，希望他察识时务，以图大业。又投书朱元璋，讲明暂时利用方国珍的意义，请他派人去招谕方国

珍。

方国珍收到刘基的信后，与其弟说："现在元运将终，群雄并起。唯独朱元璋的军队号令严明，所向披靡，现在又东下婺州，恐怕难于与他争锋，何况与我为敌的，东有张士诚，南有陈友谅。我们不如按照刘基所劝告的，暂时依附朱氏，借为声援，静观其变。"这时，又恰好遇上朱元璋派来的使者刘辰招谕方国珍。方在他们的共同劝说下，决定归顺朱元璋，愿意合力攻伐张士诚，并献上黄金 50 斤，白金 100 斤，金织文绮等物。

成功招降方国珍，集中表现了刘基军事政治战略方针的灵活性、深刻性以及实用性。它为朱元璋略定汉、吴，既消除了一股反对势力，又能牵制住陈友谅、张士诚，取得了军事战略上的又一胜利。

6. 严遭诽谤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在李善长、徐达等人的劝进声中，朱元璋即位为吴王，任命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刘基为太史令。刘基精通天文知识，在任太史令后，曾以元代《授时历》为基础修订历法，制定了《大统历》，由吴王晋升皇帝的当年奏可颁行，成为明朝一代历法，因这年为戊申年，所以被称为《戊申大统历》。

此时朱元璋所建政权的性质已发生变化，朱元璋已经从农民阶级的代表，蜕变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当朱元璋为梦象所警，准备杀一批囚犯破梦时，刘基从缓和阶级矛盾着眼，假借解梦劝说元璋停刑，不要滥杀无辜，说这梦是"得士得众之象"。不久，海宁州来降，朱元璋以为是解梦的应验，因此又把犯人交刘基审理，释放了全部犯人。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称帝正式建立明朝，改元洪武，定都南京。李善长、徐达由相国改任左右丞相，刘基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在朱元璋登基大典上，太史令刘基代替大明皇帝宣读祝文；在策封勋臣时，刘基奉册宝宣布皇帝命令。

龙凤年间，朱元璋军队不断增多，编制极不统一，将校称呼也很混乱。朱元璋称吴王后曾下令按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统编军队，战斗力大为增强。洪武元年（1368）在此基础上刘基又"奏立军卫法"，即在军事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大约每 5600 人为一卫，长官称指挥使；1120 人为一千户所，长官称千户；千户所下设百户所，设总旗、小旗，以都指挥使司为地方上的最高军事机构；以大都督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因此加强和巩固了明朝封建皇权的统治。

经过几十年群雄角逐的战乱，生民涂炭，国家凋敝，百姓困顿，急需休养生息。为了迅速安抚民众，朱元璋又向刘基询问为政治平之道。刘基说："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如今国威已经树立，宜渐渐济之以宽大。因为生民之道，在于仁爱，在于以仁心行仁政。宋元以来，法制名存实亡，宽纵日久。现今应当首先整顿纪纲。颁示法典，然后仁政才可付诸实施。"刘基用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作为治世的根本。他认为治世安民应该德政刑

法并用，而以德治为主。首先反对暴虐凶残，对百姓要有仁爱之心；同时认为德政需有严明的法纪为保障，使用刑法的目的是不用刑法。有法必依，执法务严，使人有所畏惧，以确立必要的封建统治秩序。

他在理论上如此阐述，又在实践中如此实施。

他帮助朱元璋审理开释了一批积年未决的冤案，给这些人平反昭雪。一次，太祖由于晚上作了一个梦而要借梦杀人，刘基问明原因后说："刑，威令也，其法止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皇上晚上的那个梦，是国家将得士得众的征兆，应该停刑以待。"刘基借说梦而制止太祖滥杀无辜。但也真巧，三日后，海宁宣布归降朱元璋。太祖闻讯后大喜，认为刘基的招数真灵验。从此以后，太祖将重大囚犯都交由刘基审理，刘基尽量从宽处理，以笼络、安定民心。

另一方面，他请求振肃法纪，立法定制，既制止纵罪，又严禁乱捕滥杀。朱元璋下令实施他的提议。很快，刘基拟定明律令。成了明朝后来立法的基本依据。洪武三十年所颁布的《大明律》就是在它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的。

洪武元年（1368）厦历四月，在北伐中原获得占领山东、河南的胜利之后，朱元璋由应天（南京）去汴梁（开封），大会北伐诸将，研究战局和部署攻下元大都的步骤，留刘基和李善长做南京留守。刘基这时的官职是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佐贰长官，带着监察御史纠劾各级官吏中的非法违禁行为。刘基认为宋、元两朝末期，由于纲纪不严以致丢失天下，因此，要求各御史官对违禁行为，要仔细查处，不管犯禁的人权势多大、官职多高。那些宿卫朝廷的宦侍近臣如果犯法，他总是先报告皇太子然后绳之以法。他的严格执法令众臣属谨小慎微。恰在这时，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当斩，李善长出面为他求情通融，刘基铁面无私，冒着风险，没有理睬李善长的说情。由于事关重大，刘基按照正常规定向朱元璋做了书而报告，等批准后马上就把李彬杀了。

但是，这件事却带来了李善长的嫉妒。李善长原是朱元璋举事不久收用的幕府书记，元璋称吴时的左相国，称帝后的左丞相，在朝廷中一直位列第一。杀李彬后，李善长蓄意报复。闰七月，当朱元璋从开封回到南京时，李善长便极力中伤刘基。这年天旱，说刘基在祈雨坛下杀李彬，是对上天的大不恭敬，以致天怒，祈雨不灵，另外一些对刘基心存怨恨的人也纷纷投石下井，说刘基的坏话。朱元璋按迷信说法察纠天旱原因。问到刘基时，他对朱元璋说："长期征战，将士死亡众多，他们的妻子家属或别葬，或寡居，没有什么抚恤和照顾。几万人阴气郁结，怨气冲天，此其一；大批工匠死后肉骸暴露野外，无人掩埋，此其二；江浙官吏投降的人都编入军户，让他们一家人世代充军，住在固定的卫所，足干和气，此其三。有此三条，人怨天怒，以致不雨，恳请陛下善为处理。"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是十几天过去了，天仍然没有下雨，朱元璋生气了。在此情况下，刘基感到十分尴尬，正好他的妻子在这时去世，刘基便以处理妻丧为借口告老回家了。

7. 论相被害

刘基在告老还乡前，曾给朱元璋提了两条建议。当时，大将徐达已占领元都大都（今北京），朱元璋打算以他的故乡凤阳做中都，同时也正谋划集中兵力消灭元军统帅扩廓帖木儿。刘基说："凤阳虽是陛下的故乡，但这里地理条件不好，不宜在此建都；元军虽败，但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仍然是元军的一个潜在势力，对他用兵应该采取审慎态度，因为他用兵灵活，轻视则易受挫。"刘基走后三个月，朱元璋深感刘基言之在理，又想到过去的岁月里刘基的赤胆忠心，便亲自下令表彰刘基的功勋，召刘基回南京。

朱元璋深恶李善长之专权，意欲废其相位，询问刘基相位人选。刘基对朱元璋说："善长是对建国有大功的元勋，德高望重，深得众将爱戴，他能调和诸将，故不宜更换。"

朱元璋说："他几次要谋害你，你为何还替他说话？我看还是你来当丞相吧。"

刘基知道在李善长等淮西集团当权的状况下，他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连连辞谢说："换顶梁柱须要用大木，如用捆起的若干细木代替，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房子压垮的。"

元璋又问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等人如何？虽然刘基与杨宪交情很好，却没有因此说好话。他评论说："杨宪虽有相才，但器量不够，当宰相者要'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万万不可义气用事。"至于汪广洋，刘基说他必胸偏狭怕比杨宪还厉害。他评论胡惟庸，说胡若为相，好比驾车，他非但驾不好车，甚至会弄坏辕木。

品来论去，朱元璋最后说只好由刘基任相了。但刘基却一再说明自己的缺点，说他嫉恶如仇、性格偏激、脾气急躁，受不惯繁文缛节，深恐辜负了皇上的恩典。并说目前这几个人，实在没有很合适的丞相人选，但天下之大，何患无才，只要下功夫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朱元璋最终还是觉得刘基过于苟求，求全责备，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任用了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为相，结果正如刘基所料，都出了问题。刘基品评相材，不以恶己者为恶，不以亲己者为好，唯才是举，深谋远虑，洞明一切，可算得上奇才伟识。

刘基的治国理论与实践，从为民为君的角度出发，"仁"与"法"相辅相成，重视选拔、识别人才，取得了洪武早年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

洪武三年（1370），刘基任弘文馆学士，历史上弘文馆是藏有众多文献图书的地方，弘文馆学士掌管校正图籍，教授皇家贵族子弟经史。在朱元璋给刘基的诰命中，朱元璋回顾刘基建国前的业绩时说："朕亲临浙右之初，你等响应朕之正义之举，及至朕归京师，你等即亲来辅佐。当此之时，括苍（处州）之民尚未完全归顺，及至先生一至，浙东形势便彻底平定下来。"言下之意，希望刘基在弘文馆中进一步发挥政治影响。

同年十一月，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大封功臣。刘基被封为诚意伯，授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政大夫、上护军。给予刘基极高的荣誉。

洪武四年（1371）的一天，青田山区的一座秀丽翠峰上，树木撑天，孤松傲立，百鸟争鸣，流水淙淙。在野草丛生的小路上走来一位虬髯飘发、身材修长、双目明烁的长者，望着林间飞来飞去、自由自在的小鸟，他不禁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于是他高声吟诵起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基。不久前，他辞别朱元璋，告老还乡。

他难道官场失意了？不是。朱元璋将他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记在心上，知功必赏，自出山以来，他累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太子赞善大夫，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政大夫，上护军等。1370 年又封诚意伯，俸禄 240 石，官位可谓显赫。尤为重要的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定处州税粮，仍照宋制每亩加五合，朱元璋为了叫刘伯温故乡世世代代将他的事迹传为美谈，特别下令，青田不加税粮，使刘基的恩惠施及乡邻，该也很荣耀了吧。

那么，他为什么要归隐山中？除了因坚斩李彬开罪于李善长之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对人生真谛、历史真理、人世沧桑的深刻认识。他知道因为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才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才可得到发挥，换个时期，换个环境，就不一定适应。“狡兔死，走狗烹”，历史上这样的事例还少吗？但也很多功成身退的先例。范蠡泛湖四海，张良激流勇退，、他们都能够寿终，避免了文种、商鞅、李斯、韩信等人的悲剧。慷慨有大节、睿智有哲学头脑的刘基对这些历史往事当然非常熟悉，自然也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退隐乡里是一定的。

人们往往在失去某一样东西时，才觉察它的分量和价值。朱元璋在刘基归隐的当年冬天，就开始感觉到刘基对自己是多么重要。于是，他力排众议，亲笔书写诏文，细细叙述刘基的功勋，召基赴京，并赏赐大批钱财、物资，追赠刘基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还要再给刘基加爵进官。哪知刘基完全看破了红尘，亦知在淮西集团占绝对优势的大明王朝之中，自己也难有所作为，因而坚决拒绝，坚持归隐。刘基回到家乡，每天除游山玩水，怡情说性，吟诗作文，抒发感受外，还喜欢与乡人饮酒弈棋，评品字画，与儿童谈天说地，嘻笑玩耍，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位置。享受着逍遥出世，超然物外，屏除世间荣辱，超脱尘世的情致。

有时，他与樵夫渔父聊天，谈论山中的趣事，水中的雅兴。有时他又与野老桑农一同散步，大谈养生之道。但从来不讲自己以前的功名与战绩，也不喜欢别人提及。如果哪位不知趣的人想阿谀几句，肯定要遭到他的冷遇，甚至被拒之门外。因此，认识他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伯温兄”，而不呼其职位名，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不过是一位不闻世事的普通隐士。

青田县令早已仰慕刘基的才学，听说他回乡了，多次求见，刘基或干脆不见他，或婉言谢绝，对县令提供的种种照拂也不接受。他的韬晦埋名的事迹在下面这个故事中更显得有些传奇色彩。

一日，一位农夫装扮的人，花了很大工夫才打听到刘基的住处，千辛万苦求见。刘基正在用一个粗糙的木盆洗脚，听说后，以为与往常一样，是位过路的或干活的山里人，很高兴地应允，忙叫人把这位乡下人请进茅舍。乡下人自称并不认识刘基，只是与他随便说说话。两人谈得很投机。刘基还将他留下，做了一顿黍子饭给他吃。吃完之后，这位乡下人说："请刘学士恕小臣欺瞒之罪，实际上，小臣就是青田知县，久仰先生的学识和为人，特来拜谒。"刘基听罢，惊讶不已，忙起身说道："请恕小民不敬之罪，基告辞了。"说罢，便自己先离茅舍，飘然而去，剩下县令一人，独自站了半天，感慨万分。以后，这位县令再也没有能见到刘基的踪影。

刘基与达官贵人断绝往来，行踪不定，举动异常，表现了一种狂放文人的风格。其实，这也是他那"性刚嫉恶，与物多忤"个性的异化表现。他企图用这种不正常的、极端的行动来全身避祸，抵御济世思想的诱惑，以求得个性生命的发展。然而他终究是一个饱读诗书，受儒家"兼济"思想影响很深的士子，他愈想与世无争，世间烦恼却自己找上门来。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刘基归隐不久，胡惟庸便当上中书省参知政事，他忌恨刘基以前说过他的坏话，便寻机在朱元璋面前诽谤刘基。

原来，在刘基老家青田附近有一块地方有淡洋。这里水陆两便，山河湖泊相连，易守难攻。以前它属于一块三不管地带，常有土匪出没，盐盗聚乱。方国珍就是靠这块地方起事，拥兵自强，对抗朝廷，祸国殃民的。刘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心里很着急，在他任官朝廷时，就上书请求在这里设立巡检司，镇守节制。那些杀人放火，奸淫盗窃之徒也稍有收敛，不敢为所欲为。

刘基回家隐居后，恰碰上茗洋逃军叛乱，危及朝廷安全。这伙叛军骚扰百姓，无恶不作，但是地方官吏企图隐瞒这件事，不让太祖知道。刘基毕竟是位有血性、疾恶如仇的人，虽然未自己出面，然而还是让儿子刘琏不经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奏章，报告了这件事。

胡惟庸闻讯，他欣喜若狂，认为报复刘基的机会来了。他精心策划，指使党羽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陷他与百姓争夺淡洋，只由于淡洋依山傍水，风水极佳，有"王气"，刘基想辟之以为墓地，图谋不轨。由于百姓不肯让给他，他就指派巡检司，假托官军的名义逐赶百姓，以致激起民变。弹劾奏文绘声绘色，让人看了不能不信。吴云将其呈上朝廷后，胡惟庸借公报私，请求皇上予以重罚，并请逮捕刘基的儿子。明太祖看过奏文后，觉得刘基也太过分了，颇为所动。若按常规，肯定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只是念刘基为开国元勋，功勋卓著，不忍重罚，只象征性处置。取消其俸禄，并移文传达给刘基，使他知

道这件事。

刘基接到太祖的移文后，如五雷轰顶，惊奇万分！思来想去，知道定是有人暗中陷害，当今之计，唯有面见太祖，说明原委，澄清是非，方可免此大祸。于是他整理行装，即刻向南京进发。到了南京，发现形势对自己甚为不利，朝廷内外，皆为胡惟庸党羽，没有人会替自己说话。故面原定为自己申明原委的打算也只好取消了，以免届时“众怒难犯”，引起太祖更大的不快。于是他改变主意，以退为进，主动向太祖请罪，要求惩办。朱元璋见其态度诚恳，也未深究，此事遂于了结。

刘基经此打击，知道再去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已不可能，为了避免再受诬陷，他干脆住在南京，连家也不敢回了。未过多日，刘基便病倒了。

没多时，太祖又提升胡惟庸为相，病中的刘基，在京师听说这件事后，痛心疾首，沉痛地说：“胡惟庸为相，定会出大祸，国家必然会大乱，生灵又将遭受祸殃。假使我的话不应验，那是因为苍生民众有天大的洪福；如果我的话应验了，这些芸芸众生怎么办呢?”胡惟庸闻此，更加把刘基视为眼中钉。决心再找机会陷害刘基，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刘基此时，由于悲愤交加，病情日益加重，终致卧床不起。洪武八年三月，明太祖见刘基病情恶化，气息奄奄，甚为怜惜，亲自制表文赐给刘基，并特派使者护送刘基回乡。回家后，刘基之病不但未能好转，反面病得更重了，只过了一个月，他就带着无限的忧怆、满腔怨恨，离开了人间，终年65岁。一代谋略大师，远见卓识的刘基就这样凄凉地长眠在故乡的山峰上。

刘基的死，首先与胡惟庸的谗言陷害有关。史料记载，刘基在京病重时，胡惟庸曾假惺惺地派医生给他诊治，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服后，腹中就有小拳头大的石头似的积物。刘基本是一宽宏大度之人，万万想不到胡惟庸会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毒害他，真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其次与明太祖的多疑本性有关。他对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功臣也不信任，对于胡惟庸党羽的弹劾奏文，不去调查核实，就妄下结论，这怎能不使刘基伤心。这一切无不证明刘基当初请求归隐是有远见的，只是他还隐得不彻底，终究还是逃不脱“走狗烹”的可悲下场。

刘基自始至终对明王朝忠心效命。在临终前将自己用心血凝成的著作和预测时势、人事的奏章呈献给明太祖，表现了一位既激愤又疏淡，既充满激情又富有柔情的正直谋士的情怀，表明了我们的主人公既有飘逸旷达的性格，又有一颗放不下尘世的心肠，此为典型儒家气质。病榻上的刘基，已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了。他把大儿子刘琏叫到身边，从枕头下颤颤悠悠地拿出一本发黄的小册子，递给他说：“这是一本关于天象人事的书，它凝聚着为父多年的军事实践和从政经验。你要将它交给朝廷，并叫皇上不要让后人学习。”它就是至今也使人觉得神秘莫测的《天文书》。后来，太祖下令此书与《百战奇略》一样，属机密文献，秘而不宣，终致失传，实在是历史上一大损失。

他又将一份奏章交给次子刘璟，嘱咐道："为政之道，宽猛如循环，要有松有紧，有纵有收。澄清天下之时，应该号令严明，有罪必斩，以法治军；坐天下之时，特别是现在，正处在休养生息的关键时期，必须修明德政，减省刑罚。实施仁义，祈天永命。各形胜要害之地，要与京师声势相连。我原来想作一份遗表，说明上述观点，只因胡惟庸把持朝廷，作了也没有多大作用，反而会贻害于你们。但我肯定他终久要出事，他事发后，皇上必定会念及我，那时他向你们问起，就可献上此奏章。"两个儿子含着泪，默默地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再说，从自杨宪、汪广洋先后因罪罢官之后，胡惟庸独揽中书省，独断专行，滥用生杀黜陟的权利，逞淫威，结朋党，营私利。凡是内外各司上报皇上的奏章，胡惟庸先取来阅看，有利于自己的上呈皇上，不利于自己的则全部扣留，隐匿不予上报，同时寻机报复打击那些向皇上揭露自己恶行的官员。一时间，血案迭起，人怨沸腾，闹得朝廷乌烟瘴气。

朱元璋也慢慢觉察不大对劲，胡惟庸举止反常。于是联想起以前刘基对他说过的药石积腹之事。当时太祖还不在意，认为刘基是多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问题严重，有人在药中动了手脚的可能性很大，于是下令追查刘基的死因。胡惟庸知道事情终会败露，自忖道："皇上草菅勋旧功臣，岂会饶恕我？事发是死，起兵反叛也是死，不如先下手为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要坐以待毙。"

于是勾结一帮党羽，并联络倭寇、元兵，密谋暗室藏兵，来个措手不及，杀害太祖，推翻明王朝。不料事情败露，被太祖以谋反罪伏诛，牵连的人不可计数。刘基的预言应验了。

胡案平息后，朱元璋果断想到了刘基。刘基的两个儿子遵照父亲的遗言，向朝廷呈上《天文书》和密奏。太祖接过这些遗物，就像看到了这位老臣那颗赤诚的心，不由得老泪纵横。他对刘基的儿子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胡党，唯有他一个不从，吃他们盅（毒药）了。"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颁布诰命，令刘基子孙世袭诚意伯爵禄。刘基虽然没有正式当过朝廷丞相，然而他德才兼备、功勋卓著，赢得了后人的怀念和尊敬，明武宗称他"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

刘基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即学识渊博，"通古今之变"。起初效力元朝，后因不满元朝腐朽统治，从而走向反抗，投入到农民起义的大军之中。他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大明帝国的创立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基为官清正，一贯反对贪官污吏，主张廉洁奉公。他性格倔犟，不畏强御，不阿权贵，在政治集团的派系斗争中他努力超脱，试图洁身自好，超然物外，可惜像他这样智虑过人的人，居然也难逃

奸佞小人的陷害，面对诬陷无计可施，以致抱恨而终，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的残酷。

第十章

善始善终——范文程

历任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参与制定重大军国秘策，首建入关之议，清朝开国规制亦多由其手定。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保。遗憾的是清史中对其功勋虽多加颂扬，但其高参奇策皆阙而不录，致使研究者难窥其全貌。今为读者勾沉史料，全面解密……

1. 沦身为奴

范文程，字宪斗，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贬往沈阳，“居抚顺所”。他的曾祖范鏸，明嘉靖时曾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范文程自幼好学。才智过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沈阳县学考取了生员（秀才），时年仅18岁。正当范文程踌躇满志，决心在仕进道路上有所作为的时候，灾难来临。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政权首领努尔哈赤带兵南下，攻克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并将所得人畜30万分别赏赐给有功官兵，21岁的范文程身在被掳之列，从而沦身为奴。

后金是我国东北部女真族（满族前身）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女真人是我国境内一个十分古老的少数民族，其先祖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肃慎人；后汉、三国时被称为“挹娄”；北魏时叫“勿吉”；隋、唐则为“靺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之后，正式改称“女真”。我国历史上唐代的“渤海国”以及与北宋对峙的“金”，就是女真族相继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进入明代以后，居住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及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女真族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大部。由于明朝统治的日渐腐朽，官府对女真人的压迫日益加深，女真族与明廷的矛盾也日趋激化。明中后期，懦弱无能的统治者回天无力，只好采取“分而治之”，利用其内部争斗，压制女真族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当时，明有个“镇辽”武将叫李成梁，千方百计地激化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矛盾。他首先利用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杀了原建州右卫都督王杲，为了斩草除根，李成梁进而又于万历十年（1528）派兵支援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王杲之子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的堂妹，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赶至阿台所在的古埒城外，让尼堪外兰暂停进攻，由他二人前去劝降。由于劝降未成，明军与尼堪外兰联手破城后血腥屠杀，入城劝降的二人也在乱军之中被误杀，因此努尔哈赤非常仇恨明朝。

万历十一年（1583），25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以父亲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举兵了。他首先攻克了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仓皇出逃，努尔哈赤率兵穷追不舍，沿途征服了一个个女真族部落，他最终杀了仇人，并统一了女真各部。

万历四十三年（1615），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在实力日益壮大的基础上，终于宣布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建元“天命”。58岁的努尔哈赤因此登上了可汗宝座。后金政权建立后不久，努尔哈赤便以“明无故生事，杀其父、祖”等所谓“七大恨”誓师，向明朝开战。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率精兵强将2万余人鼓行而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了东州、马根单两城。随后，他又派“商队”50人先发，以重兵潜随其后，乘夜雨初晴之际，突至抚顺城下，一举拿下了抚顺，于是便出现了前文所述的包括范文程在内的

明朝人畜 30 万被掳的一幕。次年，又经萨尔浒一战，沉重打击了明朝“边兵”，双方实力对比改变。

努尔哈赤在短短数年之间，便攻占了辽河以东的全部地区，矛头直指辽西。由于蓟辽经略孙承宗、宁前兵备道袁崇焕等几位仁人志士的苦心经营，才确保了关外四年左右的平安。但明廷奸臣魏忠贤专权，却革了孙承宗的职，还撤除了许多要塞和据点，使御敌防线大为削弱。

天命十年（1626）初，努尔哈赤亲自统帅 13 万大军乘虚长驱直入，“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浩浩荡荡，直逼宁远城下。此时，袁崇焕身边只有 2 万人马，孤立无援，处境维艰。但在他的感召下，宁远全民皆兵，严阵以待。

二月二十日，努尔哈赤指挥八旗精锐以裹铁车牌、勾梯等攻城器械蜂拥而上，袁崇焕命发红夷大炮猛烈轰击。后金兵在铁皮车的掩护下，一直到城墙底下挖起城来，明军一面扔棉油火把焚烧敌军，一面组织敢死队缒城出击，屡次杀退了敌人的进攻。

21 日，后金军又乘夜袭击，仍难以得手。至 26 日，不得不撤围而去。

努尔哈赤自 25 岁起兵以来，历时 43 载，自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到受挫于袁氏，自此积郁生疾，未到一年便去世了。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于天命十一年（1626）即了汗位，改元天聪。皇太极登基后，开展各项改革，范文程一生中的转机也随之来到。

2. 因祸得福

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八天，便让所辖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汉官之清正者统之”，从面使庄园百分之四十奴隶身份的汉民壮丁恢复了民籍。不仅如此，皇太极还更新观念，抛掉了其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偏见，多次选拔和荐举汉族与蒙古族官员加以“量才录用”，赢得了不少汉族与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支持，心甘情愿“实心齐力报答皇恩”。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躬之得失”。这就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一代名君唐太宗关于“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名训。皇太极设文馆，实在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

文馆设立后，便急需有用之才供职其中。所以在同年八月，皇太极又颁布了一道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艺文通明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以下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范文程就属于文中所说“生员”的范畴，由于这些人被俘后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了有功人员，从

而变成人家的家奴，故上谕特别关照其主人“毋得阻挠”。并答应凡考中被选拔走的，另外赏赐家丁代替。

这次应试的生员共计300多名，考取了近200名，范文程有幸名列其中。如此，范文程因祸得福，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一个奴隶一步步登上了群臣之首的显赫官位。

《清史稿》对范文程这段经历的记载与事实很多不符。据《范文程本传》讲，清太祖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后，文程与其兄便主动去谒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对范文程魁伟的体魄颇有好感，交谈后，十分赏识范文程的见解卓越，加之得知他是明嘉靖时兵部尚书范镗财》的后代，便更加器重。于是嘱咐诸贝勒说：“这是名臣的后代，要多加关照。”

若冷静加以分析，就会觉得这段史料不可信。因为努尔哈赤本人对明朝“书生”非常反感，他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恨不能杀尽斩绝。而明朝臣民对女真族开始大肆掳掠、肆意妄为的行径也尤为敌视，在感情上根本无法接受沦身为奴、被女真人视同牛马的现实。作为明朝元老重臣的后裔，范文程是不会主动去谒见努尔哈赤的，当时根本也不具备这样的气氛。实际上，努尔哈赤攻克抚顺等地后，对掳来的明朝“书生”进行了血腥屠杀，在成批的“书生”引颈就戮时，其中有一人相貌堂堂，仪表非凡，与一般的迂腐书生大为不同。努尔哈赤偶生恻隐之心，便放了他一条生路，将其赐给了镶红旗下为奴，此人就是范文程。《清史稿》出于对清开国皇帝的美化和对功臣范文程这段受辱经历的讳莫如深，便采用曲笔手法做了掩饰。

俗语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在范文程身上还真应验了。皇太极即位后对各项国策所作的重大调整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满、汉族之间的矛盾，使其统治范围内的汉族臣民逐渐改变了以往的敌视态度，对其也能心悦诚服。也正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为范文程的一展才华，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3. 脱颖而出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在整顿好内政后，便大举兴师伐明，范文程也随军出征。自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战胜郁闷身死之后．皇太极在宁远、锦州一线与袁崇焕也进行过反复较量，但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因此，此次在范文程等的筹划下，改变了进军路线。大军由喀喇沁部蒙古人作向导，从喜峰口越过长城，径入明朝内地。在这次战事中，范文程独当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命率偏师沿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一线进发，以从旁支援主力。范文程智勇兼施，力克五城。明军曾集中诸城兵力，拼命反扑，将大安口层层包围。范文程用火攻之计，解了重围，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其后，皇太极率主力西进永平（今河北境），又把留守战略要地遵化的重任委托给了范文程。明军乘虚掩杀而来，兵临城下，其势甚猛。范文程多方设计，奋力抵抗，以少胜多，确保了后金军大本营的安全。范文程一次次地建立奇功，被封为世职游击。

皇太极在遵化一带立稳脚跟，便由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而直逼北京。袁崇焕曾建议朝廷加强蓟门兵力，严防后金绕道而入，可惜未被接受，故而使皇太极有隙可乘。皇太极将军队一下子驻扎在离北京城关仅两里之遥的南海子一带，明朝上下大乱，慌乱无比。明总兵满桂等拒敌于德胜门、安定门外；城上明军发炮助战，竟打伤了自己的军队，连满桂本人也被损伤。只好率残兵躲入城中，坐以待毙。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救助，他率兵马日夜兼程，跟踪追击。到达蓟州后，更以两昼夜300余里的速度直追到北京城外，与后金在广渠门外鏖战六小时之久，有力地牵制了后金军的行动，使其锐气大为挫伤。皇太极亲往袁崇焕阵前察看营寨形势，见阵坚难破，无法力取。便接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下令撤兵，从中却施起反间计来。

原来皇太极这次大举入关，曾俘获两名太监，撤退途中，便暗中命令副将高鸿中、鲍承先等坐在非常靠近这两个太监的地方，并故作耳语道："今天退兵，其实是皇上（指皇太极）设下的计策。前不久，皇上独自骑马到袁巡抚阵前，跟袁巡抚派的两个人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跟咱有密约，图明的事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然后，又故意给姓杨的太监一个逃脱的机会，杨太监逃回北京，便把他听到的"重大机密"一五一十地禀报给了崇祯帝。当时，朝中一些反对袁崇焕的人早已纷纷诽谤袁引狼入室，是要胁迫朝廷答应他提出的与后金议和的主张，好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崇帧帝一贯师心自用，独断多疑，他对袁崇焕本已有了疑心，听了杨太监的密奏，便不分青红皂白，召袁崇焕问罪，责备他援兵逗留，将其下狱。次年，袁崇焕竟被凌迟处死。真是范文程略施小计，便使明"自毁长城"。

皇太极用计拔掉了袁崇焕这颗眼中钉，马上消除了后顾之忧，真是喜出望外。他的将领们也因为没有了心腹大患而纷纷要求乘虚攻打北京，但皇太极却说："如今攻城，必能克复。然而若因此损失我一、二良将，即使得到100座城池也不值得高兴。"所以，他率军直捣卢沟桥，进击永定门外满桂等四总兵的营盘，4万明军被打得四散而逃，一败涂地。然后，皇太极移军至通州，向东攻取遵化、永平、迁安、滦州（皆在今河北省境内）4城，分别派兵把守，自己统帅大队人马班师而回。看来，皇太极采取的是先消灭明军有生力量，然后再攻城略地的长久之策。

皇太极分兵把守四城，原存里外夹攻山海关之企图。但他退兵之后，明大学士孙承宗便组织兵力恢复了四城，从而打乱了皇太极的计划，使皇太极极其震怒。紧接着，又传来了明军昼夜赶筑大凌河城，以图进一步收复疆土的消息，皇太极怎能坐视不理！天聪五年（1631）八月，大凌河城才修复了一半，皇太极便率大军包抄而来。皇太极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守城明军在"粮绝薪尽，兵民相食"的情况下，只好投降了。

这次战役中，有一支蒙古军投诚了，但因部分士兵不肯投降，竟暗杀了他们的将领，然后纷纷逃去。皇太极知道后十分恼怒，要将剩余的蒙古士兵统统杀掉。范文程委婉进言说："未逃之士兵，证明他们有忠顺之心，杀之非但于事无补，反会影响大局。"皇太极见

范文程遇事能从长远的利益出发，便偷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从而使500余条无辜的生命免遭屠戮。

当时，还有一支明军凭借天险固守西山，屡战不下，皇太极甚是着急。范文程胸有成竹，决计劝降。他单人独骑，置安危于不顾，直抵明军寨前，凭三寸不烂之舌，晓以利害。明军最终被感化，真心实意相投。皇太极大喜，将所降人马全部拨给范文程统辖。

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继续攻掠明朝边地。大军并进归化（今呼和浩特）城后，皇太极打算把战事再次向明纵深推进，于是召集范文程等商议对策。范文程根据双方的战略势态，提出了一明一暗两套方案：一是凭借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长驱而入，直抵北京，逼使明廷妥协。然后，捣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要实现这一目标，从雁门关进军最为便利。明军于此防范不严，沿途阻碍不大。且沿途居民较为富裕，对筹措军马粮草十分有利。大汗若顾虑师出无名，可这样晓谕百姓，就说察哈尔汗已经远遁，他的部属皆已归在我的帐下，现打算与明朝议和，苦于路途遥远，难以徒步跋涉。今借你们的马匹让新归附的察哈尔汗部骑用。若议和成功，当偿还你们的马价；如若议和不成，双方兵戎相见，赖天保佑，疆土归我所有，一定免除你们这一带几年赋税，以补偿战争给你们所造成的损失。这样，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师。如若不然，则可写信给明守疆大吏，让把我方议和的主张转达给他们的皇上，并限期让他们作出答复。料定明廷文臣勾心斗角，边将互相推诿，必然延误逾期。我们便可以此为借口，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乘隙直捣北京。因为后者是一条借议和之名以麻痹明方，趁机采取突然行动，以行攻战之实的计谋，故我们称其为“暗”的一手。皇太极虽然未能将此计策付诸实施，但仅从范文程虑事之周到、计划之缜密，并能知己知彼，对明朝内幕了如指掌几项而言，这实在是一条锦囊妙计！

早在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围困大凌河之际，明登莱巡抚孙元化曾派参军孔有德率军救援。但部队行至吴桥，遭遇大雨雪，没有粮吃，政府也不管，致使部分军士出营抢掠。因贪污惧罪的李九成乘此时机，鼓动叛乱。孔有德也心怀不轨，见机行事。第二年正月，孔有德与驻守登州的另一位参将耿仲明里应外合，占据了登州城，他自号都元帅，铸印置官，封耿仲明等为总兵。他们攻城陷镇，四外抄掠，焚杀甚酷。到这般田地，崇祯帝不得不派大军征剿。天聪七年（1633）孔有德遣使向后金求援，皇太极正中下怀，当即派范文程等率军前去援救。范文程凭借自己的才干，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招降任务。降将孔有德和耿仲明等后来为清朝打天下立了汗马功劳。

4. 言听计从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而改族名为“满洲”。第二年五月，又改“大金”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登上皇位。皇太极称帝后，对政府文武机构都

进行了扩充。把以前的文馆扩编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主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汉语称为参领）。

为了扩充军事力量，皇太极决定在满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基础上，进而扩建汉军八旗。于是，诸大臣便一致推荐范文程担任固山额真（旗主，汉语称为都统）。要了解固山额真究竟属于怎样的一个官职，就有必要将八旗建制简单介绍：起初，女真人的生产和军事行动，各依族和寨而建，每 10 人为一基本单位，头目称为牛录额真（箭主，汉语称为佐领）。随着实力的日益发展和壮大，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规定每 300 人为一牛录，五个牛录置一甲喇额真（参领），五个甲喇额真再组成一个固山（旗），开始只有黄、红、蓝、白四旗，后来增设了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四旗，从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兵农合一的八旗制度。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的子侄们则是各旗的首领。各旗主直接听命于大汗，其权限之大和地位之显赫，仅次于大汗。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以旗主的身份登上了皇位。随着辖区的迅速扩展和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皇太极依照满八旗的规制扩充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当诸大臣提议由范文程担任旗主这一不同寻常的要职时，皇太极却认固山额真“只不过是一个军职而已”，从而否决了大家的意见，要求另议人选。由此看来皇太极重用范文程是煞费苦心的。

内秘书院大学士的地位虽然相对较低，但所职掌的却都是机密要事。皇帝敕书的草拟，各衙门奏疏的收录，与他国来往书信的撰写等等，都出自内秘书院大学士之手。范文程实际上充当着皇太极秘书长的角色。他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内，却往往参与着政府内外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而且对朝廷要员的任免，他从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皇太极对范文程的重视，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每次召见，商议政事的时间都特别长，而且常是前次被召才归，未及吃饭休息，复又被召入宫。凡遇军国大事，皇太极总要问范章京是否知道。有时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便说为何不和范章京商议。若回答说范章京的意见也是如此，皇太极便批准同意。各种外交文书，均由范文程批复或草拟，起初皇太极还要亲自过目审查，每一次都感到十分稳当，后来通常的文书便看也不看了。一次，范文程因病告假，好多事情因一时犹豫不决，皇太极便谕令待范文程病愈后再行裁决。皇太极对范文程言听计从，范文程为了报答皇太极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尽心尽力帮助他打天下。

皇太极从即位之日起，到崇德六年（1641）间，历时十五六年之久，他虽曾三次率军突入关内，但却总因没有能拿下山海关与锦州而行动不便，难有大的作为。于是，皇太极便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自己入关的最大障碍——山海关与锦州一线。而明朝也千方百计地加强这一线的防务。崇德四年（1639），明蓟辽总督换上了由于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成名的洪承畴。崇德六年（1641），清军开始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锦州。这年七月，洪承畴便带领吴三桂等八总兵、13 万人马驰援。大军云集宁远之后，便分头向杏山、松山缓缓推进，准备步步为营，稳中求胜。但新上台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说旷日久，恐粮草不济，派员临阵监军督战。洪承畴经不住催促，便轻易地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塔山外的

笔架岗，只带领6万兵马贸然前行。命其余兵马随后赶上。洪承畴到达松山、杏山一带后，将骑兵驻扎在松山东、南、西三面，将步兵驻扎在离锦州仅六七里地的孔峰岗，与清军成对垒之势。

皇太极闻知明大批援军已到，便于八月亲率大军从盛京（今沈阳）赶来，驻于松山、杏山之间，截断了松、杏间明军的联系，截断了洪承畴的归路。随后，又派兵夺了塔山之粮。洪承畴失去战机，困守松山半年之后，被部下出卖，城破做了阶下囚。皇太极很明白洪承畴对自己入主中原将会起到多么大的作用，所以，他一面派人好好招待洪承畴，一面让范文程前去劝降。

范文程来到洪承畴囚室，洪承畴得知其来意，便大骂范文程没有骨气，作清军走狗。并慷慨激昂，立誓要杀身成仁，决不屈膝投降。范文程也不和他争辩，只是随便地与他谈古论今及生死得失。正谈着，只见一小撮尘土落于洪承畴衣服之上，洪轻轻用手拂去。范文程瞧在眼里，心中已有了成算。他辞别了洪承畴，便去告知皇太极："洪承畴必不肯死，面对这样的处境，对衣服尚且如此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皇太极听了大喜，便亲自前去看望洪承畴，见洪承畴衣着单薄，马上脱下自己穿的貂皮裘袍，亲手披在洪承畴身上，并关切地问："先生还冷吗？"这样一来，洪承畴为之感动，目瞪口呆之下，感叹遇到明主，叩首请降。

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还有皇后劝驾的传说。据说洪承畴初到盛京，绝食累日，自誓必死。范文程洞察其并无必死之心后，皇太极便令人百般劝降，但洪承畴却无动于衷。皇太极大费心思，后经多方了解，从明朝降人口中知晓洪承畴好色。于是派了一拨又一拨美女前去勾引，却仍不奏效。最终，皇太极竟派自己美冠一时的爱妃博尔济吉特氏偷偷带一小壶人参汤入侍。博氏见洪承畴闭目面壁，哭泣不止，劝之不成，动了恻隐之心，非常同情地说："将军即使绝食，难道不能喝口水而后就义吗？"话音委婉，情切意真，并承壶于洪唇，洪承畴便轻轻呷了一口。不一会，博氏又如此这般，承壶于其唇，洪承畴终于抵挡不住这般强烈的诱惑，一直喝下去。一连多日，博氏每每相机劝慰，送进美馔，洪承畴渐渐心回意转，开始进餐，最后归顺了。

故且不论是何种手法对洪承畴归降生了效，仅就范文程单凭"拂尘"这一小小的举动，便能断定洪承畴必不肯死面言，他真是机敏过人，能够见微知著，实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谋略家。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病逝。清王室进行了一场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年仅6岁的福临登基，改年号为顺治，由他的两位皇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

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承担起了皇太极的伐明未竟之业，率军与明重开战端。范文程总结了以往历次与明军交战的经验教训，奏称："中原百姓备受苦难，思得明主，以便安居乐业。以前我军虽曾屡次深入，但都烧杀掠抢之后而归，以致伐明大业至今半途面废。老百姓也以为我们不过是贪图财物人畜，并无大志，因而心怀疑虑，对我们没有信任

感。如今应当严申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并录用贤能，体恤疾苦，以使老百姓明白我们进取中原的决心和善待百姓的诚意。如能这样，黄河以北可传檄而定。”范文程还屡次为当朝权要敲警钟：“天有好生之德，自古未闻喜好杀戮者能得天下。若只打算统治关东便莫要说起，如果想问鼎中原、一统华夏，则非得爱护百姓不可。”范文程以上的建议，就是要把满洲贵族一贯从事的掠夺性战争转变成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统一战争，这一策略，对清朝开国起了重大作用。

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了李自成攻克明都的消息，多尔衮急召正在盖州（今辽宁盖县）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商议对策。范文程认为形势对进军中原极其有利，天赐良机，不可放弃，宜火速进兵。他分析说：“李自成虽然拥有百万之众，但其势却已成强弩之末。犯有三忌已必败：逼死其主崇祯帝自缢煤山，引起天怒人怨；刑辱大小官吏，勒索富商大户，激起了社会中上层的强烈不满；烧房屋、掠财产、奸淫妇女，使老百姓大失所望，非常反感。这三大失策，已完全失去人心；加之农民军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缺乏远见，一战便可将其击败。我方上下齐心，兵强马壮，如果能优待士人，体恤百姓，行仁义之师，以讨伐闯贼为名，何愁大功不成！”他马上驰赴军中，亲自起草进军文告，晓谕明朝官民：我军特来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决不滥杀无辜，所要诛灭的只是闯贼。我们是正义之师，凡官吏归顺，皆按原职录用；老百姓投靠，各安本业，军队严守纪律，一定不会加害你们。”为了改变清军以往的陋习，多尔衮也通告全军：“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并严格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禁令。

范文程将矛头直接指向农民起义军的策略，很好地将明、清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为以明清为一方，以农民起义军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此计甚妙，沿途明军尽皆归降，官吏竞相投诚。清方竟借用其力量击溃了农民起义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城。初入北京，多尔衮以身作则，只带1000人马宿卫，其余骑兵尽屯城外。规定没有九王（多尔衮）的标旗，一概不准出入，防止惊扰百姓。

此时的北京，几经折腾，人心惶惶，动荡不安。面对严峻的局势，范文程辅佐多尔衮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安抚人心措施。

首先，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三日，晓谕天下，“以昭大义”。并派人保护明陵。同时还宣布：“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这就促使明王室成员认可和接受了清的统治，那些誓死要向清复仇的王室宗亲也不容易找到有力的理由去召号他人。

其次，传谕城中各级汉族官吏各司其职，照常办理公务，并给了这些人一定的好处。政治上：不仅规定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而且要求内、外衙门的公章，全部要铸有满、汉文字，使汉族官员名义上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经济上：所有官员、退休官员、举人、贡监生员，都可减免一定的赋税、徭役，而且尽可能地帮助汉族地主恢复旧业。这就收买了绝大部分汉族官绅。

再次，范文程建议根据原来簿册征收赋税以收揽人心。明朝末年，赋税不断增加，如辽饷，练饷、新饷、召买等等，名目繁多，老百姓不堪重负。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烧毁了征收簿册。而万历年间的旧册却得以幸存，但其赋税数额则比现行的要少得多。于是，有人建议责成有关部门另造新册，范文程坚决不同意，他说："即使以此为额，犹恐老百姓难以承受，岂能有更多的过分要求呢?"清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而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缓和了政府与百姓间的矛盾。

另外，范文程格外注意赈济安排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之人。

上述种种措施收到了极佳的效果、使明朝遗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寻常百姓，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清廷的敌意，使一触即发的反抗情绪大为化解，从而使大局稳定了下来。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巨大影响，就连远在扬州的抗清名将史可法，在上书给南明福王时，也不得不万分感慨："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渐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未可保也!"

顺治二年（1645），平定江南之后，范文程为了确保长治久安，他建议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他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政府接受了该建议，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举行乡试；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这一举措，使穷经皓首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获取了他们的普遍好感和拥戴，认为清皇帝乃"圣明之主"。出于感恩戴德的心理，这些人为清廷提出了不少治国良策。知识阶层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其态度的转变，必然会对整个民族的心态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决定人心的向背。笼络住了知识阶层的心，就意味着得到了整个民心。范文程正是从优待知识分子着手，以获得整个民心。屡出奇谋，范文程真正是见识卓越。

5. 逢凶化吉

清统治者在创业之初，都能虚心接受良策，因此范文程的才干得以尽情发挥。然而，随着清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其统治集团的最高决策者便头脑发热，自以为是，甚至倒行逆施，与范文程所力主的"安抚百姓"的既定国策背道而驰。

在对"薙（剃）发令"的态度上，范文程与清廷当时的实际决策者多尔衮意见相左。

清统治者人主中原之后，要求各族人民都要按满族的传统发式，男人将前额剃光，把剩下的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脑后，而汉族成年男子历来是束发绾结子头顶的。加之士大夫们又囿于'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观念，认为剃发是万万使不得的。其实，发式本是个社会习俗问题，剃与不剃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大事。如能采用适当的方式善加诱导，很可能会相互效仿，逐渐风行，成为时尚。但如将其作为政治标准，且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剃发视为是否臣服的象征而强迫执行，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事实上，

早在清初入关时，就曾下过剃发令。导致“人情恐怖，逃去者不下几千、万人”。鉴于当时立足未稳，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才避免了一场社会动乱。然而到了顺治二年（1645），清统一全国已成定局，多尔衮便志得意满，认为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完全可以为所欲为，恣意而行了。加之一些主动剃发以示效忠的汉族官员如冯铨、孙之獬之流，也积极迎合多尔衮的意图，怂恿重颁剃发令。这些汉官如此热心“薙发”，也有其苦衷。据说，清入关后，皇帝临朝时，满大臣与汉降臣分别作为一班分列于官殿之下。进士出身的明朝降官孙之獬，为了向满族主子讨好，主动剃了发，并穿上满人的窄袖短衣，挤进满班，却被满班请了出来。他只好讪讪转入汉班，结果汉班也不容让他入列。他羞愧不堪，便上疏说：“陛下……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屈从汉人，非汉人服从陛下也！”于是，清朝才决定再次颁布剃发令。消息传出，满朝哗然。御史大夫赵开心责备冯铨、孙之獬等是“贪位固宠之辈”，推行剃发令是“阻人归顺之意”。但是，多尔衮完全不顾众人的反对，竟悍然下令：“复有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随着剃发令的强制实施，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骤然发展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地步，时局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本已安定了的江南，此时又“人心始摇，纷然四起”，人们“毁弃身家，上灭宗祀，断头碎骨，浩然不顾”，纷纷抗命。清统治者也旧病复发，恢复了其奴隶主阶级出身的残酷本性，穷凶极恶，血腥镇压，烧杀掠抢，无所不为。目睹自己为之苦苦追求了大半生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行将化为泡影，范文程怎能不痛心疾首，心存不满。

剃发令不仅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也阻碍清一统天下。因此，几个有胆略的御史接连上本，弹劾与剃发令密切相关的人员。但多尔衮权倾幼主，炙手可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对剃发令的人先后被废黜，奉迎的人非但未被罢官，反而日益得到了重用。冯铨竟然还获得了“赐婚满洲”的殊遇，并逐渐取代了范文程内阁班首的地位。

多尔衮的所作所为与范文程的政治抱负迥然不同，范文程对多尔衮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进行消极对抗。

顺治三年（1646）二月，多尔衮命令大学士等“宜时具条奏”。范文程则以“凡有闻见，即面启，无庸具本”为词加以推脱。多尔衮对范文程不禀承自己意志的行为非常不满，遂以“尔素有疾，毋过劳，自后可早出休沐”为借口，削夺了范文程的权力。数月后，甘肃巡抚黄图安上书申请辞官，以侍奉父母双亲。主管部门认为这是“借端规避，应革职”。范文程不以为然，他将此事报告了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并请求说：“奉养父母是人子最高尚的情感，不应革其职。”多尔衮对范文程没有将此事禀告给自己却去请示济尔哈朗耿耿于怀，一怒之下，便以“擅自关白”辅政王济尔哈朗为借口，将范文程下法司问罪。稍后获释。

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在清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中再度获胜，他借故削去了济尔

哈朗的亲王爵位，将二人共同辅政从而改为由他一人大权独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尔衮令大学士刚林等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范文程参与其事。范文程明白事关重大，不敢恣意行事，然而又不好抗旨，因此称病不出。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因病亡故。第二年初，顺治皇帝（福临）开始亲政。此时，有大臣指控多尔衮生前“专权”、“僭位”，以及攻讦皇太极“序不当立”，即不应该轮到皇太极做皇帝等等言行。经查属实，于是削夺了多尔衮及其母、妻的尊号，并废除庙享，抄没财产，诛戮党羽。曾为之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皆被处死。范文程本应受到株连，但因并非同党，且几乎没有实际参与删改事宜，故从宽革职，很快又复职。

范文程由于能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随意地投靠多尔衮成为其私党，且在删改《清太祖实录》一事上又具有先见之明，闭门避祸，获得成功，终于躲过一次灭顶之灾。

6. 善始善终

顺治九年（1652），清廷任命范文程为议政大臣。范文程复出后，便辅佐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将国家的大政方针很快转向以仁德治天下的轨道。对南明政权采取了“招降弭乱”的政策；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允许他有拥兵自保的权力；各种抗清武装，只要投诚，便“悉赦前罪”。并派洪承畴前去管理湖广、云贵等地，告诫他应以“收拾人心为本”，对已归顺的，要多加安抚；未附的，则开诚招徕。这就使一度吃紧的形势渐趋缓和。

其时，清政府经济困难，财政入不敷出。于是，范文程上疏建议实行屯垦。他说：土地荒芜，赋亏饷绌，对国家极为不利。若推行军屯，便能兴利除弊，使国家受益。明太祖曾炫耀自己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粮食，就是在元末战乱之后，他实行了屯田的结果。如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战乱日久，人口大减，应该在这些地方大兴屯田。可供具体实施的办法是：设二个道员，四个同知专门管理屯田事宜。道员全面负责，同知各自独当一面，一道协助道员作好屯田工作。这些官职由各省督抚选拔廉洁能干的部属来担任，并把人选得当与否作为考察督抚功过的一个标准。驻屯官吏的俸廪，第一年由屯垦专款拨发，第二年从仓库收入中支付，以后每年自负盈亏，从屯垦收成中提取。屯垦所需的耕牛、谷种、农具等，均由各道所在州县提供。屯田应先从土地荒芜而大而又便于灌溉的地方开始，再逐渐向周围扩展。无主或虽有其主却弃而不耕的土地，都由官屯。百姓意欲耕种而财力不足的，官府贷给耕牛及种子，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一交公。三年之后，自耕的条件成熟了，所耕之地便可成为私人的田产。老百姓没有任何财物的，可以雇佣，付给工钱。第一年屯田所收粮草，听任各屯自留，用作储备，为第二年屯田打好基础。若富余较多，可将不宜久存的陈粮供给附近驻军，然而不得强取多要。三年以后，收获的粮草充足了，由政府派舟车运往军队作粮饷。不可烦劳和役使屯田官民及耕牛从事运输，以

保证屯垦不受干扰。把屯田户编成保甲，让他们相互保护和监督，以根除奸猾不法行为。屯田官称职的，三年进两级，薪俸与边将等同，以酬其劳；若不称职，责成巡抚按察纠举；巡按如若徇私包庇，则连坐同罪。清政府实施了范文程屯田的主张，达到了预期的理想效果。

兴办屯田，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经济危机，增强了国力，而且还吸引了大批流民重新回归于土地，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也起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同年十一月，范文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将那些因反对剃发令而被多尔衮降罪革职的官员们指控冯铨之流的奏折汇集起来，进呈给顺治皇帝御览。顺治帝阅后说："诸大臣弹劾得完全正确，为什么却因此罢了官？"范文程说："他们为了忠君报国，才冒死弹劾佞臣，不料却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皇上应该加倍爱惜这些秉公不阿的臣属。"顺治帝立刻谕令吏部把这些人官复原职。从而昭雪了一大批冤案。

顺治十年（1653），范文程针对朝廷一直以来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重满轻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弊端，与同僚一道上疏，请求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论满人还是汉人，不论久任官职还是新近启用，更不囿于其官阶的高低，也不用避讳亲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胆荐举。一官可举数官，数官也可同举一官。将姓名汇置御前，不时召对。察其议论，核其行事。出现官缺就根据各自才能选用。称职者，根据其政绩的大小，推荐者一同受赏；若不称职，视其过失的大小，对举荐者一同惩办。顺治帝"特允所请"。

这条建议，不仅促使了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而且还表明了在举荐人才方面对满汉官僚做到了一视同仁，使汉族官员在举荐人才这一重大事项中与满族官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从而有效地克服了汉族官员素来受歧视的心理障碍和自卑感，使他们有了同样能被朝廷信任和重用的觉受，所以就更加乐于为朝廷效命了。洪承畴就是其中的例证之一。

是年，顺治帝让洪承畴去经略江南时，便明确指示："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洪承畴随军南下，忍辱负重，攻城劝降，十分卖力。他曾派人迎母于闽，其母至，见承畴而非常生气，以杖击之，骂道："迎我来，将使为你旗下老婢么？我打死你，为天下除一害！"随后买船又南归福建而去。但洪承畴为了报清朝的知遇之恩，依旧义无返顾，一直干到双眼几乎失明，虽然只混了个三等轻车都尉的官衔，却毫无不满。

汉官对清廷如此忠心耿耿，清统治者也从中得到满汉地主合作的好处。于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清政府进一步规定：不必分别满、汉，谁的官衔在前，就由谁管印。至于奏事，也要求满、汉官员"公同来奏"，不许"只有满臣，不见汉臣"。开始，内阁大学士满人是一品，汉人却是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全改成为一品。六部尚书原先也是满人

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皆改为二品。这就进一步消除了满、汉官员之间的人为隔阂，有利于他们团结一致，报效朝廷。

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皇帝准备派朝官到各省去检查刑狱，范文程劝道："上次欲遣满、汉大臣到各地巡察，因考虑到会骚扰百姓，所以取消了。现在各地水旱灾害严重，百姓苦不堪言，理应停止遣使前往各地。各地关押的重囚，可令各省巡抚对其案详加审查，如有可疑的冤情，让他们上奏皇上裁定。"这条关心民间疾苦的建议也被顺治帝采纳了。

是年八月，皇上加恩于辅政诸臣，特加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再进为太傅兼太子太师。由于范文程是先朝旧臣，有大功于国家，因此顺治帝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病了，皇上曾亲自调好药饵赐送给他治病；并派画工到范文程家里为他画像，将其珍藏于内府；又经常赐给范文程很多的御用衣物，范文程形貌颀伟，为称其体、专门让做特制衣冠赐给他。

顺治十八年（1661），玄烨继福临登位，改元康熙，依旧例要祭告天地祖宗。特命德高望重的范文程赴盛京（沈阳）告祭太宗皇太极陵墓。范文程在皇太极陵前伏地痛哭，久不能起。这其中不仅饱含着他对皇太极知遇之恩的由衷感激，同时也是对自己一生历经坎坷，几乎不保性命，幸而全躯至今，能够善终的无限感慨！

康熙五年（1666），范文程这位三朝元老终于寿终正寝了，享年 70，康熙帝亲自做文，遣礼部侍郎黄机前去谕祭。而且御书"元辅高风"四字作为祠额，以表彰范文程的不朽功德。

范文程一生历清四世而佐其三主，为清朝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他的功绩可与汉之张良、明之刘伯温相提并论。但由于范文程是帮助少数民族夺取汉人的天下，以致人们对他的"叛逆"长期怀有某种偏见。范文程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这说明他自己也为此受到过煎熬。其实，范文程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言所当言，为所当为，不仰人鼻息，不随风摇摆。他韬略过人，又能悟移人主，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巧妙地转变为现实，从而为人民的安定、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家。

后　记

通过精选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限其数量，排列组合，形成纵横比较，藉以在比较中评价历史人物，考察历史棋局，反映历史大势，闪烁思想火花，惩恶劝善，启迪思维，以供评说，以供欣赏，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本书47位作者，全部是全国各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的教师，大部分是正副教授高职，可以说也是群英荟萃，阵容整齐。这是本书耐读、耐思，具有丰富历史哲学内涵的根本保证。希望本书构思布局的深层思想，叙述的历史知识与成功的历史伟人的风采，能带给读者以启迪，能提高读者的修养，能丰富读者的生活情趣与追求，这将是全体作者莫大的欣慰。

本书的编写分工如下：

第一册、第五册、第六册　　黑龙江大学总务处李风飞（副教授）　250万字

第二册、第九册　　北京市第二中学分校江培英老师　150万字

第三册、第四册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李朋　150万字

第七册、第八册、第十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白乐天　250万字

全书由以上四位同志负责编写体例及内容的撰写工作，其他同志负责修改、润色、校对、整理及有关史实资料的核实工作，由黑龙江大学的李凤飞教授进行最后统稿审定，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史部副编审张明林同志协助报审出版并签订版权协议。

本书的编写始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显清先生的悉心指导，得到了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胡骑、柴自邦、曹扬先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在编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编委会

公元2002年3月3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历史名人全传　　（第六册）　　血鉴奇谋——中华十大谋略家全传
作者=
页数=640
SS号=11128807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